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四一・經部・春秋類

春秋正辭十一卷春秋舉例一卷春秋要指一卷　〔清〕莊存與撰……一
讀春秋管見十四卷　〔清〕羅典撰……一二七
讀春秋存稿四卷　〔清〕趙佑撰……五九七

2683/01

春秋正辭
春秋舉例
春秋要指

道光七年丁亥歲栞

味經齋遺書六

春秋正辭序

說經傳春秋者不一家鄒夾無師虞鐸微闕左氏失之浮誇穀梁蔽其短將以求微言于未墜尋大義之所存其惟公羊乎公羊家世傳業平地衍其緒敢壽暢其風胡母子都乃著條例董生大儒用資講授邵公尋精隱括繩墨述三科九旨之義依類託輔筆削之指如發蒙矣然在東京之世賈鄭之徒已緣隙奮筆相與爲難戴宏解疑亦隨二創魏晉而下經學破碎肄及唐宋師儒偏蔽苟取頑曹之語不顧師法之傳詡日月爲虛設鄙起問爲無端獨逞庸聽妄測非常

旣遘偏其反而之旨烏覩析薪移矣之理使公羊之例當乖卽春秋之義幾廢承學之士所共閔歎也夫春秋一經人事浹王道備以矯枉撥亂爲受命品道之端正德之紀非紀事之書昔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又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又曰屬詞比事春秋教也然則本志以立事考義以定詞苟非因端覩指別嫌明微精求于繁殺之間嚴辨于同異之故率詞揆方各得其序守文持論鮮有能過者焉前輩少宗伯莊方耕先生學貫六藝才超九能始入翰林卽以經學受

主知羣經各有論著斐然述作遂造其深率爾簡札
必衷於道疇昔之歲與余同官
禁近朝夕論思無間術業挹其淵醇如飲醇醴窺厥
原本疑入寶藏洵當代之儒宗士林之師表也公之
孫雋甲爲余丙午典試江南所得士偕其弟貴甲來
京師持公所纂春秋正辭一書問序于余余受而讀
之義例一宗公羊起應寔述何氏事亦兼資左氏義
或拾補穀梁條列其目屬比其詞若網在綱加機省
括義周旨密博辨宏通近日說經之文此爲卓絕用
以詔兹來哲庶幾得所折衷由是抉經心執聖權則
偏惑乖方之謂吾知免矣嘉慶六年龍集辛酉四月
望大興朱珪序

春秋正辭敘目　　味經齋遺書六

賜進士及第授光祿大夫禮部左侍郎加二級　南書房　上書房行走莊存與撰

存與讀趙先生汸春秋屬辭而善之輒不自量爲檃
括其條正列其義更名曰正辭備遺忘也以尊聖尙
賢信古而不亂或庶幾焉敘曰
大哉受命釗我至聖弗庸踐於位皇惟饗德乃配天
地正奉天辭弟一
王者承天以撫萬邦爲生民共主嗟嗟周德光於文
武亦越既東元命永固永固在下諸侯以僭大夫陪
隸用貴治賤挈諸王者正天子辭弟二

於乎厚哉周公光大成文武德勞謙不伐萬民以服
元子在東有典有冊欲觀周道舍魯奚適聖人無我
曰父母國正內辭弟三
三王之道仁義爲大假之以爲功乃救罪不暇一匡
天下實惟桓公晉文繼之亦惟在王功曰正曰誦一
奪一予楚莊晉悼彼何足數正二伯辭弟四
自天地生民以來神聖有作經緯於是焉在聖所貴
貴其民循厥理惟庶邦君以厥臣積大命孳孳其無
殆黜乃心毋底罪正諸夏辭弟五
蕩蕩覆載聖則無私疇不即工聖其念之明明時夏

懿德所經頑嚚聾昧乃狄之行於乎慎哉正外辭弟
六
若之何弗弔天不享右罔愛於居罔多辟罔克究於
烝祀侵戎虐我黎服潰潰靡所止聖乃欽底罰於有
辭以差厥罪俾寅念於天嗣天民越指疆土明哉明
哉天伐章哉正禁暴辭弟七
噫嘻阜女民以生其女曷克生生女怙於口實乃惟
怙於天德於乎德卒喪多罪顯聞於上遏之絕之乃
殄滅之殄靡有遺民乃其蘇時乃敬明於聖之志匪
憮用怒尚隱哉其懼正誅亂辭弟八

聖秉道垂文辭惟義之訓懲事之違匪從惟從匪述
惟述折厥衷見天則正傳疑辭弟九

春秋正辭卷一　　莊氏學　　味經齋遺書六

奉天辭第一

初一曰建五始元正天端自貴者始同日並建相須
成體天人大本萬物所繫春秋上之欽若丕指次二
曰宗文王文王受命武王述之文武既沒文不在茲
稽古堯舜道法所祖聞而知之萬世以為土次三曰
大一統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郊社宗廟尊無二上治
非王則革學非聖則黜次四曰通三統三代建正受
之於天文質再復制作備焉師法在昔恭讓則聖剏
乃有監匪獨一姓次五曰備四時謹於尊天慎於養

人聖人以順動則日月光明庶物露生陰佐不可右
刑謚不可任五辰之正羣生在命次六曰正月日幾
乎幾乎其惟日乎仁與不仁同此日乎孰能慎微日
無不占載而始之端在朔月民主愛日不遑暇食夜
曰日餘大光在牖閏曰歲餘門以聽候次七曰審天
命廢興支與壞與飫歌戒與民不聽罪聖人覺與次
八曰察五行祥異天乎與人甚可畏也欲止其亂心
仁愛也上下之間匪虛而實元氣澹澹斂撰相易神
乎難知勿謂不然所貶所譏惟聖同天次九曰張三
世據哀錄隱隆薄以恩屈信之志詳略之文智不危

身義不訕上有罪未知其辭可訪撥亂啟治漸於升平十二有象大平以成次十日俟後聖舊典禮經左邱多聞淵乎公羊温故知新穀梁繩愆子夏所傳拾遺補闕歷世多賢春秋應天受命作制孟子輿有言天子之事以託王法魯無愒焉以治萬世漢曷覬焉

建五始

元年春王正月

何休曰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

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紀反推之以明其自然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建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董仲舒曰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義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示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元年正月辭不自春秋始曾子曰衆信弗主春秋得王之者道在故也尚書著而弗備也魯史繫而弗救有也其餘則僭而亂也不使春秋王之者亂之大者

也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于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

宗文王

春王

公羊子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聞之曰受命之王曰大祖嗣王曰繼體繼體也者繼大祖也不敢曰受之天曰受之祖也自古以然文王受命之祖也成康以降繼文王之體者也武王有明德受命必歸文王是謂天道武王且不敢專子孫其敢或于焉命曰文王之命位曰文王之位法曰文王之法所以尊祖所以尊天也大雅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聖人之志也君牙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天子之事守也

大一統

王正月

公羊子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陽曰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董生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此非春秋事也治春秋之義莫大焉

通三統

春王正月　春王二月　春王三月

何休曰夏以斗建寅之月為正平旦為朔法物見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為正雞鳴為朔法物芽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為正夜半為朔法物萌色尚赤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于是可得而觀之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召誥曰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劉向曰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按日月星辰之行始於日至陰陽風雨之氣徵於丑仲王政民事之序揆於寅正三正並行而不悖尚矣夏書曰怠棄三正子丑非春其諸後儒之惑與

備四時

春王正月莊公五年　夏四月桓公九年　秋七月隱公六年　冬十月桓公元年

公羊子曰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

何休曰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是也魏相曰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明

王謹於尊天愼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君動靜以
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臣
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
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
聖書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正日月

十二月　閏月文公六年　六十日　上辛　季辛　朔　晦
日中　日下昃　夜　夜中

書曰協時月正日左氏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
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又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於
是乎在記曰天子玄冕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
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皮弁以
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大廟朝服以日視朝
于內朝魯語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
地德日中考政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
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
郊之粢盛而後卽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
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卽
安庭燎之詩曰夜如何其夜未央齊詩曰不能辰
夜不夙則莫

承天命廢興

二年春　三年春王二月　四年春王二月　五年
春　六年春　七年春王三月　八年春　九年
春　十年春王二月此正月也隱無正故辟之也　十一年春隱公

穀梁子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
以正隱也正隱不使讓

八年春隱公

有三月尙不繫諸時央不月也遇在內不月也況
在外乎不月則不言春王春天時也月王月也此

有三月矣曷不繫之于王王繫之春然後以月繫
之王歲之始莫先于臨天下之一人而後有萬不
同之事物無不繫之於王月以月承春王不可闕
也不以月承春王不可以不闕也據亂而作苟非
桓公之策書則不忍輒以爲無王矣愼言哉

元年春王正月桓公

穀梁子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所以治桓
也

二年春王正月

其曰王何也程子曰正督之罪也

十年春王正月

其曰王何也盈數也十年必棄書王紀常也 本胡氏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其曰王何也曰謹其終也易曰物不可以終否

三年春正月 特會不恒月其月何決不王也 四年春正月 狩不月此月決不王也

五年春正月 絕卒不正決非以與夷終生故王也 六年春正月 來不恒月決不王也 七年春二月 八年春正月 九年春 曷不月月則不可不王不月則無嫌于不王尊王后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 十有二年春正月 十有三年春正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

十有五年春二月 曷爲月求車則輕矣 十有六年春正月

十有七年春正月

穀梁子曰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 誅之也 諸侯不能救 伐之也 百姓不能去 不能討則宜去 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閒之曰去名以存實也

王

不稱天何也貶天子可貶乎曰以天道臨之可也

君臣之義嫡妾之辨人莫大焉天莫大焉

四年春　夏　七年春　夏 桓公

程子曰人理滅矣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成矣故不具四時聞之書曰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其不具于是年何也其諸以朝聘之者與

夏五月 莊公二十有二年

五月不首時其首時何著異也忘父葬母謀取仇女異之大者也以天時爲于此焉變矣著變以存其常焉爾 本何休

元年春王三月 定公

穀梁子曰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

十有四年春　夏　秋 定公

去冬何也不終也 本何休 是年也齊歸女樂季孫受之而孔子行故曰不終易曰无喪无得其吾聖人與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夫季桓子與 昭公十年不說義何曰可以無闕闕而不書慎也不可以具闕而無削明也昭公無冬上下皆見夏五類也今上下之文未有以明見必如郭公類也夫子親于其時奚不可具哉故曰削也猥以爲闕非明也其陋也非慎也其惑也夫乃以聖人之去國爲浚事也而可哉

察五行祥異

洪範曰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

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八庶徵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脩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竟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旤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蟲豸之類謂之孽及六畜謂之旤及人謂之痾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氣相傷謂之沴每云時則以絶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也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咎不由下書曰予一人有罪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咎由斯人不進賢黜惡則其流及上詩曰惟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民惟邦本王者

所依天災及之危之至也書曰殃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鄭康成曰歲以四月爲別月以一旬爲別日則始平旦竟黃昏間三時爲別又曰二辰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日月夕則下公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日月夕則大夫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日月中則下士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竊[redacted]謂天下有道其不善者受之天下無道則殆及善者詩曰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乂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恆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介蟲之孽金也明貌有毛蟲之孽矣云龜孽者金木雜也以此見金之有虎孽也時則有犬旤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豫厥罰恆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臝蟲之孽師古曰蠡螟之類無鱗甲毛羽按羽蟲者火也臝蟲者土也不言羽蟲者火病則兼其下也時則有羊旤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說曰燠則冬溫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則以色五色物之大分在于眚祥故聖人以爲草妖失秉之明也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旤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思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木勝土盛則木不能令土弱則木侮之時則有牛旤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

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旤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不言五行沴天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為若下不敢沴天尊尊之義也）六沴作見若是共禦五福乃降若不共禦六極其下

曰經所不言何故傳之不殆于誣乎曰烏是何言與天有五行地有五行陳天之五合地之五明天道也重皇極也昧者見以為六也故疑之明者知其為合也故信之且夫皇極所以立命

故曰建五事所以事天故曰敬事一不修敬有闕爾皇之不極非不克建而已乃蕩然大壞逆天道甚也是故五事有變傷其質（五沴是也）質具于地皇極不建沴其象（日月星辰是也）象見于天獨不見夫易乎貌言視聽如六子然思如坤皇極如乾傳五行不傳皇極是知坤藏不知乾君也并五事在皇極是知成象不知效法也知地而不知天則悖矣知一而不知二則謬矣不此之誣而以傳為誣是何言也獨不見夫易乎曰然則經不言何也曰有之歲也月也日也天道也歲月日時無易皇極之建應此矣曰月歲時既易皇極不建應此矣其曰厥咎眊何也蒙甚也天奪其鑒已在易明夷之彖曰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殆此謂矣霿亂五官地也眊亂五性天也厥罰恆陰何也風甚也或覩其物已詩曰終風且曀下則為雲物（尚在下）上則為祲象（則已高）凡十五物皆繫于日其在周禮春官職之厥咎類蒙厥罰類風不別著象何也一以管四者心也一以行四者風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各以五配而不能為六也雨暘燠寒非天乎曰其本在

地地道无成故歸諸天然則恆陰亦地也曰天氣擾地不應易曰密雲不雨已上也射妖何也曰其在書乎男子事也用是見脂夜之妖蓋女子象也龍蛇之孽何也曰極陰疑陽其將戰乎在易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馬旤何也馬健行地其象配乾故屬皇極五事盡失六極不盡應獨歸之弱何也曰其知天道乎是謂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自有生民以來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者皆在此人見其弱也而悲之而閔之不知天之棄之也威莫甚于此矣凡以蕩然大

壞逆天道甚故爾豈曰一事偶失哉曰日月有常行何謂亂星之逆行亦常也何謂沴曰苟以爲常生必有死興必有廢治必有亂存必有亡莫非常也則將不復危懼晏晏如故矣不祥甚哉曰此天之命不可知也故曰異若天之行則可知也何異之有曰昧者皆不知神者盡知之蔽者一知一不知畸常畸異奚足以定是非余寧知禍之遠人也天不有期焉聖不先覺焉女尚艮知日月之眚聖弗克知女短長之命信乎否也曰聖知之不以告人亦以爲非常云爾曰固非常也聖人曷常以日月之行之故告人乎春秋書日有食之不著其食之者老聃云安知其不見星也古之人不以日月之眚諄諄然示人亦明矣敬天故也若夫禍福之故聖人則既告女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重之以蓍龜臨之以明哲申之以誓誥勸之以歌誦皆是物也夫乃以爲非常也固聖人之所以爲大常也曰日月星辰之沴固非常矣是亦亟矣乃必使人罹于眚乎曰非日月星辰之變使罹眚也極之不建實自取謫焉苟有壞國喪家亡

人其小大亦艮應之甚可畏也曰家人亦應之乎曰災在其不應也傳曰謂毋之子也可謂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經曰肆人斯其惟皇之極固古今貴賤之達理也苟有庶人傲狠明德以亂天常雖當天地之災不異焉災在其不應也中庸記曰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初不在大也孟子曰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亦不在小也

高宗彤日曰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此事應也事天如事親父母怒之必誠求其所以然多方擬議之既得而後已此之謂脩省怒而不知懼頑也懼而不知救慢也救而不察類舛也不當而不問其人傲也頑則絕之慢則疏之舛則讁之傲則厭之天地之大者在五行各一其性不得相干徵召若影響其失也不知救則已如欲救之不敢不察其故所謂春秋之道懲往以明來也五行之失如疾然氣雖亂各有所主不存其意不貫其理以此事天何異許止之

不嘗藥也五行之變非盡變也非不遽復也謂和則俱和失則俱失是乃誣天地也不然夫祖已之言亦曰正厥事可矣又曰典事無豐于昵非所捄之事當用此與人臣之義陳善必列其宜匡失必舉其敗不敢為無端崖之辭以溷其上而藏其姦敬之至也今曰恐懼脩省云爾將俾盡革其政與抑擇所振捄與抑空言無施而百官萬事皆自若與此固姦以事君者所欲得以飾其惡也欺君不祥誣天地不祥一言而不祥者三不說事應之謂也

春王正月雨木冰（成公十有六年）

公羊子曰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劉向以為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

木不曲直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桓公十有四年）

公羊子曰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董仲舒以為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者未瘳怨咨未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以為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公于齊侯齊侯殺桓公

夏齊大災（莊公二十年）

穀梁子曰其志以甚也劉向以為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為妻適庶數更故致大災桓公不寤及死適庶分爭九月不得葬公羊子曰大災者何大瘠

也大瘠者何痾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董仲舒以為魯夫人淫於齊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則末夭故天災所予也

五月已巳西宮災（僖公二十年）

公羊子曰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不志事應何也疑誤則闕之）

夏成周宣榭火（宣公十有六年）

公羊子曰宣榭者何宣宮之榭也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子曰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左氏曰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董仲舒劉向以
爲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
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爲而藏之按成周者
天子之下都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成公三年二月

公羊子曰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以爲此象
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 天道莫明于此矣

春宋災 襄公九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
王者之後記災也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逐其
大夫華弱出奔魯

五月甲子宋災 襄公三十年

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應火不炎
上之罰也

夏四月陳災 昭公九年

左氏曰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
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而楚所相也今
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
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卽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 雜古非經義也志雜古何也明所由興不舉一而廢百也

夏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 昭公十八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
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穀梁子
曰其日以同日也董仲舒以爲象王室將亂天下
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衞陳鄭之君皆
荒淫于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
出是以同日災也劉向以爲宋陳王者之後衞鄭
周同姓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尹氏

召伯毛伯事王子朝子朝楚之出也及宋衞陳鄭
亦皆外附于楚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
室亂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
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罪也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定公二年

公羊子曰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
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時災者
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
也董仲舒劉向以爲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
氏逐昭公昭公死於外定公卽位既不能誅季氏

又用其邪說淫于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哀公三年

公羊子曰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董仲舒劉向以為此二宮違禮者也哀公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以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按此毀廟也言災何宜毀不毀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哀公四年

穀梁子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公羊子曰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董仲舒劉向以為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于哀定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也

火不炎上

無麥苗莊公七年秋

公羊子曰無苗則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何休以為先是莊公伐衛納朔用兵踰年夫人數出淫泆民怨之所生

正辭卷一　十二

大無麥禾莊公二十有八年

穀梁子曰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劉向以為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是時夫人淫於二叔外內無別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遂不改寤四年而死既流二世奢淫之患也董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于五穀最重麥與禾也

饑宣公十年冬

公羊子曰何以書以重書也不志事應與大水同

饑宣公十有五年冬不志事應與螽生同

大饑襄公二十有四年冬

有死傷曰饑死傷甚曰大饑此皆凶年也曷為或書其本或書其末書其本無備也上怠也書其末不恤也怠乎怠者也民力單矣王澤竭矣

稼穡不成

秋大水桓公元年

左氏曰凡平原出水為大水穀梁子曰高下有水曰大水高原也下隰也古之治田也其察高下則徵何以書記災也董仲舒劉向以為桓弒君兄臣民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弒其君桓會諸侯受宋賂而歸又仍交兵結讎

正辭卷一　十三

伏尸流血百姓愈怨故十三年夏復大水劉歆則謂桓易許田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歆之說可兼也不可專也桓罪重故也 按災咼爲或專舉水旱或并言二穀舉水旱察也言二穀重也災之爾則輕無則重麥苗俱則重兼他穀則輕不重弗識弗別不察春秋之辭也

夏大水 桓公十有三年

漢志又以爲夫人驕淫將弒君桓不寤卒弒死又說何也擬議之也

秋大水 莊公七年事應在無麥苗

秋宋大水 莊公十有一年

穀梁子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公羊子曰及我也二說何也母質也 董仲舒以爲時魯宋比年爲乘邱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以爲時宋愍公驕慢睹災不改明年宋萬弒公

大水 莊公二十有四年秋

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劉向以爲哀姜初入大夫宗婦見用幣又淫于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明年仍大水歆則謂先是飾宗廟以夸夫人簡宗廟之罰也飾不當故曰簡

秋大水 莊公二十有五年

大水 宣公十年秋

董仲舒以爲時比伐邾取邑亦見報復兵讎連結百姓愁怨劉向以爲宣公殺子赤而立以濟西田賂齊又比與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敗皆賤公行非其正也竊謂先是遂不伏辜仍寵其子三桓專政自此始陰盛極矣

秋大水 成公五年

董仲舒劉向以爲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蔑與僑如顓會晉宋陰勝陽

大水 襄公二十有四年秋

董仲舒以爲國小兵弱數敵彊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劉向以爲慢鄰國鄰國亟伐百姓騷動穀大不成其災甚也竊按自是無水災與曰未可知也雖有其不書也其不書何也以志災則莫恤民矣以志戒則臭甚天矣其志者地震云乎雨雹云乎凡怪異云乎惟火災之爲亟以是爲人之所震而動也書曰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水不潤下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隱公九年
左氏曰癸酉大雨霖以震 與經異文者釋大雨乃霖雨也 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穀梁子曰震雷也電霆也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劉向以爲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旣已發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荄保藏蟄蟲辟

盛陰之害出地則長養華實發揚隱伏宜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 謂諸侯 是時隱居位久翬有逆心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賊弟佞臣將作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間隙而勝陽篡弒之禍將成也公不寤後二年而弒

恆雨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僖公十有五年九月
公羊子曰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也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子曰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左氏說展氏之廟也在朔言朔在晦言晦劉向以爲夷伯世大夫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明年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

雷

冬不雨 莊公三十有一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休以爲先是比築三臺慶牙專政之應竊謂一時不雨則以異書何志

戒也用是見魯有君子 謂其臣 猶克愼微而先戒故因而書之也詩曰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冬十月不雨 僖公二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僖公三年
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左氏曰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日旱不爲災也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漢志先是取邾訾婁獲莒拏炕陽之應

六月雨 僖公三年
穀梁子曰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何休曰大平一月不雨即書春秋亂世一時乃書

此月者僖公能退辟正殿飭過求已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故詳錄之明天人相與之際不可不察其意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文公二年

穀梁子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何休曰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政在公子遂之所致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文公十年

何休曰公子遂之所致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文公十有三年

何休曰遂之所致按文無志乎民則曷爲亟書之仁之也何用仁之也天未厭之也自是無書者矣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

夏大旱 僖公二十有一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災也董仲舒劉向以爲外倚彊楚炕陽失衆又作南門勞民興役之應竊謂自僖比歲伐邾敗于升陘有起兵動衆之憂主言不從也

大旱 宣公七年秋

上連兵伐萊下公見執辱外憂也主言不從之罰

秋大雩 襄公五年

左氏曰旱也按旱則其曰雩何所救非所救也其曰雩何也無以旱書者矣書雩始此乎前此矣前此書旱其曰雩徵過也志僭也自此不書旱其曰雩志旱也惡僭也僭所以旱也以僭救旱非所救矣

秋九月大雩 襄公八年 大雩 襄公十有六年秋 九月大雩 襄公十有七年 秋八月大雩 襄公二十八年 八月大雩 昭公三年 秋九月大雩 昭公六年 大雩 昭公八年秋 九月大雩 昭公十有六年 秋八月大雩 昭公二十有四年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昭公二十有五年

左氏曰書再雩旱甚也穀梁子曰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竊謂僭甚矣憂至矣然而不書旱不繫乎災也自是而公孫矣舉日不舉辰尊祀事也 據取郚取防 曰季不曰下尊之也

九月大雩（定公元年）

大雩（定公七年秋）九月大雩

再雩旱也曷不言又其日疏矣何以書志瀆也或月或不月詳略之文也陪臣執國命僭甚矣內憂也言不從之罰

恆暘

無冰（桓公十有四年春）

穀梁子曰無冰時燠也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左氏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七月之卒章藏兵之道也劉向以爲先是連兵鄰國三戰而再敗內失百姓外失諸侯鄭伯突篡兄而立公與相親長養同類不明善惡之罰也董仲舒以爲夫人不正陰失節也

無冰（成公元年春）

董仲舒以爲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心而作邱甲陽失節劉向以爲時公幼弱政舒緩也

春無冰（襄公二十有八年）

何以書記異也臣專兵不志君築宮不志志無冰而已矣明天道也詩曰哀今之人胡憯莫懲公失政豫而無立志臣下不稟命而專行役于彊大身往朝楚季氏因取卞忍而不能治歸作楚宮卒薨于此不明甚矣

漢志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桓公內弑君兄外成宋亂與鄭易邑背畔周室成公時楚橫行中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討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善惡不明誅伐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亡寒歲秦滅亡奧年

恆燠

冬十月雨雪（桓公八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何休曰

此陰氣大盛兵象也是後有鄢師龍門之戰流血尤深劉向以為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

冬大雨雪 僖公十年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陰盛甚也左氏曰平地尺為大雪

秋大雨雹 僖公二十有九年

左氏曰為災也劉向以為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氷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于寒泉則為氷及雪之銷亦氷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霰猶月食也僖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于弒君故陰脅陽之象先見

冬大雨雹 昭公三年

漢志是時季氏專權脅君之象見昭公不寤卒逐昭公

春王正月大雨雹 昭公四年事應同三年

冬十月隕霜殺菽 定公元年

穀梁子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異大乎災也劉向以為十月于卦為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公死于外定初得立故天見異以示之也

恆寒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僖公十有六年

左氏曰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穀梁子曰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決不日而月也 異日而不著其甲子 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鷁微有知故月之 日月有義乎曰著詳略之文也于以正外內于以定尊卑于以審輕重于以紀遠邇于以徵敬怠于以別同異如之何其可廢也然則無知何以日微有知何以月曰不過乎物以事天也無知而變變出于天有知而變變出于地或日或不日尊卑之辭也 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公羊子曰曷為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為先

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劉向曰鶂陽也六陰數也象陽而陰行必衰退何休曰宋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鶂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按內史叔興之言何謂也曰是乃可懼矣固非吉凶所生也而吉凶所應也人實自敗非由妖敗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女忘諸乎女聞吉凶由人而謂陰陽不由人也其可乎夫人神之主也天地之心也主而曠之心而遠之其存者與有幾襄公能遂覺寤安有危身喪師之禍此內史告人意也非預之所知也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天下不相遹也多士曰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天人不相遠也其知之矣

恆風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僖公三十有三年冬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劉向以為今十月周十二月于易五為天位為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于天位其卦為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誅殺之應也是時公子遂顓權三桓始世官天戒若曰自此之後將皆為亂矣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也陰成陽事象臣顓君作威福董仲舒以為李梅實臣下彊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

草妖華孽

冬多麋 莊公十有七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 何異爾多則異也 劉向以為莊公將取齊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莊公不寤幾亡社稷

毛蟲之孽

螟 隱公五年秋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子曰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按食苗心曰螟董仲舒劉向以為時公觀魚于棠貪利之應

螟 隱公八年秋

漢志以為鄭以邴易許田隱有貪利心

螟莊公六年秋
董仲舒劉向以爲齊人歸衛寶魯受之貪利應也
螽桓公五年秋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子曰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按螽蝗也漢志以爲桓公取鼎易邑興役起城何休曰煩擾之所生
八月螽僖公十有五年
劉向以爲兵比三年在外
雨螽于宋文公三年秋
公羊子曰雨螽者何死而墜也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何休曰羣臣爭彊相殘賊之象是後大臣比爭鬬相殺司城逃子哀奔國家廓然朝廷空無人
螽文公八年冬
何休曰先是公如晉公孫敖公子遂比出不可使勢奪于大夫煩擾之應
秋八月螽宣公六年
劉向以爲先是伐莒後再如齊謀伐萊
秋螽宣公十有三年
漢志以爲公孫歸父又會伐莒
秋螽宣公十有五年
漢志以爲宣亡熟歲數有軍旅
冬蝝生宣公十有五年
公羊子曰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于此焉變矣董仲舒曰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又曰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告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謂幸國聖主賢君尙樂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
八月螽襄公七年
是夏也用衆城費費季氏邑也易常擾民之應
冬十有二月螽哀公十有二年
災螟不志矣其書螽何以用田賦不可不書螽也

蝝生猶言之而況螽乎此災也言十有二月何志
失閏也非記異也董仲舒曰孔子作春秋上揆之
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
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
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
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
一端也

九月螽哀公十有二年十有二月螽
再書螽何甚之也宜書蝝生繼歲書大有年以存
民也哀比年而三書螽國幾亡矣詩曰周餘黎民
靡有孑遺其月何志失閏也

贏蟲之孽

秋有蜮莊公十有八年
穀梁子曰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公羊子曰
何以書記異也劉向以爲蜮猶惑也南越亂氣所
生竊謂莊公之時亂旣極矣惑亦甚矣天之示異
昭昭著明可不懼哉

秋有蜚莊公二十有九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竊謂淫亂之所生爲戒
明矣

眚氣所生

有鸛鵒來巢昭公二十有五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
宜穴又巢也劉向以爲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

祥象所致

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宣公三年
穀梁子曰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劉向以爲近
牛禍也宣公殺子赤而立又以喪取天甚惡之禍
雖不及其身生則不饗其祀死則災播其廟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成公七年
劉向以爲成公時三家始顓政魯將從此衰天愍
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禍故於郊祭而見戒
鼠小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牛大畜祭天尊物也
角兵象在上君威也鼷鼠食郊牛角象季氏乃陪
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改
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不寤三家
之權成公室遂卑

鼷鼠食郊牛牛死定公十有五年
公羊子曰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劉向以爲定公
知季氏皐惡如彼孔子聖德如此卒用季桓而退

孔子無道甚矣竊謂所食浸禍浸深也五月定公薨

鼷鼠食郊牛角哀公元年

比歲見食天重戒之哀公不寤卒奔於越定之終無始哀之始無終仲舒曰不時不見信哉

牛旤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於鹹文公十有一年

公羊子曰狄者何長狄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劉向以為不行禮義大為夷狄之行將必敗亡其後魯及齊晉皆有篡弒之禍近下人伐上之痾也

下人伐上之痾

世室屋壞文公十有三年

劉向以為文公棄禮數矣內為貌不恭而狂外為言不從而僭逆祀之歲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若是者三而大室屋壞矣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而陵夷也

金沴木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僖公十有四年

公羊子曰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何休以為河者陰之精象齊桓將卒霸道毀夷狄動宋襄為楚所執之應穀梁子曰林屬于山為麓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劉向以為麓在山下平地臣象陰位也崩者臣下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後齊桓死天下散而從楚王札子殺二大夫晉敗天子之師莫能征討從是陵遲左氏說沙麓晉地沙山名地震而麓崩不書震舉重者也

九月癸酉地震文公九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子曰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何休以為地動者象陰為陽行是時魯文公制于公子遂齊晉失道四方叛德劉向以為先是齊桓晉文魯釐二伯賢君新沒周襄王失道楚商臣弒父諸侯皆不肯權傾于下天戒若曰臣下彊盛者將動為害後宋魯晉莒陳齊皆弒君

梁山崩成公五年夏

公羊子曰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

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何休以爲此象諸侯失勢王道絶大夫擅恣爲海內害六十年之中弑君十四亡國三十二溴梁之盟徧剌天下之大夫劉向以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下亂百姓將失其所矣後晉暴殺三卿厲公以弑其後孫甯出衛獻三家逐魯昭尹亂王室

五月甲子地震（襄公十有六年）

何休以爲是時溴梁之盟政在臣下其後叛臣二弑君五楚滅舒鳩齊侯襲莒大夫乖離出奔兵事最甚劉向以爲自後崔氏專齊欒盈亂晉良霄傾鄭閽殺吳子燕逐其君楚滅陳蔡

己卯地震（昭公十有九年夏五月）

何休以爲季氏稍盛宋南里以叛王室大亂諸侯莫救晉八圍郊吳勝雞父尹氏立王子朝之應劉向以爲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宋三臣曹會皆以地叛蔡莒逐其君吳敗中國殺二君

八月乙未地震（昭公二十有三年）

何休以爲猛朝更起與王爭入晉陵周竟吳敗六國季氏逐昭公吳光弑僚滅徐故地爲再動劉向以爲是時劉單立王子猛尹氏立子朝其後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宋五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

夏四月甲午地震（哀公三年）

何休以爲象季氏專政蒯聵犯父命是後蔡大夫專相放盜殺蔡侯申辟伯晉而京師楚黃池之會吳大爲主劉向以爲是時諸侯皆信邪臣莫能用孔子盜殺蔡侯齊陳乞弒君

金木水火沴土

春秋正辭卷一終

春秋正辭卷二　莊氏學　味經齋遺書六

天子辭第二

正王伐曰思古明王賞善罰惡所父不聽免爰其作正王守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顧瞻有河未改天命正王出曰疾恒不死未亡其中思而不懼在周之東襄不監惠禍適有再以親屏周憂其所恃正王居曰遠有力臣適有親臣剛德不疚師聖友賢渙五正位克定厥家王無一爲曷云其居安不言居危不言出匪風之傷以存周室正王入曰亂其定乎汔可小愒無輔無民僅亦守位正王崩葬曰君子知微並建聖哲懼於不終日愼一日武王遘疾周公憂悴離明兩作突如可畏同召六卿道揚末命成康之隆萬世其訓方喪三年同軌畢至宅憂不言袞衣可事正王世子曰元良之位尊如社宗名號蚤繫蠱佞不生貴戚執政咸有臣志固將君我而入學以齒愼惟深哉是謂无妄左右正矣習與智長匪正有眚不宜有往正王子曰鳲鳩均養七子上下如一奚爲制禮接子以及冠昏每事殊異於適有義有方陪以秉德何嫌何疑愛不自克愛不自克胡能有定階而引之俾壽其正是曰不愛能愛惟順正王后曰天地之基爲宗廟主敬愼重正各親各體三代興廢莫不由此仁貪異生各以其母母養乳虎將傷天下素成之道爲後世戒正王姬曰二女釐降欽哉帝典天乙歸妹陰禮則闕肅雍之貴不在車服同姓主之咸正無缺正王母弟曰人道親親念我二人天子亦無多所厚所厚惟世子母弟推而放之準乎四海富而貴之常常見之同其好惡曷問是非一人果有所私則萬姓咸喜刻有師保養以聖度如何不思亦莫不顧正王臣內難曰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周德之衰箕子先戒曰于其母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乖離不和殃禍所起官人以世實違天紀正王臣外難曰本强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天子之吏殆辱於戎裔詩人所哀逢此百罹正王使曰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行人有常數矣古者有分土無分民王靈所及民功以爲紀路節不牢隼飛安止苟以爲榮盍思其愧瀆之謂何徵求自茲始刺在大夫況乃王之宰正王臣會諸侯曰曷敢不信要於至尊齊桓知節晉文已僨尹單將問以同盟云借曰外楚冠裳等夷召陵既會散兮愈卑正王臣會陪臣曰侯大夫入天子國曰士禮不會公侯刻王官伯乎重而不正翟泉

爲甚嗟乎羝羊僨亦觸藩牧羊者力能決之正王臣卒葬曰始於踐土終於召陵皆獎王室晉主夏盟虎也要言卷實不度親臣處內同外諸侯之爵姑曰顛趾寢乎折其足正王臣私交曰有至尊者不貳之祭吾同祖不得受其私天子大夫親不與諸侯通則順則宜忿生之嗣我又何求諱其要君比以爲尢正王師曰宜榭志災乃志王師以自敗爲文實晉與戎敗之晉罪可勝誅乎晉曰勤王會不言從王其人已微其禮已亢王室蠢蠢爾侯伯也會不若娶婦憂宗周之隕正王都邑土田曰以爲民極服於土中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相宅則復卽辟于周日夜勞來我西土一豐一鎬相述作豐水之事豈不詒子孫謀哉厲頻幽蹷平徙於洛魚以況民亦匪克樂萇叔之謀乃城成周欲復文武不知用尼甫卻行以走沒身不得於道正畿內侯國邑曰虞公號公天子之三公也河內河外河東天子之股肱也傳志其舊誰與發蒙滑外列會鄭劑句服於乎有良戎乃在洛父兄甥舅半爲秦臣終南作歌憤兮其謂諸侯君正王命伐國曰倍上則誅犯令則絕宗盟詔何若茲不睦惠以請齊襄乃出狄曰伐以著之會是以爲義乎取櫟之役犯中國云爾赫赫明明王命爲在矣正朝王曰朝言恭也獨我乎爲之者晉重也晉重請之王惟從之也臣節未盡不可以言恭也在盟之既不恭大也自我言之同無罪也日不繫月昭乎辨也正錫命曰三志錫命稱名則殊自褒其大盡思出言定名之自上施乎王實承天爲天之子隱之繫之以爵稱之爲天下君縱忍自輕若上帝臨女何正大夫見天子曰殷見者守臣也殷頫者陪臣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則恩相逮也偶以晉卑於齊也拜命弗親天災弗蕆也見不如弗見幸王吏之不余治也失常且以爲常哀哉承學之士愚而不能違也

王伐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桓公五年

蔡衛陳皆何以稱人侯不行使大夫從也其與幾何春秋不志王室事天子伐國不可見以從王伐國者見之易爲見之非所以伐也鄭伯當誅矣王躬不可以不省不可以不重輕用其民王室危輕用其身天下危從命拒命不竟錄也鄭罪既盈於誅春秋之義務全至尊而立人紀焉月不繫王傷二王之道壞也諸侯不知有天子此可忍言孰不

可忍言以天下言之曰天王王承天也繫王於天一人匪自號曰天王也自侯氏言之從王焉朝于王焉至尊者王也不上援於天若王后王世子王子王姬繫於王則止皆不得以不稱天爲疑問矣

王崩葬

三月庚戌天王崩隱公三年平王

魯史義不志王室事是故天子不志即位以諸侯爲天子服喪三年志天王崩則我君爲平王喪三年矣春秋禮不備雖有事焉而不書書曰三月庚戌天王崩以無大不備焉而敬書之苟小不備而遂削不書非所以奉至尊而立中國之人紀也曷以知其小不備於來求賻見之也曷求之不言歸之求而後歸則如弗歸言求以見不歸之惡雖然放飯流歠遑問齒決乎曷以知其無大不備以書來求賻見之也譏不歸賻則奔喪無闕矣吁平王五十一載天子也雖曰王室既卑魯猶是姬姓必將復先王之職焉憖置天崩地坼之變於若罔聞知乎必不然也然則春秋何以作乎法文王也樂道堯舜之道也豈曰天子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共職而遂以王迹爲不熄乎夫王迹在朝覲享獻賀喜弔災云爾乎在舉一世而甄陶之嘷嘷如也乎王昕東周二十餘世而後亡禮樂典章夫子門其叔時具存無恙豈後世京邑亂亡四方莫或領與百官釆梠拾薪以自給者比也而謂懿親如魯東遷之始已不奔天王喪乎孟子言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且曰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夫不以平王爲孝子桓王以下爲慈孫乎三代之祚無過二三十世而孟子必曰百世古之聖人其文辭孫順固如此傳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周公欲天下諸侯師文王也服事可師受命益可師周之子孫得如虞夏商之子孫不亦可乎少康中興虞思之力也孰謂三代之王天下天下不爲公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桓公十有五年桓王

恒辭也不以禮不備不書至尊也

王后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桓公八年

辭不異於祭伯來則若非王命然也逆王后非王命則不可雖曰不稱主人王命也可以遂事乎公羊傳之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聖

第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 版反外

人之辭恭而有禮曰王后其辭成矣以立諸夏之人紀也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桓公九年

自父母言之尊爲王后必曰吾季姜不以君臣之義奪人父子之親雖然王后無出道非若諸侯以下婦人有歸宗之義也成之曰王后王者無外則王后無出也曰季姜本之於父母以見其貴故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矣天子所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曰京師辭不失舊晉士知之矣將有其名而已乎夫子告哀公曰彊葉未虧人

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絪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此所謂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也雖然生死之服物采章輕重布之者其數尙如初也賈誼有言五伯征而諸侯從春秋之世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戰國之世也謂之五序得其道夏有羿浞實甚於周之東焉京師諸夏之父母也若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原人民之有謀主季子聞王風而歎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必以衆大之辭言之而其實不誣矣

王臣外難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隱公七年

亟王命以重王使伐國之罪猶且降等焉故大之也春秋有不可書則辟之此何以書執驕此戎者我與有責焉耳矣于楚丘罪其地之主人以歸罪凡伯辱天王之命也王室之從政者固若此乎不與戎狄之執中國豈與執天子之使哉非愈乎執也執亦不言執也王風是以諷于役閔矣東方之侯有一人起而問此戎者乎

冬晉人執虞公 僖公五年

此滅虞也曷爲書執而已忌也虞畿內之國滅而

不忌是無天子也虞曰公王官也晉曰人晉侯也目人以執王官罪既盈於誅矣舉可誅而人之以不失罪不書滅以隱之而不傷義故曰史事也春秋者道也

王使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隱公七年

此天子之使其言聘何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存頫省問皆聘也北面稱臣受之於大廟則何以書榮之也喜之也諸侯有功德於其民則天子使問之云爾魯使可以自省矣有則榮之無則愧之孰往

公如京師也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常事也我之往者不書見公之往也凡伯者何天子之上大夫也凡采伯字也天子之上大夫繫字於采公羊家傳之矣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隱公九年

八年於茲公不一如京師又不使大夫聘天王則再使上大夫來聘周德雖衰不若是甚也公如京師矣以爲常事而不書也宋公不王而謀伐之在此歲矣齊人朝王在往年矣書曰天王使南季來聘見公之朝於天子也公一朝王比使聘則以爲

非常數而志之矣得其常數不志於春秋春秋非記事之史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公四年

爲天下君曾可以亂獄有所歸遂不探其情不加誅於弑君之賊乎積月而歲四年於茲力不能討繄可閔也聖人不責也崇獎亂人豈天意哉王使來聘文王作罰於是蕩然三綱絶矣是歲有事皋不足錄也以天時爲於此焉變矣辭非有所嫌則天王不改也宰官也渠名也伯糾字也以官氏名且字下大夫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桓公五年

比年而聘何爲乎譏而志之不可得而略也何言乎仍叔之子公羊子曰譏父老子代從政也賢者之路絶矣孝子之行薄矣

天王使家父來聘 桓公八年

聘者三至不可以已乎不勝譏旣譏其始不復譏也且不可得剏家氏也父字也不以伯仲別中大夫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僖公三十年

何言乎天王使宰周公來聘非常事也其爲非常

事奈何齊桓長諸侯王使不下聘晉文繼之再致天子使晉士盟天子之大夫時則以天子之聘爲非常事焉而志之時則絶不志晉之聘使不得與齊衛爲倫比辟天子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隱公三年

來求賻何以書譏不歸賻也天王之喪一小不備謹而志之尊尊之義篤焉有司正其過足矣使人求之閔宗周也君子爲祿仕陽陽然無所用心必至此云爾何言乎武氏子公羊子曰父卒子未命則微矣何以氏之以大夫之禮行以大夫之禮待

之故氏之稱之曰子其私喪未畢必以子道正之也不稱使左邱氏曰王未葬公羊子曰當喪未君非王命不行於天下則其不稱使何天子之宰通於四海總已以聽惟此時爲得通雖然王命在節使必持節則王命在所使者矣故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桓公十有五年

王者懷諸侯之典厚往薄來必無辭讓亦無徵求求車非也則未知爲乘車與兵車與田車與器貢也有常數矣車何必不貢貢之則可求之則不可

王臣會諸侯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成公十有三年

此與秦戰曷爲不言戰義不繫乎戰也諸侯不王因伐秦而後王晉有秦怨連東諸侯之師踰數千里越河山而伐秦伐則已著矣義不繫乎戰也且不使秦得以敵乎諸侯也王官不書以爲非天下之事也

王臣會陪臣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僖公二十有九年

翟泉天子之側也孰會之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盟天子之大夫也王人者孰謂王子虎也何以稱人微之也曷爲微之與陪臣盟也諱公王子虎不書使若微者然故曰不正是晉狐偃宋公孫固也其皆稱人何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士固人也大夫始會不得以名見也大夫入天子之國不見天子乎曰是殷頫也內無大夫焉則不可以見外大夫之見然則公不見天子乎朝也朝則曷爲不言公如京師諸侯以大夫頫而公朝焉恭也以爲常事焉而不書也公如京師不書公適諸侯書之公如京師曷爲皆不書禮曰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不事天子誅絕之罪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春秋朝諸侯有天下以三王爲法諸侯不王不可勝誅內有大惡臣子當爲君父諱一書公如京師則其百不如京師不可諱矣使皆若常事不書者然辟不事天子也然則何以見公之如京師與不如京師與不志大夫如京師公猶如京師也志大夫如京師公不復如京師也奔喪會葬皆若是公適諸侯曷爲

書之禮曰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各于其州有道之國以習之宗廟社稷民人之守重矣是故君非民事不舉天子徵諸侯相為朋黨小役大弱役強春秋養諸侯兵不用以三王為法諸侯相如不可勝譏內有小惡君子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于人適大則舉必書皆以非常事書也于變之中又有言焉安危榮辱之義備矣公如京師皆不書然而有所書之存天下之大防也公適諸侯皆書之然而有所不書存天下之大防也水行者表深治

民者表亂春秋以禮表天下之亂凡所書者皆所表也表之而不循幾何而不陷乎哉

王臣卒葬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隱公三年

天子之大夫不書卒此何以書公羊子曰天王崩諸侯之主也禮相接斯恩相及矣則恩錄之乎以公奔喪錄之也春秋以諸侯奔天王之喪為常事而不書諱他年之不奔喪也以吾君主尹氏而錄其卒則奔喪見矣要必書大夫如京師而後不奔喪之實乃亦益見故曰微而顯志而晦也書王子虎劉卷皆有譏焉尹氏無譏焉何以氏之而不名且終氏其末孫之奔楚者亦終不名公羊子曰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其聖人之志乎制春秋以俟後聖後世之變害家凶國不皆以世卿故聖人明於憂患與故豈不知之則何以必譏世卿告為民上者知大人之本篤君臣之義也告哀公曰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述湯武之書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是故非賢不可以為卿君不尊賢則失其所以為君彼世卿者失賢之路蔽賢之蠹也不然好賢如緇衣豈曰世卿而譏之乎伊

陟巫賢非保乂有殷之臣乎世卿非禮譏不尊賢養賢不必其害家凶國則凡國家之大患靡不禁於未然之前矣其善志哉世祿文王之典也世卿非文王之典也無故無新惟仁之親尊賢養賢之家法也保其宗廟守其祭祀卿大夫士之孝也聖人誨之矣如曰仕者不可世祿國可以無世臣則非譏世卿之指矣

王臣私交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隱公元年

此來朝也王命曰聘非王命則如曰朝而奪之曰

來穀梁子曰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春秋內其國則曷以爲外交天子辭也祭宋也伯字也天子之上大夫辭曷爲與介葛盧同不嫌也何以知祭伯來之爲朝諸侯相爲賓謂之相朝天子之上大夫六命出封加一等則侯伯相若也故曰諸侯相爲賓寰內諸侯行外諸侯之禮故曰不正聘弓鍭矢不出竟易正也束修之問不行竟中無乃已甚乎天子上大夫不與諸侯親通古之訓也非以主人在喪而奪賓之禮與曰有主書以立教也約其文辭而指博主書於公之盟則不肅主書於祭伯

之來執一者不知惆亂之所以爲失也

王師

晉人圍郊 昭公二十有三年

此二師圍郊專目晉人何外晉於王也諸侯勤王則師皆王師義不書晉晉自以爲晉矣不書從王師伉也不書王師不使伉也晉曰人是國人也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者上大夫也茲故微而人之不書潰非潰也民逃其上曰潰王師在是而何潰之有

王都邑土田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昭公三十二年

成周者何下都也王在是曷爲不言京師城而後爲京師也城而後爲京師者不忘舊也郊社在焉宗廟在焉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隱公八年

言歸則不言取如言取則不言歸苟非叛人則不以地名其人言某人歸某邑某田云爾其相授受不以天子命尙猶責之略焉茲何以言鄭伯使宛來歸祊謝鄭伯之辭也不當與莒牟夷邾黑肱等

必且曰庚寅我入祊受叛人惡已見于王章惡難見不諱而目言之以是爲罪之不敢赦者也湯沐之邑四井之邑也爲田幾何何若是乎其重之方岳之下王者所以供給神祇昭上帝之有赫也自帝典以來封域有數至尊至重天子且不敢以私與人而諸侯乃以爲吾之賜邑彼專其地此盜其土乎侵上帝所居歆壞百王所事守其可赦乎不可赦乎是以目言之也誦詩讀書美矣富矣存于今日者漢文帝使諸生刺六經中所作之王制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桓公元年

目鄭伯以璧以者不以者也假許田假非所宜假也許田我朝宿之邑畿內之土田也言鄭假之不言桓予之繇先君之志以爲之辭此桓罪之薄者賊重黨賊者重私天子之田在鄭伯則罪均在桓公則輕重殊科是以不言桓之予之且見畿內重於諸侯之分地猶不若祊之爲邑自古及周皆以此爲祀上帝之田也

王畿內侯國邑

虞師晉師滅下陽（僖公二年）

邑何以滅重畿內之邑也下陽滅而虢不書滅舉

可書而誅之君子以爲雖滅國罪不加於邑矣目虞師外虞師於王也外虞於王者虞自外也諸侯不得專地則不得專滅暨於四海矣何獨重於畿內曰知畿內之重天下重治矣詩曰肇域彼四海語其盛也易曰自邑告命謂其衰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僖公十年）

畿內國不言滅此其言滅何敗於列侯不言敗敗於戎言敗列侯滅國不言滅取邑言滅狄滅言滅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鄭人入滑（僖公二十年）

滑畿內之國鄭人之無異文何曰善如問也是鄭滑也言內則皆內也言外則皆外也不內滑而外鄭也虞視晉晉則外矣滑視秦秦則外矣不內滑而外鄭不私滑也皆外之罪鄭也皆外之之爲罪鄭何鄭親而滑疏也曰孰親而自外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僖公三十有二年）

鄭人入滑曰人秦人滅滑曰入不使滅也自是無滑矣秦雖弗有滑固滅矣則曰入何畿內之國也狄滅溫曰言之方狄秦而弗目秦何狄伐周而不忘秦則有勤王之功焉方將狄之非故狄也

大夫見天子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僖公三十年）

大夫如京師昉於此乎曰前此矣前此有公如京師焉則不書公往不書書大夫往乎自此公不復如京師焉則書之不書大夫往則孰往者乎書之矣猶以爲常事焉而不悉書也此何以書以京師遂乎晉也其言遂何生事也聘必以圭幣受命而行遂不生事也其以生事之辭言之何辟不敬之罪于君也辟不敬之罪于君者尊京師也遂與圖事受命而行則歸惡焉爾聘常不專行無行則重

賄反幣春秋志聘舍是則悉以事行之辭言之何書所重者也以京師遂乎晉重晉若京師也重晉若京師則惡矣舍是無所兼重乎曰自我言之皆爲適者苟皆爲適者專之可也偏之可也可則不志重晉若京師則志周公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二之以晉則不可其不可于是始君子謹而志之欲天下之一乎周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以君子之爲春秋有所憤乎此也亦有所樂乎此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文公元年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以非常事書也天王錫命而

大夫拜焉其失常也大矣曷不辟之曰吾君在喪未可以見天子也錫之者亦有過焉則有辭於禮矣非所如而如之而後譏譏不事天子也

夏仲孫蔑如京師 宣公九年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以非常事書也公如齊而仲孫蔑如京師其失常也大矣曷不辟之曰宜罪當誅辟之何爲

叔孫豹如京師 襄公二十有四年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以非常事書也此其爲非常事奈何以夜之不易何急于如京師乎豹之如京師也以齊人之城郏也齊人城郏而晉人不知其失常也大矣然則曷爲不言齊人之城郏晉人若不知而諸侯莫往者我亦與有罪焉爾不言城郏辟不事天子之罪而全之也全之則其言如京師何惡晉侯之不臣也齊侯睦于王室則圍之齊人勤於王事則伐之不事天子晉首惡焉夷儀言會而不言伐不與晉侯之伐齊也楚子伐鄭不奪其諸侯之辭予楚子之救齊也伐不書救不書不可得而見書叔孫豹如京師則見矣

春秋正辭卷三　　莊氏學　　味經齋遺書六

內辭弟三上

君父憂勤臣子安樂其永言哉諸侯子孫苦於所不知者五焉上有明王其賞不僭雖曰象賢曷嘗不選蒙業以安之則寢微寢滅之道也始也未誓繼不類見苟無他故王命忍弗錄乎公繼世一穀梁子曰諱莫如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公羊子曰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左邱氏曰春秋之辭微而顯志而晦非聖人誰能修之公繼故二衛武公年九十有五使人日誦於側曰靡哲不愚不愚者其

以齋終乎非其地不哲也細行受細名大行受大名幼不誄長賤不誄貴正天名也葬以死者之爵實生者之事也不正奚以名舍禮奚以葬爲君薨葬三薨以不地見故君父之尊成也親吾君也而不地臣子之痛深也故則不葬然而地且葬豈無故哉有所見矣君薨故葬故四諸侯出則絕我可以曠八年無君乎春秋之辭恒有君安於無君意如之心也若猶有君意如之迹也聖人誅其心因其迹未嘗絕昭公於魯焉君孫五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然不非也亦不譽生死非人所能也加一辭焉則惑矣子卒六慶父誅宣公享慶父畀宣公詳伏其罪者惡易盡也享其利者惡難盡也宣公生不若慶父死也子卒故七大得爲人常事必錄之夫人君之配也不錄禮不備也夫公爲君之微也桓公既隕女禍再啓莊公之季詩人所不刺宜成事畀若無異辭以一字爲褒貶古人不余欺也夫人八夫人子氏隱之妻也穀梁所傳不可非也聲姜齊媵女也公羊有所受之而不得其問之所起也終始具終始正齊姜也始不正著終不正不著穆姜也卑無廢尊之義也噫嘻齊姜穆姜之喪殆不備體然且書之聖人不忍畧焉君之配也且君

之妣也然而有所畧有所不錄不有指乎夫人薨葬九三綱絕則春秋絕之且差其等焉伏其罪惡已盡享其利惡難盡豈不信乎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薨且葬焉莊公吾先君也公羊子則微言矣乎夫人絕十齊桓明天子之禁曰無以妾爲妻人道所以異於禽獸此其幾希胡康侯曰以妾媵爲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慮卑其身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慮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春秋之指正矣妾母十一適長子生則元子也殁終爲君者乎舍是魯無適長子乎不終爲君春秋不書

非記事之史也天之生我我辰安在以是子爲不怨矣子生十二諸侯之子嫁於諸侯尊同則錄之無主後者親之戚之來歸雖不終河廣之詩可以爲法若宋共姬守死善道之君子不是過也錄之詳且明婦人外成苟無受我而厚之者則同氣之恩重不以爲常事而畧之厚之至也事變具矣內女十三父母在夫人寧禮也禮則致女子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奔喪則犯禮犯禮則輕重皆不致非奔喪也夫人寧十四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是謂與亂同事雖不敗國實小惡也夫人踰竟十五史盡其惡聖人不削盡而不汙也絕夫人踰竟十六

公繼世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

五始大教也隱公春秋之始也公即位可闕乎踐其位行其禮削不書乎抑未嘗踐其位行其禮無可書乎曰公踐其位行其禮然後稱元年君之始年非他人隱公也則何以不書成公之讓與繼故者同辭非所以尊先君也桓弒君兄大惡矣奚俟成隱之讓以甚之且書仲子有賵書仲子有宮讓亦見之即位大始也闕焉可乎無惑乎斥隱公即位與衛人立晉同實矣不爲讓且爲篡矣大惑不解盍觀夫子之賢伯夷叔齊乎伯夷尊父命人知之伯夷逃父喪人不知之慾自處于不孝所以尊父之命而全之也叔齊重天倫人知之叔齊尊父命人不知之立己非正命也亦且逃之寧犯二不孝亦所以尊父之命而全之也以是求仁而各得焉善乎穀梁子之言隱公成父之惡以爲讓所由與伯夷叔齊異矣嘗得而推言春秋之志天倫重矣父命尊矣讓國誠則循天理承父命不誠矣雖行即位之事若無事焉是以不書即位也君位國之本也南面者無君國之心北面者有二君之志位又焉在矣十年無正隱不自正國以無正也元年有正正隱之宜爲正而不自爲正不可一日而不之正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文公

即位者何正位也惡乎行之朝正於廟則行之受之祢以爲國紀事畢而反喪服喪畢而請命乎天子於先君之薨也受命爲喪主庶莫敢干焉文公即位何以書先君以正終嗣君以正始雖不受命于即位無譏焉爾

九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成公
誅君之子不立公何以言卽位曰天也天不僭大命不至而又嗣之乎曰周公之嗣無絶正也烏乎僭矣哉天祚周公易禍其子孫而剝亂之曰禹有桀湯有紂文武有幽厲人也獨非天乎曰人動而天應之吾聞之云爾

公繼故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桓公
公羊子曰繼弒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如其意也然則與繼世者同辭何以辨諸文公繼世也

必志天王之錫命則異之矣美惡不嫌以同辭起問者然則桓公之言卽位主人習其讀未知己之有罪焉問其傳而後知之斯著矣問其傳而亦不知則微辭也宜公繼故成公繼世其言卽位同則以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異之舍是不言錫命矣襄公以下同於成公不煩言也追錫桓公命則嫌於文公王不稱天以大異之然則桓公之告終稱嗣也若之何諸侯與國爲體祀隱公以考廟歸獄於蔿氏以爲旣討賊矣以誣道蔽諸侯夫子作春秋以閔僖之不稱卽位見之而同世相接之大小侯不得委於不知賊矣上天神明先王先公之靈其可欺哉以元年春王正月臨之於祖廟而公之卽位無異致刑於何人矣

元年春王正月 莊公
繼弒君不言卽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卽位之爲正何也先君不以道終則子不忍卽位也

元年春王正月 閔公
國不可以無受貴受命也先君之命在子般矣尊子般所以尊先君之命也尊命以尊祖然則般何以無年不干先君之統不奪今君之尊以體臣民

也如倫之喪而不斬從祖祔食而不廟不使臣民有貳尊也子則如之何曰子爲之斬而不廟

元年春王正月 僖公
公羊子曰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喪之三年祭之五廟

君薨故葬故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隱公十有一年
穀梁子曰公薨不地故也不忍言也公羊子曰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焉在在亨其國者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桓公十有八年

桓會皆月始於垂終于濼禍在此矣言公不言夫人姜氏不盡其辭也

公夫人姜氏遂如齊

言公言夫人姜氏不言公及夫人外之也遂繼事也夫人則既會齊侯矣曰遂如齊乎無一人伏死而爭而棄之乎魯無臣也三卿非其人則謂之無氏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于外則不可以不地要必有以明辨之禮以椑從死于館有禮焉于齊曠如也地如不地故也終不忍言何也吾先君也莊公之考也婉而成章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曷不言我之逆喪者子不行則不言臣之行可乎曰權也社稷宗廟誠重矣有故則可無故則不可齊人父之讐也不敢以要我孤何得以自行爲

秋七月

雖有事不書也歲記一事也且見喪不貳事也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讐在外也不可以不志葬葬則具其尊親之辭舉謚謂諸天子者也不忍以爲無臣不敢以爲無子子同生矣不復讐而後痛之

夫人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桓公三年

於禮不稱主人躬可親求諸不言所爲以此爲兩君相見云爾則曷爲危其出實非相見云爾也不致致則如愛之者然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何以稱公子桓公之大夫也成昏則親之逆女則不親之愼矣大夫爲君逆在其國稱女恒辭也聖人錄其始詩曰既曰告止女之初非不善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歸於京師則字之內女則字之來歸于我曰姜氏己焉讙我之邑也何言乎齊侯送姜氏于讙譏何譏爾愛不以德也自古之道男有分女有歸雖及庶人必擇良人而耦之況諸侯乎日月之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衛莊姜傷己豈遽忘於齊侯之耳乎送姜氏于讙何異委此子于蒺藜矣魯侯之惡非衛莊公比齊侯乃以自送女爲愛之乎家之失敎所從來矣齊之衰也上無明君下無察臣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東方之日在僖襄之世而作是詩也一國之本非齊侯誰責哉滛亂之禍易於鄰國春秋畧外録內目齊侯送姜氏而齊之為國悕矣

公會齊侯于讙

會齊侯爾非親受諸舅姑之禮在野不在廟也則無譏焉

夫人姜氏至自齊

詩曰說於農郊税而不舍也又曰翟茀以朝見於公宮之正內有同牢之禮焉厥明見於君姑受胡

於內宮三月廟見然後請命於天子夫人之禮成矣禮成則備其辭襄公以降闕不備則不識於春秋

秋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非常事也詳錄之志其初無不正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隱公二年）

夫人薨葬

成隱為君則成君之妻為夫人不書葬我君則不書葬我小君孰謂惠不立隱者穀梁子正之矣書夫人薨以是為正不然則文以見之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哀公十有二年）

外女卒不書孟子卒何以書昭公夫人也何以不稱夫人娶同姓也曷為卒之夫人之而禮不成也何言乎孟子辭從主人也曷為不言氏氏繫姓者也見子之非氏也何以不書葬葬者舉謚謚配姓者也諱之終不可姓見之終不可以子姓焉爾然則何言爾譏失禮也曷為不于其取焉譏盈乎諱也

夫人絕

三月夫人孫于齊（莊公元年）

左邱氏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公之喪至矣而夫人不至逮期矣而不至非孫也其曰孫不得復反之辭也絕矣絕則曷為書孫內諱奔謂之孫以稱夫人不可不言孫也曷不去夫人而去姜氏主人不能也于齊歸獄于齊也婦人有死罪無刑罪言絕則誅矣得罪於父非子之所能為也

妾母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隱公元年）

何以書尊王命也紀國喪也尊王命以紀國喪而天王之命在隱公矣宰夫掌弔事共幣器財用冢

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其來者以官氏中士也王使之乎冢宰使之乎持邦節者非王命不行於天下官實宰氏必以王命將之爲臣子者必尊天王之命以尊其先君惠公既葬之稱也春秋斷隱公之元年以爲始魯史所不敢史不可不錄其本吾君以衰絰敬逆王命則父子相繼之義明夫不既須王使而受諸筵几之下乎當喪爲主矣伯夷叔齊之不肯立在不敢當喪爲主時也古之人重喪主既當主孰得而干之君臣之義在斯須之間而萬不可改毋弟以下莫敢以其屬通書曰天王使

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成公之爲喪主也成公之讓而不成公之爲喪主則不成隱之爲君將不得成桓之爲弑於是乎春秋之失亂聖人尊王命以紀國喪而天王之命在隱公矣赴於諸侯且必告終稱嗣赴於天王乃告終而不請嗣茲又使來歸賵焉其誰曰可之書惠公以成隱之爲君并書仲子以成隱之爲讓桓未立且不得主仲子之喪既立且不敢祔仲子於廟受之者子也然則於何受之公宮則筵几在焉內宮則已褻矣無聞焉以考仲子之宮求之其諸其下宮與

九月考仲子之宮 隱公五年

何以書成公之讓也考仲子之宮非禮也曷爲或言考焉或言立焉尊之則曰立卑之則曰考仲子微也雖爲之築宮不得書爲之考宮則不可不書曷不可不書公莅事焉爾公莅事焉國人皆知吾君之讓桓矣然則得爲爾乎曰不得也惠公之命在隱公不在桓公也南面而臨其臣民必尊君父之命以立乎其位是故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公爲惠公之後義不得主聲子之喪臨聲子之祭況仲子乎儐以桓爲惠公後且不得主仲子之喪臨

仲子之祭況隱公乎公子爲其母欲終喪而不可得禫不在五服所不得也先王有明禁矣況承君父命爲宗廟社稷主庶子所不得爲而爲之乎廢君父之命不可以定身盤庚之誥曰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國有二君民之身人則倚之心則人迂之穢將不知其何時起古之人繼世以立諸侯妻妾之名適庶之辨嚴如君臣君父所命則禮如適明於憂患與故子子孫孫長世有道守之而弗敢犯也隱公之讓國誠矣如奉父命之不誠何曰損一日歲亡一歲於是乎

羽父之弒械成春秋之義明不得考仲子之宮不得受仲子之賵不得告仲子之喪國之讒賊何自生哉

初獻六羽

何以書譏何譏爾用諸侯之盛樂也曰考仲子之宮且獻六羽乎惠宮將以何獻矣周公之廟魯公之室又將何以獻矣獻六羽可言也以妾僭君不可言也不可言而言之且目之曰初以魯之用樂為所有大不可言者矣僭天子也諱之而不書矣因事以書郊禘則不曰初自僖公始也其實亦見

矣有所諱有所見諱用八佾則曰初獻六羽見郊禘之非禮自僖公始則曰禘于大廟用致夫人郊亦如之若禮卒初者然婉而不絞聖人之文也

子生

九月丁卯子同生桓公六年

何以書適長子也舉之有禮名之有義得殊異于適之法焉終克享其國傳嗣子孫此不易得之於天者雖聖人弗能為伯邑考是也聖人敬而喜之以書於策不以父母之惡累其子書曰爾乃邁迹自身蔡仲所以為忠臣孝子也方將觀其後必先

正其始焉嗚呼噫嘻人之初生何莫不正況貴為諸侯乎天下無生而貴者皆其父母之子也文王武王之生何遽異於當世之君乎彼丈夫也我丈夫也五十里之滕可以為善國則必自孝子始矣盡善願其若文王也不盡善願其若舜禹也我辰安在莊公之生在九月丁卯矣謹而志之

內女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隱公二年

何以書譏不親迎也春秋錄內女之出入謹夫婦也厚人倫也睦異姓也茲則且哀亡國也則曷見

其以不親迎書書伯姬歸于紀四者見矣先書曰紀履綸來逆女詳之也詳之者譏不親迎也禮曰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逆也九月逆焉十月歸焉豈禮也哉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隱公七年

叔姬者何伯姬之娣也歸于紀何以書以書其卒不可不書其歸也叔姬卒何以書無主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無主雖卑得服其親服

杞伯姬來朝其子僖公五年

其子云爾何言乎朝則未知其成人與未成人與

以其言朝知其成人也則未知其爲長子與世子與以其言朝知其爲長也長則何以不稱世子以父臨之稱世子以母繫之稱其子母親至而尊不至也世子射姑名此何以不名微之也成人而長子也曷爲微之貶之也以是子爲失幾諫之道矣噫嘻伯姬之來也且朝其子也亦將必有杞伯之命焉曷不言杞伯之使其子朝不成其命之也命于朝則成之命于室不可得而成之母於我有姑姊妹之義因是以錄其子然而曰朝何也見之於廟也命之於室杞伯失爲人君父之道矣見之於

廟公失所以教人爲臣子之道矣允哉春秋之文之多於道乎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僖公十有六年

賢則錄之哀則錄之若鄫季姬者亦不足錄矣曷爲卒之天之示人戒也莫著于是矣歸妹之敝也說以動焉不當位且柔乘剛也故曰女承筐无實不祥莫大焉若季姬若鄫子殆必敝者也往歲九月歸今茲四月卒敝又若是速而鄫之禍未止可以戒乎否乎曷爲卒之爲天道卒之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夫獨無不幸者乎王者有盛德則下民不偏喪氣衰則生物不遂於是乎有鰥寡孤疾之民王者之所哀矜而疾敬厥德以拯之其人無以取之謂之天之窮民其人有以取之雖貴且富謂之天之戮民而人道之所棄也曷爲卒之爲人道卒之也

齊人執子叔姬 文公十有四年

執之爲言治之也自我言則辱也貴不治乎賤親不辱乎疏子叔姬內女也而齊人之君之母也其言執何以子叔姬之不答於昭公爲已甚矣商人之禍昭公爲之也緣先君之意以執其君夫人而

若有辭焉不言執則無以知緣昭公之意也立妃設如大廟立子設如宗祏敬之至也重之至也子叔姬當絕乎昭公宜自絕之不當絕乎宜敬而親之昭公于其妃若絕若不絕因于其子若置若不置臣民從是而生心商人所以成乎弒也子之不可以其母廢立廢立也聖王實制之矣母出與廟絕則子不得以私恩事尊祖之義也已絕其母并廢其子則有危宗廟之罪焉不可不察也矧其若不絕者乎子可廢乎而若置若不置以受其端于大惡者之口傷嗣害世則昭公之爲之也粲齊愛

而不正舍正而不愛成舍之爲君而不言其君之子見昭公無恩于其子而義則齊人所宜君也子叔姬以君之母見執于其臣而目言之見昭公不義于其妻而子叔姬未免乎有罪也其言齊人何自我言子叔姬則齊人云爾

齊人來歸子叔姬 文公十有五年

來歸者何來歸之者何來歸者得禮之辭也來歸之者不得禮之辭也子叔姬不得以夫人之禮行矣不得以禮則不書其言齊人來歸子叔姬何實夫人也先君欲絶之衛未之絶則固君夫人也齊

人烏得而歸之魯人烏得而受之弑其君執其君之母遠國猶且討之况鄰國乎他人猶且讐之况親者乎請受而罪之以說齊人以魯爲失辭矣然則何言爾譏不討賊也魯忘先王敵監治民之旨則無以敬寡而屬婦矣

絶夫人踰境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莊公二年

春秋文約而旨明不可勝譏則一譏而已姜氏絶而志踰竟爲譏乎則不可勝譏曷不一譏而已曰盡之也言之辱也言之長也曷爲盡之刺莊公之

不怨也孰刺之魯之人刺之衛之人惡宣姜乃刺惠公焉齊之人惡文姜且刺莊公焉魯獨無人乎非無人也魯無風也魯無風則國人無以見其志若習于上之惡而安之者然則何以異于戎狄之俗矣魯秉周禮教莫純焉而比于戎狄其不可以莫之辨也彼明乎得失之迹者有國史矣又從而削之乎有不書書則盡之行道之人猶將盡焉傷心恨其行之若此而莊公尙燕然處乎有不書書則盡之良史志也卽一國之人之志也以爲譏則義在諱矣以爲刺則義在盡矣雖然不汙也此聖

人之志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莊公十有五年

齊惡盡矣則何言乎夫人姜氏如齊紀齊之有大災不可不志其故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生此衛所以滅也或乃以爲不害伯誰爲此言者人道熄矣君子錄桓公之功而傷其無本謂三綱缺焉亂男女之別春秋所不忍書也而不忍不書若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君桓公始伯其遽忘襄公之禍而又以姑姊妹接之乎可謂與亂同事矣蓋大災應是而于之也春秋之志行天下並興於

貞信男有分女有歸民人無偏喪者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桓公不謹于禮而四境之內大痢焉若之何既不若德又不聽罪而以是爲數之適然也

夫人姜氏如莒　莊公十九年　二十年

於莒乎又何譏則曷爲再言乎夫人姜氏如莒志女禍之易於後嗣子孫也姜氏生莊公慶父孟也牙叔也友季也友也賢慶及牙也惡慶爲國賊莒實受之赦也莒甥卒亦奔莒仲之繫援乎莒也孰爲之姜氏爲之也疾之蠱者惟甘殺其身不已也又將殺其子孫內主兵而外要援于邇國慶父之禍魯也重志乎春秋姜氏再適莒仲之父子亦再奔莒禍所從來矣

春秋正辭卷三終

春秋正辭卷四　　莊氏學　　味經齋遺書

內辭第二中

詩有指歸周公皇祖亦其福女懲忘周公之禮其福女哉禘于大廟以禘爲非吉禘于莊公以吉爲非言大事言有事終以爲不可言而不言也宗廟一魯之郊禘自僖公始也成王建魯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詩言止矣既而言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乃遂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嗟歎之曰是饗是宜降福既多繼之曰周公皇祖若曰吾君周公之孫也可謂善頌可謂善規者乎春秋隱桓莊閔之策書無言郊者人曰僖公魯之盛君也聖人曰周公其衰矣郊二雩以大爲僭過則書昉於桓成於僖有以瀆書有以旱書雩三失禮於社止此乎舉其可道者亦僭矣門侯之門也國家宮室有節焉以門爲始用牲四革制度曰畔君討而不諱畔者在下也病民之政不可終日至哀公極焉十餘世而後亡禮教信義未盡也不言數何若深沒其文慮後世或且仿而行之也知什一爲天下之中正而已矣問焉必告之以其制問改制則必告之以不知聖人有敬心焉改制五衛民居愛民力輕

百姓飾城郭大禁也功重錄之不時甚焉土功六狩
有常所有常度大閱有恒歲昭定之世玩無震矣病
其國之以虛聲立也天事武不以誠惡得不曠蒐狩
七虛內事外聖所悲保五散壞伯之非講信脩睦謂
人利背公植私曰不義禮讓爲國兵爭去小有違言
吉無事公會諸侯八君不可輕內則失臣外則失親
公遇諸侯九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古人尙簡繁則必
有所不躬親者矣臣與境外之事則外內朝之事胥
竊之春秋謹微外臣與會十以功利動必輕身以先
之可已而不已也命圭有命若之何替之公會外臣

十一公適諸侯皆書之以非常事書也齊晉云爾如
楚謂何然而有所不書存天下之大防也如則致有
所不致齊桓也非齊桓而不致爲親者諱疾也公適
諸侯十二不軌不物謂之亂政臧僖伯之諫不幸而
中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可教百世曹子之言女有家
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申繻道其常而已矣其
可曰禮爲小人設哉公以非事舉十三監一國曰守
臣長一州曰力臣自將以承天子威命車公車也徒
公徒也十二公無異辭正名而已矣公將十四大變
常與衍在中與必剛健者也如恥之莫如貴德而尊
上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公次十五重民故重師君
不在則師重君在而師不改重明嫌也殺恥也師十
六師不功曰戰師有功曰敗某師詐則詳之已甚則
詳之內不言戰言戰言敗大戒存焉戰十七內大惡
諱取小邑也取大國也言伐取則邑著不言伐取則
國猶不著不著猶若諱之然然而書之王者作終不
可以爲有也鄆邑也取不言伐以疆鄆田見之故曰
日月不可毀也雖有瞽者如天文何取國邑十八義
在大倫土田末也義在主器守之大也命必自天子
疆侯而制之取固直取歸言歸之言之云爾制之云

乎畧曰汶陽田詳曰鄆讙龜陰田取者畧之來歸者
詳之土田十九我苟非賂則旣歸者不言前之取十
二公之策內固未嘗喪一邑豈無喪邑喪之不書書
之有指取邑歸邑二十入國重入邑輕公將而書重
重則不目公卿將乃書輕輕且目專行入國邑二十
一無駭可追書展也展固氏若人也伯姬適蕩氏時
則蕩名而非氏氏蕩也不氏展也疾始滅也且見人
之非人而爲滅也君罪正於九伐之瀆則君子爲之
諱矣諱之必有以見之滅國二十二特相會則讓事
古人行之亂人同事得無危乎定之會諸侯散矣君

子身親之者齊也不敢以爲安況會晉師乎欽至史
文也春秋致地致其愛君之正也公行致地二十三
桓會不致不續終則致諸夏之會善惟蕭魚且不及
齊桓之最其他焉望縱有甚譏亦同致之功罪在彼
安危在此公行致會二十四得意不得意以等功狀
而定其攜諸侯以伐諸侯之罪序績惟僖伐楚也莊
伐戎而會潛之戎不復見奚斯有碩言矣且不曰得
意得固僅矣致其危也危其僅也或危其久或危其
亟或危其遠或危其勞或危其非或危其孤諸侯未
合而伐鄭非之甚諸侯既散而侵鄭孤之極侵齊頻

侵齊致亦頻夾谷不會魯曷以寧哉公行致侵伐二
十五犆言同時累數偕至名之人之不奪朝之辭皆
小國也大國無來接我者乎相爲賓班爵同言來不
可言朝不可獻捷之外無紀焉世子朝乎既誓下其
君之禮一等未誓以皮帛繼子男則何嫌乎其言朝
也來朝二十六辨等於齊絕倫於晉於陳喜諸夏之
厚於鄭傷諸夏之薄及乎士鞅侵欲甚矣聘而盟焉
大夫其當君乎專國者邪亂國者邪盍以是觀之來
聘二十七齊大鄭小齊邇鄭遠速隱之禍成桓之惡
渝平實啟之曾莫之知暨齊平而後克搴圍齊相尋

無已之怨釋可謂術矣鄭怨未久而我欲之聖人仕
焉乎二十八分棄前患乃爲平申固前好則爲盟莫
大於高子矣華孫不與鮑之謀昭公實寄坐之君
疑諸宋人不以闇君使察臣杞雖夷夏后氏之後不
忘治田志求盟命歸杞田賢於言歸汶陽之田不使
晉侯行於我志杞子之柔於我間晉而取之杞者亦
禁其欲矣來盟二十九有來盟有莅盟常也高子來
盟非常也公子友莅盟得常也以君命行公位定國
家寧矣不則莅盟乎徐莒之怨而我莅之會州伯也
若公孫敖何莅盟三十敵監爲民致冠害人執言曰

代可以禮遣淺事曰侵可以信守未成乎戰民已可
哀楚諱其侵吳遂云伐聖人去會戚之而不言四鄙
南夷之醜甚於荆楚俗之不臧秦伯不享焉同姓云
乎哉師加我三十一外內同若辭下民之重通乎帝
命矣晉德於我因遂徵師焉且徵吾君非乞師也抑
之曰乞師如是者終成之篇恃人可以保民乎齊實
成我稱曰來獻聖人教天下張虛號立國甚乎見莊
公之撥本崇末爲已甚矣魯爲亡國天下知之心懾
其威反以自欺莊公之篇多亡徵焉宋魯脣齒深諱
所提導敵入室作不典式鄉徵晉文諸夏遂熄襄公

傷夷豈異兵死於周爲客忍而如楚曾侯亦念莫不來從莫敢不諾之頌入耳而不煩否乎皆亡徵也亡師獻捷三十二告羅一國之變事也歸粟天下之變事也三十年之通無一年之畜民事不勤禍譴及焉由臧孫爲急病由曾侯應削紬矣粟四百里之賦也無五百里之蘇也今茲吳入楚遽惟蔡是歸乎獨我乎諸侯歸之且實饋吳不可言則辟之諸侯畏楚移而畏吳尚忍言之乎歸粟于蔡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告羅歸粟三十三

宗廟

春正月己卯烝　夏五月丁丑烝 桓公八年

宗廟之事敬矣何可以不言王正月周公魯公之神靈不廟食於桓公之手明白雖然孝子慈孫豈知神之所饗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祭祀不饗楚茨有哀焉春秋之文不可得而見因祭之瀆而後見也欲見其瀆必錄其本春正月以己卯烝矣時享也夏五月奚爲以丁丑烝乎將毋闕然於心而數以媚乎抑加常數以要譽於無知之小人乎盍其敬乎肆其誣乎周公不饗聖人明見之洛誥曰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既不饗矣且以見桓公不成享也周公魯公二昭二穆祫于大廟是爲烝祫則隱公在焉何以烝祭爲而又黷之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桓公十有四年

公羊子曰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常事不書乙亥嘗何以書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穀梁子曰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周公既不饗矣桓公不成享久矣天災加焉曾莫爲之變魯史且文其過曰書不害也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傳之者猶自謂能學乎聖人書之義必致其極嚴天威也致孝享也戒內官也豈曰恐懼焉

爾乎必先正厥事矣

夏四月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納于大廟 桓公二年

取者賂也賂則其曰取何斷罪於取之者于宋取諸宋必繫以國曰郜鼎公羊子曰器從名王者將必弑其主人何以書具弑君之獄辭將必考其獄貨所以極天罰也何言乎戊申納于大廟穀梁子曰以周公爲弗受也苟有孝子慈孫其諸則宜不終日而改諸矣

雩

大雩 桓公五年秋

雩記災也大志僭也

土功

夏城中丘 隱公七年

左丘氏曰書不時也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春耕夏耘秋收皆九日而畢先時戒之後時則有辟非誠士誠商誠工皆傳於工三日在此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工穀不可勝食由此道也一日不作終歲無獲若之何奪之公羊子曰以重書也無舊無新營之曰城累歲聚之勉日立之殫弊民力比於平地清風戒寒何歲不然熟視無覩曾不舉手力役之暴亟於師旅下不厚事舉其中者用爲大作利在來耜既知其節又知其時聖人憂民固如此乎

夏城郎 隱公九年

書不時城再矣曷再言之以郎之爲邑近且大也

城祝丘 桓公五年夏

書不時者三矣秋末大雩繼之以螽此歲之旱可知歲旱而興役不時不恤甚矣

城諸及防 莊公二十有九年冬

時城再書以用人多也及大及小也

作城小穀 莊公三十有二年

書不時也三徵之月猶不可干矣

遂城郚 文公七年春

以師親役于城郚不恤民力甚矣

城平陽 宣公八年冬

不時也城不月則以知其不時不時多矣以天有災國有大喪而後志其不時也

冬城鄆 成公四年

時城也何以知其時不月則無以知其不時繫之於冬其時見矣則何以書邑在封疆之間而大城之也

正辭卷四

城費 襄公七年夏

書墮郈不書城郈何以書城費由季孫宿踰制而作之二家從而效之以踰制歸之費而宿之罪著矣

冬城防 襄公十有三年

時城而書以齊圍防書也

城西郛　城武成 襄公十有九年冬

畏齊也近城西郛遠城武成其所以爲國者卑矣

城莒父及霄 定公十有四年

以大及小也時城而書之功重役多也
冬城漆定公十五年
頻歲以時城而書之以國有大喪而役民也
春城毗哀公五年
三微之月也不時已見矣何以書前歲無一事城
西郛云爾今茲城毗云爾果無事乎哉
春城邾瑕哀公六年
何以書以不事國事而惟外患之防也孰防備邾
也以哀公之於邾爲已甚矣
蒐狩

春正月公狩於郎桓公四年
隱觀魚以五桓狩以四以位爲樂日引月長意廣
心逸見於此矣以仲冬狩非不時也則何以書狩
不以地也諸侯之狩有常所矣郎近郊邑也三郊
之田爲民恒產下地猶當以牧實倉廩脩武備以
爲民也爲田驅獸曰田反致獸於田俄且以稼穡
之地爲禽獸之地築臺焉築囿焉恣爲佚游取近
於國而朝夕往焉郎不遠也倣於桓之狩滋於莊
之臺卒於昭之囿而魯之國恤孰經營之乎春秋
之義行則庶土交正禹之明德也非聖人誰能脩

之
冬十有二月己亥焚咸邱桓公七年
焚林而田暴天物也誠痛之而志之且志其日焉
惡戚矣昆蟲草木無不欲得其所乃不仁如此哉
定火災者軒轅氏其人也春田主火萊也火弊而
田止不移晷立已何乃乘栗烈之氣虐而焚諸上
帝之大祭也難以免身時不具矣二百四十二年
不再見也其可忽諸
秋八月壬午大閱桓公六年
八月實季夏不時也農事方盛觀武乎哉日以重

之夭殃加焉妨神農之事夫既自作孽矣不可以
不之重也曷爲或言閱或言蒐備具而數之國尚
强也闕壞而補之國寖弱矣舉國之衆而爲之曰
大非僭也大蒐地大閱不地非一地也國之門營
軍壘焉各就其軍壘閱之同日畢事焉
公會諸侯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茂隱公元年
不書即位必稱公爲子受之父告喪於大君則公
之名正矣雖然踰年稱公孝子弗忍當也盟約信
之重者邾附庸也忠信不行於至近夫而後賴盟

以足之先君几筵在寢已於封內稱子之地壙坫
之上兩君相見以嘉服乎凶服乎相者其何稱猶
有神明其弗臨也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撥亂世反諸正亦教之孝弟而已矣公之爲是盟
未嘗無保社稷和民人之心而忘其身之本於父
母非有所不得已於斯而以身先之其不能終也
夫邦國之有約王命也伯職也民事也以公及邾
必貴而字之春秋有指焉凡書盟皆惡之曷爲首
事以書盟則多矣夫五帝三王未有不致喪三年
而能奉無私以勞天下者告哀公曰反諸身不誠

不順乎親不信於友上不獲乎天下不可治其民
往而輒窮與舜文王之道左君位危矣辨不善之
習以明善之實推見至隱春秋之教也凡書盟者
惡之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小信月大信者時
微者盟例時有可采取月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隱公六年

公與諸侯盟自齊始會猶最也同欲焉爾我與齊
盟亦舊矣公即位六年而後爲是盟齊使遣至齊
侯其有慕於公乎公何不汲汲也我得其爲我不
爲齊弱也終隱之身無不信則其日何僭亦有和
輯東方諸侯之心先肆於我卒於與宋爲難則鄭
貢間之日以謀之不逆詐不億不信以待其所歸
謂好事鄭國者毋徒要結外援也則豈不以齊侯
不討隱之賊而譏其不信乎主書於送姜氏矣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於浮來隱公八年

莒人乎莒大夫乎非大夫也略其君之辭也曷爲
略其君不使若邾儀父之漸進也莒人曾有善事
乎以其君錄之則將與邾宿滕薛比必略不見其
君則與戎比而僅稱人爾聖人謹於名倫等物無
一辭不盡其心焉日以志之言非大夫也君也詳

略進退以見之莒子不書卒不若宿男著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桓公元年

桓會皆月危之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桓公元年

三月會四月盟兩君相見必先會而後盟抑既會
而乃繼之以盟情狀覩矣已致柔服於人人待其
柔服而後許且必犯非禮以相與然後交堅黨合
不可破矣夏后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君子之作
春秋猶是也春秋歲記一事不以他事亂之以其
餘爲無足道焉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桓公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

於鄭若無不信則何以日鄭離宋而卽于我也曷爲離宋不堪宋求也不若同舟之遇風者故曰不信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郎之戰也旣夷旣懌如相酬矣武父之盟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桓公十有七年

盟不信則日曷比于蔑之盟而貴之趡之盟非恒辭也其恒辭則以內及外國史也以侯及附庸周班也不日及而曰會進其客卑其主則必曰儀父若曰邾人卑己甚矣曷爲卑其主不信儀父也曷爲進其客不信桓公也不信儀父桓公之不可也不信桓公儀父之可也故曰弑逆大惡無所容於天地矣

冬公會齊侯于防 隱公九年

嘉好之事曰會好會與抑謀動干戈於鄰國也聖人觀其後先以好會錄之書時以存其常觀於中丘而後知錄防之會以其亟也以惡貫心而亟於爭奪相殺會是以爲好乎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隱公十有一年

會之恒辭不月而時公以不祥爲祥習而安之矣哀哉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桓公元年

桓會皆月危之也三月旣葬之月非卒哭之月也不成喪矣未嘗不以與喪爲辭州吁僞先君之怨桓也僞先君之好誰適與謀者故曰無臣子也會鄭伯謀定於鄭伯也鄭伯來會罪鄭伯也

六月公會紀侯于郕 桓公三年

紀爲吾弱公不忌而親之矣曷危其出郕與會也郕與紀或有一人焉未可知也無人焉又何致矣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桓公六年

一朝而再會紀侯親矣言曰昏姻之故桓亦何獨無恩於兄弟乎利使然爾也桓會則月儻因紀侯而有動於其心乎將必無所容於天地恤鄰何本乎

公會宋公于夫鍾 桓公十有一年九月

蒙上月也不信我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再會矣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桓公十有二年

三會矣

公會宋公于虛 八月

四會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五會矣未有亟於是者兩歲五會毋亦天奪其魄乎國君如此難以免身宋無譏乎衛侯弗遇宋公辭平一也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桓公十有四年

比周而爲此會則危其出何小人之交則安有不危者民不寧國不靖凡以鄭伯也

公會齊侯于艾 桓公十有五年夏五月

桓會皆月則棠上月也禍在會于欒矣盟于黃戰于奚反覆不可見乎襄公凶人也以僖公之爲甥舅郎之職四國之敗會幾何時而亟亟於爲是會不能定身焉能定許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桓公十有六年

疑之未伐也蔡至而陳不至陳固毋怨于忽也蔡先衛周班也

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 桓公十年

桃邱地期也于桃邱公至期矣衛侯卒不至使人辭焉故曰弗遇何以書病公與弗信衛侯與挺衛而出之以爲非桓之黨也其戰不義其不義觀于侯鄭伯則差愈宋魯有亂獄衛侯不與焉其志誠不與桓相得挺而出之

公遇諸侯

夏公及宋公遇於清 隱公四年

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穀梁子曰遇者志相得也禮蓋省矣未嘗不有禮焉不至用秕稗而棄禮也諸侯非民事不舉詩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矜寡此侯伯勞來萬民還定而安集之詩也是以不及期相見而如是其急分災救

患如此討罪亦必如此公及宋公有討衛亂之心乎遇於清不聞有一事焉相得者何志矣交譏之

公適諸侯

春王正月公如齊 僖公十年

公適諸侯皆書之以爲非常事也桓之如齊也大故也莊之如齊也非事也公曷爲而如齊朝于齊也諸侯相朝禮乎曰非禮也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謂之禮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桓文之令諸侯朝三王之罪人也以齊桓之志爲已滿矣欲干王章以令于天下故謹而月之公不致猶信之也報我

不書猶有禮也

春王正月公如齊（僖公十有五年）

公曷爲如齊朝於齊也五歲而再朝非禮也公適諸侯皆書之以爲非常事也齊始干王章以令於天下故謹而月之公不致猶信之也報我不書猶有禮也

冬十月公如齊（僖公三十有三年）

公適諸侯皆書之以爲非常事也此何以月危之也非有王事舍宗廟社稷之守而朝於齊還反而沒危之也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

安而國家可保公往則危之乎曰苟有天子之命有百姓之事則野死不以爲危而牖下非所安也正於義而已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公適諸侯舍齊桓則皆致危之也此何以月危之中又有變焉與薨同月也薨同月則不見以致月如齊月以盈之

三月己巳及晉處父盟（文公二年）

孰盟之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何以不地于晉也于晉則曷爲不言公如晉諱不如京師而如晉也未三年而不見天子未三年而見于晉侯資父之義絕於此矣不可以莫之辟也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以爲殺恥云爾求其放心而後知之

公以非事舉

春公觀魚于棠（隱公五年）

以非事書也十有二公之策書其爲非事則屢君子所書乎曰春秋非記事之史也不勝譏擇其重者而譏焉公觀魚于棠何以重之春秋之始人固知此爲亂政矣則謹而志之王迹熄矣王澤未竭

爲王前驅過時不反伯兮刺焉思行役不踰時之常典而作是詩也君子作春秋起教於微眇奚待流連荒亡爲諸侯憂而後譏其重乎故曰禮義之大宗所爲禁者難知矣

冬公及齊人狩於禚（莊公四年）

何以知其是齊侯也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以仿也可言公及人盟不可言公及人狩以瀆也不可言而言之賓侯也非人也人之貶之也曷不目齊侯而諱公以爲魯人則莫可與齊侯狩也

秋公伐邾（隱公七年）　按此上應有公將二字一行稿本脫

何以書公將自此始也諸侯在國曰守臣在師曰軍將詩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言帥賦輿以承天子威命諸侯職也公將正也伐邾王命乎告命乎不可得而見伐邾則告命也可邾在邦域之中矣稱伐有辭也邾無犯於我嘗致怨於宋矣公將以書時爲常君子正其本其末卒於大不正則月日以詳之畧輕詳重小不正歸諸君大不正責諸臣雖然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小不正焉雖有受其大不正者君道虧矣邾聽乎否乎不足書則皆省之邾雖不聽不書也戰于升陘而後書之士功以

不時書用師不以不時書乎傷害之大無過于用師不時奚足盡民之痛世有揖讓而救焚溺者乎用師有大時矣詩曰遵養時晦非四時之時也

戰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桓公十年

公羊子曰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孰志乎爲是戰齊志乎鄭志乎春秋無義戰其不義必先者主之齊志也搆我於鄭者齊也衛與齊同志見之於胥命矣齊侯親暱也鄭實定桓之位卒於怨讐小人哉使百姓肝腦塗地而不恤不仁甚矣以齒𥠖之

言不可一日在民上也播其惡於衆而後人之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 桓公十有二年

公將也諱之而不書曷爲爲桓公諱殃民之罪大矣義不可不並而列之民者王者所甚重也春秋並民不以桓公而不諱其敗則不以桓公而不諱其惡矣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於奚 桓公十有七年

孰及之內之微者也實吾大夫以爲無臣焉則畧之何以畧之名之嫌於貶氏之嫌於專無臣焉以恒辭畧之不暇責彼責軍之將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僖公元年

桓會書邾人然不恒書也此何以書以公敗邾師著之也匝月爾不信已速矣曷不隱之而著之我敗邾師有說焉先君不以道終邾莒皆爲不義於我國恥也敗人以振其恥末矣不忘先君猶有說焉

取國邑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宣公四年

伐國取邑未有言其故者此其言故何成莒人意也乎善事也莒不從善則其成之何曰公纂立齊纂惡二國并力慮無不行於東諸侯者而莒人不肯天也于是見之矣乎善事也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而何善之有　此節在下二節後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隱公十年

詐戰也內恒曰敗某師詐戰則日以異之目公不諱惡實成乎是入許熟矣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取諸宋也鄭歸于我曷不言自鄭歸之主乎受者

以爲言曷主乎受者以爲言有王者起必使受者還其主人主人不義歸諸閒田掌于天子之縣師大夫守之受者終不可以爲其有也取以日何浹旬而克二邑甚之也

入國邑

九月入杞桓公二年

大夫微內且不言其人入杞暴小寡也月錄之暴亦甚矣惡己大矣然不諱也

滅國

無駭帥師入極隱公二年

入國大惡也暴內陵外則蹈之正於九伐之法焉內大惡諱無駭帥師入極何以書非入也滅也辟所大不可而後不辟所常不可也諱之必有所見之於卒乎削之然後知滅人國者王誅之重者也

公行致地

冬公至自唐見外辭

公行致伐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桓公十有六年

久之也民病矣不忍以桓公之故而不痛此役也繫鼓怨州吁桓則甚焉

來朝

春滕侯薛侯來朝隱公十有一年

此滕子薛伯也曷謂之滕侯薛侯王者改元立號則爵命諸侯頒所謂我應受之也隱公之策以改元立號始之以爵命諸侯終之皆非常事也夫子曰其辭則某有罪焉苟非至聖可以作春秋自命乎古人有言猶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

滕子來朝桓公二年

朝正月也不知臧否賤之不錄其卒使不若薛伯

稱其爵姑在邾人牟人葛人之右微國也畧責之

秋七月紀侯來朝

紀子也稱侯何追書也天王之后將歸於京師而天王爵之也魯史不志王室事則不可得見追書於此以見之噫斯何人耶伯姬所天伯姬實隱公之女子子也紀侯將以何面目朝於桓矣隱之諸子一不見於策書觀其女子子居可知矣信乎其無臣子也奚有于女子子所適之侯乎月以大異之夫已多於道矣

冬紀侯來朝 桓公六年

於是再朝矣天王之后歸實我爲之媒也無譏焉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桓公七年

失地之君也天子之三公不名穀伯鄧侯則名辨等也名之見失地也不見取其國之人遠國也能朝乎雖不能亦必曰朝諸夏之君也其曰朝何我有以禮之矣公羊子曰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穀梁子曰媾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州公何以不言朝天子之三公也言來則可言來朝則不可以爲化我公羊氏失其傳也夫孰知州公化我乃所以賢於穀伯鄧侯矣乎試思之何遠之有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桓公十有四年

鄉曰邾儀父今曰邾人不貴邾而賤牟與葛也牟葛宜不若邾人矣皆稱人則均爲賤之也則何以曰朝附庸國曰朝矣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見諸夏辭

來聘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見諸夏辭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莊公二十有五年

終春秋而一志聘者中國諸侯惟陳爾舍陳則無簡者乎曰鄭亦簡矣舍鄭則無簡者乎曰有皆狄

之矣陳侯使女叔來聘何以書錄齊桓之功也桓公糾合諸侯謀其不協玉帛之使盛于中國不可勝書書必於其簡者陳三恪之封也自我言之迺與戚不若宋衛自陳言之齊桓沒而日役乎楚矣齊桓主中國則陳不知有楚患國家安寧而志一以奉王事嘉好之使接于我焉志陳之聘我則中國諸侯見矣終春秋而一志聘者陳與鄭爾何言乎陳侯使女叔來聘言齊桓之力安中國而義睦諸侯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文公四年

于傳有之魯衛之相睦也異於他國春秋始乎隱傳世五君迄於文百年矣來聘昉于此乎曰否前此矣以爲常事焉而不書也衛侯使甯俞來聘何以書喜之也何喜爾衛亡於狄復存於齊桓及晉文伯而衛之禍亟焉狄又乘之衛無寧歲衛不殆于晉與狄而遷以定其國講于晉而後獲安玉帛之使行衛庶無患矣衛兄弟之睦者也志甯俞之來聘喜衛之無患而志之也

冬十有一月晉使荀庚來聘成公三年

晉兄弟之國也我事之敬矣敬不答乎何逮乎成

之篇而後言來聘向以爲常事焉而不書也晉侯使荀庚來聘何以書抑之也何抑爾禮之始失也偶晉於京師其甚也以共京師者共晉微見乎僖至成而甚焉晉侯益驕非魯所望也志晉之聘見晉之爲晉我之適者而已矣曷爲于此焉始曰王使不志矣而後志晉使春秋之大教也不可不察隱桓之春秋志王使聘五焉成襄之春秋志晉使聘九焉魯人之所以榮且喜者移於晉矣以共京師者共晉聖人之所甚懼也舍隱桓則志王使也罕自成而下王使亦絕不見章疑別微以爲民坊

春秋之大教也春秋終不使魯人以待王使者待晉使絕之若不相見者然以尊王而抑晉微故尊之僭故抑之王聘屢于隱桓晉聘屢于成襄皆以爲非常焉爾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成公四年

傳有之諸侯宋魯於是觀禮自我言之壤地接而婚姻之國也春秋始乎隱傳世七君至于成百四十餘年來聘昉於此乎曰否前此矣以爲常事焉而不書也宋公使華元來聘何以書曰喜之也何喜爾往歲晉衛今茲宋玉帛之使交至則喜之也

曷爲以喜書喜乎此則魯之爲國也僅矣

晉侯使士燮來聘成公八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聘以要伐也君子以爲不成享矣

晉侯使郤犨來聘已丑及郤犨盟季孫行父如晉成公十有一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聘以要盟也公親往而大夫答焉我又報之君子以爲足恭矣實盟也則其言聘何聘而後盟者辟要盟也則其言盟何以大夫之答公爲不可受故以盟言之若晉之施於我者然

人恭恥也爲尊者諱恥

晉侯使士匄來聘（成公十有八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以大夫答公也則其言之何以大夫之答爲猶愈於已所惡於右母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母以交于右春秋責人先自厚也

晉侯使荀罃來聘（襄公元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晉脩禮於諸侯則曰非常事何天王崩而嘉事不廢其失常也大矣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襄公五年）

終春秋而一志聘者中國諸侯惟鄭爾舍鄭則無

簡者乎曰陳亦簡矣舍陳則無簡者乎曰有皆狄之矣鄭伯使公子發來聘何以書曰戚之也何戚爾鄭兄弟之國也人伐其喪我與爲爾焉聘必稱先君以相接志鄭之來聘則我之不廢喪紀見矣人伐其喪我與爲爾焉成公不書葬戚之也晉之有魯喪亦鄭之憂也魯之有鄭喪亦晉之憂也而伐之而逼之我與爲爾焉不得已也三年之喪畢玉帛之使通以爲有兄弟於我則于是焉戚之矣終春秋而一志聘者陳與鄭爾于陳喜諸侯之睦則齊桓之爲之也于鄭傷諸侯之薄則晉人之爲之也奚其伯奚其伯報陳則志言睦也報鄭不志言薄也以爲不足乎恩云爾

晉侯使士匄來聘（襄公八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以大夫答公也則其言之何以我之報之也若晉之施于我者然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襄公十有二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以君答大夫也曷爲不諱恥可已而不已曰足恭不得已而不已曰順命也以公之如晉爲不得已焉殆乎召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襄公二十有六年）

正辭卷四

何以書非常事也召公焉召諸侯以與叛人其失常也大矣曷爲不諱恥不得已也曷爲不諱惡不得已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襄公二十有九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春秋善改過責復正晉以拜城杞來聘我以大夫報之晉改過而我復正則何以書以改過書也以復正書也

晉侯使韓起來聘（昭公二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此其爲非常事奈何大夫爲政而來見也即位而來見者小國之君也起也比乎

小國之君其失常也大矣爲人臣者必使臣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昭公二十有一年

何以書非常事也此其爲非常事奈何僭甚矣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于是相責以等相覷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自是無書聘者矣志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以謹其始志晉侯使士鞅來聘以謹其終玉帛之事君子盡心焉而已

平

春鄭人來輸平隱公六年

曷不曰及鄭平非我欲之曷不曰暨鄭平非不得已曰鄭人來言平自鄭人而我許之也則曷言乎輸平我不得平於鄭而後乃今始平也春秋斷隱公之元年以爲始前之不平不可得而見雖言平猶之不見也齊之不平遠自靡笄之役始鄭之不平近自侵鄭始此既見其不平而言平也鄭之不平不可見必言乎輸平而後見前此有怨矣棄前怨者今自鄭人而我許之也前怨謂何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矣然則何以書講信脩睦而平之乎抑比周鄙爭而平之乎於平無譏焉其終不遠矣介如石焉寧用終日聖人知其幾矣鄭

人微也譏而志之

來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見諸夏辭

宋司馬華孫來盟文公十有五年

來盟稱官何非鮑之黨也何亟稱乎非鮑之黨見鮑之黨之甚且衆也其稱華孫何嘉之曷爲嘉之華耦卒而後昭公弒則耦乃鼓桓之所憚也何以不稱使宋殆乎無君矣閔不能乎君魯則齊仲孫不言使昭不能乎君宋則司馬華孫不言使言將自是弒君也

乞師

公子遂如楚乞師僖公二十有六年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亡何而不然聞之董生論其指曰直乞師楚爾可謂外矣且國之恥也則曷不以爲公子遂之私行公自將楚師以伐齊則不可得諱矣君子不得已於此錄晉文之功也將言公以楚師則先言如楚乞師以承君命而往者大不忠于國矣回適其謀以辱社稷侵敗王畧雖曰君命焉用彼相朝無人焉則公子遂責也以爲公子遂之私行則罪在三卿君子傷國之空虛

也任一公子遂云爾已矣

春秋正辭卷四終

春秋正辭卷五　莊氏學　味經齋遺書六

內辭弟三下

卿設如大門小卿如四體文王立政養友邦冢君必知其三卿入大子國曰某士明王不遺小國之臣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大夫有出疆之事必君命也必王事也一州之內兄弟甥舅之邦諏謀度詢不辱君命以奉天子有交政于中國者乎大夫出疆一聘大夫之禮會則焉得有大夫之禮論語不云乎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盟必以其君之身及其國家爲之質大夫讀其書可乎信在大夫可乎及宋人盟于宿

亂之大者據亂而作有指哉大夫盟會二小過不及其君君行一臣行二將幣於廟中必戒之曰臣不可過會有壇坫何獨不然雖然兩君相見會之禮惟君也一君一臣不得曰相見奉君命以往則不可以私見吾知公孫敖不亢也隕越焉已矣聘禮受命不受辭結以聘行乎國利乎大夫而與諸侯之盟始于此惡其以淺事將君命而壞天下之大防不貶絕不待貶絕也仲遂國賊同類相求行父中立幸其包羞伯子男可會也終不可盟也大夫會諸侯三盤庚之誥曰命汝一一君也二君一民公室卑矣大都小都田

役有戒必出於治朝況軍旅哉其將不曰近古也慶父也遂也初主兵卒爲亂叔彭生無譏焉仲孫叔孫其誰適從公室四分季取其二叔氏之介季孫舊矣孟孫之耦季孫固矣豹獨知有公室焉斯何忌州仇三臣不能居公室四方莫不聞將豈自公命哉大夫將四國亂無象良臣不居如陳以君命行其事乃私行也告糴以邦事行於齊則若不出於君命也其善志哉大夫私行五大夫榮辱國之榮辱也喜而致之內祿出災不以此乎狐裘羔袖行父也羊質虎皮意如也惟叔孫舍不失辭不失色不失足取貴於春秋

公羊知之大夫執六古人之厚終也建國數百千歲彊諸侯欲行天子之禮於小國之臣不果內自是以下公卿與懦發棠振落矣如遇犬馬犬馬自爲如遇官徒官徒自爲犬馬有勞於人尙加帷蓋之報親賢大臣何如哉桓莊之篇不卒大夫傷已大夫卒七骨肉之親無絕不受祿亦不去國叔肹遭變而不失弟之道以取貴於春秋繫之公以公尙知愧乎公母弟凡君子不施其親三刺之法非所論於八議之樹也季子正矣公子買何罪而誅以謂楚人者蔽之枉撓不當執甚焉僑如出公子偃死行父疏公之戚而私戚其戚日詳之厚之也刺大夫九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公孫敖實然魯人不忍傷其子之心厚之道也公孫歸父善矣遂之罪也惡惡止其身聖人之指深遠哉僑如幸紇非不幸公子憖非卿以重視大夫昭公所親意如所忌忌可重矣大夫奔十先王之制邑無百雉之城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叛者在前抗者在目臣有情僞無以感之伐邑厲矣非聖人意也叛邑十一士之八成九刑不忘聖人之辭嚴於鈇鉞口授弟子不著竹帛邦賊十二陪臣執國命不見於異邦惟此一人而夫子究之窮諸盜矣其

命之專於國所不能創者有一焉從祀先公也爲國者愼毋棄先王之經俾爲盜者藉手口哉邦盜十三

大夫盟會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隱公元年）

諸侯之大夫稱人春秋之始也內大夫出疆恒不氏兹何以不名貶絕則名名不如不名名何以不如不名大夫微也微則以爲大夫之宜宋大國也宿微國也宿爲主人其君在焉何見見之於與卒也晉與宋埸身公在喪也使大夫愈於身親之盟不自大夫出必以其君與國爲之辭則君愈於身

親之君臣自父子立也子子然後臣臣矣終不若不盟之爲愈出命者不可承命而行者可以無辱無貶不名以當宋人而已矣當宋人而已者公侯之臣相爲國客之禮也

公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文公十有六年

承命以盟不獲以盟反命行父恥乎國恥也則何言乎弗及盟幸行父也是齊侯也是公子商人也我不能討讎我以爲榮親我以爲辱何幸乎其弗及盟見不善如探湯行父則不能故會齊侯也趨而陷焉行父庶幾免矣誠幸之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邱

及我欲之公子遂志乎爲是盟也商人弗及行父盟遂則及商人盟遂其商人之徒與有君命焉則遂何罪遂主兵久矣不能討賊受賊之侮賂賊以請盟其不知恥也其不知畏也畏非所畏則不畏可畏君獲其意遂擅其功文公無遠慮而任小人不旋踵而遂乃行商人之事矣內大夫特盟諸侯未有書日者汲汲與弒君之賊盟故謹而日之

大夫將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襄公二十有三年

內不能救則書次不書救何言乎救晉次于雍榆言救晉也諸侯勤王不救則罪也州伯恤小國不救則恥也齊不足以敵晉魯不足以敵齊救已厚矣不能非魯恥也書次未能乎救也未能乎救而言救善之也不爲譏乎外救以言次爲譏內救以不言救爲諱何以善救晉陰平之役齊爲我故伐晉以報陰平也報施之義則得矣

大夫執

意如至自晉昭公十有四年

致大夫不去族意如何以去族賊也羣也終隱之

篤貶此曷爲一貶而已因其可貶而貶之此其爲可貶奈何尊晉罪已夫意如知之

叔孫舍至自晉昭公二十有四年

意如去族舍不去族舊史去也君子脩之不去也不去舍以去意如也

大夫卒

公子益師卒隱公元年

公子與公子而爲大夫者與大夫也春秋錄大夫卒以大夫錄公子公子不爲大夫則不卒必有故然後錄之曷爲錄大夫卒國體也命於天子者也

曷爲以大夫錄公子曾無異姓大夫也且見成襄而下公子無復爲大夫者也知其國體擇之不可不愼任之不可不重禮之不可不厚知其命於天子則不可以置私人不可以不請命不可以專廢置生殺天子有司士官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諸侯之三大夫也況生殺之柄乎見魯無異姓大夫則賢賢之義缺矣見成襄而下公子無復爲大夫則親親之道缺而世卿之害家凶國爲王法所必禁矣富哉春秋之辭之指乎言盡于此而已乎又有爲公子不爲大夫家之事也有

故然後錄之哀先君之遺體也傷其散而之于四方也曰是公子也則未知其孝公之子與惠公之子與曰孝公之子也終公爲諸父諸侯絶旁期賓雖一體之親也則不可不與小斂公不與不可不志不日譏不篤於禮也春秋之義不可凡其旨博矣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公可不自篤乎一節闕焉謹而志之厚之至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隱公五年

大夫日卒正也隱公之篇四卒大夫惟公子彄以正書之彄者何孝公之子隱公之諸父不當爲伯乃叔父兩也隱於大夫恩不薄疏戚亦不相踰小有闕益師也成禮彄也古之人君於其大臣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錫衰麻絰親者以其親服三臨其喪未殯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春秋於仲遂叔弓謹而志之則文王之法其不盡熄於當年矣故曰魯一變至於道志益師之闕成彄之禮無駭近俠則遠或貶而不繫氏或以未命不繫氏凡所書者有所表也終桓之篇不卒大夫識恩薄也翬不卒則國賊也臧孫達柔

卒莊公之薄也公子牙稱卒以爲當誅而諱殺大夫也以莊之不卒大夫見牙之卒非卒也殺也公羊家有所受之彼徒據左邱經將以何明之經辭不亂傳且失之誣矣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隱公八年

春秋有追書賜族矣不追書貶之也疾始滅國也滅國先王所必誅而不赦豈徒曰我善爲戰而已乎

俠卒 隱公九年

公羊子曰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穀梁子曰俠者所

俠也公子益師公子彄親則諸父也無駭五廟之孫也俠爲同姓與異姓與未可知也故氏所矣則疏於賜氏者未命未命於天子焉得謂隱不爵大夫而不命之乎大國三卿可不命於天子乎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諸侯之大夫故不氏也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文公十年

卒何以日辰魯之宗也得無貶乎義不得無貶而辭無貶也曰周文公召康公既沒周之賢臣無若樊仲山甫者詩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尹吉甫之降心也若此跡宣王之政未純也芮良夫之詩曰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哀中國之大無或陳力以念天事者人曠天之命可痛矣睿聖武公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宜若天所屬意而道不克繼文王五百餘歲至於孔子先孔子未生獨有一人曰柳下惠魯公族而伊尹大公之倫也蓋其盛哉用天之降命復文武之統於魯國何不可得反者而孔子因之則世世猶三代也魯世卿臧孫辰聞人也以其言爲魯大夫師自知弗若季則護其故以蔽之俾不通然後已以王者之法正之掌顯戮者辰其首也辭烏得無貶乎曰義在指矣曷不學乎春秋莊公季年迄於茲辰也曰在卿位告糴之外無見焉魯人皆崇之矣聖人皆制之矣季友卒僖政哀仲遂恣宣歷伏魯無人焉孰知辰之至是始卒也享卿祿者又五十年矣不爲不久矣噫後之君子欽念之哉以臧孫辰之爲良大夫當世謂之不朽而閔僖文之春秋削之無一事可錄者則知蔽賢之罪大而小善不足以自贖也甚絶之也義在指矣曷不讀乎春秋

邦賊

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 隱公四年

此再役也宋志也謀自衞人始宋不救患而生患不討賊而助賊則必以宋公主之重其先輕其後斥衞州吁以當國之辭衞人則州吁之人矣與賊爲徒曰衞人也及其討賊亦曰衞人也名之必可言固若是無辨乎春秋以衞人卒能討賊而原衞人之心恕其初從州吁之罪一以人書之平人也擊鼓之怨衞人不以州吁爲君也公孫文仲將固無罪矣况師旅乎然則宋公陳侯蔡人皆可不以黨亂臣而干王誅乎應之曰宋陳蔡皆有罪得免

罪者惟陳侯焉戴嬀大歸陳侯不知賊由州吁耶又可曰不得不以兵從州吁耶我與宋為會衛人告亂則遏于清矣皆知州吁為賊矣殤公又聽其甘言悅耳乎宋公首惡陳侯次之皆稱其爵蔡以末減稱之曰人貴者惡重微者惡輕王誅也則陳侯何以免書法何以見之賊當國且在外則稱地以急其誅于濮喜得賊也得賊陳之力也則罪與衛人偕免矣不可赦者翬也且邦賊也不終者宋殤公也又且首惡也我以將尊師重之辭言之蔽罪于翬而公之不能終斷可知矣此再役也不先

目而後凡于伐鄭如恒辭然痛宋鄭搆兵其爭奪相殺無已時追同盟于幽而後息焉夫子曰管仲之力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隱公十年

公子翬也終削公子而名之見翬則隱之賊也誅之矣與謀曰及翬何以言會吾大夫不可以及諸侯也齊人鄭人實齊侯鄭伯也何以稱人貶宋鄭搆兵禍未有酷於是歲之相反復者尚自謂諸夏之君乎畧不言其君猶有愛其君之心焉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於適歷 昭公三十有一年

此非君命曷為以會言之如恒辭然意如無君也不以恒辭言之則無用見意如之志也成其志著其惡然後曰其卒故曰定哀多微辭

丙申季孫意如卒 定公五年

意如卒不去族累定公也能殺意如則無累乎曰是義利之辨殺不殺不與焉

春秋正辭卷五 終

二伯辭第四

桓公業霸據時之先司馬九法軌跡易遵聖教貞一王澤尚存管仲相之君臣同志內治五年立功立事北杏擬可陽穀麋至甯毋首止卻姦尊義其來徐徐不以兵車五禁壹明束牲載書葵邱盛矣鎮其亹矣雜萃易渙人心靈矣木瓜丞好追思不忘雖曰薄德賴此一匡齊桓盟會一伐衛偏戰召陵大陳節制之師中外悉順旄邱諷衛褰裳賦鄭危邦闇君人思拯正小雅既廢征伐遂缺甫田戒荒遠畧抑末傷財害

民幸有節也困於金車正不譎也齊桓侵伐二經僅二十餘歲中國諸侯擬議觀望意未決也存三亡國而天下咸諭乎桓公之志再爲義王克盡臣節修禮諸侯官受方物魯人至今以爲美談猶望高子則修春秋之時也邢遷如歸衛國忘亡非以文武成康之世近周禮無恙故邢雖曰未粹苗莠粟粃晉文僭焉則不算矣齊桓救患存亡國三八國二載教民三則期歲之間定霸已亟待時乘勢易如反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天子在焉敢勿奔走考其武畧合三強國東西究海摶心一力得臣自敗儼然馮軾微晉公子

倅衛皆鄭虢親上邦惟楚是聽盟于召陵中原益病意念深矣我退楚還臨事而懼謀必萬全元帥尚德克亂在椎子行三軍必將與焉入曹圍許慙於桓公原郤狐趙欒敬仲朋狠弧好兵累世以彊詠之曰文乃任彤弓晉文侵伐戰圍四再致天子日不繫月彼壯在輿貞下乃吉儀容辭令恭讓知節王官莅盟書載八國越在外服各復舊職惜也孔艱徵會于温疑衛弟昆搆衛君臣陽正厥罪陰偪其疆圖田北境東剸戚匡坐使陪臣盟于翟泉乾衣坤裳惟其倒顛諸侯力正晉文始焉大夫擅命伊誰之愆貶而稱人告

千萬年晉文盟會五

齊桓盟會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莊公十有六年

未有言同盟者其言同盟于幽何齊桓自是爲諸侯正也諸侯之載辭自齊命之矣齊主命則其言同盟何奪其爲正之辭也若曰幸無異辭者爾曷爲奪之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主諸侯命也屬有長連有帥倅有正州有伯輻輳並進歸命天子王者之政也連數州之伯正長帥端拱揖讓而聽命

於一侯則三王之罪人也主命于是始故奪之則何以不書公聖人以同於此盟者皆大惡也蓋自是禮樂征伐終自諸侯出天下且見爲當然而相率以安之矣雖然舍二幽之盟盡齊桓晉文之事卒無有更言同盟者二公以奉天王之心而爲之辭尚猶有順之實焉晉趙盾爲新城之盟春秋于是三言同盟而政始自大夫出矣舉公目諸侯終以趙盾誅趙盾之爲諸侯正也日于下以謹之使若不主於晉者然趙盾非首惡哉前此有事後此有事未有書滑伯者書滑伯罪其爲天子大夫而同外諸侯也王畿于是乎日削矣滕子不常見獨桓之會小國視滕者不書而書滕子哀其爲庶方小侯既共命于州之大國而又奔命于他州之强國也小國之民于是乎不堪命矣則皆主乎爲是盟者之罪而受王命承王官上不能尊主下不能庇民皆不得以無罪春秋大降爾四國民命而吉之萬世也其誰知之蓋亦弗思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莊公二十七年

同盟大惡也及是再書而公不諱何惡惡者疾始其餘以實事錄視此者爲同盟乎自參以上莫非主命之辭也則莫非同盟也曷爲志桓之同盟至於再則已難乎其同之也主諸侯之命有正諸侯之心未有長諸侯之功則不足以同之也名生于不足稱乎伯事不言同矣近乎王事不言盟矣降鄣滅遂比也功未足以掩其罪也存三亡國而陽穀之會不言盟矣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僖公十有六年

曷言乎邢侯淮徐州川也邢冀州國也以桓之用諸侯爲無節矣傷財害民國以危亡隨其後甫仲之法廢吉甫方叔不可得見耗矣患難獨也施難報也宰周公知之

齊桓侵伐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僖公十年

伐山戎言齊人此曷言乎齊侯危之也北戎其幾敵矣其言許男何豫州之國也而伐乎北戎閔許男也

齊師曹師伐厲 僖公十有五年

厲徼國也以齊伐之則何以書遠也勤遠畧者至是竆矣何言乎曹師閔曹也北師在邢南師在厲

小國不堪任命矣雖有他國不錄鋒曹師甚閔之
之辭也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僖公十有七年
何言乎齊人徐人伐英氏遠國也玩無震矣徐不
與楚同稱人曷爲與齊同稱人齊將卑師少而人
之進徐以偶之因乎徐人也君子終以齊桓爲節
制之師伐山戎不言燕人齊侯親之也齊侯在是
則不言因燕人矣愛齊侯乎山戎是以人之

晉文盟會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
翟泉 見天子辭

春秋正辭卷六終

春秋正辭卷七　莊氏學　味經齋遺書六

諸夏辭弟五

建牧立監國域州殊上繫天子爲下綴旒國之東遷
墮散保伍十二諸侯於是焉數春秋本會以推諸夏
東方庶侯齊近且大於衛爲睦宋鄭陳蔡錄晉自僖
聖心不怡尹我一州徵國柔之在邦域中實維附庸
近說遠來原始要終齊伯主會壓挈曹許大夫交政
小侯廼敘桓公陽穀末言之爾莊僖小伯豈辭賓從
案經所書此則特盟離不言會善惡微矣謹而錄之
其有指矣皐鼬識散杵臼自雄能令受命悲乎撫膺

兩兩比耦落落晨星特盟會一 及期曰會不及期曰
如會先期曰遇苟不期焉地無常所焉得告命而志
諸策書乎志不相得不請先相見先請壹似要之者
必期以地否則諸侯而爲匹夫行也安得曰禮禮不
備有事焉而不書貴諸夏也不然杞何貶乎僖公以
終春秋不復志遇聚言會散言次則已文曰敝政曰
緊大夫專諸侯佻遇二書遇以戒書次以慎因其憚
之告以慎之因其亟之告以戒之愛諸夏之爲人君
者也一國之安危在此一人此天子不怒而諸侯自
爲正之法也次三其惡未成其志可誅在楚克息非

人類也紀人知之事已行矣已行未得此實大惡曾
諸夏而至此極乎不再見也如四交鄭有道保其國
保其國者保其民天子設州伯凡州之國國之民皆
其職也亳城北之載辭曰無蘊年無壅利無保姦無
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畧具矣不然冠
帶之倫安有寧宇哉此非一州之伯能專之兩州之
伯實同之者也不相命得乎齊侯衛侯皆州伯也近
正亦罕矣胥命五特曰讓事參曰成事三則善惡大
矣諸夏外也吾君或在焉不敘而主之不必主也外
內之辨也善惡皆主會者爲之參盟會大晉爲天下

强國久矣包周室偪鄭衛聖人不至其國成公之篇
則狄之惡其犯令陵正甚杜之也宜公之篇合諸侯
尠莫頻於成襄之篇君在而重已在大夫亂天下之
大防者晉也諸侯以晉爲正實以力爲正自時厥後
苟有力其從之何知仁義以享其利者爲有德其機
在此此謂大惡錄之以諸夏輔京師之道責之合諸
侯七諸侯之大夫不攝君聽命於會可列於會不可
有三而已專也甚者亂窮諸賊誰實使之主會者責
也其君焉在大夫與會八諸侯多在晉大夫一人會
斯人也稱斯師焉盾猶知爲人臣乎大夫五人苟偃

王臣鄭伯親之牽之乎從之乎伯子男與人臣夷乎
諸侯會大夫師九獻必稱名君乎臣乎雜澤疑矣溴
梁指矣盟者不義逃者義矣諸侯在大夫盟十清丘
貶其人同盟中人雖甚輕必重貶之新城一大夫也
清丘四大夫也舍是大夫雖衆不言同盟矣趙盾重
矣慎毋忽此清丘之大夫也自是而大夫之會接跡
於成襄昭之篇而晉大夫以畔告矣大夫會十一版
尹王官之守也示權中國侯伯不得專焉虎牢不繫
鄭知其所以乎大夫無遂事乃城虎牢乎城楚丘不
與諸侯專封城淳于與大夫專封乎不以楚丘緣陵

先邑之不以還夷儀原本之曰杞也先王封國也城
之云爾豈曰封之嘻甚矣城成周亦大夫爲之而諸
侯替矣大夫會城十二諸侯執則名名則絕則執之
者絕執之不名則執之者不絕歸而後名以絕之歸
之不名竟無罪也執之者不人本有罪也曹伯以有
罪爲無罪公子喜時使之於公孫會見之執不言歸
執亦不名人其執之者以爲暴小寡也亦自絕矣歸
于京師善歸之于京師不善天王在是執諸天子之
側而歸之于京師欺人乎欺天乎畀宋人宋人不免
焉以歸晉人絕矣執諸侯十三詹之執不書以逃來

書逃義曰逃執者義也義則不書執以逃書乎以逃
來書乎逃賤乎賤矣來且不書也魯國幾亡以此賤
乎賤之人然後以逃來書也逃來之言言之痛矣執
大夫非我人皆不言其歸伯執而不可曰討古之人
討不然也彼執行人力正也桓惡亦大乎內齊桓也
大惡諱小惡書大夫專執大夫且執諸天子之側唐
叔之後不爲家人矣乎執大夫十四玉帛使終始一
辭兵革使始微之漸著之將卑非卑春秋之初大夫
卑也將尊何尊春秋之中大夫張也師少稱人師衆
稱師惡其君也稱某帥師危其師惡其臣也稱將不

稱帥師歸惡於將也不稱君使之將不中御也師喪
於外邦亂於內不擇故也君將不言帥師重君輕師
乎惡則惡重功亦功重吾見其惡矣未見其功也免
師之罪辭也受王嘉師兵死痛矣乃以不義死乎猶
忍罪其不死者乎而其君不容於堯舜之世矣侵伐
十五多其力者多其惡師未加於敵民已殘矣出不
正反不忍爲也勸人乎哉彊人乎哉附和人乎哉不
得已而隨人乎哉孟子曰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
也君與國政慭自處於人役而役人者於是乎多其
力矣孰知其惡積而不可掩乎不患其心之不仁也

患其衆之不足從之不多也會侵伐十六救必善之
惜衆善也獨往善也君行君善大夫行善在君晉悼
一善鬭彭城謂之義救陳蕭魚謂之仁不善則惡無
中立也成救十七卒葬之指煩煩如繁諸乎公羊奧
且明矣不可不學穀梁左邱眊乎瞽哉含禮服則失
本含春秋則拂經諸侯卒葬十八古人以背殯爲大
惡短喪次焉未葬未踰年君十九世子攝其君禮也
未誓繼子男不改也光俄長於滕烏乎可矣世子二
十諸侯臣其昆弟母弟母兄恩篤矣妾母必不可夫
人也子必不可不親其母而事之也天性也至誠經

綸人倫察焉母弟母兄二十一世子奔而君迎之鄭
伯以地入父在牀而君會之州蒲以師出初命之首
誅也在會一衛侯出入一衛侯不嫌則兩見之出奔
必不在會會夷儀必不入夷儀也公子五爭鄭多君
矣忽未嘗稱爵也突出入未嘗不名也鄭伯非他人
必厲公也春秋明若日信若時疑君二十二邾郳進
乎葛微國不錄其爵若是者衆蕭以附庸覓邑於宋
痛其滅而以日詳之建極者惟在無虐煢獨畏高明
哉附庸成子二十三杞子以侯天王爵之杞公而伯
天王絀之伯云夏也子云夷也因其禮也聖無私也

爰討細目二十四

特盟會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隱公三年）

盟于石門何以書大惡也東方諸侯莫肯用力於王室自此始矣周室東遷閔無召公之臣日蹙國百里以至終南爲泰風揚之水戍申許周公所職東北二方諸侯帥職志未變也邢鄘之湊齊在東晉在北西則秦南則楚詩曰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又曰四方有羨我獨居憂不謂齊晉秦楚有羨而王室獨

乎夫子作春秋所懲者荊楚也晉有文侯之命秦有襄公之詩春秋以序錄十二諸侯鄙秦而遠之抑晉而後之齊在東方庶幾彼善于此幽平之際惜齊無功可記於詩書夫子言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帥東諸侯服事天子如文王也則齊在所先致意矣烈與魯實相表裏焉經世之法又必自近及遠乎書曰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傷其非王命而私爲此盟也平王命晉文侯與鄭夾輔周室無廢王命周公大公成王賜之盟藏在盟府大師職之諸侯焉得私自爲盟乎噫嘻齊侯州伯也鄭伯王卿士也各率厥職矣爲於石門而盟諸祭伯不正其私交則齊侯鄭伯不正其私盟矣於是乎伐許於是乎如紀皆天王之異姓而偪於齊鄭者於是乎王伐鄭則鄭首惡也於是乎王人子突救衛則齊首惡也兆於石門彰於瓦屋齊歌甫田刺無德而求諸侯非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乎東方諸侯之變自石門之盟始而天下之事不得不以齊桓晉文補苴王迹爲美談矣不有聖人誰與立天地之大義乎或以天王喪未期歲諸侯以賓禮相見亦大惡也曰春秋有主書以立教然後

多連而博貫之主書不以此曷不以此春秋正其本嗣王若高宗乃可以教諸侯否則不薄待其子而厚責其臣矣

蔡侯鄭伯會于鄧（桓公二年）

何以書志天下之故也蔡鄭不相得曷爲而會于鄧左邱氏曰始懼楚也諸夏之所同患也而近者先受之鄧微國也於我則遠國也因事以錄之漢陽諸侯微見于此申息之亡不識於春秋春秋約文而旨博不以人事多寡爲繁省識天下之故而已矣

遇

宋公衛侯遇于垂隱公八年

畧內則何以錄外瓦屋之盟踰歲而寒矣宋衛志相得終不會于稷垂之相見信於瓦屋之莅牲焉然則善之與戒之也非若宋公齊侯之善志亦無齊侯陳侯鄭伯之惡心猶有可救之道則先時戒之以愛諸夏之爲人君者

如

夏齊侯鄭伯如紀桓公五年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非如紀也襲紀也飾好貌懷寇心庶人猶謂之賊况諸侯乎則何以無貶庶人行則人之此非人所爲不可以稱人矣子以侯伯之名庶幾其以愧憤死乎往不得所欲事已行矣行而不得下得者一等也

胥命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桓公三年

兩州之伯有其職不可以主命胥命也則可其辭則侯伯之盟猶有在者葵邱五命明天子之禁也晉有載書亦云凡我同盟無蘊年無壅利無保姦無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其善者辭也非一州之長獨成之必兩州之伯相與共守之是以曰胥命也不歃牲也故曰近正春秋善衛侯善其不會于稷也則以垂之遇錄之矣

參盟會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隱公八年

我不在會何以書志參盟也齊主爲此盟曷爲先宋周班也齊先衛非周之宗盟也鄭伯不書不在會乎在會乎在會而削之也則何以見其削之參盟所甚惡也况合諸侯乎合諸侯不得已而以北杏爲始事如志鄭伯而宋非諸侯主也不志鄭伯則參盟爲無適主之辭也然則何以獨不志鄭而削之齊以鄭不平於宋而平之鄭乃以齊大不平於宋而伐之鄭伯之不信甚矣削之者賤之也以無所長之辭先宋公以大不信之實削鄭伯然後知禮樂征伐有天子存聖人必不顧其自諸侯出矣志其日詳重也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隱公十年

此則謀動干戈之惡成矣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兄弟昏姻之國卒于相怨一方詩所謂如蠻如髦者乎月以詳之于中邱主人首其惡矣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桓公十有一年
彼戰克而盟之以爲好衛及是乃與鄭平甿屋之所求始得矣人之貶之也春秋惡兵所尤痛者糜爛其民而戰之也日以志之痛此蒼生同日而就死也我之救死扶傷不給彼三國者獨不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乎以戰勝爲榮彼所以放其良心者猶斧斤之於木矣稱之曰人問其好惡倘有與人相近者乎而爲此盟也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桓公十有二年
同州之小侯也所以爲紀盟者州伯之義如斯而

已焉日以志之不信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三會矣日以志之不信也何言乎燕人將言與之戰則先言與之盟此之謂小人之盟三會一夫鍾一闞一穀邱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桓公十有七年
盟不信則日公自謂能平齊紀矣齊紀不並立行路皆知之齊侯凶人也僖公之不能得而得之于斯人乎譏公而公不知也

合諸侯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襄公二十一年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襄公二十二年
春秋記諸侯之會不言所爲不言所爲而所爲無不見或見于前事或見于後事或以褒見事或以貶見事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約其文辭而旨博未有不見事而贅言會者昔歲商任今茲沙隨前此者無事焉後此者無事焉間此者無事焉祭其文貫其指不褒以揚焉不貶以抑焉見主會者晉爾非有關于天下之故非有關于天下之

故則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主天下之會不以天下之事而最天下之侯也周官有之曰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故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伯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噫斯侯也僕僕爾期月而再動天下諸侯乃無一事焉可書於策者則何以宗諸侯矣然則諸侯何以序有事而不事事之而不將其事則凡而不序非事而事之事之而亟其事則

曰之見其以一臣之私而動諸侯之君也會之者無譏乎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大國執政之心庸得已乎庸得已乎惜其不師文王而日役于大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定公四年）

舉諸侯盟以公從諸侯也聚辭也舉公及諸侯以諸侯從公也散辭也

大夫與會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桓公十有一年）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大夫微則曷為以名

見蔡叔在會也無貶乎大夫會公侯始于此名以著之貶之也蔡叔舉其親者字之則貴之乎以蔡人能討陳之賊而錄之矣四國為會公弗親之而使大夫與焉始謀不臧五會何益矣不日其盟宋陳蔡無不信也惟不信我也（五會一夫鍾一闞一穀邱一虛一龜）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襄公十六年）

此晉趙武宋向戌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黨叛人也鄭良霄何以名決嫌也嫌以伉公貶也鄭先宋何也先良霄人向戌也不諱公決嫌也嫌不使伉也

介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襄公十有四年）

此宿專會之極致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與孫氏相倚故季孫自出會不叔出而季處也

大夫會

晉人宋人衛人同盟于清邱（宣公十有二年）

此晉先穀宋華椒衛孔達也皆何以稱人微之也

大夫以名氏會惡權之在也先穀無權焉不能主晉國之信故微而人之人則其曰同盟何盟主之命在斯人也見斯人之為大夫也何用見斯人之為大夫見所殺之大夫之為斯人也

執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僖公十有九年）

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專執諸侯專執諸侯于是始故貶而人之虞公亡國不名滕子嬰齊何以名諸侯執則絕于其歸也名則于其執也不名嬰齊之歸也不書則于其執也名絕之也嬰齊絕則宋人

絶矣曷加貶焉以見其惡其惡尙待貶也滅圻內邑執三公晉人貶絶矣虞公亡國不名不待貶而絶也三公失地固不名也

衛侯鄭歸于衛僖公三十年

衛侯鄭何以名絶曷爲絶之執而歸者皆絶之曷爲皆絶之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尊爲公侯而身不免於罪則不可以南面而臨其臣民所以正諸侯刑不用而大夫士庶人莫敢不一于正也王之道不僭賞天之道無畏高明不謹於禮則在勢者去古今通誼也執而歸者

書歸其論重不書歸其論輕書復歸則惡其出書歸則并不惡其入何也絶故不復惡也絶之而又見入焉衛侯朔爾鄭伯突爾皆不容於誅鄭也釋乎執託于諸侯終其身焉可也

侵伐

鄭人伐衛隱公二年

諸侯相侵伐惡也輕用民死謂之殃民專命不請謂之侵主權作寇虐於中原謂之敗王略外大惡書內何以不諱而亦書將毋鄭人伐衛爲惡小乎春秋萬事之權衡也彼有甚於侵伐者差其輕重

而論之莫重乎滅人國降次遷次入次圍次襲次取邑圍邑與伐國等則常不兼言之莫甚乎取師次戰次獲次伐國而與之盟庶幾無惡與之會庶幾善者有意善功惡焉有功善意惡焉有功意俱善焉有功意俱惡焉重論先輕論後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聖人明足以見之義足以執之仁足以覆之伐衛意之惡者也將卑師少惡之輕者也苟不差其等而一切論之非聖人之志也春秋縣兵之端君子以端歸諸鄭鄭人伐衛其造兵端者乎審而後斷斷而後書萌牙於母弟延蔓於宗盟

卒於宋鄭搆兵十一戰數十年而未已焉與鄭同惡者或不獲沒其身鄭則公子五爭兩君見殺吁可畏哉殃民專命寇虐之君不可以惕焉驚懼焉傷矣乎彼公孫滑之亂非鄭伯誰首其惡矣造兵端者果鄭矣

衛人伐晉文公元年

以爲盟主而伐之則不書何言乎衛人伐晉不主晉之辭也其人衛何曰足以伐矣晉侯猶在戚而師加於晉則淺事也其言伐何以衛人爲有辭焉其有辭奈何踐土之盟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其

命諸侯曰各復舊職康叔長諸侯于衛唐叔長諸侯于唐職在王室久矣衛承王官不朝於晉未失職也晉伐衛而取其地是相害也齊孝公興師而伐魯柳下季爲之辭曰棄命廢職若先君何而齊人無辭也則衛人之伐晉有辭矣以力則晉强而衛弱以辭則魯絀而衛優晉稱侯而後伐重衛也衛稱人而言伐抑晉也曰將卑矣師少矣勝晉則不足伐晉則足矣然後知執言守禮之爲直而怙勢陵正之不可以爲政於諸侯也諸侯無伯亦春秋之所惡也則其不主晉何曰諸侯之無伯也晉

襄公始爲之也不主晉於是始而王道行矣桓文作而春秋有伯辭實與而文不與也桓文沒而春秋無伯辭以爲是諸侯之力正者爾未之狄也則以諸夏之辭錄之有與人爲善之志焉夫位在藩臣見人之不朝事己而輒伐之非所以安臣節而奉師天子也于是乎以人從欲而專行乎中國者累世焉卒以卑周室而啟吳楚之心晉襄公始爲之也不主晉于是始而王道行矣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文公十有七年

列國大夫未有書名以侵伐者伯國大夫從其例而不書不能討賊下方責諸侯則大夫固可末減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宣公十有二年

宋稱師非清丘之人也衛稱人是清丘之人也清丘之人則其稱救何救爲善也非其盟非其伐而善其救去小人之約存先君之信以孔達爲無罪矣衛人救陳何以書以衛殺其大夫孔達書也斷道書同盟後書伐齊蟲牢書同盟後書侵宋于蒲于戲于亳城北書同盟後書伐鄭其不同以侵伐見不復以其事見今宋衛之不同見其事何也師

不加于衛也衛不信其盟何以不受師大夫孔達受其誅也以一人之身塞一國之難好信不好學以自賊焉不足于賢而不與不肖者同貶書救陳見其扞國難也

晉趙穿帥師侵崇宣公元年　此節在上一節前

崇者何微國也自我言之遠國也若此者於春秋皆不書晉趙穿帥師侵崇何以書曰趙氏之弒械成矣盾也執國政而穿也主兵則弒械成矣將尊矣師衆矣崇小國也其言侵何見其威不加於敵而禍實中於國也

會侵伐

邾人鄭人伐宋隱公五年

春秋痛宋鄭搆兵之禍而惡兵之端造端曰鄭更端目宋惡著矣寇所先著莫如導爲導者不在大邾附庸也主兵則弗勝導兵實優爲之先者重將毋後者輕乎非輕論鄭鄭造兵端已見於前事矣邾爲兵導於此乃見之甚邾人之惡於鄭人也鄭人焉得未滅耶鄉無鄭人邾人能伐宋耶稱人師少矣言伐兵深矣師不衆而用之深導者爲力多矣夫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隱公十年

公子翬也終削公子而名之見諱則隱之賊也誅之矣與謀曰及翬何以言會吾大夫不可以及諸侯也齊人鄭人實齊侯鄭伯也何以稱人貶宋鄭搆兵禍未有酷於是歲之相反復者尙自謂諸夏之君乎畧不言其君猶有愛其君之心焉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桓公十有四年

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使人以其死非正也宋不爲諸侯長其用他國之師則曰以二伯用諸侯之師不曰以也彼以爲王事而自之出其實摟諸侯以伐諸侯也伐鄭宋人意也非有他言鄭伯固其所樹其甘以壞至於再戰而不止造意與虣賊何異稱人貶也四國大夫不復別其尊卑之辭行其寇賊之意焉已矣何以見四國之爲大夫諸侯不以諸侯也何以見宋人之爲宋公大夫不以諸侯之大夫也蔡侯以吳子何中國之君以夷狄之君可然則鄭無譏乎鄭伯之爲狂童也舍小弱見伐者君子不爲恕辭內之見伐則由二伯而後目之告之自反而已故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桓公十有五年

先會後伐莫適主此役之辭也往歲宋以四國伐鄭矣突在國也二國與焉俄則伐忽以納突乎私突者公也公不能主此役三國之君未知所成則且爲明年之會然後會四國以伐鄭然而不言納鄭伯何哉宋衛陳蔡因其兄弟之爭披鄭地而分之以弱其國也豈爲鄭伯突哉而公之德鄭伯則甚矣爲是三役周三時而後反焉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桓公十有六年

伐鄭而分爲二君也宋衛在北一心也陳蔡在南

一心也相耦以艾鄭兩利而俱存之不以周班爲
次以功意之善惡而輕重之宋衛重而陳蔡輕也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文公十有七年
列國大夫未有書名以侵伐者伯國大夫從其例
而不書不能討賊下方責諸侯則大夫固可未減
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桓公十有七年　此節在上一節前
及內之微者也不曰會曰及謀自我也宋人有怨
衛人有怨我無怨焉伐之則朝矣且重之以盟而
主乎爲此伐雖曰微者將不必卑師不必少譏無

臣焉十八年之策書見一國賊也見一未命大夫
爾矣苟有一人如蔡季者春秋必有以見之莊閔
僖之危賢季子故曰桓公無臣也

諸侯卒葬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隱公三年
諸夏親暱生相賓死相哀厚之道也春秋以內辭
錄公侯伯子男之喪小大有等近遠有別往來有
報薄厚有分當禮焉失禮焉過禮焉在我者躬自
厚在其主人者薄責之生死之際謂之大事安危
存亡治亂機在此善者表之不善者謹之明者著

微者辨惏利弗與也求名弗與也君臣父子厚莫
重焉不能反躬則無以事宗廟保子孫皆以其終
事觀之萬事之變舉往明來靡不有以豫之矣庚
辰宋公和卒正也其正奈何反國乎與夷也話言
可載宅心可允復國之經篤家之訓可謂正矣春
秋之辭於我君曰公薨於人之君爵之而皆曰卒
尊己卑人本臣子之思自致於君親而不貳其敬
義之大者也豈曰託王於魯哉
夏四月葬衛桓公隱公五年
以衛有臣而書桓公之葬不以宣公之篡而謂之

無子聖人之裕也何以不日葬固不日也書過時
而已矣不謂之不能葬如以衛爲不能葬則將痛
齊諸兒乎公羊子之凡不謂夫諸侯卒之有故者
癸未葬宋繆公十有二月　此節在上一節前
公羊子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哀不足禮有餘也
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禮不足哀且不足也過時
而日隱之也或內有亂或外有冦焉不及時而不
日謂之不能葬臣子之恩已薄矣當時而不日正
也苟無大失大危大亂大冦不忍以爲非正則謂
之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生死授受不寺允

王之經則無以為法于天下後世君子危之不忍不以為危也公羊與且明矣煩煩如繁諸百世之變盡在春秋矣葬宋穆公正其終而危其葬何指乎致國乎與夷正也致國與夷而宋卒亂危也聖人無容心焉然則正固所以召危天下將安適哉正穆公之終以賢穆公危穆公之葬以罪殤公葬生者之事也不克負荷廢二先君之功則殤公之罪矣雖然舉大惡之人而加之其君之上殤公既蒙首惡之名矣何又危穆公之葬以見之乎危宣公授國之不正也穆公雖克反正亂卒在再傳之

後矣宣公可謂知人知與夷不克負荷盡明告天王而致國乎穆公矣知穆公不負君兄盡立與夷而俾穆公相之矣穆公不為君宋人不二心於莊公也宋之臣民咸欲奉戴莊公與夷安能立乎其位穆公知孔父之對以忌克為心而使公子馮出居于鄭且曰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棄德不讓穆公不忍為也受國於其父除害於其子殤公忍而為之苟宣公傳諸子而子自隕之宜公無憾也好讓國之名啟爭國之禍子曰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此之謂矣

滕侯卒 隱公七年

滕微國也所聞之世始書卒所見之世乃書葬曷為於所傳聞之世稱侯而書卒以其子來朝恩錄其父王者所不辭也曷為不卒其子以朝於弒君者之朝而奪其恩其稱子固子也無貶也滕固子則春秋何以侯之其不倍矣乎應之曰聖人若曰惟王者改元立號庶邦丕享則爵命諸侯天子之事也云爾已矣苟非其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不免於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如其人如其人堯舜揖讓湯武征誅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矣曷為貴賤不

嫌貴者無常貴賤者無常賤昭明德廢幽昏決然而不可疑也疑則萬不可以少嘗之矣滕侯薛侯春秋當新王也滕子薛伯親周也公羊家識之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隱公八年

日卒正也諸夏之國自所傳聞之世逮於哀十四年以告終而識於策者不可勝書春秋錄大畧小錄近畧遠其書之各有指矣以考其行以稽其失以痛其禍以治其亂恒於大國詳之常所書者則宋王者之後也蔡文王之昭也陳三恪也鄭諸姬之近者衛康叔之後也齊王舅也畢具於隱桓之

策矣晉武之穆也錄之自詭諸始且不書葬有推
而遠之之志焉惡兼其宗國也小國如曹所傳聞
之世已書卒矣如滕如邾如莒則書自所聞之世
如薛如許則書以所見之世至所見之世舍莒皆
書葬矣哀公之篇小國皆卒日葬月矣皆近乎我
者也遠國之大者惟秦也不錄穆公以穆公而錄
康公亦不志葬至所見之世乃書葬楚之卒自子
旅焉始吳之卒自子乘焉始終不書葬杞王者之
後春秋降而爲夷其賢於莒實多志卒於僖之篇
志葬於襄之篇以迄於哀皆以諸夏之辭錄之終

不忍以爲外也自曹以下雖諸夏不得以當時不
日爲正之指言之其義類甚博而且有要不可不
察送死大事也聖人所甚重士大夫之喪且必多
見而識之大小二戴實存焉諸侯之事父子君臣
之大倫要在於春秋故曰禮義之大宗也

辛亥宿男卒

宿近國也微矣五等之侯如宿不志卒於春秋宿
男卒何以書與吾大夫盟且先他國焉厚之也君
子作春秋秉文王親諸侯之道不宗方來後夫則
告之凶周公誥曰庶邦享作兄弟方來春秋始於

隱公宿與吾大夫盟邾與公盟皆於我有作兄弟
之誼矣不哀其喪豈可謂師文王者與滕侯卒不
日宿男卒何以日嫌與蔡侯考父同日而別異之
同盟而不名微國也

八月葬蔡宣公

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哀不足且禮有闕矣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桓公五年）

曷以二日卒之疑以傳疑見鮑之不能正其終也
爲人君者修身以俟死正其家人正其國人無有
一邪人作於其間陳侯何如哉國亂矣亦嘗執州

吁矣爲于稷而會之

葬陳桓公

葬不月則譏不獨在臣子桓公失君父之道矣賤
之使與微國同實云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桓公十一年）

寤生之罪不可不誅浮於衛朔矣則何以書葬曰
朔之罪已見寤生之罪未見以不可書辟之也曰
春秋誅亂賊義有所辟必有辭以誅之未有但已
者矣也定天子功不見書葬以見之寤生抗天子
且傷焉罪不可見不書葬以見之奚不可而且書

葬將毋春秋有所緩有所急與曰春秋之于寤生則既誅之矣桓之元年于垂于越皆誅辭也假田爲孫辭實蔽罪于鄭伯之文也誅之矣然則何以不去葬曰寤生之辟有議焉五廟之孫於諸姬爲近桓公死難武公佐平王以東遷鄭以緇衣立國乎天下其功有誅而無絕則寤生之誅禮爲之變且隱者也誅之必績其子孫奚爲不志其葬春秋之侯誅而葬者衆矣以寤生曾不誅疑聖人之志其葬若已誅矣苟非蔡靈侯則王者不忍暴朽骨又何疑焉秋七月葬鄭莊公不以慢葬志也志王

者之法有罪不敢赦緣恩必哭之如其倫之喪也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桓公十年

小國書卒在所傳聞之世卒月葬時其常也則以射姑爲始終生卒日葬月敬老也曹伯老矣曷爲見之以其使世子來朝不可以不之見亂之階也曹雖不亂道則有以致之不謂之正必謂之敬老公羊子有所受之當時不日而不謂之正何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雖亂不咎其人謂之天作孽致之而幸不至非命也雖不亂必正其失謂之行險以儌幸噫彼壞國喪家亡人不過先去其禮也亦奚其喪失全而後全亡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此節在上一節前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桓公十有二年

陳厲公也篡不明則不書葬以見之

丙戌衛侯晉卒十有一月

決日例也是月決不日例也何不言是日日重見也可月重見則不可嫌乎閏也干支則不嫌曷爲決日不日重日也不決月不月例之而已月輕也以重輕爲詳畧敎人以易知傳之萬世而無所疑不然古人往矣古事遠矣焉用知其事之在何日

而筆之

三月葬衛宣公桓公十有三年

卒日葬月謂之正乎非正也篡不書葬晉之篡前定也不可以爲正矣宋子陳子背殯出會皆以在喪之稱稱之必諱桓公穆公之葬則齊桓晉文有罪焉彼猶有人子之心終身痛焉必并去襄公共公之葬因其自責而責之背殯不可固如此衛侯朔何如乎如恒人矣則葬宣公如恒辭矣獨無父兄師保乎童昏也不可敎訓不知話言以至此極也其終不遠矣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桓公十有五年）
危不得葬也
癸巳葬蔡桓侯（桓公十有七年）
渴葬也哀不足禮能有餘乎蔡桓侯非齊孝公比
也以獻舞薄於爲人後之誼矣稱之曰桓侯奪其
臣子之辭雖有賢季於蔡奚補桓侯不知忠臣之
分授不肖以位薄其身危其國矣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僖公三十有二年）
春秋所予二伯而已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莊公二十有一年）
絕之而又見入焉鄭伯突也衛侯朔也皆不容於
誅朔不葬突何以葬功以除突之罪也突之功奈
何定王室也惠王辟子頹之難居於溫鄭伯誅子
頹而王室定罪固可得而除矣然則何以不言王
出入以鄭伯虢叔克左右王室不廢先王之命若
畿內之官君子雖無競乎尙猶有親臣也故爲尊
者諱也（此節在上一節前）
世子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桓公九年）
誓於天子曰世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
誓則以皮帛繼子男禮也父老子代從政天子之
大夫仍叔之子也在曹則射姑諸侯世子也會同
則可攝朝則不可以攝射姑非攝曹伯使之非禮
也曹無大夫乎次國三卿當大國之下卿小聘可
也何亟亟於使其世子來朝乎好於我也好於我
者何人可無譏乎君使之非也子不幾諫亦非也
曹伯老矣不重其子世子親矣不念其君危國亂
家之道二百四十二年惟一曹世子則其成之曰
來朝何命之者於朝受之者於廟矣
母弟母兄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隱公七年）
齊終春秋志聘五盡於此乎曰否他以爲常事焉
而不書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何以書曰志聘也
志諸侯之聘於此焉始志諸侯之聘曷爲於此焉
始以志天子之聘於此焉始也諸侯來曰朝大夫
來曰聘諸侯之大夫來曰聘天子之大夫來亦曰
聘若是班乎故辨之云爾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諸
侯之大夫來咸視此天王使凡伯來聘天子之大
夫來咸視此云爾春秋愼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
辨等於齊而絕倫於晉不可不察天下之大教也

孰往大夫如齊也曷爲不言大夫如齊不言公如
京師則不言大夫如齊以爲常事焉爾公羊子曰
母弟稱弟母兄稱兄傳曰母親至而尊不至敎親
親也庶子爲侯必尊君母而親其母不以親親害
尊尊亦不以尊尊害親親是用內和而家理一人
有子三人緩帶人情之至也有子曰禮之用和爲
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桓公十有四年

穀梁子曰來盟前定也則曷不盟于曹矣不欲曹
人與乎此盟也爲私焉鄭伯使其弟親者也莊公
之子多矣惟母弟之爲戚私之中又有私焉明神
其聽乎甚於要盟之不蠲矣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桓公十有七年

何以字賢也何賢乎蔡季其出以義其歸以仁不
求爲後義也終兄弟之恩仁也以取貴乎春秋

春秋正辭卷七終

春秋正辭卷八　莊氏學　味經齋遺書六

外辭第六

楚有四稱自本逮末無過曰子犯中國甚與中國並
以至下者本之惡其僭名也人之在僖之篇齊桓同
好內王貢也子之自成之身晉景不正楚討陳也襄
昭往焉外之奈何夫子適焉謂諸夏何言曰夷狄之
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楚子軫知大道矣楚一徐州
之戎魯侯有膺王命曰征馴之則寧伯述是職惟在
率服別生分類有虞盛德彼實近我職思其外莊僖
以後葉蔽流汰追戎濟西錄功在大戎二狄逼并冀
侵茲兗豫白狄在雍宣策初著別之以赤患其交互
赤狄殲矣白狄來矣交剛大原并之侅矣鮮虞所踞
恒山之旁武衛不奮失其紀綱經世之志率彼樆唐
狄三召平淮夷宣王征徐我之所職狠戾如茲國之
人之徐固桀也及其子之徐竟滅也楚之稱子豈非
旁也徐四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吳越印我實曰上邦
伐郯之寇行父懼亡范燮致伐底寧東方倏而會吳
謀之不臧究於黃池居圉卒荒吳五越能通名於越
不能楚虔主盟挈而稱人靦然人面蠡也去之旬踐
不良聖人距之越六秦以伯見初非狄也遂聘之交

俄一斥也任好不卒乃卒嚳也善及子孫三良殉也儕諸白狄桓無信也卒而不名匿嫡名也秦七振鷩爲客卽於東夷貶之者三志在扶微夏禮本矣禹德遠矣杞八子之稱爵己速父之從楚己果從楚人之伐許國之小人無朋蠻貊不行鄭九陰敗王師生居父爵晉之爲狄久矣因其甚而後加之傷之也辭人之君受人之臣委陳蔡而不恤恣荀范而不遏平公沒而晉益無君焉則不得有大夫焉國之也者無君無大夫之辭也書曰楚子伐徐晉伐鮮虞哀哉晉乎猶在瀕死之囟人下乎晉十不逆詐不億不信來則名侵則人志其初之來以本之可以覺末州伯何事矣東夷十一三八可責皆不善也有指矣小國十二舒爲荆耦邑別則散衆散爲弱淮之衛中國者楚實制之矣聖人遠慮父母之國以邱墓之在曲阜也羣舒十三淮夷以楚虔書楚子長諸侯賤乃如斯見其賊而誅之淮夷十四周疆有戎區以別之或則邑焉或則姓焉實逼處此晉之咎也遂以媚晉又何求也曼氏子爵嘉赤名若是乎詳之以當楚子晉人而晉楚伏其罪不以外而忽之重人之死哀族之亡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矣而非馳騖乎兼容并包也山戎北戎識遠畧也諸戎十五敗不言獲不語怪力書狄畧之書日詳之爲天下記異也長狄十六

楚

楚人伐鄭僖公元年楚人侵鄭僖公二年楚人伐鄭僖公三年

楚何以稱人入僖之篇始人之也其稱人曷爲始於此論齊桓之功也四夷病中國莫楚若近也不自以爲天子臣桓公爲召陵之盟復職貢於周室焉來盟以定約束舉其臣之名且氏之列爲諸侯以承天子故於僖之篇始人之也君子以桓之與楚不踰節矣自時厥後雖犯中國不敢叛天子于是乎楚恒稱人然不言楚子也春秋于病中國甚者辨其等也嚴而王制正無缺矣

冬楚人伐黃僖公十有一年夏楚人滅黃僖公十有二年

滅不書伐以無救書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僖公十有五年

夷狄相敗何以書中國救之則亦中國也曷爲國徐而人楚楚入僖之篇始稱人也君子美桓公之功而嫌其服楚爲已僅旹于稱楚人乎見之徐始見則稱人今也國舉之辭若中國敗夷狄者然貶之也曷爲貶人敗而役于楚也貶之使不若楚則

役于楚見矣徐不役楚楚不能亡徐徐不職楚楚且不能敗徐而敗焉而役焉徐之罪也則何以書徐近我者也魯實州之伯其叛服也我有慶讓焉不能率徐失舊職矣徐今茲役于楚則且爲楚而伐莒則楚且侵我而潰莒莒彌近我者也安危關我盛衰不能衛莒彌失職矣自僖而徐爲楚役及昭而徐且爲吳役吳與楚爭徐而吳卒滅徐于是乎我事楚且降而事吳事吳而吳且伐我楚侵我諱吳伐我則不諱據哀以錄乎僖諸侯次匡大夫救徐桓公之烈到於今受其賜不虛也然則爲州伯者宜奈何力能衛徐使不爲楚役則文王之法也雖伐徐以正之也可

冬楚人伐隨（僖公二十年）

隨者何微國也迫于楚不列於中國之會盟若此者于春秋皆不書何言乎楚人伐隨錄隨也隨去楚而從中國以見伐故錄之云爾其言伐何隨不量力也則其錄之何隨小國也小國恥受命于大國則盍師文王矣聖人所以歷七十二君之廷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僖公二十有五年）

楚稱子何其故爵也襃之與進之與曰非也杞貶而後子楚伉而後子烏乎襃向州舉之今有爵則曰非進之何夔滅而子楚強而亦子烏乎進然則州舉之而復稱爵何曰州舉之者著其本聖人之所貶也子云者著其分也不得過是之辭也不得過是之辭者以其僭王與曰雖侯伯不得而假焉

秋楚人圍江（文公三年）秋楚人滅江（文公四年）

滅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圍迫矣以僅救書也

楚子使椒來聘（文公九年）

春秋憂後世後世習其讀而詢其繫此楚子也向

楚世子商臣也何若是乎其有君有大夫秦伯使術來聘賢穆公也吳子使札來聘賢季子也楚子使椒來聘若是乎其同辭也其同辭也美惡不嫌也春秋之爲美惡者不嫌至是止矣嫌則教之信異辭而後信不嫌則教之疑同辭而後疑楚子使椒來聘君子憂其不疑也魯之人不疑斯受之後之人不疑曰胡不受之則是秦穆楚君而季子楚使也童昏且知其不可夫受之之不可至如此非同辭莫能使疑莫能使疑則莫能使覺憂其已乎辭受取予義之大閑也賢士潔其身賢君潔其國

善人至則榮之不肖入則恥之賓主之辭非所以接商臣也無父無君周公所膺況儼然承其玉帛而廟受之牢禮委積膳獻饔食賓賜皆以中國之禮籍禮之商臣之不討非魯罪商臣之聘而不辭魯之君臣烏得以無罪楚雖强其主負不義于天下名其爲賊則無辭以用其衆也自城濮以來楚未能得志于中國權固不足以休戚我矣且邾莒之人以通楚使執小國且猶不受而況大國乎蜀之役襄昭之往昉于受椒之聘而後至于是也然則魯君臣宜奈何閉關而絕楚使焉可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文公十年

楚無大夫志殺其大夫不氏以犯中國志也楚有大夫志殺其大夫以氏以謐刑志也終不譏楚之專殺大夫者外楚也宜申不犯中國殺何以書以宜申之殺爲不可不志也宜申楚之微也商臣弒父與君而君于楚以商臣爲君則宜無大夫者也宜申何以得大夫于春秋以是爲楚之大夫而非商臣之大夫也宜申躬受再生之德于其故君志于讐商臣而謀討之其義固可以大夫于春秋矣然而商臣覺而殺之不克討賊而爲賊所誅不志則疑于成商臣之誅志之而後見其成宜申之討曰北面事之于茲十年矣復可以討乎曰可齊商人書其君罪齊人也楚虔書其君罪楚人也弒君者終爲賊而不可以爲君矣矧若商臣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躬爲大逆乎其道以刑餘罪人爲皆得而殺之彼北面而事之十年亦刑餘罪人之比爾胡爲其不可以討且宜申而令尹司馬也則討不可以待終日宜申非令尹司馬也則謀可以俟之十年十年謀之不得以齊人楚人論又不得以爲故君賊新君比惟商臣之子則不可以殺商臣爾故君者在廟在廟則可以行于廟中之子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諸侯絕則名楚子商臣何以不名商臣之絕于茲十年矣得一絕焉爾絕者不復屬其稱楚子何弒而代之者皆稱爵不稱爵則無以知其代之也何事知其代之也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後世日毀聖人而疑天道然則何事知其代之也曰所以明天道而達王事也王者天之繼也王不討罪天誅加焉而人不知猶之乎不誅爾天誅不若王誅之爲明也天下不可以一日無王者此之謂天道

善人無祿不善人無誅而善以日勸不善以日戒終不遷其辭易其志天者人之性也人不可以不知天此之謂王事夫不使人知其代之以不利沮天下之惡也不利果不足以沮天下之惡雖以死懼之而民不畏然則亂臣必誅賊子必誅治之末也非春秋之所貴春秋即天下之人之心而明示以不義即天下之人之心而衆著之以義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以不義賂之天下而途之人莫之從也爲人子者冠以著代昏授之室必將敬且哀焉莫敢以爲利苟以爲利則弑之端也春秋使人知其代之者使天下後世之人知大惡之端恒于斯而絕之早也蔡侯何以無貶以爵楚子則不人蔡侯也削諸侯而獨著蔡侯不待貶絕而惡見矣諸侯何以不書春秋之外楚也會盂則先宋而爵圍宋則主諸侯而人未嘗爵楚而又先之也厥貉爵楚且先楚則不可不奪其諸侯之辭也然則何以見其有諸侯春秋外次不書必有關于天下之故而後書楚外之外也雖有關于天下之故不書楚之次不書而書次非次也會也會之而言次微之也然則何以削諸侯而獨著蔡侯蔡驟畔中國而堅于親楚新城之盟不至甲午之卒不赴以蔡爲楚之徒也其爲楚之徒奈何春秋有世子弑君楚商臣蔡般相望于八十四年之策書若接跡然實斯侯之孫且曾孫也乃其曾祖王父與商臣比肩而立矣夫楚之爲楚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蔡實親而習焉久而不知與之化矣禍卒見于固與般之世而蔡人安之若不知亦與之化矣則商臣之孽中於蔡深也弟子習春秋之讀而約其修辭之法般之書弑既書蔡侯者三先之者惟楚子商臣之書弑既書楚子者三儷之者惟蔡侯已詩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爲人之祖若父莫不欲其子孫之仁且孝欲其子孫之仁且孝必以中國之法爲其家法蔡惟楚是親則惟楚是師于是乎其家果與楚同禍而親楚猶若楚親之猶若俄而殺之國滅矣削諸侯而獨著蔡侯以爲天下諸侯之國未嘗有如蔡者也

春楚子伐麇文公十有一年

麇者何近楚之微國也自我言之遠國也自楚言之其屬國也若此者于春秋皆不書楚子伐麇何

以書麇子逃厥貉之會者也逃厥貉之會者可以合之於中國矣以此爲夷狄伐中國志之云爾楚何以稱子見麇子之以楚子逃也大矣哉麇猶知以楚子逃乎

戎

春公會戎于潛隱公二年

淮夷賓禹貢徐州之域徐戎之云魯公所征茲戎無所繫在徐不疑焉伐凡伯矣侵曹矣此皆戎也周公魯公之世吾與戎未有會也役之而已公會戎於潛何以書謹侯度也抑之詩曰夙興夜寐洒

掃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建牧立監天子之守臣也善者率服之其次戒之逷之公之惇德何若允元何若邦有任人難之何若車馬之政弓矢戎兵之器百官總己以聽冢卿踰期年矣撥亂之志有可觀乎否乎否而爲會恃外危可而爲會動悔亦危危之云者欲公修魯公之法而謹諸侯之度也實逼處此度外置之治內治外之謂何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於唐

僖之篇盟乃有楚哀之篇盟卒不及吳會戎矣隱復背盟戎何病之也病其不終歲而再與接也易曰見惡人无咎見之而亟於邾與宋焉得无咎則何以不諱其與之盟居有近遠交有新故患有小大差以別之制御之道在其中矣修政如文王則事昆夷爲仁人之保天下盟又何病君不舉旣廢之小雅而復行之六月采芑不爲無病矣況與之盟乎凡伯之伐在隱之篇大邦維屏之謂何曰以謹之病之也及內及外也不使戎爲志乎此盟也則豈不以其來接於我而許之乎邾乎宿乎將滕

薛乎而許其接於我乎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隱公七年

重王命以重王使伐國之罪猶且降等焉故大之也春秋有不可書則辟之此何以書執驕此戎者我與有責焉耳矣于楚丘罪其地之主人以歸罪凡伯辱天王之命也王室之從政者固若此乎不與夷狄之執中國豈與執天子之使哉非愈乎執也執亦不言執也王風是以諷于役閔矣東方之侯有一人起而問此戎者乎

公及戎盟于唐桓公二年

誣彼戎人猶以是爲修先君之好乎既成宋亂無所還忌詩曰小大近喪人尙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況戎之邇我者乎唐也會不易其地得毋有動其心者

冬公至自唐

公至自此始越之盟稷之會不致也獨致唐之盟豈其以飲至致者危之也桓會皆月既莫不危之矣迨唐而後致果其危之則如愛之者然非愛也公所欲爲無不從志舍爵策勳必于宗廟明神弗獨伊可畏也十有八年好會他無致者兵行惟致伐鄭危其出不危其復出則不可容於天下復則不可容於魯國可畏哉先君之祥禫時也

狄

狄滅温温子奔衛 見天子辭

徐

楚人敗徐于婁林 見前

秦

晉人秦人圍鄭 僖公三十年

此晉侯秦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匿怨也鄭無禮于晉前與之同於王庭矣今而圍之是匿怨也且是師也以治始以亂終其與幾何君子以爲是晉人秦人圍鄭而已

秦人入鄀 文公五年

鄀者何微國也自我言之遠國也若此者于春秋皆不書何言乎秦人入鄀以秦人之好兵爲見乎此故謹而志之春秋之法苦民尙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尙痛之況殺民乎民者春秋之所甚愛也兵者春秋之所甚痛也舍用兵則君無所令臣無所職民無所習春秋之所甚惡也于秦楚吳越見之矣春秋詳楚要吳越而微見秦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志秦也罕矣自入滑以來六歲而志兵者七焉何其詳也可謂亟矣然而秦之爲志于好兵未見也則以爲晉實使然今玆入鄀胡爲乎亦晉人之以乎向也入滑胡爲乎亦晉人之以乎秦人好用兵而先其端于天下于入鄀然後見之也君子刪詩以知天下之風而察其自諸侯之民其近兵而習之未有如秦者也于穆公康公之交而無衣之篇作則其志入鄀之時也春秋表微夫滑也鄀也非秦所以通道于東諸侯者乎苟有桓文之君則知所以示權于中國矣而況王者兼國二十開地

千里皆于是乎見之而猶未止也遠矣哉

小國

郳人牟人葛人來朝 桓公十有五年

郳曰郳儀父今曰郳人不貴郳而賤牟與葛也牟葛宜不若郳人矣皆稱人則均焉賤之也則何以曰朝附庸國曰朝矣

正辭卷八　十南

春秋正辭卷八終

春秋正辭卷九　莊氏學　味經齋遺書六

禁暴辭第七

亡國之跡存數可爲悼懼厲王大壞靡國不泯宣王中興勞來還定慣之將亡傷天下之無王春秋制義以繼王迹覆宗絕祀以爲書滅先內自克治齊爲桀桓公之初不滅其鄰荆楚殘虐大半不録據近以書猶濫策牘吳復踵焉幾及上國嗚呼有哀國步斯頻宗盟相食痛絕衛文美異芊庶盡釋舊謝曲沃兼翼狠戾無親焦霍韓楊又奚足云衆暴偪陽聖心不臧懲弱犯寡曷謂安疆狄戎哀之剝在冠裳夔庸識之況近我邦定哀之閒小國卒亡滅爲善繼憾賤伯陽亂姓曰滅悲乎鄫人貶在吳下賤其敗倫滅國一紀侯大去小人不加君子州公不復不能效死粱實魚爛土功一端孰非自取不仁甚焉國亡二不知其所以失因其來而著之曷謂之朝待之以初失地三遷取王封倍畔當誅剝滅國邪不可不察稱師暴也稱人賤也遷國邑四自非二伯則曰盜兵日入惡重曰君若臣鄭尚有憾吳不比人先伐起之責主怨咨怠其閒修道人以獲齊賊不誅獨表入郭楚討則予貪乃畧諸封陳遐師淮當控扶入國邑五圍必恃衆甚

正辭卷九　十

且久師圍邑邑殘國國國糜圍小暴矣圍大勞矣伐
國闞邑忿且驕矣闈國邑六王者受命命歸侵邑是
曰經畧封彊以帖牟婁疾始長葛伏法伐國取邑七
力屈曰降威加曰降之造謀如紀終盡降鄣四十餘
年齊惡已詳奚待季世乃譏姜亡七病三艾不畜不
得自以爲彊此可心惻降國邑八爭逆德也兵爭之
末戰兵之末一跌不振更事知之其事好還譏古覺
焉聖人之心不寧惟是仁而已矣仁爲讓本以仁去
利讓爲禮本以讓去爭禮爲國本以禮去兵苟不務
仁不能去利去兵無益亡之道也姑毋言去兵姑敎

以不戰療不仁之甚爲不仁之瘳春秋志戰錄內從
外曰盍姑無首惡必以日識之曰一日惡成沒世不
贖北棄秦晉南絕吳楚冠帶之倫廢文任武卒乎天
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春秋樂道堯舜之道糜
爛其民而戰之不可同世立錄之將何說論語不云
乎放於利而行多怨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善人爲
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此非告以不善變而之善之道乎不仁不讓爭利害
則必戰爭是非則亦必戰爲惡不同同歸於亂及其
大迷並有爭心天之與人誣曰交勝胡不相畏不畏

乎天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斯嗜殺人者亡
敗矣譏克敵者言戰宁曰敗也不曰戰也不敵也彼
相敗也常不書而要吳與越也敗十詐戰則書愈於
戎者有幾然猶不言取彼戰也畧言敗不曰著詐戰
則目詳重畧輕義之別也詐戰十一覆師甚於詐戰
彼以禽獸擬人而取之實以自陷於禽獸則不忍目
其目也聖人之辭信如此哉然而不創以人道哀之
也覆師十二齊有還詩可以知微諸夏之君輕死爲
勇未有如齊侯者也前則商人後則莊公抽劍斷鞅
詎昔然矣襄十三春秋有不忍書亂男女之別其殃

如鄶逆父子之倫其殃如蔡則不忍不書也用之者
有常無赦無所容於天下用人十四般非侯因虔以
侯般必名并虔以名因其殺人而殺逆之罪著居罪
不若虔之甚戎曼子不名異之於般則般實禽也不
死社稷哀哉沈子以歸者公孫姓殺之者蔡之君其
曷以終焉專殺諸侯十五邢亡國也諱之曰遷善齊
桓也衛新國也偪而又遷惡晉文也許頻四遷靡不
備書因楚以國楚之善也蔡惟一遷身弑國亡吳之
惡也以吳子戰使蔡首惡也國遷十六存亡繼絕古
今通義許叔紀季字以善之蔡侯陳侯爵以成之取

須句未盡善也歸邾子喜改過也善未盡書復取以見前之可善能改過目歸之以而告之以其過復國存祀十七

滅國

夏齊人殲于遂 莊公十七年

王法殺人者死志乎殺則重以智計殺人則彌重遂人饗齊戍醉而殺之殺之重者也而以齊人自殲爲文義遂之人而以爲無罪也齊之君不得討死者子孫不得讐讎人有明法焉王者還遂人而定其居雖然上無天子遂之餘民靡孑遺矣皆爲遂之社稷宗廟死也以齊人自殲爲文彊遂人之義而立之也何謂彊遂人之義而立之國之存亡猶人之死生也齊人滅遂以遂人爲齊人盡齊人也則遂之名亡矣聖人正以王者之法諸侯擅滅國則誅于齊桓公以功覆過爲之諱滅項其未有功滅譚遂仍誅文不諱雖曰齊之滅之終不可以爲齊之有之地從主人一邑且然公羊子曰若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也夫必有齊人之實乃命以齊人之名苟有遂人之實則不可被以齊人之名必命以遂人之名矣春秋別之曰齊人自遂人言之也其死者實齊人其致之死者實遂人遂人以饗殺齊人至于盡齊之君臣因以爲遂人復之且以爲既承服於齊之齊人而謀殺人以盡之正其獄之名告於諸侯君子作春秋以自殲爲文若曰死者自取乎罪齊侯自殺其民也夫齊人王嘉師也齊桓前有擅滅國之罪後有殄民之罪齊臣之主其役者有陷君于大惡之罪約其文曰齊人殲于遂而遂人之名立矣名立則義立義立而遂人皆殺人而義者也死者之子孫不得讐也王者誅滅遂之忘齊人以謝遂人誅殄民之君若臣以謝齊人不學春秋蒙首惡之名不可解陷死罪之名不可掩故曰禮義之大宗也所以禁於未然之前也義德容德一以貫之矣

夏滅項 僖公十七年

桓公之事以滅項終乎爲桓公諱滅項則滅項惡矣滅譚遂不諱而諱滅項則桓公善矣凡諱必皆誅絕之罪也以功覆過王者有八議焉凡議也貶也春秋樂道堯舜之道察其所議堯舜之道存焉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聖人之志也

殺陳孔奐 昭公八年

何以不言大夫大夫國體也君死國亡則何大夫之有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正也殺陳孔奐滥死之也何以目小人使殺君子不予死也可親而不可刼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以死爲有愧乎斯言矣然則何言乎殺陳孔奐滅者亡國之善辭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以孔奐爲圖國忘死者教則愧以孔奐爲忘君事讐者戒則優見陳之國亡而存者尚有人也先王之善建保貞于不拔焉已矣

國亡

冬州公如曹　桓公五年

州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諸侯入爲三公以國繫官內曰采外曰國一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未如曹也去其國之辭也言如曹以本其意曷爲本其意其意蓋先有所臧否焉

春正月寔來　桓公六年

適我爲寄公不復其國也寔不如曹而適我故曰寔來爲寔國也曹小國也託身焉爾何暇論主人之臧否乎哀之不責也是三公也夫安得名之

失地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桓公七年

失地之君也天子之三公不名穀伯鄧侯則名辨等也名之見失地也不見取其國之人遠國也能朝乎雖不能亦必曰朝諸夏之君也其曰朝何我有以禮之矣公羊子曰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穀梁子曰猶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州公何以不言朝天子之三公也言來則可言來朝則不可以爲化我公羊氏失其傳也夫孰知州公化我乃所以賢於穀伯鄧侯乎試思之何遠之有

入國邑

夏五月莒人入向　隱公二年

入國大惡也莒我東偏之國也向我南偏之微國也秉州伯之教爲天子奮武衞莒人入向我不克柔遠能邇見矣莒有夷俗曷不以國目之春秋之道宏矣夫不以近於我乎向亦卒亡而不書也書取之莒以見之

秋衞師入郕　隱公五年

入爲寇之重者也稱師重之也書時畧輕月詳之日則彌詳之傷害之淺深具矣受兵者無譏乎郕小國也衞大國也暴小寡之罪大則致寇之罪薄

矣郕之爲國宗盟也且我之同州也衛旣暴蔑之
我必搞繪之是以志諸春秋鴻鴈所爲作也小雅
非其人必有以易之春秋何獨不然

秋宋人衛人入鄭 隱公十年

戕敗人者適以自戕而自敗逾時已反乎爾矣不
日且不月酷未甚也人之賤之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稱人賤之也日入虐甚矣郕微國也六年之中一
殘於衛再虐於齊鄭聖人猶幸我之不與焉鄭無
欲於郕以是爲齊志也入鄭伐戴則先宋伐宋入
郕則先齊釋怨鳩民之話焉在目暈帥師餘則皆
畧而人之必斥鄭伯內且不爲公諱詐戰覆師斯
獲罪於天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隱公十有一年

鄭與許偪幾於不並立曷言乎公及齊侯鄭伯入
許償取郜取防之德於鄭者公之志也兵莫憯於
志鄭其力孚其實者次之日入許之社稷殆不血
食矣

秦人入郜 見[illegible]辭

伐國取邑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隱公四年

春秋之始曷爲先治取邑聖人爲政內修七教外
有三至期月已可三年有成則凡二百一十國以
爲州悉明於天子之禁焉曾州伯也莒州屬位有
鄙栞心入向不忌伐杞取牟婁不忌我可以自省
而強於政治否乎於茲四年鄰國不知有方伯存
焉以正天子之封疆而遏亂畧哉疾始取邑彼介
疾而不知懼且以爲固然從而效之王迹熄矣嘉
客數矣其何知疾哉春秋不志內之取邑於杞諱
之也

冬宋人取長葛 隱公六年

公羊子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何言乎取
邑之久宋虐用其民陵暴人之邑踰年而卒逞其
欲宋之將是師者服上刑而其君爲大不仁矣鄭
不恤守死之臣若民莫之扞而棄之亦不得以無
罪且長葛之效死於邑法所宜錄其不得已而服
於宋者法所不當罪是以言乎取邑之久也王制
備矣

圍國邑

宋人伐鄭圍長葛 隱公五年

伐國不言圍邑惡鈞者從一斷之圍長葛則何以書將言取邑先言圍邑也曷爲先言圍邑而後言取邑一役而期歲也曾莫之救恤乎主人安在矣

晉人秦人圍鄭 見外辭

戰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桓公十有三年

孰爲是戰紀先鄭齊先宋先者爲之也不地孰主我也非紀乎兵加于紀而我救之則義也義何以不地以其不地知其伐我也我爲主則紀何以爲

是戰齊紀深讐也宋鄭之怨微不挾紀齊不怒我有紀然後成乎戰然則四國何以伐我我黨鄭而隙宋是役也以宋鄭召兵以齊紀成戰輕用民死爲人而已曰會奪內之爲主而從外也衛何以侯以衛朔爲不子矣大夫惡之國人賤之芄蘭所爲作也其詩曰能不我知是之不知而何知乎以衛朔爲不子矣古之爲師也必誓致民志也上輕用其民而民亦弗能死敗績云者自敗也則誅其民乎唯王者實能誅之而無所用誅王道發則不可勝誅而誅廢誅而不解變乃起矣戰稱侯稱公稱人敗則皆稱師重師也傷其長國家而輕害所重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 成公二年

何用見其佚獲與以臣敵君又驕臣而抑君乎曰絕齊侯所以誅郤克也郤克逞志于諸侯而不誅則晉其狄矣若猶未之狄也則不可以不奉王法是故與晉爲善者不可以不誅郤克則何以絕齊侯著郤克之罪而後誅之且使齊侯奉王法也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身可辱也君與國爲體不可辱也是故奔而歸者皆絕之執而歸者皆絕之獲而

歸者皆絕之不能其家人不能其國人王法之所廢也不廢則謂之僭重不免於罪輕亦無解于不肖不肖不可以治賢王法之所黜也不黜則謂之闇不能治其國而至於戰不能治其軍而致於敗在國曰侯在軍曰將天子命之而守臣之節也不死其節辱王命廢且有罪不廢則謂之縱僭也闇也縱也非所以式序諸侯也春秋謹王法千乘之國不重于王法天子改立齊君而頃公終身不入齊國諸侯之國安而三軍之心壹矣

覆師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隱公十年秋

是遷戮也實速禍矣戴微國也蔡人胡為乎於斯爭尋常以盡其民為人牧者類如是乎人之賤之也曷言乎伐取之覆而盡之也稱鄭伯服上刑者匪他人鄭伯也

用人

鄫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僖公十有九年

邾何以稱人貶用人猶待貶乎不必誅乎必誅也必誅者個人之據晉人執虞公鄫子何以不名國亡則名據蔡世子有國不亡則不名何以不名告喪者辭也順其辭以詔復讐之義其子若臣不可使鄫一日姑存於天下宋人主是盟則宋人實使之而蔽罪於邾宋人因邾人實造殺人之意而後使之且邾非鄫邑豈曰受宋令而殺之哉然則鄫子無惡乎兵敗國亡身奔走咸不得謂之無惡也信乎無惡則隱之而不書曰春秋有不忍書用人所不忍也而書之則將有所大不忍者乎著有夷狄行者必及其身而人道必始于別男女也所不忍者一人所大不忍者天下萬世之人

國遷

十有一月衛遷于帝邱僖公三十有一年

齊桓之救衛衛文之治國所以錄之詩也曹之卒章衛天下之無伯故重耳已不足錄矣況其下乎

復國存祀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昭公十有三年

侯之則不名名者失地之君也蔡侯陳侯未嘗以侯接於諸侯於是始侯也則謂之失地之君何曰先王之所侯也其侯無絕非楚之所能滅也雖滅之適以自納于誅其國未嘗不存其子孫未嘗不侯非楚之所能滅則非楚之所能侯也汝以楚為制陳蔡存亡之命乎君子脩春秋曰楚曷嘗復陳蔡哉陳蔡之人自復也以棄疾言則虔為君以陳蔡言則虔君父之讐也陳人蔡人不可一日為楚人此一役也凡楚人無能解于弒君之罪而凡陳人蔡人皆殺人而義者也楚焉得人陳蔡之人而不國其國不君其君哉國未嘗不存子孫未嘗不侯先王之命而實陳蔡之人之義也獲其義矣豈曰為名左傳陳蔡欲為名二君在楚不謂之失地之君而何國未嘗不存子孫未嘗不侯則歸而後告焉可也歸者順辭也噫棄疾之無信也鄭不反其犨櫟

而陳蔡復其國君子以自復之辭斷之不信者不得盡其辭矣

許叔入於許桓公十有五年　此節在上一節前

入者何簒辭也其曰許叔非簒辭也復國也復國則何以書入難也何難乎爾無王命與曰可復而復復而後請命以列於諸侯存亡國繼絶世此順之實也陳蔡復歸不待王命春秋無奪辭天下歸仁焉又何奪乎許叔然則何難乎爾曰許不爲許于茲十有五年矣入而後爲許也許叔入而後爲許者五廟僅存而社稷已不血食也陳蔡言滅則

書歸以爲非楚所能滅也入許不言滅矣則書曰許叔入於許莫宜於許叔是以褒之詠鄭伯之專取王封而告許之臣若子致役于社稷夙輿夜處以求復之十五年毋可一日忘之而今日終其志也故難之也

春秋正辭卷九終

春秋正辭卷十　莊氏學　

誅亂辭第八

毀則爲賊辭必閲實被之空言曷謂天罰晉有良史書法不隱宋不告賊斷獄彌謹鄉乃黨賊賊乃據國稱國甚惡何問小大世子非人何殊内外賤窮諸盜闒醜其刑敢以疾赴諸侯讐瞑驅騑執政趙盾比也楚虔蔡般名同棄也復見起問書葬哀世察獄所歸享其利也未相君臣通一例也以亂治亂禁不許也力能討之功必錄也討而縱賊罪其所由畏而奉之并罪諸侯奔而受焉謂之掩賊非賊之徒則不言出

及其大夫惟取一節匪以爲賢其死可䘏自外曰戕舉國讐之並列於會庶人尤之史不書賊其罪殺之聖人作經以治有司弑一國不可以無受無受則謂之簒父命尊矣臣子一例君命其臣皆謂之子繼子如繼君君命在是子自外如在國君以國爲體繼體則皆爲之後是故無父命曰簒無君命曰簒不爲之後曰簒昆弟爭國曰簒因賊臣曰簒殺君之子曰簒雖討賊亦曰簒討賊正而大夫專立之曰簒出奔而復入曰簒皆大故也苟無故焉不類見天子乃微見之因事則見之宋桓曾僖僅得免焉簒云二天子廢之

奔不即罪誅絕三出而歸者絕之於其國而不誅也盜國然後誅諸侯出入四罪不請命順者不納納者不順善其弗克曰衛世子婉而不絕不順之實亦無隱焉納子五論敎可不蚤乎不推恩之禍如此乎鍼如二君未若段甚秦伯有母不犯王禁逐世子母弟六父者子之天順命孰若此子乎君父也非有誅絕也不可解之惡成處心積慮倉卒之變同一實也待其終而後異之殺世子七屢殺君世子是謂國無主墓門作諷初亡以此殺君世子八大夫國體內曰專殺外曰濫刑辭同事異以事見之殺大夫九放頗近古稱國其亂小稱人其亂大放大夫十鄭賦清人則不言奔有賢不安曹宋無君齊目崔氏世卿亂本意諸表官死位自泯出不再入亂在出也出而更歸歸有指也逃軍不出責軍乃出輕重白矣會不少須出入已速恃晉之力遂不碌碌奔固可恕何不自悍讐國不適戎首接跡大夫奔十一不志出者嘉其歸矣曹無赤者則大夫也既出既歸必有自焉苟非大國莫或致焉國所不容納甚戾焉大夫歸十二初謹在邑繼乃在國速以日計久且歲計衆莫如辰易[illegible]如鍼志在求食書名乃章會則爲諱善由子臧通濫之義衛宜有地叛人十三攻難之士賊之曰盜厚養死士此幾先兆陳遂以亡是謂諸侯之孽莫之傳者微言固不識也盜十四

弒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隱公四年春二月

曷爲不稱公子絕也子程子曰古者公族死刑則無服況弒君乎故絕之也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見則其絕之何正大法也春秋據亂而作弒君之獄始于此斥州吁書賊辭也以國氏當國也目其君完名之曰首惡以正其本是謂王者治諸侯之法於異邦則其辭顯于邦賊則其辭隱不忍以首惡歸之君更謂臣子之義亂臣賊子不待貶絕而罪惡見春秋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苟罪惡不見必有辭以誅之自宋人弒其君杵臼始矣

宋公陳侯蔡侯衛人伐鄭四年夏

首惡在衛則其先宋何誅賊黨也誅之則其稱爵何正其名以惡之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不稱公子因其可誅而誅之翬國賊也而黨賊故曰可誅師衆稱師此其稱帥師何志專兵也再舉

四國再伐也宋乞師不書蔽罪于翬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於濮

公羊子曰稱人者何討賊之辭也當國者賊在外則地於濮非譏衛人之失賊予陳人之得賊也子之討則不日執之不以石碏主之人得討之之辭也必告諸天子乎周有常刑命之久矣其月何詳之也詳之何也正乎討也

二年 春王正月伐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桓公

不當國督曷爲以國氏春秋之始大夫微也微則奚自以弑君與夷失君道矣君臣位相絶則不言及春秋以君及大夫者三尙其從君死也公羊子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孔父前死君不忍稱其名故字之王者之成法封其子以附庸繫月於王而不闕以見之春秋責賢者備孔父仇牧荀息克以一節應先王之法春秋不責之以備也治政安君他日論也春秋曷爲尙此三人亂不自斯人出斯人一心於所事前定者終不變孔父荀息也猝然不驚不顧其身仇牧也若左氏所傳則孔父危其身以及其君而春秋誣矣褒罪聖人者傳左邱氏者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大罪則絶其曰公侯伯何義不爲公諱而公爲志焉則無爲貶諸侯也其不日及著同惡也春秋誅亂賊明白未有如此辭者也自州吁伏罪以迄於茲內則桓也外則督也不誅而享之矣君子於內必志而晦於外則懲惡而已矣督之亂獄不可同于衆罪之辭著其始以律其後書曰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顯其誅也他皆比類以從事謂之士之八成在九刑不忘

夏四月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納于大廟 見內辭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莊公八年

諸兒戕魯侯抗王命鳥獸之行惡加于萬民罪乃應誅絶焉其目無知以弑何無知居臣子之節可以義去不可以利處況敢以利奪乎是賊而已矣不稱公孫絶也

春齊人殺無知 莊公九年

執殺之雍廩殺之雍廩以報其虐其以討賊之辭予之何不逆詐廢正法也不地在內也不月畧之

也畧之何也以爲未足乎討也未足乎討而亟予之人得討之之義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此書弒矣義不爲隱日葬惡內也賊討可以葬國讐則我不可以會葬其日謹之也此書弒矣而何隱之有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莊公十有二年

不稱族絕也及仇牧何以書公羊子曰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賊不復見萬何以書出奔惡受賊也宋卒討之不書蔽罪于陳也然則何以不書葬以不書討故不書葬畧輕以明重也以宋之臣子功不足乎揚而亦不逮乎絕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僖公九年

不月不正也公羊子曰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弒未踰年之君也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僖公十年

國人不子則國人亦不君也其稱君何里克之君也里克中立以成其謀及荀息何以書公羊子曰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不日不正也息輔不正信非所信則其稱及何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克始不去族大夫強也弒君而衆安之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夏

公羊子曰里克弒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殺之矣其曰惠公之大夫何奚齊卓子之弒也夷吾有利心焉安受其實而詭其名是與于亂賊之甚者也目其大夫歸獄于夷吾也奚子卓子以孽代宗夷吾以王命立乎其位則

歸獄焉何也巳忘其君父以千乘爲利因賊臣而立焉雖有王命是亦篡也篡有所見則不書入以全王命也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僖公十有一年

鄭父名也里克之黨也稱其大夫何惠公之大夫也賊討何以不書葬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故不書葬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文公元年

楚無大夫言世子何盡其親也不言其父言其君盡其尊也盡其尊親之辭以誅亂賊也楚卒未志

其志顯何世子弑君不可以楚不志也其日何盡其辭也（本何休及陳氏後傳）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文公十有四年秋九月）

穀梁子曰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其以重言之何也弑而代之也稱公子公子强也不日未成君也未成君而目其君故不日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文公十有五年）

諸侯何以不序貶曷爲貶欲討齊而不能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文公十有六年）

稱人以弑舉衆之辭則罪曷在曰在嗣君在正卿罪有在則曷不書其主不以賊告也不以賊告非稱人則不知其罪之在也曷爲不書及蕩意諸徒死也其以爲徒死何也受賊言矣苟息何以書及弑一君復立一君權盡力竭而後斃非束手者也是以及荀息也夫亦非賢之也大國何以不日君知禍而不克避也

諸侯會于扈（文公十有七年）

諸侯何以不序貶曷爲貶不能討賊也黨賊則序不能討則不序序以爲誅不序以爲貶代宋者大夫也則曷爲貶諸侯不以權與大夫也貶諸侯而罪其父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文公十有八年）

賊不復見稱其君商人何罪齊人而惡諸侯也弑不稱盜罪商人也其日商人之罪則見矣不嫌也

莒弑其君庶其（文公十有八年）

稱國以弑何微國也此世子弑君也曷不稱世子非世子也曷不盡其尊親之辭庶子不得體君也不書賊則罪曷在曰此大變也不得盡其尊親之辭則不盡其辭微之也狄之也目莒僕而不稱其

父則是國人僕也稱國以弑則可國人僕則不可故微之也狄之也必求其罪之在有司之法也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治有司者也法有窮春秋之道則不窮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宣公二年）

傳曰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其君盾曰不然史狐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君子修春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故書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第一八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8版 正内

不討賊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見孝子之至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宣公四年

謀弑君者公子宋也以歸生爲首惡何也宋有無君之心於歸生乎謀先將而誅焉歸生之職也不誅而聽焉則賊由歸生而已矣本胡氏陳氏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宣公六年

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免盾之罪辭與曰非也不復見辭與親弑者同討賊之義隱矣非晉大夫侵伐未有書名者書衛孫免何見晉趙盾則不得人衛孫免也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宣公十年五月

徵舒不強也曷爲不去族著其族也或曰是亦其君有罪焉曰何必陳靈公凡弑君皆然許世子止不嘗藥累及許君舉大惡之人而加之其君之上惡之也曰春秋誅亂賊亦非其君父乎曰康誥曰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固司寇所詰也春秋天子之事也罪其君父所以正本也故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

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皆討難矣靈公不得爲無罪也著其族著靈公所由弑也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宣公十有一年

外會不書晉侯會狄何以書病晉也其病晉何也病不討賊也病晉則其稱晉侯何稱晉侯以會狄所以病晉侯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中國有亂獄天子不能誅諸侯不能正而楚人能之故予之也此入而殺也則先書殺陳夏徵舒何不以入陳累討賊也其月何以是爲討之正也

春葬陳靈公宣公十有二年

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此不月何僅可以葬也討此賊者非臣子也則不能之甚也公羊子曰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成公十有八年正月

稱國以弑則罪曷在曰在正卿罪有在則曷不書其主不以賊赴也曷不稱人而稱國不舉衆也以

異于杵日也其日何詳之也周不書入義不絜乎
入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襄公七年冬十有二月
鄵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
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公子騑弒之曷爲不
言弒以疾赴也以疾赴則曷爲遂言之爲中國諱
也舉大惡之人而加之其君之上惡之也宋公佐
卒于曲棘不著其事此未見諸侯其日如會何致
其志也隱之也取卒之名而加之如會之上見以
如會卒也以如會卒則曷爲爲之諱不使夷狄之

氏加乎中國之君也以疾赴則從史也非諱也其
曰諱何也辭繁而不殺非徒從者也著其事而後
卒之故曰爲中國諱也諱則如賊不可知何曰不
諱則如所不能知何始之書賊也去其族去其族
而後有不去其族不去其族而後有稱人有稱人
而後有稱國有稱國而後有書卒因其赴而爲之
諱也而後有不承其赴而爲之諱者稱世子畫其
尊親之辭也書閽書盜賤乎賤者也有司之法不
失賊而已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治有司者也然則
有司安所詰與安受其實則在嗣君志不討賊則

在正卿主其名受其賊則在主者史不書賊則其
在史官如是而已矣史有司也春秋治有司者也
以史法議春秋是以臣之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而
禁其辭也
夏葬鄭僖公 襄公八年
其不月不能乎塟也公羊子曰賊未討何以書塟
爲中國諱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于夷儀 襄公二十有五年

此諸侯伐齊也不書不与伐也曷爲不与伐齊崔
杼弒君諸侯伐齊是討賊也修怨而伐君弒而舍
書伐則疑于討賊故不与伐也諸侯盟于扈不序
不能乎討也此何以序非不討而已則何以無貶
大夫恒稱人則貶諸侯大夫貶而後稱人則不可
以人諸侯也正名而已矣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與盟曷爲不見齊不使齊得同乎此盟也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襄公二十有六年
公子瑕不成君此成剽之君何重甯喜之弒也剽

第一七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8　版反內

不正其日何也剽以辛卯弒衎以甲午復其日見以弒復也衎復正則其以重言之何剽爲宗廟社稷主殖也喜也北面而臣事之臣剽而貳衎奉衎以辭剽之爲君書曰弒其君言罪之在喜也

晉人執衛甯喜

執大夫有罪則不書其執執者不宜執也此有罪何以不宜執不宜其罪執之也不以罪甯喜晉人乃不免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 襄公二十有七年夏

此復正也曷爲以弒君之獄歸焉喜爲衎而弒也衎剽之君也剽非衎之君則歸獄焉何也以王法絕之也衎由林父出出十二年而衛民莫之思諸侯莫之納由不仁也卒以入者弒君也君子以是爲匹夫也不以弒君之罪罪喜者歸獄于衎也然則剽無惡與曰舉大惡之人而加之其君之上惡之也叛林父人趙武向戌而剽之獄具矣

冬齊慶封來奔 襄公二十有八年

此受賊也曰言之何微內惡也受人之賊則以微言之何慶封之爲齊大夫也久矣可以言來聘則可以言來奔景公之大夫也而不討其罪逐之也

閽弒吳子餘祭 襄公二十有九年夏五月

不日略之也公羊子曰閽門者也不稱名姓當不得齊于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襄公三十年

不日何也不盡其辭也既盡其尊親之辭矣不日何也夷狄則盡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以罔而異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公羊子曰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胡氏以爲徧刺天下之諸侯也天下諸侯至是而無以討賊措其心者矣不書葬無臣子也無臣子而書葬天下諸侯皆無臣子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會未有言其所爲者其言宋災故何言故非其故也宋共姬葬蔡景公亦葬宋災則爲之變世子弒君則無變至是而天下諸侯無以討賊措其心者言故非其故也惡之也大夫不名貶曷爲貶大夫

權在大夫也以天下諸侯爲皆無臣子也丙大夫
不書大惡諱也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襄公三十有一年
此庶子弒其君也則舉衆言之何不得盡其尊親
之辭則展輿如國人也君子以爲不可其曰人何
見展輿之有徒衆也
秋莒展輿出奔吳昭公元年
此踰年矣不稱莒子賊也何用見其賊也不奔去
疾而奔展輿蔽罪于吳也知其賊則何以不書賊
庶子也不得盡其尊親之辭寧不盡其辭也莒僕

不言來奔未成乎受賊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此楚人弒其君也何以書卒爲中國諱也楚圍弒
君則曷爲爲中國諱圍反中國會則弒其君立乎
位則舉中國往會之我又朝焉弒君之賊未有如
虔者也會天下大故公行國之大事不可以莫之
志也虔主中國會不可以莫之諱也諱麇之弒存
中國也然則何用見其弒也慶封也般也虔也春
秋辭一也見虔之爲賊也辭從主人則麇不成乎
也卒何以書成麇之子書麇之卒見以故卒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君弒雖不書弒非與乎故則不書其奔此何以書
已不繫君之存亡有間位之心焉无所容而出罪
之也辭不殆于賊乎賊不以爲類君子曰類也
執齊慶封殺之昭公四年
殺有罪則不言執此言執殺之何不予討也諸侯
在是而辭主乎楚子何也雖諸侯不予討也殺乎
賊也殺齊慶封何以書慶封之賤而書不貴楚虔
而賤齊慶封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昭公十有一年

般名虔何以名般之賊已著虔之賊未著一施之
然後著非以其誘中國與日非也雖不以誘不利
其國虔固不得討也般之名棄之也虔亦名并棄
之也杞用夷禮則夷之會般也而中國之與春秋
之討賊也正名而已矣我無加損焉名窮於不可
正加一辭焉而弒君之賊無所容於天下萬世故
曰法可窮春秋之義則不窮其日何謹之也其地
何謹之也以別於討賊之辭也
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公羊子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

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不立則其曰世子何般可絕蔡不可絕嫌絕蔡故不去世子世子者與祖爲體然則得有蔡乎曰卒有蔡者其子也存蔡故曰世子般絕則子不得而有蔡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昭公十有三年）

穀梁子曰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弒不言歸言歸比不弒也比見以比之歸弒也比因人亂而爲之主故加弒焉于乾谿令行於乾谿矣虔立則比出

比反則虔弒比未始以臣事虔也其以君比何比有利心焉出則不聞正虔之罪也反則有間于虔之位也因亂臣以自立是亦虔之亂臣也不日畧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不稱人以殺不予討也比何以稱公子不成爲君也不去公子罪棄疾也曷不并削之著以公子爭也非免比之罪辭與曰比立乎位矣非虛加之也又何以免焉

冬十月葬蔡靈公

般也生死無所容于天地則何以書葬曰葬生者事也般也誅廬不可以有蔡廬也有蔡則孫不可以不葬其祖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不容于禮不詢于衆廬于是有蔡于是葬靈公絕靈公者不得不絕廬書靈公之葬明廬之不得有蔡也然則成之爲蔡侯而曰歸何也中國不能存蔡蔡復存舍廬則莫主蔡是蔡絕也蔡不可絕故過而予之也春秋有過辭乎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春秋之過虞帝之過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昭公十有九年）

其日何盡其辭也中國不盡其辭則何以日止不弒也以異於蔡般也止出奔不書不使同於親弒者也

冬葬許悼公

公羊子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爲不成于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弒焉譏子道之不盡也然則爲止宜奈何左氏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然則何以書葬免止之罪辭與曰非也不書葬辭與宜弒者同嘗藥之義隱矣止不嘗藥累及許君非虛加之也則何

以免焉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昭公二十有七年）

其曰吳夷也不日以異於晉也

薛弑其君比（定公十有三年冬）

其曰薛微國也薛無大夫也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哀公四年）

何以稱盜非大夫也賤非有徒衆也卒起而蔡侯弑焉不終日而討之公孫也則盜而已矣以至賤而加之蔡侯蔡侯不戒也討之不書賤盜也其曰何異蔡于吳異君于臣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君弑非與乎故則不書其奔辰書奔與乎故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此討賊也何以稱大夫不予討也曷爲不予不均也辰也出而姓也霍也死故曰不均不言及不以姓及霍也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何以書葬刑雖不均罪有所歸矣不使蔡爲無臣子也

齊陳乞弑其君荼（哀公六年）

此陽生殺之曷爲加弑于陳乞荼陳乞之君也陽生正荼不正陳乞以景之亂命而君之卒召陽生荼其不死乎殺荼者乞也陽生受其位而獄不歸焉何也曰陳乞欲亂齊而有之陽生寄也蔽罪于陳乞而亂臣之情得矣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哀公十年）

此齊人弑君也何以書卒爲內諱惡也曷不諱伐而諱弑齊因伐而弑也以蠻夷伐鄰國鄰之君以弑聞師不變賊不獲徐卒事乃反是戕之也諱弑內大惡諱也喪終事之大也隱衛侯速善晉士匄伐人之喪惡之大也內大惡諱不諱而又著之諱有大于伐人之喪者也見陽生之以伐弑也然則如齊人何曰罪有所歸固無諱也罪無所歸治晉人乃所以治齊人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書侵何以伐喪微之也此非恒喪也曷爲如恒辭然鞅叛人也不足乎責也則侵齊已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何以書卒伐事也譏師之不變也微外曰侵甚內曰伐而陽生之弑見矣

葬齊悼公
不日慢葬也何以書著人之在殯而侵伐不變也
著者著則諱者白矣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於鄫 宣公十有八年
自外曰戕不稱君自外也不稱盜大夫也何以書
罪邾人也于鄫以鄫爲無臣子也鄫未有書卒者
人戕其君不可以鄫不志也
篡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隱公四年
納入立皆篡也公羊子之義允哉允哉討賊莫善
於衛人晉之爲篡也有二義焉桓公有子不當廢
且不請於天子而人自立之也董子曰春秋於其
嫌得者見不得莫疑於晉之立矣晉且不得春秋
諸侯其能解免於篡者希矣雖然安寧無事亦畧
之而已故曰不勝譏則譏其重者未明者著之已
明者去之人事雖博所不存也
蔡人殺陳佗 桓公六年秋八月
陳佗者何陳君也何以知其爲陳君也春秋兩下
相殺不書雖異國猶不書也以其書之知其爲陳
君也然則曷爲不言戕陳侯賊也其賊奈何殺世
子免而代之也蔡人於是殺佗以立躍其稱蔡人
何討賊之辭也佗之賊何以不見于殺乎見之也
曷爲于殺乎見之免之殺不書也何以不書公子
之重視大夫世子之重視君免之爲世子則未知
其誓于天子與未誓于天子與以其不書知其未
誓也然則佗何以見賊于春秋免宜爲君者也未
誓則何以宜爲君適庶長幼命于天也君臣上下
命於王也陳侯鮑不早成其子國本危王命慢天
倫廢國亂而再赴以二日卒之見鮑之不能正其
終也佗賊也鮑失君父之道矣于免無譏焉不書
隱之也躍爲志乎得國篡何以不書佗重而躍減
也于不葬見之矣佗賊而躍忍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 桓公十有一年
納立入皆篡也曷不言突之入于其出奔也名之
見其篡矣何以不書入挈乎祭仲也罪祭仲也則
何以不言祭仲立之非仲所欲立也罪宋人也則
何以不言納突不求立仲不聽宋宋人焉能納之
哉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斷三罪之鈞也
字其臣名其君乎祭仲天子之命大夫也突不繫
鄭不成爲君之辭也突歸而後仲君之突弱而仲

弱見矣宋稱人執大夫之恒辭也不待貶絶而惡見矣

鄭忽出奔衛

春秋撥亂君出皆不日出君必大惡而後以其人加之天子治諸侯之義也鄭忽當國也不稱爵既葬稱子也而不稱子左邱氏曰公侯曰子公羊子曰春秋伯子男一也忽以出奔而後絶非既絶而後奔故曰辭無所貶天子治諸侯彼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而不降之在畎畝乎不待貶矣

誅絶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桓公十有六年

天子黜朔立黔牟此諸侯同姓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之正也告諸天子天子易之孟子論燕可伐矣曾謂大夫而可以專廢置其君乎何言乎出奔齊罪齊人也

君出入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桓公十有五年

稱鄭伯君也稱名篡也曰出奔蔡不書其出之者大夫惡得而出其君乎諸侯之策非名也春秋以天子黜諸侯之法書之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何言乎鄭世子忽不成爲君之辭也本之曰世子言爲君者也忽宜王所接諸侯舊矣其如不能乎爲君何哉復歸之爲言絶也侯亦當絶又況世子諸侯奔走不保社稷王者違天道而建諸則不克以多方簡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再稱名絶也曰復歸其論輕曰入其論重櫟邑也曷爲與入國同辭國人之從鄭伯突者與忽分左右焉東方諸侯惟知鄭有突不知鄭有忽忽不成

乎爲君突成乎爲篡不待入于鄭而後加之矣則可以斷突之罪當誅矣已明者去之

納子

夏公伐齊納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莊公九年

先名之見納之爲篡辭也後繫以子見糾之宜立也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伐齊僖公十有八年

此納子昭于齊曷爲不言納言納者不成乎立也成乎立矣則不言納不言納則不爲篡與曰篡也桓不誓其子而以私屬之宋之君宋不請于王而

以力正之齊之衆衆立之國篡也衆弗立而假他國之君以立獨非篡乎篡則曷爲不言昭之入畧昭而責宋也宋自謂已可以成昭之爲君矣齊主乎爲是戰而使宋主之四國伐而宋以偏戰見宋襄之恃其力而力固不足以爲人之正也有敵之者矣曰昭之爲篡不可無嫡長且有君命焉爾乎曰爲人子利其父之死以有位則不可以爲子矣剟乃死父不收而稱兵以爭國者乎無嫡非子也何長之有且君之有命必與國政圖之告之宗廟社稷使一國之人戸知之然後成之爲君命未聞奄尹庖隸之人介宮闈階闥之側而可以稱君之命者雖君實親命之臣民之義不敢受以爲君命非其地故也非其人故也則無嫡之命焉在矣無嫡嬌君父之命委其死于牖戸而忍若不知則惡逆矣曷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曰賊之而不書其殺也刑餘之人無所比數親爲君之子與之且而求立焉則賊乎賊者也無嫡當誅則子昭宜立孰畧不見昭之篡也嗚呼宋襄公以力正諸侯不奉天子命而陷人於篡則齊之人義可以不受救之者不可以不書雖狄猶且書之見王命之義尊也

逐世子母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定公十有四年秋

春秋幾終而後一志者世子出奔也子無去父之義凡民愚不肖盡知之聖人皆削之矣衛世子蒯聵出奔宋何以書父子之變極矣又加之以輒不可以莫之志也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忍不即罪而去之以司寇之辟辟之誅不孝則已矣蒯聵誠已誅焉用志其出不惟不誅國人且立其子焉可以不志其出志其出聖人之誅蒯聵也且正輒之不宜立也輒不宜立而衛竟立輒則蒯聵之不誅竟不可誅輒誠安其臣民以事宗廟社稷而得君祖母之心則蒯聵殆無罪矣立輒之惡在大夫全父之孝在輒天下稱順焉子臧賢讓千乘之國而釋負芻當主之罪輒也有千乘之國而白蒯聵出奔之無罪賢於公子喜時矣而輒非人也立不爲父獨以爲已其心以爲父自得罪已自得國也子無拒父之事凡民愚不肖盡知之文而不慭曰以王父命辭父命也賢智尚猶惑之苟非聖人不能諭其子以道則輒之當誅亟焉輒誠已誅又焉用志冈戚不惟不誅且曰不以親親害尊尊焉可以

不志志圖成聖人之誅輙也且正蒯聵之不釋罪也王法盡矣然而曰非聖人不能諭其子以道將謂聖人則能喻其子以道乎書曰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而又可諭乎毋問其不喻也喻又可赦乎曰衛之君毋存赦蒯聵則赦矣且既立輙則既赦蒯聵矣易曰有子考无咎子之善可以洗考之不善輙能子矣蒯聵何俟于赦不幸熒惑者衆以利害刼輙邪說又作卒于終不可諭而吾夫子始去衛矣反魯作春秋具其獄以告萬世不得已也嗚呼自古大惡之成莫不確有可不成之幾而禮義必先刑辟必後于此乎決之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隱公元年

克乎殺乎殺也殺世子母弟目君稱鄭伯見克之爲殺之也非奔乎奔亦卒歸于死殺之不在手及之在其君之意而已矣然則何以不曰殺而曰克段非束手者也戰矣戰故曰克克故不曰戰段卒死何以不曰殺之于鄢不死于鄢不死于鄢則曷曰殺之于鄢以傷而死也以傷死則曷不殊其輕重君殺大夫之辭也殺世子母弟則何以必目君傷其天性也何異自殺其身矣一體之戚何至不可並生于天地豈必在忍人一端失所以致否不通逝逝不復還斷不復續是故遭人倫之變者必以舜爲法于天下後世而周公且曰有過也封君之採盡臣諸父昆弟稱鄭伯以君道責之其家不可教則民不法之王者復何賴于有諸侯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鄭俗流失自鄭伯始矣

殺君世子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莊公二十有二年春

公子不爲大夫則不書公子御寇何以書世子也何以不言世子不誓于天子也不誓于天子則公子而已矣殺世子母弟目君此其稱人以殺何非其君殺之以大夫專殺之也君殺之則必曰世子大夫殺之則曰公子何言乎兩下相殺言其殺君世子而安之也殺君世子者陳爲亟故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昭公八年

招何以稱弟招不爲陳侯之弟則不能以殺偃師陳侯以母弟私之授廢立之意焉招藉君弟之寵然後殺君嗣之重愛弟而親之是也而私之而賊

之陳侯失君兄之道矣溺之卒如何辭正乎其弱植而爲寄生之君不可如何矣世子身之貳也人俄得殺之其因是以卒乎其不因是以卒乎國人孰爲正明目而辨之哉告其終之若正乃其終之莫知爲不正云爾溺且不免首惡之名然而加恒辭然罪不獨在其君父也是獄也兩下相殺乎曰非也正體而傳宗廟社稷之重世子也禮曰母弟官子咸有臣志世子之義卑伏于一人盡一國之人莫不致卑伏焉招不得兄事陳侯則不得以兄之子待偃師謂之兩下相殺烏乎可繫世子于陳則尊著矣不稱殺辟成尊之辭也稱世子而加之辭曰殺以偃師不能乎爲世子矣爲世子于今幾年而竟以見殺乎目陳侯罪陳侯之危其子以危宗廟社稷而亦恨偃師之危其身以危君父也君子以此正爲人君父爲人臣子者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何言乎大夫相殺陳無君也何言乎殺其大夫不寻討也曷爲不寻討招歸罪于過而殺之也然則何言爾言其自是而國滅也

殺大夫

鄭殺其大夫申侯 僖公七年

申侯者何鄭之大夫也申者何國也侯者何名也曷爲以申氏繫之申也曷爲繫之申考行者本諸鄉里鄭曷爲以羈爲卿齊桓以邑命之也伯可以命諸侯之大夫與曰請之天子則可不請之天子則不可申侯以名氏見以齊桓爲請之矣齊請而後命之鄭不請而專殺之以說于齊殺人以說于人以申侯爲無罪矣是以文公不書葬

陳殺其大夫洩冶 宣公九年

此大夫相殺也曷爲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行其君之意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身爲不義不足錄也以其君之意行不義爲君造其意以行不義不可不錄也以大夫之意歸之君見以大夫殺之不若以其君之殺之爲重矣曷爲重之爲洩冶重之也然則孰殺之公孫寧儀行父殺之于春秋何見見之於其納也納者内弗受也以陳之人爲不可受也與乎弒則言奔以見賊不與乎弒則不言奔以說無罪公孫寧儀行父不言奔則無罪其言納何奔之云者不可容于天下納之云者不可容于陳之四封之内也雖然周宫之法

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不欲使人知之嗚呼不謹于禮若陳靈公之君臣其罪狀固不可見于策矣且加以此罪罪則不比人數賤乎賤者也亦不足錄矣然則以何罪罪公孫寧儀行父以殺洩冶之罪罪之也其殺洩冶則衆著于市朝之地而非不可知非不可言春秋之防亂以微不以顯春秋之討罪以見不以隱且殺人不忌爲賊固皐陶所以必誅而不赦也弒君之獄斷殺大夫之獄不可以莫之斷全楚之討以正弒平國之誅不許楚之納以正殺洩冶之辟公孫寧儀行父之罪萬世卒不可得而除者以殺洩冶故也非聖人莫能脩之矣

衛殺其大夫孔達宣公十有四年

此晉人殺衛大夫也曷爲稱國以殺如恒辭然不予殺也盟主不可以命諸侯之大夫則不可以殺諸侯之大夫有天子存也然則何以見其非衛人殺之君殺大夫不言其所爲譏在專殺兩專殺者不出于其君則不可以不言其所爲言衛人救陳前此矣見孔達所爲殺也言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前此矣見孔達之爲晉人殺也殺無罪以說于人罪在衛使人殺無罪以說于人則罪在晉人而曰衛殺其大夫者以爲非晉之所得殺也故陳稱人而不名以孔達之不專于救陳也有君命矣達受其罪爾知其非衛人殺之也是以穆公不去葬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昭公二年

公孫黑鄭之亂人也誅之則亂止子產于是乎能定鄭矣曷爲以累上之辭言之能以定其國爲悅不能以弛其親爲已悲也弛其親君子所大不忍也雖措刑于天下終身以爲已之過不曰已不與古聖人同其時也子產之辭毋乃已忍乎幸能誅之以正國之刑書不復存吾親親之恩也雖然司寇將至則不致之司寇何謂無親親之恩法必自司寇出致刑于甸人誠有放之之心焉隱之也尸之加木焉則是以兄弟爲國人也不議自司寇則無法身質其辭則傷恩惜其有救世之才而愧於王者之道也公孫黑非大夫成之爲其大夫何君與國政知之而不禁且不更其書則大夫之矣以殺大夫累其上則不以大夫之累其上子晳之惡成矣非以矯君位而後成也終將誅之姑弗禁之

欲已亂于國者察之哉

宋人殺其大夫 文公七年

大夫相殺稱人何言乎大夫相殺言將自是弑君也何以不名衆也且非其罪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文公八年

大夫相殺稱人何言乎大夫相殺言將自是弑君也殺大夫未有稱其官者此其稱司馬何司馬主兵君之威也而人得殺之則刼弑之形成矣國刑不可以擅于貴臣國兵不可以聽于不肖言殺其大夫言殺其大夫司馬言將自是弑其君也然則何以不名非其罪也其以官稱非鮑之黨也因著宋之得稱官也宋王者之後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文公九年

大夫相殺稱人何言乎大夫相殺言將自是弑君也殺大夫曷爲或言及或不言及君殺大夫不言及不殊其尊卑之辭也大夫相殺然後言及殊其尊卑之辭也盜殺不殊大夫尊矣君殺不殊大夫卑矣同位然後差而次之見其兩下相殺云爾此皆繫時不繫月曷爲再稱晉人以殺見其以次殺之也以次殺之者非亂也法也以法殺之則其目大夫相殺何諸侯不得專殺請于天子大夫不得專殺聽于諸侯非弑逆大惡雖執政無敢自致辟焉非所辟而辟之故目大夫相殺也君者以刑德制其臣者也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于其臣矣是晉人也何言乎晉人何再言乎晉人言將自是弑其君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僖公三十年

衛侯之命未得行乎國也則稱國以殺其大夫何正元咺爲成公之大夫也天子可以絶鄭于衛元咺不可以絶成不爲君言其大夫正之爲其大夫也則曷不以討罪之辭言之咺當誅非成公所得誅且其所以誅者非所以誅也見殺之而後歸云爾及公子瑕卑者也殺之而後歸非卑者也當國矣不以當國之辭言之何鄭絶則瑕宜爲君者也宗廟社稷君其守也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天子絶鄭而不命衛有君天子失正矣而衛人安之不請命衛無臣矣位不可以無命立君不可以無衆因瑕見己之宜立而創之而不以當國之辭言之者見瑕之宜立也宜立而假一大夫以立則以

為未嘗立也未嘗立則卑且無罪而不諱其死何春秋為賢者諱賢非無罪之謂也瑕惡賢而諱之瑕宜為君以元咺及之何微其分而著其故也咺不臣於鄭宜不臣于瑕成公殺叔武而元咺殺瑕是以君子微其分而著其故人徒知千乘之為利則宜為君者危國無君而宜為君者益危讓且不危況其卽之乎子臧宜為君而能讓季札不宜為君而能讓其讓皆無迹焉自隱約以成讓不近名以成讓是以身安而人敬尊之至德之次也叔武宜為君能讓而殺公子瑕宜為君不能讓而亦殺

夫見人之宜為君而勸其卽之見人之宜為君而譏其不卽之吾以為未嘗學春秋矣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襄公二十有三年

稱國以殺君殺大夫之辭也君殺大夫不言及殺大夫言及非君殺大夫之辭也然則孰殺之國人殺之曷為不言國人殺之君命也此其為君命奈何陳侯在楚慶虎慶寅以陳叛距君之歸國人殺二子而歸君春秋之義用貴治賤君命行于臣臣承命而致之民曰君命也君命不行于其臣行于其民民承命而行誅于其臣曰君命也君命不行於其臣其民不聽其臣而誅之以承其君亦曰君命也凡君命之無不通也不言叛言叛則其民與有罪焉爾不稱人以殺稱人以殺則國無君之辭云爾不以逆命之臣汚無罪之民則德昭以順命之民治有罪之臣則威震王道之大者也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君實有臣而命不行焉則非獨其臣之罪也責其君所以全其為君焉爾

楚殺其大夫得臣 僖公二十有八年

楚無大夫何言乎殺其大夫得臣得臣志乎為戰也中國與夷狄不言戰苟言戰皆中國主之則志

乎戰者不見矣晉侯退舍楚子命無從晉師果于為城濮之戰者得臣也戰稱人殺稱名見楚人之為得臣也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則其日殺何不于死也楚之人猶夏之人也抗中國而戰則殺之為果中國戰而克則俘之以為功所以昭戎經也推奔者不誅其俘者盡致王罰焉而得臣者其戎首也聽其死者楚爾于王法則當殺王法行于中國不行于楚春秋稱中國大夫以禁專殺稱楚殺大夫以訖王誅辭同而事異則以事見之春秋之法也何不以氏楚無大夫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成公十六年

何言乎楚殺其大夫殺無罪也公子側之為無罪奈何君實不信而棄其好君實不武而敗其師君人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立于無過之地不問其有過而委之於臣也臣臣不諉過于下而況君乎大夫非無罪也罪不及死而殺之則以為無罪也然而公子側死之其曰殺何公子嬰齊為之也君執狐疑之心臣喪讒賊之口則以為其君殺之也楚殺其大夫曷為皆以殺無罪書王者以三典刑邦國侯甸男邦采衛獄無敢專殺行人達之以聽

于司寇期而斷大獄則歸于京師蠻夷鎮蕃欲讞者聽之不欲弗強然而父兄不幸幼孤為奴係累而號泣象胥傳命有濫刑之禁焉犯禁則有以治之所以奉天也楚蠻夷也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天子微中國不式命北則狄南則吳西則秦皆以狄道治其臣民其為濫刑也多矣春秋未有言其殺大夫者而專言乎楚正楚之殺大夫則皆正矣以夷狄之刑治中國則中國亂矣以中國之刑治夷狄則夷狄畔矣春秋不譏楚專殺者不以中國責楚也不志專殺而志濫刑以夷狄治楚也側何以氏公子楚有大夫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襄公二年

何言乎楚殺其大夫殺無罪也公子申非無罪也罪不及死而殺之則以為無罪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襄公四年

何言乎楚殺其大夫殺無罪也壬夫非無罪也罪不及死而殺之則以為無罪也七年之中殺三大夫以求諸侯者惟楚子審爾貴戚若此疏且賤者無所容而民無所措手足矣噫斯楚之所以敗于吳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襄公二十有二年

何言乎楚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殺一大夫亦志之乎追舒之罪薄矣不及死而殺之彼以為故而已矣志之以詔人君之自作故者

楚殺其大夫屈申 昭公五年

此楚子虔殺其大夫也則何言乎其殺無罪屈申無罪也以其疑殺之爾

楚殺其大夫成熊 昭公十有二年

此楚子虔殺其大夫何言乎殺無罪成熊無罪也以其疑殺之也刑人者與衆棄之不以一人之信

殺之也況以一人之疑殺之乎一人疑則殺之王者之大禁也不可以嗜殺如楚虔而莫之志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昭公二十有七年

此楚子軫殺其大夫也則何言乎其殺無罪見楚子居之殺無罪也曷爲不言殺乎居之世而言乎軫之世郤宛之殺居殺之也然則曷爲不言殺乎居之世重郤宛也其殺郤宛奈何郤宛楚之良大夫也費無極楚之讒人也楚子居好讒如親受無極言無不行是君生而存楚國衆指無極焉居卽世軫卽位已奮其詐謀殺郤宛如反手楚國莫不

盡焉郤宛之殺無極殺之也假居之餘罷而能以殺則以爲居之殺之也曰嘻讒臣旣迨易世矣其若探湯時也猶足以賊良臣而失人心焉若此當其世將如何矣然而居也存奔世子焉不志殺世子傳焉不志居也沒而殺郤宛焉則志重郤宛也郤宛之爲大夫也直而和國人悅之郤宛死國人謗誅無極以謝焉而不快楚人之重郤宛也賢于君世子而讒人殺之志讒人之善擇所重而後殺之也然則于楚子軫無譏乎曰譏何譏爾譏有讒而不誅也此未三年也先君甚愛之已殺之可乎曰不終日而去之孝子猶恐不及焉奚其待夫讒人之誅大法也有司之職也不得委乎在喪之子又奚其待不終日而去之孝子猶恐不及焉此楚子軫也讒巧敗其國焉而不誅醜厲危其身焉而又不誅未能乎爲君而又何言乎其殺無罪言爲人君父者不通于春秋之義貽後嗣以讒賊而詔臣子使知遭變之權也

大夫奔

鄭棄其師 閔公二年

春秋不治士庶人雖然戰而北守而降戍而潰戮

民也師潰而歸獨無罪乎曰致其師有罪則蔽罪于棄之者也蔽罪於棄之者則免師之罪辭也是謂王者之法曰汝受王嘉師惡一大夫而陷數千百人干犯師禁之罪汝罪當云何矣故曰鄭棄其師大惡也然則何以治其師曰鄭之君若臣必委罪于一二人而釋其衆矣春秋撥亂世必原人情赦小過錄鄭詩曰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以爲其潰則衆人所不言而同然也若之何而委罪于一二人乎苟求其罪之首則棄其師者是已春秋之法行天下無宄民而長衆者不敢布其逆令如是則

能以衆正胡爲不能治其師

宋司城來奔 文公八年

奔以官稱非鮑之黨也

大夫歸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見外辭

叛人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襄公二十有六年

孰叛叛衛侯衎也衎未復則其以叛言之何正君臣之辭也衎爲社稷宗廟主林父北面而臣事之出衎而立剽立剽而辭衎之爲君林父志也書曰入于戚以叛正君臣之辭也罪林父也

春秋正辭卷十 終

春秋正辭卷十一

莊氏學　味經齋遺書六

傳疑辭弟九

至聖有作必傳疑然乃信傳闕不敢筆綴斷之謹耳闕不竟削乃日月之明也其闕皆義不義者不明則非闕文傳諸萬世傳疑辭一春秋列十二公之策書聖人據已所見錄祖之所逮聞曾史從赴告聖人從史文不從則削之不從則改之損之益之聖人制義不可易也從舊作述有司不敢主義惟聖人主之左丘明故曰非聖人誰能脩之從史文二

闕文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隱公二年

紀莒國也子爵也伯不知其國必存其爵闕文明矣密在莒魯之間要結好援紀因我而獲盟于莒我有持危國之志焉故志之逮桓莊而紀卒亡聖人之所哀矜也虛內事外雖勤奚益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春秋正辭卷十一 終

春秋舉例一卷

莊氏學

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公羊隱七年滕侯卒傳）

何休曰貴賤不嫌者通用號稱也若齊亦稱侯滕亦稱侯微者亦稱人貶亦稱人皆有起文竊謂若王子虎卒王子猛卒亦貴賤不嫌也何休曰若繼體君稱卽位繼弑君亦稱卽位皆有起文竊謂若秦伯使術來聘吳子使札來聘美也楚子使椒來聘惡也人皆知之故使同辭以起問者又若子般弑亦稱卒子野毀亦稱卒則以閔公不言卽位異之宜公亦言卽位昭公亦言卽位則子卒不日以異之春秋之文信如四時又若莊公二年王姬歸于齊齊襄也十一年王姬歸于齊齊桓也一無惡一有惡則以單伯逆王姬築王姬之館于外見之又以後之徒言歸也而見逆與築館之爲起文詳畧互相明以使不嫌也又若諸侯篡國亦書入天王入于成周亦書入傳曰不嫌亦其義也又若不能乎朝亦言來不與其朝亦言來則其人不嫌也又若我無君不稱使齊高子來盟是也宋司馬華孫來盟亦不稱使則其主不嫌也又若諸侯卒正書葬篡不明去葬嫌也篡明者書葬不嫌也篡已明而不書葬重于篡也篡不明而書葬因其事也齊景公之篡也以書齊慶封來奔見之宋文公之篡也以書諸侯會于扈見之齊惠公鄭襄公晉悼公皆不見篡徒以不書弑君之葬則知其不討賊矣篡亦見之矣衛宣公受國于討賊之後嫌于非篡則書立以明之晉成公以賊復見亦嫌于應受國則去葬以明之齊惠鄭襄晉悼齊景皆晉成公比也然與不篡者同辭而書葬以起問者明義法也又若殺大夫稱國稱名同辭矣乃如晉殺先穀衛殺孔達其事不同則孔達有起文以異之陳殺洩冶晉殺三郤其事不同則洩冶有起文以異之鄭殺申侯齊殺國佐鄭殺公子嘉其事亦不同皆無起文則去葬以明殺無罪書葬以明殺有罪亦異之又若晉殺三郤亦稱國晉殺胥童亦稱國則與君弑同月而先書以大異之又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痤則不書葬以明晉侯之志乎殺以異之

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公羊僖二十二年戰泓傳）

竊謂若救邢城邢再言齊師宋師又若侵曹伐衛再言晉侯又若首止無中事而復舉諸侯

一事而再見者先目而後凡也 公羊僖五年盟首戴傳

竊謂若葵丘先會後盟新城之役先伐後救溫之會先會後圍許

春秋見者不復見也 公羊哀三年桓僖宮災傳

何休曰作楚宮不書是也竊謂書盟邸不書城邸亦是也立武宮書者嫌于不毀也城費書者季首惡也

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

竊謂凡書外弑君殺君世子殺人之類是也

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 公羊昭元年會號傳

竊謂內弑君殺子諱不見則貶絕以見其與乎故也及凡言貶絕者皆是

擇其重者而譏焉 公羊莊四年狩禚傳

竊謂若諸侯不享覲不可勝譏則書公如齊於上書大夫如京師于下而月如齊以異之又若諸侯不奔喪會葬不可勝譏則書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日以異之書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不以日先後為叙以大異之

貶必于其重者 公羊僖元年夫人喪歸傳

竊謂若仲遂卒于垂卒而側公子叔孫得臣卒卒而去其日皆終事也無駭終其身不氏翬終隱之篇不稱公子以其見于經罕矣意如執而致致而後去族其重者不可得貶絕則因事而見之

譏始 疾始 公羊隱二年四年傳

竊謂若喪不三年不勝譏則自閔公始書吉禘于莊公妾母為夫人不勝譏則自成風始一以宗廟臨之而後貶 亦所謂于其重者 一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

王再不稱天以大異之

書之重辭之複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

竊謂美者因其行事而加王心焉之謂也若僖公之篇書一時不雨者三又若文公之篇歷時而不雨若是者三昭公之篇公如晉而復者五又若伯姬歸于宋書納幣書來媵書致女異于他女之歸者又若書許遷者四又若莊公之篇三書築臺又若定公之篇書齊衛次者三

春秋要指一卷　　莊氏學

春秋以辭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後世以聖心之極觀其辭必以聖人之心存之史不能究游夏不能主是故善說春秋者止諸至聖之法而已矣公羊子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無或執一辭以爲見聖無或放一辭而不至於聖推見至隱懷之爲難達之斯已難得其起問又得其應問則幾無難應而不本其所起見爲附也起而不達其所以應見爲惑也詩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春秋之辭其起人之問有如此也執一者不知問無權者不能應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亦可以求所應問而得之矣

春秋之辭文有不再襲事有不再見明之至也事若可類以類索其別文若可貫以貫異其條聖法已畢則人事雖博所不存也

春秋詳內畧外詳尊畧卑詳重畧輕詳近畧遠詳大畧小詳變畧常詳正畧否

春秋之義不可書則辟之不忍書則隱之不足書則去之不勝書則省之辭有據正則不當書者皆書其可書以見其所不可書辭有詭正而書者皆隱其所大不忍辭其所大不可而後目其所常不忍常不可也辭若可去可省而書者常人之所輕聖人之所重

春秋非記事之史不書多於書以所不書知所書以所書知所不書

春秋治亂必表其微所謂禮禁未然之前也凡所書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無空文

春秋書天人外內之事有主書以立教也然後多連而博貫之則王道備矣

春秋博列國之載因魯史以約文於所不審則義不可斷皆創之而不書書則斷之者斷則審之者故曰

春秋之信史也存闕文而不益實其所不削也不審其事則去之不審其文則存之傳之萬世而不可亂也

春秋之辭禮不備則雖有事焉而不書

春秋辭異則指異事異而辭同則以事見之事不見則文以起之嫌者使異不嫌使同

春秋歷數十年之事以一辭約之有歲記一事則不以他事雜之有歷歲記一事則不以小事亂之

春秋救本錄末有兼存之義有半見之文

春秋記事以義爲從則不以日先後叙

春秋之辭斷十二公之策而列之則十二公之行狀莫不著也辭有屢於一公之策書者有屢於一年之策書者有曠而不志者有曠而一志者不可不察也

春秋志天事必以尊嚴之辭承之志災異皆以前後事求之異不在大於事有明徵乃志之徵之不明則不存也人莫之省則不見也患其褻之也志分土近者詳遠者畧見經世之志然九州之域四裔之防具矣梁山沙麓皆河之記也河宗岱宗以三望著之星表北斗炎表大辰其他則凡之矣

春秋志天子之大夫上下列其等戚疏異其分父子之恩長幼之序靡不畢見以三公兼官惟志冢宰蘭諸侯之臣雖內大夫不稱其官官之志惟宋蘭

春秋志會盟有重章以見義有一書以斷義志會在列者不悉書志兵同役者不悉書以常所書知所偶書以偶所書知常所不書志聘有褒有譏有喜有戚有惡有抑有係乎其君有係乎其臣皆以前後事起之小國未有志聘者小國大夫常不書故也大國未有志朝者雖然嘗書齊侯來獻戎捷矣衛侯會葬鄭伯拜盟齊侯來逆共姬皆見於傳爵有稀樂賓祭用之二百四十二年大侯之來接於我者益有之矣春秋不書也齊晉楚書公如舍齊晉楚未有書公如者非無往也往不書也內大夫無如秦者如吳者非不往也往不書也舍牟邾大夫無如小國者大夫常不如小國也舍滕大夫無會葬小國之君者大夫常不會小國之君葬也以不書推所書故曰凡所書者有所表也舍宿男微國未有書卒者若須句若顓臾若任若牟皆宿之倫而無一書者可以知所書之必有指矣須句子來奔見於傳而春秋不書豈不見公哉然則邾子益來奔其有義乎其無義乎

春秋志卒葬聖人以送死為大事為人君父言之則所以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為臣子言之親喪固所自盡也而必盡之於禮然後為忠孝之至矣

春秋志城邑時不時悉書之矣然而有所不書者焉則非一義一法可以槩凡城之志也凡城之志皆譏也而所譏不同凡盟皆惡之而所惡不同凡兵皆不義而輕重各有主凡奔皆重其禍而邪正各有偶苟一義一法足以斷其凡則無可凡皆削而不書春秋非記事之史也所以約文而示義也是故有單辭有兩辭有複辭有衆辭衆辭可凡而不可凡也複辭可要而不可要也兩辭備矣可益而不可益也單辭明

矣可殊異而不可殊也故曰游夏不能贊一辭

春秋志亂獄必有辭以誅之未有或但已者也如有一人不正其罪則說不師古而失其傳也

春秋之辭於所尊則致其嚴於所親則致其愛於所哀則致其戚於所痛則致其重於所善則致其喜於所賢則致其美於所危則致其憂於所賤則致其辨於所惡則致其尤於所誅則致其法於所矜則致其疑莫不見乎辭微乎微乎不見其迹索而得之有憤焉有樂焉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其春秋之志乎

陳氏後傳曰稱人者討賊之辭苟能討雖微者予之異邦人書夷狄書皆予之也苟不能討則雖四國之大夫伐宋不書其人苟不討而疑于討則雖十二國之君伐齊不書伐竊謂苟與乎故則晉惠公之殺里克丕鄭父衛獻公之殺寗喜皆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大夫苟身爲大逆則楚子虔之殺蔡侯般殺齊慶封書誘書執因其討賊而文一施之苟不於其國雖殺之如南宮長萬公子慶父不書殺因不書楚不足予乎其討賊也苟於其在位而殺之以自爲如楚公子棄疾則比不去公子而棄疾以當上之辭言之苟成之爲君而又殺焉則且以弒書若齊人殺商人稱弒其君也苟釋首惡而殺其黨如公孫姓公孫霍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大夫惟純乎大義如衛人者得討賊之正矣于濮非譏衛人之失賊也予陳人之得賊也雖于義不純雍廩報其虐而不以爲出于私楚子入陳而不以爲肆其詐卽以蔡人之欲立其出寧正躍之爲篡而不奪蔡人之能討也嗚呼若衛人誠討賊之善者也然而立晉則且陷其君以篡焉立之爲言篡辭也所謂于其嫌得者見不得也雖不予討若宋人亦庶乎其善者也書宋萬出奔陳罪陳人之受

賊不罪宋人之失賊公子慶父亦然書奔莒罪莒人也不書殺因不書楚疑若加以不討賊之辭而宋桓魯僖皆無篡辭焉此不可不察亦惟二君不篡亦惟二君尚能出已爲先君討賊春秋不以宋魯爲無臣子也予之而辭有詳畧州吁月無知不月州吁地陳佗不地蔡人不若陳人之公齊人不若衛人之正不予而辭有善惡宋公魯侯能繼先君宋則以不書殺子游見其善我則以襃高子盟而著立僖公之美皆善辭也夫立僖公與立晉何異實與者齊桓存亡國之功實不與者大夫專廢置君之罪也若其文則皆

不與矣無王命焉爾宋先代之後立而後請之無傷也其與賊同志者皆著其與賊同惡也寧第不子哉虔也棄疾也賊也誅之而後已夷吾也公子元也篡也當廢衎也再入亦盜國也當廢蔡之執政有失賊之罪辰之奔不徒罪吳也姓霍之殺稱大夫見蔡人不能正辰之罪而聽之出也陳公子招賊也歸罪于過而殺之而不以當上之辭言之以衆殺大夫之辭言之者招之罪已明過之罪未明稱人以殺之然後明稱國以殺之猶不明也如以當上之辭言之則過疑于召伯毛伯無以知其爲招之徒矣然不去其大夫者不予陳人也且見其爲招之殺之也若公子比之罪已明矣而公子棄疾以當上之辭言之則不僅見其爲比之徒且見其實爲謀主而虔之賊矣非聖人誰能脩之

國不可以無受貴受命也無受則篡公羊子之義納入立皆篡也何休氏傳之矣允哉允哉君位姦之伺也是故春秋於生死授受之際盡其防焉衛人立晉首正之矣夫討賊莫善乎衛人然而晉之爲篡也有三義焉桓公有子不當廢也且不請于天子而人自立之也此義著春秋之諸侯其能解免于篡者希矣然而安寧無事亦畀之而已所謂不勝譏則譏其重者莫不善于不討賊而有其國則篡之重者也與聞乎故而即乎其位則弑君之賊而已矣殺其君之子而即之亦弑也先君以道終已不宜立而立乎其位雖無納入立之文皆篡也先君以道終已在外而入其國即其位不宜立固篡也宜立而不請于天子亦篡也有輕重焉爾雖大其弗克納而納者之不義必著焉不討賊而有其國若晉侯黑臀是也無納入立之文則不書葬以見之雖逆之于周宜若有天子之命然無辭以言其非篡不討賊故也討賊之義大矣

不討賊之罪重矣齊侯元不討商人之賊鄭伯堅不討夷之賊晉侯周不討州蒲之賊鄭伯嘉不討髡頑之賊齊侯杵臼不討光之賊皆視此矣與聞乎故而即于其位宋公鮑是也杵臼之賊非他人實鮑也殺其君之子而即之齊侯潘是也文不見乎春秋則不書葬以見之子叔姬爲昭公夫人魯不會其葬哉知聖人削之也先君以道終已不宜立而即乎其位雖無納入立之文篡也曹伯負芻是也書執以見其篡書歸自京師以見子臧宜立而能讓國則以曹伯爲宜歸也歸莫善于歸自京師矣先君以道終已不當

立而入其國即其位雖無納入立之文亦篡也晉侯
重耳是也不書入爲文公諱本惡也宜立而不請于
天子齊侯昭是也不書納不書入見其宜立也以宋
主戰而書救齊見宋襄公之陷入于篡也納而弗克
納者捷菑是也著晉人之非義而後大其能改之然
而不書晉趙盾不可書也諸侯不可以專廢置諸侯
大夫其可以專廢置諸侯乎大夫而專廢置諸侯而
又可以大其弗克納乎故遜之也先君不以道終國
無君已不宜立而入其國即其位則書入齊小白是
也宜立而不請于天子則書納公伐齊納糾是也子

其殺之則稱子見糾之宜立也然其爲篡則均焉以
爲是兄弟爭國而已矣能爲先君討賊已不宜立而
即之陳侯躍是也篡也則不書楚以見之春秋不以
躍利在得國而奪蔡人討賊之義亦不以蔡人既克
討賊而原陳侯躍之爲篡道如日月並行而不相悖
不能爲先君討賊已雖宜立而入其國即其位而遂
其賊則志乎得國而已莒去疾是也書入書自以莒
去疾爲無恩乎先君徒兄弟爭國而已篡也自齊齊
有罪焉爾以爲會不若蔡人之殺陳佗也然而去疾
不書奔不與聞乎故也非弑也篡也逐君之子而立

爲君突歸于鄭是也不書入于其出奔也則名之見
其爲篡也何以不書入挈乎祭仲也罪祭仲也何以
不書立非仲所欲立也罪宋人也何以不書納突不
求立仲不聽宋宋人烏能納之哉書曰宋人執鄭祭
仲突歸于鄭見一罪之釣也鄭忽不稱爵見其爲子
也而不稱子春秋伯子男一也忽以出奔而後絕非
既絕而後奔也故曰辭無所貶非無所貶也左氏曰
公傒曰子且將言世子則不可得先言子曷先不言
世子君在稱世子既葬則稱子曷終言世子言忽爲
君之微也宜爲君而自喪之逐一君立一君成乎爲

君者蔡侯東國是也篡也不書楚以見之一君出一
君立未成乎爲君然而宜立且有天子之命焉讓而
不即乎其位衛叔武是也書曰衛子以天子之命立
之也其不曰侯而曰子成其爲讓而賢之也不書其
殺爲賢者諱也先君以道終已在外國有君以已之
宜立因賊臣而入其國即其位弑其君齊陽生是也
書入不書弑見其宜立而不以不宜立者君之也然
而以篡言者遂父命也然而不書陽生弑者斷其罪
于陳乞也陳乞亂齊景公以乞爲能立其所愛而不
知乞能殺其所愛是故以荼爲乞之君也陽生以乞

爲能授我以國而不知其實盜我之國已實夫嘗有國也陽生烏能篡乞使之篡也其又可以乞之弑爲陽生之弑乎哉彼志乎記事者且曰陳乞不弑也陽生實殺安孺子先君以道終已在外國宜有君因國人送巳而求入焉卒亦不克納則雖不宜立而罪不在公子也逆之者罪也納之者罪也不受者無罪斷逆者之罪于先蔑而不罪趙盾始雖主乎逆之後實主乎不受之盾以反正自名焉然而盾之爲臣康公之爲君謀國不臧輕用民死以晉人爲主乎是戰敗秦而不言秦之敗見趙盾之殃晉民而已而專廢置

君之罪見矣晉實以詐覆秦師而不言取見秦康公之殃其民而已而納不宜納之罪亦見矣于公子雍無誅焉故不見秦之納也于先蔑有誅焉故見蔑之奔也晉人且不義先蔑而況君子之于趙盾乎

春秋要指終

讀春秋管見

〔清〕羅典撰

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一八毫米寬三二六毫米

疑園讀春秋管見卷之一

慎齋羅典嶽五氏定稿

男紹郝孫起賢綸校字

春秋

〔管見〕舊說云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春作秋成故云春秋按此說可從蓋孔子之作春秋者在獲麟以前當哀公在位之十四年及定公在位十五年之間其時距西狩獲麟或數年或十數年魯史並無其事孔子亦無所據以修之惟春秋之作成於獲麟故以獲麟終焉猶之魯史不自隱公始而春秋斷自隱公皆孔子所裁定亦不必更及獲麟以後之事也魯史有成書孔子因之筆削其謂以獲麟之春作及秋而成約計之當不過

此然有可以廣其說者據闕里志云孔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為素王此雖附孟子作証昔者孔子沒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本麟吐之玉書為詞也曾子為水精作形容語故稱江漢以濯不能入而增潤秋陽以暴不能爆之使乾皜皜者表素之象不可尚者明王之義則玉書之文信然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日於時為冬則其未生時之瑞應有麟吐玉書必非於其及月辰而始至也按青史之記曰古者胎教之法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比三月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不敢煎調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可知聖母之誕聖於冬十一月其前三月必謹胎教是正當其秋八月也而麟亦適至猶在聖母腹之七月之交因得出見於闕里驗玉書之文而異之復以繡紱繫麟之角伺其信宿乃去總不出於秋時以故孔子修魯史訖由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春迴溯襄公二十二年麟吐玉書於闕里之秋因名其書曰春秋夫春秋之名為麟紀終始所孔子之生卒亦即因之吾道窮矣之歎感於麟者至深且遠矣又玉書之文言系衰周而為素王平王之末周室既衰春秋起隱訖哀綜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明一王之大法孔子為素王春秋其素王之業也夫說者多泥指春秋為魯史之舊名今觀十二公之編次自春及夏自秋及冬雖無事之月皆詳列之乃不止稱魯史而復錯舉春秋二時以為之總目是又不如晉之乘楚之名檮杌猶有別義可尋也不為贅乎

隱公

元年

春王正月

〔管見〕春王二字平看正讀征亦與音政同義春首四時十二月以建寅之月為正古聖王裁成天地之道定為四時十二月以授人時而後王遵之頒於諸侯以及萬民亦以建寅之月為正也溯自伏羲作甲歷定四時黃帝命容成作蓋天及調歷顓頊氏作制歷以孟春為元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於天歷營室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帝為歷宗由唐虞及夏皆用顓頊歷原不得獨稱夏時夏時云者從殷周時指目前代取其近而可徵耳至殷之元祀首建丑之十二月周之元年首建子之十一月據歷志三正說子為天統丑為地統此其義矣但三統首天天包乎地商在周前胡以獨主建丑而取地統周之建子於冬至陽生及十二辰之始於子亦差合而其謂陽氣始於黃泉之下則仍未離乎地也似不得竟以子丑分屬天統地統至謂寅為人統則以萬物始達人得施功為詞人為天地所生含天地之化而專就人功以稱人統更覺未安其尤有所疑者綱目載成湯十有

八祀代夏三月商王踐天子位於亳定都建國號曰商改正朔是直謂商以三月為元祀之首月矣胡能及於十二月而建丑耶又載周武王十三年之明年春正月會諸侯伐商二月戰於牧野商師潰紂反走鹿臺自焚死王即位國號周改祀曰年以建子月為歲首是後謂周以二月改正朔而遂期於建子之十一月矣亦猶此理竊嘗揣商周建丑建子之意其所由不得已者大抵以商湯之代夏即天子位於十二月夏桀既亡不能以商之十二月仍繫於夏周武王之代殷即天子位於十一月殷紂既亡亦不能以周之十一月仍繫於殷故殷以十二月為元祀之首月為數之盡十一月而祀一終元祀以後如之周以十一月為元年之首月數之盡十月而年一終元年以後亦如之凡皆紀易姓受命之初示後世子孫以不忘耳或以為新天下之耳目亦得但元祀元年之首丑月子月謂之改元則可不得遂稱改正朔正朔者正月之朔也其可改乎不改正朔則不改時與月而夏時自在其中既一定而莫之易亦即並行而不相悖也觀商書伊訓稱元祀十有二月是殷未嘗以建丑為正月矣蔡傳辨之甚詳特其以元祀十有二月為殷之正朔不免與建寅之稱正月相混小有未審再徵之周書洪範篇洪範出自箕子其五紀一曰歲歲取太歲行一次也商之元祀為十二月歲將終而仍未更始故湯改稱祀祀取祭四時一周雖本於殷道貴神要以於歲未合不敢以歲為通稱耳箕子為殷臣於五紀必先正歲之名而不曰祀亦所以明湯之改歲曰祀實欲以存歲之正也歲有定名其於成歲之月日繫於星辰布諸曆數者豈有忝與更參以豳詩七月凡八章此周公追述公劉之治豳以陳王業也史載公劉遷豳當夏桀之二十二年想其復修后稷之業政行而治成皆在成湯代夏之後於時殷之元祀首十二月為已久而豳詩所傳時月未有與夏異者則殷之改元而不改正朔益信殷曰祀周改祀曰年年取年穀一熟周以農事開國誌所本也而其改元不改正朔與殷同可以禮記月令為証月令起孟春而訖

季冬月首皆舉昏旦之中星以測日躔所在其二分二至之月仲春昏弧中仲夏昏亢中仲秋昏牽牛中仲冬昏東壁中與虞書堯典所指鳥火虛昴不合以自唐虞至周歷千數百年其歲差之積固然則月令據周時之中星為準其為周書必矣蔡邕王肅以為周公所作極允周禮之六官亦周公所作大冢宰之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大司寇之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夫既明稱正月之吉而必加始和二字者即月令孟春之月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之謂也不得以十一月為始和詎得以十一月為正月哉孔子曰行夏之時特謂為邦之所首重者在此亦如堯典之命羲和舜典之在璿璣玉衡史臣之敘述為獨先耳非謂周不行夏之時而欲舍周以從夏也由此推之春秋之書春王正月一皆本於月令周官蓋月令之為令王之政也故春秋書王周官之書正月曰始和春之氣也故春秋書春王正月夫孰非孔子所謂吾從周耶又春秋之十二公各以元年紀在位之久近而皆起於正月者據封國之初定之不得因周初之有天下改元於十一月為例凡諸侯之封國必命於天子左氏言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月令云孟秋之月毋以封諸侯然則周之諸侯絕無有以十一月命之者故元年皆從正月不惟魯而已即可知春秋之始隱公其書元年春王正月皆魯史舊文非孔子特筆也乃自來說春秋者於春王正月四字多疑信相半或就本經生議則云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周人用仲冬狩田此以春正月書之即建子之月書春也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若夏正春正月則解凍矣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建寅之月則隕霜不為異而亦無菽矣然取而繹之並有可釋然者古以狩為田之通稱小雅車攻篇曰之子于苗於夏行之其前章亦曰駕言行狩猶之春曰蒐秋曰獮似乎分屬而春秋所書昭公八年秋蒐于紅定公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十四年秋大蒐于比蒲則秋獮與

及皆通謂之蒐可矣狩乃必屬冬耶且莊公三年冬公及齊侯狩于禚僖公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此與冬狩為適合若一泥於周改時月方謂春狩于郎為冬狩之正不將以冬狩于禚于河陽為非冬狩之正乎是泥而無所據也春秋書無氷者始於桓十四年春正月繼以成元年二月及襄二十八年春凡三見禮記月令言孟冬水始氷仲冬氷益壯季冬氷方盛命取氷以入此定候固然其或始而不氷氷而不壯雖壯亦不盛不可藏之以待用則謂之無氷但季冬日在北陸陰氣極脩凝寒迅發凍結遂堅亦無氷而有氷矣是知冬未及盡氷之有無未可知故無氷必入春而後得書桓十四年書正月謂無氷可納也凡藏氷有害既鑿氷以入於冬不加覆益以收寒氣及春乃啓封開以禦東風故豳詩曰三之日納于凌陰三之日為正月成元年又改書二月者謂無氷可開也豳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四之日為二月為仲春月令又稱是月也天子乃鮮羔開氷先薦寢廟二月無氷可開遂無

以薦寢廟烏得不書至襄二十八年則統書曰春正月二月皆無氷也正月無氷可納二月無氷可開以薦先分書以致詳從合書以通滯就三無氷而切按之又安有一不合於時不合於月而必宗周之改時月者定公元年書冬十月隕霜殺菽疑其非夏時者槪謂十月無菽殊不確魯頌閟宮篇云黍稷重穋稙稺菽麥亦有春種者詩於黍稷重穋之下先著稙稺字而後指言菽麥則是為秋種者漸加分別耳蓋菽類有豌豆以其苗柔弱宛宛得豌名又有蠶豆結莢頗似蠶形農書亦著其蠶時始熟並於名蠶之意通此皆以八九月下種與種秋麥因時故他穀至秋當刈此方稙他穀至秋已老此才稱也何得謂冬十月遂無菽乎且春秋之記災稱殺菽者亦包有麥在蓋菽生有莖麥生惟葉麥更弱於菽稱殺菽則殺麥不言可知亦應通者若春秋傳作於左氏正諸家所主以說春秋而謂周之必改時月者今按十二公年數求之其言亦不能無參差出入正須分別觀之如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傳加周

字為周正月此二百四十二年之總綱也至二年紀周鄭交質鄭伯因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以周正改時月定之則四月移於二月秋亦當入於夏矣二月何以得取麥夏何以得取禾耶四年秋翬帥師會宋陳蔡衛之師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於秋取禾亦不得以周秋之入夏者當之矣桓公五年秋大雩傳曰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則仍以夏時為斷龍為蒼龍星昏見於東方為建巳之四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因為百穀祈膏雨而有事於大雩故至秋為過時如謂周以十一月為正月則其秋自五月始也以五月為秋亦猶未逮於龍見而雩之定制又何以譏其不時為莊公二十九年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傳曰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戌者樹板幹而興作也水為定星一號營室營室居北方七宿之中北方屬水故營室以水稱其昏見於南方為十月傳以

周之冬十二月在冬十月則引水昏正而栽以証其得時其實周之元年前十一月則次月即為十二月仍與夏正之十二月無以異也魯以是月城諸及防直謂之不時亦宜僖公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其時晉再假道於虞圍虢上陽晉侯問師克之期於卜偃卜偃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龍尾者尾星屬東方蒼龍之宿日月所會為辰天策傅說星依龍尾之旁鶉火鳥星九月十月之交當晦朔之間也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故尾伏月行疾故旦而過策日猶在尾其旦見之中星則鶉火也至時虢果滅彼童謠何所從來而明達如神乃爾左氏奇其驗而載之又欲與前春王周正月之言相比附故既斷以九月十月之交其旦為十月朔而復更之曰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夫以滅虢之朔繫之干支為丙子其合朔之日夜及旦繫之星辰為龍尾天策鶉火皆實貼十月言而冠以似

僖之十月為十二月是童謠謠以夏時則誠驗謠以周曉情不必盡驗矣其何以傳信哉成公十年晉侯獳疾夢大厲為祟召桑田巫占之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之饋人為之將食張如廁而卒夫晉侯疾劇而欲麥欲食新也其獻自甸人必爲新麥麥秋在四月傳以周之改月稱六月是又不如周鄭交質篇謂祭足於四月取溫之麥偶不經意而猶與周書月令之登麥嘗麥適有合也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傳稱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郊宜其不從也夫以四月為既耕則必夏正之四月矣若以周之四月當夏之二月既不得云既耕而於啟蟄亦近之獻子何以咎其卜郊不從之咎與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平子止之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伐鼓用幣其餘則否正月之正謂政謂建巳之四月見小雅與建寅之正月請征者其義皆取乎正而所指不同建

巳之月陽之正建寅之月歲之正故同用正字而以政與征兩音別之平子之不救日食以六月非建巳之四月為正月者故太史辨之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此當夏時之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大辰心星也亦云大火孛彗星也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於是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四國火按以上二傳一辨日食一辨孛星日食於六月傳謂實為四月六月四月皆為夏月改而時不改為之正其月則巳至有星孛于大辰大辰為火星納於季秋九月昏不見則不得不以經之書冬而不著月者竟作夏之秋八月觀而時亦必改矣可無說乎蓋火星出於季春納於季秋於昏也之若其旦見者則在冬也月令孟冬旦七星中西為南方之午位於是火星偏卯位而將見仲冬旦軫中則火星已出於東方而當卯位矣逮季冬旦氐中其火星但隔房一宿而近氐同在午位獨未可言中耳是可知有星孛于大辰經據火之旦見傳據火之昏見傳自誤也焉得借以疑經且太史辨日食平子弗從遂致昭子疑其有異志而不君君术免深文至申須之辨孛星以在大辰而則諸侯之有火災梓慎復以四國實之而及宋之分野並湖陳鄭衛為太皞祝融顓頊之虛亦廓落無實際然左氏時未得入傳與僖公將晉卜偃所說之童謠並存亦以其能統悉夏商之時月與傳首所特注為春王周正月道足資發明無非一人之私言耳春秋太史一官多著名者此魯太史不名申須梓慎即其人也申須梓慎不稱官皆太史也就其言而節取焉申須曰天事恒象象則不誤梓慎曰夏數得天天則不受周之改元而不改正朔亦即不改四時十二月者此兩語亦見大意

管見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左氏以為攝公穀以為讓似皆未協如周成王初立稱孺子王周公相之行政人以為攝魯桓公未立為君而隱公獨為之何謂攝乎其謂之讓者亦信隱之在位為攝而心欲讓桓耳然讓之名亦不可謂就左氏他傳核之成公十五年晉會諸侯於戚討曹成公執之諸侯將見曹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定公十四年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即舉曹子臧之無失節以辭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是二者皆以讓聞而皆能使所讓者卒立為君而不茍為之也隱公居君位既十一年惡乎為讓惟被弒之先時由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此其言近於讓而要不足據也可指為春秋隱公不書即位之本旨乎竊擬人君之即位無常月非若改元之必當正月為有常也周書顧命篇成王於四月乙丑崩即日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

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恤為憂義稱恤與稱蓋不同惟從死者稱之則曰哀從生者稱之則曰恤以子釗延入翼室則稱恤為宜宅宗者立喪主之謂欲以尊子釗之為父後也宗之即所以君之但未正行即位之禮耳自乙丑至癸酉凡九日王與卿士邦君皆冕服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太史秉書御王册命告王王受命再拜興乃受同瑁於璜前太保酢王即攝王飲降諸侯出廟門俟所以備嗣王行即位之禮也於是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太保率羣臣敬告王王報誥羣臣趨出王釋冕反喪服孔子删書特存之謂足為後世天子遭喪即位之定典也宋蘇氏疑其失禮朱子謂周公若在必不為此或以其言質之朱子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來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

行册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王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本雖先君之喪猶以為私服也五代以來禮不講則於始終之際殊草草矣以此推之諸侯世國其嗣君之繼先君於殯時立為喪主即逾日以冕服舉即位之禮正其為君乃反喪服亦正以杜孽子爭奪權臣覬覦之漸豈得已哉惟先君之薨無定月則嗣君之即位亦無定月故即位適當元年之正月則書即位若即位在元年之前猶屬先君之末年則不書即位以一年不容有兩君而其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亦猶顧命篇紀以康王之誥時已衆見諸侯受其享貢為即位而仍不明稱即位也魯隱公之即位當在惠公之卒年凡即位之禮一君不再舉故及隱公元年無即位之事即不得復書即位其後隱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桓公繼立踰一月為桓公元年之正月亦即於是月即位故書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舊以隱公被弒桓與羽父謀篡意欲即位春秋如其意以書所以示

誅義大隱恐與莊公以下之書即位無以別其或有得隱公書薨而不書葬殆欲使人知桓公改元即位之後所以葬隱公者多有闕焉而其因羽父篡弒之隱情亦見其示誅不在書即位也亦有所見至莊閔僖三公皆不書即位則與隱公之不即位於正月同桓公十有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攝國君遭喪即位之定典則四月丁酉之後莊公已即位矣及改元之正月已入閱月故莊公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說者以莊公父弒母出不忍即位夫文姜以三月孫于齊不妨正月即位有辨之者惟不忍於父之見弒偕皆主說謂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為正也但嗣君不行即位之禮則不成其為君可謂繼弒君者初固不即位乎惟即位不當改元之正月則不書此例為可通耳莊公三十有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慶父為莊公庶兄欲代莊公叔牙黨之莊公母弟季友謂公曰請以死奉般般為莊公太子凡君在喪恒稱子未葬稱子某成之為在

喪之君也季友以莊公薨之八月立般而以子稱夫亦始奉之以即位矣及冬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賊于黨氏季友奔陳立閔公於時慶父如齊而季友亦奔陳則閔公之立立於魯之諸臣即在子般卒之後也其即位本冬月不及閔公元年之正月矣故閔公不書即位及閔公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公子慶父出奔莒公之薨也由慶父使卜齮賊公於武闈季友以僖公適邾避其難何慶父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慶父于莒及密而縊夫慶父以九月出奔季友以僖公入而立之亦在九月凡稱立者必春之以即位而後為立僖公之立而即位亦不於其元年正月是以不書即位與閔公同之然自莊公不書即位率多狃於繼弒君而有所不忍遂舉以例閔公及僖公試思慶父之專橫肆惡連弒兩君季友以僖公入立亦因繼弒君而不忍乃不急謀修即位之禮以正其為君魯難異以定乎小不忍則亂大謀其謂是矣若夫文宣成襄昭定哀七公並書即位則皆從桓公書即位之例也僖公三十有三

十有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立終傳公既薨之十二月即爲文公改元之正月於是即位因於元年春王正月之下書公即位以屬之文公十有八年春王正月丁丑公薨於臺下立太子赤冬十月子卒子謂赤何以卒爲公子遂殺之以立宣公也凡世子之立君薨未葬稱子某既葬稱子皆成之爲在喪之君以其初固嘗行即位之禮者雖是立以正月卒於十月未踰年改元則不稱公而稱子不稱薨而稱卒其實自正月至十月爲皆春之以爲君矣時公子遂將殺子赤立宣公謀之齊而後決故於秋及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殺子赤夫人姜氏歸於齊夫人姜氏特子赤之母懼其歸于齊而詐之故季孫行父復如齊於是議納賂而平焉宣公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即指此行父如齊待齊命而後歸立宣公則當踰年之正月故宣公元年書曰春王正月公即位以子赤之卒由宣公與公子遂謀之因書即位以如其意用示篡弒之誅以前桓之謀隱而書即位者並爲一例殊不確宣公十有八年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成公繼立踰兩月即當改元遂即位於正月故成公元年書春王正月公即位成公十有八年秋八月己丑公薨于路寢十有二月丁未葬我君成公既葬而後即位必舉禮於次年之正月則襄公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者以此襄公三十有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冬十月癸酉葬我君襄公襄公六月薨立太子野稱子則已成在喪之君至九月以毀卒立襄公妾子昭公十月葬襄公踰兩月冬終以正月行即位之禮故昭公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與文公以來未有異也昭公之即位由季武子宿立之武子自襄公時專政城費私邑作三軍以分公室師師救台遂入鄆君命不行及立昭公而季氏專甚武子宿卒平子意如因之昭公不能堪及二十五年公伐季氏不克孫于齊齊侯取鄆公居鄆後適晉次于乾侯至三十二年遂卒于乾侯魯國無君者凡七年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其六月以前雖屬定公之元年而即位實於

六月若其實也定公十五年夏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秋七月姒氏卒九月丁巳葬定公辛巳葬定姒哀公父定公毋定姒以數月連遭大喪即位時纔四歲與前襄公同其所由得立皆平子意如主之故及哀公踰年改元之月始即位如禮前固未嘗於定公薨葬之間即位也而哀公之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於是乎書總之國君之即位在其改元之年者其正月即位書即至定公之六月即位亦書若在元年以前其月仍屬先君之末年雖如文公之太子赤以正月遭喪即位而其後或不見殺亦不書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茂

管見　盟亦所以講信修睦也周禮秋官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藏之明神方明之神也凡盟時以方明加于壇上乃以載詞告焉儀禮記云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以象天地四方之神如宗廟之有主虞書所謂六宗即指此其來久矣詩大雅皇矣篇曰萬邦之方謂萬邦之於文王尊而信之一若會同而盟之主之爲方明也神稱明即方明之明文王稱方即方明之方二而一者也特於神則稱明於如神者則稱方而不兼稱明蓋以避神號耳亦立言之體也盟之禮儀即束牲載書歃血戎右贊牛耳桃茢玉府共珠槃玉敦之事鄭氏鍔曰此謂合諸侯而盟蓋將有所作爲未知其心之同否故與之要言于天神是正得不協而盟之意但會同而盟在天子之畿內若諸侯相與爲盟必在其國及所盟之國是當以其故達於王而復入其盟載之貳于司盟也不然則謂之私盟春秋之盟大率類此故謂凡書盟者皆惡之又諸侯相與爲盟必同列五等之爵可通稱諸侯若乃將與邾爲魯之附庸未爵命爲子而魯隱公與盟于茂則無等矣故稱及公羊曰及猶汲汲也又曰我欲之此爲得其

情若至邾稱儀父是名而非字也由左氏謂弗儀父爲邾子克遂以儀父爲字又申言其盟公于蔑者能自通于上國繼好息民故書字貴之然隱公元年書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及桓公十七年又書公會邾儀父盟于趡春秋何取於邾君而一貴之再貴之耶且莊公五年秋書郳犂來來朝郳爲小邾之地與邾郳犂來者小邾之名其來朝更爲可貴乃獨不字而名之則不可得其說矣啖家惟穀氏以儀父爲名且謂字必取于名儀父無取於克汪氏辨之證以周有王子克楚有鬭克皆以子儀爲字則儀父爲字可知然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穀梁以孔父爲字孔氏穎達曰諸言父者雖或是字而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衛孫林父乃皆是名故杜以孔父爲名然則借是以證儀父之爲名亦足與汪氏之辨相持矣而究之儀父當主名說不當主字說者以儀父之與克本屬兩人不得混而爲一也何以言之隱公于元年盟儀父于蔑至十一年薨桓公立積十七年再盟儀

父于趡合計之已歷二十有八年矣由桓公十七年盟儀父于趡明年薨繼以莊公之十六年又并爲十八年其間必當儀父卒而克嗣之惟儀父未命爲子例不書卒故儀父之卒年不著又春秋於列國諸侯例書卒而不書立故邾子克得書卒而其立之年亦不著也豈得遂以儀父與克爲一人哉其克之得稱子者由莊公十三年會于北杏齊桓始霸其時附于宋與陳蔡以爲此會者他小國皆不至而邾稱至於是齊桓特請於王而王遂進其爵以爲子耳至十六年同盟于幽書邾子克卒是據其生時之有爵故卒之也不然附庸小猶未成國例不書卒克亦將與儀父無以異矣按春秋斷自隱公其元年書首筆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書紀宗國之衰替不振而書外之意則隱傷宗周之淩夷既極也隱公元年當平王之四十九年其時鄭伯寤生爲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於是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于周夫隱公爲諸侯降與未命之附庸邾儀父盟言之已足深慨乃平王居天子位而偪于鄭伯寤生之強諸侯猶以徒盟不足結信而遂至于交質子尚忍言哉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管見克者師勝敵之名鄭叔段之出奔共傳稱莊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至于鄢故特用克字以著其實不稱弟以惡莊公也莊公視骨肉爲仇讎隨其弟于不義而以師克之豈復知其爲弟哉故不弟於段無譏焉按鄭爲王室懿親密邇畿甸至莊公怨平王而交質子及隱公三年王崩桓王將畀虢公政鄭莊使祭仲帥師於溫取麥於成周取禾桓公五年王以諸侯之師伐鄭鄭莊禦之戰于繻葛大敗王師且射王中肩然則莊公以險惡稱其滅絕倫理由克段于鄢及克王於繻葛以觀春秋諸侯之罪人不能有二矣雖桓王之敗經但書蔡衛陳從王伐鄭而其餘皆諱之然魯桓在位十八年其於春正月及春三月不書王者凡十四年正以明桓王不能討鄭其列國諸侯亦

絶無所罪于鄭者皆無王也魯桓亦與焉則寓慈于魯史而大義已昭然於天下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管見魯之仲子本爲妾而繫之惠公則以惠公之寵愛仲子疑於夫人也而究之得稱惠公仲子不得稱惠公夫人則嫡妾之分嚴矣其泰之者如僖公十七年齊侯小白卒傳稱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禮記檀弓載悼公之母死哀公之妾也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魯人以妾我此皆事於嬖寵而然夫諸侯有不得已而使爲夫人者齊桓魯哀其末流耳然則仲子之卒必稱夫人不復稱惠公仲子矣以此扑於諸侯並上至于周天子孰得以爲非夫人哉又左傳昭公二年冬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服襚也三年春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

之悲猶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此則係于強大而然夫有不得已而稱之夫人卒亦即有不得已於其夫人之卒而歸之賵者豈非諸侯已乎周自東遷以後王室日卑欲崇禮於諸侯以振魯與歸之致禮于少姜以結晉者蓋近之矣此所由魯之惠公仲子本非夫人而以夫人訃于周而周天子之賵於是乎亦來歸也積習相沿幾同舊典故春秋特據其事以正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程子中之曰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夫婦人倫之本最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尤謹其名分仲子繫惠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之仲子妾稱也以夫人之禮賵人之妾亂倫之甚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咺以見其不王王臣雖微不名況於宰乎我惠公仲子之卒當即在隱公元年秋七月之前數月魯史亦當據其月日以書

夫人子氏薨然春秋於天王使宰咺來歸賵既正其名為惠公仲子則魯史所書者固已削之車馬曰賵以賵送死者之葬而名雜記案云凡隣國君不來親弔遣使來弔是在將葬之時弔含襚賵臨五事並行故曰凡將命鄉殯將命亦有既葬而來者故含禮有曰既葬蒲席其將葬而來使含使襚使賵者含不及斂襚不及殯賵不及葬矣據此則宰咺之來歸賵以其至日為主雖不當事皆禮也會葬者亦然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管見]左傳云惠公之末年敗宋師于黄公立而求成焉集說高氏曰桓宋出也隱公懼宋故欲與宋合盟宋之情殆不出亡書及亦汲汲也我欲之也地以宿穀梁以為邑名當從若據後之八年書宿男而指為國公求好於宋與宿男一與無因而就其地盟復牽以入盟而成參盟於事理不[illegible]且宿邑必為宋之疆地公求好而不能致宋公于魯以就盟則盟所當在宋也及期公至宿而宋公不至其來盟者雖為卿亦臣也微也故人之不書公葉氏以公及微者盟則沒公以殺恥是矣公前盟茂以覲邾儀父雖未命猶為附庸之君至公盟宋於宿其君不來而臣貴來亦不校已而卒事則公之下替益甚矣惡得不沒公以殺恥耶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管見]經獨書祭伯來為之說者多謂祭伯非奉王命而私朝於魯耳然王臣不奉王命豈得越境而至於魯且祭伯為王之卿士之亞也亦本無朝於諸侯之禮而乃擅定其來為朝魯朝之名又可假乎據此當與前宰咺之來歸賵今看覲後文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書夫人風氏薨風氏即成風也其實本為妾與惠公仲子同至五年春王正月書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則亦猶夫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矣其三月辛亥書葬我小君成風又聯書王

使召伯來會葬彼召伯與此祭伯稱號斉等從可知祭伯之來即為天王使祭伯來會惠公仲子之葬也王賵諸侯之以妾為夫人者既非禮則其再使會葬事本相屬其非禮為一例可不必明指其事矣至前之使宰歸賵既名咺以示貶而于祭伯之實來會葬者不置一詞事一例其示貶亦一例益一譏不再譏也

公子益師卒

[管見]大夫死曰卒書卒則其貴者矣趙氏匡謂益師為孝公之子是公子也然春秋有本為公子而削之以示貶者則益師之特稱公子謂其實凡以為公子因繫之於公以著其賢也雖益師事魯惠公在春秋之前事蹟無考可借後書公子彄卒以證之隱公五年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彄者臧僖伯也是年公觀魚于棠僖伯諫詳見左傳公託略地以往僖伯稱疾不從及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其賢可知此書公子益師卒

與五年書公子彄卒無異詞其皆貶亦可知矣至其或日或不日程子謂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持論極允他若本為公子而春秋削之以示貶者如翬之公子翬惟桓公娶文姜使之如齊逆女則一稱公子其先於隱之四年秋書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十年春書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此著其主兵擅權即所以成弒隱立桓之逆狀故削其公子而但稱翬以為是賞不可以為公之子而絕之於公耳其與翬同貶而名之者四曰無駭曰挾曰柔曰溺惟莊公三年正月書溺會齊師伐衛穀梁曰溺者公子溺也惡其會仇讐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此其為公子有可徵者即得與公子翬之不稱公子而稱名其示貶為一例矣隱公八年書無駭卒其先於二年書無駭帥師入極穀梁謂其苟焉以入人為志胡文定謂其逞私意而擅興師則亦公子翬與公子溺之比也但無駭為公子展之孫既非公子亦非公孫獨得因王父之字以為氏耳趙氏言公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得

稱公曾孫故以王父之字為氏由此推之公子展為公子其子為公孫若公子展之子為公孫者既卒而不請氏則無駭為公子展之孫以公族為大夫竟至終其身而無所繫有是理乎然則無駭卒羽父為之請謚與族雖左傳詳之惟公與衆仲論族之詞可信其謂無駭既卒公乃命以王父之字為展氏不得泥也蓋無駭當其父卒而已得請命為展氏矣故春秋示貶之法為公子則削其公子不公子而公孫則亦削其公孫至又不為公孫而取王父之字以為氏則削其氏以王父為公子繫於公其孫因王父之字為氏亦仍因王父之為公子而繫於公也故削氏與削其公子以及公孫者其示貶正同桓公十一年書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陳氏傅良曰以大夫會諸侯盟故貶之尤專會盟與專征伐皆爲無君其當貶原不得輕於無駭之與翬及溺也惟其或本公子或為公孫又或為公孫之子無可徵則不從其示貶之例而總以名稱要亦歸於一而已隱公九年書挾卒其卒以大夫而不詳所自貶本

知其於公子公孫及公孫之子果何所屬而其貶而稱名之事蹟並無徵則當借公子並師對言之益師之卒猶公子而不但稱名與公子彄為類是雖無事蹟而傳知其為衆則挾之卒無加稱而但稱其名者與無駭及翬柔溺為類亦可以無事蹟而得知其為貶矣又經有公子當貶而仍不削其公子者非有異也亦從削其氏之例耳莊公二年夏書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為其為莊公庶兄而主兵浸以成異日弒子般及閔公之禍也至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書公子牙卒為其黨於慶父之欲代莊公遂謂慶父材而不奉子般季友以君命使酖之也夫春秋於慶父與牙並書公子一似未有所貶者然三桓為魯世卿至春秋之終而仍未已公子慶父為仲氏公子牙為叔氏與公子友為季氏此皆由貴寵預政生而命之氏也惟公子友為賢能卒立僖公以定魯難當閔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則書曰季子來歸至僖公十六年三月壬申又書公子季友卒季為公子友之氏而書之以示褒則慶父為仲氏而

不稱仲慶父牙為叔氏而不稱叔牙則並削其仲叔之氏以示貶從可推矣夫公子既命氏則公子為通稱故以貶其氏為重然魯之稱公子又有本不為公子者春秋復存其氏以正其非公子亦非有異也還以從削其公子之例云爾如公子慶父為仲氏其子則公孫敖也有公子遂者亦屬仲氏為敖之從兄弟敖稱公孫遂何緣得稱公子僖公二十六年夏初書公子遂如楚乞師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其命遂稱公子者殆始於此蓋僖公以慶父為叔父其子公孫敖之從兄弟亦僖公之從兄弟也僖公以遂有功克為公室輔乃引而親之比於同懷之兄弟故寵異其稱曰公子其子歸父亦緣之以稱公孫而要之遂非公子名既不正且有大惡尤當絕之於公也遂歷事僖文宣三公文公以前亦常因事有功矣文公之末乃至殺文公之嫡子赤而立其所嬖敬嬴之庶子其亂公室者已極宣公仍德其立己而安之故春秋書公子遂者凡十七見至宣公八年夏六月則特書曰仲遂卒于垂所以抑之使歸於

仲氏更不得冐稱公子以繫於公而貶絶之意顯矣或謂公子遂之稱仲遂仲乃其字非其氏也按春秋或稱名亦或稱字無有以名與字並稱者且人先有名乃有字以字先名亦於義不順況春秋之稱字者為褒遂為弒逆之罪人將稱名以示貶復何取於先稱字以混於褒耶是則仲之非字而為氏決矣遂胡以屬於仲氏魯世卿之盛至三家無與比者春秋之前自魯公伯禽歷十三世而後及隱公自隱及宣又歴七君其公族之支庶繁衍而踈賤者無數自三家命氏乃分屬之以為之族而遂屬仲氏故遂曰仲遂耳夫仲遂先氏而左傳多稱襄仲又有不先氏者凡名與氏聯稱則先氏若諡與氏聯稱則當先諡觀慶父諡共稱共仲即可知遂之諡襄稱襄仲皆例之一定者不得以其後稱仲而仍疑為字矣

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

[管見]公於是年春會戎秋盟戎盟書月日而會獨書時會視盟為輕也不言公及戎會于潛者蓋本戎欲通好于公公因與之同欲以成此會耳戎徐戎也莊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二十年冬齊人伐徐張氏洽曰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張氏溥曰戎在魯西南魯之患也齊伐戎為魯故以是知公之會戎會徐戎也至莊公二十六年春公伐戎其秋稱公會宋人齊人伐徐似戎與徐為二然戎以舉其類徐以指其國曰戎又曰徐正以稱戎者亦不一類此則實為徐也云爾至戎之近魯而為魯患先公伯禽嘗伐之有費誓詞曰祖茲淮夷徐戎並興其為不靖舊矣及徐偃王僭號周穆王征之偃王走死而後嗣復強厲王命虢仲伐徐召穆公作民勞箴其四章曰戎雖小子而式宏大此正色危言以戒虢仲也後當宣王中興平徐方見江漢常武二詩皆美其為非常之績亦足見戎之強甚為難

戎矣入春秋至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傳謂戎初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故戎因其來聘伐諸楚丘此其乘隙報怨之迹非無忌魯豈得不思患而豫防哉惟適值隱公初立之二年戎欲會公而公於其春會之戎會公而欲繼以盟公復於其秋盟之於是終隱公之世無戎難逮桓公二年秋九月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尋隱公之盟也而戎好亦如故踰莊公不警于戎易之戎始變渝以十八年夏侵魯而公乃有追戎于濟西之役從可知春秋于隱公二年書曰春公會戎于潛繼又書曰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蓋善公之能和戎者足以紓冦難而安定國家也舊或疑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凡書會與書盟同皆惡之也殊不盡然其會之地曰潛杜注潛魯地蓋近戎之邑雖出于意揣而是年之會戎欲之以欲從人則將戎當就魯地以成此會也故謂潛為魯邑之近戎者得之

夏五月莒人入向

[管見]莒為子爵入向者莒子也春秋特黜其爵而稱人非將卑師少之謂莒在今山東莒州有地險可憑東濱海與淮夷接境亦通于徐戎身自外于中國觀魯成公八年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莒子渠丘公立于池上巫臣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則棠前之恃險可知至尸子謂莒君好鬼巫此又實與戎俗同矣莒恃險而入於戎故雖切近如齊甚盛如桓公之霸莒子皆不在九合諸侯之列及晉文敗楚而盟于踐土再會于溫乃兩書莒子則其自外于中國者已久其謀狡焉啟疆以侵滅寡弱春秋之前蓋數數然矣適當隱公二年之夏五月有入向之役左傳謂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其事亦鄙褻無足云而必書曰莒人入向者意蓋欲以著向之終必亡並見莒人之為魯患將有事于盟者亦不可得已耳宣公四年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

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則莒之滅向而有之其前事參此入向非其城乎隱公八年秋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要亦本此年會戎于潛復盟戎于唐而推及之則莒人之入向夫非即魯所以盟莒人之端也哉向爲小國杜注譙國龍亢縣西南有向城今江南鳳陽懷遠縣西四十里有故縣村漢置向縣龍亢在其西此地太遠非莒所能及宋樂史寰宇記謂密州之莒縣故莒子國有向城在今縣南七十五里即春秋時向邑故城也地有向水亦稱夜頭水其名爲向殆以此未審果否而地與莒近較爲可從

無駭帥師入極

管見張氏洽曰左氏稱司空無駭經不書官夫子削之按春秋所書魯臣皆世卿無特書其官者當不得因無駭之不書官而指爲削其意蓋以無駭未賜氏無氏可削則疑削其官耳然魯卿自無駭以外如翬挾柔溺皆書名者就

以未賜氏立說殊不確前于元年公子益師卒附辨詳之定知無駭於其父辛已賜氏而稱展無駭矣凡賜氏者爲世卿於無駭削其氏而但稱名正以見其不成爲世卿也則止削其氏而所以削其官者於義亦該莒子之入向非不帥師君行師從不可以爲罪則罪其入向而已至無駭之貶而削氏則正在其帥師遁入極之前後觀之夏之前爲春公則會戎于潛夏五月之後爲秋八月公又及戎盟于唐而無駭乃于會戎盟戎之間竟帥師以入極雖命帥之又誰命入之耶以此度其主兵擅權而無君其罪亦衆著矣故因莒人入向與無駭帥師入極同在一月遂聯書之而一概從貶也所謂極者杜注附庸小國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有極亭亦未審其果否而仍得以與魯爲近從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管見公之盟戎于秋蓋于會于春之時同訂之故盟非無因亦不至以春會秋盟爲續盟以結言于神必當來往歃書而歃血也其事重于會且戎俗多尚鬼將盟于戎則其事爲尤重是當按其時月日而特詳之不得如會之統紀春也至其月爲八月日爲庚辰杜氏制爲長歷推言是年七月有庚辰八月無庚辰非日誤則月誤故遂以爲經文之月日必有誤也然杜氏制長歷而疑經文之月日必有誤後更無有能撿勘長歷而直斷杜氏之紕月日爲必無誤者則何如舍長歷而信經文之爲得乎公之盟戎稱及以其會盟之異地推之潛爲魯地唐爲戎地公自魯地以入戎地而從之盟是爲及耳會盟所以結好戎欲會而公與會則公亦欲之矣戎欲會而復盟而公與會復與盟則公亦皆欲之矣因是戎先來就魯地以爲會公復往就戎地以爲盟對待言之並有合于以欲從人而罔不濟也乃杜氏既以春之會于潛爲魯地遂並以秋之盟于唐者亦指爲魯地且取高平方與縣之武唐亭以實之夫春會于

潛則秋盟于潛可耳秋盟于唐則春會于唐亦可也何以會盟必異地哉且公之會且盟總不出境而惟是使戎越境而從之會又從之盟則魯之不能得此于戎有斷然者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管見莊公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杜注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東有安平城又有酅亭以此推紀國所在當是齊之北境濱海處也考太平寰宇記青州漢置北海郡壽光縣屬焉有紀城古紀侯之國姜姓也今廢城在縣南又有劇南城故紀國漢時爲劇縣今城亦在縣南是足證已至其書紀履緰來逆女當與成公八年夏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互觀之蓋履緰而冠以紀其來逆女則因公使之矣來逆女與來納幣皆以君夫人故其所使大夫並稱名亦宜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此特就昏禮之一節書之非其先固不納

幣也成公八年夏公孫壽來納幣至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此又舉行禮而節分年書之亦非當其歸之時固不來逆也陳氏傅良曰內女為夫人凡八見於經未有來逆者焉逆紀伯姬吾女適人倫之變者也伯姬喪在殯紀侯失國齊人葬之魯閒不及焉故詳之也是但哀其遇而已而伯姬之賢不若竊意隱公七年春王三月書叔姬歸于紀初莫得其來歸之由於時蓋以伯姬歸紀既五年而未有子固習知女弟叔姬賢乃白紀侯再媵之以為宗祀計故叔姬來歸于紀皆伯姬之賢致之非出紀侯之意是以不書納幣並不書逆女隱以見伯姬之以賢致賢為重有賴于紀耳莊公四年紀伯姬卒夏齊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紀侯先于三年秋使弟紀季以酅入于齊大去其國以後紀侯蓋與叔姬託于魯也莊公十二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酅以紀侯在魯而卒叔姬不即安于父母之國乃念祖廟在酅歸奉其祀是能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卒成伯姬之志也莊公

二十九年冬十有二月書紀叔姬卒三十年八月癸亥書葬紀叔姬皆以其賢而致詳若此則前之叔姬歸于紀實由伯姬其賢不已並著哉惟叔姬舊指為媵以待年於國而後歸此不可以不辨夫媵之為言送也從也叔姬之歸後于伯姬凡五年於媵之義合乎且嫡稱伯姬其媵即從稱叔姬伯姬嫁于紀稱歸叔姬後五年而以媵從伯姬亦稱歸皆非名也從以言禮者泥謂古諸侯一娶九女不再娶嫡夫人行則姪娣從合為三二國來媵之各以三女合為九夫嫡一而媵乃用八何以能備乎如魯嫁伯姬在本國宜以二媵從之可自主也餘六媵須自外來魯之與國中孰得定為必當來媵魯女之二國耶總之夫人之從嫁者別其名曰媵實則婢耳婢為女之卑者故媵亦名姪娣皆借女之卑稱以目之非稱姪者實為夫人兄弟之女稱娣者實為夫人之女弟也凡諸侯嫁女其同好因事用情恒以媵致之大抵媚諸其國以及其與國則已觀成公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冬衛人來媵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十年夏五月齊人來媵豈得謂衛晉及齊皆以己女為魯女之媵乎媵之名實定則叔姬本為伯姬之女弟其歸于紀者猶伯姬也自是而伯姬之心雖至于卒卒而至于因齊侯以葬皆可無憾亦獨以叔姬既歸于紀而紀侯之宗祀為有託也賢哉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管見 紀本子爵以子而兼稱伯者其時蓋得覲于周平王王新進其爵以為伯耳及平王崩桓王嗣立紀子伯復覲于周又自伯而進爵為侯故魯桓公六年夏四月書會紀侯于郕冬復書紀侯來朝不稱子並不稱伯也按紀子之進爵既為伯又為侯皆由周天子有為而寵嘉之觀桓公八年冬十月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以紀女入為周后豈驟得此于王也耶度其先平王宮中必有紀女嬖此季姜為桓后之緣也紀子重為王之

姻親故以小國而再進爵他未有其比者然王室既衰非可恃以無恐則知此特著為紀子伯以別于莒子而乃接書莒子以及其盟于密正以誌紀之卒滅于齊其生賞始于此紀在齊之北境濱海莒在齊之南境亦濱海密即今之高密地界紀與莒之間亦於齊當其東境也莒視紀為強密之盟紀子伯之志也周官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紀不能事齊而使齊比之乃欲結莒之強以自固而盟密齊安得忘情于紀乎故自隱公二年至莊公元年纔二十八年齊師遷紀郱鄑郚又三年紀侯大去其國而紀亡矣盟密之生釁可不為大鑒也哉

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管見 夫人子氏薨穀梁以為隱之妻也其論定矣夫隱公之妻既正其為夫人而於卒稱薨則隱公之實已即位而

爲君者亦可互見又何不深究元年不書即位之故而至疑爲攝與讓哉

鄭人伐衛

[管見]此書鄭人伐衛欲以著鄭伯卒成克段于鄢之謀使段不得復歸于鄭耳叔段自鄢奔共共屬衛地段子公孫滑亦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且請師于邾邾人使私于魯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事見左傳即在克段之後仍屬隱公之元年此于二年書鄭人伐衛傳曰討公孫滑之亂也則前之以衛取廩延其非叔段之意可知鄭伯以叔段無能爲有子公孫滑而莫之禁衛復助之以爲亂故以其先時伐衛南鄙猶未足以逞也乃復爲之興師伐衛以討亂欲使衛以終不得寧而悔禍則公孫滑失所恃于衛矣滑失所恃而叔段之老于共亦不復自衛而歸于鄭矣夫豈非鄭伯克段于鄢之謀固以是爲卒成之耶從可推鄭之伐衛經獨書鄭人以序之而不著其伐衛之由讀者以元年所書鄭伯克段于鄢通觀之則伐衛亦主于克段而事而一心也

三年

春王二月

己巳日有食之

[管見]元年書春王正月此年書春王二月七年書春王三月王者治歷明時三春之月既一定而不易則夏秋冬之月亦即因以皆定而莫之易矣故春以後可不書王凡書日有食之必當在其日月會之朔日其朔皆十干支己巳其一也此既以干支書亦可知其爲朔矣他一有不書干支而但書朔或並干支與朔而皆不書者詳略雖異而日有食之之年月未嘗闕皆足以備考也至于日食之常司歷者率能以算得之則只稱日食可矣何以必曰日有食之耶且自隱訖哀凡二百四十二年而紀日食者纔三十六其遺脫不當數倍書法當不若是之疎觀春秋凡書年月既盈十數則並加有字讀去聲與又音義同如年稱十有一年月稱十有一月之類是已以此知日有食之之有並同又詞此日食之前日既食矣而至是又食之也有之同又爲再見之辭亦爲驚訝之辭所以怪其不當食而食耳當食者不書不當食者書之故約之而止於三十六特存以誌異非存以考歷也夫豈少哉再證之小雅十月篇其詞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其有字同又故中之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微謂其光之以食而虧也彼月非十月之交其朔非辛卯矣此日爲朔日辛卯則實爲十月之交而非彼月矣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夫非既食而又食哉故下章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言當此朔日辛卯之日在十月之交之月而天適告凶以數日有食之其凶在不用其行故也行爲度之別名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此用其行者也本爲當食可以常目之若乃以月侵日而不用其行則爲不當食而食是告凶也非常也其不戒實甚故下文復中之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以是合春秋觀之其所書日有食之並當以有字同於又者不可以毛詩爲注腳哉若夫周官定禮凡日食皆爲大裁王皆素服食不舉去樂初不辨其當食不當食者概曆宜精則必辨定禮宜嚴則不必辨也人君理陽道聽外治上應於日職不修而譴見于天日爲之食此正當恐懼修省以答天變矣於時若復辨其當食不當食則或以爲當食者猶輕于不當食固將不加警動而安其常甚或謗指不當食者亦概同於當食且將肆其荒怠而忘所忌其流弊可勝言哉故言日食者主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則未免于拘

三月庚戌天王崩

管見社氏謂平王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遠日以赴此日謂壬戌之前十二日為庚戌者夫天王以壬戌崩而轉以前十二日之庚戌以赴既于事理有乖至其從而為之辭則曰欲諸侯之速至此殆因秋書武氏子來求賻遂誤指為來自王所度非欲諸侯之速至當不出此乃憑臆言之而不加審也但杜氏作長歷知此年三月之有庚戌必矣有庚戌而復疑于庚戌之本為壬戌蓋平王之崩其以壬戌稱者或見於他書耳然不疑他書之訛而反以疑春秋之偽其用心不亦左乎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管見汪氏克寬曰詩節南山朱子傳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以為譏世卿者即此也今案詩常武王謂尹氏指吉甫也家父云尹氏太師又云赫赫師尹則尹氏當幽王時為三公矣此書尹氏卒則來赴于魯也五年

傳稱王使尹氏助曲沃伐晉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策命晉侯為侯伯文十四年王使尹氏訟周公於晉成十六年十七年尹武公會諸侯伐鄭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以子朝奔楚則尹氏始終秉權又曰宣王時吉甫已稱氏春秋惟尹武公兩伐鄭稱子其餘經傳所紀悉曰尹氏此其著尹氏之為周世卿者詳矣然春秋之書尹氏卒意蓋惡其卒而赴於魯但稱尹氏而不名耳觀前書三月庚戌天王崩周天子至尊無上稱天王及其崩而赴于齊列諸侯之魯是固無稱名之禮也觀後書秋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周天子以宋為王者之後特稱公其卒而赴于魯亦稱名則凡諸侯不生名死而告終則皆名之亦禮也尹氏為周世卿亦統稱內諸侯其爵等不加于公雖卿以世及亦不得比于王者之後又況令之至尊為天王者乎乃當魯隱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先于宋公數月而卒宋公如禮以名赴而尹氏不然後于天王一月而卒天王如禮不以名赴而尹氏亦然其示外諸侯以汰侈已至是甚

則其不克以恭順事周天子當從不可言矣是後文公三年夏五月書王子虎卒定公四年秋七月書劉卷卒一事周襄王一事周敬王皆為卿士秉政並有功王室諡文公夫經稱王子稱劉亦氏也與尹氏一例而虎與卷之名於其卒著於魯史是則必以名赴於禮固然此尹氏以世卿而卒其赴於魯不稱名魯史亦無所據以書其名則但書曰尹氏卒而春秋因之則誠所謂不待貶絕而自見者獨思尹氏系出吉甫之賢吉甫當宣王中興時其裔得世居卿位春秋以前有尹氏太師秉幽王之大壞以秉均亂政家父作節南山以刺之詩具存尹氏在春秋之初曾不知鑒而肆志效尤既至以尹氏赴而不名矣延及魯昭公二十二年周景王崩立王猛尋卒復立敬王有尹氏立王子朝以庶孽奪正王室大亂凡皆以世卿擅權故也然則此隱公三年書尹氏卒雖在春秋之初而其卒後之遺禍不將愈父而彌烈哉尹氏死而有知亦當以春秋大義炳然深自悼其求名而不得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管見孫氏復曰武氏世卿也其言武氏子父死未葬也此譏得之古諸侯之適嗣在喪皆稱子則王朝世卿之子當亦然武為世卿之氏此統稱武氏子而不別之曰武氏之子自應作一人看何以來求賻以武氏子之父死於時當葬而未能葬耳凡世卿之家多習於奢靡自非秉權秉政則必有資用之絕而不能治葬者以是而來求賻非得已也然則春秋書之於武氏子無譏乎非也其辭亦明譏武氏子而其意殆實借以隱譏尹氏者與如前書夏四月辛卯尹氏卒著其來赴於魯特稱尹氏而不名汰侈已極固赫赫在人耳目間矣是後諸侯謀歸之賻當必往者相踵何待於來求且來求者所得亦無幾至於不來求而自往所得又惡可算哉春秋書法務多言在此而意在彼須通觀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管見〕宋稱公，其本爵也，與魯侯之通稱公及他國諸侯之死則稱公不同。宋公名和，諸侯不生名，示有尊也；死則名之，示不泯也。其大意蓋如此。宋公之卒不書葬，既以別於本國臣子之尊其君者；雖不書葬而必正書卒，又以別于他國臣子之弒其君者。且魯君皆書葬以誌卒，而當其初立則即位必書，其或不書即位而書其元年，則亦既即位也，詳內也。他國諸侯並以書卒不書立略之。然前君書卒，則後君之立可知；至於後君書卒，則為繼前君而立，亦可知。雖從略而未之有闕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管見〕盟于石門，蓋鄭伯之志也。經於三月書天王崩，傳稱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此以周人

將畀虢公政故爾。而經後於冬十有二月書齊侯鄭伯盟于石門，是必由鄭伯既得罪于周，乃遽思結黨于齊也，豈齊侯之志哉？夫東邦莫大於齊，論齊僖公者亦謂其自以為小伯，是足與矣。傳又謂春秋以前齊鄭有盧之盟，此因而尋之，則鄭伯既得有辭。且盧地屬今山東之長清縣，石門亦在盧地，則約以前盟之地為今尋盟之地，在齊不得不許，而鄭伯之如齊，並不嫌於相就，是盟之計較周匝，蓋如此。然亦有不及防者，傳卒有言曰：庚戌，鄭伯之車僨於濟。將強其國，而身幾不免，敢勿省與？

癸未葬宋穆公

〔管見〕他國之君，亦猶之吾君，雖死則名之，究之死可諱，口不可得言也。古者君卒，必以將葬之前為之謚，謚以尊名，即所以諱名，故於葬宋公而書其謚曰穆公耳。夫穆公將葬，魯使其臣會葬，則知當時魯宋之交雖不克終，而仍未之絕也。蓋葬穆公而曰以癸未，固即在三年之冬十有二月矣。是月也，齊侯鄭伯盟于石門，而魯不與。至六年春，鄭人來輸平；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而後齊鄭之好通。則魯與宋之相結，其或因元年之盟於宿，宋公不至而啟叛貳之端，而要不至若九年六月公敗宋師於菅，遂乘以取郜取防也。故於宋公之卒與葬，其常禮亦未有缺者。

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管見〕考太平寰宇記云：濰州樂昌縣本夏邑，商以前封國。據此，則夏之後商已封之於杞，其地在宋。濰州之樂昌縣與今山東莒州通近，莒國在莒州，故得伐取之。其所取之邑為牟婁也。牟婁，杜注：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今婁鄉城在山東青州府諸城縣。又僖公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以淮夷病杞，故齊桓公合諸侯城之。緣陵，杜注：杞邑。

後漢志北海郡有營陵縣，薛瓚曰：春秋謂之緣陵是也。其故城在樂昌縣東南七十里，今屬山東青州府。是皆指商以前所封之杞言之。若當周武王伐商之始，封夏后氏之後，則以夏邑之前封者僻陋而接萊夷，杞子亦習久而即於夷，不足參諸陳宋二國以備三恪，乃於豫州中土別封東樓公，而仍其舊國之名曰杞，則今河南開封府之杞縣也。兩地並存，至春秋未改。說者多混而一之，亦特疑於一國而兩地並存於周，未始有可證耳。按虞時有伯翳與禹平水土，佐舜馴擾禽獸，賜姓嬴。至周而世居犬邱。成、大駱之族，犬邱屬今陝西西安府之興平縣，其地或出新分，或因舊服，雖不可知，而要必由周之篤於繼絕舉廢以相及也。厥後非子事周孝王，主養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非子之父大駱有適子成，孝王欲以非子為大駱適嗣，不果，乃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屬今鞏昌府之清水縣，亦不廢大駱之適子成居犬邱者，是非一國而兩地並存之證乎？其於杞亦又何疑？但莒

子之強故於二年書莒人入向猶未之取也至今四年而浚夢莒人伐杞取牟婁夫豈惟取之而已哉觀後昭公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則莒之取牟婁而尋以并牟婁者已多歷年所至昭公時早不辨牟婁之為杞邑矣然當其取牟婁也隱公不能助杞以報莒當不得不鑒杞以求好於莒從可知八年秋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於浮來雖遲之又久而其勢亦有不能以已者與。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管見　以三年之冬十有二月合之四年之正月二月約九十日其日之干支由冬十有二月之癸未歷二十五日為戊申再由戊申一週而復值戊申加六十日共八十五日總在所合三月之九十日內也其或有月小不及三十日者亦仍有餘於所積干支之八十五日外矣而杜氏以為四年之二月無戊申必當三月其誤由所作長歷牘定四年之二月為癸亥朔故戊申不在二月而必歸之三月耳長歷之不可據類如此程子曰自古篡弒多公族春秋書弒君者多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為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得復為先君子孫哉家氏鉉翁曰衛州吁齊無知春秋絕其屬籍書名書弒及其殺也書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不予以為君名其為賊示國人皆可殺此春秋誅討亂賊之上刑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管見　王氏樵曰此非無事而遇蓋有所謀也魯宋合交將以謀鄭托於無約而遇蓋秘其跡也其說與下兩書伐鄭有關會但以為魯宋合謀則不然竊意伐鄭為宋公之志其時雖有衛人與陳蔡從猶恩借助于魯故來會以為乞師之地耳但公自元年秋九月及宋人盟于宿以宋公之不躬自來盟為深恥于心終不釋然及茲宋公和卒殤公與夷新立以將伐鄭而期會公于清公不能遽絕之勉強相就故不得真書公會宋公于清而但書曰公及宋公遇于清公羊謂及猶汲汲又以為我欲之此及字谷讀則然若從穀梁則又有不須汲汲非我欲之而實人欲之者亦不得已而相從仍不嫌于同以及稱焉禮言不期而會曰遇特指諸侯之道塗適相值者言非謂春秋凡書遇者皆為不期而會也桓公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此遇字則兩君初得見之統詞遇而後得會亦有雖會而如其未會者不可以一視也如宋公有期以會公公非汲汲欲之特由不得已而如其期以及之其會也僅不至於欲會公而弗遇已耳豈得竟指為會而不稱遇哉以此知伐鄭之謀公未嘗與宋公合也再以經傳證之下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與此書公及宋公遇于清者同繫之夏則宋公之伐鄭其謀早定不待遇公而始決矣至秋書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傳曰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試思公與宋公誠以遇于清而合謀伐鄭其乞師惡得辭且于羽父之請而弗許乎書翬以疾羽父疾其專兵柄而徑行不由公命亦即不憚矯拂公之心也又五年秋九月書邾人鄭人伐宋傳曰宋人取邾田邾人請鄭人釋憾于宋而道之伐宋入其郛宋公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夫以宋人兩伐鄭而鄭因邾人以還伐之入宋之郛雖云公將救之而旋以使者之對小激遂怒而止止而辭使者其言有憤心當是時也公終不釋然於元年之盟于宿決然與宋絕矣安得以異先年之未遽絕宋猶然遇于清者遂揣為魯宋合交將以謀鄭也耶至于清之所在杜注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今東阿縣屬兗州府太平寰宇記東阿縣春秋時為齊之阿地也既與杜稱衛邑不合而亦無以證東阿之有清亭地名紫蓉舊不詳識求其的實則難姑闕之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管見　初宋宣公舍其子與夷立弟穆公和。穆公將卒，復舍其子馮而立先君宣公之子與夷為君，使公子馮出居于鄭。鄭人欲納之。此宋公伐鄭之端也。宋公主兵，故首書之。不去爵，目其人以見伐鄭去馮，實其隱顧，雖無衛州吁之來告，亦何嘗一日去諸懷耶。傳稱衛州吁初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夫衛州吁弒君自立，好兵而修鄭怨，並挾宋之害在鄭，必將除之，乃欲相結以與伐鄭之役，則罪其主謀，而但稱衛人，固宜。至陳蔡皆從衛以黨州吁，則當一例稱人，乃陳稱陳侯，不同于蔡之稱人者，何也？或以下書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濮為陳地，傳稱州吁如陳，陳因衛石碏告陳圖之，陳人遂執州吁而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

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則衛人之能討賊，陳侯有力焉。故獨不去爵而稱侯，與惟是宋公書爵大著其主兵，陳侯書爵節取其討賊，各有屬，須分別觀之。

秋翬帥師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管見　翬帥師，削其公子，與二年書無駭帥師同。獨斥其專兵柄而徑行則足，豈必待後之謀于桓以弒隱乃加貶絕哉。前書伐鄭于夏，此書會伐鄭繫于秋，時既不同，又暫序四國，詞煩不殺，當依左氏作再伐言。其前之伐鄭也，鄭莊公譎詐多謀，長於用師，知宋陳蔡衛之四國無能為也，故雖其子忽與突、及祭仲、原繁、高渠彌之徒皆能戰，不令禦之，惟閉城以自固。於是四國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及秋而得翬之師，師來會，宋主兵而衛主謀，當共謂軍勢加

盛，可以得志于鄭也。彼陳蔡敢有異乎？於是復伐鄭。及其卒也，傳獨誌其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於鄭仍無所損益。鄭莊既見四國之無能為，加一翬與前等耳，特變其法，而出徒兵以嘗之。既敗，仍閉城以自固，聽其無聊而作，取禾之焚則已。然鄭之計出此，由莊公作意示怯，欲使再伐者之師出無名，得以重其罪焚而後報之，為有辭也。至五年四月，傳稱鄭人侵衛牧，衛人以燕師伐鄭，鄭敗燕師于北制。又五年九月，經書邾人鄭人伐宋，傳謂鄭人以王師命邾伐宋，入其郛，宋人使來告命。凡皆以報東門之役也。其報之止以東門稱者，以其自夏徂秋，凡兩伐鄭，皆至其東門而他無所及也云爾。豈嘗得如鄭之伐衛，既侵其牧邑，而並敗所與之燕師于北制哉。又豈嘗得如鄭之伐宋，以王師會邾，入宋之郛，逞主意而使人告命于魯哉。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管見　濮，陳地。衛人殺州吁，何以殺之於陳也？傳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于是州吁如陳。但州吁弒桓公而自立，桓公為戴媯之子，出自陳。及桓公弒，而戴媯歸于陳，則仇國也。州吁如陳而絕不疑其圖已者，以其再伐鄭，而陳侯皆從之，其睦于衛為可信耳。然毛詩有燕燕篇，其卒章曰：仲氏任只，言仲氏雖婦人女子，其操當正，使我歎服也。又終之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先君謂桓公，寡即老而無夫之稱。桓公立十六年，而州吁弒之，故稱先君，此戴媯所不能一日去諸懷者。惟莊姜嘗以桓公為己子，則當有同心也。故于遠送之時，以為君討賊之事，重叮嚀焉，其勗之謂何？以為在陳之事，妾勉為之；在衛之事，夫人勉為之。此別應須各努力也。由是以思，可知衛殺州吁之謀，石碏為之主，戴媯為之使，莊姜則又於主與使之間而為之輔，而州吁遂死于濮。故經書衛人殺州吁，與書齊人殺無知同，所以伸大義于國

也而必指其殺州吁之地
曰于濮則陳之有力並見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管見殺州吁石碏謀之則如傳稱逆公子晉于邢而立之亦石碏矣宋氏鉉翁曰九月殺州吁于濮若書碏則是一人之私討而不見其從衆惡故惟書衛人及冬十有二月而立晉亦不書石碏而曰衛人立晉立君從衆望也亦非一人之所得而私立也此論極允至于他國之君皆書卒不書立而衛獨書立晉者既明衛國弒君而有君亦即見衛國雖有君而實不可以為君也何以見之禮諸侯不生名鄭氏曰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呂氏曰諸侯有生名者穢不足以君一國而位號存焉耳衛宣公初立則諸侯矣而生名之曰晉則有大惡而德不足以君國亦概見矣觀宣公之立當隱之四年十二月及五年夏始葬衛桓公于秋即書衛師入郕是為暴德大惡也可以為君乎郕為文之昭與衛同姓宣公以師入郕則志在滅之既無辭于諸侯之滅同姓則名矣且宣公即位以後其恣情淫亂不得登于春秋而彰聞衛國者烝先君之妾夷姜要納公子伋之妻宣姜是為穢德亦大惡也又可以為君乎先王九伐之灋諸侯有鳥獸行則滅之滅國則國失矣宣公幸免王誅國不失而罪在當滅復無辭于諸侯之失國則名矣可知此書衛人立晉由孔子以宣公在位十九年之行事而統核之見其絕無一善之可容取節者乃遂于即位之初特據諸侯有生名之例而加之重貶也說者或以立晉不書公子為削其氏謂侯臣諸父昆弟則凡為公子者皆將臣之晉既立為君矣猶以稱公子不稱公子為加損哉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

管見按公羊以魚為常物無足觀其觀者必百金之魚故曰登來之又中登來為美大之看魚字似泥孔疏謂捕魚為魚猶獵之類言使捕魚者設備取魚因觀之以為戲樂也是為得之棠杜注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及魯侯觀魚臺今兗州府魚臺縣魚亭山是其處也寰宇記亦因之則兗雖遠於國都仍在魯之境內故左傳曰且言遠地也亦屬帶說家氏遂謂棠在宋魯之間無故而遠出臧氏之禍其兆於此乎殆不必然再按經書五年春公觀魚于棠明譏公之非禮正以陰許臧僖伯之諫觀魚為能事君以禮也臧僖伯即公子彄後書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於彄卒特書公子與後八年九年書無駭卒挾卒皆不稱公子而削其氏者迥異則彄為公子之賢者也其賢以諫公之觀魚為最著故其卒也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其稱有憾以其諫觀魚而弗從也葬之加一等公借以表其賢而亦自悔於向之觀魚也夫

夏四月葬衛桓公

管見衛桓公遇弒至此閱十四月而始葬固以著州吁之亂然下書衛師入郕即在其秋則距葬桓公之夏四月亦無幾是又足以著衛侯晉之暴矣

秋衛師入郕

管見經書夏四月葬衛桓公傳亦於四月紀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經不書猶謂其不得已而應之也乃桓公方葬鄭憾未得平及秋而衛師入郕經特書之稱師則有衆稱入則大侵此其好兵修怨與州吁無以異特不為弒桓公之賊已耳豈得以衛人殺州吁而立晉遂共指為衛有君哉孔疏郕叔武文王子武王之母弟後世無所見不知其君號謚惟文十二年書郕伯來奔則郕國伯爵也寰宇記濮之雷澤縣本漢成陽縣也古郕

伯姬姓之國今縣北三十里成都故城是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管見惠公以仲子為夫人其卒以夫人訃故天王亦使宰咺來歸賵也夫人卒必祔於廟隱公之母聲子為惠公繼室且謚曰聲隱公必奉其主以入廟矣至仲子有子桓公而未立為君若祔於廟隱公惡得祀桓公之母如其母哉是則仲子雖稱夫人卒其主仍在其卒時之殯宮桓公守之未始祔于廟也及隱公五年桓公少長三年之喪畢又踰年而主未得祔當不能無言也於是議別立仲子之宮伏桓公主其祀特欲卒成惠公以仲子為夫人之志耳其考仲子之宮必曰是夫人仲子之宮也春秋削其夫人而只稱仲子與前書歸賵一例

初獻六羽

管見凡祭之有薦曰獻以羽舞入而亦稱獻者從其牲俎薦爵之薦而統言之耳九月考仲子之宮而其主遂因以入是曰初於其初入主之祭而樂用六佾之羽舞意欲借以尊崇仲子使衆見為惠公之夫人也故春秋正之既於考仲子之宮削其夫人亦即聯書初獻六羽之疑于夫人者以示譏焉孔疏以魯之僭用八佾已久而此忽改用六佾遂有善其能復正之說殆因誤解初字故然按王制云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止分二等則樂之有舞在五等之諸侯亦擬止分二等為得蓋公侯皆用六佾伯子男皆用四佾降而為二則不成為舞矣乃左傳載衆仲之論羽數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此於諸侯之等不分豈遂謂伯子男同用六佾為可乎至其從天子用八降殺以兩而推言之則曰大夫四士二考儀禮之少牢特牲二篇詳列大夫士之祭禮絕不見有樂舞之用四佾二佾者其羽數亦有定復何所據哉耳按孫氏覺曰凡舞有干羽此不言干但言羽者婦人無武事但陳羽舞也此說近之但諸侯之廟祀有六佾之舞羽舞主象文德干舞主象武功皆以旌諸侯也夫人祔於廟配之得同凡當其祭備樂舞夫人與之而已豈武舞不關夫人而文舞亦兼涉夫人哉從可知仲子別宮在五廟之外惠公之主不入則廟祀之樂舞皆不得用無須辨其用羽而不用干者猶得於婦人之無武事為有合也

邾人鄭人伐宋

管見隱公四年宋再伐鄭至此五年秋九月鄭人伐宋報東門之役也鄭人主兵而先邾人者欲以著鄭人之實為主兵而復因邾人以巧避主兵之名耳傳稱宋人侵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是使鄭主兵矣鄭人以王師會之會邾師也邾得王師以為鄭師之道鄭師從之遂得長驅伐宋入其郛是實鄭人之釋憾於宋也特若鄭人助邾人以釋憾於宋者然豈得罪其主兵也哉鄭莊公之詭道春秋發其隱矣

螟

管見詩稱螟螣蟊賊集傳云食心曰螟食葉曰螣按蟲之害苗木有食心而不並食葉者恐螟螣不可為兩攷月令云仲春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仲夏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據此螟螣分見似難合而一之然春秋書螟者三無書螣者又蟲災不見於春則月令之言蟲螟於仲春兼其以旱蚤為發生之由來耳非遂為害也李巡云言其蟲冥冥難知此借以明先之與形而沴氣伏藏可矣至於仲夏失和而蟲螟之為害者復作是謂百螣時起也螣亦音騰為神蛇無足而能飛之名然音騰者徒登切音特者徒得切其出口之分別無多義當相從也可知蟲螟之族稱百螣亦即因螣蛇之騰借義轉音以見其起之勃焉而已由此斷之螟螣一蟲也可單稱螟可加稱蟲螟可分稱蟲螟百螣亦可合稱螟螣總之則一螟而已螟之為蟲將何屬殆即今所呼蚄蟲者是

已蚋音綿似蠶而小旱熯積雨下日中則附苗成質絲網葉上食葉盡而化為蛹有間見之時多則所在皆是而為災矣至其特書於九月者非至九月而始見也螟多作於仲夏作而不已遂綿延及於季秋其餘孽猶未盡殄則是多而又災其災特甚因獨據其後之九月書之攷本草穀類稷有七八月收者黍有五月種者至八月乃熟若粟之種多中者名八月黄晚者名寒露粟其穫皆遲又有稷稻之遲者及蕎麥之秋前種者並非至九月不得登場然則螟之為災其作既多役久之而不絕於九月穀於是盡矣豈不甚哉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管見］彄卒書公子賢之也其賢以素行著聞匪直以其諫隱公之如棠觀魚已也蓋諫以言顯若但以言取人其子哀伯達嘗諫桓公之取郜鼎而納於廟其文具見左傳亦足與其父僖伯彄相埒而春秋究未嘗書公孫達卒殆因

其素行無可貶斥亦無足褒稱故爾

宋人伐鄭圍長葛

［管見］宋人於冬伐鄭報九月入郛之役也郛為宋之國都鄭人伐之而遂入之長葛鄭邑也宋人伐鄭而圍其邑則以四年之會伐鄭較之今並不敢偪鄭之國都而圍其東門矣其不忍於憤而勞師結禍何為也哉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

［管見］鄭人之來輸平欲結魯以報宋也五年秋九月邾人鄭人伐宋鄭實主兵而邾為之道遂伐宋入其郛以為足報東門之役矣及冬十有二月宋人復伐鄭圍長葛豈得不復謀所以報哉於是以邾小不足賴乃謀結於魯而以六年之春來輸平也輸平與乞和納款相似然乞而不得納而不入者有之矣而鄭人則非漫然而來也蓋四年之宋伐鄭宋人使來乞師公辭之至五年之鄭還伐宋宋人使來告命公又辭之則知前之盟宋人於宿遇宋公於清早有絕宋之心鄭莊殆悉聞而熟計之者惟五年之再伐鄭適有翬之帥師以會宋遂致敗鄭徒兵而取其禾在鄭莊縱知其非公志魯固無所怨於鄭也但恐隱公以翬之故終不能諒鄭之無怨於魯耳故其來輸平者亦獨自輸其無怨於魯之情以告魯使之釋其猜疑而締其交好也自是而魯與鄭平矣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管見］吳氏澂曰前此魯未嘗與齊交因鄭輸平之後而公始與齊盟蓋鄭莊之謀也齊侯與魯為盟為鄭結魯也汪氏克寬曰宋殤既合五國之師伐鄭又出師圍邑經年而取之鄭之怨宋深矣去年與邾伐宋未足以釋怨故特平

齊魯以為他日伐宋之謀魯與齊盟而曰鄭莊合齊魯者以三年齊鄭盟石門知齊鄭合黨也盟不書及而書會則非魯志而齊欲為盟也通二說觀之而義備矣艾杜注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西北

秋七月

［管見］春秋凡歷一時無事必書首月者非欲備四時以成歲也欲見四時十二月皆自古定之而不可易耳故周之改元首十一月與前商之改元首十二月初未嘗以冬為春以十一月十二月為正月蓋廢不行夏之時者詳見前隱公元年之春王正月

冬宋人取長葛

［管見］五年冬十有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兩役也舊皆以為一役計其自圍及取雖或宋之報

鄭不恤暴師經年，鄭猶何所畏避，久而不損，直似以長葛委之宋哉。故知五年冬之圍長葛，以不能入，而師還，至六年冬，而復以師往，襲得乘間而入，乃即圍以取長葛也。但宋人之圍長葛與取長葛，雖爲兩役，而其意主於伐鄭，則猶之一役耳。故經書宋人取長葛，不更加伐鄭二字。夫宋之伐鄭，以五年九月。鄭以邾人伐宋，而入其郛也。至是而取長葛，則亦入其郛而取之，以爲差足以報鄭矣。然是年春，鄭人來渝平，鄭欲結魯也；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齊復爲鄭結魯也。其後十年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皆此取長葛者有以厚其毒也。宋殆惡能見及此乎。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管見　叔姬，伯姬之女弟。前書伯姬歸于紀，此書叔姬歸于紀。高氏閌曰：娣亦書歸，若堯之二女降于媯汭，皆曰嬪。此義爲近，但以娣爲姪娣之娣，仍誤指叔姬爲媵也。辨詳前伯姬下。

滕侯卒

管見　凡伯子男之爵，皆通稱諸侯。滕爲子爵，其卒書滕侯，從通稱也。如十一年書滕侯、薛侯來朝，薛之伯爵與滕子異，而通以侯稱，則其例已。至宣公九年書秋八月滕子卒，成公十六年又書夏四月辛未滕子卒，則從其本爵耳。或疑滕之先本侯爵，後爲時王所黜，故兩稱滕子，殆臆斷也。觀桓公十七年書六月丁巳蔡侯封人卒，及莊書秋八月癸巳葬蔡桓侯，不稱公，亦從本爵，而不從通稱，故然。蓋通稱爲虚位，所以達臣下之情；本爵爲定品，所以辨等列之貴，並權于禮而有合者。至此滕侯之卒不書名，今世次考不詳，謂其史闕疑文可矣。若宣公時之滕子，昭公元也；成公時之滕子，文公壽也，豈書闕乎？而猶何以不書滿甯謚侯卒則書名，葬則書謚，謚所以諱其名也。魯之於滕，凡時約伐人而會，而徇不從人會其葬與不會葬，則不得書葬，並亦非不得書謚，何以諱其名哉？故但書卒而不斥其名，以是爲諱也云爾。

夏城中丘

管見　程子曰：凡書城者，完舊也。中邱，杜注云在瑯琊臨沂縣東北，今山東兗州府沂州東北三十里有中邱城。沂州與莒州接境，中邱在沂莒偏處者爲莒，則知魯城中邱所以備莒也。前二年夏，莒人入向；四年春，莒人伐杞，取牟婁。曰入，曰取，則其城不足保，公殆懲此而爲是役，與但攻之。禮記月令孟夏之月，則稱是月也，繼長增高，無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季夏之月又稱是月也，不可以興土功，毋舉大事，以摇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舉大事則有天殃。以是謂夏城中邱爲秋識其不時，亦允。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管見　左傳曰：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穀梁曰：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于我，舉其貴者也。胡傳曰：年者，齊僖公之母弟也。僖公私于同母，寵愛異于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嫡等，遂成篡弑之禍，故聖人於年之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汪氏克寬曰：諸侯之弟，貶則書名，不貶則書字，故許叔、蔡叔、蔡季、紀季皆賢而稱字，且不言弟也。節録數說，而義亦該矣。

秋公伐邾

管見　左傳：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按宋之伐鄭，初圍長葛，再取長葛，鄭之怨深矣，而未能

以報也。方於上年春，謀結魯而來輸平，旋于夏五月辛酉得使齊侯相與結魯而盟於艾。今年夏，齊侯復使其弟年來聘，亦欲結艾之盟，而冀魯之固與鄭也。宋何嘗得與鄭平，且以七月庚申盟于宿哉。傳意徒以經於是年秋突書公伐邾，莫尋其起釁之由，乃牽合前稱邾人鄭人伐宋而為之說，遂斷以為公伐邾為宋討也。杜氏申之，則謂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為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故曰為宋討。夫邾之初伐宋，鄭以之也，將求于宋而為之伐邾，不轉疑于叛鄭之以邾伐宋，而失鄭之援與？此其辭愈曲，而于事理為益遠矣。然則公何為而伐邾也？於時殆由邾儀父有渝于蔑之盟，而來伐耳。邾渝盟而來伐，公安得不因而伐之耶？惟公之伐邾志於驅之出境而已，不以大克為功，因使邾之收其徒衆而還者，亦不至於甚敗為辱，以故邾之於魯，卒未聞其相讐而迫圖再舉也。然公為應兵，邾為主兵，經乃不書邾伐我，而獨書公伐邾者，其意以尊魯之為宗國，而抑邾之為附庸云爾。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管見 凡，杜注：凡國，伯爵，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今凡縣故城在河南衛輝府輝縣西南二十里。汪氏克寬曰：凡伯，周公之允。詩板與瞻卬皆其所賦，蓋世為王臣。周官大行人之職，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其總稱則曰問，問王制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其不分稱大曰聘小曰問者，聘之名重于問耳。然則天子行問禮，而諸侯承之，其國通稱為聘，所以明其重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管見 楚丘，杜注：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今兖州府曹縣東楚丘亭是也。戎所由伐凡伯者，傳云：初戎朝于王，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丘以歸。[illegible]戎有之，但此伐字與前非致討之義既乖，即謂其濟鐘鼓曰伐，亦不必然。蓋戎之伐凡伯，其徒衆皆備，為遮邀突起於楚丘，以盡掠凡伯之所有耳。已而究其人，則為戎也。既戎而詰其故，則以前之日伯弗賓怨之故，乃伐取其資，以償所虛發之幣耳。故以歸云者，以劫奪之物歸，非以凡伯歸也。凡伯為王臣，不執何能以歸。既歸，又將惡乎處之耶？戎之黠早辨及此矣。戎不可輕動，將加之罪，而戎復有辭。然則凡伯所聘之魯，及聘還而經其丘之衛，亦獨執王使，悔罪，別謀贈送，以遄其行而已。如戎何哉！檜之詩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又曰：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匪為冠賊之剽掠，特稱言西戎之充斥也。今東諸侯之有戎，患亦復肆無忌憚若此，可慨也夫。

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管見 宋公、衛侯皆與鄭為讐，而宋尤甚。蓋宋以五年、六年再伐鄭，於長葛圍之，而復取之。宋公心知鄭之必有以報也，於時齊、魯與鄭相結，而宋孤矣。惟宋與衛素睦，乃復遇于垂以結之，欲有所借以備鄭之伐宋也。故十年夏，魯會齊人、鄭人伐宋，三國相聯，及其秋，宋人入鄭，惟衛人同之，宋既入鄭，而復名蔡人以伐戴，亦惟衛人同之。皆因此遇于垂者，以堅其要約也。左氏據下盟于瓦屋為辭，以為齊欲平宋衛于鄭，宋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衛人許之，殆于遇于垂之本意未合。又遇者，兩君相見之通稱，或謂恐泄所謀，欲秘其迹，非也。以宋公、衛侯出而相遇，其能行此詭道哉。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庚寅我入祊

管見鄭昔有湯沐之邑以從祀泰山曰祊魯昔有朝宿之邑以入覲成周曰許田祊近魯許田近鄭鄭伯欲以祊易許田特其隱願耳而左氏於此乘歸祊者遂稱請釋泰山之祀以祀周公無論祊非所以供泰山之祀許田亦未必乃周公之廟存而以祊易許田之情畢露魯可因其來歸祊而遂入之入祊之後亦久不議有以致許田于鄭乎大抵歸祊之時宛受辭于鄭伯但言宋數伐鄭而未能報特舉先君舊邑之遠在魯者使宛歸之以求助而已故魯亦不覺其先為易許田之地也於是十年夏鄭人伐宋齊會之而不見有功然既使翬帥師公復自敗宋師于菅以取郜取防欲極力以酬歸祊之德哉然而孰知鄭伯之嘆魯其意不專在敗宋而實主於易許田哉祊杜注在瑯琊費縣東南今山東兖州府費縣治故祊城是也許田杜注近許之田今開封府許州西南有魯城本許田後置邑寰宇志謂在許昌城南四十里者是也按許田為朝宿之邑其初蓋以賜魯公伯禽者若周公受封而留輔王朝其朝宿

之邑置在洛都之外與鄭近當未必然其入祊而紀其日為庚寅者以與宛同籍其地于祊至是始為魯有云爾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管見宿男卒不書名其義已見前滕侯卒可以彼例此也諸說多以為史失之亦謂其文不備耳然史有詳略要必于其可省略之如滕侯卒月而不日以是為史之從略固有然者若宿男之卒既與蔡侯同書更六月又特標其日為辛亥使與國之號宿爵之屬男者亦不悉載乃獨諱其名為可略而文有不備豈理也哉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管見瓦屋杜注周地今開封府洧川縣南二十里有瓦屋里是其地也按瓦屋雖為周地而在今洧川則非鄭之國都為近而與齊絕遠恐所指未確姑仍之張氏洽曰春宋衛遇於垂齊平宋衛于鄭也秋宋齊衛盟於瓦屋齊卒平宋衛于鄭也此左氏之文也然以經考之遇垂而鄭不與盟瓦屋而鄭不與鄭豈受平者哉侵牧之役衛鄭怨淺長葛之役宋鄭怨深公子馮在鄭宋殤公未嘗一日忘也宋亟欲去馮而合鄭鄭莊公必不從是故瓦屋之盟絕鄭非鄭也此論不泥傳文最為卓識但此瓦屋之盟齊侯實有平宋衛於鄭之志而卒未之能也蓋海岱之間齊為大焉自始封歷十二世至僖公已稱東州之小伯當其盟于石門既得遠交於鄭又繼之盟於艾而得近比于魯惟是宋衛與鄭為讐不能和協以歸于好耳若得平宋衛于鄭合之齊魯為五國相糾屬則其得諸侯者幾于半天下豈不可以霸哉此齊侯欲盟于瓦屋之本志也惟鄭不能釋宋衛之讐亦未免除忌齊侯之霸故齊侯嘗以秋七月庚午盟于瓦屋為期及期而齊與宋衛皆在鄭獨不來則亦弟與宋公衛侯盟之而已但宋衛之於齊初未有隙夫何

急欲于盟且來盟之時在宋公衛侯亦姑急赴齊侯之約其心固早料鄭之必不如約者至齊侯不克卒平三國將以宋衛二國盟殆猶慮其以鄭為辭而乞寒斯盟也乃推宋公為首而齊侯下之衛侯亦遂安于後齊侯矣以是卒盟而還此可知春秋書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蓋譏齊侯之初平三國而未始有成既不能得志于鄭亦並譏齊侯之卒盟二國而其讓為主復不能得志于宋衛也云爾

八月葬蔡宣公

管見春秋書他國諸侯之葬凡八十七見其遵用古制而及五月者居八十七中之四十一自三年書宋穆公始其簡從末俗而止三月者居八十七中之三十自是年書蔡宣公始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管見莒人即莒子非微者也前於二年書莒人入向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並于莒子稱人以貶之公之與莒盟亦因其入向取牟婁而降心以結好耳豈誠謂莒子為吾與國而不人之也哉惟其鄰于先之城中邱者以其與莒偪近而備之然不卒要以盟難云有備則無患也故二年書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此書秋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其盟之人與地有兩而公之與盟其非得已之情則一浮來杜注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邳來間今莒州二十里有浮來按浮來為紀邑才非魯境公自魯如紀以盟莒人故稱及必于紀邑者以魯與紀為姻親故爾

螟

管見蒙上九月書螟與五年同皆以螟之作于秋前者已畢為害故於其九月秋盡而稻未已特書之迄莊公六年

之害超然以秋稱則又見其秋以前猶未為害秋以後無不被其害者當分別觀之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管見隱公時魯之大夫獨書名以示貶者三無駭與翬與挾是已然無駭于此年書卒挾於明年亦書卒猶得如其為大夫死而卒之也至於翬之人惡乾誅弑隱公而立桓公在桓公以為德比其卒也魯史豈得不書而春秋並削之蓋欲重加貶以示深惡痛絕之意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管見春秋書天王使來聘於魯者七隱公七年凡伯來聘九年南季來聘當其二及桓公四年渠伯糾來聘五年仍叔之子來聘八年家父來聘當其三對隱桓二君不滿三十年而隨承天王之五聘則春秋之初周室雖衰所以撫字國者尚勤也是後自莊訖哀歷十君積二百餘年惟僖公三十年冬使宰周公來聘及宣公十年秋使王季子來聘凡二聘而已則周室之衰既極其勢不能以撫諸侯雖魯為宗國而於來聘之禮亦安然聽其久曠是並欲求此於春秋之初而不得矣可勝慨哉乃說者輒謂天王之使聘加於隱桓者失之太數從以隱之十一年桓之十八年其朝王與聘於王皆未見書於春秋已亢慢不謹侯度亦天王初未能以貶爵削地加之罪復先後遣使以及五聘焉是為非正耳不知諸侯朝王與諸侯使卿大夫聘于王皆常事例不悉書豈得據以坐罪隱桓遂疑天王之失刑而輕禮乎致但謂隱桓之際值周之東遷已久其有時朝聘浸不加期以致天王之於魯其求聘者得書其五通隱桓幾三十年證以古制之一歲年三歲頫五歲省率是為常則亦大半有闕也此于事理為近若竟以為王官五及

魯廷臣以聘來而魯之朝聘曾不一往乃至天王之廷絕不見有隱桓君臣之跡惡可信耶南氏季字南季王大夫書字前凡伯為王卿則但以邑爵見並著其聘為得禮耳至元年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則使諸侯嫡妾之分亂非禮甚矣故雖宰冠列卿及諸大夫亦書其名曰咺以貶之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管見三月雨不異異其大耳月令於仲春二月言始雨水季春三月言時雨將降至季夏六月乃言大雨時行則三月大雨其為非時可知大字貫下震電二字蓋雨大而震電亦大也大雅皇矣篇喻言文王之不欲革殷者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大聲謂大雷大色謂大電當長夏之土潤溽暑大雨時行正為以水革火之象故稱革焉然則詩不明言大雨而大雨亦畢該矣此豈三月所宜見哉又月令言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大

寒氣之發甚而至于大雨雷復何加焉小雅稱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四月為正陽之月以繁霜為憂傷則三月之為五陽而偪于正陽者乃至大雨雷焉其驚心又當何若也此以視三月之大雨震電尤非所宜見矣無何隱公九年之三月忽有相從而疊見者其可怪弥甚益時方三月初不料其有大雨震電也及癸酉而大雨震電既大雨震電矣亦絶不料其將以大雨雪也乃及庚辰而復大雨雪八日之間陰陽之錯迕為變乃至此擁有是國者將何道以自譴責而始克致
其恐懼修省也耶

挾卒

管見 齊氏履謙曰魯世卿之後其嗣不見於經者三人然益師之後傳有衆仲無駭之後傳有展禽展喜展瑕展莊叔展五父惟挾之後無人或以所氏之世至挾而絶或其子孫甚微無事可見也按挾之後嗣不聞亦莫詳其所自

出之系為之究論其人必屬無駭之黨一切與為附和故無駭猶得書其帥師入極以為罪狀而挾之行事絶未有可指目者春秋但斥其名以貶之即從無駭之例初不問其為公子為公孫為公孫之子概從其削則已夫孰得為有可起
者哉

夏城郎

管見 郎杜注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北有郎城趙氏鵬飛曰城郎備宋也魯將北會齊鄭伐宋疑宋為批亢擣虛之策故城以備之豈復顧天時之正否民力之豈凶耶按城郎之意此說得之觀明年會齊鄭伐宋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宋宜自救之不暇何暇報人乃鄭師伐宋還猶在郊宋忽以衛人蔡人入鄭其得入者鄭不備也蔡人後至宋又與蔡人衛人伐鄭所與之戴其遂伐者亦攻戴之無備也然則宋殆

之用兵無慣行此說適以為得計而魯隱貿貿然之此所以會師伐宋擬在明年之夏而其合衆城郎意先決于今年之夏也夫季氏本曰隱之元年費伯已城郎矣至此年復城而桓十年齊衛鄭來戰于郎莊八年陳蔡之侯亦次于此十年齊宋以兵窺魯又宿師於此則郎豈非魯之要地乎此說亦當參看但當以趙氏之言備宋為主

秋七月

管見 秋時無事而首月必書此其再見也以四時十二月之名有定三代共之不可擅改故春秋於此獨不以一書
為例而
從省

冬公會齊侯于防

管見 公會齊侯于防為鄭所使也鄭以欲報宋人長葛之役而謀會齊魯之師以伐之其八年三月之來歸祊必以

其情告魯而魯遂入祊則魯之會師已惟命是聽矣惟齊于八年之七月為瓦屋之盟將平宋衛於鄭而鄭卒不平則令之將伐宋而求致齊魯之師來會於鄭魯雖必應齊則將有以謝之而鄭之於魯恃有歸祊入祊之相結既固於是鄭使來告伐宋並乞公會齊侯代鄭為之說以解之使齊侯之心終以前之得盟於石門者仍守其約毋以後之不與盟于瓦屋者或不釋然於心也以此度之公之會齊侯于防非為鄭所使而何哉防杜注魯地在瑯琊華縣東南今兗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有華城即華縣也按十年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中丘為魯地防亦為魯地公獨何能屈齊侯一再至于魯乎或謂魯為鄭釋嫌于齊以圖會師則當入於齊境而防屬在齊也然無可証據以俟知
者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管見 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所以定會師伐宋之期也但中邱為魯之東境在齊之東南齊侯之會公得于此地鄭伯何由與齊侯同至而公會之也哉蓋鄭伯先如齊與齊侯遇其於前此不與瓦屋之盟公既于防解之而鄭伯復自明之也其於今兹必報長葛之役公既于防請之而鄭伯復自乞之也於時齊侯竊自裁度鄭實強于宋將以為與不可絶也且長葛之役連歲加兵曲在宋而直在鄭則宋有可伐之罪而鄭之伐宋正為有名此而以師會之在宋之于齊當不得序瓦屋之盟為不信已於是齊侯許其會師並與鄭伯同至于魯而公會之遂定會師之期其會之之地則在中邱云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管見 此會鄭伐宋公既以歸祊入祊之故而自行矣而又先書翬帥師者蓋公慮此師不武則于鄭之歸祊其願未塞而我之入祊其心亦多歉于是以翬之專横雖可惡而其長于軍旅則可仗之以有功乃不得已而使翬帥師也不然公未始以能戰聞胡然而一敗宋師再取宋邑哉但翬也不良藉之有功則專横滋甚他日鍾巫之變所兆于此此又經書翬帥師之微意與齊人鄭人以貶齊侯鄭伯也齊魯之會伐宋魯公自行而齊侯不出安得請其所使將者並非卿耶惟先有防之會及中邱之會皆齊侯實與魯鄭合謀貶而稱人罪其主者而已所使不足責也至鄭之合齊魯以報私怨其宜從貶例固已而左氏紀其伐宋則稱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其來告魯亦曰以王命來告周室既衰諸侯強其他皆不知有王以有事于戰爭則必假天子之聲靈以為威重鄭莊實春秋之罪魁矣亦貶而稱人較之齊侯更有甚可惡者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管見 翬所帥之師即公之師也克敗宋師知翬之力為多然三國合師伐宋而魯獨先敗宋師則又鄭來歸祊之所使耳菅杜注宋地未詳封域所在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管見 夏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越十日為辛未則取郜又十日為辛巳則復取防其一一詳其日者著其迅疾焉耳在翬之師師此舉亦足遂其志矣而公之詡詡自得當益甚蓋經書敗宋于菅遂因以取郜取防是於鄭之歸祊既快其足以報命而傳復稱取郜歸于我取防亦歸于我則又於入祊之外竊幸鄭之不貪其土而以勞王爵也夫孰料翬之伐宋有功而惡將長又鄭之取僕于祊方亟圖許田而不惟伐宋已哉

秋宋人衛人入鄭

管見 此宋人衛人及下蔡人皆貶其君之辭與前齊人鄭人一例宋人之入鄭與其伐戴衛人皆以師從歲八年遇于垂之約耳今年夏鄭合齊魯之師以伐宋魯先為鄭收宋師兼取宋邑宋人不能禦乃竊料鄭師大出則其國空且師勝而還必緩于是與衛人急乘其間遂入鄭入為造其國都而據之也當隱之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傳稱圍其東門五日而還未能入鄭今而入之亦當自以為得雋矣但以詭道行兵志存僥幸非勝算之可恃者若本此伎倆以報魯之敗宋師兼取宋邑彼其先備而城中邱雖魯之鄙邑猶不得入況其國都也哉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管見 前概稱鄭人而此獨目鄭伯欲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而鄭因而伐取之者實鄭伯之自來也隱四年宋公伐

鄭衛人以陳蔡從為陳蔡之貺于衛故此伐戴而蔡人來會則亦衛人有以召之惟其師後至故不及入鄭而從之伐戴耳然宋人主兵其獨謀入鄭而復旋以伐戴者意非主於必克鄭也但以入鄭而鄭莫之禦是即宋勝而鄭敗矣此足以除宋師先敗于菅之恥既入鄭而不敢淹遂移師以伐戴戴為鄭之附庸與於鄭其伐戴亦謀取之謂足以當役之取郜取防而償所失也然宋人豈鄭伯之敵哉雖入鄭衛因衛人不嫌寡助及伐戴而更加以蔡人宜亦以多為益善也乃矢聞鄭伯然完自將挾入鄭之憤以敵伐戴之謀其勢莫敢過在宋人方新挫于菅之敗及郜與防之取其心腊驚動戴仍未得遽定矣以故宋人之合蔡入衛人伐戴欲取之而不能而鄭伯之于宋人以速蔡人衛人于戴伐之亦即于戴取之易易耳伐取聯稱其敗不言可見取者俘其徒旅掠其輜重也以此而轉忍入鄭之謀曾無損于鄭之毫末何為也耶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管見　高氏閌曰戴鄭所與也而三國伐之郕衛所與也而齊鄭入之是效尤也吳氏澂曰自五年衛入郕之後郕遂服屬于衛故為衛之與據此則入郕之役其所由來者蓋以此年秋衛人合于宋人以入鄭又召蔡人合于宋人以伐戴故鄭人欲有以報衛人既于衛人之會伐戴者伐而取之猶以為未足以報也因于冬十月壬午再與齊人伐衛人所與之郕遂入郕以視衛人會伐鄭人所與之戴而未能入者為加甚至是而後報衛人之志乃伸其入郕獨先齊人而魯未嘗與者以夏之伐宋魯君臣皆最有勞重再勤也于時惟齊人因之成功鄭人知其必將恥之因謀與入郕以收其激勸于會之力而齊人亦以功鴑于鄭人以是先齊人耳然則鄭莊之譎詐多謀能使齊魯皆為之用既至此其明年之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遂因之矣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管見　桓公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以分書知其不旅見也旅見則同日行禮特見則不同日至十五年夏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不分書而聯書則亦以其為微國之君而旅見之矣茲隱公十有一年春書滕侯薛侯來朝與後分書穀伯鄧侯之例異而與後聯書邾牟葛之例同是隱公僭天子旅見諸侯之禮以行其忽微也凡諸侯之邦交皆從敵禮經于滕子薛伯皆純以侯稱欲明魯之尊周室以重王爵其道當然此足以正其旅見之非矣有隱公之怠微而旅見遂以啟滕薛之爭忤而爭長據左氏所載薛恃先封滕侍同姓辭皆甚憤逆公命羽父解之而許乃長滕是成何朝禮哉故經首書滕侯而次薛侯使其長卑然有定彼不知而爭者亦即有以正之也與薛杜注魯國薛縣今薛城在山東兖州府滕縣南四十里孔疏譜云薛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為薛侯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武王復以其冑為薛侯小國無託世不可知亦不知為誰所滅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管見　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以為謀伐許是矣吳氏澂曰鄭莊以小利餌魯隱既與之伐宋為鄭報怨矣又將與之同伐許為鄭益地許與鄭接壤鄭之所利齊魯無與焉者也鄭伯以計鉤致齊魯之君而借其兵力吞併小國以利益于已甚哉鄭之不仁而齊魯之不智也此論極嚴正時來杜注郲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在今河南開封府東四十里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管見夏公會鄭伯于時來謀伐許也及秋七月壬午入許而齊侯與于師焉則何以致之蓋時來之會鄭伯欲邀齊侯之以師共濟使公固請之耳齊侯許之故用及字作緣索諸公先得結于齊侯而後乃與齊侯合併于鄭伯以共伐許而遂以入許也按左傳敘入許之役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許莊公奔衛據此則鄭師獨克而公與齊侯之師未有勞也然鄭伯此舉非不足于兵力特假公與齊侯之親厖戎行以壯軍聲使許莊公聞而恒懼稱辭一舉而已初不欲公與齊侯之歸得分其功故入許之後齊侯以許讓公公弗敢有以與鄭伯鄭伯竟不從辭許杜注穎川許昌縣今河南開封府許州故許城在州東北四十里孔疏譜云許姜姓與齊同祖堯四岳伯夷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管見傳稱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夫羽父使賊弑公不得賊則從賊之罪不定也至于討于寪氏有死者而賊終不得則賊之弑公雖魯國皆知其爲羽父使之而亦佯爲不知而已故但書曰公薨亦如治獄不决黠吏爲疑案云爾說者以爲諱公之遇弑乃其餘意

凝園讀春秋管見卷之二

慎齋羅典嶽五氏定稿

男紹郴　孫起鼒賢綸校字

桓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管見桓公元年書春王正月二年仍書春王正月以桓公之立由翬立之而隱公之弑亦由翬弑之也亂臣賊子王法所必誅在桓公即位之一二年猶望魯有能伸王法以正翬之罪者及三年而桓公娶於齊乃使翬如齊逆女方大著其為公子以求見重於齊是竟忘乎其為魯之亂賊矣於王法何有哉蔑有王法而尚知有王哉故經於桓公三年但書春正月而不書王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管見公會鄭伯于垂鄭之志也蓋鄭伯以桓公繼弑君而立縱不與聞乎弑而其事曖昧不明終有嫌慮不自安者是非修好於諸侯不可為憶隱公十年魯會鄭伐宋十一年又會鄭入許魯必以為有功於鄭也則欲修好於諸侯莫鄭若矣於是鄭伯先期公會于垂以中其隱公亦欣然樂從遂如其期以會之故曰公會鄭伯于垂鄭之志也鄭何志志在卒得魯之許田即以此會于垂者為交易之地耳

鄭伯以璧假許田

【管見】致工記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璧孔曰好凡人稱好者必作圓圓爲孔象故璧中之圓孔以好名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原以合二國之好故鄭伯僞致永以爲好之情於魯特先以璧將也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此其訂盟之始與會於垂在前盟於越在後而以璧假許田介乎其中鄭伯陰爲措置魯桓亦何能出其範圍耶其假許田之辭亦當假義於璧而後婉而易入蓋前之歸祊初未明言易許田也及是乃明言之鄭伯當謂往年使宛歸祊亦以祊近魯許田近鄭各舉其近者相易即得藉此以合二國之好也爾時魯此入祊猶幸魯以祊爲近而遂入之必將計及近鄭之許田而約相與易之魯入祊而鄭入許田亦不得藉此以卒合二國之好矣比閱四年未得命隱公即世故特以璧假許田欲成魯先君合好未竟之緒亦並使自今以往魯之與鄭皆共矢於永以爲好也豈不嘉哉以璧假許田之辭蓋如此魯桓何以處鄭伯耶時方在會尤與得盟歸祊入祊爲往事無緣得悔則當其再四嗚躊知亦有必不獲已而受其璧允其假許田者矣許田耕假本鄭伯之遁辭而經文仍之亦即以著其父而不歸耳左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邑土錫自天子傳之先君又可假乎一或假之而尚有復歸者乎許田杜注近許之田今開封府許州西南有魯城求許田後置邑寰宇志謂在許昌城南四十里者是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管見】鄭伯忽以璧假許田魯桓豈能以遽諾哉其間遲疑積日亦頻需往復通辭於是以三月遇於垂及夏之四月而盟未定惟鄭伯稔知魯桓之心必恃此盟以自安遂于於許田可假則盟不可假則不盟並因之去垂而至越請若卻公之盟而實以要公之來就盟也故書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及者追及之也及越而遂得盟於越則既諾其假許田而以璧爲司盟之神乃已

秋大水

【管見】左傳曰凡平原出水爲大水穀梁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孫氏覺曰大者非常之辭水非常而爲災或害禾稼收穫穀凡爲災則書之汪氏克寬曰書時不書月則水之汎溢爲害蓋歷時而未平也數說經義已盡他或謂桓行逆德而致陰沴桓雖有罪而大水之災不及桓而及民民何罪乎

冬十月

【管見】雖無事而必書冬十月則後之爲冬十有一月又爲冬十有二月不可遽亦不可改以此知周之改元首冬十有一月初未嘗以爲春正月即商之改元首冬十有二月皆未嘗以爲春正月也

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管見】陳氏傅良曰華督則曷爲但稱督隱桓莊之春秋凡號皆名之張氏洽曰初宋穆公舍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鄭與夷既立而鄭莊公欲納馮於宋於是自隱四年以後鄭宋屢相侵伐華督蓋馮之黨也夫黨馮者即因之共舉與夷凡皆所以阿鄭耳此足得宋督弒其君之由來矣其書及其大夫孔父褒其死君難也莊公十二年八月甲午書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僖公十年正月書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皆蒙上弒字及之不別言殺者蓋著其賊不異人兵不異器皆同時及於難云爾當宋督之弒君孔父或自其朝見之而以死衛君又或自其家聞之而以死殉君此之謂死君難也若左傳稱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二年春督攻孔父

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夫孔父先死於其室不及君與夷被弒之時其在華督之殺孔父亦為取孔父之妻故何緣得指為孔父之死君難哉且孔父為大夫而其妻乃行於路華督亦為大夫而孔父之妻不避其路華督之目逆而送之乃至久立於路皆涉於虛妄不經豈可信耶至孔父之辨稟纂案云穀梁以孔父為字趙氏匡駁之是矣左氏以父為名杜氏預因為罪孔父之說亦非也惟劉氏敞君前臣名之說最為精當故程子及蘇氏轍胡氏安國皆用之啖氏助則云孔字父美稱也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故有弗父金父若孔為氏豈世世改乎又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是其證也此說甚詳核然名君而字臣於義終未安故主劉傳而啖氏之說附存於此攷本姓解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始以孔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為氏據此則孔父之名嘉而非名孔與啖氏所論正合或者春秋本書及其大夫孔嘉後之讀春秋者欲尊孔子因並尊其所由氏孔之祖而諱之故以父字易嘉字其敢於易之者竊擬是以慰孔子修魯史而不得為祖諱之私願當不至以妄干筆削之權為罪也與

滕子來朝

管見　禮凡諸侯之邦交大國聘小國小國朝大國滕小而近魯其來朝稱滕子從其本爵以明禮也且魯桓新立滕以前之朝隱而繼之於桓亦正有所不得已者但猶是滕也前與薛共稱侯而此改稱子非為時王所黜之謂蓋五等之爵伯子男得統稱侯亦為禮前因隱公旅見滕薛二君不避天子之禮幾自忘其為侯故首書滕侯即联書薛侯以正隱公之失耳不然滕子爵薛亦伯爵若泥指滕本侯爵則亦將泥指薛為侯爵矣其可乎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管見　會于稷以成宋亂鄭伯主之公及齊侯陳侯則其從也按鄭地北與衛鄰南與蔡鄰此會獨衛侯蔡侯不與蓋由隱之十年鄭伯報宋殤公長葛之役伐宋宋以衛人入鄭又使衛人名蔡人伐戴鄭伯皆伐取之怨未平雖招之而不必應若魯桓之繼隱而立已於元年會垂盟越結好正所且隱公前於十年夏與齊侯會鄭伐宋冬齊侯東會鄭入郕至十一年秋隱公復及齊侯會鄭入許其事去桓無幾時齊侯猶如故也則欲得今之公與齊侯相與并力若操之左券矣惟陳先睦於衛當隱之四年從州吁再伐鄭而州吁旋死於濮濮為陳地衛人殺之實陳人執之則陳非卒黨於衛當亦可要約以收其助也此皆鄭伯所熟計而豫決其無不如意者於是三月而公會齊侯陳侯鄭伯於稷矣其會於稷之謀則鄭伯欲平納公子馮而仍使督偵之故曰以成宋亂計馮之出居於鄭踰十年鄭伯久欲納之與其以鄭為德行將奉社稷以從耳惟宋督私於馮以阿鄭伯之意遂於桓之二年正月弒其君與夷以白

馮此宋之亂也在宋人豈得不謀討督更舉與夷之子以立為君乎時鄭伯急欲納馮亦惟恐緩不速事而又以所期之諸侯未合勢不足以威宋則宋人縱不拒馮或致誅督討賊而馮孤雖納如弗納也已而三月公及齊侯陳侯至與鄭伯會於宋之稷鄭伯納馮而馮遂入且即以宋殤被弒之逆賊轉為公子馮篡立之元輔故使華督如其先之為太宰而相之所謂成宋亂者如此此在公及齊侯陳侯昧然為鄭伯所使亦無足責獨念鄭伯此舉既敢於成宋之亂則其自為悖戾者尚何所不至哉是不待繻葛之戰而始見其無王矣稷杜注宋地當在今歸德府境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管見　郜說文周文王子所封之國又左傳僖二十四年郜雍曹滕文之昭也注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其大鼎蓋於郜者當是郜之始封有此分器耳僖公四年猶書郜子來朝則其國未嘗滅未審大鼎以何時為宋所有而今以

賂魯也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臧哀伯諫極言其非禮詳見左傳學者多謂之戊申紀日承上夏四月來孔疏謂杜說長歷此年四月無戊申故有日而無月夫不月而日安所繫耶徒以長歷遊推四月為庚午朔故月中無戊申非經之有誤也再按隱公五年書冬十有一月辛巳公子彄卒於大夫卒而詳其月日表其為公子則賢之矣旬是以彄字子臧為臧氏世獨魯政哀伯達其子也前事隱公諫六年及諡桓公二年而諫納郜鼎與其父僖伯之諫隱公觀魚詩義皆典核嚴正而其後之卒獨畧而不書者殆以隱公被弒之賊抑知為翬而隱忍同朝不克舍生抗論使之明正典刑則郜鼎一諫不足以塞責也其卒諡曰哀未解何所取義即倚以慰達為兩朝大夫惟是鬱鬱不得伸其志以死斯亦可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

〔管見〕杞有二國一為商以前所封周亦存之不廢在今山東青州府安邱縣境本子爵凡春秋所稱杞子者是也一為周武王代商求禹之後得東樓公以舊封僻陋在夷乃更封之中土而因其舊號曰杞在今河南開封府杞縣境加爵為伯凡春秋所稱杞伯者是也杞伯已列於杞子而此復加稱杞侯則又非直以五等之爵得統稱諸侯遂與前之滕子亦稱滕侯者一例解之蓋周封虞夏商之後為三恪王禮之如賓客然則其來朝於魯不稱杞伯而稱杞侯欲見杞備三恪而與虞及商之兩朝相次以視魯之獨為宗國得兼四代之服器官而同用王禮者適為二國相敵云爾

蔡侯鄭伯會于鄧

〔管見〕鄧杜注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今鄧襄城在河南開封府郾城縣東南三十五里此以鄧為蔡邑當從之公羊以為鄧國雖據五年鄧侯來朝為證孔疏以為鄧國去蔡甚遠蔡鄭不宜遠會其國都駁之良是夫鄧為蔡地蔡侯乃得鄭伯之來會者以鄭伯欲與蔡侯釋怨而修好耳何以知之前隱公十年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為鄭之與國蔡人會伐之則鄭怨於蔡及鄭伯皆伐取之蔡不得志於戴而被鄭之伐取則蔡亦怨於鄭矣以故此桓公之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於稷蔡與衛皆不與焉鄭伯知衛之不可遽和而蔡猶得就之以相結也於是期蔡侯於蔡地之鄧使蔡侯不出境而鄭伯入其境以會之此亦猶是行其輸平之故智耳然於魯猶使人而於蔡則假躬親也蔡侯其將執何說以謝乎故書曰蔡侯鄭伯會於鄧著其釋怨修好之順以從轉以蔡侯為主而鄭伯為之客然是可知鄭伯之謀為此會而即得以卒結蔡侯者獨在期其會於蔡地之鄧為得算也乃說者多主公羊而以鄧為鄧國遂謂蔡鄭鄧之三國皆以近楚而懼因相與為會以共謀備楚致楚武王熊通十九年始入

春秋亦猶憑陵江漢之間而已及莊公四年楚文王熊貲立而後侵及中國其見於經者於莊公十年書荊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十六年書荊伐鄭併亦於是年紀楚人之滅鄧焉此三國被患之明徵也然以今蔡侯鄭伯會於鄧之桓公二年數之盡桓公十八年又續以莊公十年則楚之敗蔡在今二十六年之後復續莊公十年而及於十六年則楚之伐鄭滅鄧更在今三十二年之後彼蔡侯鄭伯鄧侯者何由各能懼而早計以有此會既會矣又何由共謀而定備楚之策以無虛此會哉

九月入杞

〔管見〕此九月所入之杞乃商以前舊封之杞也稱杞子若七月來朝之杞伯得加稱杞侯者與此為二須辨之凡帥師而造其國都為入哭稱入杞其入者為誰是必翬耳翬在桓公時專橫益甚則無因而帥師入杞當與前隱二年

之無駭帥師入極同也然則曷為不書翬入杞由於公以翬之立已為德特縱之而不加禁制故然非獨翬之罪也於是不得書翬入杞而道公又不得書公入杞而舍翬故於九月止書入杞使讀春秋者思其所由來則知魯爾曰之君若臣其為無道而不仁皆有不可道者矣

公及戎盟于唐

管見 隱公二年元會戎而後盟戎始盟也桓公繼隱之盟則可不以會先之唐地在戎隱公盟戎於唐而桓公亦不易地故皆以及稱及者自魯而適戎也

冬公至自唐

管見 凡書至者著其盟戎而盟成於隱公之僖好庶幾其不渝耳至於公行而反必親告於祖禰此屬常禮非書至之正義也不然隱公盟戎於唐而不書至豈得謂祖禰之廟桓公必告而隱公可不告哉

三年

春正月

管見 桓公三年但書春正月而不書王其於魯則為公會齊侯於嬴其於諸侯則為齊侯衛侯胥命於蒲也左傳以會於嬴為成昏於齊公豈能自成哉其時殆以公子翬為之媒耳觀後書如齊逆女不他使而特以公子翬則可見矣再借證於文公末年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與翬之惡同而其先為公如齊求昏既定而歸乃專弒立及宣公即位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則逆女與求昏為一人可即遂以知翬也蓋桓之繼隱由翬之弒隱皆終不自安乃欲求昏於齊結強援以為捍蔽可知公會齊侯於嬴以成此昏者實以逃天討也天討不得行是無王矣至齊侯衛侯胥命於蒲胥為相義同列諸侯何言乎相命欲相命為侯伯云爾侯伯為諸侯之長所稱霸者以此齊侯約與衛侯並霸故相與專命以互稱侯伯是謂胥命於蒲然惟王言乃得稱命非可妄假如後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師於城濮為踐土之盟獻俘於王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侯伯之命鄭重如此亦可知齊侯衛侯之胥命於蒲以期並霸者實以干天命也天命不得行是並無王矣合并論之當桓公之元年二年尚不至此

公會齊侯于嬴

管見 公會齊侯于嬴蓋由齊既許昏而因之納幣耳納幣不親行如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禮也惟莊之二十二年冬以將娶哀姜而如齊納幣是為非禮此桓公三年六月之納幣為娶文姜也雖不克及齊都而猶必於齊地之嬴豈得以為是禮乎亦獨緣此以會而成昏者出於懼討求援則不得不先下之故然嬴杜注齊邑萊山嬴縣今故城在山東泰安州東南五十里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管見 朱子語類問張洽曰尋常如何理會是胥命曰嘗考之矣當從劉侍讀之說自王命不行則諸侯上僭之事由階而升然必與勢力之相上下者共為之所以布於衆而成其附也齊衛當時勢敵故齊僖自以為小伯而黎人責衛以方伯之事當時王不能命伯而欲自為伯故於此彼此相命以成其私也及其久也則力之能為者專之矣故齊桓遂自稱伯以至戰國諸侯各有稱王之意不敢獨稱於國必與勢力之相侔者共約而為之魏齊會於濁澤以

桓王是也其後七國皆王秦人思有以勝之於是使人致帝於齊約共稱帝自桓王而至於桓帝僭竊之漸勢必至此豈非其明證乎曰然則左傳所謂胥命于弭何也曰此以納王之事相遜相先也曰說亦有理按此論推闡盡致足徵春秋胥命二字不再見實為孔子特筆再按胥命于蒲齊侯之志也當時鄭強於衛齊侯何以舍鄭而與衛耶蓋以齊承太公表海之封先王嘗使召康公命之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其同時受封者有衛康叔武王親命之史錄以為康誥其首曰孟侯孟為伯義其位任與方伯之領諸侯同也若鄭之封國最後又為厲王之庶子東遷之初失故土而宅新邑勢微甚今雖浸強本非齊耦故胥命之舉亦獨引衛以與為匹儔耳蒲杜注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今直隸大名府長垣縣治故蒲城是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管見 公於杞侯何為而會又何為而會於郕殆即此以報杞侯之來朝耳杞侯承夏後以備三恪足與魯為敵則當桓之二年七月杞侯來朝既踰年而魯亦當往朝於杞以報之然杞侯自視終以國小而伯爵未足與魯敵也於諸侯敵則相朝之禮不合於是三年之六月公因必當往朝於杞以報之遂越境而至於郕杞侯又因不敢當公之往朝於杞以辭之亦遂越境而同至於郕也郕為地主則公與杞侯但得行會禮不得行朝禮矣然公未及朝而已與為會則公心安杞侯獨求與會而不受其朝則杞侯之心亦安蓋禮之以義起者宜有此既會皆自郕而還凡書曰公會杞侯于郕郕為傳濮州之雷澤縣今屬曹州府正當魯之西南杞之東北乃二國往來適中之地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管見 日有食之有頻去聲訝其不當食而食也異矣至於食之而既則尤異既者日光盡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管見 前皆直斥其名曰翬此忽加公子者何蓋翬以弒隱而立桓為正卿專政舉朝皆號為公子雖桓公亦不名之號以為親且貴之重臣一時無兩云爾故春秋存公子之號以著魯之共阿於翬而仍直斥其名以示絕之曰公子翬之如齊逆女逆文姜也文姜有淫惡與其兄襄公亂歸魯之後卒以淫而啟彭生乘公之禍是女之能為大逆不道者乃令於桓之三年秋七月初使如齊逆之魯之他臣皆不與而獨以翬往則是正以弒隱公之公子而往逆弒桓公之夫人矣豈不怪哉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管見 讙杜注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讙亭今濟南府肥城縣西南有讙城穀梁曰禮送女父不下堂左傳曰公子則

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公不自送齊侯何以必送姜氏而乃至於讙哉當公子翬如齊逆女及期齊侯命公子翬以夫人姜氏歸而姜氏不行必欲齊侯送之於讙而後行於是齊侯恐事之逆而譏大國之不教也遂不得已而來送之故特書曰齊侯送姜氏于讙

公會齊侯于讙

管見 士昏禮親迎必及正昏之期壻為賓至門外女之父為主人迎於門外入升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女父不降送婿御婦車授綏就乘其車先俟於門外揖婦入此言女近則親迎於其家者然耳若女之家遠亦當先納女於館及期而後親迎況諸侯之娶夫人皆至自異國乎故哀公問篇言大昏既至冕而親迎程子及張氏洽皆謂諸侯使上卿逆夫人於其國至於所館然後親迎而入也今桓公元使翬如齊逆女矣齊侯越禮而遠送姜氏於讙聽之

可也公復何為必會齊侯於讙哉葢當齊侯及讙將還仍命舉以夫人姜氏歸而姜氏又不行必使公親迎於讙而受女於齊侯乃後行於是公以齊侯為姜氏而待於讙且重其賜之寶以共事社稷宗廟也亦遂不得已而往會之故聯書曰公
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管見姜氏之與其兄襄公亂毛詩刺之屢矣及是而歸於魯先既挾恩恃愛而要其父齊侯之遠出送女復憑強藉大而要其夫魯公之遠出逆婦是能終不逞其淫慝以肆為逆謀哉嗟乎此三年九月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及十八年四月書公之喪至自齊比而觀之亦誠足怵目而劌心矣可不鑒哉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管見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亦以問公與夫人姜氏耳說者以為致女非是禮記曾子問篇孔子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義也張子曰古者三月而後廟見女家馬亦不去必三月而後反此則慎重服事祖考可以事宗廟不可以事宗廟於此決之女家然後反馬據此則嫁女當三月廟見之後既反馬於是嫁女之國乃使使致女耳致謝也言謝女道而成婦道也曲禮稱大夫七十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是足徵致之為謝矣春秋成公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此其初見者致前之隱二年伯姬歸于紀七年叔姬歸于紀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僖十五年季姬歸于鄫皆不書致女則知魯女而嫁於小國意葢以為女至而即優於為夫人也何待三月廟見之後而致女乎以故齊侯以文姜娶魯桓輙自處於大國而自尊為小於是當致女之月而使其弟來聘初不言致女也夫致女為昏禮之尊名既不可以聘混且聘皆使卿其至魯

猶守臣道若齊侯之弟年乃夫人姜氏之叔父並得抗其尊於魯公之上者是雖泛稱來聘亦不如禮頼乃正指其辨之為致女而來焉惡有合與

有年

管見楊氏士勛曰凡書有年者冬五穀畢入計用豐足然後書之不可繫以日月宣十六年大有年亦時是其證也王氏樵曰桓宣行惡宜得天譴固矣民則何辜天降之有年正見人不恤民而天恤之也考於經桓公元年大水五年旱螽八年冬十月雨雪十三年又大水十四年無冰御廩災咎徵疊見惟此年以有年書見年為民之命國之所以存亡而深為人君不德召災之戒也按穀梁傳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溓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又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然則桓公十八年中惟此一書有年則其餘為嗛為饑為饉為溓為大侵可知無年則無所蓄此十八年中非一書有年所能濟其必終於為不足為急為國非其國亦可知矣

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管見前隱之五年公觀魚于棠此桓之四年公狩于郎棠與郎並在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境則郎之近於棠者殆為公國行狩之大藪與後莊公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昭公九年冬築郎囿皆踵舊增修非創設者郎固早為之囿而有臺此其中矣囿以狩臺以觀狩桓公此行必將以夫人姜氏從也左傳稱叔向謂鬷蔑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豈射

雖足以炫才而況狩乎於時公狩于郎之囿夫人姜氏觀於郎囿之臺以此悅之而搏其言笑蓋有加矣從可知四年春正月特書公狩于郎譏其因色荒而濟之以禽荒耳蓋桓公以三年娶姜氏六年子同生同後為莊公莊公乃有庶長兄公子慶父是桓之夫人未歸先已御妾生子可不謂色荒乎姜氏新昏當昵之然非燕婉而易與者公乃欲與初春出狩于郎不計時不憚遠地獨期於夫人與俱庶幾悅懌而已可不謂因色荒而濟之以禽荒乎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管見 秋官大行人言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有曰賀慶以贊諸侯之喜王氏應電曰賀慶者諸侯有冠昏嘉事以將助其喜由此言之三年秋桓公娶姜氏于齊喜可知已及此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來聘非邪所以歸之賀慶哉然公以春正月而狩于郎其志已荒且夫人姜氏有淫惡以逆之而至自齊必將不利於公是可憂也何喜之有是可哀

弔也何賀慶之有而天王乃使其宰渠伯來聘於是魯人之見其來若以為志荒如公有淫惡如夫人姜氏而謬當此聘在天王高拱京國猶得不失其尊若其宰渠伯之奉命辱臨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因遂例以王朝之下士而斥其名為糾欲於宰渠伯承之羞耳夫天王之於諸侯宜賀慶以贊其喜則其使宰渠伯來聘不得直指其非禮然度爾時之衆論必有竊為厭鄙而黜之者故書曰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至此下之秋冬二時皆不書首月者蓋以魯自夫人姜氏入公因色荒而濟以禽荒既狩于郎以後諸政廢弛經時累月而不加省姑闕之以著其處撫云爾或謂魯史之本闕者誤

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管見 此書甲戌己丑陳侯鮑卒非由再赴亦非有闕文蓋陳侯以正月寢疾其弟佗殺太子免於甲戌自甲戌歷十六日至己丑而陳侯卒是則有甲戌之變乃以致己丑之變也故書曰甲戌己丑陳侯鮑卒者其殺太子而陳侯之疾遂不起佗雖殺太子而未弒陳侯猶之弒陳侯矣所以重陳佗之罪也至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即聯言蔡人殺陳佗則亦壬午殺之矣六年秋八月殺佗於壬午而後此年春正月有甲戌己丑之亂自太子而陳侯者其賊無所逃而詈乃雪也若昭公八年春書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其事亦大同而文之據事直書若獨有異者以世子偃師殺自春陳侯溺卒於夏時月既易則與此甲戌己丑之十六日同在春正月者不可以一視也讀春秋而借後之用詳明以推前之用渾括乃知書法之奇變其文之隨時成例有如此

夏齊侯鄭伯如紀

管見 左傳謂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夫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常也以齊侯鄭伯同謀襲紀朝之名豈可假乎且謂齊侯欲襲紀特與鄭伯同謀亦未見其必然觀後莊之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初不聞借力於鄭亦可知鄭師雖強而遠齊欲因之襲紀其勢固非所能及也竊意齊國近紀齊侯之欲滅紀而有之亦其本情惟先謀如紀以親畀其地不因事而出則無名時適當鄭伯至齊齊侯乃以國東之雄勝憑負山海兼有瑯琊即墨之饒足以誇示鄭伯從之遊觀可也然齊侯之心目中則隱注於紀之國都及其旁邑雖道里所經不必皆紀而心非為紀者故春秋特探其陰謀以揭之曰齊侯鄭伯如紀其實如非累至於紀如紀亦非曾得見紀侯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管見汪氏克寬曰詩雲漢序云仍叔美宣王則仍叔世大夫可知按宣王時有仍叔春秋時亦有仍叔則是後之世大夫者蒙其前稱以明重耳及後之仍叔卒而其子繼為大夫名未顯于諸侯乃亦蒙其前稱而冠以仍叔曰仍叔之子皆藉之以明重也秋官大行人云天子之撫諸侯有問問以諭諸侯之志間問者所謂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是已而又云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裁鄭氏鍔曰間問歸脤固有一定之制賀慶致禬則以時舉無常期此凡知桓公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為其三年娶夫人姜氏天王使歸之賀慶以贊其喜本無常期可與間問之禮並行而不悖者及茲五年夏天王復使仍叔之子來聘則亦猶是舉行間問之有定制而不失其常期者與何嫌於比年皆來聘也

葬陳桓公

管見書葬陳桓公譏也曷譏爾此年春正月陳佗殺太子免以致陳侯鮑卒遂自立而代之及夏而葬陳侯則主其葬者必篡立之賊陳佗也諸侯不為陳討賊而使人會葬魯亦會葬以視前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一由君自會之一由君使其臣會之而前為成宋亂此為成陳亂未之有異也可無譏乎

城祝丘

管見祝丘杜注魯地漢即丘縣孟康曰春秋時之祝丘也今沂州東南五十里有即丘城按祝丘在沂州則齊適魯之東道當必至此紀在齊魯之東夏齊侯與鄭伯如紀是圖紀也齊侯既如紀他時豈不欲如祝丘耶桓公知齊侯自胥命于蒲以來銳於圖伯輒思吞噬小國魯之於齊亦不得以昏姻之故恃其永以為好而不相害也觀後之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與衛侯鄭伯來戰于郎距今纔五年而相惡至此齊可以不備乎郎之來戰無傷于魯殆

由隱公九年之城郎足以禦之然則桓公之有戒心於紀而興城祝丘之役欲使齊之東道有所捍蔽雖以師來要不至長驅直入豈得譏其違時而失計哉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管見蔡衛陳三國皆稱人非盡謂其將卑師少而人之也當時周以東之諸侯惟衛與鄭為讐惟陳蔡仍睦於衛其從王伐鄭衛實王之繻葛之戰蔡侯封人之與不與未可知衛侯晉必當親師師以從事若惟陳侯鮑卒陳佗篡立將懼討而不敢出則其使卿將之無疑矣夫蔡衛陳從王伐鄭亦不失其順然毛詩王風三以有兔爰爰目之則實譏其狡脫善奔有如此以是而王卒大敗其健鬪敢死者為雉而鄭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則皆使之罹于羅與罦罿也彼蔡衛陳之君與卿將何地以自處乎故概從其貶而曰蔡人衛人陳人耳然從王伐鄭者猶貶而稱人言外便見不從王者將並不得比于人其示誅之意嚴矣且伐鄭之役桓王自將鄭伯既敢抗王師大敗王卒甚而至於射中王肩則鄭莊之為君曼伯祭仲原繁高渠彌祝聃之為臣與其所帥左拒右拒中軍之士卒一國中皆以人而化為厲鬼故作兔爰之詩者感其時變事異之莫甚於鄭也曰我生之初其無為無造無庸尚如彼豈料其有此百罹百憂百凶耶乃我生之後則皆逢之胡為乎來哉夫厲鬼之屬有三其三者之各以類從為數甚衆則以百該之可也凡水火兵戎之厄其無辜而蹈禍者多矣此之謂百罹凡幽囚冤抑之故其沒齒而含憤者亦多矣此之謂百憂凡魑魅罔兩之妖其不若而為災者又多矣此之謂百凶百罹百憂百凶皆生人所不願偶一逢之者而適遇此犯義無法之會乃各出其殊形怪狀嘯聚往來則是光天化日中不復可作人間世也夫天下無王之境象遂至冥幽晝闇與有蹟而無蹟之厲鬼為之徒侶以是而詩人之逢此者其卒憤不欲生而叫號曰尚寐無吪謂

不忍言此無王之事也復自視曰尚寐無覺謂不忍言此
無王之事也更自視曰尚寐無聰謂不忍聞此無王之事
也從可知桓公在位十八年其十四年春秋不書王以
罪諸侯之無王者當以五年為主以五年之伐鄭為極

大雩

管見 觀下文以螽聯書可知此大雩者以禱螽災非禱旱
災也旱與螽異災而其用禱之祭惟一大雩為盛禮故因
螽致禱即用大雩之禮以明其盛乃亦即雩大
雩之名而不嫌其同耳勿泥定禱雨濟旱說

螽

管見 程子及鄭氏樵並以螽為蝗是已按小雅稱螟螣蟊
賊螟螣本一物辨見前蟊賊亦一物耳即此所謂螽也詩
注謂蟊食苗根賊食苗節蟊賊之賊不從蟲何以知其主
食苗節亦與食根之蟊同為蟲類而相率害苗也哉蓋螽

本為蝗亦別名蟊賊月令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為災仲冬
行春令則蝗蟲為敗蝗螽類春秋書螽者十又書蝝者一
蝝即螽之始生若皆蝗也蝗虫一生九十九子既成能羣
飛蔽天其害稼所至一空不以是為蟊賊而蟊賊將安歸
耶且謎之他詩如降此蟊賊及蟊賊內訌蟊賊蟊疾或正
言或借喻無兼及螟螣者亦以蟊賊為蝗害稼莫甚於此
耳茲桓公之五年秋禾實方盛而螽害之初時皆不加省
及其甚而滿野遍集如風雨然乃不得已而用大雩以弭
之夫大雩享帝必配以田祖故小雅甫田曰琴瑟擊鼓以
御田祖以祈甘雨而大田又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
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然則用大雩以弭蟲災亦非
無本也但春秋先書大雩後仍書螽則公雖有事於大雩
而螽亦不因以
減亦具見矣

冬州公如曹

管見 趙氏鵬飛曰州公王臣也天子之三公稱公州邑所
河內州縣其初蓋蘇忿生采地至是為州公食邑耳左氏
乃以為淳于公淳于公則杞公也淳于隸今密州杞後遷
於淳于世戎以地稱之如來接公之類是也左氏不知遂
以淳于公為州公非是按州公為周之三公何為外出如
曹而其後遂不復哉蓋以得罪于王而逃死故爾是年秋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
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於時
州公與虢公周公並為三公是必當佐王於中軍者惟王
為中軍主則州公不得與左右軍之虢公周公並以名見
也及鄭師旂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
州公不知所為遂棄王而與蔡衛陳以俱奔矣自是王卒
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且請從之其危已甚王既免而入焉
得不明罰於州公耶從可知州公之如曹而不復其為獲
罪於王以逃死有斷然者但州公不言奔而言如亦以既
出王畿則侯國非王命所得行可無事於倉皇就道也嗟

乎以王之三公從軍法當斷戮於社而罪人不得保於諸
侯則天下之無王又豈徒以不能勤王而敵王愾也哉

六年

春正月寔來

管見 五年冬州公如曹寔即其名也六年春正月又舍曹
而來魯蓋曹以州公為王朝大臣干犯律當誅而逋匿之
法與同罪以故州公如曹而曹不容乃來如魯耳當其如
曹仍目之為州公蓋其赫赫師保而蹤跡之不堪對人乃
至此從衆口之非議也及至魯而削其爵邑直斥其名曰
寔來則如負之斧鉞以徇於國中指為天子所欲拘執者
即屬是人從王
法之戮辱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管見紀本子爵至隱之二年而加爵爲伯故以紀子伯稱焉至是桓之六年復以加爵而稱紀侯者殆由紀朝於周而請以其女納於後宮王許之乃遂加爵爲侯耳觀下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春紀季姜歸於京師亦足證已紀在魯東郕在魯西紀侯自朝周而還道出於郕公特往逆紀侯而因以會之於郕也紀侯至郕必將過魯而後至紀公之不待其過魯而急欲會于郕者葢紀之病於齊思納女於王以託其國必魯桓之謀居多隱公二年伯姬歸于紀則所納之季姜必爲伯姬之女故魯得主之至是王許納女而加其爵曰紀侯公幸其謀之成亦不禁其會之迫矣至於公會紀侯而獨於郕會之其意尤以郕之國微有如紀在郕侯亦當合志於魯以先備齊也何以言之紀在魯東亦在齊東郕在魯西亦在齊西齊侯嘗與鄭伯特如紀其爲圖紀必矣郕當齊鄭往來之衝齊侯屢經親歷豈得不圖有以幷郕哉郕亦病於齊則亦當各謀所以備齊者即以魯論適年以夏城祝邱是與紀之通道可按視也何爲爲此乎昔年以夏城郎是又與郕之道通可按視也何爲爲此乎凡皆以齊不可信未敢恃新有婚媾而永無冠心故每思患而預防之有如此然則今之公會紀侯于郕而即以會郕侯者豈非慮患出其情以相示而相勗矣何嫌之有

秋八月壬午大閱

管見周禮仲冬教大閱此爲其時于秋八月壬午則非時矣與前四年春正月之狩于郎同譏何爲而爲此穀梁傳曰葢以觀婦人也此爲得其情者按傳詞所稱婦人必以夫人姜氏爲主大閱之禮集車徒甚盛公觀之以爲戎行夫人與觀之則以爲戲劇理不當然而事則必有前之狩于郎公以夫人從此姜氏始入未久可以遠出及是既孕將生子而復欲使夫人與觀大閱孔疏謂此不言地者葢在國簡閱不必田獵其說是矣但夫人姜氏以九月丁卯子同生而公先於秋八月壬午大閱若恐其後時者抑或有所取義禮記內則云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明男子所有事也用桑蓬者本太古易傳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大閱示威公之意殆欲使夫人觀之即得借爲生世子之兆而有事於天地四方也與

蔡人殺陳佗

管見余氏贊曰州吁死于陳而書衛人殺陳佗死于蔡而不書陳人殺者何哉葢書衛人者嘉其臣之忠也不書陳人者著其臣之罪也此論極斬截按蔡人殺陳佗公羊以爲淫穀梁以爲獵不獵不出既獵必淫二者葢皆有之陳佗篡立踰年不聞陳人有異逆之以獵出亦恃其有衛耳陳厲公出自蔡使蔡人於其邊境縱之禽以誘佗佗逐之入蔡罷獵又使美婦人昵就以縱其淫於是蔡人不得殺佗于其獵必得殺佗于其淫矣公穀度爾時之情事如此殆爲確論不然佗篡之陳曰陳佗蔡人欲伸義討何緣得陳佗而加之刃哉

九月丁卯子同生

管見孔氏穎達曰杜云十二公惟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又云文公哀公其母並無明文未知其母是適與否葢其父未爲君之前已生既令是適亦不書也按哀公之母定姒於定公十五年秋七月書姒氏卒不書夫人葬九月書葬定姒不書葬我小君則其爲定公之妾無疑非若文公之母爲聲姜固絕無可辨也再按姒氏從定公之諡稱定姒猶不若前隱公之元年稱惠公仲子者惠公自惠公仲子自仲子而其辨甚嚴是定姒之稱於禮亦僭又況成風敬嬴之致夫人竟忘其爲妾母耶若夫君之有子其必辨其是嫡而非庶者惟此年一書九月丁卯子同生而已而其關係於魯爲最大何則桓之夫人未入已有庶子慶父及是子同生而其後立爲莊公慶父長而強且專兵柄慝

莊公三十一年不敢動及莊公病問後於叔牙叔牙以慶
父對由是殺莊公太子般又弒莊公子閔公惟季友爲莊
公母弟卒誅慶父而立僖公亦非公子凡皆繫之於此九
月丁卯子同生也其書法之正名於始足爲魯防其並后
匹嫡之亂者
豈淺鮮哉

冬紀侯來朝

管見夏公會紀侯于郕是公之往會也及冬而紀侯來朝
徒欲答其往會之勤耳無他意左氏謂爲諮謀齊難將因
魯以請王命而求成于齊殆未必然蓋其時王許紀侯納
女而季姜尚未歸于京師爲王后也乃遂謀紓齊難以請
王命有
是事乎

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管見公穀皆以咸丘爲邾邑葉氏夢得趙氏鵬飛皆以咸
丘爲魯邑據此合參蓋先本邾邑而後取以爲魯邑耳魯
之有咸丘當在春秋之前自隱公與邾儀父盟于蔑修好
十一年而及桓公桓公立七年未聞有所以結邾者於是
邾以咸丘本其舊邑乃渝盟而使其徒侵之其來爲寇賊
之狀先縱火以焚咸丘居民使之望而駭走因乘亂以攘
其所有故但相驚於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云爾經遂
如其乍見之情以書之若不知焚之者之爲誰矣已而
皆以邾告從可知明年秋遂有伐邾之役其釁實啟於此
說者多以焚咸丘爲火田咸丘所在其果前爲魯之獵地
邪且凡獵地必禁火火田雖見於禮記爾雅而或泥
此以爲焚林而田使之一炷而焦土也傷哉謬矣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管見穀在今湖廣襄陽府穀城縣治鄧爲義陽鄧縣今並
陽府東北二十里有鄧城二國南北相距穀在南而適於
楚孔疏穀不知其姓亦未聞誰實滅之按楚武王熊通十
九年入春秋侵隨於桓之六年則知穀伯以七年失國出
奔是即滅於楚武王矣穀伯出奔鄧楚追之必奮伐鄧將
入焉於是穀伯急從舍鄧而走鄧侯亦即懼而從之不能
自禁也穀伯失國當名故書曰穀伯綏世本鄧爲曼姓楚
文王滅之是時鄧未遂滅而皆然輕棄其國以從失國之
君則亦猶夫失國之當名矣故聯書曰鄧侯吾離耳其卒
至於魯者趙氏鵬飛以爲自鄧而越然許陳曹諸國皆懼
楚而不見容惟魯遠於楚而容之揣其情勢當必有然者
惟計穀伯綏之來猶是新滅國也鄧侯吾離之俱來猶是
未及滅國也魯君皆以朝禮見之故而書曰來朝亦以崇
其出奔云爾至此下不書秋冬之首月據左傳推之亦借
以著王室之微不克奉天伐罪以應時耳與桓之十八年
中凡春不書王者其意略同傳稱七年秋鄭人齊人衛人

伐盟向盟讀孟本周畿之二邑先由王以與鄭而求成盟
向之民不欲從鄭故既而背之而鄭遂以齊衛伐盟向王
不得已乃遷其民於郟而以地歸鄭計鄭伯無王之罪當
其戰於繻葛此春秋第一大變也爾時衛人從王而奔齊
人則更若罔聞知矣及是鄭罪未討而齊人獨勤於鄭衛
人反忠於鄭乃相與伐取王之盟向二邑絕無所顧忌焉
皆王法所不容有必誅者而王無如何自秋而冬傳又稱
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考春秋以前當魯惠公之二十
四年晉昭侯封桓叔成師於曲沃及三十年晉潘父弒昭
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
殺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入春秋鄂侯生哀侯桓三年曲
沃武公伐翼逐翼侯於汾隰夜獲之殺小子侯繼立又復
以此年冬誘而殺之彼曲沃之以都誅國累世行惡至弒
公而賊殺兩君一皆王法所不容有必誅者而王亦無如
何禮記月令云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
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亦謂王者奉天賞以春夏必刑

以秋冬故當天地始肅而將言之今諸侯之不庭恣行於秋亦接踵於冬而王弗克征是使天有春夏之生長而無秋冬之肅殺矣以此而經文不書二時之首月使讀者求其故而不得將旁徵於史傳之紀事有正當此二時者援之而其義自見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

管見四時之祭春曰祠陸氏佃曰祠品物少文詞多也夏曰禴程子曰易升九二孚乃利用禴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禴薄祭也禴為薄祭則祠之為薄不待言秋曰嘗冬曰烝王氏安石曰秋物初成薦新曰嘗冬物大備谷衆以享曰烝何氏休曰烝衆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然則祭莫盛於烝雖秋

嘗亦遜之矣此桓公之八年春正月己卯本有事於春之祠也而公則極意求豐視秋嘗而有加焉故不書春正月己卯祠而書春正月己卯烝譏其春享而失祠之義云爾至於夏五月丁丑本有事於夏之禴也而公亦極意求豐視秋嘗而有加焉故不書夏五月丁丑禴而書夏五月丁丑烝又譏其夏享而失禴之義云爾公何為而為此其殆以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自後邀靈寵廟專事侈陳及茲而遂無以加與

天王使家父來聘

管見此書天王使家父來聘趙氏鵬飛以為使魯主婚而紀女是矣但來聘為納幣非始議婚也觀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可見夫來聘為納幣不於紀而於魯者主將以季姜為后季姜本魯伯姬之女乃獨命魯主婚以為季姜增重不至以紀之小國為嫌耳以故逆王后季姜之先使家父以聘納幣獨來至於魯而已不至紀也故書曰天王使家父來聘

夏五月丁丑烝

秋伐邾

管見八年秋之伐邾報七年春正月之焚咸邱也然前不著其焚之之由此亦不白其伐之之故則皆欲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而然故春秋惟各肖其隱情以書之耳究之魯所伐者為邾則思魯邑之有咸邱舊本邾邑而其焚咸邱之必出於邾可推見矣

冬十月雨雪

管見冬十月之中氣為小雪此而應候雨雪矣則後之仲冬季冬不卜可知書者為其足以病螽之遺種耳螽即蝗

之別稱一生九十九子既害稼則育卵於土中得氣復滋惟雪以壓之乃使入地深而不得出桓自五年秋螽時雖大雩以祈田祖卒莫望其秉畀炎火也及茲八年冬十月而雪不至失時而行春令將循是而寒凍閉塞庶幾蟊蠈殄其孫孽也夫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管見春正月家父來聘為季姜納幣於魯不至紀及茲冬十月祭公來亦來於魯則其逆王后者猶是逆之於魯而不至紀也蓋王命魯主婚季姜先期而入於魯及祭公來逆王后於魯即是逆王后於紀故以遂稱遂與俗言剪截者近似或疑兩事相因亦用遂字以此而謂祭公來魯遂自魯而逆王后於紀不亦可乎曰不然蓋季姜在紀止猶女祭公至紀亦止稱如紀逆女耳何緣遽正其名為王后哉惟季姜入于魯而祭公逆之於魯則魯當奉之為王后

不得稱女祭公之逆之亦曰逆王后不得稱逆女也然逆
王后季姜于魯而仍必繫王后于紀者亦明其非魯女而
為王后云爾
不得混看

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管見〕書曰紀季姜則紀女而姜姓也由王命魯主婚於是
冢父之來聘聘于魯祭公之來逆逆于魯不幾忘其為紀
季姜耶王納季女而輕紀魯嫁季姜而外紀故亦不書至
自紀以大白王后所從來但書歸于京師以盛誇季姜為
得地耳特隱
以示譏也

夏四月

秋七月

〔管見〕二時皆無事而聯
書首月者此為初見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管見〕僖公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伯姬為魯女其子幼
弱而隨母以面其外祖亦稱曰朝則曹世子射姑雖未為
諸侯而以其來為來朝復何嫌乎且杞伯姬之朝其子也
吳氏澂曰昔曹伯有疾遣其世子射姑來朝此杞惠公耗
亦有疾故伯姬以其子為魯甥因挾之至魯以朝於公耳
是年杞惠公卒成公嗣立蓋伯姬欲託其子於魯也據
此推之曹世子射姑之來朝其亦有因疾而豫託其子於
魯之意與魯與曹同姓而地相鄰天下以為有道之國觀
後齊仲孫言猶秉周禮晉韓起亦有周禮盡在魯之歎可
知禮為國本無禮必無以立又舍魯其可言禮然則曹伯

之託其世子射姑於魯其軌于正大以
為繼世之謀者奚翅加于人一等也哉

十年

春王正月

庚申曹伯終生卒

〔管見〕曹伯終生在位五十五年其前不暇詳考入春秋以
來歷隱公十一年頒以桓公十年曹未嘗被兵且未嘗以
兵伐人國及以兵從人而伐人國大抵以禮自守不與諸
侯要結雖值會盟朝聘他國多有而曹無一與者惟謹守
侯度修其職貢于王而止故其時天下無王鄭莊為渠魁
齊僖衛宣為之從餘亦未有得免于無王之罪者而曹伯
終生獨能不干王誅脫然保其首領以沒又適當數窮更
始為十年之春正月以故春秋自桓三年始不書王後歷
因之及茲十年而復特書春王正月欲見天下無
王之時其不至無王者惟曹伯終生一人焉已矣

夏五月葬曹桓公

〔管見〕湛氏若水曰葬之得禮也禮諸侯五月而葬按葬
之得禮此嗣君之所為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殆自度其有疾將死必圖可繼乃使世子如魯以諮謀周
禮亦旁及遣喪之大故與左傳稱曹太子來朝魯享之初
獻樂奏而嘆施父曰曹太子
其有憂乎當時之情蓋如此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管見〕桃丘杜注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今山東東
昌府東阿縣西五十里有桃城舖旁有一丘高可數仞即
桃丘也季氏本曰衛與齊黨而齊以紀故與魯為讐桃丘
之會必魯聞衛侯適齊期戰故往會之以間齊也而衛背

他道遇矣故曰弗遇若期而背約則當書弗至安得以弗遇言哉據此說無以易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管見季氏本曰齊欲吞紀與衛鄭合謀則尊意援紀者也三國來戰蓋為此爾考魯以援紀之故與齊不覩自齊鄭如紀之後與魯不相通已六年矣何由至齊而得次其謀諸侯之班耶胡氏傳曰齊惡魯為紀謀難則主兵者齊也鄭國與齊同如紀者衛又與齊胥命于蒲者故三國來戰按二說據經解經當從之其獨言來戰于郎者謂齊侯衛侯鄭伯厚集其勢以來其志皆在于戰也而魯不與戰惟是據郎之城以堅守之耳自隱公九年夏城郎其國可恃度三國能闡不能破必至老師若舍郎城而深入魯境或遇勍敵在前郎之戰卒復乘機而躡其後又將慮於腹背受敵而莫敢輕動也其能久淹於此乎已而果還於是但書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而已來戰者何當得戰來戰于郎者何當竟敗魯于郎也哉據郎之師與下惡曹之盟皆宜加貶乃盟則稱人而來戰不削其爵者欲明其非將卑師少之謂

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管見自桓之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於蒲此相與稱霸也於時不欲約鄭及五年夏齊侯與鄭伯如紀其圖紀決矣而魯力為紀謀至於納季姜為王后則是託其國于周也齊不知有王能不逞忿于魯乎故十年冬之來戰于郎齊侯主兵則衛侯而衛侯來再期鄭伯而鄭伯亦來皆有志於戰者已而未遂克郎其再舉當共謀之於是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侯以衛侯及鄭伯之來戰于郎者復為盟於惡曹也夫齊衛洋相結鄭亦襄事於齊何所用盟哉蓋前以胥命于蒲約衛稱霸繇之盟于惡曹則並約鄭稱霸耳合是而侯伯之不命于王獨由強國之私相命者凡三矣春秋乃並削其本爵以示無王之誅也書曰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杜注惡曹地闕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管見諸侯無王者以鄭伯寤生為最至是以夏五月癸未卒書之以見王誅之未得加耳有疾恨之意寓焉

秋七月葬鄭莊公

管見季氏本曰卒踰兩月而葬速也太不懷也其故為何必慮有爭焉耳按鄭莊之子突最強當其在忽次也世子忽雖既立而為喪主必懷戒心此殆其速葬之由來與然凡諸侯之卒無不葬者而此書葬鄭莊公意其快其將葬直如俗之咒人以該死該埋云爾凡諸侯之卒而葬亦有出于速葬者而此書秋七月葬鄭莊公意復惟恐其不速葬直如俗之咒人以即死即埋云爾苟有人心夫孰不惡其無王之已甚哉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管見莊公在位四十三年寵任祭足常字之而不名鄭風刺莊公而托為公諂祭足之言凡三稱將仲子今曰吻畀背乃詩稱仲子而春秋亦書祭仲以指其字者明其為先君所未嘗名顧於與比則後嗣之惟所廢置其勢則然故宋人執祭仲遂使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亦以非夫人之力不及此

突歸于鄭

管見季氏本曰宋人執祭仲突歸于鄭則突自宋歸可知文省而義自備

鄭忽出奔衛

管見　突主宋而歸于鄭，篡國也。篡國當名。忽有鄭而出奔衛，失國也。失國亦當名。凡皆祭仲之為之者。合觀隱之元年書鄭伯克段于鄢，據左傳所紀，其發難亦由祭仲，非異人也。初事鄭伯，既使兄克其弟；繼事鄭伯之子，復使弟篡其兄。既比無良，滋釁骨肉，其遺禍豈易息哉。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管見　桓公時，惟公子翬寵冠于朝。自三年如齊逆女之後，遂不復見，蓋夫人姜氏入未久而翬旋卒，其子繼為大夫，復專政，殆即此所稱為柔者歟。凡公子之子稱公孫，此則其公孫而但曰柔，從其父翬之例也。呂氏大圭曰：以大夫與諸侯盟，不待貶絕而自見，故內大夫帥師自無駭始，內大夫與諸侯盟自柔始。李氏廉曰：纂陸氏例，諸侯兄弟以

國連字者，有蔡叔、許叔、蔡季、紀季，皆國而字之，言與君一體也。是以蔡叔為蔡侯之弟矣。而穀梁、杜氏皆以為蔡大夫未命，故名而不氏，此未可知，恐陸氏是。季氏本曰：宋莊弒立，本倚鄭莊，然得國以來，為鄭所抑，諸侯會盟不得與焉，其積怨久矣。故鄭莊卒，即挾突以亂鄭，將謂突立必助己也。而鄭之羣臣猶足拒宋，突為衆議所迫，即絕宋交。宋莊不得志於鄭，故合三國以為盟。蓋齊鄭為黨，宋得魯，則齊兵不敢擬其後，而宋可專意向鄭耳。此折之盟所以為宋公志與。按前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宋莊於四月賂魯以郜鼎，齊、陳、鄭皆有賂，則其志重在賂矣。及十一年而納鄭厲公，傳稱誘祭仲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則鄭突之於宋莊已心鄙之。及其歸于鄭，宋必責賂，而突不與賂，遂絕宋，蓋以執祭仲雖借其力，而其歸於鄭而得立，則由祭仲，不由宋也。且祭仲於宋，宋公特以雍氏宗之有寵而出此謀耳。厲、於雍氏女，宋非貴其母家，又何所嫌而不與絕哉。鄭、宋乃合三國為盟以謀伐鄭，然魯公不至，而以大夫柔至；蔡侯不來，而以其弟蔡叔來；所與盟者，陳侯而已。其盟固可深恃也耶。

折，杜注地闕。

公會宋公于夫鍾

管見　宋公之盟于折，魯公與蔡侯皆不親與盟，豈得謂此盟必信哉。雖蔡侯或可諒其無他，終不得不與魯侯親而以重結之者，以故宋公期于夫鍾會公，而公亦會宋公于夫鍾也。其會之意與其先盟之意一，皆主于親魯而即因以共謀鄭耳。然公則以為不宜謀鄭，當與鄭平，且以平宋鄭之事付任。但姑待之，將必有成也。由是宋公於此亦不能固偪公以從其欲，乃還。夫鍾，杜注郕地，今在山東兗州府寧陽縣盛鄉城，春秋郕國，其北有夫鍾里。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管見　會于夫鍾，猶是郕邑也；至是近就魯邑以期于闞，則會公之念益勤矣。于時公出會之，宋公當謂將平宋鄭，公意甚善，其如宋鄭之必不可平何。學者莫解其為讐欲盟不得，親者無失其為親，求盟正殷也。而公亦獨會之於闞，則已又當謂神不宜瀆，誓不可二，方柔之自折來，正冀載書猶濕，口血未乾，特此永以為好可也，豈不謂尋盟者亦寒盟哉。惟他時能卒平宋鄭，則其所深願耳。由是宋公于此復不能強聒公以邀其聽，乃又還。闞，杜注魯地，東平須昌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西有闞亭，在南旺湖中。

十有二年

春正月

管見　春無事而書首月，於此十有二年始見，要以明周之改元，初未嘗以冬為春，以十有一月為正月也。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管見　此杞在今山東青州府境，其封在商以前，東子謝周時所封之杞，以備三恪，特稱杞侯，而此復通稱者，欲以別於莒子，而表其為夏後耳。莒在今莒州，有地險，國小而強。隱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及四年，而莒人伐杞取牟婁，杞之讐莒久矣。至是當桓之十有二年，公意欲平杞莒，乃遂于夏六月壬寅會杞侯莒子以盟于曲池，使之釋怨而修好也。但曲池所在，杜注魯地。魯國汶陽縣有曲水亭，今在曲阜縣東北四十里，源出石門山，此屬魯都之近境。杞在魯東北，遠；莒在魯東，亦遠。何緣得並致杞侯莒子于魯，乃出會之而盟于曲阜東北之曲池哉？按公之為此會且盟者，非為杞莒也，為紀而已。齊欲圖紀，紀與杞莒壤相接，則曲池當是紀地。公往會杞侯莒子，而與之盟于紀之曲池，則紀得與盟，而杞莒亦將出其力以援紀也。夫魯之為紀謀，既得以季姜為王后，託國于周，又復為之借助于杞

侯莒子，會之而遇盟之于曲池而成，似有所恃以無恐矣。然至莊之四年，而紀侯大去其國，何以卒不免與？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管見　燕本召公奭舊封，其後裔或分地而君之，如晉與曲沃之比也。至魯昭公三年，書北燕伯款出奔齊，則此燕人者，當共號為南燕矣。然燕之自來，非二國則謂之燕而止，以明其本非有土之君，特自燕而割據之耳。又北燕稱伯，必其正嗣之適傳，所及故得紹其始封之爵，而書之若彼。裂燕為北，而僭處其南，啟土不由封錫，惡得有其爵哉？既而人之，固宜。燕人初未通于諸侯，何以頓言公與宋公及燕人盟也？當桓之十有二年，燕人殆與北燕伯有隙，思假外交以壯聲援，乃出而求結好于宋公，與於是燕人求乞盟。宋公欣然主盟，且使人于魯，請公舉玉趾以蒞盟，故其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也。穀丘，杜注宋地，今在山東兗州府曹州北三十里，與魯近，其訂盟地于此，為公故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管見　陳侯躍卒，書卒不書葬，以魯之不會葬也。魯何怨于陳哉？按魯桓之五年，陳人從王伐鄭，鄭必讐之。及厲公躍立六年，值鄭突因宋人以歸于鄭，既立而絕宋公，宋公將謀伐鄭，有折之盟，於時魯不親與，而陳侯獨往，則尤鄭之所深讐者。乃踰年而至八月壬辰陳侯躍卒，鄭之不會葬決矣。鄭不會而魯亦不會，於意云何？據其先年避折之盟推之，魯殆私於鄭而不敢恤陳侯，以覩鄭之讐與。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管見　杜注：虛，宋地；龜，宋地。疑皆在睢州境。黃氏正憲曰：棐折、闞、夫鍾之會，是宋欲親魯伐鄭，故數會於魯地，宋為主也；此虛龜之會，是魯欲平宋鄭，宋不受平，故數會於宋，魯為主也。其分辨極清，但闕時桓公之意，實私於鄭，而仍不欲顯背宋耳，故獨以平宋鄭為辭，則前得曲避宋公之盟于折，後亦得直赴鄭伯之盟于武父也。去年秋九月，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是宋之來會者一，至再矣。公卒不與宋公更成折之盟也，惟曰將平宋鄭。及此年秋八月，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仍言平宋鄭也。而宋不受平，公乃還；已而宋卒不受平，公又還。夫公之於宋公，豈不懸知其必不受平哉？惟是宋一再來于夫鍾、于闞，魯亦一再往于虛、于龜，以為足借以報宋公而止。於是未踰月而值其日丙戌，公及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管見宋公爲折之盟欲親魯以伐鄭也公避之鄭伯爲武父之盟欲合魯以伐宋也公赴之其私鄭而背宋之隱情畢見十一年突歸于鄭書名此攺書鄭伯者旣踰年攺元則成其爲君矣不生名也武父杜注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水經注濟陽縣故武父城也今在直隸大名府東明縣西南與河南開封府蘭陽接界

丙戌衛侯晉卒

管見卒人之終也兩事同日而重書丙戌者死以謹終而不得從省耳且春秋褒善貶惡發根據定之時其死日尤不可因他事以概舉之也衛侯晉在位十九年自隱公四年冬十有二月書衛人立晉旣生名之以示貶則此書衛侯晉卒只重讀晉字則今其生與死以指目之其名當遺矣無已時也與凡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之常例不同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管見盟于武父之後遂書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則公以師歸以會之故稱及焉至其連書丁未戰于宋但以戰言不云有敗績者則死傷相等無可差別耳夫公每言欲平宋鄭在宋公之耳聲猶未寂乃頓反其所言毅然以師會鄭師伐宋至于郊陽爲和事實主與戎此時何以對宋公乎及其伐宋而戰鄭以爲魯將濟師軍聲益壯必將大克宋也卒以一戰而還皆無功勢擬先登後纔自救此時又何以對鄭伯乎故深爲公恥之以爲當諱也乃不書公

十有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管見合傳說參之公會紀侯鄭伯爲齊欲滅紀公援之而並約鄭伯同假之手故以紀爲主而先于鄭鄭伯突立二年公數爲鄭會宋繼又同鄭伐宋鄭屬德魯因助魯以救紀也公嘗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亦以爲紀此十有三年春二月杞侯莒子必在會中可知然與紀密邇且國小可不使與鄭伯同敘列焉己巳記戰之日也以是日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禦齊之會伐紀也紀爲齊所侵削遂欲滅之冢宋衛燕三國之師往伐之宋爲公爵以伐紀者齊主兵乃以齊先於宋耳魯黨於鄭以伐宋則宋之黨於齊以伐紀亦所以報怨於魯鄭也齊衛自胥命於蒲以後凡侵伐之事靡不相從及是衛宣公卒惠公新立則齊侯伐紀之役惠公雖在喪而不得不會其戰亦其勢使然去年秋燕人結好於宋爲穀邱之盟則齊之會戰而燕人遂隸殆宋公爲之率亦即欲使燕人得通於諸侯云爾至其己巳當戰於何及之公會紀侯鄭伯以救紀即於紀及之而已及之而戰又不地紀侯主兵以是度其戰之仍在紀地無疑也其稱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或有爵或本無爵皆體舉之是其君行矣君行師從故又同稱齊師宋師衛師

燕師也此而合以伐紀戰當大克而卒以敗績者何哉蓋以公會紀侯救紀而猶懼不保至得鄭伯來而公會之則視齊宋衛燕之師雖同焉合不足圖矣於是而齊師宋師衛師燕師皆敗績績訓功義不了了凡師出必以律失律則亂詩云不績其麻即俗所言亂如麻也故敗以敗績稱焉

三月葬衛宣公

管見家氏鉉翁曰衛宣公未葬而嗣子朔從諸侯及魯紀鄭以戰敗績而歸乃葬其親世矣衛朔之不仁也春秋不書衛子而以爵書絕之於名教也衛宣行同犬彘教之行於家者可知是不足深責而春秋垂法萬世不容無責也按此書三月葬衛宣公並有因其會葬以隱譏魯桓之意何以言之公於是年春二月新敗衛師而乃於三月使人會葬宣公以禮於衛與夫去年十一月猶會宋公而頓於十二月帥師從鄭伯以戰于宋皆屬反覆無常慣行詭詐

其可任其自為得計已哉

夏大水

〔管見〕魯當大水者八其七皆在秋惟此一書當其夏似乎夏大水較秋為罕見矣然禮記月令凡三言大水初稱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後稱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未嘗有溢詞至中間特稱孟夏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據是推之不可以知大水為災夏更甚于秋乎

秋七月

冬十月

〔管見〕此二時不更戰不約盟亦不期會殆以夏大水故爾特未審其一皆懼災損患與否書之以備四時而已

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管見〕公會鄭伯于曹鄭伯之志也此年冬十有二月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為十二年之十有二月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故報之也鄭伯早度宋之必有是役預為先備因於春正月期公于曹以會之而公乃以會鄭伯于曹耳其獨會公者前鄭伯之伐宋戰于宋惟魯與俱則合魯將安恃哉而必期會于曹者何也曹介鄭魯之間道里頗均且鄭伯稔知曹先君桓公不務通于諸侯以相結及有疾獨使世子射姑朝于魯是曹與魯協矣今曹伯射姑立五年亦未嘗與他國會則鄭謀備宋而期公之來會于曹實審酌其地之可者非漫然也

無冰

〔管見〕禮言納冰于四之日即此正月也至是而無冰可納故書無冰按月令云季冬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可知無冰書於十四年之春所由以無冰者則始於十三年之冬矣夏行冬令則大水冬行夏令則無冰陰陽偏勝時氣錯迕有相因而致者通觀之可也

夏五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管見〕凡史之闕疑慎誤也夏五之下必知為月字何所疑而待闕乎或以為後人傳寫脫漏亦屬曲說竊以夏五不月不日其即所謂五月五日與月與日皆從五數通一歲無與同者則獨以五稱可矣又春秋書盟以數紀月日則著其干支此為五月之五日則舉數而干支可省鄭伯之弟語蓋同出於燕姞母弟也母弟以視庶雖嘗命為大夫安事襲其貴於爵耶何以特使其弟鄭之大夫首祭仲而祭仲專其餘皆祭仲之徒也使之適他國以盟其君則亦儼然自以為君矣情強跋扈後將益不能堪以故夏五之盟獨其弟來而諸大夫皆不與鄭伯之弟來盟魯君猶之鄭君也禮君前臣名因指其名曰語以為貶者非是其盟自春正月之會于曹約之及夏五而使其弟語來亦自覺約之者蓋鄭伯惟欲盟魯不盟曹可於曹通盟之意不復即於曹舉盟之事是足知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其使其來既非由於新圖事而酌遣之即其盟之月日訂以夏五亦非其來使而來主於魯而後盟而得之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

〔管見〕凡藉田之所收其藏之於周曰神倉主尊天之義藏曰御廩主親祖之義也曲禮言御食於君內則言父沒母

有冢子御食皆謂侍其食以勸侑耳古之祀具先者卒立尸以依神妥以安其坐侑以勸其飽儐禮士特牲大夫少牢皆於尸飯告飽必拜而侑之況諸侯乎以是知祭之有侑其御食之意正同故粢盛之所藏有廪特稱御廪亦謂所以賁皇尸而與神保者於是乎在云爾廪與倉於義可通而文有異亦借以示魯與周之別也天火曰災則非人之為之矣當此者或以為適然非慮之所及也按此書秋八月壬申御廪災乙亥嘗自壬申至乙亥中隔兩日即在嘗祭散齋七日之終致齋三日之始意者御廪之災其即桓公不謹於齋之所致與何以言之自前之八年書春正月己卯烝又書夏五月丁丑烝以其瀆於祭祀雖春祠夏禴其修陳有加於嘗而同於烝也此年之嘗殆亦禮有餘者其不敬必矣以致嘗齋之日飲食居處皆從欲如常曉以為祭在備物物備則惟出御廪所藏淑粢豐盛以薦其馨而已齋何裨乎夫不謹於齋則凡所資以祭者皆無以致其敬可知不具論即就其御廪思之雖嘗為藉百畝如其制亦豈嘗見而青紘躬秉耒以如其禮哉無何而御廪災災如焚如所藏皆為灰燼一似冥冥中特加譴怒使之今雖有借以嘗後將無所借以烝也天道不言胡可漫測然以人事揣其感應孰得不謂其合當有是也耶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管見　桓之時他國諸侯之無王如齊侯祿父衛侯晉鄭伯寤生其顯著者也然自桓之十一年春盟于惡曹皆貶而稱人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十二年十一月丙戌衛侯晉卒十四年十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皆保首領以沒幸逃王誅而不知春秋之斧鉞只以春不書王之例標其罪於卒年之首雖萬世猶得斥其死有餘辜也何其嚴哉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管見　伐鄭之役宋主報怨齊蔡衛陳相與黨同皆其君自行非微者也故一例稱人以貶之或疑是時齊侯祿父卒未葬其子在喪是非其君行矣齊非君則三國亦非君可知殊未必然禮記子夏問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夫至於從其利則其不以金革之事者由既葬卒哭而轉思其未葬及其初殯何不可藉口於有為為之哉去年春二月衛侯晉未葬衛侯朔以師從齊侯伐紀此年冬十有二月齊侯祿父初殯齊侯諸兒以師從宋人伐鄭春秋之初諸侯早習是為故常矣惡得疑齊人之非君而並推度蔡人衛人陳人之皆微者乎至前書鄭伯會伐宋即逮書戰于宋此書宋人會伐鄭不連書戰于鄭者鄭欲處于不可敗不務戰以圖幸勝耳是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謀備宋之伐鄭也其謀之之大要當謂宋非小弱然以獨力敵鄭則未能其所與北有齊衛南有蔡陳必使乞師以藉其助若其既集不啻倍於鄭矣且齊衛新敗績於紀其敗實皆鄭也既有敗之共憤以間其伐又蔡陳先與盟于折其盟本圖難也復有此之比好以去其惡由宋人轉相糾結以之來伐與戰必將不利計惟堅守不出以待之容其他有侵掠以去可也方桓之十年鄭伯寤生嘗與齊侯衛侯來戰于郎魯不與戰而以郎之城自保卒免於覆軍辱國此已事之有徵者鄭伯突豈不聞乎以故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伐之而已未嘗見鄭之有與戰者其伐之如何據左傳所紀以為伐東郊取牛首焚有之矣若其稱焚渠門入大逵以太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是既使國都殘破而及宗廟摧崩鄭之君若臣與其士卒人民之處將安在耶此殆不得泯以為實

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管見　求車謂車失而求得之也易卦睽之六三曰其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輿以牛駕必載貨之重者既其輿後

為戍曳則與止奪其牛剔為掣掣則牛亦止其人即與牛之主殺之於路有尸藉丠而面天且劓其鼻以滅形使不可識別也晱之時上下乖隔王法不行圖之寇賊充斥行道苦之共叔奇有如此者茲桓之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為聘魯來也使行以馬詩小雅皇華之咏駒騏駱駰非其詠乎至於使有幣物資裝甚夥台彼僕夫謂之栻之則以車從其後矣及魯而國乃多盜蔽宄者如狐強暴者如兕虎有棧之車行彼周道遂盡掠其車之所有而去其心初不畏天王更何知有天王所使之家父哉於是來聘而不獲終事勢必使白魯君急飭有司以嚴捜捕加詰誅使喪車之復得也此之謂求車夫家父胡為來哉及是以車故而有馬不得行則共說為天王使家父來求車耳詎得復言其來聘與按前隱公七年冬書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楚邱為衛地此書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其來本為聘亦與凡伯同也卒之不成聘而目為求車揆其所由求車之故亦特以盜劫家父於魯以驥耳以視楚邱衛地之事何以異乎通觀之以求其合於義亦順

三月乙未天王崩

管見　是年春二月家父來至於魯以喪車而求車為聘也實由天王訃其當聘而使之於時天王必無疾及三月乙未而天王忽崩豈誠所謂命者不可知遂頓以無疾而終乎按左傳于桓之十八年言周公黑肩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王子克奔燕夫桓王崩莊王即位周公能為王子克謀弒莊王其先顧不欲速桓王之崩而並戕其太子莊王與速桓王之崩則必陰謀弒之而其迹不顯白人但以為天王崩耳惟春秋比事而書明乎二月天王使家父于魯三月而天王崩于周使人疑其崩之速以究其崩之由通核王朝之臣後之謀弒莊王者為私於王子克之周公則前之謀弒桓王者亦必私于王子克之周公已矣至於莊王之得立由辛伯貫翼戴之不然幾何不早從桓王以崩也哉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管見　桓自三年娶齊僖公女文姜至十年而有郎之會師齊侯來與魯戰十三年又有紀之會師齊侯出與齊戰是二國者不既以婚姻為敵讐哉值去年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踰年而及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是急復如禮以會其葬矣窺其意殆欲仍結好於嗣君襄公耳然襄公有淫惡為太子時已與女弟文姜亂非復人類齊道亦通竊恐夫人姜氏之如齊將有不可以終止者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管見　鄭伯已成為君為忌祭仲專使雍糾殺之弗克反爲雍糾鄭伯懼乃出奔蔡出奔則失國失國則名故稱鄭伯

天

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管見　蘇氏轍曰忽嘗為君矣其出也稱鄭忽其復歸也稱鄭世子忽何也於其出言其不能君也其復歸言其所恃以反國者稱世子也舍是無足以歸者矣程子曰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國故不稱爵按二說得經文本旨蓋鄭莊之舊臣一皆窮極凶惡苟非厲公則鄭之後嗣將絕而國非其有矣故春秋不嫌抑忽以伸突也

許叔入于許

管見　許叔以國繫之而不名者賢其臨難有守非如許莊公之奔衛以國苟免也自隱公十一年公及齊侯鄭伯入許齊侯以許與鄭鄭以許大夫百里奉許叔居許東偏其西偏則鄭公孫獲居之已裂許為二其都城必屬西偏跡

叔不得入也。而哉乃書入於許者。昔鄭莊命公孫獲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及桓之十一年五月。鄭伯寤生卒。世子忽立。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厲公突篡立。四年。當今桓之十五年。夏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兄弟爭國。更出更入。鄭之亂甚矣。其能復顧許哉。是時公孫獲當亟去。以爲是先君莊公之所命也。於是許叔得自東偏而入于許。即得居鄭城以並控其西偏矣。故書曰許叔入于許。許叔者。即後所稱許男新臣也。入許之時。不聞逆前莊公于衛。知莊公因已卒於衛矣。惟因其失國出奔。不赴於諸侯。諸侯亦不會葬。故不見於春秋耳。然則許之復國。微許叔之力不及此。此而以國繫之曰許叔。其賢於莊公者。爲何如哉。且自是以往。繼莊公而立爲君。在位四十二年。絕未見其與無王之諸侯相比附。獨至齊桓創霸。以莊之十六年同盟于幽。許男與焉。又僖之四年。齊桓會伐楚。次于陘。許男再

與焉。尋卒。其賢之本末。具見則許叔之字而不名宜矣。後非當其既卒。有諸侯死則名之之禮。春秋亦惡得直書許男新臣也耶。

公會齊侯于艾

管見　高氏閌曰。魯嘗與齊絕矣。自僖公卒。襄公新立。至是復通好焉。彭生之禍。兆於此矣。故春秋志之。以齊侯爲主。按此說似深曲。而實切中當時情事。宜從之。艾地見前隱之六年公會齊侯盟于艾。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管見　董氏仲舒曰。爲天王崩而相朝。故貶。是也。此年三月乙未。天王崩。則凡諸侯相朝。及小國朝大國之禮。當爲有至尊之喪。不得行。無何桓之時。大國諸侯皆無王。其微國之君。如邾牟葛者。亦復不知有王。而惟知有大國。於是來朝不異於其常時。故一例貶而人之曰。邾人牟人葛人來朝。夫邾牟葛之君。犯禮來朝。其有罪當貶。斥爲人而已。極若魯侯本周室懿親。天下以爲有道而資其禮。乃至居王之大喪。而泰然受三國之朝。同時旅見。是又當重貶也。核其罪尚可言哉。邾在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此邾人。即邾儀父。隱公嘗與盟矣。由桓之七年。邾渝盟侵魯而焚咸邱。其秋公伐邾。則好絕。至是而忽來朝。欲尋盟也。後於十八年二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殆即答其來朝之意。與牟。杜注牟國。泰山牟縣。今山東濟南府東二十里有牟城。葛。杜注梁國寧陵縣東北。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有葛城。在汴河之南。僖十七年傳。齊桓公夫人葛嬴。則葛國嬴姓。按牟與葛之來朝。亦非始通于魯也。惟春秋於其朝之犯禮者志之以示戒。他或如禮則從略云。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管見　前書鄭伯突出奔蔡。以失國名。此自蔡而入于櫟。仍未得國也。亦名。非斥其惡之謂。左傳曰。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杜注。櫟。鄭別都。河南陽翟縣。今開封府禹州是也。孫氏復曰。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故鄭伯突入于櫟以逼之。張氏洽曰。春秋止書突入櫟。而忽亹儀之事。皆不書者。所以見大都耦國。既入于此。則鄭國之命。已制于突。與入其國都無以異。特書入于櫟。而略其入國。亦所以謹亂之所由生也。又以見忽亹儀之爲君者末矣。而不足紀。此春秋所以爲簡嚴之書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管見　袲。杜注。宋地。沛國相縣西南有袲亭。今在江南鳳陽府宿州。按袲爲宋地。則其爲此會以遂伐鄭者。宋爲主也。

宋公馮以前納鄭伯突突背之怨鄭鄭以桓十二年會魯伐宋戰焉十四年宋人以齊蔡衛陳伐鄭未得戰猶怏怏也及茲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鄭不得為突有宋當竊幸之矣忽而九月鄭伯突入于櫟仍欲有鄭故宋公復讐鄭伯而伐之公羊傳注何氏休謂此伐鄭為征突實定論也但鄭伯突入于櫟不書伐櫟而書伐鄭者蓋春秋特以鄭屬之厲公突耳觀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未二年當桓之十七年高渠彌弑之而立子亹十八年齊襄公師于首止殺子亹轘高渠彌祭仲逆子儀于陳立之莊公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然則自突之入于櫟鄭已非忽之有何論于亹儀哉前録張氏洽之說可據以斷此書伐鄭之旨矣至其會伐鄭者如衛侯朔陳侯林皆即位纔四年素與宋惟公先及鄭伯伐宋比于鄭突至是復會宋公伐鄭其心絶不恥其反覆則何也蓋初以突由祭仲而歸于鄭料其必終有鄭而比之及歷四年而突奔忽復歸乃不獲已而謀自蔡入櫟以逼鄭其究必無能為因是遂會宋公及衛侯陳侯以伐鄭耳夫豈知鄭之必屬于鄭伯突也哉

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管見】去年冬十有一月之會于袲為伐鄭也傳稱弗克而還則其再謀伐鄭以會于曹亦宋公主之者其在先之會袲以伐鄭也蔡侯何以不與于時鄭伯突之出奔奔于蔡其後之終欲有鄭而入于櫟亦入自蔡蔡侯殆嫌于納其出奔而反攻其入國於情事乖違太甚乃因以不與與及宋公會伐鄭而弗克謀再舉更約蔡侯同會于曹則又不獲已而往從之以是十有六年之春正月公會宋公而蔡侯亦與衛侯俱至于曹耳若陳侯最近于宋宋使來必當復宋公曰再舉伐鄭惟魯公與衛侯宜更會謀至宗詞如陳師期苟定旋當先蔡侯而至于師所可無會也從袲之約言已矣夫一伐再伐皆鄭也則一會再會皆伐鄭也先于袲而茲乃于曹者蓋宋公並欲乞師于曹以相濟故耳然夏四月之伐鄭無曹伯則曹伯之能慎守其國可知鄭前十四年之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是鄭之來謀禦宋也而曹伯不因會而比于鄭今十六年之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是宋之來謀伐鄭也而曹伯亦不因會而比于宋故此書會于曹非以于會指其地而已言外寓有嘉曹伯之意可于下書伐鄭之不及曹伯推之曹伯者即曹伯終生之世子射姑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管見】夏四月公會宋公而衛侯陳侯皆至蔡侯獨後春秋即因其後至而次諸末者去年冬宋公為會于袲以伐鄭蔡侯不欲與及茲為會于曹又伐鄭蔡侯不能却曹之會則亦不能不從之以伐鄭矣然其心終不欲也乃遷延示怯而安於後至焉則亦惟勉强從事而已夫豈若曹伯之入于會中克能脱然事外也哉然則諸侯之邪交不可以不慎所始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管見】去年冬十有一月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伐之而已弗克也此年春正月書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亦伐之而已仍未克也夫鄭伯突之入于櫟獨據鄭之別邑以自保經五國合師而再伐之皆弗克而還此安得不以鄭屬之突哉以故伐櫟者皆書曰伐鄭公之至自伐櫟者亦書曰至自伐鄭惟公不知突之必有鄭也乃再以師會伐之而卒無功其至也既不能舉歸而飲至之策禮即其反而告至于廟用牲幣而亦無辭以賜美於其祖禰也恥孰甚焉

冬城向

管見　隱公二年莒人入向，則向非莒邑可知。至宣公四年，叛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是時向已為莒有矣。茲桓之十六年，莒猶未有向也。向是莒之弦[illegible]，因入向將恃城以為捍蔽。時蓋既魯定謀，且藉力焉。公許之，遂有是役。其事與僖公十四年淮夷病杞，齊侯為之城緣陵略同。但齊侯專為杞病，與齊無與；魯桓則恐向為莒病，亦將不利於魯，故公之城向，亦如城中、卯城、郎城、祝丘之在魯地者，皆有所不可已。然為向備莒而城之，則莒之圖入向，乃益亟而向必為莒并矣。趙氏鵬飛曰：向介莒魯之境，上本非莒邑，故莒魯交爭，互以為已有，而其交爭自今日城向始，故聖人謹志之。論最明確。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管見　朔立六年矣，諸侯失國出奔，則名。故書曰衛侯朔出奔齊。又諸侯出奔而復國，其初入亦猶名之。故莊公三年書衛侯朔入于衛，此視前鄭之忽、突，爭國其奔與入，皆書名，亦為一例也。乃公羊並稱衛侯朔得罪于天子，故名。公羊傳語意甚晦，惟穀梁自申之曰：天子召而不往也。此足通其說矣。然天子何以名衛侯朔也？朔之出奔，以莊公三年入于衛，於時有王人子突救衛，是救逐朔而代之之公子黔牟矣。王救黔牟，必其先王立黔牟，彼衛之左公子職、右公子洩怨惠公黔牟而逐朔者，此其所憑依也。然則天子之名衛侯朔，非即以廢之而逐朔哉？朔之不往，非其罪也。且凡罪朔者，多據左氏所紀，序其構讒陷兄以取國，朔之兄伋與壽也。爾時宣姜欲終立己子，搆伋于公，朔有兄壽，不當進為身謀以求傾伋。至公欲殺伋，命使齊而以盜待諸莘，壽知而告伋，不聽，乃飲之酒，竊其旌以先，盜殺之。伋至曰：我之求也。盜又殺之。此其兄弟爭死，不可以常情測揆。諸天道，蹟是獨思殺伋而並及壽，實以罪宣公之好淫可也。謂是方將殺伋而先及壽，實以罪宣姜之誅可也。於朔何與哉？若夫伋壽相繼死，朔為宣姜次子，壽之母弟，於義當立，豈黔牟之屬羣公子者所可代乎？講家率多不罪黔牟而深罪朔，以為是既取國，六年合當出奔，其出奔合當名，似皆不免泥于左傳之失。

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管見　桓之十三年，齊侯祿父合宋衛燕之師以伐紀，欲遂滅紀也，而卒乃敗績，由公會紀侯及鄭伯敗之。明年祿父卒，襄公諸兒立，必深怨紀之敗齊，紀何敢求盟于齊耶？亦必并怨魯之助紀以敗齊。公復何能為紀求盟以平齊耶？高氏閌曰：紀懼齊之見圖，每為之備，而齊人多詐，故為此盟示之以不疑，俾之弛息而不我虞。此為得其實者。于時

齊侯圖紀而先之以盟，期于黃，紀素恃魯，則必欲公之來與共盟，以此而於十有七年春正月，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耳。路史：發之黃縣有合黃城，本紀邑。後入齊。夫齊侯欲盟紀侯而定盟地于紀邑，其意何居？桓之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此由齊侯祿父為之，將以略紀地而滅紀也，茲襄公就盟于紀邑之黃，亦即祿父之故智矣。紀如齊何哉？公又如紀何哉？明年公薨，及莊公元年冬，齊師遷紀郱鄑郚，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管見　儀父歷魯之隱桓二君，既二十八年，仍未命爵，為子，故亦只稱邾儀父耳。前隱公元年三月，書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稱及，公之志也。此桓公十有七年二月丙午，書公會邾儀父于趡，稱會，不稱及，則邾儀父之志也。其先於十五年夏，與牟人葛人來朝，國必有乞，公以尋蔑之盟。

趡杜注魯地，當在今兗州府泗水郚邑之間。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管見　春正月齊侯之盟紀于黃用詐也其意欲圖紀也而魯公忽來與于盟則仍前之助紀矣故齊侯來伐至奚魯亦及齊師戰于奚也君行師從稱齊師則來戰者齊侯也已惟齊師無名於是齊侯匿于齊師而不欲自見魯復設以為非敵也而不言公獨齊然相與一戰而止皆陳曰戰戰訖有克有敗此不可分則統以戰衆其概也可奚杜注魯地今兗州府滕縣南奚公山下有奚邑水經注夏車正奚仲之國也山上有奚仲冢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癸巳葬蔡桓侯

管見　何氏休曰蔡侯封人無子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避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按此說與經有合季為蔡侯封人之弟其所立之獻舞亦弟也則無子可知蔡季長于獻舞以次當立國將以國繫之稱蔡季此與許叔之繫以許紀季之繫以紀其指事各有攸屬而其義重之意國無所低昂也其但曰自陳歸于蔡不先言出奔者凡兄弟爭國必生難難作則出奔前如鄭之忽突其證已若蔡季之避而之陳獨忘爭而善讓以視吳泰伯伯夷之倫雖遭遇遠別亦行迹迥殊而要其意之所主則何嘗不一揆與且其歸也不於蔡侯之卒而于其葬卒以六月丁丑葬以秋八月癸巳于時獻舞之立蓋為在喪之君已三月矣蔡季既歸行將北面事之不減于其先君有斷然者又況魯桓之世天下諸侯皆無王而蔡季之葬封人獨先請謚于王遂邀王之寵書曰蔡桓侯者不敢以公異稱綜其自處甚善復盡志于愛君以禮不賢而能之乎字而不名直表為春秋中第一流人物

雖未嘗為君華衮之榮異焉

及宋人衛人伐邾

管見　左傳曰伐邾宋志也是宋主兵而魯與衛從之矣其伐邾之故未聞覘其於宋衛皆賤而稱人則此役為負強挾黨以侵小可不待明言矣是年春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意者邾之來為此盟即早知宋之素睦于衛將謀伐邾因欲求魯以為援與未幾而秋八月宋人衛人伐邾亦使乞師于公而公遂及之矣若宋人衛人猶未足以伐邾而必待公者然趡之盟邾何為哉此其無以對儀父不具論苟念司盟之神嘗莅公于趡其將何地以自容乎春秋於此不書公殆欲借以發其愧恥云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管見　春秋書日有食之共三十六其書日之干支並書朔者共二十五當隱公三年日有食之始書也但書春王三月己巳不書朔其己巳即朔之干支則朔字可省襄公以前間從此例凡八見豈得概以為闕文哉茲桓公之十有七年又獨書冬十月朔不書干支以日有食之其在朔為一定而朔日之干支隨其所值而無定不並舉可也此雖一見而已亦非有闕文者若莊公十八年只書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僖公十五年只書夏五月日有食之既省日之干支復不稱朔殆以日有食之之在朔為一定則惟書其月之繫于年而無定者以別白之亦自了澈夫孰疑其日有食之之非朔乎春秋書法簡嚴其變換又偶再見於此獨指為省文則近之矣夫何闕焉再按日有食之有字讀去聲同又皆指不當食而食言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條計所書集至三十六而止但其不當食而食亦必於日交會之朔見之惟春秋隨文成例不拘一格其間有書干支而不朔者有去干支而單書朔者更有干支並朔而一

不書者多不辨其詳略皆合於是左氏以爲官失之也公羊則謂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與穀梁所稱食朔前之晦日食朔後之二日大同並非確論至此年書冬十月日有食之穀梁指爲夜食尤屬臆斷又按魯史所書日食蓋逐年俱有豈能別其當食不當食耶惟孔子上律天時當自顓頊爲歷宗以來迄併于唐虞夏商以及周其五紀之常變一皆羅列心胸乃克辨魯史日食之當食者削之其有不當食者則從而筆之並加有字之字以明示後世使太史之守典秉法得憑以測天象之示災爲不誣也至杜氏預推衍甲子以制長歷輒執以譏經文之多誤其自信亦太過矣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

【管見】傳於是年春正月謂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家氏鉉翁曰齊魯雖婚姻之國盟會未幾戰爭相尋蓋敵國也公一旦與姜氏如齊殆天所以致篡逆之誅非人所能爲也按天誅既行則王法伸矣此蓋十八年所由復書王之意與

公會齊侯于濼

【管見】桓公十五年夏五月公會齊侯于艾以襄公諸兒新立始通好也至十七年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則不能以無怨矣茲于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其意殆欲復修艾之好而釋奚之怨云爾濼盧篤反又音洛杜注濼水在濟南府歷城縣西北入濟今趵突泉即濼水之源也蓋濟水伏流重發處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管見】吳氏澂曰此行公往會齊侯爾夫人欲同往公不能制濼會禮畢夫人又欲同齊侯至齊夫婦既同出公不可獨反國故遂與之同如齊也趙氏鵬飛曰如齊者文姜志也非公意也故不書及而書與若曰公不得已而與姜氏如齊耳汪氏克寬曰與之爲言乃黨與匹敵之義而不相制之詞也按與字斥桓公明其不能制義而從婦失夫綱也遂字則斥夫人姜氏耳婦人從夫故易家人之六二稱无攸遂公不欲如齊而夫人專行是爲遂矣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管見】朱子曰孔子直書義在其中云公會齊侯于某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曉高氏閌曰濼之會不書夫人出以遂如齊見之喪至不書夫人入以孫于齊見之不與其出不與其入聖人之意微矣

按二說皆善體會春秋書法

秋七月

【管見】左傳是年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夫齊侯何德於鄭昭公忽乃必殺其篡立之子亹而復轘其弒昭公而立子亹之高渠彌哉蓋欲借是以感魯耳公之薨于齊由夫人姜氏與齊侯諸兒同謀而弒之者喪至自齊衆議沸騰醜聲四布魯豈能忍恥而不反其讐與于時桓公有庶子慶父長於莊公以強著齊侯必早聞之因思魯雖悉衆來討無若齊何惟姜氏在魯有子同方幼弱彼慶父其人者苟藉口于不共戴天勢必謀弒嫡母姜氏而並及其正嗣同則何道以全之乃無緣而師于首止殺鄭庶孽子亹之篡世子忽者且轘強臣高渠彌之爲子亹而弒世子忽者使虐威震於魯國則其謀必沮而不行已而果然故公之喪至已以

四月奚斯曰未卜一似猶秉周禮以謂君弑賊不討不可以為人臣子寧緩葬也無何義憤奮於疑慮其嫁禍於子疊高渠彌之師未返而坐罪于公子彭生之使已行且為之蛇致其辭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此特無聊之極事耳至于齊侯殺彭生魯亦無言乃奉莊公即位于柩前為在喪之君而夫人姜氏亦安然為君母以母其國是時更欲何為而不葬桓公耶由茲秋七月始至于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亦復如諸侯五月而葬之定禮猶思其秋七月以前距公之喪至已四月葢為其有故而緩葬也及是而葬桓公又若無故而不必緩葬者然其何以告無罪於我君也哉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管見　張氏洽曰葬稱我君而復舉謚趙氏以為臣子之故詞益明言我君以舉其新加之謚然後其詞恭且順不然則恐涉他國君而近于不敬矣我君二字須得此發明

凝園讀春秋管見卷之三

慎齋羅典徽五氏定稿

男紹邴　孫恕　賢　綸　校字

莊公

元年

春王正月

管見　桓公以十八年夏四月薨于齊是月公之喪至自齊及冬十有二月葬此九月中莊公已即位為在喪之君矣踰年改元不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公即位

三月夫人孫于齊

管見　此文姜愬而去魯也桓公薨于齊之故魯人誚讓必多文姜以為汙蔑必忿然曰是使我不得為夫人也我何戀戀於魯歸為齊女齊大不尤勝於魯夫人哉乃致其夫人而去故曰夫人孫于齊舊以孫為內諱奔之辭彼文姜淫而悍惡恣行無忌雖已負罪通天何嘗內慚不安而有事於奔乎所謂孫者猶云姑擲此夫人之位已耳故不稱姜氏而意乃醜或又指為去其姓氏以示絕不為親如後之屢稱夫人姜氏又何說焉至莊公之即位初及踰年改元以紀其為君乃值春王正月其母夫人欲孫于齊不可禁天下豈有無母之君哉在夫人亦狀此意以脅莊公之必來逆於齊耳至其後逆之而至又儼然夫人矣不書略之也

夏單伯逆王姬

管見按齊襄公以莊之八年為無知所弑未聞并殺襄公之子及雍廩殺無知其爭國者惟小白及糾皆僖公之庶子是襄公因無子也然則此王姬之歸於齊其歸於襄公與莊襄公皆以無子告王因求王姬以為夫人欲有子故王許之耳然攷之於禮諸侯不再娶其再娶者皆不得如始昏之娶嫡夫人可以備禮凡嫁娶而禮不備曰奔故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此王姬之嫁於齊其實欲同於妻之聘其迹則幾於妾之奔也何以言之齊之再娶王姬必為王之妾女王不得貴齊以夫人之禮逆之以故是年冬王姬歸于齊自魯歸之而其先築王姬之館於外則於秋是為預謀所以處王姬者乃於館未築之夏遽稱單伯逆王姬則何也單伯為魯之命大夫而王忽令之初何嘗知其使逆王姬也哉既至王乃語之若曰齊侯求王姬為夫人欲有子予許之然非始昏也以禮言不得使齊侯來逆於京師亦不得使齊侯遣卿來逆於京師也王姬何以歸於齊乎度惟使女自魯來逆之使魯為之館以處王姬乃令齊

使卿逆於魯之館使齊侯自逆於齊之館如是以歸王姬庶幾亡於禮者之禮也夫爾時單伯受王命遂留京師使人告魯亟築館以冬歸王姬之期示焉魯於是乃知單伯之如京師王召之非有他故獨為逆王姬也故書曰單伯逆王姬至公羊傳稱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穀梁亦有使魯主昏之說注謂天子不自主者尊卑不敵若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有血脈之屬可為父道與所適敵體者主之未審於禮何據姑就事論之王姬歸於襄公而使莊公攝父道以主昏不疑於以王為敵體乎且莊公生於桓公六年及茲即位之元年纔十四歲乃襄公之幼甥也其可以主舅父之昏也哉弗思甚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管見凡作室皆稱築者築其基耳基固則室不壞必先之尤必慎之故作王姬之館曰築館以舍王姬而侯齊之來逆必築之於外者左傳昭公元年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又使子羽辭曰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楚使伯州犂來言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毋乃包藏禍心以圖之魯之築館於外亦此意與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管見高氏閌曰莊公與桓王同時王名林而公亦名林君臣同名也按諱始於周而亦有此當録之以資考與又陳自陳佗殺太子免而自立明年蔡人殺陳佗立陳侯躍八年卒其中弟立此陳侯林是已亦八年卒又立季弟杵臼並桓公鮑之庶子躍與林二君皆不私其子而以次立弟殆悼心於佗之禍而相警以成此友誼與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管見奉天命以命有德故王曰天王茲榮叔之來錫桓公命者徒以王姬之自魯而歸於齊惟莊公實襄其事雖在喪不辭乃特加追錫以寵其先君耳是得為天命有德之命乎以是稱王而不稱天所謂命者惟將桓公二字分看合看乃有着落去年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其謚桓私也其稱公僭也豈嘗有王命哉凡謚者行之迹所以表德有誅以定謚禮稱賤不誅貴惟天子稱天以誅之是有命矣又五等之爵公為首惟二王之後稱公則及其子孫若周公封魯其後世皆稱魯侯也春官宗伯與命職言天子加以九命為伯而後稱公凡以旌有德是亦有命矣今桓公之命其謚曰桓命其爵曰公皆由王使榮叔來錫於魯孰得議其私譏其僭與然桓公之慝德叢於厥身實不堪其賜謚實有玷於加爵以為王有為而錫之命可矣若竟以為王本奉天而錫之命則豈其然

王姬歸于齊

〔管見〕張氏洽曰王姬來而不書至別於魯夫人也按此意應補出

齊師遷紀郱鄑郚

〔管見〕按遷字宜玩詳齊師本在齊一旦入於紀之郱鄑郚以威之則其民懼而逋竄遂使齊師據之宅其宅田其田以奠厥攸居是不成為齊師遷於紀之郱鄑郚哉齊師得其所而紀之郱鄑郚其卒以流亡者因靡所底止矣毒極慘極郱杜注在東莞臨朐縣東南今屬山東青州府鄑杜注都昌縣西有訾城都昌今山東青州府昌邑縣也有訾亭社在縣西十里郚杜注在朱虛縣東南今山東濟南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郚城

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管見〕前桓公十二年八月陳侯躍卒魯不會葬陳侯林立至莊公元年冬卒二年春王二月魯會其葬前豈其有怨於陳侯躍今豈果有德於陳侯林哉自桓公十八年中其用情之隨人向背因事翻覆類如此莊公少主亦由在廷諸臣相與承其流而導之已耳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管見〕按於餘邱公穀皆以為邾邑是也凡國無有以三字名者六書故春秋時邾用夷故邾謂之邾婁邾婁之音為鄒故邾改名鄒也據此推之於餘即邾之切音邱與婁聲亦近可知於餘邱之與邾婁字形字數有異其實一而已矣又按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國但稱邾不稱邾婁而其舊名仍存于別邑以是有呼邾婁為於餘邱者公子慶父帥師伐邾之別邑故即因其別邑之名而書曰伐於餘邱胡傳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譏慶父之得兵權也

莊公幼年即位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邱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為後戒也劉氏炫曰慶父自稱仲欲同於正適言已少次莊公為三家之長故以莊公為伯而自稱仲趙氏鵬飛曰溺伐衛則聖人貶其族慶父專聖人不去氏何也於以著孟氏之基蓋基於此不氏則無以見之故書曰公子

秋七月齊王姬卒

〔管見〕齊王姬卒雖來告喪無足書書者欲借齊王姬以惡齊侯耳去年冬十月王姬歸于齊即聯書齊師遷紀郱鄑郚以此凶狠不仁已足干天和而名家禍王姬何辜於天顧以齊侯之惡德而殃及之豈不哀哉而猶未也菑必逮其身矣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管見〕按齊襄之與文姜其好淫實為之敵觀詩稱南山崔崔雄狐綏綏則此會于禚及享于祝邱如齊師于防于穀皆襄公先定所處以陰為招致而文姜遂從之者此年秋七月齊王姬卒其冬十有二月齊侯適至于禚夫人姜氏或當假哀弔之名以行與得文其私也然春秋但書曰會會為相需而相遇之通辭其何以明男女之別兄妹之嫌哉再觀於敝笱之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其從如雨其從如水以此為會字作形容語正合禚杜註齊地左傳定九年齊侯致禚媚杏於衛杜註三邑皆齊西界據此當為齊魯衛分界之地

乙酉宋公馮卒

〔管見〕高氏閌曰觀宋莊恃求敗類則穆公之不以國與子有以知之矣按前宋穆公欲立兄子與夷使子馮出居于鄭馮倚鄭而黨宋華督遂弒其君與夷奪之國此高氏所以目為恃求敗類也然亦享國十八年獲保首領以沒故

只遂表彰公和之能知其子而莫由近誅莊公馮之謀弒其君也因竊以私意申之曰宋公馮卒子捷立十年有宋萬之禍豈得以及身卒免為天之常道哉

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管見 二年夏書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譏慶父之得兵權也三年齊師伐衛魯公子溺會之則慶父之黨矣故削其公子而以名斥之與前此無駭翬挾柔之例為一君行師從於慶父之伐於餘邱特稱帥師著其專兵而擅動大衆也溺為慶父所使雖帥師而不書欲總其罪於慶父耳非師少之謂孫氏復曰衛侯朔在齊故溺會齊師伐衛謀納朔也桉桓公十六年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此後莊公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則此年之伐衛為納朔必矣然但稱伐衛而止言外使見有弗克納之意

夏四月葬宋莊公

管見 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謂不討華督弒君之賊而受賂使之相莊公馮也故殤公與夷不書葬及莊公立十八年卒以此年夏四月葬宋莊公是明魯先君桓公之成宋亂者今得嗣君莊公以卒成之終矣苟知念此恥孰甚焉

五月葬桓王

管見 劉氏敞曰君弒臣討賊猶親弒子復讐也讐不復則不葬不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所以明臣子也葬者臣子之終事其義未終故不敢急葬也據此推之桓王之七年而始葬其由被弒而未得討其賊與當魯桓之十有五年書三月乙未天王崩其先二月家父如魯以喪求車實由天王使之來聘也俄而遣使方般頗聞殂落是無疾而猝崩有陰謀弒之者矣于時凡在王朝互為蹤跡莫由正指其賊而討之因殯桓王而不敢葬及歷四年為魯桓之十八年適有周公黑肩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乃決知曩時桓王之被弒其同為逆謀者此兩人也有周大夫辛伯以變告王遂與王殺周公獨王子克脫奔於燕未能即得仍不敢葬桓王以法追捕度於魯莊初立之元二年中始執獲王子克殺之吉于殯然後其賊得討耳賊既討旋當卜葬而猶不敢以匆遽將大事也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用是更遵定禮以赴告於諸侯使遠近皆得以時來會葬焉故春秋於魯桓之十五年春書三月乙未天王崩至魯莊之三年夏始書五月葬桓王以見周室非常之故其於七月之葬變而至七年者有如此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管見 紀侯之弟紀季字而不名賢其知紀必滅猶能使酅之民得免於難耳此時未暇為宗祧計觀莊公元年冬齊師遷紀郱鄑郚武人橫據民卒流亡酅亦紀邑豈不聞而怖其慘毒哉于時紀季居酅以為紀本不救民實何辜令齊師又將至酅故紀季不欲有酅而以酅入于齊也其以之如何蓋屬酅之民而告之若曰齊卒讐紀欲并酅之民耳有民則土田賦稅歸之令若相率以入于齊乞為齊民難可免也齊師至則無及矣夫酅之入于齊紀季以之既非酅之畔紀紀季獨以酅入于齊身不與酅俱入則又非紀季之降齊也可不謂賢乎酅杜注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東有安平城又有酅亭

冬公次于滑

管見 左傳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於是杜注以滑為鄭地在陳留襄邑縣北今河南歸德府

鄭州有滑亭，按今睢州，舊非鄭地。其滑亭亦據春秋稱地之說為之，非確證也。又魯桓之十五年冬，及十六年夏，凡再會師伐鄭，是為怨矣。莊公立未久，乃欲就之謀紀，豈輕棄其以德報乎。且紀在齊之東界，鄭亦有鞭長莫及之勢，雖不辭以難，總無濟也。況乎會鄭以謀紀，未得定，公輒令以師從，次于鄭地，誠何為哉。猶是師也，將師之以東救紀，先遣師之以西會鄭，曾不計及於師勞而力竭與。竊意所稱滑者，當指衛地言之，今河南衛輝府之滑縣是已。觀此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以衛侯朔出奔在齊，而齊侯思納之於衛也。卒之弗克納，乃還。及是而冬，齊侯復欲令魯師以納之。有期日，溺當在師中。而公復自行，益心重是役，即將不留不處，以期事之就緒也。已而齊師不出，遂使止公。公之師已次於滑矣。此其為齊侯所使，而復亂於其言之不信。自滑以思其來，從從如恐後至；有誅其歸，悄悄如因不競而遁。公何以堪乎。故春秋譏之，但書曰冬公次于滑，亦欲見公之以師從齊，其終至於進退皆無所據有如此。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管見 兩君相見有享禮，主國之君設之。杜注：祝丘，魯地，今在沂州東南。莊公四年春王正月，齊侯適至，故夫人姜氏以主國享賓之禮享齊侯也。據此推之，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為齊地，則當夫人姜氏至齊，侯為主國之君。國早享夫人姜氏于禚矣。此享于祝丘，蓋踵而行之者。汪氏克寬曰：春秋雖鄭伯享王，王享晉侯，亦不書。而書夫人享齊侯，則以其非禮也。張氏洽曰：假先王之禮，為禽獸之行，此大亂之道也與。

三月紀伯姬卒

管見 春秋書紀伯姬卒，表魯女之能以尸守國而賢之也。於何見之。三月紀伯姬卒，夏紀侯大去其國，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異哉，紀侯不有其國，胡以並舍伯姬之喪而不顧，直待齊侯之葬之耶。度伯姬將卒，必有言以誨紀侯曰：齊侯之必滅紀，近在旦夕。國君當死社稷，國已然，社稷非得私於一君，有此土者皆可祀之，惟宗廟不可廢。之他姓，必將有與繼承令祀。君去以守宗廟，我不去以死社稷，庶兩得焉。惟我死君去，願留其殯于寢，俾齊侯媿然於紀雖去國，猶有一魯女為紀夫人，不惜以尸守其國也，必毋忘我。以是而三月紀伯姬卒，及夏紀侯大去其國，竟如伯姬之言，不葬其殯而行，使得完其以尸守國之志焉。將紀之人亦共奇行，爭相傳說。齊侯聞之，則心怵於婦怨之無終，義憤之不釋，厲鬼為災之難為防護也。爰謀妥其靈，而以禮葬之。先命卜日，得六月乙丑，從至日陳奠啟殯，飾棺升輀，引紼就窆，一切如夫人之禮，此他人所不敢擅，並齊侯主之。故六月乙丑葬紀伯姬，不曰齊人，而曰齊侯。夫諸侯會葬與國之夫人，但使大夫耳。今乃以亡國就木之紀伯姬，而使魯仇若齊侯者，赫赫在人耳目間，實能降心加禮以主其葬，榮則既極，賢復何加。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管見 齊襄公將滅紀，知紀之所賴者魯，魯之所恃者鄭耳。當桓之十三年春二月，齊僖公伐紀，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夫非鄭伯厲公與之力哉。及桓公以十五年冬、十六年夏，再會師伐鄭，伐入櫟之厲公也。於是魯與鄭伯惡，莊公繼之，未聞和協。齊襄乘此際以結於鄭伯，則奪魯之所恃以自為助矣。紀復何所賴於魯乎。其先以陳侯者，陳近鄭，陳侯杵臼新立纔三年，當修好于鄭，故齊侯借之以通于鄭伯，如主賓相見之有介紹然。以是於此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也。自有此會，魯聞之，度其不能以獨力救紀，決矣。

然則紀侯之大去其國詎得已耶

紀侯大去其國

〔管見〕禮記曾子問篇孔子謂聞於老聃曰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國以君為大君以祖禰為大今紀侯不得有其國乃至盡取羣廟之主以從其去也可不謂大去乎且紀侯之去其國與紀季以酅入于齊之意同並欲沮止齊師使民免於難不至如邢鄘邶之遭其橫暴耳惟其閔衆如切膚因之棄國如敝屣當去之日以廟主載於齊車別其羣臣百姓祖而后行羣臣百姓送之出境而反之道之所經羣聰為紀侯之去國豈若有故出奔者之情狀適貽誚於流離瑣尾也哉以是而指其去為大去亦宜故凡諸侯失國則名此獨不名而變其例曰紀侯并申其失國若非出奔乃於其去而別異其辭曰大去其國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管見〕禚為齊之西界接魯境齊人狩于禚所謂齊人即齊侯襄公由春秋斥為公之父讎而人之耳齊侯狩于禚公胡以及之時益以齊襄恃其尊屬而召公公遂往而從焉是為及周官大司馬之職冬田曰狩以教大閱陳車徒如戰之陳斬牲以誓辨旗物鼓鐸鐲鐃之用媺坐作進退擊刺之法其奮揚用命賞與對大敵同之既畢乃以行狩知從禽其餘事也此齊侯之狩于禚殆亦主於張三軍以耀武使公閱之而心慴其赫奕有如此也齊侯何所忌於魯哉以魯之與紀篤於婚姻之戚紀侯大去其國其為寄公於魯必矣伯姬卒以尸守國齊侯為之奪魄禮葬之而叙姬猶從在魯計其播遷以後自夏徂秋竟時勝跡絕不知其所為能無疑紀之卒恃於魯以陰圖復國與此齊人之冬狩于禚期公而公及之欲以示威於魯即得使紀之謀亦終沮也然紀侯之與其弟紀季以哀民難而同志於仁則民心不起即紀伯姬之與其妹叔姬以傷國亡而同守於義則外事不干皆所謂賢也彼齊襄狃於淫昏恣其殘暴其於賢者之處心積慮所求而得所含而耻惡知其為何物也哉至若魯莊之幼而愚闇惟齊侯之命是聽齊詩有猗嗟一篇以刺之正為此公及齊人狩于禚也其詞數誇其射之能以為從狩則善矣其如所與狩者之為父讎何故三章凡用十七兮字有無限感慨汪氏克寬曰公羊記柯之盟將會公謂曹子曰寡人之生則不如死矣自傷與齊為讎不能復也然則禚之狩盍亦興念及此耶

五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管見〕孔氏穎達曰於時齊無征伐之事不知師在何處蓋齊侯疆理紀地有師在紀夫人當向紀地從之按去年夏紀侯大去其國至此年夏積之逾一年紀之民心當定故及是而疆理其地也惟齊侯親行雖無敵而必以師從以適新并之國而備不虞亦其宜矣其不地者紀亡其國不得仍舉舊名至於周巡別邑靡所定處悉數之亦不得也於是齊侯所至師皆至焉齊師所至夫人姜氏亦皆至焉故總書曰夫人姜氏如齊師如齊師者會齊侯也齊詩亦有載驅一篇以刺之其首章曰載驅薄薄載始也驅謂人之疾行有如馬然勿泥馬說薄宜與薄伐之薄同謂迫而使之也當日文姜之會齊侯由南山所言葛屨五兩冠緌雙止推之其所乘之輿毋以人行非用馬者而其趨塗甚

急則于始發之時即使人比於馬而為驅馬故云載驟以
此發明如字正得其實其稱薄薄之義須從下齊子發夕
看出益此所書夏者實值夏之盛暑故齊子之發不于晝
而于夕亦欲避炎蒸而逐清涼云爾因是道中之載驅者
亦夕不得休直猶潛師克敵號令頻仍一曰薄再曰薄惟
恐失期而不得伸其閒志也噫亦甚矣夫人姜氏如齊師
詩人必借行師之有事于薄薄者寓其會淫之情狀醜執
加焉而夫人不顧也其初如齊師如是當其既至所為隨
逐齊師以眠比齊侯
者亦何在非此志乎

秋郳黎來來朝

〔管見〕孔氏穎達曰郳之上世出于邾國譜云小邾邾挾之
後也夷父顏有功于周其子友別封為附庸居于郳曾孫
黎來始見春秋數從齊桓尊周室王命為小邾子據此則
邾友別封于郳亦獨以郳為國名不稱邾也其後王命為

小邾子雖謂郳出自邾而以小別之則仍得辨其為郳矣
凡附庸之君無爵春秋例以名書進爵為子則不名觀僖
公七年夏書小邾子來朝獨舉其爵亦足證已但此莊公
五年秋郳黎來來朝前乎此何未聞也按厥所由其殆與
邾有隙而思託其國于魯與按此年至莊公十五年秋宋
人齊人邾人伐郳苟非與邾久不相能何至因宋齊以來
伐耶郳黎來早慮及此因念桓公十七年秋魯及宋人衛
人伐邾則與邾失好及茲莊公五年未久也乃以秋來朝
于魯而通好焉邾失好而郳得通好豈不足以託其國于
魯哉杜注郳附庸國東海昌慮縣有郳城今昌慮城在兖
州府滕縣東南六十
里郳城在縣東六里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管見〕齊侯合四國之師以伐衛欲卒納衛侯朔也朔之當
廢與公子黔牟之當立有難以深辨者惟黔牟之立實假
王命齊侯必納朔而逐黔牟會師伐之衛不敵而有王人
子突救之則又貴獲王師也而卒之伐衛而朔入于衛則
其棄王命抗王師罪皆不可逭矣故齊侯宋公陳侯蔡侯
皆貶而稱人程子曰諸國稱人則魯在其中矣金氏賢曰
魯獨稱公臣子之詞耳王氏樵曰不稱公則若
內之微者亦不足以見四國稱人之為君也

六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管見〕胡傳稱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當從之天子之子弟
稱王子與諸侯之子弟稱公子同親且貴者也此本為王
子突春秋夾入人字曰王人子突特以示貶云爾但示貶
之例後亦有王子而書王人者此則既書王人而復必序
其名曰子突則何以故以王之統馭諸侯莫大于廢立之
故與夫征討之法而突為王子每主于罔上行私以誤王

若使其名竟沒其罪將何歸乎今觀其救衛者救衛之公
子黔牟耳黔牟之立假王命以立之必由衛之左公子洩
右公子職私于王子突以請于王故王許立黔牟而逐朔
及齊侯連兵伐衛又必由二公子乞救于王子突突復請
於王而以王師救之卒之不克救而衛侯朔入放公子黔
牟于周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皆突之所以誤王而使失
其統馭諸侯之大柄也人而名之則其
罪有攸屬豈得逃天下後世之詬責哉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管見〕此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殆主于閉城堅守以
捍其入而已非敢戰也歷百有數十日至夏之六月衆不
支而遂潰諸侯環而攻者
入焉於是衛侯朔入于衛

秋公至自伐衛

螟

管見 公以去年冬會伐衛，及今年秋乃至自伐衛，曠日持久，雖未聞其以衆戰而多殺傷，然其老師糜餉，耗蠹亦已甚矣。又况歸塗所經，螟災蔽野，秋登無望，魯之民其何以堪。

冬齊人來歸衛俘

管見 衛俘謂伐衛所獲之囚，非衛寶也。左傳桓公六年北戎伐齊，鄭太子忽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又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作王宮于踐土，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此所書齊人來歸衛俘，亦類是耳。伐衛之役，齊侯主兵，國強而師衆，當其入衛，凡衛之師及王人救衛之師，有釋甲擲兵而降者，必盡獲之，以驅入于齊矣。及公至自伐衛，齊人以衛俘非寶，分以遺魯，不心惜，且得因之誇示其強，以威魯也。由是而齊人來歸衛俘矣。其歸之如何致辭，殆謂魯之令伐衛者，久淹于外，今當入而振旅，以是補其缺失，可也。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管見 莊前二年冬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左傳曰書姦也。則知四年春之享祝丘、五年夏之如齊師，雖不言會，莫非主于會齊侯也，皆書姦也。此年春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左傳曰齊志也。以防為魯地耳。其實冬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穀雖齊地，亦必由齊侯有約于防之會也，皆齊志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管見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故凡在天成象者，皆曰恒。以星言之，經星麗天不動，恒矣；而五緯之行天，其遲速皆有常度，又何嘗不見為恒。不寧惟是，月之盈虧有弦望晦朔，每夜不同，然統舉一月，即可以例十二月及無數月，則亦恒矣。詩小雅天保篇稱如月之恒，正以此。又不寧惟是，雷風有聲而無形，時作時止，似乎偶然耳，而其輔日月以成四時之溫涼寒燠，無歲不然，此易之名卦所由於雷風而獨曰恒與。凡天象之失其恒，則為變為災。如星曰恒星，夜則必見，其或夜欲雨而雲與焉，有不見，亦不失其恒也。乃此年之夏四月辛卯夜，但書夜而已，是非不夜晴而夜雨可知，而其時共訝于恒星之不見，豈有以驗之，則如雲焉，亦已異矣。而其尤有異者，至于夜中，恒星之不見仍如雲，而恒星之為星，忽于不見中而共訝其有隕自天者，駭流亂落，不可為數，欲不以為如雨，得乎。夫天有恒象而道寓焉，人有恒性而道行焉。人事感于下，則天心應于上，變不虛生，災由自召，若以君子處此，其為恐懼修省，當何若哉。

秋大水無麥苗

管見 月令仲秋之月乃勸種麥，毋或失時，種之則苗生矣。此年秋大水，麥不得種，故曰無麥苗。然大水書秋不書月，則竟一時也。攷月令稱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又稱季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玩乃字，亦新登也。據此推之，春秋但書無麥苗，則孟秋之穀、季秋之稻，皆為大水所淹沒，必可知矣。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管見 穀，杜注齊地，濟北穀城縣，今山東兗州府東阿縣治。攷穀城是已。按莊之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會淫也。至四年而享于祝丘，遂不憚以冥私瀆衆，而干先王之禮矣。其明年則如齊師，大衆所屯聚，以私奔而公行之，豈復以

人言為足恤乎。若此年之春會于防，冬再會于穀，其夏秋二時值恒星不見，星隕如雨，又加以大水無麥苗，憤歎之感既熾，則並何以天變為不足畏者，禍淫之道，庸或爽哉。夫人姜氏婦人耳，雖罪在不貲，漏網者亦有之。若堂堂齊侯，其何以免焉。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管見　齊襄既於莊之四年求滅紀，又將于此八年西伐郕，乃徵師于魯與陳蔡也。于時齊侯以夏為期，而魯已于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一若惟恐陳蔡之後至，而必導其先者，何哉。蓋公自五年冬會齊伐衛以納朔，明年朔入，冬齊人來歸衛俘，而好兵喜事之意，遂勃勃不可遏，故雖六年有螟，七年有星變大水，皆不加憂恤，而亟從

事于兵，殆有如此。凡公行例不稱師，此復但稱師而不言公者，欲見公之惟齊命是聽，實則惟夫人姜氏之命是聽耳。按前書齊人來歸衛俘，左傳曰由文姜請之，殆非誣也。觀其會防會穀，一歲再行，豈能不有所借以為名乎。可知七年之春會于防，將為齊之歸俘報其貺，冬再會于穀，又將為齊之伐郕通其約。與據此以推，則公之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亦本夫人姜氏陰為速之，而公特為其所驅役而已。又何事曰以公耶。再按郕在濮州府之范縣，郎在兖州府之魚臺縣，相距非遥，故師次于此。至齊之會師伐郕，近舍宋衛而遠徵陳蔡者，以郕與宋衛壤相錯，二國亦皆利其附屬故爾。

甲午治兵

管見　桓之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是郎為魯西境之要地，可知。隱之九年城郎，以為固也。桓之四年，公狩于郎，亦田教大閲也。然則師次于郎，即治兵于郎，固其所已治兵之說，公羊以為祠兵，注云：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于近郊，陳兵習戰，殺牲以饗士卒，若今之祭旗纛操練士卒也。夫祠為祭名，祭必卜日，今授此日用甲午，求之其以治兵為祠兵，亦有據。王制，天子將出征，禡于所征之地。謂師旅所止祭名，以祭始造軍法者，如黃帝及蚩尤也。然禡為軍祭，而其字从馬，於義何所取，諸周禮夏官稱大司馬，說者以為兵之所資，莫急於馬，故政官之長以是名，從可知。出師而祭于所征之地曰禡，其意亦猶是耳。十二辰惟午屬馬，詩小雅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差，擇也，謂于屬馬之日祭馬祖而卜之也。詩言以田擇馬，用午日，此言會師伐郕，舉禡祭以治兵，亦用午日，則仍以兵之所資莫急于馬故然。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管見　伐郕之役，齊侯主兵，前書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則其俟齊人不待言矣。此書師及齊師圍郕，則其及陳蔡師圍郕亦不待言矣。經文互相足耳。及者，自郎而及之也。師及齊師圍郕，魯與齊同力，非特陳蔡之比。而郕獨降于齊師者，郕之意殆欲悅齊以怒魯與。一說之一怒之，則師必不和，而自相攻擊，觀左傳稱仲慶父請伐齊師可見。然魯究非齊匹也，郕不降魯，魯必怒其貳而欲終討之，郕獨降齊，齊必悅其服而欲遂舍之矣，故郕得以降解圍，而國未嘗失，至後文公十二年，猶見書郕伯來奔也。

秋師還

管見　六年秋書公至自伐衛，此年伐郕，其秋但書師還，不書公至自伐郕者，以夏之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在郕人獨知有齊侯，而不知有公，即陳人蔡人亦同知有齊侯，而不知有公耳。當其還也，回憶先之春王正月師次于郎

之意與夫甲午治兵之勤何爲也哉彼會齊伐衛而入衛其冬猶有齊之師俟比會齊圍郕而郕降其冬並求齊之歸俘而不得也亦足嘆已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管見左傳敘無知之弑襄公中間田于貝邱一段忽見彭生爲大豕射之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喪屨魂魄離散入而殺之則輕易知剗么豚已耳天乎人乎鬼乎賊乎令千古爲之神悚

九年

春齊人殺無知

管見莊八年冬十有一月齊無知弑其君諸兒而自立則既即位矣至九年而齊人殺無知書曰春是非正月可知

殺於二月或三月亦止書時而不書月者嫌於無知雖我獄戕以春王正月指爲無知踰年改元之月故統之以春一若齊人之殺無知自入正月而已殺之耳左傳曰初無知虐於雍廩九年春雍廩人殺無知以事言雖似逞已人之私憤以理言則實伸國人之公義也因是不書雍廩人而書齊人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管見齊無知弑襄公據左傳所紀連稱管至父而外無以名見者則齊之大夫皆不與矣及無知自立爲君惟其亂黨是恃又豈齊大夫所傾心翼戴者哉於是僖公之庶子小白奔莒鮑叔牙奉之子糾奔魯管夷吾召忽奉之以免難也未幾而齊人殺無知其大夫在朝者或與小白或與子糾皆謀有以立之惟小白長於糾以次當立糾不能與而與之爭乃陰召所私之大夫至于蔇以謀入齊公亦欲納糾于齊以見德于糾乃及齊大夫盟于蔇也蔇杜注魯地瑯琊繒縣北有蔇亭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故鄫城是已其必盟于蔇者以糾不當立而爭立成敗利鈍非所逆覩惟欲同好同惡以相始終是當以明神爲質耳若小白之當立有國高以爲內主非其他大夫所得並且在莒爲之輔者乃鮑叔牙其量能函蓋管夷吾召忽又無足云矣以此內外同心及齊人殺無知之時銜潛逆之而入後何所用盟哉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管見公伐齊納糾亦以糾不當立而爭立旣盟蔇之大夫而外皆不欲糾之入也故必以師伐之伐齊納糾而卒不能入國但以納稱焉納者逆而難不當立也入者順而易當立也當立則當有其國此小白所以繫之齊齊小白入于齊則遂即位爲在喪之君矣故下書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喪必有主國亦不可一日無君齊小白之入于齊雖書于夏而齊人之殺無知則已書于春是又當即以此年

爲齊侯小白之元年矣喪無二孤國無二君公之伐齊納糾何爲也哉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管見是年夏公伐齊納糾齊以小白入于齊而不受魯納若即以正兵伐之度不敵未敢戰也遂還乃秋七月丁酉齊將葬襄公公猶使人會其葬一似無所惡于齊者然其意蓋欲卒成伐齊納糾之舉使齊之人不爲備耳詭道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管見及者我欲之而汲汲也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至于八月庚申纔閱二十四日遂及齊師戰于乾時亦欲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耳而齊人則因夏之公伐齊以納糾弗克納而還必有乘間以圖再舉者每爲之備及七月丁酉魯

使之紛逆方來魯師之伐齊已出齊之人備其必由齊地之乾時也遂整旅待之於是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左傳紀乾時之戰曰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據此則公幾為齊所獲其士卒尚可言哉如是而公之辱社稷為已甚實當避位自責故不稱公以明其面目之無以對國人也其敗稱敗績者師出以律于行陣必利整旅大敗則與俚語之亂如麻詩陳風言不績其麻亦是謂矣乾時杜注齊地時水在樂安縣界支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今樂安故城在山東青州府博興縣北時水在縣南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管見凡行師有伐亦有取觀隱之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亦足證已此年秋八月公欲卒納子糾以伐齊遂及齊師戰于乾時齊大克我師敗績則齊之乘其敗績而取魯師者不待言矣及九月而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夫生竇為魯地殺之者為魯人公本欲納子糾何頓忍于子糾而殺之耶徒以乾時之敗績身幾不免何能終以底人故當鮑叔之帥師來其脅魯以殺子糾正如敵當敗績時既伐之而遂取之其勢何求而不得哉胡傳云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于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其不仁亦甚矣按此斷總據小白為兄子糾為弟立論以分息爭以情教愛乃見聖人為人倫之至其筆削不能以贊一辭再按經文取字只就殺子糾言之亦未盡其義蓋有取而殺之者為子糾又有取而生之者為管仲欲使殺者魯不敢生之欲使生者魯不敢死之皆其取之勢也由是以攜忽之從子糾以死幸矣彼鮑叔所欲生者惟管仲耳縱管仲請囚而召忽亦請囚其並能

服于堂阜而不以為我卒至若私于子糾之[illegible]求殺子糾復必從之戰于乾時雖未聞其辭終于糾[illegible]有何獻于不我活今已矣

冬浚洙

管見明一統志洙水在兗州府城東北二十里又云在曲阜縣西北今湮沒無考按太平寰宇記孔子家在故魯城歸德門闕里之中背洙面泗則謂洙在曲阜者近是曲阜為魯都其故城南北有洙泗二水夾之亦其所恃以為險者但洙之源流皆小于泗今既不免湮沒則古來之最易淤塞可知魯以此年冬浚洙浚者深之也深則引水使出而不伏流且瀦水使停而不疾瀉以之限戎馬衛雉堞亦設險守國之所應為者哉惟是前之因循固已久矣及茲乾時敗績以運齊復帥師脅魯直取子糾殺之力既於不能底人計惟急于有以自保於秋冬師徙冬興勞民但云不得已而備齊民將何以堪此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管見杜注長勺魯地路氏曰成王以商民六族錫魯公有長勺氏尾勺氏此商民所居也今莊之十年春王正月其師至于長勺深入魯境報前魯師之深入齊境而至于乾時耳而公乃能敗齊師者由去年秋八月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僅以身免恥之遂憤然以修戰備為[illegible]觀其冬之浚洙其有事于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可知矣[illegible]是尊尚謀畧雖魯人曹劌亦得請見以效其能故當此春王正月齊師深入至于長勺公急禦之以劌從而遂有以敗齊師于長勺也至若劌之論戰公皆從之我大喜以鼓為主整則不可動不可動則不可敗而後能以[illegible]

劇之初不輕進後不急追惟欲一歸于整而已自左丈落
孤其事而設為問答之辭或遂疑為浮夸而不實而忽之
其實然又復指為權謀譎詐之說于正焉讀傳
者只會其大意則得之無事拘文牽義為也

二月公侵宋

〔管見〕此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幸矣及二月而復移長勺之師以侵宋則胡為者公蓋怨宋之獨與齊而不與魯耳何以言之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以衛侯朔出奔在齊齊襄公主兵以謀會納朔也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于時齊師旋却走王人子突衛不為宋人實與力焉惟陳蔡從之而已至八年冬十有一月齊無知弒襄公小白奔莒子糾來奔九年春齊人殺無知魯以糾在魯將謀伐齊以納之公主兵與前齊襄之伐衛納朔其事一也公豈不使行人請師于宋而期其來會哉要宋之伐齊納糾宋人不與宋殆以不欲失好于齊而辭之

也由是公獨伐齊未至齊小白先入于齊納糾而齊[illegible]已乃於秋八月復以師伐齊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又取子糾殺之以視晁之會師于齊[illegible]伐衛納朔舉事同而事之成敗乃大相反恥辱莫甚[illegible]齊亦兼怨宋何日而能忘之值此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以為差足以報齊矣而猶不能忘情于宋也[illegible]之師永歸遂乘敗齊之勝勢以侵宋亦姑借是以逞憤云爾何嫌復構怨于齊人宋人也耶

二月宋人遷宿

〔管見〕隱公元年書九月及宋人盟于宿穀梁傳以為邑名則不得與八年書宿男者同指為國矣且隱公求好于宋非宋之志則必入宋境以就盟所謂宿者宋邊陲之邑也據是以推此年書二月公侵宋從稱國名而其被侵之地實為宋邑之宿可知非遣其國都之謂凡侵以肆掠為主焚燬戕殺擄奪其財物子女以去其邑中之丧其[illegible]者必多故此書宋人遷宿亦遷其民況雖遷難之民置之他所使得寬其驚怛以徐圖安定耳讀者於其遷之時是何情形即可想其侵之時是何氣勢此為經文以聯敘為中明屬將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遷宿作一串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管見〕此年春正月公敗齊二月公侵宋則此書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欲以報敗與侵之怨也郎為魯西南之門戶魯屢城之必為國之重鎮齊師宋師至其境豈能不敢而長驅耶其次于郎因宜師既次則二國得以會謀議定乃以齊師盤踞于郎扼其城之守卒使不得出宋師絕後顧之虞銳意趨魯以圖深入乃遂自郎而至于乘丘也乘丘在今兗州府滋陽縣距曲阜縣三十里實偪魯都左傳言魯公子偃視其師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

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按乘丘在今滋陽郎在今濟寧之魚臺縣相去一百七十里宋師出而齊師在郎能鎮其後不得援其前而宋師直指魯之國都而輕進其志豈欲亡魯哉不過以乘郎為魯都之近邑恐突至而恣其擄掠耳得知公之侵宋適來擾亂我宿邑耳其師之不整必矣於時公子偃知之先竊出犯之公遂從之此其敗宋師于乘邱者亦誠非僥倖之比也然惟是傳以蒙皐比異之與城濮之戰胥臣蒙馬以虎皮同則近于拙今營中惟藤牌軍或蒙以布而畫為虎文非足威敵特以飾觀而已初不用虎皮亦莫能盡供其用況欲以之蒙而乎哉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管見〕商頌殷武篇已而稱荊楚蓋本為荊蠻後以楚字替蠻字故稱荊楚至周封熊繹于楚史記仍紋以蠻字曰楚

娶則以其易名爲楚。備見荊之號耳。後及宣王南伐楚。有小雅采芑篇。其卒章曰蠢爾蠻荊。又曰蠻荊來威。皆絕不言楚。可知楚之初見于春秋。與武王熊通文王熊貲以強然于楚。亦特存其爲蠻。以稱荊而已。前桓公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穀鄧皆在南陽。爲楚所偪。乃奔魯。以朝禮見。故書朝。以失國故名也。及該莊公十年秋九月。楚伐蔡。敗蔡師于莘。遂以蔡侯獻舞歸。此其侵陵中國。辱執討之同姓。罪莫大焉。因重加之號。絕而稱荊。若曰是蠻也。並不得比于人數。何乃僭竊王哉。自是而後十四年秋七月。書荊入蔡。十六年秋書荊伐鄭。並從此例。惟當二十三年書荊使來聘。春秋特嘉其慕義自通。而進之爲人。書曰荊人。亦猶不遂目爲楚也。其所由伐蔡之衅。莊十年傳云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遂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似爲可據。但蔡侯入楚。以息嬀語楚子。楚子滅息。以息

嬀歸。當在莊十一年。及十四年七月荊入蔡。傳謂息嬀歸楚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不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入之。今計滅息以後入蔡以前。中間纔歷二年。息嬀何以遽有二子。竊恐楚之滅息。以息嬀歸。或在此荊敗蔡師以蔡侯歸之先也。顧與讀傳者共參之。杜注莘蔡地。在今河南汝寧府汝陽縣境。以蔡侯獻舞歸。公羊曰蔡侯何以名。獲也。不言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此義正大。穀梁分疏以字謂以歸猶愈乎執。恐不確。試思獲一國君以歸。是何等事。其可以不數滅荊之惡。而救蔡侯之恥耶。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管見〕譚杜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東南七十里有譚城。左傳云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按滅譚之由。如傳所稱。亦與晉文之伐曹衛同。皆屬怨其無禮。從可知霸者之功業。亦能施德。而霸者之器量。必不能不報怨也。其於王道去之遠矣。至若譚子奔莒。已失國而不名。豈謂其無罪哉。含東國之雄。而與僻陋在夷之莒盟。是自棄其國。而早斃一齊所必滅。秋書齊師滅譚。主意在小。齊桓何用並責譚子爲。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管見〕鄑杜注。魯地。當在今兗州府境。與元年郱鄑郚之鄑在都昌縣者爲二。按公之再敗宋師。前于乘丘。此則鄑者由宋師別取僻道。不自郎入耳。又前之敗諸乘丘。非一朝夕之力也。至此敗之于鄑則捷甚。乃更紀其日爲戊寅云。

張氏洽曰。宋師再至再敗。兵禍旋及其君。魯雖再勝其國。亦困于兵矣。

秋宋大水

〔管見〕宋之大水。據魯有聞見者書之可矣。公於去年夏六月敗宋師于乘丘。又於今年夏五月戊寅敗宋師于鄑。則宋雖大水。豈復使來告。公而公亦使人往弔哉。左傳欲爲宋公子御說掠白其宜君。因謂宋公嘗答魯之弔災。有善辭出于御說。臧文仲亟稱之。非其實也。至論經文書宋大水之正旨。張氏溥曰。兵敗于外。水災于內。宋焉得而不亂。數語扼其要矣。

冬王姬歸于齊

〔管見〕莊公元年冬書王姬歸于齊。其夏先書單伯逆王姬。又書秋築王姬之館于外。與此但書王姬歸于齊者不同。

公羊曰何以書過我也穀梁同之所謂過我亦道經于魯而已凡王姬嫁于諸侯獨䢷也哉過我則書不過我則不書此論為定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管見 紀叔姬紀伯姬之妹也皆魯女而先後歸于紀侯伯姬卒紀侯大去其國舍魯將何適哉後卒于魯以失國之君不赴不會葬莫得詳其年月而叔姬之居魯以終其節必矣及此年春王三月乃書紀叔姬歸于酅則何也昔紀季以酅入于齊酅非紀季所有亦與酅之民雜處而已無可歸且紀侯去國必取群廟之主以行則皆與其身同寄于魯酅亦無所謂宗廟也何必歸度其時齊桓圖霸憐紀之國滅不祀乃以酅之入于齊者還之紀季使得守其宗

廟於是紀季迎群廟之主于魯而紀叔姬即奉紀侯之主以從以為是所依以終身有之死矢靡他者故紀叔姬歸于酅耳但齊桓之存紀于酅不復其國而但反其邑乃小善非懋功也未可與後之救邢城楚邱一例故春秋畧而不書然既書紀叔姬歸于酅使人究其所以得歸之自而其為受德于齊桓者亦何當泯沒也哉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管見 左傳云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杜注子游宋公子未詳所系由宋萬之殺太宰督推之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至是為太宰者二十九年而宋萬卒加之

刃則其所黨之子游殆即殤公與夷之子與子游陰謀篡立使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此不得以復父讎為辭也然自與夷被弒莊公馮立子游既北面事之則君臣名可無乎至易世為閔公捷則又當從歟恐不在役所論也惟是殺太宰督最為有名然隱忍同朝者已久其胸中早無寢苫枕戈之意矣況乎假手宋萬未及不共戴天之太宰督而先戕其可與事君之大夫仇牧焉夫非以篡立為本謀而特假復讐為之飾說哉及冬十月蕭大心與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南宮牛于師逐殺子游於宋其討賊之義正矣再按宋之五族合共討賊其間殤公與夷之族不與則子游質為殤公之子無疑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管見 宋萬出奔陳無足書書者善宋之能速討子游也蓋子游篡立宋萬將為與戴之元輔是既殺一太宰督又即

增一太宰督矣惟克討子游殺之宋萬既無所倚且懼誅乃出奔陳於是宋人得立桓公御說

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管見 北杏之會平宋亂也其時蓋由宋立公子御說而國仍未寧欲會諸侯以定其位乃因齊桓霸業方新遂推以為主而約壤地近接之陳蔡邾以與焉以是而會于北杏耳然齊非侯伯不可以主會故正舉其本爵曰齊侯非褒之也至若宋為此會而陳蔡邾之與于會直若齊桓已受命為侯伯然竟忘其為侯矣惡得不一例稱人以示貶哉杜注北杏齊地當在今山東兖州府東阿縣境是宋與陳蔡邾皆往會之不敢望齊侯出境也亦見有奉為霸主而加推重之意

夏六月齊人滅遂

管見 遂，杜注：遂國在濟北蛇邱縣東北。今兖州府寧陽縣西北三十里有遂鄉，與濟南府肥城縣接界。陳氏深曰：遂國舜之後也。及此莊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遂之當滅其罪未聞。以後之齊人殲于遂合觀之，可得其概。左傳稱十三年夏齊人滅遂而戍之。十七年夏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蓋遂為舜後，所由來既久，後之苗裔各屬其族，以四氏為最著。凡遂之地必有非其族則莫敢入居者，此其號大邦而負固不服，當視譚為加甚。齊桓不能容，先既滅譚，至是復滅遂，遂固自有取滅之道矣。而春秋又特貶齊侯而人之者，何也？周官大司馬九伐之法，有負固不服則侵之，用侵為攻險也。既克則當滅，是惟諸侯九命作伯得專征伐，而後為之聲罪致討，所以敵王愾也。今齊侯非方伯，而圖霸由北杏之會浸為推戴，輙興師以滅遂，焉彼遂國之狃於小不事大，固有罪矣，其得謂齊桓之擅專征伐以諸侯而無王者，乃不有罪乎哉。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管見 柯，杜注：濟北東阿，齊之阿邑。今兖州府東阿縣地。王氏樵曰：柯，齊地。而言公會，則此會本齊侯之志也。趙氏鵬飛曰：公羊載曹子於盟齊歸汶陽之事，經不書歸田，況汶陽之田至鞌之戰而後能取，無足據者。然以為桓之信自是結於諸侯，則有之。公伐齊納糾，於桓為讐，又敗齊師于長勺，郎之次，齊又不得志焉，之怨齊益未釋也。今頓釋前憾而為是盟，桓之心益休然有容矣。張氏溥曰：北杏之會，宋陳蔡邾皆至，猶未有魯也。至公與盟，而齊霸成矣。反覆之會，而兼北杏忘長勺之敗，而為柯盟，桓之所以能為諸侯主也。合觀數說，而義已盡。

十有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管見 去年春會於北杏，宋人為之。欲遂以齊桓為霸主，以藉其勢以定宋公御說之位耳。乃經年而宋亂卒未得平，以殆由宋萬之黨猶多，竊憾立子游而不獲相保，復相與煽動子游之族以為亂，必使宋公御說終於不得定其位而後已。以故此年春宋人請師於齊，且致陳師、曹師以會之，使來伐宋。欲共同恤社稷以安靖已，而宋亂卒平也。於時齊桓已奉為霸主，其威聲大著，於滅遂，恤鄰救患，非其志乎。又前此宋萬奔陳，陳從宋之請而縛宋萬，子游據宋者，從宋之族以殺子游，亦皆好惡同之者。以是會齊伐宋，自後宋之亂黨幾何不為之絕跡也哉。但平亂非不有功，而專伐惡得無罪，故齊與陳曹之伐宋，雖皆其君自行，而春秋則一例稱人以貶之，曰齊人陳人曹人伐宋，明乎以霸討擅王誅，皆喪失其侯度云爾。

夏單伯會伐宋

管見 張氏洽曰：魯自盟柯，已平於齊，而未從其役，故因齊伐宋，命上卿帥師往會，示從伯之意。俞氏皋曰：單伯，魯卿也。元年逆王姬者，左氏以為周卿，杜氏附會以為畿內諸侯。[illegible]周有單子，非單伯也。若周之單伯，則當書曰天王使單伯會伐宋。今先書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則知齊主兵也。夏單伯會伐宋，則知魯臣會伐也。按伐宋書春，會伐宋書夏，公羊以為後會，穀梁以為會事之成，亦允。且其會伐宋者，公不自會而使單伯，亦姑以踐柯之盟而已，其心豈嘗以齊之稱伯與魯之從伯為愿爾哉。

秋七月荊入蔡

管見 莊公十年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蔡叛楚必共太子髮侯畔盟其國矣及致莊十四年荆入蔡其志殆試北方可闖而先期滅蔡也左傳以為楚子因息嬀之不言特伐蔡以悅之恐未必然觀後莊十六年荆伐鄭鄭當中國之衝而荆以兵爭之夫非與齊桓圖霸之意不約而同哉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管見 去年春齊有北杏之會冬有柯之盟此年春有伐宋之役諸侯若宋若陳蔡及邾若魯若曹皆從齊惟衛與鄭未至耳及此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於鄄衛與鄭亦無不至則從齊者半天下而齊之霸業成矣是會也亦主齊侯而宋公貳焉其為之請會者衛侯之志也鄭伯特因緣以來而已何以見之杜注鄄衛地會于衛則其會之興事必由衛矣初衛侯朔出奔齊歷九年而齊再伐衛朔乃復入是重有賴於齊也及茲齊桓方霸其盛勢駕乎

僖襄則為此鄄之會以托國於齊不亦宜乎若鄭伯突之以庶篡適立四年而為祭仲所逼出奔蔡旋以強入櫟數與鄭爭至此年夏六月鄭之子儀立十四年矣突使傅瑕殺之及其二子遂有全鄭假令齊桓以霸討加之豈得謂無名哉然則鄭伯因衛侯之為會於鄄而往會之將自明其同欲以求悅於齊桓度亦有必然者矣惟魯之於齊雖有柯之盟而其使單伯會伐宋者仍越不遠事其為不甚從齊可知故其春不與北杏之會及冬而會於鄄亦不與而以單伯來意蓋以王室既微敝相與推戴強侯以為霸主非魯之猶秉周禮者所為也似亦未可厚非然單伯竟以大夫而會諸侯勢不免於伉尊出位又豈所謂禮哉季氏庶以為開權臣之專未必不始於此其慮遠矣

十有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管見 再會於鄄由陳侯請之欲為齊侯堅鄭之從齊以成霸也觀此年秋鄭人侵宋則鄭之不易與可知是會也亦主齊侯而宋公貳焉仍請於衛侯以鄄為會所不易也其前從會之鄭伯則亦使請之非如魯單伯之可會可不會也於是此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於鄄夫陳侯首從北杏之會再從伐宋之役矣至是而復為此會於鄄者以堅鄭之志成齊之霸所以為齊桓者志亦勤矣故當會於鄄之日齊侯次其班而以陳先衛焉蓋謂陳為帝舜之後周先王賓尊禮之以備三恪使但次於宋公可耳其在衛侯亦當與鄭伯並次陳侯也按齊桓當會而次其班進陳侯雖公而亦私其在會者莫敢強爭則霸主之勢力亦見

夏夫人姜氏如齊

管見 張氏洽曰文姜不如齊八年矣至此復如齊桓公欲求魯好以定霸業而不之拒也張氏溥曰魯於齊北杏不

至盟柯則平矣十四年伐宋會鄄僅使單伯公不親至十五年鄄之會魯無人焉桓知魯君臣尚未協也姜氏如齊而後同盟於幽齊魯之娶始於淫人其交之合亦以淫人春秋無暇責魯莊且以累齊桓矣據二說推之魯與齊盟柯而卒不專於從齊者蓋文姜主政欲終以磐齊魯君臣莫敢異故未協耳及此年夏夫人姜氏如齊蓋齊桓固有以招致之非但因其自來而不之拒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管見 汪氏克寬曰石氏謂郳有二郳黎來乃小邾國三國伐郳乃宋之附庸令考伐郳而後經不書郳惟書小邾城成周之役經書小邾人而宋仲幾曰郳吾役也昭二十年倂稱郳申杜氏云小邾穆公子必有所據則郳必小邾明矣范氏寧曰伐郳宋主兵故序齊上趙氏鵬飛曰郳叛宋而宋伐之連齊人者實霸主之命也按莊公元年秋郳黎

來求朝此與邾有隙而欲託其國於魯故倚魯為宋之附庸而來朝於魯其叛宋可知郳猶叛宋而豈得復親於郳也哉郳之先本出自邾以不相能而復起爭雖郳必怨之則知此年秋之伐郳邾之志也邾以前十三年春得從宋公從齊侯於北杏故邾之伐郳請宋主兵宋役將霸主之命以臨之於是首宋次齊而後及邾其實則專為邾之伐郳也邾與郳為同姓邾之伐郳則為滅同姓而宋與齊之合師於邾又為助之使滅同姓北杏之會宋奉齊桓以霸即仗齊桓以行霸討固如是其悖哉以故春秋一例稱人以貶之曰宋人齊人邾人伐郳或疑人之者以其將卑師少夫用師而君不行使卿大夫將之有不奉君命以行者乎以君命行即與君之自行等也然則此三稱人者並為貶其君與卿大夫之純詞

鄭人侵宋

【管見】經云鄭人侵宋左傳曰鄭人間之而侵宋其間之者欲以乘其虛耳時邾人伐郳宋以師與齊會之師出則國虛故鄭人乘此以侵宋也鄭之怨宋自桓公十五年秋鄭伯突入于櫟冬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宋公馮主之十六年春又會于曹夏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亦宋公馮主之皆伐鄭伯突也此其怨矣鄭突居櫟十八年當莊公之十四年乃使傅瑕殺子儀而并鄭是年冬齊侯宋公衛侯會于鄄鄭伯突與焉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再會于鄄鄭伯突亦與焉秋宋與齊助邾伐郳鄭遂乘之而侵宋計先時宋公馮之伐鄭其有怨固然然宋之君為捷為御說世已再易而鄭突之疾怨不衰猶復興師以報之不既乖哉怨不在後嗣之常哉且鄄之會至再與宋公禮讓方新曾不幾時而頓以兵戈相向此其翻覆變詐於在會之齊侯衛侯陳侯又將何以對之貶而稱人亦宜斥為凡有國者所不齒而已

冬十月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管見】鄭背鄄之會侵宋宋請於齊及衛會師伐之是為宋主兵矣故宋序齊上其與于鄄之會而不與伐鄭者惟陳侯耳陳小非鄭之匹以處事外而所譽衆可也伐鄭之役宋主報怨齊與衛助之報怨皆主於黨同伐異之私非公義也故其時齊桓雖霸而亦一概人之欲使無以自別於宋衛云爾

秋荊伐鄭

【管見】左傳曰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按鄭伯突以莊十四年自櫟入鄭及此已二年未嘗告楚若不知有楚然以是為不禮也楚積於鄭之不禮而伐之將謂北方可圖鄭為要且鄭突以庶篡適以都耦國出師不患無名伐之亦足以明霸討耳惟當是年秋荊伐鄭及櫟鄭使櫟堅守以待初不出師以禦之仍足若不知有楚而不禮於楚之意焉楚不敢更進益以師掠其櫟之野遂還再按經文於秋書荊伐鄭欲以見冬之鄭伯同盟于幽實因乎此蓋鄭伯背鄄之二會而侵宋宋請于齊及衛以伐之是鄭已失好于齊桓矣及茲而荊伐鄭雖未嘗大致傷敗亦終莫能抗楚以杜其侵陵然則何恃不恐而自外于齊之同盟于幽也哉彼鄭伯習為翻覆變詐無所用恥前既並背鄄之會後復羣從幽之盟無不可者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管見］莊十三年春會于北杏為平宋亂則宋公為之十四年冬會于鄄鄄為衞地則衞侯為之十五年春再會于鄄以陳遠而就衞地則陳侯為之皆以齊桓為霸主也至是十六年冬十有二月齊侯乃衞諸侯之已會者而重之以盟以幽為之盟所因是而同盟于幽耳杜注幽宋地當在今河南歸德府考城縣境則於齊魯鄭衞諸國遠近適中矣是盟也公實會之何以不稱公以去年夏夫人姜氏如齊而後齊魯之交合則令之及於會以同盟者乃夫人姜氏主之於公何與乎宋公陳侯衞侯鄭伯皆前列于北杏及鄄之會者惟蔡人以君出在荊荊師又復入蔡國羅孔亟則求會于幽之盟如其會北杏不可得矣若夫會北杏者有蔡人亦有邾人即下所稱邾子克也以來會而未及盟則先卒故其時同盟于幽齊侯為主自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而外並有許男滑伯滕子而邾子不在列焉許

在今許州與鄭接壤許男以慕齊侯之霸而與其盟此當從鄭伯之後也滑杜注滑國河南緱氏縣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有緱氏故城即古滑國攷偃師為京周地在鄭之西不應遠從霸主以盟于幽惟寰宇記有滑州春秋時為衞地滑國當屬于衞以衞侯來盟而從其後益有之矣滕近魯與邾國等則齊侯為幽之盟滕子先魯而從其後以與盟亦與許男之於鄭伯滑伯之于衞侯等國其宜也至于許男之下公穀皆增入曹伯殆不足據討曹伯終生入春秋以來歷二十一年為桓之十年終生卒終不聞有與他國為會盟者其子射姑繼立實謹承先志雖當齊桓創霸惟莊十一年一從齊人陳人伐宋以平其亂而已其餘會北杏會鄄再會鄄以及此同盟于幽在曹伯射姑皆不與以國霸厠其間也豈得謂其果與是盟而經文闕有缺遺哉其盟稱同盟者劉氏敞以為殷同之同同盟之禮見於覲禮為壇祀方明方伯臨之桓非受命之伯假同盟之禮率諸侯以尊天子蓋自是始霸也按此書同盟于

幽乃統諸侯入是盟者同奉齊桓為霸主而遂使齊侯得擬於方伯耳劉氏看同字正得經旨汪氏克寬駁之意主公羊同欲之說乃謂襄九年楚公子罷戎與鄭人同盟于中分及昭十九年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豈亦能方明而用殷同之禮乎然所引二盟特見於左傳春秋不書亦不得況以為定案也

邾子克卒

［管見］邾子克與邾儀父為兩君辨見隱公元年之盟于蔑儀父卒不書未命爵為子也邾之書子書爵自克始其後或書葬遂書其謚克則名之而已亦從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之例

十有七年

春齊人執鄭詹

［管見］公穀皆以鄭詹為佞人當有所本凡佞為邀寵之媒觀楚文王所寵之申侯後奔鄭亦有寵於厲公則其先之寵鄭詹者從可知已詹有寵必當有爵削之而稱名與微者等惡佞也鄭詹在鄭齊人何由執之下書鄭詹自齊來則此自齊人言之亦謂鄭詹自鄭逃來耳逃者有罪而道竄也逃於齊而齊執之齊蓋早聞鄭之佞人有名繫于鄭而稱鄭詹者故春秋特於其執書齊人以是為衆欲也亦聊有合于霸討之意云

夏齊人殲于遂

［管見］據左傳所記莊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而戍之此十七年夏遂因氏頒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彼四氏者名號著聞夫非已滅遂君之族乎然相與作難於齊雖復據遂而非齊之敵也今若齊人殲于遂幾何不至遂人殲于齊哉前既滅其君後將並滅其族是自求禍而已但蕞爾遂人不足為之深懲至齊桓之初

滅遏強而不義莫由訟服人心因置戍焉而以兵力為禁制及盜詭謀頻作患生不虞遂使戍卒之屯聚者泯泯棼棼一朝同盡可不謂國之大憂可不為君之大戒與

秋鄭詹自齊逃來

管見 鄭詹之執於齊由春至秋歷三時必當拘係之禁錮之也及是而自齊逃來殆亦本其佞之譎詭以成此狡脫耳但當來至於魯初不聞魯亦執之豈天下所稱有道之國行將為佞人作逋逃主哉按鄭詹自齊逃來縱使非佞亦不得以為良後僖公七年盟于甯母傳稱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當鄭文公捷之二十年距此時凡二十五年則鄭詹之在魯公二十四年者與叔詹非一人矣且鄭詹逃而被執執而復逃非有罪何以然哉罪必有因由公穀皆以鄭詹為佞則以佞得罪以罪獲正為逃字抉所由來又豈得謂鄭詹之非佞哉

冬多麋

管見 麋亦鹿之類但鹿色黃質白斑夏至解角為山獸麋則色青黑冬至解角是為澤獸耳周禮職方稱河東曰兗州其澤藪曰大野後哀公十四年傳云西狩于大野則澤之有獸概可知已麋為澤獸春秋於是年書冬多麋蓋於澤見之也爾雅釋獸麋牡為麔音九牝為麎音辰其子為麇音夭其跡為躔脚所踐處也南方麋食澤草踐土成泥謂之麋畯是其跡矣絕有力為狄麋之屬有麈似麋而長尾說文以麈為麋屬此殆其絕有力者與何以言其多也於時麋出於澤凡其牡為麔牝為麎及其子為麇絕有力為狄者莫測其所從來而率以儦俟羣友其跡交亂于澤中見者爭逐之一國之人皆若狂此前時所未嘗有以是為異故書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管見 凡書日有食之皆不當食而食也亦必於其合朔之日故此書春王三月日有食之雖用省文斷無有不知其為朔日者至穀梁別為夜食之說劉氏啟駁之詳矣

夏公追戎于濟西

管見 按下二十年冬齊人伐戎必非無因也蓋戎以此十有八年侵齊齊柴之而戎反齊將經魯之濟西公懼戎之犯我邊鄙也因及其反奔而追之耳其不書戎侵齊者以此年既書公追戎後踰一年又書齊人伐戎則戎之侵齊自見從略可也

秋有蜮

管見 詩小雅何人斯其末章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舊說皆以蜮為射工本草列之蟲屬雖稱含沙中人影成病博物者能詳其形狀何云不可得哉以是與鬼聯稱殊不敢竊意蜮非射工乃鬼彈也鬼彈與溪毒為類葛洪肘後方云溪毒中人似射工而無物春月多病之初狀頭痛惡寒二三日則腹中生蟲食人下部漸食五臟注下不禁雖良醫不能療也又南中志云永昌郡有禁水惟十一二月可渡餘月則殺人其氣有惡物作聲不見其形中人則青爛名曰鬼彈與溪毒何以異哉詩言鬼蜮之不可得所謂蜮者作如此看乃合然是蜮也惟南方多瘴癘則有之北方初無此害乃春秋於莊十八年書曰秋有蜮蜮同域蜮之害人亦同詩言鬼蜮之蜮可不謂異災也與

冬十月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管見〕媵者妾之別名鄄為衛地陳人有居于鄄者公子結以公命赴鄄之盟乃奪陳人之婦以為妾故書曰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鄄之盟何為為欲盟魯也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秋鄭詹自齊逃來魯容之是主藏以保姦足伐鄭伯携貳將有變于前之同盟于幽矣以是而齊侯與宋公期于鄄亦即期公之來會于鄄欲以尋幽之盟也及時公不至而使公子結至既無以愜齊侯宋公之心而結乃假公事以濟其私適媵陳人之婦于鄄焉則當其盟也豈復知為奉君命之重哉又豈復知所與盟者其齊侯為霸主其宋公為王者之後哉故連書曰遂及齊侯宋公盟着一遂字便見此結之盟專將以敦信明好貫以成兵造難也是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職此之由耳

夫人姜氏如莒

〔管見〕莊公時初害于夫人姜氏之淫繼則害于夫人姜氏之專也故當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而後十六年冬公得同盟于幽春秋之不書公亦欲著其非能自主已耳至是十九年秋忽書夫人姜氏如莒後于二十年春王正月又書夫人姜氏如莒此豈若先之如齊者猶是其兄弟之國哉洞以一如莒再如莒也由此年冬書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推之在夫人姜氏蓋知結之盟鄄公不親往齊必會師來伐故乞師于莒而如莒既來伐而西鄙無失莒必以師助之故復拜師于莒而如莒也夫人姜氏主政居然一魯君直與他國之君分庭抗禮絕無忌憚有如此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管見〕鄄之盟惟齊侯宋公而已及是伐我西鄙陳人亦與焉則以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陳人往愬于陳侯故陳侯亦復白于齊侯宋公而遂會伐之耳皆稱人者貶其以私憤稱兵君行卿行總無所區別非將卑師少之謂也西鄙當即前之追戎于濟西所在以其在邊陲故亦以西鄙稱

二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管見〕說文災天火也按災字从火又春秋於水旱螽螟皆分別書之則凡書災及此書大災並指火言可知且宣之十六年書成周宣榭火指出火字即得為御廩亳社宋衛陳鄭之諸言災者作注腳矣復何待他求哉孫氏覺曰大者非常之辭大水大災之大意同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管見〕戎在徐州之域與齊魯近此書齊伐戎蓋戎之越魯以侵齊前書公追戎卻戎之逃齊而犯魯也戎不利于齊又復被逐于魯則春秋畧其侵齊不書亦正有當畧者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管見〕鄭莊公寵生之世子忽及子亹子儀皆不得其死惟突稱鄭伯而書卒其亦幸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管見〕當時國君之凶惡無甚于鄭伯突者夫人之淫惡無甚于夫人姜氏者是年以夏五月辛酉書鄭伯突卒旋以秋七月戊戌書夫人姜氏薨豈不大快人心也哉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管見〕前書鄭伯突卒以國爵冠之見鄭之不遂亡猶賴有突也此書葬鄭厲公諡法殺戮無辜曰厲則存此惡諡而突之生平已該可無事更加貶絕矣按鄭伯突先文姜兩月卒文姜終得美諡曰文突乃諡厲惡極矣而其子文公

踕莫能改者迫于王朝之臣故爾傳稱此年夏與虢公同伐王城納惠王殺王子頹及五大夫初子頹篡立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及納惠王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伯突卒當其卒也王臣如原伯之徒與他族被殺之懷怨者必皆曰鄭伯突卒當諡以厲比葬王使人會葬王臣奉王命歸之諡以厲稱諸侯晝聞之其能改乎至葬之緩不如禮鄭伯八月始葬文姜亦七月始葬其故未聞蓋皆適然已耳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管見〕肆放也去其拘係而釋之也凡有罪者是過而非惡曰眚大罪為惡今名之以大眚則並得從宥過無大之例今莊公何為為此蓋聽佞人之言欲廣天地春生之德以祈娶婦生子云爾按莊公以十四歲即位既歷二十二年通計之凡三十六歲而猶未娶婦則何以故度必由其母文姜主政不欲使莊公遽有嫡子則他時可惟所欲立遂得長專國柄耳及是夫人姜氏薨乃謀納幣于齊其先時豈得忘情於繼嗣之大事哉又按莊公十七年齊人執鄭詹公穀皆以為佞人秋鄭詹自齊逃來公羊傳注謂齊魯之知而受之信其計策以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為後敗其言本春秋說文殆不得以為誣而不信也佞人進說必中人君之隱將葬小君文姜即謀娶齊女既由佞人鄭詹計之則其春王正月先肆大眚以沛非常之赦宥即將卜祚胤來錫以收其報者亦必由佞人鄭詹之出謀發慮無疑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管見〕莊公即位幼弱國政必待決于文姜久而苟冀公則惟命是聽已耳及是以卒而葬其先蓋由夫人姜氏自請

主政二十年以母道而兼君道不得復從先君桓公之諡當別自為諡也又以諡法闢土服遠曰桓闢土兼國曰桓義取於武婦人無武事以文為諡可矣公從之自是以後魯國從而效尤凡夫人之死皆為之別立諡故春秋書之以明葬夫人之失其紀綱自葬我小君文姜始也後之因沿不改豈不悖哉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管見〕邵氏寶曰御寇陳世子也何以殺之欲立嬖姬子款也而歸之陳人者何陳人之志猶公之志也此論極得當時情事蓋御寇本世子陳侯欲立嬖姬子款而不立御寇故不稱世子而稱公子觀後僖公七年盟于寗母稱陳世子款八年盟于洮再稱陳世子款則由既殺御寇而立之耳豈本為世子也哉按陳嬖姬之欲傾公子御寇陳大人憂之見陳詩防有鵲巢二章序曰憂讒賊也以言中傷為讒使人戕害為賊皆嬖姬之陰為之故其殺公子御寇者

書陳人初非陳侯使殺之也但御寇本世子而書公子陳侯將廢適立庶此即殺御寇之所由來矣然則春秋書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不貫見為陳侯殺其世子御寇也與至若嬖姬之譖御寇而遂使陳人殺之在陳侯純不疑御寇之冤以歸怨嬖姬者度其譖言之入必謂君受欺而御寇誠不早為世子私與公子完及顓孫謀殺欺若使其志竟成又將何事不可為哉此足以滋陳侯之大惑矣將陳侯之有國先由厲公躍傳其弟莊公林林復傳其弟宣公杵臼此陳侯者即杵臼是已攷左傳云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完其少時周史筮之言曰此其代陳有國乎惟顓孫未詳所出或亦即為莊公林之子耳及茲陳人殺其公子御寇而厲公之子敬仲奔齊莊公之子顓孫先並奔齊復自齊奔魯則陳侯知欺之終將有國其前二君之嗣皆無有偏庶以生其覬覦者於是立欺為世子代御寇厥後敬仲在齊卒號為田氏遂篡齊亦自此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始也此書陳事並得賅包齊事又春

秋筆法之伏
案為最遠者

夏五月

〔管見〕此書夏五月應合下秋七月之盟于防言精盟自夏五月成盟當秋七月總為三月而接經兩時不得單稱夏又不得單稱秋故書夏五月即聯書秋七月以著此盟之始事終事其約結大不易耳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管見〕防之盟魯以夏五月請于齊侯齊侯許之公遂如防以待及遲之又久僉稱齊侯將至而未見其果至也已而秋七月矣其戾止者非齊侯乃高傒耳因以丙申及高傒盟于防焉是則公自夏五月以來其有望于齊霸主之煦暄以光我國家者卒乃敵其大夫而輕君體以自抑故春秋不書公欲以著此盟之恥莫甚也然亦何非公之所自取哉前十有九年盟于鄄齊桓欲盟魯侯也魯侯不往而以公子結往此二十有二年盟于防魯莊欲盟齊侯也齊侯亦不來而以高傒來其相報宜有然者但齊之高傒以貴御賤抗又非魯公子結之比也公復何以堪之

冬公如齊納幣

〔管見〕前十有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齊主兵夫非有怨於魯哉及茲二十有二年莊公將乞婚于齊先為防之盟以釋怨修好因是重之以婚姻以故秋盟于防冬則納幣于齊也穀梁曰納幣大夫之事公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是矣劉氏敞以為並譏其喪娶然公自納幣以後二年方逆女則律以喪取之說似苛

二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齊

〔管見〕按此年春書公至自齊幸之也蓋先之如齊納幣為非禮後之如齊觀社亦為非禮而春適有祭叔來聘若非公至自齊無與受其聘也不將以如齊納幣之非禮聞於祭伯乎夏復有荊人來聘若非公至自齊亦無與受其聘也不又將以如齊觀社之非禮聞於荊人乎其得幸而不見鄙於祭伯荊人者徒以公至自齊故耳然則公之越境或如下稱秋及齊侯遇于穀冬會齊侯盟於扈乃依於禮也非此類者烏可以輕出哉

祭叔來聘

〔管見〕祭叔為王臣亦無私交於諸侯而得以聘稱者經書來聘必王使之也其不書王使者何蓋以往年桓公薨既葬及莊公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榮叔之與祭叔其為王朝之世大夫同矣當二十一年秋夫人姜氏薨二十二年春葬我小君文姜莊公殆因王之前錫桓公命遂使請於王而欲王之並錫文姜命耳然先王之制惟使婦

從夫謚以明所屬而已令夫人姜氏不繫之桓公而别嫌以文口文姜此命豈可錫乎王之不許固宜而王猶不欲自拒其請之犯禮乃使祭叔來聘俾得婉辭諸存問之餘焉見雖未嘗錫文姜命以懐先王之制而在王之秩弱不得申嚴諭告其體統則無復存焉者矣故但書曰祭叔來聘而不書王使亦謂王有此使固已失其所以為王云爾

夏公如齊觀社

管見公如齊觀社非觀其祭社也乃觀其合社之人以蒐軍實耳齊以社計地亦即以社治軍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又哀公十五年傳云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侯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此其以社計地也蓋齊自管仲經國以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凡五十家共一社舊註依古法作二十五家為里者非是推之四里為連二十里為鄉皆以里計則皆可以社計矣此所謂作内政也

由是以寄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即一社之人也推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二十里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然則四里為連之二百人即四社之人二十里為鄉之二千人即二十社之人矣故地以社稱而軍亦以社稱焉其不稱軍而稱社者管子謂桓公曰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注云匿軍令託於國政若有征伐鄰國不知則大國不及爭小國不及拒故可以速得志此不稱軍而稱社之意與社為齊軍之統稱則公之如齊觀社必當其大閱也管子之治軍自軌里連鄉以上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其大閱之集衆庶梗概具已然周官大司馬之職仲冬乃教大閱而齊乃於夏者殆亦管子酌於古法而易之猶之軌里連鄉之衆其數不盡合於自來伍兩卒旅之衆耳夫軍法本以齊之太公為宗而管子又參之變通以善其用則公欲往觀是皆其所得藉口也故當時雖有善諫如曹劌者莫能奪公之必聽焉至其往觀之私意李氏廉曰穀梁以是行為尸女尸之云者盛其車華其服炫惑婦人而蠱其心要其從已是之謂無别故書以責之按此説亦中其隱國家莫炫赫於軍實或帷婦人使得與觀亦事之必有公貌美見齊風之猗嗟三章值茲納幣方新復來觀社與齊侯左右周旋彼所帷之婦人豈得不羣為注矚也哉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管見中國為華夏遠夷為鬼方以其無中華文物之觀故以鬼醜之鬼則不可以為人矣人之稱在中國則賤之在

蠻夷則進之也孫氏復曰荆於莊十年敗蔡師於莘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曰荆此稱人者以其修禮來聘少進之也此説是從後二十八年書荆伐鄭仍不稱人則可見矣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管見公及齊侯遇于穀穀雖齊地在今兗州府東阿縣境則齊魯之交也齊侯至穀公聞之以其近魯界而往遇焉亦欲因前之納幣申情而盛稱其觀社以明謝耳於時蕭叔之來朝者既至魯而公已出遂如穀以朝公非得已也蕭君名叔以附庸未命稱名與隱公元年之書邾儀父一例杜注蕭宋邑沛國蕭縣今縣屬江南徐州縣北十里有蕭城按蕭為古國名其始封未詳以近于宋為宋之附庸耳杜注指為宋邑孔疏遂謂宋桓公立大夫蕭叔大心有

功焉。宋人討以為附庸。夫宋雖公爵，安能以蕭叔大心有功，輒割其邑以稱附庸小國，而立大夫為之君乎？是豈以經文書蕭叔，與例稱蕭叔大心者，有兩字相合，故附會而為之說。如此，其實非也。至於蕭叔朝公，即繫之公及齊侯遇于穀之下，亦聊以誌用權宜之無害于禮者。凡諸侯有會盟之禮，亦有遇禮。此公以遇齊侯于穀而如齊，既非先時之。如齊納幣，與夫如齊觀社之非禮矣。又納幣之至自齊，祭叔來聘，王臣也。觀社之至自齊，荊人來聘，夷國也。故幸其受之於魯者，適得如禮。若夫蕭叔為附庸之君，屬于大國，為之役其視冠于大國諸侯之王臣，尤為懸絕矣。然則公及齊侯遇于穀，而蕭叔來朝，朝雖重于聘，以其未命爵而輕之，則公之于蕭叔，不以朝禮見之，于穀即用遇齊侯于穀之遇禮見之，以答其來朝。夫非猶是用權宜之無害于禮者與？公穀總以受朝于外為非正，其持論未免過拘。

秋丹桓宮楹

〔管見〕穀梁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按黝為黑色，倉青色，黈黃色，堊為塗飾之通名。黝堊雖有異於倉堊黈堊，而謂天子諸侯同用之，恐未必然。竊意色之有丹，以赤見。周人尚赤，則天子之於廟楹，當用丹；諸侯則黝而已。惟魯得以天子之禮祀周公，是為太廟，應有丹其楹者。太廟而下之四親廟，必無之。至莊公二十三年秋，為將娶齊女，而欲示之以夸大，遂丹桓宮之楹，預為夫人之廟見崇其飾也。桓宮為莊之考廟，以上有王考廟，有皇有顯考廟，其寢而皆丹其楹，以同於太廟，而僭天禮者。豈得已哉？故春秋書之以著其所由始焉。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管見〕昔曹伯終生，在位五十五年，及魯桓十年，特書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計魯桓自三年春不書王，識天下之無王也。乃於曹伯終生獨書之，見當時諸侯之[illegible]惟此一人而已。以其來會，有私相會盟征伐之事，[illegible]也。至射姑繼立，在位亦三十一年，雖承父志，猶一桓、劉伯，有北杏之會，又有幽之盟，蒞以諸侯奉齊霸，[illegible]無王。亦既不與，惟會北杏之明年，書齊人、陳人、曹人[illegible]先由宋萬弒其君捷，立子游，宋大夫蕭叔大心合戴、武、宣[illegible]穆、莊之族，以曹人伐南宮牛，於師遂殺子游於宋。是亦[illegible]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之法也。迨其黨猶未靖，於是復會齊侯、陳侯伐宋，以卒平之，亦欲終前此誅亂賊之意。已至惟齊桓主兵，志在圖霸，特假公義以濟私情，故人齊侯，而曹伯亦與陳侯並一例人之也。春秋豈皆不諒其心，而謂與此征伐者之無王哉？至是莊公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蓋誠不愧為曹伯終生之子矣。以此為存順而沒寧，其庶幾乎。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管見〕去年自夏五月至秋七月，公欲會齊侯盟於防，齊侯不至，而高傒來盟，雖甚恥之，而其願未已也。及冬而公如齊納幣，今年夏公復如齊觀社，且及齊侯遇于穀，焉其遇穀之時，必將語及防之盟，未得遂其說，從遂再請之，故及茲冬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杜註：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後漢志：卷縣有扈城亭。今河南開封府原武縣西北扈亭是也。按齊魯二國為盟，何以遠及鄭地為盟？後文公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十七年，諸侯會于扈；宣公九年，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成公十六年，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昭公二十七年，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可知扈為四達之區，故會盟者數數於此也。齊得魯然後霸業成，今既結之以姻好，又復質之以明神，其會為盟，其盟在扈，以是使聞於宋、衛、陳、鄭、曹之諸國，於勢甚便，豈不足以增重於齊？而多然稱霸也哉。

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管見 說文：榱方曰桷。孟子曰：榱題數尺。題，頭也。即桷之當簷者。今於其數尺間，皆以木刻為斗形，差大，又刻為升形，差小。斗與升層疊錯互，別刻曲木，橫施，使繼屬其上下左右，皆叢簇於桷，以為桷之飾。其斯之謂刻桷與？若但就桷求之，其端不過方四寸，雖用刻而施巧無多，且當簷最高，自下遙矚之，其刻文亦不甚了了也。按前書丹楹，此書刻桷，皆據其成功時為詞。丹楹者傅色，刻桷者鏤文，功有難易，故成有先後也。又丹楹刻桷，必皆天子之廟制，而魯用之於周公之太廟耳。茲以去年秋丹桓宮楹，役以今年春刻桓宮桷，皆逞私意以僭效為之，絕不計其為過制也。夫安得不並書於春秋以謹其始哉。

葬曹莊公

管見 曹桓公十年，春王正月，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此莊公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二十四年春王三月，葬曹莊公。二君皆適合於諸侯五月而葬之禮，通計在位凡八十六年。初未嘗有過舉為春秋所貶斥，國家無患，臣民共安，可不謂賢乎哉。

夏公如齊逆女

管見 穀梁曰：親迎，恒事也，不書。此其志何也？不正其[illegible]於齊也。固已，但二十一年冬公已如齊納幣，此年書[illegible]如齊逆女耶？然則既譏親納幣之非禮，可不再譏其[illegible]於齊之非禮矣。其譏者，譏其如齊逆女之踰一時[illegible]宜重讀，觀後之公至自齊書秋，下書八月丁丑[illegible]入，是秋為秋七月可知。後書秋為秋六月，則此書[illegible]為夏四月乎？自夏四月公如齊逆女，至於秋七月而後公至自齊，幾於公逆女而女不受逆矣，又何暇指其如齊之非禮而與前之納幣同譏也哉。

秋公至自齊

管見 公之如齊逆女，親迎也。親迎必先告期，何以公之逆女既踰夏之一時，而女猶不至？獨書秋之公至自齊哉？坊記：昏禮，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鄭注：舅姑，女之父母也。孔疏：恐事之違，恐女於昏事乖違也。陳氏集說：末世禮壞，故有男行而女不隨，亦有親迎而女不至者。以此言之，公之如齊逆女，姜氏有違心也。所以者何？後書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穀梁傳曰：其言入，難也。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六書故：僂，曲背。見鼎銘。屈之意耳。何氏休曰：約，約遠媵妾也。此為得姜氏之情矣。蓋公當是時，既三十七歲，又在位二十四年，而始娶夫人，其媵妾必多，且有子也。觀公之有太子般，其由來見左傳云：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閔公啟方，亦莊公子，莫詳所自出者，其微賤可知。公之內政早紊矣。以姜氏有淫性，必謀專寵其心，豈不熟料及此？於是因公之來逆女而不受逆，竟過昏期，此易所謂歸妹愆期也。公以逆女如齊而不得女，又何以反魯耶？乃不得已而待之，待之而自夏入秋，亦即易所謂遲歸有時也。遲為待義。此數月中，必有以遠媵妾之約通其意於公者，是女之以令德來歟？公安得不惟命是聽哉？約既定，始改昏期於八月丁丑，而姜氏亦無言，因是而公之久於齊乃得反也。故書曰秋公至自齊，譏其逆女而為女所牽制有如此。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管見 昏禮：親迎而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皆主人先而婦從之，所以導婦入也。此特稱夫人姜

氏入竟若不知有公者然其驕横之意畢具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管見］覿夫人者宗婦而必稱大夫宗婦則何也以大夫之同姓為宗故其婦各取諸異姓亦得從其大夫而稱宗婦宗字繫之大夫也且其稱大夫宗婦既别於異姓之大夫其婦不為宗婦者並有别於同姓之非大夫而其婦亦然稱宗婦者故大夫宗婦四字皆不可省覿用幣幣者玉帛之屬取其貴重華美而已不用女贄之榛栗棗脩亦無取於男贄之禽鳥特使其大夫宗婦苟以媚悅夫人為主安問禮哉

大水

［管見］公方大昏而國乃大水娶夫人者皆顧與君共事社稷宗廟值茲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賀者在門弔者在路甚兆之不祥莫甚焉獨不知公當宴爾新昏亦皆有恤民之心以引咎自責否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郭公

［管見］戎即徐戎也界曹之東南自春秋以來曹伯終生及其子射姑皆賢君諸侯絕無加之兵者戎亦不聞侵之值茲射姑卒以令年春三月始書葬曹莊公胡以至冬而戎遽侵曹也其故由曹有公子赤者欲去已立之世子羈而代之故特使戎來侵以逼曹羈之出奔耳何以微之曹伯射姑於去年冬十有一月卒世子羈立國不可竟年無君則令年正月當改元為曹伯羈之元年矣今考列國世次曹伯射姑卒之三十一年後即接僖公赤之元年是赤之令歸於曹篡羈自立遂沒曹伯羈之元年直若前此並未嘗立羈者故春秋不書曹伯羈亦不書曹世子羈特為赤揭其無君戎嫡之心曰曹羈而已而篡立之罪自著曹羈迫於戎而出奔陳赤得歸於曹矣然赤之篡立外假威于戎者內實資謀於郭公故其歸曹也先歸於曹之郭公所郭公二字書聯上赤歸於曹作一句讀玉篇郭姓王季之後亦曰虢叔之後此其所由來矣但虢叔封於東虢鄭早滅之此當指西虢之在今陝州者言乃虢仲之所封也郭公出自虢嘗為周之三公殆以有罪而逃于曹與桓五年之州公如曹同且變易稱號使曹人不可識别乃從虢之稍音而異其文曰郭並以前所受爵為之字曰郭公遂居曹而有終焉之志人但知為曹之郭公夫孰知為周之虢公也戎於時惟赤知之心竊料其為周室輔遇事必多權略因以欲圖篡立與為密謀赤之招致戎冦攻逐曹羈其即由郭公決此策也至於羈出奔而赤歸有君在陳有君之犬戎在曹則歸後之變生不測所當籌及者正多矣又安得不急就郭公以謀萬全無患也耶

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管見］孫氏覺曰諸侯之大夫天子賜之邑使之歸國則書氏書字鄭祭仲魯單伯陳女叔是也按祭單皆邑名女亦邑名可知左傳所稱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者此耳陳氏深曰魯自莊公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與齊人宋人伐魯西鄙令乃來聘以結好兄國然矣按莊公二十二年左傳云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敬仲奔齊顓孫自齊來奔皆謂為御寇之黨云爾攷陳自厲公躍以來兄弟傳國次陳莊公林[illegible]次及此陳侯杵臼傳稱敬仲為厲公之子則顓孫必為[illegible]公之子矣由陳侯欲立嬖姬子款為世子殺御寇遂使[illegible]兄子皆出奔於時敬仲奔齊而顓孫復自齊奔魯伐[illegible]陳能仗魯無怨乎若卒不忘報復顓孫在魯必[illegible]而為之怨恩皆不可以不

國也故於茲二十五年春使女叔來聘特先以禮下之乞魯君釋怨而致好焉使顓孫之挹私慽以鬱鬱於魯者無緣借資興戎可不致悔於却遠內憂而輯滋外患矣斯非其使聘之隱情也哉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管見 莊十九年傳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有寵兆王卒頹立為惠王及二年周大夫為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周士石速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侯朔與南燕君伐周遂立子頹攷厥所由蓋以桓之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實因莊王命立公子黔牟而逐朔朔居齊八年至莊之五年齊會宋魯陳蔡納之六年春又有王人子突救衛黔牟至夏六月而朔入衛其怨王特甚遂卒成十九年王室之亂逐惠王而立子頹朔之罪不容於死矣遠二十一年鄭伯虢公殺子頹惠王復入乃不能討朔閱五年為莊之二十五年夏五

月癸丑衛侯朔卒竟逃王誅故春秋書卒不書葬以誅之於既死也周禮秋官凡刑有罪踣諸市肆之三日三日之後仍有收之以葬者惟掌戮所稱凡殺其親則焚之殺王之親則辜之焚為燒不存其形辜為磔不全其體是將以灰燼投之江河骨肉委諸犬彘雖欲葬之而不得矣不書葬之意取諸此其嚴豈惟同於斧鉞已哉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管見 日食陰侵陽范氏寗曰鼓有聲皆陽事以厭陰氣左傳謂天子伐鼓于社禮記郊特牲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據此則日食伐鼓以助陽必在受天陽之大社可知大社之社在雉門外庫門內當朝之右有壝壝禮日食天子不舉去樂鼓人詔王鼓太僕贊之皆於社也昏義言天子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則天子之至社親鼓主於助陽亦自致其奮發震動之意以明不敢安處深宮而坐視也或言伐鼓於社為責神彼月食以地影礙日於社有闕月掩日而日食以為地之過而責社是何義乎且社在朝之右與北郊之方澤並為地神猶之有圜丘祀天亦有明堂以祀上帝皆天神也社之祀又可以鼓責哉至穀梁言天子救日置五麾五兵五鼓五麾者麋信云各以方色之旗置之五兵者徐邈云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五鼓者麋徐並謂依方色為之按救日惟鼓以助陽從而置麾特以表社之方位而已別有兵如麾之分置則謂天子親鼓於社設以為衛亦可皆非救日之具也若諸侯之救日穀梁復稱置三麾三兵三鼓其降殺之礙據莫由深攷姑從闕焉再按大戴二日土無二王天子救日諸侯皆救之所以為王非自為也乃左傳析言諸侯救日之禮當用幣於社以祈神伐鼓於朝以責己無論其救日而祈社者不中事理適當日食之變不使諸侯心乎天子以憂王室而教之自謀釋眚解厄曰伐鼓於朝諸侯可當日象乎有諸侯而當日象是二

日是二王矣惡在其為禮也所當辨者諸侯伐鼓於社與天子同鼓而用牲於社則天子所獨諸侯不得同之蓋日食初虧鼓以救日助陽也及食訖復常用牲以禮日亦助陽也嘗借觀而通其意焉玉藻云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孔疏此大夫禮人君靧沐皆粱其餘同大夫禨謂酒也沐而飲酒曰禨羞籩豆進羞之時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浴亦進飲鄭注以為沐必進禨作樂浴進飲皆盈氣也疏又申明新沐則氣虛故禨益其氣浴亦宜然矣夫人君一日沐浴禮猶恐其氣虛而以酒羞樂歌補益之日食之後雖已復常不疑於陽氣之或沮乎沮則虛而不盈故食時有鼓以助陽之禮食後又有用牲以助陽之禮焉用牲則必陳鼎俎其與牲相從者酒用共齊樂用備樂亦可概見矣如是而天子禮日於社凡馨香之薦聲音之號紛組感作自社上烝將憑是以助日之陽而盈其氣豈不誠然乎哉

魯用天子之禮遂於救日亦用之初不知其為于社則合
鼓而用牲于社則僭也故春秋書之以示譏焉或謂魯不
當用牲將何用乎曰用幣日食初虧無諸侯用幣以祈社
之禮食訖復常應有諸侯用幣以覲日之禮也日為王象
諸侯之覲日猶夫覲王覲王奉束
帛加璧則覲日用幣亦同其禮

伯姬歸于杞

〔管見〕伯姬莊公女也以此二十五年夏六月歸于杞至二
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冬杞伯姬來僖公五年春杞
伯姬來朝其子二十八年秋杞伯姬來三十一年冬杞伯
姬來求婦雖皆有故而出於此而春秋則欲詳志其事使
國君之女嫁為諸侯夫人者皆知其不可為
訓而戒之乃先書伯姬歸於杞以發其端焉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管見〕前書夏六月辛未鼓用牲于社特譏其用牲之僭天
子禮也於鼓無譏焉鼓字宜輕讀至此書秋大水鼓用牲
于社于門則鼓字又宜重讀以前之鼓為日食以助陽此
所謂鼓乃為大水以攻社也鼓同而鼓之用意迥別所由
然者以魯連歲大水靡神不舉而災莫救乃用淫巫之言
而出於此周官亦設司巫初無幻術末世有譎怪者如周
厲王所奉衛巫之屬每謂其能自地通天陟降上帝之庭
一或災章伏奏輒稱奉勅以糾核百神以故魯之大水壘
經巫得執五行生尅為斷土不能制水其罪在社遂伐鼓
以攻之是雖天子所未敢加於社者巫無所憚焉至其鼓
于社即用牲于社此與日食之用牲者其意亦迥別蓋日
食之用牲為牛所以升臭而益日之陽氣大水之用牲當
為羊所以取血而歷社之沴氣也觀用牲連社與門言之
可見月令稱九門磔攘以畢春氣磔牲為磔除禍為攘磔
攘以犬牲為宜則此用牲于門當同之彼用牲于社亦用
以攘也特其牲不磔以別於門而已不得比於常禮之用
羊獨刲之以取血哉凡此皆由淫巫進說而公從之者不
然去年秋大水何以未聞鼓而用牲于社于門哉但災之
無救於今與前無以異是
為大惑焉耳可無譏乎

冬公子友如陳

〔管見〕如陳者聘也報此年春之陳侯使女叔來聘耳據是
推之後之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則因其報聘於
陳而結之矣三十二年公薨立子般慶父弒之公子友奔
陳夫非以前之葬原仲而遂主其家乎至閔公元年秋季
子來歸歸自陳也可知此書公子友如陳正
為其後之如陳奔陳歸自陳者誌所始也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管見〕公何以伐戎必先由戎之侵魯也魯自隱桓世與戎
盟未始有戎難至莊公十八年夏戎侵齊不利而還過魯
公追之於濟西是足以啟戎之釁矣久之而未得報魯及
二十四年曹公子赤誘之侵曹以謀篡代戎得志豈不思
有以報濟西之怨而侵魯乎春秋不備書者蓋欲即以公
之伐戎包先之戎侵魯耳與前二十年冬但書齊人伐戎
不先書戎侵
齊是為一例

夏公至自伐戎

〔管見〕公伐戎而自春及夏但書公至自伐戎不書克亦不
書敗績者蓋公入戎境小有挫衄度不敢遂振旅而歸歟
圖會諸侯之師以共擊耳以故是年秋公
會宋人齊人伐徐徐即戎伐徐即伐戎也

曹殺其大夫

管見陳氏傅良曰凡殺大夫恒名之此其不名何惡召也蓋莊公卒有戎難羁出奔陳亦於是篡曹篡而殺其大夫則必不義其君者也家氏鉉翁曰曹亦挾戎援以篡凡之國又挾戎威以去凡之黨所殺者必皆無罪而又不止一人魯史不得其姓名是以闕之耳按二說得鮮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管見徐杜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杞地志徐城縣西十里有大徐城即古徐國也今江南鳳陽府泗州北八十里有徐城相傳為徐偃王所築韓氏愈曰徐與秦俱出伯翳為嬴姓昭四年楚人執徐子則徐蓋子爵也按此書公會宋人齊人伐徐係公主兵而借助於宋齊耳蓋徐即戎也公以春之伐戎無功力圖再舉因會宋齊以伐之逞憤黨同以從事於兵戰夫豈所謂不得已哉於宋齊並貶而稱人則公之當貶自見伐徐即伐戎也前稱戎此改稱徐正

不目以戎者何於時公會宋人齊人伐戎戎不抗而自服亦知宋公以北杏之會奉齊侯為伯主是當恭向不當自拒也式而討之既服則舍之乃伯主所必務齊安得不因而罷師耶齊議定宋當無言魯亦當無言矣然此皆由戎之誠時向義以服於齊故致然也是以戎本徐國系出伯翳雄起僭王入春秋以來並直斥為戎而已及茲乃稱國以進之而曰徐也但經文之書徐其所知其必主從齊言者於何徵之蓋從齊則將背楚觀後僖公十五年楚人伐徐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皆齊侯主之也徐不從齊齊惡得因楚之伐徐而救徐哉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管見魯當連歲日有食之去年書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初不嫌於僭天子之禮是謂無王至此年書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不書鼓用牲于社必又將指是為其文而可以不敷也其無王為更甚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管見洮杜注魯地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南五十里有洮城亦作桃城水經注云桃城亦曰姚城因姚墟而得名也按洮雖魯地伯姬歸寧不至魯都而公往會于洮者卓氏爾康以哀姜方挾嬖寵不以子女待伯姬疑之此為得其情矣蓋伯姬自來歸寧至於洮公因夫人姜氏驕妒不欲使女伯姬為其所凌故往會於洮以止之謂伯姬將寧爾父則已在此矣若必卒至魯以寧爾母必非爾今母之所能遇以禮者何為也哉於是伯姬遂還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

幽

管見張氏洽曰再舉同盟之禮以申伯令而一諸侯之心也魯宋陳鄭皆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伐衛按前莊公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齊之伯業已成由十六年及茲二十七年既歷一紀乃復同盟于幽以申伯令而一諸侯之心誠如張氏之說矣十六年之盟公亦與焉不書公譏其受命於文姜而不由公耳至今之與盟者公自為政故書公他若前盟之有許男從鄭滑伯從衛滕子從魯齊侯不盡徵之以疲頓小國亦因其宜惟大國如衛者前既來會以同盟于幽今猶足諸侯而盟亦不易地衛獨不來非齊侯之所能安也張氏以為明年之伐衛由此亦允至同盟為殷同之同不主公羊之同欲為定論辨見前十六年茲不贅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第一二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4 版反内

【管見】按大夫無境外之交說者每過於泥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冬公子友如陳以報聘則亦聘而已彼聘禮所載凡聘於他國既聘有私面其卿之禮又有私面其下大夫嘗使至者之禮皆用幣是非交而何原仲稱字其為陳卿可知公子友報聘於陳雖於嘗使至之女叔亦當以幣交矣況陳卿如原仲乎惟公子友得交原仲遂相善如舊業然既反魯纔及踰年而原仲頓卒凶喪哀弔即泛常者亦不可以已至若公子友之好於原仲而逢此感關將葬矣欲如陳以會其葬入請於公公必許之豈不亦為禮之所宜有哉禮之所宜有為常常則不書書者欲為他日公子友之避難奔陳伏脈耳

冬杞伯姬來

【管見】是年春公會杞伯姬於洮以夫人哀姜之無恩禮遂止伯姬之卒至於魯也然哀姜豈竟絕無聞知耶聞之而佯為不知乃羼言伯姬歸於杞當前之二十五年夏六月及茲既歷三年而不思歸寧何其忍於忘親而背本乃若是哉於是公無以應特陰使人聞於杞伯姬故及冬而杞伯姬來偶於哀姜之私為詭病而來也

莒慶來逆叔姬

【管見】魯君之女嫁為他國大夫之妻此其始見於春秋者何以必書欲以教婦順耳莊公元年及十一年兩書王姬歸于齊凡婦人謂嫁曰歸者父兮母兮畜我不卒必以夫之家為其家故王姬下嫁亦統稱曰歸以示從夫之義也知從夫之義則雖天子之女嫁於諸侯初不得挾天子之貴以驕諸侯矣夫非所以教婦順哉至此二十七年書莒慶來逆叔姬凡昏禮問名辭曰敢請女為誰氏氏即此稱叔姬者是已婦人常不以名聞於外請氏即以問名故此入夫旹慶稱名魯女亦稱名以示敵體之義也知敵體之義則雖諸侯之女嫁於大夫亦不得倚諸侯之尊以傲大

夫矣孰非所以教婦順哉

杞伯來朝

【管見】士昏禮若不親迎婦入三月壻見婦之父母為外舅姑辭曰請覿然則諸侯之娶夫人而不親迎後亦必於夫人之父母有請覿之禮者莊公二十五年夏六月伯姬歸于杞歸杞伯也而其先不書杞伯來逆女則其不親迎可知伯姬歸於杞伯及三年而後歸寧則此三年中杞伯之未嘗請覿亦可知矣今莊公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以哀姜嘗其父不歸寧而來也其言必自莊公使聞之是年冬伯姬所歸之杞伯亦來必又以哀姜嘗其父不請覿而來也其言殆自伯姬使聞之耳杞伯之來為請覿當先見莊公而後亦見哀姜矣士之請覿外舅為主人主人出寢門外不出大門而見之於寢壻入大門東奠贄再拜出不敢親授及擯者以贄出請受壻禮辭許乃受贄入門西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注謂壻有子道異之於賓客故然今杞伯為國君莊公不欲竟以子壻歷之其迎於大門外見之於廟揖讓入升堂授贄畧與諸侯之相朝等故特書曰杞伯來朝至士之請覿外舅出再見外姑外姑為主婦壻見之主婦闔左扉立於其內壻立於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以婦人見丈夫必俠拜也壻出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壻出主人拜送注謂酬賓皆有幣此無之亦以壻非賓而有異耳然莊公之於杞伯其請覿以朝禮見如賓則醴之必有酬幣亦如賓矣惟主婦哀姜於外姑為適伯姬非其所出視杞伯固自漠然且其入為魯夫人也倚齊之大而任情驕亢能以禮責人不復以禮自處當杞伯請覿而見之於寢哀姜以主婦立於門內其肯於杞伯未拜而先拜及杞伯既拜而又拜乎以是推其所以醴之者莊公方欲醴之如賓而與幣哀姜並不欲醴之如壻而設為矣杞伯其何以堪此故春秋特書杞伯來朝為杞伯表其存國君之體統

若半為杞伯許其失國
君之體統者亦半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管見 此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而衛侯不至是欲背伯主之齊桓也齊桓將討之而不欲輕於動衆故於冬復為會於城濮不更煩宋公陳侯鄭伯而獨期公之會之也城濮屬衛地會於城濮特欲致衛侯之來會以解夏六月之不同盟于幽耳若衛侯果至則明年春之伐衛遂可以已此正齊桓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之本意也說者乃謂會于城濮為謀伐衛豈有將伐人國而先至其國之境以會謀者哉且伐衛之役公獨會謀至明年伐之而公又未嘗以師會則所謂會謀者何所謀也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管見 去年夏齊侯尋盟于幽衛侯不至是背前十六年之盟于幽矣及冬而公會齊侯于城濮在衛地而衛侯仍不至夫非誠欲背盟而貳於齊哉貳而討之伯國也惟國伯為私心故貶而人之曰齊人伐衛攷左傳稱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又稱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皆不可泥以為實蓋齊侯若已命為侯伯得專征伐又奉命追討衛朔立子頹之罪大義炳然猶復從貶例以褫其爵此何說耶至齊侯既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庶幾執衛侯歸之於京師矣卒乃受賂而還其貪鄙至甚度齊侯若桓公亦必不為此也胡傳曰春秋紀兵及者為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以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來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按衛侯不會盟於幽又不會於城濮固早辦一戰以抗齊師欲因而辭其伯業斥從可知齊侯不必果戰而衛侯則必志乎戰故春秋先衛後齊書曰衛人及齊人戰衛師不必遂至敗績而衛侯之志乎戰則必至於敗績故春秋易師稱人再書曰衛人敗績兩人之者皆所以歸罪衛侯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管見 與前十六年書邾子克卒同所異者彼不日此有日耳

秋荊伐鄭

管見 莊公二十三年春荊稱人以其來聘也此二十八年秋荊復伐鄭則仍稱荊以斥其為蠻不可謂之人矣伐鄭之故左傳謂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王以是舞習戎備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讐我反忘之乃以車六百乘伐鄭衆車入鄭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按前十六年秋荊伐鄭楚文王熊貲之欲圖中國也及櫟而還未得志楚所謂仇讐者舍鄭莫屬焉熊貲以莊之十九年卒立子堵敖熊艱楚人謂未成君為敖堵敖五年欲殺其弟熊頵頵奔隨與隨襲弒堵敖代立是為成王皆文夫人息媯之子子元係文王之弟為令尹方欲蠱文夫人惡得不蔑視其姪頵以謀篡代乎且成王頵弒其兄堵敖而自立尤而效之亦不得以首禍為其罪也故伐鄭之舉借文夫人之言而興事意謂立武功於外乃足以歸而震主故然耳豈誠欲尋諸仇讐與得卒成文王伐鄭以圖中國之志與楚師及鄭鄭知楚君頵以弟弒兄令尹子元其叔父也必有異志其師不得久稽乃不戰而

以堅守拒之。縣門不發，謂不閉，非不閉也。楚言而出，亦猶楚師有言，特以縣門不發，斥鄭之畏怯而止，不得更入，乃皆出也。於是子元知鄭之不能即克，又聞諸侯將救之，齊桓主兵，戰一有所挫衂，武功不成，可歸也。喪師辱國，楚之置法最嚴，尚可歸乎。以故莫敢追息，遂卒之而夜遁也。由是言之，此書荊伐鄭，下書公會齊人宋人救鄭，亦特指其會師之意為救鄭已耳。其實何嘗見楚師于鄭也哉。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管見〕首稱公，則齊人宋人即齊侯宋公可知矣。齊宋皆貶而稱人，則公不加貶，而與齊宋一例，亦可知矣。救鄭之役，齊侯為主，公與宋公會之，必從貶者，其意總以抑伯圖耳。如此年春之伐衛，齊侯特因衛之背己而興師，既不得謂為聲罪致討，則此年秋之救鄭，齊侯又特因鄭之從己而合師，亦不得謂為捄患卹鄰。凡皆竊權侯伯，假公義以濟

其私心已也。可無貶與。

冬築郿

〔管見〕爾雅：水草交為湄。澤屬魯之郿邑，蓋因其地有澤為湄，故取以名耳。築郿，非築邑之謂，築邑則城之。書法當與前城中邱、城郎、城祝邱同，不應但書築。左傳別以都曰城，邑曰築，殆不足為據。李氏廉曰：公羊於此條與成十八年築鹿囿，皆稱虞之，非正也，似以為田獵之地，恐未必然。按公羊傳云：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者，虞之，非正也。注謂虞典禽獸之官，言規固而築之，置官司以守之，是不與民同利矣。築不志，凡志皆譏也。此正得春秋書築郿之旨，當從之。

大無麥禾

〔管見〕麥熟于夏，禾成在秋，于冬書大無麥禾，謂當之境內其民皆終歲失望也。胡傳沉看冬字，謂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春秋豈為魯憂國用哉。又或秋大無麥禾，未有言災之者，然即麥禾求之，而災亦自見。蓋麥性惡濕，若春夏之交，天作淫雨，則為大水，於是而大無麥。至禾為穀之總稱，二月始生，八月乃熟，故夏有大雩以祈甘雨，亦謂稼穡作甘，而有雨以濟之也。乃是歲春夏之間則大水，及夏秋之間則又大旱，於是而先為大無麥，後復為大無禾矣。自其冬合并書之，曰大無麥禾，著一大字，而大水大旱兩大字即寓其中，何謂未有言災之者。

臧孫辰告糴于齊

〔管見〕是年大無麥禾，而公於其冬築郿，明年春復新延廄，則其志荒矣。故但稱臧孫辰告糴于齊，不言使，明其請之而後得行，公固未嘗切切于民瘼也。其告糴于齊者，葵邱之會，孟子載其五命曰無遏糴，則前之再盟于幽，必皆有是

命。可知。國語稱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告糴，齊桓歸其玉而予之糴，是即所謂無遏糴也。於是齊令關市去禁，商賈懋遷，舟車駢發，魯之大無麥禾，亦庶幾其少有而馴將富有矣。其有裨於民者，豈淺鮮哉。故春秋志其事以善之。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廄

〔管見〕杜氏預曰：言新，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辭。王氏樵曰：養馬欲其富，故馬廄謂之延。延，長也，猶庫藏欲其有餘而謂之長府也。王氏錫爵曰：禮，凶年馬不食穀，馳道不除。去冬大無麥禾，而今春新延廄，廄有肥馬，民有饑色矣。按三說皆得解，但其事亦軍政所待經理，且不至於疲力殫財，乃獨以大侵之後譏其興作非時，是足著為人君之大戒乎。竊為之進推其意，蓋以莊公之新延廄，實由公子慶父者，欲為廣畜駿良，供其游獵，以投所好，即得陰自壯其主

兵之勢而國篡代耳於時公乃不伸故書以識之慶父自
莊公二年夏師師伐於餘邱已專兵柄及閔公二十八年
漸生逆謀務欲成力乃以國權莫重於兵兵備莫急于馬
故其蓄馬爲甚盛厥後莊公薨慶父使人弒子般又使人
弒閔公卒以篡代不成死于縊馬盡歸于僖公魯頌有駉
之詩序稱美僖公者其詞意亦即有以追刺慶父也如駉
之首章曰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二章曰有騅有駓有騂有
騏三章曰有驒有駱有駵有雒四章曰有駰有騢有驔有
魚皆即此延廄之所收聚也校人職凡頒良馬而養乘之
故數馬各以四又馬之駒者每乘盡同而其色之無不有
則每乘各異是特以戎馬齊力不齊色故然慶父之主兵
而務多馬若此其欲借以自強者不將以延廄爲其私閑
也哉然當其新延廄時慶父以爲請公不欲其仍舊亦不
今其姑緩于春並不顧其適承去年大無禾麥之冬則獨
以慶父爲國之馬計者
誠汲汲耳他何知焉

夏鄭人侵許

管見自隱公十一年鄭伯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以公孫獲
處許及桓公十一年鄭伯寤生卒子忽突兄弟爭國許叔
以桓公十五年入許鄭之據許者既十六年矣是後鄭難
不已繼以亹儀迨厲公突自櫟入鄭當莊公之十四年入
鄭更七年卒不暇國許許以莊公之十六年托其國于伯
主與齊桓同盟于幽亦謂可以稍安矣乃鄭文公嗣厲公
立凡八年值茲莊公之二十九年復不能忘情於許遂侵
許許之被侵非罪也鄭之用侵何名哉故春秋稱人以貶
絕之曰鄭
人侵許

秋有蜚

管見王氏樵曰爾雅蜚蠦蜰郭璞注蜰即負盤臭蟲劉
歆以爲負蠜汪休復雜志有舊本山海經說蜚處淵則涸
行草則死疑春秋所書即此物若是負蠜不當書有謂之
多可也攷本草負盤本名蜚蠊腹背赤有翅能飛其氣甚
臭狀如蝗負蠜江東呼爲蚱蜢長角修股善跳有青黑斑
數色與蜚蠊異類而同稱負盤則亦與蜚蠊混矣狀並類
蝗此皆常見而不害稼以爲不當書有亦允至山海經云
太山有獸焉其狀如牛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
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天下大疫此獸以蜚爲一字名與負
盤之爲蜚蠊及負蠜之混于蜚蠊只以有蜚字爲差合者
異矣且其災爲大疫於其見而書有豈曰不宜但太山列
在東山經其內又別出泰山注謂東嶽又自有獸焉狀如
豚而有珠名曰狪狪其名自訓則所稱太山者莫可的指
復何從考其獸之形狀與其災變也哉竊意蜚字與飛同
用从虫則飛蟲也其飛蟲之爲蜚何物蓋飛蝗耳如春秋
前後所書螽者是已舊以蜚爲負盤負蠜則祇得其蝗之
似焉未爲確論飛蝗何以但言有蜚與書螽異例推厥所
由以是年并無蝗患不知其適從何來見其羣飛蔽天民
皆相與驚怖曰有蜚殆並本爲神蟲不敢斥其爲蝗故
然陸佃曰蝗从皇今其首腹背皆有王字民安得不從而
神之耶春秋書有蜚亦知其爲有飛蝗過魯也特因民情
之神之而書曰有蜚而已然蝗飛則必集既集則害稼一
空悉奪民之命而致之死與大疫無以別更何
待獸之如牛白首一目而蛇尾者以爲徵驗哉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管見杜氏預曰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
錄之此爲正義明年之書葬亦同諸說多以叔姬爲媵不
卒不葬特爲其賢而從夫人之禮故卒之葬之非是春秋
於嫡妾之分最嚴豈可假乎凡皆不知叔姬之本非媵也
夫人也辨詳隱公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城諸及防

管見明一統志山東青州府諸城縣去府城東三百里本魯諸邑防杜注在瑯琊華縣東南今兖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有華城即華縣也按隱公七年城中邱桓公五年城祝邱皆在今山東沂州府界與莒偪近今之城諸及防請當中邱祝邱之東防當中邱祝邱之西並魯之南鄙邊運相屬以東帶于莒者于時公子慶父將謀簒代私交于莒故其後連弑子般閔公惶懼出奔猶以莒爲藏身之窟宅也而其先則就魯境之毗連於莒者預爲叛據之地故春請于公以新延廐請我行之莊在馬其冬又請于公以城諸及防謂守禦之國在城也公豈不度其陰有異志哉計慶父之專兵自公立之二年師師伐於餘邱始以後既二十年文姜主政慶父無權其恣肆未之敢逞及文姜薨而公狃于逸欲此八九年中慶父惟所欲爲有請則必許之公復何能強爲禁制耶城非創築增修之也其言及者謂起自諸而及中間之中邱祝邱以訖于防耳不得泥指諸防二邑言且城諸及防其役皆同時並舉以及字分先後看亦可不必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管見師次于成以助齊人之降郕耳舊謂魯欲救郕而畏齊不敢進恐未必然魯自文姜薨而哀姜入莊公專意從齊豈有齊人欲降郕而魯乃救之耶且救之而次于成郕無所賴而齊已失好矣何以至冬而書公及齊侯遇于魯濟乎郕爲小國在今山東兖州府東平州東六十里成爲魯邑在今山東兖州府寧陽縣東北九十里明一統志東平州漢爲東平國寧陽屬泰山郡東漢屬東平國則郕之在東平州成之在寧陽縣其地爲相隣矣以故齊欲降郕而以迫臨之先使魯師次于成以爲兩鬬犬攻之勢聲言滅郕郕大懼獨度齊之前既滅譚旋復滅遂于郕乎何有是齊之師不可抗矣而更有魯師之次于成從後而乘其然郕欲不滅得乎於是以齊爲伯主服則舍之此其所務也因使國人逆齊師于境而請降齊師遂止不進其郕之君亦旋至降于齊侯齊侯受降罷師還故下于秋七月書齊人降郕夫降郕在秋而其夏之師次于成者則實出鼎之逞慝以濟其威脅故至此耳但齊人降郕爲得志魯之助齊降郕則爲可恥計莊公八年春師次于郎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此公爲齊襄請兌所使而因以從事也可恥孰甚焉及茲三十年夏師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郕雖郕屬圍而後降郕不圍而降師次于成者未嘗越魯亦公之爲齊桓小白所使而復因以從事也可恥又孰甚焉故君行師從稱師則公之親行也而春秋皆不書公凡以着其可恥云爾

秋七月齊人降鄣

管見鄣杜註紀附庸國孔氏穎達曰計紀侯去國至此二十七年則邑不得獨存此蓋附庸小國耳考紀國未亡紀季以酅入于齊救紀之人民也紀國既亡齊桓復以酅歸之紀季存紀之宗祀也故莊十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可知紀亡雖不無遺邑而酅之外則無有矣若鄣在齊西爲今東平州境紀在齊東爲今青州府境其地絕遠紀安得有鄣以爲附庸哉鄣別於紀爲附庸小國不服伯主齊侯不忘於滅之而獨欲降之者何蓋以其初即位之明年滅譚譚子奔莒而亦安之不爲患又三年滅遂處其未靖而置戍焉歷五年而齊人殲于遂此足見國雖小蜂蠆有毒小國雖滅亦死灰復燃非可深恃也因念小國有不服從未降而背之足以示威既降而撫之尤足以見德故其伯圖之變計特自茲莊三十年之降鄣始其後終齊桓之世更無有以滅小國見於春秋者夫不滅而降使之

服則已耳或問降狀曰禮記郊特牲云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義止於此無可加若僖公六年傳載許男隨楚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並謂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其言皆近誣豈足據哉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管見 諸侯之救日初敲鼓於社為助陽耳食已復常則用幣以覲日不用牲此定制也及茲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是足為前二十六年之並不鼓者存其典之缺失至於用牲於社則又將於前二十五年之兼用牲者踵其禮之僭踰矣皆不可以不書

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管見 魯濟杜註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據此則齊侯至於魯界而公及之非公為志而齊為志也齊何志蓋謝公之師次於成而齊得以降鄣耳公不敢以為功而特重伯主之辱臨境上故及齊侯遇於魯濟以還謝之他無所為也左傳因下書齊人伐山戎遂謂濟侯欲就公謀因以遇於魯濟殆不必然伐山戎之役魯不會師此外復何所謀哉

齊人伐山戎

管見 山戎北戎皆狄也狄亦通稱戎惟以北別之北戎之亘於北起極西而底極東其極東之地多山因復異號為山戎耳桓公六年左傳曰北戎侵齊此又以山戎而從北之通稱者山戎與燕之國土近亦與齊封之濱海而介在燕者近當其侵齊也齊僖公乞師於鄭鄭使太子忽帥師救之敗戎師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是齊固有山戎之慾矣僖公稱小伯終其世未能興師以伐山戎子襄公諸兒又不足言也及齊桓公即位既二十年當魯莊公之三十年伯業已成乃乘盛勢而為伐山戎之舉遂以捷聞此猶借為伸報復之私志則得之以言大義則非也且冬伐山戎至明年六月而齊侯來獻戎捷是猶侈然以得捷之多誇示魯矣其先所殺戮尚可問乎彼山戎之為暴亦不過爾爾故特稱人以貶之若此年左傳謂遇於魯濟謀伐山戎也以其病燕故史記齊世家因而申之乃謂山戎伐燕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孤竹命燕君納貢於周諸侯聞皆從之並誤為救燕而失齊伐山戎之實亦不深究春秋不書救燕而復貶稱齊人之旨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管見 郎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北桓公四年春公狩于郎是其地本有狩獵之所矣又隱公五年春公觀魚于棠棠亦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是縣漢名方與唐改魚臺以其城北有魯公觀魚臺故也然則郎與棠相接既可畋亦可漁樂此者必為臺以供登覽前時豈未嘗有之耶及茲三十有一年春特書曰築臺于郎勢必別事經營加之高廣有獨巍然以宏此壯觀者其侈可不待貶絕而自見

夏四月薛伯卒

管見 凡五等之爵皆得從侯之通稱前隱公十一年滕子薛伯來朝並從通稱書侯者譏隱公僭天子禮接見諸侯之禮幾自忘其為侯耳此年夏四月書薛伯卒從其本爵也或以為薛本侯爵為時王所黜而稱伯亦臆度其然殆非定論外諸侯卒有月而不日者如隱七年書滕侯卒是已至八年書宿男卒則又有日為是特因舊史之詳略

而已惟滕侯宿男及此薛伯皆不書名則本春秋之義例也非闕文之謂蓋諸侯不生名死而名之比葬則為之諡有諡則稱諡欲終有以諱其名耳然諸侯有諡使人會葬則將書不使人會葬則不得書其將何以諱之故春秋於卒不書名以著其名之必當諱也若莊之十六年書邾子克卒二十八年書邾子瑣卒殆因邾以附庸進爵為子在春秋四十年以後不得遽與他國之舊封於周者同義例與再此年三書築臺而其間書薛伯卒乃深咎莊公之驕於般樂其怠棄禮者不可悉指因特舉此以微其概也若泥試薛伯言之其卒亦何關輕重哉

築臺于薛

管見　春築臺于郎夏復築臺于薛侈又甚矣亦可不待貶絕而自見者薛杜註魯地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有薛城按明一統志滕縣東六十里有高山少西有薛山薛水源發二山之間西南流入徐州沛縣界則其地之名薛正以薛水出自薛山故爾再按薛在滕縣與郎在魚臺縣者東西相直其間有蜀山湖蜀山在汶上縣西南三十五里因以名湖湖與山湊會之處移步換形非一方所能收攬此郎臺初竣薛臺復興莊公獨欲恣其游目騁懷之樂則已他復何所顧惜哉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管見　凡師勝而歸及獻捷去年冬書齊人伐山戎今年六月書齊侯來獻戎捷其間始事戰爭繼加俘掠通計凡歷三時所以毒山戎者其酷烈為已甚故春秋於其伐山戎也知為齊侯親行則稱人以貶之至其來獻戎捷齊侯使人來耳然命自齊侯則謂齊侯貴來可也左傳曰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諸侯不相遺俘胡傳曰獻者下奉上之詞則知其戎捷而書來獻其齊侯則為對王稱之矣夫赫赫伯主毀以軍功誇示鄰國而不諳於禮春秋但非笑之為之曲將其從辱以視先之稱人以示貶者不尤有加乎哉

秋築臺于秦

管見　秦杜註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今在山東東昌府范縣南三里按范縣係魯之西北境其有秦亭亦不見所據竊意莊公連築三臺雖方位異置亦必得其水陸交通所在乃足以便游觀此年春築臺於郎在魚臺縣夏築臺于薛在滕縣並屬魯之南境彼范縣之別在西北者相距甚遠與齊西鄙之聊攝接元志特稱其地平土沃無名山大川之限他勝概未有聞也而欲指莊公是秋之築臺于秦實當其地恐未必然今考兗州府之汶上縣西南三十里有南旺湖禹貢所謂大野既瀦即指此又有蜀山在汶上西南三十五里下臨湖明一統志載其上有神祠遺址碑記云山形水勢有類西蜀是其名山之義與由此推之西土形勢之壯惟秦與蜀相埒釋名秦字从禾以其地宜禾

故稱秦然則昔之人既借汶上之山而以蜀名豈得不並其汶上之地而以秦名耶莊公九年左傳言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是以皆止彼稱秦子者殆其先世嘗有食邑於秦後人乃以邑為氏耳至築臺于秦而即名秦臺又有借義於秦以壯其臺者蓋秦本周京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王築通天之臺以居之居無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袪騰而上之及化人之宮其臺高千仞今在於秦則此之名秦臺者其亦欲比於通天之臺而與蜀山屹然對峙云爾由是於此臺瞰南旺湖降而舟遊南旺湖又下合泗水南流以注於蜀山湖其湖西為郎臺湖東為薛臺豈不樂而忘返哉但此時之莊公未甚一歲而成三臺一臺之成不踰三月其勞役孔劇驅督加嚴尚可言乎而卒漠不為動以極其侈一皆所為不待貶絕而自見者矣夫莊公何以至此其或天奪其魄竟自料死喪無日將不獲登高舒

嘯及狝獮其所欲縱嚮而採之已感與抑或公子慶父陰為莫弋之謀欲使民怨沸騰以畔其上因是逢君之惡頻起土功而一再不已與

度是二者蓋皆有之

冬不雨

管見 前桓公五年秋書螽即蝗也凡蝗既害稼復育卵於土一卵九十九子明歲暖則復生惟其冬有雪壓之乃入土深而不出故至桓之八年冬十月書雨雪蓋幸其足以除蝗之遺孽也茲莊公二十九年秋書有蜚謂有飛蝗過魯魯人不敢直斥為蝗而以為蜚耳其飛而下集之處既害稼而復育卵與前螽之生於魯境者同則亦待冬雪之有以壓之矣及此三十一年冬非惟不雪並不雨則蝗之遺孽其為患將無已也故特書冬不雨以危之

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

管見 高氏閌曰杜預以小穀為齊邑左傳云為管仲也若然聖人亦當異其文而繫之齊且公雖感齊桓之私豈當為管仲城邑昭公十二年傳云齊桓城穀以寘管仲焉齊自有穀非魯之小穀也張氏洽曰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胡氏曰孫魯人而終身學春秋其於此事必詳矣按二說辨小穀之為魯邑最確但於城小穀之本意未得指出耳嘗反復求之魯之城小穀其殆謀所以處齊侯來獻戎捷之俘因與當齊人伐山戎既捷其敗降者豈驅以入于齊籍之當一二千不啻也至于分以獻魯亦不下二三百左傳前稱鄭公子忽會齊伐戎敗之獲其二帥及甲首三百以獻後稱晉文敗楚師于城濮獻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據此以酌差齊侯來獻戎捷之數不可知其大概也哉齊來獻魯受其獻論數非少將何以置之周禮秋官之屬有司隸掌帥四翟之隸使之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蕃分蠻隸掌役校人養馬閩隸掌役畜養鳥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貉隸掌役服不氏養獸侯國雖不備官其所獲戎虜將為管領任用之濟亦何能外此耶令齊獲山戎而獻于魯魯受之而籌所止居彼非類也既不得與國之人雜處且專以役國中煩辱之事令其遠在邊鄙亦非便乃以魯都曲阜西南之隙地處之名曰小穀本齊邑此嘗數稱而別以小者欲著其戎從之來獻自齊云爾小穀為新名則其城為創築意亦計及山戎之以非類羣萃一隅不可不設之防閑也有城然後得幾其出入止其逋逃及捜竊者此因而城之又豈得已哉獨念莊公于去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乃復及今年春而城小穀焉夫何堪其興作非常之後更增此勞役也民之憊已甚君之疾亦旋亟矣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管見 梁丘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今山東兗州府城武縣東北三十里有梁丘山山南有梁丘城按遇于梁丘宋公之志也故先宋公而次齊侯前莊公十三年宋公合陳蔡邾三國奉齊桓為伯主會于北杏及茲閱十九年凡齊侯之期以盟會與其合師伐救者靡不從之在當時諸國中獨宋公之輔成齊伯為專一也值去年秋齊侯北伐山戎以大克而獻戎捷于魯其功偉矣今年夏宋公欲致齊侯于境內與之遇于梁丘者何蓋以梁丘本山名可因此以標齊侯伐山戎之功如古築京觀之意云爾宣公十二年傳言古者明王伐不義取其鯨鯢而封之於是乎有京觀京大也本于高丘曰京取之觀示也亦本于臺上構屋曰觀取之此梁丘之丘正與京敵如說文云土之高者為丘是已此梁丘之梁正與觀合如字典云屋脊柱為棟負棟為梁是已然則此梁丘者不可以當京觀之大示武功也哉且京觀之封土以人為而梁丘之當京觀其成山出于天作所為大者不可例所以示者自常形也持此意以達

齊侯故與梁邱為宋地在曹鄒之間云齊八百里而齊侯固欣然就道惟恐相遇之後所期矣遇為相見之通辭與諸侯塗遇之禮無涉再按經文但書梁邱其借為齊之京抱者在宋公當日何以明之而使後之人有可徵耶攷梁邱即今之城武縣地志起漢以來通作城至宋之寰宇記凡書城武縣皆易城為成無土旁成武與周書武成字有倒而義皆順則知梁邱之改城武非漢創其名而城武之改成武惟宋得其實也蓋齊侯之武功宋公喜其既成而為之炫耀當遇于梁邱之日既指梁邱之山為京觀即改梁邱之邑為成武矣春秋惡宋公之近諂亦即惡齊侯之益驕故特從其邑之本名書梁邱而不書成武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管見〕莊公疾公子慶父將謀篡代公子牙黨于慶父季友以君命酖之春秋書公子書卒幾若無罪者然而不知其以削氏罪之魯之三桓以仲叔季為氏其後並強盛及春秋之終而未已以視前無駭翬挾溺之後其氏或絕或微者不同故於叔牙不書叔於仲慶父不書仲又以削其氏為貶絕之一例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管見〕幸其不被弒而已不必謂薨于路寢為得正也且慶父通于哀姜必當公疾之時公薨于路寢夫人哀姜不既縱淫于小寢哉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管見〕子般之卒由哀姜欲立其娣叔姜之子閔公因倚公子慶父之權力以圖之此即慶父所以得通于哀姜之縱與子般立慶父使圉人犖殺之于黨氏所稱黨氏者必即子般之母家也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般之竟為太子正以此又莊公嘗因雩而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慶父至是使之於子般乎何有夫莊公以八月癸亥薨至十月己未纔五十餘日子般方在倚廬苫塊中何為出舍于黨氏其死于慶父之主謀與圉人犖之効力亦固其宜獨其時為公子友者先由莊公疾問後于叔牙牙曰慶父材乃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乃假公命酖叔牙以懼慶父此舉殊太彊他計畫必多疏漏以是子般立而難消生變賊于黨氏卒公子友遂奔陳然則其前言以死奉般者終獨逃死以苟全性命耳曾何賴有若人哉故春秋于其出奔不書直若魯本無若人者乃所以深恥之

公子慶父如齊

〔管見〕子般之見殺不于喪次而于黨氏殺子般者又為其嘗圉人犖則慶父弒君之謀倘不大白以故得狥所通哀姜之意而立閔公但閔公年甫八歲不成君非恃有強援不可乃以閔公出自叔姜亦齊甥也時齊桓伯業方盛以幼君托之必足賴矣此皆與哀姜謀之於是夫人輔閔公以立國而公子慶父則如齊也明年為閔公元年其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冬齊仲孫來並由公子慶父之如齊以致之者

狄伐邢

〔管見〕杜氏預曰邢姬姓周公之後張氏洽曰狄北狄前此雖未見於經然自伐邢而滅衛三年之間塗炭兩國皆以伐書著其強也按前齊人伐山戎亦狄也因其地在極東而多山故以山戎別之山戎亦通稱北戎見左傳若山戎以外之北戎聯延至極西者皆不得以山戎稱故以二字名則為北戎以一字名則為狄地志古邢國在今直隸順

德府邢臺縣其西北為太行山太行起今河南懷慶府北走亘數千里雖各因地異名其實皆為太行觀禹貢以太行恒山聯言可見邢地北指今直隸之宣化府及山西之大同府狄並在其邊鄙之外及是乃率衆充斥而南伐邢其伏藏之窟宅與其往來之蹊徑皆懲太行可知今而伐邢又二年而入衛其自太行越邢而南遂使衛至君亡國破卒以廬漕從楚邱而後得粗安爾時狄之猖獗尚可言哉

疑園讀春秋管見卷之四

慎齋羅典嶽五氏定稿

男紹祁孫恕
綸賢校字

閔公

元年

春王正月

齊人救邢

（管見）去年冬狄伐邢今年春齊救邢非緩也其但書救邢者豈謂聲言救之而不至於邢哉乃齊既至邢而究未嘗與狄遇也蓋狄之伐邢志在剽掠而已奚如其來初同蜂蟻之攢瞥然而去卒若烏獸之散邢不能禦而待救於齊總為緩不及事庸有濟乎但傳以救邢為同惡相恤之義管仲言之齊桓從之似可以無貶而春秋猶不書其爵而書人者以莊公三十年齊伐山戎即有以啟三十二年狄伐邢之釁耳彼山戎亦狄也齊伐之而執遺俘於魯且炫功於宋山戎之獘極矣狄不免自傷其類而山戎又從而煽動之以圖報復於是齊既外侵狄乃內擾效尤無已禍將安極以故狄自伐邢以後終齊桓之世見於春秋者閔二年狄入衛僖八年狄伐晉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十三年狄侵衛十四年狄侵鄭更不聞齊之救之亦以雖救之而終無濟云爾救邢其明驗也夫今之齊救邢而無濟於邢不能有功則其先之齊伐山戎而貽禍於邢安得辭其罪哉是既不可以無貶矣又況其貽禍者不惟邢已也狄伐邢而齊救之猶當貶可知邢之外為狄所伐而齊皆不救者更不待貶而自見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管見 莊公薨既十一月而始葬，雖於禮爲緩，猶幸不如子般之被弒而不書葬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管見 落姑，杜注：齊地，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平陰縣界。公及齊侯盟于落姑，由去年冬十月，公子慶父如齊，請於齊侯，而齊侯許之者。及此年夏六月，齊侯不出境，止于落姑，公及之而盟，乃成然是盟也。乃慶父暫假謀輔閔公之僞心，欲終蓋其謀弒子般之實惡耳。當其如齊乞盟，與其從至落姑，以贊其盟，公與齊侯究何知焉。

季子來歸

管見 左傳云：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使召諸陳，公次於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公穀一謂賢而喜之，一謂貴而喜之。恐未必然。蓋閔公爲幼主，落姑之盟，必慶父相之。季友前欲以死奉般，遂酖叔牙，使卒。及慶父使圉人犖弒子般，季友奔陳。盟落姑之日，慶父豈欲季友之來歸，而聽公請之，齊侯召之也。或且季友以公子出奔，何貴之有。爲之通計，其奔陳以前，及歸魯以後，既不救卒，保子般之以弒，卒死無以對莊公，又不獲先救閔公之以弒，是生亦無以對齊侯也。何緣得指爲賢，而因以嘉且喜耶。竊意公子友之來歸，適當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慶父從公出，乃自陳潛身以入於魯。其國人有見之者，因私相語曰：季子來歸。此出自國人口中，不得直稱公子友，故獨稱季子，非春秋特筆也。其來歸之意爲何，以當時慶父久圖篡代，弒子般，其本志；立閔公，乃僞心耳。爲當假彼仇讐之手以推之，亦矣閔公之在位，如寄，則僖公之得位，必如推事勢固然。且傳稱季友初生，有文在手，卜楚丘卜之，繇曰閒於兩社，爲公室輔，成風聞而事季友，屬僖公。若然季友之在陳，豈能一日忘諸乎。及是以閒竊歸，必走匿於僖公所，

傾誠相結，以爲定謀，宜豫待變，必要乘機貫撻魯難，將又作衛國，恒於斯不可失也。由是以思，彼季友所竭蹶踦跗者，獨一成風所屬之僖公而已，他何計乎。

冬齊仲孫來

管見 此年書齊仲孫，及二年書齊高子，皆不名。以齊桓既霸，其國卿驕亢於他國，絕未嘗以名行。春秋仍之，以示譏耳。至仲孫之來，左傳以爲省難，亦未審。蓋子般卒而閔公立，其改元幾盡一年。前子般之難既往，後閔公之難未作，亦何所用省耶。度自去年冬十月，公子慶父如齊請盟於齊侯，以託其君，亦即請齊侯使人至魯，以重其國云爾。然皆慶父之行詐也，不必其請之而果應。至是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盟矣；冬齊仲孫來，又來矣。魯之人倚藉齊侯及齊仲孫，則閔公稱弱之主，其位將自定。彼慶父篡弒之賊，其謀不益亟哉。故未幾而爲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

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管見 陽，杜注：國名，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南有陽都城，即陽國也。又路史：陽，燕之分，本曰唐，併之大谷，漢之陽邑，今定之唐縣。班志云：燕之別邑。魯閔二年齊人遷之，與杜注不合。二說未詳孰是。按莊公三十年齊人降鄣，此閔公二年齊人遷陽，皆霸主兼并之謀也。惟強者則降之，以收其職貢；弱者則遷之，以易其土田耳。故一例貶而稱人。於何遷之，殆處以齊邑之附小，號确者使不泯其宗祀而止。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管見〕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祭之以追享為禘者如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嚳為稷之自出是已至詩有周頌雝之篇序曰禘太祖也則惟自后稷以下又有商頌長發篇序曰大禘也亦惟自契以下可知祭法先言殷人禘嚳即繼言周人禘嚳皆不得以禘嚳并禘之名矣蓋禘字從帝以王者受帝命為天子必推其受命之從來為始祖立廟以祀其報祖功者即以帝嚳繫之是稱禘焉不王不禘則王之祭亦無不可言禘矣據前所引雖與長發之祭推之凡太廟之時享大祫孰不得以禘為統稱也哉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天子之禮樂命魯公世世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其所稱禘禮詎必以追享文王而周公配之乃為禘乎魯祀周公以禘禮由是魯之有事於太廟者亦皆用禘禮而以禘稱如此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及僖之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即其明證矣吉禘即吉祭之謂禮記檀弓云喪禮既葬以虞易奠及虞而卒哭則曰成事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然則此吉禘于莊公因莊公既葬而舉卒哭之吉祭以祔莊公於太廟中耳夫魯之禘禮賜自成王天下傳之久矣未可輕議及是將告太廟以祔莊公於其祖父因先舉卒哭成事而舉吉禘焉於禮亦固其宜而春秋特書之則曷譏乎譏其緩也蓋莊公當三十二年八月癸亥薨至閔公元年夏六月辛酉葬既歷十有一月既葬而虞祔又歷十有二月當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乃吉禘于莊公胡以其緩至此凡諸侯既葬當七虞葬日始虞以後六虞皆間日合十二日既虞至卒哭約不踰兩月卒哭之祭為吉祭檀弓亦云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于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莊公既葬或一虞而已何能及七當其置主于寢吉禘以前既葬以後中間十有二月析言之不皆一日末有所歸哉而魯之君稚愚公子凶殘夫人淫毒皆能忍而無所動於心春秋亦不能
不有以譏之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管見〕莊公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由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立閔公閔公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又由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皆夫人哀姜同謀也春秋於此公薨之下即連書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罪人斯得其罪狀亦無可逃自是慶父旋死于密哀姜亦旋死于夷並王法所不容者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管見〕慶父通于哀姜哀姜欲立其娣子閔公慶父狥其意而弒子般及慶父欲自取國謀弒閔公哀姜又狥慶父之意而忍舍其娣子閔公皆以淫故而同惡也魯人深疾慶父尤當痛恨哀姜哀姜出自齊以與慶父謀弒而君而懼討乃舍其母家而孫于邾則何以故觀經文欲書公子慶父出奔莒先書夫人姜氏孫于邾知由慶父為哀姜計特

以邾為之所耳莒與邾並介魯之南鄙慶父夙圖篡代嘗私交于莒以為其地僻險而勢強苟有急得藉為狡脫藏身之宅此出奔之所以舍此莫適也至于邾自儀父以後進爵為子數從齊桓覇主亦能自立不受外侮則亦慶父之私交所必及者故當偪於衆怒而奔莒之時不能棄遣夫人姜氏亦不敢挈之以偕至于莒則惟以邾處之使魯不得討而已度其使孫于邾之意亦謂暫孫之云爾尋當復其國而為夫人即其獨為出奔莒之意亦謂暫出焉云爾尋當入其國而為魯君也而豈知其大謬不然哉

公子慶父出奔莒

〔管見〕莊公二十九年冬城諸及防諸在莒東防在莒西蓋慶父城之以為叛據之地也而其私交于莒久矣及至出奔于莒豈若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哉但慶父一再弒君皆屬險謀前弒子般慶父猶得泰然如齊至此年弒閔公乃

恇懼而出奔者何以去年秋八月公會齊侯盟于落姑慶父從公子友乘閒來歸匿逆僖公之家慶父不知也值閔公薨于弑公子友與僖公俱書于國謂慶父弑子般而復弑公皆由通于夫人姜氏姜氏與謀弑太子今又與謀自殺其子其罪人人得而誅之或從寬議則必無人理於是通魯廷之內外恐慌潰不可禁制故夫人姜氏不得不孫于邾公子慶父亦不得不出奔莒也當是之時夫人姜氏孫于邾而成風遂正位于內公子慶父出奔莒而僖公遂正位于外公子友為之輔內外之政俱為一體自是魯既有君上奉其母之貞下馭其臣之能國人亦定而慶父與姜氏不可以復返矣乃公子友尤計及于慶父在莒恐其倚藉莒強將據諸防以叛因急賂莒以求慶父莒人貪賂輒執慶父歸之魯及密而縊魯難由茲頓已至夫人姜氏知係無能為也聽其終於邾也可

冬齊高子來盟

管見　齊大夫倚桓之稱霸浸而驕亢於他國獨以氏行不通名故前仲孫湫曰仲孫此高傒亦曰高子春秋皆仍之以示譏也凡君前則臣名齊侯豈可有是不名之臣乎故高子之自齊來盟不稱使凡鄰國之君猶君也魯侯又豈可有是鄰國不名之臣而與之盟乎故高子之來魯雖與盟而亦諱稱公也其來盟之故亦齊桓欲以結魯而已魯自子般弑立閔公落姑之盟齊桓親見之以為小子同未在位耳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因無俟仲孫云然而閔公必為子般之續皆其意中事也乃慶父奔莒而僖公入主其國齊桓知其長矣且值家多難心危慮深必能有為又有公子友在公之右為公室輔魯自是將昌因即乘其艱難之際倉皇踐位之初將以霸國之權力使重臣往與為盟必有卒不負其同好之誓言者此高子之所由以來也與若如公羊傳云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魚門是也或曰自魚門至于吏門是也未詳所據獨按高子只稱來盟矣以將甲為將因是以見齊桓有取魯之意其說近誣又計閔公此年自隱桓莊以來中間書城其邑者凡五何至都城甚惡而待齊之城之至于僖公之立能自立者也未嘗因人即公子友賞賚厥謀亦不敢尸其功於齊又何與焉

十有二月狄入衛

管見　莊公三十二年冬狄伐邢閔公元年春齊人救邢不及事邢雖橫被陵暴猶得保其君不失其國至是二年十有二月狄入衛據左傳所載衛之君若臣盡空其都城以任狄之充斥因而追敗及河懿公不知所終文公又前去衛依諸齊獨戴公率衛之遺民宵濟宋桓公逆之廬于曹狄之禍至是已極于時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師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亦不可謂無功而春秋略之者以狄肥有山戎而齊桓伐之以捷誇于諸侯遂啟狄釁以致初伐邢繼且入衛自是出沒無常敢于猖獗被禍者將不惟茲二國而已夫安得復録其戍衛之功而不使大彰其攸

狄釁之罪哉

鄭棄其師

管見　按鄭文公使高克將兵于河上名為禦狄實欲逐克也以故于其既至除令士卒散歸使高克度其不為君所容計必出于奔耳然國以師守師以律出國去一克而故衆以叛鄭之師將不可用矣非棄其師而何再按經文棄字暗與一取字對照即得因以探鄭棄其師之由來也蓋詩清人篇序稱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是足知鄭之逐克為欲取其財耳乃其所以謀逐克者惟欲取其財而逐不計及于棄其師焉何以乖謬至此

僖公

元年

春王正月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管見　聶北，杜注：邢地。今山東東昌府聊城縣東北有聶城，齊之西界，近邢地也。君行師從，此三國稱師，則齊侯宋公曹伯皆為自行可知。凡軍之行，其於止、舍、屯、留之處，統以次名。次于聶北者，防狄之自衛至邢，而先為壁故以待耳。去年為閔公二年，其十有二月，狄入衛，衛地在河北者，悉其蹂踐剽掠，尋當所至一空。若復討莊公末年冬之伐邢未能大得志，乃率其醜以轉趨，誓必入邢，使衛之都城猶遭破滅，邢於何有哉。故及僖公元年之春王正月，狄切未嘗有去衛之意，而齊師已出境，所期之宋師曹師亦來會之，皆次于聶北救邢也。此師以齊桓為主，其心蓋懲於閔二年之救邢者，齊未至而狄已去，不復救之於伐邢之時，故此年之會師救邢最為急切。舊說或疑春秋書次為緩詞，特以譏其不誠於救者，非是。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管見　夷儀，杜注：邢地。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西有夷儀城。元和志云在縣西一百四十里，俗訛為隨宜城是也。按今之邢臺縣，即古邢國。地志謂太行崇峙其西北，夷儀在邢西一百四十里，必當太行之麓，以僻險為邢之別邑也。邢前被狄患，幸未入邢，且旋散去，無留處者。至是狄乃入衛，起去年冬十二月，及今年夏六月，仍未聞去衛，至使春正月之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者，猶警備之。故其時邢自為計，以國有別邑為夷儀，僻險依山，便於守禦，則即以邑作都，無不可者。且守於夷儀而戰於邢，狄苟自衛北來，三國之師由聶北集邢之東，而西又以夷儀之師濟之，可成夾擊之勢，將大克也。以是白齊侯宋公曹伯，必共許其得策，乃遂名分師以充衛送之役，而謀用是成。故春秋特書夏六月邢遷於夷儀。若左傳云：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據傳以推，是謂狄已至邢而邢潰矣。邢潰而其器用猶全乎？是謂諸侯救邢，既逐狄入而邢存乎？邢存而又何用遷于夷儀乎？所紀殆失其實者。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管見　城邢之役，齊侯倡議，從其議者宋公曹伯也。城非創築，增修之而已。其城曰城邢，則非城夷儀之謂，以夷儀為邢之別邑，邑固有城，非若邢之為都，城者必以狄前伐之有，必待於埤為繕完也。吳氏澂謂邢既遷，則夷儀乃邢國，故不曰城夷儀而曰城邢，殆非本旨。蓋邢之遷夷儀者，本非棄邢，故其即有賴於城邢者正，所以衛夷儀也。邢都太行之東，去嶮而原，土地平曠，為戎馬車騎所得騁，既遷夷儀以避其衝，足以固內，尤復城邢以扼其衝，則足以捍外矣。邢之自為計者已審，而齊桓之重為邢慮者更周，狄聞之，不敢至。邢遂盡收其入衛所俘獲以去。邢解嚴，而聶北救邢之師，乃各還。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管見　夷，齊地。夫人姜氏前孫於邾，何以得薨於齊地之夷耶？由齊桓名之以歸，至於夷而縊殺之，故曰齊人以歸。此句用倒裝，以申上文，觀公羊傳自明。按桓公此舉近正，春秋不稱齊侯而稱齊人者，於桓公何譏乎？譏前之哀姜歸魯早，不克修女教以成婦順耳。計莊公二十二年冬，求婚於齊，必使公如齊納幣，明年春，公乃至自齊。二十四年夏，又必使公如齊逆女，秋，公獨至自齊，女不至，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乃入。凡皆縱齊女之驕亢，卒啟後日淫亂弒逆之階，此非齊桓之罪而何？至是乃名姜氏於邾而殺之於夷，其心正欲假大義滅親之說，以自掩蓋也。又安得為掩

所據而書伯政之能舉諸哉然而人之死矣至左傳以為哀人之殺哀姜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亦以經書齊人有取意因而為之說焉李氏廉斥其不察於春秋之公義豈不謂然但有以駁傳究無以解經夫孰知其書人以取因非取齊桓之殺哀姜又貴賤齊桓有以致哀姜之必殺也耶

楚人伐鄭

管見 魯莊二十八年書荊伐鄭此魯僖元年書楚人伐鄭皆楚成王頵之時也同一伐鄭何以前稱荊例舉蠻號此稱楚特改舉國號乎考史記楚世家文王熊貲卒子熊囏立是謂堵敖堵敖五年欲殺其弟熊頵頵奔隨與隨襲弒堵敖代立是為成王成王元年當魯莊二十六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據此則楚成之初立三年其伐鄭猶不改其蠻號而稱荊是後楚使獻王

王亦賜胙於楚且降之命使專意夷越定其亂於時必號為楚子以從中夏諸侯之國也及是為楚成之十三年伐伐鄭春秋依王命書楚其後亦遂不復書荊特以此伐鄭者實遵王無侵中國之命乃舉其子爵而書楚人以賤之荊楚異號則此書楚人伐鄭與魯莊二十三年書荊人來聘兩人字義亦不同荊本蠻號也蠻夷通屬鬼方以鬼方而得書人故為進之若楚既舉國號而改蠻號其爵等可從中國諸侯之等其賤例亦即當依中國諸侯之例是安得仍以其書人為進之耶至其伐鄭之故左傳曰鄭即齊故也即齊謂從齊鄭當中國之衝將因以結諸侯其勢便故鄭從齊則齊伯從楚則楚伯楚之伐鄭與齊爭鄭以爭伯耳昔文王熊貲伯魯莊十年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十四年入蔡十五年遂伐鄭其志圖北方可圖也史記亦稱是時齊桓始伯楚亦始大會楚文卒成王弒兄堵敖代之憑恃楚地千里欲卒圖北方以成父志故立三年而伐鄭當魯莊二十八年立十年而復伐鄭則當此僖公元年也是後僖二年楚人侵鄭僖三年楚人伐鄭鄭遂無寧歲矣而齊桓於是有召陵之師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附見 檉杜注宋地陳縣西北有檉城陳縣今河南開封府陳州州境有檉城即檉城也會於檉左氏以為謀救鄭故按此僖公元年及後之二三年楚兩伐鄭一侵鄭並欲使鄭無寧歲即將懼而舍齊以從楚耳其師亦風馳電驟倏忽而來主於搖蕩其邊疆則已若使此年秋七月之楚師久留于鄭鄭伯何能以八月出會於宋地之檉乎此足以決會檉之非謀救鄭矣蓋會檉者齊侯之志也齊侯何志徒因楚人伐鄭即恐鄭有貳心於齊乃與宋公謀指宋地之檉與鄭偪近者為之會所遂期公及曹伯皆與會並期鄭伯意則專注鄭伯之來會於檉否以卜其心之一於與齊否也及期而鄭伯至齊侯亦當頓釋所疑慮矣獨其時公之在檉得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而邾人亦從其後處

非齊所必欲致之者胡為乎來哉蓋邾自春秋之初猶為附庸未成國故儀父無爵可稱及北杏之會從齊桓伯主乃命為子歷邾子克邾子瑣二世而逮邾子蘧蒢事齊甚謹值茲為會于檉桓公親往邾子安得不追趨恐後奉其身以從事周旋耶然此實邾子乃獨賤而人之其故維何由魯人之從公於檉者適見邾子輒不言而心疑之竊以是為私交慶父之亂黨也又以是為掩匿夫人姜氏之主藏也欲不斥為人而不得矣故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皆舉爵而邾子特奪爵稱人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管見 公敗邾師於偃左傳曰虛丘之戍將歸者也偃與虛丘皆邾地偃近邾之都城虛丘瀕邾之邊鄙前慶父屬夫人姜氏於邾邾蓋忌姜氏於偃也又懼魯之來討乃於虛丘置戍以防之及齊桓於邾名姜氏殺之於夷則邾師之

戍虛邱者，亦將撤之，以歸矣。公嘗其將歸未歸而伐之，邾師無鬬志，遂自虛邱逐之，深入至於偃。邾若亦自知其不直，不抗公，獨堅守以禦之，使之自偃而還，則已。故春秋但書公敗邾師于偃，不言及邾師戰。明其非以戰而敗之也。至於公會邾人于檉，在八月。而公之敗邾師于偃者，即在九月。其故維何？蓋檉之會，有宋公、鄭伯、曹伯、齊侯及邾人皆在焉。齊侯能殺姜氏，其舉法以伸義可。以謝公，惟姜氏孫於邾，邾受之。且倚魯而以師戍，此公之讐也。讐不遠而在會，獨事含詬忍辱，默然相對。公於邾人，其何以堪？返自檉而旋伐邾，亦義憤之，非得已焉者。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管見〕杜注以酈為魯地，不指其所在。蓋魯地之近莒者。前慶父出奔莒，魯欲得慶父，於莒賂之以物，而外必許以地。

即此酈是已。賂重，莒故以慶父歸魯。及魯得慶父，背許地之言，莒不得有酈，於是莒以師至，欲自取酈。使莒挐為之將。及公子友以師至，未聞其戰，忽敗莒師於酈，則皆奔，以獨獲其將莒挐故也。左氏謂莒挐為莒子之弟，非卿，故經不備文。然弟與非弟，卿與非卿，在莒無足深辨。但據後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傳稱獲長狄，而經不書，則知此公子友之敗莒師于酈，特書獲莒挐者，固有為矣。按穀梁傳云：內不言獲，此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也。紿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莒挐固以勇力聞於國，及兹兩軍相對，亦正欲徒步赤手，一以當百見長，故為公子友所紿，輒以聲言相搏而潛推之刀也。計公子友之行事，其先以耽殺公子牙，繼復以賂殺公子慶父，皆慣行詭道，則其紿莒挐以相搏，使士卒旁觀，獨陰以孟勞寶刀殺其軍帥。夫亦猶是其使詐之長技也。穀梁之言，信哉。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管見〕齊桓殺哀姜，則絕之於宗矣。故此於姜氏不稱姜者，欲明齊之得大義，云爾。至於其喪，目以夫人氏，逆其喪於齊之來，以歸，即總稱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則所以譏魯也。哀姜私於慶父，預弒二君，非復魯之夫人矣。齊且不以為女而合殺之，魯猶奉以為夫人，而請逆葬之，夫豈不狃於私情而渾忘大義哉？或疑哀姜之喪不當歸魯，將如之何？高氏閌曰：即其死所而葬之，可也。

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管見〕楚邱，杜注：衛邑。朱子詩經集注：楚邱在滑州，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東六十里。隋衛南廢縣，即古楚邱城也。按閔

公二年，狄入衛，衛失國。戴公渡河，野處曹邑，立數月卒。衛文公前避難適齊，至是入嗣。戴公立，從居於楚邱。齊桓令諸侯城之。於時文公本衛後，楚邱亦本衛邑，由左氏有城楚邱以封衛之說，從遂承之，以罪齊桓之專封，誣矣。惟齊桓稱伯，本未命為侯伯，當莊公二十八年，傳云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注以命為侯伯，實之非也。非侯伯而以分事徵役，令諸侯，則齊桓雖有功，而不能掩其罪者，不得擅其城楚邱為專封，正得指其令諸侯以城楚邱為專命矣。故春秋欲尊王命而抑伯令之妄假也，乃獨於魯僖公二年春王正月之下繫之以城楚邱，一若魯國自往城之，初非奉命於齊桓者。然則凡他國諸侯有與魯同城楚邱者，皆視此。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管見〕姜氏發稱夫人，夫人也，與哉並稱小君，小君也，與哉春秋皆據其月日而詳志之。[redacted]當時之君若臣皆絕無恥

心也。至於君薨有謚，夫人從君無別謚者，其別謚自文姜始哉。哀姜亦因之。魯之此二夫人，並以淫亂預謀弑逆，齊文姜幸逃國誅，值于莊公幼，復以強悍專魯政二十年，將終自為之謚曰文，欲與桓公之謚桓特取義於武者對峙，後遂與之敵，易說見莊公二十二年葬我小君文姜。哀姜者，由慶父匿之於邾以避討，復由齊桓歸之於夷以加戮，則聽其薨於死所，與先君莊公之廟祀永隔兆域，永絕可也。乃復請於齊而逆其喪，稱夫人，比葬稱小君，且從文姜別謚之例而謚曰哀，是定謚之時，則皆深致其惻怛之意矣。他無所歸，從豈猶以夫人姜氏薨於夷，齊人以歸，其從而殺之者為已甚耶。姜氏死有餘辜，無可哀，獨念魯君臣之定謚，以猶秉周禮，號為有道之國，乃至大義泯沒若此，則誠可哀也夫。

虞師晉師滅下陽

【管見】下陽，杜注：虢邑，在河東大陽縣。今大陽縣在山西平陽府平陸縣東北十五里，又三十里為故大陽城。按此書虞師晉師滅下陽，晉始見經，當獻公之十九年也。獻公纂先君武公併晉之業，欲並吞虞虢，猾[illegible]攻虢則虞救之，攻虞則虢救之，疑慮未定，公羊傳抉其隱矣。惟荀息稔知虞公貪而好寶，可以賂行，乃請主於伐虢而奉國之璧馬以假道於虞，虞受晉賂，則虢無救而虢將亡矣，虢亡，虞必從之，此[illegible]得以尋攻收兩獲之利也。及往而假道，左氏言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則是晉之伐虢滅下陽者，虞實為之前驅矣。故經文首虞師而次晉師，但下陽在虞之南，雖經克城推敵，晉終不能越國以鄙遠也，何以言滅，蓋滅字推度其時，晉蓋以下陽畀虞公，使之置戍堅守而勿失，而虢之前有下陽者，竟歸烏有，是不可為滅乎。然晉實主兵滅下陽而舉以歸虞公，亦晉之所以賂虞而為後此假道滅虢之緣耳。觀僖公五年，為獻公之二十二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滅之，虢公奔京師，晉師還館於虞，遂襲虞

而執虞公，虞亦滅，如荀息之謀，其前之璧馬得為人所取者，猶然故物，彼下陽將安往哉。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管見】江，杜注：江國在汝南安陽縣。括地志：安陽故城在新息縣西南八十里，新息今河南汝寧府息縣是也。黃，前弋陽縣，今河南汝寧府光州境，弋陽城在州東，黃故城在州西。貫，杜注：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今山東兗州府曹縣西南十里，蒙澤故城即古貫國也。何以有貫之盟，緣當時齊桓伯業既盛，皆書邢遷如歸，衛國忘亡，於是江黃迫近於楚，並思託國於齊以乞盟也。然江黃處南，齊處北，其勢不相及，惟宋介乎其間，所以輔齊伯者又久而無貳，故江黃先得通誠於宋，而宋亦得為之代請於齊，其盟乃以是成焉。於何知之，以盟於貫知之耳。蓋貫為宋地，宋公欲成此盟，因特為地主，以延齊侯而納江人黃人也。其盟惟此四君而已，而公穀並謂大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則其餘諸侯皆莫不至。汪氏克寬曰：考春秋會盟，未有諸侯在會而經不書者，此論較為有據。又左氏以貫之盟為服江黃是矣。及明年會於陽穀，則曰謀伐楚也，胡傳因之，遂謂江黃為楚與國，適來定盟，則楚失其右臂，而於齊得成犄角之勢。張氏洽亦指此為齊桓服楚之規模，惟宋與盟，不煩諸侯也。但江黃為新附之二小國，齊桓何所見而遽信之至深，恃之甚重，乃若此。按春秋之書是盟，於齊侯宋公無譏，而江黃皆貶而人之，明其迫近於楚而遠及齊盟，齊利其服，楚必誅其畔，是取滅之道也。凡小國當以江黃為鑒耳。初何嘗為齊桓將謀伐楚而先幸其能服江黃也哉。

冬十月不雨

【管見】冬不雨，止書首月。由三年書春王正月不雨，則冬之十一月及十二月皆不雨矣。雨以生穀，穀之秋熟者既穫

必非民種麥麥生則待雨以潤之故周頌思文篇當冬至南郊即有以祈貽我來牟帝命率育也冬不雨則麥不滋勤民者自十月而已憂之其殷之至於冬盡而益亟不言可知矣

楚人侵鄭

〔管見〕去年秋楚人伐鄭今年冬復侵鄭侵者潛師以掠境也左傳稱楚鬬章囚鄭聃伯聃伯鄭大夫大夫亦以掠被囚他可知已君之相保無甚情在大夫大夫不自救君得毋懼哉明年冬楚人又伐鄭傳謂鄭伯欲成已有舍齊從楚之志時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乃止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管見〕正月為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是當始雨水之候勤民者憂心於去年冬十月之不雨積而至於此年之春正月此氣化之一大轉機也其望雨為極殷而不雨者如故又經二月及三月於時當易春為夏矣乃其孟夏四月之不雨亦與前孟春正月之不雨同古以夏四月為麥秋由冬春雨時不雨而麥已絕無則凡黍稷稻粱之屬統以禾稱者於秋熟必於春種及是為夏四月在農民之無麥收而望救於禾已恐其後時矣而猶然不雨不雨胡以種不種胡有穫哉勤民者既嗟無麥復重慮無禾通計所歷三時凡七閱月其殷心於不雨何能一日去諸懷也胡傳曰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張氏洽曰春秋傳心之要典此三時不雨其書法異於文公亦見僖公尚能憂民之憂有如此

徐人取舒

〔管見〕徐徐國今江南鳳陽府泗州北八十里有古徐城相傳為徐偃王築舒杜注今江南廬州府廬江縣西舒城古城是按春秋於徐國本稱戎至莊公二十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未得志是年秋公會宋人齊人復伐之于時徐戎以莊公十三年有北杏之會宋公與陳蔡邾來齊桓為伯主邾亦稱子列於諸侯遂不與齊抗而自服有誅時向義之心故春秋亦即書徐以進之後不復稱戎矣至是當僖公三年夏四月未知何所怨於舒也乃往伐而取之舒在徐南雖其師可及要亦乘虛剽掠而止非能據有其土地者惟舒久服屬於楚故魯頌閟宮篇其詞以荆舒聯稱也計此年徐人取舒之後及僖公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其意猶以報取舒之役耳當時齊桓合八國之君次於匡而使諸侯之大夫帥師救徐師退及冬而楚人卒敗徐於婁林其敗實由此年之取舒致之故春秋於戎之稱徐

旣進之於中國即復從中國之貶例以人之也曰徐人取舒至其取舒之故趙氏鵬飛謂徐人承齊桓之謀李氏廉謂林氏以為通齊桓伐楚之徑恐未必然蓋齊桓以明年春正月會師伐楚則雖楚之黨有舒何暇兼謀取之又伐楚之師其往還並由陳鄭之間借以供其資糧屝屨初無俟通道於舒其取之亦奚以為

六月雨

〔管見〕書六月雨喜之也蓋時未及秋其晚穀之以九十月熟者當六月得雨而猶可種若過此而以秋七月雨則穫之雖生亦不長雖長亦不實矣觀後文公二年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是特謂六月不雨也其十一年及十三年並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亦皆謂六月不雨也六月不雨則自七月以後凡穀之晚熟者並絕望於九月十月之間豈不重可哀哉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管見　陽穀齊地今山東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三十里陽穀故城是已按去年秋由宋公為江人黃人請盟於齊齊侯遂越境就盟於宋之貫則知此年秋即宋公以江人黃人拜盟於齊齊侯復出都往會於齊之陽穀也盟不必如齊境會不必至齊都亦齊侯之不煩小國欲以拊循懷遠耳至宋公周旋其間盟貫會陽穀特與焉所以輔齊桓之伯者亦曲盡其勤懇矣經文之義似止乎此而左傳以前之盟為服江黃此會則謀伐楚公穀亦並指陽穀為大會謂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恐未必然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管見　公子友如齊涖盟季氏本以為涖其將伐楚之盟是矣涖者臨也涖盟謂至盟所而臨視之如周官言大祭祀

大宗伯涖玉鬯大師大司馬涖太卜涖釁主之類按齊為此盟以伐楚盟也其載書必謂楚為不道法當聲罪致討凡在同盟惟矢戮力一心無虞無詐此時方期結信明神未及大誓軍旅幾事不密則害成故定為盟所不於他國而獨於齊本以盟諸侯亦不欲顯以大會諸侯閒惟是徵諸侯之大夫使之如齊涖盟而已及期魯以公子友如齊涖盟則他國諸侯之大夫亦當同之春秋於是年冬但書公子友如齊涖盟不備書公子友及諸侯之大夫如齊涖盟亦借以見齊之謀伐楚者其事甚密非惟諸侯之因大夫以受齊盟楚無從得覺即諸侯之大夫與魯大夫皆陰代其君受盟以涖盟於齊楚亦無從得覺也

楚人伐鄭

管見　上書公子友如齊涖盟涖伐楚之盟也伐楚之役鄭伯居宋公陳侯衛侯許男曹伯之間則其先必有鄭大夫如齊涖盟可知矣俄而楚人伐鄭傳謂鄭伯欲與楚成蓋欲齊之盟伐楚者未必能服楚也即孔叔不可而其言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亦使以齊將為鄭伐楚不宜遽棄齊耳又何嘗能決齊之必將服楚而齊可深恃哉故鄭之忍而待齊惟鑒于去年冬之楚人侵鄭不及備閉壘遂困鄭大夫聃伯以歸令年冬楚人復伐鄭則惟堅壁清野以禦之使之不能攻亦無可掠而已於是楚人伐鄭鄭有備楚師亦還故鄭伯得於明年春正月以師會齊侯及諸侯之師侵蔡遂伐楚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管見　齊侯會師伐楚其先侵蔡者以蔡黨于楚楚人之越境以侵中國其往來皆特有蔡不須假道而任其所之與楚之封內無以異就近事言鄭于三年中連被楚兵並當坐罪于蔡可無討乎其討蔡曰侵者以特重伐楚乃輕蔡而略之耳其實亦為伐非潛師掠境之謂侵蔡而蔡潰潰者民去其君而畔散也殆皆苦于楚師之常出其境故然若左傳言侵蔡之故謂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以此侵蔡夫齊桓會諸侯之師以伐楚漫欲乘此大舉以洩虎悻不保其私之小忿此情何以告諸侯哉其不然也決矣至侵蔡而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杜注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今屬河南許州郾城縣按今郾城在上蔡之北上蔡即古之蔡國楚又在上蔡之南自侵蔡而伐楚師不南趨而轉北去有是事理乎然則郾城有召陵故城指為後之盟地可也若以郾城亦有陘亭遂正目為次于陘之陘不可也攷爾雅釋山小絕陘疏謂山形連延中忽斷絕者

名陘則知次于陘者謂入楚之隘漢以駐師也楚宏險而定其東口入中國者當今河南汝寧之信陽州三國壁析置義陽縣及義陽郡襄守記義陽有三關之塞平靖黃峴其一也長老傳云此山由關為障不啻濠隍又有武陽黃峴二關郡縣志在安州應山縣界凡以關設險必當山之中絕處則絕以陘名可矣再觀後之定公四年傳稱蔡侯以吳子伐楚吳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楚左司戌謂囊瓦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阸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明一統志信陽之平靖關即春秋所謂冥阸也有大小石門鑿山通道地理通釋左傳大隧即黃峴關今名九里關在信陽南百里武陽關在大寨嶺當信陽東南相距五十里此殆春秋所謂直轅矣夫平靖關之稱冥阸必因其日之納陽光者少所以象陘之深晦也隧為基道木極小此於黃峴關而稱大隧者亦曰較隧為稍大耳所以象陘之偪仄也至大塞之有武陽關以直轅稱亦因轅以夾

車行平地則橫行大嶺則竪是為直耳以象陘之陡絕也凡皆楚所恃以為屏蔽者故齊桓公之師侵蔡而蔡潰遂伐楚玩一遂字蓋疾驅之直入之初莫敢有阻遏之者於是據有大隧直轅冥阸之塞皆為楚之師所止舍焉以是為次于陘也楚恃陘而忽有次于陘者奪其所恃將踞險以攻最為形便楚雖素強及此能無懼乎不寧惟是齊侯自委任管仲修內政以寄軍令養兵垂三十年度必勝而後出伐山戎之捷楚亦聞之矣且其扶翼諸夏救患恤鄰時稱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諸侯皆心賴之今各以師會齊師來伐必當一心并力爭圖效功也齊師不可抗諸侯之師又烏可敵耶如是則國危矣以故楚之君若臣相與定謀皆主於以禮下齊而紓其難乃遂有楚屈完之來盟于師也夫是盟不由期約而自來正如去年之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徒以事急而求解於大國耳從可知屈完來盟楚實懼于次陘之師而出此矣齊桓之霸業惟此舉最盛故春秋于此年春王正月特書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皆詳挂爵以著之為其能禁戢強楚而使服也惟讀經者多泥他以求其合則異議叢生是不可以無辨蓋齊桓之伐楚由諸侯共為伯主以輔王室之微耶未嘗命為侯伯亦豈若之借王號者所得藉口哉左傳乃設為管仲之辭追言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俾開國之衆書令特假借以增威重亦可鄙矣夫以鄭處四方諸侯之中家邇周畿楚則侵伐無間歲將使中國騷動王室震驚本此聲罪致討名正言順何所顧畏而專事隱忍耶且是時為楚成王頵當其纂代五年嘗使人獻天子周惠王天子賜之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則即大申令王賜胙之命詰楚必無可置喙也乃又稱管仲責其包茅不入王祭不供並及昭王之南征而不復枝梧遠引孟子所謂遁辭知其所窮於茲是已管子天下之才何遽不知乃竊耶若其代為楚使之辭彼先之使于師者竟作楚成自來之狀不稱寡君使之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

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其問端唐突放誕毫無懼心楚使猶不懼而謂楚君其懼之乎及後之屈完來盟于師又妄謂齊桓與之乘而觀師自謝其衆屈完乃言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其辭口倔強抵牾絕無服意楚屈完猶不肯服而謂楚成願其服之乎昔人嘗議左氏浮夸亦以其傳文富贍有據事討核者有因事附會者初不得盡奉為春秋真注脚也

夏許男新臣卒

【管見】是年夏書許男新臣卒在齊侯會伐楚次于陘之後在楚屈完來盟盟于召陵之前其為卒于師可知然不明書卒于師者為其得為完人以沒不欲將舉其一節以槩之耳凡諸侯之生平或全善亦或全惡春秋則於即位之初以書名書字為褒貶即舉其終身以統括之初不待蓋棺而後論定也如隱公四年冬書衛人立晉即衛宣公也

以衛莊公之子立為衛侯。凡諸侯不生名，書名為貶。於衛侯初立而即書其名，則以後之在位二十年，而卒皆從此一貶為例，以綜其行事，終無有一善之可褒者。至桓公十五年，見書許叔入于許，即此許男新臣也，以許莊公之弟入立為許男。凡諸侯之弟書名，不書字，書字為褒。於許男初立而特書其字，則以後之在位四十二年，而卒皆從此一褒為例，以綜其行事，終亦無有一惡之可貶者。夫全惡之君不名，一惡則全善之君不名，一善故許男新臣之從齊伐楚，次于陘而遇疾，未及屈完來盟，而不急歸其國，誓卒於師，亦其知命守禮之可稱述者。然偏舉不足以盡生平，則惟書許男新臣卒。以著其為完人而已。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管見上書次于陘，已駐師於楚之隘塞，楚失恃而懼亡，故使屈完來盟于師。來盟，來請盟也。于師，于次陘之師也。其請盟之大意，蓋欲與齊桓同輔周室，即謹奉令王無侵中國之命，以好于諸侯耳。楚之來盟，其謀殆由令尹子文定之。于時舉國惶亂，朝議紛糾，不有老成人，其能決疑以紓難乎。說者乃謂權在屈完，其來受命不受辭，特以其意權時之便而與之盟，則已試思齊侯若不許盟，如之何。抑或偽許之盟，而師不退，且欲進，又如之何。屈完其克堪此任使也耶。而左氏猶誇張楚使代為之辭，彼其先使來言者不知何許人，是固無足云也。至謂屈完與齊侯乘而觀師，乃敢侈言方城漢水之雄固，而直斥齊侯推敵克城之衆皆無所用之，是將以激怒取死，而大為楚國搆釁速禍也。在爾日之屈完，其情揣度不至此，竊意屈完之來盟楚子，不至必為之載書，以授屈完，使之來齊侯也。其辭當甚順而誓于神者亦嚴，于是齊侯許之，遂自陘退師，至于召陵乃以為盟所，而及屈完以盟，故經文特志其地，以別于師所次之陘也。曰盟于召陵，召陵在今郾城縣，陘在今信陽州，郾城之距信陽，以今驛路計之，凡三百里，其盟于召陵

者，在齊侯欲示楚以信，特兩著其請盟許盟，實為爾無我虞我無爾詐云爾。惟郾城北接臨穎，至許州，即許男之國，又北至新鄭，亦即鄭伯之國也。鄭伯許男之從齊師及宋陳衛曹之師，從蔡伐楚，皆必取道於郾城之故。召陵杜注乃指為楚地，殆不可信。蓋召陵在蔡北，楚若先有召陵，則將為通塗，作梗齊之會師，雖侵蔡猶不易及，況欲長驅以伐楚哉。又按齊伐楚而盟于召陵，楚服矣。其先之侵蔡，蔡潰，齊卒何以處之。攷史記蔡世家云，齊桓公伐蔡，蔡人潰，遂虜蔡穆侯，已而諸侯為蔡謝齊，齊侯歸蔡侯。此亦即當在盟于召陵之時也與。

齊人執陳轅濤塗

管見齊之執陳大夫轅濤塗，以陳侯逃召陵之盟而欲嗾齊也。蓋陳地近楚，其為楚所病，與蔡幾同。今齊侯會諸侯之師伐楚，次于陘，已奪楚之隘塞，其勢可以大克楚矣。及楚懼而使屈完來盟于師，即退師還至召陵而與之盟。屈完既歸楚，將必守此盟，而不報齊乎。不能報齊，必先報於諸侯，不能盡報他諸侯，必先報于陳。是今之與盟，適足以攖楚憤，而禍陳也。陳侯或進說，以議盟楚之非，計齊侯不聽，遂怒而歸，以為齊不可與舉前之初會于北杏，及其繼之同盟于幽，與再同盟于幽者，皆將棄不顧，急以其師委諸大夫轅濤塗，將之不能忍而待羣衆之還也。於是齊侯聞而亦怒，即于召陵執陳轅濤塗，其意固將以伐陳矣。夫齊侯雖有服楚之功，而於會師伐楚之陳侯，以阻召陵之盟不合而遽去，齊侯輙專執其大夫，是不得不為之罪也。故春秋復貶而人之曰齊人執陳轅濤塗。至傳文推叙所由，張氏洽曰，左氏與公羊所傳轅濤塗之罪，大同小異，如左氏說，則齊師終由陳反，但怒轅濤塗之言耳。今案若果由陳鄭而歸，則何必再及江黃伐陳，又不已，而勤諸侯之師乎。以此考之，則知公羊大陷沛澤之說為可信，所以齊侯怒陳之深，至於與諸侯之師，伐而又侵也。是說疑左氏極精，而其信公羊則仍不確。觀後書及江人黃人伐陳，必

齊侯及之也又書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亦必因齊侯而會之也伐陳在秋侵陳在冬十有二月是齊師至歲終猶未還矣如公羊所稱桓公詐執濤塗之言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試問海何所在而得濱之沛澤何所指而遂陷之濤塗又何緣隨逐齊師而可顧而執之皆無一之可據者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管見〕穀梁曰不言其人及之者內師也言內師則是魯以齊會而及江人黃人伐陳矣或謂此書及者蒙上文齊人執轅濤塗之文乃齊及之非魯及之也此說為允蓋僖之二年齊侯與江人黃人盟于貫三年又會于陽穀故齊侯得以江人黃人從伐陳也其但及江人黃人者齊侯非志於克陳特欲使之懼而求成以完舊好耳當夏之執陳轅濤塗以示將伐陳也陳侯苟懼而求成則亦可無此伐陳之舉而轅濤塗亦旋釋矣乃自夏及秋陳侯仍恃其克同

服楚之功初不悔其違背齊盟之罪於是齊侯有不得不伐陳者然雖伐之而不遂勒諸侯伐楚之師獨徵江人黃人使共事焉亦猶冀其適聞齊侯親至終當懼而求成以復舊好庶幾圖霸垂三十年不至饒得服一楚之敵旋乃失一陳之助也夫

八月公至自伐楚

〔管見〕此書八月公至自伐楚則既歸于魯矣可知前書秋及江人黃人伐陳乃齊及之而非魯及之也齊侯之師在陳宋衛鄭許曹之師在召陵除許男新臣已卒七國皆其君主之魯師亦在召陵及八月而公以其師屬公孫茲獨先歸于魯者何哉其意亦因齊之以夏執陳轅濤塗又以秋及江人黃人伐陳於其已服楚之功則未録其將叛齊之罪則深苛乃不滿於齊侯而有托以先歸也故春秋書八月公至自伐楚以為公為伐楚以出即自伐楚以還

如此秋之既伐楚而轉伐陳尸非公所欲見至冬十有二月之伐陳不已而復事侵陳又豈公所欲與哉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管見〕前于及江人黃人伐陳書秋繼于公至自伐楚書八月則伐陳之秋其為起自七月可知自秋七月至于冬十有二月既歷兩時而以得魯宋等六國之師侵陳乃及陳成則何也蓋齊侯以霸業正盛服楚為無益而失陳則有損又自知先之執陳轅濤塗失在躁急致使陳益即于戎齊役不能已于討故當其伐陳特以江人黃人從之比至陳境不聞圍邑攻城及掠其野鄙皮惟假文告之辭諭以明信之不可渝憤怨之不可極兵連禍結之不可長享國

也俾得徐徐覺悟卒以悔罪求成則已于時陳廷之在位者無齊之管敬仲亦無楚之令尹子文大抵皆曲阿陳君怨而背齊之意相與議戰議守以為之先備耳其孰敢謂陳非齊敵固當以禮下之哉惟陳侯亦既偵知從齊師者惟是不與伐楚之江人黃人又聞魯侯去召陵而歸其或六國之師之駐召陵皆不義齊侯之伐陳遂無一肯與從事者乎如是則齊師當即退矣故齊侯雖使行人致辭于陳侯久不報或至再至三仍不報於是齊侯使期召陵六國之師並以冬十有二月來會及期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陳侯乃懼蓋至是而知諸侯之於齊同惡相恤以視春之會伐楚者未有以異也其可禦乎且轉念齊侯之秋伐陳不思疾逞其志遲之又久而及冬十有二月始會諸侯之師以侵陳並不言伐則是齊侯之心初不欲病陳而終欲與陳矣因是以禮下之而與齊成齊侯亦釋陳轅濤塗如左傳之言或謂經稱侵陳而傳究言之果得實乎曰有可驗者觀明年夏齊侯及諸

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盟于首
止陳侯逃爲其爲既與齊成也决矣

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管見 陳氏傅良曰太子縊於新城則其斥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譏而不見則其君之罪也是故申生以驪姬之譖自殺宋痤以伊戾之譖自殺直稱君殺而已矣張氏洽曰春秋斥晉侯而目殺世子者蓋獻公嬖寵庶孽聽讒如流輕世適之重忽社稷之計申生既死而公卒之後奚齊亦被殺徒設此心兩俱棄之致晉亂二十餘年兵敗國破可爲有國之鑑戒矣按二說合并而義始備

杞伯姬來朝其子

管見 此年春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申生爲獻公夫人齊姜之子齊姜卒獻公以驪姬爲夫人生奚齊欲立之驪姬譖世子申生至誣以欲弑獻公申生縊而死是爲獻公欲立嬖妾子而殺之矣此年夏又書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此王世子即後繼惠王之襄王鄭也周本紀云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惠王以惠后故欲立叔帶而易世子故齊侯爲首止之盟以定王世子也此事以觀則此書杞伯姬來朝其子亦以杞伯有嬖妾生子欲舍伯姬之子而立之耳前莊公二十五年特書伯姬歸于杞是必爲杞夫人其有子則世子也至是杞伯有疾伯姬恐其子不得立因適母家以朝其子而託之明年杞伯惠公卒伯姬子成公嗣立亦何嘗不以得託于魯而始定哉夫當時世子之多故自天子以及于大小諸侯一歲中凡三見春秋連類書之亦足以觀世變也已

夏公孫茲如牟

管見 牟杜注牟國泰山牟縣今山東濟南府東二十里有牟城見前桓公十五年邾人牟人介人來朝時以經之正義不繫乎國名未及詳之今攷地志山東濟南府無牟縣惟登州府之寧海州有牟山在州北七里山之陽地勢平廣漢武帝封齊孝王子渫爲牟平侯牟平之義取諸此其登州古蹟所載又實有牟城在福山縣西北三十里世傳春秋時牟子所築是足據矣按禹貢所稱青州萊夷即今山東萊州府牟城屬今登州府境又在萊夷之東枕海孤懸遠而僻陋非魯之聘問所及亦必無與通婚姻者公孫茲獨何所爲而如牟哉度僖公即位及五年皆公子友當國昔莊公有疾問後于公孫茲之父公子牙牙以慶父材對莊公以詒公子友友請以死奉子般遂假公命酖殺叔牙雖立其子公孫茲爲之後茲與公子友忍而同朝詎得忘父之讐而不謀有補以報乎值僖公四年齊會師伐楚

服之又以陳侯將背盟將而伐陳公弗欲先歸以師授公孫茲則其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陳成是當帥師還矣師以今年夏及魯公孫茲輒以所帥之師攻公子友之宮而求殺之不克師敗知必討大刑將至乃負罪而逃不敢如他國而獨如牟亦謂舍此不足以爲藏身之國也是後公孫茲居牟十二年當僖公之十六年春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公孫茲聞之始自牟而潛歸于魯使人白僖公以求宥焉于時僖公則以公孫茲者敵於尋兵以譬執政是爲亂道雖事行而未成不可恕以死也惟以公族有罪當刑不加顯戮而諭令自殺使若適以疾終者然則可耳故公孫茲不得其死而亦祇書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與書公子季友之卒不嫌從同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會王世子于首止

管見范氏甯曰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王世子與諸侯齊列高氏閌曰諸侯何以會王世子定世子也於定子帶有寵於惠后世子危不得立桓公率諸侯以會之所以定世子也李氏廉曰襄王與子帶皆陳后子僖二十年傳云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是已而周本紀曰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左氏異未詳孰是按史記為得實當從之蓋惟襄王非惠后所出故惠后欲立其所出之叔帶耳然非惠王之意也惠王初立二年遭庶叔父子頹以周大夫邊伯等召燕衛之師伐惠王惠王奔溫已居鄭之櫟四年鄭與虢君殺子頹乃復入惠王庶孽之謀篡代雖嫡嗣既正尊位而禍猶不免惠王實身歷之豈肯復自廢其嫡后之世子鄭而改立繼后之庶子叔帶乎故雖不能堅拒惠后而亦未嘗竟從惠后也若使惠王與惠后同欲易世子首止之會且盟惠王何以不禁世

子之出交諸侯哉誠令世子竊出及其既交諸侯而歸于周惠王何以絕不咎世子哉然則此會盟之定王世子者本由惠王不欲易世子獨能其善自為謀而已于時世子得諭其意于不言乃思藉畿外諸侯相與成翼戴之勢以是而有此會盟也且爾日之會盟自齊侯倡之亦必非無因者周本紀言世子之母早死不著其氏其殆為齊女姜氏而史闕之耳世子之母為齊女姜氏故王世子得通其意於齊侯齊侯乃倡會盟之議以大合諸侯也不然齊侯雖為伯主得以雄長諸侯適值王有家事將廢其世子齊侯苟非係世子之出自齊極知惠后陳嬀之欲廢之而惠王不許彼其會諸侯於首止而繼以盟者是黨王世子以衛王矣王將怒焉王世子亦無賴于齊於理何居于事奚濟乎至首止所在舊無實指竊意王世子出會諸侯去周畿不得太遠致其近畿之地如鄭許之間為今襄城縣其山志有首山在縣南五里史記申公曰天下名山八而三在夷狄五在中國皆黃帝所常遊首山其一也莊子亦稱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至于襄城之野[illegible]并觀之首山正為襄城之表其野則以首止名矣止即趾會禮市社皆北止其証也首止謂首山之足耳山足曰麓此言首止與詩言旱麓書言大麓其取諸足為一例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管見諸侯盟于首止欲同心以翼戴王世子也王世子不盟故但稱諸侯

鄭伯逃歸不盟

管見鄭伯之逃歸不盟蓋竊料周惠王不能勝惠后王世子必不能勝叔帶也若惠王一崩惠后專命此首止之盟無益於王世子徒構怨於叔帶而已今王世子遠交諸侯乃叔帶則聞其近結戎翟苟王室難作諸侯不及援叔帶遂立必將召戎翟以逞憤於諸侯鄭為近畿之國當先罹其禍矣何為也哉以是而逃歸不盟耳至左傳稱王

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其意蓋謂王恨齊桓之欲定王世子故召鄭伯以從楚令晉輔鄭按此恐未必然觀後及僖公八年王以十有二月崩其先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其所稱王人亦必為周公之等乃凡以會諸侯而主其盟人為賤辭賤其在王朝而尸位云爾非謂下士之微者此王人之來蓋王世子請於王王命之往欲令諸侯尊首止之盟以急謀王室恐少緩則不逮事也當是之時王人及諸侯會于洮鄭伯乃悟王心之終不惑王世子亦善自為謀其諸侯之盟于首止者復望于洮固實足以翼戴王世子也以故於首止則逃歸不盟而於洮則復改而乞盟有不恥於翻覆者據是以推王於洮之盟且有後命以命王人使諸侯即得卒定世子豈於首止之盟乃有前命以命周公使諸侯不獲畢定世子哉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管見弦杜註弦國今河南汝寧光州西南有弦城是已此與江黃接境皆楚疆之外蔽也自僖公二年齊侯及江人黃人盟于貫三年又會於陽穀則知四年之春正月齊侯會諸侯之師伐楚其遂得入楚之隘塞以次於陘者資山江黃通其道也楚能忘情於江黃而不圖有以滅之乎惟用師必按地形楚蓋揆其遠近難易之勢欲滅江當先滅黃欲滅黃尤當先滅弦故滅江猶在文之四年秋滅黃則在僖之十二年夏而滅弦乃即在今僖之五年秋也滅弦即滅黃之漸弦子奔黃黃當以是怨於齊矣然計滅弦之後浸而滅黃皆在齊桓霸業極盛之時而要非德威所被責足以致大畏小懷則東海之雄鞭長莫及既無救於已滅之弦又安能卒保將滅未滅之黃也哉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管見春秋書日有食之皆指不當食而食言詳見前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其書干支書朔春秋有偏畧者亦有全畧者此從詳

冬晉人執虞公

管見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不聽許晉使八月晉圍上陽冬十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家氏鉉翁曰虞公天子之公也書晉人執虞公討晉也故人晉而不去虞公之爵論者責虞而不治晉豈春秋意哉汪氏克寬曰下陽不當書滅而書滅虞當書滅而不書滅葢下陽者虢之捍蔽下陽既取則虞虢亡故書虞師同晉滅下陽著虞之自滅也書執虞公而不言滅者以虞之滅不待此時也不言以虞公歸則虞公特亡國之君爾再按此書晉人執虞公亦譏虞大夫之皆不臣也僖公二年晉將伐虢以璧馬假道於虞宮之奇嘗諫之豈曰非知及虞公不聽以師與晉師滅虢下陽是時宮之奇可以去矣

而何為不去夫非宰係祿爵以苟安乎既歷四年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其志欲滅虢而即還以滅虞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之論亦聞宮之奇之諫之也於時以虞公不聽乃自炫其知於人曰虞不臘矣晉不更舉矣輒盡以其族行是直忍於棄君捐國以自謀其身家已耳後之說者猶或指為忠而賢之大誤至若虞大夫井伯被執於晉晉以媵秦穆姬而無所用恥其畏死偷生之狀益不屑置議矣

六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管見新城杜註鄭新密滎陽密縣今河南開封府密縣東南三十里有故密城左傳曰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也范氏寧曰齊桓行霸尊崇王室綏合諸侯翼戴世子盟之美者莫盛於此而鄭伯逃義逃歸遺叛霸者是以諸侯伐之而圍之按鄭都在今新鄭縣新城為今密縣在鄭之西與周畿偪近齊魯曹宋在鄭東陳在鄭東南衛在鄭北其會師伐鄭不由新城諸侯何以必圍新城也哉竊計前莊公二十一年惠王以子頹之亂故出居於鄭之櫟鄭厲公及虢公胥命於弭同伐王城殺子頹復入惠王惠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杜註弭鄭地當在今河南開封府禹州密縣境虎牢河南成皋縣也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有虎牢城葢自平王東遷鄭桓公西周之封國已亡其子武公始滅河南虢鄶二國而有之為新鄭則知虎牢以東至於密皆武公之畧也其後周桓莊之際鄭伯寤生為王卿士而不臣王奪其政當必有役削鄭地以入於周者及惠王以亂臣立子頹出居鄭鄭伯突以師殺子頹而入

惠王惠王以其有功與之武公之畧云自虎牢以東則其東當即至於密矣據是以推鄭之密稱新密之稱新城皆以其克復舊壞而新之耳是後當惠王復入之十九年為僖公之五年惠王之世子復偪於惠后之子叔帶危不得立齊侯會諸侯盟于首止欲以定王世子也而鄭伯突之子文公捷乃獨逃歸不盟是其背惠王之世子者即所以背惠王矣前鄭伯突以復入惠王而惠王賜之地今鄭伯捷不欲與諸侯定王世子而背惠王不當仍奪其賜地以入於惠王也耶其賜之自虎牢以東其奪之則自新城以西齊師及諸侯之師伐鄭所由必圍新城者殆以此夫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管見 夏諸侯伐鄭圍新城及秋而楚人圍許蓋欲攻諸侯之所必救使解新城之圍故傳以為救鄭也按僖公四年

齊侯會伐楚其先三年中楚再伐鄭一伐鄭於鄭何恐乎五年齊會諸侯盟首止以定王世子鄭伯逃歸是時楚人方滅弦而弦子奔黃矣六年諸侯伐鄭圍新城楚人乃復圍許以救鄭於鄭何德乎總之鄭觀齊而楚必伐之使之鄭若畔齊則楚不伐之使之而轉救之徒欲與齊爭霸而已豈誠於救鄭者哉且其意在救鄭而斂衆無名之師以圍許鄭實有罪而陰受其庇許本無辜而代受其殃又安得指為救鄭以蓋其圍許耶故春秋紀而人之但曰楚人圍許而不言救鄭其諸侯遂救許者於時齊侯主兵蓋謂救許急而伐鄭可緩復楚重而允鄭猶輕耳許何以必當救劉氏敞曰是役許男常與諸侯會知其初不降楚也趙氏匡曰左氏云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夫楚本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鄭圍已解楚師亦退許有何懼乃隨蔡侯為滅國之禮乎若爾許已從楚齊何故不伐許乎且所稱武王昔克殷微子啟如是亦大誣也此二說皆不狃於傳文最為得實

冬公至自伐鄭

管見 胡氏銓曰不至救許而至伐鄭者伐鄭本事也救許遂事也是矣再按救許之事已竟伐鄭之事猶未竟則公雖至自救許其心亦猶未得釋然於伐鄭也故獨以至自伐鄭書焉觀明年春齊人伐鄭雖不更勤諸侯豈及此年冬之師還公與諸侯曾不討及也哉

七年

春齊人伐鄭

管見 去年夏伐鄭圍新城罪鄭伯逃首止之盟不務同定王世子以字周也此合於公義故齊及諸侯皆著其爵焉至此年春齊獨伐鄭不合諸侯則以去年伐鄭圍新城之秋鄭伯潛致楚師以圍許知必有叛人為之通於楚者是

不可以不討耳如下書鄭殺其大夫申侯正以此當春之齊伐鄭也傳稱鄭孔叔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鄭伯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夏鄭伯殺申侯以說於齊張氏洽曰傳載陳轅濤塗譖申侯之事蓋未可信而其言申侯為申出自楚奔鄭理或有之惟申侯不忘故國所以道鄭伯背齊從楚以啟霸主之討鄭而致殺身之禍與此論極允但鄭之殺申侯以說於齊齊獨借以逞其私憤而已於公義未有合者故前之會伐鄭書齊侯此復獨伐鄭則不書齊侯而人之

夏小邾子來朝

管見 小邾杜註邾之別封故曰小邾宋忠曰邾顏別封小子肥於郳為小邾子今山東兗州府滕縣嶧縣並有郳城樂史云郳城在丞縣文獻通考云郳城今沂州嶧即古丞地屬沂州據此二說則在嶧者為近按小邾之稱子何氏

休曰齊桓公白天子逐之也其不朝者杜氏預曰郳犁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然則春秋於此年夏特書小邾子來朝欲著郳本未成國不在列爵之數其得號國以小邾而舉其爵為子者實自今以始耳所以尊王命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管見)去年秋楚人圍許以救鄭解新城之圍實由鄭大夫申侯有以致楚師也此固齊侯所欲得而甘心者然申侯之於鄭則有功矣及齊侯來伐鄭鄭伯遂殺申侯以說於齊是誠何心哉據左傳云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惟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當鄭厲公來之前二年為鄭大夫又有寵於厲公厲公卒繼為文公大夫至是已二十年其專利不厭不將視在楚為加甚乎鄭文公之欲奪之久矣前閔公二年書鄭棄其師以鄭大夫

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使將兵於河上以禦狄既至險令士卒散歸高克知不容於文公而欲逐之將以收其所有之利遂奔陳因是以推前借禦狄人以衛國擬謀逐大夫高克而不嫌使詐令借却齊師以救國頓思殺大夫申侯而不憚用忍一皆以利令智昏故出於此試思逐一高克既使其師不復用命再殺一申侯又使其臣不復效謀文公將何以為國乎此春秋書鄭棄其師及此書鄭殺其大夫申侯獨重有慨於鄭而其所以責鄭伯者為至深也至申侯之足以殺其軀劉氏敞曰鄭伯內忌而殺申侯申侯雖不當誅其貪侈爭欲亦有以取之是皆經文言下包蘊之意並有待於指明者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寗母

(管見)寗母杜註魯地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寗今山東兖州府魚臺縣東二十里有穀城鎮即其地也按此盟于寗母齊侯主盟諸侯之會者惟公及宋公而已則非與諸侯盟也為度其時蓋以僖之五年齊侯為首止之盟以定王世子於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皆有危不得立之意乃思宋公之輔齊霸垂三十年齊侯信之遂因宋公以達於齊侯乞齊侯繫前首止之盟以定王世子者降而置諸侯之世子使得以俱定也齊侯既許宋公宋公請以寗母為之盟所寗母本魯地故公亦得會齊侯宋公以與其盟焉考莊公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本世子也而陳侯欲立嬖姬之子款由是嬖姬譖殺御寇陳侯乃以款為世子豈誠世子也哉且昔陳厲公之子敬仲完以黨於御寇亡在齊其少時周史筮之吉曰此其代陳有國乎則欲完世子款非得齊侯與盟則敬仲之在齊或欲因齊以求入國而款之為世子危矣從可知寗母之盟殆陳侯杵臼之預為款謀而出於此者至若鄭世子華亦得從款以

盟於寗母則非鄭伯所使而鄭世子之自為謀耳初鄭文公報叔父鄭子之妃曰陳媯生子華雖為世子未有寵於文公文公有賤妾燕姞夢天使與之蘭曰以為而子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文公見而御之亦與之蘭生後所立之穆公遂以蘭名此亦足以危世子華矣華母陳媯出自陳則華為陳甥也寗母之盟陳侯為其世子款謀及鄭世子華得聞而欲從之盟華亦陳甥何不可使與其子款同借庇於伯主也耶惟當是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於寗母陳世子款未有失言而鄭世子華則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斥以為姦且謂子華既為世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齊侯乃辭其請而使與陳世子款受其所得盟者以歸大意蓋謂世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不共是懼毋忝明神如是則已李氏廉曰此會以齊伯止鄭世子之事觀之則與首止相類蓋首止正天下

之人倫而寧母則正一國之人倫也家氏鉉翁曰桒左傳管仲可謂以禮服人桓公可謂樂從諫知句克者寧母之會聖人與之其在此乎

曹伯班卒

管見此年秋七月書曹伯班卒下書冬葬曹昭公似乎常例而不知其乃特筆也何以言之按曹伯班謚昭公其前固有曹伯赤蓋傳公者赤初於魯莊公二十四年冬以戎侵曹偪已立之世子羈出奔陳遂篡代之即以是年未書之月號稱元年以志始因是曹之世次叙僖公赤之元年即按莊公射姑三十有一之終年是若其間丑來有世子羈貸爲莊公所立而及踰年改元者此其無君蔑嫡之陰狠春秋深惡而痛絶之故及其在位九年當魯莊之三十二年其卒不書卒其葬亦不書葬特舉其國爵名謚一切削奪以絶之於曹益昭用赤之所以處世子羈者還以處赤云爾但前之於赤不書卒葬其意在不言中乃復於此班書卒亦書葬使讀者得以對觀而互證也若惟執常例以求之惡見春秋書法之深且遠哉

公子友如齊

管見是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母齊侯還公即使公子友如齊者以寧母爲魯地特使拜齊侯之況舉玉趾於敝邑云爾夫寧母之盟魯獨以地主與焉而已至若宋公爲陳鄭而世子以成此盟則其當率陳世子款鄭世子華以如齊拜盟者宋公亦必自行而不得以代國不言可知也春秋列國之君尊桒霸主其因事致謝類周詳如是矣故知公子友如齊非爲聘也聘常事不書

冬葬曹昭公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管見洮杜注曹地今山東兖州府濮州西南五十里有洮城按此八年春王正月齊合諸侯盟于洮再前五年夏之盟於首止也皆以定王世子爲主首止之盟王世子自來至此惠王有疾王世子不來而王臣來其來必請於惠王其王臣必爲周卿而經書王人者貶辭貶其屑王朝顯秩不充翼戴王世子而徙外倚齊桓之覇諸侯爲之一盟再盟以定之耳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而陳則爲世子款者陳侯杵臼以此後五年卒其有疾與否未可知而要必托疾以辭焉其使世子之意則欲款之因以覲諸侯也前寧母之盟既得覲魯公齊侯宋公矣此而與於洮之盟則並得覲王人以及於衛侯許男曹伯也夫非陳侯特假之事權以期增重於世子款乎至於鄭伯乞盟則稔知王世子之已定也盟首止既四年矣謂惠王將易世子初無明言彼惠后雖寵叔帶而惠后未能專命叔帶亦未遂作奸即王朝之臣皆不見其果有異向以分朋植黨者凡皆首止之盟得以鎮伏焉耳及今年春而惠王有疾有人自王所來齊侯復會諸侯以盟于洮再首止之前盟則王世子之不可動搖益決然而無疑矣以故鄭伯逃盟於首止者乃更乞盟於洮焉趙氏鵬飛曰逃之爲義盜賊之事也然則乞之爲義即乞丐之事也所以醜鄭伯者不已至哉

夏狄伐晉

管見狄横帶於北其入侵中國者非一路此狄之伐晉傳稱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杜注平

陽兆屈縣西南有采桑津今山西平陽府寧鄉縣西大河津濟處也然則此狄之來蓋自今山西朔平及陝西榆林二府境與莊公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公二年狄入衛皆緣太行之脊陰鄉亘為往來者不同當分别觀之又按是時之晉為晉侯詭諸承武公之以曲沃并晉又自滅虞虢有之本都翼復徙諸絳地界黄汾之險而狄之來伐晃敢至今平陽寧鄉之采桑當大河津濟處其橫恣已甚雖幸里克之能敗之狄反走而傳又稱梁由靡曰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明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夫以曲很好殺如里克而畏衆狄之強惟恐速之不憚示之弱以兆後患則知狄勢之烈終以不可制遏為戒敢云挨滅乎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管見魯之稱禘其名義已詳閔公二年之吉禘于莊公矣蓋成王賜魯重祭使禘于周公之太廟則凡太廟之祭皆得通以禘稱故此于八年秋七月祭于太廟用致夫人亦曰禘于太廟也凡諸侯之五廟並在其朝之左以太祖為主則獨總稱太廟而已所謂夫人者指莊公之妾僖公之母成風言妾不廟見知成風在莊公時非當祭從夫人初未嘗入太廟矣及僖公繼閔公立已歷八年苟有事于太廟君夫人獻君母不獻則更欲因夫人以入太廟而無由也至是乃以莊公未得引為夫人遂欲於周公太廟中正其為夫人之號則所以致之耳其致之謂何蓋以其母成風之功德不見于先君治寧之日而大著于後嗣危難之交其有子而屬賢輔卒使淫逆克殄魯邦是常擬之夫人取諸扶相為義此實有力而不愧也安得不卒奉為夫人哉於是以情告于莊公之廟即迎四廟之主以合于太廟之始祖周公乃假始祖周公之靈為之冊文使祝史命成風為夫人進成風於太廟而拜受之其斯以為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也與致為推極之意僖公即位八年成風之為君母亦八年羣臣萬民誰敢不謂為莊公夫人者至于禘

于太廟以僖公之妾母推而上之以及十七世之始祖周公為之正其夫人之號其矜虛為崇奉者豈復有加乎哉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管見趙氏匡曰左氏云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叔帶之亂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正月會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據此則正月至二月當已定何得遲之十二月而後告喪于諸侯是左氏不足憑也王氏樵曰左氏謂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據經今年十二月丁未方書天王崩恐秘不發喪難于經年而叔帶乃襄王親弟非外國諸人亦難以秘喪為欺也秘不發喪蓋後世之事取權一時信史書之亦必從其實恐攷後史可見豈春秋乃有此事因其推秘一時遂從其虛日而不改乎按二說辯駁詳盡

九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管見宋公書卒不書葬者避天王也禮記曾子問曰大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于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據此則諸侯之於天子與大夫之於君義同去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今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則宋公茲父必承其父御說未終之王服服之不敢為私服也夫服以王服為主則葬亦以王喪為重左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本為定禮由此計之自宋公御說卒之正月以及其當葬之五月固猶在天王未葬之七月內矣以故宋公御說之喪雖不能過時而不葬當其葬也其子茲父亦不敢以葬日告於諸侯而使同盟者之來至是特殺諸侯之葬禮以重王喪也宋不告葬魯亦不會葬乃只書宋公御說卒不書葬宋桓公觀隱公三年春王三月庚戌天王崩秋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癸未葬

宋穆公皆宋公之卒也惟穆公葬在天王既葬之後則書而桓公葬在天王未葬之前則不書耳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管見 去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世子襄王即位其距崩時不得過十日此周書顧命及康王之誥乎立為定制矣今年春王正月當改元為襄王元年于時世子正尊位周室已寧固由齊侯前合諸侯以盟首止及盟洮之力矣而於是年夏又復為之會諸侯于葵丘者非諸侯之自為會也以有宰周公特來王命以來命于諸侯諸侯皆逆于葵丘以會之耳宰周公何以來會據左傳所紀但稱王使賜齊侯胙而史記齊世家乃並稱賜彤弓矢大路是則命以牧伯之事得專征伐矣按此說必合有乃得益惟命以牧伯始克馴往時巽戴之勲亦惟牧伯得專征伐乃足防

後日叔帶之召戎亂而不靖也然春秋不書宰周公之來錫命而但以會稱者後僖公十一年夏傳言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平戎于王而齊師不及十二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十三年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欲王召之是則與此年宰周公之來錫命其旨余相消故春秋削之而不書耳宋子即宋公茲父也以在喪稱子穀梁譏其消殯而出會是謂無哀特論亦未允益是時王在喪宰周公及諸侯皆有國喪適值王宰奉王命來會諸侯若司勲等功之典加之寵錫並非金革之事諸侯之有私喪者惡得避之而不會哉且王命齊侯維稱優其諸侯之以次降要亦其寵嘉所必及者若之何避之葵丘杜注陳留外黃縣有葵丘釋例曰宋地也今在考城縣東三十里屬河南開封府按地以丘名丘為山類其稱葵則何所取詩觀詩小雅云天子葵之大雅云則莫我敢葵又周官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並借

葵心向日為譬意者此丘名葵丘殆取嚮闕之意而諸侯之會宰周公于葵丘亦欲自明身雖在外其心固不在王室此時齊桓之伯業自此夏之會于葵丘及下秋之再盟于葵丘其與諸侯一心并力以同獎王室者亦可稱極盛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管見 昏之有禮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雖行惡妻不得去地無去天之義也魯之伯姬蓋既嫁而不成好合遂歸反歸於魯此於女教婦順有乖故春秋於其卒也但書伯姬不稱國所以著其自絕於夫家死無主其喪者終亦無從入祔於廟以配食而垂戒之意深矣按後成公九年宣公夫人穆姜之女亦為伯姬以二月歸於宋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杜氏預曰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欲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也夫

經書致女傳皆以反馬釋之說者以為女既嫁恐不安於室留昏時送女之車馬以待反歸蓋示謙也及三月致女於廟然後反馬據此則伯姬之既嫁而□殆未嘗廟見成婦獨惡而待其三月反馬之時乃即旋□言遣者與為度反歸之故其夫不必行惡蓋貌惡耳自此九年及十四年夏季姬及鄫子遇於防使鄫子來朝十五年季姬歸於鄫是實聽其女自為擇配豈非鑒於伯姬之不終乃不憚犯禮而出於此哉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管見 按會于葵丘在夏時其盟在秋九月中間殆積百餘日矣以何事而淹久若此蓋夏之會葵丘以宰周公來錫齊侯命亦並有以命諸侯也宰周公既宣命當即以其夏歸於京師在齊侯及諸侯之被命者豈得不因而畢至京師以拜王命哉計往自葵丘以入覲於王王旅見而嘉之使歸寧乃邦復還至葵丘是當為秋九月矣於時諸侯又

以戊辰盟於葵邱者因齊侯既賜彤弓矢大路是為牧伯王乃作訓命以覲授之使即席以申示諸侯耳葵邱之盟孟子特詳其五命凡稱命者為王言是非出自齊桓乃襄王即位改元之初作此以訓諸侯亦如周書顧命之後有康王之誥總呼庶邦侯甸男衛而使之皆聽也按初命曰誅不孝是蓋借以懲叔帶與其連稱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則其思惠王之德為篤不忘欲使諸侯共憤此意耳至於四命則終之以無專殺大夫五命又終之以無有封而不告此更大明天命天討以重戒諸侯之私逞其德怨也齊桓豈敢侈然有是命哉命受於王朝乃申示於葵邱其加以盟者亦謂共凜凜王命以無犯此五禁有則易行無則迪終云爾若是則爾日之齊桓亦當慄懼於王命也而公羊以為震而矜之遂至叛者九國汪氏克寬曰此無可考故趙氏云此盟惟六國會鹹會牡邱皆七國會淮八國並書舊盟之國寧有九國叛乎又左傳稱宰孔歸遇晉侯將往會於葵邱止之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

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君務靖國之亂無勤於行夫自齊桓創霸以來晉國未嘗一與其會盟矣且宰孔之先歸自夏何至秋九月而猶在路耶緣經文下與晉侯卒連書遂傳會而為此說耳究之公羊左氏其心皆以葵邱之五命出自齊桓故一譏其震而矜之一又譏其不務德而勤遠畧也

甲子晉侯佹諸卒

〔管見〕甲子在戊辰前五日經書甲子於戊辰之後杜注孔疏以為赴在盟於葵邱之後者當從之蓋外諸侯之卒赴未至則無可書赴至之日何不書獨書其卒日而已何嫌於甲子之在戊辰前耶張氏洽欲從公羊改甲戌其信傳太過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管見〕僖公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為寵驪姬而愛奚齊是奚齊為君之子世子申生不得為君之子矣乃於僖之九年秋晉侯詭諸卒立奚齊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此殺字與前殺其世子申生兩殺字須一串看蓋晉侯有世子申生不以為子而殺之有嬖姬之子奚齊乃特以為子而先殺世子以謀立之於時憤於世子之殺者猶無若晉侯何耳於奚齊乎何有至晉侯已卒而奚齊立猶得視奚齊為君之子而不殺之乎然則殺其世子申生即所由以殺其君之子奚齊也特假手於里克而已其實與晉侯之自殺之何以異焉

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管見〕公如齊為朝齊也公何以朝齊去年葵邱之會王使宰周公賜齊侯以彤弓矢大路得專征伐是為牧伯牧伯

即方伯也諸侯有朝方伯之禮昔湯為夏方伯商頌長發篇云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即謂小大之國各執其圭瑞以朝於湯猶得為夏禁聯屬其既叛之諸侯耳今齊侯為牧伯諸侯朝之亦所以昭禮也魯為秉禮之國公得不以朝而如齊乎再觀後之昭公三年左傳載鄭子太叔之言曰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以是求之則自今十年春王正月書公如齊及十五年春王正月又書公如齊亦正與五歲而朝之禮合則如齊之為朝齊也決矣而春秋必書此者非為公之能遵王命以禮於牧伯也言外欲著齊桓之稱霸已久惟此幾數年以受王命為牧伯名分始正其前皆諸侯私為推奉總無解於僭也云爾

狄滅溫溫子奔衛

〔管見〕溫地屬今懷慶府之溫縣瀕大河在東周畿內前閔公二年狄入衛衛徙居楚邱仍有國而不滅溫子國於溫

爲周司冦蘇公之後狄伐温温子奔衛則其國遂失故以滅稱焉致左傳莊公十九年周爲國等五大夫奉子頹以伐惠王不克出奔温温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二十年鄭伯和王室執燕仲父二十一年鄭伯與虢公同伐王城殺子頹及五大夫未嘗問其罪於温也及是二十餘年惠王崩子襄王立而狄乃滅温温國早宜滅矣其温子未嘗猶是立頹者否而或未及死亦實死有餘辜也卒乃奔衛夫非狄之寬縱乎獨念今之得以滅温者狄也既非襄王之所能爲其以滅温而温子奔衛者亦狄也又非襄王之所能救周室日益衰而徒見狄之横行中國者日益甚春秋書此蓋不勝其感慨係之也已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管見 去年冬書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特重識獻公一邊以嬖子之被寵自奚齊始及今年春書晉里克弑其君

卓又特重罪里克一邊以賊臣之肆惡至卓弑也互看則其義並通昔驪姬生奚齊其娣又生卓晉侯必皆子之非世子申生比況其他乎里克殺奚齊爲君之子殺卓亦君之子也當獻公疾召荀息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豈當遺卓而卒之迄無一濟故春秋即因殺奚齊以識獻公而其殺卓因之矣卓繼奚齊立里克殺卓爲弑其君其先之殺奚齊獨非弑其君與是年夏晉殺其大夫里克晉惠公殺之也使謂之曰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伏劍死亦自知其有不得免者故春秋卒因弑卓以罪里克而其殺奚齊亦包之矣前桓公二年書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莊公十二年書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此年書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皆繫上弑字及之不別言殺蓋著其賊不異人兵不異器皆同時及於難云爾荀息有謀有勇觀其假道滅虢遂滅虞者可見及受獻公之託而言矢以忠貞後皆信則當奚齊初立里克殺之於次不及防荀息決以死徇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乃更立卓值此年春王正月殆將奉卓以舉即位改元之禮也而里克乃復不以爲君而弑之於朝於時荀息必在君左右力爲救護抵禦凌身犯難而死夫孰非其義形於色而不畏彊禦哉而左傳特引抑詩白圭四語爲斷似寓不足之意然春秋書法以荀息與孔父仇牧同文則固有不可軒輊者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管見 北戎即狄也狄亦可以戎稱但以北別之山戎雖狄類在狄境之極東地多山不從北戎之通號杜注謂北戎爲山戎非是齊侯所伐之北戎安在即在此年春滅温而據有温之狄耳春秋特狄之入而内侵惟自太行一路者爲甚莊公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公二年狄入衛猶未嘗滅之至此年狄滅温温子奔衛則據其地而有之矣温在東周畿内齊侯新受王命爲牧伯賜彤弓矢得專征伐其於此狄之爲北戎而滅温者安得而不伐之伐北戎之舉爲

桓不煩諸侯而許男獨從齊侯則何也僖公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此齊侯之德也故當其伐滅温之北戎許男乃特請於齊侯願從之以自効耳其伐之如何經不書國書戰蓋因齊侯以許男伐北戎北戎聞之遂遁去而温之地爲墟温子奔衛前以立子頹而伐惠王有大罪不可使復國則以温歸之於周而已觀後僖公二十四年傳襄王因叔帶之亂歸而復作亂出居於鄭明年晉文公納王於周王與之陽樊温原欑茅之田所謂温者即温子之國而滅於北戎之狄者也其先以齊侯及許男伐狄北戎而歸於周可知矣

晉殺其大夫里克

管見 稱國以殺即孟子所云國人皆曰可殺之意若謂晉侯殺之里克殺奚齊卓子而逆惠公夷吾入立之既立而

殺里克以說伐虢之時里克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晉語亦載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也由是以思里克可殺而獨由晉侯殺之則非其人也從國之公討可矣

秋七月

管見但書秋七月則竟時皆無事晉於是時惡得無事哉計去年秋七月甲子晉侯詭諸卒荀息立奚齊冬里克殺之荀息更立卓令年春里克又弑之禮諸侯五月而葬則晉侯當以去年十有一月葬矣及冬而奚齊殺不得葬越令年春而卓復弑又不得葬以其無成主也左傳謂此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及秦師立晉侯晉侯殺其大夫里克則此後之謀葬獻公當即始此秋七月矣乃春秋但書秋七月請其竟時無事而不書葬晉獻公者以明獻公欲自絕其祠初不使遺一孤為喪主得歸其骨於土也云爾何以言之驪姬以毒胙譖殺世子申生遂譖

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獻公使寺人披伐蒲刺重耳使賈華伐屈刺夷吾二公子幸而得奔若使世子申生已縊而重耳死於寺人披夷吾死於賈華其所私之奚齊卓子又連殺於里克則念茲獻公之骨殯於寢其卒有日其葬則無日矣故春秋於其去年秋七月甲子至於今年秋七月其久不得葬而適然得葬者不書雖獻公死無所知亦足為天下諸侯之溺於嬖寵作大戒也

冬大雨雪

管見雨雪不一異其大耳左傳曰平地尺為大雪此解大字益自尺以一非止於尺也攷漢書載元封二年大雪深一丈則是異而又異者此書大雨雪殆不至此然其彌野中鳥獸皆死牛馬踡縮如蝟大雨雪則固其必然矣物猶如此民何以堪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管見汪氏克寬曰鄭父名也若慶父林父行父處父之類傳但言鄭者省文如經書樂祁犂而傳言樂祁經書箕鄭父胥甲父而傳止稱箕鄭胥甲報丕鄭父之與里克謀殺奚齊卓子而名立外之亡公子徒欲挾以要寵利耳據晉語所載里克丕鄭使屠岸夷告重耳重耳不急求入賂不行則已其呂甥郤稱告夷吾以賂秦求入者亦里克丕鄭父之所許也秦使公子縶告夷吾夷吾私於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乃許割河外列城五歸之秦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此三賂者晉侯其能償乎故晉侯一入即使丕鄭父如秦修好且謝緩賂亦遂為之辭以殺里克使之伏劍而死而其賂乃可以已至丕

鄭父之如秦左傳誌其謂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此其既納晉侯而懷貳心亦憤於許賂而背之耳及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是必以其故白晉侯而殺之者春秋前書里克此書丕鄭皆罪之以其黨無足云矣而里丕皆稱國以殺者晉侯賂重不可償必背之背賂必生亂非殺無以除也是屬私意非公法故皆不曰晉侯殺之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管見薛氏季宣曰夫人齊侯之女也歸寧可也為會而從夫於外則非歸寧之禮矣汪氏克寬曰書及以會所以別男女也桓公如齊稱公與姜氏此稱及則僖公猶有防制云爾按夫人姜氏為齊侯之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

恭姬皆無子或有女也僖姜之自出未嘗爲推大抵其母既卒所欲歸寧者惟其父齊侯耳然齊侯固有內嬖如夫人者六人皆有子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其於僖公之夫人姜氏皆非其母而如母者不寧之則乖於形迹並寧之則遂其性真故於此年夏伺齊侯之在陽穀以情語公使公往會齊侯而已從之則不必如齊而有以寧其父矣以是而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陽穀也然意欲歸寧而不免嫌於其父之好內多寵由爲避就夫豈有合於歸寧之禮意哉春秋書之以示譏也與前莊公二十七年故書公會杞伯姬於洮畧同但伯姬爲莊公女庶出也當其既嫁而歸寧莊公恐伯姬至魯爲新入之嫡母哀姜所凌故往會於洮以止之在伯姬初無此意若此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陽穀則由姜氏欲違其如母之母而與僖公謀之非齊侯使之出於此也是則其情事之各別者

秋八月大雩

管見　此年書秋八月大雩明年書秋九月大雩於雩無譏焉獨譏其用大雩耳秋八月及九月皆趣民種麥之時麥爲接絶續乏之穀尤所重也於此而旱則麥不得種歲中將無麥菑矣恐得而不雩雩爲吁嗟求雨之祭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暵則舞雩舞師教皇舞而舞旱暵之事此爲因旱而禱不得謂之大雩如月令云仲夏之月大雩帝用盛樂與孟春祈穀之祭同非當旱而禱者比也雩不必皆於帝雩於帝然後爲大雩至於以旱禱雨其雩不過山川社稷羣公先正而止詎敢數瀆上帝也哉若當旱既太甚不得已而大雩帝則亦有之如詩大雅雲漢篇曰不殄禋祀自郊徂宮是其證已魯自伯禽始封以來得用天子之禮樂由成王賜之其仲夏之大雩帝不可譏故春秋皆未有書者及是爲僖之十一年以秋八月因旱而禱其雩輒用仲夏之大雩明年爲僖之十二年以秋九月因旱而禱其雩復用仲夏之大雩是則天子所不敢數瀆上帝以輕用者魯僖則於二年中已屢用之矣是可以無譏乎再按左傳曰龍見而雩此正言大雩也注以建巳之四月當之似與月令稱仲夏之月大雩帝者不合然龍爲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也心亦名大火禮記郊特牲云季春出火指心宿昏見於東方言心居蒼龍七宿之中則當孟夏四月之昏時其尾與箕固應與心俱見矣至仲夏之月月令稱昏亢中中爲南方之午位蒼龍七宿其第二者爲亢自亢至箕凡六宿於仲夏之初昏猶次列於東方則雖有斗牛級於其下而蒼龍之全象不可掩以是通指仲夏建午之月爲龍見之月又取得以爲不然因附辨於此

冬楚人伐黃

管見　按齊桓伐楚在僖之四年明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又六年楚人伐黃明年楚人滅黃春秋書之特以著楚之強橫終不可禁制耳說者或咎黃之不宜背楚又或責齊之不克救黃其論皆近迂今試思之黃不背楚其得免乎齊雖救黃其有濟乎此足以決其必無倖者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管見　汪氏克寛曰江黃二國之君皆不書以其君賤亦不書其君奔者蓋君臣同力效死以守者也故滅不書伐而黃則書伐江則書圍按此論與胡傳同特爲江黃二君生色亦足見前之與齊盟貫會陽穀者非泛然也

秋七月

第一八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6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管見 按陳侯杵臼自僖公六年夏會齊侯及諸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亦及諸侯救許以後七年秋七月齊侯為寗母之盟陳世子款始得託於齊侯八年春正月齊侯復為洮之盟陳世子款再得從於齊侯皆其父陳侯杵臼使之者至九年夏齊侯會宰周公及諸侯於葵邱九月諸侯盟於葵邱而陳侯不與蓋以有疾故而世子款亦待陳侯疾而不得離耳十年及十一年陳侯外絕諸侯之事以國政委世子款代之而疾亦不減但茲十二年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陳世子款嗣立

十有三年

春狄侵衛

管見 此侵衛之狄即前此之初伐邢繼入衛卒滅溫者所得掠無算一任取携恐得不長謀四出為兎截顧衛之落都在河北今狄居楚邱則在河之南也以河為阻當得狱狄之長驅矣無何及此年春而狄復侵楚邱之衛雖謂河廣不能旋濟耶但春秋特書侵衛而不書入衛則衛仍有以備狄耳閔公二年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此足徵其能除戎器以戒不虞矣又僖公十八年傳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復師於訾婁狄師還此又足徵其國人不貳一旦有急可與同患難矣若夫國之有城即易傳所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也茲之狄侵衛而未能遂入亦頗有此然則僖公二年齊桓以諸侯城楚邱其功亦不可沒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管見 鹹杜注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按鹹之會左傳以為淮夷病杞故杞之封自殺以前者在緣陵與淮夷接傳據明年春書諸侯城緣陵言之是矣其會於衛地者在衛侯新被狄難則諸侯以有事而會皆就其地以致同盟相恤之意可也周官大宗伯以恤禮哀寇亂注謂兵作於外為寇是天子之於諸侯猶有恤禮屬在同盟而可闕乎且此會為欲城緣陵也此年春之狄侵衛而不至入衛亦由前僖之二年齊侯合諸侯以城楚邱故然南淮北狄其寇同病杞使衛其患亦同則會諸侯而告之其言城緣陵之利即指見前城楚邱之利以為驗事本一轍必復為諸侯所深信而樂從者至左既稱淮夷病杞故又曰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

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恐未必然蓋周之戎難由王子帶召之去年王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今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於周且言王子帶欲王名而反之夫齊侯苟欲使諸侯戍周以備戎難又復使言於王欲王反其名戎難之王子帶挾其情事豈不大相背戾也哉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管見 僖公九年夏會於葵邱宰周公以王命賜齊侯彤弓矢大路得專征伐是誠為牧伯矣凡諸侯之於牧伯有三歲而聘五歲而朝之禮故其明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始朝齊也及茲既歷三年則當使其大夫聘矣從可知此年冬之公子友如齊非以他事為聘齊耳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管見 緣陵杜注杞邑後漢志北海郡有營陵縣薛瓚曰春秋謂之緣陵是也其故城在樂昌縣東南七十里今屬山東青州府按杞國有二在今山東青州之緣陵者殷以前所封周興以其僻陋在夷不足以備二恪乃求夏後得東樓公別封於今河南之杞縣亦不廢緣陵舊封說者多混而為一試思緣陵為杞諸侯之城之因以淮夷病杞故也若泥指周封之杞言其國在中州河南淮夷東濱海相距絕遠將何從得病杞哉城緣陵之役齊侯已命為狄伯可以令諸侯故書諸侯城緣陵若前之城楚邱猶是號稱伯主時耳諸侯非其所召故不得以諸侯書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管見 胡傳謂僖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於防而遂以季姬歸之此理之所無亦事之所有也但其肴迷字使字太泥耳左傳載昭公元年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強使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惟所欲與犯請於二子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以順也適子南氏此非女之自擇配乎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亦與自房觀之一類指為淫通則過矣且經文書遇亦非正貼季姬說諸侯相見有遇禮於時公及鄫子遇於防以禮也季姬因其遇而竊見鄫子則亦遇鄫子矣防在魯東南鄫屬今費縣鄫國又在費南屬今嶧縣魯都曲阜距防遠季姬何由得至於防而會鄫子公使從己以如防也季姬遇鄫子由公使之則其使鄫子來朝亦出於公使之矣使者遣人諭以意也其來朝即納幣之謂僖公胡以出此前於九年秋七月乙酉書伯姬卒其於季姬以為女兄弟

者伯姬既嫁以其夫脫惡而有邀心不安於其室故自反歸於魯尋卒遂絕繫於夫家莫得與其廟祀僖公哀之故為季姬擇配將許鄫子而欲先得其女之心許也乃使季姬及鄫子遇于防焉既遇而季姬無言於是僖公復使鄫子以納幣而來朝也明年九月季姬歸於鄫按僖公之為季姬謀實自遇鄫子于防又定使鄫子來朝以聘季姬而春秋皆不言公者為其溺愛犯禮而諱之也諱之即所以譏之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管見 沙鹿山名不稱山者言崩則其為山可知沙鹿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四十里非晉地左傳載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國幾亡暗對明年之戰于韓獲晉侯以為事應其說妄也沙鹿為山何以崩為地震耳凡地震之甚者則公至於山崩詩小雅十月之交其三章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非其證與春秋於地震而山不崩者則通書地震如後文襄昭哀時凡五書地震是已若地震而甚其山之屹然如沙鹿者亦不免於崩則獨書其山之崩而止蓋地中有山以名著者皆表為巨鎮此而既崩則其他地裂水涌陷城郭壞屋廬壓吏民之類尚何待言哉

狄侵鄭

管見 鄭與楚邱之衛並在河之南去年春狄既渡河侵衛則鄭亦當有以備之可知今年秋八月狄之侵鄭特以不利而遽還耳鄭亦懼之而已不復渡河窮追以速後之報復也故但書狄侵鄭無他辭

冬蔡侯肸卒

管見 春秋書蔡侯肸卒欲不沒其生平而表之也蔡自莊公十年秋九月荊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是時必以北子肸監國也莊公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其蔡人非肸而誰是猶同奉齊桓為伯主而欲扎

其國於齊矣莊公十四年荆復入蔡入則國破而亦不爲先君獻舞之續苟非有以自立而豈得免哉及莊公十九年蔡侯獻舞留卒於楚蔡侯肸始立前既盟國十年既立又經二十九年而卒此其前後四十年中不敢罪楚亦不至爲楚所吞并蔡之不絕微肸之力不及此雖蔡世家載齊桓伐楚先侵蔡蔡潰遂虜蔡侯而蔡侯不避甚知齊桓非楚成之比北杏之會齊能忘諸乎已而諸侯爲蔡謝齊齊侯歸蔡侯是固肸之意中事非倖脫也惟其啟心固計總以偪近強楚爲先圖多歷年所遂處其難則有功在社稷而無可紀述者故春秋特書其卒以明蔡侯肸之有終其生前實可爲無負也而左傳於僖公六年云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公肸將許僖公棄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以降楚試思僖之八年齊侯合諸侯盟於洮九年又會盟於葵邱許男皆與焉何曾見其降楚哉且其降楚之態蔡侯肸使許男出於此必其先寔自爲之若然則楚子早執蔡侯肸以

歸亦與其父獻舞同留卒於楚而泯滅不聞矣而春秋乃於是年冬書蔡侯肸卒是足以辨傳之誣妄失實而後世之有蔡侯肸亦即賴春秋筆之以死而不朽也至其書卒而不日或謂蔡赴本闕又或謂魯史從省皆非是蓋蔡侯肸之卒蔡固以日赴魯亦依其赴日記之惟僖公不識蔡侯肸之克君其卒爲當恤徒以蔡貫從楚雖來赴而不使其大夫往弔若不知其卒之日然春秋所爲削其日以示譏耳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管見〕公如齊亦爲朝齊也凡諸侯相朝大抵無定歲亦無定月至諸侯之朝牧伯則或定以五歲其朝又或定以正月故前於十年書春王正月公如齊此於十五年再書春王正月公如齊也

楚人伐徐

〔管見〕前僖公三年夏徐人取舒舒能不思有以報徐乎然徐舊稱戎自莊公二十六年公會齊伐戎戎服于齊春秋則已改戎稱徐矣戎服于齊徐有急齊必救之是舒欲報徐非借力於楚不可舒本楚之與國故魯頌以荆舒連稱爲此而請於楚以伐徐楚亦有必應者但徐人取舒之時江人黄人於先年盟齊侯于貫是年又會齊侯于陽穀其明年爲僖公四年齊合諸侯之師伐楚次于陘楚懼使屈完來盟既盟于召陵齊師乃還楚益深疾江黄近楚之國不從楚而遠結於齊其志必欲滅之也僖公五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黄此即楚將滅黄之漸矣而仍不急圖之乃厚蓄其勢於四年中當僖公十一年楚人始伐黄十二年遂滅黄楚之怨亦稍釋矣舒乃於其滅黄之後二年乘間以請於楚欲報前之十二年徐人取舒及敘既久而未得報者于時楚既滅黄亦未始忘闕有以並滅江也乃許之以

故於此十五年春王正月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管見〕舒服於楚必乞楚師以伐徐徐服於齊亦必乞齊師以救徐矣齊侯既命爲牧伯得專征伐其以楚伐徐而會諸侯之師以救徐無不宜者故春秋書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皆著其爵以善之其先盟者亦以救患分災恤鄰討罪爲辭而止左氏以爲尋葵邱之盟且救徐也按葵邱之盟以奉王之五命而宣示諸侯故盟其命辭全與救徐無涉不兼尋葵邱之盟說亦可矣牡邱杜注地名缺今東昌府聊城縣東北七十里有牡邱或云即春秋會盟處據此則牡邱爲齊地惟諸侯往會齊侯以盟於此其師各使大夫帥之皆不至於牡邱純以匡爲屯駐

之完所已也

遂次于匡

〔管見〕遂非緩辭蓋言諸侯方盟於牡丘而其師即已次于匡而待諸侯之至耳凡軍所止舍為次此諸侯救徐之師皆屯駐于匡是謂次于匡也或疑為遷延以識救徐之不力非是救徐之役使大夫帥師則師之次于匡有次而行者以從大夫仍有次而不行者以衛諸侯行者志於救徐所向無前其不行者踞其後以壯聲援亦所以救徐矣次字須通變看乃得匡杜注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後漢志長垣縣有匡城今屬直隸大名府按明一統志河南歸德府睢州其古蹟亦有匡城在睢州城西三十里論語兩稱子畏於匡即此按睢州匡城以視在長垣者距徐差近或當從之然不敢妄決附錄可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管見〕公孫敖魯公子慶父之子其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春秋初不言其救之如何者以救徐之師至徐而楚人伐徐之師則已退而去徐耳蓋楚成頵之用兵主於陵弱暴寡以啟其疆而已如僖公五年至十二年楚人滅弦滅黃其證也若遇敵強而衆則知難而退不以能戰為功故僖公四年齊桓會諸侯之師伐楚次于陘知不可敵則使屈完以盟辭之其六年齊桓又會諸侯之師伐鄭圍新城楚人救之不敢至鄭而圍許及諸侯皆救許鄭圍解楚人遂還由此以推楚人之伐徐者知徐非楚敵則以所加於弦黃之師伐之及齊桓合諸侯之師以救徐是亦同於次陘圍新城之師也其可當乎乃去之而不終伐徐以此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皆無功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管見〕厲杜注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今湖廣德安府隨州北四十里有厲山厲鄉在山下明志禮記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注云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西漢志注隨故厲國也據此則伐厲之師緣齊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無功皆反于匡齊桓憤之乃思舒黨於楚在其東鄙厲黨于楚則在其北鄙次匡之師無及於舒而可至於厲隨故厲國處楚塞義陽三關之間其三關為冥阸大隧直轅即前會師伐楚所次之陘也於是乘其歸道以伐厲欲復有以威楚亦借以補救徐之未及禦楚耳此舉本齊桓獨行不重煩諸侯而曹伯乃別於諸侯以從之蓋國請而行欲以取悅於伯主也故春秋特書齊師曹師伐厲伐厲不謀深入於楚不過因前之徐服於齊而楚伐之乃亦指令之厲服於楚者以還伐之則已由是以思彼無因而伐厲原欲假以威楚則其師不得加兵然以救徐而未及禦楚乃特有事於伐厲則其師亦無所用褻矣故春秋之書齊師曹師雖不稱齊人曹人亦不曰齊侯曹伯

八月螽

〔管見〕八月秋登之月也書八月螽則惟見滿野皆螽無所謂穀矣

九月公至自會

〔管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師還及匡則諸侯各反其國時公以九月至魯春秋特據三月之會盟于牡丘者書曰公至自會著其暴師於外約歷三時救徐無功伐厲不與絕無可以告至於廟焉耳

季姬歸于鄫

[管見]季姬歸于鄫，始嫁之詞也。與莊公二十七年杞伯姬歸于杞同。或謂左傳言之，謂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及去年夏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之來朝，既朝，又踰年，至今九月，而後歸。季姬于鄫，疑與事理為違。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管見]趙氏匡曰：公穀並云，晦，冥也。據十六年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成十六年甲午晦晉楚戰于鄢陵，並書晦朔，則知晦者晦朔之晦。爾古史之體，應合書日，而遇晦朔，必書之以為歷數之證。穀梁成十六年傳云：事遇晦書晦，何得於此獨名晦冥乎。此辨極詳核。至於以己卯晦震夷伯之廟，震非雷震，乃地震也。凡地動率稱地震，以其有聲如雷故耳。其最甚者，遂至山冢崒崩，高岸為谷。如去年秋八月辛卯書沙鹿崩，是已。沙鹿在今大名府元城縣，與魯境隔。及今年秋九月己卯晦，魯亦地震，於是夷伯之廟因而傾圮，雖不至如沙鹿崩之甚，而自夷伯之廟以推，其於居民之

屋廬多所破壞，殆不可悉指矣。夷伯之廟，蓋古有之，與魯所稱大庭氏之庫一類，皆其廢然獨存，衆所傳說，指目者。夷伯不知居何時代，其謂夷氏伯字，亦就當時大夫之稱號以例定之，未為確據。竊意昭公二十年左傳晏子侍齊景公于遄臺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晏子以為周封太公于齊，齊之自來久矣。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少皞氏司寇也。季萴因之，虞夏時諸侯也。有逢伯陵因之，殷諸侯姜姓也。蒲姑氏因之，殷周之間代逢公者也。顧安得不死以長有齊哉。由是以推，魯在周以前，當有遞相興替如齊者，夷伯則其一也。惜不得晏子之博洽為之一一指數焉耳。

冬宋人伐曹

[管見]昔莊公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立子游，蕭大心及宋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子游，立桓公。桓公之父御說既立，而其黨未靖。故莊之十四年，齊人陳人曹人伐宋，所以平宋亂而定宋公御說之立也。御說得在位三十一年，則其心必將以曹為德，襄公豈不悉知，而說者乃以今宋人之伐曹為報前曹人伐宋之怨，非也。家氏鉉翁曰：宋襄於桓之方存，已有圖霸之心，其後執滕圍曹，皆張本於此。此於宋人之伐曹，得其情矣。蓋是時齊桓已老，管仲亦先死，又以其子孝公昭私屬襄公，是不疑於以霸權授之也哉。且宋襄之父御說，以公侍輔齊霸，久而不貳，凡當會盟侵伐，地位咸望亦幾與齊桓等。故宋桓既卒，襄公立，遂陰有繼齊圖霸之心。但霸圖之成，必由諸侯奉之，襄公未能協比諸侯，乃思結於楚以並霸，即得借楚之令，使諸侯從己。觀僖之二十一年，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以求諸侯於楚，則其欲繼齊霸而謀與楚並霸，其情不已畢露哉。惟齊桓尚存，宋襄未可以逞，故此年春楚人伐徐，三月齊會諸侯救徐，師至，楚去之，救徐無功，而齊侯復以秋七月伐厲。厲為楚與國，伐厲則結怨於楚已，與宋襄之隱情不洽。而曹伯

又獨請以師從，必有激勸齊侯以興此役者。是楚將怨齊而亦必怨曹矣。[illegible]及冬而宋襄伐曹，欲借以悅於楚，而成他日鹿上之盟焉耳。春秋貶而稱人，蓋以此。

楚人敗徐于婁林

[管見]前書九月公至自會，魯師還，又書冬宋人伐曹，宋師曹師亦還，則齊及陳衛鄭許之師可推見矣。當是時也，楚人自度以師敵徐，則有餘；敵諸侯之師，則不足。故諸侯救徐之師來，則楚之伐徐者遂去；諸侯救徐之師去，則楚之伐徐者復來。此兵之詭道，楚成頎益慣用。此但楚之春伐徐，特為徐之取舒以復怨於徐。此冬之敗徐，則又為齊及曹之伐厲以洩憤於徐也。經書楚人敗徐于婁林，似只人楚以貶之，而其歸咎於秋七月之齊師曹師伐厲者，有在言外。婁林，杜注：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今在江南鳳陽府虹縣東北。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管見劉氏敞曰戰而書及者主之者也猶曰晉侯為志乎此戰也云爾與公羊傳我欲之而汲汲者意同以鮮此及字最合益晉侯夷吾之得國內外皆以賂也於時賂里克以汾陽之田百萬賂丕鄭父以負蔡之田七十萬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此何以能償耶及入國而殺里克明年殺丕鄭父內之賂可了卻矣而外有秦之賂雖嘗請緩而不能遽絕也及久不歸賂而秦伯伐晉在晉侯之意殆欲傾國之兵以出且身先士卒直入秦師以獲秦伯使秦人欲歸其君即借晉所賂而未歸之河外列城五以贖之也至十有一月壬戌及秦伯戰于韓晉侯以師突入秦師將偪秦伯而秦伯脫走於是秦師遂獲晉侯劉氏敞曰杜云得大夫曰獲狀晉侯故下從衆臣之例非也獲者獲得之也按此書獲晉侯獲字只作得字通看亦有味得與喪對言晉侯之及秦伯戰于韓者不欲秦得所賂之河外列城五也及戰于韓而秦伯乃獲晉侯所得不愈多乎亦不欲晉喪所賂之河外列城五也及戰于韓而使秦伯遂獲晉侯所喪不尤大乎春秋書此殆以訕笑為之貶絕者耳故于晉侯亦不去爵與秦伯無異辭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管見隕石于宋五左傳曰隕星也然經無明文則雖有隕自天亦據其實為石其數為五書以志異而已若就泥言之即此石之五與下鷁之六其為適然之數皆不可解況欲從無端而隕之石必索所自來而指為果乎汪氏克寬曰邵子云星在地則為石石在天則為星此言隕石益星墜于天半空凝結至地而為石也此欲于左傳有所發明而其說尤失之鑿六鷁退飛過宋都鷁穀梁作鶂二字文有異而音義同故可通用本草禽類謂鶂似鸕鷀而色白人或誤以為白鸕鷀者是也雌雄相視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孕口吐其子莊周所謂白鶂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者也鶂善高飛能風能水故舟首畫之稱鷁首據此則鷁一作鶂其非為二鳥可知但其稱狀似鸕鷀及孕育之不同凡鳥既未審其果否不得以借證莊子而遂信之且鳥之善高飛者迴翔往復無定向倦而知還亦不離其棲宿故處何緣以過稱乎其稱過者惟若雁之隨陽寒則南還而不向北熱則北歸而不向南當其排空逐隊見者得指以為過耳因是就雁求之本草亦謂雁本象鵝其類之大者為天鵝羽毛白澤並善高飛亦名鵠所謂不浴而白一舉千里者也凡家鵝稱舒雁孟子書又以鶃鶃稱鶃與鶂同然則雁之大而名天鵝者是之為鶂亦即所為鷁與此其南還北歸之以時視雁無以別禮記月令云孟春之月鴻雁來此自北而言來也值此十有六年春王正月亦為雁北向之時矣乃當其戊申朔既有隕石于宋五之異而是月之中又適有雁類之為鷁者以六相從而退飛以過宋都是不為異之迭見者哉其退飛之故左傳以為風也而經亦無明文不可以徵實且此六鷁者必無風而忽退飛在宋都之見之者羣以為異亦如先之隕石于宋五皆莫測其所由然也於是宋爭傳之而魯亦聞之又或有魯人之在宋者並見之故魯史從而志焉孔子不語怪而春秋不加削者胡傳云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于下則天變應于上茍知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此論極正大益變見于宋自天子諸侯皆當敬忌不必指定宋衰之罔霸不終言事應也

原缺

家得繫之國曰鄫季姬猶不失出嫁從夫之義若伯姬之卒已絕於夫家則並不得繫之國如鄫季姬矣春秋各於其卒書之只此伯姬季姬一不繫之國一繫之國而所以申女教維婦順者至深切也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管見此上凡三書公孫敖與此下凡八書公孫敖意同公孫茲為叔牙之子已襲稱叔孫戴伯見杜註仲氏兼稱孟公孫敖為仲慶父之子亦襲稱孟穆伯見左傳但公子之子稱公孫不別立氏故春秋於公孫茲削其叔孫氏亦於公孫敖削其仲孫氏但兩書公孫而已惟公孫之子不得稱公曾孫則以王父之字為氏如此仲叔之類是也是以公孫茲生子得臣及文公元年書叔孫得臣如京師叔孫氏始見後乃因之公孫敖生子穀不見於經穀生子蔑及宣公五年書仲孫蔑如京師仲孫氏始見後亦因之耳至此僖公十六年書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又與前莊公三十二年書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意同蓋茲父公子牙以懷於慶父得罪莊公用季友之謀不加顯戮使之飲鴆自斃如適以暴疾終仍得立後為叔孫氏故但以卒書而其子公孫茲猶世為大夫也僖四年冬公孫茲帥師會齊及諸國之師侵陳五年夏公孫茲如牟牟在齊萊夷東僻遠濱海公孫茲何以如牟為公使帥師會侵陳及還將至魯慨師之以攻季友之室欲報前鴆其父叔牙之怨也不能克遂負罪而逃於牟耳經不書奔而但書如者魯以公孫茲固無能為庸得如公子慶父之奔莒必求有以致之哉聽其長往不反則已矣此季友之志也公孫茲居牟十二年及此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公孫茲乃自牟潛歸於魯使人請於公而求宥焉公弗許特貸之以自殺使如其父叔牙之飲酖以國立後者為類不欲明正典刑故亦得書卒而不絕叔孫氏其子叔孫得臣亦猶世為大夫也此則僖公之志也夫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管見 邢侯初與會使之次於鄭伯許男可也若曾伯之從齊桓雖久于邢然惟前於檉之會一先邾人洮之盟一先陳世子款則不得舉以列邢侯之上矣會于淮之故左傳因一淮字遂料為淮夷病鄫於是杜註約指所在謂屬今盧州府臨淮左右殆非確論觀春秋於今年冬十有二月會于淮明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及秋九月公乃至自會則知此會于淮者主于伐英氏且因以滅項耳豈淮夷病鄫之謂哉淮本水名則濱淮之地皆得指目衛以今盧州之臨淮當之亦泥也據明年春伐英氏夏滅項英氏為今六安州之英山縣界楚本湖廣蘄州羅田縣地項為今河南陳州府之項城縣距府南一百二十里然則所謂會于淮者擬諸汝潁二水合淮之間庶幾近之此亦齊桓兵車之會也言會于淮與前十有五年之救徐次于匡者畧同蓋使諸侯之師皆屯駐于此厚蓄其勢以壯聲援不必其並命而皆行也故明年之春伐英氏夏滅項但書齊人徐人而已不及其他

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管見 左傳云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張氏洽曰英氏臯陶後之封也劉氏敞曰何休云稱氏者春秋黜之非也英氏者國也國之號或一字或二字或三字非若[illegible]氏潞氏也今縣有尉氏者亦可以封國又何謂乎按英氏界楚必服屬於楚徐以從齊而楚伐之齊會諸侯盟于牡邱次于匡使大夫救徐楚人去及救徐之師還楚復敗徐于婁林則其再會諸侯于淮以伐英氏雖由徐之告敗於齊亦本齊之志也齊為徐伐英氏則淮之會徐必在焉以其先從齊者初改戎稱徐仍未得廁諸侯之列故會于淮無徐人而伐英氏有徐人也齊與徐之伐英氏皆人之者楚人之卒敗徐由齊之主於伐厲啟之亦如楚人之初伐徐由徐之無端取釁啟之也齊不悔其伐厲而復有以伐英氏使徐亦不戒其敗於婁林而復從之伐英氏皆出於讐怨相尋之私非伯討之所以戢強大維弱小也故齊之與徐皆一例貶而人之書曰齊人徐人伐英氏

夏滅項

管見 春伐英氏夏滅項兩事歷二時其實則一舉也故經文只以齊人徐人總目之耳朱氏睦㮮曰先儒以滅項為僖公在會季孫所為者非也夫季孫行父當其祖友卒其父無佚早亡時尚稚年况當是時祿未去公室政未逮大夫終僖公朝未專國政焉得擅為此事乎按是說辨之極審當無以易矣項古項國未詳始封界陳之東南鄢在淮之北又東南渡淮則當英氏之在今英山者必皆服屬于楚為楚之與國去年春正月楚人伐徐其與國厲殆從楚以伐之以故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及去年冬楚人敗徐于婁林其與國英氏及項殆亦從楚以敗之以故今年齊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也于時諸侯之會者皆次於淮猶齊人徐人以師出初直趨淮南之英氏英氏不能戰猶能守伐之未及于滅至轉而伐淮北之項項君奔其臣民多潰散則遂滅之滅不言伐要之亦先伐而後滅耳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管見 卞杜註魯國卞縣今故卞城在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齊侯歸自淮之會道由魯地之卞夫人姜氏須其至而會之欲以寧其父桓公也然歸寧不至於齊乃因其經魯境而會之有是歸寧之禮乎與前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有同譏焉按夫人姜氏齊侯之女也會齊侯有何嫌乎且齊侯已老值此年冬十有二月

乙亥卒。距是秋纔數月耳。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亦永訣之時也。其情不尤可諒乎。若但譏其不至齊而會于卞者不合歸寧之禮。彼陽穀之會既書以示譏。此會亦可不再譏矣。然春秋不敢以情掩禮。有一不譏則犯禮者既得藉口。又陽穀之會。公及之。此時公會于淮。未至則卞之會。夫人專之。其事尤不可以訓。此再譏之所由不容已與。

九月公至自會

〔管見〕會即去年冬十有二月之會于淮也。今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既竣事。齊侯乃歸諸侯。於是得反其國故魯於秋九月。書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管見〕據左傳云。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於是史記齊世家。言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蕣安吉耳。當以經書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為定。從傳之稱辛巳殯可也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管見〕齊桓公無適子。其內寵如夫人者有子六人。無虧長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此齊桓既卒而宋襄公所藉以圖霸之緣也。孝公昭鄭姬之子。長庶子無虧衛共姬之子。時雍巫易牙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乃為共姬請於齊桓。欲立其子無虧齊侯復許之。是由管仲既卒。而近用易牙寺人貂故。爾齊桓在位四十三年。後管仲二年卒。卒時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此在僖公之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以後也。踰月為僖公十八年之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欲廢公子無虧而立齊桓所屬之孝公昭耳。伐齊之師至。齊人遂殺無虧。而孝公昭立。孝公本嘗出奔。故代齊立孝公。不書納其殺無虧之齊人。孰謂嘗其立無虧也。惟是易牙寺人貂為主。如管仲之稱齊卿固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雨日將安在乎。然則齊桓之屬孝公外則求襄內則國高。殺無虧者即國高之徒黨也。宋公之會伐齊為齊桓之屬孝公。則於宋襄可無譏矣。然其心以為齊之繼嗣皆廢立惟我是聽。豈不足以雄長諸侯也哉。於是圖霸益勃不可遏。初不知其虛大之卒取敗戮也。曹伯在齊桓時。凡與會盟侵伐皆列諸侯之末。至是知宋襄欲霸。遂奉為霸主。亦如前北杏之會宋公御說欲齊之卒平宋亂。遂奉齊桓為霸主也。以故宋公列曹伯於衛之上以尊之。然豈衛文之所能降心以從者哉。至衛文無所屈於宋公。而仍必會師以代齊者。在衛文徙居楚邱以後既十七年。傳稱其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

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詩亦言其秉心塞淵。蓋信於自強在我而已。依大國非計故幾晉公子重耳過之。衛亦不禮焉。而今乃從宋襄伐齊者特欲因以微武備之可用否耳。初不計背德於齊桓而並不足以對公子無虧也。昔狄之入衛。文公先在齊及狄敗衛於河懿公卒戴公宵濟。廬於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二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戴公哥卒。齊立衛文公。始從楚邱後。又合諸侯城之。此伐齊之役宋組請師於衛。衛可辭也。蓋伐齊以立孝公昭猶是齊桓之志。若因立孝公昭而致殺公子無虧。夫豈齊桓之志哉以是知衛之從伐齊其負齊桓以及公子無虧而一切不顧者非情理之常。欲不貶絕而稱人不得也。且宋公徇齊以逞私圖。曹伯阿宋以干定位。皆當加之貶絕。則以宋公曹伯只當一衛字概之。而以人字為總斷可矣。若夫邾之亦從伐齊。或宋徵其師而應之。又或不徵其師而自請之

其有所為則一也昔齊桓為北杏之會宋公御說奉齊桓為霸主而邾亦與會由是得進爵為子此從伐齊亦仍踵前人之轍為之者然宋襄豈齊桓之比曹伯之輔宋公又豈宋公御說之比哉此其闇劣而中無主徒供驅役則直從稱人之例以貶絕之尤屬卑卑不足道矣

夏師救齊

管見按公子無虧之立其內惟與易牙寺人貂則欲外之有援必先謀借力於魯將以敵孝公昭所倚之宋也當去年十有二月乙亥齊桓公卒無虧立宋公即以今年正月會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立孝公昭齊人遂殺無虧及夏公始以師救齊杜氏謂曰傳言三月齊人殺無虧則無虧已殺矣今魯以師救之亦以志其緩也此說足正穀梁所稱善救齊之誤再按經文稱師不僖公自行也以其無救於齊故諱公不言非將卑師衆之謂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管見此年正月伐齊之役以三月殺公子無虧而孝公昭立宋公曹伯衛人邾人當各以師還矣故其夏有魯之師救齊及齊而無虧已殺魯之救緩不及事也此而不還又何待乎至於夏之五月戊寅乃復有宋師及齊師戰于甗者甗為齊地在今濟南府歷城縣界距齊都營邱頗遠營邱在今青州府臨淄縣界也所稱齊師則四公子之徒黨群聚於甗者是已四公子曰元曰潘曰商人曰雍以殺公子無虧而立孝公公子昭憤之欲為亂又齊人殺無虧而於立無虧之易牙寺人貂未得加誅亦潛媾四公子以助其亂當其徒黨群聚則亦儼然一齊師矣四公子之能為亂與夫易牙寺人貂之必助其亂於何徵之徵僖公二十六年當齊孝公之九年傳云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于穀使易牙奉之以為魯援夫齊之四公子雍為最小猶敢據齊之穀而有之易牙私于雍亦無所憚於齊而公然奉之則四公子之能為亂可推易牙寺人貂之必助其亂即易牙亦可推也惟是年夏五月亂謀已成而未敢遽發猶有所待耳所待維何由易牙寺人貂慮其自甗以攻齊都其衆或不敵乃欲引狄人以壯聲援如下之連書狄救齊者正以此於時狄猶未至齊都之偵於甗者得實反報遂使人以間道告急於宋宋亦以師疾趨惟恐弗及彼齊師之伏於甗者初不料宋師之遽集其神速已奪其魄矣此所為一遇宋師而衆頓潰適見其為俗稱亂如麻已耳春秋書曰夏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及猶汲汲也欲乘其狄之未至而擊之也狄未至而宋師已至猝而應之齊師欲不敗績其可得乎

狄救齊

管見齊桓之六子爭立植黨稱兵半皆藉助於外如宋公之兩伐齊獨為孝公公子昭耳至魯之一救齊則為公子無虧狄之一救齊又為四公子之元潘商人及雍也宋公伐之而魯與狄救之是皆與宋公為敵矣惟宋公能銳以赴時在魯與狄皆緩不逮事故前書師救齊此書狄救齊特以示救而已其實未嘗救也此意大畧相同但其中尤有當辨者如杜氏謂以前書師救齊為譏魯非善魯也是矣若或於此書狄救齊者亦指為譏狄則又不然僖稱管敬仲嘗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計自莊公末年狄伐邢以來沒而入衛伐晉滅溫猶在河以北也後復渡河侵衛又侵鄭以至於茲所幸者尚未恣行於齊耳今齊之四公子作難於家而外引狄人以自救此路一通他時便當充斥齊之遺其毒者曷有極乎值茲五月戊寅之戰于甗狄未至而聞齊師之敗績無救於齊而狄亦還是於齊為不幸中之幸也為齊幸復何譏於狄焉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管見此年春夏二時經宋公之兩伐齊而後孝公昭之位定齊桓之卒安得如五月而葬之禮哉獨念宋公之初伐齊而公子無虧殺再伐齊而四公子之戰敗績於甗必皆奔又僖公二十六年傳言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此後在燕儱之六子外也及葬而惟公子昭一人得親窀穸之事亦可哀矣

冬邢人狄人伐衛

管見邢遷如歸衛國忘亡此齊桓之德之聞於諸侯者今年春宋公伐齊為齊桓之屬其子孝公也衛可虔於事外而亦從之伐齊因是齊人殺公子無虧宋公得與齊人立孝公昭邢不惡宋公而憤於衛侯之負齊桓以及公子無虧也遂結狄人以伐衛按莊公末年狄伐邢僖元年邢遷于夷儀齊人復為之城邢而國始定狄固邢之仇矣而今得結以伐衛者後僖公二十年距此纔二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則邢之父與狄平可知其伐衛之役邢必與狄同

之者亦自度邢之非衛敵耳然狄之來輕而不整亦不恥於奔非足賴也且衛文頗能自強傳稱革車三百乘詩稱騋牝三千於武用亦裕矣當邢與狄之來伐衛也圍菟圃衛侯屬其父兄子弟而激之以義以讓國為辭眾不可乃師於訾婁狄師遂還邢固無能為也曾何損於衛哉而衛侯之欲報邢其志在滅邢者實基於此是固邢之自求禍也故春秋貶其爵而人之曰邢人至於狄不稱人前乎此未嘗有異而今特始稱狄人者非予狄也以辱邢也猶言邢人狄人幾無以別云爾

凝園讀春秋管見卷之五

慎齋羅典嶽五氏定稿

男紹祁　孫善恕　賢綸　校字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管見宋公何由得執滕子嬰齊以滕子之來會盟于宋也與下鄫子會盟于邾邾人執鄫子用之對看便見昔齊桓始霸為會於北杏歷四年而後同盟于幽滕子與焉宋襄圖霸之心迫思即以會而盟蓋本定期於此春王三月也及期小國先至者邾子而外惟滕子而已滕子因宋襄之霸將繼齊桓故其來盟者以視前齊桓之同盟于幽而滕

子與焉其君之世次雖不可詳而心則一也乃宋襄欲以威脅小國比滕子嬰齊至必諉以去年之宋伐齊邾獨從行而滕乃坐視豈得自大而不甘於供宋役邪是為罪矣於時邾復助宋為虐將挾報怨於鄫而於滕亦先有隙乃以說激怒宋公而使執滕子亦謂此舉為取威定霸之首務也因是宋公信之執滕子啖氏助曰春秋時以強眾暴故執諸侯皆稱人亂辭也趙氏匡曰滕子被執失地則名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管見去年伐齊之役曹伯奉宋公為霸主俾繼齊桓故宋公列曹伯於衛侯之上以尊之於時衛文不能平既還自齊則必與宋公絕豈復能致之以會且盟哉及今年春三月是宋公所定為會盟之期以待諸侯之至者未幾而滕子嬰齊先至宋宋公乃以為有罪而執之則曹伯知其不可輔以成霸亦復與宋公離矣以故三月未得會而盟遂

不成。然宋襄之圖霸，亟欲踵齊桓之會于北杏而復同盟于幽也，庸得已乎？於是改從夏六月，而以曹伯為地主，指曹南為之盟所焉。在曹伯亦不可得辭矣，惟及期而至者仍是一邾子而止。彼先所執之滕子嬰齊，既不得與，則欲更求如滕子者而不得也。故春秋獨書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黃氏仲炎曰：宋襄圖霸，為盟于曹國之南，是不能致曹而乃枉駕以盟曹也。曹弱於宋而抗於宋者猶且不服，况諸侯乎？至于公之獨書爲陳氏以為明年鹿上復人宋，則春秋未嘗予宋以霸。此乃人曹、邾以人宋也。按是說當從之。

鄫子會盟于邾

管見：宋襄公侈然自大，以諸小國為無足數，與之會盟，固所不屑也。邾亦小國耳，宋公因邾子先從伐齊，欲有以寵異之，遂命邾為諸小國之長，使主會盟，故鄫子會于邾，亦即盟于邾，不復至宋也。於是邾人倚宋公之勢，惟所欲為，遂於己酉會盟之日，執鄫子用之，豈非大異也哉？自此曹伯亦決于背宋，不復顧有曹南之盟矣。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管見：己酉即會盟之日，執鄫子用之。據左傳子魚之論，則疑於殺之而用其尸為牲以祀神，太覺駭聽。公羊、穀梁傳則皆謂叩其鼻以血社也。叩鼻之說似可從，而亦無所本。且以為血社，仍與左傳所稱次睢者同屬臆定耳。按鄫子會盟于邾，以己酉，則其執鄫子而用之，殆非用之於社，而即用之於主盟之神也。與凡盟皆殺牲取血，其取之者先於牛耳，即可知邾人之執鄫子用之，所以取其血者，亦刺其耳以取之，則已其血不用以歃，惟以薦之明神，豈至必如牲之果殺而瘞之於坎也哉？然其事與刑牲之用，則又準因之用，誠亦為類矣。彼邾人之於鄫子，乃假會盟以致之而加虐如此，則何以故？季氏本曰：邾之執鄫子，左氏則言宋公使邾執之者，然公、穀則不敢罪於宋耶？何休以為魯本許嫁季姬於鄫，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己，以此二國致怨。臨江劉氏亦信其說，而考之公羊傳文，本無此言，不知何氏所據。今按昭公元年傳云：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惟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自擇，而皆許之。已而女允適公孫楚。子南、公孫黑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是可知昏姻之故，以妒生惡心者，蓋有之矣。據此以推彼，邾人之與鄫子，國皆在魯南鄙，與防近。僖公有愛女季姬，未得所歸，其心以此二國之君皆可娶，而未能決取一焉，乃以季姬如防，公兩會邾、鄫之君，使季姬竊自擇之。僖十四年夏六月，但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其先亦嘗使季姬及邾子遇于防矣。及季姬許適鄫子，於是僖公使諭鄫子來朝以納幣。明年，季姬歸于鄫。其時邾疾鄫子之得取季姬，心銜之，而無如何，雖忿不可忍，亦以魯故而未敢動於惡也。及十六年夏，鄫季姬卒，則

鄫與魯之親誼絕，故值此十九年之夏六月，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子遂執鄫子用之，亦借以紓其私怨之久不平者。故然作如此說，較於情事為近。若何氏直謂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己，以此二國致怨，則未免失之誣矣。

秋宋人圍曹

管見：宋公以夏六月盟於曹南，及秋而遂圍曹，則其盟為要盟矣，又何怪曹伯之背之哉？盟首宋公，譏其不信，而徒誇詐。等圍書宋人，貶其為暴，而全乖君德也。於時曹不應，而宋之圍亦自解，故但書宋人圍曹則已，以見無傷於曹，而徒自絕於曹，於圖霸之道益遠。

衛人伐邢

管見春秋之人衛若惟就伐邢言之衛本以報邢人伐衛之怨非無辭也但邢之伐衛以邢與衛並受齊桓之德未有以報而衛倘背之以從宋伐齊故不勝其憤而伐衛耳衛於邢有怨今之伐邢猶為以怨報怨衛於齊受德先之伐齊不為以怨報德乎故去年冬書邢人狄人伐衛其人邢之意賤其伐衛者輕賤其引狄人者重此年秋書衛人伐邢其人衛之意賤其伐邢者輕賤其負齊桓者重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管見左傳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於齊修桓公之好也按陳穆公名款為陳侯杵臼之子齊桓始霸有北杏之會陳侯杵臼與焉與宋公同輔齊霸及莊公二十一年陳侯杵臼殺其太子御寇立嬖姬之子款為世子以亡公子敬仲在齊懼世子不得定乃因僖公五年齊桓定王世子于首止明年亦復使世子款及齊桓盟

于寗母又明年再從齊桓會盟于洮於是僖十二年陳侯杵臼卒子款立是為穆公以此言之陳穆公不忘齊桓之德而欲修其好則有由矣若蔡之近楚者自莊公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其子肸監國後獻舞卒於楚而肸始代其位至僖公十四年蔡侯肸卒子甲午立數世皆與事楚故其間當僖之四年齊桓會諸侯之師主於伐楚而先以侵蔡蔡潰然則所為蔡侯者縱不敢怨齊桓亦不能反指為德也而又何好之可修乎至於楚之與齊讐國也初齊桓之伐楚次于陘戚貴以銳師據楚之險塞楚懼乃使屈完來盟于師楚自入春秋以來其強大未有屈於人者及是而偶於齊師以懼而使請盟焉其心必以為辱而忍之彼齊桓之許盟豈所謂德屈完之受盟於召陵以歸國將謂此盟為修好之有永哉若然則陳穆公之念齊德而欲修好於諸侯先欲蔡之專事楚者轉而盟齊蔡不能自主陳既無從得所請於蔡矣若又欲楚之讐於齊者釋憾而與之盟且將屈楚子親至於齊以就之盟在

陳侯必不得所請於楚亦即為陳侯所自忖而不敢請於楚者今細玩春秋書法特首陳人以陳侯欺背受齊德將盟以修好必借之倡言以見其非妄耳其實始事者豈陳人哉次及蔡人則因蔡侯甲午於齊無德而有怨而今亦從陳侯之請以盟于齊則是有與同欲非從陳侯一人之私願矣又其次乃及楚人楚人非他楚子成王頵也楚居南鄉齊瀕東海遼不相及而忽涉其地以盟諸侯將託言陳蔡二君之固請既非得已且桓公既卒亦得因以尋前此屈完之盟于召陵也楚豈患其無辭乎凡此皆鄭伯捷之先朝於楚即與楚子私謀以定之者故於楚人之下乃帶出鄭人欲以著此盟之本末先自陳侯倡言蔡侯同欲直若鄭伯初不與其事然及楚子從陳蔡之請以盟於齊又若鄭伯雖與其事而非汲汲欲之特出於後至者然此實鄭伯之行其詭以欺諸侯也而春秋則洞見其隱矣鄭伯之為楚謀胡以必出於此時當齊桓既卒鄭伯首朝於楚蓋度秦處西陲隔於王畿不能以有東諸侯也匹秦者

惟晉晉惠公夷吾以韓之戰獲於秦卒質太子圉而與河東之地乃得歸其能以有為哉近惟宋公茲父圖霸甚銳而汲以威逞當其執滕子嬰齊曹伯知其不足輔以成霸將背宋及宋公以邾子訖盟於曹南又復使邾子主小國之會盟遂致邾人執鄫子用之曹伯乃與宋公絕是宋公為孤立其卒歸於無成決矣然則繼齊桓為霸主者非楚成頵而誰故鄭伯之朝楚即欲奉楚子為霸主耳楚子與謀於是鄭伯以圖霸之始事必得主盟以修好於諸侯皆齊桓之會北杏而即謀同盟于幽者今可踵而行之矣惟是王畿以東其諸侯獨齊為大苟齊得與盟則魯必從之他如宋衛曹之至不至無足計者為之揆其事勢非盟于齊不可楚能如齊則欲盟于齊而亦必得何也彼齊桓之前伐楚大合諸侯之師楚使屈完請盟猶得盟齊於兵車之會矣及茲歷十六年楚求背盟於齊則乘是而如齊以與其嗣君修好諸侯又何至不得盟齊於衣裳之會哉由是楚子如齊以此僖公十九年冬陳侯蔡侯楚子鄭伯

皆盟于齊也而春秋皆人之者以是盟為大潰諸夏之防故蘭其間以鄭伯為罪魁鄭同貶以人而叙諸楚人之下則亦無以別於楚矣至若楚欲為盟于齊齊侯不敢辭而身與其盟在桓公則主攘夷狄以尊中國在孝公則乃主親夷狄以弱中國是齊桓不為有子而齊亦復無君也故削齊侯而不書又魯為有道之國僖公為周公之孫亦即謂其能復周公之宇者值茲楚盟于齊公亦畏楚而不得不從之盟彼魯頌閟宫篇誉盛誇僖公之績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是特因齊桓之霸以致此虛美而已齊桓卒而公遂不競若此亦可羞也故因不書齊侯而於公並諱之

梁亡

管見 梁之亡也左傳謂梁君好土功而亟城其邑民罷弗堪則曰某寇將至及溝公宫又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役城之興溝亦人君所為設險以守其國也梁君之好土功為守國計何遽為秦所取而即至於亡哉攷周官禁暴氏凡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秋官士師掌士之八成八曰為邦誣注謂造亂言以惑衆者其稱八成則以是為正亂之成瀆也據此則民之以言語造亂不信而惑衆在君之設禁猶有成瀆矣而梁君乃以土功罷民輒自造亂言以紿之初曰某寇將至後復曰秦將襲我故民稔知其不信亦各佯懼而潰以罔梁君也及三秦果襲梁則先時罷於土功而潰之衆遂害梁君所造作之亂言以大呼于國中曰秦將襲我其誰不懼其誰不潰乎於是梁君獨守其城耳溝耳以故秦師至襲之而即取之梁亡路史國名紀梁伯爵本少梁夏陽也嬴姓今同之韓城有少梁故城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管見 李氏廉曰經書新作二此年及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按彼別其名曰雉此獨統以南稱則魯之南三門所為庫雉路者皆為新作可知再按彼雉門及兩觀之新作先由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此未聞其災而哭言新作則其務崇侈亦可知

夏郜子來朝

管見 孔氏穎達曰二十四年傳富辰所云郜之初封文王之子聃季之弟以後更無所聞惟此年一見而已鄭氏樵曰郜有二桓二年取郜大鼎北郜也在單州成武郜子來朝南郜也單州有二郜城黃氏正憲曰王氏云郜分為南北皆附庸於宋意是時宋襄無道荆楚日强郜以宋為難恃而魯為同姓望國故來朝以求依附耳按郜之始封一而已未審以何時析而為二遂有北郜南郜之分北郜蓋為始封之嫡派所分為南郜者其支庶也在春秋以前北郜為宋所滅故其分封之彝器有大鼎焉宋得之而其後以賂魯桓公桓公納于太廟猶繫之以國曰郜大鼎因宋之舊也宋前滅北郜而仍存南郜其為附庸於宋久矣值茲宋襄銳於圖霸欲以威脅諸侯於是滕子鄫子皆為所虐則其不能撫郜可知王氏推言郜子來朝之意以為宋不可恃而求依附於魯是為能得其情者歟而要之春秋書此於郜子非以其來朝而善之於魯亦非以郜子之來朝而幸之言外總見宋襄求合諸侯以霸而猶迫其屬在附庸之郜子不獲已而朝於魯當此楚黨益盛在宋襄之孤立豈不大可危哉

五月乙巳西宫災

管見 考春秋所書太廟則周公之廟也所書世室則魯公之廟也至羣公之廟則皆以宫稱若所書武宫煬宫桓宫

僖宮是也據此則知是年夏五月乙巳書西宮災所謂宮者正指廟言諸侯五廟太祖居中其四親廟列於左右左東而右西也東二廟為顯考為王考廟相聯西二廟為皇考為考廟亦相聯則其統言西宮災者以西之二廟皆災既非一廟之可專指而其二廟相聯則又不必分指其廟獨書西宮以別於東宮可矣至公羊傳云西宮小寢也小寢有西宮則有東宮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寢也何氏休又即三寢而申之以為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按小寢既非君之正寢夫人居之其小寢之旁有西宮又祇為媵所居耳無關輕重雖災亦可不書宜春秋之書西宮災者既當知其意在重廟而其但書西宮災而無他辭則並譏魯君臣之失禮亦不可不辨也禮記檀弓云有火其先人之廬則三日哭注以先人之廬即廟之謂爾此後宣公卒子成公為之立廟入主是稱新宮及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書新宮災即聯書三日哭哉者指以為禮然則此僖公二十年五月乙巳祇書西宮災而不聯書三日哭非以譏魯君臣之失禮而何

鄭人入滑

管見 滑國伯爵晉及齊桓同盟于幽地在今河南衛輝府之滑縣與衛偪近前當服屬於衛也滑距鄭為遠非鄭之與國左傳以鄭人入滑為滑人畔鄭而服於衛夫豈滑之罪哉掇厥所由鄭之入滑為楚故爾去年冬鄭伯欲奉楚子為霸主以繼齊桓乃以楚子及陳蔡二國盟于齊魯亦來會時宋公銳志圖霸輙與邾子就盟于曹南強結曹伯以資其輔此與楚為敵可俟楚子自挫辱之至於齊桓始伯閱其同盟于幽者魯與盟而滕子亦從衛與盟而滑伯亦從也今楚子之盟于齊何遽不如齊桓而小國未有與者滕子附魯魯既來而滕子適不來猶之鄭輔楚霸其所近之許男不及與俱是亦無足云耳至滑伯附衛衛既不來而滑伯亦故不來則猶之宋與楚爭霸其所近之曹伯終與相結是豈可不問乎以故於此年夏五月鄭伯消師向滑出滑之所不意而攻之滑無備於是鄭師至不假攻圍而遂入於滑也凡伐國而能入者靡不取之鄭師還其所侵掠當無算又必即謀獻捷於楚以悅楚子矣鄭密邇周畿為王室蟊賊乃至供楚刑驅役恬不為怪是安得不加之貶絕而稱人哉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管見 齊侯與狄盟于邢則齊幾淪於狄矣故從諸侯削爵之例不正書侯而書齊人狄得與齊侯盟于邢狄幾儕於齊矣故破外夷稱國之例不但書狄而亦書狄人也其盟邢之故公羊以為衛方病邢齊為邢謀衛難是已觀去年秋衛人伐邢所以報邢人狄人之伐衛圍菟圃也伐衛邢為主衛文志在滅邢其病邢者將無不至邢惟恃狄懼不足自保因欲借齊以成衛即乞齊侯至邢而因以與狄盟于邢耳至於齊侯亦不恥與狄盟者何以去年冬鄭伯使

楚子會陳蔡之君來盟于齊名為修好於桓公實則畧地於齊國也楚師再將至於齊矣邢與狄相結齊即得因邢以與狄結則不以非我族類遠之亦聊以固吾圉而已然諸夏戎狄之防已潰春秋不能以無譏焉故於此年秋書齊人狄人盟于邢至穀梁謂此前二年狄救齊邢人主之以故此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也其說恐未確蓋十五年之狄救齊因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故狄救之然宋所敗之齊師乃齊四公子之徒非宋公所立孝公昭之師也猶之是年夏師救齊師謂魯師其救齊者以宋公會曹伯衛人邾人伐齊欲立孝公昭而殺公子無虧故救之耳以此言之前之兩書救齊皆非以救齊侯昭也齊侯昭方將有怨於魯復何所德於狄與邢而必欲之盟哉

冬楚人伐隨

管見楚以去年冬盟于齊遠交也以今年冬伐隨近攻也
遠交而近攻此為蠶食諸侯之謀非與霸國不合左傳謂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鬭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
亦似乎貳而討之服則舍之者矣而豈其然哉楚之與隨
成楚未能滅隨耳觀春秋至哀公元年猶書楚子隨侯圍
蔡可見若其可滅楚成頗前於僖之五年滅弦僖十二年
滅黃後復於僖二十五年滅夔何所愛於隨耶且楚之伐
隨惟此年見於經亦欲見楚自盟于齊以後即將橫行中
國乃特書此伐隨以起其端耳明年為僖之二十一年楚
子執宋公以伐宋二十二年敗宋師于泓又二十三年伐
宋圍緡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又二十六年楚
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又二十七年楚人及陳
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至二十八年夏晉侯及楚人戰于
城濮楚師敗績而後楚勢之自伐隨而日張者至是而始
戢也若但就伐隨言之先如楚武王熊通以桓六年侵隨
八年敗隨于速杞十一年隨絞州蓼欲伐楚師楚敗鄖之

師以卻之莊四年楚武王荊尸授孑以伐隨因卒而還名
辟於左傳而春秋獨書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蓋
舉其重者耳其他有事
於隨者豈須備悉也哉

二十有一年

春狄侵衛

管見狄侵衛而邢不與則此侵衛者狄自侵之非為邢故
也蓋狄以昨僖公二十年秋得齊侯與盟于邢遂自侈大
以凌犯諸侯且數數然矣故於今二十一年春書狄侵衛
二十四年夏書狄伐鄭三十年夏書狄侵齊三十一年冬
書狄圍衛衛遷于帝丘三十三年夏又書狄侵齊計自齊
人狄人盟于邢以後終僖公之世纔十三年耳狄之於諸
侯其為侵伐圍者凡五而齊當其二狄顧可盟乎哉昔
管敬仲言於齊桓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此為定論矣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管見鹿上之盟以宋公為首而使齊侯參焉皆楚子之詐
謀耳蓋宋公與楚爭霸楚子因偽結宋公以並霸而與為
盟焉欲借神以昭其信也又以為盟于楚宋必不至惟以
宋為地主而楚實就之盟則宋必從之此在前二年之冬
楚嘗就盟于齊矣今不可踵而行之乎且齊之盟齊侯既
與則此盟于宋者亦可致齊侯為參盟即因以莅盟也楚
子以盟質於神復以莅盟患於齊侯宋公更何所疑哉不
寧惟是鹿上之盟所既由宋公定之以告於齊楚及盟之
期楚子乃以宋公為首加于齊侯之上而自以其身後之
宛乎貴爵之文絕無爭長之迹初不知楚子之於宋公其
內卒欲加之推尊而其外先貌為之推奉故然也觀於是
盟宋公自大而悲齊侯中立而靡楚子恃強而詐皆其所
自取絕者故春秋一例人之書曰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
上杜注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今江南鳳陽府潁州太

和縣西有原鹿亭按潁州之太和猶非宋地志亦不載太
和有原鹿亭無可據竊意宋都商丘即今歸德府有邑其
商丘南一百二十里有鹿邑縣寰宇記云此春秋鳴鹿地
成公十六年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
即此夫以鳴鹿鹿邑鹿上三鹿字同文則由鳴鹿
在今鹿邑推之即並指鹿上為今鹿邑亦無不可

夏大旱

管見於夏書大旱因以志災其言下之意又謂此年秋書
侯不與於盂之會必以國有大旱辭之也夫大旱為災魯
國將病非公之不幸乎而其以大旱辭盂之盟不至與楚
子同執宋公以伐宋魯猶不失為有道之國是亦公不幸
中之幸也與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管見 盂杜注宋地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有盂亭按此年春盟于鹿上楚子已約秋合諸侯會于盂將與宋公爭霸故冠以宋公楚子而連叙之楚子爵平於陳侯蔡侯鄭伯曹伯與許男齊等而其強過於宋公乃仍先宋公者由楚子之詭謀欲以退讓行其凶横使宋公終不覺耳惟齊侯心疑楚子强甚而忽屈於宋公必非誠然其為變將不可測故特於鹿上成其參盟而秋之會諸侯于盂則不至焉陳侯蔡侯鄭伯即今之前二年從楚子以盟于齊之陳人蔡人鄭人也爾時許男曹伯不及與今則皆會于盂非附宋公乃畏楚子也至衛文勤於政治能自立當齊桓卒之明年從宋公伐齊宋公以曹伯先衛衛文不平遂與宋絕及宋公與楚爭霸衛文稔知楚子之必能勝而亦不肯屈而從楚在周畿以東之諸侯其不克尊王室而猶知遠夷狄者衛文而外不概見亦可謂加於他諸侯一等矣以故宋

公楚子將會諸侯于盂齊侯猶以疑楚子而不會衛文則實拒楚子而不會也夫宋公楚子以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豈徒會哉亦謂因會以為盟耳及會而楚子乃執宋公以伐宋則何嘗果有志於盟耶總而言之楚子之執宋公以伐宋其初皆由鄭伯朝楚欲輔楚子以霸遂為楚子主謀使之先盟于齊以安齊侯齊侯不動乃盟于鹿上以魅宋公宋公不備然後以諸侯會于盂伏兵車待之即乘會之時突執宋公以伐宋有必捷者此舉豈不可以大得志哉楚子從其謀其在會之陳侯蔡侯亦與知焉所不共白者獨許男曹伯而已於是諸侯之會于盂楚子欲執宋公則竟執之欲執宋公以伐宋則遂伐之在陳侯蔡侯鄭伯皆同惡相濟餘若許男曹伯雖不欲亦無如之何也

冬公伐邾

管見 此年之公伐邾殆由十九年夏六月鄫子會盟于邾邾人執鄫子用之其虐已甚鄫子不能報而公為之報耳初公有愛女季姬使自擇配於是十四年夏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納幣聘季姬十五年秋季姬歸于鄫十六年夏鄫季姬卒僖公傷之鄫子猶是公之壻也及十九年夏邾人以如鄫子之得取季姬乃因會盟于邾而執鄫子用之雖未至如盟之用牲必主於殺亦既執而刲其耳血以薦之明神矣公得無怨怒於邾乎哉其特獨以圖邾非易而又有宋公以為强援故公心銜之而不即發及兹二十一年秋楚子合諸侯以會于盂遂執宋公于會以伐宋宋大挫辱失勢公乃乘此間以伐邾也然經文但書伐邾則未能克而取之可知矣故明年春復有伐邾取須句之役至左傳據須句為風姓係古太皞之封地近濟乃僖公之母成風所自出遂度公之伐邾必由邾之滅須句也亦即謂須句子來奔因成風成風言於公使公伐邾取須句以復須句子於國俾得崇皞濟之明祀且保小寡詞

義極正大不涉于私但經文於此書公伐邾既不可先得邾滅須句之實於後書公伐邾取須句又不可卒得公復須句子之實則亦未敢以為信然然則公之伐邾及其再伐邾以取須句者以為公為其母成風不若以為公為其壻鄫子於情事較為近實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管見 公羊傳云楚子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此乎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據此則目夷子魚以守國為己任楚環而攻之不能克宋之都城以外為其俘掠者必多此楚所得舉以獻捷之具與其來獻於魯者胡傳以為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是固然矣不寧惟是楚執宋公以伐宋使宋無君宋亦為君之執於楚懼楚遂殺之而不

敢與楚戰楚之此舉即欲以滅宋也值宋公庶兄子魚守國甚固計自秋及冬師老當還其所執之宋公將何以處之昔武王熊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惟是留楚數年卒而其子蔡侯肸為之監國至今蔡存則今執宋公以歸無損于宋亦無益于楚夫安得不思有以釋宋公耶但楚之於宋公初以暴執之不必有說令將患免之則不得無辭也因思魯侯不從楚以執宋公正可借之請於楚以釋宋公矣故其使宜申來獻捷者度魯侯既受捷必請宋公與楚爭諸侯其挾辱固自取之但宋之始封周以待三恪不可遂滅旋當往為宋公請平於楚與諸侯共盟之夫亦可釋宋公以存宋也因是於其冬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凡皆楚子使宜申之時欲以如魯獻捷而致魯之為宋請盟有必如其志者若第以獻捷指脅魯言猶不免為楚子所欺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管見〕公羊傳云公子目夷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此其本情也然非使宋及楚平則宋公無因得釋故公為宋公請盟于楚楚從之以白諸侯夫乃得會諸侯以盟于薄因釋宋公薄宋地漢置博縣屬山陽郡後漢改屬梁國今河南歸德府治西北有亳城即薄也凡諸侯以城下之盟為深恥後宣公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傳稱楚莊王圍宋急宋文公使華元夜入楚師劫子反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弗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以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爾無我詐我無爾虞據此以推宋都古商邱即今歸德府治前為湯所居亳都薄即故亳城在宋都西北則此盟于亳者其亦以退舍三十里為率明其非城下之盟云爾所稱諸侯即先會于盂之宋公楚子以及陳侯蔡侯鄭伯之與許男曹伯也不

可不再指數實亦無足指數故祇以概俯客之其間惟許男不欲黨楚以棄宋是以明年夏宋公衛侯伐鄭而許男亦從

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管見〕去年冬公伐邾但書伐而已殆以不利而還耳今年春公復伐之遂取須句取字與上伐字一串說則取為入其地而俘獲之也至秋八月丁未乃邾人戰于升陘亦由邾欲報其取須句之怨故有是戰也夫若大須句所在左傳以為太皞之後裔封此屬今山東泰安府之東平州孜東平在魯兗州之北境邾在魯南為今兗州府之鄒縣將以何道越魯而得滅魯北之須句哉按集說中惟趙氏指須句為邾邑當從之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注邾今魯國鄒縣六書故邾鄒同聲實一地春秋時邾用夷故邾謂之邾婁合邾婁之音為鄒故邾改名鄒也因是以推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於餘邱邾之切音邱與婁聲亦近可知於餘邱之與邾婁字形字數有異其實一而已矣夫邾本為鄒其切音之合稱邾婁蓋以二字名國非中國之號也及易以一字名而曰邾則固不稱邾婁而猶以名其邑亦不正稱邾婁而離以切音與音之近者曰於餘邱則邾婁之名將隱豈復有謂邾為邾婁者乎且國既名邾其邑亦有因國而但稱邾者而要必有以辨於國乃因於餘為邾之切音而須句之與於餘文異而音亦相近於是國之名邾從本音為一字邑之名邾則從切音之合者為二字既有以別於邾之國名並有以別於於餘邱之為他邑名然則趙氏指須句為邾邑不可借是以一其說與至於古有須句國名又當別論不必泥如薛與秦皆國也莊公三十一年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何嘗不為魯邑曹為曹叔振鐸之國閔公二年狄入衛戴公失國廬于曹則

仍是衛邑耳且猶不敢邑莊公七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是已又有黃邑桓公十七年春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是已然桓公七年夏穀伯綏來朝國也僖公十年冬楚人伐黃亦國也庸得謂須句一名獨繫於古太皞之國必不得繫於邾之邑哉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管見去年秋楚人會諸侯于盂執宋公以伐宋皆鄭伯如楚以謀之者及冬而公會諸侯盟于薄宋及楚平乃釋宋公宋公不必以魯為德而其怨鄭則必深又不能興師伐楚以逞其憤則於鄭之讐不遠者必思報之矣以故今年夏宋公主兵而衛侯許男滕子則從之伐鄭也家氏鉉翁曰三國不以宋公見執于楚猶從伐鄭問即楚之罪故爵之是已而猶不惟此也衛侯徙國楚邱北不盟狄南不盟楚其自立為王者以彼視鄭之即楚則中國之賊耳微宋

公主於伐之於義不當問其罪哉許男雖與於盂之會初亦請宋之與楚其鹿上之盟有可信也而楚子忽執宋公以伐宋陳侯蔡侯鄭伯皆晏然不救許男亦穩知鄭伯之新附楚者特效此奸謀也而與宋公共憤之及是而從之伐鄭亦激於義故然至滕子先為宋公所執伐鄭之役豈所樂從然宋公挫辱於楚其於滕猶能脅以勢也微其師而必從猶非挾之以為不義於宋公無敗於滕子復何識焉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管見升陘杜注魯地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及魯公舉之故戰于升陘左傳謂此戰也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君重於師公喪胄挫辱已甚故不奪公以深醜之明乎煌煌侯國之君幾無面目以對邾之為魯附庸者至於經文不書公亦不書師敗績非而諱之也總以豈公云爾說者多言內敗必諱稱戰而已觀前莊公九年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此非內敗乎而胡以獨不諱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管見春秋書戰者二十三惟昭公十七年冬楚人及吳戰于長岸但書時不及月日他皆時與月日並書其於日書干支又並書朔者一見此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一見後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殆以晦朔兩日皆兵家所忌故爾鄢陵之戰左傳言晉楚遇于鄢陵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晉郤至以為陳不違晦乃克楚之一閒注云月終日晦兵家所忌楚壓晉軍而陳不避忌日此其間之可克者由是推之朔為月盡而始蘇則猶與晦無異未見其納陽也其象與冬至之潛陽復生同易卦之

有復指國運之初復言初復不可更剝故上六爻辭重為之戒曰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從可知國運然時氣亦然而日辰亦並然也朔日之為兵家所忌復何疑焉於時宋公不暇計惟恐稍緩則失楚人故楚人主兵伐宋宋衆之為應兵而春秋乃轉以宋公主是戰也書曰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及者猶公羊所謂我欲之而汲汲耳泓杜注水名今在河南歸德府柘城縣北三十里汪氏克寬曰宋以衛侯許男滕子伐鄭而泓戰止書宋公者蓋夏首伐鄭之師既歸及冬楚救鄭不及因遂伐宋宋公帥師往逆之而與戰欲雪盂之恥而不度其力之不能也至宋公身傷而不言宋公敗績猶為宋諱辱爾若楚君敗績則直書之矣按此說極周匝其於宋公之及楚人戰而敗績本末具見焉若左傳所記子魚之諫論惟咎宋公之不鼓不成列非事實也宋之非楚敵審矣泓之戰就令宋衆楚人之未畢濟以擊之又或既濟而追楚人之未畢陳以擊之宋師其能必勝而不

戰續乎心傳求經又細玩書一新字使見宋公急於遏擴
聲威之日有志亦犯之其不自量力以圖僥幸猜冥然罔
覺怦然不顧而已嗚乎噫嘻宋公欲繼齊桓以霸而為楚
所忌大加挫辱先於盂之盟被執繼辱釋令於泓之戰
被傷遂至顛死
霸者固如是哉

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

管見緡杜注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今在山東兗州府金鄉縣東北三十里緡為宋邑圍緡即所以伐宋不必及宋都也其必言伐宋者既以明所圍之緡非他國之邑亦並見此師主于伐宋其意不為緡耳齊伐宋圍緡無貶辭而得書爵者何以宋公圖霸五年中初執滕子嬰齊又縱邾人執鄫子用之其為虐已甚繼而與楚人為鹿上之盟或欲睦于楚以寧中國將不失齊桓盟于召陵之意歟及齊侯與盟乃竊料楚人必懷詐而有禍心故後之諸侯會于盂齊侯不至會之日禍發楚子忽執宋公以伐宋欲遂滅之以視先宋公之執滕子為尤甚矣賴子魚守國魯侯復為薄之盟宋公乃釋既釋而鄭伯之黨楚以謀宋會師伐之遂使楚師假救鄭之名以伐宋宋公急于雪盂之恥不量敵輒及楚人以戰于泓宋師之敗績已大著矣至公亦傷股猶諱之不敢言也自是楚勢益橫諸夏皆靡然南附此於齊桓安內攘外之盛業一為宋公所敗不既掃地以盡也哉以故齊侯憤之不幸于宋公先有納已之私德亦無惜乎宋公令有喪師之新憂乃以號稱伐宋者聲其罪即以羣集圍緡者致其封猶是激于義之不容已耳奚以用貶而削其爵為至經文但書圍緡而止未嘗入而取之是蓋由宋公以泓之戰傷股創亟將死亦或反本思善自悔圖霸之失道將無以對齊桓于地下也固不以師救緡而與齊敵而齊侯亦順閔其服罪之情圍亦旋罷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管見左傳云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襄公以去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戰于泓而[illegible]股至今年夏五月庚寅因傷股不瘳而卒是非死于正命也故[illegible]但書卒而不書葬禮記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陳氏祥道曰怖畏而死則非勇厭溺而死則非智宋襄以泓之戰傷股而死雖非不勇與長同亦為不智以與厭溺同也厭溺者亦以恃勇而然凡人以勇而不智死在先三之禮則懲之以不弔以為是固死無足惜耳雖三號亦何庸哉國君以勇而不智死在春秋之法則懲之以不葬以為是固死欲速朽耳於五月安能得我但春秋之不書葬其例非一宋公以被傷死當即國君之過弑者例之又因君之過弑而書弑者非其例惟過弑而書卒者乃其例也君死白去甕外曰卒一而已矣如魯之隱公以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薨由羽父[illegible]於蔿氏也其賊本無名而莫由踪跡特以疑案置之則不得書弑而書卒耳又如魯之閔公以二年秋八月辛丑薨由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也其賊雖有名而未聞執誅仍以疑案置之則亦不得書弑而書卒耳惟二公之以過弑死皆非正命春秋例不書葬則有不能以不嚴者彼宋公之戰于泓以傷股而至于死惡知其傷之者之為誰哉則亦惟嚴國君死非正命之例不書葬宋襄公而已其書宋公茲父卒仍與魯之隱閔二公無異能說者推求宋公書卒不書葬之故遂謂諸侯皆從楚而不會[illegible]宋公茲父卒子王臣立其國爵如故當時若鄭伯[illegible]從楚或不會宋公之喪則有之魯僖公從楚之意[illegible]未必亦未見其與宋絕也豈于宋公之葬竟不使其臣會之也哉魯會葬則魯史必書然不見經文者由春秋削之也

秋楚人伐陳

管見 陳自僖公十二年陳侯杵臼卒子款立十三年從齊侯救徐盟牡丘次于匡十六年從齊侯會于淮卒成十七年之伐英氏滅項是年齊桓卒陳未嘗與楚也及僖公十九年楚以諸侯盟于齊陳侯與焉二十一年楚子復會諸侯于盂陳侯亦與時楚子執宋公以伐宋陳侯亦灼見其強而無義矣至伐宋不克以魯侯爲薄之盟乃釋宋公無何二十二年又假救鄭之名以伐宋戰于泓宋師敗績宋公傷股遂以今二十三年夏五月庚寅卒夫宋襄圖霸失道猶鬱以終自是以往楚猶逞其豺狼不可厭之性將何所不至哉陳宋接壤周初以備三恪在諸夏中尤爲親昵襄公既已嗣君苟鑒於前失其國爲無損猶足以有爲也陳之不欲棄宋而與爲比蓋亦有此情矣比宋則背楚楚人必怒其伐陳庸得已乎左傳曰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此于伐陳之本末已具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管見 杞有二稱杞子者殷以前所封其國在山東青州府安邱縣境僖公十四年齊桓以淮夷病杞故會諸侯城之其所城爲緣陵是即杞子之國也杞子卒前未有書者蓋由諸侯城緣城以後杞子得通好于諸侯于是乎赴弔往來之禮始行故爾赴必以名書杞子卒而不名何以闕之春秋之例卒書名葬書謚書謚所以諱其名也魯之于杞子但使人弔不使人會葬不會葬則不得書葬亦即不得書謚將何以諱其名哉故知凡書他國君卒而不名如前滕侯卒宿男卒之類皆借以不泯先王加謚之意亦即爲諸侯[redacted]會葬者補其過也

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管見 朱氏睦㮮曰鄭在王畿王所倚也頹叔桃子將欲叛王故先伐鄭此蓋爲叔帶設也伐鄭果出王意是年王出居于鄭伐鄭而依鄭無是理也按此說極允初僖公八年周惠王崩世子襄王立十一年左傳謂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據是以忌其戎號其實狄耳王子帶得名之則其陰結于狄亦久矣十三年王以戎難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至二十二年富辰請于王王召之于齊王子帶復歸京師又通于狄女隗氏之爲王后者遂復因狄作難王臣頹叔桃子黨之乃謀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又恐鄭援京師則先使狄師伐鄭不以必克爲功惟令鄭日嚴守備雖聞周急不得西嚮來援則已以是專敵周師王怯懦不忍可走也王走其誰有闘志哉以故是年夏經書狄伐鄭左傳亦即稱頹叔桃子遂奉太叔以狄師伐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氾因水名今河南汜水縣是已本周之虎牢鄭嚴邑前鄭厲公與虢公敘子頹納惠王惠王賜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虎牢之爲氾與鞏縣接壤鞏在周畿東北則氾在鄭鄭之西北矣狄之伐鄭必東指鄭都距氾爲遠故有夏之狄伐鄭而事未克亦即有冬之王出居于鄭而勢不相妨也此可據地志以見其必然者至左傳推叔狄伐鄭之由以爲鄭執王使伯服游孫伯不聽王命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極諫不聽卒出狄師夫王之伐鄭爲是年夏王之避難出居于鄭亦即當是年冬朱氏駁之曰伐鄭而依鄭無是理也亦孰得謂後人之多疑而好辯哉

秋七月

管見 此非特如一時無事但書首月之例而已觀前書曰夏狄伐鄭後復書曰冬天王出居于鄭其間秋之一時王子帶為戎首頽叔桃子為亂黨並以狄人為耶行之冠賊則自伐鄭以始因而伐王伐周其事有不可悉指亦不忍明言者只于王出居于鄭以前據想其大概可矣

冬天王出居于鄭

管見 天子無出出則失位此大戒也易之有渙卦取風水震蕩之象其國有然則人心洶洶天下事幾不可為矣而彖詞曰渙亨王假有廟特為九五言之五居尊為王王假有廟所以正位也觀彖傳王乃在中之意可見五之尊位為中五之不失其尊位為在中而象詞獨舉王假有廟言者九五能為鬼神所憑依則其能為臣民所係屬可知所

稱假廟者如何九五爻辭曰渙汗其大號渙汗汗散而出也此渙字只借用散義不得與名卦之正義混看大號之號讀平聲痛哭也人有所欲白而痛哭以陳聲淚俱下則汗出霑衣故稱渙汗而大號乃見其九五有此象者蓋言王假有廟之時將正尊位以拯天下之渙乃祭告于祖廟引罪自責誓以身殉其情狀之哀痛迫切有如此出何所之哉故下復申告以渙之旁曰渙王居无咎居與論語居其所之居同王居何以无咎傳曰正位也正位謂定其位而伏不可易耳位正則廟以安是為无咎王居无咎正位也出居則失其所居而位不正矣周襄王不知此義一聞頽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來伐王遂出及坎欿其止御上之禦者乃有言曰先后其謂我何偶辭也苟顧先后祭何棄祖廟乎出適坎欿不可居于是更出而居于鄭王出則國中皆潰雖有臣如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之屬上卒皆不為用是宜大收而諸臣皆為所獲也春秋于此特書曰天王出居于鄭不及其他須重讀出字而其歸罪于襄

王之戴乃見

晉侯夷吾卒

管見 此書晉侯夷吾卒不月不日則左傳以為去年九月卒者信矣此年冬特追書耳何以追書欲明此僖公二十四年即為晉文公重耳之元年文公當知繼國統於惠公夷吾不得忘其卒也何以知文公遂忘晉侯夷吾之卒國語云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及期命于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太宰莅之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內史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王從之使于晉者道相接也明年當僖公二十五年為晉文公重耳之二年時襄王猶出在鄭文公納之于周乃取叔帶殺之據此則襄王之錫文公命自鄭錫之其亦適當文公得國之元年冬與文公在外十九年無國不至及是新有晉而寵被王命必將以策

書告於諸侯至魯魯史益書曰王使宰文公賜晉侯重耳命然當其受命于武宮也因而設桑主布几筵注云桑主獻公之主也練主用栗虞主用桑禮既葬而虞虞而作主六子於是爵命世子世子即位受命服也獻公死已久於此設之者文公不欲繼于惠懷故立獻公之主自以子繼父之後行未踰年之禮也然豈所謂禮哉國語初稱僖公二十三年九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重耳二十四年正月重耳入絳是懷公雖嘗立為在喪之君未及改元而弁遂死於高梁列國世次不紀懷公年數猶可委也若惠公在位十五年重耳雖為兄亦亡在外未嘗北面事之然國統所係不容中絕豈得設桑主布几筵以端委入受王之冕服一如晉侯詭諸卒之時哉此其作聰明以亂舊章獨謂以父授子而知有晉侯詭諸不知以弟及兄而知有晉侯夷吾卒矣春秋思有以正之乃因夷吾之前卒及此重耳受王命之冬適遇小祥練祭之期未久未葬其設桑主布几筵否也故特追書晉侯夷吾卒以發覺之

其晉史所記王使宰文公賜晉侯重耳命則從別益晉侯一
重耳之為人雄才大畧而不謝於禮故受王命以後撲約
襄王有功於周室輒請隧弗許與之田其不服者
皆圍之春秋以其功不足以掩罪故亦畧而不書

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管見 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名以不親其親罪之也衛文公
能自強未嘗為人挫辱然其性不能親人故在位二十五
年其初受齊桓之德亦屢從其會盟侵伐凡歷十六年及
齊桓一卒明年遂及宋公伐齊衛風木瓜之詩序曰美齊
桓其辭意則陰刺衛文之不能永以為好固毫不相親也
伐齊以後又經九年值衛文死期將至乃以其先三月猶
欲滅邢竟滅之邢本同姓又皆受齊桓之德如傳所稱邢
遷如歸衛國忘亡者亦大著矣今衛而滅邢是既不報齊

桓存衛之德而復大壞齊桓存邢之德此當何以罪之其
哉衛侯之名燬也燬本火稱民之於火也尊而不親諱語
亦以無情目之然則只據滅同姓則名之例以指
其名而衛文之生平盡得於此一燬字斷之矣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管見 火生則不親火死則遂泯
衛侯之名燬於其生死並合

宋蕩伯姬來逆婦

管見 魯女之稱伯姬者隱公二年書伯姬歸于紀莊公二
十五年又書伯姬歸于杞伯長稱長同雖先後異世其稱
伯得同不窂惟是即一公之女所出分嫡庶可各從其長
稱伯亦或以嫡庶二女同日生其長其辨則並得通以伯
稱焉如僖公九年書伯姬卒此年復書蕩伯姬來逆婦可
據此推之其所逆之婦乃魯公族之女非公女也蕩伯姬

為公女豈復得以公女為之婦哉婦者對姑之稱蕩伯姬
以姑來逆婦則何為乎蓋魯之公族多矣禮記文王世子
篇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有列于庶人者然則魯之公族
雖近而親一當失位去祿則貧乏不能自存何況於女況
乎適然所值或至被罪竄誅以及疾病死亡之厄亦足使
其女煢子而靡所依也蕩伯姬之子先聘魯公族之女逆
值其家破壞無有主於嫁其女者蕩伯姬於此既不可使
其子遂自逆之又不可使他人輒代其子逆之故特俯
寧之名以如魯亦即親至其婦之家而揭之以歸焉爾此
亦事之不獲已而出于此者而春秋特書曰蕩伯姬來逆
婦於蕩伯姬何譏乎其意殆以譏僖公之徒重世卿
而於他公族之哀哭者固絕無存恤其後之意也與

宋殺其大夫

管見 宋殺其大夫不稱名非其罪也蓋以惡宋公耳宋公
以何故殺其大夫按前年夏五月經書宋公茲父卒為與

楚戰于泓而傷股也子成公王臣立楚之尊不與共戴天
矣及去年而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過鄭鄭以皇武子
之言謂為先代之後加禮以饗宋公其詳見左傳固竊意
宋有大夫先力沮其如楚而不得遂或嘗其忘父讎者不
可以為人後而稱于其輕身毋於荊蠻者亦不成為先代
之後而作王賓楚之待之豈能如敵禮乎至鄭伯之用饗
特與其臣議禮以從豐厚殆將以恥宋公也而宋公皆不
之知此大夫所聞而益憤者無何而宋之諛臣指為謗訕
以白宋公宋公或名而詰之大夫亦挺挺不屈並憤慨痛
哭傾瀝直陳於是宋公不勝其怒遂令殺之此今年夏四
月事也其所殺之大夫何罪之有或曰宋有大夫如此春
秋胡以不書其名乃使後世終不知為誰氏之子耶應之
曰不然魏无之過以沽直夕非純臣也不書名以如大夫
之志而其所表者微矣且論此不書名遂謂並不知為誰
氏之子亦不善讀春秋也何以言之此書宋殺其大夫與
上蕩伯姬來逆婦並衛侯燬卒之夏四月而既書之然

則此大夫若即蕩伯姬之夫也固蕩伯姬而可及其為蕩
大夫何嘗不知大夫為誰氏之子哉其其不書名之餘意
為伯姬為魯女其來逆婦于魯者未必其至宋與否而其
夫蕩大夫怨以非其罪而被殺則謂書宋殺其大夫亦以
溺哀蕩伯姬而不忍指言蕩大夫之
名揆以情理其曲至不當如是耶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管見前年秋楚人伐陳以陳之舍楚而與宋也及去年而
宋與楚平宋成公如楚則陳為孤立矣楚于遂有滅陳之
志惟頓之服屬於楚者在陳之南鄰與前齊桓所滅之項
接境陳屢圍之頓子迫于陳乃奔楚楚懼其將滅頓以啟
疆者亦如齊桓之滅項同其國遂不可復故於此年秋以
師圍陳即納頓子于頓蓋置戍而還也其迹似保小寡以
存頓其實即植黨與以偪陳焉爾頓杜注頓國汝陰南頓
縣今河南開封府項城縣北有南頓故城前十七年夏齊
桓滅項在汝陰今開封府項城
縣東北六十里故項城是也

葬衛文公

管見衛侯之謚文何以謂之文也只據前兩
書其名曰燬得其意則不別就加謚亦可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管見莒在魯之東南鄙春秋以來至此年未見莒與衛
有時而會何問于盟自左傳以為衛將平莒于魯十二月
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說者遂以僖公元年
季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遂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
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遂有是盟恐未必然蓋此盟有莒
慶與焉當莊公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則魯之壻也
歷莊閔及僖公二十五年合三十有三年莒慶偕及魯以
盟于洮則昏姻之誼未嘗以獲莒挐而中絕矣何待衛之
平莒于魯哉就令莒魯不能無怨衛侯新立必不恣知又
為在喪之君未及踰年改元猶稱衛子乃以平莒魯為父
之志而亟欲成之是亦不可以已乎竊嘗推求其故公會
衛子莒慶盟于洮公特為莒慶也何以言之莒慶取魯叔
姬衛有女而未嫁者僖公欲求以配衛子耳但大夫之女
將以配國君為夫人必以本國之君主之將主其事又必
本國之君與他國之君先盟以通其好而後可合二姓之
好以成昏也故此年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
于洮是非以魯故為盟乃公之欲以衛子盟莒子耳莒子
使莒慶莅盟于洮既盟則受之以達于莒子不必莒子之
親見衛子可矣至明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
盟于向是亦非以魯故為盟乃公之欲以莒子盟衛子耳
衛子使甯速莅盟于向既盟則亦受之以達于衛子不必
衛子之親見莒子可矣莒與衛既以盟先之而後重之以
婚姻其事之有序固當如是者然春秋書此盟洮盟向皆
譏也其譏意只于盟洮之嘗衛子焉凡嗣君在喪稱子
時或不能不與于盟則有之矣若以盟為求
昏之地而亦忘其在喪以從之盟夫豈可哉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管見向杜注莒地寰宇記曰莒州南七十里有向城今屬
山東青州府按去年盟洮為魯地今年盟向為莒地其盟
所皆公定之公欲使衛侯取莒慶女必先盟莒子則期衛
侯于魯之洮即請于莒子俾得以莒慶來莅其盟則已豈
將遽勸衛侯以如莒哉至莒子之與衛侯衛侯使其臣甯
速莅盟則必至于莒地之向以受其盟而後可也洮之盟
在魯莒慶則嘗至矣又豈得更勸莒子以如魯哉再按莒
之莅盟于洮不及他人而特以莒慶者以莒慶本為魯婿
則公之欲以其女配衛侯使莒慶將其遇之其端已見矣
又衛之莅盟于向不及他人而特以甯速者在衛侯未為

代而先思則其昏時之納幣逆女以行禮必使寧速貢其
矣命其端亦並見矣然則春秋書法於盟洗瀕而不容詳
慶衛寧速之名以為連類
及之將出於適然其可乎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管見 昔齊桓屬孝公於宋襄公僖十七年齊桓卒豎以
立公子無虧十八年春宋公會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納孝
公而僖公以其夏師師救齊救公子無虧也及齊人殺無
虧而孝公得立其於魯之救無虧者能無怨乎於時齊四
公子猶作亂有篡代之能其強視公子無虧為加甚雖
得宋公與戰于甗而敗之豈能以終請哉在孝公方圖內
難其於魯之怨特心銜之故僖之十九年楚人以陳蔡鄭
許盟于齊魯公會之齊侯未嘗明絕魯好僖之二十三年
齊侯憤于宋襄之圖霸失道盡隳齊桓之功不能忍而伐
宋圍緡亦未嘗遂移師以指魯境也及茲僖之二十六年

春乃思報怨于魯而侵我西鄙殆因此前之五年夏魯大
旱穀盡萎以後亦不可言順成國虛民困可伐也先以侵
為嘗試耳何以見之觀夏之伐我北鄙左傳言公使展喜
犒齊師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
曰室如懸因野無青草此據其所見以祈之也苟非頻值
歲歉何至境象之蕭索乃爾此以知是年之春侵我西鄙
齊人早覘魯以乘其弊也然特有事于侵本非大舉及侵
其西鄙而無可俘掠亦不能有大獲遂速去以故公聞而
追之齊師已渺然矣乃至齊邑之酅弗及而還酅杜注齊
地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今山東兖州府東阿縣西
南有酅下城按酅下為二字名與此單稱酅者不合又東
阿之酅下城於地志亦無可考茲據莊公三年秋經書紀
季以酅入于齊酅本紀邑由紀季以入于齊遂為齊有在
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東距今東阿縣絕遠與魯之西鄙
不相比連意者齊固有兩酅邑乎如其不然紀滅于齊莊
時至莊之十二年齊桓特爲後以酅邑還之紀季使守宗
祀於魯衛侯大夫其兩紀叔姬居魯八年而猶得歸于酅
以依紀季皆齊桓之德也至孝公嗣齊桓立或以酅介臨
淄乃遷酅近下可使他族偏處乃徙下齊之西鄙為今東
阿境者父居之亦仍其舊邑名而以酅與公自魯之西鄙
以師追齊師而至齊之西鄙其邑忽曰酅公必訝之問而
知為紀國之後新徙于此前之紀侯本仁君其弟紀季亦
如之又有魯女伯姬叔姬者先後歸紀侯為之夫人並以
賢稱於是公禁所師追齊師之衆至酅而濟其境不得及
酅而入其境也以是而書公追齊師至酅弗
及耳至酅弗及則公之師還不言可知矣

夏齊人伐我北鄙

管見 春之侵我西鄙猶是潛師掠境至夏而伐我北鄙則
直以為聲罪致討也然據左傳所載展喜申先王之命述
桓公之職以止齊師而齊侯遂還者其詞要只在匡救其
災一句足以啟其迷而使之悟耳蓋齊侯稔知魯之室如

懸罄野無青草其被災甚矣災為天地之沴氣流行豈天
地之心哉天地之大德曰生為人君者遇鄰國之災不為
匡救以賙委之反事起兵動於加之以殘殺是謂變天之
道絕地之理以亂人之紀也必有大殃咎以隨其後者設
齊侯伐我北鄙之意堅而不悍於棄命廢職則展喜將舉
伐災以召不祥之禍侃侃直陳齊侯復何辭以應耶不寧
惟是當時既見魯臣之敢言以抗齊同時又聞衛侯之稱
師以伐齊其伐齊者以救魯也齊方事伐魯再兼謀敵衛
何以能支是不若遂因展喜云云以罷其師猶足以避先
王之命而昭桓公之職之為得矣況釋魯則衛師亦必退
不尤為兩得與以是而齊侯
之伐我北鄙未入魯境而還

衛人伐齊

管見 衛人之伐齊以救魯也衛何以救魯由前之盟洮盟
向寧僖公欲以魯將莒衛之文鯀會于衛侯必莒子主其

然故先使兩君以盟通其好乎然洮與向之盟而君不得至各以其臣莅盟而公則廓不固旋其間其爲衛君亦勤矣乃盟向之春正月齊侵魯西鄙及夏而又伐魯北鄙彼衛侯聞之特以師伐齊而救魯此得已哉但齊侯之侵魯伐魯以報怨衛侯之伐齊救魯以申情並援之公義而不令故春秋一例人之其但稱伐而已者齊師罷而衛師亦退齊未嘗入魯境衛亦未嘗入齊境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管見魯公子慶父爲仲氏其子則公孫敖也公子遂亦屬仲氏觀宣公八年夏六月書仲遂卒于垂可見矣夫遂屬仲氏爲敖之從兄弟敖稱公孫遂何緣得稱公子哉乃及此僖公二十六年夏春秋初書公子遂如楚乞師冬又書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可知公之命遂稱公子者實始于此益僖公以慶父爲叔父其子公孫敖之從兄弟亦僖公之從兄弟也僖公以遂乞楚師有功克爲公室輔乃引而親之比於同體之兄弟於寵異凡稱曰公子而要之遂非公子名既不正且有大惡故春秋自是以後書公子遂者凡十七見皆以譏僖公之初暱于遂爲非也至其書如楚乞師以見魯之失圖張氏洽曰魯憾齊之侵伐已不能支故遠乞師以剛其恥耳家氏鉉翁曰魯爲列國之望楚欲得魯以致諸侯久矣魯忽乞援楚利魯之來服爲諸侯倡也李氏廉曰遠乞師于強楚以逞忿于齊殆猶揖盜賊以困姻鄰也與葉氏夢得曰召陵之會桓公與我伐楚而楚服令我乃欲以楚伐齊而倚之以勝公之謀國爲可知已趙氏鵬飛曰公召兵于楚以爲天下患雖克齊得穀何益於魯哉以上摘錄諸說義亦備矣若左傳稱公子遂如楚乞師臧文仲爲介文仲見楚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然經文不書臧孫辰則不率入亦得且其乞師主於伐齊不兼及宋又所稱不臣者注謂不臣事于周室亦似命與乞師本意不符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管見夔杜注楚同姓國建平秭歸縣湖廣荊州府歸州志云州西南三里有夔子城地名夔沱左傳曰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按楚世家高辛氏之火正曰祝融後十二世爲鬻熊子事周文王至周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封鬻熊于楚爵以子男以鬻熊爲始祖可矣而乃遠及于祝融者此由熊渠僭號稱王推本遠祖亦如虞之禘黃帝殷周之禘帝嚳耳夔子之先以熊摯有疾不得嗣竄于夔夔地險阻據楚之上游其後遂祖熊摯或封據之勢不與楚通豈得有祝融及鬻熊之廟乎廟在楚故值楚成王頵之三十八年當魯僖公之二十六年楚欲使夔子來謁始祖鬻熊以上及于祝融則可以聯爲支族俾得服屬以比于楚縣也而夔子知其意在并夔辭不至方怒兵前之失楚由鬼神不赦熊摯之疾而然可以不祀其詞懟甚於是楚子怒之遂使滅夔而以夔子歸也以之即執之不執不能以歸也非猶愈於執之謂夔爲楚同姓滅同姓則名此中國諸侯之定例於蠻荊不屑議及此也人之則已

冬楚人伐宋圍緡

管見此前之二年爲僖公二十四年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是必爲楚所屈及還而過鄭鄭黨于楚亦必楚子[illegible]之道鄭也鄭議發之有加禮此特僞爲恭敬以將之非眞畏宋公歸豈不深悔乎楚而遂如楚之失圖哉明年爲僖之二十五年晉文公納襄王于周取溫之叔帶殺之王賜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于是始啟南陽宋公知其必疑乃背楚而即晉則楚之欲伐宋必矣乃此僖之二十六年夏又值魯苦齊之侵伐不能報乃使公子遂如楚乞師

楚子不能却魯又先事怒宋於楚即以此年冬乘宋叛之
凱獻捷即以師伐宋圍緡旋亦伐齊取穀並志于不煩兵
舉而使其兩事皆就緒也至公羊傳所云恚謂楚人以師
界魯伐齊旣復于中道用以伐宋故書以識之不知此所
謂楚人即楚子也左傳言伐宋圍緡楚以令尹子玉司馬
子西帥師魯公其能使之用命哉又左傳言伐齊取穀置
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皆
必以楚子主其命而後行魯公何能爲也以此知楚人以
師界魯之說殆由
臆定而未審耳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管見公子遂之於楚師曰乞乞爲懇求之辭將自此而企
彼未可卜也公之於楚師曰以以爲假借之辭得移彼而
作此有可操也二字有難易重輕其於臣道君體分屬亦
合公之以楚師於何以之當楚子伐宋圍緡公自如宋之

緡入楚師以見楚子復申魯使公子遂之乞師實多強意
重感楚許公子遂之乞師祇奉德音於是楚人伐宋之師
移而伐齊宋之緡圍可暫解齊之穀取則已得矣夫楚之
與齊其强大爲敵入春秋以來當僖之四年春齊桓嘗會
諸侯之師伐楚次于陘公與焉楚服而請盟師一罷及兹
爲二十六年冬楚人伐宋圍緡即聯舍公以楚之伐齊以
穀楚師之至齊此爲初見者高氏閌曰楚豺狼也安可遽
引其師以伐鄰之國乎又吳氏澂曰魯師不可用而用
楚師雖能取齊之邑而爲國其大禹將以刷西鄙北鄙之
恥而適所以甚其恥也二説皆得經旨穀杜注齊地濟北
穀城縣今山東兖州府
東阿縣治故穀城是也

公至自伐齊

管見趙氏鵬飛曰君子所恃以安境禦寇者有諸內不求
諸外今以楚師伐齊而取穀是受賜于楚而結怨于齊也

古而齊孝卽世晉文服楚不然方且皇皇然處於何暇以謀
楚無日而少暇矣不義而反猶以爲功而皆可策勳爲僞
益不知其功之在前而罪居其後
也按此當公至自伐齊義止乎此

二十有七年

春杞子來朝

管見商以前所封之杞居緣陵本稱杞子或以爲貶然杜
非是周官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也注謂父死
子繼爲世凡君卽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亦略見文之元
年左氏傳前僖公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其嗣君
立則以杞之小國而來朝於魯之大國本與世相朝之禮
合然立已三年而始來朝亦正在免喪之後不得加之以
譏皆如禮是爲常事固春秋所略而不書者其書之必
有爲也觀下秋八月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殆由杞之嗣

君既立三年中其國初未得寧旋有謀篡代者近益亟杞
子不能制乃來朝以乞師于魯欲借大國之能威靖己也
不然杞子以春來朝公子遂輒以其秋帥師入杞僖公猶
能取其臣豈遽聽公子遂之專橫至此哉前莊公十三年
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此因宋公御說弑
春齊桓以霸也明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則以宋公御
說新立其子游之黨猶亂宋以故會師之使得卒平其
亂而定宋公御說之位耳據此則知齊侯之伐宋特以定
宋公之位魯公子遂之入杞亦以
定杞子之位也其書法可互證焉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管見家氏鉉翁曰史記齊世家昭卒弟潘殺嗣子而自立
經傳不書疑有闕文按春秋惟魯君薨而其子被殺者未
嘗併名如莊公三十二年書子般卒是已既葬不稱名但
稱子如文公十八年書子卒是已若他國之諸侯其臣子

有弑其君者則書至于君卒而其子或被殺雖已立為衆主而不及踰年改元則謂之未成君春秋例不書也間有一二書者意亦不為其君之子特以為君焉耳前桓公五年春正月書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以陳佗殺其世子免于甲戌越十六日值己丑陳侯鮑卒故以甲戌己丑聯稱欲見陳侯之以傷其世子而卒也陳佗雖未弑君即如弑其君矣所以重陳佗之罪也其書法專注于君則世子免亦可不以名見至後之昭公八年春書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其情事亦與陳佗之於桓公略同豈得不罪其殺陳世子偃師者亦即所以弑陳侯溺哉而偃師之名不得與免之名俱隱者殺偃師于春其日既闕載陳侯溺之卒雖有日而又當夏四月兩時相隔則不得合并書之而要其書法有異其欲重陳招之罪以比于弑君者與其罪陳佗則一而已矣因是以思春秋之於他國諸侯獨書弑其君而不書其子之被殺而未成君者其例固然初何嘗有闕文也耶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管見］三月而葬速也昭公潘速之也潘殺孝公嗣子而自立則孝公之喪無主之者非昭公潘主之何以能葬乎是因有不能待至五月者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管見］此由是年春杞子來朝特欲乞師以平內之亂公諾之故其秋八月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本公命也但不書伐杞而書入杞入之為言其殺傷不必問所擄奪固已多矣豈皆公之命哉公子遂之專兵柄以自逞其凶逞[illegible]于此故帥師入杞之役其端未嘗不由于公命而春秋則不及公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管見］去年冬楚人伐宋圍緡以魯之公子遂先如楚乞師及是而公復如宋之緡以請楚子遂得緡之圍移其師以伐齊取穀則是於伐宋之役未竟也故于今年冬楚子復合陳蔡鄭許四國之師以圍宋前之圍緡為宋邑此稱圍宋則偪宋之都矣宋以先告急于晉城濮之戰實以起于此穀梁傳曰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按楚之伐中國諸侯始自莊公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歷莊而閔以及僖公之二十六年楚人伐宋圍緡又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中間不悉數皆獨書荊書楚而止其諸侯之以師會者絕未嘗有也乃于今年冬楚子圍宋而陳侯蔡侯鄭伯許男皆會之此其初見者春秋特人楚子而陳侯蔡侯鄭伯許男皆著其爵莫卑賤於人也而陳蔡稱侯鄭稱伯許稱男並不惜低首下心以為之役其將自居何等耶所以恥辱之者殆蔑有加矣再按僖之十九年齊桓既卒閱三年為二十一年宋公楚子以諸侯會于盂

陳侯蔡侯鄭伯許男皆與焉其時楚子執宋公于會以伐宋陳侯及許男皆不能平故會盂之明年許男從宋公衛侯滕子伐鄭以鄭黨于楚亦即陰助楚以虐宋也是年冬楚以救鄭伐宋敗宋師于泓其明年遂伐陳以討其貳中越一年而又圍陳納頓子于頓陳亦不得已而比于蔡鄭之從楚矣然楚既加兵于陳而不及討許男之貳者則以極不忘情于宋故因是而圍陳之明年冬楚人伐宋圍緡事未究復于圍緡之明年冬特徵師于陳侯蔡侯鄭伯暨及許男欲大舉以圍宋此值僖之二十七年也楚勢日益強無德可懷而威實足畏許在陳之西蔡之北鄭之東去楚亦近則楚之欲圍宋既合陳蔡鄭以張其勢圍宋猶其後也而先借之齊許男使必帥師以聽命焉在許男雖素不從楚其敢不若陳侯蔡侯鄭伯之惟不共是懼哉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管見葉氏夢得曰晉文公之興首伐衛以致楚而公為之戍衛則公之附楚審矣圍宋之役初雖不與會而為盟豈有意於救宋哉殆亦若戍衛以成楚志爾楚子居申而使子玉去宋是會圍非脅圍也按此說為得其實盟畧以去年乞師于楚楚子為之伐齊取穀既足報齊人侵西鄙伐北鄙之怨矣及今年冬楚合陳蔡鄭許之師以圍宋豈得不徼師于魯也哉從可知公之會諸侯承上圍宋說來公同師師以會之也陳蔡在宋南鄭許在宋西其與楚俱至于宋皆如期則公之會陳蔡鄭許以從楚獨自宋之東至亦有惟恐其或後者既會而楚子乃以公及諸侯盟焉其汲汲欲諂之明神共矢一心并力以圍宋云爾然宋為先代之後用王禮諸侯皆不得圍宋而況黨楚子以圍之乎故圍宋特人楚子而諸侯皆著其爵所以譏其為楚役者之取辱莫甚也至魯為宗國與宋並用王禮而亦會於諸侯之為楚人所役者相與盟于宋以成楚圍宋之志焉公之恥不可忘則不得不目公也惟是削去楚子之爵稱楚

人者使之無復抗衛于公以凌駕于諸侯已耳再按春秋書法有諱公以示貶者此不諱公而亦沒楚子以稱人為貶矣至貶之極而又全不稱楚人是則視之若無有也若諸侯與公皆從貶例其圍宋稱陳侯蔡侯鄭伯許男使屈于楚子之下其貶可知及此與公盟宋而但統以諸侯概之則亦謂為無足指數而已孰非貶哉孔疏獨以圍宋盟宋一事而再見諸侯前目而後凡是為常例似未及詳審

二十有八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管見侵曹伐衛連書公兩稱晉侯者師雖一舉而侵伐為兩事曹衛為兩地其前後軍則有辨矣前軍侵曹不遠伐之後軍伐衛不惟侵之而晉侯皆主其命故當其侵曹晉侯方在衛已對衛而及于曹然當其伐衛晉侯未至曹又如自曹而反于衛然其訛不用命哉以此較楚子之委任得臣而坐觀其成敗者迥乎有異其不足為晉之敵大略可知已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管見公子買為魯大夫其戍衛者張氏洽曰楚命也此論為允按左傳言晉侯初以公子出亡嘗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此其有怨于衛決矣值僖公二十四年秦伯納公子重耳于晉為晉侯明年衛文公卒成公立豈不稔知晉侯之必將伐衛哉前衛文公在位二十五年未嘗與楚通及是而楚得新附于衛見左傳是必成公欲備晉之伐衛乃結附于楚以壯國勢焉爾楚人必將使大夫以其衆戍衛矣而又欲魯之助之于是魯亦戍衛蓋以前年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傳亦言楚使申公叔侯戍焉則此魯之使公子買戍衛固實由楚命

而魯亦有所不得辭者至去年冬楚人以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亦自以其與楚同圍宋也公之附楚審矣今年春晉侯侵曹伐衛同時並舉亦欲止曹之援以孤衛也其伐衛之捷傳稱正月取五鹿二月齊師至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是則衛國皆背楚而與晉衛餘一無所依歸之君而已其時公子買之戍衛即將以其衆奔魯是為不卒戍也及奔而晉師之追躡孔亟哭為戎聲之直亦在前者所中遂傷而死故即據其死之狀而書曰刺之也夫公子買之戍衛以不卒戍而奔為晉師所刺本不足書其書者為譏公之重違楚命輒使其大夫以戍衛耳至左傳之記此則曰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注子叢即公子買按經書楚人救衛在刺公子買之下則當其被刺時楚人之合諸侯同宋者猶未解公之盟于宋以同圍宋者亦猶不得離也何能使人無

公子買于衛且直以實情說晉而轉以說詞謝楚乎是必不然又公羊傳以為內諱殺大夫故謂之刺之也大國之大夫有罪當刑直稱曰殺亦明罰勑法之道固然忽復何以諱為且諱殺為刺刺為冦賊陰圖戕害之辭將與殺一大夫而初不覺其以冦賊之行醜詆其君有是理耶

楚人救衛

管見楚人移圍宋之師以救衛則宋之圍必解觀下書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其畀之者自曹則受其畀者亦必自曹而宋公之與晉侯當以遇禮相見於軍中矣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管見前晉侯出亡先將適齊過衛衛文公不禮復自齊他適過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時僖負

羈之妻猶言公子若反晉國而誅無禮曹其首也曹伯豈當晉侯入立而不料其必伐曹哉今年春晉侯侵曹以觀以伐衛之師而未及于曹也既伐衛衛之國人皆服晉惟其君欲與楚國人遂出之以說晉焉晉侯之欲得志於衛不過此矣因是而舍衛以伐曹曹新附楚故晉狐偃以為楚始得曹也曹既託國于楚獨誓堅守以待楚師之救雖被侵已久其志何嘗肯服晉乎及晉侯至先之侵曹者並命圍而攻之期必入據左傳云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謀曰稱舍于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晉侯入曹以此與伐衛戰之自侵以及于入獨為費民勞師晉侯怒之乃執曹伯而以強奪其爵復分曹田畀宋人而以強削其地此凡卿晉先軫所謂取威定伯於是乎在之本國矣孜經文書執曹伯畀宋人本為兩句自公羊傳曰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注謂聽為聽其獄說者乃皆夾入以字輒稱執曹伯以畀宋人未免

誤讀益畀之為與概辭也而其字上半从田則特主賜田言之誦夫賜莫重於田耳其下半从丌音基荐物之具象形又或从廾音拱亦音恭說文竦手也皆舉以奉人之意有實畀字則經文之書畀宋人者其為分曹田以與之已衆著矣左傳說畀字較公羊為確但其言分曹田者兼衛言之亦未審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管見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晉侯伐衛楚人救之緩不逮事而晉侯復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楚師亦料其往援之無濟也於是次于衛地之城濮焉豈圖與晉戰哉徒以先之圍宋久不克不可復事圖宋乃謀說晉觸罪冀獨有以卒全曹衛耳左傳云楚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此其志也然晉之伐曹衛以致楚師

則早欲戰楚之強以決於一戰矣當晉侯用先軫之謀私許復曹衛使之告絕于楚而又於子玉所使告晉師之宛春則孰之楚必怒能無戰乎春秋於此年夏四月丙午獨首書晉侯其下連書齊師宋師秦師雖皆其君自來而不著其爵欲以權歸之晉侯耳權一則師皆用命故楚師次于城濮在衛地晉侯猶未離曹境也乃遂以齊宋秦之師及楚師及之為言即公羊所稱我欲之而汲汲云因是而戰于城濮晉侯大克楚師敗績許其敗楚之四月己巳距晉入曹之三月丙午纔二十四日耳晉侯之及楚師可不謂神速哉及楚師何以遂能敗之以齊宋同惡而秦亦同欲耳前年冬楚伐齊取穀使申公叔侯戍之齊之怨從而太釋至楚之虐宋甚矣去年冬圍宋此今患也前一年楚伐宋圍緡與其伐齊取穀並舉又前五年伐宋戰于泓宋襄公傷股而卒其譬之必反何日忘之惟秦與楚未有隙然晉侯始入秦伯帥師納之及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則當晉之侵曹伐衛欲即因以敗楚

其請師于秦而秦伯助之衆必大集然則及楚師戰于城濮晉侯之大克可預卜已至楚師之初合諸侯圍宋皆以威力脅之使從已也觀城濮敗績之後晉侯盟于踐土其凡歸者惟許男而已他如公及蔡侯鄭伯皆與盟陳侯亦復如會以為先於城濮之戰皆能一心并力以敗晉其可信哉亦足知楚師之敗績靡不可以預卜者嗚呼噫嘻楚成頵在位已四十年自齊桓卒後與宋爭覇周以東之諸侯多望風南嚮惟以宋不附而興師忽以晉侯救之曹衞既不可保至于城濮之戰敗績遂使魯及陳蔡鄭許之同盟國來者皆相與背楚而即晉是則圖覇雖衷[illegible]之舉苟非其人亦欲卒成之終而不得也夫

楚殺其大夫得臣

管見凡書殺其大夫者不名則大夫無罪如莊公二十六年晉殺其大夫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是已名則大夫有罪如僖公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十一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父是已罪非一端而楚得臣之有罪由於城濮敗績禮記檀弓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鄭氏仲與據此立斷則定罪也或因經文稱國以殺而書其官以為罪累上者非是試思晉之里克丕鄭父並稱國以殺而書其官亦可以為罪累上而倘責晉侯哉

衞侯出奔楚

管見吳氏澂曰衞侯黨楚之情深固晉雖私許復之終懷疑而不敢信故聞楚敗懼晉害已而出奔楚也此說是矣至衞侯失國不名則以叔武攝其位而於踐土之盟猶未與也及五月癸丑受盟稱衞子以列於諸侯則衞侯失其國矣故春秋於其出奔楚不名於其自楚復歸於衞乃名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衞子莒子盟于踐土

管見踐土杜註鄭地括地志云滎澤縣西北十五里有王宮城城內東北隅有踐土臺滎澤今屬河南開封府高氏閌曰晉一戰敗楚威振諸侯向之附會楚者皆會踐土而請盟焉晉於是始覇諸侯也汪氏克寬曰齊侯亦主盟而序宋公之上蓋伯者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謂齊強於宋故也自是訖春秋之終凡齊盟必以齊次晉而先宋按二說皆得經文叙列諸侯本旨惟是鄭伯之下所稱衞子說者或謂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加因從未成君之禮而稱子此與下冬會于溫之稱陳子未免於混蓋晉侯以五月癸丑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六月陳侯欵卒嗣君立未及踰年改元故其冬會于溫猶以在喪而未成君特稱陳子以别之若衞之叔武攝君位而與晉之盟于踐土前書衞侯出奔楚後書衞侯鄭自楚復歸于衞豈得與陳侯既卒其子以在喪而未成君者一例言哉嘗竊思之衞叔武之稱

衞子殆降舉其爵也攷周官典命之職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以皮帛繼子男註云命於天子曰誓既誓則世子不得易事而成其為君可攝君以行會盟朝聘之禮但降其君一等耳未誓則執皮帛不執玉獨使繼子男之後降於諸侯而隆於諸臣所以尊天子之命也今晉侯合諸侯以盟于踐土欲使叔武受盟乃令從君在而世子已誓于天子之禮降其君二等故衞本侯爵並不稱伯而稱子但衞以侯爵降二等而稱子仍不得使與未誓之世子降從子男之後故衞稱衞子維屈於鄭伯之下而亦伸於莒子之上也凡皆晉侯之[illegible]借於禮以行其私意焉爾蓋自晉侯伐衞本欲出衞侯以而使其弟叔武代之元咺為衞之賊臣遂阿晉侯之志以出其君衞侯竟出其叔武之居攝實則既立之矣豈復知有出居襄牛之衞侯哉公羊傳曰文公逐衞侯而立叔武則有衞也不然衞侯出居襄牛則衞無君而國人之亂未定晉侯何能令衞而謀入曹遂以執曹伯而畀宋人且

敗楚之後月盟于踐土周以東之諸侯靡不在者衛叔武非為晉侯所立又何能使之接武壇坫以說於諸侯曰此為代衛侯一衛子耶胡傳云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為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其業宂矣

陳侯如會

管見陳侯以五月如會以六月卒其或由力疾而往也所以必如會者何蓋因去年冬楚人以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二月公會諸侯盟於宋亦矢與楚同圍宋耳今年春晉侯伐曹衛以攻楚之所必救楚解宋圍以救之皆不及而晉侯復執楚使宛春以怒楚於是乎有城濮之戰焉據左傳所載陳蔡從楚之右師晉胥臣先犯之而陳蔡奔楚右師潰以此推公及鄭伯許男之同盟圍宋者必皆從於楚師以敵晉矣及楚師敗績晉侯旋盟于踐土以合

諸侯公與蔡侯鄭伯皆一旦背楚即晉以受其盟惟陳侯許男從楚師而敗遂逃歸未得與晉侯必怒其黨楚而討之以師矣其時陳侯自度身從城濮之戰雖強楚不免敗績且其先伐曹衛出衛侯而立其弟執曹伯以分其田執怨為已甚矣若因之以討戮被其師者必為曹衛之續敢不懼哉敢不服哉故雖未獲與五月癸丑之盟其於諸侯之既受盟而猶在踐土者亟如會以從之會焉殆適當負戮亦莫能受其死以禍國矣既會陳侯因公與蔡侯鄭伯代達其後至而未及受盟之故在晉侯亦當釋然矣雖不更刑牲歃血不可以詔之明神而相誓哉苟或不然從晉諸侯遂圍許或嘗先盡討伐遂圍陳矣然則陳侯之如會毋亦稱識時而知務者與

公朝于王所

管見王所即作於踐土之王宮也王宮何為而作以王閣晉侯之敗楚師能復合周之東諸侯以輔王室將於踐土勞之此晉侯所由作王宮耳當王之至王宮也晉侯獻楚俘駟介百乘徒兵千王享醴命之宥使尹氏王子虎及內之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用前平王命文侯之故事豈不盛哉而經皆削而不書獨書公朝于王所而已汪氏克寬曰王所居之處則曰王所故覲禮云伯父順於於王所朝者覲君之總稱故虞周之會諸侯見天子於京師於外皆言朝春秋書公朝于王所者二所以正其尊王之名也按此說得書法本旨蓋以此踐土之王所惟諸侯朝于王則可耳而晉侯乃受王之勞於此王所又受王之錫命侯伯於此王所是既居天王之至尊又以褻芼王之大典故皆削而不書獨書曰公朝于王所以為是則於禮差合即借以正晉侯及受盟踐土之諸侯並得曉然於尊王之有定制其於此王所之但可朝而不得他有黷者固若是其嚴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管見穀梁傳曰自楚楚有奉焉爾註謂因楚力也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當從此蓋晉侯逐衛侯鄭而立叔武使元咺佐之衛侯出居襄牛猶在衛境其心實倚於楚初不料楚師之敗績也已而戰于城濮楚師敗績乃自襄牛以出奔楚故在襄牛之衛侯不書名而奔楚以後之衛侯則名焉然出奔于楚正為復歸于衛之計也楚不能抗晉侯以逞伯圖豈不能復衛侯以全昏姻乎衛侯鄭以四月出奔楚以六月自楚復歸于衛亦楚人激於二月之救衛不及而借是以解嘲耳衛元咺出奔晉則以晉侯先立叔武衛侯鄭復歸于衛其前驅射而殺之衛元咺彼脫以逃遂以叔武之死訟衛侯鄭于晉也其殺叔武之事有二說李氏廉曰胡傳所引本公羊與左傳所載小異由左氏言之則

衛侯為狄殺由公羊言之則衛侯為忌致然衛侯之內忌信讒始於殺角之時今之殺叔武乃其本心特誣罪於前驅以告諸侯爾此公羊所以為貫録也

陳侯款卒

管　侯款以五月如會六月卒是必卒於會也諸侯得弔之殯歸諸侯亦得親送之是可不使人會其葬矣故

陳　公

秋杞伯姬來

管見此秋之一時所書惟杞伯姬來及公子遂如齊皆係魯事則夏之會諸侯以盟于踐土晉侯主之而公亦與焉者及盟而既返於魯可知矣杞伯姬莊公女也以莊公二十五年歸于杞杞國有二此屬歸於周所封之杞伯國今

河南開封府之杞縣是已至僖公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子尚幼明年其父杞惠公遂卒伯姬之子繼立是為杞成公若僖公之二十三年書杞子卒其爵為子乃商以前所封之杞在今山東青州府安邱縣境非杞成公之襲稱杞伯者也認定杞為杞伯之國則知此二十八年秋書杞伯姬來以為歸寧僖公之母成風是必成公之於魯甥者猶在位也若其弟桓公姑容已立桓公為杞惠公嫂毋之子與成公非同母弟亦何所眷于魯而聽伯姬之能求哉再觀於後之三十一年書杞伯姬來求婦殆亦由杞伯成公之夫人卒而伯姬為之求繼室於魯故以求婦稱焉如謂且子成公已先卒則婦之之名將焉所繫而伯姬又何以求為也惟是杞伯成公之卒其年不可考因是而其弟桓公姑容之立其年亦不可考則難以臆定耳蓋杞自武公始入春秋歷靖公共公惠公以及成公其名一皆泯沒至桓公乃以名聞他所不傳者爲可怪道今計杞伯成公以僖之六年立見集說桓公姑容以襄之六年卒見經文中間積八十八年考史記杞世家所謂脫成公一代又稱桓公立十七年卒則共閱夫七十一年矣其列國世次所紀復以僖之二十三年杞子卒誤為杞伯卒遂謂成公特在位十八年桓公在位則長至七十年與史記之總十七年者大相遠亦安得信以為實然哉又按杞伯姬來雖謂歸寧成風究亦借名而已蓋杞伯成公以弱齡即位伯姬蓋主國政館二十餘年亦如其初在平時必思借時事以資其采若值今晉侯之伐衛入曹敗楚師於城濮盟諸侯于踐土天下有霸主則羈孝杞之弱小得免其既以自存而循求能親見之於疆場壇坫間也因借歸寧成風以親質於僖公庶幾首求洞達也哉由此言之杞伯姬之為魯女亦可謂能徒以婦人預國事而概加之罪尤亦未爲允

公子遂如齊

管見許氏翰曰齊伯孝公立與魯好絕比相侵伐昭公復與公同踐土之盟故公遣大夫聘之吳氏澂曰魯以楚師伐齊取穀幸而孝公遂卒未及報怨晉文既伯齊魯皆為受盟之國則齊不敢背盟而報魯怨故魯因使公子遂聘齊講好而釋前怨也按二說已盡如齊之意但春秋之書此尤注定公子遂而指目之即借以譏僖公耳曷譏乎以前之伐齊取穀急求報怨其以乞師如楚者公子遂也及今之會晉盟踐土斬謀講好其以通聘如齊者亦公子遂也然則公之引遂為貴介弟特稱公子而寵任甚矣魯廷豈復有其對哉是不可以無譏矣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管見凡嗣君在從者先君既葬則不名而稱子陳共公謂稱陳子則其父陳侯款為已葬矣其不書葬之故詳見前僖公九年宋公御說卒子茲父會于葵邱稱宋子仍列之本班以次齊侯已也云陳子下於齊侯宋公並下於蔡

侯鄭伯盍使不得參同盟踐土之君而伯於陳侯款之如會將從其後焉耳至若齊桓之與宋公御說同盟既久不得替在喪之宋子襄公亦惟曹子雖及踐土之盟而國爵皆小于陳則可以先之矣齊桓之伯會于北杏有邾子盟于幽有滑伯滕子皆以小邦來至見懷德之意則踐土之盟書莒子此溫之會書莒子又書邾子亦借以徵伯業之盛云爾凡師使卿將者必稱師是年夏四月晉侯之會師伐楚連書齊師宋師秦師不得師知齊侯宋公之與秦伯其戰于城濮者必皆先自至也至五月盟于踐土則有齊侯宋公而秦伯不與殆由秦伯先歸而以主盟讓晉侯耳踐土不主盟于溫亦不主會故秦伯但使卿來將事而已然左傳有言曰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其辨已嚴究之臣不敢君在大國之卿其可自公侯而外概得與伯子男相抗哉此所以溫之會秦卿適至晉侯雖必使之列于會以從諸侯春秋猶從而貶之曰秦人使其名亦不見則目例以無足數焉可耳至若夏會諸侯盟于踐土

而冬復會諸侯于溫則何為乎據下書天王狩于河陽求之狩為田獵之通名非巡狩之狩蓋昔周都鎬京以洛陽為門戶故作東都曰成周置戎兵鎮之每歲天子親往校閱詩小雅聆彼洛矣篇所稱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其證也作六師為治兵大閱之禮其還以狩田者不言可知故宣王中興大會諸侯於東都有車攻篇首章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此謂至洛以作六師也因是遂以狩田故二章曰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行狩則諸侯皆會之以從王狩在四章曰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其詳不追陪王之韎韐有奭而恐後至五章曰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凡以一為乾豆柴所以祭天於助言舉柴王之大事此為首此凡皆周初營洛之時即為此定制使後嗣並與行之故詩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今晉侯以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莒子邾子秦人會于溫溫在河北水北曰陽是溫即河陽矣諸侯會于河陽之溫則天王之狩於河陽其地

即溫者在會于溫之諸侯皆為會而從狩於河陽之諸侯也是豈不足驚卑戎之詩而用宣王復古之盛事哉而不然也蓋襄王之狩由晉侯請之實為挾天子以令諸侯借以重伯權耳春秋則欲有以黜之故書狩以天也而其狩于溫者則別之曰狩于河陽也溫何以稱河陽皆戎王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洛伊無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是則以溫為河陽自洛都指之以為是周畿內之邑也及襄王出居于鄭晉侯納之於王室有功先請隧弗許乃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溫屬於晉晉於是始啟南陽水北曰陽山南亦曰陽晉既有溫以為在晉之山南而稱南陽實復以在周之河北而稱河陽禮記郊特牲云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詭以天子畿內之邑一與晉侯敵敵以其邑為己有而以天子之來狩為客晉侯直為之主既書天王以臨之使知尊無二上即書狩于河陽以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使晉侯及諸侯之會于溫以從狩者皆知溫為周之河陽不得指為晉之南陽也所以黜霸權振王綱匡王國者其旨嚴矣

天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

〔管見〕天王狩于河陽亦必作王宮於河陽也與前踐土之王宮皆得以王所稱其書壬申公朝于王所者須合下書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作一串看乃得之蓋壬申之朝王正以執衛侯耳河陽之狩獨衛侯不會此得以無王罪之於是以王命趨召衛侯刻期以日不以月故經文不書月以著其速也不速至則王將率諸侯共討之衛侯故不至哉及衛侯至其日為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侯及諸侯皆朝焉乃即于王所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未嘗更待壬申後之日矣朝于王所不及諸侯者執衛侯乃晉侯之專罪故諸侯雖朝皆畧之不及諸侯而仍必書公之朝者以王所

熙從付政叛於王執之而其實爲晉侯執之也以公羽規也矣三所則晉侯之專罪不得分謗諸侯又豈得藉口矣[illegible]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管見是年春晉侯伐衛逐衛侯鄭而立叔武夏六月衛侯自楚復歸于衛殺叔武衛元咺奔晉晉侯之與元咺必謀更立公子瑕而執衛侯矣然衛侯在衛惡乎執之於是請王狩于河陽之溫名諸侯會之以從王狩晉侯竊料衛侯之殺叔武必懷疑懼莫敢來是得以無王加之罪矣雖乃以王命召衛侯衛侯恐之以不即朝王王怒則將有討于衛彼衛侯安所逃哉以故及壬申至于王所晉侯率諸侯以朝遂執衛侯于王所也由此言之爾時王及諸侯皆爲晉侯所分布如狩之局而衛侯之來其身以就執即如狩之田有禽利執言矣其謫至此安得不加以貶絕而斥曰晉人

也前執曹伯歸于晉此執衛侯乃歸之于京師者罪衛侯以歸王則歸于京師爲有名是公義也然晉侯之意必以衛侯歸之于京師正欲衛之元咺即得自晉以復歸于衛耳元咺歸衛則可以更立公子瑕而其先之立叔武而不克然亦猶能借以完其私願也假公義以完私願又亂非晉侯之謫所當貶絕者哉因而人之益宜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管見公羊傳曰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注謂恃晉之力以歸也如此作大概說較爲得之若左傳推叙元咺歸衛之由則言衛侯與元咺訟寗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寗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彼經書晉人執衛侯歸之于王所也又連書歸之于京師作一句識是衛侯並執晉至晉復何從得與元咺訟哉且即僖之言訟求之其說莊子爲坐也亦總知君與臣對坐爭訟爲不可故使人代之究之坐鍼莊子即如坐衛君矣被臨其上以尊主臨眾者爲難而傳何以初不指目其人哉至於衛侯不勝其從君于晉之衛臣盡坐訟庭一旦而或殺或刖或免統斷斯獄以慎行成禍者爲誰而傳又何以卒不指目其人哉此事之非實獨核其闕畧不得詳之處亦足以較然不惑矣蓋經之本旨上書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特數其不朝王之罪俾得終逐衛侯焉爾其於衛侯之殺叔武而元咺訴之不明言也此書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亦欲其更立公子瑕俾得如其逐衛侯而立叔武之前志焉爾其謂衛侯與元咺訟元咺勝而晉乃歸之固臆說也

諸侯遂圍許

管見圍許討其不會踐土之盟也陳侯不及盟而如會知矣我不然諸侯之圍陳不復于圍許矣圍許亦晉侯主兵獨率諸侯者見霸令之行我有同于不令而行焉爾何以言遂遂爲繼事之辭河陽之狩由晉侯請于王而會諸侯以從之一則欲假王威以執殺叔武之衛侯再則欲因諸侯之師以討不會踐土之許男也既執衛侯則圍許兩事相及有彼此先後而未始有所逆留故以一遂字作聯絡云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管見諸侯失國則名是年三月晉侯執曹伯不名及放而復歸于曹歲將幾終名之然後知其先之既失此爲復歸也曹伯何以復歸蓋晉侯之初執曹伯之既以之歸于晉矣及其爲會于河陽之溫而請王狩晉侯殆以曹伯從在軍中獨不使之得會諸侯以朝王而已適有諸侯圍許之役曹伯乃懇請于晉侯欲趨至曹以悉索敝賦躬自帥之與諸侯共圍許將僥幸有功以圖負罪之可贖也晉侯許之觀經文既書曹伯襄復歸于曹其後歸不言自晉則當僖適在河陽之溫以從晉侯者可知矣繞書曹伯襄復歸于曹即聯書遂會諸侯圍許其復歸于曹亦其或莫焉則

曹伯先請于晉侯而亟欲歸師曹師以會圍許者亦可知矣遂為兩事相及之辭語氣極緊二句合看本屬一串不必他為之說可也而左氏專叙曹伯復歸之故則謂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晉侯之誅甚豈得謂為說辭以嘗試哉且筮史之告晉侯直斥其滅同姓者不若齊桓又以曹晉為兄弟合諸侯而滅之為非禮不寧惟是晉侯方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乃妄稱復衛而不復曹為非信非刑彼所非者果晉侯致疾之因乎使晉侯知其為非亦誠為已疾之方乎何物筮史竟敢為曹作說客以償其貨遂侈口于晉侯之前而絕無忌憚若此如或有之晉侯必大加譴怒立置重典並窮治曹伯之豎侯獳以貽禍曹伯矣而傳乃終之以公說復曹伯殊可怪也

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

管見介杜注在城陽黔陬縣今山東萊州府膠州西南有黔陬城古介國也按黔陬有東西二城東城秦置即介亭漢在高密縣境者乃漢所遷之西城也按介地近萊夷為貫稱萊夷作牧以其地田少而山特多故雖作以治田而必以牧畜獸畜也介當同之葛盧殆介之牧人有此通稱耳猶廝人之富數畜以對畜無大於牛者葛音同盧與顱通頭顱戴角不可指牛言之乎周官亦有牛人之職則以牛號牧人而目之曰葛盧亦可無嫌矣左傳謂介葛盧來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爾之而信是說乎夫習其降飲寢叱有呼必應是得聞其音而知所謂但此輩如牛有強力而昏頑無法一或流寓與國于時庇庇于時盧旅則招集者日益多以故此年春書介葛盧來其來者遂不去也及冬又書介葛盧來其來者遂成眾也止甚通理止旅通寄其人皆無恒業不過貨其荒廢陂畜以資牧養居民每以貪小利而縱之徒眾雜揉遂至一出為虐其害況達猶於明年秋之介人侵蕭非即此葛盧之時所為介葛盧來在圍相與肆其剽掠也哉春秋詳志之所以誠魯之不虞慎固封守一聽介人之闌入以滋患也云爾

公至自圍許

管見書公至自圍許非但志公之以師還也欲借以明諸侯之圍許而許亦從諸侯以服晉耳許既服晉諸侯皆返其國而曹伯襄之會諸侯以圍許者亦誠得以復歸于曹矣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管見翟泉杜注洛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今古城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北二十里周官司盟之職凡邦國有疑會

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藏之是知會同而盟在天子之國內為壇加方明其上王臣莅之乃盟也若諸侯之會則于其國皆為私盟也今翟泉在王城中晉侯會諸侯以盟于此有王臣莅盟則自春秋起隱公以來凡屬諸侯之盟未有若翟泉之盟之合于周禮者而經文乃一切人之則何以故是非並加之貶斥也其意欲以罪秦伯而羞晉侯云爾何罪乎秦伯以翟泉之盟諸國皆其君自蒞而秦伯獨使其卿則亦從會溫之例目曰秦人以附其末而已然卿不會公侯禮也況于盟乎秦伯以卿盟公侯是使公侯皆替而為卿矣故晉侯宋公齊侯陳侯蔡侯皆不得不從而人之不惟此也盟于王城者必莅以王臣而王臣之貴猶當莅公侯之盟何至莅公侯而皆于卿者之盟乎是亦宜以失體而人之矣惟魯之與此盟特因其為內君而諱之不得人公然其必諱之意亦以諱公之失其為公則亦無異于人之也夫王朝之卿尊列甚嚴從因翟泉之盟以一非分之秦人闌入而盟

廣全秦夫孰非秦伯之罪也哉故曰罪秦伯也何差乎晉侯以盟于翟泉者晉侯之志耳去年夏四月戰于城濮楚師敗績秦伯既以師從及作王宮以盟于踐土秦伯不與是周以東之諸侯皆即于晉其在西之秦伯獨遺之矣於是去年冬晉侯請王狩于河陽之溫冀得秦伯與諸侯畢會而秦伯獨以卿來以故今年夏六月復會諸侯于王城而為是翟泉之盟也其盟無他大抵以同輔王室號召秦伯為爾其時晉侯度王在王城非與踐土河陽之王所比且王城近秦秦伯當無辭以謝是盟也苟其來盟則東西之諸侯皆即于晉晉之霸業豈不視齊桓為更有光耶已而秦伯仍獨以卿來與前溫之會同晉侯無色王臣及宋齊陳蔡之君皆無色公曰不待言矣以是不得已而盟既皆屈辱不振初無以別於秦人而其開主是盟者實為晉侯夫孰非晉侯之羞也哉故曰羞晉侯也

秋大雨雹

〔管見〕雹如氷塊之破碎者當秋而雹而又以大稱則秋斂之成熟者盡為所摧敗矣民何以堪乎春秋書之左傳以為為災也義止乎此他說推言大雨雹之凝散所由與其感應所合未免拘泥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管見〕此年春竟時無事故經文但書首月而傳乃言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殆因秋有圍鄭之役故先為之說如此然討其實欲之伐衛入曹敗楚亦由是則前初之必為晉試哉至謂狄

間晉之有鄭虞而始侵齊晉無鄭虞狄遂不侵齊耶且晉既有鄭虞狄又胡為不謀侵晉而獨侵齊也凡此皆捨之而弗　其實者竊意狄之侵齊特為狄自侵齊焉耳自僖公十七年齊桓公卒十八年狄救齊二十年齊狄人盟于邢是後狄以二十一年侵衛二十四年伐鄭及故為僖之三十年前未聞有狄之侵齊者忽於此年夏而秋侵齊則狄之勢張其為患將廣國不到矣宜乎明年之狄圍衛衛遂遷于帝邱以避其難也夫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管見〕凡經文書殺其大夫不名則無罪名之則有罪也然見前楚殺其大夫得臣大夫之獲罪情事匪一而元咺之出衛侯訟衛侯擅立叔武再擅立公子瑕國人皆曰可殺不得以稱大夫為不去其官或別從寬議也公子瑕為元

咺所立居國經年若不知有衛侯之執歸于京師者是可以為君乎惟不可以為君故衛之殺公子瑕經文不待言殺直自殺其大夫元咺及之以明所殺者公子瑕非誅質為君也胡傳乃以不削其公子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于元咺以咺之故延及于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罪著矣似非正意

衛侯鄭歸于衛

〔管見〕諸侯失國則名去年六月晉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名衛侯著其先之四月出奔于楚為已失國也此年秋書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又名衛侯著其去年冬之執歸于京師為再失國也蓋歸于衛曰復歸對出奔言之自出亦自復猶可言也今之歸于衛初由晉人執之以歸于京師則不可言復以沒其出之不可言者而意更含蓄之前之歸于衛曰自楚今之歸于衛不曰自京師則衛侯之歸述歸焉耳左傳稱魯為

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乃釋衛侯。殆未必然。其得實者。傳續稱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子適、此公子瑕。是衛廷之臣。自寗俞而外。他皆以賂為轉移。向背無定。周冶非元咺公子瑕之黨乎。一賂以卿。而遂如衛侯之言。殺之。衛有周冶以殺元咺公子瑕。豈無黨于周冶者為之潛逆衛侯于京師耶。從可知衛侯鄭之歸于衛。皆由衛侯之以賂啖衛臣。而得歸已耳。晉侯其肯歸衛侯哉。晉不欲歸衛侯。魯能請于王以及晉侯。而使得歸哉。但衛侯之以賂求歸。寗武子獨瞞其智。而不預此謀也。意蓋稔知衛臣多黨。有黨則有讐。皆不獲存公忠體國之志。故其從衛侯于出奔之楚。與其所執而歸之京師。獨矢不避艱險。日左右于衛侯之居處飲食間。因是深室之饔飧可納。醫衍之酖毒不行。此為竭股肱之力。以效董僕之貞純。不知其他者。夫子所為歎服而特表之曰。其愚不可及也。

晉人秦人圍鄭

管見 傳曰。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按左氏紀盟于踐土。謂城濮之役之前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文及鄭伯盟于衡雍。則於往時之過鄭而無禮者。或當釋然。及茲而以貳于楚討之。其追計前怨亦所不免矣。何以見其貳于楚。以前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晉主之也。翟泉在王城內。鄭伯密邇而不至。既為無王。且必背衡雍之盟。以畔晉矣。非貳于楚何以致然哉。此晉侯所為有討于鄭。而然會秦伯以圍鄭與。然春秋之於晉侯秦伯則皆人之者。何譏其同事而不同心耳。蓋秦晉匹也。晉侯既霸。孰思寵哉。秦伯其為翟泉之盟。將獨主之。其志可見矣。秦伯之忌晉霸。純欲沮衛。晉侯其於翟泉之沮。使人受之。其志亦可見矣。但晉侯之于秦。終念入國之借其力。與夫敗楚之同其勢。未能與秦絕也。故雖知其非與。而仍會之以圍鄭焉。若夫秦伯。則何所牽繫於晉哉。嘗其圍鄭。鄭伯之從亦對然。非惟貳于楚。抑從貳于秦也。及燭之武夜入秦師。說以亡鄭附晉之害。及舍鄭為東道主之利。則秦伯之與晉圍鄭者。轉而盟鄭。並使杞子逢孫揚孫戍鄭而還。子犯請擊之。晉侯不可。亦還。事具左傳。春秋書此。欲著此後二年。為僖公三十二年。晉侯卒。三十三年。僖公卒。秦人入滑。晉敗之于殽。文公二年。晉及秦師敗之于彭衙。冬。晉人再伐秦。報彭衙之役。文之三年。秦伐晉。取王官及郊。文四年。晉復伐秦。報王官之役。此其兵戈相尋。皆釁啟于圍鄭。又釁啟于秦伯之圍鄭而忽盟鄭。戍鄭也。從可知春秋之人晉侯秦伯。譏晉猶輕。譏秦為特重矣。

介人侵蕭

管見 介人之侵蕭。其人非自介來。自魯來也。去年春書介葛盧來。冬又書介葛盧來。葛盧乃介之牧人。有此通號。說見前。其來為僑寄於魯。春來者既定。冬來者復相從。集之既多。乃謀滑出為盜。故及今年秋。介人遂自魯而侵蕭也。侵者。剽掠之名。春秋書此。特欲識魯之容非類。以長寇亂焉。爾蕭為宋附庸國。今江南徐州府之蕭縣是已。在魯境之南。距山東兗州府之滕縣百餘里。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管見 前年夏五月。晉侯作王宮於踐土。以諸侯朝獻。王命晉侯為侯伯。用前平王命文侯之禮。盛矣。冬。晉侯請王狩於河陽之溫。諸侯畢從王狩。則是小雅車攻篇所載美於宣王之中興。以復古也。又盛矣。去年夏六月。晉侯為翟泉之盟。在王城內。凡諸侯會盟於國。皆私盟也。此獨以會同於京師而盟。有王臣莅之。則自春秋起隱公以來。所載諸侯之盟不少。未有若翟泉之盟之合於周禮者。抑又盛矣。以此言之。晉文之霸業。自納王以後。閱二年而致趨

既敗楚矣旋於十有四月中三合諸侯以尊王室不獨有齊桓所未遑與故知此書天王使宰周公來聘蓋首聘晉侯亦並及諸侯也於經書來聘則他國可概見矣但其注意晉侯則於使宰周公四字寓焉蓋晉之功楚其功大而所以尊王室者尤志又最勤固是襄王於此平冬將聘於晉特加鄭重遂覺宰周公而外他皆不足以任其使者然也至若聘已而有晉他適猶道以及於魯亦來聘者仍是宰周公而未嘗有代則亦因以存不欲二說之懸云爾然非禮之常也張氏洽曰天子之三公兼冢宰而使來聘魯用見周室凌夷大臣失職也此足發明邪說正責由晉以推而其聘晉侯以及他諸侯者可不另立說矣

公子遂如京師

遂如晉

管見公子遂如京師拜天王使宰周公之來聘也此常禮春秋可以不書書者為其遂如晉耳左傳謂如晉為聘於晉胡傳曰以二事出爽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派張氏載曰內曰如外曰使皆君命也所謂以二事出者也葉氏夢得曰大夫出疆固有以二事行者矣惟天子不可以二事

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管見劉氏敞曰取濟西田左傳謂使臧文仲往非也若曾臧文仲往不應不書注謂文仲但請田非聘覲會同也不書亦非也若報乞師而並致女皆書請田非常何為獨不書哉又因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於濟若然當謂之取曹田自濟水不得云取濟西也而已趙氏鵬飛曰昔濟分曹魯之境則濟西本曹田也前三十年公反[illegible]遇於魯濟水出齊魯之閒故有東濟有[illegible]今曰濟西則自濟以西之田耳內取田無不繫之國者惟成二年取汶陽田與此取濟西田不繫之國不係之國則本魯田矣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取是田也至宣十年則書齊人歸我濟西田書歸我則知濟西本魯田也審矣張氏洽曰很魯之舊地亦與非其有而取之者同蓋無王命以正疆理而取之不以其道況晉奪之曹以與魯本以其私慨而非有王公之義乎按此濟西田本魯地而為曹有今何緣而得取之前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既以曹田予宋矣公[illegible]又稱晉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則諸侯有失地於曹者不可請於晉以取之哉由此以推去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其即以取濟西田於曹而請之晉侯耳晉侯許之於是以此年春取濟西田而田乃復歸於魯也未取濟西田先書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知其如晉者為請田既取濟西田復逮書公子遂如晉亦知其如晉者為拜田矣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

不從乃免牲

管見曲禮大饗不問卜圜丘祀天以冬至為定則天子不卜郊其卜郊者魯之制也昔者周公沒成王命魯以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見禮記明堂位然則詳魯頌閟宮備惟魯郊之在孟春既與周郊之[illegible]以冬至者有異則當有待於卜矣且天子之以孟春祈穀亦擇元辰為上辛者亦以從周之始郊正值冬至為年日耳[illegible]不問卜也至於魯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則[illegible]祈穀之祭以祀天其上辛之元辰非初不[illegible]之是必及前期十日受命於祖廟作龜於[illegible]

卜而視其兆從然後齋以待事以是為盡慎固然及違僖之三十一年將有事於孟春之郊先於去年冬十二月之下辛卜今年正月之上辛不從乃不已而由正月之下辛卜二月之上辛亦不從非能遂已也復由二月之下辛卜三月之上辛亦仍不從然猶有未可以已者則更由三月之下辛卜四月之上辛亦皆不從以故春秋於其夏四月總記前之四卜郊不從以見屢牲則共而神卒不欲享焉不啻再三告之公亦大懼其瀆乃免牲而不郊也至於免牲之法鄭氏敞曰設衣揜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至於南郊未必然也雖典禮散滅莫可考校至於牛衣人服如何裝被乎凡郊牛稷牛必皆在滌三月滌者牢也令得縱使出滌是為免之按此說較確蓋免者免以不為牲耳本當在滌而出滌既不得留以須復郊亦不將以供他祀一聽其以天年終則已又何加焉

猶三望

管見猶為可以已而不已之辭魯之免牲不郊而猶三望者或以四卜郊不從初非專卜三望郊重而三望輕猶可遂卜以將事與此其非禮決矣春秋書以示譏蓋固不郊猶三望者自僖公作始耳故以後宣公三年成公七年並書牛傷不郊猶三望亦踵而行之三望之說公羊傳指定泰山河海似未為確按魯之三望從天子之四望闕其一而名之周官大司樂以四望與山川分列則不得混而一之曲禮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所稱祭四方者即以祭四望也其四方實主春夏秋冬之四時是廣天神當於圜邱之祀天及之山川附於地則地神也以方澤之祀地及之亦其宜矣雖祭山川者亦通以望稱然虞書曰望於山川又曰望秩於山川亦獨可以稱望而已於四方不常祭然有辨則祭四望之為祭四方而非山川者審矣天子四望而魯亦稱三望幾於天子之禮是即明堂位所為廣魯於天下也魯頌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然則魯既保彼東方則其望四方者惟使於以闕

方西方北方為三望而成王之於周公特欲廣魯於天下之意已具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管見姊者對姑之稱杞成公為伯姬子自僖公六年立及茲已在位二十六年蓋先有夫人而今卒耳杞伯姬本魯女乃為其子成公求繼室於魯故於此年冬書杞伯姬來求婦

狄圍衛

管見狄去年侵齊今又圍衛若無晉霸者然則何以故蓋狄於去年夏侵齊及秋而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於衛此大違晉文之志也衛若有急晉必不救狄固知之稔矣故以是年冬圍衛也與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管見帝邱杜注衛地在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墟故曰帝邱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有顓頊城是也趙氏鵬飛曰齊侯城楚邱以封衛至是蓋三十年矣衛雖遷而狄未之衍極未波固已侵衛僖十三年之役是也十八年及邢人伐衛二十一年侵衛狄為患於衛抑亦甚矣今又整兵而圍之衛不得已遷於帝邱而避焉然而衛有狄患莫極城之遷之今狄自殲而衛自還晉文坐視而不恤文德衰矣抑亦甚而不及救是乎接爾時之晉侯以衛殺元咺及公子瑕有憾於衛侯鄭故狄雖圍衛衛圍不望救於晉也及次之國雖而衛遷於帝邱亦惟是衛自為謀而已又何嘗欲有所藉力於晉哉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管見鄭伯捷者鄭厲公突之子也其好惡遷於乃父而叢過之在位四十五年其變詐翻覆於晉楚兩大國之間僕僕無所用恥他若魯及曹許衛諸小國不受其害者稀知鄭伯捷之絕無人心而鄙棄之以故於此年冬四月己丑卒此葬凡諸侯所及同盟之諸侯竟求有一伐其大夫以會葬者而不得魯史亦不書葬鄭文公春秋仍之欲見鄭伯捷之生平不必核其行事但聯諸侯之不會葬與魯同而其心並謂鄭伯捷為奸人之尤死無足惜者離叛保其首領仍當暴譴遺棄委之溝壑云耳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管見衛人侵狄報去年冬之狄圍衛耳吳氏澂曰言侵不言伐不敢聲其罪而討之也然則此侵狄者亦不足以列國衛之恥矣侵不可久衛人以夏四月侵狄則盡四月而止至秋而衛人及狄盟者何蓋由衛人侵狄而狄復於秋侵衛經文固從省也狄復侵衛衛人懼其不已而遂及於所遷之帝丘乃使於狄請平狄許之此衛人所由及狄盟與汪氏克寬曰書及則是盟乃衛人所欲也以此知衛之微弱甚矣當是之時惟晉霸為可倚而晉侯猶有怨於衛侯其先之伐衛逐衛侯使出奔楚既不得與踐土之盟及自楚復歸於衛又執之以歸於京師復不得與翟泉之盟至於前年秋歸自京師先使殺元咺公子瑕晉侯之於衛侯然益甚豈得望其及晉盟哉以故是年夏四月緣狄寄圍衛不得不從而侵狄及秋而狄復來侵又不得不因而及狄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衛侯何能計及焉春秋寄衛人皆見其不獲倚於晉而獨自為計者有如此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管見家氏鉉翁曰齊桓優游不迫有周家盛時氣象晉文淺狹迫急漸有戰國秦漢之風此總斷桓文生前事業詳簡而該

三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管見滑為鄭地與滑伯之國為衛所滅者名耳不得混看據左傳所載秦師將襲鄭非為入滑也及滑因鄭商人弦高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秦師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夫先言及滑則明其來及鄭也復言滅滑而還則亦識其非能襲鄭而還也從可知秦師之遂東其自過周以後而入滑者滑之在鄭西也必矣雖地志未嘗的指所在栗纂總紀國之爵姓具者滑為姬姓伯爵而其分敘列國之地名鄭凡一百一十有六而滑亦次其間則此滑之為鄭地與滑伯國之屬衛為附庸者何至混而無辨哉至於經書入滑傳稱滅滑雖云滅不言入究之入者亦志乎滅也通觀之可矣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管見吳氏澂曰僖二十六年有伐齊取穀之怨二十八年晉文既霸公子遂聘齊以解讐而請好越六年而國歸父來報公子遂之聘也此說亦近是但魯聘在六年之前齊之報聘在六年之後何其遲哉又左傳稱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固也夫以齊卿之聘無失禮遂詐稱以諂其君而請朝齊謂是為服於有禮也其心豈誠為魯之社稷計乎為揣其情

益國歸父專政于齊以齊侯賂公滋輔晉文之霸凡其侵伐會盟皆不從者及去年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天下無霸主國歸父將自比管仲而欲奉齊昭以復修桓公小白之舊業也乃謀致魯公之朝于齊以為諸侯倡下時公子遂實專魯政前之如齊當私交于國歸父而為之用于是此年春二月國歸父以公子遂得君可與圖事乃謂魯聘久未報而來聘焉其來雖曰齊侯使之亦歸父其于齊侯以為此聘必自行乃得不可以令他人攝也乃若至魯將聘先授意于公子遂使勸公以朝于齊公子遂從說託臧文仲言之殆因文仲以知聞于魯又或以為愛言公將必聽亦並以言自文仲出公得不疑公子遂之結交于國歸父也然臧文仲之進說于公得以君朝而答聘則其為齊而非為魯之情益見矣僖公頗不悟耶惟寵任公子遂者既久權已旁落且齊之來聘為國歸父勢燄亦赫赫耳目所重遂其意足知後之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殆躊躇既越三時終不得已而出于此與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管見 杜注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掎之不同陳故言及按杜注在宏農澠池縣西魏太和十一年置崤縣唐改硤石廢崤縣為石壕鎮今北有崤山今崤縣故城在河南府永寧縣北五十里吳萊云殽之戰左氏載先軫之論是曲在秦也胡傳因程子忘親背惠之言以墨衰即戎為惡之甚又比先軫之謀為杞子則責晉益與秦等其于當日情理可謂頗矣秦背盟戍鄭自絕前好使晉文不忘舊德而從子犯之請則秦當擊矣觀不哀吾喪之言是晉文卒而秦不弔也秦則禮何施之有先軫非過激也至以墨衰即戎為不可則亡人有行之者矣徐淮並興魯公以卿帥師費誓一篇列于周書夫豈不義而聖人取之乎或謂苟於門庭之祭晉

隣國之利不可以並論此又不考之也滑今河南偃師縣殽今河南府陝州滑國近晉而殽則晉境也晉為盟主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雖在遠地猶當救之況乘晉喪戕晉之滑晉切近之同姓以視東鄙不救亦復何異晉之君臣豈得晏然而已乎彼固將繼先君之志為子孫之謀而反斥為忘親可乎自敗殽之後秦不敢越晉而圖東諸侯楚敗北者文之功而制秦者襄之力殽師之烈並于城濮而頼重晉之必欲晉襄牽已絕之好守居廬之節坐視秦師馳驅四境之近盡諸姬而不恤然後為孝乎然則晉何以書人諱晉子也外以諱為善釋縗而戰是亦有罪焉耳而稱人若晉子未嘗親行者然陸氏淳所謂許其以權禮與乎匹夫之孝也公穀二家責晉固非而罪秦亦未嘗益秦伯在于用詐襲遠違諫棄師而必以為亂子女之哭無男女之別則過矣今故去胡傳而公穀首末數語皆無取焉程子以書人為衆詞謂秦為不道衆所共憤故書晉人其稱及也亦然此與陸說又異然亦不以書人為罪晉

也故並存之按莊公十六年齊桓會諸侯同盟于幽有滑伯杜注指其國在河南緱氏縣今偃師縣是已但東周都洛邑偃師距洛陽纔七十里當是周畿內地考之志記亦絕無以偃師為滑國者則杜注恐誤附辨于此再帝王世紀稱故虢有三周與封虢仲于西虢今陝州是有殽之險封虢叔于東虢今汜水縣是有虎牢之險洛都介乎其間是實以二虢為東西之保障也惟北虢在今山西平陸縣其始封者不詳蓋北虢即屬西虢特以西虢在河之南其西虢之地有隔在河北者則別之為北虢耳北虢西虢總為一虢則僖公五年晉獻公詭諸用荀息之謀再假道于虞以伐虢遂滅而有之矣故西虢之殽可指為晉地云又三禮殽字注多為肉帶骨之稱而此以名其地殆肖其土與石之錯雜而凝固與傳稱殽有二陵春秋正義又云崤呼為土殽石殽其阨道在兩殽之間亦或因其土多于石石多于土而小作此區分耳其實皆為殽也以故地紀于殽之所在山曰崤山山之水曰淆水雖偏旁各象其形而

共不離乎殺之意則並從殺之省而作有未有異焉

癸巳葬晉文公

管見晉先君有文侯仇字義和重耳復謚為文者殆以晉文之欲光于城濮王策命為侯伯用平王命文侯之禮故同謚以明其克昭乃顯祖追孝于前文人焉耳周時用謚比益禮之所不禁也觀宋有昭公杵臼後亦有昭公得蔡有宣侯桓侯後亦有桓公宣公可概見矣

狄侵齊

管見初齊桓在位四十三年卒狄未有至齊者于孝公為立三年當魯僖公之二十年齊人狄人盟於邢終孝公之世亦無狄患至僖之二十八年孝公之弟昭公潘立僖二十一年狄始侵齊及茲三十三年狄復侵齊其意殆欲齊

之不得寧而因以求盟於狄耳以衛觀之可見前年狄圍衛衛遷於帝邱去年夏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齊與狄因循有邢之盟也豈能與衛而不能以盟齊哉狄本為中國所擯斥顧彼東海雄風齊尤強大于衛苟既獲新盟于衛而更有以尋盟于齊則當讀書歃血與諸侯抗衡于壇坫間而狄之聲勢亦開為益張矣然春秋但書衛人及狄盟卒不見書齊人及狄盟如昔邢之盟則狄之侵齊遂不已也以故齊貽于文公十四年卒其牙文之四年原[illegible]侵齊又九年夏狄侵齊又十一年狄伐侵齊皆由未遂其齊齊以盟之忘而出此也乎惟是慎於兵之謀遁以圖戰謀已乎

公伐邾取訾婁

管見訾婁乃鄒字切音也邾邑名邾本在今鄒縣僖公于二十二年春嘗伐邾取須句須句亦邾字切音邾用夷號

共國之名為一字其邑名須句及訾婁則皆以二字作一字也亦有以三字名者前莊公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於餘即邾之切音邾與婁聲亦近其實則邾婁二字而已凡土語多同字而異呼其呼以音亦或涉于似而不當合乃即因其異呼而各異其字以當之字異而名有辨其命名之意想欲如其為邾邑而使不得混同他國焉耳公于此年伐邾取訾婁者因前二十二年伐邾取須句其秋及邾人戰於升陘魯師敗績公喪冑豈能忘此挫辱而不報哉閱三年而及二十六年齊人伐我西鄙北鄙方事乞師于楚而因之以伐齊取穀則不暇謀及邾矣又閱一年為二十八年而晉文始霸敗楚師為踐土之盟復會諸侯于溫公與邾子同在會中則亦不得遽背霸主以報怨而傷好也又閱四年而當此三十三年晉侯于去年冬既卒則公乘此間以伐邾取訾婁亦誠忍有以刷升陘之恥也夫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管見三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至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則邾之報怨於魯者速矣值此年夏四月公復伐邾取訾婁而邾之報魯旋以秋至視前為尤速則公子遂之帥師伐邾實由於此然春秋不明志所由者以公既伐邾公子遂復連伐邾其為迫於邾之還伐魯者可見文得從省又邾為魯之附庸於其伐魯而削之亦略加貶屈使不得與魯為敵國也且此魯邾之相伐其兵端實起自魯於邾無譏焉則特詳及魯師可矣至若公子遂之師所但純稱伐邾絕不指其過邾師於何地者蓋公子遂以為邾之來伐邾君主之其心狃於十年以前曾有戰于升陘之捷勢將傾國之兵以出亟圖再敗魯也是不可以與戰惟慎戒魯之疆吏凡邾師所必經之道皆堅壁清野以待之公子遂獨潛自帥師從別道趨邾[illegible]直擣邾之都城而旁掠其近邑邾眾內既虛戰守所資徵發不給彼邾[illegible]

之在魯者邾君豈得不令其還而自救哉攻其所
必救是亦謀為不戰而屈人之兵有此詭道也

晉人敗狄于箕

〔管見〕箕杜註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今在太谷縣東南二
十五里敗狄于箕由狄伐晉及箕也是年夏狄既侵齊乃
秋而狄復伐晉一年中未盡而時而連犯齊晉二大國狄
之横恣前未嘗至此齊不能敗狄而晉能敗之春秋之所
予也其稱晉人者與外之書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同蓋
襄公未在喪稱子詳而稱人一於敗秦之與敗狄襄公皆
未吉觀行者然
以是為善之耳

冬十月公如齊

〔管見〕公之如齊朝齊也是年春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其所
欲得於公者正在此公子遂私承其意而使臧文仲曲説

於公公不必遂如齊也值夏四月公伐邾取訾婁及秋而
邾遂伐魯公子遂帥師不當其鋭以報於魯乃乘其虚以
偪於邾邾遂自救魯遂解嚴當公子遂帥師而歸公勞之
嘉其績公子遂乘機納泉以為今之伐邾特紓一時之難
耳若欲為託國父長之計則莫如朝齊者於是偕臧文
仲之説説以曲徇國歸父之私交惟欲迷公之朝齊而後
已焉以故公之因朝齊以如齊者自齊
正月已有是議及冬十月乃有此行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管見〕公之冬十月如齊特以朝齊云爾齊魯鄰近朝聘而
歸何以及十有二月而始至自齊哉蓋公既朝齊齊侯燕
昔桓公創霸時其得與諸侯同會盟者公皆與焉遂欲公
為之招致以並朝於齊庶足稍成霸事也然自冬十月以
至十有二月公雖不悍遠使存留以通其意而列邦未渊
其有應者時公亦遘疾不得留遂乃歸因是於十有二月
公至自齊即於十有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也與胡傳云
君日出而朝朝退釋路寢聽政使人眡大夫退然後適小
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禮記曾
子問云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亦命國家五
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
而后聽朝而入此于十有二月書公至自齊即遂書乙巳
公薨于小寢蓋明公以有疾而歸既不能親告于祖禰亦
不復能於路寢聽朝而入耳說者多以薨于小寢為非正
其論近迂禮記言文王之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
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
豎曰安文王乃喜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
憂行不能正履夫所謂寢門之外者文王之朝以雞初鳴
而至豈得謂非小寢之門外哉不安節言有疾不能循其
飲食起居之常時也內豎以告文王亦必告於文王之以

雞初鳴而至也是時同此寢門同此內豎又豈得謂君之
養疾不於小寢而必於路寢哉養疾於小寢為正則以疾
薨于小寢亦不為非正可知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管見〕是年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此行春令也禮
記月令言季冬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
然則春秋書此志逆象耳其菑害在民物所關甚鉅說者
指其徵應在公子遂之專横亦與逆象相比附而其意尤
之陋
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管見〕許僖公業自宋襄公敗于泓之後遂從楚值晉文已
霸凡踐土及溫之會盟許皆不至於是晉以諸侯圍許誅

亦既服矣至晉文公卒襄公立許復貳于楚故晉
侯以此年十二月會陳侯鄭伯以伐許也伐許之前晉襄
之敗秦敗狄而稱晉人者欲諱其為晉子焉爾諱之則足
以見其在喪親戎之非得已也此伐許非不得已但屬霸
圖豈為義討哉故其稱晉人為貶詞然前以稱人為諱此
又以稱人為貶不嫌于混乎而不然也只觀經文以晉侯
及陳侯鄭伯一例人之使晉侯不見其有以異則其貶自
見至伐許之役獨會師于陳鄭二國者晉襄繼承霸業之
餘威勢不能及文公之圍許得以大集諸侯也惟陳侯朔
初立五年其父陳侯款先從楚及楚師敗于城濮晉文為
踐土之盟陳侯款不及與懼為晉所伐旋力疾如會以明
其從晉焉踰月卒及冬而在喪之陳侯朔超會于溫並會
諸侯圍許此其必聽命于晉可知若鄭伯蘭之繼鄭文公
立纔二年耳左傳紀晉侯秦伯圍鄭來言鄭公子蘭前出
奔晉從于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晉許之使待命于東鄭
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是鄭

伯蘭之得立全倚于晉也又安敢不惟晉之命是聽哉宋
纂集祝戴李氏廉曰晉襄初立伯事未定秦之殘鄭狄之
聘魯皆有志于爭伯也晉襄惟外患之是憂而罔奔命之
交於度外故不踰年而霸事復盛焉亦善于繼承者矣春
秋書敗秦敗狄如齊伐許于一年之間其晉霸純
續之會三踐聘晚之秋與按此論極中當時情事

凝園讀春秋管見卷之六

慎齋羅典徽五氏定稿

男紹祁　孫起善　賢綸　校字

文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管見〕昔閔公以其二年秋八月薨不書葬僖公立在位三
十三年薨於末年之冬十有二月乙巳禮諸侯五月而葬
及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書日有食之即連書天王使叔服
來會葬僖公之薨至此纔三月耳距夏四月丁巳之葬日
尚遠則是其會葬者諸侯之使未至而天王之使已蚤至
矣按厥所由蓋天王之使叔服以二月來先之以弔含襚
賵即命留處于魯以待夏四月之會葬也周制以喪禮哀
諸侯之死亡于是為備僖公何緣而得此于王哉按彼之
文公九年春書毛伯來求金是必周大夫之為國營財利
者文公殆因之以納賂於王欲得邀王臣備禮會葬以為
僖公增重即將使明年之大事於太廟躋僖公者有所挾
藉焉爾王信毛伯而貪魯之賂金故服之使其以此與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管見錫命者命之為諸侯也以册書為主或加之以見服並亦有之至于命圭則自其始封之君世世相傳奚以改錫為哉惟周初之制世子嗣立始覲於王以士服入見則王必納其命圭于王王還之使復為諸侯以是為錫焉爾至春秋時諸侯之世子既不誓於王及其嗣位亦不請於京師則其不納命圭於王而待王之還之者魯亦與諸侯同也然則此之來錫公命其辭雖及命圭亦通以錫稱而已詎必由毛伯之手授與穀梁傳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從可知來錫命者雖由周室既卑而自諸侯承之仍是天王之異數也魯之文公初立何所寵于天王而忽于薨僖公之月既先得叔服之來會葬又旋得毛伯之來錫命乎今觀於來錫命之毛伯即與此後來求金之毛伯為一人則亦文公因于毛伯賂王以金而致之者耳

晉侯伐衛

管見前晉文敗楚之年逐衛成公而使元咺立叔武成公奔楚及復歸自楚晉文聽元咺之訟名執成公歸于京師又使元咺立公子瑕成公使衛人殺之乃自京師歸于衛其怨深矣左傳謂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亦無足怪者至文公卒襄公嗣之霸事未定勢不能大集諸侯故去年冬之伐許獨陳與鄭會之師也其年衛使孔達侵鄭伐綿訾及匡亦見傳殆即因鄭之從晉伐許而乘其間與鄭伯蘭先嘗出奔在晉後晉文伐鄭鄭人請逆公子蘭為太子以求成許之則鄭伯之得立實倚晉文也立纔三年而衛成侵之蓋不啻圖晉而欲釋憾于晉所協洽之鄭耳於是晉襄以此年夏告于諸侯而伐衛左氏並詳其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此於霸者之恤鄰討罪猶有合故去年冬之伐許書晉人以貶之此年夏之伐衛則書晉侯以貴之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管見左傳云叔孫得臣如周拜拜賜命也語嘗未安並傳公之薨天王既使叔服來會葬又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安得不親如京師以拜哉惟春秋之於常禮其例不悉書耳然不書公如京師乃復特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者所以不譏也曷譏乎譏其奉公之賂金以歸於王焉爾

衛人伐晉

管見傳言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救更為還報之意辭為解謝之稱衛之明為與師以報晉陰託陳侯為之謝於晉以請和乃衛孔達之謀如此特以使告於陳作為陳共公之言以欺衛君耳所以自益其尊兵柄而無能為之學也傳以君子作斷不直抉其隱而特加以非笑之詞以為衛有軍事而越國以謀今絕無之其殆古之不可以今例者有是也與當其使反自陳孔達以陳共公之言白於衛侯衛侯如其言而使孔達帥師伐晉以待陳侯之謝晉請和初不悟孔達之行其譎詐以罔上也是尚可以為君乎故知春秋書衛人伐晉特以人衛侯耳若衛臣孔達之事君謀國面謾心回並不得比於人之數則又置諸貶例之外而不屑論矣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管見前僖公時公子遂當國及文公嗣立公孫敖乃始得君也公子遂之事僖公後私於齊欲使公輔齊以復其霸業故當三十三年春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公子遂勸公朝齊以是於其冬十月公如齊焉若公孫敖之事文公其志與公子遂有異則又以齊之霸業終難復而晉之霸業將繼盛也乃欲為公通好於晉以故因晉侯在戚而公孫敖遂往會晉侯于戚與戚杜注衛邑在頓丘衛縣西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北七里有古戚城傳夏四月晉侯伐衛衛

其國戒取之及衛人伐晉以陳侯謝晉請和則皆以戚歸于晉而和也傳復於是秋言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盖得其實矣再按晉侯以夏伐衛取戚及秋而會公孫敖于戚焉則自夏至秋晉侯未嘗去衛地也先之衛人伐晉亦只謂伐其在衛地之晉師而已惟晉先伐衛而衛只伐晉以是為[illegible]伐云若認作晉師既還而衛及晉以報之則誤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管見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以世子而弑其君亂臣賊子並於一人是為逆惡之尤者入春秋以來至此始見左傳記其事之本末亦特詳其言商臣之蠭目豺聲雖涉想當然語以為偪真亦得至楚成頵以縊死謚靈不瞑曰成乃瞑王氏錫爵以為君薨舉謚當在葬時安得謚於未殯之日此左氏之鑿也論亦有理然據此以思楚成生平之凶很至死而感不減又未嘗不篆寫出神

公孫敖如齊

管見此元年冬書公孫敖如齊盖為公請昏於齊也觀二年冬之公子遂如齊納幣四年夏之逆婦姜于齊則可知矣至左傳言凡君即位卿出並聘則常事耳春秋於常事例不書

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管見彭衙杜注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在今陝西西安府白水縣東北六十里漢於此置衙縣按彭衙為秦地秦師不出境晉侯何以及秦地之彭衙與秦師戰且能使秦師敗績也哉盖其所以及之者先由秦憤於殽之敗乃駐師於彭衙以使晉河外之地耳春秋不悉書而於一及字內包之使讀者推其故而自見也彭衙今陝西白水縣今屬同州府其白水縣之東則有澄城縣是為晉之北徼地其白水縣之東北則有韓城縣是為晉之少梁地皆在河外秦以彭衙之師憑之度晉侯之欲救勢將不及也既歷年餘值此文公之二年春晉侯特大舉涉河急趨彭衙以二月甲子及秦師遂戰晉師方以偪秦地而直前秦師必以據秦地而觀後此其至於大奔而捐敗績亦固其且殽之敗猶在晉地彭衙之敗則即在秦地秦師之不武與秦帥孟明視之無策概可知矣而秦伯猶將與諸強國爭霸稱者固如是其一敗再敗也哉春秋書此以為較諸以襄之敗殽不餓殷以死者是猶差勝云爾

丁丑作僖公主

管見作改作之也周卒哭而祔僖公當祔時豈無主哉至是而有躋僖公之議則稱號當改以是而言作與禮記祭法云諸侯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天子之七廟除二祧廟其五廟與諸侯同孔疏父廟曰考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王考廟者祖廟也王君也祖尊於父故加君名也皇考曾祖也皇大也君也曾祖轉尊又加大君之稱顯祖高祖也顯明高祖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目之祖考廟者始祖也此廟為王家之始故云祖考也其辨甚明而猶有未悉者五廟惟始祖廟得稱祖其下四親廟自考而祖及曾祖高祖皆不別其為祖而通以考稱則何以故大抵定制之初以天子諸侯之繼承者有父子相傳亦有兄弟相及即如春秋首隱桓二公兄弟也若拘定曾祖考之定位言之則隱桓不得異廟當莊公既立豈能祔桓公之主於隱公之廟哉度其位次勢必以桓公入考廟以隱公入王考廟也禮諸侯得臣諸父昆弟故傳言臣子一例是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矣隱當為桓

君閔皆為僖君君道與父道同則凡嗣君之或繼或及皆稱以父道相踐故四廟通以考稱而其稱考者曰顯曰皇曰王並欲若其先之為君有同於父而不可以易也晉悼公卒已入考廟凡三十三年及僖公卒而以卒哭時祔於廟則當祧顯祖而序遞閔公於王考廟矣乃文公諉以家之私屬亂國之世紀躋謂閔公為弟僖公為兄而欲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是必閔公仍歸考廟而以僖公入王考廟也廟之稱號別則其主之尊考與王考者亦有別能無待於作

乎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管見】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公何以至于晉去年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必謂公欲從晉而將來朝也以故於此年春公如晉其如晉而以三月乙巳及處父盟者亦以公孫敖從公在晉其得私交於用事之晉卿於時陽處父位晉

太傅為人剛晉國之政一皆聽之君有命可以意請改易之因謂公苟不惜盟處父殆尤勝於盟晉侯也公孫敖亦用事於晉公重違其意乃盟春秋於此盟不言公者所以醜其屈於處父而並稱也至陽處父盟公但斥其名曰處父而陽氏從削則去族而與微人為偶又所以惡其伉於公而重貶也若其叙事見於左傳殆非必得其實者初言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夫討必以師晉師未聞及魯將何議哉逮公既如晉又言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若然公忍恥而還則當與晉絕明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已巳公及晉侯盟又將何緣哉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管見】前年冬晉人陳人鄭人伐許如陳侯鄭伯之從晉仍如文公時矣及此年夏六月盟于垂隴宋公亦與陳侯鄭伯侯至晉襄之霸業亦庶乎其漸成與至晉為主則晉侯不至而使士縠魯之會共盟魯公不至而使公孫敖蒞守以有故羈阻為之辭耳若當刑牲歃血共載書所列必異晉侯魯公之國與名氏以詔於明神也晉士縠魯公孫敖特比於蒞盟而已為說多直指為大夫盟諸侯者所見殊未審晉何以盟於垂隴覲是年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則此盟為伐秦耳惟魯公孫敖既與盟而復不會師則何以故為早也如下書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非其證與他若去年夏四月晉侯伐衛衛人亦伐晉從知非昔敢已使陳侯謝晉請和矣而今又不與垂隴之盟晉必有議及於伐衛者陳侯復為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傳皆詳及而經文並略之以其不足悉書爲爾然則垂隴之盟不可以見晉之主於伐秦而非兼謀伐衛也哉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管見】按春秋書此雖以記災而其言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則又因之別有所發明者不可以不審也溯周之始王以建子之十有一月即位乃即於是月改元然求之同書及周官月令皆無可證孔子特於此年書不雨者存之耳蓋此十有二月若依諸侯之改元必正月數之則為去年之十有二月也及觀周天子之以十有一月改元則自去年之十有二月至於今年之秋七月直當通復一年數矣是不足以徵周初子月改元之舊制哉且其起稱十有二月則其下必為正月由是而逸及於秋七月則周之改元於十有一月者其初未嘗改月可知又其卒於七月稱秋則其起稱十有二月必為冬矣由是而正月為春之首四月為夏之首亦必與此秋七月同則周之改元於冬十有一月者其初未嘗改月而亦未嘗改時並可知也至於記災之本義穀梁傳云歷時而言不雨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胡傳云書不雨至於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辭非文公

之慝也夫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則八月嘗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此二傳皆從僖公二年三年之三書不雨一書雨者對勘立言其閔恤已無餘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管見］大事即禘也禘字从帝乃王者之大祭成王命魯公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則凡時祭皆以禘稱但時祭以嘗烝為盛而嘗又先於烝故魯頌閟宮篇曰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言秋祭太廟牲用白牡而其牲必先在滌三月亦與騂剛同也春二月丁丑作僖公主以祔躋僖公故作之然必待太廟秋嘗之盛祭乃奉其主以入所躋之廟是以于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也太廟之祭本稱禘或稱大事又或稱有事貼太廟言其為禘一而已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與此大事于太廟同時其祭豈有異哉至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不

稱大又不得謂有事于太廟之非大事也易震卦之六五在天子位能守其宗廟社稷以為祭主其爻詞亦只稱无喪有事又何嘗必稱大事以別之舊說多泥指時祭為有事大祫為大事未見其確前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以秋七月此大事于太廟躋僖公以秋八月者蓋魯禘必用卜致夫人則初卜七月而即從躋僖公則再卜八月而始從耳躋與致二字大意相近皆明其以私意尊之使之處非其位也文公時僖公升祔當入考廟閔公序遷當入王考廟而文公謬以兄弟之次易之則仍退閔公於考廟而遞進僖公於王考廟矣以是謂之躋云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管見］晉宋陳鄭會伐秦晉主兵四國皆其君自行也左傳所稱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則將兵之大夫耳豈春秋所肯貶而稱人者哉伐秦之役傳亦言其取汪及彭衙而還是晉侯再入秦地矣明年秦人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亦直入晉地並見傳文然則是年春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秦固宜即圖有以報晉而晉復以此冬之伐秦速之也彼其意徒欲以力爭圖霸絕不惜其黷武殘民是尚可以為君乎晉侯之主兵當貶宋公陳侯鄭伯之從以師亦當例貶故總書曰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絕無可分辨者

公子遂如齊納幣

［管見］此文公二年冬書公子遂如齊納幣四年夏書逆婦姜于齊殆欲正出姜之為文公夫人也姜氏為夫人則其子亦為世子如是而後文公之末年公子遂殺世子赤而立庶子宣公援其罪乃定說者多主公羊之譏喪娶為非董氏仲舒曰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文公四十一月乃娶何以為喪娶曰事莫重乎志納幣之月在喪內故曰喪娶也按此論未免太深禮記檀弓云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

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此蓋以想之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此又有以譏之因是以推文公納幣於小祥之後而謂春秋必特書此以譏其斁哀圖婚之志恐未必然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管見］沈杜注國名也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今河南汝寧府汝陽縣東南六十里有平輿故城沈亭在其地按此年之春正月伐沈晉主兵惟魯公以叔孫得臣會師耳其所稱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皆其君自行也若但使其大夫帥師則當一一指其名氏有如之叔孫得臣矣觀後書冬十有二月晉陽處父帥師以救江非其例與去

年冬之伐秦衛師不會而今會伐沈衛成始服於晉也晉何以會師伐沈由秋之楚人圍江推之則可見矣明志江在今汝寧之確山縣與沈之在今汝寧汝陽縣者接壤哀守記又言江在今光州之息縣西息之西亦非汝寧為近也沈服楚而江服晉沈或倚楚之強以陵江亦度晉之救江為遠不相及耳及江告急於晉而晉乃徵師於魯以及宋陳衛鄭之師皆會之以伐沈此其所由來與伐沈而沈潰者言潰楚其君與民皆相率以走楚也沈知六國之衆不可禦亦空其城以聽所為而已豈能取沈之地而有之哉師去則仍返其國不以戰立取敗衄特以潰卒圖安保沈不至於亡也及秋而楚人圍江以報伐沈之怨晉以其冬十有二月使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楚果能伐而江采得救乎然則今年春之伐沈適足以成明年秋之滅江矣扱之霸圖其失計亦為已甚故春秋自晉侯以下及宋公陳侯衛侯鄭伯皆一例貶而稱人以恥之至若魯之叔孫得臣則又當以不足置議從畧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管見　經書王子虎傳言王叔文公或者王子虎為惠王之弟出自釐王在襄王固以為叔父而稱王叔與王子頹為惠王之叔父亦從本稱曰王子則王子虎為襄王之叔父亦得從本稱曰王子矣昔魯莊公之十八年周惠王立惠王二年五大夫作亂伐惠王惠王奔溫立釐王弟王子頹為王四年鄭虢伐成周殺王子頹及魯僖公之九年惠王崩襄王立王後母子王子帶以翟人入周襄王奔鄭王子帶立為王襄王十七年晉文公納王殺王子帶夫王子最親而貴王子頹及王子帶並以謀篡代而不得其死當是時也有同稱王子而名虎者為釐王之子惠王之弟襄王之叔父身經兩朝之難皆能夾輔天子匡定王國可不謂賢乎春秋於是年特書夏五月王子虎卒蓋欲使天下後世想見其為人即得使之死而不朽也討自入春秋以來王子亦多有被頹與帶之逆惡既彰莫逃誅討姑勿論可也其他生而親貴無倫乃碌碌未有所表見雖獲保其首領以沒亦特與草木同腐而已以視王子虎之卒其為人之賢不肖相去誠何如哉傳記多謂天子內臣無外交王子虎赴于諸侯非禮也遂指經文之書卒特以示譏若然則凡王臣之與諸侯必皆終其身若不相識而後可耶此足以知其非確論矣

秦人伐晉

管見　傳稱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此舉一似足以誇示東諸侯也乃春秋書此既直稱秦人以明貶之而其只言伐晉無他辭言下更欲冷諷之矣夫伐晉而晉人不出是固未嘗見晉師也豈可即以其不出作晉師敗績觀耶晉師未敗績則此秦之伐晉晉將不敢復伐秦耶而秦伯之以師還因之夸凱獻俘策勳飲至方栩栩以為遂霸西戎竊幸在位三十六年亦竟得有此日也識者當不言而心鄙之

秋楚人圍江

管見　此報晉人會師伐沈之怨也沈服楚而江服晉故晉人以春正月伐沈沈潰而走楚楚人乃於其秋為沈報之不遠求伐沈之晉特近偪於晉所私屬之江而圍之焉耳至於晉之伐楚以救江經但於其冬書陽處父而已傳於楚人圍江之秋先稱晉先僕伐楚以救江殆非其實也

雨螽于宋

管見　螽即蝗也雨螽飛蝗下集也是年秋宋本無螽未知其適從何來其羣飛蔽天則如雲其紛落徧野則如雨秋當登穀之時而雨螽乃猶雨雨則禾稼將一空矣宋有是災他國可不聞而知懼乎故書

冬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管見〕公何以如晉。殆由去年冬晉會師伐秦。魯不會。今年春。晉又以晉師伐沈。魯以叔孫得臣會。公不會。因慮晉疑魯之世晉於秦。及是。又新納幣。其從晉必不專。公乃如晉以自白其誠耳。是年冬。公如晉。其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者。何也。是盟非獨主於結魯。蓋因魯之有好於齊。即欲使公更結齊侯。以相與從晉。故閱計晉襄之元年。獨能以陳鄭二國伐許。至三年伐秦。則宋與陳鄭俱至。凡三國。四年伐沈。則衛又與宋陳鄭俱至。魯亦與焉。凡五國。是東諸侯之外於晉者。惟曹與齊而已。曹不足云。齊則晉之匹也。若得結言於齊而使之從晉。晉之霸業。豈不盛哉。晉侯盟公之意。當不出此。不然。晉襄在位七年。未見有親盟諸侯者。何獨暱於公哉。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管見〕楚人圍江。則救江者。必伐楚以救之。是特伐之於所圍之江耳。非帥師以入楚也。然晉與江相距遠。楚則近而易及。但使晉師來。則楚師去。而圍暫解。晉師去。則楚師復來。而圍轉急。陽處父雖欲伐楚。楚將安在。欲伐楚以救江。江何賴乎。以故明年秋。楚人滅江。

四年

春。公至自晉

〔管見〕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不書如晉。亦不書至自晉。辱之也。去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足可榮矣。故其冬如晉。及今年春之公至自晉。皆必書。

夏逆婦姜于齊

〔管見〕國君之親迎。程子以為逆之於其所館。有親御授綏之禮。不遠適他國。此定論也。然入春秋以來。魯之娶齊女者。率多躬親。如桓公三年娶文姜。秋七月。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讙雖魯地。而濱于齊。是特要公以遠逆也。特欲待其館於國中。而始親迎。豈可得乎。至莊公二十三年娶哀姜。夏公如齊逆女。是又越疆。而至齊都以親迎矣。乃逆之愈遠而女之至愈難。秋。公至自齊。非以女俱至也。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亦非由公導之使入也。曾何知有婦人從人之義哉。若此文公之四年娶出姜。則尤有異焉者。公亦如齊逆女。而不得稱女。逆女于齊。將以為魯夫人。而亦不得稱夫人。則但以為逆婦姜于齊耳。婦為對姑之稱。文公之母聲姜。及其祖母成風俱存。則夫人之稱婦固宜。姜即其氏。以婦配氏稱婦姜。與以謚配氏稱文姜哀姜一例。氏字可以省。非削之也。謂逆女以為夫人。而但稱婦姜。則有識焉。何識乎。穀梁曰。為其禮成於齊。是殆然矣。凡女在其國稱女。禮成於齊。則既為夫人。誰得以女稱乎。逆女入國稱夫人。禮成於齊。雖實為夫人。而未入魯。又誰得以夫人稱乎。

蓋魯自娶文姜哀姜以及出姜。齊女之驕亢日益甚。如魯之六禮。納徵即繼以請期。文公元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即納徵也。以後當請期矣。何以更閱一年。且及此年之夏而始親迎哉。殆以出姜不受命于歸。而欲致公以就昏。眾諸侯之女嫁於諸侯為夫人。竟與後世帝女之不下嫁者。輒以駙馬來尚公主。同大昏之始。不知婦人從人。轉欲從夫子。從婦夫為妻綱。君為臣綱。公不能夫。何以能君。故於此行為公羞之。謂其不可以對羣臣百姓也。乃不稱公。

狄侵齊

〔管見〕趙氏鵬飛曰。僖三十三年。狄犯晉。晉人敗之。故其後不敢干晉之怒。狄侵齊。而不能討。故至是復侵齊。汪氏克寬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得侵齊。以晉襄無攘却之謀。而齊伯不紹故也。按狄之出沒無常。望救於他國。皆緩不逮事。晉能敗狄于箕。而齊不聞。齊晉之國勢。其衰旺實驗於此。再按此書狄侵齊。與前僖之三十年。三十三年。及此後

文公之九年，其文同，則齊侯若束手然，莫坐受其斃者，然而狄之為齊患甚矣。

秋楚人滅江

管見　江與黃皆偪近於楚，由僖公二年齊桓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秋又會于陽穀，明年而齊桓會諸侯之師伐楚次于陘，楚懼而請盟，則楚之怨江黃而欲滅之，勢所必至也。僖之十一年楚人伐黃，十二年滅黃，江亦危矣。自是而後，終僖公之世，以及茲文之四年，而楚人乃滅江，此其後於黃之滅者，凡歷三十有六年，豈可料哉，豈不幸哉。至其以身殉國之意，兩君若一，汪氏克寬並表之曰：江黃之君不書奔，不書以執，則能固守待援而死其位，亦可知矣。此論極允。

晉侯伐秦

管見　是年自夏徂秋，狄橫於北方而侵齊，楚又虐於南服而滅江。晉雖未嘗與齊通好，而其去年冬十有二月特使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及今年秋纔閱兩時，而江遂滅於楚，亦將聞之而無所動心乎？乃一切漠然，而惟是欲報王官之役，不能忘情，方汲汲於伐秦，是誠霸者之所不可已哉。當其伐秦，傳亦不過紀其圍邧及新城而還，初不足自鳴得意也，徒使讐怨相尋，兵連禍結而已。觀是秋之楚人滅江，傳獨言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秦伯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此雖其矯情鎮物之言，斯人亦猶有見於霸者之意，以此論之，秦伯未見其有加於人，而晉襄為尤劣矣，可不貶乎。然春秋於去年冬之伐秦書曰晉人，此年秋之伐秦又改書晉侯者，蓋互見耳。先之貶以晉人，以其伐秦也；此伐秦事同，則貶亦當同，烏得而不人之？但所人者為晉[illegible]，且他人哉。於此貶稱晉侯而不通稱晉人，則先之晉人亦為晉侯概可知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

管見　衛侯自去年春從晉伐沈，乃服晉侯，其時宋人陳人鄭人之會師者，皆以其君自行，衛侯亦得以通好矣，惟魯以叔孫得臣帥師，公不會，則其好未通，是固不得不有待於聘也。且伐沈既還，其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侯即位凡四年，公初如晉，獨得及晉之處父以盟耳，以視垂隴之盟，宋公陳侯鄭伯但使士縠主之，何以異乎。及茲而再如晉，乃得邀晉侯之親盟焉，魯於是可謂榮矣。此自衛之君臣聞之，晉為霸主，魯亦為宗國，霸主當事，宗國並當親，事霸主莫勤於會師，親宗國莫先於使聘，以故於今年秋魯適得有衛侯之使甯俞來聘也。與衛臣甯俞以忠聞，此聘不使他人而獨使甯俞者，吳氏澂以為衛之事大睦鄰以安社稷，盛哉，皆出甯俞之謀，豈不誠然乎。㦯至左傳稱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亦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則為冷諷之詞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已而正言：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賦湛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則賜之彤弓及旅弓矢，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是又為懸詞以直拒之也。魯用天子之禮樂，其宴饗詩歌皆為通用，無所區分，一旦以寵衛之聘臣，而忽被其冷諷，加以直拒，其宴必不樂，而其聘亦將虛，甯俞詎不能以悉自晦，輒炫其智以外羞主國而內辱君命乎。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管見　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即成風也，玩致字則其本非夫人可知。及是文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風氏薨，而即以夫人目之，似乎失實，然合前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以觀，則此夫人者，致之而後為夫人者也，而其本非夫人亦可知。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管見 胡傳云。珠玉曰含。車馬曰賵。歸含且賵。厚襚妾母也。不稱天王。弗克若天也。春秋繫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所治則天職。所敘而悖之者。則天之所敘。所自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且賵而成之。為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爾。故特不稱天以譏之。其說詳矣。至此外有當辨者。如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榮叔為正使。亦必有介以從。不書。畧之耳。雜記稱諸侯相弔之儀。凡五。弔含襚賵臨。是已。弔為慰問孤主之如何不淑。臨者。上客自行臨哭之禮。若聘禮之有私覿也。賵無物以將之。故於含且賵特以歸言。明有物也。含以實口。

喪之始。賵以送葬。喪之終。自喪始以及喪終。皆有物以歸之。因夾入且字。曰歸含且賵。被含賵之間有襚。禮本兼言。或擇舉其一。亦可。禮記檀弓稱。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春秋文公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又前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非其禮與。若此書王之厚禮僖母成風。以含賵對舉。而中以且字見遂加之意。亦可知含後即加襚。初非於賵之先。但以含始襚後復加賵卒。非於含之後遂以賵終也。然則王使榮叔歸含且賵。雖不及襚。而於襚豈嘗缺哉。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管見 去年冬十一月。夫人風氏薨。今年春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葬成風。王又使召伯來會葬。此雖皆為諸侯之人。亦難必謂此與數成風本妾。胡何緣而得此哉。是亦必以文公之私於毛伯賂王以金而致之者。與其賂貢則邀寵多。前元年之叔服會葬僖公。並得毛伯來錫公命。其歸之賂金所出。亦足觀其藏矣。閱二年而復值夫人成風之大事。是貴僖公之母文公所欲僭以榮其死者。豈得更減於僖公乎。於是更以重賂邀寵於王。得榮叔歸含且賵。又得召伯來會葬。殆以加矣。及謀歸之金。而府空不給。則又遲之積歲。適至王崩而猶未得盡歸於京師者。此即九年毛伯來求金之所由來耳。

夏公孫敖如晉

管見 三年冬。公如晉。十二月。公及晉侯盟。晉侯之盟公。欲因魯以邀盟於齊侯耳。去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是必有以達晉之意於齊矣。及冬而夫人風氏薨。今年三月。葬我小君成風。王既使榮叔歸含且賵。又使召伯來會

葬。齊卿得不至乎。齊卿至。則齊侯之許晉盟。殆將因以復於公。而公亦當旋以其意通於晉也。此公孫敖之所由以如晉與。至其如晉之後。齊與晉未得果同盟者。以明年晉侯有疾。及秋八月而卒。其事遂已。若舊說但以公孫敖之如晉為按年以聘霸主。此自齊桓繼以晉文。卒是為常。春秋例不悉書也。

秦人入鄀

管見 高氏閌曰。鄀蓋微國。後為楚所并。楚昭王復國之後。畏吳之強。遂去郢而都鄀矣。據此則楚之東偏於吳而遷鄀。鄀在楚郢都之西。固秦師之所能及也。季氏本曰。秦自入滑以窺東諸侯。而不得至。是入鄀以窺楚也。此說蓋得其情者。秦之與晉。舊不相下。近益相讐。晉既遮合宋陳衛鄭諸國。又盟魯以固結齊。霸業已復。秦初未克協東諸侯於中國。而復無以戚南蠻之楚。使其橫肆與北以對峙。則何所挾而以霸西戎自號哉。及是乃窺楚而伐其近楚之

國近入鄀其救欲效齊桓之伐楚次於陘而先之以侵蔡
亦將或決效晉文之及楚師戰于城濮而先之以伐曹衛
亦懼楚鄙則計畫必長無何明年秋八月經書晉侯驩卒
而偪已於其夏稱秦伯任好卒矣在位既三十八年死期
將至而猶日孜孜於興
兵搆怨不已何為也哉

秋楚人滅六

管見六杜注廬江六縣今在江南廬州府六安州北左傳
六人叛楚而即東夷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
燮滅蓼臧文仲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哀哉蓼杜注蓼國
今安豐蓼縣今河南汝寧府固始縣東北蓼城因其地即古
蓼國漢蓼縣按春秋書楚人滅弦滅黃滅江皆小國無不
指其名若此傳於滅六兼言滅蓼不出秋冬兩時而連滅
二國楚之惡尤甚經文豈反寬其罪隨而舉一遺一哉且
皐陶之後其封國不得有二不祀忽諸只據滅六言之可

也舊注蓼音了然蓼亦有六音如詩稱蓼彼蕭斯蓼蓼者
莪是已或者皐陶之封國為六紀載非一字偶承音而訛
乃作蓼六與蓼各見傳之者不審又遂以六从本音蓼从
別音而析為二國是一訛而再訛焉爾又按楚所前滅之
小國若弦若黃若江並在今河南汝寧府光州境則六之
所在亦不待遠求也如杜注所稱蓼在汝寧之固始縣固
始屬今光州與弦黃江三國相錯則即指為六地而謂楚
人必並滅之蓋得其實矣若其別稱六在今江南廬州府
之六安州徙以牽於六字同
文而已轉不得指為正詮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管見春秋當僖文之世維於齊桓晉文亦屢賤而稱人他
諸侯又毋論矣許男業在位三十四年前後歷桓文而覇
主初當其父新臣從桓伐楚次於陘遂卒業嗣立在喪猶
不得已而會齊師以侵陳春秋於此特依例一稱許人而
已自是終桓從文文子襄公雖繼之又經六年皆不見有
從他諸侯之眡而人之者值茲冬十月甲申卒許男業可
不謂
幸哉

六年

春葬許僖公

管見吉年冬十月甲申書許男業卒此年春書葬許僖公
在春秋之意若但為許男幸而不知其言下所深慨者則
秋後以及對秦伯之大不幸云爾左傳記秦伯任好卒以
在此季孫行父如陳之夏也夏與春綫易時而經文前書
許男業卒葬初不繼書秦伯任好卒今書葬許僖公者終
不繼書葬秦穆公則胡以迥別若此以秦穆公之卒葬從
死者百七十七人子車氏之三子與焉皆秦之良國人哀
之賦黃鳥是則秦伯之卒必其所為死無足惜不書卒可

也且秦伯之葬必羣兇其死當述朽不書葬亦可也夫秦
霸西戎其視小國之有許男蔑如矣乃及其身沒而以人
殉為數孔夥而又殲其良使不可贖秦伯生何益於人而
其死之有害於人乃至是甚耶以是而正其罪於春秋遂
使天下後世皆不哀其卒不欲其葬人君之遭罹不幸孰
大於是哉然則對觀於許男之書卒亦書葬者其猶指以
為可幸
也必矣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管見季孫行父季友之孫也其名至是始見夏如陳而秋
復如晉皆以有事而聘耳陳非弱小晉尤強大當文公初
立委任公孫敖元年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公孫敖如
齊二年夏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年夏，公孫敖如晉。是時，公子遂亦皆從之。及茲六年夏，又公乃命季孫行父如陳，初試其可。未幾而秋，又復命季孫行父如晉，旋信其能。此殆因三思後行之有聞，即亦資有謀，不失利，以衛社稷者。故春秋於此兩時聯爾使命，皆必揭出季孫行父，欲以著其襲季友之緒，而有所表見其端焉。如此。後值八年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子遂乃復用事，因以九年會師救鄭。十年，如宋。十六年，及齊侯盟于郪丘。十七年，如齊。十八年，及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季孫行父不能治，乃黨之。宣公八年，公子遂卒。其子公孫歸父嗣，亦有寵。十年，師師伐邾取繹。冬，如齊。十一年，會齊人伐莒。十四年，會齊侯于穀。十五年，會楚子于宋。十八年，如晉。其冬，公薨，立成公。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季孫行父逐之也。自是而魯之政柄，悉有異人任矣。厥後既終成公之十八年，又並以襄公五年季孫行父乃卒。其相繼世其卿者，由襄而昭定哀，則有若季武子宿、及季悼子紇，更有若季平子意如、及季桓子斯，屢世專擅，公室益微。皆自此季孫行父者有以積其勢。季孫行父又實自此如陳、如晉者有以作其基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管見〕晉侯驩卒，太子夷臯少，則其先晉侯有疾，必謂趙盾爲能，而獨以太子屬之也。是時襄公之兄伯儵叔劉未與其母季隗歸晉。襄公之弟成公黑臀出在周，公子雍出在秦，公子樂出在陳。其切依晉侯者，獨太子夷臯而已。傳謂穆嬴之言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此言，蓋出晉侯之口，入趙盾之耳。其與聞者，穆嬴也。及晉侯卒，趙盾當述晉侯之遺命，集諸大夫於朝，共立太子，爲在喪之君矣。故得於冬十月葬晉襄公。不然，太子未立，無主其喪者，襄公何以葬乎？至傳言晉人以立少君，恐有難，欲立長君，蓋有之矣。然其謂趙盾初未嘗立太子，輒欲立公子雍，伏先蔑士會逆於秦，則失之誣耳。由經文下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則知使逆公子雍於秦者，必陽處父也。前晉伏先蔑於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夫晉侯在，而命官陽處父敢於易之，至晉侯卒而立嗣，陽處父又何憚而不易之耶？若晉之殺陽處父，傳稱狐射姑使續鞫居殺之。此爲得其實者，蓋晉人之欲立長君，即此陽處父、狐射姑之徒耳。當陽處父使逆公子雍於秦，狐射姑亦使召公子樂於陳。勢不兩立，故狐射姑使續鞫居殺陽處父，將來公子樂，除其患也。及公子樂入晉境，而趙盾使殺諸郫。繼又聞罪於續鞫居殺之，從以擅殺陽處父故。然公子樂之至郫，誰實召之？續鞫居之擅殺處父，誰實使之？行將總其罪以歸於狐射姑矣。於此而不出奔狄，其將何所逃死而得免於殺哉？陽處父爲狐射姑所殺，則所逆之公子雍無內應，明年秦人送公子雍，晉敗之于令狐。趙盾早就籌及此矣。狐射姑召公子樂，從續鞫居殺陽處父，趙盾殺公子樂及續鞫居，狐射姑惟出奔狄。趙盾使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以臾駢致諸境，豈復有還理哉？自是以後，趙盾獨倚受先君顧託，翼輔少主，權柄而行之晉廷，無與爲比，亦莫敢有異議。以故此年立太子夷臯者，惟趙盾。他年弒其君夷臯者，亦惟趙盾也。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葬晉襄公

〔管見〕諸侯之喪，魯會其葬者，此以前未嘗書魯臣名氏稱。是年冬十月，書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公子遂爲魯卿，託疏以爲文襄之霸，令諸侯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若先王之制，則士弔，大夫送葬。見傳文，述鄭子太叔之言。似乎可據。然僖公三十二年冬，晉侯重耳卒，明年夏，亦只書癸巳葬晉文公，其會葬之魯卿未聞，豈文公有此霸令，至襄公申之，而始行哉？且文之元年，葬僖公，天王使叔服來會葬。五年，葬夫人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王朝之叔服爲大

大名伯則王卿也王卿猶會魯侯夫人之葬而謂魯卿之於諸侯猶皆不會其葬而今始特加於晉襄公其為不然必矣蓋凡大國君薨諸侯之使卿會葬由來已久春秋以常事略之例不詳卿名氏其特書者必有為也初公子遂有寵於僖公亦嘗再如晉矣文公嗣立則委任公孫敖其於公子遂者惟是三年冬使之如齊納幣而已及茲六年秋既以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月又以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是文公之意不專屬於公孫敖而欲改任公子遂矣當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是月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其因不得志於文公而憤懣以遂者與自是而公子遂為先君舊臣用事久數親戎行在後起之能者若季孫行父皆當右之然則公孫敖之位任舍公子遂將誰屬哉但綜公子遂之本末以觀遂惡早著實假事權事權將歸先膺使命春秋謂此年之公子遂如晉特以葬晉襄公非有他也而不知其他年之公子遂如齊即以殺子赤立宣公者固基於此矣乃書之以謹始焉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管見左傳謂晉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陽處父易之狐射姑怨陽處父初陽處父為趙衰之屬大夫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趙盾於是始為國政既成以授太傅陽處父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是則陽處父者趙盾之所德也然陽處父實專政柄而犯人趙盾豈能終下之哉會晉侯驩卒屬太子夷皋於趙盾趙盾立之而陽處父乃使外逆公子雍於秦其有怨於陽處父之狐射姑又使名公子樂於陳陰忌陽處父遂使續鞫居殺之此固趙盾之所竊幸者故惟執殺續鞫居以償陽處父之死而於使殺陽處父者佯為未得其實而故從寬縱使狐射姑得以出奔狄耳既迯則趙盾以為因而逐之使長為狄人亦足以啟釁也於是蓋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致諸境晉或以為殺趙而在趙盾之隱情則實以其殺陽處父為利而不欲窮治乃出於此春秋但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使讀者反覆思之陽處父被殺苟非狐射姑之謀何為出奔狄乎狐射姑謀殺陽處父而假手於續鞫居則當不免於殺苟非趙盾私其能殺陽處父而活之又何為得以脫然出奔狄乎凡經文不說透處最是咀味無窮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管見啖書云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則不有閏月則不足以定四時成歲矣閏月之月不尤重於十有二月之常月哉必知此月之為重乃知此朔之不可忽也以故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春秋特書閏月不告月耳不告月而猶朝于廟者告月本即告朔與朝于廟之禮固為二也惟其行事則同日焉天子頒朔於諸侯諸

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朔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閏月與常月同所以尊王也其特羊告廟不得遂指朝廟言之朝之義例以世子之朝其父人臣之朝其君乃合凡諸侯之有廟寢惟是四時之祠禴嘗烝已哉有時享亦有月祀時享以春夏秋冬月祀則以朔日閏月亦與常月同其禮必當有物以奠特不若告月之用牲有特羊也月朔之二禮文公於閏月不告月則闕其一闕一則當書不告月而猶朝于廟則是闕一而猶舉一也闕一而猶舉一則亦當書蘇氏轍曰春秋蓋有同辭而異實者矣猶三望猶繹可以已也猶朝于廟幸其不已也

七年

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管見須句為邾邑與古太皞之國異地而同名杜說多誤傳昧未審前僖公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秋八月及邾人戰於升陘傳稱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懸諸魚門君子于師公喪胄挫辱已甚故春秋不書公以深諱之及僖公三十三年夏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其時未嘗及邾人戰蓋邾人能戰而不耐守觀邾邑之須句及訾婁伐則取之其不耐守可見者邾人之能戰則自升陘知之當邾人來報訾婁之役豈不冀其與升陘同捷哉而公子遂不欲與戰乃帥師從別道趨邾舉言直擣其國都此為攻其所必救而邾人遂去魯而還故公子遂但書帥師伐邾初不指其過邾師於何地也至此文公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雖前之伐與取聯言其中不分揭月日以視此年春書伐三月甲戌書取亦似不能不有難易遲速而其卒得取之者不踰春時則猶是邾人之不耐守也獨不可以與戰乃亟治其守備焉守憑於城計魯都及他邑之近邾者殆皆完固惟于郚猶待繕修則恐邾人

瞰郚之可攻即謀入而取之一若魯之今取須句也故當既取須句繞至魯而遂城郚若刻不容緩然是又備其所必攻邾人至誓堅壁以觀亦不必其與戰度皆公子遂之出此謀焉爾郚杜注魯邑下縣南有郚城今在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南城郚則有備無患惟使魯伐邾取須句者邾還伐魯則不得以取郚報其取須句矣然邾本魯之附庸今則儼然敵國僖公之以末年伐邾取訾婁未得刷升陘喪胄之恥文公欲道承先志以此年伐邾仍不過取一須句而止且惶懼而城郚以為之備則何為而不憚於勤軍旅興勞役哉凡皆釁自魯起故春秋獨詳及魯師于邾兵議焉又僖文皆伐邾取須句所謂取者惟是入其邑而有所俘獲耳非能奪其地也而傳乃云魯取須句寘邾文公子以守焉魯未嘗有須句何緣而寘守耶且邾文公之子乃叛其父而在魯者魯取邾君之邑須句而復寘其叛父之子為之守是誠何心合之僖公二十一年傳云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其

事大相類皆非情理所居不足信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管見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是月宋人殺其大夫此當據史記解之宋世家云宋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為君為度其時成公之太子為禦所殺其少子杵臼不奔亦當匿初未得立為在喪之君何以赴諸侯使之會葬乎且禦之自立為君既因喪造亂而不赴則於宋公王臣之殯有必主于速葬者欲其葬之備禮亦不可得矣故春秋值茲文公七年宋公王臣卒但書夏四月而不并書日亦但書宋公王臣卒而不復書葬宋成公也宋人殺其大夫即指殺其大司馬公孫固言稱宋人殺之者禦以公族之私黨與其國中之亂黨同惡相濟故總以

人著其衆耳殺大夫書殺太子乃不書者春秋於他國君薨其子未立為君而被殺則不書如前僖公二十七年夏齊孝公昭卒其弟昭公潘使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自立其事不見於經是其例已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管見去年秋八月晉襄公卒子靈公少趙盾受襄公顧託立之晉人欲立長君其使先蔑逆公子雍於秦者陽處父也于時狐射姑亦召公子樂于陳未至忌陽處父使續鞫居殺之晉誅續鞫居狐射姑懼出奔狄公子樂自陳及晉趙盾使殺諸郫先蔑在秦當無不悉聞者由是計及陽處父殺則公子雍之入晉無內應誰與趙盾為之敵者觀狐射姑召公子樂於陳狐射姑出奔狄公子樂遂殺諸郫夫非覆轍之明戒與他無所恃將亟請于秦伯康公必欲得其親帥重兵以納之一如前穆公之納公子重耳然後敢入也但所納非正秦臣與諫者多久之乃定故晉靈公既

立爲在喪之君。又踰年改元。及夏之四月。秦伯乃白以師送衛公子雍。比渡河將至令狐。而趙盾之背僭早。偵探捷遂進軍以急趨之。若惟恐其失秦師而不得與戰者。然春秋書曰。戊子。晉人及秦人戰於令狐。以爲趙盾之志乎此戰也云爾。夫秦伯將兵以納不正之公子雍。趙盾之志于戰似非得已。而丞加之敗絕以稱人者。趙盾利於國其少主。以擅晉權。非臣之心。秦伯志於奪其嫡嗣以長晉亂。失君之道。其孰不當削其爵而人之哉。令狐。杜注在河東。令在山西平陽府猗氏縣。屬晉地。戰於令狐。傳言秦師敗績而不見經者。以下書晉先蔑奔秦。則秦師之敗績而奔可概見耳。蓋先蔑本在秦。師亦與晉戰於令狐。及秦師敗績先蔑遂自晉之令狐。與秦師俱奔秦也。若傳謂先蔑前已歸晉。趙盾使將下軍。拒秦師。先蔑以秦師敗績遂軍而奔秦。殆不足據。又先蔑前逆公子雍。與士會俱如秦。及致秦以師納之而敗績。弗克納。先蔑奔秦。士會亦從之。而經不及士會。視傳爲畧。以其爲副介而從畧也。

狄侵我西鄙

(管見)春秋書狄之爲患。自莊公三十二年。狄伐邢始。至閔公二年以後。文公七年以前。其間僖公在位。凡三十三年。狄未嘗侵及魯也。蓋狄之於他國。侵伐圍入滅。靡所不有。要必視其勢瀕衰。晉而乘之。故齊爲強國。齊桓伯而狄不犯齊。及孝公與狄盟于邢。示之弱。比卒纔三年。狄之侵齊於是始矣。晉亦爲強國。當齊桓盟洮之歲。狄嘗伐晉也。及晉文繼齊桓以霸。狄復不敢犯晉。値文公始卒。襄公猶在衰。而狄以其夏侵齊。秋遂伐晉。及箕。幸襄公得而敗之。狄因以稍戢耳。計僖公三十三年中。初遇伯主齊桓。歷十七年。卒遇伯主晉文。旺一　一年。皆有可依賴。而又能以勤於政治。故狄患無及魯者。　閟宮稱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其我敢承。此足知其亦有以威狄矣。逮文公嗣僖公立。於時未有霸主。以二年請昏於齊。許之。其四年夏逆婦姜于齊。而適會狄之侵齊。焉回念僖公

三十年夏。狄始侵齊者。此爲再見。則齊之不競已甚。結昏何裨乎。又二年三月。及晉處父盟。至三年十二月。丞將及晉侯盟。亦謂襄公初爲在喪之君。既得敗秦於殽。獲以敗狄於箕。其有力可知也。未幾值六年秋。晉襄公卒。子靈公少。晉陽處父主逆公子雍於秦。狐射姑亦逆公子樂於陳忌之。使人殺陽處父。懼而奔狄。以晉大臣之負罪逋亡。狄敢私而匿之。則晉之不競亦已甚。守盟何恃乎。夫齊晉失霸。歸之以昏與盟。既屬徒然。而文公復自息於政治。即其旱不雩雨而閏不告月。而他務之廢弛可知矣。又何怪狄之生心。輒乘此嘗試以侵我西鄙哉。是時魯卿若公子遂者舊爲僖公所寵任。屢使聘師。文公復聽用之。遇於初所信之公孫敖焉。其聯事必當侍其籌策。乃春秋于此年夏四月。但書狄侵我西鄙。而魯之所以禦敵則未聞。殆以公子遂紕于魯之從無狄患積僖公之三十三年。而有明驗也。因是絕不爲之備耳。夫孰知其玩寇而寇即爲之至乎。是足戒已。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管見)扈。杜注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今在河南開封府原武縣西北。按扈爲鄭地。則此盟於扈者。鄭之志也。蓋鄭之南。楚日益橫。鄭之北。狄日益肆。彼齊衰東海。而失霸已久。鄭復何所依賴。至秦之霸西戎者。既以勢隔不能庇鄭。又自殽而來。其師屢敗於晉。今年令狐之戰。猶在耳也。然則鄭求託國。固不能不以盟結晉矣。其盟於扈者。經稱公會諸侯晉大夫。傳以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及晉趙盾實之。不直可據。計鄭之盟晉。欲會諸侯使同之必其先嘗附于晉者。而始至也。文公二年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三年春。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背晉主兵。齊侯許男曹伯不曾何緣得使與此盟哉。惟以晉大夫爲趙盾。則絕無可疑。蓋六年傳云陽處父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於是趙盾始爲國政。既成。以授太傅陽處父與太師狐射姑行諸晉國以爲常法。是[illegible]

月晉侯驩卒及冬十月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自是而趙盾之挾少主靈公以專政稱者晉廷無與為之匹矣故鄭之盟於扈以為得罪晉大夫趙盾固尤愈於盟晉侯乘車也雖載書必首名晉侯不得紙以趙盾然盟非兵車之會豈可謂晉侯為少長不能同從於壇坫間乎徒以稱君增其勢飾僭之謗示諸侯乃趙盾所追求而未始得願者因是狗鄭之請而及公會諸侯之時直以晉大夫參之而盟于扈與夫諸侯及晉人大夫是為上替則無待悉舉國數只以諸侯概之使之對大夫而自慚無色焉耳至趙盾為大夫而稱晉侯以盟諸侯是為下陵則亦不必斥其名氏惟止之為大夫以與上諸侯存君臣之辨不亦足使之對諸侯而竊維非分也哉又案此盟首稱公不從諱公之例似無譏焉然公不能有外於諸侯之既稱也今其與大夫盟者同於諸侯則同諱公固無以自異矣且此盟為鄭伯之志故于鄭地之邑盟焉而究之以晉為主其大夫來如其君來則以鄭伯並紋於諸侯中使之從諸侯以盟晉大夫而已鄭伯更何以自見乎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

管見　徐本稱戎至莊公二十六年春公伐戎未得志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之時齊桓始霸戎不與齊抗而自服乃云戎號特稱徐以進之後歷閔僖二公惟僖之三年徐人取舒以犯楚之屬國此與四年齊桓伐楚之意無忤故及十五年而楚人伐徐齊會諸侯以救之十七年復與徐伐英氏亦楚之屬國耳及茲文公七年初未審徐之何所怨於莒也而徐乃伐莒莒自晉文敗楚師于城濮繼齊桓以伯莒子得與踐土之盟及溫之會足恃以無患歷八年而襄公嗣之亦能有為猶如故未幾而襄公立七年卒靈公少國柔莫由以振是殆徐有所輕于晉因恐莒而敢伐莒莒迎無所至於晉乃以求援于魯而欲盟魯與魯莊公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僖公二十五年冬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二十六年春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莒慶為莒大夫魯之婿也後文公七年其人猶在請盟於魯叔以莒慶未也因是莒子不行公亦不越境特使公孫敖如莒涖盟焉耳涖臨也盟之載書必列公名則公孫敖雖攝其事只稱臨之而已傳文所帶叙者謂公孫敖取於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仲戴己卒又聘於莒莒人以聲己辭則以為襄仲聘冬公孫敖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鄢陵見其美自為娶之仲請攻敖公欲許叔仲惠伯諫請已作亂而君不禁以長寇讐若之何公乃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是蓋事之所有者故八年冬十月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十四年秋九月公孫敖卒於齊苟非溺於色淫殉身已氏何至背君廢命道亡[illegible]死而不悔哉

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管見　此年書秋八月戊申天王崩正為明年春毛伯來求金槩其端也而文公之於此年十月使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又於明年二月使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皆因之矣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管見　六年冬十月文公使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則子之趙盾公子遂殆私結之早有盟于衡雍之約矣衡雍為鄭

地。今河南開封府原武縣西北五里有衡雍城，即衡雍也。是皆鄭之東北鄙。今年冬十月趙盾蓋以其地及晉之隰郕盟原，橫莽與鄭衡雍傳近，公子遂趨逆其來，乃以壬午會晉趙盾，請得成鄭約，以盟於衡雍也。然人臣無私交，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擅事刑牲歃血以為私盟，是則春秋直書其事，有不待貶絕而自見者。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管見】雒同洛。雒為周之東都，何以有雒戎哉？蓋戎為通號，不拘於方，周初以來，凡征伐蠻閩夷貉，得其俘，因留置於畿。設秋官司隸掌之，蠻隸百有二十人，掌役校人養馬；閩隸百有二十人，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夷隸百有二十人，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貉隸百有二十人，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獸言。此其分職也。司隸則掌四翟

之隸，使之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供其役者同之，但所用耳。此與中土之民不相混，而又皆有事任餼廩以遂其生，初無患也。既久而族衆多，周室亦微，非司隸所能管攝，於是自相糾集以成部落，推其賢者為之長，況以不靖。前僖公十一年傳云：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於王。明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又二十四年傳云：王子帶奔齊，王復之，又通于狄。狄女隗氏之為王后者，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居于鄭。按伊水與雒合，可單稱雒戎，亦可並稱伊雒之戎，揚拒泉皐地名，雖有異，要不出伊雒以外者耳。再按戎為通號，狄亦為通號。周官之諸隸，惟貉隸實為北狄，而司隸掌之，則蠻閩夷之隸與貉隸統為四翟之隸，翟同狄，狄為最強，故四隸皆從強稱曰狄，狄合為一類而已，是足知僖公十一年與其二十四年後傳所稱狄者，即前傳所稱伊雒之戎，非有二也。前傳所稱揚拒泉皐伊雒之戎者，即此經所稱雒戎，亦非有二也。至襄于王子帶之召狄伐周，晉侯為之平戎于王，是時晉侯為惠公夷吾，夷吾無能為，其執閒罪於狄，而使平於王，則是狄之勢幾與周為敵國，強梁可知矣。及晉文公立，銳意圖霸，值頹叔桃子復奉叔帶以狄師伐周，王出在鄭之氾，而叔帶以狄女為后之隗氏居於溫，文公以師納王，取叔帶於溫，殺之於隰城，其於居溫之隗氏無聞，則亦同於殺耳。自是狄稍斂抑，未幾而文公敗狄師於城濮，大合諸侯為踐土之盟，又會之溫，與翟泉之盟，而雒戎之總稱狄者，乃竊附於晉為之用，有事而徵其師，亦必從，以故文公初卒，襄公在喪而其敗秦師於殽者，姜戎亦與力焉，姜戎亦通為雒戎，雒為戎醜共路之地，姜則戎中獨標之姓也。又豈有二乎哉？惟是年晉人敗狄於箕，則北狄之衆自擬方而未處於雒者，不得混而為一焉。爾前晉文之卒，在既霸之四年，未久也。襄公嗣之，亦七年而卒，子少，趙盾獨受顧託，立靈公，遂專晉政，勢傾朝

野，獨能假文、襄之餘威以震雒戎，雒戎不敢貳。值魯文公七年，趙盾巡視南陽，既以晉之旅從復名雒戎整衆隨之，所以備行衛雜邊鄙也。及冬十月，趙盾至衛雍，公子遂先至，為其前有盟之約也。月之壬午，公子遂乃特會趙盾盟於衛雍，雒戎不與，因別駐於暴以待焉。然雒戎雖附於晉，仍足與魯抗衡，而不相下也。公子遂既盟趙盾，其能戎視雒戎哉？故自冬十月壬午迄乙酉間四日，公子遂自衛雍及暴，亦復會雒戎盟於暴焉。是蓋盟趙盾時，公子遂當請於趙盾而許之者。暴，杜注：鄭地。路史曰：暴，辛公采地，一曰暴隧，於今輿圖無的指，大抵與衛雍近者為是。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管見】此年秋八月，天王崩，諸侯合奔王喪，豈得使卿弔乎？而文公于其冬十月使公孫敖如京師者，以四年冬夫人風氏薨，五年春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皆以因緣王朝之私，伯賂王以金而致此。閏二年

而歸金未盡歸王。王又以此年八月崩。因是於冬十月使公孫敖如京師以金歸之。維時公孫敖者為公子遂所偪。又公之委任不專。加以如莒涖盟為公子遂逆己氏而自娶之。公子遂請攻敖。公亦將許。公子遂則其身已不容於魯矣。雖惠伯成之使公子遂舍之。公孫敖反之。已氏歸莒。然公孫敖之溺情私嬖。不憚終以身殉。復何戀於魯而不從己氏哉。值茲使如京師以卒歸賂金。授諸毛伯。供王之其事。而公孫敖乃不至而復。懷其歸王之金以丙戌奔莒。從己氏焉。是以明年春有毛伯來求金。二月復使叔孫得臣如京師。而後以辛丑葬襄王。必公孫敖之奔莒。何以必紀其日。著其奔莒之謀。欲乘公子遂之不在魯耳。上書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於衡雍。閱四日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於暴。明日則丙戌也。公孫敖以是日奔莒。魯既無公子遂則更無請於文公以追躡其後者。是乃得以亟行而等於安懇也與。

螽

管見　螽即蝗之別名。於冬十月書螽。書其不滅也。螽至冬十月而猶不滅。則前之害稼可儗。後之遺種尤足患矣。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管見　去年夏四月。宋成公王臣卒。史記言成公之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為昭公。昭公立。纔及踰年改元。其冬十月。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注以司馬為昭公之弟公子卬。然則去年禦殺成公之大司馬公孫固。宋人殺禦立昭公。即以其弟公子卬為司馬矣。而傳又言樂豫為成公司馬。及昭公立。乃以讓公子卬。彼禦所殺之公孫固曰大司馬。猶是司馬而已。成公之司馬。豈得有二哉。惟昭公值家之多難。以公族之世其卿者太盛。畏偪欲去之。而其弟公子卬為司馬專兵戎。即逆昭公之意以圖公族。其公族之黨先謀殺司馬公子卬。司馬遇害。故書曰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凡春秋書殺其大夫者。名則有罪。不名則無罪。然不名而泯其官又別為一例。蓋即以其官指其罪云爾。胡傳曰。司馬主兵。不能其官。而至於被殺。以此訊公子卬。其將何說以自解乎。宋司城來奔。司城即司空。宋以避武公諱改之。此司城者。注謂公子蕩之孫蕩意諸。殆其人耳。但傳於去年宋公王臣卒。叙別六卿。稱公子蕩為司城。則未敢以為確。攷僖公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注謂魯女伯姬適宋蕩氏。蕩為宋世大夫。彼宋公族之蕩氏。又豈有二哉。凡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得稱公曾孫。則以王父之字為之氏。蕩氏既前見矣。其王父公子蕩豈得尚在。是知當昭公之元年。指其司城為蕩意諸可也。若當成公之卒年。指其司城為公子蕩不可也。蕩意諸為司城。胡以來奔。蓋附於司馬公子卬與昭公共謀去公族者。宋人既殺司馬公子卬。司城蕩意諸懼及。因是而來奔於魯與。其亦不名而舉其官者。與公子卬一例。皆即以其官指

其罪云爾。胡傳曰。司城守土。不能其官。而至於出奔。以此訊蕩意諸。又將何說以自解乎。至於宋公杵臼簡任司馬司城。而皆不能其官。或被殺或出奔。君復安所恃以自立也。胡傳推言之曰。其君不免失身見殺之禍。宜矣。抑又誰曰不宜者。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管見　文公嘗因毛伯賂襄王以金。及王崩。而猶有未歸王者。去年冬十月。使公孫敖如京師以金歸之。公孫敖不至而復。丙戌懷其金奔莒。於是此年春頃王改元成君。將以二月葬襄王。而魯之金不至。毛伯知使人問魯。亦費日。乃遽辭王朝之役次而自來也。將行。亦必請於王。而王許之。比至魯。其[illegible]金。蓋[illegible]葬襄王為辭。一[illegible]在[illegible]。不得[illegible]

金遂無以葬襄王然此何以書乎春秋書曰毛伯來求金以譏其求於下者無求之義即將不成為王而無以對辛丑會葬襄王之諸侯也故毛伯來求金雖實請於王而王許之而經則蓋稱王使

夫人姜氏如齊

【管見】趙氏鵬飛曰父母存夫人歸寧常事耳何以書蓋於常之中有故焉不可以不志也文公並妃匹嫡齊女出姜生惡及視又娶於共嬴生倭嬴寵而倭將貴故出姜如齊謀於父母也其歸寧有其故存焉是以聖人書之以志亡八年歸齊之張本此論極確按文公四年夏逆婦姜於齊及茲已六年固宜其有世子亦矣而左傳名惡當以從赤為安他若敬嬴或稱共嬴及敬嬴之子宣公名倭或作接然敬嬴見於經不可與共謚混春秋年表於宣公則畧其名倭者而但曰接如之亦術見於摭說多岐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管見】叔孫得臣如京師特以毛伯來求金而公使叔孫得臣歸之耳非會葬襄王之謂

辛丑葬襄王

【管見】王之崩諸侯奔喪及會葬有常禮春秋不書其書者必有故焉自隱公三年春三月庚戌天王崩書此平王宜白也天王赴不名而是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亦不以名赴僭擬於王乃特舉天王崩以正王臣之稱尹氏卒者此其故矣其葬平王適無故則不書桓王為平王之孫既五以桓公十五年書三月乙未天王崩即桓王也及莊公三年乃書夏五月葬桓王天子七月而葬而桓王之葬距其崩特凡七年以此故而崩葬並書欲以志其非常焉而至桓王子莊王在位十五年莊王子釐王在位五年其崩葬皆無一書者以未嘗有故也洎釐王子惠王在位二十五年既立世子鄭其繼室子叔帶欲援世子而代之時齊桓已霸乃於僖公五年以諸侯會王世子於首止定世子也僖公八年齊復會諸侯盟於洮以謀王室亦主於定世子倍是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世子襄王定位其弟叔帶亦懾於霸主齊桓而不敢逞懷異志召戎伐周猶在數年之後是惠王之崩時有故而葬時則無故也所由但書天王崩而不更書葬惠王耳若襄王之崩葬並書是為有故其故維何去年為文公八年書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至此文公九年春二月書辛丑葬襄王差幸不踰七月而葬之定制耳然其間毛伯來求金必以葬襄王為辭叔孫得臣如京師亦即因毛伯來求金而載之以往將謂襄王之待此以葬也不然則自崩及葬必有不能不踰七月者矣王室之衰殘至此惡得不書崩書葬以重加太息也哉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管見】按左傳所載文公六年秋八月晉襄公既卒是年春蒐於夷之蒐將登箕鄭父先都於上軍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乃以狐射姑趙盾為中軍將佐七年夏秦伯送公子雍於晉晉人禦秦師及堇陰先克以軍事奪蒯得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皆怨先克欲殺之遂作亂其作亂之始末則言此九年春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越十七日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未踰月及三月甲戌晉人又殺箕鄭父士穀蒯得夫賊無主名而晉人能得先都等五人之使賊者殺之以償先克之死何以斷斯獄乎且杜注以乙丑為正月十九日經書二月從晉之來告也此無論告時舉二月殺自舉正月文法錯迕不合即就晉之殺其大夫言之豈得以為佳事哉縱不獲已則必並有恥以其故告於魯者又三月之書晉人殺其大夫經由士穀及箕鄭父傳則先箕鄭父而後士穀以視經文及字於联合中分辨之意惡能以無疾與至若傳言殺先都而繼以梁益耳言殺

箕鄭父士縠而繼以蒯得凡五人而經則三人而止或乃謂晉之大夫如先都士縠及箕鄭父皆卿也槩益耳蒯得未為卿則不書然自入春秋以來凡書殺其大夫者不必其非卿也而但稱大夫不必其是卿也而亦同稱大夫安見有別其國之殺大夫而非殺卿則從而畧之邪傳之不盡可據蓋如此竊意前當文公七年夏四月晉人及秦人戰於令狐晉先蔑奔秦先蔑及先都即先氏之族也昔周宣王殺杜伯其子隰叔奔於晉初封於先因以為氏晉文公時及楚人戰於城濮先軫將中軍楚師敗績其時晉惟三軍文公後置三行以禦狄本欲僭天子之六軍將稱行以避之耳三行分中右左晉文以先蔑將左行先軫之子為先且居襄公二年晉人及秦師戰於彭衙先且居將中軍秦師敗績是則先之兩世相承皆以將中軍而有功矣及襄公卒趙盾以受顧託立靈公靈公少晉人欲立長君陽處父乃以先蔑為使士會副之逆公子雍於秦先蔑以秦師送公子雍至晉之令狐趙盾帥師及秦師戰秦師敗

績反奔先蔑亦自令狐奔秦於是而先氏所屬之族惟先都之佐下軍猶如故也初先且居有子曰先克夷之蒐先克不悍推狐趙之勳以抑晉之諸卿因是狐射姑將中軍趙盾為之佐陽處父復易其班趙盾遂將中軍狐射姑為佐未幾狐射姑使殺陽處父懼而奔狄趙盾乃引先克注中軍亦欲植為私黨云爾然先克敢誇言狐趙之勳豈能不自詡其祖父先軫先且居之勳也哉是則先克雖佐中軍其於將中軍之趙盾必不甘有以下之矣趙盾陰忌險狠多厚結死士以自衛如宣公二年傳所稱鉏麑提彌明之徒是已此而有欲中傷宣之人為之賊哉從可知殺先克者賊也使賊殺先克者乃趙盾也先都為先氏之族猶佐下軍乃忿然帥之以攻趙盾然趙盾之賊不可當趙盾之軍惡可敵乎故此年二月先都攻趙盾趙盾禦之殺先都當是之時先蔑已前奔先克繼復被賊而先都又為趙盾所殺晉之廷臣無復有先氏之迹矣獨先氏與士氏皆隰叔之後隰叔初姓士晉獻公時有士蔿士蔿之子則士

殺也士縠將晉上軍既深痛先氏之被傾亾又以其子士會前從先蔑逆公子雍於秦秦師納之不克納先蔑奔秦而士會亦從之乃於此年三月復謀帥上軍以攻趙盾猶懼不敢更約他族之箕鄭父助之箕鄭父將晉下軍先都嘗為之佐有同寮之義亦不辭其勢似強於先都而其不敵趙盾則猶之先都也故春秋既書二月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又書三月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其兩稱晉人者靈公同未在位趙盾挾少主以專兵柄有無君之心其殺大夫先都士縠及箕鄭父皆由亂兵非國法也則總擬以人可矣箕鄭父非如士縠之與先都異氏而同宗故別其為他族而曰及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管見此年春夫人姜氏如齊因敬嬴之嬖而有子遂恐世子赤之將易乃欲託於母家以定之耳及想諸齊侯而齊

侯諭遣之世子赤既有託而夫人姜氏反於魯以三月至非君至也於時夫人姜氏乃欲與君之至同必告至於祖禰其意將以世子赤切禱於祖禰而邀其庇蔭使公與敬嬴及朝臣公子遂等皆側聞之而其如齊以託世子赤之故亦大白矣然夫人不獨入廟惟祭祀得以從君可知夫人姜氏如齊其反魯固無告至之禮也君出反必告如前文公四年春書公至自晉是也而此乃於九年三月書夫人姜氏至自齊者以其告至故書至以其告至之非禮故必書至以示譏焉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管見文公元年楚世子商臣弒父自立是為穆王文三年楚人圍江晉使陽處父帥師救之其晉侯為襄公也四年楚人滅江晉卒不能救五年楚人復滅六則晉之救並無聞焉至七年而晉襄公卒立靈公左傳謂范山言於楚子商臣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此說啟伐鄭之端於時勢亦云審矣由是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於時楚師驟至鄭雖告急於晉度其緩不及事遂舍晉而服於楚又何以救為哉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眾不及楚師故但書曰救鄭而已以為其師有名而實無功也趙盾等皆國卿其貶而稱人傳曰緩也以懲不恪杜氏釋又曰獨稱公子遂之名者俾後人知稱人皆大夫耳然諸國稱人亦所以人公子遂也是皆然矣但軍事以卿行皆必奉命於君人四國之卿而公子遂亦從之則固以人其君為主也獨卿已哉

夏狄侵齊

管見齊自昭公潘立及茲纔十五年而春秋書狄侵齊者有四焉皆不聞齊之所以禦狄者奚若則惟是謹避之以聽其俘掠而已猶是桓公之子亦見桓公之霸而坐令國之衰弊至此可勝慨哉

秋八月曹伯襄卒

管見自僖公二十八年春晉文侵曹三月遂入曹執曹伯分曹田以畀宋人曹伯襄辱身喪地恥莫大焉是年晉文以諸侯圍許曹伯襄請歸師曹師以共圍許晉文如其請故曹伯襄復歸於曹遂會諸侯以圍許也圍許之後曹伯復反其國終晉文之世四年繼以襄公七年而及靈公之三年其秋八月曹伯襄卒凡歷十有五年惟是抱憤孤立絕未嘗忍恥以事晉也而春秋書其卒殆亦謂其前之無禮於晉不能謹始而其後之未嘗忍恥以事晉猶得保其終也或疑晉靈公元年嘗會文公之七年經稱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左氏指曰諸侯為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而曹伯與焉是非仍事晉乎而不然也曹伯襄自晉文時會諸侯圍許明年有翟泉之盟曹伯襄已不至及襄公立霸業未遂衰其諸侯之從於晉者乃至公與晉士穀盟於鄭之垂隴則曹伯襄益心鄙之矣至若靈公之微以少主而制於權臣趙盾其時有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者扈亦鄭地其大夫則趙盾也又非士穀之比此而欲使曹伯襄之厠其間其肯降心以相從哉然則盟扈之有曹伯襄經無明文雖見於傳而不可泥也

九月癸酉地震

管見易傳震為雷不曰地動而曰地震者明其動之時有聲如雷焉爾地震何以書如公羊之言紀異是已蓋異則反常初莫測其成名之所由然而後恐懼修省因以倍至若周語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乎

有地震此其推闡氣化已涉彷彿後有為之說者乃復稱陽微陰盛君弱臣強之所致也諸侯變而不承天子大夫變而不承諸侯則於地震見其象焉究之皆強作解事難於徵信又何怪乎妄者之以天變為不足畏哉

冬楚子使椒來聘

管見楚子使椒來聘即楚之范山所以圖北方之策也北方惟鄭密邇周疆居天下之中其道四達故為晉楚之所必爭此年三月楚人伐鄭鄭及楚平是鄭已背晉而從楚矣其時魯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晉實主兵緩無救於鄭亦不敢問伐鄭之楚遂還晉之無能為已可概見不誠北方之可圖哉試會晉救鄭之四國計之宋衛許皆接壤於鄭可因鄭平以通相約結也其或不然以武臨之亦可以就緒獨魯邦在東以宗國守周禮將謀有以通好舍禮何以乎程之於邦交莫先於聘此固楚子使椒來聘之所籌定者與楚之來聘特見前莊公二十二年以

後無聞歷閔僖而及茲文公九年積之凡五十四年而忽使椒來聘其必有所因以達其聘之意於魯君者殆即此年三月會師救鄭之公子遂耳計僖公二十六年夏齊人伐我北鄙公子遂如楚乞師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則楚既有功於魯而公子遂亦必椒之所嘗接遇者楚子使之來聘雖值魯文公為易世之君夫豈不發因公子遂以通其好也哉至春秋書此不稱楚人而稱楚子非以其來聘而進之也當時晉與楚爭強楚本子爵視晉之為侯者差二等乃楚子既服鄭而又以結魯晉侯不能救鄭而又將失魯楚子其可抑乎晉侯益不振矣孔子蓋深慨之椒為若敖之後令尹子文之從子名而不氏別楚使於中國也書法與前之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異與後之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同楚則蠻而秦亦戎皆非衛為中國之比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管見此亦秦之聘於魯也而聘意加厚則聘幣之外又有以歸僖公成風之襚則書其歸襚之重者而聘可不必言矣僖公薨已十年繼之成風薨亦已六年何為至是而來歸其襚哉蓋其意欲與魯君通好親之如兄弟因思歸襚於文公之父僖公不惜自託於猶子以奉之又因僖公之母成風後僖公卒則當並歸之襚亦不惜自託於從孫以俱奉之如是而引為兄弟之誼始明必歸襚者於生君用聘於生君之先世有不獲已而用其情含襚何以乎雜記云諸侯相襚使者初執冕服致命次爵弁服次皮弁服次朝服元端秦之歸襚於僖公當視此惟成風屬在夫人禮未詳則亦歸之以其所宜服焉爾襚以贈死而秦之於僖公成風乃歸其襚於十年六年之後文公之受之當如何檀弓云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然則弔生不及哀與贈死不及尸其久近雖或異時在主人受之於廟禮以義起可矣且襚之歸也受之固不必其用之喪大記云君當人斂陳衣於庭百稱又曰君無襚謂大斂悉用己衣不用他人之襚送者以此言之有所當襚而未得襚又胡可廢曰於不及尸而遂已耶受之而不用襚將安歸周禮春官有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祭祀則以授尸既祭則藏之所謂遺衣服者即先王先公大斂之餘衣服也是可知致襚非時既得受之於廟當即以授守祧之有司與其遺衣服而謹藏之矣夫秦之以聘歸襚視楚之使椒來聘者為加厚焉而其安心求覲則亦楚子之志耳蓋楚在南而與晉爭強諸侯在北則欲圖北方秦在西而與晉為讐諸侯在東則亦欲圖東方矣東諸侯惟魯為宗國守周禮文莫盛焉而秦獨厚結於魯將使諸侯聞之皆曰國無陋也其在君乎勢當引領而向秦矣然秦伯志楚子之志猶是戎心與楚蠻無以別是宜為諸侯所不齒也故春秋特狄之而稱人至其使臣不以名見則又以為不足比於人數也夫

葬曹共公

管見謚法執事堅固曰共既過能改曰共曹伯襄復國之後終其身未嘗忘恥以事晉亦克懲其前之無禮於晉於謚法皆有合焉則知此書葬曹共公即欲因其葬之謚以善之也讀者須着眼共字

十年

春王正月辛卯臧孫辰卒

管見臧氏起於僖伯公子彄之字子臧也隱公五年書公子彄卒其後哀伯達及其子伯氏缾皆不書是當以其書卒者為善之矣至此文公十年書正月辛卯臧孫辰卒則又以示譏焉曷譏乎臧孫辰譏其久於竊位也前莊公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是已業為魯卿矣自莊以後歷閔僖而文凡四君居卿位及五十年其同時

有柳下惠為公子展之後系出孝公嘗為士師三黜徒以其直道事人耳臧孫辰知其賢而不與立彼不與於直道者必將以枉道自處討臧孫辰所與同列其前為叔牙公子慶父輒以強謀逆莫之敢禦有季友雖不同惡而因眞戴僖公之立殆有勞勞亦盛矣其後為公孫敖公子遂並恃寵損權難與相抗他如叔孫得臣季孫行父雖屬後起而與孟孫並出桓公為三家黨亦成矣此而欲效柳下惠之以直道事之又豈得不同其三黜也哉惟臧孫辰以知聞以言見但一於和而不守介貌為中庸遂自棄為魯卿以求無災無難得長樂以終老也此春秋特欲著其竊位五十年而書卒與竊位則苟祿前莊公時於臧孫辰不舉他事而特及其告糴于齊者正欲借為後之苟祿於魯立朝耳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臧孫辰亦自言之夫孰可指此為大有功於魯必宜當身之食報以逮沒齒也耶

夏秦伐晉

管見文公七年夏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則秦師之奔可知及此年夏秦伐晉報令狐之役也其但書伐晉者以晉人不出秦未得與戰耳前僖公末年晉襄公初立敗秦師於殽秦以文公二年報之又敗績於彭衙用孟明也穆公悔過自責不黜孟明而猶用之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衰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及文公三年夏秦師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如趙衰之言秦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未得與晉戰伐之而已故但書曰秦人伐晉晉襄公卒立少主靈公趙盾專政將中軍長於用兵並棄其父趙衰之法者秦穆公與晉襄公並以文公六年卒明年為文公七年秦康公聽晉先蔑之請以師納公子雍於晉趙盾度其貪置晉君之功而非其志乎戰可敗也乃急擊之故當戰於令狐而秦師敗績大奔先蔑亦因之以奔耳閱三年而及茲文公十年秦與報復之師以伐晉在秦公積憤既深且先蔑前奔在秦又嘗有士會從之則所以為秦圖晉者必審此師豈可當乎趙盾乃憶文公三年之秦人伐晉晉師不出即所為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因特令堅守以待之亦不出與其父趙衰之法同秦亦伐之而已未得與晉戰故前但書秦人伐晉而此亦但書秦伐晉也至前之伐晉為穆公貶而稱人此康公伐晉乃獨稱秦而不復人之者以此兩伐晉之由皆狃於讐怨相尋焉爾既貶穆公則康公為一例不再貶而從省可矣

楚殺其大夫宜申

管見宜申為鬬氏楚成王頵之弟也文公元年冬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而自立是為穆王宜申為成王之弟則穆王之叔父也此文公十年左傳謂宜申與仲歸字子家者謀弒穆王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夫宜申事穆王已十年

矣而忽稱謀弒穆王則猶是莫須有之事耳故春秋不以宜申為賊而仍書大夫王之殺之亦不以為討賊而仍書殺其大夫也宜申豈果無異志而為良大夫哉孔子不深核宜申之隱慝正欲借以重誅穆王商臣之顯惡也穆王為忍人能行大事忍於其君父何所不忍於其大夫能行大事於其君父何所不能行法刑於其大夫乎殺其大夫者楚穆王也將加之貶絕不可書楚子而並不書楚人於意云何蓋以穆王商臣蠭目而豺聲當其行弒則逆戾如梟獍及其用殺又猛烈如鷹虎皆禽獸之行更何從得而目之曰人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管見周初以冬十有一月即位改元是後頒朔於諸侯皆首冬十有一月其所稱正月者必為建寅之月因未嘗以冬十有一月為正月也前文公二年春秋書其旱曰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此文十年春秋又書其旱曰自

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琉自字至于字文法皆就一年中言之十有二月之前為十有一月則周以冬十有一月為年之首可知矣十有二月之後為正月則周雖以冬十有一月為年之首而其未嘗以為正月亦可知矣

及蘇子盟于女栗

管見按此書及蘇子盟于女栗非魯之文公乃周之頃王耳蘇子蘇忿生之後也昔武王克商蘇忿生為司寇封以溫其國有十二邑溫為都陸氏淳曰畿內諸侯皆曰子蘇子及劉子單子尹子是已入春秋以來及諸已百有五年所稱蘇子者必非一人隱公十一年王取鄔劉蔿邘之田於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是皆王所弗能有而取以與鄭者周既失鄭而蘇子亦叛周而即狄矣故莊公十九年王臣蔿賈等五大夫因蘇氏奉子頹以伐王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及僖公十年蘇子又不能於狄狄

人伐溫溫子奔衛於是乎失國狄人主剽掠不能有其土溫本周畿內地時襄王初立勢不能保其田而有之至僖公二十四年襄王復有叔帶之亂出居於鄭二十五年晉文公納襄王于周王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即蘇子之溫地也晉使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則溫地皆為晉有此僖公二十八年晉敗楚於城濮既盟踐土又得會諸侯於溫也與自後晉文閱四年卒繼以襄公亦閱七年卒立靈公當魯文公之六年靈公少趙盾專政是晉之霸業將成未幾而遽隳矣綜而計之中間楚憤於南滅江滅六未已而復伐鄭晉皆不能救而狄之恣行於北者已見四侵齊一侵魯又何嘗遂已乎觀此文公十年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則楚亦不敢與狄遇矣狄亦甚強彼蘇子之父失溫者或轉乞憐於狄以求復其國而狄亦因而置之將使為之附屬以借其聲援也由是而蘇子乃卒入溫此入溫稱蘇子據先之已失國言前奔衛稱溫子據先之未失國言耳夫蘇子之復國倚狄勢晉何能若周間知

邪會晉之與秦構怨交讐數與師旅固不暇謀及蘇子也而蘇子乃謀所以厭晉者惟是得王與盟則其復國所由非倚狄勢而奉王言也晉將徵貫有載書之貳藏在盟府不可誣即莫敢廢夫豈不足以有恃而無恐哉然蘇子欲王與盟而王遂及蘇子盟者則何以故以前年秋八月襄王崩頃王立去年春二月將葬襄王頃王先使毛伯來求金是文公嘗由毛伯以行賂於襄王其金猶有所未歸者由此以推可知頃王所欲者惟金毛伯所欲致於頃王者亦惟金蘇子苟以金賂又何至有欲王與盟而乃不得王之及蘇子以盟者乎如是而頃王之為王不成其為王矣春秋於前之數王或有當貶惟王不稱天則已而茲於頃王並不稱王但書曰及蘇子盟于女栗則頃王竟自下渝於蘇子而無以辨也故其後在位五年其崩不得書天王崩及自崩而葬亦不得書葬頃王皆因其不成為王而削之云栗杜註地名闕今主頃王及蘇子盟立辭則女栗即當在王城近郊以內不必他求也可

冬狄侵宋

管見狄之為患自莊公之卒年伐邢始歷閔僖二公及文公之初數侵衛晉鄭齊諸大國猶未至於魯也當文之七年夏狄則侵魯西鄙矣亦猶未至於宋也越今文之十年冬狄遂侵宋則何以恣行若此蓋以狄侵魯之去年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賈晉狐射姑使殺之也因懼誅而奔狄趙盾送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致諸境是欲使之終於狄矣狄有酆舒為相趙盾亦知其能狐射姑為狐偃之子姻於翟事不得復歸晉豈不依於酆舒以佐狄謀哉觀其奔狄之明年狄侵魯西鄙必謂文公忘其卿公孫敖公子遂因爭政失和既以所不虞為戒魯可侵也於是而使狄侵魯之西鄙本由狐射姑謀之者耳狐射姑一稱賈季傳謂狄侵我西鄙公使告於晉趙宣子盾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夫趙盾無救於魯而乃欲於狄之酆舒先加勞問後申責讓並因奔狄之賈季為狐射姑者以達之然則從魯之

謂非狐射姑而誰彼年狄侵魯之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其弟禦殺太子及其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國人共殺禦立宋公王臣之少子杵臼是為昭公昭公懼公族之太盛欲去之宋公族先使殺其大夫司馬公子卬宋司城蕩意諸來奔大夫以司馬主兵司城守土而皆不能其官至於戎狄交侵則宋之可侵亦概見矣以故狄侵魯西鄙之後閱二年而及今文之十年冬更有事於宋而使之要亦狐射姑之在狄而為此謀焉耳微後文十三年傳云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及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乃止賈季即狐射姑晉患秦之用士會固因懲於狄之早用狐射姑也其曰難日至者又即憂於狄之終將及晉也其曰若之何者更若殄於晉之猝難禦狄也夫孰非閱此狄侵宋而為之驚心動魄也哉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管見楚子及蔡侯皆不削爵非善之也欲著其以師次于厥貉皆其君自將耳豈如卿代之行者或臨事不決而必須於請命哉厥貉杜注地名闕當在陳州項城縣按今陳州即周之陳國項城在州東南九十里楚子蔡侯次于厥貉者蘇氏轍曰將伐宋而不行故書次此解次字最確伐宋之役楚子主兵蔡之從楚已三世自莊公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其子肸盟國一與齊桓北杏之會後為穆公歷二十九年皆從楚穆公肸卒蔡侯甲午立是為莊公及二十九年而值茲魯文公十年前惟晉文敗楚于城濮一與踐土之盟及温之會此外亦皆從楚則今之會楚子以伐宋者悉將不惟命是聽也耶至左傳叙此年楚子伐宋首稱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亦非無據蓋此伐宋之先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見於經以緩不逮事鄭及楚平其伐鄭之先二年傳稱楚

侵陳克壺丘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楚公子茷陳陳懼乃請楚平楚將伐宋道必經陳故先與陳平而後及鄭平也然則陳侯鄭伯並以楚子之伐宋而會于息詎不信哉乃其次于厥貉蔡從於楚子而外獨及蔡侯則何以故觀上書狄侵宋即繼書楚子蔡侯次于厥貉並以冬字統之則同是一時矣維時楚子以陳侯鄭伯及蔡侯由息而趨宋至厥貉而適有何人以狄侵宋來告則陳鄭之邊鄙有減於宋者必當備其充斥於是陳侯鄭伯皆請於楚子以歸其國急籌禦事以故次于厥貉者惟楚子從楚子以次于厥貉者惟蔡侯耳何以必次楚伐宋未至而狄先侵宋既不可以遽反亦不可以遽進進而及宋必與狄遇狄不避則當戰戰而勝是不戒伐宋乃轉為救宋矣鶵一狄非楚師而楚師不競顯為狄所輕又陰為宋所幸其何以堪之此殆次于厥貉之時所熟計者與且其次于厥貉蓋知狄之莫敢攖而不進足以養威亦知宋之不遂滅而徐反又足以市德也玩經文但書次于厥貉而止則當狄既侵宋而去之楚子固未嘗以蔡侯從厥貉必欲卒成其伐宋矣胡以決其能然也蓋楚子商臣雖凶殘不逮彼范山之導以圖北方者非爭霸乎凡霸術必有所假以自文若使狄之侵宋者方去而楚子之以蔡侯伐宋者旋來則於狄為同醜為濟惡是謂不義於宋為乘弊為重傷是謂不仁不義不仁霸於何成乎以此論楚子而楚子必悟即當與蔡侯之次于厥貉者俱還自厥貉也至左傳詳言楚子之伐宋而宋服亦既逆勞聽命矣而復道之以田孟諸不憚張楚之威其田之陣名孟有左右輙以宋公與鄭伯分掌之而又有楚三大夫為左右司馬加於宋公鄭伯之上將田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司馬文之無畏抶宋公之僕以狥其戮國君乃至此極亦駭人聽觀矣或譽之復直抵以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無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避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式蹇好勇而無義何能傳口說詩度皆前人所謂左氏浮夸之類矣傳之失實蓋由徒知楚子蔡侯以伐宋次于厥貉

而不知其次于厥貉者是于楚侯因卒未嘗伐宋也然則諸傳必求諸經文所有乃為可信

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麇

管見　左傳云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防渚杜注麇地闕駰曰防即防陵也今為房縣屬湖廣鄖陽府錫穴杜注麇地漢錫縣屬漢中郡師古曰即春秋錫穴也隋唐宋皆屬均州明成化中始為鄖陽府治季氏本曰楚不得志於天下則伐其近國而已近楚小國伐未有甚者必不服而後書見麇能自守也賀氏仲軾曰麇之國不大於蔡然楚子伐之一敗于防渚再迫于錫穴而終不削與楚成者是不可以威劫也小國之臣服於楚未必皆本心介于强暴而莫之或恤不為蔡許則為江黃矣彼江黃皆以慕義而名亡者也以此言之為麇子者不亦難乎聖人孟嘉守義而不屈者故書曰楚子伐麇以强楚之君親暴師焉見麇為楚所注意之國而不敢輕也按二說為得經旨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管見　承筐杜注宋地在陳留襄邑縣今河南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有故承筐城按承筐為宋地則此會為謀宋耳前宋公王臣當晉文時會師城濮盟踐土會溫盟翟泉及襄公時又盟于垂隴會師伐蔡伐沈貫一於從晉至靈公初立值魯文公七年宋公王臣卒其弟禦殺太子而自立宋亂國人共殺禦立宋公之少子杵臼是為昭公文之九年楚人伐鄭宋亦會晉師救之其從晉如故也文十年冬狄侵宋同時又有楚子合陳鄭蔡以伐宋宋極危矣惟楚子伐宋之師至厥貉而適聞狄之侵宋為陳鄭請歸其國以備狄在楚子亦從畏狄之強而不行乃以蔡侯同次于

厥貉也遂狄之侵宋若已去而楚子亦旋以蔡侯自厥貉還不復終伐宋是宋亦未嘗以為楚所迫而無援於晉或至即楚而背晉矣以故此文十一年春晉乘楚子伐麇之閒使其大夫郤缺至於宋也狄難之不廣因賀楚師之不害即使召諸侯之大夫會于承筐為宋謀所以善其後也然晉之霸業既隳則其霸令亦阻是年夏晉郤缺在宋之承筐其諸侯之大夫來會者惟魯一叔仲彭生而已他國皆不至然則晉之大失諸侯不可即此會大夫者徵其概哉至就事論事晉郤缺為次卿魯叔仲彭生亦非執政其謀之不遠亦可知矣

秋曹伯來朝

管見　曹自共公襄與衛成公鄭並為晉文所執後皆復國衛成已於晉襄公時從晉伐沈且救鄭矣以後之盟會不必言惟曹共終不忍恥以事晉以魯文九年卒子文公壽立當晉靈公之三年其時晉衰而楚强陳鄭亦與蔡俱從楚矣及茲曹文之二年為魯文之十一年其秋書曹伯來朝益善之也爲善乎曹伯以其猶不朝晉者能守其父共公之志且以其不遂朝楚者亦絶遠於他國陳鄭蔡之行焉爾至左傳但稱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趙氏鵬飛曰諸侯世相朝禮也曹文公即位而來朝常事耳春秋不書常事

公子遂如宋

管見　左氏謂襄仲聘于宋且言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按此傳得實益以聘如宋而因賀楚師之不害亦禮之常春秋於常事不書則公子遂之主於言蕩意諸而復之者豈不誠然乎哉前文之八年冬十月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其司城即蕩意諸也蕩氏本桓族世為司城寧肯鬱鬱居魯以終乎在意諸自度以為先之懼禍出奔亦由附于公之母弟公子卬耳卬為司馬主兵司城主守土也司馬被殺而司城何得不奔有所不獲已

則非果悍然不顧敢於逐君以棄其君者其不猶有可復之理哉獨欲得一人焉能與宋公言之必可幸也於時公子遂為魯執政久每交政於中國蕩意諸乃與相結白其情公子遂亦諾之故此文十一年秋將聘于宋而因賀楚師之不害不必其大夫皆不稱使而非為諸正卿公子遂也而公子遂以蕩意諸故則請自行然則以此書公子遂如宋者合諸前書宋司城來奔者通觀之而其如宋之為蕩意諸雖經文未嘗顯白而當日之情事無不可推見矣

狄侵齊

管見狄之侵齊自僖公三十年始及茲文公十一年合之綂十五年耳而春秋書狄侵齊者凡五見皆在齊昭公潘之時紀未聞齊之有以禦狄也可慨也夫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管見杜注概謂鹹為魯地於今圖志無的指度當在魯之西鄙與齊疆偪近者是已文公七年夏狄侵我西鄙魯未有以禦狄及茲文十一年秋狄侵齊魯料其侵齊者將反必經於魯之鹹於是叔孫得臣潛師以要擊之乃於冬十月甲午得敗狄于鹹也計自狄之為中國患及四十餘年其侵伐圍入滅見於春秋者已十有八其被患之邢衛晉鄭以逮齊魯宋諸國惟當僖之末年一書晉人敗狄于箕至此年得再書叔孫得臣敗狄于鹹而已可勝慨哉而叔孫得臣方以獲長狄僑如為功遂名其子宣伯以自旌焉亦足羞矣且狄之有長狄特以長傲亦欲誇其一可當百使聞者為之奪氣耳今既為魯所獲其長得與常人增至過半亦足駭矣而左傳乃言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穀梁又謂叔孫得臣最善射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說者以證定其長為五丈四尺如苟有足當未獲而射其目則可及當既獲而以戈摏其喉則有不可及者況僑如之死猶不忘無以置之若於其生時而謀所以衣之食之居之處之將何以能給乎又傳言僑如有弟焚如榮如簡如前魯桓公十六年齊王子成父獲焚如之弟榮如後宣公十五年晉滅潞獲僑如之弟焚如榮如以桓之十六年死至宣公十五年既一百有三歲而其兄焚如尚存僑如又屬焚如之兄據此疑僑如之年上及獲焚如之年相距亦八十年矣合之自幼而冠正盛百歲何能既長且壽而復有勇若此耶不寧惟是傳敘僑如而先推其前世有緣斯其國號為鄋瞞於氏中侈其說並著其漆姓在夏為防風氏在殷為汪罔氏愈加附會愈涉荒誕求其可信只以經文所書敗狄于鹹為據他如叔孫得臣之獲長狄僑如即謂並無其事亦可蓋俗情好詭怪文人亦每愛傳奇左氏所本非皆為信史也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管見劉氏敞曰左氏曰郕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皆非也郕實郕伯來奔又何以辨哉且魯但以諸侯逆之便謂之郕伯春秋又遂沒其專土叛君之罪反謂之諸侯而尊之則何以稱不發叛人哉意者先郕伯以去年卒大子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此乃真郕伯矣以其即位日淺故謂之太子而左氏則誤以為太子出奔也按此說辨郕伯二字甚悉其於郕伯來奔之故但言即位而不自安仍未得其詳自入春秋以來至此凡書諸侯出奔者其大端有二一則偪於強大之侵吞也如僖公五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二十八年晉侯伐衛衛侯出奔楚是已一則迫於支庶之篡代也如桓公十年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十七年衛侯朔出奔齊莊公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是已今郕伯之國不

明外患以有內憂郕之先君以去年冬卒太子即位正當踰年乃死之後未正月則得成其為君而稱郕伯矣然當時之亂勢寄偏甚與兵戎在周都王家亦屢見之況諸侯乎郕伯爲非嫡此大難之作郕君宜者何至以在喪之君遽棄而出奔也若定奔字而其來奔之故亦可推見矣又其書來奔者見郕伯獨奔于魯並於齊之外別有譏焉旨譏爾譏衛侯成公鄭也前魯隱公五年衛師入郕郕已服屬於衛及莊時百有二年求齊或貳然衛自懿公以狄難失國文公徙居楚丘齊桓城之猶能以自立及其子成公屢避狄難而遷於帝丘勢益微矣且外患未始絕中間也經元咺及公子瑕之內憂晉侯執以歸于京師閱二年晉侯歐之幸不死乃逃歸復國之後仍恐恥事晉苟且圖存則已豈猶能以郕為衛之與國欲因郕亂而定之即終有以庇郕伯哉此郕伯所由舍衛不奔而獨來奔于魯也然夫郕伯來奔于魯即為失國失國則當名而不名者從其先之未失國言亦即包其後之終反國言耳春秋書有於

小國恒畧故當郕伯來奔則書郕伯復歸于郕則不書只以此不名見意亦雖畧而仍詳也

杞伯來朝

管見按此年春正月杞伯來朝當合下二月庚子子叔姬卒一串說蓋子叔姬為文公之女杞伯前聘之及是有昏期乃自來逆女于時為春正月比至子叔姬頓有疾旋以二月庚子卒是則不成乎禮之親迎故但書曰來朝而已禮女子許嫁笄而字叔姬其字也加子字者為其當嫁時而未得行遂卒猶是魯之女公子云爾然春秋書此豈徒以其違昏禮之變而志之哉玫杞國世次圖始武公靖公共公及惠公皆有謚而無名魯莊公二十五年以其女伯姬歸于杞即惠公為夫人也生子成公為世子名亦不聞僖公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以惠公有庶妾生子即後僖公六年所稱杞伯姑容是已伯姬恐其將危世子乃携之以朝于魯而託焉其明年惠公卒成公立至僖公三十一

年杞成公即位之初凡二十六年公已娶夫人而有子矣而春秋乃書杞伯姬來求婦者特以前有子之夫人卒又求于魯以為繼室焉耳自是以後後閱十五年為此文公之十一年其春正月杞伯來朝本為欲娶子叔姬為夫人而來逆女夫非實為成公之子而何故度惟成公適以去年卒其子嗣之以此年正月改元稱杞伯旋乘此正月要夫人逆女于魯會女死不果娶是為在喪而急于取國人必皆共惡欲忌親將為不道因是而其庶叔姑容為成公之弟者久懷覬覦慨不憚倡議廢之遂自立人亦即以成公子杞伯之元年號為成公弟姑容之元年故杞之世次成公之下繼以其弟桓公姑容中間見闕成公之子立爲杞伯者頗後此杞伯不知所終繼闕其死而亦不祔了爾可略莫志爲由此推之則春秋于此年正月書杞伯來朝即繼書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其意實欲借以存此杞伯昔爲成公之子已制為杞伯而其庶叔姑容謀有以篡代之立說者多以此杞伯即屬桓公姑容並因前僖公二十三

年書杞子卒遂誤以杞子為杞伯成公既卒則傳其弟姑容耳不知杞子為商以前所封在今山東青州境杞伯則周所封以備三恪者在今河南之杞縣惡可混乎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夏楚人圍巢

管見去年春楚子伐麇此年夏楚人圍巢麇屬今湖廣鄖陽府境當楚之西鄙是為山國多險塞內既有庸麇之外復通道於秦巢屬今江南廬州府境當楚之東鄙是為澤國多深塹內既有舒蓼之外復通道於吳皆不易服也楚於此二年中西既伐麇而東更圍巢亦曰聊以固吾圉耳其於國北方之憂亦已寬矣且其伐麇者但曰伐而已非能遂取也其圍巢者亦但曰圍而已非能遂入也是之兵力又何嘗不以數勤而幾於困憊

秋滕子來朝

〔管見〕滕子來朝亦禮之常不足書其書者欲為此年冬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起其端耳滕與季氏之費邑接壤費之東為鄆又東則為諸於時莒人猶有爭鄆之謀而滕子知之乃以秋來朝密告於魯及季孫行父故其冬遂有帥師城諸及鄆之役

秦伯使術來聘

〔管見〕此使聘稱秦伯下戰于河曲稱秦人亦彼以戰可貶而聘不可貶界作此分別耳非特筆嘉之也觀此書秦伯使術來聘與前書楚子使椒來聘同則以楚為蠻而秦則戎皆削其氏使不得同於中國之使以示貶也其臣貶則不並貶其君而貶意亦見何以必寓貶意在前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是欲結魯為兄弟也而其與晉為仇

讎者兵連禍結以故歸襚于魯未幾及去年夏秦以報令狐之役而伐晉今年秋秦伯又使術來聘其用情不猶是前年之歸襚與而秦伯仍以去年伐晉未得戰不足以報乃於冬十有二月戊午與晉人戰于河曲凡皆秦伯之憤而思逞故然然則康公之數求報晉總戎心雖若以所聘魯又惡知禮意哉故今之使聘稱秦伯與前之賻襚稱秦人者一例視之可也至其使術來聘即向穆公時敗師于殽之西乞術耳秦伯不使他人而獨以一武夫來此苟不至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以愧厲之亦云幸矣而左傳乃詳記其答襄仲之辭玉若為甚美襄仲輒稱之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此其虛妄非實殆無可疑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管見〕河曲杜注在河東蒲坂縣南今山西平陽府蒲州城外東南隅有蒲坂故城劉氏敞曰公羊曰曷為以水地河千里而一曲也非也河曲者亦地名耳豈謂千里一曲乎若千里一曲悉可名之河曲是三河之間無他地名直曰河曲而已不亦妄乎此敞亦有見但今蒲州所在實為河之曲處古必有以河曲名其地者特定為千里一曲則不必其信然穀梁曰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畧之注云亟數也夫戰必有曲直皆以主人及客秦晉數相侵伐戰孰已明曲直不可得詳故畧之不言及按經義合如此說當從之至其但書戰于河曲而止不言有敗績者以為秦晉相敵勝負固然矣然秦人已至于晉地之河曲此憤於前年夏之伐晉未嘗得戰而因以志于此戰也特計前六年夏晉人及秦師戰于令狐秦師敗績大奔此晉之先蔑在秦師亦從之以奔耳及茲不能忘情而以師入晉地與晉人戰于河曲夫豈不欲使之敗績大奔以例令狐之恥哉然當兵既戰死傷等耳晉人未嘗以敗而奔秦人則以慮敗而思遁矣據左傳畧言之秦使行人夜戒晉軍曰兩君之士皆未慭明日請相見也晉臾駢見之乃曰使者目動而

言肆將懼我而思遁耳是夜秦師果遁夫當戰而奔與期戰而遁皆恥也前戰于令狐以業經敗績而奔其恥未刷此戰于河曲又以終恐敗績而遁其恥益增何秦人之不競乃至此揆厥所由殆以秦人雖足於兵而闕於將故爾當時為秦將者獨穆公敗師于殽之三帥以名見及康公嗣位歷七年所稱孟明視白乙丙未審存否而此秋之秦伯使術來聘即三帥中之西乞術也傳稱其來聘者且言將伐晉河曲之戰秦伯自將術必為之前驅矣此豈足為晉趙盾之對哉度其來戰于河曲也或懷孟明濟河焚舟之舉以報晉人然其舟不敢輒焚則留之以為夜遁之備已矣同為敗軍之將而術尤劣於孟明茲康公乃欲藉以圖成是獨知穆公之猶用孟明而不知其悔過以思變故也何其敝哉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管見城者，增修之謂，非創立也。諸在今山東青州府諸城縣去府城東三百里。本魯邑，鄆杜注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北鄆城是。考莊公二十九年冬，城諸及防，即此所城之諸也。故知其非創立。防在今兗州費縣東北六十里。費縣古魯邑，其後以爲季氏。又隱公七年城中邱，在今沂州東北三十里。桓公五年城祝邱，在今沂州東南五十里，皆與鄆之在沂水縣北者壤相錯，並魯之東南鄙而介於莒者也。鄆本莒邑，春秋以前並已爲魯所有。及茲文公十二年，莒怨除，有謀鄆之意。其秋滕子來朝，以告魯。故季孫行父帥師城之，其城之以鄆爲主。先城諸者，欲益其主於城鄆，而使莒不疑耳。然猶必事帥師，則亦畏莒之見其城諸及鄆，或卒然其不備，遂爲與國之從衆，以爭鄆也。厥後鄆亦終爲莒有。觀成公九年楚公子嬰齊伐莒，入鄆，襄公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夫非莒復有鄆之謹乎？而其謀復有鄆，則自此年始矣。至謂季孫之私邑爲費，於防偪

近於鄆，亦不可言遠。行父之帥師城諸及鄆，以鄆爲主，有以保鄆而費亦得藉以無虞，在季孫行父之志亦未必無此。但魯之執政專兵柄者，惟公子遂耳。而茲於帥師城諸及鄆獨委之季孫行父。當亦行父之請於公子遂而遂許之者與。

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管見楚世次圖，明年爲楚莊王旅之元年，則此年爲楚穆王商臣之卒年矣。而春秋不書其卒，特於夏五月書陳侯朔卒。又聯書邾子蘧蒢卒，則謂此年春之定時無事，而但書正月者，非眾無事也。以楚子商臣之卒於春時，亦未始不如其夏陳侯邾子之相繼而卒者。但商臣以世子弑其君而又爲亂賊之尤，而王誅不及，雖獲保首領以沒，亦不書卒以示其當誅也。凡加誅者，爲不得其死，何云卒哉。按此等書法隱而實彰，由此年只書春王正月，即得知有楚子商臣之卒者。以下書夏五月陳侯朔卒，邾子蘧蒢卒，而知之。其夏五月迭書陳侯朔卒，邾子蘧蒢卒，而無所與則此春之但首正月，絕不見有楚子商臣之卒。其爲死而加誅亦可知矣。在讀者互爲推求焉爾。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管見陳侯朔者，陳侯款之子也。初晉文公爲踐土之盟，陳侯款不及與，以諸侯猶在力疾，如會，旋卒於會所，子朔立。嘗從晉文會溫，圍許，盟翟泉，及晉襄公時又從之伐許，盟垂隴，伐秦，伐沈，皆事晉。惟晉靈公三年，楚伐陳，陳敗之，獲楚公子茷。陳懼乃請楚平。明年，執與蔡鄭從楚以伐宋，至厥貉，而田狄，侵宋。楚避之與蔡侯次于厥貉，陳及鄭乃各還。夫宋本先代之後，其爵稱公，陳與之同備三恪，壤地密邇，而陳侯朔不顧，輔事親楚，以擊宋焉，何惜惜乃爾！陳自

從楚伐宋，閱二年，值茲魯文之十三年，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是當爲中國諸侯所擯。雖聞其卒，而不必會其葬也。故春秋不計其會葬之有無，惟書卒以別於楚子商臣而已，不更書葬陳共公。

邾子蘧蒢卒

管見邾子蘧蒢之卒，與陳侯朔之卒，適同月日，故以夏五月壬午統之。至孔氏謂蘧蒢爲邾子瑣之子，殆只就邾子之見於經者牽合相承，未可執泥。前莊公二十八年，邾子瑣卒。及茲文公十三年，邾子蘧蒢卒，中間積五十三年，雖必其在位之久如此。春秋本魯史，邾又僅爲魯之附庸，則魯史之載邾事多從畧。又何能一一悉詳其世次哉？以此言之，惟是認定經文所稱邾子蘧蒢則已，不必的指蘧蒢爲邾子瑣之子可也。邾子蘧蒢，何以必書其卒？其意將以善邾子蘧蒢者，猶淺所借以惡楚子商臣者，乃偶深耳。邾之稱子，自克始，由齊桓會諸侯同盟于幽而克從之，乃爲

請於王而進其爵曰子若楚之爵爲子自其初封已然非邾子所得比楚因是啟疆南服馴至僭號稱王値今楚子商臣之逆庚強横或使邾子蘧蒢欽容而見之曾得不同江六之爲所滅者視之若無有乎及觀此年夏五月壬午邾子蘧蒢與陳侯朔同月日卒春秋既書陳侯朔卽亦聯書邾子蘧蒢一似其相繼而卒並屬得終其天年者然而其於楚子商臣之卒於春則從竟時無事但書正月之例使其卒若罔聞知亦深疾其罪大惡極雖顯逃王誅實陰遭鬼戮所謂自作孽不可活者是已夫安可謂終其天年而書卒哉令楚子商臣死而有知無論陳侯朔也卽前所蔑視如邾子蘧蒢者亦承之羞而莫能相對於地下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管見文公二年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旱也至十年不書十有二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又重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皆大旱也魯益以爲天災流行人未如之何耳其懼災拯災禳災備災之誠且切者槪乎未有聞也故春秋書法亦大同

世室屋壞

管見公羊曰世室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以此證之書於春秋者皆未嘗有所假借而左穀於世室並作太室吳氏澂遂謂世太二字可通用殊未審按魯祖周公稱太廟宗魯公伯禽稱世室世室之稱亦蒙太廟之世世不毀而下及之其太廟仍有獨尊也若謂世太二字可通用其室與廟二字不尤可通用乎然則魯公之世室亦得同稱太廟矣禮重辨名此春秋所必嚴者奚其世室屋壞胡傳曰譏久不修也何以知其久乎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按此論極深切

冬公如晉衞侯會公于沓

管見冬如晉其故雖何由此年春楚子商臣卒山戎頃閒癸之陵容中國者思稍紓矣於時子莊王旅立史稱莊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於鐘鼓之閒伍舉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此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卽沖天三年不鳴鳴卽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蘇從復諫於是莊王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政伍舉蘇從國人大說遂繼秦穆公而霸天下據此推度莊王卽位之三年中偽託淫昏則當此年之在喪累月其爲縱欲敗禮必無不至亦大聞於諸侯矣於是諸侯皆翩然背楚而向晉其明年夏公會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同盟于新城職此之由耳但明年夏之同盟于新城其謀實以此年冬之公如晉而定之者前年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此晉

使郤缺會諸侯之大夫以爲宋謀也及會他未有至者惟魯一叔仲彭生至焉是公所得借以明魯之獨與晉矣郤缺反命晉何能不暱於魯哉會兹強楚遘禍而有大喪其在喪之新君溺於聲色令敢諫者死楚子不知有國誰得更謂北方可圖自是諸侯皆不畏楚必同背楚矣若晉乘此閒以收合諸侯使得同盟於宋之新城則其霸業可以大振蓋宋爲首諸侯其地四達諸侯會之亦易集也不寧惟是前以晉郤缺會諸侯之大夫于承筐承筐同是宋地而諸侯之大夫魯以外皆不至以諸侯之畏楚耳今諸侯無畏楚之志則欲同盟于新城不必晉君自來只以正卿趙盾會之其諸侯當畢至矣諸侯畢至則不但比寬公時之盟于垂隴直得上同文公時之同盟于踐土也豈不盛哉凡皆公於如晉之先實爲此謀以求悅於晉於是亟爲諸侯之背楚而向晉者導其先路也故春秋書曰冬公如晉至其聯書衞侯會公于沓左傳語太畧吳氏澂申之曰公如晉衞侯要之於路而與公會于沓欲因公以請平於

晉也又當然矣其因公以請而不自如請老殆嫌於承筐之會未得使其大夫往從郤缺實違晉命乃不得不因公以謝郤缺而並有以解於晉侯及趙盾焉爾沓杜注地闕意擬其不越衛境者當之可矣

狄侵衛

管見上書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下書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皆請其請平于晉也中間乃以狄侵衛夾入殆借之以為魯與衛鄭同致議耳狄自為患中國以來前嘗伐晉矣及後再伐晉乃得敗之於箕其能遂覇晉強於狄而可恃哉至於狄侵魯之西鄙魯初無禦之者閱四年而因狄之侵齊還過魯叔孫得臣要而敗之於鹹幸矣未始得晉助也若夫狄侵鄭狄伐鄭並見魯僖公時然二十四年之狄伐鄭狄為狄戎久居周地其以北狄突自外入者惟十四年之狄侵鄭是自後經三十三年值茲文公十三年鄭未有狄難亦何所待救

於晉也耶獨自衛言之其因於狄為最甚閔二年狄初入衛而衛遷於楚邱僖十三年狄侵衛十八年狄伐衛二十一年狄侵衛三十一年狄圍衛而衛復遷于帝邱亦幾殆於無可逃矣今值文公十三年冬狄猶侵衛衛侯雖於是冬會公于沓因之請平于晉即安得遽使告急于晉以藉晉之援乎合并以觀可知立國不知其在我而倚賴強大終無濟也彼魯與衛鄭之相因以請成于晉何緣懇懇何好僕僕焉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管見明年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此公為此誠以求悅于晉亦即欲為晉糾約諸侯以卒成之者也在公之心猶恐不見信於晉侯乃請盟焉而晉侯亦遂許之明日既欲以爾我誼

我俱酒慶諾之明神以相質也因是公於此年冬如晉其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至於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杜注亦鄭地公還過鄭之棐鄭伯會之蓋知公如晉之情亦知衛侯會公于沓之情乃並欲因公以請平于晉耳但公既盟晉侯而還自晉何由復達鄭伯之情使晉侯知其與衛侯有同情哉左傳稱鄭伯會公于棐與公宴其時季文子從公則公所以成鄭伯之亦請平者以簡書白晉卿得以季文子為之行人也與春秋畧之不悉及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管見此年春正月書公至自晉著公之先如晉後還自晉者既得盟于晉侯又得適會於衛侯鄭伯則明年之會諸侯以同盟於新城相與合楚而即晉大局已定心蘇喜之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管見文公七年春三月公伐邾取須句遂城郚十三年夏五月邾子蘧蒢卒子貜且立纔八閱月值茲文之十四年春正月乃即伐我南鄙蓋邾俗不同中國喪制跡其於孟春之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亦不忌惟是前文公之伐邾取須句邾子蘧蒢未得報而貜且輒思報之故罪至左傳謂邾文公蘧蒢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家氏鉉翁駁之以為小國安敢責禮於大國亦修怨而已此論為確叔彭生帥師伐邾季氏本曰此即叔仲彭生也脫仲字耳按魯之公子牙為叔孫氏其子公孫茲有二子一為叔孫得臣其後繼以叔孫豹叔孫婼叔孫不敢叔孫武叔叔孫舒一為叔仲彭生別於叔孫氏為叔仲氏其後亦繼以叔仲帶叔仲小叔仲志夫一叔孫氏也乃蒙其君所賜之氏而別自為氏其可乎哉故春秋因其前之會晉郤缺于承筐特書叔仲彭生以著其妄及茲邾人伐

我南鄙而使之帥師伐邾則但書叔彭生而削仲字以正之非本脫也叔彭生為叔孫得臣之弟得臣嘗敗狄於鹹彭生豈不能伐邾于南鄙乎經文於邾人書伐我於叔彭生書伐邾兩伐字旗鼓相當勢在必戰而其卒無以敗績書者邾人輕而不整戰有不利則速退而魯亦不躡其後以追之由前之伐邾取須句者還遂城郚在文公之意亟謀所以固南鄙而備邾之不虞特主於守而不以戰為實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管見〕史記齊世家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昭公在位二十年卒子舍立為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潘卒子舍立孤弱遂與衆即墓上弒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為懿公據此則齊侯潘殺其兄孝公之子齊懿公又殺其兄

齊侯潘之子亦何其報之不爽乃爾哉凡諸侯之卒五月而葬同盟至禮也今此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其秋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是適當齊侯潘之葬月矣當葬而其嗣立之子舍被弒莫得為主於喪次又孰從而啟其殯於廟以歸之壙乎故春秋但書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不得更書秋九月葬齊昭公至高氏閌曰孝公名昭而謚潘曰昭非禮甚矣此雖未得不書葬之正義而讀經得聞不可沒也並錄存之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管見〕新城杜注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西南按此年同盟于新城正當楚莊王旅之元年也合之在喪即位之年為二年其為不出號令日夜為樂慣敢諫者以死日益若於諸侯因是諸侯之服楚者惟恭不敢有異志其他皆翕然以與晉耳新城屬宋地以宋公為盟之地主先由公為晉定之而以路宋者固即使宋公約言於陳陳侯新立必親宋欲不至也得乎若公之以去年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十二月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其過不期則相結為己固矣他如許男容過於鄭公以鄭伯為之招又何患其不集耶至曹伯之立纔五年其間嘗朝於魯公自為閒白亦易易耳惟晉當主是盟公欲必請晉侯親涖新城恐未可得以其不足仲趙盾東約當國之志或中阻而不行也於是如昔之時公得及晉侯盟則亦已矣因進說晉侯使不出境獨遣正卿趙盾以往其載書首列君名以寘諸侯此外執牛耳歃血與諸侯周旋壇坫悉令攝君以主其事靡不濟者晉侯諾其請趙盾豈不歡然就道惟恐後期也哉由此言之則春秋於此六月書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所稱會者實由公一一會之即其盟之用六月盟之日用六月之癸酉皆與其盟所之定於新城以俱定也公之

為晉侯及趙盾謀何周詳至此夫豈其夙夜安息靡不憂畢不告月之心所能出乎毋亦其從公如晉者傳稱有季文子一一皆其三思後行之所籌度也與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管見〕家氏鉉翁曰有星者非常之星不當有而有異之大者也孛義當就公穀二傳參之公羊曰孛者何彗星也穀梁曰孛之為言猶茀也今據物象以推孛者為彗星似彗是有同於掃矣至彗星之孛以茀申之則又取意於拂子於篲掃亦有合焉但孛為彗星之狀非彗星之正名也若泥指為名此稱有星孛入于北斗中夾入字則於有星孛三字可以斷句若昭公十七年稱有星孛于大辰哀公十三年稱有星孛于東方無入字只可作一句讀何以通之後之孛于大辰不言入此孛于北斗必言入者大辰為大火於東方之七宿以心名介房與尾之間止三星其相距

亦近。䀻出足以掩之。北斗凡七星。其布列之勢。約長於大辰六七倍。非。䀻之所能掩。故其孛于北斗者。或入魁。或入杓。或入魁杓有星之處。或入魁杓無名之處。雖不可的知。而其必加入字則一而已矣。

公至自會

〔管見〕夏六月之同盟于新城。由公之獨首此謀以求說于晉也。而其事竟成。則公之以秋七月至自會者。其心益亦喜之。然於魯曾何裨哉。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管見〕左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姬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貜且。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按左傳言納捷菑于邾之由。以為捷菑出自晉。蓋有之矣。至謂晉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之。則未必然。計此年夏六月同盟于新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則諸侯亦皆還矣。猶是秋七月也。何由遽集諸侯之師而至八百乘哉。然則納捷菑之師。必晉師也。趙盾會諸侯以同盟于新城。雖為衣裳之會。當亦必有兵車以從其行者。但其師師以納捷菑。非趙盾耳。趙盾攝晉侯以主盟。其勢將儼然晉侯矣。不因趙盾之先反自會。何以得魯公之遽至自會與。惟公穀之言師師。一指為郤缺。一又指為郤克。莫知適從。今據經文前書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後書晉郤缺帥師伐蔡。遂入蔡。則定以郤缺為是。當夏六月之同盟于新城。晉郤缺與邾捷菑並于趙盾為輔行。捷菑因欲藉其諸侯同服之盛勢。為之逐齊出之貜且。而納己之出自晉者。使得為邾君。以終事晉。趙盾輒以邾小易之。當無弗克納也。乃以從行之兵車來自晉者。授郤缺帥之以往。號稱諸侯之師八百乘。以壯威聲。將使邾人聞之懼亂無措。即以迫邾子貜且因危極而避位出走。則捷菑其克納矣。

此郤缺以捷菑至邾。邾人不為動。且為邾子抗論特延曰。齊出貜且長。聲未寂而郤缺亦遂令于軍中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此益知邾不可搖。邾子亦不可奪。姑為此掩飾之言。託於聞義而服。非知難而退之絀于力云爾。春秋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其人之者。斥其納捷菑之昧於一往。而卒阻於弗克納。為深尼蕭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管見〕公孫敖廢命奔莒。從己氏。後不得安於莒而奔齊。其去魯共七年。至此年九月甲申卒。張氏洽曰。特書卒于齊。見其俯仰愧怍。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死而無所寧其身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管見〕穀梁曰。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孫氏覺曰。人子之心。則未踰年而稱子。國人弒君。則未踰年而稱君。此春秋所以辨君臣之分。而防篡弒之禍。二說極嚴正。

宋子哀來奔

〔管見〕按黎氏錞疑其不書氏。則以為宋公之子。所見最確。何以言之。此文十四年秋九月書宋子哀來奔。及十六年冬十有一月書宋人弒其君杵臼。弒宋公者。公之庶弟公子鮑也。傳稱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修珍異。無日不數于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凡皆以志於篡代。厚結人心。以故羣指宋公為無道。而宋人皆合於公子鮑為一人矣。幾何不為之謀弒其君乎。以此而轉計於弒之先二年。在宋公杵臼。惟只子然孤立。其子益復倒凡無所苟。非奔此他適。有必踐其難者。此所由以來奔于魯也與。宋公之子稱子哀。哀非其本名也。益來奔之時。魯人見其情狀倉惶困憊。實堪流涕。則不問其名。而號曰子

哀已矣自是聞於魯國未有以易春秋亦不深考而仍之殆謂存此一哀字而爾日來奔之情狀一為想像心目懐然歎之不沒其名不尤為得乎或疑宋子不名哀而魯人號曰子哀有可借證者女在曰有後文公之卒年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文公之夫人卒謚出姜而其先之歸于齊也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據此對觀他年之號夫人姜氏為哀姜猶在後此年之號宋公之子為子哀乃在前矣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管見　單伯為魯之命大夫前莊公元年夏書單伯逆王姬此其始見也及十四年夏再書單伯會伐宋冬又復書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自後無所表見又之至今文公十四年冬書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明年夏六月書單伯至自齊起莊之元年越文之十四年則已八十二年矣計其初為命大夫足充逆王姬之使亦必當其既冠成

人之時人生二十而冠冠而為命大夫不識其職者積八十二年合數之而單伯得踰百有餘歲殆魯臣之一多壽而康強不衰者與前固致事里居矣適聞此年秋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舍出於惠子叔姬則魯甥也公子商人之弒逆齊莫能討魯之君若臣又誰敢過而問之惟單伯以其冬朝公請自如齊將往哭臨魯甥舍弔子叔姬而因以數公子商人之罪也比至齊單伯以厖眉皓首稿冠素服扶杖入問嗣君魯甥舍之殯哭拜如禮齊公子商人避匿不出子叔姬衰麻待於殯邊哭如始死踊無數稽顙拜興立訴公子商人弒君之狀必相與恚憤怨詈絕不知有所顧忌者於是公子商人怒皆令執之故春秋既書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亦即聯書齊人執子叔姬執者以眾撮持而寘諸深室加外閑設守衛焉爾

齊人執子叔姬

管見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又執其君舍之母叔姬叔姬本魯女也自魯言之則惟稱齊人執子叔姬以著魯女之遜齊而遭變者有如此

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管見　左傳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也觀此年夏六月單伯至自齊其殆因晉之請于齊而釋之者與去年晉合諸侯同盟于新城由魯公之為晉謀實由季孫行父之從公以代之謀者晉趙盾得摠晉侯以主諸侯之盟必心德於季孫行父行父如晉當倚于趙盾以白晉侯也晉使人以請于齊其於商人弒逆之故亦不敢過問惟曰聞魯臣有致事里居之單伯已百有餘歲此天假之年世不恒有適以得罪於齊而齊執之若使幽之以死於國必大不

祥願即釋之彼公子商臣之篡代失順方當即位改元亦將邀冥福以圖永世雖欲不從晉之請以釋單伯不可得也子叔姬因單伯而並被執晉不必兼請齊亦未嘗遽與單伯俱釋經文於十有二月乃書齊人來歸子叔姬蓋將歸之而後釋之焉爾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管見　此書宋司馬華孫來盟卒不書公及司馬華孫盟者知司馬華孫之來非欲盟公也欲盟宋子哀耳宋子哀宋公杵臼之子也以　年秋九月來奔亦為其庶叔公子鮑厚施於國無日不數于六卿之門六卿將與國人謀弒其君禍必作乃亟來奔以逃死魯人憫其來奔之情狀號曰子哀殆莫不深悉其所由來矣當宋公之子來奔宋公杵臼必日夜憂泣六卿無以自解乃共以司馬華孫來逆子哀懼不信以盟為質而子哀卒不受盟故但書曰來盟而

巳司馬華孫來盟也何以不名宋之六卿其一則右師華元為之其三則司馬主兵華耦為之從可知宋人之弑其君杵臼公子鮑造意其同謀者華氏為之最矣此華耦來盟于魯而不得將還公與之宴華耦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不敢辱君請承命于亞旅魯人以為敏其見左傳夫辭宴而不悼稱其先人弑君之惡豈欲自明其不敢復謀弑君也哉前華督以魯桓之二年弑其君與夷諸侯會于稷以成宋亂後納督使為宋卿已閱百年四世卿位不絕雖名在諸侯之策亦何用諱之而不以語人也春秋書此來盟者不曰司馬華耦而曰司馬華孫以為此宋之司馬固祖華督而為之孫其弑君實有所授受以奉為家法也云爾

夏曹伯來朝

管見此書曹伯來朝鄭氏玉以為起齊人伐曹之文是矣蓋自去年秋九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而自立為君既

即位斷年改元將冀弱小來朝以私為與國曹其近者矣而此年之夏曹伯不朝齊而獨朝魯于魯誠何德乎且齊方讐魯而執魯之單伯及子叔姬其怨未遠釋曹伯豈或不聞乃復乘此來朝以背齊而面魯其迹不無黨於魯以謀報齊也哉齊不能忘情於魯尤不能忘情於曹矣及秋而齊人侵我西鄙以初用師未得逞於曹且姑置之至於冬十有二月齊人復侵我西鄙曹益以齊之侵魯其秋乃未大得志故再舉耳同是月而齊人遂伐曹入其郛書不備也伐更甚於侵伐曹入其郛更甚於侵魯之掠其西鄙也曹猶無怨於齊則以此伐曹之禍實由夏之曹伯來朝啟之推曰不然至于來朝之意以前十一年之來朝今計之適及五年世以傳言五年而朝之例雖非古制亦屬霸令也行之既久無足深譏則春秋當亦列於常事不書而從畧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管見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此屬齊懿公商人既執魯之使臣單伯而又遷怒於魯之死臣公孫敖也歸者自齊入見其喪而同齊人歸之耳其實齊人舉而寘之堂阜當齊魯之境上使公孫敖之以公族任國卿者冥於齊而卒直若行旅乞丐之死於道路無所歸則棺而楬焉書其日月爲縣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焉爾春秋書此特以著齊侯商人之逞憤固有然者於公孫敖之罪無所寬於喪至而惠叔請取之其毀無所取於既取以殯而哭已之不視帷堂而哭及襄仲之袂勿哭皆無所譏焉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管見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此文公十五年與前莊公二十五年及三十年同並蹈前事而行之者凡諸侯之救日初蔚鼓於社為助陽耳食已復常則用幣以覲日不用牲用牲為天子之禮也春秋於日有食之並鼓亦不書者是

幾缺禮書鼓為得禮而又譏書用牲於社者是譏僭禮

單伯至自齊

管見單伯至自齊蓋由晉侯請之而齊侯廐人釋之也單伯已百有餘歲執於齊殆八九月矣猶得不死而至自齊春秋書之則知此後之三年齊人弑其君商人必是單伯所及聞而卒有以正商人弑其君舍之罪者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管見去年同盟於新城晉為主魯宋陳衛鄭許曹皆會蔡獨堅從楚而不至晉趙盾惡之故於此年夏晉郤缺帥師伐蔡以六月至即以戊申入蔡也但六月為辛丑朔及戊申纔八日何以伐蔡入蔡之易無彼頓乃爾蓋蔡偪近楚而遠於晉晉師來則潰而設匽於楚晉師去則收而潜復於蔡晉雖伐蔡其能滅蔡乎晉雖入蔡其能有蔡乎此伐

紫入蔡之後晉卒無如蔡何亦卒無如楚何焉耳。

秋齊人侵我西鄙

管見 去年冬單伯如齊齊侯商人以爲公貰使之也因度其使之之意並以單伯爲閒退之老臣而有餘威不知愛死而敢於放言齊雖忿必莫能報今赦之此情術巧然而安以故單伯被執至此年已累數月猶可恕從晉之請而一旦釋之也獨其怨公之前使單伯者積忿不解於是夏六月單伯方至自齊及秋而齊人遂侵我西鄙與人若人齊侯也與冬之齊侯侵我西鄙互見彼指爲齊侯此齊人亦從之此貶爲齊人彼齊侯亦從之矣。

季孫行父如晉

管見 左傳曰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於晉其告晉云何亦欲晉侯會諸侯以伐齊耳齊侯負弒君之大惡且執魯之老臣單伯及其尊爲齊君母之子叔姬虐矣當今年夏六月得因晉之請而釋單伯亦猶不無憚晉之心而其執子叔姬如故也乃魯之單伯以六月至自齊齊又即以其秋侵我西鄙橫恣無已魯將何以能國乎若使晉合諸侯以興問罪之師討其弒君舍者與其執君舍之母子叔姬者王法不容有邦同惡夫豈不足借以服齊也哉季孫行父之如晉其三思而行計不外此觀下書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殆由晉之無辭以謝季孫行父亦不獲已而從之焉耳。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管見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亦欲晉之合諸侯以伐齊耳及冬十有一月晉合諸侯於扈並即約以會師伐齊如行父之說也豈疑十四年之同盟於新城者諸侯或有貳志而必尋盟哉而春秋則但書諸侯盟於扈其故維何以用時晉令伐齊而諸侯不欲伐齊魯說晉以必伐齊而諸侯以晉止以必毋伐齊乃將尋新城之盟於扈而已諸侯遂還新城之盟趙盾攝晉侯以主之經特先叙諸侯固爵而綴以晉趙盾不沒其名著其尊也至此年之合諸侯於扈趙盾知晉之爲魯伐齊諸侯必多異議乃自請監國使他卿如郤缺等往晉侯以行晉侯立已十年亦漸長頗忌趙盾正樂與諸侯親謀我政以成服強齊也而不知諸侯皆畏趙盾不畏晉侯於是會師伐齊之令諸侯永有扈者獨以盟單乃事焉故特以晉侯概於諸侯之中書曰諸侯盟於扈使晉侯無以自見所以深恥之也此盟於扈者諸侯在公亦在焉晉聽季孫行父之說不獲行其令於諸侯公用季孫行父之謀而亦不獲成其事於晉侯因是概晉侯於諸侯之中使無以自見亦從貫公於諸侯之外而使之無以自容也皆所以深恥之也扈杜注鄭地滎陽縣西北有扈亭今在河南開封府原武縣西北其盟扈之諸侯即前盟新城之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是已左傳列入蔡侯據此年夏六月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推之恐不確。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管見 子叔姬與單伯同執則必與單伯同爲齊侯商人此亦魯女之卑卑者禮言女子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子叔姬爲齊侯潘之夫人爲嗣君舍之母適遭夫死子弒而身復被執苟獲幸全必矢志於日依其寢廟肯其墓以終於齊已耳豈肯復歸魯哉乃商人謀所以處子叔姬者其用心則視執爲尤惡以爲久于執之而或以疾殞其命仍在齊也齊不指爲嗣君舍之母庸得不指爲昭公潘之夫人乎是則終當祔之於廟惡乎可於是以去年冬執子叔姬及令年冬十有二月釋之即令人追魯之使歸於魯直云昭公夫人之既出者然而後子叔姬乃永絕於齊也春秋書曰齊人來歸子叔姬其來歸繫之齊人詎待問子叔姬久厄於齊卒欲反其母家以即安也哉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管見 是年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將謀伐齊及冬十有一月諸侯盟於扈亦特以尋前此新城之盟而已未嘗問盟以伐齊也故齊侯於十有二月既迫脅子叔姬以歸魯使與齊絕而又先於季孫行父之如晉以謀齊者御之乃復侵我西鄙如其秋師屬再舉而所指不易其方亦欲借以詬病其謀於晉而不成其西鄙終不免於侵焉爾至於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則因忌於夏之曹伯來朝輒肆其暴以波及之者郛為城之大郭必郛城也入郛則曹亦危甚

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管見 齊侯商人弒君自立暴戾無道即位一年而侵魯西鄙者再其秋之始侵也季孫行父如晉欲因之合諸侯以伐齊其卒晉令不行特盟於扈而已是晉不可恃也及其冬之再侵也怨魯不已而猶貽禍於曹伐之入其郛為其夏之來朝於魯也然則魯之有國晉已不可恃而諸侯之交且將自是絕矣季孫行父將如之何計無所出乃因周之末造凡弒逆之君既與諸侯會盟則雖有欲討者而無所加兵焉若以齊侯商人之負大惡而魯能往而就之盟焉虞齊決有必從者魯之難其稍紓乎惟齊侯商人不可近公當托疾不行以避其挫辱焉耳以故季孫行父止公而獨會齊侯於陽穀陽穀為齊地今在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三十里有陽穀故城當曹之北去年冬十有二月齊人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師還其今年春猶在陽穀季孫行父乃趨會之既會必以公之請盟告且以公之有疾不得親受盟而使下臣來往盟告在齊侯商人亦知其為托疾也而仍以為其疾而辭之曰請俟君間聞疾瘳也詳見左傳夫齊侯不曰不盟而曰請俟君間其為欲盟可知彼季孫行父必猶擬盟所於陽穀具牛牲為載書之辭以陳固之從討於齊侯也而齊侯弗及盟行父乃還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管見 此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於陽穀齊侯弗及盟必在其春之正月也及未得盟齊侯而行父還是後終不能不與齊侯盟亦卒不敢使公親與齊侯盟何以處之於是而行父之詐言公疾者公將必以無疾而作為有疾之狀矣以故除正月之朔而過數之至於夏五月公實以四不視朔傳於國中亦欲使齊侯聞之初不疑其先之托疾焉爾高氏閌曰奉王朔於廟則謂之告朔退而視朝以授民則謂之視朔齊氏履謙曰朔上曰告臨下曰視黃氏仲炎曰視朔者朔日視朝也朔為一月之始朔不視朔則一月廢朔可知矣按三說皆辨核而猶有未及者告朔為告廟

禮最重視朔為視朝禮稍輕春秋不書四不告朔而書四不視朔則何也曰以有疾而不告朔猶可使代有疾而不視朔則不可使代耳夫公自四不視朔當無復有以其疾為偽者獨思季孫行父之謀國克使其君以寧適同於國頻遂至廢禮荒政累數月彼所稱三思後行者何若是謬哉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管見 上書夏五月公四不視朔齊侯亦當信為公之實有疾固既久而亦得聞矣魯豈不謀有以從其請俟君間之命而欲卒盟哉於時公子遂為魯正卿且自僖公以來久貴寵用事則知前以季孫行父如齊不能盟齊侯今易之以公子遂有必能盟之者又左傳言公使襄仲納賂於齊侯遂號襄仲先之以納賂殆不可少賂入公子遂苟言公之疾未得間而與欲請盟於齊以要結好命則雖在疾中而未嘗一日忘講好於齊侯其能再以請俟君間辭乎於

哭而許之盟以故此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於陽穀為盟也而齊侯弗及盟至是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於郪邱亦先會齊侯也而齊侯非如前陽穀之弗及盟矣但恐公之詐疾賺齊侯以盟齊侯終可欺乎明年夏四月齊侯伐我西鄙未嘗已也六月公及齊侯盟於穀亦仍不得已也以後視今何為公之畏縮如鼠視齊侯之猛惡如虎一聽其臣季孫行父公子遂者往來以飾說皆欺皆同於鬼魅哉郪邱杜注齊地當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境按今東阿距陽穀約百有數十里屬泰安府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管見凡僖公夫人文公母也謚聲姜以是年秋八月辛未薨與下毀泉臺無涉左傳以聲姜薨毀泉臺作一串叙注遂稱魯人以為聲姜之薨由泉臺之蛇妖所致故毀之誤矣

毀泉臺

管見毀泉臺者毀其舊而更新之也較之創築其勞役又多此一毀故但書毀以見其成之難耳若謂有毀無成則此臺為墟後二年之春二月丁丑公薨於臺下其將何所指乎雖魯之臺非一經於公薨於臺下獨書臺而不名即因此年之毀泉臺者既撤臺名而從省書法固然至左傳所記毀泉臺之故則謂有蛇自泉宮出入其國如先君之數魯人以為妖故毀之殆非其實泉臺在郎地屬今濟寧州之魚臺縣即前隱公觀魚于棠之地也魚臺之為郎者在今兗州府南一百七十里曲阜為魯之國都又在兗州府東四十里而乃謂魯郎之郎有蛇自泉宮出遠行二百一十里以入於魯都曲阜之國中豈可信乎且其蛇數為十七見者輒以當魯公伯禽以下十七世之君曰如先君之數其涉於誕妄為尤甚今據經文求索此年春夏兩時使季孫行父及公子遂先後請盟於齊侯公托疾不出

及夏五月已四不視朔荒怠者久矣未欸為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公有母之大喪於禮不親政事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則於居諒陰中而縱意於苑囿臺池之樂將何所不至哉因是乘此居喪之隙使人毀其泉臺之舊者而即成為泉臺之新者故春秋於夫人姜氏薨之下特聯書曰毀泉臺所以重譏公之好樂而忘哀也按魯地之足騁遊觀者以郎為最桓公四年公狩于郎是必為之囿以畜禽獸矣有郎囿必有郎臺蓋囿以行狩臺以觀狩也至莊公三十一年築臺於郎亦非初作特欲加之高廣故以築為言耳其築已而易臺名為泉臺亦始於此公羊曰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正可為莊公之築臺於郎作注釋也臺高而泉下臺以泉名必特志其有水周環其下流即與觀魚之棠相灌輸者泉臺名自莊公自其築臺之年歷閱僖而及茲文公十六年積五十三年其臺之抉損必多完者亦黯然無色將欲使改而成之者見其成與維新能無令撤而毀之者期於不尚有舊哉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管見前文公十一年楚子伐麇此穆王商臣也路史麇作麏注云同麇所謂麇庸即麏也今之房陵左傳楚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者是已防渚杜注麇地闞駰曰防即防陵今為房縣屬湖廣鄖陽府按麇之與庸路史分見以麇列為高陽之後其初必屬兩國而又統稱麇為麇庸不能如庸之指為光侯國且若其伯爵於商周之際使得辨其為麇則麇之為庸所并者已久楚子伐麇其實即伐庸也且如房縣屬今鄖陽府明志謂舜封堯子丹朱於房即此地而楚之敗麇師於防渚其地固與防陵之為房縣者非有二是房亦皆庸之所有獨不審其以何時并之已爾今詳考明志鄖陽屬之竹山縣在府城東南三百八十里本周之庸國竹谿縣在府城西一百六十里古庸國地鄖西縣在府城北六十里古麇國地保康縣在府城西北二百里古房國地然則庸既據有竹山竹谿又并麇房之縣

西及房國之保康拓地既廣復阻以川流湍激崖徑險峻將憑之以為楚患惡有已哉不寧惟是明志載陝西之興安州屬漢中府在府城東南六百四十里周為庸國地今陞為興安府領縣六而以庸介處其間與秦境毗連宜得不生患與又不寧惟是明志載四川夔州府周初為魚復國春秋為庸國地後屬巴國是庸地又西南倚於巴矣路史伏羲後生巴人郭璞云三巴國今巴縣也三巴記閬白二水東南曲折三回如巴字巴縣為重慶府首邑忠州有巴王廟府城西北五里前後有石獸石龜各二麒麟石虎各一即古巴國君塚也因是以推亦安得以巴子為微而忽之其所遺巴子城在合州南五里又忠州東一百里江北岸亦有巴子城並見明志從可知巴之所以倚庸忠者初未敢或蹤也楚當庸之東秦當庸之西北巴當庸之西南山楚莊通為計畫苟非滅庸則三國迄無寧日於是楚子使人通於秦伯以及巴子約以同時出師楚自其東以伐取庸之都邑鄖陽秦自其西北以伐取庸之別邑興安

巴自其西南以伐庸之別邑夔州庸必不能支則滅庸可不待再舉也及是年秋八月而庸果滅滅庸之衆自楚定之當楚莊初立偽託淫荒以察臣之良否伍舉諫借鳥之三年不蜚不鳴以諷莊王曰三年不蜚一蜚沖天三年不鳴一鳴驚人今比及三年而忽發憤滅庸竟有成事不亦踐其言之大而非夸耶而春秋無予辭書曰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殆以庸之遽滅其自取無足惜惟討其滅庸者三國必分其地以炫示武功楚有蠻性秦有戎性巴有羌性一旦以撲伐嚴疆大得志其構禍將何極乎以人抑之所慮者遠矣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管見此弒其君杵臼公子鮑為主謀其六卿及國人之同謀者直與公子鮑合而為一人故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而公子鮑之陰行其逆謀者乃無所逃也但經文統書宋人讀者或以為衆詞掩之無可的指乃遂傳稱昭公祖母為襄公之夫人者本周襄王姊號王姬獨為公子鮑謀弒其君初則曰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孟諸宋大藪也既則曰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甸為郊甸之兵在國都之[illegible]者然則宋人之弒其君杵臼惟總其罪以歸於夫人王姬已必爾時宋之六卿安在乎公田孟諸必以車徒他卿或不從司馬當左右之且司馬專戎政郊甸之兵皆屬焉不由司馬其帥之以攻殺其君者為誰哉即足以推則去年之春三月書宋司馬華孫來盟知其為公子鮑作賊者非夫人王姬乃司馬華孫耳其來蒞之故以宋子哀來奔為宋公杵臼之子司馬華孫偽逆之而紿以盟欲其歸於宋而與宋公相從以死所以絕後患也及宋子哀不受其盟欲終於魯司馬華孫還乃於此年使公田孟諸亦使人帥甸攻而殺之而宋公杵臼遂以冬十有一月遇弒故此書宋人弒其君雖似指通國言而其要賊為宋華耦則早於司馬華孫來盟一語揭之宋華氏之世其卿起於督為宋司馬嘗欲立公子馮而

弒其君與夫華耦為督之四世孫亦為宋司馬又欲立公子鮑而弒其君杵臼有是祖因有是孫其司馬傳世其弒君亦傳世然後知春秋之書外卿獨為此司馬華孫之稱者誅令之華耦並誅其先之華督而斧鉞為極嚴矣

十有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管見此討宋之弒其君也宋人必將總其罪以歸於夫人王姬其將何以處之又傳稱大人王姬使帥甸攻殺宋公司城蕩意諸從公死之則諸卿皆得借以自解夫孰知其有異志乎度當時淺斷斯獄惟究其帥甸攻殺者或執而論其死則已矣於是討宋之師不得其弒君之情遂相與以成宋亂從宋人之欲立公子鮑而還此安得不一例貶之以稱人哉人者人其君也凡用師雖以臣行必奉命于其君命行則亦如君行其可謂此晉人衛人陳人鄭人為

但以其正乎至於衛序陳上或以伐宋之役衛實先請於晉而陳則與鄭並從之耳可無待深辨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管見九月而葬何以若是緩也去年夏六月公子遂及齊侯盟於郪邱必謂公疾得間故㐲如齊至八月而夫人姜氏薨公之不如齊得有辭矣然諸侯五月而葬夫人同之乃公之葬聲姜踰制而及今年之夏四月癸亥凡九閱月則亦欲托於有疾與前之四不視朔為一心將使齊侯聞之而不即討其不如齊耳但夫人之自薨及葬其間欲更泉臺而新之命亟毀之工役煩興非有疾者之所及圖也殆得終以詐齊侯哉以故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而齊侯即以是月伐我西鄙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管見前年自秋及冬齊侯兩侵我西鄙欲脅公以盟也曰侵猶以其偏師掠境耳至此年夏齊侯復伐我西鄙不曰侵而曰伐則特起大衆以致討矣其罪魯為何罪其今之事齊詐不如前之事晉誠也此前之五年為文公十三年其冬公如晉以請盟衛侯會公於沓十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於棐十四年春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同盟於新城其事晉可不謂誠乎是年夏齊侯潘卒子舍立九月齊侯商人弒其君舍而自立為君踰年即欲與晉爭諸侯而先脅魯以盟惟魯之君若臣毋不戢而用詐此齊侯之不勝憤乃慫慂之兩侵我西鄙而加厲則復伐我西鄙也與當是時也魯不能與齊侯抗則公不得不及齊侯盟矣其盟所在穀杜注穀齊地濟北穀城縣今山東兗州府東阿縣治故穀城是已齊侯之伐我西鄙益駐師於穀也故於是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於穀左傳云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於穀杜注西鄙當為北經誤也此信傳太過不必從

諸侯會于扈

管見左傳謂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按此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以討亂也而皆人之者為宋君杵臼被弒其賊不可得討乃皆從宋人之立公子鮑以成宋亂是宋為既平矣更何待以諸侯會於扈而始平宋哉扈杜注鄭地滎陽縣西北有扈亭今在河南開封府原武縣西北竊意扈為鄭地晉特以諸侯會於此證之左傳所稱晉侯不見鄭伯以鄭伯之貳於楚故是為獨得當日晉侯及鄭伯之情者矣楚之莊王於初立以淫荒自晦及三年而發憤為雄其於庸之滔楚西鄙而又有別邑之鎦入於秦與巴若由楚莊王定謀輒通於秦伯巴子一

舉而滅之彼所自比於鳥之一蜚冲天一鳴驚人者為已信以此而襲成王北方可圖之業晉能與為敵乎從可知鄭之貳於楚也必矣於時晉侯知之乃以諸侯會於鄭地不見鄭伯而以貳於楚讓之鄭公子歸生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盾語亦詳見左傳其略曰寡君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索敝賦以待於鯈惟執事命之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鄭太子夷石楚為質於晉由是推之晉讓鄭之貳於楚而鄭亦不諱惟強是從亦諸侯所共聞也晉之會於扈者無辭以服鄭不獲已而以行成交質終焉夫何不使晉之霸業損也以此哉其所謂諸侯左傳未詳經特以此年春之伐

災而盟，將人若為振，則晉衛陳鄭四君而已，非有他也。至於晉侯主會，而春秋亦然之，於諸侯中使莫能有以自別。與前十五年冬十有一月書諸侯會於扈例同。

秋公至自穀

管見上書六月諸侯會於扈，因鄭之貳於楚而會也。晉失鄭矣。此書秋公至自穀，由公之及齊侯盟於穀而至也。晉又失魯矣。

冬公子遂如齊

管見左傳以為拜穀之盟是矣。其帶叙公子遂之反命，述言齊侯之語偷，偷則必死，不足據也。

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管見臺即泉臺，在郎囿。其囿中必有宮室以便其留處者。此十八年之春二月，公至郎囿，遂薨，而經文不書公薨於郎囿，乃書公薨於臺下者，則何以故？觀十六年之辛未，夫人姜氏薨，是時公已有命毀泉臺矣，毀之欲以更為新也。十七年夏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於穀。秋，公至自穀，是時公必待闢成泉臺矣。成之則盡易其舊也。前僖公五年左傳云：十一月辛卯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然則文公時既從其欲以毀泉臺而成之，能不即託於禮以登泉臺而望之哉？然當公至自穀以後，經去年之冬三月，及此年之春正月，凡四月，其間獨書公子遂如齊而已，公無事，蓋以有疾故爾。先時公無疾而託於疾，其廢朝覲甚者各四月，值既公不託疾而忽遘真疾，亦歷四月，以是歸自穀而泉臺新成，總未獲覩，及郎囿以登於臺上也。至於二月，公疾小急，欲以深情於此臺而力疾以往，左右諸大夫皆莫能諫，猶至館於郎囿，公疾復作，且亟，即於是月丁丑薨。春秋識之，書曰公薨於臺下，殆欲著公之毀泉臺以復成此臺者，適更三年矣，究之所求一日之登於臺上而不可得，乃如此，豈不哀哉。

秦伯罃卒

管見秦伯康公罃卒，未聞以人殉葬，則其卒猶可書也。而仍不書葬者，以前之穆公任好卒，及葬，用百七十七人以殉，而子車氏之三良與焉。此必穆公有命，而康公遂承其命以行之者。故秦詩有黃鳥篇，序曰哀三良也。又有晨風篇，序曰刺康公也。國人哀三良而刺康公，則必狃其從亂命以逞非法，後雖獲保首領以歿，亦當掀以暴尸遺塗委骸溝壑而後可。是足知春秋之不書其葬，特以存當日之公憤焉爾。或謂他國諸侯卒魯不會葬則不書，然秦伯罃

與穆公立，在位十二年中，一書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再書秦伯使術來聘，而獨以此年秦伯罃卒，魯絕不會其葬，恐無此理。或又謂三年之喪不弔，有殯非聞兄弟之喪，雖隣不往，不往弔則不會葬可知。今文公之薨及秦伯罃之卒同月，兩國並有喪，其弔與會葬不皆可以已乎？而亦不然也。兩國並有喪，則兩國皆使其臣以弔，且會葬禮亦宜之。又何嫌哉。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管見據左傳稱齊懿公商人刖邴歜之父而使邴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是商人自以為君，其於邴歜閻職之徒，則以為齊人耳，其敢以圖君耶？乃商人以齊公子之親貴，篡弒其君舍；邴歜閻職為僕與驂乘，亦即能以齊人之賤，而仇弒其君商人。中池之遊，方樂竹中之納，何怪然。則人可忽乎哉？君可恃乎哉？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管見此年二月丁丑書公薨於臺下既無公之志乎此葬其身頓死而未得登尤識公之志乎有國其身已死而未能有託也公薨則必葬自二月至於六月適當五月而葬之時於是以癸酉葬我文公公訃此五月中文公之夫人姜氏及其妾敬嬴各以其子爭立亦與接莫能定焉其兩不相容之狀不可明言於此年冬書子卒夫人姜氏歸於齊明年春王正月書公即位亦足使讀者想見之矣再計此五月中文公之妾敬嬴私於公子遂而以其子屬焉欲其必舍夫人之太子赤而立己子接也其潛為關白之謀又不必明言於此年秋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明年春王正月書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亦足使讀者賞微之矣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管見此如齊者以公子遂與敬嬴定謀而後行也其時叔孫得臣亦為魯卿嘗主兵文三年會晉伐沈十一年敗狄於鹹蓋叔孫氏之傑卓者其弟則為叔仲彭生亦號惠伯左傳稱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公子遂乃以其子屬焉襄仲欲立之惠伯不可然則公子遂之謀初不能得叔仲彭生為一心顧能保其兄叔孫得臣之無異志哉故當其有請於齊公子遂必挾叔孫得臣為輔行以共如齊使之不至信於叔仲彭生之疑為不可者而作難也但公子遂之如齊與敬嬴定謀其將何以請於齊而度齊侯之必諾乎竊嘗據經文以揣當日之情事此年春二月公為泉臺新成特力疾以如郎囿公子遂為正卿職當扈從至公之有嬖妾敬嬴愛子宣公接亦惡能不隨侍左右耶比至公疾復作將薨敬嬴必脅公以立其子接亦即召公子遂同受其顧託也及公殯自郎囿至於寢庭敬嬴將聲言公有遺命立接公子遂同聽之夫人姜氏詎能忍其子赤之遂廢哉觀其後之子赤被殺左傳言夫人姜氏歸於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則精討先之損其子以哭告於殯且哭訴於朝之卿大夫其孰能解之於是太子赤與庶子接相匹則使長有二孫而莫適為君後矣遂夏六月癸酉既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及叔孫得臣乃如齊以請其意蓋擬文公之夫人姜氏生太子赤為前齊昭公潘之女昭公卒子舍立為懿公商人所弒其傅絕今年夏齊人弒其君商人迎立公子元於衛是為惠公惠公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則於昭公潘之弒孝公子而自立豈嘗以為順哉從可知惠公之於昭公方以其子舍之被殺為得報又何恤其女之為魯夫人而害於嬖孽乎且其請於齊者舍舊姻而結新好以為公之遺命立接為君何敢興誠惟是未有伉儷敢請君之玉女以備內主焉蓋當即政方新齊以與國為之甥舅魯固嘉耦而得大援實為兩利齊侯許之公子遂叔孫得臣自齊還由是而子卒由是而夫人姜氏歸於齊惟魯所欲為而齊不問

冬十月子卒

管見諸侯在喪既葬則稱子而不名固春秋之例也而此於子赤不書名則又有說按公羊曰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而左傳則稱仲殺惡而不曰赤何以不同若是蓋初本名赤及遂殺之而易其名為惡焉爾雖古人命名無所忌後有衛侯惡並衛臣石惡齊惡皆見於經獨此乃易赤而為惡豈非有意以加之污辱哉惡為不善衆所惡也以是易赤之名則廢之而遂殺之可矣然則春秋之但書子卒雖以存既葬不名之例並欲削其既卒而易名為惡者之非常法也由是以推宣公初名倭及即位而名曰接接者繼續之意殆亦借此於象賢嗣德以明其當立故然不惟此而已夫人姜氏歸於齊哭而過市魯人謂之哀姜則以哀謚亦得而左傳又稱出姜則是謂為文公既出之夫人生已絕於魯沒亦不得祔於廟矣夫孰非公子遂之為之哉

夫人姜氏歸于齊

管見文公九年冬夫人姜氏如齊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前早虎其有子赤而將奪於嬖寵故託之於齊也及茲文公十八年公薨公子遂欲立宣公殺子赤子卒夫人姜氏歸於齊是歸也非循是前之如齊則亦不得更思至自齊矣夫人姜氏何以必歸於齊由公子遂僞之使之既發是辭有如出然此其後之所由稱出姜與

季孫行父如齊

管見高氏閌曰宣公八年行父云使我殺適立庶者仲也夫乃逸仲族則行父之於殺子赤以立宣公實與謀也此漸已定矣季孫行父何以如齊公子遂以其與謀而使之納幣耳觀明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公子遂如齊逆女禮未有逆女而不納幣者則季孫行父之如齊其為納幣可知

莒弒其君庶其

管見春秋書弒者二十有四莒居二焉此年冬莒弒其君庶其襄公三十一年冬莒人弒其君密州是已弒密州書莒人傳言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遂自立胡傳斥其誤曰信是言則是子弒其父也春秋何以書莒人識於後弒密州書莒人於此弒庶其則不書莒人而但書莒傳叙其情事亦大同耳以為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公以其寶玉來奔高氏閌曰僕以太子弒父春秋何以書國弒乎且僕既與國人同弒君則當自立又何以奔魯乎汪氏克寬曰文定於襄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從趙氏以為傳之誤大畧與此相類讀者當參焉此論為是而猶不推此也傳亦云僕之來奔以寶玉賂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是年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於齊宣公方待明年正月即位而遽有命以邑與僕其可信與且公子遂將以明年之正月如齊逆女而使季孫行父先以今年冬之十月如齊納幣則行父之及於魯未可知復何能遽使司寇以出僕於境耶至於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以事君之禮將言見有禮於其君者誅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試問當日之公子遂既弒君之子赤旋出君之夫人姜氏大歸於齊其無禮於君為至極而行父實同其謀至他年且不自諱乃宣於衆曰使我殺適立庶者仲也夫是則行父之於遂乃以爲雀為之父母不為鷹鸇之逐而為孝子之養矣其心豈復知人間有羞恥事哉若夫對君之辭數古論今多至六百有數十言太史克果能博辨如此乎說令必由行父口授則欲得太史克之耳熟心通烈聚而無一遺亦難之矣況乎就傳以思中惟績列八愷八元及四凶等語伏學者存為故實可耳他如直詆宣公之納僕為主藏姦

盜匪常刑不赦轉自謂其出僕於境者參諸舜之舉十六族以去四凶其功得居二十之一彼季孫行父亦何敢肆然忘懼乃爾哉按此年之莒弒其君庶其太子僕固未嘗來奔也來奔則必書不書何以見其來奔耶莒僕未嘗來奔而莒君庶其之被弒魯適聞之其弒君之賊則不聞以故於莒之太子及公子及朝臣及國人皆無可指目特書莒以誌其君之遇此大變已爾君弒賊不討猶當中明大義至於求其賊而並不得知其陰謀秘計有同鬼蜮雖古之良史亦無如之何君臣之大義豈不以此書泯於天地之間也哉春秋筆於文之末年其慨深矣

凝園讀春秋管見卷之七

慎齋羅典嶽五氏定稿

男紹郝　孫善恕賢綸　校字

宣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

(管見)去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以欲立宣公而請昏于齊以定之也。冬十月季孫行父如齊以齊既許昏而使之納幣亦即並其逆女之期而請之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管見)公羊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其夫人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是矣。至中間謂夫人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為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此意未免過曲。蓋姜即夫人之氏。以欲明其有姑而稱婦。則謂之婦姜。而省氏字。於文法應爾。豈削之以示貶乎。又如有姑則稱婦。名之正也。說者乃謂夫人出姜既絕而歸齊。婦安得姑。書婦姜欲以著敬嬴之為妾母。而欲速以姑自居也。按之經文。亦不必為確見。惟家氏鉉翁曰。夫人非大夫所得以也。挾齊弒君。娶齊女為篡君之婦。書以著其罪也。是為得之。竿其能左右之曰。以此年春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不書夫人。婦姜至自齊。乃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只玩一以字而其情狀之專橫無對已畢見矣。蓋公子遂於僖公為兄弟行。文子宣公則視之為祖父行。分已極尊。且其先歷事兩君。主兵擅政。名著於春秋者。凡三十六年。及茲私于敬嬴。將謀殺太子赤而立宣公。此屬作何等事。而其事竟成。則彼先度于齊侯新立必務結魯。乃因之請昏于齊以借其勢。而齊侯亦即許昏。是遂能以齊侯女制齊侯矣。由是而反于魯。太子赤猶是齊甥也。以殺之而卒。赤之母為夫人姜氏。猶是齊女也。以出之而歸齊。何有于顧忌哉。至于魯臣若叔孫得臣及季孫行父。則皆隱忍供其驅役。莫敢或違也。觀公子遂之於叔仲彭生。初以欲立宣公示之意。彭生不可。及遂方殺赤子卒。旋以君命召彭生。彭生至遂則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叔孫得臣其凡也。絕不能以一言救之使止。於後亦不聞其咎遂。況季孫行父之權力遠遜于叔孫得臣。而能不惟遂之命是聽哉。值此年春正月公即位。旋娶夫人。公子遂如齊逆女。魯之取齊女者。久為公自逆之矣。而今獨以卿逆齊女之驕亢豈易與耶。昔桓公三年娶文姜。秋七月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讙雖魯地而瀕于齊。是特要公以遠逆也。至莊公二十四年娶哀姜。夏公如齊逆女。是又越疆而至齊都以逆之矣。逆之愈遠。而女之至愈難。秋公至自齊。非以女俱至也。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亦非由公導之使入也。曾何知有婦人從人之義乎。若文公之四年娶出姜。則尤有異焉者。公亦如齊逆女。而不得稱女。逆女于齊。將以為魯夫人。而亦不得稱夫人。則但以為逆婦姜于齊耳。其故維何。穀梁曰。禮成于齊。是殆然矣。凡女在國稱女。禮成于齊則既為夫人。誰復以女稱乎。逆女入國稱夫人。禮成于齊維貫為夫人。而未入魯。又誰得以夫人稱乎。蓋魯自娶文姜哀姜以及出姜齊女之驕亢日甚。如昏之六禮納徵即繼以請期。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即納徵也。以後當請期矣。何以更閱一年。及四年之夏而始逆婦姜于齊哉實由出姜不受命于歸。而欲致公以就命爾。此為公子遂

之與其事而親見之者至是為宣公逆女于齊公既不自逆而女之于正月逆者亦即于其三月至焉則胡以得此于驕亢日甚之齊女乎以公子遂之專橫無對貴能以之而夫人婦姜之至自齊遂若為之挾挈扶持而使莫能以相併也胥得仍指為文公時如齊納幣之公子遂哉遂能以夫人婦姜而無不足則遂之以魯君宣公乃更有餘矣宣公既心折于遂之立己亦何能不魂驚于遂之殺亦廢之立之殺之生之一皆其所能左右也然則謂春秋書以為若其罪乎獨指夫人非大夫所得以者於公子遂坐之罪與

夏季孫行父如齊

管見左傳曰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胡傳曰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此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余氏光曰傳謂納賂請會也趙氏謂拜成婚也李氏熊曰以拜婚之禮行納賂之事也按拜婚納賂並言能通前後經文為一串此最得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於衛

管見前文十二年傳秦晉戰于河曲秦將遁臾駢請薄諸河胥甲父與趙穿當軍門呼而止之故此宣之元年放胥甲父于衛傳亦以為討其不用命也論之者率因以辨晉之不並放穿乃為趙盾庇之而已惟吳氏澂曰河曲之戰及今八年豈有不用命之罪八年而後討哉必胥甲父以他事取惡于趙盾而逐之也又汪克寬曰放胥甲父者弒夷皋之兆也此二說得經文正旨蓋趙盾之專為靈公所深忌明年秋九月書趙盾弒其君夷皋傳叙其被弒之由謂靈公初使力士鉏麑刺趙盾于其家鉏麑廢命死繼又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於朝提彌明扶盾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殺之伏甲出明闘死靈輒倒戟以禦公徒盾得脫此豈出自靈公一人獨謀亦即以一時狃斬戮胥甲父為

胥臣之子胥臣亦號司空季子晉從亡文出亡與狐偃趙衰並有功晉文立城濮之戰胥臣佐下軍以晉襄六年卒子胥甲父繼事靈公戰于河曲之役胥甲父與焉亦佐下軍其班居末未得進殆以不附趙盾之黨而為其所黜也此靈公所由引為之以間趙盾者與然靈公之左右皆為趙盾耳目有臣胥甲父而陰與其君共圖盾豈或不知盾知而使人伺之即於其入出于朝而執之不敢遂殺亦斷不欲縱之出奔則惟主于放以加之禁錮即置于衛以定其處所為耳何以必主于放前文之六年晉狐射姑出奔狄七年晉先蔑奔秦士會從之至十三年夏傳稱六卿相見于諸浮趙宣子盾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賈季即狐射姑隨會即士會其出奔所在皆足以生難而為國憂又可使胥甲父得以出奔乎故必放也書言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注謂流者使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者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流據其去之不返言放據其流之既極言其實一而已矣此言放不言流者書亦言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孔氏以為大罪居于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衛之距晉約數百里而止並與千里之外不合又況遠至九州之外與其四裔也哉惟所放之道里未嘗與五流同故不指為流惟放之而使莫能返其國亦即莫能更適他國則與流之宅而居之同故獨指為放爾何以必置于衛衛地居四方之中晉以胥甲父放之於此西既無由入秦東亦無由以入齊也北既無由入狄南亦無由以入楚也以衛終焉而已且是時之衛侯鄭先由晉文執而歸之京師踰年乃復其國雖怨晉終恐而事之歷襄及靈而晉臣趙盾以大夫專政遂至盟諸侯于新城衛侯在會此其畏趙盾者將視晉君為有加恐得不奉命惟謹哉及是而放胥甲父于衛趙盾固度其必無脫於慝防逸於放縱者衛之外皆無足深恃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管見不書公及齊侯會于平州者以齊侯既納濟西之賂則期以會于平州而背來而公之欲會齊侯于平州者亦不受其來遇也曲禮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于郤地曰會注謂下言相見及期日也郤地閒隙之地也此言會於平州杜注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令萊蕪縣西有平州城是即可指為郤地矣公何以必會齊侯欲以此成其為諸侯耳蓋公初娶齊侯女為夫人人或謂公為齊壻壻有子道豈得遂與齊侯同列以統稱諸侯哉于時蓋由公子遂謀之先使季孫行父如齊以濟西田賂齊侯欲齊侯有以說公不以子壻之禮屈之特依諸侯期而相見于郤地者為之禮是則會也會則得與齊侯同列而成其為諸侯矣其會所則當以齊之平州為請取其與魯境吡連也及季孫行父歸自齊知齊侯貪其賂迫欲取濟西田遂許如行父言會有期矣齊侯至平州因是公往從之即得會齊侯于
平州也

公子遂如齊

管見公子遂如齊拜平州之會之既成也是時齊侯當閒濟西田矣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管見前僖公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取之于曹也其不繫之曹則本為魯田耳本魯田而為曹有所由來當在春秋以前至僖公時晉文始霸伐曹執曹伯分曹田以畀宋人又令曹班其所侵地于諸侯故魯有濟西田而為曹所侵魯特請于晉而以晉命取之也取濟西田以後及茲宣公元年凡歷二十二年矣乃忽舉以賂齊而使齊人取之豈以此濟西田者令為齊所有猶之昔為曹所有固于魯無所損乎魯不惜田而以賂齊其誌之所主徒欲得公之會齊侯于平州已也不會何害會之何謂既誤君而復失地此在恃權之公子遂及國事之季孫行父其負罪為已重矣尚何問其先之大逆不道者固嘗殺太子赤而逆夫人姜氏也哉

秋邾子來朝

管見前文公十三年邾子蘧蒢卒子貜且立十四年春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邾不利而退豈能無怨于魯哉及茲宣公元年而邾子乃來朝者殆以有所懼于公子遂故爾前僖公三十三年夏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其用兵多詭道禦之大不易此其所夙諳者至遂日而橫暴尚逆為加甚輒敢殺先君之太子赤而立其庶子倭為君人莫敢有異叔彭生先嘗伐邾亦邾之勍敵也徒以不同廢立之謀名而殺之埋于馬矢之中其成忿豈可攖乎惟計此年夏公會齊侯于平州是齊侯不因公娶其女而以子壻屈之直引為同列而以賓客遇之也齊為大國邾為小國魯有強臣公子遂新立之君大國既與之會而小國亦從而朝焉夫非公與公子遂之所願欲而惟恐不得者哉邾子之來朝所圖度當不外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管見楚莊以文之十六年秋滅庸鄭伯知其將霸即已貳于楚矣故十七年夏諸侯會于扈晉侯不見鄭伯而以貳于楚讓之鄭為書以告趙盾其卒曰居大國之間而從于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無辭以服鄭使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鄭太子夷石楚為質于晉然觀後稱趙穿帥師侵崇是何嘗與公壻池留于鄭耶趙穿公壻池不在鄭鄭之太子夷又何嘗與石楚入于晉耶交質不信則鄭之舍晉從楚前既不諱言後復公然行之矣值茲宣公元年秋經特書曰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蓋謂楚實主[illegible]而鄭則同惡以相濟也楚自莊王滅庸以來遂欲卒就[illegible]方可圖之志是時唯蔡與楚偪近久服于楚固[illegible]趙盾以諸侯同盟于新城蔡猶不與

丙然而鄭亦見于強令不討而伯服此國霸者所必爭之地也鄭與宋宋國相望於是楚乃因鄭以侵陳遂侵宋欲一舉而兩及之但使陳與宋懼而請成與鄭俱服晉衛固不足謀矣此其所以收合北方者不已幾于過半乎哉楚莊之志甚如此或者疑其將霸遂以經書楚子而不同于鄭之稱人即為與其能霸之辭則非也故由詩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稱子楚本子爵方下于鄭之稱伯又況等而上之如陳之稱侯宋之稱公晉與齊秦以楚雖小子而式宏大乃特以子目之使其僭王猾夏之罪絕無可解免耳庸得謂為與其能霸乎至于鄭之密邇周畿為王室懿親乃甘心俯首蠻邦而為所驅役是誠不得齒于諸侯也貶而人之固宜

晉趙盾師師救陳

管見陳在宋南與蔡接壤較宋為近楚經書晉趙盾師師救陳則救宋不言可知矣且其不言救宋者楚侵宋之師

已退亦並去陳故晉趙盾之師直過宋而至于陳以云救陳而已其實未嘗與楚師遇也不過楚師又豈得遇從楚之鄭師乎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管見晉趙盾師師救陳楚師已去晉無所施何則以鄭之貳于楚者實啟使陳及宋之釁必移師以伐之乃使陳宋之為楚所侵者以師會並使衛曹之近宋而亦懼為楚所侵者皆以師會也其會所在鄭地之棐林今河南新鄭縣東二十五里之林鄉城是已鄭本有罪故前貶鄭伯而稱人此伐鄭為有名是宜並存其爵而曰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也至其會晉師于棐林與鄭都偪近于時趙盾主兵其卒亦但言伐鄭而已此又如鄭何哉蓋鄭之從于強令其應變之本計固然若當隨時酌度其所謂強亦非有定也茲日者欲使晉楚並以師至楚莊特有損俟鄭當以楚為強而從之適值此晉師獨至而楚師不至晉趙盾之威震晉君鄭亦當以晉為強而從之矣以故深壁固壘守而不出特使行人請成于趙盾以求退師謹待其命為兩從宋公陳侯衛侯曹伯雖會晉師于棐林不可以入迺盾豈能遽師之以滅鄭哉鄭未能遽滅則不獲已而與鄭成矣師有名而無功則但言伐鄭以譏其無如楚何者亦復無如鄭何也

冬晉趙穿師師侵崇

管見明年二月秦師伐晉傳謂報侵崇也則崇之為秦邑可知公羊易崇作柳指為天子之邑未見所據致崇本夏時邑國殷為崇侯虎之國文王滅崇作豐邑即此地也今為鄠縣屬陝西西安府距府七十里在終南山之陽自崇而南約二百三十里至今陝西之商州明志春秋屬晉終南山起商州之藍田連亘西安之咸寧長安盩厔共四縣

之境而崇之為鄠縣者在其陽焉則晉自令之商州以侵崇此即其潛師而行之道與晉何以必侵崇令陝西之興安府去西安六百八十里北界鎮安縣縣屬商州則晉鄙也東界湖北之鄖陽府鄖陽本庸國明志亦載興安為周庸國地前文公十六年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必三分庸地楚在庸東當有庸地之屬湖北鄖陽者巴在庸西亦得有庸地之屬四川夔州者至于秦在庸之西北是必得有庸地之主陝西興安者矣自是楚與秦之使命往來總出周晉之後中國莫得聞從可知趙穿之帥師侵崇非主于伐秦以取其邑特欲從晉鄙之商州出而作之險難因以阻絕其行人必由之徑隧焉爾其謀亦必出于趙盾趙穿則為其所驅役者

晉人宋人伐鄭

管見此年秋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鄭堅守不出卒與鄭成而還晉實主之宋終不能忘情于鄭

之從楚侵陳而遂侵宋也於是以其冬復伐鄭此特宋之志耳而宋仍請以晉主兵晉許宋乃與之共伐鄭焉彼宋之請者為誰宋華元也晉之許者為誰晉趙盾也于時晉侯宋公皆莫能自主君失權而不君臣專命而不臣故春秋一例貶之書曰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管見 去年冬晉人宋人伐鄭本宋之志特請以晉主兵不必借之以戰也故此年春二月壬子之戰只書宋華元而已宋華元帥師伐鄭鄭公子歸生帥師應之亦不必迫求與宋戰也而宋華元則汲汲秋之劉氏敞曰戰而言及

之者主之者也猶曰宋華元為志乎此戰也云爾是時宋之戴族四氏華氏為首華元為右師冠于六卿又華耦為司馬與國人謀弒宋公杵臼而立文公鮑見魯文公十六年傳共傳末稱文公鮑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然則華耦至此宣之二年固已前卒矣華氏無司馬其威不立可知此帥師伐鄭固華元所當踴躍以從事者因是及之而戰于大棘杜注大棘陳留襄邑縣今河南歸德府睢州西曲棘里有棘城又寧陵縣西南有大棘城亦與睢相近按睢州寧陵皆屬宋地此為宋伐鄭又華元及之以戰豈得謂其不及於鄭而及於宋乎是蓋因左傳稱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故以大棘指宋地言而其實非也今彙纂分載列國地名鄭有上棘又有棘澤如襄公十八年楚公子午帥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二十四年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是已上棘在今禹州禹州為鄭之櫟邑棘澤在今開封府新鄭縣東南此雖不若寧陵之直指大棘城者亦寧有異于睢州曲棘里之冞稱棘城者哉上棘棘澤皆在鄭以此為地相較上為下之對大為小之對義亦相通則上棘或通稱大棘在後之求大棘而不得者亦借以上棘當之也可宋師敗績大奔也詩言不績其麻即俗所稱亂如麻之故師敗而大奔曰敗績獲宋華元獲為得名易曰田有禽利執言執則獲矣師敗績而其將亦復獲焉彼卒徒之殺傷與其俘掠尚可問乎若其致敗被獲之由傳謂宋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與入鄭師故敗此何足道哉竊意宋非鄭敵宋華元亦非鄭公子歸生之敵也鄭為四戰之國於戎事校練習又其料敵為甚審如去年秋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此晉趙盾之志也知其不可與戰則堅守請成及冬而晉人宋人復伐鄭此則宋華元之志也晉之主兵特其名耳是猶可以不戰而聽鄭之為宋弱與戰而宋師敗績並獲宋華元在鄭公子歸生之為將殆皆其所籌及若勉春秋於此年二月壬子書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只一及字

中使見宋師輕而鄭師整宋師勞而鄭師逸鄭公子歸生主於以整遇輕以逸待勞宋師惡得而不敗績宋華元惡得而不並獲哉

秦師伐晉

管見 此以報晉趙穿之侵崇也惟秦之聲罪致討曰伐與晉之潛師掠境曰侵其名較為正耳至于傳稱秦師伐晉遂圍焦而經文則畧而不書愚益識秦之昧于公義而逞小忿徒以趙穿之侵崇而思報之其實侵崇之趙穿即其將為趙盾弒君之趙穿也而晉方養其惡以待焉乃特深惜秦師伐晉不得因報其侵崇而遂有以執趙穿而誅之也彼圍焦惡足云哉焦杜注晉河外邑括地志陝縣有故焦城今在河南府陝州城內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管見此年春二月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並獲宋華元以歸度鄭伯處此猷倖而後不得加誅則終為衆因而已敗軍之將復何能為乃縱之使逃耳左傳謂宋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宋師敗績其不能辦此必矣又何得云半入而華元逃歸也或華氏前弑昭公杵臼而立文公鮑華元為宋右師及兹敗績于鄭而被獲獲而逃歸文公德華氏之立已而不能罪之則華元仍當為右師矣能不亟謀有以雪恥乎由是如晉乞師且因晉令以會諸侯之師欲以報大棘之役也此年夏趙盾自將晉師宋以之主兵其宋師則猶是華元帥之矣至諸侯之前會晉師于棐林以伐鄭者惟曹師不至耳此外若衛與陳皆應期而畢集彼當時之大夫而為國卿平交政于中國卿將一如其君將也以此臨鄭不亦尺以餘罪而致討乎乃春秋言此先于晉宋衛陳率一例人之況鄭其微不足數又不書伐鄭而曰侵鄭特此于潛師掠境者然蓋就譏其畏楚而還云爾楚之可畏不必正

當楚莊也左傳言楚使鬬椒救鄭鬬椒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何其辭之壯若此四國之畏楚而遂只微諸主兵之晉趙盾可也左傳既言楚鬬椒之次于鄭以待晉師而即繼之以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又何其辭之遁若此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管見書趙盾弑其君正賊也其為趙盾行弑之趙穿罪可逭乎曰不可春秋於趙穿攻靈公于桃園之先已著其惡之當誅矣去年冬晉趙穿帥師侵崇今年春書秦師伐晉即以報趙穿之侵崇也然不書秦人而書秦師則其衆正不書侵晉而書伐晉則其名正惟是主于報其侵崇以洩忿未得誅侵崇之趙穿以去凶於此師為失用於此伐為無功耳讀者但據秦師伐晉一句推求言下不盡之意其陰謂趙穿之當誅早以逆春秋之斧鉞也豈當以弑君必書趙盾而遂置趙穿于不問哉問趙穿之罪者倘當云其未及弑君而早斷之況于既當弑君以何惡于趙盾其為罪不容于死

尚何待言哉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管見此年冬十月乙亥書天王崩明年春正月書葬匡王意欲與前頃王之崩葬皆不書者互相發明耳至以前數王之崩葬或皆不書又或皆書其義例各見非可執一也頃王以魯文公八年立十四年崩凡在位六年其元年書毛伯來求金非頃王實使之耶而初不稱王者彼毛伯為王朝貪冒之世卿而王以之來求金已不成其為王矣其二年又書及蘇子盟于女栗非頃王實許之耶而仍不稱王者彼蘇子為王幾畔亂之故侯而王及之盟于女栗並不成其為王矣計春秋以來於王或有當貶惟王不稱天而已至於頃王則王之稱亦削之於是頃王之崩不得稱

天王崩乃不書崩其自崩而葬亦不得稱葬頃王乃並不書葬也至于匡王繼頃王立起魯文公十四年及宣公二年其在位六年之數與頃王同而綜其行事未嘗有若頃王之使毛伯來求金者亦未嘗有若頃王之 蘇子盟于女栗者是則周室雖衰王之紀綱不振王之 統尚存以故其崩書天王崩其葬亦書葬匡王有識然不與頃王同者正以周之後王鑒之只此頃匡兩朝十二年中春秋於崩葬示以予奪黜陟褒不可假豈得不深然有所法戒也哉

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管見郊牛之口傷則改卜牛矣禮記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為稷牛為用也郊必以稷配帝牛稷牛皆在滌中若至期牛有死傷即用稷牛以為帝牛帝牛必在滌三月故以稷牛代之稷牛惟具可刷選也此稱改卜牛者即改卜稷牛以為帝牛焉爾改卜牛而牛又死則不可得在滌三月之帝牛矣魯雖欲郊而無所用之以郊者

乃不郊

猶三望

管見天子四望祭四方也魯用天子之禮而闕其一以稱三望者魯既僭彼東方惟使益以南方西方北方為三望則亦僭然四望矣避四稱三差別于天子耳不郊猶三望從前僖公三十一年之例也但彼以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免牲則不郊而猶三望者以郊重而三望輕郊不宜于四卜不從之後而更瀆三望則猶可專卜而諏其吉

也猶字從卜轉出至此宣公三年春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是豈嘗卜郊而不從乎亦獨以郊牛之或傷或死而牲不具耳其猶三望者猶字又從牲轉出以為郊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則三望之牛亦惟具而已不郊則稷無所配至于三望不猶可以牛之惟具者即乘此卜郊而從之日以將事哉此其不欲與郊俱罷之意亦仍以為郊重而三望輕也然皆出于臆定於禮何居

葬匡王

管見禮天子七月而葬去年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及此年春正月合之纔四月耳何以遂葬匡王也哉蓋以匡王崩其弟定王瑜立哀慕之情淺而更代之意迫故當定王改元之始月即為匡王登假之終月有欲更緩其葬而不得者且匡王將葬則諸侯之會葬亦當來集也昔成王崩康王在喪諸侯至王麻冕黼裳受冊命于殯前畢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此新陟王未葬之前因有朝嗣王之禮矣此典豈不聞于諸侯乎可知今定王之亟以此年正月葬匡王者殆欲致諸侯之來會葬即以致諸侯之來朝正也送故王而覲新王總以此時為不可失豈復能拘守

天子七月而葬之定禮哉

楚子伐陸渾之戎

管見陸渾山在今河南府嵩縣東北四十里伊水出焉與盧氏縣東相接亦云伊水出盧氏縣悶頓嶺東流經嵩縣偃師界入于洛洛同雒僖公十一年傳云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文公八年經書公子遂會雒戎于暴此宣公三年又書楚子伐陸渾之戎陸渾山為伊水所出伊水復入雒水於是其戎之依山者以山名依水者以水名故

戎單稱雒戎或兼稱伊雒之戎又或別稱陸渾之戎要之皆戎類也惟揚拒泉皋以地名不若山水之較著則莫能的指耳陸渾之戎與諸侯皆萃處成周之南鄙楚子何從而伐之耶蓋自文公十六年楚莊王與秦人巴人共滅庸三分其地庸都今之湖北鄖陽府楚得之鄖陽北通河南府之盧氏縣雒伊二水陸渾一山皆在焉楚子以此路代陸渾之戎道雖險而甚捷戎不及備其為楚子所暴着創必甚諸戎並斂手畏之也不然彼楚子者何至侈然自大遂藐周室竟如傳之所稱觀兵而問鼎哉

夏楚人侵鄭

管見楚子伐陸渾之戎於今之鄖陽取道而北則不復由鄭境以歷周境矣此路一開陸渾之戎無足云而成周豈其衛既屬可危在鄭之密邇成周者又將何以待之於是鄭知楚之強不可以衛侍之實將以自衛也乃當楚興代

戎之役。或使徵兵。而鄭不應。為及楚滅伐戎之功。或使告捷。而鄭亦不賀。焉是則與楚絕矣。楚人之侵鄭。殆以此大於陸渾之戎曰伐。於鄭曰侵。伐川全軍。侵則偏師也。伐陸渾之戎曰楚子。聯與之于戎耳。侵鄭則不曰楚子而曰楚人。仍斥之為蠻。而已於戎。何以别乎。伐戎與侵鄭聯文。以彼及此情事。有可推見。若左傳於經所不詳。欲先為楚人侵鄭立案。實于此年春並匡王一條下。謂晉侯伐鄭及鄭鄭及晉平。士會入盟。恐未必然。按去年秋九月。晉趙盾弒其君夷皋。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夫盾與穿大逆不道。弒內君而逆外公子為君。成公何恃而不恐。輒當即位改元之初。而自將伐鄭。以及鄭戰。晉侯未嘗伐鄭。則所稱晉及鄭平。士會入盟者。皆無據也。楚役何緣見鄭之武于晉而必侵鄭哉。

秋赤狄侵齊

管見前自僖公三十年。及三十三年。狄再侵齊。又文公四年。及九年十一年。狄侵三侵齊。未嘗有赤狄之名。與白狄分而為二者。至此宣公三年秋。書赤狄侵齊。其後于八年夏。書晉師白狄伐秦。是殆由狄既衆。各成部落。而名號亦殊。故有所為赤狄白狄耳。赤白之辨何以。以其君長之姓辨之也。攷路史國名紀於三皇之世。有赤國。注曰。赤喬赤松炎帝諸侯。後有赤氏。赤氏高陽師。是非赤姓之始乎。又有白國。注曰。白阜國六者。炎帝臣。是非白姓之始乎。所從來雖遠。系出赤姓者稱赤。系出白姓者稱白。亦足著其後之蚤與以據斯土。為有本矣。且路史載炎帝後之姜姓國以姜戎附之。如赤狄潞氏並甲氏留吁皆以為姜姓。然則赤狄之别姓為赤。與白狄之别姓為白。其先雖屬炎帝諸侯。及炎帝臣要之。皆為炎帝之後。非異姓也。路史分載可以合而一之矣。赤狄白狄惟赤狄較強。據宣公八年。晉師白狄伐秦。則白狄猶與晉也。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欑函則欲統赤狄白狄而結之。然赤狄之強。終不可結。即得於此年伏之納于白狄。而獨侵齊者。見其梗矣。以故十五年六月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十六年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而赤狄遂亡。

宋師圍曹

管見魯文公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文公鮑纂立。既三年。當魯文公之十八年。傳謂宋武公之後。為武氏者。導昭公杵臼子。將奉文公母弟司城須以作亂。穆之族亦與之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華耦子伯之館。遂逐武穆之族。此事於經無所見及攷宣公三年秋。宋師圍曹。傳復謂宋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宋報曹。故圍之。亦不必實。討當時宋逐武穆之族。豈皆萃於曹乎。曹與諸侯會盟。班最後。國弱。入春秋以來。從未見曹師有專伐人國者。其敢徇宋族之亂黨所請而以師圍宋哉。且宣公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即所以救宋也。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亦以鄭之同惡於楚。以侵陳侵宋也。曹伯方為宋。而會伐鄭。從何時見。其為宋族所使。而以其師圍宋。與今據經文求之。去年春。宋師及鄭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鄭縱之。華元逃歸。乃復乞師于晉。並因晉令以合宋陳衛曹之師。與前會棐林同。于時曹師不至。宋衛之及四國之師趙鄭。而楚之鬬椒帥師次于鄭以待晉。晉畏楚。而與宋陳衛侵鄭而還。卑徒駢集。如俚矟如夜走。掠其邊鄙。幾于金鼓不聞。此舉之靡退殊甚。其於宋華元之敗師被殺。有恥何以雪。諸自是宋無如鄭何。而又不敢咎晉之不競。與夫陳衛之莫能助也。乃思曹不會師伐鄭之愆而逞其憤焉。以故春秋譏其于宋。而勤大衆。則書曰宋師亦即譏其于曹。而偪都城。則書曰圍曹也。然但書宋師圍曹。未嘗書宋師入曹。師既無功。而圍將自解。前之無如鄭何者。今復無如曹何已矣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管見】此宣公三年，書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即聯書葬鄭穆公，其為不踰月可知矣。又奚待問其去丙戌為幾何日哉。禮，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士踰月，則庶人之葬，有不踰月者。今鄭之葬穆公，以諸侯而下同於庶人，誰實主之耶？是必出于其子靈公夷矣。夷為穆公蘭之子，未立，或欲早代其位，而猜嫌於卒之遲；既立，又不耐久居其喪，而猶期於葬之速歟？如是，則雖未嘗弒父，亦賊子而已矣。在位不數月而遂為公子歸生所弒，亂臣之笑，起人為之乎？天為之乎？

葬鄭穆公

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

公伐莒取向

【管見】莒在今山東莒州，郯國名，漢置郯縣，地理志故郯國也。今為郯城縣，屬山東兗州府，故郯城在縣西南境。平莒及郯，公之志也。莒強於郯，或於疆場生事，則郯不得寧。是時魯與郯為婚姻之國，觀後十六年書郯伯姬來歸，猶可即其不終，以還念其有始矣。故莒及郯有怨，而公欲平之。其必及齊侯以平者，欲挾齊之威力，而要莒以必從，具明其出齊之意，非為之為郯，而私於所親也。而卒之莒人不肯與平，齊亦無如莒何矣。公怒遂伐莒取向，亦適使其與郯為比之本情，有莫能自掩已耳。取者，剽掠之辭，非能有其地也。隱二年，莒人入向，向遂滅，地屬莒。寰宇記謂密州之莒縣，故莒子國，有向城，在今縣南七十五里，即春秋向邑故城也。地有沂水，亦稱夜頭水，其名國為向，殆以此

秦伯稻卒

【管見】秦伯康公嗣始書卒，而猶不書葬，則以其從穆公任好之亂命，殉葬者至百七十有七人，子車氏之子三良與焉。國人怨之，方祖穆公之不宜有後，又何不說其子康公之死嘗速朽乎？故春秋不書葬秦康公，非必為之不會葬也，乃削之以明眾情之惡，懲不可遂焉爾。至于秦伯稻之書卒，而其葬仍從不書，則又以康公嘗前合于楚莊王，故以滅庸，而秦楚之交合於晉，則其所深咎矣。其子秦伯稻繼立，僅四年而卒，中間晉侵崇，而秦亦伐晉取焦，猶相報未嘗已，則其結於楚者為已固。秦屬戎，楚屬蠻，戎蠻於蠻，則中國諸侯雖嘗與秦同盟，及是而加之擯絕，生猶遠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死豈私為之請，更親暱不廢喪紀乎？故春秋不書葬秦共公，亦非必魯之不會葬也，乃削之以明周服之防維，不可決焉爾。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管見】鄭靈公夷在喪，不踰月而葬其父穆公，群公子苟有人心，當共憤之。及靈公以食黿小釁，欲殺公子宋，宋與公子歸生謀先，答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夫弒君何事，而敢以畜老為喻，言則公子歸生之能弒其君，復何所憚乎？蓋歸生前專兵柄，有功於穆公時，大棘之戰，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纔二年事耳。及該繼事新君，權勢烜赫，惟不欲弒君則已，一旦有激忿于君者，直與忿于老畜同之，此其恃有力而行大事，群公子莫能為難，故春秋特書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鄭氏玉曰：凡人同惡相濟，非同有是心，則不敢同謀是事。惟歸生有無君之心，故宋以無君之事謀之。觀鄭人討亂，斲子家之棺，逐其族，則通國以為首惡，何必孔子歸獄歸生哉。

赤狄侵齊

【管見】中國之諸侯與晉匹者惟齊而已赤狄不與白狄同附于晉方乘此宣之三年侵齊四年又侵齊以恭白逞未嘗挫衄此所滅之道耳故一紀以後齊未有以報赤狄而晉於宣之十五年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十六年又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天道好還可不戒哉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管見】此年秋之公如齊殆賀赤狄之再侵齊而不害耳但此亦可使卿往親行則近於媚齊是以書也其即咲書公至自齊者亦幸出之不為齊所止耳至於君出與諸侯則見反必有告至於祖禰之禮非此書至之正意

冬楚子伐鄭

【管見】左傳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杜氏預曰去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趙氏鵬飛曰鄭弒其君諸侯不問而楚之伐為有辭雖楚兵之興志于得鄭非為討罪而來也然其兵之雁於未必不以是為辭眾人亦因其辭而推與之李氏廉曰此書子者胡氏所謂歸生弒君諸侯未有致討者而楚人至焉故與之也按此傳說互相足參看而經旨備矣

五年

春公如齊

【管見】公于遂殺子赤以立宣公特齊以安至是歷五年其去年秋公已如齊矣及此年春而公又如齊者益事齊甚謹特依諸侯之事霸主有五年一朝之禮其朝又必于春時故此書五年春公如齊為朝齊也又五年為宣公十年再書春王正月公如齊合而觀之皆及五年之期則其為朝齊決矣斯禮也昔僖公之事齊桓亦嘗行之蓋齊桓當周惠王之世盟首止盟洮有異戴世子襄王之功僖公九年襄王已王命宰周公至於葵邱策命齊桓為牧伯牧伯即方伯也諸侯當朝之亦如朝王之以五年定制故僖公十年書春王正月公如齊始朝齊桓也至僖公十五年距前之十年又歷五年則再書春王正月公如齊亦以朝禮桓焉屬桓桓公為方伯是稱霸主僖公朝之則謂之如禮若惠公有齊之國無桓之功未嘗為方伯稱霸主也而宣公乃屈之比于霸主而有事于五年之朝焉則不免于過禮矣其可以無譏乎故春秋書此所以誌魯之恥也

夏公至自齊

【管見】公朝齊而返不必踰時此以春如齊及夏而始至自齊者左傳曰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蓋有之矣觀下書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逆為親迎之辭高固之來逆胡為乎來亦因此年自春及夏齊侯止公于齊特為高固請娶子叔姬耳高氏齊之望也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則高氏固世承齊政矣時高固殆失其伉儷而將求繼室或有以魯女子叔姬聞者高固恐使同列求之而不允乃恃其有寵于齊侯即乞齊侯因公之朝齊以請昏焉是亦以齊侯為一媒之大者而作合也其勢豈可卻乎惟子叔姬之為魯女楊氏士勛指公之同母姊妹言則是前文公之女而出自夫人敬嬴矣在公必謂寡人有母不敢自專族當歸而請命也而高固又恐公歸而罷或不諧乃遂委命于公所使齊侯止公特遣其從臣以歸請於夫人待其命是後使臣以夫人命來亦許之蓋以此一介請雖嫌以國君之女降適大夫亦前所時有且齊侯之貴寵大夫將請于公以脫之室初不憚為之通辭亦何能竟違其意也況乎公止於齊違齊侯之意使公無以對齊侯則並將公以不安矣欲不以其所請之命而許之得乎答既定使臣之往還費日而公之止于齊者遂踰時以是而春如齊夏乃至自齊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管見 杜氏預曰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高固齊大夫不書女歸降于諸侯也按此二例為有據前隱公二年秋九月書紀履緰來逆女不稱字履緰為其君逆紀之國本列於諸侯至莊公二十七年冬書莒慶來逆叔姬不稱女慶爲自逆其繫於莒者本其國之大夫是誠以稱女稱字辨諸侯大夫之尊卑矣且紀履緰來逆女在九月其十月即書伯姬歸于紀至于莒慶則但于其冬書來逆叔姬而已非所謂逆女稱歸大夫降於諸侯其來逆不書歸者亦信也雖莒慶所逆之叔姬止稱字而無子字此高固來逆叔姬特加子字而稱子叔姬者亦不可以無說蓋此叔姬為前文公之女乃宣公之女弟也故特加子字以別之言其為女公子而與公同母者耳若莒慶所逆之叔姬即出自莊公非其兄桓公之女也禮女子許嫁笄而字長曰伯仲叔季此其所當與男子之冠者畧同然則莊公以女叔姬獨當以字呼之豈待加子字哉再按上書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其所以稽留之故獨為齊侯止公欲成高固之請昏而然乃特於此秋九月提出高固來逆子叔姬以實之焉但昏有六禮來逆為親迎之一節耳禮記昏義云凡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于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其必筵几於廟者孤謂以先祖之遺體許人亦是几于禰廟而受其禮若沖式惡之也禮之意至深遠矣今高固之求子叔姬其納采等五禮並使齊侯止公于齊使行事則安所聽命乎所謂敬慎重正昏禮者固如是乎高固無足責獨宣公之身為不義恃齊以安遂至齊侯既要魯而取其田齊臣復以齊侯要魯而娶其女此其忍恥辱而屈于人下更何加焉

叔孫得臣卒

管見 前文公薨公子遂如齊謀殺子赤立宣公叔孫得臣從之蓋知其情而不敢有異也觀後之遂歸自齊既殺子赤而以君命召叔仲彭生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從惡其前語以廢立之謀而不可耳得臣為彭生之儿不能止遂之殺其弟而又與之同事宣公及五年皆莫敢忤澂是非大夫之不足為有無者哉不足為有無者雖其生之日猶死之日豈必待其卒而始得指為死于何日乎故魯史於內大夫之卒無不日而春秋於叔孫得臣之卒日則削之蓋以亂臣之行弑逆其黨或本由於脅從者則從而削其卒日以示誅又有此戒于首惡之例焉爾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管見 齊高固之來為拜昏耳而傳注皆指為反馬反馬之說杜注云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也語意不甚分明由謙字推之如士昏禮之納采女父對曰某之子惷愚又弗能教至納吉女父又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然則嫁女而送之留其送馬始恐女之不足以侍伉儷故稱不敢自安然及三月廟見後乃使人反馬是為成婦也稱意此反馬之禮惟諸侯之娶夫人有之大夫取妻則不必其然觀後成公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致訓推極有進義與僖公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之致畧同曾子問篇女未廟見而死則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則知嫁女于諸侯至三月廟見由未成婦而至于成婦故使人如其國而致女焉致女則反馬夫人得正位于內矣若大夫之妻卑雖既成婦不可言致是必無致女之禮又安得有反馬之禮哉況魯之子叔姬為國君之女而降適於齊之大夫乃猶謂其謙不敢自安送女者必留其送馬以待反馬於事情甚復遠矣至于子叔姬之來則為歸寧耳或又云禮大夫妻歲一歸寧亦未見所據處惟諸侯之夫人於既嫁而有父母存則得歸寧而亦不可以因以一歲限之豈嘗許及于大夫妻乎蓋女為大夫妻縱三月反馬之禮或猶有三月歸寧之禮也此于子叔

非之來無賤焉惟齊高固之及子叔姬來則有不得免于譏者夫拜昏以高固為主歸寧以子叔姬為主乃高門之拜昏遂及子叔姬之歸寧以來公羊子說經曰其諸為其雙雙而俱至者與注謂譏其雙行匹至似于禽獸是則亦甚之禮隨俗為之者也曾是位在大夫而可以蹤其獘哉

楚人伐鄭

〔管見〕自此以上三年楚兵凡三至鄭惟去年值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楚猶有討賊之名可假春秋之法不能專以掀楚之殘而或縱舍亂臣之大逆也故楚之伐鄭稱楚子至此年冬之伐鄭及前年夏之侵鄭則惟志于脅鄭以服而已有私心而無公義夫安得通稱楚子而不一再人之以示貶哉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管見〕此侵陳之役晉主兵故首趙盾是時惟衛之成公因復國以後猶然事晉故衛以孫免會師侵陳也晉何以侵陳傳曰陳即楚故也按宣公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晉趙盾帥師救陳陳復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其二年夏又會晉師侵鄭是鄭本與楚而陳固與晉矣及三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自令鄖陽之為古庸國者出師鄭懼其北漸周疆觀兵問鼎即將乘是以東略鄭地也乃輒背楚而仍附于晉焉鄭附于晉楚因以三年夏侵鄭四年冬復伐鄭至五年冬又復伐鄭彼楚師之至鄭者道必經陳陳見楚師之三至鄭而能不自危乎危不自安非請平于楚又將何以處此也從可知傳于去年冬稱楚子伐鄭即繼稱陳及楚平職是故耳至傳末遂言晉荀林父救鄭伐陳則不忍其貳也蓋晉于此年春趙盾以衛孫免侵陳而其去年冬已有荀林父伐之此於命將徵兵既亦既不可出辭且荀林父止領晉師而曰伐趙盾于晉師而外並以衛之孫免會師乃易伐而曰侵其名可謂稱乎竊意前楚師之三至于鄭晉皆未能救之獨以陳之請平于楚者怵于楚之一侵鄭而伐鄭適背晉而竊附于楚焉在晉之趙盾固不能嚴若罔聞而任其失陳也乃會衛孫免以侵陳亦姑示以討貳之意云爾豈嘗於去年冬之平楚先命荀林父擧其罪以伐陳哉

夏四月

秋八月螽

〔管見〕螽之秋登者為多以八月而書螽螽者蝗之異名即詩所謂蟊賊也蟊字從矛賊為殺我然則螽之敗穀所在一空農人復何所容其鎡艾哉或猶以為為災不久異於以時書者非矣

冬十月

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管見〕左傳衛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趙氏鵬飛曰良夫之來為晉求魯也魯宣公倚齊纂國特事齊而外晉晉成公立將求諸侯以興霸業惟衛自前靈公八年當魯文之十四年會諸侯及晉趙盾同盟于新城得睦於晉於是文十七年會晉伐宋宣元年會晉伐鄭二年會晉侵鄭無不從其役者魯宣則未嘗一與晉人之會盟征伐也故晉成公將為黑壤之會而俾衛求之文之十四年晉為新城之盟於時魯睦於晉而為晉求衛衛成從之遂同新城之盟今衛成睦于晉而為晉求魯魯何辭而不從哉故冬遂同黑壤之會交相求以尊盟主所以外楚而為自安之計

也故聖人與之無貶辭焉然衛使良夫來聘足矣安事乎盟蓋晉之貴衛也篤而魯之比齊也深使魯陽許衛而陰外晉則衛必得罪於晉故盟之以固其會晉之心也至黑壤之會則公親會之益重夫渝盟于衛與按此說發明傳意特詳書

夏公會齊侯伐萊

管見 萊杜注萊國東萊黃縣今屬山東登州府黃縣東南二十里有萊子城公會齊侯伐萊胡傳云及者內為志會者外為主平旹及鄭公所欲也故書公及齊侯伐萊齊志也故書公會齊侯按四年之春正月平旹及鄭公欲偕勢於齊必傾齊侯親至則此六年夏齊侯伐萊其徵兵於魯而挾公之自將以會之亦誠有不能不應命者胡傳雖以及與會分言究亦可合及與會串說也

秋公至自伐萊

管見 此書公至自伐萊或謂以其險遠得歸為幸而飲至也又或謂為齊伐萊於魯何功而飲至于魯廟宣公必有以詿其祖矣二說皆是但當合下大旱言之乃見當時之至自伐萊者一入其疆凡生穀之土皆為赤地公則無志而民已不救矣其將何以堪此乎

大旱

管見 去年既書秋八月螽今年復書秋大旱連歲遘災則發此大旱者又當加一倍悚切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管見 黑壤今山西澤州府沁水縣西北四十里周守文恭改為烏嶺寨守泥云即春秋晉黑壤也按晉成公黑臀自周入立既五年未嘗會諸侯以盟至此宣公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惟陳之次宋而先于衛鄭曹者以去年春晉趙盾及衛孫免侵陳故不會其會者以五國之君晉以晉為主而斯集于晉地之黑壤恐有不盟者哉其但稱會而不及盟獨以公之與會而不得與盟諱之也何以知其不得與盟公以此年冬會于黑壤及明年春乃至自會則左傳所稱晉人止公因實有之矣晉人之止公者為亦為公之事晉成者視前文公之事晉靈為迴異耳文公十三年於晉當靈公之七年冬公如晉十二月及晉侯盟其未至晉也衛侯會公于沓其還自晉也鄭伯會公于棐皆因公以請平于晉至明年為文公十四年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同盟于新城實公使趙盾攝主其盟而諸侯皆附夫孰非由文公之如晉貴尊其先路哉惟宣公之倚齊篡立遂謹事齊而外晉傳亦謂晉侯成公之立公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豈不然乎晉侯之使公不得與盟而復止之職是故爾若夫

既止之而仍至自會者非他也此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胡傳謂魯專事齊初未嘗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任其無咎故遣孫良夫來盟然則晉成止公於冬及改歲為春而公仍至自會是必由衛侯為之請也傳直謂其以賂先則不必然

八年

春公至自會

管見 晉人之止公蓋即止之於黑壤耳黑壤為會所故於其至也亦但書曰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管見 凡諸侯之事霸主及五年則朝之其間又於三年使卿聘此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疑為聘也其至黃乃復

者黄杜注莱地路史登州之黄縣東南有合黄城本紀邑
後入齊在齊東垂與莱接壤故今黄縣東南二十里有莱
子城去年夏公會齊侯伐莱秋公至自伐莱殆無功而還
耳而齊侯欲得志于莱故明年復有伐莱之役齊之伐
莱必駐師于黄一伐不捷而謀再伐則為備者必豫而齊
侯亦親涖焉故當今年夏六月公子遂至齊而齊侯不在
齊都臨淄適在齊東垂之黄邑也齊侯在黄則公子遂之
如齊聘者勢非更自齊而至黄將何以致公命于齊侯哉
以是而聘齊者可概稱至齊而復而公子遂之於此時則
必别稱至黄乃復也蓋一乃字將欲著其受命而行所至
較遠畢事而返
來復緩遲云爾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管見 此有事于太廟諸說指時祫言則是夏之祫禘矣祫禘為時祭何以遲至季夏之六月而始有事于太廟哉惟

正義以此為禘祭當從之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又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魯用王禮則所稱以禘禮祀周公者固即推其所自出以祀文王矣是不宜書大事于太廟乎而春秋但書有事則何也蓋魯以夏六月辛巳禘于太廟而公子遂之如齊者至黄而復及垂而卒其聞以告公之日亦即此禘于太廟之辛巳初未嘗有所忌焉則由公以公子遂之立己為德私心暱之聞其道病將死輒先命曰如有不諱雖當祭必告猶將以去樂卒事致其哀也魯之諏吉用禘何其重視公子遂而忘所祀者之為周公且忘祀周公而推其所自出者之為文王哉公既懷私昧昧絶不計及太廟之事於禘為大則獨從凡祭之統稱有事而不辨其大者書曰有事于太廟所以示譏之意微而顯矣至公子遂之稱仲遂仲乃其氏非字也魯之三桓公子慶父稱仲氏其子為公孫敖遂屬敖之從昆弟則從仲氏稱仲遂而已或謂其生而賜氏為仲何所據哉惟遂之稱公子則由公引而親之為同母弟借以形寵異耳其實非公子也且彼歷事三君春秋書公子遂者凡十七見皆著其專横跋逆無所不為實起于先之寵異太過故然也及是而卒乃特削其宵稱公子者以正名亦即懲其恃寵公子者以防亂讀者宜致思焉若垂之為齊地見杜注說者以為當在山東兗州府平陰縣境平陰今屬泰
安
府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管見 祭之明日賓尸而謂之繹者繹思也賓尸必先祭于祊祊在廟門外之西塾賓尸亦自入門始故將賓尸而先求神即于門外西塾為虛位設饌而祭以為神無所不在而思於是屬焉此之謂繹其禮益極簡既畢則撤之以此日主于賓尸非正祭也且賓尸之時則其思即移而屬于尸如周頌之言繹賓尸者首稱絲衣其紑載弁俅俅皆本

先日正祭索神之狀而思之猶必其儼然在目有如此故知詩序不但曰賓尸而曰繹賓尸者明乎祭祊為繹賓尸亦為繹也云爾凡太廟之事有正祭必有繹祭況禘之大者乎春秋於此宣公八年特書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其六月辛巳之祭必大禘也而但書有事于太廟若不見其大者則以仲遂卒于垂公亦即于是日聞之及祭蓋得畢其事于太廟已也故及明日壬午當賓尸而先繹祭亦似不得已而行之者然因肖其心之不專于繹而曰猶繹焉繹之思也思神于祊也思尸之象神于廟也而宣公之思則獨不忘仲遂之卒于垂焉於是雖不廢繹而其萬入去籥則以哀私臣無祿之悲而汲樂公尸來燕之情豈不謬哉夫公于壬午猶繹而萬入去籥則先日辛巳之有事于太廟其以仲遂卒于垂而去樂卒事固不待言而可知矣萬為舞之總名文舞象德武舞象功王者之德與功遍被萬國萬民靡不為之踴躍歆忭故其舞為萬舞若諸侯之有舞者在邶風言方將萬舞公庭萬舞則借以夸侈其

戍而非實也魯用天子之禮樂萬舞洋洋見魯頌閟宮篇詩于商之舞稱萬舞春秋于魯之萬舞特稱萬文不具而義亦完以下去籥通看萬之羽舞並見矣其言入者凡樂器皆宿縣在祭之先日其舞器如干戚羽籥之屬則授舞人執之必當日行事而始入耳舞為樂之容而籥獨有聲雖鄭風只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而周官籥師則云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執而吹之夫豈虛器哉此於有事于太廟之明日以繹不可廢而萬入去籥則因仲遂卒于垂既于太廟之正祭去樂卒事即以舞之有籥亦同于樂之有聲而並去之非謂繹而始然也文舞羽籥並用去籥則不成舞而所稱萬入者亦徒入焉而已去籥即去舞之謂不言去舞而但言去籥以去舞猶因于籥故周且此繹之去籥以去舞即可因去舞以知其去樂而先日之辛巳有事于太廟者其為去樂卒事亦借以有徵矣又何待言哉春秋書法簡嚴有可互見則從省在讀者參觀而得之

戊子夫人嬴氏薨

管見 趙氏匡曰公穀並云熊氏又謚為頃據理頃為惡謚不應公母加惡謚當從左氏為敬嬴胡傳云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開季友之跡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為夫人於是乎嫡妾亂矣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弑宣公不待致于太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取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為可繼苟出于私情而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按前文公四年書夫人風氏薨風氏本妾母由其子僖公既立特于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也夫夫人豈可致乎致夫人而以禘于太廟致之太廟不已辱乎據事直書而其罪著矣今宣公之母嬴氏值此年六月戊子卒又以妾母為夫人而稱薨則亦由宣公之於在位八年中早為其母嬴氏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必可知也惟春秋罪作始者後之尤而效之厥罪惟鈞自可推見故不書而胡傳遂謂不待致于太廟援例以立彼魯之妾母欲為夫人者非自嬴氏而止亦皆恃有致于太廟為前事之可師耳舍此復以何者為例而援之哉

晉師白狄伐秦

管見 晉成公黑臀立於宣公六年書晉趙盾衛孫免侵陳為其貳於楚而討之也宣七年書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於黑壤其實盟也因公之前與事齊而今始来會乃使公不得與盟而止之然晉雖止公而仍得於八年春書公至自會則亦猶是服而舍之之意矣於是晉謂東諸侯大略已定乃西有事於秦而以師會白狄伐之故於此八年夏六月書晉師白狄伐秦按晉與秦交兵以来在晉文襄秦穆康之際不具論論其近者宣三年秦師伐晉傳謂取晉之焦亦以報先年趙穿侵崇之役非秦之首禍也而及茲晉復伐秦其相報何時已哉且前之伐晉為秦共公稱當晉靈公夷皋時靈公弑而共公亦卒其讐怨之緣已絕則晉之興師伐秦亦無名也況晉師不給而以白狄

濟之白狄雖較馴於赤狄可為晉所用而與前晉襄之以姜戎敗秦師者不同蓋襄公能馭姜戎春秋書曰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猶及字使有等差成公未能馭白狄而引以為助春秋書曰晉師白狄伐秦無及字則譏其晉與白狄儼然敵國豈復能存諸夏之防維也哉

楚人滅舒蓼

管見 舒蓼杜注二國名孔氏穎達曰二國傳寫之誤當云一國今江南廬州府廬江縣西故舒城是也趙氏鵬飛曰舒同宗而異國故謂之羣舒杜注以舒蓼為二國誤矣舒庸舒鳩豈亦兩國乎左傳曰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按楚子莊王即位及茲凡十三年前文公十六年秋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此宣公八年夏書楚人滅舒蓼庸在楚西舒蓼在楚東滅庸而合秦巴滅舒蓼而盟吳越則楚之緣長南服既西結於秦巴

□□後□通於吳越矣是豈不足逞北方可圖之志也哉後及宣十二年而晉楚戰於邲晉師敗績亦即其明驗與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管見此春秋書日有食之凡三十六其書既者三而已前乎此為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後乎此為襄公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惟此當宣公八年但書秋七月甲子無朔字蓋以日有食之驗不於朔日者甲子即朔日之干支也文省而義自與其非此年月而日有食之或不至於既亦則從此例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管見春秋書魯夫人有葬不從君謚而別自為謚者自文姜始是後或本為妾母而以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其葬之為謚亦從此例前於風氏之謚成風初見於嬴氏之謚敬嬴再見也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管見此於宣公八年書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至後定公十五年又書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胡傳但言敬嬴之奪嫡殺太子亦逐夫人姜氏皆其惡也故當葬而雨致此咎徵而於定公則未有以罪之既不能一例立斷至本穀梁之言喪不以制而譏其無備似可通者究之葬以慮雨而為備至於雨甚豈無雖有備而仍不能以禦雨者乎則此說亦不可泥惟讀左氏兩傳其後傳曰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注謂襄為成義雨而成事若汲汲於欲葬然惟次日雨霽而葬得必誠必信之道故曰禮也此其中明左傳為此雖葢春秋書此欲因葬斷侯之夫人與其必侯者雖經卜日而以雨變而通之亦權宜之道固然要亦害於禮乃並存之使天下後世毋或拘拘卜日以防後難轉致草草營葬以忘近悔焉爾日中日下昃兩日字須與上兩雨字對看雨不克葬不嫌異日之非卜日異日不雨而克葬乃克葬亦不嫌日中日下昃之不同時也克葬與能通其不稱能而稱克亦實與葬字有貼合處字此葬地曰佳城博物志漢夏侯嬰死送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跆地悲鳴即掘馬蹄下得石槨其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于嗟滕公居此室夫石槨之銘在三千年以前則墓地之謂佳城由來久矣佳為美號其所掘之壙[illegible]攻也左傳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凡攻城而入之為克既與攻土為佳城而入之大意畧同又喪大記云君葬用輴四綍二碑雜記云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喪大記又云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命毋譁以鼓封此諸侯禮也夫人從君然則國之葬夫人與其君以棺為室以壙為佳城如禮引之以入而藏焉其所用官司徒御器物之屬皆以卑律行之不用克字於其葬何以適肖哉但此所謂葬只指初窆下棺時說非已封而成葬也如夫人敬嬴之雨不

克葬越異日庚寅日中而克葬日中則將昃不可以一日言檀弓記孔子曰吾見封之若斧者矣馬鬣封之謂也從若斧者以其儉而易就耳及卒子夏封之若斧以行夫子之志猶云一日三斬板而已封況夫人敬嬴之葬當從君之封度及八尺實為用功多而難成其可於一日之間分其日所餘之半以畢事乎又定公之雨不克葬越異日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日下昃則又迫於日中而薄暮矣曾子問記老聃語孔子曰夫柩不蚤出不莫宿無見星者此助葬於巷黨耳其行柩在塗亦必速日而止則封墓可知矣豈國君定公之葬以日下昃而入壙其實土以為印封如諸侯八尺之度又可不懼日入見星而乘其夜以興役乎總而言之葬為送死之終事尤宜致謹雖當已封成葬不無崇卑大小之差而其葬不以雨固未嘗有二也乃說者多以庶人葬不為雨止語見禮記王制則不免於依違夫葬曰遇雨而其土皆為塗泥何以能葬縱庶人微賤無力葬之者或忍而出於此而必指為先王創制然不哀其雨

然而執迷之甚為令其信然與不字惟是檀弓又載孔子之母卒既得合葬於防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此殆以王制有墓不為雨止之文從而附會其說故敢於誣聖如此宜斥為誕妄可也

城平陽

【管見】平陽杜注泰山有平陽縣今山東濟南府新泰縣西北四里平陽故城是也魯之城平陽說者以為懼晉而備之攷今新泰縣屬泰安府距府一百五十里在魯都之東晉在魯西魯不城其國西之地而城其東何以為備晉哉竊計今新泰之為平陽東與沂州府之沂水縣接壤是為魯之鄆邑沂水東則為莒州即古莒國也鄆之在沂水猶本莒邑而為魯所有蓋在春秋以前及文公十二年莒謀復有故鄆將爭之是年冬魯使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凡以備莒之圖鄆耳文公卒宣公立其四年春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向在莒州南而魯取之是足以啟莒人爭鄆之釁矣後成公九年冬十有一月書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則鄆已復為莒有可知由後溯前莒之得鄆與魯之失鄆實當何時其即在茲宣公八年城平陽之時乎故此書城平陽正欲隱見其失鄆也失鄆何以不書禮記檀弓篇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太廟三日君不舉魯之鄆邑亡其君若臣殆未有遵用是禮者意特以為鄆本莒邑非魯之舊封耳故魯史因而諱之而春秋亦但書其城平陽者使人推度所由來之本於失鄆焉耳

楚師伐陳

【管見】師必有名楚之伐陳獨欲脅陳以使之服從耳豈有名哉而春秋書楚師者其意蓋以師字正陳侯靈公之罪也是時宣公八年為周定王之六年周語云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楚道中聞陳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此視陳大夫洩冶之諫尤在先也其為公卿宣淫不既彰明較著矣乎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邦國其一稱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是師之有名者也單子知陳侯之國必亡初不能以王師討罪致討而適值楚有伐陳之役宜如其來則雖為恃強爭霸憂虞中國本非有名之師也而樂得因以正陳侯宣公之罪則即以為有名而稱楚師也可

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至自齊

【管見】此與前五年之公如齊公至自齊皆以霸主事齊侯而朝之也但五年之如齊不於春正月故及夏而乃至自齊耳此年以正月如齊則其至自齊者可不待踰時而及夏矣又諸侯之朝霸主魯於前僖公之事齊桓元之皆以五年為期則其中必間四年今宣公以五年春朝齊及今九年春正月而再朝齊是聯前朝齊之年合之今再朝齊之年而數之為五年而其中特間三年必宣公有意以示勤也而其事齊侯者益加慎矣彼齊侯惠公豈實為霸主哉書之亦足為魯羞也云爾

夏仲孫蔑如京師

【管見】宣公即位及九年縱以篡立不敢朝周豈遂未嘗一使大夫聘於周乎聘周為常事經文例不悉書至此年夏特書仲孫茂如京師則何以故穀梁氏曰茂之如京師畏謂也春秋之大夫無事不聘於周者皆出其所私安則

說周為弱而不恤患則倚周為援以自固也此說得其情矣宣之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晉侯不使公與盟而復止之至八年春公乃至自會將由衛侯前使孫良夫來盟為公任其無咎故當晉侯止公衛侯徐為之請而得免耳究之公既歸愈晉侯何能遽釋然哉以故此年夏公使仲孫蔑如京師以聘王欲得王之為魯以解於晉即使自今以往能因晉之會諸侯以同其盟庶幾有以蓋黑壤之羞焉藏然此年秋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猶之黑壤也而公並求與會而不得又何望他日之同盟哉且是月晉侯黑臀之會于扈者亦旋以辛酉卒于扈然則公欲晉之釋怨而通好又將有望於晉之嗣君矣回憶先之欲倚王以善晉者特使仲孫蔑如京師曾何裨乎

齊侯伐萊

管見七年夏書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則齊侯亦無功而還可知至八年春公子遂如齊聘至黃乃復以齊侯之在黃也黃地偪近萊其為此九年夏之復伐萊者備之豫矣然萊地三面距海土田狹窄而多山險其人性剛強朴魯少文義誌皆詳及伐之豈能必得志哉春秋書此不單稱齊不統稱齊師亦不貶稱齊人而獨一日之為齊侯再日之為齊侯則欲著其自將伐萊而終為萊所傷以致死也觀明年夏四月己巳齊侯元卒其春之公如齊以聞其傷不可痊而往問之耳蓋齊侯之復伐萊其志甚銳將為身先士卒或墮馬或中流矢其患生不測必有不及防者矣然人或以經無明文疑之按前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其明年夏五月庚寅宋襄公茲父卒實卒於戰之傷股也左傳記之而經初不悉言此其例矣

秋取根牟

管見取為俘掠其人民畜產之類不得遽指奪其地言根牟杜註東夷國也琅琊陽都縣東有牟鄉今在山東青州府沂水縣南於今沂水縣即魯所前路於莒之鄆邑元年魯失鄆而莒復有之故其冬城平陽之近鄆者以備莒也鄆屬沂水縣根牟在沂水縣南則亦莒之別邑而已杜注以為東夷國殊未審其稱琅琊陽都縣東有牟鄉亦無可考僞頗有指明其地者以為今青州府沂水縣南而後根牟得所在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莒在今莒州向在莒州南七十里沂水偪近莒州則根牟之在沂水縣南者即與向為鄰邑矣魯前未失沂水之鄆則自鄆而取向魯今既失沂水之鄆而城平陽乃復自平陽而取根牟也伐根牟而取之者蓋憤其失鄆於莒而不能忘情則自今九年秋至於十有一年之夏其莒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皆以此怨也夫

八月滕子卒

管見滕子之書滕侯惟隱公在位十一年中凡兩見及桓公時其來朝則書滕子矣侯從五等之通稱子從五等之本爵其不同皆有為也辨詳前各本條下又凡他國諸侯之卒必書其名惟魯不會葬者不得書其謚則不書名蓋謚以諱名闕其謚則名無由諱故其卒不書名亦以為諱云爾觀隱公七年書滕侯卒不名八年書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名即因是月聯書辛亥宿男卒不名其例亦可推矣但自隱公七年書滕侯卒及茲宣公九年歷一百十有七年乃再書滕子卒雖因文公十二年秋滕子來朝而魯於其卒使人弔之亦常事耳春秋例不悉書此書者殆欲使本年冬十月宋人圍滕可憑是以知宋公鮑之不仁既不哀其與國之有喪亦即使明年夏六月宋師伐滕可憑是以知宋公鮑之不仁並不恤其嗣君之未免喪也夫豈猶是魯史之因赴而書者徒以為常例哉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

荀林父帥師伐陳

管見　匡，杜注，鄭地，祭陽卷縣西北有匡亭，今在河南開封府原武縣西北。何以會于匡？為伐陳也。前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因陳之貳於楚故爾。然但以侵言，則惟瀆師掠境，而止其能以服陳哉？以是當七年冬，晉合諸侯以盟于黑壤，公不得與盟，而猶不敢不會。陳侯則不至焉，是時陳貳於楚，亦未能得楚之逕釋然也。至八年冬十月，楚師伐陳，則是明為絕晉致討者，使之云矣。左傳言楚子取成而還，是非陳及楚平，而服之耶？夫陳與鄭為南北之衝，晉楚之所必爭也。陳既為楚所脅，從晉亦何能晏然已乎？可知此九年之秋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匡，以師會也。晉侯主兵，其微師於四國以會之者，實欲大舉以伐陳耳。是猶是前之晉趙盾、衛孫免聊有事於侵陳也哉！黑壤之盟正，新當宋、衞、鄭、曹之君既會，而其師亦畢集，為故即繼之曰：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胡傳曰：不曰諸侯之

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此解帥師伐陳，與上會于匡說成一串，益足見先之期諸侯以會於匡者，非他也，為伐陳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管見　猶是會于扈之九月也。晉荀林父帥師伐陳，未及行，而是月之辛酉，晉侯黑臀卒於扈。嗟乎！晉侯特在位七年，其祚短，又值顛身一旦，其死暴，何不幸也！晉楚之爭，彊未已，晉之不幸，不獨為楚之大幸哉。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管見　胡傳云：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忌之，會皆黃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雖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與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書卒，而魯之以私忌廢禮，忌親其罪已見。被前之晉人止公，必由衛侯請之而得免。胡氏據左傳以為賂，恐非其實也。說見前。或曰：衛侯為公請之，不為德乎？何以亦不會其葬也？曰：不然。衛侯先使孫良夫來盟，以為我任其無咎。是因衛侯誘公于黑壤，而晉乃得止之也。止公，誘之，是其誤於衛侯而為晉所止者，乃其深怨矣，豈衛以其卒之禮免而謂為德哉。

宋人圍滕

管見　入春秋以來，滕之世次不可考，其以名見者，惟僖公十九年書宋人執滕子嬰齊而已。於時為宋襄公被執而從歸，三年後，一從宋公伐鄭，此未有聞也。父之當文公十二年秋書滕子來朝，及此宣公九年八月書滕子卒，傳皆指為昭公，亦有謚而無名也。滕今魯南鄒，亦在宋東北鄙。滕子以八月卒，既赴於魯，豈不亦赴於宋哉？而宋乃以冬

十月圍滕，其圍滕之故，或以滕子前嘗朝魯而絕不朝宋，宋固心銜久之，而未得間，以致討耳。凡環其城郭曰圍，必大舉而用衆，究如其來蜂擁蟻集，內者不得出，外者必務入，意殆欲效襄公之執滕子嬰齊以逞其威怒矣。然有事於圍而乘其喪，亦必以滕為國小而因若於常時攻其有備，未易克也，而卒之得書圍滕，不得書入滕，宋亦何嘗得志於滕耶？徒以稱兵凌弱，不恤死，不恤殺，舉其身以為不仁之歸而已。尚堪夷然位乎諸侯之上，而稱宋公乎？春秋賤而人之，亦正使之無地可自容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管見　去年冬，楚師伐陳，取成而還。陳既服楚矣，今年秋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是晉之與楚爭陳也，乃以晉侯黑臀卒于扈而還。陳與鄭並當南北之衝，楚既服陳，而晉莫能爭，於是復以此年冬

十月伐鄭將衛鄭而使之俱服即以分晉之勢而幾於過半焉既盟晉所會于扈之四國惟鄭之於宋衛曹為較強鄭倚晉而晉侯適卒于扈之內有大故何暇力為與國謀衛侯鄭事晉甚謹亦與宋曹相繼卒宋則東有事於圍滕必無復有西顧於晉之志也若曹之無能為又不足云矣楚以此時乘機大舉其伐鄭者必待服而後舍之鄭豈不望救於晉哉而晉則何能以庇鄭也從可知此書楚子伐鄭即聯書晉郤缺帥師救鄭特著晉之不得已而以救為名其實則以鄭與楚耳何以見之觀上書楚子特舉其爵則是楚莊之自將以伐鄭也晉之郤缺其能與為敵哉鄭雖告急於晉而晉救之緩不逮事必以疑慮出於遷延將有楚子伐鄭之師既去而郤缺救鄭之師乃得至者夫非徒以救鄭為之名乎而左傳乃曰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惟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此殆臆論而非其實夫春秋起隱公以來何嘗見鄭之敢與楚戰耶及兹宣公九年楚莊之恣陵諸夏甚矣而鄭伯得

敗之於柳棼挫其師春秋之大義安內而攘外必從國人之喜而畧子良之憂也而乃闕其事而不書則事之非實有無可疑者

陳殺其大夫洩冶

[管見]此條以左傳紀事以胡傳立斷大意具矣左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胡傳曰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擅之罪矣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冶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弒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徵舒弒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繫於名而書其名者也

十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管見]此年夏四月己巳齊侯元卒由去年夏之伐萊而有所傷既歸未及半復至踰年為春而所患乃加甚焉公聞其狀特欲親往慰問因復不憚連年如齊以示勤也若夫公至自齊似與前之凡三見者大概誌其在途寧適經時久近而已而此獨若寓有深幸之意以齊人歸我濟西田其取之者及十年而一旦仍為魯有則皆得謂公之此行為不虛也云爾

齊人歸我濟西田

[管見]齊人歸我濟西田張氏洽曰不言來者請而得之也揭出請字則歸字更覺有因當從之但請必請於齊侯公

雖齊侯之壻又實能順事齊侯而欲以前所賂齊之濟西田使之反而歸我其能以自請乎公不能自請則代之請者其必因齊侯所寵任之齊卿與觀此年四月齊侯元卒頃公立及冬齊侯使國佐來聘又公之十五年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國高乃齊所謂天子之二守也世為齊卿其國佐及高固在惠公時皆用事高固以前公立之五年娶子叔姬為魯之壻公如齊而以請歸濟西田之私志商之當無所嫌國高方睦即茲夏之逐崔氏可徵矣高固以公意白於國佐而國佐為之請於齊侯時齊侯寢疾將死憂身重憂國輕濟西田本為魯田取之已十年而公之事齊侯順父而益勤有子壻之誼又其女穆姜在魯無恙則歸其田以永婚姻之好可矣許之故特書曰齊人歸我濟西田稱齊人者以歸田非出齊侯本意因齊之二卿請之人以人二卿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管見 齊侯之卒由傷於伐萊也此前三年齊侯凡兩伐萊皆自將其志固有不滅萊而不已者然萊不遂滅而齊侯已旋卒矣是伐萊特以自伐伐萊而欲滅萊亦適以自滅已耳可勿戒哉

齊崔氏出奔衛

管見 此稱崔氏而不名左傳即指定崔杼說趙氏鵬飛以為崔杼弒君在此後五十有一年以七十言之則今日之奔直未冠耳未冠遂能專齊乎古者四十而仕五十而爵則至崔杼之弒君益百歲矣其說傳亦久但此所稱崔氏非崔杼必崔夭也又詳於傳中求之僖公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傳稱師齊師者為國歸父崔夭國氏本公族起懿仲而及國歸父僖公三十三年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名始見為齊正卿今惠公時之國佐則其嗣也其同事惠公以公族為卿者惟高氏起於高傒歷莊子傾子而及今之高固其位任與國佐差相伯仲焉耳若崔氏之自出由丁公之季子食采於崔遂以為氏今亦不得謂非公族也而崔夭位在大夫夫豈國佐高固之倫哉而乃適有寵於惠公其寵之以何以此前之三年中齊侯凡兩伐萊皆自將志欲滅萊乃以崔夭嘗會師城濮於晉有功特命之為前驅而崔夭亦踊躍從事此足見為有寵矣寵則必遷其秩而其由卑功超擢者又多不以次焉彼國高之畏其偪已職是故也還至齊侯之伐萊未得志適有所傷而還踰三時不痊竟卒立子頃公必屬國佐高固之二卿為輔且將遺命伐萊以卒成其志即令仍以大夫崔夭領軍事專所委任有功當懋賞之毋惜爵是時國高之畏崔夭偪已者將益甚以故即因齊侯元之卒以罪崔夭謂其先之伐萊崔夭侍從戎行踈於捍衛此復何辭以自解乎懼而出奔於衛亦勢所必然矣出奔於衛者崔夭而經則但書崔氏其故何也以國佐高固約共專政於齊遂以齊之公族惟國氏高氏稱天子之二守可與比肩豈容於國氏高氏而外又參以崔氏而成鼎足之三乎去崔夭則崔氏將微矣故春秋特書齊崔氏出奔衛欲以快國佐高固之謀擅齊國有此隱情云爾

公如齊

管見 公何以如齊左傳曰齊侯卒也何以不言奔喪何氏休曰尊內也猶不言朝聘公親奔齊喪非禮也而何以必如齊趙氏鵬飛曰春之公如齊受田而歸不勝其驩然也故元卒而公復如齊奔喪以報元之賜也

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管見 左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據此則是靈公平國身為鳥獸之行以招弧矢之加其被禍亦所應爾然以大義言之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夏徵舒弒君之罪惡得不嚴春秋之斧鉞哉

六月宋師伐滕

管見 去年冬十月書宋人圍滕雖圍之而未聞其能入亦足見滕之國小而固矣及此年夏六月又書宋師伐滕不復用圍而特令伐之則欲滕之出而與戰也然滕特堅守不出與前之被圍同宋亦無從得與戰矣其悻悻於連歲稱兵誠何為者前圍滕稱宋人示當貶也圍滕當貶伐滕豈復不當貶乎此伐滕稱宋師明用衆也伐滕用衆圍滕豈得不用衆乎經文蓋互相足耳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管見　自春秋以來魯之會葬他國諸侯但稱某公而已從未見於所使會葬之臣揭言其名氏者及此宣公十年乃特書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則何以故其意不徒以會葬齊侯非可使與人任也正欲指目如齊會葬之公孫歸父其用事為自今以始耳蓋歸父為公子遂之子遂卒於垂公以歸父世其卿將寵任之乃初使之如齊以葬齊惠公也自是以後其為伐邾取繹再如齊及會齊伐莒與夫會齊侯于穀會楚子于宋又如晉歸自晉九年中公孫歸父不絕書直與公子遂之前得志於僖公相埒苟非宣公之寵季孫行父嫉其偪已而逐東門氏則魯之强族豈獨為三桓之鼎峙已哉故春秋於此宣之十年書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所以著其始亦即於後宣之十八年書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所以要其終也若齊之葬惠公以三月其為非禮固已凡諸侯五月而葬其有失之速者殆由不能三年之喪輒忘哀而從退減故至此禮記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君喪除又云士大夫

既卒哭麻不入則臣喪亦除陳氏澔以為記禍亂孔迫禮所由廢然周室既衰諸侯放恣豈不有國無故而亦於既葬除喪者乎又豈不有以既葬除喪而並不能待之五月以後者乎從可知速葬之不如禮比比而是葬齊惠公其一也春秋欲記公孫歸父之如齊會葬而其葬惠公之速亦因之並見耳若以此條直作譏齊說則未免失其正旨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管見　明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傳謂鄭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以力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鄭之謀其國者總不外此可知去年冬十月楚子伐鄭當不過取成而還是與其來者也於時晉郤缺帥師救鄭亦名而已矣豈嘗遇楚師哉晉不能救鄭於楚子伐鄭之時必反於楚子取成而還之後咎鄭之與楚也以故去年冬十月既書晉郤缺帥師救鄭此年夏六月又書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此正子良所宜斥為無信將與家氏[illegible]

翁曰悲莊曰以濯盛北面而爭諸侯晉人畏蠻不敢犯荊楚之鋒惟何其既去乃釋憾於小國是說足申晉與宋衛曹並既以人之譏晉之霸業益衰其宋衛曹之從伐乞[illegible]亦非必果能用命其如鄭何哉亦不過取成而還焉爾備是與其來者則已故及此年冬楚子復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管見　王季子與後十五年稱王札子為類繫之王則王族之近者不必以季字疑為王之母弟季與札皆舉其名耳子爵稱如隱桓時之聘使曰凡伯曰渠伯並以伯為爵子即居其伯之次者何以來聘由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以畏晉故畏晉何以如京師欲得王之為魯以解於晉俾黑壤之不得與盟而止之者有以釋怨而通好也而是年晉侯黑臀卒于扈立嗣君景公孺王未得有以報魯竊意此十年春晉之嗣君當改元戎朝王王以魯之情語晉侯景

公景公無難辭是乃有以報魯也即可知去年夏書仲孫蔑如京師此年秋書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其來聘之非無故因貴使其如京師者得所願矣後於十七年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未必不由於此但王必稱天所以建萬國親諸侯者豈惟作和事老人哉且其所使來聘之臣氏繫諸王爵班於子亦不可屈之以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也周禮秋官之屬有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是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者矣而其秩則為下士凡王朝之上士中士例稱名況下士乎今天王所使來聘者以王之親從子之貴則其季之名當敬避之矣而乃降爵下士掌交之任以和諸侯則即得以下士目之而於氏爵中夾舉其名曰王季子幾何不以使臣之上替並損天王之威重哉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管見宣公元年秋邾子來朝以公子遂之殺子赤而立宣公或疑邾之不附必謀伐邾故來朝以紓患耳至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還及垂而卒邾將幸其莫予毒也所以事魯者浸不如前可知此十年秋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此其端與繹杜注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今嶧山在鄒縣東南二十里葢縣治徙山北也嶧與繹通取爲俘掠其人民畜産之類非能奪其地也歸父爲公子遂之子公以此年夏使之如齊葬齊惠公名始見及秋而遂加寵任命以帥師伐邾而歸父之踴躍用兵亦得取繹而還則當其欲亟策勲其烜赫魯廷者不又將儼然公子遂之復生也哉彼季孫行父之徒必由是側目

大水

管見秋大水則殺之秋登者一空如洗此不免於饑可知

季孫行父如齊

管見季孫行父如齊不言事其繫承大水之下則將以告糴於齊也昔莊公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此事蓋魯人所稱道弗衰者季孫行父之爲人與臧孫辰大相類觀文公以末年二月薨于臺下宣公立莒太子僕弒其君庶其以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逐之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以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然則行父之事君每事皆以臧孫辰爲之師也及此年之秋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其爲慕效臧孫辰告糴于齊之前事必可知矣而春秋則但書如齊不言告糴其意云何亦欲譏季孫行父徒以告糴盜虛名而其不能得之於齊者魯亦卒苦於饑焉爾

冬公孫歸父如齊

管見公孫歸父既伐邾取繹又謀伐莒爲莒強於邾必將以齊師濟之故此年冬公孫歸父如齊非有他也如齊請師焉爾觀明年夏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此本魯主兵公孫歸父以魯師待齊師之來而合之曰會後之得會必由先之往請則知此書公孫歸父如齊不明言請師與上書季孫行父如齊不明言告糴其含蓄不盡處仍可就經之前後文參互求之至左傳云季文子初聘於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初聘謂聘齊侯之初即位其說猶可通若謂魯伐邾爲侵小恐不免爲齊所討故往謝焉邾本魯之附庸於齊無涉何故畏齊而謝之哉此其不足奉爲定論決矣

齊侯使國佐來聘

管見齊國佐來聘春秋必特書所使而目以齊侯者欲著其[illegible]年而君先之以三月葬齊惠公其志即汲汲於除喪即吉以代其位也齊既逐崔氏則國高無與爲三又國佐班居高固之右則復幾於獨尊矣而齊侯此年冬特聘魯不使他臣而使國佐所畀致者公也公之兩如齊皆以忠公故春問其疾夏奔其喪則嗣君特使重臣拜公之勤以聘致命亦禮所宜然而猶有兼及者魯之有公孫歸父亦如齊之有國佐也歸父以夏六月如齊葬惠公在齊侯與野之使國佐來聘既致命於公豈得不有常以問公孫歸父哉且歸父之冬復如齊爲明年之會齊人伐莒而先請師於齊也明年得會之伐莒則此年之必得所請於齊可知其國佐之來聘亦即因以問師期於公孫歸父並可知矣

饑

管見莊公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齊許之故書告糴而不書饑此宣公十年季孫行父如齊亦告糴也齊辭之

故不書告糴
而書饑耳

楚子伐鄭

管見去年冬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以畏楚而緩不速事楚取成而還郤缺雖惡鄭之背晉與楚而亦不敢遂伐鄭故於今年夏晉合宋衛曹之師以伐鄭鄭復與晉晉亦取成而還由是楚子又惡鄭之背楚與晉也乃以其冬自將伐鄭鄭復與楚使楚仍得取成而還凡皆用子良與其來者之說焉爾鄭之無信若此春秋不屑悉書則但書晉楚之伐鄭者來去相踵而鄭之乍晉乍楚習於翻覆其情亦畢見矣至左傳記此楚子伐鄭謂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諸侯之師戍鄭按士會之名初不見於經此說前傳之因郤缺帥師救鄭輙稱敗楚師于柳棼者尤為無據試思爾時楚之伐鄭楚子在軍士會非其敵而以為能逐楚師於潁北何以信之且晉霸益衰其所有之諸侯獨宋衛曹而已先之從晉伐鄭亦屬勉強應命更安肯分師以戍鄭哉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管見辰陵杜注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陵亭故長平城在州西北六十里按此盟於陳地其陳侯必靈公之太子午也攷史記陳世家乃云夏徵舒射殺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為陳侯殆未必然春秋於去年夏書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及此年冬十月乃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豈得先於夏之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即正指其自立之夏徵舒為陳侯哉竊意靈公之被弒由與公孫寧儀行父淫於徵舒之母又以徵舒為戲言故徵舒伏弩廄門射殺之在國人益惡怨靈公以為自作死孽而於夏徵舒轉多恕辭初無有執議當誅討者於時太子午亦未嘗奔晉徵舒乃因國人奉而立之浸及踰年改元而稱陳侯矣惟是公孫寧儀行父已在楚輙相與咨為楚子謀使之討夏徵舒遂滅陳以為楚縣而二子即自請為縣公以慎守此土也因進圖陳之策請滅陳必得入陳乃可惟所欲為耳但卒然臨之以武陳不敢出與楚戰勢將守陴效死以老我師楚雖環而攻之其能入乎將欲以兵取必先以好結陳侯之立由夏徵舒不得已而以父之孽遣諸左右主輔相猜忌生不測陳侯其亦孤危矣若使楚能就陳地以盟陳侯假之憑仗使得定其位而無恐詎非陳侯之所樂從哉然或以陳不已盟而楚忽就盟亦將疑楚之用詐術是狡焉思啟封疆者之所為也惟將盟陳侯而復引鄭伯以與盟楚先服陳而近又服鄭因合之以盟修好亦與桓文初霸必盟於葵邱踐土之意同並屬衣裳之會而已復何從料其必有戎心而隨以車甲乎凡皆公孫寧儀行父之為楚謀其詭譎有如此楚子從之以是而此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管見家氏鉉翁曰前伐邾取繹此會齊伐莒皆歸父為國生患求多於小國書之所以譏也汪氏克寬曰伐邾伐莒皆以歸父將重兵而後此會齊侯會楚子皆歸父特會國君以見宣公之德仲遂而寵其子使專權於魯也至望之遂得非肇端於此與按二說皆參魯之公孫歸父而不及齊最得肯以伐莒非齊之志也但齊不伐莒而公孫歸父之得會齊師者以去年冬公孫歸父如齊即為今年夏之欲伐莒而請師也前請之而今得會之諾不棄信至不後期於齊復何譏焉而春秋亦貶而人之者其意蓋由去年秋魯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在公孫歸父之先將欲告糴於齊以濟饑也而魯卒不免於饑則以齊之辭糴使然矣大以秋之季孫行父如齊來告糴也所齊則辭之至於冬之

公孫歸父如齊共請師也而齊則許之是齊之於魯不切
於通業以救災獨忍於縱兵以助虐也從逮甚忠公之齊
侯與其急逆崔氏之國佐惡得謂之君
惡得謂之卿乎惟通斥為人焉已矣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管見欑函杜注狄地家氏鉉翁曰楚盟陳鄭晉不能懈和
諸侯而會狄此事而觀晉之卑甚矣汪氏克寬曰晉景就
狄地為會與僖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義同按狄有白狄
赤狄之分此統稱為狄則白狄赤狄兼之矣前宣公八年
夏書晉師白狄伐秦是晉當成公黑臀時白狄嘗為晉用
獨赤狄不與耳九年晉侯黑臀以謀伐陳卒于扈陳與楚
楚即以其冬伐鄭晉郤缺救之不及鄭亦與楚十年夏晉
以宋衛曹之師伐鄭鄭復與晉而其冬楚子伐鄭鄭又從
與楚故及此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也是時
楚益強晉之不競益甚知晉楚相持獨以武力其諸侯與

晉者惟宋衛曹皆不足賴乃思狄以赤狄為尤強若能引
以為助白狄猶可借之伐秦赤狄與白狄合豈不可用之
以伐楚哉於是晉臣如郤缺者以狄為負險任氣命之必
不至若得晉侯身臨狄境以會之於接遇間假之言色必
當率其黨以附屬於晉惟所用之晉侯以為然遂與為會
故春秋於此年夏既書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其秋即
書晉侯會狄于欑函所以著晉楚衰盛之勢其相形有如
此所會以赤狄為主如後所稱潞氏之潞子嬰兒與其甲
氏及留吁者是已禮以會為諸侯相見之名前之晉師白
狄伐秦不言晉師及白狄而聯敘之是儼然以白狄同於
諸侯矣及此晉侯之會狄于欑函其於赤狄白狄之并為
一狄者並不憚輕身越疆而就見之是又儼然以狄為大
國之諸侯而晉自比於小
諸侯矣其行事不已傎乎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管見此稱楚人者以其殺陳夏徵舒其名
為討賊其實則欲滅陳故加之貶絕也

丁亥楚子入陳

管見上稱楚人以貶絕之此復稱楚子以指目之欲見所
稱楚人即是楚子非他人也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其
殺之以何日乎即當冬十月之丁亥耳殺夏徵舒以日之
丁亥其丁亥之日亦正為楚子入陳之日因未嘗有異日
也但徵舒在陳必楚子既入而後得殺之而經文乃用倒
敘者何哉據左傳云楚子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
氏遂入陳徵舒之祖名少西字子夏陳因有夏氏夏徵舒
以去年夏五月弒其君平國太子午由之以立危不自安
今及逾年改元稱陳侯而楚子以其夏至陳盟陳侯于辰
陵鄭伯與焉將以定其位也未幾而冬十月楚子以師伐
陳[illegible]言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在陳人聞之猶以辰陵
[illegible]盟為信獨謂楚子之霸業將成欲伸大義以為陳侯討

號焉耳因是皆不為動以聽楚子之入陳焉然則楚子惟
以殺夏徵舒為名能使陳之有國不攻而自破而乃得其
入陳若如入無人之境亦遂可以滅其國而縣之也春秋
欲著其詭謀故先書殺夏徵舒而後書入陳且其殺其入
直可以丁亥一日為上下文作牽合維書事不無先
後而中間究無遲速之可分則倒敘亦猶之順敘矣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管見楚子入陳因縣陳凡楚之以大夫守其縣者稱縣公
今楚子滅陳而縣之必有守者其先公孫寧儀行父已在
楚遂於楚子進縣陳之謀即自請縣陳之日皆為楚臣以
比於縣公而慎守之從可知楚子之納公孫寧儀行父于
陳者固已縣陳而二子之謀皆效乃如其前所請而授為
大夫使之從楚縣公以守陳耳然其後陳卒未滅而陳侯
午亦在位三十年則申叔時之有以說楚子也左傳謂楚
子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不賀楚子使讓之對

曰夏徵舒弒其君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義討而以貪歸何以召諸侯乎其言中楚子之國縣未成之誤乃納之而復封陳陳侯得不嫉當見之時楚子必以所納之公孫寧儀行父命復為陳大夫皆與政出其國陳侯如晉雖仍南面稱孤又何從自別於楚之以大夫為讎公者乎是而知辰陵之盟楚子用詐但期有以挾陳侯不忠無以對鄭伯矣

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

〔管見〕此皆葬陳靈公。盖改葬也。前夏徵舒弒其君陳侯平國，陳卿公孫寧儀行父奔楚，徵舒因陳人奉太子午立之，則所以葬靈公者，並由徵舒嗣君莫能主其事，多闕於禮，必可知矣。靈公以宣之十年夏被弒，至十一年冬十月楚子

殺夏徵舒，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其在二子之心，必有哀於靈公而改葬之者，故於此十二年春書曰葬陳靈公。益深醜陳之公卿宣淫生相逐，死猶相戀，其無所用恥有如此。

楚子圍鄭

〔管見〕左傳云，楚子圍鄭，經三月而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是入鄭矣。入不書圍，而經文但書圍鄭，則傳非其實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管見〕邲，杜注鄭地，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東六里有邲城。按是年春楚子圍鄭，至夏六月而鄭服，晉師救鄭，及河聞北，師次於邲，以待之。其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左傳記此戰為甚詳，其敗績之由，如所稱先縠之以剛愎違命，與夫魏錡趙旃之以怨怒召敵者，乃其大端。彼荀林父實專閫寄，而無以節制之，咎將誰歸耶。而究之亦不盡因乎此。並晉與楚之爭鄭，初未有以戰鬬者，今以此宣之十二年夏六月，乃及楚子戰于邲，則是荀林父之志乎此戰而及之矣。其志乎此戰，將何所恃，恃其能用狄也。雖經不明言，據前後文求之，亦可想見。去年秋晉侯會狄於欑函，以成公時嘗以白狄伐秦，得其用，赤狄尤強於白狄，乃於此赤狄白狄之合為一狄者，請於景公以會之，定狄地之欑函為會所。其會狄之意，亦請有時用以伐楚，勢當無敵，圖在今諸侯之與晉者，雖有宋衛曹之師可用為助，而一皆無煩於約結矣。是必出之荀林父之謀，而晉侯如其請也。然狄人輕而不整，輕則務進，不整則速奔。楚之軍法最嚴，主將有失，靡不加誅，見於春秋者，此上僖公二十八年有城濮之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此下成公

十六年有鄢陵之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而況於卒徒哉。是足知楚師之銳，非狄所敢當矣。且晉師之用狄人，必使之為前驅，一知不利，則潰而反走，在晉師之處狄後者，隨風披靡，其會本如林，其亂頓如麻，幾何不以大奔而稱敗績也耶。晉敗績而楚子得志，方將北方為不足圖，鄭從胡能為乎。即命舍之，猶是耻戍而遂已矣。當是之時，所堪嗟者，惟念晉自文襄以來，霸業至今已衰，而復重為楚所挫刱，因是失鄭，而貽笑於齊秦，亦並無面目以對宋衛曹也。晉侯將何以為國哉。而其所由及此，則惟誤於荀林父之用狄，故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荀林父詎不思先有以自裁與。以是而晉侯惟怨狄為甚，而於怨赤狄則尤甚。既踰二年，為宣之十五年夏六月癸亥，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十六年春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皆以此年戰于邲之敗績，并白狄之罪以歸之，而加討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管見 趙氏鵬飛曰蕭宋之附庸也汪氏克寬曰楚莊滅蕭所以逼宋也按二說並對明年夏之楚子伐宋立辭較左傳為得正旨又按古蕭國即今江南徐州之蕭縣是已在宋之東南鄙楚將伐宋而先謀滅蕭似從事於僻遠而抑知不然前宣之八年夏楚子滅舒蓼舒蓼為今舒城縣屬廬州府楚子有其地因將駐師舒城而師之以搶蕭縣矣蕭縣之與舒城相距其間為今驛路所經計程不及九百里豈得謂僻遠哉楚子既滅蕭亦必據而有之與前之滅舒蓼同則明年之伐宋其偏師或謀自蕭以入亦一路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管見 清丘杜註衛地在濮陽縣東南唐置清丘縣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七十里長樂里按此年之同盟於清丘晉侯儒一志也前晉侯黑臀以宣之九年伐陳其諸侯會於扈者[illegible]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時晉侯黑臀卒于扈其冬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之不及鄭從楚十年夏六月晉侯儒伐鄭[illegible]惟以宋衛曹會師而已其所書晉人宋人衛人曹人皆[illegible]君也師至鄭復與晉惟楚子爭鄭不已是年冬楚子又[illegible]鄭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其盟用詐欲滅[illegible]陳亦幾滅故伐鄭之時鄭從楚入陳之後鄭仍背楚也[illegible]是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晉欲伐楚以救鄭使荀林父帥師林父前說晉侯會狄于攢函將用之以敵楚因是而林父之帥師惟以晉師為主而使狄從之意者不屑宋衛曹之會師者然無何戰於邲而晉師敗績鄭無所賴於晉勢必一於服楚矣彼宋公衛侯曹伯者前嘗與鄭伯會於扈共強皆不知鄭且[illegible]同[illegible]與晉而不從鄭伯以啟楚[illegible]且晉侯不忘鄭之敗績[illegible]以[illegible]荀林父之用[illegible]人遂合其與國宋衛曹之師而不用也獨任非我族類則[illegible]夏之親把將雜苟非息事刑牲歃血以要之晉其[illegible]於[illegible]危矣此所由不得已而必盟於清丘也與其盟曰同盟者並以於侯之於宋公衛侯曹伯懼其自是不同與晉而[illegible]於楚乃為是盟以同之使之外楚而並不事於鄭伯亦爾盟本為同欲而謂之同哉本不同欲而特以同申盟之意邪晉侯之務同盟於清丘初非能取信於宋公衛侯曹伯而宋公衛侯曹伯之卒同盟於清丘並非實能推誠於晉侯也其同盟亦奚以為故春秋皆書人以示譏焉人[illegible]微稱人晉侯是譏其前既不免邲之敗於楚將不可復振亦人宋公衛侯曹伯是又譏其今雖未為鄭之服於楚先[illegible]以自立也然則今觀晉宋衛曹之稱公侯伯者不已[illegible]一楚之稱子者視之若無有哉至左傳所載直指大夫之私盟言以晉人為原穀宋人為華椒衛人為孔達惟曹人不見名氏殆未必然凡大夫之有私盟不由諸侯會盟而大夫擅君以出乃無故越疆以相約結指一地為盟所而頗謊曰同盟與諸侯等有是事乎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管見 宋之稱師者其大眾也宋師何故伐陳陳已服屬於楚與宋之有蕭以為附庸同此年冬十有二月楚子滅蕭是逼宋矣宋憤之而旋以師伐陳欲以報滅蕭之役且然楚子以去年冬入陳遂滅陳而縣之雖以申叔時之言陳侯得不廢亦特比於楚之縣公而已宋師何以伐為惟楚子封陳侯而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以監其國二子先亡在楚陳靈公之被弒與夫夏徵舒之見殺皆由之則宋師之伐陳必以討公孫寧儀行父為之名也當是之時晉之與宋衛及曹方同盟於清丘期相恤而毋相惡也既盟而有事於伐陳衛復救之救陳必將敵宋何以絕不顧是月之同盟哉據左傳云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illegible]謂衛成公與宋共

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衛之此雖孔達之締辭而其隱情亦畢露矣蓋衛陳之君皆新立孔達之爲衛卿自成公以來公孫寧儀行父之爲陳卿自共公以來前時必相與私交有約誓固同志於拯患難趨危急雖至死而不避也是足知衛之救陳非將以救陳侯亦欲救楚子所納之公孫寧儀行父焉爾宋以師伐衛豈不以師救惟孔達此舉必恃其主兵而敢於擅命雖衛侯外陳而不許其請亦將自行雖衛侯畏晉而休以盟之不可背亦皆恬然不顧矣觀於十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其即以是坐之罪也夫至於衛亦帥師而但稱衛人者蓋譏乎孔達無足云人以人衛侯耳臣專則君替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管見十有一年夏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魯之志也至此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不會魯師則齊之志矣齊何以志乎此是時晉楚爭雄齊獨不與惟是從事於僻陋在夷之國狡焉思啟其封疆已耳其先爲齊侯元嘗以三年中一再伐萊至於死而後已亦國之大戒也乃其子齊侯無野繼立既徇公孫歸父之請師助魯伐莒而今又獨以齊師伐之亦不出三年中前後一轍故春秋於齊侯無野凡兩書伐莒正與其先齊侯元之兩書伐萊同皆譏其逞私志以成此妄舉但云伐之而止其功絕無可睨倖者起兵動衆病國病鄰胡爲哉

夏楚子伐宋

管見楚之書爵慨晉之衰也諸夏之能敵楚者惟晉耳當是之時晉稱侯而不競楚稱子而益橫可以觀世變矣其伐宋之意卓氏爾康曰陳鄭宋皆在河南天下要樞也鄭處其西宋處其東陳則介在鄭宋之間得鄭則可以致西諸侯得宋則可以致東諸侯得陳則可以致鄭宋陳鄭既皆歸楚若復得宋則河南之地盡爲楚有矣此說於楚莊之圖北方其全勢爲已具他若孫氏復曰楚子伐宋以其伐陳也則特指爲伐宋之據可矣楚子豈徒欲庇陳哉

秋螽

管見自隱公至此書螽者四桓公五年書秋螽實一時也與此年同及僖公十五年書秋八月螽不書一時則與統書秋螽者有差矣若文公八年書冬十月螽是謂其既盡秋之一時而又踰時而不除也以視此及桓公時之書秋螽其災殆有甚焉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管見季氏本曰自戰邲至此已一年有半何爲始討其罪乎此疑亦所應有但其稱先縠好剛任直多爲同列所排

適當楚又伐宋則歸咎前敗以中先縠是仍未得殺先縠之所由來耳攷史記晉世家云先縠以首計而敗晉軍於河上恐誅乃奔狄與狄謀伐晉晉覺乃族縠然後此案得憑之以定也蓋先縠奔狄既越半年踰年又將幾終乃得於是冬拘至定讞殺之其在先時豈嘗置而不問哉春秋以正王法特書曰晉殺其大夫先縠亦謂晉由邲之一戰霸業掃地盡矣其帥師之大夫有先縠者剛愎敗軍道亡叛主雖未免稽誅而終不至廢刑則其國尚可爲也云爾至若先縠既奔狄而復與狄謀伐晉以至殺身不已並滅其族春秋則略之蓋先縠前有本罪後又有加罪而罪皆當論死則但并而爲一罪有加而法無可加也以爲死有餘辜則已甚而罪人以族在先王之憲典未嘗有之聖人安肯以示後世哉按晉之用法尤將滅大夫之族則或止殺大夫必有所不得宥若邲之敗荀林父將中軍先縠爲佐先縠既逃而卒得而殺之殺先縠以前絕不聞晉之設其大夫荀林父則荀林父之早自殺從可知矣而左傳乃

曰晉師歸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伯諫乃止使復其位今觀其諫辭先稱城濮之戰晉文公聞楚殺得臣而喜其莫予毒進謂晉再勝而楚再敗晉不當殺林父以成楚之再勝也其能既爲說由昧心至其卒稱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其辭尤覺誕妄無上惡可信哉

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管見宣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宋師伐陳而衛人救陳非衛侯之意也由其大夫孔達私交於陳之公孫寧儀行父故擅加興師以救之耳將正其罪焉能以不殺乎然救陳之役一年而大夫孔達專衛侯弗敢問也據左傳所載始於其年冬乃稱清邱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

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及此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於晉而免夫孔達爲大夫而死於縊豈嘗有以殺之哉而春秋則必正之曰殺所以彰先王之明罰敕法而誅權臣之侵偪主君也大夫孔達之縊緣於晉之來討而自殺又豈衛能使之自殺哉而春秋則必刑之曰衛殺亦所以嚴先王之制載封國而黜強侯之務制鄰邦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管見自文公九年秋曹伯襄卒子壽立及茲宣公十四年夏曹伯壽卒凡在位二十三年其諸侯同時若文十三年夏陳侯朔卒不書葬十四年夏齊侯潘卒亦不書葬秋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不書葬十六年冬宋人弒其君杵臼十八年夏齊人弒其君商人皆不書卒葬宣二年秋趙盾弒其君夷皐不書卒葬九年秋晉侯黑臀卒於扈冬衛侯鄭卒皆不書葬至十年夏齊侯元卒乃並書葬然卒以四月葬以六月緩三閱月書之適以識其速也又是年夏五月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不書卒後然得書葬則以其被弒於十年夏五月及十二年春而始得成葬已歷二十有二月書之特以識其緩也惟及茲十四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秋九月葬曹文公既得卒葬並書而其自卒至葬復有合於五月而葬之禮此實曹伯同時之諸侯所未嘗有者可不謂幸哉

晉侯伐鄭

管見左傳云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於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按中行桓子即荀林父是已邲之戰晉師敗績去年冬之役先縠者亦以此爲之罪且因其弃師而復與狄謀伐晉並族之是晉雖不競而猶能用法若使荀林父不早自殺豈晉侯所能忍而貸之哉

然則於此年伐鄭之役仍指爲中行桓子之謀亦已誣矣且其謀爲蒐焉而還獨事治兵而示鄭人以整使鄭伯自謀而來服晉此何以稱伐鄭耶以蒐於鄭爲伐鄭而鄭伯之惟而自謀方以子張易前質楚之子良又自如楚以謀晉則晉侯之伐鄭特驅之使服於楚而已復何從得其服於晉乎惟據經書晉侯伐鄭求之晉侯自將則欲權歸於一使羣帥惟所指揮不至如邲之不用命耳其伐鄭以邲之故不務尋讐於方張之楚而常求釋憾於壓疲之鄭其志必欲整軍大舉親蒞行間要使鄭伯惟亡爲之內袒牽羊以逆而後已也然春秋但書伐鄭則其事未竟所謂伐者以爲聲其罪則有之以爲卒能致討則未也雷轟而來星散而返雖不至如前此荀林父之救鄭及楚而戰戰而敗績而晉侯當此亦役靡然於智盡能索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

管見楚子以去年冬伐宋宋人閉城固拒楚不得戰遂乃以此年秋九月興師特主於圍宋以重圍之作持久計非浸然出此也觀其至明年夏傳記華元言宋之憊既及易子析骸而楚子循用申叔時之謀築室反耕者示無去志則知此圍宋之初固不至於服宋而不鮮也趙氏鵬飛曰楚將横行列國許蔡已從陳鄭已服則次及於宋宋為列國之門户得宋則齊魯以之此楚所以必於服宋也是說得楚子圍宋之本志矣至本傳稱申舟聘齊不假道於宋而宋殺之此楚子使之舍身任強以造釁於宋焉耳其投袂而起以圍宋者豈直為其殺申舟也哉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管見卓氏爾康曰魯西南與宋為界楚人圍宋則魯有剥牀以膚之慮矣是時行父當國欲使歸父會楚謀其不免

但魯素服於齊恐未得楚底先受齊患故遣歸父會齊侯於穀一以覘齊國楚之志一以盡已事齊之禮耳按此說極中當時情事但穀在齊之西南鄙今山東兗州府東阿縣之故穀城是已距齊都為遠齊侯何因至於穀而使公孫歸父得會之哉殆亦以秋九月楚子自將圍宋既踰時為冬而未聞其下令解去固是懼有驕事乃親涖於穀以賢先備與着眼穀字知齊侯之非適然至此則趙氏所稱公孫歸父之會齊一以覘齊國楚之志者皆有着矣

十有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管見左傳記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乃使公孫歸父介楚子於宋許氏翰曰楚圍宋之戚極及魯矣趙氏鵬飛曰宋與魯為脣宋去則楚兵至魯矣魯見宋之圍而諸侯畏楚無敢救也故懼而求救焉所以遂楚子之意而弭其兵也王氏樵曰楚子圍宋威未至魯而魯震先宋之未平而求媚焉何其益卑乎孟獻子號賢大夫而謀國若此亦可鄙也已按數說皆足發明經旨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管見楚自去年秋九月圍宋至今年夏五月始與宋平既閱三時宋之憊極矣楚之憊不亦甚乎從可知春秋於此夏五月書宋人及楚人平其稱及之義特謂久困於圍之宋公及楚子之師老食將盡不得已而欲平乃獲與之平焉耳夫楚當圍宋之初必取此然後歸宋安敢望平也久之至於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而聽命於楚以平亦但乞免於城下之盟以紓恥焉宋公將何以自立而得冠諸侯哉至論楚之圍宋不解仍欲取此然後歸宋又安敢望其與

平也卒之楚亦但有七日之粮強復築室反耕者以示不去從宋懼而受平於楚而宋必期去我三十里乃能聽命要亦不得不忍而退舍以挫勢焉楚子復何以自雄而欲覇諸侯哉故其並從貶例曰宋人楚人特以人宋公人楚子也說者乃謂宋人為指華元楚人為指子反殊不知致二臣當時在平之行跡具詳傳中如公羊稱子反乘堙以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與之語子反從楚子圍宋已久矣何有堙可乘而不困之以克宋城耶又左氏稱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以病告華元從宋公拒楚子之圍宋亦已久矣何不遂殺子反於牀而困之懼楚以及楚師耶若據此以核其罪華元子反皆不忠於其人乃國賊也並不可以為人臣惡乎以人臣之且春秋取例於侵伐固入諸軍事雖使卿將祇無但斥其臣而不及主國之君者況此圍宋之役實為楚子拒楚子圍宋之役實為宋公也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管見潞氏杜注赤狄之別種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即其地也縣東北四十里有古潞城按赤狄潞氏以有爵稱潞子嬰即赤狄之長不必指為別種凡國之興師使卿將必用師師此但稱師者著晉侯之自將耳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其故維何當宣之十一年晉侯聽荀林父之謀會狄于欑函以狄有白狄赤狄而赤狄較強晉嘗以白狄伐秦因使晉侯並合赤狄而會之將以備伐楚也明年為宣十二年晉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盖由荀林父以狄為前驅而狄先奔晉師隨之故敗績也經特歸罪荀林父而已於他將皆從畧何有於狄哉而晉侯之務明軍法則未嘗有所貸矣師還之日荀林父將中軍既早自救其佐先縠以剛愎進命因致喪師罪當誅乃逃於狄益結狄傳赤狄之強以自庇耳既踰年為宣十三年其秋乃得執先縠殺之晉侯以邲之敗績由於狄赤狄猶可分謗於白狄也至其匿逋臣先縠使僨軍之將稽誅而軍法不正赤狄復何所諉咎與故既殺先縠以後更越一年而及茲宣十五年晉侯必欲盡滅赤狄而後已焉但赤狄不惟潞氏而潞氏其首稱者必先滅之將滅潞氏其潞子嬰兒為潞氏之長亦即為赤狄之長是又必得執之然後潞氏乃卒滅而赤狄亦可期於盡滅也以是而晉侯整軍大舉親蒞行間遂得於此年夏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轉視此前四年之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南挫於楚者猶獲北伸於狄亦復差強人意也夫

秦人伐晉

管見高氏閌曰自宣公二年秦師伐晉晉不報秦今十四年矣此復來伐者乘晉兵累狄土而閒其虛也故因而人之按此秦人伐晉與晉侯之用師於狄同月其為秦晉之虛亦皆矣倘不料晉之遂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也晉師既滅潞氏執潞子適聞秦之伐晉則晉侯必命以潞子歸而亦自以其師歸矣晉侯負其滅潞氏執潞子之威并以歸秦將謂其克赤狄之速而大獲若此而伐晉之師亦退故經文但書伐晉而止欲以著其無功云爾而尤不惟此也赤狄首潞氏其他若甲氏及留吁非黨於潞子嬰兒者哉晉師既以此年夏滅潞氏而其黨為甲氏及留吁未待與潞氏俱滅猶有待於明年春之再舉則亦以此秦人伐晉故然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管見王札子為王族之近者故繫之王札其名子其爵也說見前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其殺召伯毛伯之故據左傳云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注謂王孫蘇與召伯毛伯三人皆王卿士王子捷即王札子按此傳為得實周之卿士為六卿之都官執政位最尊隱公三年傳云鄭莊公繼武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是卿士之執政惟一而已至隱八年傳云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而其九年傳又云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注謂其時周人雖升虢公政鄭莊公猶為左卿士稱左則有右惟以右為尊耳至此則卿士執政復以分左右而有二矣前有鄭虢後有召伯毛伯未嘗或異也何以及今宣公十五年為周定王之十二年乃復於召伯毛伯兩卿士之外損參以王孫蘇而為三乎殆以召伯毛伯之執政並以專濟其貪乃特增一卿士以為之糾核焉爾觀於文公九年周頃王初立其春有毛伯來求金謂求文公前賂襄王所未歸之金也初文公元年有僖公之喪以金賂襄王由是王使叔服來會葬既葬王又使毛伯來錫公命後文公五年有僖公母成風之喪再以金賂襄王由是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將葬王又使召伯來會葬其寵榮有加以賂重故府藏不給乃甫至

匡王既崩而仍未盡歸。昔此毛伯所以來求金與索賂由毛伯則先之。納賂亦必由之。彼其生平之贖貨無厭尚何待言哉。至於召伯。即昔之襄王所使會成風之葬者。傅於彼指爲召昭公。於此又指爲召戴公。與毛伯之總爲毛伯衛者有別。殆不足據也。計此定王之二卿士首筆召伯則王右之。而以毛伯爲左卿士矣。左當讓右。若召伯爲召昭公之嗣。與毛伯非同時爲卿。豈得於其進爲卿士而右於毛伯哉。總之自襄及定。召伯與毛伯並見於經。其召伯之謚昭則皆昭。戴則皆戴。以爲兩召伯者誤矣。召伯毛伯在襄王時同爲卿。皆嘗出使於魯。毛伯之來。以錫公命。召伯之來。以會葬成風。魯賂王。惡得不賂王卿耶。然則召伯之賢總貨賄爲王纂以自爲。亦一求金之毛伯已耳。周頃王立六年崩。匡王立當文之十五年。及宣公二年。匡王崩。定王立而襄王以來之召伯毛伯進爲左右卿士。舊皆逢君嗜利。歷四朝共事。無所係。至是執政。必相與以專濟其貪也。專則浸而偏主。貪則惟以營私。王不能堪。乃增設一卿

士。分其政。委任王孫蘇。使冠於召伯毛伯之上。召伯毛伯不能下之。王孫蘇則因以爭政矣。爭之不得。遂動於惡。乃使王子捷之爲王札子者。因召伯毛伯入朝同在執政之所。輒迫而殺之。皆遇害。夫殺召伯毛伯者。王札子也。其主謀使殺之者。王孫蘇也。然王孫蘇之謀定。王亦與知焉。故既殺召伯毛伯。而王不問其究。惟念召伯之後不當絕。議立召襄於毛伯則未始加恤也。

秋螽

管見　書秋螽。畫一時也。與前十三年書秋螽同。但此年再書冬蝝生。蝝爲螽之子。其遺孽復作。是又有不同者。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管見　去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白其將會楚子於宋也。今年夏。楚子圍宋未解。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及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歸父皆親見之。既還齊。侯殆欲假閒使于之意象。與夫見歸父之言色。亦並及其圍宋平宋之情形也。乃命其卿爲魯娶者之高固至于無婁。俾得就魯臣而問之耳。無婁地名。舊無的指。度卅依於前說齊汶之殺以求。乃爲近是。不然則姑闕焉。至於在無婁者爲齊高固有所欲聞。非由齊侯召問。亦可無事公孫歸父之西陳也。故魯特以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歸父不行。

初稅畝

管見　按賦稅二字多通稱。此獨書稅畝。與賦其田之義同。安見其爲加斂以病民耶。今攷稅字从禾从兌。字典云。兌猶䏻易也。唐丁仙芝詩。十千兌得餘杭酒。然則兌之爲䏻易。即與俗稱兌換相符。乃交易之謂也。古者日中爲市。致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焉。後世有司市之職。其廛人掌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鄭注。布泉也。廛布

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又有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鄭注。正讀爲征。征稅也。又有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鄭注。征廛者。貨賄之稅與其所邸舍也。並見周禮地官。此所謂稅。皆與兌義闕合。至其偏旁从禾。從欲備明商賈之納財與耕農之納穀。其例爲一。云爾。攷賦稅每多通稱。而其實則受田之夫惟有如禹貢所稱賦者。而此悉得於賦之外別生一稅法乎。及該魯宣公之十五年秋。饑穀不登。多貧乏不能自存。遂忍而棄其產。其交易亦復紛紛矣。而宣公於此乃怨思以市與門關之法。行諸井野。即令國中之以田售有力者。並由官吏掌其貿債。司其質劑。因而額征其布以爲稅焉。此宣公以前所未嘗有。故春秋書曰。初稅畝。所以識其作法於涼。貪使後嗣滋貪。闕工誅求也。其初於田增稅。不日稅田而日稅畝者。田以畝計。自一至十百千萬以上。皆同之。乃畝備之。以寓其田之無少讓溺。並不容有所隱匿。其說之設。核實如此。

冬蝝生

管見 賈氏仲炎曰蝝始生者為蝝蝝飛蔽天或來自他處不必見其生也故不曰蝝生蝝生於境內見其生也故曰蝝生蝝即蝗之別稱一生九十九子既害稼則育卵於土中得氣復滋惟雪以壓之乃使入地深而不得出禮記月令云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行夏令則方冬不寒蟄蟲復出仲冬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此足據以得秋蝝而冬蝝生之由來矣

饑

管見 秋蝝而冬蝝生民之饑不待言矣其書者著宣公之視災不恤方謀稅畝以攫利惟坐視其民之饑而死耳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管見 甲氏留吁杜注赤狄別種胡氏注留吁赤狄之殘邑晉滅赤狄甲氏留吁遂為晉邑謂之純留水經注云絳水經屯留故城即故留吁國也今山西潞安府屯留縣南十三里純留故城是已按高氏閌曰書及者所以別二族也此說足正胡注之誤再按狄有潞氏甲氏則留吁亦氏也蓋上甲氏而從省耳其氏皆因所踞之地而名之謂赤狄之本氏有此別種者非是前潞氏在今山西潞安府之潞城縣即赤狄之長其黨則甲氏留吁為最著胡注既以留吁屬今潞安府之屯留縣則屯留之南有長子縣亦可即指為甲氏所在矣地志長子治西有丹朱城唐十道圖堯長子丹朱所築則赤狄之甲氏亦或蒙長之義而稱甲與甲首十干於長義近去年夏六月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其赤狄猶有甲氏及留吁晉師未得一舉而滅之者以道聞秦人伐晉而還事未竟故及今年春正月乃復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呼之所滅赤狄皆狄伏自狄前不稱晉侯而稱晉師危其用兵也不可襲此並不稱晉師而稱晉人防其黷武也當用兵

夏成周宣榭火

管見 宣榭公穀皆作謝好異而無義當以經正之胡氏云王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無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茲周都鎬京以洛陽為門戶故作東都曰成周置戍兵守之分成天子親往校閱遂以狩田詩小雅瞻彼洛矣篇思古也其首章曰曰瞻彼有奭以作六師則周先王之於成周講武此其徵矣至二三章君子萬年保其家邦保其家室而成周之所以言成不淼船爾已哉又小雅有車攻篇美宣王之復古也其首章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是謂宣王之中興既克北伐獫狁南征荊蠻乃從大俗諸侯於東都成周欲以作六師而講武也校閱為作六師之始事狩田為作六師之終事故自二章至七章皆言宣王之狩田而卒乃結之曰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皆幸其中興之盛不失成周之所以為成者實足保其家邦家室而無壞此玉基云爾因是而成周有宣王講武臺臺上架木為屋無室無東西廂曰榭前而無壁是為宣榭歷十一世至定王時猶巋然獨存忽以此魯宣公之十六年夏燬於火春秋書之李氏堯俞曰王業日壞求其如宣之盛既不可得而見而王之遺人猶及燼之也至於以宣榭為宣王之廟公穀皆同並謂其有樂器藏焉胡傳亦云呂大臨考古圖有邾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邾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之爵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說者多駁之亦不盡允茲宣榭始於宣王於臺上架屋建及定王已二百餘年若聽其為荒臺榭後何有哉竊意東遷以後常加修葺其每歲至秋校閱因之狩田必還宣王之故于榭以祀之如類禡之禮則以為宣廟亦得先謝有數

鼓戎為前宣王平中之所用者如鼓鐸鐲鐃之類又何不可以為據作通器耶惟考古圖之戣敦似涉附會然戣之用賞命必屬武臣以功歸而值王在宣榭乃呼內史策命則銘惟志敘其事亦偶有之但不得以宣榭之亦為廟者泥於為太廟耳。

秋郯伯姬來歸

管見僖公九年秋七月乙酉書伯姬卒其伯姬亦既嫁而來歸者因其不安於夫家而自來歸非出之也故其先之來歸不書及其卒而後書而惟不繫之所嫁之國欲以著其自絕爲爾至此伯姬之嫁既歸於郯子其來歸也繫之以國曰郯伯姬則由郯子與之絕而出之使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于執事與彼伯姬之自來歸而非出者不同是則魯之兩伯姬其皆失從人之義以乖婦順各有咎也而春秋書法亦必使之昭然有辨益如此。

冬大有年

管見去年秋螽而冬蝝生魯方乘災稅畝民之饑餓欲死豈所念哉及今年冬而得書大有年五穀皆熟謂之大有年並於其冬計之汪氏克寬曰春秋之書此大有年者既紀天時之復常又以憫魯國之民苦饑無所望於稅畝之君獨賴天心仁愛雖降此螽蝝而猶不欲生民之盡殄也不然則人類幾乎絕矣。

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管見季氏本曰是時許蔡從楚皆未赴喪而魯往弔焉見魯亦與楚通矣按此因前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立說亦有據再按許男蔡侯同以春正月卒及夏皆葬以後乃書夏六月日有食之則自其卒月以及葬時僅有合於諸侯五月而葬之禮許昭蔡文何以能得此哉蓋由楚師不出而許蔡之從楚者得不供其資糧扉屨適而寧處乃克遵喪以從喪禮若此耳初楚子恃其威力圖北方創覇蔡本久從楚許亦因之由是有事於陳及鄭亦先後與于楚進而伐宋不服再圍宋凡閱三時積月之十累日之三百乃及宋平而還宋憊而楚亦憊不能更謀大舉故盡平宋後之半年又更一年而及茲宣公十六年之春與夏其許蔡不須竭蹶以給楚師之供於是並有君喪並得治喪如禮初無失之速亦或失之緩者附此以為季氏廣一說焉。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管見此宣公十七年之夏六月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於斷道與前十二年之冬十二月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皆晉侯之志也清邱之盟有宋人衛人曹人而無鄭人由其先救楚子之圍鄭而戰于邲晉師敗績鄭與楚晉失鄭矣及此斷道之盟則並無宋公惟有衛侯曹伯則又以其先楚子伐宋再圍宋宋人及楚人平而晉復失宋也不寧惟是當楚子圍宋久不解魯使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不尤憾晉之未嘗盟魯而魯亦與楚哉故晉於此盟特使徵公而公亦聽命不如清邱之盟公不得會並不如晉侯累贊之盟于黑壤公維會而亦不得與盟也。

至於此年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而邾子亦從其後者非必晉侯召之獨欲自附於魯而已楚子之圍宋其威足以振魯彼公孫歸父之會楚子庸得已乎邾介魯宋之交雖進爵爲子微國也此其懼而趨赴大國之會且盟以託其國宜矣若夫盟稱同盟本以其同欲也此則借以中盟之意猶謂恐其不同而盟以同之耳討晉之與國以宋爲尊以鄭爲強晉先失鄭而爲清邱之盟欲使宋及衛曹之得同於晉者無或棄於鄭以從楚晉復失宋而爲斷道之盟亦欲使公及衛曹邾之猶得同於晉者無或棄于宋以從楚也其是之謂同盟與彼盟並書人此盟並書爵互見也其清邱所一之例人之者即貴爲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與斷道之盟通觀之可矣其斷道所一例爵之者惟公不可人其他則得稱晉人衛人曹人邾人與清邱之盟通觀之亦可矣總以譏其非同欲而號同盟皆其刑牲歃血皆有不可以質明神者

秋公至自會

管見　宣之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此晉侯爲成公黑臀怒公之棄晉不若前文公之勤使公不得與盟且止之既改歲爲八年春乃書公至自晉辱莫大焉及此十七年之夏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此晉侯爲景公孺其微公以會且盟者因楚子前圍宋公使公孫歸父于宋會楚子遂疑公外晉而從楚耳既會與衛曹邾同盟于斷道晉侯亦釋然公還故自是年季夏六月踰時爲秋即書公至自會蓋獨幸其免於黑壤之辱不至以不得與盟而復止之已也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管見　此書公弟叔肸卒公羊無文左氏但辨公弟兩字於叔肸亦未有所稱述也獨穀梁傳云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胡傳中之曰公子爲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爲大夫而特書卒賢也或以爲叔肸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則其說誤矣誠使叔肸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於經者季友仲遂在內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況宣公之時頻於聘問會朝之禮遂茂季孫歸父交于鄰國衆矣而獨叔肸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我此特據叔肸之不前見於經立斷知其未爲大夫不屑與魯卿仲遂等爲伍則公羊所稱以宣弑而非之與之財不受織屨而食以終其身亦並可信爲叔肸生平之行跡矣

十有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管見　此伐齊之役雖晉侯主兵而實由衛侯請於晉侯以伐之者觀後成公二年齊師伐衛至衛之新築衛孫良夫帥師及之戰衛師敗績是即齊之所以報衛也已然衛與齊初無怨何爲請於晉以伐齊蓋晉之郤克怨齊欲伐齊自請不得命乃復陰使衛侯請之故爾左傳言去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侯頃公惟婦人使觀之郤克跛而登婦人笑於房郤克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遂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歛盂高固逃歸夏六月會于斷道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是則晉侯固有伐齊之志矣及苗賁皇入言執齊使以懼諸侯非國之利晉人緩之逸晉侯亦豈必迫求有以逞憤于齊哉乃既自斷道還其同盟之衛侯猶使請于晉以伐齊順以衛師從焉則晉郤克

之。使之也。郤克何能必得之於衛侯。盖對有孫良夫衛晉
之有郤克耳。郤克私於衛孫良夫。孫良夫又私于衛世子
臧。衛侯惡得而不聞之。且伐齊之請足以必晉侯。並足以
結郤克。衛侯庶其有裨于衛也。則衛使必行。又斷道之同
盟。魯來則齊已孤矣。而衛特因斷道同盟之故。請晉伐齊
而以師從。晉侯亦將度其成以得志于齊也。則晉師亦必
出。因是而定師期於此年春。晉侯自將而以衛世子臧共
伐齊也。秋此後成公二年夏晉敗齊侯于萃。獨使郤克帥
師。而此乃自將者。入春秋以來。經二百三十一年。晉之主
兵伐齊。前未嘗有。故晉侯亦慎重此舉。初不憚親涖戎行
也。與晉侯自將。則衛侯之以師從。亦必自行也。於時或偶
遇疾。既以孫良夫治其軍。而猶復使其世子臧為之監軍。
俾得常左右于晉侯。以自代耳。故經於是年春特書曰晉
侯衛世子臧伐齊。伐之如何。左傳言十八年春晉侯衛太
子伐齊至于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於晉。
晉師還。據此則知齊之與晉惟事閉城堅守。不戰而使請

盟。以示莫敢抗晉而已。晉侯更何所望於齊而不以師還
我。因是但書伐齊。譏其漫勞軍旅也。其繒之盟亦非以結
信。並畧之。

公伐杞

管見 此杞亦夏之後。稱杞子。不稱杞伯。乃商以前所封者。
在今山東青州府之安邱縣。與魯之東鄙相接。杞入於夷
戎。不靖。而侵魯疆。故公伐之。杞微國。其來侵不足書。因但
書公伐杞以該之。使知所以伐者。特以止其侵而已。或以
前文公十六年嘗書杞伯來朝。而今不復至。故伐之。不知
彼為杞伯。與杞子異地。乃周所封。以備三恪。在今河南開
封府之杞縣者是也。與魯世為婚姻。如前乎此有伯姬歸
于杞。後乎此有杞叔姬來歸。皆指今杞縣之杞伯言。與此
公伐杞之杞。但為今安邱之
杞子者。豈可混而一之哉。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管見 邾人即指邾子。非他人也。凡陰謀殺人者。使賊及之。
其時起不及周防。其主使不可遽得。是之謂戕。此宣公十
八年秋七月。或戕鄫子于鄫。知其為賊。而不辨誰實使之。
已而捕得賊。賊吐實。定指邾子。春秋乃舍賊而罪其使賊
者。然而人之曰邾人戕鄫子于鄫。稱晉揣其戕之之故。前
僖公十九年。鄫子會盟于邾。邾人執鄫子用之。其用宋項
上。會盟之盟。宋說謂執鄫子而取其耳血以用之薦神。有
如牲也。與莫大焉。其事距今五十年。前之鄫子抱恨以沒。
則凡後之嗣世為鄫子者。惡可忘諸。及玆魯宣公時有鄫
子不詳所系名。亦伏其志。圖報復。則孔般徒以屈於鄫之
小弱。莫能敵邾。以明加誅討。乃陰求死士。特厚養之。鄫子
於此將使竄入於邾。因衆閧以戕邾子於邾耳。事或洩。而

邾人覺之。從於所閧執用鄫子之非法。故尤未已。凡攻難
之士。有能艱難其身以除危大人者。皆奔走之。邾子於此
遂先使竄入于鄫。急衆閧以戕鄫子于鄫。嗚呼。鄫子欲
報先世不共戴天之讐。計無所出。而思假手於屠門刺客。
卒之無能得顯工以致自災厥身。此其志亦可哀也。
已。春秋於邾稱人。而於鄫子猶存其爵。殆以是夫。

甲戌楚子旅卒

管見 王氏錫爵曰。楚莊亦一時之雄也。然肆其強暴。而宋
鄭陳皆被其毒。所為貪欲之事。非有假仁義以王天下之
功。說者乃以桓文並稱。豈不誤哉。據此。則春秋於宣公十
八年秋七月甲戌書楚子旅卒。益幸之也。以為中國之難
得自是稍
紓焉爾。

公孫歸父如晉

管見公孫歸父如晉季孫行父使之也於時將謀逐東門氏東門氏惟一公孫歸父賜仲遂爲卿有寵於公使之如晉剘國而逐其家者易易矣何爲如晉殆以此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齊侯不敢戰而請盟遂盟于繒是晉侯爲可懼也況衛近之同盟公與衛侯俱在衛久事晉而常爲始通伐齊之役衛從以師衆不與則當其盟齊而還常得不爲晉侯賀乎公孫歸父之如晉就經文求之當不外此而左傳則謂歸父欲去三桓以強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多可疑者觀下書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其距歸父如晉之七月纔兩月耳公亦決有不安節矣歸父猶能爲公謀去三桓而使公必聽耶再觀下書歸父還自晉及笙遂奔齊此由季孫行父逐之遂不得反於其家而奔齊耳夫歸父如晉而還並莫能恃晉人以保東門氏又焉能恃晉人以去三桓強公室耶凡皆季孫行父之黨設爲歸父去三桓之陰謀借以蓋行父逐東門氏之姦案而已不宜況以爲實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管見季孫行父之逐東門氏其設心已久知此年秋七月使之如晉即擬及其還時使人止諸塗次毋得入魯亦旋凿其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致諸境任所適耳惟當歸父如晉時公方有疾閱兩月大漸即以其冬十月壬戌薨于路寢季孫行父以爲欲逐東門氏適逢此會不可失也遽宜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之而不敢遽乃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即去之遂逐東門氏是先遣其家以示靡所止居也尚何煩季及歸父自晉還至笙笙爲魯境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其事具詳左傳凡皆季孫行父使伺歸父于笙至則縶其車馬僕從聲言有命逐東門氏也何以逐之謂東門氏殺適立庶罪未得討而殺歸父爲之後猶有罰祿於朝畜妻子於國非法也不明正流放者之以奔可矣至於使臣未反而君薨有復命之禮亦有哭臨之禮皆至於境前而行父早令設壇帷以待儲有司設樹畢其事已歸父獨擁一奔已也他何知乎其奔齊者歸父之父仲遂以宣公之故數如齊其時爲齊惠公宣十年惠公卒公孫歸父如齊會葬十一年復會齊師伐莒十四年又復會齊侯于穀則歸父之携其家以奔齊亦有因矣

凝園讀春秋管見卷之八

愼齋羅典嶽五氏定稿
男紹祁　孫善恕 賢綸　校字

成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三月作丘甲

管見 按此作邱甲者作之以徵役非益兵也何以言之農自農兵自兵古與今當不能有異舊謂古者寓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此說豈可泥乎凡兵必訓練久而後得用所稱伍兩卒旅師軍之衆大抵招募閑民無職業者選而充之或農家餘夫不耐作勞而好言武力亦復與焉非盡籍受田之夫以為兵也攷周官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並由羣吏師民而致何從見其必皆農民耶自左傳述臧僖伯之言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則是定指農民言矣然農民之一歲中惡得謂之有隙有隙亦惡得乘之以講事哉一旦而司馬飭羣吏羣吏戒農民使之忍其耕耘斂藏之勞憊以肄習戎行其於鼓鐸鐲鐃名號旗物之用與夫坐作進止趨走擊刺之方遂能以熟諳與設當有事而驅之使戰是詎束之雖役加多亦奚以為也此不待智者而始辨故知此成公元年三月之作邱甲非為益兵特謀徵役焉爾例之常役惟用兵為最多如公羊傳言邲之戰有楚子重所指為廝役扈養者其大概已註謂艾草者曰廝汲水漿曰役養馬曰扈炊烹曰養豈嘗不徵之於戎然應者多由傭見其人皆窮約無家見敵則奔避有間則逃亡不能制也而魯於是乎作丘甲田制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此計大起役井邑數少不成聚甸縣都數多不易稽因以邱為之節焉甲即甲兵之甲兵主刺人甲惟自蔽故士卒亦被甲而獨以兵名徒役不操兵而乃以甲名也邱甲之甲必官授之役既皆歸之有司與司兵之受兵輸同役繫於邱有主名并多係任而其授邱之役以甲俾之相從在軍而無所混淆亦即與軍俱還而有當交卸尚何慮有奔避逋亡之不可制者乎魯當是時成公幼弱季孫行父執政此殆其三思後行之故智竊自躊躇滿志而作之也夫春秋書之與前文十五年之初稅畝並存後世秦商君之苛法與宋王荊公之新法已自是權輿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管見 赤棘杜注晉地孫氏復曰臧孫許臧孫辰之子高氏閌曰許曷為及晉侯盟齊怨成矣晉援不可緩也故汲汲焉求為此盟趙氏鵬飛曰魯固齊之與也宣之末年怠於事齊至此成元年為赤棘之盟魯益果於絕齊志於求晉焉明年齊伐我北鄙而四卿會晉師為鞌之戰其謀蓋定於赤棘也按前說皆得盟晉之意因思齊之怨魯自前宣公十七年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於斷道齊固稔知魯之與晉矣十八年冬公薨季孫行父惡仲遂逐東門氏其子公孫歸父先如晉及還至笙遂奔齊齊怨魯而魯之歸父復在齊行父亦竊料齊之作難不遠矣乃使臧孫許如晉及晉侯盟於赤棘欲以尋先君斷道之同盟即得為新君成公借之庇也臧孫許為魯執政之佐阿順行父

觀其先閽逐東門氏亦復怨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焉幽然曰子欲去之許請去之此其於季孫行父原不曲徇所為可知故此及晉侯盟於赤棘其行必爲臧孫許也臧孫許何以得盟晉侯以公方幼弱而撕之以往與泄盟為一例耳其載書必首列晉侯據而成公黑肱次之臧孫許不與焉而說者乃謂赤棘之盟以大夫而盟伯主輒議臧孫許之強並譏晉侯之失其御未免誤看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管見戎之雜處於成周邊境者此前若宣公三年經言楚子伐陸渾之戎其戎獨以山號在河以南不附犯周則未始勞王師也又前若僖公十一年傳言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其戎各以地與水號亦在河以南嘗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由王子帶召之既非戎之适意犯周且未嘗戰而致王師之敗績也其有在河以北者一為姜戎如僖公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是已杜注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是猶附晉以敗秦師其不至犯周以勞王師亦概見矣及茲成公元年其河以北有茅戎者杜注戎別種水經注大陽縣有茅亭故茅戎邑括地志茅戎在河北縣西二十里當在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界平陸亦為晉南鄙姜戎以姓號則茅戎亦其姓耳茅戎之與姜戎殆本一類而以姓區分者與此在諸戎中當亦么麼無足數矣適不靖而犯周王以師討之不克捷遂至敗績於茅戎焉夫王曰天王則王師為天討也軍旅鈇鉞之成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恶可以敗績言哉自春秋桓公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言鄭伯禦之戰于繻葛蔡衛陳皆奔鄭師萃於王卒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此周室東遷以後之一大變也故終桓公之十八年其間凡十四年之春王正月皆不書王度其重慨天下諸侯之無王者特以五年為主以五年之伐鄭為極閱百餘年而王師復敗績於茅戎春秋書之則周室之浸衰微久而

豈其世變復何極哉

冬十月

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管見前宣公十七年夏六月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於斷道魯已去齊而即晉矣十八年宣公薨成公立其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於赤棘所以再謝道之盟也而其與晉者為已固齊侯憤之詎不思有以伐魯哉又其間公孫歸父奔齊深怨季孫行父之逐東門氏頻令其少仲遂之世卿削籍無後彼何能不私結齊卿以煽動齊侯耶將使之興師以伐魯耶據左氏傳云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齊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按杜注龍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齊侯圍之有人門焉狀之有士陵城焉則是魯之北鄙當齊衛者總戒以堅守拒之勿出而與齊戰故齊侯雖親鼓得取龍一邑其南侵亦及巢丘而還此季孫行父之謀也其時必急請師於盟赤棘之晉侯並及於與晉同盟斷道之衛曹也蓋早辨一鞌之戰而期齊師之敗績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管見新築杜注衛地史記趙成侯及魏惠王遇於葛孽或云即新築也今直隸大名府魏縣南二十里有新築城劉氏敞曰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孫良夫為志乎此戰也云爾按前宣公十八年冬晉侯衛世子臧伐齊此

一第一九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4　版反内

諸侯伐主兵而以其貨請於晉者乃衛侯也衛維以世子臧從伐齊而其實治衛之軍事者乃孫良夫也左傳記此役齊之役齊侯設詐不敢戰而請盟此盟於納以公子彊為質於晉晉師遂此在齊侯自度不能遂圖報怨於晉豈亦不欲先謀釋憾於從晉之衛乎以故此成公二年春齊侯既伐我北鄙其夏四月而齊師亦遂至於衛之新築與許此年衛侯速以八月卒則於夏四月或當有疾其世子臧未為君權所不歸於軍事不能以置議也則主之者惟孫良夫而已然良夫之粗厲獨能遂於一往又不如三思後行之季孫行父猶小有謀略也是以齊侯伐我北鄙魯猶堅於守而齊師之至新築衛則急於戰焉衛何以急於戰以孫良夫之帥師狃於前之從晉伐齊齊不敢戰而請盟示之以弱則亦不顧齊為大敵輒思一戰以徼幸於克捷也庸詎知齊晉為匹齊猶畏晉而以盟解衛乃不畏齊而思以戰倖乎此其敗績宜矣春秋書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於新築衛師敗績尊罪孫良夫也凡卿

讀春秋管見　卷八　成公二年　五

將必書名而稱帥師齊師不稱帥者齊侯之自將也與前之伐我北鄙稱齊侯後之戰於鞌亦稱齊侯者為一例三下書衛師敗績承上衛孫良夫帥師說雖同以師稱而其是卿將而非君將亦自有別若夫敗績之狀傳言孫良夫幾不免得新築人仲叔于奚救之乃免不然春秋又當書曰衛師敗績獲衛孫良夫前宣公二年傳大棘之戰鄭獲宋華元宋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之於鄭然則齊亦獲孫良夫衛能不踵此而行之耶幸而得免此孫良夫之以新築人為德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絕不能計國之名器不可以假人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管見按此年會師伐齊於魯卿特書四人與晉衛曹不一例者何也時成公以幼弱即位季孫行父執政又以三思後行聞於國伐齊之役獨主於謀雖然而已其於甲兵以從戎則假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供其指揮行父固能謀不能戰也乃悉舉四卿以為其將佐之相貳耳魯卿惟仲孫蔑不與殆以之居守其國云此年春齊侯伐我北鄙行父戒魯師毋出而使告急於晉以及衛豈實固厚集其勢得以一戰而致齊師之敗績也前之秘誠以儆財作卿甲以起役既為伐齊謀先備矣旋又使臧孫許盟許侯於赤棘以尋斷道之盟則欲使請師伐齊而晉必許之也其請師主晉郤克郤克嘗憤於齊之婦人一笑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後使衛侯請晉師伐齊衛世子臧從以師齊不敢戰而以盟解齊仍求至大有挫辱也及齊報怨於衛而衛師敗績郤克不忘以衛之被禍而於齊有深怒焉衛孫良夫以敗績而不入國遂如晉乞師與魯使臧孫許並主郤克晉侯不忘赤棘之盟與前斷道之盟則

讀春秋管見　卷八　成公二年　六

必許以出師而郤克又從而速之故衛師以夏四月敗績而晉師即以夏六月至齊也前之伐齊晉侯自將此伐齊而使郤克帥師者晉侯度魯衛之師並及曹師凡四國蓋先之以衛世子臧伐齊其衆為倍齊當仍不敢戰而以盟解也齊未可滅則惟使郤克盟齊誓無作難於晉所同盟之魯衛曹而已曹較魯衛為弱而與晉已久盟斷道之前已有清丘之盟又前有新城之盟是曹之先君文公壽也立六年而齊師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至沒身未有以報曹伯廬立及是又五年此二君之事晉皆甚謹無役不從值茲晉合魯衛以伐齊曹使公子首會之詎能不念前此伐曹入郛之怨乎當六月癸酉師陳于鞌魯之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特相與一心并力以濟膚事晉之郤克則以憤怒交積而期泄之於一旦也衛之孫良夫迫求轉敗為功以贖其罪之當死曹之公子首亦思乘機復怨即得執俘以告先君於廟也從可知其心所汲汲欲之者並欲得及齊侯而與之戰焉爾而是日也齊

僕乃自謂以來亦志乎戰則何所恃哉茲役於春之伐魯
魯拧而不戰其卿若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
齊以以伐來手無策及夏之四月伐衛衛戰而敗績其卿孫
良夫幾於被獲或救之而幸得免以此料晉卿郤克豈徒
有殄才則技也哉至若曹公子首在其國亦稱卿又可從
之君無有矣於是先癸酉之未戰齊侯則號之曰請朝相
見及癸酉之將戰齊侯則又斥之曰余姑剪滅此而後朝
食此其夸侈自雄不知彼已毋亦謂國君自將則咸尊權
一士皆用命必不若四國之卿將者無所統屬而號令多
岐固不能得士之無犯命乎而亦不然試思自春始而及
夏終纔盡兩時起大衆者凡三令大戰者至再齊侯方踊
躍未已齊師早困憊既極欲不敗績也得乎故春秋書六
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
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鞌杜
注齊地穀梁曰鞌去齊五百里杜氏通典云鞌在平陰縣
東今平陰去臨淄五百里似與穀梁合矣然以左傳考之

自始合以至齊敗止為一日之事華不注在濟南城北去
平陰二百三十里何以一奔而遽至乎近志云鞌即古之
歷下似
為得之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管見袁婁張氏洽曰臨淄縣西有袁婁或曰在淄川境按
三傳之記此盟公穀皆詳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此殆設
辭之近誣者觀左氏稱齊侯使賓媚人賂晉以紀甗玉磬
與地賓媚人即國佐然則國佐如師所執以請盟者其賂
固有紀甗豈必為郤克之所求索哉晉之伐齊其名以報
其春之伐魯及夏四月之伐衛也齊賂晉以地而晉之於
魯衛即令齊各反其侵地亦固其宜而左氏所據系以八
月取汶陽田言之不及衛是又不如公穀之所言衛者為

得矣益經文毋不說盡以魯例衛則齊之反其侵地而衛
亦有所取之田可概見也至郤克之強橫無識不忍私憾
浸搆必以蕭同叔子為質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此等其
口亦實與其人畢肖及國佐不謝而折之郤克無以為辭
時必由魯衛作和事老人從容謂郤克曰齊侯前以婦人
笑客為非禮禍本自求及今而使命卿請盟為近禮好可
使繼也於是郤克從之而許以盟但其盟為秋七月己酉
距前齊師敗績之夏六月癸酉已經三十六日伐齊之師
豈敢定居耶左氏謂自鞌以逐齊侯三周華不注繼又入
自丘輿擊馬陘穀梁並謂鞌之一戰綿地五百里焚雍門
之茨侵車東至海雍門齊都西門也則伐齊之師已乘勝
而偪其城下矣前宣公十五年楚子圍宋不離宋人易子
而食析骸而爨將及楚平猶曰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
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蓋國君皆以城下之盟為深
恥齊獨何以堪此乎袁婁去齊都五十里國佐必期受盟
於袁婁以殺恥也遂先至其地為壇具牲禮以待於是晉

師與魯衛曹之師並還自齊都之雍門而及之故曰癸酉
及國佐盟于袁婁或若盡泥傳文以為國佐如師左氏謂
其請盟不許即將收合餘燼背城借一公穀同謂一戰不
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且及於四五夫非仍以強脅郤克乎
何以得盟而公羊又謂國佐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
使以其辭而為之請則郤克先已氣餒左氏復於魯衛為
之諫辭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
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
榮多矣齊晉亦惟天所授豈必晉是何言與以若所云
則魯衛尤為喪氣矣凡皆誤看經文及字竊擬此癸酉之
盟於袁婁國佐已去特因而追及之乃得盟耳夫豈知為
退舍袁婁還及國佐以盟初非事於進軍袁婁追及國佐
以盟
也哉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第一八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4 版正内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管見 石氏介曰外歸魯地皆曰歸如濟西及鄆讙龜陰之類汶陽田魯地也齊人以歸於我當曰歸今而曰取者蓋因晉力而取之也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於後齊復事晉故八年使韓穿來言歸之於齊然此年齊歸我田書曰取齊取我田乃曰歸者取之自晉歸之自晉以見魯國之命制於晉而已故雖我田也而不得偃然有之其猶寄爾故齊歸我田書曰取猶若取之於外者齊取我田書曰歸猶若齊之所有也按此辨詳盡

冬楚師鄭師侵衛

管見 楚師鄭師不稱帥則侵衛之舉皆楚子審及鄭伯堅之自行也前楚子旅在位二十三年其於北方諸侯既得使宋鄭陳蔡許並與楚兵即當有事於衛會楚子旅卒故楚師未及衛耳及楚子審立二年即茲魯成公立之二年也其夏四月齊伐衛衛師與戰敗績於新築旋乞師於晉以報齊晉於六月會衛師並魯曹之師與齊戰於鞌雖幸齊之敗績而衛之困獘已甚矣未幾而秋八月衛侯速卒而鄭國又新有喪於是楚子獨與鄭伯謀即以楚師為上而鄭師從之遂侵衛衛大警懼不敢禦惟遣使聽命而已其使必私於鄭以覘楚志鄭伯先與楚謀必謂楚子欲卒成莊王之霸業將大會天下諸侯於蜀重以盟蜀為魯地已令公子嬰齊如魯矣衛惟謹侯楚之徵會即與宋公陳侯蔡侯許男同時俱至焉爾以故雖云侵衛而衛幸不害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管見 楚公子嬰齊何為至於蜀而公得會之哉蓋假蜀地於魯耳觀後書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此其證已其盟必于蜀者欲以脅魯之從楚故然蜀杜注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西楚子將就魯地以盟諸侯公為地主恐能以不與乎此殆楚子謀於鄭伯而使魯雖不欲亦無辭以謝者惟計楚公子嬰齊之來必以旅從既料不免滋擾且恐陰為畧地可容以近邊鄙不可聽其竟入都城是足知此年冬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其迹似趨迓之其實乃思卻遠之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管見 按此稱人者凡十有一公及之而盟其人皆國君也故程子曰楚為彊盛陵轢諸侯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貴諸侯則魯可知矣按此年冬十有一月楚子使公子嬰齊假盟所於魯之蜀公會之而後楚子審與諸侯至以丙申盟于蜀公即因會公子嬰齊而及於盟不出月故稱及焉秦為秦桓公榮秦伯稻之子秦康公罃之孫也初魯文公十六年楚莊王旅與秦康公共滅庸分其地遂通好更二君及秦伯榮閱二十三年未有間值楚子審繼莊王立欲成其父圖霸未竟之志大會北方之諸侯於蜀使得與齊桓之盟葵邱晉文之盟踐土先後相媲以是而招秦伯襄此盛舉秦伯榮有必來者至宋陳先已從楚宋共公固雖以文公鮑卒猶在喪而其從事於蜀之盟亦當不得後於陳也衛侯臧亦在喪而其時偪於楚之侵衛非服楚何以能免服而遂趨於蜀以盟則與宋公同一而已矣若夫鄭之事楚既從侵衛即從盟蜀楚子實倚為謀主故次諸侯之班特先鄭後齊以寵異之益楚子之為是盟唯齊不易致耳鄭伯使楚子盟於魯地之蜀以脅魯亦以脅齊也何則蜀雖魯地而在今泰安之博縣西北寰宇記云本齊之博邑春秋謂公會楚子伐齊即此也延

陵季子什齊子死萑蔽博之閒以此推之蜀亦須於齊矣齊頃公以此年夏六月敗績于鞌氣勢沮喪而楚子欲攜威武大合北方諸侯以轉而東向盟於瀕齊之蜀而以徼會於齊齊侯無野又何辭以謝焉彼若晉之小弱凡與會盟皆畏其後剛得先於邾薛鄫而已此楚子之盟于蜀於曹戎猶遣使為期邾薛鄫則皆聞風而畢集焉所不至惟是蔡侯許男猶皆先於曹伯而此盟並不得與邾薛鄫為伍則何以故左氏於此年傳云蔡許二君弱楚子皆纏冠之使從役衛之役充戎車之左右是則不復自為諸侯直以蔡許為縣而使蔡侯許男與其國之縣公等矣故載書不令叙列而春秋仍之欲以著楚子畓之縱橫恣侈其甚乃至此非魯史文具而經特加削也

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管見按此年春正月之伐鄭左傳云討邲之役也此意當為主初宣公十二年夏晉之戰於邲本為楚子圍鄭而救之及晉師敗績鄭反背晉而從楚由是十三年夏楚子遂伐宋十四年秋九月復圍宋圍之凡閱三時至十五年之夏五月乃與宋平宋危極而楚亦已憊矣此後楚師不出者四年楚子旅亦卒豈不幸中國之難得稍紓乎是年之公以十月卒立成公楚之嗣君為共王審及二年冬楚因宋鄭以南前既服乃更北侵衛是役楚臣謂當用衆恐師王卒盡行豈惟一侵衛已哉即將憑此兵力以脅天下諸侯使自晉以外皆於十一月丙申受盟于蜀云爾於時衛有文公鮑之喪楚不顧而侵之鄭復何恐於衛而必以師從楚哉侵衛而衛服旋移師東指以為蜀之盟公與公子嬰齊先待之蜀在齊魯之交盟於魯而齊亦至畏偪也及為之定其班楚復何德於鄭而以鄭先齊哉是知鄭之陰為楚謀以助其附王猾夏之惡無可疑者故於此年之春正月晉侯主兵伐鄭春秋以為義討而正舉其爵其或不

志情於邲之敗績以求釋憾雖私而亦公也至於公及宋公衛侯曹伯皆從楚子與嘗楚之鄭伯受其盟于蜀者自冬十一月而踰年為正月乃能遂舍楚子之要盟而率從晉師之義討其心豈能不畏楚哉畏楚者其私而卒以從伐鄭者要不以私而害公也春秋乃皆美之而正舉其爵與晉侯同其伐之如何五國合師必因鄭之堅剛不出以示懾伏乃舍之而還若左傳指稱鄭公子偃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度非事勢所有

辛亥葬衛穆公

管見去年秋八月庚寅衛侯速卒左傳言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注云三子者郤克及士燮欒書師還過衛故因而弔之未復命不敢成禮逆者逆於門外設喪位焉喪位婦人哭於堂賓在門外故移於門內常以葬言至葬皆行此禮以喪禮有進無退故按晉郤克等帥師有功凱旋在道當不得哭弔衛侯之喪或情有難已而衛子臧亦重徹其辱臨權設喪位於大門之外以待非遝瑕也事畢則可徹何緣比至於葬竟以權時所設為常制而使穆公之喪位不復在堂也哉疑多未釋姑志之以俟嫺於禮者質焉再按此年春正月辛亥葬衛穆公距卒時凡六月似失之緩然自衛侯速卒楚不恤其喪而侵之旋脅衛子臧以盟於蜀有不欲背瑕越疆而不得者及還戚幾終而晉又以初春伐鄭必將不避金革之事而釋衰經以從之是其在喪次者曾無幾日又何得苛其六月乃葬之不如諸侯禮耶

二月公至自伐鄭

管見此年春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宋公衛侯皆有父喪未及葬二月公乃至自伐鄭彼衛侯之以正月從伐鄭者何以即於正月辛亥得葬其父穆公耶蓋衛侯之卜葬穆公得正月辛亥從故既以師會晉旋以葬穆

公之情請於晉侯晉侯許之乃使從卿如孫良夫之役將其師以聽命而衛侯因是先歸不與公之以二月書至者同也若宋公之卜葬文公其日在二月乙亥正月方事伐鄭宋公不可遂以歸請卽可知此於二月書公至自伐鄭其後乃書乙亥葬宋文公以視前正月辛亥之葬衛穆公者又於諸侯五月而葬之禮多遲一月所由來殆不外此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管見〕公羊曰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按諸侯五廟其四親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見禮記祭法凡主之入廟必自考廟始故以今之入考廟者為新而以前之入王考皇考顯考廟者為先古也魯於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則當宣公之薨年以卒哭而祔遂入主於考廟者其稱為新廟已三年於茲矣或謂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終宣公之主雖嘗於卒哭之明日祔入於廟仍當奉其主以還殺於寢祀之喪畢而後入廟乃遂以其

主之復入者為新入號曰新宮是殆不然祭法庶士庶人無廟王制庶人祭於寢此而有喪及虞作主既卒哭成事其主無廟可祔是當置於寢耳若諸侯既祔而仍歸於寢以待喪畢則是魯之太廟凡三年之時祫大祫宣公之主在寢使之自太廟周公而下皆莫由入而接其給庭陟降之儀有是禮乎此以知宣公之廟稱新宮惟以卒哭而祔之後必無復奉其主以歸於寢者而論始確又公羊曰言三日哭者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檀弓亦云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先人之室指宗廟言檀弓魯人以知禮聞故卬據魯之新宮火亦三日哭以證之按前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榭為臺上架屋之名其繫之於宣稱宣榭則謂昔者宣王徂東都以閱武此其遺迹也歷十一世積二百餘年為成周之鎮則宣榭當與宣廟俱永矣乃一旦而災春秋書之李氏堯俞曰王業日壞求其如宣之盛得而王之迹又煨燼蕪滅之也然則成周豈不棄而三日哭耶而卒未有聞及茲成公三年之二月甲子魯之新宮災此宣公之宮也於時猶以災書人之室當三日哭差得如禮夫周有宣王魯亦有宣公此前之號諡偶同而以令論其位號勲績固霄壤相懸絕也乃成周之宣榭火火之而已曾不克如魯之新宮亦以火災而得聞其三日哭焉災有補乎災無補雖三日亦何為乎而春秋書之固猶覺其頗有此者非謂魯之果能秉周禮也亦借以儆成周之棄禮有如弁髦而蔽之焉爾再按災字从火故春秋於水旱蝝螟皆分別書之其書災者並指火言就經解經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宮室災六新宮其一也書齊大災一宋災二陳災一宋衛陳鄭災一而榭成周宣榭災則書火是正以一火字為諸災字作注腳云

乙亥葬宋文公

〔管見〕宋文公與衛穆公並以今成公二年八月卒惟宋於宣公之十五年楚子圍宋及楚平至楚子審而未有隙故

衛侯速卒不能免於楚師之役衛宋公鮑卒猶得免於楚師之從宋也然當成公二年之冬十一月既值楚子之徵會于諸侯以盟蜀及茲成公三年之春正月又值晉侯之徵師于諸侯以伐鄭宋子固及衛子臧雖皆在喪亦不得不背殯越疆以從事於是衛穆公經六月而始葬宋文公更經七月而始葬也春秋於其卒葬之間詳列強大之令頻仍直使宋衛二國之孤不獲寢苫塊以謀送死之大事實不勝感慨係之有如此者至左傳特以宋之葬文公比諸衛之葬穆公為更遲乃謂宋公鮑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檜杜注云皆王禮也因是胡傳及高氏閌之說並稱七月而葬天子之禮也以宋公之葬月考之知其僭禮為信殆未必然

夏公如晉

〔管見〕左傳曰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汪氏克寬曰僖公取濟西田而使公子遂如晉拜賜已非正矣況以成公取汶

陽田而躬朝於晉乎濟西汶陽魯之故田也以為伯國之私意而畀之朝之見魯之不振拔此一叙一斷足盡經旨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管見去年冬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於蜀楚子主盟其與盟之十一國皆君也楚大得志而實由鄭伯為之謀主故楚以鄭列齊上而寵異之鄭亦必假楚之勢而自多矣且盟蜀之先楚師侵衛鄭師從之楚以蔡侯及許男二君皆弱強冠之使充戎車之左右及盟蜀而使不得列於諸侯其賤書無名彼鄭之於蔡許不既視之蔑如已哉惟許尤偪近於鄭於是鄭有并許之意焉觀此年夏書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其初舉也使卿將至冬十有一月又書鄭伐許則再舉也亦仍使卿將明年為成公四年三月鄭伯堅卒子費立其冬復特書鄭伯伐許是合前為三舉也則不使卿將而自將矣夫非志於并許而何幸成之六年六月鄭伯費亦卒而

許之難得以稍紓不然春秋書許遷於葉猶能待至成公十有五年之冬乎夭抵鄭之謀國人伐之而自度不敵非使請平則堅閉不出故此年春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亦以不得戰而還耳至於鄭之謀伐人國其欲得并之者則惟許昔隱公十一年秋書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其鄭伯為莊公寤生既入許許莊公奔衛公及齊侯乃以許與鄭鄭裂其國都為二使公孫獲處許西偏其東偏以處許叔許叔特如寄而已其實鄭之有許自隱及桓已逮十有六年於時因鄭莊公卒其子忽突爭國國亂而後許叔入於許許得復國此在鄭之後君閒之隙得不併為盛蹟與從可知此鄭伯之堅與費相繼二年中凡三伐許並至死而後已其心直以許為鄭先世之故地必將伐而取之云爾他復何所顧忌哉

公至自晉

管見前書公如晉此復書公至自晉亦欲識公此行之始終猶於拜汶陽田而僕僕爾夫豈知晉人之有力而無信能令汶陽之田魯得取之於齊者亦即能令汶陽之田魯必歸之於齊也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管見棘杜注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劉昭曰蛇丘縣有棘鄉季氏私考曰今當為肥鄉縣地凡皆定指棘為汶陽之邑也然魯以去年秋取汶陽田則既取之矣今年夏公復以拜田如晉至自晉亦未聞汶陽之邑民不服而有待於帥師以圍之者茲就經文下書大雩推之當秋而雩在月令仲夏大雩之常制以外是因旱久不雨而更禱雨也禱雨而能必應乎不應而穀不登民苦饑亦多洶洶於時適有魯之棘邑非即汶陽而實近於汶陽其民桀糾衆強劫邑吏不能禁使隸役捕之亦莫之敢攖聽其長亂先慮此連之汶陽聞風繹騷而其新取之田遂不復保此殆叔

孫僑如之所由必帥師以圍棘者與春秋書之著魯之罔民也蓋魯自宣公初稅畝以儲財成公復作丘甲以徵役皆務足國而不及於民至是秋而旱饑惟以一大雩奉行故事因致棘之民變計無所出而帥師圍之是即同於田有禽利執言以獲多為倖焉爾欲不謂之罔民得乎

大雩

管見魯之大雩舉於常制之仲夏者春秋例不書其或自秋及冬而大雩則書之起隱公至此如桓公之五年書秋大雩其下即聯書曰螽此為禱螽災耳蓋大雩享帝必配以田祖本主於禱雨故小雅甫田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而亦可借以禱螽災故大田又云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但以大雩禱螽災惟此一見而已以下僖公之十一年書秋八月大雩其十三年又書秋九月大雩與此成公三年皆秋大雩皆專

為旱久不雨而禱雨也
書大雩則其為旱可知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管見廧咎如杜注赤狄別種左傳云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也廧咎如潰稅前魯宣公之十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十六年春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其黨之竄入廧咎如者蓋多有之惟晉以潞子嬰兒歸未聞加誅則羈拘于晉而已經六年而及茲魯成公之三年潞子嬰兒或因守者日習其防緩邊逸出而走匿于廧咎如廧咎如容之凡潞氏甲氏及留吁所未殄之遺類前托于廧咎如者悉依附焉故晉之郤克以衛孫良夫會師伐廧咎如徙以其容潞子嬰兒故爾潞子昔在今山西潞安府境則以北逕州一帶當即是廧咎如之所屯聚也其地介晉與衛之間衛事晉甚謹無役不從及至伐廧咎如尤當借為東西遙應之聲援矣

且郤克孫良夫以鞌之戰同事猶使齊師敗績於廧咎如何有然彼為赤狄別種其俗無城郭宮室所居常徙及聞晉郤克衛孫良夫帥師將至而廧咎如之衆自潰其長莫得知名旋亦與潞子嬰兒俱潰莫知所之遂使其地為墟雖擁精銳而無所用武故春秋書曰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蓋其所謂伐者名則有之其實安所得廧咎如而伐之哉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管見荀庚荀林父之後也荀林父將中軍其後為中行氏故荀庚亦以中行伯稱為晉下卿此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報夏之公如晉也凡諸侯之朝方伯方伯不還朝諸侯而以聘報之其小國皆朝大國大國惟聘小國亦同今晉為大國而魯非小國公之如晉用朝禮而晉侯猶使荀庚來聘以報之是晉以方伯自處而以諸侯視公矣其旨於後為可議若衛侯之使孫良夫來聘與晉使荀庚同以冬十有一月至其來聘者殷聘耳周官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注疏謂小聘曰問不享是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又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注疏亦通謂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而要必有等差也其所稱大聘使卿者當是天子之大聘使上卿諸侯之大聘使下卿與今孫良夫為衛上卿而衛侯使來聘魯是適以聘于天子之使而用之諸侯矣其近於婚亦可議至於公之所以接聘使者其於晉荀庚衛孫良夫以次受其聘于廟有常禮可無論也獨其卒聘而有言各束帛加書致命則又以盟請矣其盟為尋盟見左傳按前宣公十七年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則

此所尋之盟即以尋斷道之盟耳凡尋盟者不更刑牲歃血惟出前盟所藏載書之貳如其辭以作策其先書列名而今未得與者則不登以是使司盟北面而詔明神如禮則畢事成公元年夏魯卿嘗尋盟于晉矣書曰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其稱及上及也至此成公三年冬十有一月晉衛並使卿來聘且尋盟書曰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其稱及者下及也自內卿而及外君為上及自內君而及外卿為下及文不異而辨自明故通用及字無他意雖是計前之同盟于斷道者曹伯既殿于公與晉侯衛侯其邾子則尤小矣初何嘗不得同盟其同盟又何嘗不得同日哉乃令以丙午盟荀庚丁未盟孫良夫是轉于尋盟而失同盟之意矣至左傳雖言其故謂公以荀庚之於晉其位在三孫良夫之于衛位在上卿莫知其誰先乃問臧孫許許輒以為衛之在晉不得為次國小國之上卿饒當大國之下卿晉為盟主當先之此曲說也公從之於是先日盟晉荀庚之下卿後日乃盟衛孫良夫之上卿其

尋盟不已乎且今日盟晉下卿之荀庚明日又盟衛上卿之孫良夫其告辭不已瀆乎詩等乘則公不可以對盟使告辭瀆則公並不可以對盟神故春秋但書及荀庚盟及孫良夫盟而皆不書公及其意特以諱公者譏公已爾

鄭伐許

管見　但書鄭伐許者著其仍是公子去疾帥師焉耳當與前夏之伐許合看鄭伯堅一歲而再伐許其并許之志為謀甚長矣孰料其死期將至哉觀明年書三月壬申鄭伯堅卒亦可嗟已

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管見　左傳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前文之元年傳云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

此其通嗣君之謂與但以通嗣君而來聘不必上卿宋之有華元猶魯之有季孫行父皆以上卿執政而宋公獨使華元聘魯者蓋華元自請于宋公而宋公使之耳於時宋公方幼弱未及介時華元預謀結晉于魯以借其援乃因來聘而與其執政之三思後行者潛商之亦事所必有王氏係曰華元之來其為宋共公謀晉之張本乎此說當不得以納幣在五年後下疑其太早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管見　去年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冬鄭再伐許仍以公子去疾帥師而不自將者是時鄭伯堅蓋已有疾矣及師還又終憤于不克自將而伐許無功遂以此年三月壬申卒

杞伯來朝

管見　左傳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杜氏預曰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趙氏鵬飛曰叔姬不令于杞杞伯將出之彼直歸叔姬則疑魯用叔姬之讒以疾于杞故先朝於魯而言其故焉明年叔姬來歸按傳文據經杜氏趙氏二說亦足發明傳意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管見　臧孫許為魯卿阿事執政季孫行父其前值宣公薨季孫行父欲逐東門氏公子遂臧孫許怒之而不敢違乃曰子欲去之許請去之至東門氏去而後臧氏得存不然臧孫許敢與季孫行父相忤則既逐東門氏旋當以臧氏為黨於東門氏而俱逐之矣復安得於成公時猶守其卿位以卒於魯哉是可知春秋於此年書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其辭若有幸焉而其幸之之意則實深譏之也云爾

公如晉

管見　去年夏公如晉為拜汶陽田也今年夏四月公復如晉者何蓋因去年之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公既以丙午及荀庚盟矣又念晉之來聘足以報前此公如晉之拜田至其聘已而重以盟則晉侯親魯之意為有加也是不當有今之公復如晉以拜盟乎然君舉必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彼去年夏之拜田既涉于諂而近利至今年夏之拜盟又流于諂而足恭郤不可言諂尤不可言故春秋一書公如晉公至自晉再書公如晉公至自晉如是而止其示譏之意並準舍不露亦復原委可求

葬鄭襄公

管見　鄭襄公堅以三月卒遂以四月葬何其速哉汪氏克寬曰喪未五月葬之速也太不懷也此於速葬之故未詳

季氏本曰襄公卒二月而葬其速如此必襄公以弟代兄靈公其靈公之後嗣子有争也觀襄公子悼公之後年而稱鄭伯則必有故而汲汲於即位治喪矣此況因速葬以推度所由而仍不盡確前左傳稱鄭公子歸生弑靈公國人欲立其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去疾之兄也於是立子堅是為襄公然則靈公固未嘗有子矣不然國人欲立去疾去疾何以不推靈公之子乃獨讓靈公庶弟堅之為已兄者哉靈公無子而讓立之公子去疾既終事襄公堅又將繼事其子悼公費也國靡有争而疑其速葬之惟有争安可擬乎竊意此鄭伯堅者以今成公四年之三月壬申卒其去年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冬鄭復伐許皆由鄭伯堅之銳志圖許而將并之也無何計方長而數已盡遂卒其卒之日必屬其子悼公費使之速成伐許未竟之志其於復稱諸侯以五月葬不必拘既葬則除喪即吉正君位以御戎旅公子去疾嘗兩伐許而無僨事可任以治軍矣然尤當身親涖之使士卒見其成算而權一無不用命乃庶幾其有濟也因是而悼公費如其遺命輙踰月而葬襄公其冬遂自将伐許

秋公至自晉

〔管見〕左傳稱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孫行父曰晉侯必不免又稱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孫行父以為不可公乃止若然則魯與晉當絕好矣乃明年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又明年夏公孫嬰齊如晉冬季孫行父如晉是足知晉侯之不敬公公之欲求成于楚以叛晉季孫行父之詆齊侯以不免與夫諫公以不可而止之者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亦其類已

冬城鄆

〔管見〕杜氏以魯地之稱鄆者有三前文公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杜注鄆城陽姑幕縣南有貟亭貟即鄆也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北鄆城是已此在魯之東境以東鄆稱焉後成公十六年傳言晉執季文子于苕丘公待于鄆杜注鄆魯西邑東郡廩邱縣東有鄆城隋開皇十八年改爲鄆城縣今屬山東兖州府濟寧州至昭公二十五年齊侯取鄆公至自齊居于鄆地亦同之此在魯之西境以西鄆稱焉若此成公四年之冬城鄆其地與魯之東鄆西鄆無涉得其解者惟戴氏溪曰定公時齊歸鄆讙龜陰之田杜氏謂此三邑者汶陽之田也魯既得汶陽故城鄆以自固孫勝朝一統志於濟南古蹟中有汶陽田在泰安州境內即齊人歸魯以謝過者後人因呼爲謝過城由是以思則此年之冬城鄆其即城此鄆讙龜陰之鄆以守汶陽田者其地在魯之北境當別于東鄆西鄆而稱北鄆矣家氏鉉翁亦嘗辨之然但知魯有二鄆以東西爲判遂舉魯西鄆之在今鄆城縣者與魯北汶陽田之鄆別在今泰安州者混而爲一輿圖具在顧安得不按其疆域道里之遠近以求合哉

鄭伯伐許

〔管見〕何氏休曰君稱伯者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程子曰稱鄭伯見其不復爲喪以吉禮從戎也按二說已盡經旨

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管見〕趙氏鵬飛曰內女見出皆曰來歸家氏鉉翁曰杞伯來朝之明年而後叔姬乃歸必叔姬自不安于杞非杞絕之也故其卒杞復逆喪以葬叔姬繫於杞義未絕也吴氏澂曰疑是叔姬無子杞桓別有妾子爲太子叔姬心不自

必而願歸魯故叔姬既卒而杞桓復來逆
其喪以歸也按數說皆與前後經文貫串。

仲孫蔑如宋

管見左傳云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去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及此年春而魯使仲孫蔑報之此常事耳而春秋必書之者汪氏克寬曰蔑與華元交相聘問其情厚矣而明年蔑與僑如逼于晉令遂與伐宋之師朝玉帛而尋干戈謹於邦交者固如是乎此論足以發明所由必書之旨。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管見穀齊地荀首之如齊左傳以為逆女無所據按此年冬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此晉侯之志也而其先則唯恐齊侯之不易與益以成公二年夏六月癸酉晉郤克帥師會魯衛曹

之師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此怨豈能遽釋乎既而又思其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此好亦猶可復修矣但齊侯不肯下人晉先以禮下之於是使荀首如齊見齊侯言冬十有二月晉將合諸侯以同盟於蟲牢在鄭境即約齊侯以共為盟主其班位即次於晉侯而得加於宋公之上與桓公三年齊侯衛侯胥命於蒲之事同胥命者彼此相命為侯伯也今晉侯獨以此抬齊侯無野而齊侯有必許之者晉荀首乃還比至於穀而魯乃使叔孫僑如往會之豈惟欲示殷勤於晉使哉蓋側聞晉以同盟約齊特令叔孫僑如趨就荀首以悉齊侯之意向何如耳此在成公仍幼弱計不及此如執政之季孫行父必不敢不熟慮也魯自齊侯伐我北鄙遂乞師於晉以報齊鞌之戰經於晉獨與郤克於曹獨與公子首而魯則首季孫行父即聯與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凡四卿是爾日之戰齊師敗績鬪其之時為不可當矣齊急而請盟至秋七月己酉盟于袁婁乃解而魯遂以其八月取汶陽田於詳僑皆令齊亦不能不與其取然則齊侯之怨魯不較之怨晉為尤甚乎及是而晉與齊將謀同盟以釋怨修好則齊侯之必轉扶晉勢以脅魯者知不遠矣觀後之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非其明證耶此在季孫行父之三思後行者固之必謝齊晉將同盟不成則魯之幸成則魯之憂也其成不成之情勢皆須急逆晉使荀首於途問遇之則消息焉此叔孫僑如之所由會晉荀首于穀也與魯卿並阿順季孫行父臧孫許為最適以去年夏四月卒故此會晉荀首于穀則以叔孫僑如行耳。

梁山崩

管見梁山杜注在馮翊夏陽縣北詩奕奕梁山水經注河水又南經梁山原是也夏陽今同州韓城縣屬陝西西安府按此年夏書梁山崩與前僖公十四年秋書沙鹿崩同沙鹿亦山也其崩之狀如小雅所稱山冢崒崩高岸為谷

深谷為陵可想見矣所由來則以地震之甚致然凡地震以山崩為甚而春秋書其甚者則自山崩而外其為城郭室廬人民之傾圮覆壓尚何待悉數耶若夫地震而未至於山崩如文公九年之秋九月癸酉襄公十六年之夏五月甲子又昭公十九年之夏五月己卯與二十三年之秋八月乙未及哀公三年之夏四月甲子春秋則皆正書地震以明變之當戒不可一遺抑又借以見地震而至山崩其變之甚者又當分別言之也再按梁山不繫之晉高氏閌曰先王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此說為允因是以推沙鹿其山在今大名府之元城縣當時不屬於衛必屬於燕而亦不定指為何國則並以其非諸侯正封之地故削之以存王制云爾而高氏本意則謂不繫之晉為天下紀異也初不知春秋書梁山崩非直山有朽壤而崩之謂乃實指晉之地震固有若此其甚者於天下何與哉。

秋大水

管見晉之梁山崩地震也魯之大水天作淫雨也地紀於天則皆天實為之矣春秋連類書此一似泛泛以為天災流行何國蔑有者然其語意則深譏二國之遇災而不知懼習而安之都如俗稱天大由天已耳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管見入春秋以來及此年凡歷九王或崩葬並書或崩葬並不書亦或但書崩而不書葬各有義例非可執一論也值茲成公五年為周定王之二十一年其冬十有一月己酉書天王崩亦不書葬則欲著天王之崩時以罪天下諸侯之無王耳何以見之觀下聯書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則可見矣汪氏克寬曰天子之喪人道始終之大變諸侯相見揖讓入門而聞訃則不得終禮況已聞而猶相與會盟不亦無人心乎春秋之責諸侯不知有王乃至此吁可歎哉按此況深斥同盟于蟲牢之罪而於經文先書天王崩之正

旨亦透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管見蟲牢杜注鄭地陳留封邱縣有桐牢今桐牢亭在河南開封府封邱縣北三里按同盟于蟲牢晉侯先使荀首如齊約齊侯以並主盟故宋為公爵而齊侯得序於宋公之上也前宣公十七年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鄭伯不與盟鄭自邲之戰晉師敗績則背晉而與楚及棐之戰晉師敗績復背楚而與晉故彼同盟于斷道無鄭伯此同盟于蟲牢有鄭伯也鄭伯凡與會盟皆次於宋公衛侯而先曹伯此亦因之惟楚為蜀之盟輒以鄭先齊亦猶此蟲牢之盟以齊侯先宋公且以邾子先杞伯皆臆定耳杞為伯爵同所封以備三恪者何以後於邾子計杞伯之與會盟特自此蟲牢始然則晉侯之以邾子先杞伯殆為其常從斷道之盟即足為小國從霸之倡歟蟲牢為鄭地西距晉東距齊道里為均晉侯於茲定盟所者當謂其與齊侯約並為盟主不得使齊或嫌於就晉以盟也且齊為初交而同盟之諸侯鄭又新服以此而定盟所於鄭地之蟲牢不尤可以服鄭者誇齊侯又即因以交齊者咸鄭伯哉再按此同盟于蟲牢當成公五年之冬十有二月己丑凡九國與二年之冬十有一月丙申楚以十二國盟于蜀大抵相類然春秋於會蜀之盟者皆貶而稱人於會蟲牢之盟者則皆不人之而與其爵豈無貶乎非也觀上書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及十有二月己丑中間纔四十日即聯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新有王喪而亟謀糾結邦交施張霸令是尚知有王哉王曰天王有崩者即有嗣者若奉天討以伸王法即足知九國之君皆當削其爵以與齊民等矣又何待明斥為人必如蜀之盟而後為貶耶

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管見按此六年春王正月書公至自會為自其會而同盟于蟲牢以至也及七年秋又書公至自會為自其會而救鄭即復同盟于馬陵以至也讀者須合觀之以見公之從晉役者其甚勤有如此若徒泥就其所會之殊地以各言其至則於經文一再書至之必詳者其旨隱矣

二月辛巳立武宮

管見高氏閌曰武公乃伯禽九世孫獻公之子於公為十一世祖毀之已久而輒立者蓋武公敖在宣王時南征北伐從王師有功而謚曰武焉至成公時季孫行父自多其功一旦出私意再為立宮聖人於此書立武宮以著季氏

何亂安作之由也按高氏以立武宮歸罪於季孫行父是矣但所稱自多其功之意仍謂其狃於鞌之戰以爲功而欲於魯先世之有武功者復立其毀廟以報之則猶未得其情矣竊憶禮記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葢由魯於此年二月辛巳立武宮然後以武公敖之廟與魯公伯禽之廟對峙爲二以比周之文世室武世室耳敖之廟新立號武宮因其謚伯禽初未謚文而其廟已久則必異其號爲文宮矣凡皆季孫行父之爲之者何爲爲此以季孫行父之世其卿及茲已歷三君後當表其有勞以從享於公廟惟平生善謀以文顯而不足於武其心又以武爲較輕於文故別立武公敖之廟爲武宮而以魯公伯禽之廟爲文宮使他日卒葬之時獨得謚爲文于以從享於魯公伯禽之文宮焉爾至其子季孫宿繼爲世卿得輔襄昭二公其卒葬謚爲武子則此所立之武宮以祭武公敖者亦即爲季孫宿從享之廟也與

取鄆

管見　公羊謂鄆爲邾邑當從之但此書取鄆者須與前書取汶陽田者作一例觀乃知取汶陽田於齊與其取鄆於邾汶陽田本魯田鄆亦本魯邑也魯之失鄆爲邾所侵何以遽得取之由去年冬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於是公請於晉而晉命於邾使反魯之侵地而魯乃以今年二月得取鄆於邾也前之取汶陽田既由齊侯之敗於晉而爲袁婁之盟此之取鄆又由邾子之從於晉而爲蟲牢之同盟皆待晉令故其取之者直如物之先寄諸人至是收而得之云爾與其他侵伐圍入之言取者迥別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管見　五年傳云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此六年傳云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按同盟于蟲牢晉侯與齊侯並爲盟主知其謀復會者在諸侯中惟齊侯之志爲多宋公能忍於事晉侯不能忍於共事齊侯則其辭會爲必有之然其時同盟初畢旋辭後之復會以比度宋公之必背盟尚何疑哉以故此六年二月衛孫良夫帥師侵宋乃晉侯之命之者葢晉自有鞌之戰以致齊師敗績實足爲衛師之戰于新築而敗績者報其怨也今以侵宋之役使衛國惟命是聽而孫良夫之前請晉師而幸有功益當謀有以自効於晉矣至於傳言晉有伯宗夏陽說衛復益以甯相且及新服之鄭人而多招伊雒之戎與陸渾蠻氏於經無所據則不必泥以爲實可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管見　自文公十四年邾子蘧篨卒子貜且立及茲成公六年已在位三十四年矣由去年冬同盟於蟲牢晉侯敘其

班於杞伯之上邾子深知服從大國之利因謹遵晉令而反魯之侵地既得使魯以此年二月取鄆而又於其夏六月來朝於魯以示絕無嫌於取鄆之意然則邾子貜且之在位久諳練國故遠則假成於晉近則彌隙於魯因時立策在中邦亦無以易此豈得以其介處僻陋而加之藐忽哉

公孫嬰齊如晉

管見　魯之取鄆于邾晉令也即可知公孫嬰齊如晉爲拜取鄆云爾

壬申鄭伯費卒

管見　前之四年春三月壬申鄭伯堅卒及夏四月甲寅即書葬鄭襄公中間纔四十三日自來廢禮速葬者莫此爲甚矣至鄭伯堅之以三年再伐許事未竟而卒其卒時當有遺言謂葬制不必拘而伐許乃其急務也鄭伯費承之

亂命，以滅喪紀。於是踰月而葬其先君，此於士未及踰年改元，不稱鄭子而稱鄭伯，樂成君位，以吉服從戎，此其天性天良皆歸泯沒，是尚有生理乎。即位不及二年，遂卒。鄭人謚曰悼公。悼，傷也，憐愛也。謚法中年早夭曰悼。值茲成公六年夏六月壬申，鄭伯費卒，猶是中年早夭耳。乃不見其可傷而翻以為幸，不見其可憐愛而猶不勝其疾惡焉，於悼之義何居。故春秋不書葬鄭悼公，特欲削其謚，以重加之貶絕，亦嚴已哉。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管見】左傳云，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胡傳云，左氏載此師為晉命，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按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伐志乎戰，侵不志乎戰也。此年春二月，衛孫良夫帥師侵宋，越夏而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復帥師侵宋，皆為晉命，即可知其主於侵，不主於伐，亦皆為晉命矣。存晉之意，要不過欲使宋公知所警懼，卒無敢背於蟲牢之同盟焉耳。故魯之以晉命侵宋，使仲孫蔑為主，而以叔孫僑如佐，亦謂蔑不強於僑如，而其賢加人一等，以為單師乃足，僑如不得以專兵自用，別生釁端，或至與晉命之主侵不主伐者有所乖違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管見】左傳云，鄭從晉故也。此說無可疑。

冬季孫行父如晉

【管見】趙氏鵬飛曰，公孫嬰齊如晉，既返，而二大夫侵宋，晉命也。侵宋之師既返，而季孫行父如晉，報宋之屈耳。明年救鄭之役，宋復從晉者，魯故也。按此年秋，仲孫蔑叔孫僑如之侵宋，本由晉命，晉亦必因夏六月之公孫嬰齊如晉，以命之，其情勢應然。且晉有伐宋之命，為宋之同盟於蟲牢，而辭後之復會，以脫令衛一侵宋，魯再侵宋，而宋不敢[illegible]晉，必有大舉以伐宋者，而其從晉師不興[illegible]之[illegible]，宋國以使通其誠於仲孫蔑與叔孫僑如矣。由是師還，而魯復別以季孫行父如晉，報宋之前辭後會，初不以保[illegible]終焉。其情勢亦應然也。至左傳以為晉遷于新田，魯賀之，故季孫行父如晉。然晉之遷國，不見於經，則所稱賀遷者，究屬虛而無着已爾。

晉欒書帥師救鄭

【管見】此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晉欒書帥師救鄭者，以去年冬十有一月己丑，鄭伯之同盟于蟲牢，適新背楚而即晉也。然傳言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亦侵蔡而還，莫敢遂伐楚，故春秋但書救鄭而止。所以譏晉之此役，不能禁楚之不再伐鄭，亦即不能保鄭之不復從楚云爾。

七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管見】按此書鼷鼠食郊牛角，謂其於頭之戴角處食之，故獨指角言耳。嘗質諸老農，率言牛之角根皆有毛毿之，其中或自生蟎、毛蟲，小如蚤，黑色，嚙牛癢而不痛，牛以頭就樹木擦之，角根毛脫，周圍潤寸許，不治則成瘡，搗生蒜子塗之，乃愈。以此證之本草，於鼷鼠曰甘口鼠，其口甘，即牛所以不知其嚙之痛也。又曰鼷鼠極細，癢不可見，其細至於難見，即人所由莫防其如蚤而黑之將嚙牛也。此實與俗稱蟎毛蟲者恰合矣。然則鼷鼠之鼷從奚，奚為何義，自之為鼠，而號以鼷，殆怪其無鼠之形狀，而實有鼠之殘害也。與魯於此年之孟春，將有事於郊，其牛之在滌，既逕三

月而然過鼷鼠食其戴角之處毛脫而皮見焉則郊牛之角不可以稱全具惡得用以郊乎然郊為魯之咸禮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此天子之禮也將有事於郊而適以牛災不獲行事國既無光君安受福其私衷有不能以已者故前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則改卜牛未嘗遂不郊也及改卜牛而牛又死乃不郊至此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則亦改卜牛未嘗遂免牛也及改卜牛而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免牛即是不郊宣三年之改卜牛牛死無可免故直言不郊其不郊與免牛並用乃字作轉著其皆有無奈何之意而私衷亦猶有不能以已者故宣之牛死不郊即聯書猶三望成之牛不死而免牛不郊亦卒聯書猶三望也

吳伐郯

管見吳始見經李氏廉曰吳自太伯奔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始大僭稱王此即壽夢之二年也其先成公二年楚申公巫臣奔晉求通吳以罷楚於是吳兵始及上國矣按此書吳伐郯郯在今山東兗州府郯城縣境與魯接壤吳何故而伐郯蓋由申公巫臣自晉適吳將通吳於晉而先使吳通其道於郯故伐之耳郯之道何以見其不通而有待於伐左傳稱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莒在郯東郯之道吳於道較直何乃舍郯而趨莒哉是必先嘗假道於郯而郯却之不得達乃迂遠而從莒也故既至吳而謀通吳於晉雖真其子狐庸使為行人亦猶恐郯非素附於吳不免終為梗耳於是思有以脅郯謂郯本微國初不屑通以貨賄也以武臨之其敢不惟命是聽乎從可知伐郯之役惟使其道得通俾自吳而北至郯自郯而西至晉不留不處式遄其行則已矣非別有所利於郯也至後秋八月之書吳入州來州來亦微國久服屬於楚以齊甘恐成楚因疾州來當吳師之既入必將因而取之尤恨不能以遂欲之豈得同此春正月之但書吳伐郯也哉

夏五月曹伯來朝

管見曹伯來朝殆因吳之伐郯而有戒心乃就謀於魯耳入春秋以來吳師未嘗及中國獨與楚為敵譬而已及此年春正月吳乃伐郯郯在魯南曹在魯西吳伐郯不已能無遂伐曹乎魯以大國介郯與曹之間亦當有備在魯君雖仍幼弱其執政季孫行父以三思後行聞於外必善謀者故以夏五月來朝欲聞魯之所以待吳而自為之計也豈無事時之諸侯相見特為邦交之常禮哉

不郊猶三望

管見前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免牲即是不郊至宣之三年及此成之七年並以牛有

災而不郊其不郊之故雖與卜郊之四不從有異而其以不郊猶三望者則同踵舊事也然又不能以無別焉宣三年之改卜牛以郊牛祀帝其口傷則改卜稷牛以為帝牛郊特牲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以稷牛為帝牛則不待更經在滌之三月而可以郊矣至改卜牛而牛又死乃不郊而其猶三望者固不出於春正月也若此成七年之改卜牛以鼷鼠食郊牛角帝牛不吉而復更無可用之稷牛蓋魯之用郊久而狃於稷牛惟具遂不獲與帝牛同在滌三月耳於是自春正月之改卜牛必更經在滌之三月而後得為郊牛也此孟春之郊所由必遲之而至於仲夏五月與無何及夏五月將郊而改卜之郊牛鼷鼠又食其角則魯雖欲郊而卒無所用以郊者乃特免牛不郊而以猶三望畢乃事焉按前書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即聯書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其意蓋包此夏五月之不郊而統言之以記是年魯郊之用牛其災之疊見有如此者況指為春正月已免牛何以至於夏五月乃不郊

乎陸澂知其中間二三四月即為所改卜之牛在滌而鼷鼠又食其角之月乃不至有虛月耳蓋鼷鼠雖以鼷名而實則為類極小或潛生於牛首以侵其角人初不覺遂得見其所食之處而以角指之其積日經時亦約略及三月矣觀先所卜之郊牛初必三月在滌起於去年之冬十月其有司朝夕芻之君又當朔月月半巡之彼鼷鼠之食其角若非久而後見豈至待此年春正月之將郊而始改卜牛哉夫鼷鼠之為災先卜牛而食其角當春正月改卜牛而又食其角當夏五月非偶見也一似帝心之卒不順其郊者然此其免牛而不郊固宜然而猶三望之不已則亦襲前人腐定之禮而不知其非焉爾其三望之辨詳見前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

戊辰同盟于馬陵

【管見】去年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晉欒書帥師救鄭傳謂晉師遇楚師于繞角楚師還似畏晉而避之者然及此年秋楚復伐鄭猶是公子嬰齊師師也於是晉侯自將合公與齊侯宋公衛侯曹伯及莒子邾子杞伯凡九國之師以救鄭殆欲并力以挫公子嬰齊之師即得抑強楚而成霸業焉耳比至鄭楚師又還與前欒書之遇于繞角同豈誠畏晉而避之哉蓋楚之伐鄭以為救之者必晉也晉或獨救之又或提諸侯救之皆不可知惟主於晉救至則楚師還晉救去則楚師又出楚能數伐鄭晉能數救鄭乎又能數勤諸侯以救鄭乎其定謀如此以故此年之晉楚爭鄭皆以私圖構怨而春秋皆書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既不以逞暴而削其氏即聯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亦不以同寅而削其爵焉其意欲見楚之一公子能使九國之諸公侯伯子以為君者扶救鄭之名以動衆興師無及於楚亦無功於鄭而皆靡然以返費是為中國之深恥也至於兵車之會徒勞乃以衣裳之會相續秋八月同盟于馬陵亦聊借有事以為此行之不虛而已其同盟與救鄭無涉王氏樵曰諸侯有宋曹在焉宋以五年辭會魯衛受晉命而促之曹自晉文之卒至是始與盟約故知其因馬陵之盟以固結之耳馬陵杜注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隋開皇六年析元城縣地置馬陵縣大業初省今直隸大名府治東南十五里有馬陵城

公至自會

【管見】此會本主救鄭而僅以同盟于馬陵終焉晉不得志魯亦彼從此從耳故微文特書公至自會以冷諷之

吳入州來

【管見】州來杜注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哀二年蔡昭侯自新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漢置下蔡縣今壽州北三十里有下蔡城劉氏敞曰左氏以謂州來楚邑非也州來小國世服於楚未嘗特與諸侯盟會謂州來真楚邑則背於經矣嚴氏啟隆曰州來迤北則魯迤南而西則楚吳得州來可以窺楚楚控州來可以禦吳故州來吳楚之扼亢也按州來為小國久服於楚在今壽州境壽州濱淮吳之入州來蓋以舟師自今淮安泝流而上至州來頓舍舟於淮而以師入之出其不意非有待於圍而後入也後及昭公十三年吳滅州來則撫而有之矣嚴氏謂吳得州來可以窺楚此論亦允觀定公四年冬吳入郢傳云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吳為之伐楚舍舟於淮汭注謂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彼其先之乘舟於淮非即其舟於濱淮之州來而因以乘之乎然則此書吳入州來非獨為滅州來發其端也即吳之入郢亦謂自此入州來始可矣

冬大雩

〔管見〕雩主祈雨。魯以用天子禮祀帝於郊，故雩皆稱大。春秋書大雩者，凡二十有一。其二十並在秋，或時或月，惟此一年之大雩獨在冬。則何以故？蓋由魯自秋旱，禾不登，麥亦不殖，而公以是秋會師救鄭，及八月戊辰，乃同盟于馬陵，而還當其公至自會，則亦秋盡而為冬矣。其大雩者，亦知其過時而舉之無益，聊用表行故事焉爾。

衛孫林父出奔晉

〔管見〕左傳云：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杜氏預曰：戚，孫[illegible]父出奔之後，戚隨屬晉。胡氏鵬飛曰：孫氏[illegible]衛自良[illegible]始，良夫見經六，專盟者二，專兵者四，會盟征伐既一一出其手，世及其子，安得不橫哉。林父，良夫之子也，定公不忍其橫，不能無憾於心。然未加譴而林父奔晉，訴於大國而內抗其君，其罪可

勝誅乎。晉不能治，反戚於衛，獎其臣以逆其君。十四年，卒自晉入衛，晉反之也。其後復[illegible]其[illegible]，至襄二十六年，入於戚以叛。聖人始終著之，首書其奔，[illegible]書其叛，林父之罪無所逃矣。按此後經文絕不見有書孫良夫者，蓋於是年已卒。子林父又襲為卿，定公乃不堪其專而思逐之耳。他罪未有聞，只觀林父之出奔，輒敢以孫氏世食之戚邑，往屬諸晉，其專不已大著哉。至衛侯如晉，晉反戚焉，非不敢有衛之邑也，其在今反戚于衛之意，即為他時欲復歸孫林父于衛之意也與。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管見〕趙氏鵬飛曰：晉初為鞌之戰，魯實傾國以從，故使取汶陽之田，以報功於魯。既敗齊師，頃公屈己以事晉，晉自文公之後，齊莊以東夏彊侯，未嘗屈於晉也。戰鞌一敗，銳鋒頓挫，蟲牢之盟，救鄭之役，執兵歃血，惟晉是從，晉得齊之服，為榮多矣，故常以取其田為負也。魯人得田，晉實無補，而負齊為多。魯人失田，晉實無傷，而於齊為悲，故寧使魯失田，而晉無負於齊。此所以有韓穿之來言也。汪氏克寬曰：曰來言，則見晉命之緩，蓋自知其言之不順，而未能必魯之從否也。曰歸之于，則見取魯田之易，晉卿之一言，重于三軍，而不敢囘拒也。按二說推闡極透。再韓穿之來言，未審如何措辭。觀公羊傳云：鞌之戰，齊師敗績，齊侯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此雖以飾說欺人，然齊侯不若是之刻苦，何所因以乞憐於晉？晉侯不若是之誠，又何緣得使韓穿代請於魯乎？是則以公羊傳為當時來言之情狀可矣。若左氏稱季孫行父之私於韓穿，則直斥晉侯之無信義，又兩引詩詞，以晉比於淫奔之二三其德，遂究論晉之不遠猶者必失諸侯，此可令

韓穿復之於晉侯哉？肆口詆訾，而卒之未聞汶陽之田不歸之於齊也。田卒歸齊，而於晉侯之使韓穿來言者，轉不免多所觸忤，在季孫行父亦當不出於此。更徵之明年春正月，晉合諸侯以同盟於蒲，公不能以失汶陽田辭晉，不會，則當此年之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者，心雖不欲，而其使貴寵，其言復剴切，公獨何能不唯唯以聽命耶。

晉欒書帥師侵蔡

〔管見〕杜氏預曰：侵蔡，報伐鄭也。高氏閌曰：晉得齊之後，冀盡得諸侯也。按二說當合看。蔡一服晉，而楚必頻伐之；蔡久服楚，而晉乃頻侵之，以為相報，是晉所以興師之名也。而其欲盡得諸侯，則亦有是隱情矣。蓋晉自成之五年十二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七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杞伯救鄭中夏之諸侯唯陳蔡未得與耳蔡尤近楚若使蔡而蔡服於晉陳當從之可不勞更用師也然蔡自僖公二十八年及晉文盟于踐土其後專事楚至今已四十有八年前惟文公十五年晉郤缺帥師一伐蔡入焉而卒未能復使之從晉也則此欒書伐蔡之役庸有濟乎且其侵蔡之名以為報伐鄭鄭之譎詐翻覆朝晉而暮楚恬不為怪亦何可恃其心之無貳也觀於明年春正月晉合諸侯同盟于蒲鄭伯在焉及秋七月而晉執鄭伯復使欒書帥師伐鄭猶是欒書也而其帥師伐鄭與今年之帥師侵蔡以報楚之伐鄭者其情事大相剌謬亦可哂矣

公孫嬰齊如莒

管見　高氏閌曰因馬陵之盟始復與莒通此說有據按前宣公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宣八年冬莒取魯鄫邑故城平陽以備之九年秋魯復於莒取根牟報取鄫也十一年夏公孫歸父會齊師伐莒魯

莒之搆怨其見於經者如此及十八年冬十月宣公薨成公立既八年矣以去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則公與莒子其足以釋怨而敦好者此其緣矣故魯以今年春使公孫嬰齊如莒為莒之同盟于馬陵不復安於僻陋而先以禮下之也至左傳以為公孫嬰齊自逆婦於莒未見其確

宋公使華元來聘

管見　左傳云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按此前四年宋公使華元來聘已違請昏于魯之意緣宋公未及昏時乃以此年來聘復申前約而舉昏禮耳再按華元為宋上卿執政雖君之取夫人亦將為主故春秋特以宋公冠之儀禮記凡昏禮命使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此稱宋公使華元來聘亦即緣躬命之禮以抑華元之專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管見　按華元已為宋公聘伯姬矣納幣則因其成事耳使公孫壽者必華元也而春秋亦以宋公冠之又孰非緣躬命之禮以抑華元之專也哉孫氏覺曰納幣禮之小者無事則不書宋公納幣則書之所以起伯姬之賢也婦人不與外事其行事不聞見於人惟備書之可以見其賢爾伯姬傅母不至不下堂卒以火死春秋賢之故書其納幣致女以及後之卒葬皆無遺焉汪氏克寬曰九年季文子致女復命穆姜再拜則知伯姬乃宣公女穆姜之所出而成公之妹耳十四年成公始娶於齊顧安得有女以妾宋公也哉以上二說皆辨晳並錄之以見伯姬之始末焉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管見　據左傳所載趙嬰通于趙莊姬莊姬為晉成公之女趙朔之妻也朔為趙盾之子而趙嬰之姪也嬰以叔父下淫其姪婦其兄趙同趙括不自安放嬰于齊趙莊姬為趙嬰之出亡故譖於晉侯曰原同屏括將為亂欒郤為徵晉

以是殺趙同趙括故春秋不去其官書曰晉殺其大夫二似訝其大刑已施而二大夫之罪固未嘗顯白焉耳而又不唯此而已訐趙氏之大夫有其罪顯白者初不聞其殺之則尤可訝也蓋晉趙氏之盛始自趙衰衰四子以趙盾為嫡而趙同趙括次之其季則趙嬰彼趙嬰之無行在成公四年傳已載晉趙嬰通于趙莊姬其罪既顯白矣先王之法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滅為誅滅是猶得免於殺乎而晉初不聞其為放諸齊者實乃聽其兄趙同趙括之縱舍以逸也若趙盾之謀大逆在宣公二年傳已載晉大史董狐書趙盾弒其君夷皋其罪尤顯白矣先王之法放弒其君則殘之殘當轘其尸又豈特通言殺乎而晉卒不問其得晏然于晉者實早任其弟趙同趙括之容隱不發也異哉頻有信讞皆無誅濟有疑獄乃立決從可知春秋於此年夏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其致慨者深遠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管見按天王改稱天子錫公命改稱賜公命在經文必非無意竊思天子臨涖諸侯則稱王天王受於庶民則稱子錫與賜之義雖通就命言之命降於諸侯如車旂服物之類則稱錫命降于庶民如職銜封誥之類則稱賜猶之賜義爲與禮記玉藻云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注謂君子小人辨以位君子曰賜小人曰與凡常物之遞下亦有此分別則命之曰錫曰賜其不能混而一之可知此成公八年秋七月書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不書天王使召伯來錫公命者譏公之屑此命幾同於無位之庶民或納金於王之太府以邀其榮寵焉爾何以見之前文公元年夏四月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文公何以得此于王哉觀其來錫命者即後九年來求金之毛伯文公殆由毛伯賂王以金故得王之錫命王亦即使毛伯來錫之與今成公亦踵前事而行焉者惟此召伯之來其後不更來以同毛伯之求金則無以徵其用賂於王矣故前稱天王此改稱天子前稱錫公命此改稱賜公命使人唯召伯之來本爲天王之錫公命覺無以別于天子之賜庶民命也庶民非有位者苟非納金於天子何由得賜命哉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管見陸氏淳曰杞叔姬雖出卒于魯而猶繫之杞者爲喪歸杞故也按此說與前後經文一串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管見按申公巫臣欲通吳于晉初自晉適吳過郯必郯之不肯假道乃自莒入吳故當去年春正月使吳伐郯及自吳還晉又過郯亦必郯之不肯假道仍自莒歸晉故當今年冬十月復使晉伐郯也晉伐郯之役使士燮來會師而必將之以聘者殆恐先執春之魯從晉令以歸田于齊而後徐白此冬之晉欲請師使魯得與齊人邾人伐郯耳前晉侯之同盟于蟲牢再同盟于馬陵公[illegible]齊侯[illegible]于[illegible]與馬齊侯新與晉而得拜其歸汶陽田之惠鄭子[illegible]事晉而亦重邀其班先杞伯之榮及光而使晉士燮伐郯其能不惟命是聽乎至若魯成公之初立即使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以結大援二年齊伐我北鄙晉使郤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魯因得取汶陽田於今凡七年矣及齊頃公屈己事晉晉復令以汶陽田歸之于齊魯雖不欲而韓穿之來言其辭婉魯亦不能固拒則今之會伐郯者後有士燮之來聘其禮加恭又胡能不隱忍從事哉再按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伐郯也則齊人邾人之非齊侯邾子斷可知矣但人爲貶辭春秋特以貶國君耳其臣雖爲卿因並不足當此貶矣況師以臣將必受君命何用合君而貶其臣乎即如魯叔孫僑如與晉士燮之會伐郯一皆受命于公與晉侯則卿來一如其君來也在春秋之示貶于齊人邾人亦即以例貶魯晉者其不指定叔孫僑如及士燮亦斷可知矣

衛人來媵

管見此八年冬十月衛人來媵九年夏晉人來媵十年五月齊人來媵傳說皆指爲媵伯姬恐未必然蓋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矣衛人來媵猶在伯姬未歸于宋之前若晉人齊人之來媵則後于伯姬之歸宋者或更數月踰時或更十數月踰年何得以爲媵伯姬耶且魯女伯姬爲宋婧夫人而欲屈衛晉齊三國之女爲之媵各從以二娣姪於情事亦太遠矣竊意媵本妾之別名成公以幼弱即位殆及此八年而可以昏然猶遲之至於十有四年秋乃遣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因是未娶夫人而先納妾自八年至十年初稱衛人來媵再稱晉人來媵又再稱齊人來媵皆由買而得之人爲男女之通號又房中置妾亦通號爲人賤之也可知此叁媵者其來異地得以衛晉齊別之而其來爲媵則同是當以人概之而曰衛人晉人齊人矣然公之娶

夫人可更繼六年而共求諸衛晉齊以納妾若於三年未嘗有聞彼季孫行父之術其君豈誠置若罔聞哉蓋歷見隱桓以來及茲凡八君惟莊公同為嫡夫人之長子其文公之母敬姜是嫡與否亦無明文然則魯之繼世嫡冢多不利而庶孽乃無虞固其常也以是思季孫行父之以忠聞其為君成公謀國家定社稷者即在此衛人晉人齊人之來媵也與觀後十四年公娶夫人姜氏十八年公薨夫人未有子立其妾定姒之子為襄公姒為杞姓夏之後多歷年所其疏族之微賤者散在四方有女好適聞魯使將為其君買妾以充後宮待追怨夫人為之媵遂告之亦足料此八年九年十年中衛人來媵晉人來媵齊人來媵在定姒必居一焉此外二媵亦不當泥求諸姜之大姓與姬之同姓也彼以得媵之處繫之其人焉爾

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管見家氏鉉翁曰夫婦大倫有過而出不獲已也而禮有無子而出禮之疑也檀弓有孔氏不喪出母又疑也觀春秋書叔姬之事見聖人厚倫之意自始歸至卒以及逆喪皆繫之杞是與其能歸而為之書也未聞既出而遂絕既絕而不可復也彼謂子思不喪出母齊東傳聞之說不可不辨按叔姬本以無子而自歸非出也杞伯逆其喪以歸則必與其妾及妾之子皆為叔姬服爲此亦亡於禮者之禮其動也中春秋書之無貶辭則無子出之疑與夫孔氏不喪出母之疑皆可釋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管見左傳云為歸汶陽之田於齊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又云是行也將使會吳吳人不至抑此盟主於會吳其名則恐諸侯之弍而尋馬陵之盟也故晉之此行將始會吳亦可不以吳人不至為恧然吳與楚皆蠻邦晉同盟以謀外楚復同盟以思會吳豈不悖哉而春秋乃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皆不削其國爵以貶而稱人者特不欲為蠻邦而抑諸夏聊以存其體焉耳前盟馬陵之諸侯惟邾子在吳國不與殆以晉期會吳于蒲吳來道必經邾乃獨留以逆吳于境而即陰以備吳也與蒲杜注衛地路史注衛之蒲在今河南開封府長垣縣東北十里子路所宰邑也

公至自會

管見書公至自會譏晉之將始會吳而吳人不至徒以勤諸侯云爾

二月伯姬歸于宋

管見此魯成公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歸宋七年當成之十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而是年三月癸丑已書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然則伯姬歸宋之七年中雖未嘗緜子而稚甚矣蓋宋公固之娶夫人由華元主之不欲其蚤有世子而先聽其御妾乃使求媵納之與魯季孫行父之事成公以三年而頻致衛人晉人齊人之來媵者略同故伯姬之歸宋纔七年其妾子名成既得奉之會諸侯以盟戚也成之會盟于戚何以得稱世子由伯姬以宋公數近女而致疾竊慮其不能久存遂亟為宗社計啟宋公以成為世子立之使無身後之憂可不謂賢乎伯姬為夫人七年宋公固卒世子成繼之伯姬為君嫡母者又三十三年當魯襄公之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死于火也穀梁傳云伯姬之舍失火左右再請避之又以保傅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此

其言雖傳而其不言之隱則未得盡傳也蓋自宋公成即位而伯姬有子而旋罹患亦已傷矣猶緣所前立之世子成復有世子痤為之後又得有庶弟佐以翼世子使不孤焉皆伯姬所常眗育以為國祚之綿長於是乎有賴也無何宋公成之二十九年當魯襄公之二十六年一旦生庶孽奪嫡之禍遂至宋公殺其世子痤以佐為世子伯姬亂茲家難不及救正鬱鬱獨處無意於人世益晨夕祈死者久之越四年而其居舍火夜作伯姬知為神應如願即自入室為門維有能為君母而焦頭爛額者亦無從得入哭如其泉如焚如死如炎燄燭天端然坐化伯姬竊謂歸宋以來所謂存吾願者歿吾寧即此而是他尚何言哉若然則穀梁載其請避不許云云亦獨據所傳聞以表章伯姬猶未為實錄也而在當時之哀其守禮者或復惜其不達於權故左氏並記之曰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夫豈知伯姬之賢固亦有其不可測哉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管見公羊傳云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按之經旨為合至致女之禮諸家說致字義多未安由曲禮通之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是知致之為言謝也女嫁三月既廟見於是婦謝女道而成婦道故言致女以明其成婦耳斯殆嫁女于國君為夫人者乃有是禮與今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雖不定指何月亦必及三月可知國君致女不必使卿而魯以季孫行父如宋者宋之有華元猶魯之有季孫行父也其私交已久魯當如宋致女季孫行父恭自請於公而公許之者春秋書曰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以為譏其如宋之意特為華元而實輕于致女可矣又以為譏其如宋之意實為華元而反重于致女亦可矣若讀者但據傳言致女為錄伯姬遂謂季孫行父之如宋固無譏焉於經旨究為未備

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管見董氏仲舒曰頃公齊桓之孫伯主之餘業即位九年未嘗一與會盟之事有怒魯衛之志伐魯入其北鄙伐衛敗之新築大國往聘慢而不敬晉魯俱怒合四國之衆困之于鞍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又史記齊世家云齊頃公以其十年敗績于鞍十一年屈身朝晉歸而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以此論之則其卒之先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謂齊侯七年不飲酒食肉亦非盡飾辭矣夫頃公懲于初恃強橫喪師辱國一旦翻然改圖獨從事於慈惠恭儉豈非將克於厥初者亦獲圖惟厥終也哉故春秋既書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再書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與明年之書晉侯獳卒而不書

葬者異焉謚法甄心動懼曰頃此其一也甄為陶人作瓦之法以圓桶附泥為之下有盤其心居中能運轉是以人之有回心以易行者借其象曰甄心向之心漠然令則動向之心悍然令則懼是所謂甄心動懼也齊侯無野有合於此乃特書葬齊頃公以存其謚亦欲著其悔過遷善之心終有不可沒焉爾至晉侯獳之卒及葬以景謚謚法布義行剛曰景此亦其一也彼晉侯獳之生平其犯義逞剛者不具論當其將死左傳謂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

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按晉侯獳以夏五月丙午卒麥登已兩月矣則其欲食新者穀也穀早及六十日而熟亦可食將食新而召示桑田巫殺之惡其言之中耳危哉秦醫苟非有二豎子先然啟之疾不可為之云詎不足以殺其軀乎大凡凶人為不善沒身不悔晉侯獳負膏肓之病在鬲上心下亂氣從憤陰血周作脹脈僨興外強中乾大命逝止其胸臆之膏閼積不能破也乃其自卒及薨猶謚以景景為光明之象與膏閼大相背違此春秋所由不書薨晉景公以削其謚與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管見此為鄭成公論之三年也左傳謂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是為貳於楚矣但楚素恃強而忽以重賂求[illegible]將以非鄭而鄭亦莫敢不諾所由然矣[illegible]政也鄭世家云前鄭悼公費之元年許靈公惡鄭於楚悼公使弟睔於楚自訟訟不直楚囚睔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睔私於楚子反子反言歸睔於鄭二年悼公卒立其弟睔是為成公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乃使人來盟成公亦遂私與之盟是年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于楚執之使欒書伐鄭據此則經文於春正月方書鄭伯會晉侯同盟於蒲未幾而秋復哭書晉人執鄭伯使欒書帥師伐鄭亦不覺其情事之乖違為太甚矣惟計鄭之忽晉忽楚其無信已非一日而晉之與楚數爭鄭者無若楚何而獨思逞憤于鄭遂至執其君以伐其國是為大不義也可無加之貶絕而稱人哉至若伐鄭而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又楚人聞晉之伐鄭亦使子重師師侵陳以救之並見左傳王氏樵曰殺伯蠲不書既執其君舉重也楚侵陳以救鄭不書不與其救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讀春秋管見　卷八　成公九年　四十五

管見春秋書薨者不一例此則特與明年晉侯獳之不書薨者作反對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管見初申公巫臣自楚奔晉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壽夢由是得申公巫臣遂為楚患故楚人以吳晉之通怨申公巫臣之適吳並怨莒渠丘公朱之聽假道也及茲成公九年冬十有一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職此之由耳庚申莒潰非叛其君也莒地僻陋恃楚師以庚申至不抗楚輒相率散走山谷以示怯楚不待圍而莒城一空其別邑有鄆楚師復自莒長驅皆如入無人之境而已楚師易莒不設備乃失其稗將焉觀左傳所載謂莒人囚楚公子平何以得囚耶又謂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何以敢殺耶細玩經書莒潰則鄆之隨潰可知即聯書楚人入鄆則莒之先入亦可知是豈莒子與其羣臣百姓畏楚師誠甚皆倉卒不知所為遂委而去之以任其充斥哉蓋楚師來而待之以潰者使之無可俘戮潰而縱之以入者使之無可攫取獨開楚之覬貴有公子平實佐軍事亟共謀以間執獲因而殺之亦足以成主帥公子嬰齊而貽辱於楚王審矣俄而莒志竟成則楚之此役在今之無功忍恥不足論在先之恃強逞憤重可貶也故春秋人之曰楚人楚人孰謂謂楚子耳公子嬰齊之師師命由楚子則卿將猶之君將不得以楚子未始親行而寬其責備也且春秋人字貶例但為君設不得以臣參之

秦人白狄伐晉

管見家氏鉉翁曰宣八年書晉師白狄伐秦譏在晉也然晉猶書師今書秦人白狄伐晉貶秦也奚貶乎以其黨於楚而為之出師也按此說最得經旨蓋爾時晉楚爭強晉在北楚在南惟東吳接壤于楚亦惟西秦聯界於晉晉之

讀春秋管見　卷八　成公九年　四十六

門道於吳，若將以害楚。而楚之久結於秦者，輒以害晉於是。吳師未及楚，而秦師已及晉矣。今楚為楚子，啓其前，則楚子亦與秦伯偕同時。文公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共滅庸，楚以庸地之錯入於秦者且柢以屬之秦，自是通好焉。伯營平秦伯，稻繼之。及秦伯榮，秦伯榮與楚子敵同時。成公二年，楚子審襄前，楚子旅例蜀之役，大合諸侯以盟于蜀。蜀為魯地之湖于齊者，距秦遠，秦伯榮忠然肯來，克襄其事。此情之和協，亦孔固矣。然則此成之九年，書秦人白狄伐晉。秦主兵，家氏謂其黨於楚而為之出師者，豈不誠然乎哉。至秦之伐晉而偕助于白狄，非期其來會，特約以進應耳。白狄赤狄皆狄類，赤狄前與今潞安，故其長稱潞子。若自潞安以外及延州一帶僻地，有廧咎如，則白狄當亦在焉。此介晉之東北，鄜因是。宣公八年，晉人亦嘗以白狄伐秦也。及宣之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十六年又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白狄傷其類，固必有背晉而向秦者。此所以猶是白狄，晉得因之以伐秦，而秦

亦得因之以伐晉也。與惟秦與白狄隔于晉，會師為難，乃使潞約白狄同曰舉兵。秦伐晉之西南，衝其前；白狄伐晉之東北，牽其後。作夾攻之勢，使晉不得兼顧，必堅守不出也。如是則秦得師徒無虧，而晉之邊疆大為搖蕩，亦足藉口以役于楚矣。豈必其大克而深入哉。故春秋亦但書伐晉而止。其卒無戰無圍，無入無取之可言也。夫秦之先世嘗以霸西戎稱矣。至是而為楚所役，惟不就，又引非我族類之白狄為與。秦伯其何以自立乎？貶而稱人，固宜。

鄭人圍許

〔管見〕左傳云：鄭人圍許，示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注云：此秋晉執鄭伯，鄭不求服于晉而出師以圍許，示晉不以執其君為急也。紓，緩也。勿亟遣使請晉，示欲更立君也。晉恐鄭別立君而執一人為無益，必歸鄭伯焉。此明年晉侯歸鄭伯張本。按傳注皆得圍許之意，惟鄭人二字無有鄭未有君，誰為動大衆以圍許耶？觀左傳亦稱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遂立鄭伯之弟公子繻，是為改立君矣。鄭伯被執而改立君，其君也與哉？從可知此書鄭人圍許，其鄭人若斥改立之君公子繻耳。既改立公子繻，旋即奉公子繻以圍許，所以示晉也。挾之事勢，並當在此九年冬十有一月。而傳未審此鄭人者本斥改立公子繻之非君，乃於圍許之後，及十年三月，始言公子班立公子繻，則不免于誤矣。又按鄭之改立君，將以示晉而必有事于圍許，有非特示以有君，亦且欲示以能君也。何以言之？成三年，鄭伯堅使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冬再伐許，以四年春三月卒。鄭伯費繼之，未及改元，遂自將伐許，人以即位踰月而卒。其嗣立者為鄭伯睔，既三年，亦未始忘情于許，而忽為晉所執。鄭無君，乃改立君，以許其國。國之大事在戎，而改立之君他務未遑，獨欲纘承先世圍許未就之緒，而出師圍之，與欲定居克奮厥武，可不謂能君乎？而春秋必貶而人之者，嚴君臣之定分也。如後成十五年傳云：春，會于戚，討曹

成公也。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諸侯將見曹伯之弟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以此衡鄭公子繻，鄭以其君被執而改立君，公子繻輒當之，殆亦以為儼然一君矣。其君也與哉。

城中城

〔管見〕趙氏鵬飛曰：前者楚人伐莒，莒潰，遂入鄆。鄆逼于魯，魯實懼之。今城中城，備不虞也。中城雖遠于楚，視莒之潰，亦不可不備矣。按八年傳云：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勇夫重閉，況國乎？據則楚之伐莒，莒潰，遂入鄆，亦由其城已惡耳。魯戒于莒，城中城以備楚，固其宜矣。惟中城地名無可考。或言中、內一義，中城猶內城云，爾亦通。

許隱公七年城中邱在今沂州東南三十里桓公五年城祝邱在今沂州東南五十里莊公十二年城諸及防諸在今青州府諸城縣去府城東三百里防在今兖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由諸而中邱祝邱以至防並魯之南鄙邊邑相屬以東帶于莒者城亦皆完以備楚而加慎乃增築重城于內以屏蔽其門之臨衢道者為旁門以通平時出入有警則堅閉之其亦有合于易夫重閉之意也夫

十年

春

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管見左傳云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是矣蓋晉自去年秋因鄭伯朝晉而執之且使欒書帥師伐鄭為鄭之貳于

楚也鄭使伯蠲行成晉殺之于時楚子重伐陳以救鄭鄭堅守以待楚救不服晉晉欒書之師亦還及冬十有一月鄭不以晉執其君為急而改立公子繻為君旋奉之以圍許晉人聞之因自度其執鄭伯者留之無益歸之亦無因於是先以此年春命衛師伐鄭使鄭不得寧或以行人私于衛而求代達其請成于晉之意也及衛師伐鄭鄭仍不服晉其夏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固亦晉之無若鄭何而出于此與至論此春之衛師侵鄭帥師者本公子黑背也經文不書公子而特書衛侯之弟胡傳謂與隱七年及桓三年兩書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無以異焉孜齊侯祿父生襄公諸兒其弟年有寵頻使之出聘以攷年之子公孫無知遂因連稱管至父之亂弒襄公而自立為君衛侯臧生獻公衎其弟黑背有寵並使之帥師以後黑背之子公孫剽亦遂因孫林父甯殖之亂出獻公而代立為君然則前之夷仲年與夫今之子叔黑背皆特指為齊侯之弟衛侯之弟豈非著其因寵釀亂者徒以私于弟而啟後亂之弟而不弟者試究觀衛事成十四年書衛侯臧卒不嗣此黑背之帥師伐衛者尚存與否及襄之十四年書衛侯出奔齊其篡立者則黑背之子剽也後遂衰之二十六年乃書衛甯喜弒其君剽衛侯衎復歸于衛以此知衛之後君其位正而没亂亂而反正者經魯之成襄二公凡三十年而間先及成十年之衛定公臧書曰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伐鄭其大端已畢見矣他若問伐鄭而識晉之務與楚爭並識衛之甘為晉役者以為餘論可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管見魯之郊在孟春因天子孟春祈穀之郊也然魯郊必卜日日用上辛在旬以內其旬以外之下辛不得以其日郊並不卜也魯卜郊于孟春從則郊不從則不郊將以過時而舉為非禮焉爾若役之襄七年乃三卜郊豈不以仲春季春雖非孟而猶是春乎至前僖之三十一年及後之襄十年復四卜郊又豈不以夏四月之非春猶是時之首

而稱孟乎及此成十年而更有事于五卜郊者仍不出夏四月則或以四月之上辛不從猶庶幾于四月之下辛從也郊日用辛得辛則亦可以郊矣夫孰非謂郊為魯之重祭一歲不郊則無以為邦家光遂不憚瀆神而屢卜乎然有加于三卜四卜而為五卜其不從亦如故焉是欲更卜夏五月而不得也乃不郊玩乃字之意其果成公之五卜郊而不欲更有加與益以前之七年春正月是為孟春當郊而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仍須在滌三月乃卜郊于夏五月之上辛卜亦從及期鼷鼠又食其角亦卒免牛而不郊從可知今之夏四月五卜郊不從雖加卜于夏五月其郊尤為過時牛雖無故卜必終不從也此其所由以不郊者猶以無若卜何而乃已豈遂已哉但前書不郊猶三望及此不復踵而行之是後固亦未有不郊猶三望者聊足為魯幸云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管見此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晉命也使鄭而鄭不服于晉晉伐之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主兵晉侯亦自將也吳氏助曰左氏云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若然失禮之甚經當有貶既無貶文蓋傳妄也按此說為定經必無晉太子生代父位而即得正書其爵曰晉侯者至于傳言晉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亦足據以見伐鄭之終事且於去年晉人之執鄭伯皆有所歸結矣但此伐鄭之役必以討鄭之改立公子繻為名因以鄭伯睔從在軍中聲言欲去公子繻而更立之於是鄭人殺公子繻其黨于繻而擅立之公子班亦奔許故鄭伯睔復君其國也然晉侯之歸鄭伯不見于經者何益前之敢執鄭伯實為大惡則今之思歸鄭伯特其小善耳乃獨因晉侯之伐鄭不貶而削爵使有別于執鄭伯之冊晉人則亦已矣其他會師伐鄭之諸侯皆從此例是雖不欲盡沒其歸鄭伯之小善而卒不使稍掩其執鄭伯之大惡

其旨微哉

齊人來媵

丙午晉侯獳卒

管見晉侯獳以五月伐鄭即以其月之丙午卒暴卒也既使其伐鄭時非以鄭伯從則鄭伯之執于晉將終身焉何由得復歸其國哉至于晉侯獳之書卒不書葬與前齊侯無野異為齊侯之葬諡以頃為差合晉侯之葬諡以景為大相背也辨已見前再按春秋獨書晉侯獳卒豈即欲以其名之真正其諡之妄乎說文云獳怒犬貌後哀公十二年吳徵會于衛衛欲勿往子木謂吳方無道必棄疾于人至為之喻言曰國狗之瘈無不噬也注以瘈為猘狂即怒犬之貌焉耳然則晉侯獳之生平好剛而狂狂者必暴死夫孰不與其名為適肖乎

秋七月公如晉

管見春秋時諸侯之於霸主五年必躬朝之其非霸主而以霸主奉之者亦然然則特稱霸主及卒諸侯得不親會其葬也哉此年夏五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其于含襚則臨之必備無論已諸侯五月而葬先于天子兩月則晉之葬晉侯即當在秋九月公送之卒事而歸不亦即在冬十月耶胡而至冬十月初不聞公至自晉也久之盡冬之一時復踰年而為三月春又幾盡乃得以公至自晉書焉則何以故由晉人之止公耳其止公之意蓋因晉侯獳在位十九年自魯齊衛鄭曹及莒邾杞之小國皆先後與晉其霸業不減於文襄時今卒凡與晉之諸侯率宜如晉會葬也惟魯尊晉而以秋七月至其他國之後至者莫知其期乃因魯為宗國遂止公以為首倡即各使人將公命致之其葬月惟以所啟之國君畢至為定不嫌于緩卒之亦徐徐至度晉侯卒於今年五月殆以明年二月而始葬與然晉人以是為大榮而亦重念公之首倡者不憚久于淹居乃克彰此霸主之葬制也故葬晉侯之後月為三月公至自晉而繼世之晉侯旋使郤犨來聘亦亟思有以報公未始出三月焉

冬十月

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管見晉侯使郤犨來聘以去年夏五月晉侯獳卒公於秋七月如晉及此年三月公乃至自晉其來甚勤其留甚久其襄大事為甚力故報之耳至于聘已而復以己丑及郤犨盟則由晉侯之因聘請盟而使郤犨涖焉者也其盟為

何以成之九年冬十有一月秦人白狄伐晉其怨未䖏十年夏五月丙午晉侯獳卒嗣君厲公立豈得忘情也哉故比十有一年既葉其先君則年為十二年其秋遂伐白狄經書秦人敗狄于交剛其狄即指白狄言耳惟秦人非白狄比晉度其不能以獨力敗之也於是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經悉書之此即晉侯使郤犨來聘而因以請盟于公之故與前後記一若有故則卒聘求帛加書以將命有書則公受其書而走據書辭以為約誓之辭蓋之明神必首晉侯州蒲次魯付黑臀而郤犨不得越以名也涖之而已說者乃謂及郤犨盟公為尊郤犨為抗殊未當也若大晉侯之謀伐秦將大合諸侯之師而得使郤犨頓盟魯者夫亦以公之於晉既不忘前君之好克先諸侯以魯雖豈得不同新君之仇克先諸侯以伸師于由此推度則晉侯使聘之意與夫請盟之意並可作一串觀矣。

夏季孫行父如晉

管見左傳云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按此傳簡而明於是年春三月既書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則於夏書季孫行父如晉不指其事而其為如晉報聘且涖盟亦可知矣由是以推郤犨之來聘且涖盟特書晉侯使之則季孫行父之如晉所為報聘且涖盟者亦必由公使之尚何待言哉又公及郤犨盟必著其盟日曰己丑至晉侯及季孫行父盟不亦當有日耶然季孫行父之報聘且涖盟只以如晉統之而從省不書聘亦不書盟不書盟亦不書日並有文所不具而事則畢包者總以前既對微之可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管見叔孫僑如如齊為請昏也觀于十四年秋如齊逆女九月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皆叔孫僑如為之使則此十一年之秋如齊其為請昏可知但成公至此將及成人何以請昏之後猶待既閱二年而乃受夫人哉前八年冬衛人來媵九年夏晉人來媵十年夏齊人來媵所謂人者女之通稱亦女之賤稱來媵來為妾也成公以三年而納三妾可不汲汲于娶夫人且諸侯之禮其有為夫人而納采者辭曰與寡君共事社稷宗廟則魯之請昏于齊必得齊君之嫡女乃稱於時魯以為請而齊侯許昏或其女尚未及年宜姑待之故叔孫僑如之逆齊女以為魯夫人者在後之十四年而叔孫僑如之請齊女以為魯夫人者乃在今之十一年也至左傳以此如齊為聘齊將常事耳春秋例不悉書說者乃推言傳義謂魯將改事齊而背晉焉然明年為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十五年三月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何嘗頓見魯之改事齊而背晉哉。

冬十月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管見王朝之有周公乃周公旦之後世食采于周圻以為氏亦世其公爵其前之見於傳者若周公黑肩及周公忌父亦具論經于僖公九年夏書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傳舉其名曰孔僖三十年冬書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傳舉其名曰閱所由來亦較著矣又茲成公十二年春書周公出奔晉傳亦舉其名曰楚而經獨以宰字與前兩稱宰周公者有異是則雖世其公爵而於實任三公之事可知矣其出奔晉之故傳謂惡惠襄之也注者以為惠襄二王之族視傳辭較顯益此時為周王距惠襄止四五世族近則當盛也但未得確指

其族人為誰究亦無着竊意前宣公十五年為周定王之十三年經書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傳謂卿士王孫蘇與召伯毛伯爭政遂使王札子殺之夫王孫蘇與王札子皆係之王殆即所為惠襄二王之族也與其殺召伯毛伯至此終十五年度自定王崩簡王立王孫蘇猶為卿士專政王札子亦卒為之黨乃以此周公楚者其公爵為虛位無職任獨泰然食采于周從此收奪其土田以為已有可也于時或即使王札子以成力僭之其諭以意者必若前詩稱孫稷之皇父卿士曰予不戕禮則然矣言下固謂禮收而不與戕則隨之其可堪乎因是而周公楚懼其不免即將為召伯毛伯之續遂舍周而出奔晉此後及春秋之終凡百年亦絕不見有從貴周公者嗟乎周公旦為成王元輔有大勲勞於天下既封其世子于魯有采邑在王畿內亦使其支子以公爵世世守之故王令有周公楚乃一旦為王近族之卿士所偪周公楚出奔晉竟使周公旦之采邑泯沒不傳令王微弱莫敢問亦如前王之有殺其召伯毛

伯者惟是置若罔聞而已可勝慨哉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管見】左傳稱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兵好惡同之云云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劉氏敞以為瑣澤之會本以合楚鄭也令楚鄭不至魯衛自盟何耶且合晉楚者宋也宋亦不與又何耶凡晉楚為平則應大合諸侯以申成好令三國會而已又何耶然則傳之言未足信也按此說駁傳甚悉當有所發明以終之蓋此成十二年夏書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其秋即聯書晉人敗狄于交剛此事以觀則知晉侯之為此會亦欲因衛侯以謀敗狄焉耳成九年冬秦人白狄伐晉晉怨秦亦復怨狄而其復怨之師不能以同舉也惟先有以敗狄使秦不得以狄作遥應之勢然後從而伐秦亦使晉不至以狄懷後顧之虞矣其必于衛侯謀之者狄在晉之東北狄亦在衛之西北即約之夾擊狄必不支晉人之於狄三捷勝然能無救之也哉夫衛之事晉甚謹無役不從且狄為衛之深讐自莊公末年狄伐邢之後閔二年狄入衛衛遂遷于楚邱僖三十一年狄圍衛衛復遷于帝邱其他或侵或伐又無論已衛豈嘗有以報狄乎及茲晉人主兵以圖收狄欲使衛侯為之助焉固當惟命是聽也至于敗狄不藉魯師而公亦來會者殆由晉侯致之以預白明年乞師伐秦之意耶欲公為諸侯會師之首倡與瑣澤地名杜注闕度當在衛之境內晉侯實親至焉者將求于人必先以禮下之類如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管見】高氏閌曰此狄蓋白狄也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此先敗狄而後伐秦見知報九年之役也按赤狄白狄自宣公

三年四年及八年始分見至十四年而晉師滅赤狄潞氏十五年復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存者惟白狄而已則不必別之為白狄而但以狄稱無不可者交剛地闕當以晉人前後敗狄之處推之僖公三十三年秋晉人敗狄于箕杜注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今在太谷縣東南三十五里昭公元年夏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公穀大鹵作太原杜注太原晉陽縣攷太谷之距太原纔一百二十里則箕與大鹵並在晉之東北鄙與狄境接亦可知交剛地闕但意揣其近于箕與近于大鹵者當之雖不中不遠矣至若晉之敗狄諸夏之慶也而春秋亦貶而人之者為其特伐秦而先敗狄總以興兵構怨非出于攘外安內之正志云爾

冬十月

十有三年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管見 旬成公二年夏六月郤克敗齊師于鞌之後十一年秋三月晉侯使郤犫來聘己丑及郤犫盟則郤克之弟也至此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則又郤克之子也郤克並已前卒子郤錡襲其爵耳杜氏預曰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伐秦也其稱乞師者穀梁傳曰乞重辭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

三月公如京師

管見 晉侯之會諸侯伐秦以京師為之會所其會之期在五月而公以三月先如京師此視郤錡之來乞師相去曾幾日耶公之趨赴晉令實足為諸侯首倡夫亦可謂勤矣既如京師惡得而不朝王然朝王為常禮春秋之例本不悉書且公以會師伐秦如京師其志不專於朝王也則亦可以不必書者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管見 諸侯非勤王輒以九國之君師其師以屯聚于京師舜言伐秦據事直書固有不待貶絕而自見者故于此夏五月書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皆不必削其爵獨于所會之邾滕二小國稱邾人滕人以存其例則已至晉之會師伐秦經但書伐未始以戰賞之亦但書伐秦未始以伐秦至于何地指之蓋由秦師堅守不出莫能深入徒得俘掠其邊鄙以歸故爾若傳稱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玩經文皆未有合信傳者惡可泥歟

曹伯盧卒于師

管見 曹伯盧卒于師正當伐秦之時或臨陣中流矢皆不可知若以疾亦夏時傷于熱而暴卒也穀梁以為閔之亦允閔曹伯盧正所以罪晉侯州蒲耳國君死王事今為晉令所迫亦不獲已而至以命殉焉彼晉侯之後曹伯盧而卒者死于弑而以惡謚加之曰厲不亦宜乎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管見 公與曹伯盧皆會晉師伐秦夏五月曹伯盧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此事以觀則此公之書至亦可為大幸不特以常例目之

冬葬曹宣公

管見 此書葬曹宣公亦非常例也當與後十八年不書葬晉厲公對看蓋曹伯盧卒于師晉侯州蒲死于弑其正變已絕殊曹伯盧之卒謚宣晉侯州蒲之死謚厲其美惡亦迥別至其葬也曹伯盧得書葬曹宣公晉侯州蒲不得書葬晉厲公此在春秋之以筆削為袞鉞者不尤使其生前之大小強弱盡化為烏有哉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管見 莒子之卒前未有書者自今莒子朱始按厥所由蓋以成七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鄭八月同盟于馬陵成九年春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此在晉景公糯時也景公以莒子從魯齊宋衛鄭曹之後而又使與邾子並先于杞伯則中國諸侯莫能外之且有讀之者矣成十年夏晉侯糯卒厲公州蒲立厲公四年當成之十四年其正月莒子朱卒以同盟故得赴于晉以及諸侯此所赴者當使人而

况於魯尤鄰近亦嘗有舊姻乎此以知莒子朱卒魯史固必有其文矣而春秋特存之者非但慮同盟之存沒而絕情禮不交已也就莒論之莒子朱上承莒紀公文之十八年十月莒弒其君庶其即莒紀公是已弒君不得書卒莒子朱下傳犂比公襄之三十一年十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即犂比公是已弒君亦不得書卒然則莒子朱介乎其閒在位凡三十二年獨得保其首領以沒使春秋書曰莒子朱卒豈非大幸也哉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管見〕左傳曰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衛侯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夫人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孫氏復曰林父以成七年奔晉其言自晉歸于衛者由晉侯而得歸也許氏翰曰歸易辭也

自晉奔之故也趙氏鵬飛曰林父奔晉以得入知衛侯畏晉而不敢治已則肆惡于衛者庸何忌哉故其後卒至于叛所以叛衛者林父也而致林父之叛者晉也晉侯之罪當加于林父一等按傳說互相發明其義盡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管見〕前宣公元年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家氏鉉翁曰夫人豈大夫所得以哉書以者著其罪也及此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書法同前則其旨一而已字義能左右之曰以夫人之尊與君敵而其由大夫逆之而至者乃謂之以則宜若使之相從于提挈挟持而靡不聽命焉此於齊女無識而魯大夫之恃強橫而不克體大昏敬慎重正之意公子遂而後又有是叔孫僑如之當著其罪者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管見〕此年秋鄭公子喜帥師伐許鄭伯歸命之猶是前鄭伯堅及鄭伯費之志也必將滅許而後已焉明年冬十一月許遷于葉則其端矣公子喜字子罕其後有罕氏前成之三年當鄭伯睔之十七年使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去疾字子良其後有良氏鄭穆之七族此其二也至左傳叙伐許之事云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據此則公子喜先佯敗以示弱使許不加警備鄭伯旋自將銳師以伐之故自戊戌及庚子纔三日遂入其郛是鄭用兵之詭道耳叔申之封注謂成四年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之故不遂焉今許以公孫申之所疆田求和于鄭亦據傳為辭從之正可以為許之遷葉作引子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管見〕婦者有姑之稱前宣公元年書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省氏字則姜即其氏非闕也此成公十四年書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不省氏字則氏繫于姜亦非贅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管見〕此年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其後太子衎立十八年而出奔輒改立其從弟公孫剽亦經十二年乃遇弒此間肆為僭逐以成其篡代皆由孫林父為之則前書其自晉歸于衛者正為衛侯臧之卒後六十年總挈其亂本也

秦伯卒

〔管見〕此秦伯榮也其名非無徵謂史失之者非也被惟天王崩赴于諸侯不稱名秦自康公罃與楚莊王旅共滅庸

遂通好無閒楚僭王號當宣公十八年楚莊王旅卒赴于秦必用王禮而不稱名及茲成十四年秦伯榮卒或依楚之赴不稱名者以赴楚而即因以赴于諸侯則獨稱秦伯卒而已故魯史如其所赴書之而春秋亦仍之欲以見秦之結楚雖未嘗與楚俱僭王號而其因君之卒以赴于諸侯亦有效尤於楚以僭王禮者蓋如此

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管見 諸侯既葬稱謚亦所以諱其名也而於卒必稱名者與天王崩之不書名者有別昔隱公三年書夏四月辛丑尹氏卒不稱名是內諸侯之僭也故前書三月庚戌天王崩後書八月庚辰宋公和卒以正之至是年冬十有二月癸未乃書葬宋穆公以諱其名豈嘗同于天王崩之絕不名哉今成公十四年冬十月書秦伯卒亦不稱名是又外

諸侯之僭也故先于是月書庚寅衛侯臧卒後乃得於十五年春二月書葬衛定公以正之至於入春秋以來凡書天王崩者皆絕不名豈嘗同於諸侯之及葬舉謚而乃諱其名哉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管見 孫氏覺曰嬰齊公子遂之子而歸父之弟也公孫歸父奔齊而仲遂之後遂絕魯不欲絕仲遂之後使嬰齊後之故曰仲嬰齊也家氏鉉翁曰公羊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弟無後兄之理以後襄仲爾按二說為得正旨或猶以經文前書公孫嬰齊此改書仲嬰齊其所由不同者未能決亦當辨之按宣公八年書仲遂卒於垂仲乃其氏非字也魯之三桓公子慶父為仲氏故亦號仲慶父其子則公孫敖是矣文七年傳公孫敖娶於莒曰戴己卒又聘於莒莒人以有娣聲己存辭之則稱為襄仲聘焉林註襄仲即公子遂乃公孫敖之從父昆弟則屬於慶父之仲氏以稱仲遂已也或謂遂本生而賜氏為仲何所據哉惟遂之稱公子則由僖公引而親之為同母弟欲借以昭寵異故然其實非公子也是後歷事三君春秋書公子遂者凡十七見及宣之八年卒於垂乃抑之使歸於仲氏曰仲遂更不得肖稱公子以繫於公所以正名焉爾前仲遂旣稱公子其子歸父及嬰齊亦肖稱公孫也歸父去魯奔齊不必論嬰齊猶為魯大夫卒於魯則亦當有以正其名矣故前書公孫嬰齊以見遂之得列為公子者其公孫之相沿襲視若故常今特改書仲嬰齊則著遂之當黜其公子者其公孫之從削奪統為一例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管見 成十年晉侯獳卒厲公州蒲立十二年晉會諸侯伐秦曹伯廬卒於師傳稱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迎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諸侯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值此十五年春三月經書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於戚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此即所以討曹伯負芻也然豈討之正哉晉侯以同盟於戚會諸侯而名曹伯與焉在曹伯自度以為殺太子而自立於今三年固居然曹伯矣絕不聞晉侯興問罪之師而特以同盟於戚會諸侯是殆以其新立纔五年欲尋前晉侯獳之同盟於清邱與其同盟於馬陵及蒲耳庸有討於曹乎凡諸侯有篡弒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是晉之徵會於曹而曹伯有必從者次春秋書公會晉侯衛侯鄭伯而即以曹伯參之既若曹本為無罪者然其下聯書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而使曹伯皆得先之又若曹伯之位為已定者然以是而同盟於戚曹伯不知晉侯之將執之以歸於京師也俄而盟

訛晉侯乃數曹伯殺其太子而自立之罪命執之即命歸
于京師此無事起兵糾衆而曹伯忽已討矣其為詞亦欲
然非討之正亦使會盟之結信修好皆從此大壞可無非
與而說者不跟同盟于戚立斷遂謂執既當罪又歸京師
得侯伯討罪之義故書爵以表其善殆未必然益不人曹
侯者為其據事直書而貶義自見耳且上文獨于邾子稱
邾人存貶例也其同盟于戚之公侯伯及世子上卿即當
兵邾子並人之矣何待一一悉加貶哉以此知先盟後執
晉侯而見並作晉人觀之可也或疑晉侯執曹伯不歸于
晉而歸于京師究有是處此亦於當日情事未審明年秋
曹伯歸自京師余氏光曰是時周王擁虛器而已生殺予
奪不能專主觀曹人一則請于晉再則請于晉未聞進一
介于周至晉侯許之子臧從曹伯來歸則操縱之權盡繇
于晉特寄因于京師假周之名而已按此說確不可易又
按同盟于戚杜注戚衛邑在頓邱衛縣西今直隸大名府
開州北有古戚城蓋晉侯欲執曹伯而以同盟誘之出至

戚則曹伯不得以其國為藏身之固矣至同盟之八國江
氏克寬曰三月宋世子成會盟六月宋公卒蓋宋公有疾
而世子出會也據此推之齊侯之不至亦必托疾以辭他
無可藉口者然齊以上卿國佐來晉侯猶尊重之而以先
於邾子君臣之辨至嚴大國之卿其可以居小
國之君之上乎是亦霸令之創見者前未嘗有

公至自會

管見 公之出會以為同盟于戚焉耳及其至自會而晉侯
已執曹伯歸于京師其事不必舉以告廟亦當有言之于
朝而歎
色者

夏六月宋公固卒

管見 此年三月書公至自會則宋世子成亦當至自會矣
六月宋公固卒世子成立是為宋平公按宋公固立七年

當魯成之九年春二月而後伯姬歸于宋及茲成十五年
之夏六月宋[illegible]之年雖有子為世子豈能出會諸侯以同
盟于戚哉蓋宋公固未娶伯姬為夫人前已御妾生子有
長者名成向伯姬歸宋賢而慮遠不必世子之自己出而
先啟宋公以庶長子成為世子即擬以己子下之也徵此
年夏六月宋公固卒秋八月葬宋共公既葬傳謂是時華
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其司馬蕩澤名山弱公室殺公子
肥華元遂出奔晉究之公子肥何礙于世子成而山必殺
之華元又何迫于山之殺公子肥而必出奔晉其故皆未
嘗顯白也及觀史記宋世家則稱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
欲殺華元華元奔晉此為得其情矣宋之桓族有蕩氏以
蕩作唐傳聞異辭耳傳稱公子肥以其讓所立庶長之世
子成也由伯姬之命故然而其實本為太子蓋即宋公之
夫人伯姬所出者史記豈有誣哉既立世子成而猶有公
子肥者以嫡出為太子得不嫌于偪乎蕩山之即殺之特
欲為宋公成早除其偪以求寵焉爾其使之殺者則左師

魚石忌華元為右師且以公子肥出自伯姬成四年宋公
使華元來聘七年宋公又使華元來聘並為請昏于魯也
以是伯姬歸于宋生太子肥維在稚齒華元利于輔幼主
足以專政必將翼戴太子肥而易宋公成已定之位也此
所由以攻殺太子肥而即欲並殺華元也與華元知之以
為宋之桓族最盛蕩山殺太子罪當誅其主謀之左師魚
石不暇窮詰即逐之可矣他若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
少司寇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皆其黨與使之畏罪遁
亡則已然非藉晉之力不能得
其一旦廓清故華元出奔晉

楚子伐鄭

管見 書楚子者著其自將也其伐鄭之故以鄭之貳于晉
亦兼以許久事楚而鄭伐之耳討晉侯州蒲以成公十年
立及十三年夏晉會諸侯伐秦鄭伯與焉十四年秋鄭公
子喜帥師伐許許怨之未能報也今十五年春晉復會諸

侯同盟于戚，會曹伯歸于京師，鄭伯亦與焉。許殆忽棄此盟而以鄭之伐許訴于楚，即襲鄭之從晉伐秦及鄭之與晉同盟而執曹伯者，以激怒楚。此楚子之所由以伐鄭與。然楚之伐鄭，前維以公子嬰齊帥師，鄭猶不敢抗而堅守以猜成，況楚子之自將乎。惟是數討而亦數服，楚卒不能滅鄭，亦聊借名霸主之威而討之，服則舍之，以還師耳。其如鄭何哉。楚師還而鄭人之謀偪許者，乃益亟矣。許之遷於葉，惡得已焉。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管見〕宋共公三月而葬，何其速也。由宋之桓族為諸卿者獨盛，陰謀攻殺太子肥，而並殺右師華元，懼日久而或泄，乃志於速葬耳。將速葬，何以為辭。按夏六月，宋公固卒。是月，楚子伐鄭，鄭宋壤接，而共公未葬，楚或乘宋之有喪而伐之也。前宋文公卒，與衛穆公速同月卒，皆未葬，楚師鄭師侵衛，楚主兵，初不因衛之有喪而加恤，即今惡於鄭而

自將伐之之楚子審也。當時宋以平楚未久而得免。及茲共公卒，未葬，去前之宋及楚平，凡十九年矣。何以平？盟也。其平由楚子旅經四年，而楚子審繼之。在初之一二年，猶當念先君之以盟平者，未敢倍棄父之至十五年，尚將恃其盟辭之稱我無爾詐，爾無我虞也哉。送死，大事也。戎亦國之大事。一時不可兼營，將圖有以備楚，則葬宜速矣。彼桓族之懷亂謀而未發者，其主速葬之議，蓋如此。亦未可厚非也。宋皆從之，因是而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管見〕家氏鉉翁曰：蕩山殺公子肥，弱公室也。華元起而討之，以其族大，不假霸國之援，事弗獲濟，故自晉而歸。山乃即刑。春秋去山族，與以討亂，然不與元以逐桓族，以其挾晉力，盡去異己，不純為國也。按此說已得大旨，但因而申

[illegible]之可無事也求矣。蓋華元久為右師，專宋政，其於國族大寵多者，懼其以強生亂，早私結於晉卿以作外援。及[illegible]宋蕩山攻殺太子肥，即欲並殺華元，元出奔晉，須臾[illegible]晉字，乃知其出奔之故，有所恃於晉以急圖討亂也，豈懼而逃死哉。此年秋八月，葬宋共公，華元以是月出奔晉，亦不出月而華元自晉歸於宋，何其速也。斯又當重詳自晉二字，自由也。著其出奔晉而旋歸於宋者，由晉籍之力也。計爾時之晉卿，郤氏為盛，故郤錡、郤犨、郤至稱三郤。此必華元之先所私結者。及出奔於晉，三郤氏、郤氏因之，大出其家之藏甲，與為徒衛，於是華元自晉歸於宋，而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也。此二句聯用宋字，皆隱含一晉字在內，與上文二句兩晉字相通。不然，先出奔晉而後歸於宋，[illegible]一[illegible]元而已。大夫山何以遂殺，魚石何以遂出奔[illegible]哉。蕩山殺而削其氏，討其殺公子肥之罪也。公子肥為夫人伯姬所出，本為太子。蕩山殺之，而春秋不書殺其世子肥者，自伯姬歸於宋，宋公固蓋常有疾，伯姬慮

之，乃啟宋公以庶長子成為世子，不必自己出也。後有子則降稱公子。以下之令世子成立，而蕩山殺公子肥，若但書公子，則於蕩山實殺其世子之罪不著；若改書世子，則又於伯姬先立庶子成為世子之賢將不傳，故只書宋殺其大夫山，而山之為殺公子、殺世子，可毋庸深辨也。至於魚石為左師，忌右師華元之將改立公子肥，而特為新立之宋公成先除其偪，乃使山殺公子肥，亦將並殺華元，是魚石為主謀矣。山既殺，而魚石可無殺乎。其得出奔楚者，殆華元欲盡逐桓族，而先縱魚石以導其先路，與山削族而魚石削爵互見耳。山為大夫，魚石亦大夫也。蕩為公族，魚亦為公族也。山削氏，而魚石之當削氏可知；魚石削爵，而山之當削爵並可知矣。他若傳稱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皆與魚石同出奔楚，特恐宋因魚石脫走，將窮治其黨與也，乃相率鼠竄焉爾，不足書。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

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管見史記吳自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中國按此成公十五年吳壽夢之十年也其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於鍾離是特吳之志耳吳不通於中國雖僭王號未足以成其大也然以吳自度豈能屈晉侯及諸侯之來會哉又豈敢遽出吳境自往會於晉侯及諸侯哉以是請於晉侯使命其國卿亦並命諸侯之卿皆來會吳於鍾離則他日吳子之往會晉侯即得同會諸侯者此其緣矣吳欲得諸侯必倚晉為主晉欲抑強楚亦將藉吳為助且其所請者猶以卿會而不勤君可許也是故晉以士燮行其齊之高無

咎宋之華元衛之孫林父鄭之公子鰌亦皆行其行必經魯而叔孫僑如得先會之既行將過邾而邾亦以大夫從之行皆晉先君所嘗同盟于斷道及蟲牢馬陵者此前二年又以師會令晉侯同伐秦焉則其使之與魯齊宋衛鄭以隨逐會吳亦莫非晉令也惟邾之大夫微甚不得以名見則但目為邾人而已由是而會吳于鍾離吳子詎不以得通中國而吳之勢將益大乎然就春秋書法諦審之上用一會字平看下再用一會字則有貶意存焉蓋會吳于鍾離會吳子也吳雖夷蠻然自太伯以來十九世君吳當壽夢時遂以彊僭王號其為妄自尊大至矣及是而為會于鍾離吳子先至其來會者猶夫先之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云爾孰得以吳為有君耶不寧惟是叔孫僑如先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猶是國卿也而亦卒會邾大夫之微不足數而稱邾人者當其相率會吳而邾人處其末吳子與為會即與為伍則尤為卑此會之有邾人正足以折衡為此會之吳王矣其因事示貶之法不亦深切著明也哉鍾離杜注楚邑淮南縣晉成帝置鍾離郡唐置鍾離縣明改為臨淮縣又析臨淮地置鳳陽縣今仍之屬江南鳳陽府按成公七年秋吳入州來州來為淮南下蔡縣今壽州北三十里有蔡國城亦屬江南鳳陽府州來在鍾離之西南吳入州來則鍾離之在州來東北者當為吳之北境非楚邑也

許遷于葉

管見左傳許靈公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按葉為楚邑在今南陽之葉縣乃楚所謂方城外之蔽也許雖請遷于楚而楚必聽其遷乎蓋爾時鄭數伐許許懼為鄭所并乃薦籍其土田戶口以入于楚使楚得有許則鄭無所覬覦矣其許之西南界約去許百數十里有楚邑以葉稱焉前不聞有鄭師犯楚境者許苟得有葉以

全宗社長子孫雖去其國不猶愈于亡乎因是而請以許易葉即欲得自許而遷葉耳許雖小國也楚何惜于葉之一邑而不以許遷哉其借許以力而使公子申遷之且由是以往而疆許歸而授葉固有然者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

管見雪積于木或當固陰冱寒而木有冰者此於東風解凍之春正月而雨初非若雪之能積而木之受雨不流注而凝結乃犁綻為木冰豈不異哉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管見據世次圖此滕子為文公壽其名與謚亦可考此前成公十三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

人伐秦滕人即滕子也以見十六年之夏四月辛未卒則於所當會師伐秦之國皆得赴焉豈嘗無名哉而春秋闕之者則以滕自文公壽以後若成公原悼公寧頃公結隱公虞母始卒葬並書此時文公壽卒凡所赴之國猶其佚人弔而不會其葬也不會葬則不得書葬滕文公而文之諡隱矣諡所以諱其名也無諡名何以諱故春秋之於諸侯死則名之而有莫由探其諡者則又死而不名亦曰以為諱而存諡之意焉爾詳見前隱公七年書滕侯卒宣公九年書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管見〉高氏閌曰鄭自從附楚為楚加兵於宋故書侵去年夏楚子自將伐鄭鄭復附楚則楚之有事於宋而鄭為之役從公子喜帥師侵之勢固然矣至於楚之使鄭侵宋則以宋鄭當天下諸侯之衝楚既服鄭必思並服宋也適

值去年楚子伐鄭之夏及秋八月而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魚石與宋華元為讐敵楚欲納魚石而去華元使魚石獨相宋公以與鄭俱事楚乃先於今年夏四月使鄭侵宋楚子徐謀與鄭伯會師伐之俄而晉侯以六月敗楚子鄭師於鄢陵楚未能逞明年春衛侵鄭夏晉伐鄭秋晉復伐鄭鄭亦不得寧又明年而晉弒其君州蒲在春正月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於彭城是則既納魚石於宋矣從可知今年楚子命鄭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其本志即為欲納宋魚石而出於此者與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管見〉據下會於沙隨有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則晉侯之使欒黶來乞師皆其外如齊衛列國亦徧如邾許必有之又使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注謂其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由是以推則宋之侔於魯以及邾之小於魯者皆必有使以乞師可知矣其乞師惟不及曹莒以曹伯猶未歸自京師焉爾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管見〉凡兵家以晦日為忌豈楚子鄭伯並未之前聞哉此年夏六月書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及猶汲汲此晉侯之志耳其意竊料楚子鄭伯皆狃於晦為兵家忌日戰不利敵與己皆莫敢犯軍心安其懈可乘乃破常忌而用變法也晉師不煩諸侯獨以身先士卒直趨楚子鄭伯而急擊之亦軍法所為攻其無備也因是而楚子鄭師敗績上書楚子鄭伯此復變文書楚子鄭師者傳謂晉呂錡射楚子中其目楚子必奔於時鄭伯未奔而鄭師已

因楚子而俱奔矣鄭師奔尚何問楚師哉故卒書楚子鄭師敗績欲以著其敗績之由楚子云爾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管見〉楚子于鄢陵之戰矢集其目重傷也其勢必於甲午晦即宵遁矣時公子側為司馬王傷師敗不死何俟乎王宵遁而公子側亦旋以其夕自殺故春秋書楚子鄭師敗績即聯書楚殺其大夫公子側也不然此日為甲午晦則日即為乙未朔兩日之間夏秋異時何為不書秋七月以別之哉至公子側之殺自殺也而春秋又必書楚殺其大夫者禮記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是公子側以敗績自殺於義為宜固可以不書矣惟此鄢陵之戰本由楚子自將輕敵冒險或射中其目遂奔而師亦從之故敗績也夫豈公子側之罪乎非其罪而公子側不免自殺因是而書楚殺其大夫公子側以罪楚子也與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管見 沙隨杜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今沙隨城在寧陵縣西六里屬河南歸德府左傳曰會於沙隨謀伐鄭也是矣鄢陵之戰楚雖挫衄鄭何嘗懼而背楚以與晉哉然自是伐鄭楚必不能救故當鄢陵克捷而即會于沙隨以謀之也觀下書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則其徵已此方會於沙隨其所會者皆晉侯之以六月乞師而諸侯即於是月各以其師至焉者也如齊侯衛侯則自將以來宋亂新定君守國而以其卿華元來邾人微不得以名見知亦其大夫來矣此四國之師並以六月甲午晦之前相繼至晉侯皆見之而不獲與于鄢陵之戰則何以收跡晉侯擬於甲午乘敵所不虞恐諸侯慮其不遵晦以犯天忌故不煩諸侯而獨用晉師耳惟公之師以甲午晦

之戰日始至晉侯得勝而驕遂怒其輕視欒黶乞師之勤而遷延不進尚何賴焉於是將去鄢陵及宋欲合諸侯以定伐鄭之謀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於沙隨也見晉侯而晉侯乃不見公也計先晉侯之使欒黶來乞師在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之時距今甲午晦綿二十九日為之繕甲兵具卒乘供其資糧屝屨皆之說道亦復其或追處矣而猶謂其緩不逮事焉試思甲午晦之決戰豈嘗行軍之常法哉且同時有齊衛宋邾之早集亦未始有以用之有何亟待於魯者耶然則晉侯之怒不見公其汰侈為已甚矣

公至自會

管見 會於沙隨晉侯不見公豈嘗與於會哉而書公至自會者據公之志於會以為辭焉爾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管見 尹子周世卿也晉侯援以伐鄭亦欲因之假王命以令其成耳然伐鄭之舉先謀於沙隨其時有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必皆令其以師會矣及茲伐鄭而齊侯不至猶使其卿國佐至焉衛則君與卿皆無至者宋卿華元嘗至矣而今亦未始以至聞則惟邾人為邾大夫與齊卿國佐相繼而至已也晉之令何以不行乃爾殆由晉侯以鄢陵之敗楚子鄭師敗之於甲午晦獨用變法而立奇功不煩諸侯之師其誇張太過又鄭猶未服會於沙隨以謀伐之其怒不見公之情狀見者皆銜憤不能平也故晉之會師伐鄭以王臣尹子臨之其首為齊國佐非國君比也而卒之以邾人又大夫之微者矣晉侯之威靈氣燄將安所憑藉哉由是而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亦謂伐之云爾[illegible]之戰於鄢陵書楚子鄭師敗績者言楚子傷目而奔則鄭師因以同奔故敗績也今欲再求鄭師之敗績惡可得乎至若公之會之非以師會伐鄭也沙隨之會晉侯不見公因未嘗有命以會師矣惟因晉侯伐鄭公欲趨就於

鄭以卒見晉侯借釋沙隨怒不見公之疑畏此其會之之意也夫於伐鄭之事不與焉

曹伯歸自京師

管見 去年春三月同盟於戚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今年秋晉侯伐鄭而曹伯歸自京師則何以得歸耶蓋由沙隨之會晉侯令諸侯以師會伐鄭其及期而至者惟是齊一卿邾一大夫而已卒之伐鄭無功晉侯怒諸侯亦將畔矣於時公以會晉侯於沙隨晉侯不見公乃復因晉侯之伐鄭從以季孫行父而往會之晉侯仍不見公在晉侯之意以王臣尹子同在戎行欲假王命以伸威於公先假王命以市德於曹伯故使釋曹伯於京師而曹伯乃歸自京師也歸於京師歸自京師兩歸字合看則晉侯之於曹伯惟所置之而其專横亦大著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管見此條惟公羊傳獨得經旨其辭曰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注言昭公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不言舍今言舍者以公在莒邱故也昭二十四年言婼至自晉今不言行父至自晉者亦以公在莒邱故也行父舍於莒邱還國則與公俱還不得致重在公也據此則是年九月但書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於莒邱諱公之被執也觀下書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於扈乃書公至自會則公及季孫行父先皆為晉人所執舍之於莒邱亦可知矣蓋公由沙隨之會晉侯不見公乃於晉侯伐鄭復往會之從以季孫行父晉侯之伐鄭未得志怨諸侯不如沙隨之約復思前鄢陵之役公獨緩不及事而益怒之因欲借公以威諸侯輒命執公及季孫行父以歸而舍之於莒邱焉爾莒邱屬晉地蓋有旅館在焉以此舍之而加守衛為度其處彼晉之遠近郊與其都城東偏之衛道相直者是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管見觀下書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於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則可知晉人執公及季孫行父舍之於莒邱魯之叔孫僑如輒議立公子偃以代公即擬自相公子偃以代季孫行父耳於時仲孫蔑守於公宮知其謀而遂叔孫僑如故叔孫僑如出奔齊仲孫蔑又使公孫嬰齊如晉因郤犨以請盟晉許之而歸公既至遂刺公子偃云計前公之九年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鄭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立公子繻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成十年五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歸鄭伯也據此參看鄭之謀歸其執君而改立君在魯之叔孫僑如亦此志矣但鄭為已立公子繻魯猶未至遂立公子偃是小異焉晉因鄭之改立君而歸其所執之君則晉之執公于會而復歸之亦此志矣但鄭不服晉則其歸鄭伯者必伐鄭魯本服於晉而其復歸公者惟尋盟魯而已是又小異焉他若鄭公子班出奔許魯叔孫僑如出奔齊鄭伯歸而殺公子繻公歸而刺公子偃究之靡不見為大同者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管見是時之晉卿郤氏為盛公之十一年晉侯初立嘗使郤犨來聘且請盟己丑及郤犨盟則此十六年九月晉侯執公並季孫行父舍之於莒邱則魯卿之居者將求成於晉其必因郤犨可知矣晉侯許之既釋公亦釋季孫行父乃不盟於莒邱而盟於扈者何哉扈杜注鄭地榮陽縣西北有扈亭今在河南開封府原武縣西北攷前文七年秋公會諸侯晉大夫盟於扈十七年諸侯會於扈皆主晉則扈雖鄭地而晉之會盟諸侯備將以扈為常所矣因是以

推此年之盟於扈殆欲以狀之歸曹伯及茲冬十二月之歸公並昭聞於諸侯以示德與至其書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於扈非謂二臣之私為盟而於公與晉侯皆無與也蓋魯之請盟有辭矣晉之許盟亦有辭矣以此為載書而詔之明神不必公之親盟晉侯亦不必公之親與晉臣郤犨盟也以季孫行父及郤犨涖之而已十一年之及郤犨盟盟共伐秦也此十六年之盟於扈猶是郤犨耳雖尋前盟而其盟之意別有為焉則主於同伐鄭者是矣如明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秋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非其徵乎

公至自會

管見是年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非會師也徒欲見晉侯耳而晉侯卒不見公其時實以九月執公以

歸公之於莒邱亦並及季孫行父也而春秋書其執而舍之者但言季孫行父而不言公特以為諱而已及是冬十有二月晉侯許魯之請盟而歸公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於扈公之歸實歸自莒邱矣而春秋不據今之歸自莒邱而書至乃於公之先會晉侯於伐鄭者書曰公至自會夫孰非以為諱哉

乙酉刺公子偃

管見叔孫僑如黨于公之庶弟公子偃乃乘晉人執公而議改立公子偃為君此亂謀也公歸而治之叔孫僑如已於公未至之前出奔齊矣而公子偃猶在魯乃以其罪當死即於公至自會之月及乙酉刺之刺者不加顯戮而刑於隱焉爾

十有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宋

管見去年秋晉侯伐鄭其會師者惟齊國佐及邾人而已沙隨之會衛侯與齊侯俱至宋亦使華元來及伐鄭而皆不以師會晉侯無功而還必謂衛之事晉視宋為久而謹無役不從至此豈將背晉哉其使人奉辭責問者必嚴是時衛孫林父專政稔知晉侯之於鄭終不能忘情也必旋謀大舉伐之乃先於此年春使北宮括帥師侵鄭欲以逢晉侯之意而求自解焉爾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管見杜氏預曰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之威周使二卿會之又云尹子王卿士子爵汪氏克寬曰成王少子臻食邑於單至單襄公世為王卿士按古者出師必載遷廟之主並社主以行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示有尊也禮記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是謂主命據此推之廟主可以主命社主獨不可以主命乎廟社神也得以幣帛皮圭為之代若王命之出自王則實有王臣出納王命為之帙古若是誠足以代之矣從可知晉侯伐鄭而以尹子單子同壁行間殆謂其賞罰皆有所寄焉爾此其假權橫恣復何以加哉由是而會師伐鄭在公之至自會者無幾時既為其或邊虞彼若齊侯宋公亦各整旅自將其儀前此伐鄭之齊國佐與夫曾沙隨之宋華元未審其從君與否雖上卿而不得以名見也至衛之謹於事晉者久徒以去年秋之晉侯伐鄭未得會師此其一缺耳亦旋謀及此年春使北宮括帥師侵鄭以彌縫焉則茲夏之奉命趨事其親以師行而惟恐或後必矣若曹伯之先被執而歸於京師後復

得釋而歸自京師晉侯惟所置之其能不聽其驅役而勉以自効乎以上會師者皆國君則其末繫以邾人必邾子也人邾子所以存貶例耳晉侯自敗鄭師於鄢陵鄭猶不服於兩年間凡三伐鄭此其再也而肆然挾王臣脅諸侯以濟其惡王臣及諸侯亦不獲已而皆為之用焉則皆宜貶也以邾人為例可矣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管見柯陵杜注鄭西地陸氏淳曰不書諸侯譏尹單與盟蘇氏轍曰齊晉之威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之尹子單子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按晉侯州蒲即位及七年前盟於戚此盟於柯陵兩書曰同皆譏也戚之盟特以號稱同盟者誘執曹伯負芻何謂同乎柯陵之盟又特以號稱同盟若強要王臣尹子單子豈可同乎

秋公至自會

【管見】公以此年夏會晉師伐鄭，六月同盟於柯陵而還。是晉侯未得志於鄭，而其伐鄭之舉猶未已也。故於秋但書公至自會，不書公至自伐鄭。

齊高無咎出奔莒

【管見】據左傳所載，齊之聲孟子為齊侯環之母，前頃公無野之夫人也，而與大夫慶克通焉。其蹤跡詭秘，鮑牽見其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閎，疑之，以告國武子。國武子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值此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國子相靈公以會，高無咎、鮑牽居守。及齊侯自會還，將至，鮑牽欲貫初告國佐之言，遂與高無咎閉門而索客。從蔬謂其閉夫人聲孟子之門而索所通慶克之為客者矣。卒乃索之而不得，故夫人反訴於公，斥高、鮑欲廢君，毋之有逐行，即欲改立公子角以為君也。齊侯信之，輒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出奔莒。夫閉門索客之舉，豈所施於君毋哉？鮑牽之遭刖，固無足惜；至高無咎為卿，以貳國佐，亦復同昧。至此出奔，雖幸苟免，而其子高弱以盧叛，齊侯旋使慶克佐崔杼帥師圍盧。盧降，高弱不知所終，則亦出奔而已。春秋但書曰齊高無咎出奔莒，彼自出奔以後，所不能保其嗣子以有其食邑者，夫孰非其自取也耶。

九月辛丑用郊

【管見】魯郊以孟春，值此成十七年，乃至以九月辛丑用郊，則何也？蓋由去年秋，晉侯伐鄭，公會之；晉侯以九月執公，而舍之於苕丘，並執季孫行父。其不書執公者，以為諱耳。及冬十有二月，晉侯使於苕丘釋公以歸，亦諱之，而書曰公至自會。此其遭困辱者累數月，將告至於廟，而猶覺其忝祖，又可以議及卜郊而對上帝乎？且公至自會之月，即於乙酉刺公子偃。禮記文王世子篇云：公族有罪，則刑于甸人，反命於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公之於公子偃，兄弟也，以有罪刺之，而骨肉之親無絕，則私喪之。如其倫之喪，並一朝一夕已哉？計五服之最輕者惟緦麻三月，以一時天氣變而除也，今私喪而無服，其制亦當約以三月為限矣。三月比於緦服，禮有緦不祭之文，則凡祭皆然，而況大祭如郊者乎？故魯於此年春，一時而不議郊，及夏，晉侯徵師于魯，於是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此又何從得閒以議及於郊耶？歷夏而秋，然後公至自會，既告至，以郊為魯之盛禮，不宜曠，盛不舉，旋議卜郊，乃於前期十日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得九月辛丑從，故用郊也。書用者，謂其不宜用耳。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魯郊以孟春，是其時矣，而今乃至以九月辛丑用郊，據事直書，不加譏議，而其過時之非，禮自見。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管見】公以此年夏會晉師伐鄭，秋公至自會。方以九月辛丑用郊，而晉侯復欲以冬伐鄭，將徵師於魯，亦慮公以其役之煩勞，雖戎會師而未必其親將也，乃使荀罃來乞師耳。荀罃為荀首之子，亦晉卿，與前所使郤錡、欒黶為伍，足為魯所重。公羊傳曰：乞師者何？卑辭也。成十三年春，使郤錡來乞師，以伐秦；十六年夏，使欒黶來乞師，以禦楚鄭。其皆稱乞之意，徒欲傴公以不能不應故。然凡人有所乞，雖復卑辭亦難料其必應，而況師乎？然以晉之大，晉侯之強，將謀大舉而期魯之會師，不使行人徵之，而使貴卿乞之，魯猶重荀罃之來乞，其得不尤重晉侯之使來乞？與此其乞而必應，固有操之若券者矣。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

人伐鄭

管見此年冬之復伐鄭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則其於王臣及他國之諸侯必皆使其辨與大夫以乞師者概可知已使來意勤乞師辭順於是王臣尹子雖托故謝之而單子則猶勉以赴所期也及公會單子晉侯而宋公衛侯曹伯已畢至矣惟齊侯歸自夏之會伐鄭疑高鮑有廢立之擧遂刖絕牽而逐高無咎國未定乃如去年秋之會伐鄭者特使國佐攝之夫攝君以師師行即如其君行矣故不稱齊國佐而曰齊人人以人齊侯也人齊侯者以存貶例云爾晉侯之伐鄭不已可無貶乎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之從伐鄭亦不已又可無貶乎人齊侯而貶之則王臣及他諸侯並從此例而邾子之微亦即綴其末以稱邾人已焉至經文但書伐鄭則其無戰無圍無入無取之可言必矣蓋鄭人以鄢陵之敗續楚子因救鄭而集矢於其目不敢背楚故晉侯之會伐鄭者至再至三惟事堅守

固拒不與抗亦不求成於是伐鄭之師晉侯徼於忿而不置要未能以大得志而還也至左傳於去年秋之伐鄭則稱諸侯之師次於鄭西我師次於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逆師至諸侯遷於制田晉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殆非其實也是年秋晉侯為沙隨之會不見公旋以其秋伐鄭公往會之徒欲晉侯之見之耳非會以師也其會師者惟齊國佐及邾人並無宋衛而傳以宋衛增入於齊指為諸侯之師遂言晉之知武子為下軍之佐輒以諸侯之師侵陳與蔡幾若忘其為伐鄭然晉侯何以許之又言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使陳蔡未反而諸侯遷於潁上鄭子罕宵攻之至使宋齊衛之將主與軍相失此復安所情以伐鄭乎師既反而晉侯之與諸侯初不聞加罪於知武子而急圖報怨於鄭子罕也亦斷非情事之所有者若夫此年夏之再伐鄭傳曰楚子重救鄭師於首止諸侯還又此年冬之三伐鄭傳曰楚公子申救鄭師於汝上十一月諸侯還并去年秋之伐鄭距先于鄭師之敗績於鄢陵纔兩月耳毋論晉之數伐鄭尚足又不能數救鄭也就令有伐必救晉侯之我師似不遂楚師乃令見子重于首止而遂之又見公子申於汝上而遂之以令之怯懦視前之勇壯何至相懸謂焉若此哉其亦不誠晉厲公之所以為厲矣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管見前書秋公至自會其會亦伐鄭也及此冬十有一月先固嘗以伐鄭會矣後還乃獨書公至自伐鄭而不言會者欲明晉厲公之遑憤于鄭為之會王臣及諸侯以數伐之凡三大擧已為盡勢而鄭之於去年夏既經敗績而仍不服晉者如故焉自是以後晉侯亦不能更有事於伐鄭而以公會矣故特書公至自伐鄭以終焉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管見按下書十有二月丁巳朔距前壬申凡四十六日則壬申非十一月蘇氏轍以為失似無以易然是年之十一月蓋有閏也經文於明年春正月書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則於今年紀之其辭稱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據其稱閏月不稱十有二月是實以十二月為閏月矣或者成十七年本置閏於十一月故自十一月之壬申踰閏月而及十二月之丁巳朔凡經四十六日而干支亦無誤也然則以為傳誤可矣惡得遽指經為誤哉貍脤杜注闕范言魯地當是也公孫嬰齊從公會伐鄭而還公先嬰齊後故公已至自伐鄭嬰齊則未至而卒於貍脤耳其所由以卒者傳謂公孫嬰齊初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於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無傷也言之之暮而卒事雖奇幻蓋有之矣至其書公孫嬰齊卒於貍脤春秋因其生前已為大夫而卒之也乃公穀皆

以十一月無壬申遂謂公孫嬰齊卒於十月其未卒時公雖許以大夫而未命近公於十一月至自伐鄭始追命公孫嬰齊為大夫乃移其死日壬申于十一月而書卒其說迂曲則有不免於失實者討成公二年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師及齊侯戰于鞌胡傳謂魯之四卿並將卿則上大夫矣後之六年公孫嬰齊如晉八年公孫嬰齊如莒苟非大夫可以士往乎至此十七年公孫嬰齊從公會伐鄭及還而道卒于貍脤猶謂公之前嘗許為大夫者及卒而始追命之將何以傳信哉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管見邾子貜且在位四十年卒此卒之前六年晉厲公州蒲初立當成公之十一年也及茲緋七年其閒盟戚會吳

然足云惟彼成十三年邾子一從晉侯伐秦此成十六年與十七年邾子復三從晉侯伐鄭亦幾疲于奔命矣至是卒春秋書之雖無可稱道不過借存邾之世次使有可稽然以今年之邾子貜且卒與明年之晉弒其君州蒲作反對觀其法戒亦昭然也邾子貜且在位四十年而得考終命晉侯州蒲在位纔七年而不獲保其首領然則國君之吉凶禍福豈以國勢之大小強弱為區分也哉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管見晉何以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據經傳合參之蓋為其有廢立之謀故爾去年夏六月晉侯以甲午晦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此獨破兵家之忌以立奇功晉侯之驕侈已甚又以鄭師敗績而鄭仍不服更數伐之去年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不已也今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猶不已也冬公復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鄭何嘗卒服晉哉斯時也王臣倦矣諸侯亦將有叛志至晉之師勞力竭衆怨沸騰尚可問乎而晉侯方負強逞忿終有不知其暴虐之何極者於是晉卿之郤錡郤犨郤至猶為族大寵多乃謀廢晉侯州蒲而逆襄公之曾孫周於京師立以為君其謀泄晉侯之嬖大夫胥童譖於公欲殺郤氏之三卿以求自為卿其事不用衆但以一嬖人長魚矯任之成則號為國之公討不成則指為盜之竊發於晉侯無患故晉侯從之一日者郤錡郤犨郤至將謀於榭榭為講武堂殆欲以甲劫晉侯也忽而有抽戈結衽之長魚矯殺郤錡郤犨于其位郤至走避及諸其車殺之皆尸於朝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只統稱為晉一若不知為誰之殺之者觀明年春正月書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弒其君州蒲此於郤錡郤犨郤至之所由殺不亦昭然大白也哉

楚人滅舒庸

管見古舒國偃姓子爵此舒庸及前之舒蓼後之舒鳩皆同宗而異國是謂羣舒路史國名紀舒庸在今舒城杜注云東夷國謬按此舒庸既屬於今舒城縣其北正與今鳳陽府之壽州相直則州來在焉並介吳楚之間成七年吳入州來昭十三年吳滅州來是吳之所欲憑以窺楚者宣八年楚人滅舒蓼此成十七年楚人滅舒庸又襄二十五年楚屈建帥師滅舒鳩是亦楚之所欲憑以控吳者矣凡皆欲為啟疆之私計不可以不收至若左傳所云舒庸人以楚師之敗於鄢陵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則舒庸之滅為自取而楚之滅舒庸未可非也春秋何復書楚人以示貶哉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管見 公年冬十有二月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胥童之謀也其時又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使長魚矯請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遂出奔狄公使胥童為卿斯時之晉卿人人自危則晉侯州蒲為孤立獨一所使為卿之嬖大夫胥童焉耳及此年春正月晉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乃但書晉者其非手殺之也觀庚申之弒其君州蒲乃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之經亦但書晉則可見矣程滑黨於欒書中行偃其為姦人也與長魚矯相埒可使之弒其君於殺甚大夫何有哉殺大夫與弒其君事由程滑一人則行事必同一日但此年之春正月由去年冬十二月之丁巳朔推之須更六十日而後再逢丁巳又由丁巳更四日而後得逢庚申是庚申在二月矣而經乃不書二月則何以故蓋殺其大夫胥童與弒其君州蒲皆在春正月惟胥童不踰時而卒晉侯州蒲猶延及十數日或數日乃卒故只書其卒日庚申而已若以二月冠之不將沒其被弒于正月乎至欒書中行偃殺其大夫胥童遂弒其君州蒲實以欒書為主而春秋不若前之宣二年書趙盾弒其君夷皋者彼重罪宣子之陰懷逆謀此重厲公之動用非罰耳國有大刑不行諸司殺而任姦人尤而效之曷其有極耶如晉侯州蒲之聽用胥童輒以長魚矯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而其為郤氏復怨之欒書中行偃亦即使程滑殺其大夫胥童遂弒其君州蒲吁可不戒哉

齊殺其大夫國佐

管見 去年夏國佐相齊侯會晉伐鄭及還齊侯怒其母聲孟子之訴謂高鮑將不納君而改立公子角國子知之齊侯刖鮑牽高無咎出奔莒高弱以盧叛於時高氏何國佐齊侯之怨未發也及冬而晉侯復伐鄭齊侯不出而以國佐會師乃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伐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於徐關而復之為國佐非如鮑牽之可刖亦必不懼而從高無咎之出奔也因使復其位以使閒徐國焉耳十二月盧降及此年春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子于內宮之朝恐不勝伏兵於夫人之宮然則舉孟子之與齊侯其謀以內宮為國佐之死所者尚可逃乎彼其使執戈之士華免必以崔慶之黨也在慶氏尤欲其事之成而國佐之生理絕矣春秋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此於棄命專殺以數畔之罪固無可解免者而言外之意則尤以國高之族至是衰矣而崔慶之專政又權輿於此李氏秉嘗揭言之豈不誠然乎哉

公如晉

管見 晉弒其君州蒲逆悼公周於周而立之猶未成君則公之如晉往弔之云爾或疑弒君不弔當以朝嗣君為近是然晉之赴于魯以卒赴必無以弒赴者惟諸侯之卒但使大夫弔之而已公之親行與奔天子之喪無以別故書之以譏其非禮焉其前有書者如宣之十年四月齊侯元卒公如齊弔之與此正同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管見 楚子鄭伯伐宋皆書爵者欲著其自將焉耳是役也楚子主兵必用宋亡臣魚石之謀者因是而伐宋取彭城即使魚石以三百乘戍之故魚石以成十五年出奔楚以今十八年而復入於彭城也復入與出奔對看無他義其使之復入者非楚子之為魚石出奔而欲有以納之故不以納稱焉余氏光曰楚與鄭伐宋取彭城置宋亡臣魚石而以三百乘戍之所以塞吳晉交通之路也此論得其要矣彭城杜注宋邑今彭城縣項羽都此謂之西楚晉立徐

州唐宋元沿革不一明初復為徐州今直隸江南省。

公至自晉

（見）公如晉書，譏也。公自晉。又書，亦譏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管見）晉侯使士匄來聘，特以報公之親往弔耳。許氏翰曰。公方至自晉，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

（管見）左傳云。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於晉，而請為昏。按此傳於前後經文有關會。

八月邾子來朝

（管見）左傳云。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季氏本曰。杞伯邾子相繼來朝。蓋晉悼公初立。尤厚於魯。故二君來修舊好，欲依附魯耳。按此傳說皆得經旨，不可一闕。

築鹿囿

（管見）此鹿囿之築，蓋創築也。其以鹿名者，無地可證，則直指為獸類之鹿，亦可。詩大雅韓奕篇先稱麀鹿噳噳，而乃繼以有熊有羆，有貓有虎，別言有者，不多有也。然則囿以鹿為主矣。魯舊有郎囿，桓一年，公狩於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臺以觀狩，狩豈無囿乎。及茲成十八年，公狩于郎囿之外，別為築囿，曰鹿囿。蓋欲多為收畜，以供犧事云爾。或有時縱之于郎，而逐之，詎不為行狩之極樂哉。而公之志則已荒矣。是不可以無譏者。然春秋方於八月書築鹿囿，旋於八月書己丑公薨於路寢。大命將終，而猶欲厭從欲之心，以興勞役，何其蔽也。則無待於有識辭而譏意已滿。

己丑公薨于路寢

（管見）此書公薨於路寢。左傳曰。言道也。謂路寢得君薨之道。穀梁曰。路寢，正也。以寢終也。寢終二字，注無確解，要之與經旨皆似未合。蓋是年八月己丑，公薨於路寢，與上築鹿囿聯書。欲譏公之志在鹿囿，而忽薨於路寢。雖築者不廢，終期於成。公亦不能至於鹿囿云爾。前文公十八年，先命毀泉臺而新築之。既成而公疾。臺在郎囿，以疾稍間而往。初至疾頓亟，不得登於臺上，則為薨於臺下而已。比以相較，文公毀築泉臺而成，雖終薨於臺下，而猶得見臺成。

公創築鹿囿而未成，乃遽薨於路寢，而並未嘗見囿，其可議殆有甚焉者。

冬楚人鄭人侵宋

（管見）此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宋豈能聽彭城之失，而不圖所以取之哉。彭城在宋都之東，宋都在彭城之西。此年冬，楚子以鄭伯侵宋，其所侵者，但舉宋之國名，而不及其屬邑，則特侵宋都可知矣。其意欲使宋師之取彭城者，聞宋都有警，即當速舍彭城，而以其師還耳。故號為侵宋，指其都，實則借以救彭城，毋使所置之魚石不卒戍也。前書楚子鄭伯伐宋，此書楚人鄭人侵宋，須互看，乃得之。於伐宋明為楚子鄭伯，特著其自將也。詎不當貶而得免，稱楚人鄭人乎。於侵宋斥為楚人鄭人，仍屬其自將也。詎別有貶，而非所稱楚子鄭伯乎。至於侵宋之冬，傳稱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於台谷以救宋，遇楚師

於靡角之谷楚師遂然求之經文不書晉侯救鄭未嘗所
據日下書晉侯使士魴來乞師注謂將救宋故未能即救
宋也十有二月書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
同盟於虛朾傳亦只言謀救宋仍未嘗遂救宋也及明年
春二月乃書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
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此則誠有以救宋矣何得謂此
年冬之楚人鄭人侵宋晉侯初立不乞師
不會諸侯同盟而遂自以其師救宋也哉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管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注以為救宋是矣但欲救而待
乞師其勢緩於此年秋之書楚人鄭人侵宋固不及救也
所救者救其夏之書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耳觀明年春正月書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
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是乃其救宋之實焉將
圍彭城以救宋而先於此年冬使士魴來乞師亦固前晉

侯州蒲之故事也成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十六
年夏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十七年秋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使來意勤乞師辭順此豈得並指為厲公州蒲之所由謚
厲哉悼公周踵而行之可矣使來乞師於魯然則於後之
同盟虛朾以至會師圍彭城之諸
國其一皆如魯者當不待言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管見］此年春正月晉弒其君州蒲逆悼公周而立之即位
幾一年而未及改元特以夏之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
入于彭城彼楚與鄭相濟為惡尚恃徐圍若宋魚石之假
威叛據無復臣理當即謀討之亦既於是冬使其卿大夫
皆乞師不獨魯矣而晉侯猶以初繼嗣立未得與諸侯相
周旋加之約誓惡能與其形睽而情洽哉因是於十有二
月微之以同盟於虛朾其載書詁之明神大要以修好除
惡獎順鋤逆為主乃即以中明年春正月之會師滅宋彭
城也虛朾杜注闕或言即宋之虛當據此求之許桓公十
二年公會宋公于虛杜注宋地疑在今睢州境睢州屬河
南歸德府為宋之虛邑本一字名有說其境分之而仍係
於虛者則別名以二字曰虛朾如今江南廬州之舒城為
古舒國而舒蓼舒庸舒鳩皆不出今舒城縣境亦足證已
且此年冬十二月之同盟晉侯主之將謀會諸侯之師圍
宋彭城以救宋則其同盟于宋地之虛朾固宜至同盟而
公不與說者指為在喪未盡其實按襄公九年傳曰會於
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則知即位之元年
公纔四歲未改元只三歲耳季孫行父當居其國攝政因
使仲孫蔑出會諸侯以攝盟焉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
及邾子齊侯環不至至莒為齊崔杼曹伯負芻未得從宋
公衛侯之後其卿亦未聞與齊崔杼相從並後於邾子在
齊侯曹伯殆以晉之弒其君而改立君皆樂書中行偃一

徒所為疑悼公周有難乎為君者故皆托故不行使其卿
以謝惟齊卿猶重得攝盟曹卿非崔杼之比雖在盟所而
不使攝之
故無名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管見］左傳曰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杜氏預曰覺於路
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靖世適承嗣故曰書順按襄公午為
定姒所生非夫人姜氏之子從以附會傳辭書順
二字遂指襄公之立為世適承嗣殆未之審也

凝園讀春秋管見卷之九

慎齋經典嶽五氏定稿

男紹祁孫善恕賢綸校字

襄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管見】去年冬十有二月同盟於虛朾為今年春正月五則宋彭城而期以會師也其會師不煩諸侯益晉侯於同盟時已命之矣大國使卿將以故仲孫蔑會晉欒黶及宋華元衛甯殖皆卿也惟齊卿國佐不至焉小國使大夫將曹亦有卿而與莒邾滕薛之以大夫將者一例稱人以其不若前之戰於鞌其公子首猶可以名見也邾子嘗同盟於虛朾而莒與滕薛皆從於邾以會師則何以致之邾子事晉久自晉侯獳以成之五年同盟於蟲牢其班以邾子先杞伯使為東方諸小國之倡是後救鄭及同盟於馬陵再同盟於蒲莒子皆至迨厲公州蒲伐秦滕亦從焉殆並由邾子之致之耳伯故悼公周初立與襄公同年改元即以春正月會師圍宋彭城其會者莒邾滕以外又增以薛則必晉侯以四國皆近宋彭城使邾子代為乞師故莒邾滕薛之大夫各以師會遂得因曹之下卿而聯叙之曰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也莒較强於邾邾當亞之滕薛則守逖於邾者其君然其臣亦當然矣左傳言圍宋彭城謂晉以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太子光為質於晉五大夫者魚石及其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也晉以之歸而寘諸瓠丘經不書以九國之師圍一彭城宋魚石等五人及楚所留戍之三百乘益危如矣尚何待言哉若齊侯之不同盟於虛朾而但以崔杼來及崔杼受盟以歸又於圍宋彭城之時未嘗以師至則晉之有辭以討齊之以太子光為質於晉益亦有為而要無足云也故春秋並從畧云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管見】前成公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於彭城此襄公元年春正月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亦既執魚石等而以彭城歸於宋矣於是晉侯即謀以其又伐鄭討鄭之從楚以助叛臣而逼其君也但首書晉韓厥帥師伐鄭者晉侯之意以為春方圍宋彭城而夏復伐鄭不欲更勤諸侯之師故然而其下即聯書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者杜注鄫鄭地在陳留襄邑東南次為屯止其地以待命欲以作晉師之聲援耳凡皆晉不徵其師而自往會之故經文不言仲孫蔑會晉韓厥而其所會者惟齊崔杼及曹人邾人杞人初不如圍宋彭城其間並及宋華元衛甯殖也不然晉之伐鄭若徵師於諸侯豈得不有資於宋衛乎哉次于鄫之役殆皆齊崔杼為之牽率也晉於春正月圍宋彭城齊崔杼不與是同盟於虛朾而背之矣晉以為討使太子光為質於晉而遂釋然與今及伐鄭而以師次于鄫欲為先之未得同於圍宋彭城者救過也然未厚集其勢亦不足為晉之聲援於是崔杼自度如魯卿仲孫蔑及曹卿與邾大夫皆嘗會晉欒黶以圍宋彭城者因而招之如必諾故當晉韓厥帥師伐鄭而仲孫蔑會齊崔杼及曹人邾人並及杞人以次于鄫與晉師東西遙相應爲

伐晉之同盟於虛朾與夫圍宋彭城者皆無□□□人何以亦次于鄫也蓋鄫在陳留之襄邑襄邑即今□□□當河南歸德府睢州仍近杞縣是為杞伯之國介於宋衛之間而小雖有卿特曾鄫之亞亦不得與宋華元衛甯殖為伍則由鄫以徵其師使同為晉師以壯其伐鄭之勢杞復何辭以謝乎然但書次于鄫而止則知晉辨厥之師師伐鄭未嘗用鄫之師也夫非伐鄭而鄭已服哉惟是鄭之服不外於請平晉固鄭之服而舍之亦不外於許其平耳彼鄭之翻覆無常已久及茲服而請平何可信也故亦但書伐鄭而止不書晉及鄭平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管見家氏鉉翁曰楚納宋之叛人晉以諸侯之師圍宋彭城克之執魚石等五大夫以歸楚不知自反以兵加宋將以雪恥也此說不以楚之侵宋為救鄭最為卓識至經文但書侵宋而傳以為侵宋之呂留亦當從之呂留杜注二

縣今屬彭城郡彭城為宋地楚伐宋取彭城而以宋魚石據之戍以三百乘是彭城為楚有矣由此年春正月晉以諸侯之師克彭城彭城復為宋有則楚之欲雪恥而使公子壬夫帥師侵宋其稱及宋彭城之呂留者必可信矣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管見左傳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而胡傳則謂此年九月辛酉天王崩諸侯皆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朝禮衛侯晉侯方來修聘禮於王喪若罔聞焉左氏猶以為禮是何禮乎此其持論甚正或以杜氏預云辛酉為九月十五冬者十月初也魯邾衛晉四國行朝聘之事適由王之赴告未至於魯耳遂謂此時不容朝聘未為非禮殆非確義按杜氏定指辛酉為九月十五亦就其所作長歷推之其不足深信姑論已竊攷儀禮之聘禮言聘君若薨於後入竟則遂赴者未至則哭於巷衰於館受禮不受饗食赴者至則衰而出惟稍受之聘君者聘使之君也其君薨於既命使之後聘者但入竟則遂未入竟則反而奔喪矣且聘使之入入則遂所以卒乃聘事皆雖亦必以吉服行之然當赴者未至於主國則已哭於巷衰於館豈嘗聞君薨而處之若常必待赴者至而後衰而出哉且聘臣之聞君薨哭於巷不哭於館衰於館不遂衰而出徒為所聘之國無故不可正以喪禮下主國之君臣耳至若天下之大小諸侯而值天王崩其傳播如迅雷疾風四海震動聞之則皆哭哭已則皆衰於斯時也或有聘臣在內未及將事猶令其乘王之赴未至而以吉服行禮可乎不可乎聘不可則朝亦同之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管見左傳謂鄭師伐宋楚令也是矣去年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今年春正月復令鄭伐宋皆以先得宋之彭城而戍之旋由晉之為宋圍彭城而取之有不能忘情焉耳其伐宋非由鄭志故春秋之書鄭師伐宋二似鄭之師並無主之者然所以著其為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管見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即此夫人姜氏也襄公為定姒所生定姒

者戚公之妾則是夫人姜氏乃其嫡母矣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管見 高氏閌曰不書葬者以鄭伯睔附楚故諸侯不會葬也按傳言鄭伯睔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惟二三子是其附楚之志至死未有以易也既告絕於中國諸侯豈惟不會其葬哉度亦未有於其卒而弔之者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管見 去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於鄫鄭亦服至秋而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鄭仍附楚乃於今年春正月以師伐宋因楚令也於是晉侯主兵使由六月以師侵鄭而報其伐宋爲其徵師相濟則惟及於宋衛二國以其在前韓厥之伐鄭皆未嘗與仲孫蔑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同次於鄫者也彼嘗次於鄫者則不欲更勤之矣晉師宋師不言將衛甯殖不言師互見焉耳但師衆不可指數其將無名惡知其爲誰哉而經文不慮其疎則以有借證也如下秋七月之會於戚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則六月之晉師宋師與衛同侵鄭者其晉師必帥於荀罃宋師必帥於華元可概見矣惟會於戚者爲衛地衛孫林父世有食邑於戚殆即此耳故當秋七月之會於戚晉荀罃宋華元之列特以孫林父參之而甯殖不與焉是則此書六月侵鄭之師其於衛甯殖固有不得不以名見者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管見 此年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於戚遂城虎牢爲鄭之巖邑城虎牢晉志也必由晉能取之而後得城之矣由此以推前於夏六月書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不言其功夫非即是使鄭之虎牢而取之乎及此秋七月又書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於戚不言其事夫非即是謀以所取於鄭之虎牢而城之乎故及其冬而書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於戚其城虎牢者特著一遂字而其虎牢既得城虎牢之謀亦先定皆可想見其概而不待發爲指出矣至此秋七月之會於戚即因謀城虎牢者晉荀罃主之宋華元及衛孫林父之代甯殖者輔其志耳左傳特謂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鄭恐未必然致宣公九年始書仲孫蔑如京師及孫襄公二年積之既三十年矣中間惟宣之十五年書仲孫蔑會齊高固於無婁成公五年書仲孫蔑如宋六年書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以後終成公之世無所見蓋仲孫蔑不干政柄前則讓公子遂後則讓季孫行父以勳名爲汲汲者惟此襄公之元二年值晉悼公周新立先年冬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於虛朾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於鄫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夫亦幾於奔命不遑矣徒以晉侯發憤有爲動不乘義乃相與黽勉從事不敢同於齊崔杼之或會或不會遂至晉以爲討不獲已而特使其太子光爲質焉耳豈肯以謀鄭效誠特董一城虎牢之策以爲小大邦增之勞役哉於斯時也仲孫蔑會晉荀罃及宋華元衛孫林父初未嘗倡爲城虎牢之謀而其說亦既聞之矣惟前因韓厥之伐鄭而有所會以次於鄫者於齊崔杼不克遇其諸弱小之國若曹人邾人則但王而

亦有未得從之之杞人焉此於晉之謀城
虎牢非不及會於戚又豈嘗有不聞者哉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管見齊諡也夫人之別為諡自文姜始亡而效之在前之妾母若成風若敬嬴亦皆有諡則此成公夫人之諡齊姜亦可以無議矣蓋春秋於是年夏五月庚寅書夫人姜氏薨秋七月己丑書葬我小君齊姜特為後二年之秋七月戊子書夫人姒氏薨八月辛亥書葬我小君定姒立案耳家氏鉉翁曰姒氏成公之妾也前年既書夫人姜氏而復有夫人姒氏是一君而兩夫人正所謂不待貶而義自見者

叔孫豹如宋

管見叔孫豹僑如之弟也趙氏鵬飛曰叔氏自公孫茲叔孫僑如再世為卿至叔孫僑如其橫滋甚詭謀一敗匍匐

奔齊叔孫之黨沮矣今襄公即位幼未能君會盟征伐車於仲孫蔑蔑孟氏也季孫行父為正卿而實耄矣故叔氏復出而任聘問之事將以漸而干政也此說極得春秋始書叔孫豹之旨至其如宋之故左傳以為聘也通嗣君也是殆然矣蓋爾時魯之國中無事此襄公之即位二年晉悼公周頻有事於會盟侵伐皆令其卿欒黶輩主之於是魯與齊宋衛曹及邾莒滕薛杞小邾亦并使其卿大夫交馳於中國幾若不知有君在矣然則此年秋七月之叔孫豹如宋特以聘通嗣君猶是其君之主於繼好結鄰也雖常事而春秋亦書之其意蓋曰頗有此耳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管見前秋七月之會于戚謀城虎牢也齊崔杼不至雖嘗止故以辭及此冬之會於戚遂城虎牢齊太子光猶然為質於晉齊崔杼能不從討而捷前之不及由宋彭城以背盧杼之盟哉故當仲孫蔑會晉荀罃而齊崔杼亦已至其班有宋華元衛孫林父次之若大曹人邾人滕人薛人是為前之圍宋彭城所畢集者惟爾時有莒人在列而此會不與焉蓋以莒處東偏而小彼大國之表東海如齊者其卿崔杼亦已受功如晉之令則他可勿計已耳且又得有初從晉役之小邾人晉即以是不苛責於莒若使後來有所勸勵豈非計之得哉至去年夏之韓厥伐鄭杞從仲孫蔑齊崔杼及曹人邾人同次於鄫其國介宋衛之間而其不與晉之兩會于戚與莒同是殆以杞女為悼公夫人晉亦不復使人徵之故爾由是而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戚為衛地虎牢為鄭地其先會于戚者即使為役賦文書以授師而後諸晉焉一旦而城虎牢各督其徒以畫

夜而營刻日竣事率以軍律制之雷厲風行如對大敵而築豈以自固不幾時而已屹然成巨鎮也故稱遂焉遂成虎牢則亦鄭人之所不及料者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管見按楚之大夫公子申懼而自殺也由楚子怒之而自殺故特書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耳其但稱楚者對晉言之成公十六年楚救鄭晉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呂錡射楚子中目楚子鄭師敗績此恥何以雪之十八年值晉弒其君州蒲楚子因急乘此間以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於彭城置三百乘戍之是楚得有宋彭城矣踰年為今襄公元年亦晉悼公周之元年也其春正月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克之楚之有彭城者既失又踰年為襄公二年亦晉悼公周之二年也其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

又晉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虎牢為晉有鄭失虎牢而楚惡得不失鄭耶楚子審在位已二十年晉侯閒絶二年初圍宋彭城繼城鄭虎牢晉侯不出而猶以其卿欒黶荀罃任之皆秦續楚有令尹司馬官最尊委任最重其時之令尹公子嬰齊前猶帥師再伐鄭以服鄭亦帥師伐莒莒潰得入鄆以後未有勞公子壬夫為令尹嬰齊之佐惟以晉之圍宋彭城既克聊一帥師伐宋亦無足云也至于公子申者為司馬主兵先見楚之失宋彭城無若晉何令復不獲保鄭之虎牢而聽晉之城之亦失鄭在楚之養兵何用其必置司馬以主兵又何事乎楚自莊王創霸傳其後嗣曾不得有一如晉之欒黶荀罃者為之專閫外之寄而徒坐視其國之不競至此楚子之怨能不因以微色發聲也哉於是令尹公子嬰齊及公子壬夫皆懼而公子申尤大懼焉其勢必防楚子之假他端以洩怒乃決計自殺即不出此晉城虎牢之冬也晉城虎牢則楚殺其大夫公子申故知經文之但稱楚者對晉言之不必

讀春秋管見《卷九　襄公三年　九

更求他說

三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管見〕吳自成公七年伐郯入州來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於鍾離是吳為此會以通於晉也及經七年而值茲襄公之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高氏閌曰楚始志伐吳為吳為鍾離之會故也楚自鄢陵之戰其勢稍屈畏諸侯并力謀之而吳乘其間故先伐吳以張其勢也此說極中伐吳情事但此前二年晉以欒黶會圍宋之彭城又旋以荀罃會城鄭之虎牢宋失彭城而復有楚不能守之鄭失虎牢而將貳楚亦不能禁之復何暇計及于伐吳哉竊意伐吳之役特以公子嬰齊帥師則其謀伐吳者亦必出於公子嬰齊可知公子嬰齊何以適有是謀蓋以去年冬楚子激於晉之圍宋彭城且城鄭虎牢遂謂楚之重臣未有得如晉欒黶荀罃者怒之時司馬公子申懼而自殺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至於公子嬰齊以令尹執政久當比能無懼乎於是思晉敵方強未可以即圖特擬吳之為會于鍾離以通晉者當先伐之遂進說于楚子請自帥師以伐吳冀得僥倖有功借以終免於罪戾焉耳然左傳叙伐吳本末則稱楚公子嬰齊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嬰齊歸而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鄧廖亦楚之良君子謂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公子嬰齊嬰齊病之遂遇心疾而卒心疾者何注以為憂恚憂恚亦懼也懼不可解而此生能遂了乎殆亦或縊或飲酖以自殺而已其稱遇心疾而卒欲諱之也若夫公子嬰齊之懼而自殺與公子申同而伐吳之後卒不書楚殺其大夫公子嬰齊者

讀春秋管見《卷九　襄公三年　十

以公子嬰齊徒思避罪邀功不顧晉憂方大而復招吳寇以病楚彼其克鳩茲至衡山何傷於吳而旋致楚之良有鄧廖者以侵吳被虜遂大喪其組甲被練之簡師亡駕之良邑此其懼而自殺猶不可謂其一死之足以塞責也尚得同於公子申之稱國以殺使後之讀者或至疑為罪累楚子哉鳩茲衡山駕見傳中彙纂詳解之當錄以備考鳩茲杜注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蕪湖縣東四十里有鳩茲港是已屬江南太平府衡山杜注在吳興府烏程縣南按烏程乃湖州府附郭縣也去蕪湖甚遠今太平府當塗縣東北六十里有橫山似為近之攷衡之與橫古通如禹貢衡漳檀弓冠衡縫齊風衡從其畝皆是山之名衡者恨南嶽專之天下之諸山當不得同其稱號成公十七年楚人滅舒庸傳稱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杜注巢駕釐虺楚四邑今俱在江南廬州府境

公如晉

管見左傳曰公如晉始朝也按公之如晉以朝仲孫蔑相焉其朝晉之意殆欲奉晉悼公周以為霸主耳凡為霸主必能合諸侯以同盟其諸侯之合又必諸侯中得一為之倡者而後相與從之勢固然矣今晉悼公方即位二年既圍宋彭城復城鄭虎牢楚皆不能救魯之季孫行父知其必將霸也乃使仲孫蔑與其幼君以朝於晉即奉晉侯為霸主焉矣無貳且請約諸侯以共奉晉侯為霸主焉亦各矢無貳魯為宗國其首議率先誰曰不宜維其君襄公猶未免為童穉而其相之之仲孫蔑則老成有素也此二年來晉之會盟征伐無役不從而皆有成事非其明驗哉以故晉侯悅而從之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於長樗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於雞澤而晉悼公周遂居然為霸主矣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管見孔氏穎達曰長樗近城之地文公三年公如晉公及晉侯盟盟不書地在晉都也此時晉悼公出其國都與襄公盟於長樗在近城之地當是悼公賺以待人不敢使國君就已乃出盟於外一似兩君相就者然也按公及晉侯盟亦盟其奉晉侯為霸主之誠而已公如晉而以請盟示信晉侯亦重公而以出盟於長樗示謙在諸侯聞之必應生其慕向此晉侯以四月盟公於長樗六月即得會諸侯以同盟雞澤與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管見按霸主之合諸侯書同盟者皆以識其僭耳前莊公十六年冬十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於幽此齊桓之始霸也其同盟之義劉氏敞以為殷同之同不主公羊同欲之說此實得春秋之旨蓋會同見覲禮為壇加方明於其上秋官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而詔明神神即方明也夫諸侯會同以不協而盟於天子之國當必以其方伯涖之今晉侯之勢將霸魯先奉為霸主既及晉侯盟於長樗即謀為之糾合諸侯使得同盟於雞澤也然晉侯初非方伯徒因其勢之將霸羣推之以主是盟則謂之私盟焉耳彼諸侯之同盟晉侯未能為方伯以涖之顧可入而主之以疑於方伯乎而晉侯則尤欲假寵於周以示其非私盟矣秋官大司寇之職凡邦之大盟約則涖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大司寇者王卿也此時之尹子單子並為王卿苟得其一以涖盟書尚得為私盟與韓憶晉侯州蒲以兩年而三伐鄭單子嘗再歷行閒此近事也晉侯周因之但欲挾單子以為會盟增重能毋從乎至於久與晉侯者為宋公衛侯改事晉侯而背楚者為鄭伯新使從

于晉之圍宋彭城者為莒子數使從於晉之圍宋彭城次鄫會戚城虎牢者為邾子則皆魯踐長樗之盟而使約之也惟齊與晉匹據左傳云晉將合諸侯使士匄告於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晉之於齊殆亦必有然者及期齊侯不至而但使其世子光來其意亦以齊霸雖衰而表海之雄圖未泯初不欲躬狗士匄之來請以遂成晉侯之霸也按此前二年傳稱晉之圍宋彭城齊崔杼受盟虛朾而師不會晉以為討齊使世子光為質於晉其後晉韓厥伐鄭齊崔杼以師次於鄫去年秋晉為戚之會以謀鄭齊崔杼雖未及與而其冬之城鄭虎牢齊崔杼亦受功焉凡皆以世子光為質於晉故也既城虎牢鄭由以服則晉於此年夏將合諸侯以同盟於雞澤使士匄請於齊侯以臨之晉必使其世子光之為質於晉者與士匄歸於齊矣世子光既歸於是齊侯不辭士匄之請而卒之託故不行使世子光從諸侯之後以受盟也晉侯既服鄭方

將抑楚知齊侯非敢抗者且世子光實為君嗣以代齊侯何嫌乎故當夏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於雞澤杜注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後漢志曲梁侯國有雞澤即春秋諸侯同盟處也今曲梁故城在直隸廣平府東北

陳侯使袁僑如會

管見 高氏閌曰自宣公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及茲二十有八年矣晉屢爭鄭而不爭陳非不爭陳也得鄭則亦得陳焉耳今陳侯聞鄭伯受盟故使其大夫袁僑求成於晉本非名會來又後時故書如會也按陳侯之使袁僑如會其故匪他徒以鄭伯既服於晉度晉師必將及陳故特使袁僑如會以通附晉之意觀是年冬晉荀罃帥師伐許則陳侯之謀國亦得計矣袁僑之來非必後時殆由晉方會諸侯以同盟於雞澤陳侯不如會而以其大夫往不得與於同盟之列固必待其盟訖而後有所因以徐達於晉侯也與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管見 此條但書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可也而必首稱叔孫豹者何蓋以陳袁僑之如會不名而自來於晉大夫無交或因叔孫豹以得見晉侯斗既致命陳袁僑當備見諸侯並備見晉大夫與諸侯之大夫也維時晉侯當此以陳之屬楚為外蔽者久今改而附晉國小而孤立其大夫袁僑亦微必使諸侯之大夫與袁僑盟乃得之初無事刑牲歃血惟是約誓以誥之明神而止以此使袁僑復於陳侯陳侯知其使如會者冀得會之已焉豈敢望盟哉至會而後盟雖係諸侯之大夫亦由諸侯命之且由晉之統命之也殆將憑恃有盟以託其國可不至仍以畏楚而懷貳心矣其盟使晉大夫涖之而以叔孫豹通於諸侯之大夫即繇日以盟之故春秋書曰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細玩兩及字此盟之初為牽合以繼成交際者其旨叔孫豹之承命晉侯而亟於從事可知矣然非禮也陳侯之使袁僑如會志欲附晉必求帛加書將命使達於晉侯及還晉侯使大夫來帛反命亦為書以報陳侯此可據儀禮之聘禮記斷之晉侯何用使諸侯之大夫與袁僑盟哉穀梁傳云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此為定案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管見 按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將霸乃合諸侯以盟於踐土陳侯欵不及盟而如會欲附晉也既至而卒晉以陳子朔及諸侯會於溫而陳安惟許男業不附晉使諸侯遂伐許及茲襄公三年晉悼公將復霸因合諸侯以同盟於雞澤陳侯午不及盟而使袁僑如會亦欲附晉也既至而會晉復以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而陳亦安惟許男甯不附晉遂使荀罃帥師伐許取以相較文公之前事不即為悼公後事之師哉蓋霸圖之以威脅以力爭必服而後舍之有貳則急討之其志行禍崩忌尅無人君之度者類如此

四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管見 前晉文公之盟於踐土在僖公二十八年之五月陳侯如會蓋力疾而往耳故六月書陳侯欵卒晉悼公以令襄公之三年六月同盟於雞澤陳侯從袁僑如會則亦以寢疾不得行故也觀此四年春王三月書己酉陳侯午卒則可見矣或言陳自盟於辰陵以從楚其背晉已久故陳侯新欲附晉而疑慮不決乃先遣袁僑如會以嘗之是殆

意逸而未推其貿者與

夏叔孫豹如晉

管見左傳云叔孫豹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知武子卽荀罃經書晉侯使荀罃來聘在元年冬而公於四年夏始報其聘當無是理至其如晉而晉侯享之藉之以樂金奏肆夏之三不拜以為是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以為是兩君相見之樂也歌鹿鳴之三乃三拜以為是君之所以嘉寡君而並勞使臣敎使臣也在爾時晉之君卿直似前世闇陋不辯詩歌之用及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乃得所為舍其大而重拜其細之故叔孫豹則有以自見矣試思子員還白獻子獻子何面目以出對魯使臣何面目以入對晉侯也哉此又足以指為事之所必無者叔孫豹何以如晉蓋由去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於雞澤晉霸

已成而公以七歲幼君得與王臣及列辟世子周旋壇坫結信明神則宗國有所恃賴因使叔孫豹如晉以拜盟非有他也高氏閌則言其兼為鄫世子故亦因後文書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故云然耳但叔孫豹以今年夏為鄫世子如晉必以鄫之欲屬晉也既如晉以達其意何以遲至明年夏而後叔孫豹乃與鄫世子巫同如晉耶故知此年之叔孫豹如晉遂料其兼為鄫世子故意亦未審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管見姒氏成公之妾襄公之母也其薨稱夫人葬稱小君春秋始自成風繼以敬嬴並與其正嫡無以異但僖公之嫡母哀姜終及其元年而齊人殺之於夷宣公之嫡母出姜未及其元年而魯人歸之於齊與此襄公之嫡母齊姜及其母定姒皆襄公所遇事而以二年與四年先後薨者不同亦須辨之

葬陳成公

管見汪氏克寬曰陳卽晉魯會其葬故書按陳成公新背楚而卽晉晉亦當有會其葬者其同盟於雞澤之大小諸侯必各使人會之獨魯也與哉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管見自七月戊子至八月辛亥終二十三日其葬速矣此何為而然殆因公將以其冬如晉乃卽於其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與蓋春秋之諸侯雖有親喪三年之制久不行其喪服總於既葬除之一遇霸主之會盟征伐靡不從者或當朝霸主亦復如是不然公之冬如晉傳言如晉聽政晉侯享公此必明年春正月之朝晉侯既聽其政而因以受其享也公於是時將欲不以吉服行事成禮豈可得哉

冬公如晉

管見去年夏六月晉合諸侯以同盟於雞澤特假寵於王而致王卿單子涖其盟書晉侯獨主是盟則公與大小諸侯羣奉之為霸主矣晉侯既為霸主則諸侯當朝晉以聽霸令故此冬之公如晉傳曰如晉聽政也按諸侯有朝正於王以聽政之制霸主亦僭擬之其朝總不外於春時觀公之如晉以今四年冬及五年春而書公至自晉亦足證已又按晉侯之為霸主此屬公初朝之耳其霸令復於初朝以後使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亦莫非其僭擬於王者矣據後之八年春王正月書公如晉夏書公至自晉又十二年冬書公如晉十二年春書公至自晉皆有合於五歲而朝之霸令不可取以互證也哉

陳人圍頓

管見左傳云楚人使附陳而使伐之故陳人圍頓其事不見所據高氏閲則謂僖公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於頓陳人畏楚而不敢討頓子恃楚而不事陳今陳叛從晉而頓為楚附故圍之是又推及陳人之報舊怨矣按楚子頓之圍陳以納頓子當陳侯款時陳即於楚僖二十八年晉文公盟于踐土陳侯如會遂從晉旋卒陳侯朔立文十三年陳侯朔與楚子商臣俱卒陳靈公立宣元年楚子旅侵陳陳復與楚十年陳夏徵舒弒靈公十一年楚子殺夏徵舒入陳遂縣陳而有之已而復迎立陳太子午君陳如故及此襄之四年楚子審之二十一年也陳侯午以三月卒以六月甍凡在位三十年皆事楚由卒之先年晉合諸侯以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晉以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而陳改而向晉矣楚之役陳侯午雖不足為德而楚之先君與陳侯皆更四世積六十八年間有圍陳納頓子之舊怨而新立之陳侯溺未及踰年改元遽思追咎於楚而圍以圍頓泄其憤焉豈可信哉惟家氏鉉

翁以為陳既遣袁僑如會故圍頓以洽楚之屬國也此為得其大端矣蓋圍頓之役謀自袁僑以合陳侯而袁僑之為此謀則實以阿晉侯之意焉耳當其及諸侯之大夫盟其盟辭必以招携徠遠為要雞澤之盟有莒邾與列其前如圍宋彭城次鄫會戚城虎牢又各有滕薛杞及小邾皆從於莒邾者矣周封舜後於陳為今河南陳州府故頓國在其屬邑之項城西距府純一百二十里亦可致之以附晉也惟是頓畏楚而不敢貳陳輒興師圍頓以脅之初不顧攖楚人之怒以啓禍患者凡皆由袁僑為主而陳侯溺莫能制之以義故至此其貶而稱人特以譏其不能君也云爾

五年

春公至自晉

管見按公以去年冬如晉為秋及今年之春正月以朝晉侯耳然自古諸侯雖有朝方伯之禮亦不必定以正月令晉侯既非方伯而公之朝晉侯復惟恐不及其正月然故春秋於去年冬書公如晉又於今年春書公至自晉皆譏魯之私奉晉侯為盟主其以朝示勤者於不近稱實足增宗國之恥辱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管見公子發字子國子產之父也趙氏鵬飛曰鄭僖新立雖與雞澤之盟而聘使未交於諸侯故以發來聘然鄭成陷于楚令僖公復從禮義之風行聘問之禮亦足以榮矣按此所謂榮者指其生前尤當證之卒後也蓋鄭本周之同姓以魯為宗國前之鄭成公睔在位十四年皆附楚瀕死莫敢貳以襄公三年六月卒及甍魯不會其甍故春秋不書甍鄭成公欲以屏鄭伯睔于楚而使與魯絕也辱莫大焉知辱則知榮矣觀襄公三年為鄭伯髡頑之元年晉

以六月會單子及諸侯同盟于雞澤鄭伯已背楚從晉及此襄之五年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是又因從晉而覯於魯矣此後二年值襄之八年冬十有二月晉會諸侯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其享國不及成公之半傳復言其卒之故由于鄭卿公子騑使賊夜弒之以瘧疾赴於諸侯其事固曖昧不明公亦莫能辨乃及其甍而使人會葬如常禮然春秋不加削者為其同盟以從晉復來聘以睍魯實欲聯中夏以遠楚蠻故於八年春書公至自會即於其夏聯書葬鄭僖公所以著其如會之時猶能守正不願以終也可不謂極榮哉由此言之鄭伯髡頑之書葬所由異於鄭伯睔之不書葬者其注腳一在前之同盟于雞澤一又在今之使公子發來聘也傳特以通例君概之則其來聘者乃常事耳常事春秋例不書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管見此前二年之六月晉會諸侯以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盖晉侯使之也其使盟之意亦欲諸侯之大夫各尊其近比之小國以屬于晉耳是時陳之南鄰有頓袁僑遂爲晉招之頓畏楚而不敢應陳袁僑淅洊以抑故可知去年冬陳人圍頓職此之由也至於魯之南鄫老莒邾於薛小邾皆屬晉以從諸侯之後各得與其會盟師役莫惟鄫未嘗與晉通於是叔孫豹使說鄫屬晉以託其國鄫子從焉乃即請於叔孫豹使率其世子巫以如晉也世子巫之如晉其冊爲屬於晉者於何徵之觀於此年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其所稱鄫人者由上薛世子光推之鄫特牽於吳而稱人其實即是此鄫世子巫也夏如晉而秋會戚夫乃足以成其屬於晉矣至左傳所載於去年冬之公如晉則謂公請以鄫屬魯晉侯許之於今年夏之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又謂晉之於鄫既許屬魯乃復覲鄫世子於晉侯以成之夫鄫非魯之附庸其肯屬於魯乎鄫莫肯屬于魯則公之請晉侯之許皆妄也而叔孫豹猶欲將一鄫世子于晉以成之鄫子將安在哉噫益妄矣若夫秋之會戚溥復以鄫人爲鄫大夫言其所以見於戚之會者由叔孫豹以鄫屬於魯爲不利故復乞於晉而還之使鄫大夫聽命於會此其妄而不信更有無足辨者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管見按前成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會吳于鍾離鍾離爲吳地彼諸侯之大夫既相率會吳則吳之欲往會于諸侯者此其緣矣及當襄公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上吳子不至則又何以然耶盖以此時之吳子爲吳壽夢亦名乘始僭號稱王與楚同知是雞澤之會有單子與焉貴爲王朝卿士一旦相遇將何以對之逆而不至職此之由耳然吳子之意豈不仍以得通中國其勢乃益大而不惟匹于楚哉觀于今襄之三年夏傳云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據此可知晉之爲吳合諸侯者即是此年秋之會于戚也吳子既使稱請聽諸侯之好則凡合諸侯而不以王臣參之皆可會矣故吳壽越之請會于晉吳子非必於善道使之因卿出居于善道以待晉之命者善道杜注地闕茶沉勝之南兗州記云盱眙本吳善道地今道盱眙縣許慎曰張目爲盱舉目爲眙城居山上可以瞻遠故曰盱眙今屬江南鳳陽府泗州吳在魯南吳之善道尤近魯因使仲孫蔑會焉會吳于善道以告會期亦以告會所其會所在戚則衛地也因復以衛孫林父從之會焉杜氏預以魯衛俱受命于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

秋大雩

管見春秋書大雩者共二十有一桓一書僖成皆再書至襄而五書此年其首書者左傳曰秋大雩旱也注云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修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也然經與過雩同文是以傳每釋之曰旱也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然此例亦不可執大概譏其因旱而雩徒以奉行故事焉耳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管見前襄之二年冬書楚殺其大夫公子申此襄之五年秋又書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皆由楚子怒之懼不免乃自殺耳公子申爲楚右司馬其時之令尹則公子嬰齊也此公子壬夫者貳之皆重臣楚子爲晉之欒黶圍彭城楚亡宋邑荀罃復城鄭之虎牢而鄭又背楚楚日不競乃怨其令尹司馬之無能爲也如子殺之皆[illegible]右司馬遂自殺

第一八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8

焉固是而令尹公子嬰齊度晉敵方強未可即圖概忌與楚子以伐吳冀得僥幸有功以免於罪戾焉爾卒之師伐吳蹶而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並以其挑釁于吳為嬰齊咎嬰齊病之遂遇心疾而卒心疾之云夫非諱其懼而自殺與公子嬰齊卒公子壬夫為令尹是年六月晉合諸侯以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晉以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陳與晉踰年陳侯午卒冬陳人圍頓頓為楚之與國陳人圍之將脅以與晉亦袁僑之謀也楚之令尹公子壬夫何至遂不敢一陳之袁僑乎楚子怨之以公子嬰齊猶敢伐吳公子壬夫並不敢伐陳是尤無能為也其如楚之日益不競何至是而公子壬夫之懼而自殺亦猶之公子申矣故春秋稱國以殺其書法無以異焉若夫公子嬰齊之帥師伐吳將邀功以避罪而罪乃更有加此其懼而自殺諉稱心疾亦即指其心之有疾實自帥師伐吳以生而遂不可活已也夫豈公子嬰齊之猶有生理而適為楚子所逼亦可與公子申及公子壬夫同論哉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管見　按此會于戚者首稱公會晉侯宋公即參以陳侯陳自宣公十一年與楚子盟于辰陵及茲襄公五年凡三十一年先由晉會諸侯以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在三年之六月今以五年秋而陳侯來會于戚雖其與晉者方新而其班位則仍如舊也次衛侯鄭伯曹伯又次莒子邾子滕子薛伯乃及齊世子光周禮典命職凡諸侯之適子未誓皆次子男小國之君此其定序矣據是以推則其聯稱吳人而終以鄫人者皆世子也吳世家云吳子壽夢四子長曰諸樊春秋稱吳子遏者是已壽夢本名乘此年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即期吳子乘之會諸侯于戚也及期而吳子乘又以有故不至特使其世子遏與于會焉是不當從齊世子光之後乎又此年夏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將鄫之欲從晉以與于會也凡秋而晉以鄫侯為戚之會鄫子來則當從莒子邾子滕子薛伯之後鄫世子巫來則當與吳世子遏並從齊世子光之後矣惟以國論之吳屬夷蠻鄫附庸皆遠遜於齊其世子不足貴其世子之名不足稱也但指為吳人鄫人而已或疑此後襄公之十年書會吳于柤是會吳子乘也吳子乘但稱吳吳世子遏乃稱吳人不嫌于與君而進其世子乎而抑知不然凡中國為華夏凡夷蠻為鬼方人對鬼方之鬼言則為進之對中國公侯伯子男之君言則為貶之且人之為貶辭亦隨分各見不得泥看諸侯言則諸侯之有當貶者人之家世子言則世子之有當貶者亦人之今大合諸侯而世子從焉其稱人若有貶義無進義中國夷蠻皆同以吳與鄫諉之可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管見　襄公三年之夏六月晉會諸侯以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晉以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四年春陳侯午卒子哀公溺立冬陳人圍頓是必由袁僑阿晉之意而圍之也頓子豈得不愬之于楚哉此在陳侯及袁僑亦知楚師之必將至矣故及今五年秋之會于戚即欲因晉之霸令使諸侯皆以師戍陳也陳侯新附晉晉侯必聽之陳袁僑前及諸侯之大夫盟則諸侯之大夫亦必私之夫孰有異議而不成陳者哉高氏閌曰此諸侯同戍非獨魯戍之也魯之戍陳書于公至自會之後則諸侯之各遣其國而遣戍者並可知矣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管見此年秋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即公子貞為令尹拜命之日必以討陳之叛為急務故及而楚公子貞遂帥師以伐陳此聲罪致討曰伐諸師掠境曰侵於陳言伐不言侵公子貞欲以致諸侯之戍陳者復救陳耳因楚而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即經其冬之戍陳而旋至是寄失之遷延也哉而楚公子貞之帥師伐陳疾伐之而不留不處頓去陳初不如此後之圍陳者作持久之計是固欲使諸侯救陳之師既及陳而不得與楚師遇則徒奔陳之急而無救于陳亦無傷于伐陳之楚有廢然以返而已視下書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雖當告至于廟詎有所為飲至策勳者乎公之至自救陳然彼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之至自救陳亦各然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管見季孫行父歷事四君初黨于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及宣公薨遂前卒行父將逐其子公孫歸父乃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此作何等事而可為人所使哉向非行父自供固未有能訊而得其情者至其逐歸父以後由成及襄行父復獨專魯政一十三年猶獲保首領以歿春秋于公至自救陳之月特書辛未季孫行父卒益因其為亂臣而幸免于誅用傷周之廢天討與夫魯之蔑國法云爾

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管見杞伯之國在今河南之杞縣周所封也前未有書其卒與葬者及茲襄公六年特書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又書秋葬杞桓公蓋因其時晉悼公始霸而杞伯之女實為悼公夫人故諸侯之尊霸主者皆于杞伯姑容之卒葬各使人致禮而哭故一聞焉此不獨魯為然特以魯概之耳觀後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杞出也及襄公二十九年當平公之十四年猶以杞為甥實乃大合諸侯以城杞諸侯亦即使其大夫屬役經功是足證已

夏宋華弱來奔

管見華弱為宋司馬有宋大夫樂轡字子蕩左傳言其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宋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莫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據此則子蕩之縱放于謗其以弓梏華弱而從其怒則仍因前之相狎相優以報其相謗也至宋公見之以為華弱不勝司馬之任奔其職則已胡以必有事于逐哉春秋于此年夏書宋華弱來奔意在注定來奔二字僅以譏宋公之於世卿其使之廢退者幾同于流放而不加察耳若華弱之

委懦受侮大傷國體其事不必悉指但明其族曰華其氏始于大司馬華督見桓公時有孫曰華耦稱司馬華孫見文公時此華弱為耦之子則並得蒙華督而稱司馬華孫矣且其名曰弱弱與強反對說文強為弓有力則弱為弓無力可知以此認定華弱之名為弱則子蕩之弓梏于華弱之頸而其矢復射于子罕之門不可想見其概也哉又按子罕之論子蕩明斥其專戮於朝之罪則從而逐之正宜非如華弱之遭逐為已甚也聽其竄身異域長往不還可矣初不必究言其地且其逐自子罕而不由宋公亦不得書宋樂轡出奔以明國之過于縱委懦者亦猶不稍貸於逐橫暴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管見前文公十二年秋特書滕子來朝為是年冬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起其端耳不以有私邑曰費與滕接壤費之東為鄆又東則為諸於是莒人益有爭鄆之謀而滕子知之乃以秋來朝密告于魯及季孫行父故其冬遂有帥師城諸及鄆之役也自文公歷宣而成其九年冬楚公子嬰齊伐莒入鄆是則鄆既為莒有矣至茲襄之六年秋再書滕子來朝殆又因莒有以魯求鄆之謀而密以告魯及季孫宿與觀七年夏四月季孫宿城費八年夏莒人伐我東鄙十年秋莒人再伐我東鄙十二年三月莒人復三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然則此六年以後魯之數被莒患者皆自今滕子之來朝乃得知而備之矣但滕與費偪近費固則滕以無虞從可知滕子之欲泄莒謀而來朝者外為魯之意淺內為滕之意深上為魯君之意淺下為季孫宿之意深也春秋書此言外亦不能無識焉

莒人滅鄫

管見據穀梁傳所言莒人滅鄫之故而求其可信者蓋鄫子之前夫人非莒女也已生世子巫矣旣巫之夫人卒後娶莒女為夫人亦有子乃逸後夫人欲廢前世子巫而立其所出為世子去年冬魯叔孫豹以鄫世子巫如晉秋晉會諸侯于戚齊世子光與焉而其下狀稱吳人鄫人其吳人為吳世子過其鄫人即為鄫世子巫也亦欲借此如晉會戚以托于霸主庶幾其不終廢焉耳及今年秋鄫子卒莒子遂偪逐其世子巫而立已女所出之子為君其子尚稚齒雖立同未在位莒子乃以莒大夫之貞幹者攝主其政凡鄫子之世族及其舊臣率俯首以聽莫敢有異議焉則鄫屬于莒為一更不可別之以為鄫矣是不幾于滅乎計春秋起訖絕無有書鄫子之卒者鄫子不書卒則其卒後之事無所繫而亦不可悉指故特以滅字作形容語者曰莒人滅鄫使讀者想見其概以為有如滅焉而已其實未滅哉

冬叔孫豹如邾

管見叔孫豹如邾為聘邾也凡小國朝于大國大國必其朝必以聘報之前成公十八年八月邾子來朝是月公薨立襄公襄公元年九月邾子復來朝其朝後歷今六年魯未嘗報之以聘也邾必不能平而魯亦自知其闕于禮矣乃忽于此六年冬使叔孫豹聘于邾者由其伏滕子來朝密告莒人有伐我東鄙之謀因以莒在魯之東鄙邾在魯之南鄙慮莒之為不靖而邾亦生心則東鄙南鄙同時有事魯欲兩應之其力必不給於是將謀治兵禦患以備莒先為行幣修睦以安邾也觀此後之八年十年十二年莒人伐侵我東鄙者三而南鄙未有警則叔孫豹之如邾其因聘以求和而使兵戎不興者亦有驗矣至于莒師息而齊師又起則去叔孫豹如邾之時既及十年而魯之於邾或

更有隙故當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至秋八月而邾人乃伐我南鄙十六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又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且使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及是年冬而邾人乃再伐我南鄙由後推前邾能間魯之有齊難而伐魯南鄙獨不能間魯之有莒難而伐魯南鄙哉繼之好結邾則疆事少春秋書此叔孫豹之如邾聘亦謂武子季孫宿之始專國政籌軍事是猶其一節之差有合焉者

季孫宿如晉

管見季孫宿如晉聘晉其本事也襄公三年由公及諸侯相與奉悼公為霸主乃同盟于雞澤四年冬公如晉五年春公至自晉此始朝霸主也至此後之八年春公復如晉夏公至自晉是則霸令之五年一朝矣然于五年中又當三年一聘故及茲六年冬而季孫宿乃特修聘之期以如晉焉聘大于問宜使卿大聘於晉則尤當以上卿行也蓋

爲本弟亦有[illegible]秋莒人滅鄫因鄫子之後亦[illegible]莒女有子[illegible]子莒人立其女所出之子遂偪逐其世子巫以其國[illegible]于莒而鄫有如滅然鄫世子當因衆之[illegible]於孫豹如[illegible]晉侯且又及晉侯之以說侯於于戚至見窮繇所以得不奔愬于晉侯與然傳稱晉以鄫故來[illegible]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注以聽命爲受罪[illegible]魯固無如何也從可知其使季孫宿者本以如晉[illegible]以致聘見耳聘罪乃復以鄫故復之于晉侯已矣非[illegible]何且聘之兼事有公亦有私杜氏預曰宿始代父爲[illegible]大國此亦其意願所必及者聘禮有私覿則得承霸主之言色以爲光寵聘禮亦請覿其卿大夫則並得覿霸國之權貴以爲外交締合之緣也彼季孫宿者豈復肯以如晉之行諉諸他人也哉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管見爲氏問曰齊國萊久矣自宣公七年伐萊自是而遂滅之按齊惠公元以宣之七年及九年凡兩伐萊至十年夏四月齊惠公卒殆以傷于伐萊而治之不痊與昔宋襄公之戰于泓而傷股其明年遂卒者事正同經皆不悉書耳自後傳齊頃公無野及今靈公環積數之既歷三十年中間豈得忘惠公元之傷于萊而卒哉從可知其伐萊皆亦不可悉書至是魯襄公之六年十有二月齊乃得而滅之故春秋特總書曰齊侯滅萊其滅萊之日必以告于惠公元之廟謂足以成國萊未竟之志且以慰其伐萊而身傷之積怨也然前之伐萊志于滅今之滅萊力于伐萊何罪齊何心乎此固不待貶絕稱人而其惡自見者惟通計伐萊滅萊之始終在齊惠公元及齊靈公環皆屬自將故春秋並書齊侯以指目之著其求之術可棱謝則已

七年

春郯子來朝

管見按前宣公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illegible]莒取向夫莒郯不平而公欲平之者以魯之伯姬[illegible]與郯爲婚姻之國耳至十六年而郯伯姬來歸則其好[illegible]又成公八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益不[illegible]無然矣久之而值此襄公七年春郯子來朝則何以致之耶其故益由去年夏莒人滅鄫使其立君守國鄫皆不得與其強横亦何爲而不可者郯鄫接壤若使莒以前不肯平之意逞其凌偪郯胡以堪此因是謀有以託于魯乃遂來朝而乞修舊好也與然襄公以四歲即位及茲[illegible]七年仍幼穉不足憑藉是則郯子雖名爲朝公以尊禮宗實則欲通其殷勤款洽于專政之季孫宿也春秋書此於郯子不能無譏於魯之政在大夫則尤重有慨矣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管見易稱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卜重于筮則魯郊之用卜一卜不從則當免牲不郊矣豈得至再至三乎說者於魯之卜郊以其他四卜五卜爲大禮而此之止于三卜猶爲得禮殆不足據也但魯之卜郊于孟春及仲春季春苟不從則猶是三月耳魯于是咸未得郊不即免牲於三月而待夏四月乃免牲者其時亦猶于三月議四卜郊其郊日在夏四月因復留牲不免以待用與已而不果四卜故春秋於此六年夏四月言其前已三卜郊不從而仍未免牲及是而乃免牲也玩乃字神理益甚恐其三卜之已失禮未得遽免牲而不郊亦聊幸其不遂至于四卜五卜之尤失禮適得終免牲而不郊也云爾

小邾子來朝

管見小邾子之國其初分自邾[illegible]雖以示別之而與邾不相下彼其以此夏來朝者豈惹[illegible]之類乎來朝實以徵[illegible]

微莒之偪而思托其國于魯哉蓋逼時小邾子之為國似亦倣於邾子耳計邾子之從會盟侵伐者則惟晉其來朝者則惟魯而已小邾子前未見其附晉始自襄之二年晉城[illegible]之虎牢邾人小邾人皆與焉至此後襄之九年晉伐鄭同盟于戲十年會吳于柤亦伐鄭戍虎牢十一年再伐鄭同盟于亳城北又三伐鄭會于蕭魚邾子及小邾子亦皆與焉其國蓋以班相屬諸侯莫能外之是不覺其屈而事晉乃實有以自伸乎至若去年冬叔孫豹如邾則以邾子之於成十八年來朝又於襄之元年復來朝故魯使其卿報之以聘也李氏廉曰春秋書魯聘邾止此一條然則聘為邦交之常禮而魯之聘於邾直若異數之不可狎邀者然故僖公七年當齊桓公之霸時一書小邾子來朝其後不聞今距前既八十五年乃再見此小邾子者當即因宗國之以聘報邾邀以鄉遂不禁其慕效邾子而來朝也與

城費

管見 費為季氏之私邑在魯東鄙是時莒有伐我東鄙之謀季孫宿聞之乃欲借備莒之名以城費也而魯之迎其意以與之者如左傳云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以求媚於南遺請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遂有之矣李氏廉曰費魯強邑僖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於是為季氏邑矣自南遺既城之後費邑彊南蒯繼為費宰非特季氏世卿而陪臣亦世其邑昭十二年南蒯欲出季氏不克以費叛如齊十三年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十四年費人叛南氏蒯奔齊齊來歸費及季桓子立公山不狃為費宰定八年不狃以費叛十二年始用子路墮三都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孔子用申句須樂頎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此一費之始終也而季氏之盛衰可考矣

秋季孫宿如衛

管見 季孫宿如衛以聘請盟也觀下書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則季孫宿之如衛聘而衛侯已及季孫宿盟亦可知矣魯何以必盟衛始恐齊之伐魯而先結衛以孤齊耳是時齊忌晉侯之霸自襄之三年六月同盟于雞澤始亦怨魯之輔晉以成霸自襄公之三年春如晉遂以夏四月及晉侯盟于長樗始也然齊之怨魯而不遽伐魯者徒為其猶得衛於晉侯周故然自此七年後至於十五年冬晉侯周卒十六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十八年齊師伐我北鄙此其怨魯亦深矣而是年之冬十月公得會晉侯宋公及衛侯與夫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十九年夏又得衛孫林父師師伐齊然則今七年秋之季孫宿如衛以聘請盟即以致七年之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亦何嘗不有裨於魯哉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管見 盟有不必兩君相見而獨使其卿迭為往來者以將先之以盟終之而已春秋文簡其事同即以相承見意故先書季孫宿如衛則从省後書孫林父如魯乃特詳焉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于鄬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陳侯逃歸

管見前之五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陳益疾伐之而旋止陳故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以不能遂楚師而俱還耳及此七年冬十月楚公子貞復帥師圍陳圍則欲偪陳侯之乞平以服于楚也于是陳侯乃乘間逃出請救于晉晉為合諸侯以救之此十有二月所由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與鄬杜注鄭地則鄭伯髠頑之如會即在其封內矣何至諸侯皆會于鄬而鄭伯則猶然未見耶以鄭卿有公子騑與公子發公孫輒為黨其專横無君欲背晉從楚而阻其會于鄬以救陳也鄭伯不可必如會於見公子騑使賊夜弒鄭伯

而以瘧疾赴于諸侯春秋亦從其赴曰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一似未嘗被弒者然不將疑于縱亂臣乎然後之十年冬盜殺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則鄭伯髠頑之被弒而卒于鄵在公子騑實為首惡亦昭然大白矣故此之書卒如其赴特欲得以想見其使賊夜弒之謀焉爾至鄭伯卒于鄵而陳侯亦即逃歸自鄬者則又由陳卿之以狙詐偪君而出于此也左傳云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黄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於會曰楚人執公子黄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興哉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其圍必嚴而諸侯之會于鄬以救陳陳侯在焉何以能逃出耶及鄭伯如會未見諸侯諸侯猶在鄬而楚之圍陳未解也乃當鄭伯卒于鄵而陳侯遂自會逃歸又何以敢歸而遂安於逃耶經文書法皆欲藏其頭緒總欲見陳之二慶私心為楚以狙詐偪其君使陳侯不得不逃出即亦不得不逃歸者其罪案具定於此正與鄭之公子騑及公子發公孫輒黨所謂人人得而誅之之亂臣也自此七年至二十三年夏書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知其當殺則已久矣以待史言其故哉

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管見悼併晉之霸令諸侯及五年而朝前四年冬公如晉五年春公至自晉此始以晉侯周為霸主而朝之也及茲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公至自晉數其歷年之數惟以前四年冬之如晉而合數之乃得幾於五年而公遂以是再朝晉殆欲借以示勤焉爾至此後之十二年冬公如晉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其趨霸令者不敢不勤而亦不過勤乃只於其五年而朝之期為有合則已也

夏葬鄭僖公

管見鄭僖公髠頑實為公子騑所弒而春秋前以卒書至此又書其葬直與恒喪同矣意欲著公子騑之於鄭伯其使賊夜弒而以瘧疾赴者竟得欺蓋僞鄭之諸侯也其秘謀猝不可覺卒至有盜殺之而其罪乃以昭灼焉爾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管見王氏治曰鄭欲從楚故侵蔡以致楚師伐鄭然後告絕於晉而與楚平春秋惡之故稱人以示貶此說最得鄭人侵蔡之隱情惟於獲蔡公子燮尚有待發明者按此後襄公之二十年蔡殺其大夫公子燮左傳云初蔡文侯申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事晉之言以利蔡與蔡人不相能而蔡殺之據此則蔡自宣公十七年文公申卒蔡景公固立及茲襄公八年當蔡景公之二

十四年矣。初景公三年冬，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而景公不得與盟，與許穆公同。是時國已比於楚之縣公，而不成為君也。公子變，蓋文公申之無子，不忘先君晉不可棄之言，能不憤然欲背楚乎？是後晉侯繼以前成之十六年敗楚子于鄢陵，其視晉文城濮之戰，既未之有異。越今晉侯周再以茲襄之三年合諸侯同盟于雞澤，其視晉文踐土之盟，亦不復無以異焉。然則蔡公子變之欲從先君事晉之意，蓋愈不可遏矣。惟蔡景公苟且國存，鄭與國之人委心聽命於楚，公子變無如何也。值此襄八年夏，鄭人侵蔡，不期於戰，蔡亦不閒以師禦之。公子變知鄭之師為晉興也，因欲使其身為鄭所獲，以獻於晉，得見晉侯，即借以達先君事晉未能之夙志，而自伸其欲從晉以利國之私願焉。乃潛出兵，鄭師作焉，逸不能止之狀，趙而入，若無人者然。故鄭人但謂侵蔡，初不料其能獲公子變，乃適然而獲也。觀下書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於邢邱，傳稱鄭伯

獻捷於會，故親聽命。其所獻即公子變耳。於是而公子變得見晉侯，則其所欲白於晉侯者，亦甚遠矣。獨是公子變既為鄭俘而獻於晉，胡以及襄之二十年秋，乃書蔡殺其大夫公子變哉？竊度其羈居于晉既八年，會晉悼公周卒，立平公彪。其元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於溴梁，戊寅，大夫盟。公子變殆請于晉侯，欲因大夫之盟而從其後，即謀歸於蔡，而以蔡從晉也。歸既五年，而蔡侯與其國人雖苦於楚之使然無常，終忍而向楚以背晉，以故與公子變相乖忤，遂成讐敵，計在必除，乃有從而殺之者矣。嗟乎！公子變不忘先君之言，而謀國合義，此既舍身不顧，而為鄭所獲，終復守正不渝，而為蔡所殺。春秋一書再書，蓋重致其哀惜，而不能已於表彰也與。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

于邢丘

〔管見〕范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聚。賢云：是儀城在東國西百里。劭：邢侯自襄國徙此，曰邢邱。左傳云：五月甲辰，會於邢邱，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於會，故親聽命焉。按傳所稱朝聘之數，蓋為大小邦定其行享之物，與夫物之、因其國所有者，使多寡適稱焉爾。若令之五歲而朝，三歲而聘，固早知之，豈復有待於命哉？齊人、宋人、衛人、邾人，其大夫皆微，皆不得如季孫宿之可以名見也。至左傳指目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是皆與季孫宿為伍者，當不得盡沒其名而人之矣。晉求之國，此會於齊人、宋人、衛人之下，不列曹人，蓋曹大夫益微，而不足數也，猶之諸小國之大夫來會，但從一邾人而已。其莒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鄫人則皆略之，是固春秋伏睽書大夫之例之初見者。齊之國大於宋，宋之爵尊於齊，敘列其君，則應先宋而次

齊；敘列其大夫，則又應先齊而次宋矣。卓氏爾康曰：邢邱之會，以命朝聘，胡傳以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是謂姑息愛人，非也。此正悼公之以謹嚴馭衆也。諸侯與國，與我敵體，惟大夫可以命令之，君指撝，臣攝伏，聽則與，違則執，我法可行，彼勢可受，不失尊重之常，又於政體甚便。雖以魯襄在晉，特不令其與會也。不令魯襄與會者，優之也。

公至自晉

〔管見〕正月之公如晉，朝晉也。季孫宿從公，及夏而公與晉侯俱至邢邱。晉侯將命朝聘之數，但此諸侯之大夫聽命，時惟鄭伯以獻捷於會與焉，公不與然。上書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邱，下書公至自晉，不書公至自會也。

莒人伐我東鄙

管見按莒人以此八年夏伐我東鄙十年秋莒人復伐我東鄙十二年春莒人又復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十四年夏莒人仍復侵我東鄙則何以不能忘情于魯乃至此由前之五年夏叔孫豹以鄫世子巫如晉亦使得從晉及諸侯以會吳于戚蓋特為鄫之繼嗣籌兆定也及六年鄫子卒莒人偪逐其世子巫而以莒女所出之幼子立之遂以鄫屬于莒而莒滅是年冬季孫宿如晉聘且言鄫故在晉侯必將命魯之近鄫者徐圖所以復鄫矣鄫在魯之東鄙於是莒人以此後之八年中率間歲一舉兵乃一再伐之不已而至于三伐三伐亦未已而又加之以一侵總欲使魯之東鄙常驚動不寧庶無暇謀及于鄫焉耳莒人僻陋在夷恃險而凌暴其伐與侵不必其名之正也左傳據前經書莒人滅鄫因謂此年之伐我東鄙特為疆鄫田故然高氏閌申之曰鄫田接於魯而疆界不明乃興兵伐魯以正之斯亦莒人之所得藉口生釁者與

秋九月大雩

管見左傳云秋九月大雩旱也然亦可作蝝災言之前桓公五年書秋大雩其下即聯書曰螽欲見此大雩之為禱螽災耳蓋大雩享帝必配以田祖本主于禱雨故小雅甫田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而亦可借以禱螽災故大田又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但此年惟書秋九月大雩何以知其非禱旱災而獨禱螽災邪以去年秋書八月螽未嘗聞其有禱之者於時螽皆遺卵于土中至今歲而蝝生不可制螽復大作其害稼如故數不登乃弗獲已而以秋九月大雩要亦主于舉行故事而止非有濟也以是言之魯于去年秋書八月螽亦何能得今年秋八月之不螽乎今年書秋九月大雩又何以異去年秋九月之不大雩乎螽與大雩春秋於兩年分舉而有可通觀互見不得泥此而遺彼者蓋如是夫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管見左傳云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子展以杖莫如信止之子駟不可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車賦儆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討之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將剪焉傾覆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惟君圖之高氏閌曰觀左氏所載則子駟之弒僖公志在事楚矣家氏鉉翁曰鄭侵蔡以自結于晉然從楚者本謀也楚至而服惟恐其後矣李氏廉曰此又鄭人從楚之始至十一年會于蕭魚乃復從晉按傳說已盡經旨

晉侯使士匄來聘

管見左傳云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也李氏廉曰此與士燮來聘言伐鄭同汪氏克寬曰成公末年至襄十二年士匄荀罃士魴凡四聘于魯則晉之所以結與國者不亦厚乎宜悼公之得諸侯也按此條正意餘意止乎此

九年

春宋災

管見災字从火故春秋獨於火稱災前莊公二十年夏書齊大災孫氏覺曰大者非常之辭亦謂非其災之常耳災亦時有則為常如此年春之書災而不書大者是已然災見於宋而遂至聞于魯使其史冊必記之雖未嘗特駭其

為大變亦不能直指以為小也在災之君若臣俱敬天災流行其仰遇災而懼否乎

夏季孫宿如晉

管見左傳稱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據去年冬晉侯使士匄來聘傳稱拜公之辱且告將用師于鄭焉則此年之夏季孫宿如晉既報聘亦聽師期可知矣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管見此夫人姜氏為穆姜乃宣公夫人成公母襄公之祖母也以此年五月辛酉薨傳特稱薨于東宮蓋為穆姜先通於叔孫僑如有廢立之謀故因而幽廢以使居東宮耳度此事未必果實而傳從記其入東宮時穆姜嘗筮之得艮之隨史決其必速出穆姜乃據隨之彖詞以自核其罪則稱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及是薨于東宮故併奇其筮之有驗一如夫人之言所敘述固甚詳也但穆姜以一婦人而得係口言易已屬違於常情且其中論隨之元亨利貞无咎其辭皆出文言傳是時孔子尚未生穆姜何從得其易傳而熟于記誦且深為剖析若此哉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管見夫人姜氏夏五月辛酉書薨秋八月癸未書葬凡經四月亦未免以速蓋以此年冬公有會晉侯伐鄭之役故耳至姜氏為宣公夫人自從而葬不從宣公之諡而別諡穆者高氏閌曰用文姜之例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管見此襄公九年亦晉之悼公九年也襄公立未改元晉侯以其冬使士魴來乞師元年冬晉侯復使荀罃來聘及八年冬晉侯又復使士匄來聘春秋皆以有為而書非也若無事而舉邦交之常禮雖不見經而亦安有闕焉者夫晉之於魯然則凡屬在與晉之諸侯自公以外如宋公衛侯曹伯及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並嘗為晉侯之使聘所必及又況齊之大國與晉為匹者哉計爾日之齊侯雖不免心忌晉之國霸而亦未能顯與悼公相違也前悼公立于成公末年首事同盟于虛朾齊崔杼與襄元年晉韓厥伐鄭崔杼以師次于鄫二年晉荀罃城[illegible]之虎牢崔杼又以師會于戚夫非受命于齊侯耶至三年而晉假王臣單子大合諸侯以同盟于雞澤是即舉春秋公為霸主矣此會齊侯不至而亦必令其世子光至齊亦何嘗能外晉乎自是而晉侯以五年秋會吳冬救陳及是九年冬又始伐鄭其後十年夏十一年之夏秋更三駕伐鄭齊世子光無役不從則齊固實為晉用矣夫晉侯厚結與

國諸侯和嘗其伐鄭能數會十二國之師以臨之鄭得無懼而請成耶故此九年冬春秋始書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未見所以伐之即聯書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也戲杜注鄭地成十七年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即此又曰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矣

楚子伐鄭

管見趙氏鵬飛曰楚子伐鄭鄭復為楚汪氏克寬曰楚書子者國君自將恃強亂弱憑陵列國之稱也不書鄭及楚平不書盟不與鄭之從楚也明年諸侯伐鄭則鄭與楚可知矣按二說已盡經旨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子[illegible]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管見左傳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經書乘柤杜注楚地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泇口是也又云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趙氏鵬飛曰晉率十二諸侯會吳於楚地謀楚也謀楚則未嘗伐楚何以知其謀蓋謀制楚以服鄭而已不志於伐也晉楚爭鄭久矣前日伐鄭鄭既同盟而復叛以楚兵逼之也楚兵不出則鄭可久安故晉侯會吳於柤以示晉已得吳吳將援晉而將楚楚謀出兵則懼吳襲其後而內有所忌然後晉得以服鄭鄭得以從晉而無楚患也卓氏爾康曰合十二國以會吳子而於楚界示楚以得吳也晉得吳則楚右臂斷不敢議鄭議鄭則恐吳之掎其後也其後蕭魚之會卒得鄭不叛者二十年吳將楚楚不敢伐鄭也雖然晉悼虎牢之城扼鄭咽喉自戲盟之後三分四軍以待來者是故楚疲晉逸三駕而不可爭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楚之柄臣如子囊者亦曰晉

不可敵事之而後可豈獨以柤會吳之故哉張氏溥曰荆楚地大人悍專與霸爭當日諸侯能敵之者齊晉秦三大國齊自桓公薨後國亂君弱不敢專兵伐楚秦以殺戰讐晉連歲構師反與楚合晉獨力制楚秦又乘之維城濮餘威鄢陵新敗楚無懼志虐宋役鄭惟所欲為晉雖欲起而服之未有隙也吳居肘腋之下武氣方厲巫臣啟謀楚疲奔命鳩茲庸浦之間干戈日見晉一通吳吳益致銳於楚師不出則援其旁出則議其後楚畏吳逼無暇與晉校晉始得息肩睦交屢舉盟會收宋陳伐秦鄭坐享霸功是故晉三會吳專以楚故權事濟變非得已也晉文之時能克楚者齊秦而然為晉用文公因之集二國之師於城濮一戰而勝晉悼之時能克楚者吳而未必即為晉用悼公恨招之同會不用吳師而楚人自屈此悼公之知權也

按數說揣合當時情勢立論極為透闢須備錄之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高氏閌曰偪陽楚與國也此此為定論觀今年春之會吳於柤杜注柤楚地今兗州府嶧縣泇口是已此偪陽者杜注彭城傅陽縣也章懷太子曰偪陽故城在承縣南今在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柤與偪陽同在今嶧縣柤為楚地則近柤之偪陽其國未聞所屬能不為楚之與國哉又路史國名紀稱偪陽妘姓子爵晉滅之更無特有名郖國昔則偪陽之即為郖子國亦可知矣前宣公四年傳云初若敖娶於郖生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郖淫於郖子之女生子文焉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郖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鬭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夫偪陽之郖子得通昏姻於楚而其舊為楚之與國不益信而有徵乎至於晉之以此夏而滅偪陽自其會吳於柤而滅之非偪陽所及料故稱遂然其所由得以遂滅偪陽者固仍是前所會以伐鄭之師則雖為兩事而實成一舉並非諸侯所及料亦遂之意焉爾蓋自去年冬晉合諸侯以伐鄭公會之及十有二月己亥

而同盟於戲鄭方受盟以從晉也是月未嘗書公至自會則凡在會師伐鄭者雖已盟鄭而猶未還矣惟晉侯稔知楚之必惡鄭而來伐也乃率諸侯之師皆去鄭以會吳不使其與楚師遇焉故春秋於去年冬十有二月書楚子伐鄭著其與師之期為較速亦即於今年春書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於柤指其駐師之處為已定也此會吳於柤之時其閒豈不聞楚子之自將伐鄭鄭不能支必將屈伏請成以背晉之同盟於戲也哉而晉侯初不之計方自柤而伐偪陽至夏五月甲午遂滅之則何為而出於此蓋去鄭而會吳於柤者吳為楚之敵國以會結好既得借之犄楚而使莫敢騁也偪陽為楚之與國以滅示威亦得因之震楚而使失所恃也自是以往楚子將有東顧之虞當不復銳意北方以爭鄭矣晉悼公之圖霸能用十二國之衆不盡其力而皆奏其功者其權變有如此若左傳所載滅偪陽之本末徒紀晉三帥之尊令以私於宋向戌徒誇魯二士之

賢勇以悅於孟獻子貞使公與晉侯宋公皆若不偶然他國君世子又無論矣是惡得信為當日之情事偪真者與

公至自會

〔管見〕公以去年冬初會伐鄭十有二月同盟於戲公仍未得歸也及今年春又復會吳於柤夏五月遂滅偪陽公於是乃得歸矣事閱三時而公之兩會相續故當其歸而書公至自會者一而已矣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管見〕去年冬十有二月楚子伐鄭鄭無信惟強是從忌自去年春晉以諸侯會吳於柤鄭必背盟服楚而楚子還矣已而聞其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陽在今兗州嶧縣南與今徐州之沛縣東西相直故汪氏克寬亦謂偪陽在沛縣也是實附近宋邑晉侯滅之而以其地與宋公宜矣然偪陽屬楚之與國詎肯聽其為宋有乎此楚之挾鄭以伐

宋高氏閌曰為宋公受偪陽故也去年冬之伐鄭楚子自將師還及今年夏復因宋之受偪陽而伐宋楚子不行則使公子貞專閫而飭叛而從服之鄭悉其東徙以濟之於是鄭之公孫輒亦因楚令而趨其役矣凡卿將例稱帥師楚公子貞帥楚師鄭公孫輒帥鄭師經特以帥師二字總稱者鄭師屬於楚楚鄭公孫輒亦屬於公子貞耳非省文也乎於帥師伐宋楚主兵而從以鄭雖如傳云圍宋門於桐門究何嘗得志於宋哉方晉之滅偪陽楚既不能救及宋之有偪陽楚卒不能取從可知其但言伐鄭者以為伐之而已焉爾其示譏之意則畢具矣

晉師伐秦

〔管見〕自前文公十六年楚莊旅與秦康公嘗及巴人滅庸楚以庸地之錯入于秦者盡歸之秦秦與楚自是通好厥後秦歷四君至景公楚歷二君至共王當此襄之十年則既四十九年矣豈嘗閒此二國之有隙哉再觀襄之十三年秋九月楚共王薨卒凡在位三十年左傳猶於其卒之先年冬稱秦景公之妹秦嬴歸為楚共王夫人則知其先之通婚姻若久矣楚好於秦以逼晉晉亦通於吳以制楚至是悼公強盛而楚已不競故去年冬十有二月晉合諸侯伐鄭鄭得同盟於戲即於今年春移師以會吳於柤所以遠結楚之仇讐而使生其冠離也既會吳而遂滅偪陽以與宋猶是附楚之微國耳自偪陽旅師諸侯歸而晉師旋復伐秦則又所以近攻楚之姻親而使弱其黨與矣若左氏於九年傳謂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秋楚子師於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伐晉晉饑弗能報也及今年夏晉使荀罃伐秦乃報之似亦不得已而興師者然然秦之伐晉初不見於經讀傳者又安可據以為實邪

秋莒人伐我東鄙

〔管見〕此稱莒人即以人莒子也伐我東鄙者豈他人之為之哉計前之六年秋莒人滅鄫八年伐我東鄙傳謂鄫田有入于魯者將強理之此其名矣至此十年秋莒人復伐我東鄙則何名乎然雖無名而莒子則有以避罪矣觀下書晉侯會諸侯伐鄭莒子在焉彼伐鄭之時與此伐我東鄙之時同在是秋也當其東鄙告難魯雖愬之于晉而晉侯亦名訊之莒子一諉咎于國之臣與衆庶而已無與焉爾惟春秋不容其詭遁售欺乃于伐我東鄙之與伐鄭而事異地而同時者使莒子一人之身得分見焉觀其會師以伐鄭此莒子之形所存則明指目之曰莒子想其專師以伐我東鄙此莒子之神所係則時指目之曰莒人形可蹤跡神不可蹤跡然則莒人之為人直是鬼而人者也人為屬辭稱至此尤為兆之盡義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

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管見〕此年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是鄭從背去年冬之同盟于戲而從楚矣於時晉師方伐秦既還乃以其秋伐鄭仍合前同盟于戲之十二國也惟是齊世子光先皆序于諸侯之下此則書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即厠以齊世子光而後及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是何所為而頓進其班耶左傳言齊崔杼使世子光先至于師故得長于滕子等四君然先至亦屬偶然而其班遂因以進脫使他時不免後至又將從而退之乎此其不足據必矣攷周官典命諸侯之世子誓于天子而攝其君者下其君之禮一等則侯國世子宜次于伯爵之君之下矣誓命也天子命之以為嗣則諸侯不得易是固世子所深願者不日之齊世子光豈嘗誓于天子也哉猶以晉悼公初立當襄之元年其二年冬齊世子光會晉城虎牢三年夏即同盟于雞澤五年秋與晉會吳于戚冬救陳至八年冬會伐鄭復同盟于戲此十年春再會吳于柤夏遂滅偪陽晉侯猶嘉齊世子光之勤即以此時請于王而命之為世子使之攝其君以從晉之會盟師役也王許之及晉師伐秦而歸王之命已降乃即因秋之會諸侯以伐鄭特為齊世子光進其班焉欲以昭王命耳或疑王之命齊世子光晉侯代之請其能必得之于王乎曰能觀明年為襄之十一年傳云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不能平晉侯使士匄平之是方不難振王靈以折周卿士之爭先豈難于邀王寵以獎齊世子之勤哉且王之必聽晉侯以命齊世子光其近事亦有可推見者傳稱十二年周靈王求后于齊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又稱十四年王使劉定公夏賜齊侯命十五年春經書劉夏逆王后于齊然則此年之王命齊世子光即謂王將求后于齊又旋以賜齊侯命者並以是起其端焉可也至于齊本侯爵世子光既命于王將會諸侯而下其君之禮一等是當居子之上而從伯之後者今乃轉先莒子邾子而以薛伯杞伯與滕子小邾子並後于齊世子光則何以故益莒邾之於諸小國較強齊世子光新受王命仍因讓莒子邾子而已後之以明謙耳非定班也若薛伯杞伯之微弱甚前已介於滕子小邾子之間同班早素亦借宋之公爵尊于晉而晉侯猶常先宋公也故此會之諸小國在已命之齊世子光雖猶暫亞于莒子邾子而於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則泰然居其上而無廉多遜矣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管見〕此條惟張氏洽之說得聯可因而中之襄二年傳云鄭成公疾公子騑請息肩于晉謂欲改從晉也然豈其本志哉特欲得成公死不背楚之遺言以箝衆口耳及冬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公子騑以官命未改止之至其冬城虎牢襄三年夏同盟于雞澤五年會吳于戚冬救陳背鄭伯睔之子髡頑悉志于從晉也及七年而楚公子貞圍陳晉會諸侯于鄬以謀救陳鄭伯髡頑如會由公子騑阻之不獲及鄬遂使賊夜弒之以瘧疾赴于諸侯此其罪大惡極可無討乎及簡公嘉立公子騑當國其司馬公子發司空公孫輒惟騑是聽而已簡公元年為襄之八年晉以命朝聘之數會于邢丘鄭伯與焉則猶然從晉也是年冬楚公子貞伐鄭在廷之臣多有議堅守以待晉者而騑請從楚以任其無咎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凡十二國鄭懼乃同盟于戲已而楚子伐鄭鄭復背盟從楚是公子騑倡言而其黨公子發公孫輒為之附和也及今之十年秋晉更以十二國之師伐鄭卑徒駢闐雷轟電擊鄭之難亦孔亟矣國中自諸大夫而下以至士卒庶民皆知其罪在公子騑及公子發公孫輒固無如之何也而其時乃有人焉直若成之十七年晉以一朝而殺郤錡郤犫郤至之三卿其抽戈結衽者僅一長魚矯而已茲於鄭見其對焉彼蓋憤于公子騑者實弒僖公于鄬賊不討而公子

發公孫輒復委心聽命于賊使之事大無信而兵亂日至焉乃陰伺此三人若同在公宮執政之所共懷利兵以入遂殺公子騑而賊討並殺公子發公孫輒而黨賊者亦討夫豈不大快人心也哉惟是戕害出于暗闇雖當其罪終不得與司寇之明正典刑一例觀也仍以冠之行耳故亦以盜稱焉然玩所以特目為盜之意正欲借以醜詆鄭之無臣其諸大夫並不能與此盜若也如謂不然彼公子騑大逆不道人人得而誅之其公子發公孫輒並以阿附誤國殃民亦皆為王法所不容矣何以殺之者不聞出自諸大夫而特出于盜哉再左傳於此條叙事甚詳亦有必當辨者其初稱公子騑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弗使獻此無論其黜車何謂所獲何來而猶與上書伐鄭有闕或非虛也然豈得指為深怨哉至其言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以公子騑為田洫皆被其侵而喪田焉尤為細故何至尉止與之相結不謀禦諸侯之師而聚徒晨入直攻殺執政公子騑于朝耶若夫公子發公孫輒初未聞其與五人有隙而亦並殺之尤可怪矣當是時也子西為公子騑之子聞盜不儆而出及歸而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脫諸侯之師將入彼子西特就擒耳惟公子發之子為子產者戒列而後出率兵車十七乘以攻盜子蟜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是子產似乎能畢又胡以絕不籌及諸侯伐鄭之師乎且公子騑既死于盜子孔當國亦若不知有諸侯之伐鄭者然乃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等弗順子產請焚書不可力言之乃焚于倉門之外注謂不焚于朝者欲使遠近皆見之也異哉晉以諸侯十二國之師伐鄭鄭必不敢戰當恃其城以堅守矣乃攻盜之時盜之參者各自其門出無所阻及焚載書以定衆又惟恐人之不見而必啟門以焚于門外亦無所防焉有是事乎然則傳文與經文欲合訛以成一串殆必不然

戍鄭虎牢

管見前鄭僖公被弒簡公生五年而立之當襄公之八年及茲則三年纔八歲耳鄭之志于從楚公子騑為主而公子發公孫輒為之輔也此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盜殺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鄭人以是悅于晉侯則晉侯當許鄭成使復守其前之同盟于戲也至是鄭已服而晉侯亦即以諸侯之師還矣其猶必令其戍鄭虎牢者蓋虞楚之必不忘情于鄭亦防鄭之終復貳心于楚故以此年春會吳于柤欲以制楚而沮其爭鄭之謀又以此年冬戍鄭虎牢欲以控鄭而堅其叛楚之志也陳氏宗之曰戍則當宿兵恃扼據險退可守進可戰鄭服則保鄭以拒楚鄭貳則我扼其要而制其肩膂南向足以禦楚反向足以臨鄭矣嚴氏啟隆曰昔日之城所以為今日之戍地也左傳又言城梧及制梧與制皆虎牢之旁邑城之所以翼虎牢其事細故不書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管見楚公子貞帥師救鄭書于戍虎牢之後則晉及諸侯之師已還未嘗與楚師遇也彼楚之救鄭獨至于鄭而仍脅之以從楚而已嚴氏啟隆曰是時晉之計主于援鄭而使之自服故進無偪之之兵亦主於肄楚而使之自疲故過亦無勝之之意此說誠得晉悼公圖霸之本情者

公至自伐鄭

管見公至自伐鄭必至魯而始書也楚之帥師救鄭者方來而公之會師伐鄭者已反則晉悼公之欲疲楚師于此可概見矣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管見此書作三軍細玩諸傳說總無定義殆以尼父作字故然竊思小雅瞻彼洛矣篇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此詩周先王之狙東都而大閱也作以為武衛言之大雅稱王奮厥武如震如怒曲禮稱軍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而作之全象具矣天子六軍師即軍也諸侯之大國當三軍魯為大國頌僖公者指為公車千乘公徒三萬非其始乎以此言之則魯之三軍初非過制其因而作之亦以也不虞也似可以無識焉猶值茲襄公之十有一年執以春王正月作三軍則為春秋所必識者攷禮記月令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及仲春上丁復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觀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已而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凡以順春氣之發舒而主生者也至孟秋之天地始肅鷹乃祭鳥

天子迎秋于西郊賞軍帥武人于朝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順彼遠方季秋天子乃教于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撲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凡以順秋氣之嚴凝而主殺者也然當秋主殺而習兵至於季冬亦命樂師大合吹而罷焉是仍未始去樂不用終謂樂順春生而有辭於殺矣若夫春主生而習樂至于孟夏亦言驅獸無害五穀而隨禁以毋大田獵焉是雖未能去兵不用終恐兵順秋殺而有害於生矣況乎春王正月屬當孟春月令特稱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無亂人之紀其示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是時魯襄公生年纔十有四季孫宿專政其志直欲以武自見較之其父季孫行父之謚文者强殆甚焉乃獨主于踴躍用兵遂於春王正月亦復傾國之車徒以出如歷戎行對大敵填然鼓之以作三軍有猛起而無哀虩夫非稱兵也邪夫非兵戎不起而自我始也與此其變天道逆地理亂人紀邪何能悉數以譏之惟直書其春王正月作三軍使知若為之所屬也耳其識意以含蓄而愈無盡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管見前襄公七年書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免牲即不郊也值茲十有一年之夏四月先已三卜郊不從而又四卜之以視七年為有加矣所卒之不從乃不郊玩乃字之意獨以不敢更五卜而不郊耳夫豈特念其卜之瀆神因已逾於再三也哉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管見去年秋晉以諸侯之師伐鄭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則鄭之主于從楚者亦幾盡矣其時鄭必叛楚

而服晉故晉侯遂以諸侯之師還惟謀所以戍虎牢也至是而楚公子貞之師師救鄭者乃及鄭豈不料鄭之為晉所迫必使不敢背其九年之同盟于戲也哉然鄭雖服晉究未嘗與晉從事同盟其叛楚之情楚公子貞亦無可致詰乃當其帥師去鄭慨假楚子之命以命鄭侵宋借之以報楚師救鄭之勞而即自明其志之終不叛楚以服晉也蓋晉之庇宋已屢而楚之讐宋益深自成公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於彭城及襄公元年為晉悼公之元年頓使欒黶會八國之師圍宋彭城彭城復歸宋是年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二年春鄭師復為楚伐宋皆未能得志楚何嘗一日忘情于宋乎但去年為襄之十年晉又以其春合諸侯會吳于柤夏五月遂滅偪陽偪陽屬楚之與國晉滅之以予宋宋受之楚亦旋使公子貞及鄭公孫輒帥師伐宋矣卒不聞其有以難宋而使莫敢有偪陽也度楚之公子貞亦稔知楚子之心將自將以伐宋乃急乘其冬之歸師救鄭者示鄭以小子之意使先伺宋之

關前役之因是而此十有一年之夏四月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蓋以楚强今耳左傳指為鄭之詐謀者恐未確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管見　此年夏四月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迫於楚令也然得明其不終背楚又何以鮮於役背晉乎故晉之會師伐鄭亦即在此鄭師侵宋之月也惟經書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即繼以齊世子光其莒子邾子並與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以次列於其下以視去年秋之伐鄭其暌叙十二國者又復小不同耳此何以故蓋由齊世子光數從晉之會盟師役晉侯已得請於王而命之為世子則光以夫年秋會師伐鄭其班即當從伯之後而仍未嘗遂先於莒子邾子者以莒子邾子於小國為之冠猶固謙之以示謙也及此年復會伐鄭齊世子光雖仍固讓莒子邾子必固

辭之晉侯亦當訓使國之世子既命於王只下其君之禮一等是宜以從曹伯而先於莒子邾子為定制矣說者多擬齊為強大又世子光每先至晉侯遂使長於小國之君一進之而退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再退之而退莒子邾子庸何據乎至於晉之會師本因鄭公孫舍之之帥師侵宋也在經文不書救宋而但書伐鄭者大凡師之用侵皆冞如其來亦暫然而去主於剽掠不主於攻圍或侯他國救之必多緩不速事故此晉之會師伐鄭者特以聲其侵鄭之罪而致討焉爾不及救宋之被侵而能討鄭之用侵是豈不足以當宋之報鄭而亦即有以致鄭之服晉也哉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管見　晉之會師伐鄭起於夏四月至此秋七月己未乃同盟于亳城北則其間歷夏之五六月鄭必堅守以待楚師之救也已而秋七月矣楚師不至鄭憊甚亦知楚之不足恃賴乃使乞盟于晉師焉晉侯許之因以是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按亳城所在據明志古蹟類云亳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城東南四十五里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同書立政言三亳謂南亳北亳景亳也湯都亳城即三亳之南亳是已致之穀字記亦同然則亳城乃宋地耳杜注指為鄭地恐未確又按前之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屬鄭地而此乃同盟于宋地之亳城北者何蓋晉悼公以同盟于戲其時十二國之師駢集鄭地是近於要盟耳何以責其必信令復以盟許鄭猶是前九年之同盟于戲而已然必先以坦白相示使伐鄭之師皆退屯於宋之亳城北即定其地以為盟所由是鄭國為之解嚴凡鄭之君若臣亦諒我之無詐而不復我虞則其來盟于亳城北者雖入兵車之會直可作衣裳之會觀焉是豈不足以結信而得同其所不同哉且鄭先侵宋宋亦不能無怨矣及是而鄭得於亳城北般宋地見宋公與之刑牲歃血同列於載書以詔明神則謂鄭之與宋將

自此同盟以後卻各釋怨而敦好焉無不可者又孰非晉侯所由必盟于亳城北之意也耶

公至自伐鄭

管見　晉之興師伐鄭傳稱三駕去年冬書公至自伐鄭於三駕居其一耳惟此年之再駕三駕則居二焉再駕起於夏四月至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此再駕之終也而又即為三駕之始再駕三駕皆師罷而復興諸侯既歸而復會非可並為一舉故亦必書公至自伐鄭以界之

楚子鄭伯伐宋

管見　楚之擊宋久矣鄭之畏楚亦深矣去年夏五月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此楚子之志也晉以其秋會師伐鄭戍鄭虎牢楚公子貞救之緩不速事至今年夏四月鄭公孫舍之復帥師侵宋由公子貞於救鄭時令之亦楚

子之志也晉復卽於夏四月會師伐鄭及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鄭伯與盟而楚師之救鄭者不聞並晉之能得諸侯奮起兵動衆列敵之首十二國楚子知其不可敵河何其門而來之至聞此秋七月晉之會伐鄭者以同盟罷師諸侯亦各還乃延楚族自將會鄭伯以從戎遂伐宋甚料諸侯之初歸者必不能旋使之會諸侯之師無能者亦必不能旋使之與雖晉師獨來楚勢不厚當之易易耳固可必此舉之能大得志於宋矣夫豈知晉之協和諸侯而藉其力其會師伐鄭者再駕之不已而聯以三駕做之卽至亦皆不滅於其初駕也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管見猶是秋七月也經書公至自伐鄭卽聯書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晉之令何其數諸侯之應晉令何其勤哉此楚子之所不及料也當其挾鄭伯以伐宋而忽聞此十二國之師不憚疲勞而翩然來集質之鄭伯其去秋七月己未之同盟于亳城北閱日曾有幾哉楚子爲之氣沮可知矣且其從楚子而能軍者以令尹公子貞爲最傳嘗紀其言曰當今吾不能與晉爭事之而後可是必極陳軍志之知難而退以說楚子者於是楚子遂還而鄭伯亦還當斯時也宋既解嚴則晉之會師卒經三駕未嘗以救宋而遇楚子乃以楚子之既去而獨主於伐鄭矣鄭將何以待之前宣公十二年經書楚子圍鄭此楚之莊王也傳稱其圍鄭既克鄭伯堅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左右以爲鄭不可赦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此亦鄭事之未遠者令鄭伯嘉以其先君悼

頃被弒生五年而立之雖主國政經四年猶同未在位耳其臣若公孫舍之之徒相與謀議皆習於譎詐翻覆相讓是倚當伐鄭之師將及蕭魚必使其君鄭伯迎晉侯於所爲之屈伏悔罪以聽晉命殆尙鄭伯堅之乞平於楚莊者大相類也惟晉侯周豁達無猜識知鄭伯之從楚伐宋時爲楚子所脅雖有罪而可原乃因其能自下而赦之又設而命之使復其所卽得與諸侯相見其參諸十二國中仍介於衞侯曹伯不失其班位之舊以是而書同會于蕭魚夫經既書會則不至忿於三駕伐鄭鄭實數勤諸侯必當自蕭魚而進伐之也而晉侯周之能用成以行德者見矣且經但書會則又不至疑於三駕伐鄭鄭已兩背同盟於諸侯尤當自蕭魚而固盟之也而晉侯周之能執信以杜欺詐亦見矣李氏廉曰自襄公八年後晉楚爭鄭三年之間晉四與師伐鄭楚輒救之於是公之服鄭也不以盟誓爲信不以威力爲武所謂善勝者也故晉之制勝者三文公以力勝厲公以幸勝悼公以德勝其亦庶幾乎召陵之

不戰乎伐楚盟召陵伐鄭會蕭魚皆序績之文也蕭魚杜注鄭地路史少昊後嬴姓國修魚卽蕭魚也

公至自會

管見程子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李氏廉曰厲公三伐終以伐致悼公三伐終以會致春秋之立文精矣季氏本曰伐鄭而致會不以伐爲功以會爲喜也蕭魚會而兵得息矣按三說足蓋經旨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管見鄭之行人良霄何以適在楚而楚得執之耶由楚子欲以鄭伯伐宋先有徵兵於鄭之令鄭不敢傾亳城北之同盟而不應之亦旋使行人良霄者復於楚子楚子之伐宋本伺晉侯再駕伐鄭之師罷而乘其間利用速未及遂歸鄭之行人遽自將以出故良霄猶在楚耳及楚子鄭伯伐宋而晉師之三駕亦稍起衛是彼十二國之衆也楚子

度其必先事於楚以救宋知不敵遂以師遁既猜[illegible]方[illegible]忌於宋矣比至楚復用晉伐三駕之師伐鄭及蕭魚會伯迎晉侯服之蓋晉侯遂令會于蕭魚與十二國之諸侯分班接好在是時之鄭伯豈復知有楚哉楚子憤甚而無若晉侯何亦無若諸侯何則並無若鄭伯何也乃以鄭行人良霄猶在楚執命執之詐以諭曰書楚執良霄見楚之力盡於此矣汪氏克寬曰悼公之四伐鄭於戲則楚子伐鄭成虎牢則公子貞救鄭亳北則楚鄭伐宋或伐或救或以鄭以與晉爭衡至于蕭魚僅能止鄭之一鄉而不能出師益勞窮力屈知不可敵而不敢抗也季氏本曰書楚人執鄭行人以寄則鄭之服可知矣悼公之無於服楚於此可見矣按三說互斷皆允惟左傳敘事以爲鄭伯會于蕭魚之後乃使行人良霄告絕於楚則有未必然者夫絕楚則絕之已耳奚以告爲且其言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以若所云皆激楚子之怒則足以殺其躬而已矣豈但執之云乎。

冬秦人伐晉

管見　高氏閌曰。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於是爲楚伐晉報去年之役也。按去年夏晉師伐秦。秦固必思有以報之。而楚自去年秋及此年之夏與秋。晉三駕伐鄭。而楚不能爭。則因秦有婚姻之緣。而動之伐晉。以伸侯讐之報益必有之然計出於此。而楚之困晉者。亦幾窮矣。以視憤於鄭伯而莫之能洩。乃思執鄭行人良霄。夫執非無聊之極思也哉。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管見　前襄之八年夏莒人伐我東鄙其時之莒子以滅鄫而爲之名彼鄫田本與魯接或亦有其界之未得有屬適如莒子所云者魯固明知其搆嫌滋長姑御之而不深遂用其衆也閒一歲爲襄之十年秋莒人再伐我東鄙其情之莒子實與公同會晉師伐鄭未及歸公雖訴於晉侯而莒子必有諉其咎於臣與國人而晉不能究詰者豈不深知其詭情作難仍御之而使得更稔其惡也又閒一歲而値此襄之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前經莒子之再伐我東鄙者今更至於三矣而其志乃益侈焉則彼聞其圍台也台爲東鄙之邑杜注琅琊費縣南有台亭今屬山東兗州府計爾日魯之執政季孫宿欲於武用有所表見如去年之春王正月雖不宜大閱之時而季孫之作三軍也亦汲[illegible]此其奮揚戎旅豈得忘情於莒也哉惟晉侯周之三駕伐鄭去年居其二公應晉令將從之經文兩書會亦兩書至而後鄭服於時爲冬亦實無暇於圍莒矣而莒子之狡焉思逞睨覦冬而及此春終附於正月而及此三月報周魯之師勞小息而乘其閒不惟如八年十年之伐我東鄙已而又以圍台殆卒料魯師之不能出以禦莒亦仍如八年十年之伐我東鄙焉耳然季孫宿於此則正思自將以償欲其作三軍之用矣。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管見　台近費爲季氏賜邑季孫宿之救台亦借以總費邑謂其非純於爲國無不可者觀襄之七年夏季孫宿帥師行父爲政終始一年即有事於城費其情見矣至於帥師救台遂入鄆其稱遂者特以悲其入鄆之志耳從莒人圍台何能遂入台乎以入鄆報其圍台既足以屈莒子而入爲遂入則季孫宿之作三軍欲於武用有所表見其舉兵之始事亦足以震耀於魯而其國之政將盡歸之必可知矣彙纂云鄆杜注莒邑案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即此也並行父城鄆時鄆方屬魯後入于莒是年猶入鄆而未能有之昭元年季孫宿伐莒取鄆斯乃又屬於

魯與致師地在今山東沂州府之沂水縣。與泰安府之新泰縣接壤。新泰故平陽地。宣公八年冬十月。魯城平陽以備莒也。城平陽以備莒。正為其失鄆也。然則鄆之為莒有。所從來遠。宣公之九年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管見 左傳夏晉士魴來聘。拜師也。杜氏預曰。謝前年伐鄭之師。趙氏鵬飛曰。晉悼公以聘問綏諸侯。此對者之善術也。故是年冬。公如晉。按本條之義止乎此。

秋九月吳子乘卒

管見 孫氏彥曰。按宣十八年秋。書楚子旅卒。而吳至是乃書卒者。正以其與列國命同。於在楚後。是以恣狄畏之。杜氏將曰。宣十八年書楚子旅卒者。以其暴武。而諸侯交接赴告之相親也。此書吳子乘卒。亦以其暴武且明。諸侯通之會之。而赴告之相及也。趙氏鵬飛曰。吳楚不書葬。非會不會也。聖人削之。避其號耳。按三說互相足。並錄之。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管見 此前之二年。晉侯三駕伐鄭。而楚不能爭。卒至乞鄭行人良霄。且使秦人伐晉。計亦窮矣。迨當此年秋九月吳子乘卒。稍紓東顧之憂。乃以其冬使公子貞帥師侵宋。亦猶恐其復致晉師。而不敢聲言伐之。是固無能為者。然此舉之若不得已。則念楚之雄長南服。久而浸盛。躬承莊王霸業。既三十年。乃至沮退畏人。師不出境。仍莫能甘於尸居君位。雖生猶死。聊復強焉。一振焉耳。春秋書曰。楚公子貞帥師侵宋。李氏廉以為著其無能為也。其論允矣。

公如晉

管見 魯襄公以霸主奉晉侯周。爾令諸侯五歲而朝。故襄之四年冬。公如晉。五年春。公至自晉。初朝也。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公至自晉。再朝也。此十二年冬。公如晉。明年春。公至自晉。三朝也。其如晉有冬春共時者。公之初朝。欲及其歲首以示勤。故以先年冬如晉。歲首至晉而朝。而公之如晉。在春正月。又在。而朝雖不克及其歲首。亦無不可者矣。若此年之三朝。仍復如初朝之冬如晉者。以此年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公欲報朝晉。以躬拜晉聘故也。朝晉當在明年春。拜聘當在今年冬。惡得不仍以其冬如晉哉。

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晉

管見 去年冬。公如晉。左傳曰。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是矣。乃此年春。公至自晉。以孟獻子書勞於廟。禮也。如晉以朝兼拜聘。則書勞之所。告廟以禮成辭之。

夏取邿

管見 邿。杜注。任城亢父縣有邿亭。後漢建武二年。封劉隆為邿侯。即此也。今亢父城在濟寧州南五十里。邿城在州東南。按山東濟寧州。其東南為鄒縣。鄒即邾子之國。然則公羊以邿為邾。讀者從之。但春秋不明書伐邾而特書取邿。使讀者若不知邿之為邾邑。然則是此取字。非謂其取有邾邑。乃謂其取遂魯邑也。觀成公六年春之書取鄟與此襄公十三年之書取邿。正同。蓋以鄟與邿。舊本魯邑。末審以何時為邾所侵耳。自成及襄。二君繼世。中間閱二十有五年。或於其前取鄟。又或於其後取邿。由魯失者。亦由魯得。直如有物寄諸他人。卒乃徐而收之以歸已也云爾。以視其他侵伐國入之書取者。豈可一例言哉。至於取鄟取邿之年。並當其君幼弱。則惟秉政之卿主之。公無與焉。成之執政。為季孫行父。每以文一取鄟。必其謀也。襄之執政。為季孫宿。亦以武元取邿。必其任也。不將各自與焉

有勞於國乎然彼季孫行父之取鄟適際晉侯伐鄭之同盟於蕭魚牢亦幾於霸而公與邾子皆在焉抑豈茲季孫宿之取邿又早值晉侯周之同盟於鄭澤已成為霸而公與邾子亦皆在焉於是季孫行父及季孫宿皆先後假晉令以乘邾之反其侵地而邾子亦不得訴之於晉以發為故春秋於昔成公時但書曰取鄟初莫得識其誰為取之者所以陋季孫行父之謀而竊加諱也至於斯襄公時但書曰取邿仍莫得識其誰為取之者所以甚季孫宿之任而陰從屏退也曾何勞之足云哉左傳就取字生義以為凡書取者皆言易也雖不盡然而以此解魯之取鄟取邿二條則為最合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管見左傳云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宏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于地惟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按此楚子審之自覺已足定其生平後人何不更加之論斷矣

冬城防

管見前莊公二十九年城諸及防杜注防在琅琊華縣東南今兗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有華城即華縣也據此則防在費縣東北矣六年春莒人圍台季孫宿師師救之杜注台在費縣南是與此所謂防皆邇於魯東鄙而與莒近者莒人圍台而未能遂入其城必尚完惟防之有城更須繕治惡莒人不得逞於台將復有事於防也因是及此年而城之然國之城其邑亦常事耳今秋不悉書其書者必有為也按前之三年季孫宿為政方新即以其夏四月而城費是實其私志矣及是而城防雖以備莒為名而亦陰欲借為費之外蔽又孰非出於城費之私志也哉故特書以示譏焉或以此役疑年齊侯屢伐我北鄙而齊高厚亦圍防則疑此防為近齊之邑其城防實以備齊殆非確見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管見前襄之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子于柤是由晉侯周之請於吳子乘以通好也今襄之十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是又由吳子遏之請於晉侯周以繼好也觀十二年之秋九月吳子乘卒其得書于春秋者以諸侯之使人弔之與魯並同故然于時吳子遏新立深戒於中國之相哀恤為有禮仍欲邀其惠術乃踵前之會於柤者以期復會于防獨不敢煩諸侯之親至而於諸侯之卿大夫請相見耳以是告於晉而晉許之其會所在向杜注以為鄭地恐不確蓋此會吳于向與前之會吳于柤書法同則吳為吳子遏也吳子遏能遠涉鄭地特以向為之會所在晉侯及諸侯似皆外之而各使其卿大夫往焉於情事不已乖乎考宣之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則此向得指莒邑言之莒瀕吳境左傳稱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是莒之有向其為吳晉相通之道必矣雖吳子至向亦屬出境然其先君之會於柤莒子與焉則令借之為北道主以會于向可也至其來會吳者凡屬大國以上大夫為卿晉侯必令使其卿以為會尚增重如魯季孫宿叔老之會晉士

句者足為補之而齊與宋衛據以下大夫苟於方欵其名不用于諸侯則不得不書曰齊人宋人衛人而已惟鄭斬服晉衛如等令其卿公孫蠆雖遠遜于晉士匄尚得從魯季孫宿叔老之後焉是當以名見耳他如曹以下凡莒邾滕薛杞之與小邾其大夫微不足數則黜其名而連類書之曰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固其分也彼齊宋衛之三大國其所使皆不得名而人之者苟非有鄭公孫蠆以介其間將何以自別於曹以下之諸小國哉嘗其會吳于向雖吳子不能盡辨而晉悼公之霸令亦淺矣不免于貌從而心違者於此會之齊宋衛可微矣齊宋衛不使卿會於狄皆人之誠也而於魯則又點書季孫宿叔老之兩卿同會則易識乎蓋魯宣公之母弟叔肸生公孫嬰齊嘗著服齊於革之績其孫為叔老始有父氏為公孫之子不得稱公曾孫得蒙其祖叔肸以別為叔氏則特與桓族叔孫豹之為叔氏者相敵也桓族凡三惟季氏最強同時若仲孫蔑無將才而叔孫豹頗嫻武用季孫宿謀

猶專魯政其兵權不可旁落乃欲引叔老為己助以分主戎事不使叔孫豹得擅其長故因此年之會吳于向而屬以為介令其有以自見所以起委任之端也觀其冬之會晉師伐秦猶使叔孫豹及閱二年而會晉師伐許則不使叔孫豹而特使叔老其情見矣春秋於會向之正使既首書季孫宿而亦不遺其所引為介之叔老者豈非欲先揭其弱公室而植私黨之隱曲哉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管見此前之五年晉於九年伐鄭十年夏亦伐秦其秋復伐鄭十一年又自夏及秋而伐鄭鄭服楚不能爭而其冬秦人伐晉報十年之晉師伐秦也比一年而為令之十四年其春正月吳因晉以請諸侯之卿大夫會于向晉令會之則蓋以為晉之東南與可虞矣遂有事於西以伐秦亦欲以復報十一年之秦人伐晉焉爾然伐秦之師其仍合為十二國者與前數年之伐鄭同而晉侯不自行將令其委任卿大夫者乃僅與令年春之會吳于向同其能以有濟乎且其來會者首舉魯之叔孫豹既亞於會吳之季孫宿矣又自會吳以及伐秦皆由晉令彼則晉士匄主之此則晉荀偃主之跡其犯於經詳自逞荀偃不尤甚於士匄耶至於與魯同會之諸國如所稱齊崔杼宋華閱之從守未聞其一至則猶是會吳之齊人宋人而已惟衛人易以北宮括亦兩卿列當不過與鄭公孫蠆為之伍耳此下若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又豈能與先之會吳于向者有所區別乎哉以是而伐秦其伐之誠何若也

據左傳所綫來以撮其大要師出無律將各異心徒以頻民功績茂有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者卻退也只此二字亦覺形容曲肖矣

己未衛侯出奔齊

管見此書衛侯出奔齊說者多以失國不名疑之攷僖公二十八年夏書衛侯出奔楚是為衛成公鄭也不名六月而書衛侯鄭自楚復歸於衛則名又是年冬書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亦為衛成公鄭也不名及三十年秋書衛侯鄭歸于衛則名此其例矣蓋諸侯之不名春秋欲於其去國之初而與以復之將復歸也諸侯之復歸則名春秋又欲於其入國之初而惕以前之旁出奔也可無事別求異義

莒人侵我東鄙

管見杜氏預曰報入鄆也趙氏鵬飛曰季孫宿之入鄆非為其亂而邑猶以為憾復侵我東鄙以報入鄆之役而至十六年魯訴於晉平公晉人執之以歸而乃得之然後少懈故二十年仲孫速及莒子盟于向而魯始無東鄙之患按二說於前後經文貫串無遺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管見趙氏鵬飛曰楚康即位修先君楚子審之怨於諸侯謂楚所以不得志于北方者吳實為之梗也故置宋鄭不問而首伐吳焉今伐而未得吳故二十二年復伐之其所以甚吳也深矣按此說盡於楚之隱情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管見是年夏四月己未衛孫林父逐其君衎而立公孫剽衛侯出奔齊左傳言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是即前使程滑弒晉侯州蒲之荀偃也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不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謀定衛也許氏翰曰衛人立剽非正也而謀定之則正不勝矣林父在會是以知其謀定剽也高氏閌曰諸國書卿明皆林父之儔也張氏洽曰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于會晉為霸主抑君而臣是助具書于策則晉大夫之黨林父罪惡自見家氏鉉翁曰晉悼用師於鄭衛衎無會不往無役不從今為其臣所逐晉當會諸侯納衛君誅孫甯以伸霸討乃盟主職分所宜為既不能然反聽賊臣立君而為會以定其位此春秋之所甚惡也王氏貫道曰戚林父邑也合列國於孫氏私邑抑君而臣是助非正名之義矣王氏錫爵曰荀偃本弒君之賊故為逆賊謀而成其弒君之亂自是剽弒而衎歸衛有二君者十年晉實為

之也按合觀諸說足盡經旨嗟乎衛孫林父之逐君立君徒以黨于晉卿而恣行若此當其因而定之以會于戚晉卿復假魯與宋鄭之卿為之助猶是其匹也乃更參以莒人邾人不倫不類必非無因而至亦由晉之有以抑之則何為而然也豈欲借以明其相與定衛者國合大小諸國之卿大夫而皆無異議乎此其事之謀實出人意表乃至坦然行之而不疑春秋之世變及茲可為長太息已

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管見宋之向戌由此十五年春宋公使之來聘且請盟於是始見宋何以聘而請盟蓋因前之十年十一年鄭以楚

令伐宋侵宋者凡三而晉亦為宋伐鄭不憚至于三焉其時公皆會師也後得鄭服而會于蕭魚楚雖不敢更與晉爭而共十二年冬猶使公子貞帥師侵宋宋何嘗竟得寧哉及十三年而楚子審卒然後十四年中初幸楚師之不至宋也宋公乃於此十五年春使向戌來聘欲以拜前此連年會師伐鄭之勤而又因其十一年之同盟于亳城北者於宋地合十二國猶未得與魯特深其結締焉乃即使向戌於來聘時以盟請于公終期魯之與宋自是得永其救患恤鄰之意以無替也以故公既受聘旋盟日於二月己亥及宋向戌盟于劉孔氏穎達曰劉釋例地闕蓋魯城外之近地按此及向戌盟盟宋公也由向戌攝之魯尊宋公不得安坐于都以待事乃定盟所于劉地在郊至期宋向戌先至于劉而公因而及之耳再抄春秋書此雖似特紀宋公之以聘請盟而其意則注在宋公之使向戌也宋之桓族四氏華向氏之向戌為最而不免為戴族之華氏所抑自華元卒于華閱繼之如去年冬之會戚以成衛

雖未嘗與聞與焉則其專權為政也久矣宋向戌為左師欲
其敗於十政至此後二年之九月宋華臣出奔陳此閱之
弟也傳稱華閱卒華臣弱閱之室使賊殺其宰華
吳宋公欲逐之懼而出奔是則華氏替而向氏將興矣自
日諸侯之大夫不禁外交明年晉侯彪新立為溴梁之會
諸侯不盟而大夫盟豈得復有所顧忌哉君弱臣彊若魯
之季孫宿先嘗與宋華閱俱會戚其赫赫亦聞于諸侯者
而此年適值宋公使向戌來聘公受聘向戌既得私問于
季孫宿矣宋公復使之因聘請盟至二月己亥及宋向戌
盟向戌顧不能備之以私禮于季孫宿耶計自今襄之十
五年春至後襄之二十七年夏春秋書叔孫豹會晉趙武
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
宋傳稱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
之兵以為名遂有此會文子即趙武令尹子木即屈建宋
向戌皆得善之則此年之以宋公命聘魯
盟魯而其耶得其于季孫宿者固已早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

管見　劉夏逆王后於齊是時為周靈王聞其生而有髭不
聞其幼而負扆乃茲襄之十五年靈王亦在位十四年矣
其先必非未始有后者特由后甍而復以齊女繼之耳公
羊傳云諸侯不再娶而況於王乎春秋但譏逆王后者而
斥其名曰劉夏則王之可譏不待言矣且王之納齊女必
先之以聘於今之逆而譏之胡以不譏其初聘耶蓋聘王
后於齊者亦此劉夏故總于其逆王后而一譏焉乃說者
多以劉夏為士因詩名之欲見此年之逆王后不使卿而
使士為非禮是殆不然夫王為至尊雖當昏而不親迎然
將立后以為天下母而猥使其士之賤者往逆是王先自
褻而並不慊有以褻齊矣王豈為之哉齊之於王又豈能
受之哉且其指劉夏為士亦本無據攷周之世族有劉氏
出自靈王先五世之頃王劉屬周畿內地必嘗以封頃王
之後為食邑焉遂以劉為氏也觀此前之成十一年傳稱

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十三年
又稱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此康公
雖聞名而有諡稱公其為卿復何疑耶自是而周之世族
當不復有而劉氏矣及今襄之十四年王以求后于齊齊
侯許許乃使劉定公賜齊侯命賜命當使卿非士之任也
劉定公者為誰杜注以為劉夏即可知傳文不以劉夏名
而曰之為劉定公此其亦以有諡稱公者與前劉康公同
列實承其爵以世為卿也必矣惡得於此十五年之二月
使逆王后于齊猶然為士而以劉夏名哉再觀此後之昭
元年是當周景王時傳稱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猶
是劉夏也至昭之十二年經書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傳稱為將尋盟齊不可晉侯使叔向告于劉定公亦仍是
劉夏也然而計之劉夏歷事景二王為卿最久春秋特書
其逆王后于齊一事斥之曰劉夏則其生平之有乖卿職
亦具見矣殆卿不名而士則名名其卿者黜之使儕于士

也以是為
貶云爾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管見　此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十六年春齊侯再
伐我北鄙是年秋齊侯又三伐北鄙圍成至十七年秋
齊侯且四伐我北鄙前圍成者轉而圍桃並使齊高厚帥
師伐我北鄙別圍防十八年秋齊侯不出而齊師猶伐我
北鄙是何所怨於魯哉其志殆欲脅魯從齊以求得諸侯
卿將與晉抗衡焉耳至齊侯所由頓興此志者則恃其新
為王之甥舅而沒以侈大若此初周靈王求后于齊齊侯
許除王將使劉定公來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
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
緊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

乃借伐之哉無廢朕命是時也王以修道而加褒頒齊僚叔出命辭而假抒淺則勸勵起焉晉楚之霸必終服而兼德也齊之霸則必先服魯魯偪也觀此年春二月劉夏方逆王后于齊及夏而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其情不已具見乎成在今山東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九十里寧陽在府城北五十里距魯都之曲阜為近矣齊以為間成而克魯必大懼以與齊平是劫于服魯也公救成至遇杞決避魯地言至遇則不至成可知竊意此救成者公親行其在季孫宿與叔孫豹必皆從公季孫宿欲以武自見當于春正月作三軍其練習已預諳不思有以用之然未嘗浸淫也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葢量莒之可敵故因救台而遂入鄆且欲入而不取其取鄆者猶待運而至於昭之四年則亦俱於慎矣今齊侯之伐我北鄙圍成非莒人比季孫宿獨於人以堅守拒之亦㮣知成為孟氏邑邑臧固成卒不能戰亦仍前守其奉公以救成首本末於至遇以比成之郛後初不須必至成也

而成之固必難此其迹似畏怯而責出于成持重之謀亦正欲得公之比于監軍者親見之矣已而齊侯解圍去公亦自遇歸魯季孫宿乃以叔孫豹帥其救成至遇之師而城成郛備齊侯之于成一圍不克而欲再圍也成備有郛非謀創築由齊侯之圍成璪而攻之必有其缺壞之當繕治者其師擁成城足以無虞而傷之以城成郛師亦衆並得因以立辨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管見　邾人伐我南鄙謙家以栢為邾黨于莒故然此說得之矣按前之八年夏莒人伐我東鄙十年秋莒人又伐我東鄙至十三年春莒人又復伐我東鄙圍台是時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邾久屬莒而莒人不能自救是有事于象其前之一舉而兼未得志而後之三舉乃更增以大肆矣莒人豈得忘情乎哉及昨十四年夏莒人之怨魯未解而猶沮計窮非惟不敢言則並不敢言伐聊事使我東鄙而已其何以報季孫之入鄆也耶於是決結于邾以借助而使人告之其意蓋曰魯師嘗恭莒而入鄆猶幸未能竟取鄆也竊門邾之頻被其侵凌者彼魯之先君既於其六年取鄫今君又於其十二年取邿皆為邾邑而魯有之其終能合憤不發不思出一旅以探蕩其邊鄙乎邾子當此亦激於莒人而不自禁適值此年夏魯有齊難其伐我北鄙圍成者公救成至遇而止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北鄙未得解嚴邾子乃與此刑而以其秋伐我南鄙也如是而邾之窺于莒者情實又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明年為晉平公彪之元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公訴于晉侯故晉侯卽於會中令執莒子邾子以歸左傳曰以我故是已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管見　趙氏鵬飛曰晉室中微三郤誅厲公弒悼公以公族自外入繼卽位之初慨然思復文公之業一圍宋彭城而得諸侯再奪鄭虎牢而得鄭謀外抗彊楚內通東吳蕭魚之會不戰不戰楚不敢爭鄭不敢叛雞丘陵之役不足過也李氏廉曰悼公立於成十八年凡十六年起四公之衰而復文襄之盛蓋晉賢侯也李氏曰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踪其行蹟能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回顧却慮之謀無輕運撅快之舉此其所以能得諸侯服鄭而駕楚與使晉以詐力相長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謙德臨之雞澤之召諸侯曰寡君願與二三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故十三國相與周旋不令而從無滅譚滅遂執曹執衛之事使晉以盟誓為信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故五會之信終於不盟無逆無亡盟之頃使晉以戰伐為威未必能駕楚也悼公

一以容量處之楚子囊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一故三駕之烈不交一旅無城濮鄢陵之勞是三者非君子之濟乎但諸盟誓之權非大夫敢干也蕭魚已後凡三大會荀偃士匄僭然臨之諸侯雖合大夫泆分何謹于諸侯而縱于大夫乎王氏樵曰案晉悼公不討衛孫林父逐君立君之惡而聽魯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以成其亂焉尤為失之大者魯之三家晉之六卿及齊之崔慶陳氏視此而縱矣以上數說據晉侯周之行蹟立斷皆詳核精當其意事有互相足者因采錄之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管見　楚謚法肆行勞祀曰悼法肆大也勞勤也謂為大行勞祀其義仍不了澈既難附會至其稱中年早夭曰悼晉侯

或當中年而賢晉之賢君當從美謚惡得只據其早夭以謚悼乎攷之字典悼傷也自傷與人傷之並得通用意者悼公之卒時自傷霸業之未終雖及受舍而仍不暇日諸國之會葬悼公時亦共傷霸主之頓失凡與執紼而靡不出涕

與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管見　溴梁之會晉侯彪欲繼其先君悼公之霸也然自去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特以新府王之寵命頓興霸心故先務魯而使之從齊耳其心寧欲晉嗣君之為此會哉計前悼公之霸自襄公之三年同盟於雞澤始齊侯惟以世子光從諸侯之末五年夏從會吳人于戚秋亦會救陳至九年冬會伐鄭同盟于戲十年春再會吳于柤晉侯請

於王而命光為世子於是秋會伐鄭既得進其班以先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十一年旋而會伐鄭更進之以定其班使偕先於莒子邾子而列公與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之後晉之於齊世子光不已厚乎會晉侯周卒子平公立初莅悼公而以其二月為會于溴梁必使徵會於齊而齊世子光不至其不可入會之大夫高厚至焉名見於傳中是知齊侯之於晉雖仍未始告絕而其與背為二者審矣若莒邾以下諸小國其會中復闕滕子則以有疾不得故耳當時諸侯之遵霸令雖在喪亦備越紼從事惟疾之辭也滕子為是而使其大夫告晉侯以情晉侯必當諒之益邾子事晉久當晉景公隔之同盟于馬陵以邾子先杞伯使為諸小國從霸之倡至于今躬從晉役無少懈非若齊世子光之被總于悼公而遽以其卒背棄之也是月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凡十一國之君足稱大會詎必需一齊世子光乎既會則諸侯當遂矣及值月之戊寅諸侯皆不盟而大

夫盟者其故為何蓋先由晉侯之欲高厚盟而又非以盟齊厚故卒至高厚不敢盟而諸侯之大夫乃因以卒其盟耳其欲高厚盟者以高厚奉命而來既不若齊世子光之可以入會晉之於齊侯將安所取信乎前悼公之同盟於戲復同盟于亳城北齊世子光皆與焉則崇前盟之意而為之亂辭使高厚攝齊侯以盟其日打是月之戊寅飭有司為之北面詔明神並合聚諸國從會溴梁之大夫皆往蒞其盟焉亦庶幾乎借徵齊侯之無異志與然高厚其敢盟哉傳於此盟稱高厚逃歸其勢蓋必然矣考齊之高厚為高無咎之兄昔成之十七年齊高無咎出奔莒子弱以盧叛齊侯使慶克佐崔杼帥師圍盧盧降高弱不知所終則亦出奔而已是時崔慶用事而慶克尤譖崔杼可知高氏不絕而猶得有為大夫之高厚此其列在齊廷於大夫中亦特奉身尾隨已耳今晉以溴梁之會徵齊齊侯不復遣其世子光以入于會而其來告於會者又不遣崔杼而遣高厚是輕晉也於是晉侯亦輕齊使而不見高厚更思

有以逭逃之乃於會詭設盟于戊寅令大夫皆高厚盟使之對明神以誓齊侯之無與高厚惡得而不逃歸也哉杜氏預曰經不書高厚逃歸亦此說是矣蓋高厚以大夫出使溴梁戊寅之盟苟執而不從亦足以伸其志於何亟於畏偪而逃耶尋命若此則拙之以爲不足齒亦明矣宜高厚逃歸則盟月爲虛以故大夫請於晉侯以卒是盟焉其意蓋謂高厚逃歸是誠知齊侯之不欲結於晉矣齊亂可無討乎且高厚之來齊侯使之先必與世子光及其執政大夫崔杼謀之者然則齊大夫之皆貳亦皆阿順齊侯又可以無討乎晉及諸國之君以討齊侯則晉之大夫及諸侯之大夫亦當從討齊侯以並討齊大夫也將從之與屢經同盟之諸侯約而同心以謀其不協則此日之戊寅不獲責高厚以盟正可號召諸侯之大夫以盟矣轉討悼公之三年六月大會諸侯以同盟于雞澤其日爲己未及陳侯使袁僑如會辭二十日爲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此亦前事之可鑒而行之者由是晉侯

許之故此年之三月春秋書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小邾子于溴梁即聯書曰戊寅大夫盟雞澤之大夫盟稱諸侯之大夫明乎是月己未有諸侯之盟而後於其戊寅有大夫之盟也至此溴梁之會諸侯未始有盟特月而不日卒乃有戊寅大夫之盟則必著其日矣是盟也豈如雞澤之之大夫猶有諸侯之盟以先之哉穀梁傳云諸侯會而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此爲定論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管見　莒人於八年夏及十年秋凡兩伐我東鄙未得志至十二年春莒人復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莒人不克自救其氣亦沮矣故十四年夏不獲已而聊復侵我東鄙莫敢用伐焉夫豈足報季孫宿之入鄆哉值邾之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蓋知其戰則不敵特主於堅守以拒齊

耳而其秋則又有邾人伐我南鄙是固由莒人思結于邾而加之激勸使邾子不忘魯之取邾取鄫而以其間復怨也會其冬十一月晉侯周卒踰年爲今之十六年晉侯彪立既葬悼公即以其一月會諸侯于溴梁齊惟大夫高厚至不入會莒子邾子皆會如前悼公時公乃以莒子齊侯及邾子之先後病魯廷及八年而魯之東鄙北鄙南鄙皆被其侵殘者一一訴於晉侯晉侯概欲因是以伸霸令即於會中執莒子邾子左傳謂其執之以我故是已其不入會之齊高厚則飭諸侯之大夫皆高厚以盟伴之畏偪而逃得反命於齊侯而自幸其不與莒子邾子同執亦足借以威齊侯矣至戊寅之盟月晉侯從大夫之請而許其同惡齊侯及高厚以成大夫之盟盟訖晉侯將歸乃令其所執之莒子邾子以歸也執在諸侯會之時以歸在大夫盟之後經特以其執與歸而總敘之耳以歸爲歸于晉者言其不歸于京師是當此而稱人亦恐未確視於莒子邾子存其爵者其前屬王命以爲國君耶晉侯亦王臣

而擅執國君是無王矣惡得不貶其爵而貶以人哉前僖公二十八年三月書晉侯入曹執曹伯而其冬又書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凡執之則必有所歸也彼晉侯所執其不言歸于京師者必以歸于晉可知矣執同而歸異其以歸于晉者稱晉侯歸之于京師者稱晉人則何以故蓋前之入曹爲晉侯執曹伯亦晉侯也但與後之執衛侯對勘盾得謂其執衛侯則當人之執曹伯則獨不當人之乎又得謂其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則猶當人之執曹伯以歸于晉則轉不當人之乎據是以推知此年之書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其貶而稱人之意總以晉侯擅執則罪無可辭即使其執之以歸者或轉而歸于京師而晉侯之罪亦無可稍恕也

齊侯伐我北鄙

管見　去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不克而還夫豈遂得志淸於成乎我王此年春齊侯再伐我北鄙度當不外成之

境也而外之不復圍成者蓋齊侯欲示成人以怯而使不為備竊概令師方罷而後師奚興特為出其不意而攻之亦預期乎秋之伐我北鄙圍成即卒有以克成云耳

夏公至自會

〔管見〕此十六年夏公至自會其得舉以告於廟者如三月之會於湨梁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則前之莒人伐我東鄙者三役我東鄙者一而又激勸邾人以伐我南鄙即使邾人不得以一伐而遂已者既幸因晉侯以少紓矣且諸侯會於湨梁是月又有戊寅之大夫盟皆矢於同惡齊侯及逃盟之高厚也虞不出二年晉必合諸侯之師以進偪齊都之城下齊將大有所挫辱矣彼去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此年春齊侯復伐我北鄙猶是成之境耳而未聞其圍成則前季孫宿叔孫豹之城成郛為有備須成其守者閉門固拒可矣於國之社稷復何憂焉

五月甲子地震

〔管見〕按春秋之正書地震者始見於文公九年之九月癸酉地震再見於襄公十六年之五月甲子地震也其實春秋有不正書地震而尤為地震之甚者亦不可以不知如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成公五年夏梁山崩皆以地震故也而其地之震為特甚還至名山頹而古廟圮則此外之城郭室廬其傾危破壞莫能悉指乃獨舉其甚者書之耳詳見各本條下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管見〕前當成公十五年冬書許遷於葉葉為楚縣乃楚所謂方城外之蔽也而許得遷之者由許靈公寗以鄭數伐許惟為所并乃以許與楚而易楚之葉以圖存耳許遷葉而楚遂有許及茲已二十年則此書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非伐許男後遷于葉之許乃伐其所前舉以歸楚之故許也伐許之役晉主兵而其謀則定自鄭伯即由春之會于湨梁以告晉侯者許本先時四岳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許以續太岳之嗣此地豈可聽其終沒於楚哉且許為楚所據設尹置戍以共鄭係處鄭前從楚無患也今以晉之勤鄭有蕭魚之會鄭將一於事晉而楚必忌之其伐鄭當不能已矣若晉以此時先伐許將復收許之故地而鄭即因以得固其疆圉焉晉之取威定霸固於是乎在可勿務乎凡此皆鄭伯所可藉口以中晉侯之隱者於是晉侯承悼公之餘烈有志振興嘗其以魯故執莒子邾子既足示威於齊則此因鄭伯之言以伐許者不亦足以示威于楚耶以故許之而旋以其夏五月伐許其伐許不會諸侯而以諸侯之大夫者亦緣三月之會諸侯于湨梁更有戊寅之大夫盟皆矢於同惡相恤乘此初試必務有勞晉師以荀偃帥之即令並轄諸大夫之以師從者惟鄭伯先陳伐許之策則使之親歷行間

以為之倡度當有所表見也是不可期於集事乎而抑知不然晉之荀偃前嘗弒其君州蒲今晉侯亦非其所憚也至是而主兵伐許乃有鄭伯聞之以冠其上以為臣不可以過君則荀偃之不用鄭伯命若決矣至諸侯之大夫若魯之叔老衛之甯殖皆亞卿宋大夫又其微者不得以名見由是伐許在鄭伯雖欲身先士卒以倡之其他國之大夫勢必顧瞻荀偃有不獲一心而并力者且許有楚之守臣日督其戍卒以閉城固拒雖圍之而不能克又使人告急於楚都楚子或怒而自將驅其精銳以兼程赴援庸則嘗乎觀春秋但書伐許而止其為無功而還與其畏楚救而速還概可知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管見〕成左傳作郕非是去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不克故于此年秋復伐我北鄙而圍之也惡得另成以為郕哉

一圍再圍意在必克成而後已者然成人則有備矣夫必之圍成公救之以師至遇又齊侯解圍去季孫宿與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因早料其必謀再圍成矣當此年春齊侯伐我北鄙不圍成成人知其以讒道給我欲使之𨁝于守備而擊其懈也乃益相與戒嚴故及秋而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成人于此並不望公之救獨恐季孫宿叔孫豹所城之成郛堅守固拒齊侯環而攻之莫得入亦仍不克而還

大雩

【管見】此與前之五年書秋大雩其為閔旱禱雨者同惟此年夏既書五月甲子地震而其秋又以禱旱書大雩先壤民居繼傷民食其被災非五年之比魯之於地震未聞有何措施至于因旱大雩則亦奉行故事已耳庸有濟乎

冬叔孫豹如晉

【管見】趙氏鵬飛曰叔孫豹如晉言齊之見伐也故十八年晉率諸侯圍齊皆故也此說亦據傳意為辭而於叔孫豹之告急於中行獻子及范宣子賦圻父鴻雁之詩者則從略蓋度當時如晉言齊故之情事不應得習於閒雅若此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管見】孫氏復曰前年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此書邾子牼卒者晉人尋釋之耳莒子亦同此意自當指出但春秋書執而不書釋蘇氏轍曰不告也似未確蓋執莒子邾子為晉之罪則當書釋莒子邾子不得為晉之德則不當書豈為其告不告哉且此邾子牼者以黨于莒子而伐我南鄙公訴于晉晉侯執之以歸尋得釋而反其國旋於此年春二月庚午卒其必不使告喪於魯可知矣而春秋特書其卒者何亦以此年冬邾人伐我南鄙此後二年之春正月

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所謂邾人邾子者乃嗣立之邾悼公華非宣公邾子牼也故特書其卒以辨之

宋人伐陳

【管見】高氏閌曰七年鄬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復與諸侯會而楚鄭連年伐宋宋於是請于晉而伐之家氏鉉翁曰宋人伐陳以撓楚也按陳之叛晉即楚者久而宋忽以此年請伐陳其意非惟欲悅于晉侯亦並欲因以得悅於晉卿荀偃耳去年秋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許男寧久遷于葉其故許已屬於楚是晉之伐許即所以撓楚矣而卒之無功其時之會師者惟宋大夫微不足數而稱人在晉之荀偃必將有言以咎宋之遣將不也宋之公族莫盛于華氏自華元之子華閱先後卒閱弟華臣尤以暴亂自逞宋人將逐之則向氏之左師戌前嘗聘魯以盟公于劉者必當執政即可知此頻謀伐陳以撓楚之役實為出自向戌無疑矣晉侯及晉荀偃聞之能無說乎宋公固已在位二十年其執政時非亦操兵柄則令之欲伐陳亦遂伐之而已彼宋公其能制乎此春秋所由書宋之伐陳初莫得辨其為君為卿而獨統稱宋人以貶之也與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管見】按此衛之伐曹亦由去年冬公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曹之師獨不會晉荀偃使衛伐之耳衛之權在孫林父甯殖黨之其時衛侯之在位如寄則此師師伐曹非能主其命者有臣石買雖列在大夫特不絕前石碏之餘緒而已勢甚微豈嘗得以名顯哉而春秋於此年夏突書衛石買帥師伐曹衛之於曹適何所怨而伐之衛伐曹之師其大夫石買又適何所受命而帥之使讀者推所由來則石買之師師伐曹其為衛卿孫林父甯殖之役而孫甯又實為晉卿荀偃之役必可知矣至左傳所記謂孫林父之子孫蒯越境而田於曹曹邑重丘人詬之夏石買

孫蒯伐曹取重邱注孫蒯不書非卿也攷經文通考大夫無卿之名大夫為卿則書非卿則不書豈有據乎又明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傳稱並執孫蒯而不見於經注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卿意蓋以孫林父在位為卿足明其子孫蒯之非卿也是尤為曲說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管見桃地闕防臧氏邑皆在魯之北鄙齊侯及齊高厚分帥伐之而遂圍之同在此年之秋蓋擬桃與防接壤齊得借以互為聲援魯必因之交相震動乘此刻日急攻必當得志詎復猶是前之一再圍成而卒無功也哉然十五年之圍成季孫宿以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則知十六年之齊復圍成季孫宿早備之矣又鑿不料其圍成不克更有此

十七年之圍桃並圍防耶桃為公邑猶待季孫宿之申嚴守禦防為臧氏邑彼臧孫紇爲以知稱而其後之卒諡為武與季孫宿同則獨令其自為區畫以矢於慎固可也以故此年秋經書齊侯伐我北鄙圍桃即聯書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惟是圍之已耳亦皆不克而還若傳文於圍桃無說於圍防特詳之初稱高厚圍臧紇于防逆之者師自陽關至于旅松不敢至防送之者師甲三百宵犯齊師至旅松而復則仍入而守防也臧孫紇但謀自脫於圍而遂以防委之齊乎此其怯懦非夫亦已甚何以為臧孫也至後稱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彼其犯齊師以送臧紇臧堅不與其獲之既屬無因且齊侯圍桃並使高厚圍防所獲者惟一臧堅耳而又稱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而臧堅仍不僨而死則是秋之傾國大舉必使至於一無所獲而後已焉在齊侯之心誠胡為而出此哉凡皆反覆推求而莫明其故姑以存而不論置

九月大雩

管見去年秋大雩以旱故而伏秋熟之禾不得登此年九月大雩又以旱故而沒秋種之麥不得生也其書時書月之辨大概如此

宋華臣出奔陳

管見宋華臣乃華元之子華閱之弟也閱子為皋比傳謂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皋比私有討于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惟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按宋之合左師為向戌

本桓族其抑于戴族之華氏者久今值華元之子華閱卒其弟華臣有罪宋公言必逐之此正向戌之隱願也而復請于宋公以舍華臣夫豈出于中心之誠然哉亦欲使華氏聞之雖華臣終當被逐要皆所嚮於向戌焉耳觀其為己短策苟過華氏之門必騁是不能容宋廷一日有華臣之跡必可知矣惡得免于出奔陳乎獨傳言出奔之由以為瘈狗入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不知以為討己也故懼而驚走以奔陳則有不可泥指以為實者竊嘗觀華氏之前事當襄公六年夏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樂轡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樂轡樂轡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按司城子罕宋樂喜也亦戴公之後與樂轡同族樂轡非以弓梏華弱於朝無君之甚公不問獨以華弱之不勝司武而逐之於時司城子罕直核其罪不請于君而自逐其同族

之樂轡亦強幹能執法者及茲襄之十七年秋華臣為戴公之分族與樂轡之子子罕同樂氏者較疎適而有罪當逐公欲逐之而向戌說公舍之此年之宋司城猶是子罕也彼心非其有罪失刑詎不能以前之逐樂轡者逐華臣乎然則謂宋華臣之出奔陳即為子罕所逐正有據矣說宋之左司向戌亦早料子罕必從宋公之志以卒逐華臣故其先亦復曲為之辭以止公者徒欲自見其與華氏無猜而使逐華臣之子罕為之怨府已耳

冬邾人伐我南鄙

管見按高氏閌曰邾子先君牼以伐魯而為晉所執既歸而卒嗣子乃復興師以伐魯此為待其情矣又薛氏季宣曰乘齊之圍報執之讐此說與前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秋邾人伐我南鄙其乘間亦同至左傳以為為齊故杜氏遂謂齊未得志于魯故邾助之然求諸前後經文邾之叛晉而與齊者未見所據

凝園讀春秋管見卷之十

慎齋羅典嶶五氏定稿

男紹祁孫　善恕賢綸　校字

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

管見此白狄之來非其酋長之以贄來朝乃其醜類之以貨來市也古者於中外之防雖嚴而必通其交易白狄所有如牲畜皮物之屬皆內地所資亦有商賈載其財賄及茶布等以販之其交易皆在遠鄙要隘處主于通貨而不得濫通人也周禮地官之屬有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注謂奇言異服為不物白狄非其類與王之國門相遠則侯之[illegible]矣乃逕此襄公之十八年春而[illegible]之國門有白狄來謂為子來試蕊逐魯之販其貨于魯狄[illegible]而亦自以[illegible]貨來[illegible]於[illegible]而不幾使與魯之市人相[illegible]則他時之[illegible]而趨乎[illegible]必有之可不慮為寇賊者[illegible]所由萌乎觀于[illegible]二十九年春有介葛盧來魯不能卻其冬又有介葛盧來魯亦不能止及三十年而介人遂侵蕭國自魯而潛出者蓋以肆其剽掠也亦足引為不遠之明鑒矣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管見周禮秋官之屬天子有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則侯國之行人無大小之分當只稱行人而已再禮記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其餘皆下大夫也是衛之行人石買其為下大夫可知又諸侯之大夫

爲行人鄭有專任而亦其兼職故石買先嘗帥師伐宋而于此復得稱行人石買也行人主于通命衛以石買爲行人於此襄之十八年夏本使至晉而晉執之若何傳說皆指爲去年夏衛石買帥師伐曹曹訴于晉晉因其來使而執之不知衛與曹初無隙伐曹晉令也十六年夏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唯曹師不會晉荀偃乃使衛伐曹耳夫晉方以不會伐許爲曹罪曹復何能以衛之伐曹訴于晉且使晉爲執其帥師伐曹之石買乎是必不然竊意自介春書白狄來來至于魯也白狄介晉之東北鄙亦猶衛之西北鄙者前與赤狄爲二晉景公備以赤狄尤強嘗宣之十五年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十六年而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白狄舊皆從晉伐秦乃舍之至成之九年白狄復助秦人伐晉十年晉景公獳卒十二年晉厲公州蒲以其狄敗狄于交剛即伐此白狄而敗之也自是以後終厲公州蒲之世悼公周與今襄公同年改元終悼公之世平公彪嗣又經二年爲襄之十七年積之

已二十四年矣其時白狄斂跡豈嘗越境以生疆事乎值此十八年春晉忽聞魯有傳其白狄來者究其來之所自必將假道于衛也而衛何以許之蓋由白狄先以重賂歸衛之關吏使代請于衛卿孫林父及甯殖等亦各有重賂徒欲遷其土物以入中國之市廛與商賈交易謂是爲兩利焉耳衛度其貨賄流通財用益裕苟非其物犯禁可無阻也至其人之言語衣服不與華同因以譏其出入亦較易彼白狄不事田作適圖遂末營生何惡之能爲乃遂許其款關來告但籍其貨賄之數以出稅即得給之節傳以遠之惟所欲往以是而白狄既入衛境卒至長驅而及于魯歟然此路一通魯有白狄來他國不亦皆有白狄來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冦賊姦宄將于此肇焉覩前之莊閔僖文間狄未始分白狄赤狄而其于晉衛宋鄭齊魯或侵或伐或圍或入無不至唯曹幸而得免狄之爲難已甚矣今赤狄雖先滅其得謂白狄之非狄乎又得謂白狄爲狄而不能爲狄難乎此其因魯之白狄來以罪所自來之衛衛終可辭以故九年夏衛之行人石買至晉而晉遂執之然石買以行人耳豈若孫林父之當國與夫任政之甯殖哉縱以狄者一由石買則執之非其罪矣執非其罪晉侯衍以爲若乎以書此特削其爵而人之曰晉人執衛行人石買與前之一年秋書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其例正同

齊師伐我北鄙

管見按此襄十八年秋但稱齊師而已則齊侯退沮不敢親入魯境亦但稱伐我北鄙而已則齊師固懼並不敢復圍魯已此力盡計窮而強自逞衆以前三年之四書齊侯兩書圍成一書圍桃並聯書高厚圍防者合而視之其情畢見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管見此年書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晉主兵也其同圍齊之故爲魯之被齊虐而告急于晉曰年中凡五至焉晉亦不獲已而與此役至于會諸侯圍齊而特以同稱則著諸侯之能用晉令此獨見其皆無異志耳可據左傳所載傳其大要以賞蓋其時晉侯之親行恃有荀偃爲之先後也會荀偃先以夢于夢惡覺謂巫皋巫斷以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荀偃許諾及晉侯伐齊荀偃從之將濟河乃沈璧以告神其言苟捷有功無敢復濟此志誰能過于偃諸侯公溴梁其大夫得盟荀偃必爲之首今將會師圍齊諸侯皆從晉侯諸侯之大夫亦必皆從荀偃是即所謂同矣又況晉諸侯之會師既集于齊西之平陰境而公猶引旨于以向晉侯請帥車千乘自其鄉而紀齊東之沂道所界進遂瀰渦州與晉及他諸侯之師入自齊西平陰

[illegible]鄭之城下而合圍之是亦即所謂同矣以攻其國非止至則伐雍門之萩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旋又伐申池之竹木以焚東郭北郭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光和忌止之弗聽及抽劍斷其鞅乃止然亦莊然蒔柴徒衛齊之鄙城素固雖圍之者盡燬其郭而未能遂入齊侯卒幸得免于執獲而已他若都城以外經十二國之卒徒充斥殘破殆將過半令見于傳者起西之入平陰進而以微克京茲克郝圍虞越齊都東伐及濰及沂乃返其間之吏民並遭其殺傷俘掠不可悉指然則齊侯雖不失國而亦不可以為國矣嗟乎齊靈公以國霸背盟屢伐鄰國遂至力盡計窮其慾已甚矣由晉合諸侯以同圍齊旂言為魯報怨齊地皆望風瓦解獨餘一都城不潰使齊侯危而獲安僉此固辱衰頹不足以霸而轉溺于亡能無恚憤欲死也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

管見前成公十三年五月晉厲公州蒲會諸侯伐秦曹伯盧卒于師春秋書之益閔其身死于外而太子之在其國者亦罔以被殺也殺太子者為誰即曹伯盧之庶子負芻也太子殺而負芻遂自立為君則亦居然曹伯矣至成公十五年晉侯會諸侯同盟于戚乃執曹伯負芻歸于京師又從于十六年釋之而令曹伯歸自京師是何能正其殺太子而自立之罪乎值茲襄公十八年冬晉平公彪以魯故而會諸侯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春秋書之其辭與前曹伯盧同意則深幸負芻之卒于師直如晉合諸侯以同圍齊者亦得並討曹伯負芻之罪而使雜于亂軍以隕命也云爾豈復閔其卒于師而與前之曹伯盧一例論哉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管見前襄公十一年晉悼公之會諸侯伐鄭既三駕矣及會于蕭魚鄭從晉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其情慼未得舒也[illegible]子審卒子康王昭立將繼先君之業豈得不[illegible]鄭乎及茲十八年冬十月[illegible]秋書公會晉侯宋[illegible]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即楚公子午帥師伐鄭薛氏季宣以為楚興是役者開鄭伯之出也其說較傳為允蓋鄭猶[illegible]晉師及諸侯之師同圍齊楚度其國內必虛乃及[illegible]間以伐鄭志欲持其虛以期于必克焉耳然鄭當桃[illegible]衛旁強戎備以戒不虞國雖小而仍強當是之時傳稱鄭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同圍齊亦有子孔子展子西[illegible]其間以守國小雖不敢以輕戰當楚小而強亦終能以[illegible]閉拒楚也彼公子午之帥師伐之卒何嘗得心[illegible]鄭哉其但書伐鄭則楚為無功而還可知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管見杜氏[illegible]半圍齊之諸侯也孫氏復曰諸侯不序前目後凡也祝柯杜注祝柯縣今屬濟南郡案禮記武王封黃帝之後于[illegible]即此也漢為祝柯縣唐改禹城縣今長清縣豊齊鎮北[illegible]故祝柯城或祝柯在今長清縣北之禹城縣距濟南府一百里前由武王以封黃帝之後但名祝耳度其後為齊所并故增一字為祝柯歟昨十八年冬十月晉會諸侯同圍齊踰今十九年春正月自圍齊還而復以諸侯盟于齊地之祝柯者則為十七年冬邾子華伐我南鄙公訴于晉侯其時邾子亦與圍齊乃即為是盟于祝柯以執邾子也其事與前十六年春因會于溴梁而執邾子特[illegible]

晉人執邾子

管見前[illegible]立四年初既執邾子[illegible]于溴梁今復執邾子[illegible]于祝柯[illegible]知[illegible]故罰封絕不顧遺紀王章故春秋並

惟其所以入之至此執邾子而不書以歸據溴梁之執邾子杜預謂之初既以歸則今之于祝柯而執邾子亦不能不復以歸今書必以歸則不必一一書耳皆可矣省文也若使晉執令亦在于而不以歸即于祝柯釋之觀下書公至自伐齊與盟祝柯之諸侯不皆至然也魯將何所而遂得取邾田自漷水哉

公至自伐齊

管見前十年亦同圍齊而不言伐此書公之至自伐齊而不書同圍亦省文也互看而其義自完

取邾田自漷水

管見杜註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陵縣入泗案一統志滕縣北齊省湖陸即湖陵在今魚臺縣東北茲考一統志泗水出陪尾山西流經曲阜贛兗州府城至魚臺縣泗水入于泗則自其南來矣而兗州南境其合

鄉之為漷水所出者雖舊為漢縣亦未詳又兗州山川類並無漷水之名殆以其源小而流短故從略焉竊據經求之既云取邾田自漷水是係漷水于邾而著其源之發自邾矣漷水發有田屬邾與魯之南鄙接因只言取邾田自漷水而深漷水以至魯之南鄙而止不言可知再魯之取邾田於漷水以西觀後哀公二年春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彼為漷東田此非漷西田而何哉至于發明此條正旨高氏閱曰書取田于至今伐齊之後明公獨取之而非諸侯取之者所以著罪公也鄭氏玉曰傳稱疆我田蓋魯人以正疆為名而妄取邾田故汲其疆田之說特正其取田之罪焉前二說皆不泥于傳較為得實當從之

季孫宿如晉

管見自去年冬十月及今年春正月晉既會諸侯同圍齊役以諸侯盟祝柯而執邾子皆以魯故故公使季孫宿如晉拜之其取邾田自漷水非晉令也魯倚晉勢以清楚南鄙於漷水之田為魯田而沒于邾若其取之也與哀公二年會晉伐齊取齊師于犂而魯得取汶陽之田□之則此季孫宿之如晉以為且拜取田彼田之實非魯田而為邾田晉亦何能深罪而不然則有以正之矣蘇氏轍曰取汶陽田不言齊此其取邾田自漷水以田係于邾豈但為魯地哉

葬曹成公

管見曹成之十三年夏書曹伯廬卒于師閔之也是年冬書葬曹宣公亦有致閔之意蓋驚其死而遂及亡耳非襄之十八年冬書曹伯負芻卒于師快之也今年春書葬曹成公亦有稱快之意蓋斥其死則早應埋耳

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管見去年冬晉合諸侯同圍齊衛侯剽與焉今年春公方至自伐齊則衛侯剽之至衛亦當同矣未幾而夏彼衛之孫林父忽又帥師以伐齊夫豈衛之志哉是當由齊先伐衛以謀報共會師圍齊之怨而其借以與師之名亦必聲言欲納前此來奔于齊之衛侯衎耳何以見之襄公十四年夏衛侯出奔齊此衛之孫林父逐其君衎而立公孫剽也是年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亦本衛孫林父欲倚晉勢以定所立之公孫剽故為戚之會而以晉士匄主之者于茲既五年無局矣而齊之以報怨伐衛輒稱納衛侯衎則公孫剽之立亦何以能定耶因是而既有夏之衛孫林父帥師伐齊彼復有秋之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皆以為其所立而定之之公孫剽也晉士匄于秋侵齊侵則必入其境故至穀若衛孫林父之夏伐齊不言所至則是齊來伐衛衛孫林父帥師伐之其伐之仍在衛境而非入于齊以伐之必可知矣然後秋但書衛孫林父帥師伐齊不書齊人帥師伐衛

者為其伐衛而假納衛侯衎以為名不當
直斥為非而終不得遂信為實當從畧焉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管見齊侯環卒經書秋七月辛卯傳稱夏五月壬辰為之
說者謂是太子光定位而後赴非也即就傳求之齊侯疾
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則當齊侯未卒而光之位已定
矣何待三月且使其定位果以三月赴亦必從齊侯環
之卒日也其可以夏五月之壬辰而易為秋七月之辛卯
乎總之經傳之異辭者自月日而外亦多有之如本年春
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公作阿此秋七月齊侯環卒公作瑗
及于八月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公作喜皆與經不合則獨
以經為主而已他
可存而不論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管見衛孫林父之帥師伐齊伐其来納出奔于齊之衛侯
衎耳齊師退而孫林父所私結之晉士匄亦帥師以助林
父則復從齊師之後進而侵齊固已至于齊之穀矣豈欲
遂以師還哉俄而聞齊侯卒乃還非誠謂古之為師不伐
喪也以為齊侯卒誰復主納衛侯衎者自是衛侯公孫剽
終于得定而衛孫林父之立之亦當有以卒成其志矣故
晉士匄稔知其可以還乃還也其意
實專在衛而于齊之喪固漠然已耳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管見三桓之族仲氏始自慶父以奔莒不書卒其子公孫
敖亦奔莒後書卒于齊齊人歸其喪夫豈卒之正哉至宣
公九年夏經書仲孫蔑如京師其名始見自後事宣歷成
以及襄居位四十七年既未嘗以有罪出奔而亦不聞其
擅政權兵柄以啟無君之漸也則今襄十九年之秋八月
丙辰仲孫蔑卒此蓋棺論定之時固當不失其為賢矣然

然□□學曰魯之仲孫氏至蔑而始書卒蔑之從為仲孫
□□仲孫羯為仲孫貜為仲孫何忌皆與季孫氏叔孫氏
迭相魯政春秋是以謹志其卒以見其父卒而子繼者延
及五世而未已所以識世卿也按此條書旨亦未嘗不兼
有□□意故
並錄之

齊殺其大夫高厚

管見此襄公十九年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左傳云初齊
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
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
子許之仲子曰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後
必悔之齊侯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注謂廢而徙諸東
鄙然去年為襄公十八年其冬十月晉合諸侯之師同圍
齊為魯報怨齊侯懼將駕而走郵棠止太子光抽劍斷鞅
乃止亦見于傳然則太子光何嘗先為齊侯所廢而至于

東徙哉今取傳辭之能合者彙次之蓋齊侯之欲廢光而
立牙雖嘗許戎子之請亦猶自度其孱國方兵可姑置為
後圖耳值去年冬之諸侯同圍齊者晉主兵齊侯大社嘅
不勝恚憤亦無若晉何旋于此年夏借端興師以射釋憾
于衛衛孫林父帥師伐之實因衛之有齊師也而春秋但
書曰衛孫林父帥師伐齊一若齊師之茂有者然從可
齊師之開風反走使齊侯聞之益復恚憤欲死矣因是亦
齊侯之疾暴作勢甚危其所嬖之戎子以公子牙侍左右
亟請立以為太子齊侯詰其心捨知崔杼私于太子光乃
陽名其大夫高厚入受顧託使宣命于朝廢太子光立公
子牙為太子即令高厚傅牙並以夙沙衛為少傅于時崔
杼必陰匿其既廢之太子光而高厚則居然翊輔其新立
之太子牙矣然而牙豈光之敵乎高厚亦豈崔杼之敵乎
俄而為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崔杼遂奉太子光即位為
君長之君是月光執公子牙于句瀆之邱夙沙衛奔高唐
以叛八月崔杼殺高厚于灑藍而兼其室此殆當時之情

著所矜歟其概于傳者至論此係書法張氏洽曰殺高厚其罪討之然杼雖擅誅殺之柄亦莊公之所欲也程氏端學曰此齊光既立之後崔杼與光共殺之故以國殺而又以殺其大夫也汪氏克寬曰微崔杼之力莊公固不得立然杼殺高厚慶封討風沙衛明年復使慶佐為大夫而誅牙餘黨崔慶自是專權而肘腋之禍兆于此矣按三說推闡詳盡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管見左傳首稱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子孔即公子嘉也其為政專則上偪其君此為鄭伯開公嘉之所欲殺矣其殺公子嘉者傳又指稱鄭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遂殺嘉而分其室既殺鄭人即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從可知公子嘉之專上偪其君亦下陵其同列而子展子西之欲殺之其心與鄭伯同而鄭伯亦復陰謀于子展子西矣故春秋

稱國以殺前書齊殺其大夫高厚見殺高厚者不但由于杼此復聯書鄭殺其大夫公子嘉亦見殺公子嘉者不但由于子展子西也至于高厚及公子嘉皆不削其大夫豈謂其無罪哉高厚公子嘉信有罪而齊鄭之君若臣並汎其私謀而非以正王法則不沒其所殺之為大夫彼齊鄭專殺之罪亦因以昭揭云爾

冬葬齊靈公

管見魯與齊為讐又何為而會其葬因乎晉也此年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晉士匄帥師助衛比及衛師而齊師已退晉士匄復帥師進而伐齊至穀亦欲齊知衛有晉之助焉爾而適于穀聞齊侯卒則慮齊師將不復出而衛必無患其至穀之師既得以侵示威亦可以還示德于是辭言古之為師不伐喪晉師亦徜徉古之道也乃還由此以推晉不伐齊之喪以示德尤當會齊之葬以示禮其事因相從者魯以晉為倚賴必視晉為轉移晉方欲與齊平血會[illegible]與齊豈得終與齊讐而不會其葬乎然[illegible]此年冬之葬齊靈公其為魯之因于晉也益[illegible]

城西郛

管見汪氏克寬曰郛乃外城此云西郛蓋國之外城之西郛也此說是也以前十五年春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特以邑名係之所以別于都也然則都城之郛只舉其方而可矣攷寰宇記云曲阜古魯城凡有十二門東二門其北名上東門左傳定八年公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城文[illegible]及居于東門之外即此也其他不聞記復云古魯城西有五門第一曰鹿門第三曰稷門左傳言臧孫紇斬鹿門之關以出亦言莊公謂圉人犖能投蓋于稷門即此也可考者幾于半矣然魯都之西城一面而列五門仍恐未確記又引魯國志云古城凡有八門其西有三門最北者名萊門左傳哀公六年齊陳僖子乞使召公子陽生于魯將立之陽生竊而見南郭且于諺稱嘗獻馬于季

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注云萊門魯郭門也次南第二門名石門論語子路宿于石門注云魯城門呂氏春秋曰宋有桐門魯有石門即此也南面有一門無名北面有三門最西者名子駒門左傳襄十一年獲長狄僑如埋其首于子駒之門注云子駒魯郭門次東二門無名據此推度魯國志以為魯城七門較為近之其統稱東西有三門雖未經別出孰為一門孰為二門然魯在東方凡中夏諸國皆在其西則魯城之西門為當得適合有二門為最北之萊門及次南之石門矣門之外有郛亦猶外城郛不別立名知魯城西之有萊門石門共然則通謂之西郛而已三論所由城西郛之故左傳謂其備齊猶有然者去年冬晉會諸侯同圍齊齊都極危凡以為魯故也齊豈得忘情于魯乎是知公以今年春至自伐齊雖云得復怨而構怨彌深必不能以無懼矣但其[illegible]齊而城西郛以為之備亦自然之理[illegible]齊而知[illegible]為城之[illegible]所關係甚重耳左傳敘當時[illegible]圍齊者初伐

□門之秋焚雍門及西郭南郭旋復伐申池之竹□焚東郭北郭一皆齊都之郭也雖當極危而其城卒保則亦恃其郭之為郭雖遭焚而不及血仍可恃以固耳故公至自伐齊即欲固邊鄙之城郭而城之惟西郭適當其役乃以其冬城西郭也城非創始特事增修以言城西郭則他郭之完固者恐亦有若夫春秋之例凡城必書亦稽知設險守國有弗獲已豈得概加之議然識惟不没其事使有國者念其有此勞費亦當于他端為之節用以愛民也況此襄公十九年冬既城西郭又繼以城武城其一年再書之意所以示警者益深切矣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管見〕柯杜注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亭所指殆未為確考莊公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注濟北東阿即齊之柯邑今兗州府東阿縣是已此襄公十九年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其地當同之晉士匄何以至柯由晉平公既將于

明年夏會諸侯盟于澶淵冀得齊侯與焉故先使士匄如齊及柯而止別使其從行之介入齊都以晉欲平齊之意達于其執政崔杼即緣崔杼以達于新立之齊侯光俾齊之于晉自是釋其去年同圍齊之怨而來會于明年之盟澶淵以敦好也晉士匄則待命于柯耳此年秋七月齊侯環卒其時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穀與柯並在今東阿縣于至穀而聞齊侯卒乃還既假不伐喪之義以示德于齊矣及其冬葬齊靈公而晉以士匄至于柯猶是前還師于穀之近境也因是約與齊平而定澶淵之盟齊必從之觀傳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首稱齊及晉平盟于大隧則齊侯已許平而並許後之親會其盟者由崔杼致命于柯而士匄復恐齊侯之有變志乃及崔杼盟于大隧以堅其約也然此但見于傳而經則從畧以明年夏六月書晉會諸侯盟于澶淵而齊侯亦與其會盟所由來必為晉士匄之謂逆于柯以成之固不言可知矣至于晉士匄在柯魯之叔孫豹必往會于柯者則季孫宿之所使也魯年間借晉之力以紓齊兵之報邾于晉侯必討邾之彼晉卿士匄為執政適以奉命至柯柯介齊魯之交魯之正卿雖不須躬往會之亦安得不使他卿如叔孫豹者為之代致其殷勤也哉此亦當日情事之所有者但須認定刊屬齊邑乃為得解若泥于本條傳注謂魏郡內黃東北有柯亭內黃屬今河南彰德府志載在春秋時為晉之東陽地距齊魯並遠彼晉士匄之至于柯將因以結齊也既不能遠居晉境以待齊命矣若叔孫豹之會晉士匄于柯特借以尊晉耳又豈能遠赴晉境以就晉使乎

城武城

〔管見〕魯南鄙有費邑以賜季氏今兗州府之費縣是已通典云費縣有古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明一統志古蹟類亦云武城城在費縣西北七十里即子游所治之邑然則此襄十九年之城武城左傳亦以為懼齊與城

西郭同殆未審耳杜注附會其說謂武城在泰山南亦穩統無着按此年春諸侯既伐齊而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為邾之伐魯南鄙故也公自伐齊歸遂倚晉勢取邾田自漷水邾豈得不圖有以取魯田哉邾在魯南鄙之西費在其東而武城介于費之西南西北則其地之相錯必有與邾毗連者邾苟欲取魯田勢將不得不有事于武城矣于時季孫宿專魯政因竊謀魯之南鄙用戒不虞亦兼謀家之私邑克謹外敵乃來晉之執邾子而未得釋報因冬之城西郭而並城武城也城西郭為備齊城武城為備邾須分別言之惟其城之者皆事增修而非創築是則同

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管見〕向為莒地則此仲孫速之會莒人盟于向者魯之忌邑計自晉平公會諸侯于溴梁執莒子邾子以歸自是而

莒師之不至我東鄙者及五年矣其閒莒子雖將自將沭于魯之怨庸能已乎度非使一世卿至其近邑以就盟于莒子而魯之戒邾終不獲寧也且邾子前與莒子同執于晉是年之得釋亦當同之值十七年春邾子狸卒立邾子華其冬復伐我南鄙欲報前邾子被執于晉之怨頼非十九年晉盟諸侯于祝柯再執令邾子魯得因以取邾田自漷水南鄙始安然魯受晉之德為已深而其構怨于邾亦不淺矣比及冬而有城武城之役夫非以備邾乎及使邾怨伐我南鄙而莒復乘此釁以伐我東鄙則魯之兵力分必將不敵故以此二十年之春正月使仲孫速如莒及向即使期以是月辛亥會莒子于向而盟之至期莒子受盟經稱莒人者抑之耳其寔則為莒子非他人也既盟莒而莒不黨于邾則魯無莒患遂得為之專力以待邾矣觀于明年秋仲孫速帥師伐邾此非首兵乃應兵也然春秋但書仲孫速帥師伐邾而不先書邾人帥師伐魯是以魯師掩邾師而見邾之無功而還即寓于不言之內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管見澶淵杜注衛地在頓丘縣南水經注浮水故瀆上承大河于頓丘縣而北出東逕繁陽故城東浮水即澶淵也繁陽故城在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古頓丘約界在濬縣之南漢元光三年河水從頓丘東南流既而決瓠子今瓠子故城在開州西南二十五里則澶淵之地可以內黃之南開州之西北當之盟于澶淵晉平公為主欲以繼前悼公之盟于雞澤而稱霸也雞澤有王臣單子與焉必假王命以為盟書用殷同于天子之國以盟其不協之禮故書同盟以着其僭耳至此齊公會晉侯次齊侯猶是前雞澤之齊世子光也班在諸小國之後繼晉侯進進之而始得

[illegible]伯位今會澶淵而光已立為齊侯矣則從[illegible][illegible]可以一視乎又新盟有宋公衛侯鄭伯無曾付[illegible]無滕子薛杞伯小邾子該當盟于澶淵[illegible]以悼公[illegible]之會諸侯為加散也然未嘗引[illegible]單子者以[illegible]則無扶天子以令諸侯之罪[illegible]主憑藉大以脅諸侯為私盟之罪而已此所由但[illegible]于澶淵而不會[illegible]于澶淵也與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管見此年夏六月晉會諸侯于澶淵邾子與焉則知去年春晉人之執邾子于祝柯者殆不踰年而釋之矣及既盟澶淵而公以其秋至自會邾子亦當至自會也比至而亟謀伐魯欲報其取邾田自漷水之怨是亦必擣魯南鄙之

武城近邾者而取其田矣而魯則早備之設城其城以資拒邾尤當治其軍以待擊邾也豈當不弃寄哉未幾而邾師驟至使仲孫速帥師伐之前十六年秋齊侯圍成傳稱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齊師退夫速以勇聞于齊則當此年秋之師師伐邾直若曰無邾師者然也因是而邾人遁之亦不戰而走仲孫速驅之出境遂帥師以還故春秋只書伐邾而止不更綴以他辭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管見按左傳稱蔡公子燮為司馬欲以蔡背楚與晉乃謀于文公中嘗有言曰先君莊公與于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後以畏楚不能行而卒及景公[illegible]于茲矣景公為文公子公子燮亦當為文公之故欲[illegible]

[illegible]終弑文公申之言。以成其不忍先君莊公之年
[illegible]也。公子燮以[illegible]為專兵。其權重。苟其[illegible]
法[illegible]公[illegible]以利蔡也。侯不能禁於大
夫亦[illegible]而蔡之惡燮者[illegible]與盜謀。遂有
人焉。何則又起。不用衆而手刃之。則已殺其大夫公子燮
矣。公子燮[illegible]乃蔡之公子履耶[illegible]以公子稱則
皆屬文公申之庶子。與景公固為兄弟也。[illegible]先以公子
燮為莊公子。且以公子履並出自莊公而[illegible]為燮之同母
弟。皆未為[illegible]至其殺公子燮之即為公子履何以知之。前
文公六年冬春秋聯書晉[illegible]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
奔狄。欲見殺陽處父者。即為狐射姑也。此年秋復聯書蔡
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其書法同。則其意旨
亦必同矣。但彼狐射姑之出奔狄。特以逃罪之討。故也。此
公子履之殺公子燮。以其欲進衆從晉而殺之。則雖不出
奔。而蔡必不討。然公子履猶自出奔楚者。殆因殺背楚之
公子燮。足以取悅于楚。則後之倚楚勢而歸。固並足以求

寵于蔡也。與[illegible]若此年秋陳侯之弟黃出奔楚。適與蔡公
子履之出奔楚者同時。而春秋亦聯書之。左傳云。陳大夫
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將發其政。乃愬之于楚。曰。與蔡
司馬公子燮同謀。請其并欲與晉以將逆也。楚人乃討責
陳。公子黃出奔楚。將以自理其誣。此與蔡公子履之出奔
楚雖不同情。而陳之二慶鄭梁蔡公子以之禍以移諸陳
侯之弟黃。則其端固有相因者矣。雖傳于公子履之出奔
楚以為與燮同謀而逃死。未免有誤。而其于公子黃之出
奔楚則[illegible]楚以辨慶虎慶寅之愬。則正得其寔也。觀此
後之二十三年夏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
自楚歸于陳。不亦可
以參而知其本末哉。

叔老如齊

[illegible]王氏[illegible]曰。齊屢侵魯。及溴淵而始平。今
叔老之[illegible]欲固齊好也。此說得其情矣。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管見諸侯之以聘通好。常禮也。例不使其正卿如此。此年秋
叔老如齊足已。若季孫宿為魯正卿。而其冬以聘如宋
[illegible]非由公命。而自請行。其欲通好于宋公成者豈淺。其欲
[illegible]于宋卿向戌者深也。前之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
[illegible]請盟。因以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此[illegible]向戌之
[illegible]季孫宿矣。至茲已歷六年。季孫宿[illegible]思固事
[illegible]以[illegible]於向戌也哉。從可知此年秋書叔老如齊。
其冬書季孫宿如宋。只各據名氏以核所職任。叔老非正
卿。而劫奔走。其惟奉公事。則無譏。季孫宿為正卿。而輕與
之以私意。則有譏矣。獨其示譏意微。尤當取季孫氏
之往聘之前。成公繼宣公立。魯之季孫行父與宋之華
元並以正卿執政。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八年春。宋公

又使華元來聘。皆為[illegible]也。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
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胡傳謂致女使卿。非禮也。魯顧能以
[illegible]行父于宋。亦由宋華元來聘者再。遂與季孫行父相
[illegible]行父亦欲假如宋致女以固華元之交焉耳。據此以
[illegible]今季孫宿之借端如宋。雖與其父季孫行父之如宋致
[illegible]有不同。而其意之欲固私交。或為親宋華元。或為親
宋向戌者。則前後一心也。此
而并為春秋所譏。從何疑焉。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illegible]襄公三年。晉悼公會諸侯。同盟于雞澤。遂稱伯諸侯
[illegible]主之禮。故四年冬。公如晉。五年春。公至自晉。始朝
[illegible]朝有不待五年。無違于五年者。故八年春正月
公[illegible]晉。再朝也。十二年冬。公如晉。十三年[illegible]

[illegible]月晉三朝也，以悼公年平公[illegible]以襄之二十年。可[illegible]
[illegible]澶淵之濼悼公之伯業，而公亦以為伯主而如之[illegible]
[illegible]年春正月，公如晉。夏，公至自晉。與前所謂[illegible]
[illegible]此則但公之不能已于此行，亦由盟澶淵之[illegible]
[illegible]為魯報忿，而會諸侯同圍齊，繼之盟祝柯，執邾子，
[illegible]取邾田，自漷水。以晉之德，故既前使季孫宿如晉拜
[illegible]此年之春正月，公如晉，從念晉侯之以伯威行
為[illegible]獨，及于魯，乃必親往拜之，而後即安也云爾。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illegible]漆閭邾邑，杜注：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illegible]閭丘鄉。[illegible]邾縣北有漆城，即漆鄉也，顯閭亭即閭丘。[illegible]庶其為邾大夫，安得兼有漆閭邱兩邑？觀此後二年，[illegible]之二十三年，其夏書邾畀我來奔，注稱畀我為庶其之黨，則有竊邑叛君之罪。然則邾庶其之邑為漆，邾畀我之邑為閭邱，[illegible]以漆閭邱來奔者，獨邾庶其一人至魯而

[illegible]我使[illegible]其二邑於邾焉耳。是時公猶在晉，傳特謂守臣季孫宿，于庶其之竊邾邑以來，輒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此于魯則擅命無君，于邾則主藏納叛，季孫[illegible]然為之而不顧，豈自料邾之漆閭邱必將終屬于魯，[illegible]毀後之邾畀我來奔，以思其故，是殆由邾子之有[illegible]于庶其而殺之，而畀我適乘其間以逃耳。彼所為漆閭[illegible]為不循然邾邑哉？季孫宿執政于魯，惟所欲為，如今之[illegible]而利其土，必歸虛妄，及當畀我以身來奔，又將[illegible]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管見：昔晉昭侯封其叔成師于曲沃，靖侯庶孫欒賓相之。成師號桓叔。其後益強盛，至武公稱遂并晉地而有之。欒都翼。今平陽之翼城，是已。翼都舊名唐，其桓叔所封之曲沃，地大于翼，殆有製以賜欒賓之後為食邑者，故欒氏世居曲沃。自魯成公以來，欒書初見于經，次則書于欒黶，又次則此稱欒盈者，為黶子也。以今襄公二十一年秋出奔楚，其出奔之故，據左傳云：欒黶娶晉士匄之女，曰欒祁，生盈。襄十四年，匄子士鞅與黶從伐秦，黶弟鍼恥于遷延無功，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怒士匄，欲殺鞅，鞅奔秦。後歸，又與黶子盈同為公族大夫，仍以先之亡也，怨欒氏。而與盈不相能。及欒黶卒，欒祁與室老州賓通，盈患之。祁懼討，乃愬于其父士匄，曰盈將為亂。恐害于主，士鞅為之徵。欒盈好施，士多歸之。士匄畏其多士也，信之。乃使盈城著，晉之著邑，而遂逐盈，盈出奔楚。士匄遂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皆晉大夫，按士氏之與欒氏，以婚媾而成仇讐，則逐一欒盈，猶可言也；若晉之諸大夫，士匄輒殺其十人，囚其三人，而晉侯若罔聞知，惡可信乎？且先之言欒祁好淫，書謂

亦恐近誣。唯中稱欒盈好施，士多歸之，是蓋其所恃以植亂黨者，與再觀之國語所載，與左傳不同，則獨謂欒盈之出奔楚，由晉平公用其大夫陽畢之言而逐之，當以此為得其實。國語首稱平公六年，即茲襄之二十一年也，乃實指名其大夫箕遺、黃淵、嘉父作亂，初不詳其所因，必為其黨于欒氏，欲為欒盈報怨于士匄及鞅，使欒盈偽不知，而無與于事，惟率其黨以攻士氏于其居耳。而士氏能禦之，乃不克，而死其不至死者，尚有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皆晉大夫，及後冬十月會于商任，以錮欒氏，左傳亦列數之。于時晉侯聞亂，其于亂黨之不至死者，能無議逐也哉？乃即語其大夫陽畢曰：自穆侯以至于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恐及吾身，若之何？唯彼陽畢者，前蓋私于士氏之匄、鞅父子，而欲助之以逐欒盈者也，故對曰：逐羣賊而亂本猶樹，雖必不已。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國之威權在君，君能擇賢人之後有常位于國者，而立之，亦能擇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民心知其欲惡，則莫思亂

矣今夫欒氏之誣晉國者亦久矣欒書實覆宗而弒厲公以厚其家若乘此亂以滅欒氏則民威而國可安公曰欒書立吾先君欒盈不獲罪如之何陽畢曰凡正國者將為長久計必使其權之行遠也若欲行權而殺以私恩隱蔽其有罪者則權隱于私何以行政政不行何以導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君其圖之因是晉侯許諾盡逐群賊而使中軍尉祁午及陽畢適曲沃

而逐欒盈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管見〕日有食之其于一年而連月見者惟今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與夫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耳日食之失常此為尤甚矣春秋書之凡月之朔日及朔日之干支皆不若他歲之間用省文則亦因致詳以示加謹之意也與

曹伯來朝

〔管見〕曹伯武公滕以襄公十八年嗣父負芻立二十年晉會諸侯盟于澶淵公與曹伯皆與則既見之矣及益二十一年冬而來朝其殆因澶淵之盟以圖修舊好于魯與魯自文公十一年書曹伯來朝十五年又書曹伯來朝皆曹伯共公之子文公壽也壽卒子成公廬立以魯成公之七年來朝至十七年而從晉伐秦曹伯廬卒于師其庶子負芻殺世子而篡立晉以諸侯同盟于戚執曹伯負芻歸于京師後復自京師歸在位閱二十三年及今襄公之十八年冬十月會晉侯同圍齊亦卒于師其前未嘗有以曹伯來朝書者子成公滕立忽以此年冬十月來朝則謂其念先君負芻之于宗國曠禮乃因諸侯之邦交有世相朝之制遂欲將幣于魯以續修成公中斷之舊好焉可也春秋書此蓋善之耳汪氏謂曹武公即位三年而來朝是歲正入見天子之時也不朝于京師而朝于魯國曾是以此為譏乎然曹無所畏于魯而亦朝之何能覺決其不朝王耶凡諸侯之嗣君朝王本為常禮經文簡約于常事例不悉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管見〕此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凡在去年夏之盟于澶淵者倶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不與焉耳左傳云會于商任錮欒氏也秋欒盈出奔楚此役謀有以錮之將如之何按國語稱陽畢之欲晉侯滅欒氏者誅滅之也以晉侯不能忍乃曰君若愛欒盈則明逐群賊而以國倫數而遣之厚戒箴于國以待之箴猶勅也待備也繼又曰彼若求逞志而報于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少輕也其卒則曰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謂賂其所適之國厚寄托之而勸免焉此謀所為錮欒盈之黨耳而其用以錮欒氏者亦猶是矣許氏翰曰欒氏之出皆以權門私相忌怨而平公受其激怒勸動諸侯以逞士匄及鞅之積憤必欲欒盈無所容于世故及年餘而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凡皆以私敗公致與禍亂是為古今之大戒也商任杜注地闕按明年冬之會于沙隨亦為錮欒氏耳沙隨宋地在今寧陵縣西六里屬河南歸德府意宋都商邱亦或有別邑名商任者與沙隨俱在其境內也今晉以錮欒氏而會諸侯不亦當同定其所于宋地乎又路史國名紀任國本黃帝之宗倉頡嘗為任大夫春秋時屬晉邑令邢之任縣是已任姓後分十六國亦見國名紀豈此外更有封于宋地而號為商任者與是不可考矣附論于此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管見]高氏閌曰此叔肸之孫聲伯之子其子弓嗣為大夫是為子叔敬子按聲伯即公孫嬰齊叔老一稱子叔齊子春秋于世大夫雖不加譏貶者亦獨書其名氏而已他如生前之字與卒後之謚皆削之立義最嚴較之傳文迥別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管見]此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此既足當商任之會矣而又從以薛伯杞伯小邾子其于二十年之盟澶淵者惟缺一滕子耳以是而會于沙隨左傳指為復錮欒氏乃正得其情者去年冬會于商任傳稱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齊侯先容之此年秋七月衛復稱欒盈自楚適齊必因其黨在齊猶可恃以挾欒氏而復歸于晉也而齊侯輙又納之其意殆由十八年冬十月晉以諸侯同圍齊入自平陰遂長驅偪齊都盡焚其郭且東侵至濰及沂積怨甚深而未有以報之及茲乃欲縱欒盈復歸以為亂于晉而齊乘其亂以伐之庶得于晉大有所挫衂耳是時晉侯聞欒盈在齊其亂黨之亡命于齊者復相依附或至煽動齊侯使之不克終于錮欒氏也因即是冬而復會諸侯于沙隨以申商任之前約亦獨冀齊侯之于欒氏錮之甚堅俾得待罪于齊而絕迹于晉如是而後已焉然爾日之齊莊晉平其講好方新而皆主于符其詞詐晉初以不伐其喪市假義于齊而齊亦旋以不知其盟借偽交于晉此足知其既盟澶淵以後繼以會商任及茲沙隨齊侯光特貌從而心違之以

故此年冬欒盈在齊而齊侯坦然出而會晉一似絕無與于欒氏者及明年夏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而齊又悍然出而伐晉乃實大有所助于欒氏者然則晉之謀錮欒氏一會商任再會沙隨胡為也哉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管見]楚大夫公子追舒以公族為令尹當此襄之二十二年冬康王殺之傳謂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公子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討焉而殺公子追舒轘觀起于四竟按殺為重辟轘為極刑徒因令尹之寵觀起一人遂爾殺之又即舉觀起之恃寵于令尹而多納馬遂爾轘之楚雖以法作威康王何遽淫濫乖常若此且傳于二十一年夏乃稱楚子使子南為令尹子南即公子追舒也為令尹者纔閱歲餘而及此二十二年冬則其觀起而縱之拘欙納賄使人莫窺其藏而指焉以徵之亦難確信其事之實有矣竊嘗就各傳之言楚事者參互以通其意蓋此書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非楚之因其有罪以正法乃公子追舒之為令尹懼其將不免而自戕焉因考康王以襄之十二年立十四年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為度其不能與晉爭鄭乃特有事于吳也及十八年冬十月晉會諸侯同圍齊鄭伯從焉于是楚欲乘其虛而以公子午伐鄭也其先則傳稱楚子使人謂公子午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于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惟大夫圖之公子午聞此恐其以懷安被嚴譴也乃弗獲已而伐鄭亦無功而還　二十一年夏公子午卒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子馮訪　申叔豫叔豫謂國不可為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氷而　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以醫視之復曰瘠甚乃使　子追舒為令尹夫此楚令尹者位尊任重而先于軍功核之最嚴有事而敗績不死必無赦或亦安而

不親戎旅則又以效命于社稷飭之彼公子追舒爲令
尹雖只歲餘而已殆不堪子午之罔于前偪公子午而自
言又悔其使爲令尹時不及比于早計之遂于憑而辭以
疾則其大懼罪戾之及身有損忘乎生之可愍而死之足
憤者旋或酖或縊而詭稱暴病以終焉是則楚大夫公子
追舒雖楚子固未嘗殺之也而楚子亡使爲令尹則足以
殺之矣故書曰楚殺按前楚子共王寄在位公子申爲右
司馬公子壬夫爲令尹襄公三年冬書楚殺其大夫公子
中五年秋又書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皆以其
自殺也而書楚殺與此正同說見前本條下

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管見 杞雖夏後而國微自杞桓公之女爲悼公夫人于晉
成婚姻之國諸侯皆加禮焉故杞伯在魯成公以前未有
書其卒然者及襄之六年春杞伯姑容卒秋葬杞桓公于
是始書其後孝公匄立在位凡十七年謹事晉之悼公及
令平公其于晉之合諸侯以會盟與其伐國有徵必應無
役不從值茲襄之二十三年卒晉及諸侯使弔之比葬亦
皆使會其葬故春秋得于此年春書三月己巳杞伯匄
卒及夏書葬杞孝公有不減于前之杞伯桓公姑容者

夏邾畀我來奔

管見 先之二十一年春正月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畀我
爲之黨雖其身未來而邑則使庶其以之來矣故有漆閭
丘二邑焉及茲已三年邾子必得討其竊地叛君之罪庶
其不知所終殆誅之也而畀我則乘間狡脫以是而來奔
耳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管見 前二十年之秋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由陳侯與其卿
慶虎慶寅專公子黃欲間之二慶畏其偪乃愬黃于楚謂
其與蔡司馬公子燮同謀事晉楚討責陳公子黃乃出奔
楚以白其理及茲四年而楚不使召二慶質之二慶益專值
此年夏陳侯如楚朝公子黃復愬二慶楚子召之二慶不
來而使其族慶樂來楚子殺之慶氏據陳以叛楚子因使
屈建從陳侯圍城二慶治城以拒陳侯城者杙墜慶氏怒
輒殺築人其役徒乃相命爲亂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
楚人納公子黃事具左傳據是以求經旨二慶之殺止稱
陳不以功于楚也二慶同時殺而又以及字間之殆以慶
寅非匹陳人復追補而殺之與至公子黃自楚歸于陳必
仍稱陳侯之弟者則以其弟既歸而陳侯之歸可不待惡
言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管見 按經文先書晉欒盈復入于晉則非先入于曲沃可
知矣其復入于晉者以何爲欲從晉都攻殺士匄及鞅于
其居以報怨耳欒盈前好施而得士在齊有知起中行喜
州綽邢蒯之徒在曲沃有守宰胥午及族人欒樂欒魴與
其邑人至于常所左右則又有力臣督戎並見傳彼欒盈
入晉之謀必先潛爲約誓故匿晉郊乃一旦驟集而以晝
入晉都也然士氏之匄鞅父子既能得大夫陽畢說晉侯
以逐欒氏又能得晉侯一會諸侯于商任再會諸侯于沙
隨以錮欒氏則當欒氏自齊入晉其蹤跡詭秘黨與闕過
豈復末由偵知其實哉唯是備其入晉者如傳稱奉公以

圍宮必無害也此正士匄所早自籌定圖不待樂王鮒之言而始決矣蓋圍宮為前晉襄公之宮有臺觀守倚士匄欲因以避患而擬乘急以告樂盈之入晉實怨公之逐之逐託于以身從公而衛公之患也如是則使樂盈入晉之罪為益重而晉人之共拫公以擊樂盈乃益力焉而樂盈則何知乎當其復入于晉聞士匄在公所拫不欲而備公宮傳稱士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士匄謂鞅曰矢及公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鞅攝匄戎車從之遇欒樂或鈎以戟斷肘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其得入于曲沃者力臣督戎已先為裴豹所殺于時蓋胥午帥其邑人與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擁之以入焉爾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管見此年夏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由齊縱之使歸以亂晉乃即于秋大舉乘其亂而伐之欲報前此十八年

冬晉會諸侯同圍齊之怨耳然齊侯先以伐衛為名如無意于伐晉者然及至于衛而齊侯遂伐晉殆亦軍謀有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之詭道歟若夫伐晉所至左傳謂其既取朝歌乃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于熒庭戍郫卲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致其地名唯朝歌太行有可徵至云孟門為晉隘道司馬貞曰在朝歌東北其他熒庭郫卲但通指為晉邑又所言少水即淯水在開封浚縣古鄃城西北皆地志所不悉載為總其大名舉之如今河南之衛輝懷慶並山西之潞安澤州境同在晉都之東者齊師皆肆其充斥矣而晉方以欒盈之亂入據曲沃而圍之則恐齊師報怨必效晉之前圍齊都而盡焚其郭且或分兵以解曲沃之圍而出欒盈也乃不以外禦齊師為務而特以內固晉都為主于時齊師亦防其以怯訪敵不敢更求深入乃振旅而還耳及其還將出晉境而傳末復綴稱建旗之子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齊師獲晏氂東陽杜注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今隸清州恩縣西北六十里有東陽城此于齊之西鄙為最近齊侯伐晉晉師皆不出特使趙勝伺其還師時即帥東陽之師追之使知晉之邊陲一小邑其果敢亦不可當有如此且追之而獲晏氂在齊之世大夫晏氂為晏弱之子晏嬰之弟而適為趙勝所敗東陽之師殺之又豈不足借以承羞于齊侯也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管見雍榆杜注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郡邑志黎陽縣有雍城即古雍榆也今雍榆城在濬縣西南十八里按濬縣今屬衛輝府瀕大名府界大名東北為今臨清州晉之東陽在焉然則此年八月叔孫豹之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蓋由齊侯之伐晉者已退晉侯陰令其于將出晉境時以師追之故既使趙勝帥臨清東陽之師而復使魯師次于濬之雍榆以為助因是而叔孫豹領此役耳汪氏克寬曰後昭公十三年國語記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

子曰昔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定居使叔孫豹悉帥敝賦踦跂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于雍俞與邯鄲勝擊齊之左軍掎止晏萊焉齊師退而後還則叔孫豹非無功于晉也此說獨為得實其雍榆作俞綷損偏旁而字可通用至晏氂之氂與萊異文而傳注亦以氂為萊音則是為一人可知矣但此舉為追齊師而獲晏氂原係晉侯無聊之極事春秋一切畧之可也乃不屑計及晉之趙勝而猶必指出魯之叔孫豹者亦特以帥師救晉為善名求容盡沒而已若夫次于雍榆之後從趙勝之共追齊師共獲晏氂其功豈足云哉

己卯仲孫速卒

管見按仲孫速卒其後則立羯也夫羯以此年秋立其明年春即書仲孫羯帥師伐齊是必當以勇見較其兄孺子秩為強有欲為父後之志于是仲孫之御騶豐點阿于羯而僞言之然非假力于季孫則勢不行故豐點為之因公

組以欲季孫也公鉏亦季孫長子雖廢而猶其父命季孫喜將由馬正而白為公左宰其進說當易入紇時季孫亦欲羯為速後猶夫已之廢公鉏而立悼子特擇其才焉耳且季孫為政將謂羯之才而從為卿必以舍秩而立之為德即復樂供其任使也彼明年春之師師從齊非其戰與如謂不然仲孫速初雖不為後計以遂同于季孫及其病而豈得無言乎是必嘗命立秩而其欲改立羯者因其既卒而背之且直誣為速之本命立羯也○又左傳詳記仲孫氏之立羯者以為已卯仲孫速卒公鉏奉羯立于户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據此推度當是季孫先授意于公鉏而令其于哭時為此問答故爾若其事寔由公鉏專主當季孫問秩公鉏謂羯在此遂可聽其立羯乎至季孫言孺子秩長而公鉏特指羯為才並假稱速命立羯遂可聽其廢秩而迫以奔邾乎若然則公鉏之力直倍于季孫而猶不嘗矣其何能

深信而不疑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管見八月己卯仲孫速卒其廢孺子秩而立羯者季孫主之而使其子公鉏成之故仲孫速之卒甚公鉏皆治其事焉初公鉏之廢與令孺子秩同由季孫愛悼子而欲立之也先嘗訪于申豐者再皆不從及訪于臧孫紇則使季孫飲大夫酒已為客既獻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至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而廢立遂定公鉏怨臧孫銜之及是而季孫欲廢仲孫之孺子秩以立羯公鉏為仲孫治其喪見臧孫紇之入哭甚哀多涕仲孫素惡臧孫則以是為特傷孺子秩之奔邾而不及居喪故然乃遂誣臧孫紇之于仲氏將謀逐羯而召孺子秩大與季孫觸忤即以激怒季孫而使逐臧孫也事詳傳中按傳附首稱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其閉門之故則謂臧氏將以私甲入仲孫速之門欲逐羯于喪次而召孺子秩于邾使為喪主乃得葬焉以是直誣其將為亂而不使我葬耳其將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為備也即戒其家之甲以備季孫之攻臧氏也已失計矣傳後稱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辟穿藏也將葬仲孫也而假借人于臧氏以除葬道豈誠役之不給而出此哉亦欲使臧氏聚徒于道即可引為將作亂之徵也而臧氏遂使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已而視之正夫為隧正掌徒役者得為臧氏所使則聚徒必衆其自家至東門往視亦明其無嫌于仲氏而已而復以甲從已與前之戒于家為一心蓋失計矣仲氏乃來此又告季孫度必請其聚徒東門名為助除葬道而其甲從已而視之即將還自東門以攻仲氏之門而作亂也季孫信之即命攻臧氏益攻之于其家耳以故臧孫出在東門不敢歸猶然以甲從已遂斬鹿門之關以出奔與其奔邾者或以仲孫之孺子秩先在邾因而從之鹿門杜注魯南城東門也

晉人殺欒盈

管見左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杜注自外入而犯君非復晉大夫矣按傳注皆確

齊侯襲莒

管見襲莒之役以前之十八年莒子同圍齊故爾杜注春秋書襲者此特筆也不再見輕行而掩其不備曰襲按禮記玉藻服之襲也充美也注充美猶云掩塞其華美也然則謂襲莒之襲取掩義亦足以借證矣但此條書旨須重讀齊侯二字左傳載齊侯遂自晉不入國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為莒邑齊侯乃自門焉因之傷股而退是不當特書齊侯襲莒以為人君之大戒哉至于從齊侯之大夫有杞殖華還一號杞梁華周傳言二子遇于莒子莒子欲而

伐之役杞也他書亦或以為戰死其于華周則不詳所終惟孟子書中由齊人淳于髠談言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則二子之從齊侯襲莒其以戰死可知矣然齊侯既傷其股彼二子之戰死固其分耳更何俟並加稱說為

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

管見前之二十年夏晉平公會諸侯盟于澶淵則以為得比于悼公之同盟于雞澤而成霸矣于時魯亦因其十八十九二年晉能為魯報齊且報邾遂以霸主事之凡霸令五歲而朝三歲而聘故二十一年春正月公如晉始朝也及茲二十四年春距公之朝時已經三歲于伯令當聘乃特使叔孫豹如晉聘耳不得牽引他故為辭

仲孫羯帥師侵齊

管見左傳謂仲孫羯侵齊晉故也高氏閎中之曰齊之伐晉魯使叔孫豹救之次于雍榆無功于晉故仲孫羯至此復帥師侵齊為晉報焉蓋懼晉之疑也按叔孫豹之救晉次于雍榆本由晉令其後會趙勝東陽之師追齊師而獲晏氂何謂無功惟其功不足稱故事見于傳而經則畧之夫魯既以救晉追齊師獲晏氂是克如晉令矣又何懼于晉之疑而必復以今年之侵齊為晉報哉竊意去年冬齊侯襲莒莒在魯之東南鄙齊侯傷股而歸或取塗于魯境以趨使提其師不利在莒無所剽掠亦或過魯而不能恭其繹騷乃特使仲孫羯帥師以往伺其所止舍之處而使之與用侵于齊地同有必使之狼奔鼠竄而後已焉者是乃此年所書仲孫羯之帥師侵齊也與至于仲孫羯方嗣父在喪而輒用之以帥師侵齊則季孫之志也前之十六年傳云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子羯殆有父風季孫以為才值去年仲孫速卒季孫主于廢孺子秩而立羯亦即今年春專令帥師侵叛國冀其急有以自見而為之名也云爾

夏楚子伐吳

管見襄十四年楚子昭初即位改元是年秋即使其令尹公子貞帥師伐吳蓋以先君之不得志於北方由吳蹈從來不能無所牽掣耳其公子貞伐吳之師傳稱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楚師不能進因是無功而還未幾公子貞卒公子午為令尹襄十八年使之帥師伐鄭亦無功距得謂其能任伐吳耶二十一年公子午卒使薳子馮為令尹薳子馮以國不可為偽疾辭之乃使公子追舒為令尹二十二年公子追舒慣而自殺其書楚殺者以楚令尹位尊任重於軍功核之最嚴亦怵於楚子將使伐吳終不免以敗績而至殺無赦耳於是楚子復使薳子馮為令尹薳子馮不得更辭也及茲二十四年楚子還計十年中易令尹者凡四人率與前之公子貞未有以異故此年夏之伐

吳則欲自將以督令尹及其士卒將使之無可遷延退縮以期必克也然春秋亦但書伐吳而止其卒之無功而還者以視前公子貞之師師伐吳又何以異乎至其無功之故傳稱楚用舟師不設軍政是殆不然吳習於水其舟師當較楚為盛且楚以舟師伐吳必將出江漢以直趨吳都矣楚其敢遽謀深入若此耶今借觀明年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十二月吳子遏伐楚門於巢則知楚子之伐吳仍從陸路出舒巢以東耳必無用舟師者若夫楚之軍法最嚴凡軍帥敗績如前城濮之大夫得臣鄢陵之大夫公子側皆無活理則所以處士卒者可知於此而謂其軍法廢而不設竟無賞罰之差惡可信乎總之楚非吳敵闔日之勢固然也吳自太伯以來十九世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壽夢即吳子乘乘卒立長子諸樊諸樊即今吳子遏也彼楚之巢邑亦早聞吳王勇知其能軍者舊矣豈得易之以覬於楚南風不競已為晉師曠所逆卜楚之王弱又為國人申叔豫所習知當此自將伐吳其不至楚子之敗

續者曾幾何哉但曰無
功而還倘當以為幸矣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管見日有食之有同又謂不當食而食也食之而既則尤
為失常之甚者通春秋所書凡三見前桓之三年宣之八
年此襄之二十四年皆以秋七月食既惟桓三年之七月
朔日僖在壬辰其宣八年及此襄二十四年之七月朔日
則並當
甲子

齊崔杼帥師伐莒

管見去年冬齊侯襲莒傷股而退其大夫杞殖華還遇莒
子皆戰死故於今年秋齊復以崔杼帥師伐莒也但春秋
於此指言崔杼其意欲見齊侯之先襲莒初不令崔杼從
及是而乃專任之耳蓋去年冬之襲莒由其秋之伐衛遂

伐晉而還也左傳詳叙其初出伐衛之師先驅為前鋒穀
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以次前軍戎秩御莒恒申鮮
虞之傅摯為右公之戎車則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
乃公之副車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左翼曰啟牢成
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右翼曰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
右大殿曰後軍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
駟乘則四人共乘殿車也傳之具載此者言爾日之齊侯
光令舊臣不用而多任武力有如斯焉爾故自衛將遂伐
晉崔杼方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
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則崔杼雖從齊侯其不諫伐晉之
戎事可知矣及齊侯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
庭戍郫邵封少水皆由武力之臣惟所驅役則齊侯當以
舊臣為不足賴也師還使崔杼襲國齊侯不入乃復謀襲
莒以報其十八年同圍齊之怨焉及莒邑且于齊侯親偪
其門適以傷股而退明日期戰於壽舒其大夫杞殖華還
亦先以武力顯者乃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

遇莒子戰皆死齊侯歸自莒憤甚急思伐之猝難自將因
不獲已而使崔杼帥師則仍用舊臣也然崔杼之伐莒傳
特稱其侵莒邑介根而還經並略之則與齊侯之命以伐
莒者殊不相副彼崔杼無君之志不已可概見哉介根杜
注莒邑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已漢置計斤
縣如淳曰斤音基今膠州西南五里有介根城

大水

管見此年以秋書大水則秋登之穀皆為所
淹沒故於冬再書大饑以著其災之甚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管見春秋書日食之失常未有如襄公此數年之甚者前
之二十年十月日有食之值二十一年其日有食之者忽
聯見於九月及十月惟二十三年二月日有食之至此二
十四年其日有食之者復聯見於七月及八月其七月且

既食之而既彼日食失常
之甚豈得更有加於此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管見是年秋八月諸侯會於夷儀晉為主以視前之盟澶
淵及商任沙隨之會其首稱公會晉侯即繼以齊侯者此
獨缺焉則自公之來會而晉侯遂會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並及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其為謀合十二國
之師以同伐齊亦欲比於十八年冬之同圍齊者必可知
矣夷儀舊本邢地在今順德府付衛文公滅邢則衛地也
左傳云會於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此據上書魯之大水
推出按之為確蓋十八年之圍齊入自平陰今平陰與東
平州偪近禹貢於徐州稱東原底平集傳東原漢之東平
國晁氏曰東平自古多水患數徙其城然則魯有大水鄰

之平陰以東豈得免乎是於師行不便故比秋八月之會於夷儀晉侯本以伐齊徵師於諸侯而師不及齊則春秋但以會書而止其於傳言將以伐齊者不克意並具於公書中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管見自襄之十三年楚子審卒子昭立十八年晉會諸侯同圍齊鄭伯以師從楚將乘其虛而使公子午帥師伐鄭卒之無功而還及茲二十四年楚子以蔡侯陳侯許男再伐鄭亦因晉欒盈前出奔楚後遁齊齊縱之復入於晉入於曲沃使亂晉齊侯因其亂未定而伐之晉不敢出乃竊料晉勢衰替當不能更謀與楚爭鄭矣於是楚子自將並令索賦於楚之蔡侯陳侯許男并力以伐鄭也然春秋亦但書伐鄭而已其無功而還又何嘗有異於前之公子午哉至左傳推原伐鄭之由先稱齊侯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是猶未得見也而遽稱楚子使薳啟疆如齊聘且請會

期則何緣而致楚子之情然若此又楚使在齊齊侯開有晉師遂使陳無宇從薳啟疆如楚辭且乞師辭以辭其會之不得如期也會楚子猶未有期而輒使人乞師楚之師可易乞乎益不知齊侯之安所恃而若操之券矣若夫晉之會於夷儀以謀伐齊傳既稱其因水而不克則晉師當罷而諸侯亦各反其國矣及其冬而傳又稱楚子伐鄭以救齊門於東門次於棘澤諸侯還救鄭然是時晉師既罷初不待楚之救齊其諸侯皆反國亦無從得還而救楚之伐鄭也其尤有疑者如所稱楚子還自棘澤使薳啟疆帥師送陳無宇是楚子不獨急齊侯之難其於齊臣亦復謹衛之矣豈信然哉

公至自會

管見晉會諸侯於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是固未嘗伐齊也徒會於夷儀而已故公歸而亦但書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管見左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杜氏預曰書名惡之也王氏樵曰宜咎陳大夫鍼子八世孫其後在楚為箴尹宜咎按前隱公八年鄭公子忽如陳逆婦陳鍼子送女此後昭公四年吳伐楚箴尹宜咎城鍾離杜注宜咎為楚箴尹即陳大夫鍼宜咎也以襄二十四年出奔楚夫鍼宜咎本為陳大夫春秋於其出奔楚而但書名是削其爵以絕之不可復稱陳侯之大夫矣此其先之黨於慶虎慶寅尚何待明言哉

叔孫豹如京師

管見左傳於此條只稱齊人城郟所由來未及指明即聯言叔孫豹如周聘且賀城遂終之曰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按郟為王城即成周之城也後之昭公三十二年冬嘗書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

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矣此年之城郟亦城成周而何以不書且諸國皆無有城之者齊人胡能心乎王室而自以獨力城郟哉又是秋之八月晉侯會師於夷儀以伐齊亦阻於齊之水而不克進遂還度齊人當此雖或志期城郟以求媚於王亦莫得率其徒以犯齊境之水使之遠趨周役而遂及冬以告成也從可知傳文之失實蓋有之矣再觀國語所載有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以太子晉之諫而止按靈王之二十二年乃襄公之二十三年也穀洛二水名王城之水以洛為大故成周亦稱洛邑穀水本小而忽以去年盛出與洛相敵其激怒有關係焉亦非其常見者然王方欲壅之可壅則未至於氾濫難治是不成災也故春秋不與魯之大水同書耳由此推度則爾日穀洛之鬭所云將毀王宮仍非遂及毀也彼成周之城當如故矣曾何待齊人之城郟乎惟是王宮有警於水既踰年他國初未有遣使以慰王者至其冬而魯特以叔孫豹如京師先之以聘因問穀洛

之故，即於其水之失常而不為災者，以進賀焉。於是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亦卒有合於左傳之所誇稱者。但王之五輅，通稱大路，特以寵諸侯耳，而王乃假之以寵魯臣叔孫豹。賜為非禮，受其賜尤為非禮，因是而春秋必諱之，特書曰叔孫豹如京師則已也。

大饑

管見　前宣公十年秋大水，其冬書饑。饑則民不聊生，此災一十四年秋亦大水，其冬更書大饑。大饑則將使黎民靡有孑遺矣。夫災同，而被災者又異，凡國君之當遇災而懼，顧可以一視而不加省乎。

二十有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管見　齊侯於襄之二十三年冬，襲莒，傷股而退。以二十四年春，師還過魯，叔孫豹復帥師侵齊師，齊侯皆欲報之，故於二十四年秋，既使崔杼帥師伐莒。及此二十五年春，又使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也。惟崔杼前事靈公，環當魯成之末年，與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同盟於虛朾，專政柄者瀕二十年，而後靈公卒。靈公先許嬖妾戎子之請，改立公子牙，遂徙太子光於東。及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既卒，光殺戎子，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是則太子光之終得為齊侯者，微崔杼之力，不及此。光初即位，以襄之二十年改元。其夏六月，晉會諸侯盟於澶淵。二十一年及二十二年，晉復兩會諸侯於商任、沙隨，齊侯光皆與焉。齊與晉亦云協矣。但二十三年夏，晉有欒盈復入於晉，入於曲沃之難，齊侯光以其秋自將伐衛，遂伐晉。崔杼諫之，弗聽。師自取朝歌，入晉人不出，齊侯邇於晉都之東境，得逞志焉。以為此視前之左右靈公時，晉與諸侯入自平陰，以同圍齊者，足相當也。師還，齊侯不入國而更自將襲莒，並不令崔杼從之，凡皆由齊侯之專任武力而疏舊臣，故然耳。崔杼於此，亦熟料齊侯光之不可相輔以終也，因陰懷異志矣。至齊侯之襲莒，身傷而戰士死，收其餘卒以返，又復為魯所侵，志在必報，而惟恐自將之犯難而行，非可常恃，乃復以師授舊臣崔杼，使得帥之以先伐莒者，亦即得帥之以伐我北鄙與。然崔杼凶人也，既專斷，嘗弑肆逆謀，前能直違靈公廢光之命而援立之，後豈不能反從靈公廢光之命而徑弑之乎。公子牙之既執，已歸烏有。昔魯成之十六年，叔孫僑如出奔齊，齊之羣公子叔孫還納僑如之女於靈公，嬖，生景公杵臼，舉之以興可矣。但有廢乃得興，亦惟弑乃使卒廢，此事勢所必然。故是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管見　此崔杼之弑其君光，其故當以穀梁合左氏傳參之。左氏謂崔子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是殆然矣。其旂稱莊公通焉，數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則未必然。蓋棠姜之美聞於齊，齊臣若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文、襄伊、僂堙者，皆以勇力為公所嬖幸，逢君之惡，從於昏亂，則棠姜之美，亦或以告齊侯。穀梁傳謂莊公失言，將淫於崔氏，夫所稱失言者，亦獨於其嬖幸之臣，無所避忌，與之私語而露其情耳。於時齊別有賈舉，左傳加侍人二字以辨焉。齊侯嘗鞭侍人賈舉也，而又近之，常在側。崔杼謀弑齊侯光而不獲間，侍人賈舉乃為崔子間公，殆即以其將淫於崔氏之言，以告崔子也。而崔子遂欲成其弑，別巨室淫肆不君之名以弑之，乃稱疾不視事。亦即使侍人賈舉偽饒於齊侯所嬖幸之八人，以速齊侯之果來焉耳。因是夏五月乙亥，公問崔子疾，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據此足證莊公之於姜氏，初未嘗得通也。又何至有數如崔氏而以崔子之冠賜人哉。當齊侯之歌以命姜氏也，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崔氏之伏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

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爲干掫以行夜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此詳見左傳然則初覩穀梁足以正左氏之誣卒覩左氏足以補穀梁之誤不可一闕也至於齊莊被弑左傳稱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此事本絕奇易啟人惑按王制言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齋戒受諫又書太學之制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周官大宗伯之屬有太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其初不與士齒者及不貳事而須精其業不移官而獨擅所長則得與下大夫上士同列從可知古之太史必有世守其官以號爲業門者如左傳所後稱之南史氏是也南即爲其氏也諸侯之太史其大夫士雖畢於朝而數亦稍減要必於世守此官之家擇其後之肅正明練者或授任或備乏皆以太史爲通稱焉故此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而齊

之太史相繼書崔杼弑其君者崔子先遂殺三人而後乃舍一人皆兄弟也其何能相與以死守職必期書法之不隱哉是殆為南氏之子而同奉南史氏為之父者與南史氏不以名見而以官係氏稱南史氏其為齊之良史久矣後益以老致仕里居齊郊而其子之官太史者凡四人及是而書崔杼之大逆聞崔杼盡殺太史遂執簡以往爲其既書乃遂然則苟非既書亦必死其舊職而斷不容書法之或隱矣此視前此晉董狐之書趙盾其所遭爲崔杼之肆於殺則欲爲良史已極難而南氏又以一父四子皆丞使崔杼受惡而不避其殺則舉家相濟爲良史而尤極盛也若夫崔杼弑其君齊之臣或死或不死左傳於死者無餘辭而獨於晏子之不死者曲爲之辭語意多覺未安彙纂類云齊莊之弑晏嬰謂其爲己死而非私暱者不敢任其說非是宋之殤閔其死不爲社稷而孔父仇牧豈二君之私暱耶莊公被弑之禍嬰固早知之矣納欒氏則以爲弗能久伐衛晉則以爲憂必及預策其必敗以示先見之哲而一旦有事則假社稷爲重而自明其不必死使天下之貪生而忘義者皆得藉口以爲苟免之計畔道傷教安可訓也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聖人許其清晏嬰齊之公族世爲國卿與亂賊並立於朝而不聞有討逆之謀其負慚多矣胡氏安國以賈舉等從君於昏不得以死節稱引嬰言以證之非通方之論也謹錄之以昭春秋正旨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管見　去年秋八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於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則此年之夏五月再會於夷儀蓋自二十四年秋八月而晉與諸侯早定之矣此會惟闕杞伯杞既非晉所藉賴且爲晉

悼夫人之母家雖從役之偶疎亦不討也晉及諸侯既會於夷儀豈猶是去年秋之將伐齊而以水不克哉然卒未聞其伐齊者何也以此年之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其先君靈公有嬖妾子為景公杵臼崔杼立而相之盟國人於大宮丁亥葬莊公光於士孫之里距其被弑之乙亥纔十三日傳稱晉侯在夷儀齊人以莊公之既弑說於晉使隰鉏請成自晉侯以下皆有重賂志欲其定崔杼所立之景公而並欲使立景公之崔杼終得相景公也晉侯許之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於重丘景公與盟而崔杼亦從景公於會是實有以成齊之亂矣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管見　去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傳稱其伐鄭之師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故於此年夏六月鄭公孫舍之帥師伐陳其即以是月壬子得入陳者蓋以先之五月鄭伯會晉師於夷儀以伐齊未及還而忽有鄭大夫公

孫舍之之師。師伐陳。則適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也。因是伐陳而遂以入陳耳。入則必取。是又有不待言者。在鄭之公孫舍之亦謂足報陳師井堙木刊之怨。從師師以去陳。若至傳言所從入陳之處。同宵突陳城。林注以突為穿。乃於夜以穿突陳城而入之。誤何從易耶。及鄭師入陳。又言陳侯扶太子偃師以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乃免其狀。果至此乎。若夫陳侯既免。且言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為喪冠。且抱社主以示服。鄭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公孫舍之執馬轡而見。再拜稽首。承觴而進獻。欲明不失臣職也。此等情事。可概信為實然哉。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管見】是年夏五月之會於夷儀。初無崔杼所立之齊侯也。至此秋八月己巳。同盟於重丘。則統稱諸侯。是實隱以齊

侯厠入其中矣。其盟不却齊侯。豈復誅及立齊侯之崔杼哉。從何知此盟之稱同。特由晉侯之意。以為此會十一國之君。皆願盟齊侯。而非涉於私焉爾。攷桓公二年春。宋華督弒其君與夷。二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於稷。以成宋亂。夫所謂成宋亂者。成殤公篡代與夷之亂。並成華督弒君而復為殤公太宰之亂也。今襄之二十五年夏。齊崔杼弒其君光。擅立景公杵臼而相之。其與宋之亂。庸有異乎。然前之成宋亂。猶以四國會於稷。及茲之成齊亂。則以十二國同盟於重丘。其世變將安極耶。凡經文之特書同盟。皆譏其假方伯莅盟諸侯之禮以稱霸耳。夫欲成已之霸而誇詡同盟。既使諸侯並麗於僭踰矣。若欲成人之亂而誘托同盟。不將使諸侯舉陷於悖逆哉。故下書公至自會。與他處之因會而盟。亦但書至自會者。雖似一例。而此年之書至。言會而不及盟。則直云為公諱之可矣。蓋會於夷儀。無崔杼所立之齊侯。可言也。同盟於重丘。有崔杼所立之齊侯。不可言也。論春秋之例者。又當通變觀之。豈如杜注

亦此案也。聊城縣東北有重丘。襄二十五年諸侯會盟處。聊城今東昌府治。茶濟南府德州亦有重丘城。或云會盟處。考經文。公會諸侯於夷儀。同盟於重丘。夷儀今順德府地。去東昌為近。自夷儀涉齊境。則其地當在聊城。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管見】夷儀為衛地。去年秋八月。晉侯會諸侯於夷儀。今年夏五月。晉侯復會諸侯於夷儀。皆為欲伐齊也。及齊崔杼弒莊公而立景公。厚賂晉侯。晉侯遂成齊之亂。而使景公列在諸侯。以同盟於重丘矣。重丘為齊地。彼衛侯衎之出奔在齊。既經十二年。欝欝於此。或使人私請於晉侯。亦以故衎特借義於狐死首丘。不忘其本。冀得乞假晉令。分割衛之片土。以為沒身歸其骨肉之倫已耳。而猶慮寄通衛都。將不免疑於二君耦國。乃即指晉侯再會之夷儀為之

所焉。於時晉侯慫之。其衛侯剽亦以同盟而在重丘。固之與語。殆亦無辭以謝也。左傳稱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侯衛侯剽與之夷儀以處之。此出奔十二年之衛侯衎。適得自齊而入於衛之夷儀也與。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管見】左傳云。楚薳子馮卒。屈建為令尹。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屈建伐舒鳩。吳人救之。不克。師敗。楚屈建遂滅舒鳩。按舒鳩與前舒蓼舒庸。皆同宗而異國。是謂羣舒。屬今江南廬州府舒城縣地。介在吳楚之交。本為楚與國。而亦每貳於吳。是則叛也。楚乃進謀滅之。自宣公八年夏。始書楚人滅舒蓼。及成公十七年冬。再書楚人滅舒庸。值今襄公二十五年秋。又復書楚屈建帥師滅舒鳩。於是古舒國之分路為羣舒者。其地已盡沒於楚矣。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管見此年夏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矣何至其冬而復有鄭公孫夏之帥師伐陳哉蓋由陳人怨公孫舍之之入陳即於是冬帥師伐鄭以報其怨而鄭乃使公孫夏帥師以伐陳焉爾其伐陳爲應兵特因陳師之及鄭境而伐之非鄭師之伐陳者遂至陳也去年冬陳侯與蔡侯許男從楚子伐鄭介恃楚衆則陳猶可支也今將以報入陳之怨而獨伐鄭夫豈鄭之敵乎當其及鄭境而遇公孫夏之帥師以來必却而反走也於時鄭亦主於昵之出境無使久淹於此則已遂帥師以還由此言之鄭師之從陳由陳之興師以報怨於鄭陳何嘗先服於鄭哉從可知夏六月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前傳稱陳之服鄭者其辭曰陳侯免擁社主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公孫舍之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又稱其佐軍子產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反所載雖甚詳而皆未免於失實可不待悉辨矣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管見楚滅舒鳩而序舒亡惡其爲楚與國而貳於吳也舒鳩在今之廬州府舒城縣其舒城之東有巢縣者亦爲廬州府屬則春秋時之所稱巢國是已巢與舒鳩並介吳楚之交舒鳩貳於吳而不終與楚楚遂滅之則巢之不貳於吳而惟國與楚吳能不伐之乎吳子伐巢以門於巢而卒初未嘗及楚也而經文書伐楚者著其與楚爲讐而因有事於巢伐巢即伐楚耳況看則伐楚之下接稱門於巢卒語意不貫至吳子之以巢附於楚如一國然躁進憤而伐之因至門於巢卒左傳指白所由以爲巢人牛臣言於巢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啟謂啟門親門謂親來攻門也從之吳子果門焉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卒按春秋之書戰其君自將者君獲則師之敗績不書以君重於師也如僖公十五年冬十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是其證矣夫前之晉侯以戰於韓而被獲猶生無異於死則今之吳子以門於巢而致卒既死不可復生則書法之從君重於師而不書其師之敗績固一例也他若成公十六年夏六月甲午晦與晉侯及楚子戰於鄢陵楚子敗績傳言晉呂錡射楚共王中目是雖傷而不至於死春秋猶得以其敗績書焉又若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子戰於泓宋師敗績傳稱宋公傷股及二十三年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傳亦稱傷於泓故也是雖因戰而傷而死在歸國數月之後春秋亦猶得以敗績書焉值此襄公二十五年冬十二月書吳子遏伐楚門於巢卒公穀二傳一稱入巢之門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一稱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要之其卒之日總不出乎門於巢之日矣然則吳子之伐楚而欲有巢雖幸不爲巢人所獲當其卒而載尸以歸國之凶禍莫大乎是春秋更安得舍此而書吳師敗績也哉

二十有六年

春

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管見此前之七年爲襄公二十年傳稱甯惠子殖疾召其子悼子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經六年爲襄之二十五年衛侯入於夷儀蓋知甯殖之將死而悔其出君欲使其子甯喜復以君入而掩其罪

也乃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子鮮所衛侯之弟鱄其賢信於國人故甯喜必引之及公使子鮮子鮮辭其母敬姒强命之不獲已而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從之蓋甯氏之權勢與孫氏不敵能如公命則寡喜足以代孫林父矣因是而此襄之二十六年春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夫剽本不立雖以與於晉之盟會伐國得爵稱衛侯其君也與哉今而遇弑則直書衛人弑剽可也而亦必書弑其君者自甯殖黨於孫林父以立剽為君事之既五年至殖卒而喜嗣其卿仍與孫林父相依附以剽為君而事之又更七年矣然則衛之弑剽不可正指為衛國之君而於衛甯氏之甯喜頗安得不以其所弑者為其君也哉甯喜之弑其君剽果何所恃以子鮮之賢國人信之而甯喜引以為助則國人之信子鮮者皆相率以與甯喜耳國人與甯喜則不與孫林父於是甯喜之弑其君剽孫林父不能救而尤自懼其不免也此甯喜方弑剽而衛之孫林父亟因之入於戚以叛與

戚為孫林父之私邑稱入謂自衛都而逃於私邑也傳辭乃言孫林父先在戚於入字不合其曰叛者亦斥孫林父之入於戚仍向所弑之篡君而不顧旋當復歸之舊君也此時孫林父未聞其奔晉又恐得泯傳辭而指其以戚如晉之為叛哉是年春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越四日甲午衛侯衎復歸於衛凡諸侯不生名失國則名茲值衛侯復歸於衛而必書其名曰衎者若其前之出奔齊以逮今之復歸於衛其失國凡十二年將使之不忘既往之有可鑒而並以致方來之尤加警皆憑此一書名之例為之怵惕激勵也夫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管見　左傳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夏中行穆子荀吳來聘召公也按襄之十四年夏孫林父逐衛侯衎而立公孫剽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於戚以成衛之亂自是剽之篡立既歷十二年而伯襄之二十六年春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衛孫林父入於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於衛甯喜相比彼孫林父不復保其君剽急自全而入於戚以叛亦非藏身之固也其心還計前之會成以定剽之立者由晉主之則舉今之弑剽以告於晉即冀晉召諸侯而有以討衛也必矣以晉自度非能强言衛侯衎不當復歸不猶可直斥弑其君剽之甯喜當討其亂乎於是晉為孫林父召諸侯因以召公故此年夏春秋書晉侯使荀吳來聘傳敘其所由於當時情事極審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管見　此會不及衛則其為欲謀討衛可知但首稱公會晉人當一讀其因會而聯稱鄭良霄宋人曹人又當一讀然後以于澶淵三字頂上會字一串說乃為得之蓋首稱晉人者人晉侯也左傳實之以晉趙武非是觀上書晉侯

使荀吳來聘將以召公及會於澶淵而晉侯不至所會者惟趙武是當諱公不書以敘其恥矣而春秋乃不諱公不可決其會晉人者實為會晉侯哉至於人晉侯之意則因其召公以及諸侯獨為孫林父討甯喜耳孫林父之無君欲立剽則逐衎甯喜之無君欲復衎則弑剽皆衛之亂臣也而晉侯乃謀協力於一亂臣以攻其所不容兩立之亦為亂臣者則君道全乖非惟不足以主諸侯將並不足以主晉矣可無削其爵而稱人乎當是之時晉侯為會于澶淵自公以外無親至者鄭伯則使其卿良霄而已他如宋公及曹伯或舍卿而使其大夫或雖為卿而名不聞於諸侯皆莫得與鄭良霄比數則獨聯稱宋人曹人以綴於鄭良霄之後是又因其分固宜然非有貶也或疑傳稱宋向戌可據以實宋人而不知其失實者亦與其以晉人為晉趙武皆未審耳宋為公爵向戌為宋正卿宋公未嘗接於鄭伯宋卿向戌豈得後於鄭卿良霄也耶此其不然決矣惟許男仁平公即位當魯襄之十六年至十八年而會諸

伏同圍齊齊服於晉乃有二十年之盟於澶淵是豈不謂待衛悼公之同盟於雞澤者以振覇業哉嗣之二十一年及二十二年由晉欒盈出奔楚旋復入齊晉侯兩會諸侯於商任沙隨以錮欒盈晉之不競已可概見矣因是二十三年欒盈復入於晉入於曲沃齊侯乘其亂而伐晉晉人不敢出其帥師救晉者惟魯一叔孫豹他無聞焉諸侯不皆稔知晉之失覇矣乎至二十四年晉欲救齊而會諸侯於夷儀水不克二十五年復會於夷儀以卒伐齊之杼弑其君光以說於晉厚賂晉侯晉侯遂聽崔杼之弑君立君而栢之使告諸侯皆罷師還倒謂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觀此君舍有罪之言魯亦指其覇令之失而非之況諸侯乎故於二十六年晉侯以孫氏故將討衛而合諸侯以會於澶淵其覇令遂不得行春秋書曰公會晉人若不見其為晉侯者以下書鄭良霄宋人曹人皆代其國君以來會而宋公復不使卿乃使其大夫與曹亦有卿而特當大國之大夫者一例以此較前之盟於澶淵既為大相遠矣即遍求之盟澶淵之後而欲比諸會商任會沙隨及會於夷儀又會於夷儀亦皆不可得也其衰替至此浸將不能主晉更安望其能主諸侯哉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管見春秋直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則傳稱合左師向戌及寺人惠牆伊戾者皆阿順宋公以構禍於世子痤耳蓋宋公欲改立其子佐而廢去其已立之世子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很必宋公先有是言合左師乃知世子之將不保亦即謂其很之可畏而惡之也至於設為誣陷世子之褻彼過宋之楚客為何人太子之知楚客有何據將享於野而太子必請宋公亦必許誠屬何據皆莫得微求其實誰為造意而使太子弗獲已於有此行耶將行太子有寺人伊戾素無寵宋公亦知其見惡於太子乃固請從之執辭甚敬共是險黨於合左師以共傾世子者與及伊戾至不淵其他而獨有事於掘欲用牲加書僞為太子與楚客盟之驗夫豈一寺人伊戾之所能辦哉合左師蓋已潛為指置矣是時大番楚客果至否至而太子果享之否其使行之伊戾則殆而告曰太子既盟楚客將為亂以求速得君位也宋公使視之則信有盟所及牲持其書以告宋公問夫人與左師皆作莫須有之言以對曰固聞之宋公亦前謂太子狠狠則必不知有君父遂因太子太子度惟佐能免我召之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其辭遊興誅之甚而不能終日也合左師聞之欲遂成宋公與佐之意以偪殺太子痤因聒而與佐語過日中之期太子乃縊而死此其說恐無指以計窮自經從何得以狠指目之耶太子縊佐立為太子是足以如宋公之私志矣而其枉殺世子痤則何以逃國人之公議哉觀左傳卒倂宋公徐聞太子之無罪也乃烹伊戾是欲蓋而彌彰耳何以言之宋公之殺世子合左師向戌為謀主其寺人伊戾則於向戌為之使也今處伊戾以極刑而向戌則置而不問亦可知宋公之利其殺世子痤而庇之矣故春秋不使宋之臣得以分罪而特歸其惡於君曰宋公殺其世子痤

晉人執衛甯喜

管見此年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於澶淵為孫氏故名諸侯將以討衛則其會為會以陋矣師會於衛地之澶淵其討衛者豈不由澶淵而進至衛都以討之乎討衛為晉侯私志公亦惟命是聽他國之卿大夫又毋論矣故春秋獨人晉侯而著其討衛之執甯喜也晉侯何以獨執甯喜師必有名彼衛侯衎之復歸豈得以為罪乎惟甯喜之弑其君剽有罪當問不可任其得相復歸之衛侯衎耳當是之時衛侯衎雖以甯喜為德終莫敢抗晉侯而匿甯喜勢必出之以悅於晉而晉人乃以執甯喜耳既執甯喜不誅亦不以歸則於何置之蓋晉侯早知衛之石惡與孫林父相依附國命石惡居甯喜之位以相衛侯衎亦即命衛侯衎委任石惡而以所執之甯喜槩

剛終身已也觀於明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
孫歸生卽閒以衛石惡而後及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
以同會於宋則知石惡已為衛卿矣而觀會於宋之後衛
殺其大夫甯喜亦不出於明年夏苟非石惡之為衛卿猶
黨於孫林父而陰其咬使又孰與謀甯喜必使其執之
自晉而不以歸者復莫得稽誅於衛而遂殺之也哉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管見]左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
卒於楚其請伐鄭之故以為襄之十六年晉伐許因背
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惡而欲報之此殆以下書楚子蔡
侯陳侯伐鄭遂牽合而為之辭耳按前之鄭伯從晉伐許
距今已十一年許男寗無如晉何亦無如鄭伯何久似置
焉若忘矣何至一旦恚甚輒如楚而失捐命乞師以伐鄭
乎竊意伐鄭為楚子之志許男寗之與蔡侯陳侯其服從
於楚者特比於縣公楚子名之使觀受教令取戒復與比

至楚而許男寗頓有疾未幾日而卒於楚是亦事之所有
者其卒時為襄之二十六年秋八月壬午故及其冬而楚
子特以蔡侯陳侯伐鄭
許男寗則以其殯歸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管見]楚康王昭即位及襄之十八年冬楚使公子午師師
伐鄭繼之二十四年夏楚子自將以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值茲二十六年冬楚子仍自將而以蔡侯陳侯伐鄭特因
秋八月壬午許男寗卒於楚故不及從之凡皆楚子之與
晉爭鄭雖當二十八年冬之死期浸偪而其志終未已也
夫豈緣許男寗之乞師於楚而卒將必狥其請哉但楚子
之卒有此舉究莫能以得志於鄭也蓋鄭之偪楚者主於
不戰而守楚雖得逞得掠其何有於摧敵以誇克捷乎故
春秋亦但書伐鄭而止與前
之兩伐鄭同皆無功而還耳

葬許靈公

[管見]許與蔡陳皆從楚則許男寗之卒諸夏自蔡陳而外
當無會其葬者而此於楚子蔡侯陳侯伐鄭之下既書葬
許靈公則獨謂楚子之伐鄭而使人會其葬耳度楚子之
意殆亦因許男寗卒於楚特加之矜恤而致禮於其葬乎非
也蓋楚子伐鄭而卒未能服之若直號為與晉爭鄭而與
晉則夫豈足以示威於晉乎惟借伺為為許報鄭而庇與
國則猶可以見德於許矣昔許男寗在位四十五年自成
公時鄭屢伐許而許遷於葉實賴楚以圖存也及襄之三
年冬晉荀罃帥師伐許十六年夏晉荀偃復合叔老衛甯
殖宋人伐許鄭伯且自行以會晉師皆許男寗之衛根生
前後尚未忘者也及是冬而將葬楚子還自伐鄭於道中
使人會其葬於許焉是必以其伐鄭之舉令許之嗣君告
於殯亦即自矢為無
貳以世服於楚也與

二十有七年

春

齊侯使慶封來聘

[管見]二十五年夏齊崔杼弒其君光立景公杵臼而相之
是時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小邾子於夷儀將辛伐齊齊人厚賂晉侯於是秋八月已
巳諸侯同盟於重丘以成齊亂而景公位定崔杼亦終相
之從可知此二十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特以拜重丘
之同盟焉爾於魯有聘則他諸侯之前既同盟者其有聘
不待
言矣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

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晉見左傳以此會為欲弭兵是矣但其謀出於晉趙武非由宋向戌也向戌特為趙武之使焉爾弭兵之名何緣而設蓋趙武以晉楚爭覇師旅迭興亦惡其獨當故然若使晉覇於北楚亦覇於南無所用爭即合南北諸侯之大夫相從於會以結其好且因會而重之以盟使有信而不渝焉此視諸侯之會盟其事畧同而以大夫代諸侯之會盟則其事亦易集至於諸侯之大夫皆輯睦而無虞詐則晉楚一視紛端不開兵可以弭諸侯將安然無事矣惟晉欲已爭而約與楚並覇以是為說則不可因特俗其名曰弭兵也其弭兵之說謀之自晉若即使晉臣以告楚一似甚不敢與楚爭而乞和於楚者然乃緣宋有左師向戌善於晉趙武亦善於楚令尹屈建於是趙武使向戌如楚告之度楚之必許也亦即使之轉告於陳蔡許之從楚者並周告於鄭衛曹魯之從晉者皆不煩諸侯親至獨遣其大夫

來會而已其會所先定於宋所來告之向戌即為之地主云以故此襄之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是將推以共主盟之大夫也其他大夫之著聞者則有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惟許曹之大夫較微乃並人之以是而會於宋宋向戌固必[illegible]而春秋叙列所會之大夫於宋向戌獨不書者[illegible]其外交趙武以宋卿而供晉役將弭諸侯之兵以為己是其志固在名也乃即直削其名以深譏之

衛殺其大夫甯喜

晉見去年秋晉人執衛甯喜不以歸則令禁錮於衛而以石惡相衛侯矣及今年夏初未聞其釋甯喜而使復為大夫也乃忽書衛殺其大夫甯喜則大夫為前職而傳叙其殺之之由曰甯喜專公患之不亦誣乎至其指稱殺甯喜者為公孫免餘殆其人矣惟主謀者實屬黨於孫林父之石惡陰遣公孫免餘以殺之衛侯弗與知耳當其既殺甯喜傳末帶言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亦足借以見石惡之主謀殺甯喜者更巧於掩飾也但春秋先書衛石惡會於宋乃接書衛殺其大夫甯喜石惡何從得見甯喜之尸而因是而進求一說謂公孫免餘之殺甯喜石惡使之乘其出會於宋之閒而後殺之將盡泯其主謀殺甯喜之迹則可以對衛侯而不致以學其所德者旋受怨也其險很詭譎若此彼石惡之名惡公羊直斥為惡人之徒亦允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晉見前衛侯衎出奔齊其弟鱄從之經十二年衎有悅於為衛之君鱄則不愧其為衛侯之弟矣去年冬衛侯衎復歸於衛先由衛侯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即鱄也公使鱄往鱄辭焉其母敬姒強之乃以公

命告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於是衛甯喜弑其君剽衛侯衎復歸於衛無何晉人討衛執甯喜使衛石惡代之石惡遂潛謀殺甯喜而甯喜旋殺於時衛侯之弟鱄亦嘗與甯喜約言也設不懼乎且所懼者又非徒以罹害而已為衛侯之母弟或不困以其身免而至從於大夫甯喜之殺是使其母敬姒大傷厥心而衛侯益不可以為君矣此其貽之累者不已重與以是莫能安於衛而必出奔晉耳其出奔之後傳稱托於木門杜注木門晉邑穀梁傳云織約邯鄲則木門當在邯鄲之境今邯鄲屬直隸廣平府距晉都極遠距衛都仍近是其托於木門初非以晉為仕國矣而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者為求仕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遂自矢終身不仕凡皆鱄之依依不忘衛侯獨永懷觀變於異國以卒成其為弟焉爾故春秋特書衛侯之弟以嘉之惟傳文推叙所由誤以殺甯喜者為衛侯鱄特怨其無信而出奔晉遂至不鄉衛國而坐弒恩鱄之從衛

侯於齊者十二年狩如一
日其心豈忍出此也哉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管見豹不氏一事再見卒則名此其例也至總舉九國之大夫必冠以諸侯者以弭兵之說本為諸侯紛言自當指出耳且爾日之大夫皆不免於專以大夫盟即可無用諸侯之盟是無君矣故春秋特指出諸侯欲以繫大夫之無君者使猶覺其必有君也君臣之分與夷夏之防皆不可以不謹如此年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傳謂晉楚爭先歃亦勢所必至由此以推盟時之歃血有先將盟而為載書其國與大夫之名氏亦有先不寧惟是初之自夏來會以待盟凡大夫在會者之次其班位又早有先楚當無一不爭晉復何一不從哉故春秋於其始會而即正之首書叔孫豹會晉趙武而乃及於楚屈建也趙武之與屈建亦無足軒輊惟以先晉後楚者使諸侯之大夫皆得凜然於夷夏之防焉已矣於會有防則盟亦視此猶之稱大夫必冠以諸侯所以明君臣之分也於盟有分則會亦視此皆互見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管見衛石惡主謀殺甯喜衛侯銜由甯喜而始復國德之必怨石惡蓋亦志於殺也石惡知不免乃狡脫而出奔耳其出奔何獨於晉因石惡之代甯喜以相衛侯即得與於宋之會盟者皆本晉人之故也

邾子來朝

管見左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按小國以時朝大國皆說於時事是時事為常事耳春秋例不悉書其書者必有為也邾子悼公即位已十二年值茲襄公二十八年夏其以時事來朝者前未嘗書而此特書之則何為乎殆以六年之會盟於宋諸侯不與獨合諸侯之大夫以成晉楚之並霸此實從來未有之變局亦足以駭聽矣而又用會盟之始晉大夫以弭兵為名夫非小國如邾者之所甚喜及會盟之終楚大夫已約晉楚之從交相見乃復為小國如邾者之所懼矣駭聽之餘兼以喜懼交集乃特以時事來朝其欲就盟於宋之叔孫豹周詢爾日之情狀以悉其詳焉或謂晉趙武使向戌為會於宋傳稱夏五月丙辰邾悼公至則因會而盟邾子不已與叔孫豹俱在宋與而不然也就傳推之先言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齊慶封於崔杼至則必會經惡得不列其名且陳須無為陳文子前值崔杼弒其君光惡之而去齊詳見論語此會適從何來耶不寧惟是傳既稱丙辰邾悼公至下復稱戊辰滕成公至皆莫得信為實然也凡小國之從諸侯會盟者自莒子而下則為邾子其他若滕子及薛伯杞伯小邾子皆從之經文孰不臚舉其國爵乎惟昨之二十七年夏為會於宋而重之以盟不煩諸侯故至於秋七月辛巳春秋但書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絕未嘗有一諸侯參處其間邾子安得無因至前也哉邾子然則滕子可知

秋八月大雩

管見非其時而大雩為禱災也其禱災有二而魯之用大雩則一者蓋大雩饗帝必配以祖田祖為神農故禱旱災而祈甘雨則必因之又神農號炎帝故禱蟲災而祝東界爽大則亦必因之也凡蟲災莫甚於蝗所謂蝕者是矣

一四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1 版反下

昔在桓之五年書秋大雩仍聯書曰螽非以螽之正或未衰乎又初及襄之七年書八月螽備於八年書秋九月大雩非以螽之繼起而不絕乎然春秋更有不書螽而但書大雩亦屬旱蝗災者則此二十八年之書秋八月大雩也按蝗之為螽其子則蝝蝝由先秋之螽遺卵於土中得煖則復生惟其冬有雪壓之乃入地深而不能出遇值此二十八年春無冰則二十七年之冬無雪尚何待言哉冬無雪是為行春令矣禮記月令謂仲冬之月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所目為蝗蟲者當猶是宣十五年冬之蝝生耳然蝝為蝗子蝝生即是蝗生不必異名可也度其終將害稼言之有不遽然為敗而可先決者彼魯之君若臣安能見及此乎是徒知其春之無冰初不省無冰之前其冬有蝝潛滋繼不虞無冰之後其夏有螽大作也及秋殺方成蝗蟲為敗秏斁下土與旱魃為虐正同因是而於八月大雩要亦奉行故事而止蟊蜮蟊疾靡有災屆雖不卒書冬饑饑胡得而免焉

仲孫羯如晉

管見 左傳謂仲孫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杜注魯晉屬故告晉而行此並據下書十有一月公如晉立言按之為確

冬齊慶封來奔

管見 前當襄之二十五年夏齊崔杼弒其君光立景公而相之以慶封為左相是足知崔子之弒君而更立君慶封必與謀也故慶封亦以崔慶為一家云惟左相莫能專政慶封復欲滅崔氏而代杼焉其屬大夫盧蒲嫳亦竊窺其隙徒以不得閒而未發耳及襄之二十七年由杼之子崔成以有疾廢請老於崔邑崔子許之時有棠無咎為棠姜故入之子及東郭偃為棠姜之弟相崔氏並私於棠姜所出之子崔明為崔杼所偏任弗許成之請崔成與母弟彊欲殺之求助於慶封一再告慶封應二子二子遂殺東郭偃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以見慶封慶封曰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攻崔氏既克殺成與彊而復盡俘其家其妻棠姜縊而死崔子歸則無家矣亦縊崔明來奔慶封於是當國夫慶封之滅崔氏固其志也而崔先由崔氏父子躬往遠之豈不奇哉而不可謂奇也方二子成彊之以家故告慶封慶封語盧蒲嫳嫳對曰彼國之害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子何病焉是非凶人亦猶有正論乎及亂作而棠無咎東郭偃已殺崔子駕將適慶封告之且自說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然則身為大逆之終必滅門亦未始不先見矣若夫慶封當國踰年而未竟當此襄之二十八年冬慶氏繼崔氏滅因是而齊慶封來奔也彼慶封者好田而嗜酒以政委其子慶舍舍謂盧蒲嫳嘗忠於乃父封攻滅崔氏欲引嫳子盧蒲癸以自衛於前事莊公遭崔子之難出奔晉慶舍使反之癸臣於舍有寵妻以女癸復言於舍亦反前同出奔之王何既至使二人執寢戈

而先後之寢戈為親近兵杖而使執之舍之命已在其掌握矣蓋盧蒲癸之言復王何特為莊公之被弒慶封實黨於崔杼其陰欲滅慶氏者猶是癸父嫳之謀滅崔氏并斥以為國之禍焉耳是年冬慶封田於萊齊侯嘗嘗於太公之廟慶舍蒞事癸與王何將乘是以殺舍焉舍女為癸之妻稱盧蒲姜乃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盧蒲姜止舍弗聽遂如公及嘗盧蒲癸自後刺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而死慶封歸自田伐及內宮以弗克遂來奔夫不殺慶舍則慶封不至來奔殺慶舍而不有盧蒲姜之言則慶舍亦將不能殺獨念盧蒲癸以嫳而手殺其妻父盧蒲姜更以女私於婿而啟以必殺其父則又何其怪哉而亦無足怪也並為天之所棄而已觀慶封之來奔不容於魯復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而居焉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穆子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以此證諸

昭之四年楚子以諸侯伐吳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而盡滅其族亦如前滅崔氏之盡俘其家也天道豈或爽哉因據傳文所敘述撮其要而槩論之

十有一月公如楚

管見左傳云為宋之盟故陳氏傳良曰舉魚以見其餘也義盍乎此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管見左傳稱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不書禮也又稱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按之多於情理為遠所疑不可勝辨而傳之為此說者殆以下書乙未楚子昭卒乙未距甲寅四十二日不得同在十有二月乃以甲寅天王崩為誤而懸定以甲寅先二十日之癸巳與若然則癸巳又當屬十一月而其書天王崩者不惟甲寅日誤而其十有二月亦誤矣日誤月亦誤魯史何以為史春秋之因魯史又何以為春秋耶

乙未楚子昭卒

管見呂氏本中曰此明閏月之驗然不書閏者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又有定例故不必每月發傳此范甯之說也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孔穎達以為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耳按是說較之左傳為得實但查古來置閏之成法如今時憲書所載以六十年為率逆推之至於一百二十年初不見有閏十二月者則又不能無疑因更參之竊意楚子昭卒本在明年正月之乙未也以楚子僭號稱王及昭而有宋之盟諸侯皆奔走楚廷幾於二王矣觀公之十一月如楚至明年正月猶在楚夏五月乃至自楚是因楚子昭之卒於正月乙未故久淹於楚耳公然則傳於此年十一月稱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焉

其說謂未有楚喪先有天王之喪必當舍楚而如京師也哉惟春秋則於此年十二月既書甲寅天王崩即繼此後四十二日之乙未楚子昭卒書於天王崩之下所以寓尊周黜楚之意益深曲矣蓋惟天王稱崩崩取山象小雅天保篇頌為壽者亦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則壽終而稱崩非取山象而何惟山在崩則四方震動時當十二月甲寅天王崩遂以明年正月乙未之楚子昭卒但據日之干支聯及之使若同在於此年十二月然是則楚雖小子而式宏大其臨以天王而為之覆蓋屈癯者以視山下蕞捐之朽壞一概無以別焉惡得容其苟延月餘必於二十九年春王正月乃書乙未楚子昭卒也耶

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管見去年冬十一月公如楚欲及此年春王正月以朝楚子也值楚子有疾未得朝以是而公在楚耳俟而楚子疾病遂以是月乙未卒距天王崩之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凡四十二日楚子無王春秋不欲其與天王分年月並書乃不計年月而但以日辰之必週六甲乃自甲寅下數而至乙未因其先後以為抗抑低昂使諸侯猶知仰奉甲寅天王之喪為至尊亦即由以爽視乙未楚子昭之喪為包末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管見公之往還於楚者七月矣此年正月公在楚楚子昭卒傳稱楚人使公親襚及葬又稱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西門之外皆事所必有惟去冬從公如楚之宋公以脫身先歸不與焉夫魯為周公之後其國以有道稱乃不克奔天王之喪而以如楚遭楚子之喪其親襚及親送楚竟無異於奔天王之喪則當此夏五月公至自楚其為包

蓋忍恥者尚可言乎凡皆以宋之盟故然也然則前主是盟之晉趙武及成是盟之宋向戌皆罪人矣所猶幸者惟向戌之以楚子卒而棄盟得奉其君宋公以反不至卒為楚之所屈辱爾

庚午衛侯衎卒

管見襄公二十六年春二月甲午衛侯衎復歸於衛經四年為襄之二十九年夏五月庚午衛侯衎卒子惡立

閽弒吳子餘祭

管見胡傳穀梁子曰閽門者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弒吳子餘祭仇之也左氏以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閽以刀弒之亦邇怨之失也按此近刑人及邇怨二義足盡春秋示戒之旨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管見杞女為晉悼公夫人生今晉侯平公彪是杞乃其母家也杞城壞而以此年夏五月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特由晉令故爾其會中無邾人者或以其來稍後不及與諸國大夫同日受功則但除一埒以遺之故是月之城杞有邾人而是月之會城杞無邾人也至公穀二傳皆人之下所以邾人參入似與經不合然通觀其義經不書邾人既可見晉人之主於城杞其屬役之嚴急不能待傳並書邾人尤可見邾人之從於城杞其共命之恪謹無敢違不亦互相足乎惟此所城之杞為晉平公之母家則周所封為杞伯者在今河南開封之杞縣與下書杞子來盟之杞為二耳蓋杞子非杞伯其國屬周以前之所封而周亦不廢者在今山東青州之樂昌縣前僖公十四年齊桓公以諸侯城緣陵即杞子之邑也地志亦載樂昌縣有緣陵故城則知左傳以杞為夏餘而即於東夷者只可指齊桓所城緣陵之杞言之若此年晉平公之城杞其杞為杞伯而非杞子豈可混哉抑尤有當辨者齊桓之城緣陵亦城杞也但彼城杞子之杞以維小國則有名此城杞伯之杞以為母家則何名乎胡傳曰昔周平王雖不撫其民而遠戍於母家周人怨之作揚之水以刺焉今晉平公會諸侯之大夫以城杞與周平王戍申之情正同據事直書固不待貶絕而自見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管見左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范獻子即士鞅拜城杞謝魯為杞城也李氏廉曰觀拜城杞之使即私情之不足以令諸侯可知矣按經書晉侯使士鞅來聘其正義止乎此

杞子來盟

管見此杞子非杞伯其國在魯之東皆屬夏後則與杞伯為同族者惟杞伯之國乃今晉侯平公之母家而晉庇之遂至會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魯使仲孫羯從此役焉故晉侯之拜城杞亦旋使士鞅來聘也士鞅方來聘而杞子即復來盟以來盟稱知其非魯之志而杞子之志矣杞子何志亦謂因晉士鞅以乞盟於魯盟必成盟成則與魯為好而杞庶得安耳如是則晉侯所為庇其母家杞伯者不兼有以庇杞伯同族之杞子哉度小國之委曲圖存亦弗獲已而出於此以此揣杞子來盟之志似為近之

吳子使札來聘

管見此年夏五月方書閽弑吳子餘祭而其下書秋九月不首以秋七月則知吳子使札來聘在秋前其事與九月不隔月矣胡以緩於喪而急於聘乃至此哉考吳子乘一名壽夢有子四人長曰遏次曰餘祭次曰夷末季曰札壽夢以札為賢欲立之札辭不可乃立長子遏遏立十三年以伐楚門于巢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餘祭立四年當今襄之二十九年其夏五月閽弑吳子餘祭其稱閽弑若賈奇而駭聽蓋閽以刑人而供賤役為世所棄更何所圖而至行大事乎意者其弟夷末殆不免於速求代其兄位故餘祭遂為其閽所弑與當是之時札以夷末嗣為在喪之君其言於夷末者必謂吳有姦人當卒究謀逆之首惡而夷末以與聞乎閽弑餘祭之故其命於札者乃謂魯為宗國宜先求通喪之舊禮此札之所由以來聘也作如此說而其使札來聘者但稱吳子則

實為新立之夷末而非已弑之餘祭不言可知矣雖杜氏預定以此吳子為餘祭謂其既遣札聘而後遇弑札以六月至魯初未聞喪也故其書來聘與常時未有喪同然是年夏五月已書閽弑吳子餘祭中間夾入晉會諸侯之大夫城杞及晉士鞅來聘與杞子來盟凡三事乃追書先之吳子使札來聘以死君而同於生君之不名讀者惡知吳子之實為餘祭乎總之餘祭弑必以此吳子為夷末書法乃順若夫夷末之立猶是在喪之君未及改元而遂指其國爵為吳子者欲著其迫欲成君之志固然而初之閽弑餘祭其端必始於夷末意亦見矣至於札之來聘以名稱胡傳謂其讓國階禍故貶之討前諸侯之所使來聘者豈嘗有稱字之例耶其讓國階禍之說余氏光指為加非其罪而經於絕人亦久又杜氏謂札貴公子不書公子者其禮未同於上國是固然矣而於春秋不書公子之旨猶有未盡蓋吳與楚皆僭王號其公子皆稱王子不並削其公子不足以懲其僭稱王子也此較吳王之貶稱吳子為更

嚴矣其例非專為吳設亦非專為吳之札設也抑尤有當辨者如左傳所載初不定指吳子為誰而獨於所使來聘之季札鋪張炫飾殆因其有賢名而附會之耳以請觀周樂論使工歌風雅頌盡三百篇而無一遺由是而舞周之象武以上及大濩大夏說於虞韶其非樂人甚難且不知當日幾何魯君臣能徇其請而使札得徧觀乎至於樂每一奏皆以所見為之論贊嘗即而求之如詩之國風首二南總以始基為美於大意亦得其終豳風也則僅說七月一篇稱樂而不淫何以能識他如邶鄘衛三國統謂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可證者惟衛風淇奧之美武公而已於何據焉又謂唐有陶唐氏之遺民思深而憂遠亦泥指述辭所云有如是耳此外屬有合乎王為周之既東有黍離之作是蓋所稱思而不懼者與然亦無足美焉齊秦並稱於周是所當抑乃復一則以為大風一則以為夏聲其詩則已斷非是且二國之詩具在究何由得而想見其概也魏早亡矣取其儉卻云以德輔此則明主也鄭與陳尚存而

於鄭乃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於陳又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胡以言之不祥竟至此若非自鄶以下無譏焉札之可譏當更有加矣詩以雅頌為博大淵微而札之美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此特與變小雅近之其正小雅未有所屬又大雅亦分正變札復舍其變者而獨論其正者乃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意既晦且單指為文王之德其於詩之所言后稷以下奚為悉若忘哉及卒為三頌形容其盛昔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亦似與其言大雅之曲而有直體同而更增之以叠句曰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以是謂為札之獨有所領悟則然欲取以諭諸人吾知其難矣歌詩既訖因進而觀樂舞四代之樂札謂文猶有憾亦未深知其至德也武湯功德相符於武美其盛而猶慊於湯有慚德以難諫之易傳何云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哉惟禹之勤而不德受順禪則札之

所謂無憾者矣然猶未以為至也至觀舞韶箾乃曰德至矣哉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夫孰不承為韶之定論但論語云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而彼嘆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史記以三月為學之三月至聖且然札雖賢頗能得之於一旦乎左氏代為之辭其如天如地二語亦本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一語衍說耳其果能通韶樂能以了然於心者了然於口也聊觀樂之後傳更紀其歷聘諸邦與所見卿大夫殷勤告語亦皆憑空結撰未可信為實然當其在魯說叔孫豹敝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其德為己甚及齊謂晏平仲速納其邑與政乃免於難過鄭謂子產必為政宜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是皆晏平仲子產之所熟計而優為者而札乃如救之以其所不及何居已高而視人之卑也至衛見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說之其人大半見於論語經聖言品目以為衛多君子可矣以為未有患也豈

其然與自衛適晉將宿於戚聞鍾聲而譏孫林父之當懼而樂已可不必又旋稱林父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此其無據決矣既至晉說趙文子武韓宣子起魏獻子舒此三族者其皆君子之徒乎何以說之又說叔向將行謂之曰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斯言也若使札反以自核可不謂好直耶可不亦思免於難耶然則傳之失在浮夸本作意以表札之為賢乃轉以過情而成札之未足為賢已矣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管見齊高止高厚之子也由其先太公之曾孫公子高而奔乃有高氏至高傒相桓公始盛越二世及高厚焉當襄之十九年齊侯環有疾命廢太子光而立公子牙使高止之父高厚傅之及秋七月齊侯卒崔杼擅立光光執公子牙崔杼執殺高厚是時齊之近當不容有厚之子為高止者至二十五年崔杼復弒其君光立光之庶弟景公杼自而相之以慶封為左相二十七年崔杼有家禍以語慶封慶封使盧蒲嫳討之遂殺其子成疆而盡俘其家妻棠姜縊死崔杼歸則無家矣亦縊而齊之崔氏滅慶封當國二十八年慶封以好田嗜酒授其政於子慶舍舍引盧蒲嫳之子癸以為衛癸前事莊公以崔氏之難出奔既反得事慶舍知崔慶為一遂與其徒王何刺殺慶舍為莊公復讐慶封歸自田亦無家以故來奔而齊之慶氏亦隨崔氏滅矣由是景公以前惠公之後為公孫竈公孫蠆者任以政遂謂之二惠焉其於高厚之有子高止不聞復加錄用蠆厚既踰十年父抑於崔慶二氏而更繼以公孫蠆公孫竈之二惠與崔慶同彼豈復知有高氏乎茲自今以往齊國將有兩高氏也如公孫蠆之父亦稱公子高而蠆之子彊已緣其祖易氏為高彊矣齊有公孫蠆之後為高氏則終無望前高傒之遠傳為高氏者可與並峙也在公孫竈之

於兩高氏不卒成為偉一兩競一哉高止當此雖以失位微弱不敢萌叛亂之謀亦未免於多怨望之詞也以是聞於景公而景公即令公孫蠆公孫竈逐之此高止所由以出奔北燕也與其但書高止者亦見其未得為大夫以從政耳至傳言出奔之故謂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恐非其罪也若夫所奔之北燕范氏甯曰南燕姞姓在鄭衛之間北燕姬姓在晉之北按燕本名公奭之故封其後裔或分據之有如晉與曲沃之比也雖南北異號以為皆姬姓而不以姞姓參之亦可惟春秋惡一國兩君所書北燕者自此及昭公時凡四見而南燕無之說者謂桓十二年公會宋公燕人盟於穀邱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其燕人皆謂南燕立論極確益燕之自來非二國燕稱北燕其地國偏在北加北字亦通至別稱南燕而與北燕為敵則削南字而獨稱燕非以燕與之也亦不許其分據而總歸之於故封云爾

冬仲孫羯如晉

管見 左傳云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是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士鞅即范叔也其冬魯以仲孫羯如晉報聘仲孫羯即孟孝伯也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管見 高氏閌曰公踰年在楚楚郟敖新即位故使薳罷來聘以報之張氏洽曰魯以君行而楚以大夫聘此蓋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楚人行霸主之禮非晉平趙武之罪而何哉按前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至二十九年夏五月公乃至自楚其間值楚子昭卒傳稱使公親襚復送葬至西門之外其禮興古諸侯之葬王喪何以

異焉楚之僭王號者已久則此新立之楚子郟敖以茲二十年之春正月使薳罷來聘謂因公於楚康王之喪爲已勤而以禮報之直是行王禮矣豈惟行霸主之禮已乎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管見 自宣公十八年蔡侯固立及茲襄公三十年凡在位四十九年矣是時世子般當已壯欲速有其君位不能待故弒之耳至左傳敘所由來謂蔡侯固爲世子般娶於楚通焉般弒蔡侯此蓋世子將行大事而先設爲中閨曖昧之故以誣蔡侯之淫而不父宜有子禍因是而當時如鄭子產者亦早有所聞而與其在廷相告語也夫豈誠然乎哉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管見 穀梁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胡傳云或以爲共姬女而不婦非也自世衰道微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冠以夫謚書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按伯姬之死於火傳說亦據其所傳聞敘而斷之究其不言之隱自襄之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伯姬爲其嫡祖母不能救正遂無意於人世值此年夏五月甲午其舍火起於夜是殆伯姬之心所禱祀以求而惟恐不得者乃自入室扃門端然待斃獨欲從先君共公以終於貞順承祭已耳在爾日雖使保傅之母俱在豈復有因左右之請而爲之出舍下堂者哉此說先於成公九年二月伯姬歸於杞詳之取以合看可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王子瑕奔晉

管見 襄二十八年十二月周靈王崩子景王貴立及茲已改元二年矣景王有母弟佞夫其庶弟王子瑕欲改立佞夫而易景王殆以靈王太子晉聖而早卒景王固非同於太子之必當立易之無不可耳初靈王未崩傳稱靈王之弟儋季卒季子儋括既除服將見靈王入朝而歎其意亦因靈王無太子而有太子母弟貴及佞夫難必作其誰能爲之興事乎是必待一有朝權者主之而後可於時單公之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知之入以告靈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靈王曰爾童子何知弗聽及靈王崩立景王儋括以王子瑕陰懷改立佞夫而易景王之志亦有權遂黨之以爲亂先圍周之蒍邑逐邑大夫成愆蒍欲據之以興事也

然前此儋括之歎於朝單公之子以告於靈王者景王豈不聞之哉即其奉景王之周大夫又豈不聞之哉於是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凡五大夫定謀不治儋括之亂而惟殺王弟佞夫使之無可推則以夫亦景王之所親聞而不之禁者與故春秋特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其臣之罪深殺則從略焉稱弟杜注云以惡王殘骨肉也此其罪著矣佞夫殺其謀立佞夫者不奔而何以免於殺乎其奔非一人傳稱括瑕廖以總之括為儋括瑕為王子瑕所謂廖者何以名見前文未之及而於此帶出度即為儋括之黨以括黨於瑕而廖亦黨於括是何待於悉數耶故春秋特書曰王子瑕奔晉其徒之皆從奔則從畧焉奔不言出杜注云自周之無外也此其例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管見 魯女適他國者前惟紀叔姬書卒亦書葬紀叔姬然亦未聞其使卿也此叔弓乃叔老之子其位為卿而使之葬宋共姬則其意為加隆矣宋公因道共其夫人從之亦屬常例而此特欲總伯姬之賢行盡括之於一共字中轉覺前書葬宋共公猶是強名今書葬宋共姬乃誠非虛號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管見 前鄭伯蘭有十三子靈襄嗣位餘十一子子然子孔士子孔族已亡子羽不為卿族亦微矣故惟良氏游氏豐氏印氏及罕氏駟氏國氏以有族而大稱七穆焉鄭良霄為良氏字伯有以上卿執政汰而侈其駟氏有公孫黑字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與之爭政有隙及良霄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良霄謂其世為行人不得辭公孫黑曰可則往難則否何世之有良霄將強使之公孫黑怒將伐良霄大夫和之以公孫黑及良霄盟禆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適以長亂禍未歇也爾時良霄夙嗜酒為窟室夜飲擊鐘焉及旦家臣之朝者至

不得見皆還既而良霄朝鄭伯則又將使公孫黑如楚歸而飲酒醉公孫黑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其家以良霄出奔及鄭之雍梁酒醒而後知之遂奔許鄭大夫聚謀所以處良駟之道竊意罕駟豐三家本同母兄弟子產為國氏猶固儕當就直助彊以與駟氏之公孫黑共攻良氏而附於罕氏豐氏也子產乃欲良氏之死者而殯之遂行其印氏之印段亦義子產而從之行子皮固罕氏也稱罕虎不惡子產之私於良氏特自止之子產入印段亦入皆受盟於公孫黑之駟氏矣又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太宮盟國人於師之梁之門外皆稔知良霄之出奔許必將復謀自許而入於鄭也已而良霄果潛入於鄭因子羽之後之羽頡不列於七穆而為鄭馬師者用襄庫之甲以伐鄭伯之舊北門公孫黑則以其兄公孫夏之子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遂殺良霄良霄死於羊肆凡皆罕氏子皮及國氏子產陰為之謀必使良霄之為良氏者遂即於亡而後已耳惟於殺良霄之時不與其事故傳辭猶稱駟帶率國人殺之經文則並削駟帶而但書鄭人也鄭人既殺良霄良氏亡子產猶偽為敦睦之誼以良霄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良霄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與前此欲良氏之死者而為之殯其用意正同豈誠不欲良氏之亡乎哉不寧惟是此年冬罕氏子皮授國氏子產政子產曰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此其相為恃賴審矣踰三年為昭公二年鄭殺其大夫公孫黑蓋以其與游氏之公孫楚爭室楚以戈擊之傷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歸使吏數公孫黑之罪而殺之此其先不審盟公孫黑乎盟公孫黑而鄭人殺良霄良氏亡良霄既殺而又殺所盟之公孫黑使駟氏亦與良氏俱亡是殆子產所稱為政莫如猛者必化不避親暱以立威有如此夫

冬十月葬蔡景公

管見 蔡久服於楚中國諸侯皆外之晉無會其葬者自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於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於是約言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交相見則其從晉楚之諸侯亦必交相與矣值此年夏蔡侯固卒其冬十月葬蔡景公凡在諸侯先嘗使其大夫與於宋之盟者豈復得謂蔡久服楚而外之可不會其葬乎似蔡侯固之卒實為其世子般所弒也劉氏敞曰君弒賊未討不書葬此乃春秋之常湛氏若水曰鄭國諸侯不討弒君之賊而公然會其葬諸侯之罪與般均矣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管見 此會於澶淵為宋災故其意出自魯耳魯因夏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以火災卒也是本無可挽回惟令之

霸令君薨大夫弔鄭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叔弓為魯卿而使之如宋以葬宋夫人共姬亦獨著其於禮有加而已至於宋之被災若使得諸侯之以弔禮哀宋者不惜破格用情如札喪之賻補之如凶荒之調委之如師役之犒禬之則猶有補於宋矣於是魯以宋災告諸侯即期諸侯之大夫會於澶淵以議宋災之故亦誠有如左氏所稱謀歸宋財者故為變故指災言亦為事故指救災言魯之意亦誠善矣然何能必得之於諸侯耶前此二十九年夏晉使荀盈會諸侯之大夫城杞其會者如魯仲孫羯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皆大夫而卿者是必脫舉其名惟以下曹莒滕薛小邾其大夫較微乃並人之及至三十年冬會諸侯之大夫於澶淵為宋災故是非晉之志乃魯之志也晉志得行魯志將不得行矣故其時諸侯之大夫未始不來會而卿無一至者觀春秋特書晉人齊人衛人鄭人與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無以別則皆大夫之微者耳豈能因之以決事哉度惟是相與

與言唯唯諾諾而去更何待他日之不歸宋財乃見此會於澶淵之為虛而諸侯之於宋災故亦各漠然也耶惡之此謀未審以何卿主之於非前會於宋之叔孫豹亦當為會晉城杞之仲孫羯焉不然則必猶是葬宋共姬之叔弓矣而春秋特隱其名殆因魯之為宋無補任所使任事之卿其心愧恥直若無地可自容也與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管見 何氏休曰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爾杜氏預曰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邵氏寶曰魯襄公作楚宮而穆叔知其必死衛出公效吳言而子之知其不免妖尊見乎四體固其然哉按三說已盡經旨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管見 傳言襄公薨無嫡嗣立其妾敬歸之子子野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是為昭公穆叔不欲以其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也季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據此則有公子裯之不哀而子野之毀其賢益見說者可不必更以滅性少之湛氏若水曰春秋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視子野之孝者何如哉聖人書之其感深矣孫氏復曰襄公太子未踰年之君也名者襄公未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

己亥仲孫羯卒

管見 仲孫羯為仲孫蔑之孫仲孫速之子速為大夫四年卒羯嗣之至是八年亦卒嗣以纓皆為世大夫與季孫叔

孫氏撕三家及春秋之終而未已焉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管見 陳氏傅良曰前隱公元年改葬惠公衛侯來會葬公不敢見春秋之初猶秉周禮也降及成公十年晉景公之喪公弔焉亦已卑矣晉於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雖為霸主未有君會其葬者也昨當襄公二十八年葬楚康王昭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於西門之外則天下諸侯有會葬於楚者矣於是滕子會葬於魯是春秋之季也會葬猶可奔喪則又甚矣

按此斟酌時勢立言最為有識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管見 前文公十八年冬十月書莒弑其君庶其不稱莒人非無人也為其行同鬼蜮終莫得而蹤跡之耳若此襄公三十一年十一月書莒人弑其君密州雖得指之為人而究不可名則莒之國人也忽相與蚌攢蟻聚獨見其黨有徒而已夫人為莒人莒君密州則其君也而何以遂弑之哉據傳文所載莒君名密州亦號犂比公初娶齊女生去疾又娶吳女生展輿犂比公愛展輿乃立之為世子是時齊女所生之去疾當即出奔於齊矣時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其所立之世子展輿必嘗撫其國人而國人附之也及犂比公復廢展輿使不為世子則國人失望撫糾合其眾以攻莒君犂比公之名密州者弑之欲立展輿以為君其朝臣懼援眾怒亦曲徇眾情乃扶廢世子立之以成其亂亂乃定然莒子密州之先廢展輿必令名立出奔在齊之去疾也因是而朝臣使人潛逆於齊齊亦使公子鉏納去疾故展輿立數月當昭公元年之秋七月莒去疾自齊入於莒未嘗阻於莒人而使不得入也於展輿出自吳女以去疾入而出奔吳亦未嘗阻於莒人而卒不出仇也然則莒人於其君之二子果何擇而何怨哉其所以弑其君密州者徒以其虐焉爾觀於廢立其子之故先以偏愛而立展輿遂忍於廢去疾後以愛弛而改立去疾又忍於廢展輿此其心之傲很任意於其子然則民之為其所虐必可知矣彼蚩蚩莒人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未見世子展輿之虐則與眾立之不堪其君密州之虐則與眾弑之遂致通國之人皆陷於大逆無道不可勝誅賊非遠而法盡廢謂之咎乎傳於其末曰書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罪何在謂在鉏也買朱鉏杜注亦密州之字

讀春秋管見卷之十一

慎齋羅典撤五氏定稿

男紹祁　孫善恕賢綸　校字

昭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管見：家氏鉉翁曰：昭公乃子野之弟。魯大夫穆叔謂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子野非嫡夫人之子，不當立，其娣子則襄公諸子有年長當立者。季氏利昭公之幼弱而立耳。昭公越次而立，而猶必書即位者，竊覩聖人之微旨，益正季氏之罪也。季氏犯上作亂，漸不可制。昭公起而誅之，事不克濟，殞身於外，嗣子復為賊臣所擯，不得有國。若不書即位，無以明君臣之分，正亂賊之戮，故書即位，為其有討亂之心，與為大夫所立而俯首屏息受制賊臣者不同矣。此書即位之變例也。按家氏所論，推闡透入深處，當詳録之。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管見：虢，杜注：鄭地。案東虢為鄭所滅，故為鄭地。其會于虢者，特以會為期焉耳。傳謂尋宋之盟，而楚之公子圍恐難再先于晉以歃，乃請讀舊書加於牲上而止，晉人許之，殆未必然。蓋盟之有書，必為坎用牲加書於其上，既盟則埋之。宋之盟距今已五年，其舊書猶可出而讀之耶？且盟書埋於宋，虢為鄭地，亦無從得而取其書也。或者盟書必有貳以藏之，讀舊書即為讀其貳與，而亦不可遂謂然也。彼盟宋之卿大夫皆攝盟耳，此書必首列諸侯之名，乃以攝盟之卿大夫附其後也。前之盟齊不與焉，此來會之齊國弱安所置之？又攝盟之卿大夫，惟魯之叔孫豹與主盟之晉趙武及與盟之蔡公孫歸生，並其成是盟之宋向戌以地主而經不名者，此數人得如前。他若楚之屈建今易以公子圍，衛之石惡今易以齊惡，陳之孔奐今易以公子招，鄭之良霄今易以罕虎，其於讀舊書之云，絕不相符矣。從可知此會於虢者，自前之盟于宋即約五年以後更為之會，以固是盟，可不必尋盟也。而會之時，或前有未與盟而亦欲來會者，則可以增一人焉；亦或前者已與盟而以故不及來會者，則又可以更一人焉。故值此昭公元年春王正月，春秋書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公子圍傳有稱王子者，楚子僭王，其公子固必因之。汪氏克寬曰：宋虢兩役，楚屈建、公子圍亞於晉趙武，而敘於諸侯大夫之上，皆兩霸之辭也。齊國弱為齊國佐之子，其兄國勝，成公末年傳齊為慶氏之難，故殺其大夫國佐，亦殺國勝，而國弱來奔。後齊侯使反國，弱以嗣國氏，至是三十三年，於會虢始見焉。宋之盟無齊，不欲成晉楚之並霸也；虢之會有齊，亦猶利晉楚之弭兵矣。孔氏穎達曰：經於八年書陳侯之弟招殺世子，故知是陳侯母弟也。或稱弟或稱公子者，以八年招殺世子，故稱弟以章招罪；此年奉使以會諸國，非義例之所興也。此足以廣公羊之說。

三月取鄆

管見：鄆，地，在今山東沂州府之沂水縣，舊本莒邑。其為魯所有，蓋在春秋以前。及文公十二年，莒謀復其故鄆，是年入，季孫行父城諸及鄆，備莒之圖鄆也。後卒為莒所有，是以成公九年冬，楚公子嬰齊伐莒，莒潰，楚人入鄆，自是以

後至襄公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
遂入鄆亦入焉而已其能取乎但茲昭公元年三月莒取
鄆說者皆謂乘莒之亂而取之是矣觀去年十一月莒人
弑其君密州今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則其間三月莒之舊君弑而新君未定季孫宿輒帥師以
乘其亂而取鄆焉豈不誠然乎哉若夫魯既取鄆傳稱莒
人使告於會楚子以魯瀆齊盟請晉侯戮其使叔孫豹趙
孟故晉侯請於楚而乃免之殆無是事也晉楚二卿及諸
侯之卿大夫以正月會於虢何至三月而猶未歸耶縱使
未歸而前之盟宋與今之會虢經所書者止於許人曹人
莒人皆不與亦何
緣而得告於會乎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管見此秦伯者秦景公也嗣父桓公榮立其母弟鍼傳稱
其有寵於先君桓公與景公如二君焉景公凡在位四十

年卒値茲昭公元年已及三十六年矣亦或慮其子哀公
將為弟鍼所偪不得嗣為後乃以是年夏逐之如有罪然
故春秋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非不弟因以弟稱焉鍼
不失其為弟則無罪而秦伯欲加之罪弟鍼懼不免乃出
奔晉稱出奔則潛脫而疾走也秦伯以何辭加之罪乎是
當謂其富比公室將謀篡奪云爾夫鍼為先君所寵又經
其兄景公在位久豈能以不富哉獨觀傳之侈陳其富者
以為出奔至晉時其車千乘將享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
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此雖秦伯適晉何國之
以從猶將力有所不給亦且勢有所不行也而謂秦伯之
弟鍼出奔晉者乃
優為之誣亦甚矣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管見邾子華以襄公十七年繼邾子牼立及茲昭公元
年夏六月丁巳邾子華卒凡在位十六年邾子穿嗣之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管見大鹵公穀作大原杜注太原晉陽縣地志秦始置太
原郡其古名為晉陽後定公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
叛即其證也何以此於太原而別稱大鹵哉攷說文鹹地
曰鹵今太原虛縣其地尤有名大鹵者與前僖公三十三
年晉人敗狄于箕箕在今太谷縣與太原相距纔一百二
十里皆狄境所潤是時狄無分名至宣公三年四年及八
年始有赤狄白狄之別由十五年夏晉滅赤狄潞氏十六
年春晉復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存者惟白狄而已故成公
十二年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初不必指其為白狄而但以
狄稱焉不可名晉自交剛之役以來越茲昭公元年凡三
十九年狄未嘗為患而此年六月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
鹵者趙氏鵬飛以大鹵屬今山西之太原在晉之東北無
乃為晉邊鄙之患而晉敗之與此為敗狄補說所由亦不
為贅惟春秋書法簡而該如僖公八年但書狄伐晉而晉

之未能敗狄不言可知此年但書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
鹵而狄之已先伐晉亦不言可知矣狄不可縱傳文之世
齊宋魯衛皆罹其害此前鑒也但今敗狄于大鹵終春秋
而狄皆戢不敢以逞則此師可輕議乎哉猶以荀吳帥
師為荀偃之子好立武功以張其私室所論未免於苛至
於敗狄之策傳稱魏舒以為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必
不克乃毀車用卒曰自我始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魏舒
斬以徇是謂創立非仍舊也然晉之前伐赤狄潞氏及甲
氏留吁並處今潞州長子屯留境介在王屋太行之間崎
嶇險隘為特甚苟不早為毀車用卒何由而滅之耶若所
稱毀車為行云云者經趙氏詳釋之其以什共車言以十
士共一車之地而與敵鬭意亦未達也惟五乘為三五言
向者每乘三人五乘為十五人今五人以伍三五亦十五
也此似總毀車五乘之甲士而分編之有可據而知耳他
如為五陳以相離使之卻遠而易於進退其所分五陳者
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司馬法

匠之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此其前少後多右多左少及前拒之較前後左右爲少此未嘗其差數何以定之且其布列之前後左右以及前拒詳奚得決其過於此而不用否也人抵左氏之言兵法例以古者車戰之說横亘胸中故雖毀車用卒仍取車乘之名目強爲牽合有如此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管見〕陳氏宗之曰去疾長當立則莒本去疾之國也故春秋正之曰莒去疾入于莒不與密州之舍去疾也不與國人之君展輿也此說於入于莒三字語意透

莒展輿出奔吳

〔管見〕李氏廉曰國無二君常例也衛衎與剽莒展輿去疾皆以二君書者變例也彼奚方入國糾方爭國故不得書國晉子今展輿既立踰年成君矣其不書爵已足以見絕之之意若又不書莒何以見其已立乎按展輿繫以國只合如此觧若高氏以爲書莒展輿者若曰是莒之展輿而非莒之君也太涉深曲

叔弓帥師疆鄆田

〔管見〕高氏閌曰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常帥師而城之復爲莒所取今乘莒之亂而取之又帥師以疆其田必帥師者以不義取之懼不服也疆之者溝封之以別乎莒也何以書譏其乘亂牟利也按是說周匝

葬邾悼公

〔管見〕高氏閌曰入春秋來邾始書葬蓋邾滕薛小國也秦遠國也皆至昭公而書葬是魯衰甚矣小國如大國遠國如近國此論亦確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管見〕初楚共王審無冢嫡有寵子五人長康王昭次公子圍公子比公子黑肱其季則公子棄疾也共王審卒立康王昭在位十五年卒其子立即此楚子麇也既立以其父之弟公子圍爲令尹公子比爲右尹公子黑肱爲宮厩尹此年冬傳稱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境聞楚子麇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疾縊而弒之遂殺楚子麇之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公子比出奔晉宮厩尹公子黑肱先以使與伯州犂城鄭邑犨櫟郟則之亦即奔鄭惟公子棄疾猶在楚耳公子圍葬楚子麇于郟謂之郟敖孔氏穎達曰楚子麇爲公子圍縊而弒之而經書卒者襄七年鄭公子騑使賊夜弒僖公髡頑而以瘧疾赴於諸侯而經書爲卒知此弒楚子麇之跡當日必甚秘而以偽赴故魯史亦承赴書之春秋因而不革也與鄭伯髡頑之書卒同義

楚公子比出奔晉

〔管見〕高氏閌曰公子圍既弒其君並殺君之二子而自立比爲右尹力不能制是以出奔春秋書之爲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於乾谿以此備其事之始末耳虔即公子圍既即位而更是名也攷虔之爲義說文云虎行貌又爾雅釋詁虔固也書呂刑奪攘矯虔疏云若固有之言取得人物若己自有也此殆其更名之意與至此年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其公子黑肱亦出奔鄭而春秋不並書者蓋以十三年弒其君虔之公子比其自晉而歸于楚即此年出奔于晉之公子比也是有專罪不得分其罪於公子黑肱故從畧焉

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管見汪氏克寬曰前此晉之聘魯者九未以上卿執政者將命今韓起始以去年為政而是春即聘于魯蓋霸業漸衰而欲以甚好結魯也是實揣合晉平公之時勢以立言其使韓起來聘之意當不出此至左傳因其來聘而敘以餘事謂韓起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竊計是年韓起來聘魯孔子方十二歲易象無傳何以能觀魯春秋未經筆削又安得有可觀耶且其矢口論贊與前吳季札之請觀周樂同其辭皆彷彿似之既屬不可推究而又謂韓起自魯適齊見公孫竈子雅子雅名其子子旗使見韓起韓起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公孫蠆子尾子尾亦以其子子良見韓起韓起又曰非保家之主也亦不臣此復與前季札之聘魯而說叔向歎謂之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其為狂慧無以別尤屬不近人情之至則直指為妄而不信可矣

夏叔弓如晉

管見叔弓之如晉以為報韓起之來聘是矣但韓起為晉正卿執政晉侯使之來聘蓋重魯也而公使叔弓報之其執政之正卿如季孫宿者不行則晉侯與韓起必謂公及季孫宿皆輕晉而於叔弓之在晉者詰之有怒意無怒辭為公能安乎季孫宿又能安乎從可知此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特緣魯以叔弓報聘招晉之尤遂皆僕僕道途以求悔罪於晉也云爾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管見鄭之七穆良駟二族為強而駟氏尤甚以其與罕氏豐氏本同母兄弟可恃為黨援耳前襄公三十年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此皆駟氏之公孫黑以其私甲攻之致至此也自良霄殺而良氏微則駟氏之驕横益不可制矣三十一年罕虎子皮不私於駟氏惡公孫黑欲除之以政授子產昭公元年公孫黑爭游氏公孫楚已聘之女不前乃橐甲見公孫楚知其將殺己也擊之以戈公孫黑傷而歸大夫皆謀之子產謂直鈞幼賤有罪乃執公孫楚放之於吳於公孫黑不問忿欲陵其惡而後加誅焉適值茲昭公二年秋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而乘遽以至使吏數其罪俾令自縊乃縊而死春秋書曰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其有罪而不削其爵者以公孫黑之為大夫於七穆中猶赫赫在人耳目間也蓋良霄與公孫黑皆為大夫殺大夫良霄皆非卿此大夫公孫黑乎前於公孫黑所殺之良霄不明其為大夫此於殺良霄之後殺其殺良霄之公孫黑則正斥其為大夫亦足借以見鄭之良駟二族其大夫皆橫而駟氏為尤甚矣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管見左傳云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如晉致襚服焉按晉有少姜之喪諸侯弔之皆如其嫡亦將貴使然顧何以魯之非事也至公及季孫宿皆同時而如晉哉是足以決其必不然矣今說經求之此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報聘也叔弓非正卿晉以魯之季孫宿不行而公亦不使季孫宿行是為輕晉必將無禮於叔弓以發其罪魯之意矣而傳猶稱叔弓至晉晉侯使郊勞又使授館叔弓禮辭晉叔向許其知禮夫寧有是耶晉罪魯而魯固謀悔罪於晉以故叔弓還而是年之冬公不得已而如晉季孫宿亦不得已而從公如晉也然公之如晉至河乃復者由晉侯未得釋然於魯而使人郊之耳其意以為魯既輕晉猶將以魯侯來止此於諸侯之相朝以賓禮接遇非所願也且其時值少姜卒方事治喪禮不容以吉凶相干則特此以辭魯侯亦不患無辭矣但晉都於絳距南河幾二百餘里公自魯越鞏而西經曹宋衛鄭而至瀕晉之河乃不

[illegible]而旨旅寄歸從我邦土則晉之卿公與謝叔送客問
其受傷亦不少矣若夫公還而季孫宿卒當如晉先何為
而於安令何為而奔走非惟無以自解於晉侯亦且無以
自解於辯起也季孫宿之受晉挫辱尚可問乎他無所為
惟是因少姜以用情者致謹而外更從
之以送其葬至於墓厥可以已也夫

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管見凡諸侯不生名示有尊也死則名之示不泯也至於
葬之有謚則但以謚書又所以諱其名也然惟魯會其葬
者乃得書謚不然則否故此滕子原之前為文公壽有名
有謚以不會其葬而不得書謚則無以諱其名故於成公
八年夏四月辛未書滕子卒不書其名曰壽也滕子之卒
葬並書自此滕子原始滕子之因葬得書謚而先得於其
卒書名者亦自
此滕子原始也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管見杜氏預曰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蓋襄公滕子來會
故魯厚報之高氏閌曰此與二十二年六月書叔鞅如京
師葬景王無以辨矣趙氏鵬飛曰魯未嘗會小國之葬襄
公之葬滕子來會葬故魯以叔弓報會之然天王之葬魯
有所不會或以微者會之今滕小國而以卿會葬何厚私
情而薄王禮也厚薄之間諸侯之情見矣按此葬滕成公
特指出叔弓如晉亦本寓有
譏意集說所載不為深文

秋小邾子來朝

管見季氏本曰小邾穆公雖累從晉列於諸侯而不失事
大之禮本魯附庸故耳按小邾子遠從於晉亦近附於魯

[illegible]朝[illegible]于例不忘書此書者以小邾子為楚之屬
[illegible]乃來朝以[illegible]其情於魯而[illegible]因魯以達於
晉也[illegible]下從[illegible]侯[illegible]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
胡子沈[illegible]世子佐淮夷會于申小邾子厠其間焉則
[illegible]以明[illegible]附之
故亦大[illegible]矣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管見左傳八月大雩旱也以旱禱雨豈嘗聞其得雨哉秋
不雨而冬乃大雨雹春秋聯書之則直謂其八月之大雩
特以冬之大雨雹為其應耳禮記月令云仲夏之月行冬
令則雹凍傷穀雹如冰擲之破碎者故以雹凍稱焉雨雹
而大人只見其與彈丸同者屋瓦
皆不得免人亦避之其傷穀可知

北燕伯款出奔齊

管見左傳北燕伯款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此
年冬燕大夫比以殺其君之外嬖北燕伯款懼出奔齊夫
此為當同伐與之謂其先固有謀矣而北燕之大夫如是
序其間必有前出奔北燕之齊高止在焉是實為之謀主
也蓋齊之高止以襄公二十九年出奔北燕及茲昭公三
年居北燕者既六年矣稔知北燕君臣之猜嫌觸忤難必
作乃乘間說以權變之策必使君避位而國乃用以安如
所聞鄭之出忽立突曹之出羈立赤衛之出衎立剽守已
事也不可踵而行之乎於是燕大夫以為然輒相比以共
殺其君之寵嬖北燕伯款偪於孤危計無所出遂自北燕
而出奔齊也或疑北燕大夫之亂從以高止先出奔於北
燕直謂其亂謀由之以始何以信其於高止為不誣耶曰
是可以此事之始終散見於經者參訂之如於昭之三年
冬書北燕伯款出奔齊豈竟莫能含此而他適哉蓋知高

上於齊巨室齊能逐之必能討而殺之故爾及昭之六年冬書齊侯伐北燕將以納北燕伯也而傳紀晏子之言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凡皆高止與燕大夫所早為籌定者齊侯其如燕何師還其又如此北燕伯款何至昭之十二年春書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高偃為高止之從弟此正可於對面想見其有高止矣齊何緣而復納北燕伯傳曰因其眾也謂北燕之別邑為陽陽之眾欲納北燕伯而齊乃因以納之非齊侯之本志也其納北燕伯于陽而必使高偃帥師者高止將老於北燕其從弟高偃詎能不能自立於齊以依高氏或是必聽其納北燕伯于陽而後得反命齊侯以免於罪也齊之使高偃帥師其志必出於此而北燕伯之卒得納于陽為必由在北燕之高止主謀受之既可知矣抑是以推向北燕伯之先不免於出奔齊者亦必由在北燕之高止主謀逐之並可知矣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

管見去年冬大雨雹今年春正月復大雨雹則凡秋種之穀待春而滋長者若菽若麥所稱稙穉菽麥之類其傷為已甚矣故此二年之交春秋於其大雩之後即聯書大雨雹以重譏之至左傳載魯人申豐之言以雹之為災歸咎藏冰之失胡傳云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具舉胡斐之二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苦之災雹出不震無菑霜雹則亦誣矣黃氏仲炎曰魯於冬春間大雨雹者再時魯人申豐區區以不藏冰為咎可謂矯誣上天矣得非有所畏而不敢正言之與抑豈非黨附季孫故曲為之解使其君莫之疑與二說立斷並明達嚴正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人執徐子

管見此申之會楚子為吳故也自襄公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七月盟于宋又昭公元年春正月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凡諸侯在楚北者皆得而有之矣惟吳與楚相抗則恐其通於晉以及他國將與楚爭諸侯也乃為會于申使自申以東至於海邦淮夷實間其道而不通吳使耳不然何緣如淮夷非徐之令得預乎昔此也楚僭王號至靈王虔而汰侈尤甚何所重於淮夷而忽徵之使與會哉蓋淮夷在今之淮安及海州其西接壤於徐徐屬今之泗州泗州北為徐州府即宋之彭城也滕當彭城之北今滕縣小邾又當滕之西北今鄒

縣地本相率若使皆閉其道而不通吳使則吳欲適魯而不可得從何從自魯而他適哉故此年夏楚子至今南陽之宛縣是古所謂申也其以申為之會所而使徵諸侯諸侯一時駢集乃因其國爵為之班次爲先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是皆在楚北而近楚其來會固恐後矣至於楚東之徐子及徐北之滕子並為吳適中國之道所必經則楚得憑之以控吳也可不使從蔡侯陳侯鄭伯許男之後乎若夫頓子之國在今陳州之項城胡子之國在今潁州之汝陰沈子之國在今汝寧之汝陽皆較之蔡陳鄭許為尤近楚並復來會之恐後有必然者而彼小邾子近滕之國遠在楚東北其來會亦與滕俱是又得使之助滕以控吳也則以小邾子從於頓子胡子沈子之後宜矣惟夫宋國之東鄙介在徐及滕與小邾之間其控吳尤為扼要而此申之會宋公不得親行以其世子佐來亦足攝其君以將事仍當從於小邾子之後使列在諸侯也他若淮夷之不齒於中國沿海以居此吳之所不能屬而猶前與於徐觀書

之費誓及詩之江漢常武可證[illegible]徐久服楚楚使徐子以
引行於而非楚亦服中之會焉則雖不得參於諸侯之列
而有以也予佐以附之則誠加於淮夷而使從其後矣
不可武以凡而會于中楚既得從之閉吳道以不通吳使
凡楚不之諸因於前所為會吳于善道于戚于柤于向者
皆吳由陸行而楚子即當身有事於伐吳矣乃及其會申
之時楚子忽於會中特執徐子則何以故劉氏敞曰楚人
畏吳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而執之孫氏本曰徐服楚已
久此則謂其不能閉道為貳已耳且史記季札北使過徐
可知其道上國必由徐吳挾徐不[illegible]徐戎與淮夷等此獨舉
其國爵稱徐子則其先固得比諸侯[illegible]人徐地與吳為鄰
因是以求通好姻亦事所必有[illegible]謂徐子之為吳出非
有據哉且襄之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見於經史記從
稱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
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劍繫
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

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是雖其行之好義
要亦必因徐君為吳甥吳女亦有子刪為令之徐子札乃
親甥於其墓有如此耳惟繫劍一節頗異常情爲衆口所
艷羨其亦聞於楚以及楚子也與及茲昭之四年夏楚子
為會于申而吳出之徐子與焉則楚子以前季札過徐之
已事詰之徐子不得以為非貫於是楚子執吝徐子之貳
於吳以為今方會申以附吳道徐為首途所自入而徐子
為吳甥獨貳於吳吳距無有比於季札者仍事潛行通於
以通上國乎遂命執之故春秋謹書曰楚人執徐子凡諸
侯之貶例至人而止而楚之貶而稱人則尤有加焉蓋諸
侯削其爵其人為中國之民楚子削其爵其人則南方之
蠻也此獨與會申之淮夷引為儕伍焉閑肃可冠於蔡侯
陳侯鄭伯許男與夫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以
及宋世子佐哉若乃此書楚人而上仍書楚子者先指目
而後論定雖分
見當合看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
遂滅賴

管見此年夏會于申者共十三國及秋七月楚子會伐吳
則止八國者蓋自宋之亂以兵為辭但請晉楚之從交
相見猶不得交相役也故惟蔡侯陳侯許男及頓子胡子
沈子皆久服於楚首楚子能徵其師以伐吳焉至徐子亦
久服於楚以會申而為楚子所執未得釋乃不與也其他
如鄭伯滕子小邾子並宋世子佐於時爲在從晉而楚子
之伐吳欲徵其師豈所及哉若淮夷之新通於楚楚子會
中之後繼以伐吳必不徵其師也而淮夷則復從之豈以

申之會得列於諸侯世子之末為重其加寵而思自効於
楚子乎抑豈以會申之寵由徐子引而致之而今乃被執
即以從伐吳者說楚子而明以釋徐子乎是皆所應有矣
惟春秋書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
夷伐吳即聯書曰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其得志於吳者
絕不聞其他也一似無與於吳焉耳前襄之二十八年齊
慶封來奔傳稱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杜注
朱方吳邑顏師古曰漢丹徒縣吳朱方也唐為潤州宋改
軍名鎮江後升為府明因之皆以丹徒為附郭丹徒之義
舊謂秦時望氣者言其地有王氣始皇使赭衣徒三千鑿
京峴山為長坑以敗其勢因名丹徒然則丹與朱色同雖
可牽合而自始皇乃有是名亦不可據以為周之朱方也
且鎮江之丹徒為吳要衝水陸皆由之其肯以畀潛竄亡
命之慶封哉若夫因執殺慶封而遂滅賴公穀賴皆作厲
厲國有賴音然僖之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杜注楚與國
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在今湖廣德安府之隨州是即厲[illegible]

皆誤。厲而字體絕殊。彼厲此賴。實分見於經。又何可以混而一之。况考路史國名紀。賴。广首蔡之褒信縣有賴亭。昭四年是滅之。春秋書滅。杜云本作厲。世以為即厲。非也。此於賴字為有辨矣。但此賴在蔡之褒信。褒信即今河南信陽州之息縣也。與厲之在湖廣隨州者。甚綿延。為楚塞。何以楚子伐吳。遂及鎮江丹徒之朱方。執殺齊慶封。乃合吳而還師至楚。欲舉河南信陽之賴而滅之乎。此於伐吳非順途。且於伐吳非繼事。不可以遂稱。為須更審之。竊意楚子此次之伐吳。當出江淮間。而及徐與吳接壤之處。由先之會。申而執徐子。憤其貳於吳也。吳之朱方。蓋本徐邑。而吳役而有之。故今以予齊慶封耳。昔周穆王時。徐偃王得朱弓矢。以為天瑞。遂僭號稱王。則吳丹其得弓矢之地。而名為朱方也。與弓矢不可而求奇則稱朱以該弓矢。猶之偃王。以弓為名。亦謂弓之足以該矢而已。徐有朱方。而為吳所得者已久。後舉以予齊慶封。大抵欲其為吳之外蔽以靖難事乎。傳亦謂慶封在朱方聚其族而居之。當如其若則當楚子伐吳之師至。必將堅閉以拒楚師。使不得更進。楚子怒乃攻克之。亦即入執齊慶封而殺之。而慶封之族。與同居。當亦因之一空。是為遂滅朱方矣。而經文乃書遂滅賴者。大抵賴即朱方也。此後哀公六年傳云。齊陳乞召納公子陽生。將弒其君安孺子荼。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注。賴。齊邑。是齊亦有賴矣。意者慶封在齊。其先世之賜邑。非為賴。及奔吳而吳與之朱方。乃即因在齊之賜邑。移其名於朱方。而若固有之。與由此言之。朱方為吳之公名。賴為慶封之私名。不書朱方而書賴。欲揭其私。使衆著也。然慶封之以朱方為賴。亦自謂慶氏之賜邑。不獲世傳於齊猶可世傳於吳矣。夫豈知其遂滅須猶固不使其身後之有一遺也哉。

九月取鄫

管見黃氏仲炎曰。自襄之六年。鄫見滅於莒。遂為莒邑。至是。魯乘莒亂。而有之。故言取也。書取鄫者。明魯人苟貪其

主無興滅繼絕之義也。按前之莒人滅鄫。由莒女為繼室於鄫。有子。莒欲廢其世子巫而立己女之子。世子巫自危。以愬於魯。昔魯僖公有女季姬適鄫子。舊有婚姻之誼。故魯亦嘗為鄫謀之。當襄之五年夏。叔孫豹以鄫世子巫如晉。又是年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所謂鄫人者。即鄫世子巫也。凡皆欲恃此以定鄫之嫡嗣耳。及六年秋。鄫子卒。莒人遂逐其世子巫而立莒女所出之子。子稚弱。使莒大夫之強幹者輔之。鄫皆俯首聽命。是實使鄫汶於莒矣。故春秋書曰。莒人滅鄫。迨茲昭公四年滅鄫已二十九年矣。書滅之時。猶未滅似滅。而今則其已滅者久。豈復知為鄫乎。魯以是年九月乘莒亂而取之。與元年三月之取鄆同。初。不聞更求鄫之後而立之也。然則取鄫即是滅鄫。徒以魯無貶而稱人之例不得云魯人滅鄫。或如所云莒人滅鄫。已爾。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管見叔孫豹之卒。據左傳溯其致死之由。則以淫。究其瀕死之狀。則以餓。徒因私於庚宗一宿之婦人。遂寵其子豎牛。使為家政。輒信其譖以深憤己子孟丙及仲壬。一殺一逐。卒至身疾不得食。餒而死。春秋乃於此年書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何以與正斃者。初無別乎。蓋由豹有庶子叔孫舍。傳皆作婼。豎牛立而相之。既立。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以與南遺。罪莫大焉。必速殺之。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豎牛。討。而叔孫豹。可以書卒矣。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illegible]大國三軍胡傳引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為說則魯之有三軍僞矣三軍分中軍上軍下軍而要以中軍為主惡得從而舍之哉按舍字亦有去聲前此凡師行一宿為舍舍凡三十里以止息為義魯之舍中軍者謂不出中軍以越境伐乃專留中軍以跳城防禦耳中軍將必屬正卿惟晉為最著故其將中軍者子孫或因以號中行氏焉魯政在季孫宿知其中軍之將必非其人任矣於時與季氏稱三家者叔孫氏較仲孫氏為稍強則叔孫豹必將上軍仲孫貜必將下軍不皆可推見惟豹之將上軍者雖亞於宿之將中軍而猶尊於貜之將下軍也且豹為宿之從兄弟亦非貜為宿之從孫者比其分本不可抑又況前自襄公二年已書叔孫豹如宋猶及宿父行父之執政時自後盡襄之世及茲昭公五年豹之在卿位得經三十六年矣豈不復以老成著望哉故當季孫宿之攬權自用亦仍不能甚禁叔孫豹之獨持異議也適值去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於是季孫宿得惟所欲為乃遂於此

年春王正月僭其將中軍之勢而忽有此舍中軍之舉矣夫中軍以係上下二軍而獨主於舍之則或舍於國都或舍於郊邑總令其以守待施而已是季孫宿之將中軍為無事乃即有以代叔孫豹將上軍之闕而使仲孫貜之將下軍者並為所指揮矣寧復容此後之叔孫氏尚得參掌兵柄也耶如是則政歸於季孫宿兵亦總於季孫宿非志在保魯實欲因之以固寵非止固其衛身並思憑以護其子孫故自有中軍以來從未聞有舍之者矣而創見於季孫宿其意可勝誅乎

楚殺其大夫屈申

管見　左傳云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季氏本曰殺屈申非其罪故不去其大夫按前成公二年及七年傳楚之申公巫臣亦稱屈巫因使齊而竊夏姬以行使介反幣遂奔晉為邢大夫楚子重子反殺屈巫之族分其室屈巫謀報之乃自請使吳以通吳於晉遂教吳以乘車戰陳寘其子狐庸焉使為吳行人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入州來則吳之為楚患固自屈巫始也至襄公二十七年楚令尹屈建會盟于宋殆亦屈巫之疏族也明年屈建卒其子必有嗣為大夫者意即此昭公五年所殺之大夫屈申與殺屈申而遂以屈生為莫敖注謂屈生為屈建子兩人同氏一殺一置楚子易之如反掌然則屈申之與屈生其皆屬屈建之子之為兄弟者必可知矣楚子付以殺屈申由屈生欲奪其大夫遂譖之以貳於吳切中楚子之所忌而殺之也其貳於吳之譖辭當謂前屈巫之自晉入吳實其子狐庸為行人不復返其後猶有仕於吳者亦陰以吳楚之故與屈申韓相關白云爾而楚子輒殺屈申以屈生為莫敖莫敖楚官名未詳其義亦大夫也屈生之譖行而得大夫則殺屈申之非其罪不待辨矣以是為春秋不削其大夫之旨亦允

公如晉

管見　昭公即位及五年前之二年冬書公如晉至河乃復為使叔弓報韓起之聘疑於輕晉晉侯卻之也至此年春而公如晉則依霸令之五歲而朝行之晉復何辭哉公於此行甚謹向之在喪魯人以為猶有童心者自季孫宿如晉或亦以聞於晉侯矣今而朝晉自郊勞至於贈賄晉侯亦謂其善於禮蓋謂前此所聞之未實耳然則不有季孫宿之專恣無君彼竊議昭公之不度必莫得終其為君者不亦誣乎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管見　牟婁防茲皆在今山東莒州東北莒州即古莒子國其東有瑯琊山為諸城縣境牟婁在焉初隱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是本杞邑而莒有之也諸城北為防茲二邑今屬莒魯亦有防如莊公二十九年季孫行父城諸及防

襄公十二年季孫宿城防則在今兗州府費縣東北與此防也所茲稱者有辨也城諸及防諸亦指諸城言其所稱及防則西及近費之防耳若此牟夷之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婁亦在諸城茲在諸北又北乃為防也其不稱及茲防而曰及防茲者蓋莒之名二邑其序固然莒牟夷為牟婁大夫以牟婁來奔何以能及防茲乎穀梁曰以大及小也牟婁之兼防茲與今府轄州縣其直隸州亦得轄縣者似之至其來奔之故自襄公末年莒人弒其君密州莒亂昭公元年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亂猶未定專以是年三月取鄆於莒即以其伏使叔弓帥師疆鄆田于莒莒莫敢禁至昭四年九月復取鄫於莒皆季孫宿所私有也於是亟關善後乘叔孫豹之既卒在廷無以相抗氣焰然而為舍中軍之衆矣舍以屯駐為主蓋即分中軍以守衛其所取之鄆與鄫使莒更無從冀其還取焉耳因之有叛臣牟夷竊知季孫宿之可恃乃遂以其邑牟婁及所兼之二邑為防茲者來奔也斯時季孫宿納之其所令之中軍令其守衛牟婁及防茲必亦同於鄆與鄫矣或當用戰在魯之上下軍惟所欲用上下軍之將亦惟所使夫寧他有所患乎觀此年秋之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莒之來伐必為牟夷之以地奔魯也而卒為叔弓之師所敗莒如季孫宿何又如莒牟夷何哉若前襄之二十一年邾庶其嘗以漆閭丘來奔矣漆為庶其之邑閭丘為畀我之邑明年邾畀我來奔則庶其必為邾所討而畀我乃懼而逃也季孫宿豈能果有漆閭丘與以是而知此襄之六年春王正月書舍中軍其為季孫宿之欲保其叛人收其叛邑以耦國偪君者固不待究詰而逆惡已昭著矣

秋七月公至自晉

管見 此年春正月書公如晉及秋七月書公至自晉聊素不為二年冬之公如晉至河乃復耳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叔弓為叔老之子系出宣公之母弟叔肸也季孫宿前用叔老以間叔孫豹欲使叔孫氏不得與季孫氏並強耳叔老卒復任其子叔弓故昭公元年秋之帥師疆鄆田由之此年秋七月戊辰之帥師敗莒師于蚡泉亦由之也且叔孫豹以去年冬十有二月新卒豹子叔孫舍未有以自見則叔弓之為季孫宿用意益勤矣叔弓帥師莒亦循例以其敗莒師者惟莒人來討魯之受牟夷也故因而敗之蚡泉杜注魯地其名義界址無可考姑從闕焉至此上數條其為魯事而遍詳其時月日者正當合看如前之春正月公如晉及夏而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是可見來奔之由皆季孫宿所招納公以如晉而不獲與知也今之秋七月公至自晉值月之戊辰而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又可見帥師之命亦皆由季孫宿所指揮公雖至自晉而徒得與聞也魯有強臣如季孫宿者昭公豈不難乎其為

君哉

秦伯卒

管見 前成公十四年書秦伯卒是即桓公榮也豈無名哉由秦之不以名赴耳禮惟天王崩赴於諸侯不稱名秦自康公與楚莊共滅庸遂通好焉楚久僭王號有君喪必不以名赴於秦於是秦有喪而赴於楚亦不以名遂因以赴他國諸侯皆不以名也魯史闕之如其赴而春秋必復仍其舊之闕者欲以見秦之結楚雖未嘗與楚俱僭王號而共因君之卒以赴於同列之諸侯亦復效尤於楚以僭王禮有如此至桓公以後值今昭公五年秦景公卒又其下定之九年秦哀公卒哀之三年秦惠公卒皆但書秦伯卒而不係以名則亦同襲桓公之舊而行之也核以天王崩赴於諸侯不稱名之禮其相從於僭者已終數君之世而猶未有改矣脫使繼惠公之悼公卒在春秋絕筆之前其仍書秦伯卒而不名又惡得有異辭哉若宋氏鉉翁曰史失其名春秋因之非衆也湛氏若水曰來赴故書之其不

名甚址之界故史書之名耳是無關於大義之義焉按二說並闕未備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管見此年冬之伐吳有越人春秋書之吳越之衆始於此楚子虔以篡弒立四年及三年而為申之會即以其秋代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伯今之四年後於其冬代吳楚因得通於越而為是舉也越在吳南通越則楚自西而東代吳攖其前越自吳南而牽制其後是雖不得以師來會而與楚通亦足以成犄角之勢也然楚子之伐吳因有必不能得志於吳者矣何以見之是役也從楚之諸侯以蔡侯陳侯許男為先要皆以威力脅之者觀此後二年楚子滅陳明年遷許于夷又閱一年楚子復滅蔡然則此蔡陳許之三國方岌岌乎不能保其不滅不能保其不遷何能得蔡侯陳侯許男之一心并力以伐吳哉至前之代吳有頓子胡子沈子淮夷而今則胡子不在列得非以會申而執徐子其心遂叛楚乎淮夷與徐相結徐子被執淮夷特自從楚伐吳殆欲悅於楚子而期釋徐子耳已而既釋楚雖徵兵於淮夷而淮夷不應也惟徐子則猶不能遠違楚令而亦不欲親行特使其大夫之微者以師會焉是固可以徐人目之矣若夫越之助楚莫由會師而約以應則獨以如期興事者遣使來告亦不過儀於徐大夫之微不足稱已焉是亦可以越人目之矣楚其果有賴於越乎且夫楚之得通於越亦適以越之先讐於吳也楚方借越以制吳越尤欲因楚以滅吳矣越將自為詎能誠心為楚耶以故此年冬之伐吳左傳初稱吳師出遂啟彊帥師從之遂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懼吳也後又稱楚師濟於雒汭遠射帥繁陽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猶是懼吳也於是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未知何

猶越人亦不知安在春秋但書代吳而無他辭則當其師以還求如去年秋之伐吳猶有執殺齊慶封與其滅賴之可言者亦不可得矣

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管見凡稱杞伯者乃周所封以備三恪之杞在今河南之杞縣本伯爵是時為晉悼夫人之母家翦襄之二十九年夏晉會諸侯之大夫城杞即此杞伯之杞也至其秋杞子來盟則周以前所舊封之杞耳其爵是子而非伯今山東青州府之安邱境乃其國焉

葬秦景公

管見去年秋書秦伯卒著其迷不以名之借王禮固與前秦桓公之書秦伯卒為一例矣至前之不書葬秦桓公者夫非因謚以諱名不名則其謚亦可沒耶然至此復書葬秦景公則何以故亦猶以秦未僭號稱王不得與楚之僭王號而不書葬者同是當書葬以別之則又後此之秦哀公惠公其並得書葬者之例也

夏季孫宿如晉

管見此年夏季孫宿如晉拜公之得見晉侯耳昭公立二年以其冬如晉至河乃復由晉侯卻之也至五年春正月公復如晉晉侯見之且聞其于公之善於禮乃郊勞至於贈賄皆無違者故季孫宿如晉拜之以為公意固然也而要季孫宿之借以取悅於晉侯夫孰非為自容之地乎因是而晉侯享季孫宿季孫宿固辭加籩而晉侯亦以為知禮并重其好貨詳見左傳

葬杞文公

管見杞伯自前襄公六年春始書杞伯姑容卒秋書葬杞桓公以前之杞伯無書其卒葬者惟杞桓公之卒年當晉悼公之六年杞女先為晉悼公夫人故杞伯桓公之喪諸侯皆使弔其卒會其葬焉於是乎書晉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出自杞女為悼公夫人者因之桓公以後值前襄公二十三年春再書杞伯匄卒夏書葬杞孝公乃及茲昭公六年春又再書杞伯益姑卒夏書葬杞文公也過此以往盡春秋所載若杞伯哀公郁釐悼公成僖公過魯史皆卒葬並書無以杞國小而陳闕於禮者在他國必多問之殆亦由於晉悼公平公相繼假之煖耕國久而未艾也夫

宋華合比出奔衛

管見前襄公十七年嘗書宋華臣出奔陳今昭公六年復書宋華合比出奔衛豈惟以削爵書名著華氏二卿之先後皆有罪哉意茲並譏執政之左師向戌嘗以忌華氏而幸其災乃能使被罪者並歸終於宋公而與己若無與焉非宋華氏為戴族其與桓族向戌同時者惟華元勢特盛華元卒有子華閱華臣襄十四年華閱與於戌之會以成衛亂十七年華閱卒其弟華臣侵閱子華皋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及盧門左師向戌之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皋比私有討於吳左師亦遂不問至聞於宋公命逐華臣華氏將益替此正向戌之隱願也乃復為之請於宋公曰臣也亦卿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夫豈出於中心之誠然哉亦欲華氏閒之華臣終當被逐奔陳要無所讐於向戌而已亦越茲昭公六年華皋比之弟華合比為宋右師從於左師向戌以宋公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我殺之柳聞而謀逐華合比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比將納亡人華臣既盟於北郭矣此即祖伊戾譖商太子痤之法也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華氏又以茲皆此尤向戌之隱願也於是合比之弟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合比欲納華臣久矣宋公遂使華亥為右師及見左師向戌曰女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女其畏哉此似貢之以義而精為之慮後患使圖其終又豈出於中心之誠然哉亦惟伏華合比在衛知向戌能正斥其不弟之華亥且使華亥暱於左師向戌而幸不終為華合比之出奔衛也則兩皆德之而已由是以思華元之與向戌並非宋卿之良者然核其心跡向戌之務深藏猶不若華元之能顯白也昔成公之十五年傳稱桓族蕩氏之蕩山為宋司馬弱公室殺公子肥左師魚石及大司寇向為人少司寇鱗朱太宰向帶少宰魚府皆黨之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右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亟於晉請師而歸討之春秋一書宋華元出奔晉再書宋華元自晉歸于宋乃聯書宋殺其大夫山而終之以宋魚石出奔楚因是而其黨向為人鱗朱二司寇向帶魚府二宰與向戌同為桓族皆從魚石以奔楚矣而華元猶以桓族向氏之向戌為賢使代魚石為左師初不知其心忌華氏也然則華元之能顯白不已為向戌之務深藏者所欺乎厥後華元卒其子華臣出奔陳其孫華合比又出奔衛雖降命一由宋公而執政之左師向戌獨自居於不能治官而徒賴其寵然此其內陰刻而外調傳豈欲同於成公時之魚石出奔楚者其黨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亦從之出奔固大彰明較著而可直指其為出自宋華元哉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管見楚子虔以篡弒即位當昭公之二年旋於四年伐吳五年再伐吳及茲六年又再伐吳時楚子陰有懼心遂不

自將至前會。以吳之蔡侯陳侯許男。亦無從是役者。殆皆苦其役於外。今雖使微其師。而吳之忽耳。觀此後之八年楚子滅陳。九年遷許。十年復滅蔡。夫非憤於今之三伐吳而並違楚令。或許男從蔡侯陳侯之後。頓子以近陳而從陳侯。沈子以近蔡而從蔡侯。亦復於楚之伐吳。同為觀望不前矣。若夫徐子之為吳出。陰貳於吳。執之。亦恐其滅。釋之。仍不見德。彼去年之一與伐吳。但有徐人。無徐子。而今則並求徐人。而亦無之。不寧惟是。他如越以楚之伐吳將為之遙應。而使越人通於楚。子亦欲相與弊吳以各收其利也。及越人在楚師中。覿見其無功。則反命於越。而越亦與楚絕。又何由更有越人至耶。故當此年之秋九月。楚子欲卒伐吳。其所用惟楚師耳。其所任以帥師。惟楚之薳罷耳。以楚子自度。詎謂其必得志於吳。曾在此一舉乎。從以令出惟行。弗惟反適。值彼蔡侯陳侯許男以及頓子沈子徐人越人。皆不從楚以伐吳。而遂並罷楚師。使楚之將臣戰卒。同歸廢弛。惡乎可由是而楚以薳罷帥師伐吳。非能諒。鑠強自張皇。春秋書之。特識其為無聊之極事已矣。

冬叔弓如楚

管見。魯於是時兩事晉楚。皆以此年往聘。惟晉猶易即。故夏之聘晉。則執政季孫宿自行。楚之較晉為難近。故其冬之聘楚。則季孫宿使其介卿叔弓行也。然季孫宿之自為則善矣。而孰知其使叔弓如楚。轉不免於明年。三月之公復如楚哉。蓋楚子虔之汰侈自大。見叔弓而知季孫宿之如晉。其心固當咎其如晉者。卒不如楚矣。然猶以為不屑道也。乃自計其在位已五年。前亦聞魯君之初如晉。至河乃復。再如晉。而後得見晉侯。於晉甚勤。何以獨不見其一如楚耶。以是詰叔弓。叔弓當無以應。叔弓還以語公。公亦無以自解也。因是於明年三月。公不獲已。而如楚。至秋九月。公乃至自楚。然則直謂季孫宿之使叔弓。如楚實為公道其行。焉可矣。豈必如左傳云。公將往。夢襄公之前導。楚者。詘以道公而後行哉。

齊侯伐北燕

管見。家氏鉉翁曰。齊侯伐北燕。將納其君。書齊。書伐。師出有名也。不書所以伐。貶也。仗義而往。納賂而還。是以不能成功耳。汪氏克寬曰。晉人納捷菑於邾。則書弗克納。此不書齊侯納北燕伯。弗克納者。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非本少齊長之比也。但齊景受賂而退。故止書伐北燕。若以經從對而非納燕君。昔按昭公二年冬。書北燕伯款出奔齊。又茲已六年。而齊侯乃伐北燕以納之。則左傳記晏子之言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矣。皆以謂齊侯之納燕君遲至六年。故至此。若其聯言吾君脩左右論訣。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是又齊君臣之通病然耳。家氏汪氏專咎其納受燕賂。於傳義仍有未當。

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管見。暨亦及義。惟一概有以及之。則稱暨焉。魯之與齊。其先世交相積怨。未得釋。至此昭公七年春正月。齊求平。而魯許之。乃自今許平之魯昭公上。及於魯先怨齊之襄公。遂與今來平之齊景公。亦上及於齊先怨魯之靈公莊公。不論其事。不計其時。一概欲因此平。以釋怨而敦好。是曰暨齊平耳。前襄公之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此齊靈公之初舉也。十六年春二月。齊侯再伐我北鄙。其秋。又三伐我北鄙。圍成。至十七年秋。齊侯乃四伐我北鄙。圍桃。並使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十八年春。齊侯不出。仍使齊師伐我北鄙。魯之遭其困弊者。於是已屢。而怨實深矣。其年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十九年春正月。公至自伐

齊弒之變其推明者於是為大而怨又彌甚矣是年秋齊靈公卒莊公立及六年當襄之二十五年從使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夫非欲報前襄公十八年公以諸侯同圍齊之怨乎已而崔杼弑其君莊公立景公為齊侯及二年當襄之二十七年齊侯景公使慶封來聘已有釋怨敦好之意然終襄公之世未敢與魯言平也逮昭公嗣位至七年景公已在位十三年矣齊魯未嘗有隙而景公乃使求平於魯蓋以盡釋自來相尋之怨而約以永敦自今方新之好焉此公所由承其意以暨齊平也與其平何以以盟平耳觀下書三月叔孫舍如齊涖盟則知此書暨齊平者其盟書先成自齊國有齊卿如叔孫舍之往本以來而公受之以盟其所使齊卿涖焉而已初不必公與齊侯之相見也大抵兩君不親盟而使其卿涖之必當有兩盟書如齊以書盟魯魯亦遂以書盟齊其辭大同至則各為坎用牲詔明神以埋之所謂涖者當不外此涖之義與臨為近。

三月公如楚

管見　去年冬叔弓如楚此年春三月公復如楚其為因叔弓以責公之不朝楚可知楚子橫暴公懼此行不可以已矣。

叔孫婼如齊涖盟

管見　涖之言臨無他義亦憑以見其盟之有成事耳穀梁傳曰涖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涖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未免費辭。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管見　穀梁傳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親其所自來也王父名子也王父名子者注謂如父受命於王父王父卒則稱王父之命名之也此蓋指內則所云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者言耳其說當並存之但君臣同名而臣不改出自君命則可否則非臣之所敢安也且雖有君命亦必其父祖既卒而後可若幸而尚存則亦當體父祖尊君之意而請改矣豈可執一論哉至於命名之同在衛之君若臣尤為可怪如衛侯名惡而衛臣之同是名者時有齊惡且先有石惡何所取義耶古之君子不以隱疾避不祥也若惡為不善之稱書言作不善降之百殃夫非不祥之所敢用乎而胡以絕不避也姑附記於此以待問辨。

九月公至自楚

管見　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其閒凡七越月何其久也傳稱楚作章華之臺美地志記其遺蹟在今荊州府之

監利縣荊州即楚之郢都其作臺之監利距楚都二百一十里楚子蓋樂而忘反其國之臣亦還朝矣諸侯至楚都者惡從得見楚子哉且此年之公如楚為楚子之以不朝責公而有是行也以責公而公來楚子意猶未釋則或欲朝而猝不得閒既朝而歸又猝不得請於是其如楚至自楚者當不能不於春三月而及秋九月矣至論楚子所以處公之狀傳言享公於新臺知公必就朝於新臺也又言其享時好以大屈以為寶而又悔之遠啟疆復為詭言以怵公公反大屈此其自郊勞至於贈賄欲求如晉之猶有禮焉其可得乎公尤以善於禮見稱於晉侯而適值嚴遷子之沐侮無禮乃一切忍而受之其辱殆莫甚於此者。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管見　前襄公五年冬十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季孫宿嗣為卿欲以武自見當襄之十一年春正月作三軍此其所

第一七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2　版正內

兆伐矣十二年春救台遂入鄆十三年夏取邿十五年夏
城成郛以辛救成皆季孫宿帥師自行也至十八年冬公
會諸侯同圍齊二十年秋仲孫速伐邾二十三年秋叔孫
豹救晉二十四年春仲孫羯侵齊昭公元年春三月取鄆
秋叔弓疆鄆田四年秋九月取鄫其國之興師與夫諸卿
之帥師亦皆由季孫宿主之若夫五年之春王正月舍中
軍則又為之作長計矣是年秋叔弓亦敗莒師於蚡泉乃
恒事耳復何足云哉閱一年而值今之七年冬十有一月
癸未季孫宿卒謚曰武計魯三家之為世卿自足其有勞
於國必令從祀先公之廟禮記明堂位云魯公伯禽之廟
周公之文世室也武公敖之廟周之武世室也由是以推爾
季孫行父謚文當早從祀於魯公之廟矣今季孫宿謚武
不即將從祀於
武公之廟也耶。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管見傳載衛襄公卒立靈公元靈公有兄縶皆出自襄公
之妾婀始元生縶及六年縶亦當在十年以內其廢縶立
元之故據衛臣孔烝鉏及史朝所言獨謂縶之足不良而
弱行蓋有之矣至於推言元之當立以為未生而先徵於
夢康叔賞命之名又以為既生而復見乎筮易非實建其
嗣爲可信哉蓋由孔烝鉏老而將死欲使其曾孫孔圉附
卒相靈公其史朝亦溺於哀有子史苟當襄公二十九年
傳於季札適衛已與蘧瑗史鰌等連類稱之則史朝亦欲
令其子得從孔圉以相靈公也於是奉靈公而立之即託
為夢與筮以神其說互相關通為之宣布朝野誑媚幼君
亦各期自今以始有以施
于孫子而固其寵祿焉耳。

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管見左傳云陳侯元妃鄭姬生世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
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公子招及公子
過皆陳侯弟也又云陳侯有廢疾則或至此年春而加甚
於是公子招主謀而公子過從之遂殺陳侯之世子偃師
立公子留為世子故殺傳云鄉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
弟招盡其親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譏
之之辭譏而殺其君之世子所以惡招耳汪氏克寬曰經
書殺世子者三晉獻嬖奚齊卓子而殺申生宋平嬖佐而
殺痤陳哀嬖留而殺偃師皆嬖子匹嫡之禍也然申生宋
之誅權在於晉宋之君故雖亂國而不至於亡陳哀甚
造禍鉢不兩立遂至亂弟成其國本而且以憂隕其身而
國隨以亡矣其罪不又甚於晉獻宋平也與故申生與
皆日君以殺惟偃師之殺日陳侯之弟招夫以弟累之陳
侯則陳哀之罪章章明矣不曰殺其世子而重舉國君偃
師非招之世子也下書楚滅陳執招殺之以見楚之滅陳
託於討招而公子留之嬖實亡陳之本也已按合觀傳說
其義
詳盡。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管見左傳云夏四月辛亥陳侯哀公縊按經書辛丑傳言
辛亥差十日杜注以為從赴曲說耳蓋經書陳侯之卒日
據魯史也而傳言陳侯卒之赴日豈魯史固以辛日赴日
並載之耶不然何所據哉無據則畧之可耳再按陳侯
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必由陳侯之既病故也以是但云
侯聞世子偃師之變恚而病甚遂卒無不可者而左傳
指其卒為縊史記陳世家復因而附會之乃曰陳侯怒欲
誅招招發兵圍守陳侯陳侯自經殺則恐益不免於非其
實矣非其實
又為穀泥漏

叔弓如晉

管見穆叔游所載此叔弓之如晉本為晉作虒祁之宮而賀之也。經乃以告如晉而已。則以魯之畏晉。其於虒祁可不賀而不敢不賀。是特以其賀之者。賣諛求悅於晉耳。故諱之而不明言。以見其為魯之恥也。通觀於游吉之相鄭伯如晉。亦以賀虒祁故。晉史趙見子大叔游吉曰甚矣。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此其不得已於言之意。獨因游吉之相鄭伯以來。為尤可不必也。豈能於叔弓之如晉而無譏乎。至游吉之答史趙曰若何弔也。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是又隱借魯叔弓之如晉以解嘲矣。若令史趙亦見叔弓。當其相與問答。彼何能於游吉之辭有以異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管見干姓徵師名。以陳大夫為行人。使於楚。楚執而殺之。以視前楚子審之執鄭行人良霄為加甚焉。則何以故由

此先之二年為昭公五年。楚子欲卒伐吳。有命徵師。而陳侯與蔡侯許男先以連徵從伐吳師疲敝而莫之應。楚乃獨用其國之師而使遠罷帥之也。如是則陳既叛楚矣。使此八年夏陳行人干徵師又胡為而至楚乎。惟是其年之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立公子留為世子。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招奉公子留為君而相之。未得遽定。仍欲倚楚之勢以為固耳。因是使行人干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即借以悔其先君不克會師伐吳之罪。且矢自今以往。羣以新君委心事楚而無役不從也。夫豈不料楚子之必許哉。然楚子之怒陳方甚。其志將必滅陳。復安能見聽行人干徵師而不遽其憤乎。執而殺之。楚子絕不知為非其罪矣。此實重乖君道。其貽絕而稱楚人固宜。至於行人干徵師執殺於楚。而陳所已立之公子留一聞之而遂出奔鄭。豈畏楚與。亦以權奸叵測。有轢不能不畏。殺世子偃師之公子招者。益招殺陳世子而立公子留。欲托於楚以定其位。使使告之。而楚不許。其行人干徵師亦且無辜被戮。招計無所出。必謀改立世子偃師之子吳以復告於楚也。夫招所立公子留即可以殺世子偃師。若將改立世子偃師之子吳。寧不可以殺其已立之公子留哉。公子留蓋有見於此。乃汲汲出奔鄭以逃死耳。春秋書曰陳公子留出奔鄭。亦幸其決去非分之君位。而猶得以脫身遠害。不失其為亡公子與。

秋蒐于紅

管見昭七年冬。季孫宿卒。季孫意如嗣為卿。值今六年秋書蒐于紅。則欲自季孫意如之繼武子以耀武也。其於秋用蒐者。凡以昔春蒐不及冬狩之武。入春秋以來田獵於公。皆以狩。如桓四年之公狩于郎。莊四年之公及齊人狩于禚是已。季孫氏以大夫專兵柄。輒用師以田。乃特取春蒐之義名之曰蒐。其冬狩最盛之虛名。則以讓之公耳。至此後之十一年書大蒐於比蒲。二十二年又書大蒐於昌間。皆自茲蒐于紅始。而其蒐不稱大。或指為闕文。非也。蓋

獨用季孫氏所將之中軍以田。其上下二軍之分將於叔孫仲孫氏者皆不與。則但曰蒐而已。若夫合并上下二軍而季孫氏以中軍統之。其田比諸大閱。並請於公以臨觀之。即因而馳逐之。乃別以大蒐稱焉。其不遽大蒐而特以蒐始。則又何為乎。以先之五年春季孫宿舍中軍。是分所轄屬之軍以屯駐於邊鄙要處也。不從他侵伐而主於防禦。有必驅以校獵而使之發揚根奮。若發揚根奮之謂作。殆亦本於季孫宿之作三軍。而承其意以作中軍也與。紅杜注魯地。沛國蕭縣有紅亭。蕭縣今屬江南徐州府。本宋地。去魯為遠。至傳言自根牟至於商衛。杜注亦云商宋地。魯西境接宋衛也。是不為愈遠乎。按傳之言蒐于紅曰自根牟。其地見於經猶可據此求之。昔宣公九年秋取根牟。魯取之也。根牟在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南。本莒之鄙邑。昭元年三月季孫宿伐莒取鄆。此必其舍中軍之一大縣防也。紅當在其境焉。然則季孫意如之蒐于紅。其心實為威莒以固鄆也云爾。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管見左傳云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則經所書陳人者指公子招也家氏鉉翁曰過與招同爲亂但首從之不同耳其氏溁曰陳哀公溺屬說於招與過故招過同殺世子二人之罪均也招畏楚人來討故歸罪於過而欲免已耳鄭氏玉曰過不去大夫公子所以明招之爲首使招不得以過說於楚而掩其罪也據諸說申之招之殺公子過必謀改立世子偃師之子吳者爲立吳而殺過能不并殺與過同立之公子留哉留之出奔鄭善矣不然何以免焉又經書招之殺過而不及立吳楚不容招之立吳也抑下書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陳滅又何有於吳而言乎吳不立而招之罪得正矣於時楚子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獨殺陳孔奐春秋猶憾楚虔非討賊之人未得遂殺公子招也故著其爲首惡以書於

春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大雩

管見昭公在位終八年初以三年書秋八月大雩必因旱禱雨也而其下即繼書曰冬大雨雹則固未嘗見其爲雨矣繼以六年書秋九月大雩又以此八年書秋大雩必皆因旱禱雨也然但書曰大雩而止亦何嘗卒見所爲雨哉聊幸不若三年冬之大雨雹爲耳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管見不書師師則楚子自將也然書楚師而不書楚子夫亦猶是削其爵而書楚人之例耳至左傳云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皆不得泥看蓋棄疾或從楚子亦不得專稱師師也將楚子將滅陳其偏近於陳之求不能赦而轉使戴惡以師會楚豈其然哉又孫吳爲陳世子偃師之子經但稱吳楚若蔡之以圍陳尚滅陳之日何以置之其能不與陳公子招以俱放且甚而與陳孔奐以俱殺哉凡皆例以經書十月傳改十一月者日爲臆定可矣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何絲而不遂殺招耶楚師冬至招先以其秋歸罪于公子過而殺之則不得爲主謀殺世子偃師者是足以欺楚于楚子亦遂貸其死而放之也其放之定地於越殆因五年冬之代吳越與楚通知必有能受而加之禁錮若矣招放于越得不殺而於陳孔奐則必殺之其罪人豈楚子之所能專殺哉今取胡氏寧之說斷之其所曰孔奐陳之賊臣也蔡殺世子偃師公子招實爲主謀而孔奐行之故書曰殺陳孔奐不言大夫非陳之大夫也此於陳孔奐之聽從以殺世子偃師者其罪狀明仰於陳孔奐之所聽從初非與謀之公子過實爲主謀之公子招者其罪由亦俱明奐而楚子之殺孔奐先乃不殺招而放之于越焉則何嘗

能辨及此

葬陳哀公

管見左傳云楚滅陳陳輿嬖袁克葬陳哀公其書葬者杜注亦云魯往會葬　黃纂集趙氏謂陳已滅矣袁克非大臣何能辦葬死君又何能告諸侯使會葬黎氏謂陳爲楚師所據魯豈於其葬而使臣往會之蓋楚入陳自以其君在殯因取而葬之與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同彼曰齊侯葬上文無齊滅紀之文今已書楚師滅陳則下云執公子招殺孔奐葬哀公皆業上文云夫齊襄之暴不減楚靈齊襄滅紀而葬其夫人以示權楚靈滅陳而葬其故君以示恩其狡僞之智正相符合二家謂爲楚葬立說同似有理然左傳明言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且從傳文可也至其駁杜注魯往會葬之說則有確乎不可易者楚既滅陳諸侯震恐故下文九年春魯使叔弓會楚子于陳以致其

義豈有未加敬于楚之前反先使人如陳會葬陳君之理蓋必魯往會葬而後書若常例也獨此役魯未往會葬而亦以得書者是亦所謂存陳之意而已矣詳據此中之傳稱陳哀克殺馬毀玉以葬哀公楚人將殺袁克袁克請其之既又請私盡君臣之具私于槥加經于顙而逃然則袁克之葬哀公亦皆請於楚子而楚子許之也又豈得謂楚哀公者非楚子哉以傳與說之分見者而兩存之其事不相掩亦相成矣

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管見左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孔氏穎達曰此與宣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其事同也楚子在彼魯故往會之非楚子召使會自以小國事大國之禮往王氏沿曰內朝聘皆言如今楚子在陳不可言如陳故以會為文春秋不與楚滅陳故上書葬哀公下書陳災今書叔弓會楚子于陳皆以存陳也許氏翰曰楚既滅陳咸震諸夏是以無所號名而諸國之大夫會之陳氏傅良曰諸夏之大夫於是見于楚於是始舉魯以見其餘也家氏鉉翁曰繼滅陳而書譏也楚滅人之國天下所當同嫉魯以望國倡諸侯預會故譏按合觀傳說推闡無遺

許遷于夷

管見許自成十五年遷于葉葉本楚縣蓋許男偪於鄭乃以其故請於楚而易楚之葉以圖存耳及兹既四十三年前皆謹事楚近以昭之五年楚子與三歲伐吳未有間其卒適與蔡侯陳侯皆不以師會楚子憤甚既以去年冬滅陳又將於明年冬滅蔡而此年之春則乘之以遷許于夷也左傳謂夷實城父杜注城父縣屬譙郡今江南鳳陽府亳州東南七十里有城父故城汪氏克寬曰夷一名城父本陳地楚滅陳遂遷許於此也此得其要矣至傳謂遷許之事楚吞葉而與夷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使伍舉授許男田使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之濮西田益之州來在淮南而取其田於淮北以益新遷之許豈以夷之田固不足以安許哉亦因夷本城父楚以城父人遷于陳而又於城父之今為夷者裂其濮西之田以益城父人乃別於夷之外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許焉耳然州來雖楚地而瀕吳經於明年冬十月書吳滅州來許復何能有其田也邪至是而許之危弱其不同於滅者亦無幾何矣凡皆由楚虐之貪暴不欲許男有楚之葉而使遷於滅陳所并之夷故至此繼春秋以許之自遷為文不書楚遷許于夷者殆亦崇前後又存陳之意以美存許也歟

夏四月陳災

管見家氏鉉翁曰陳已為楚所縣俾其臣借爵以居之而猶書陳災者以盛德之後見剪於楚特著義存之耳不與楚得陳也按此申明公穀存陳及閔陳而存之之意較諸說為透

秋仲孫貜如齊

管見仲孫貜仲孫羯之子也後謚僖子左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按此前二年春王正月暨齊平三月叔孫舍如齊涖盟則及兹三年而仲孫貜如齊以為殷聘之禮是矣但此為恒事春秋例不悉書今書者殆以魯三家之盛如昭之七年冬季孫宿卒八年秋之蒐于紅即其子季孫意如之嗣為卿者也勢當浸而益盛故論已昭四年冬叔孫豹卒越三年為昭之七年其子叔孫舍如齊涖盟亦為卿此於魯之季處而叔出所自來固能踵之至於仲孫羯蓋以前襄公薨之三十一年卒歷此昭公立之九年既十年矣而其秋亦復有子仲孫貜如齊焉由七年之暨齊平以

之結好即當伐其卿以時殷聘於齊也雖時仲孫貜見僭
是命寧不與前叔孫舍之如齊涖盟者同得以宗邦卑賤
者間於大國乎然則魯三家之在昭公時絕不見其有
一類於衰敗者而昭公之難乎為君於斯亦概見矣

冬築郎囿

管見桓公四年春公狩于郎知郎之為囿以行狩由來久
矣至昭公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是非築囿也囿以行狩
臺以觀狩耳若此昭之九年冬不書築臺而書築囿俞氏
阜曰創立例書築囿有垣之苑也然則郎本為囿而後築
之則欲加廣于其舊矣此其役沒土田以規其成囿之綵
以周墻計亟勞費煩劇豈昭公之擁虛器者所能與[illegible]與
哉殆皆由季孫意如之私志先定亦告公而假其命以為
歸怨之地與季孫意如何為而為此為昨八年秋之蒐于
紅既以季氏所屬之中軍耀武尤當并叔仲二氏之上下
舉共睹之為三軍以振威于大蒐也觀于十一年夏大蒐

于比蒲又二十二年春大蒐于昌間皆即在今九年冬所
築之郎囿焉爾惟初築而未成則猶稱郎囿及其既成則
加以二名曰比蒲曰昌間也猶之莊公築臺于郎至文公
時之毀泉臺公羊傳曰泉臺者何郎臺也未成為郎臺既
成為泉臺是未嘗不異名矣郎臺改作郎囿添作又何疑
於郎囿既築而不能無比蒲昌間之異名乎至論其命名
之所以取義則又欲蓋其築郎囿之浸沒土田以妨民業
也郎在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即魯之棠邑以隱公嘗觀
魚於棠有觀魚臺故取以名縣焉從可知郎與棠地相接
本多下濕其自生之蒲與昌殆彌望皆是也字典蒲水草
可以為席亦有可供食者周禮醢人有深蒲詩大雅維[illegible]
及蒲是已比音毗即蒲生密次之狀昌通菖本草蒲類之
昌盛者公食大夫禮有昌本注謂昌蒲本菹屬左傳亦稱
昌歜皆不作菖間猶今言中間謂昌之隙處也以是名郎
囿之增築者不啻直指為汙萊所在囿宜為之瀾防以畜
獸俾得教兵戎於田獵哉然魯之郎囿一而已以增築而

有比蒲及昌間之名適見於經則郎囿之加廣於[illegible]
倍之而已以為無妨於民業其准信之故春秋於此年冬
但書曰築郎囿初不指目其築之者惟合參於後之書比
蒲昌間而其築郎囿之罪狀已為得實即可於比蒲昌間
之兩書大蒐而不書狩者並前之書蒐于紅則知稱
狩者為昭公稱蒐與夫蒐者固為季孫意如[illegible]何待明
書季孫意如
之築郎囿與

十年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管見齊惠公之後有公子高公子欒為欒高氏高生公孫
蠆欒生公孫竈是稱二惠昭三年公孫竈卒子欒施嗣為

卿八年公孫蠆卒子高彊為大夫少欒施為治其室殺蠆
家宰梁嬰殆惡其不忠於高氏耳其他家臣私於梁嬰者
皆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欒氏陳無
宇前與公孫蠆善亦授甲將助之是欲傾欒氏而逐施矣
或以告欒施施不信則數人告將適高氏又數人告于道
乃如陳氏此告者適從何來耶是時陳無宇將出聞欒施
至而遂去戎備着游戲之服以逆施施問陳無宇所之報
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之乎曰弗聞無宇乃翻然
曰子盍亦授甲我請從之夫無宇先將助高氏攻欒施此
復改助欒氏攻高彊何變詐乃爾而欒施則止之曰彼孺
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為之立宰若轉而
相攻其如先人何子盍謂之使無攻我陳無宇乃稍顈曰
頃公靈公將降福於子吾猶有望矣此言將誰欺乎益齊
景即位既十六年其廷臣以欒高為最陳鮑亦即次之值
兹高彊少而附於欒施鮑國亦衣而黨於陳無宇故陳氏
之與欒氏外和而內忌前與高氏之生衅而圖之未得逞

□□不能以忘情也。乃及兹十年夏，復言高彊惡陳鮑氏□何欒施以共攻之，亦皆有人告陳無宇，並告鮑國，其告辭皆可不謂由逃難者之陰為指使耶？當陳無宇授甲而如鮑氏，遭高彊醉而騁，遂見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無宇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以此論之，伐者有罪，被伐者宜無罪矣。無何，高彊謂欒施曰：先得公，以自助。陳鮑焉往。從之。欒高欲入，景公不聽，遂伐虎門。虎門為公之寢門，而稱兵以犯之，則罪在不赦。夫非尊由自作與？至公使王黑以靈姑銔之旗率戰于稷門，敗之，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則亦圖苟免於不可活之罪已也。若夫傳言欒施高彊，而經但書欒施者，注謂高彊非卿，故不書。春秋重誅首惡，蓋亦有此例焉。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管見］此年秋七月之帥師伐莒，亦因莒之來伐而伐之耳。前襄公末年，莒人弒其君密州，魯以昭公元年三月取鄆，乘其亂也。秋，叔弓帥師疆鄆田。至五年夏，莒牟夷又以牟婁及防茲來奔，魯納之，於是莒師來伐，故其秋七月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也。及茲既越五年，莒之亡四邑而又敗師，豈得忘情於魯哉？亦足知魯今之帥師伐莒為應兵，非莒師不起，而自魯始也。徒以莒人退走，不敢戰，則不得如前此敗之于蚡泉者，必當夾入莒師以實之，乃但書伐莒而止也。季孫意如之帥師於伐莒始見，觀其八年秋之蒐于紅，固宜踴躍用兵矣，欲不親行也，得乎？其佐之以叔弓者，亦謂蚡泉之敗莒師，有成績於此，仍得資其出勝算耳。至於挈仲孫貜以偕行，又或因其去年秋之如齊克肩使命，尤欲使之歷戎行，以徵其武用之有備與。

戊午，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管見］叔孫婼於晉侯之卒，其有為使如晉會葬，而特舉其名氏者，前惟文公六年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乃一見。此惟昭公十年秋七月戊午，晉侯彪卒，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乃再見，皆有為也。公子遂初為僖公所寵任，文公立，翼之，用公孫敖，未幾而復改用公子遂，卒成十八年殺子赤以立宣公之禍，故先於文公六年之十月特書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欲以著其能逞遂惡者之因，是基始也。叔孫舍事昭公，其二十三年為行人以如晉，晉人執之，踰年而始歸。叔孫舍無所屈於晉，卒成二十五年矢志從公，而不附於季孫之節，故亦先於昭公十年之九月特書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欲以著其克效忠勤者之從此見端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管見］此年十有二月不稱冬，孫氏復以為脫字，殆未必然。按禮記月令，言季冬行夏令，則時雪不降，冰凍消釋。又前僖公三十三年書冬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氣候之失正，或亦有見於今之昭十年者。春秋以是為季冬行夏令也，故特不書冬，以紀時變焉。至於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則但詳其月日可耳，豈必同於史冊之編年者，並當繫之以時也哉。

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管見］宋公成以妾子得立為世子，由魯伯姬歸為宋共公固之夫人，丞請於共公而立之。其賢素著，共公以成之十五年卒，世子成嗣之，在位四十四年，歷魯之三。其當重伯姬，亦重伯姬所立之宋公成也。故襄之三十年夏五月甲

十宋伯姬卒。秋七月，魯使其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及[illegible]
昭之十年冬十有二月甲午，宋公成卒。十有一年春二月，
魯亦使其卿叔弓如宋葬宋平公。高氏閌曰：卿共盟主之
葬猶可言也，卿共同列之葬，非禮甚矣。此於當日之情事，
猶與
未審。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管見 前楚子以三年中聯伐吳，其後之一舉，使遠罷帥師徵師于蔡、陳、許，不應，遂怒其叛，于是罷吳師一年。及昭之八年冬，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九年春，以許遷于夷。又踰一年，為今之十一年。輒有事于滅蔡，故其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以詐圍其君，以強陵其國，一時並起，勢分

而機惡，楚子之謀蔡，其惡極矣。名楚子者，高氏閌曰：蔡侯般弒逆之罪，雖義所當討，而楚子亦弒逆之賊也。以賊討賊，何辨曲直？況楚子非真治般，志在滅蔡也。故春秋書楚子虔、蔡侯般，同斥其名，以見其罪同耳。按此說最得經旨。益昭之元年冬，楚子麇為令尹公子圍所弒，其跡甚秘，故但書卒而已。惟其下聯書楚公子比出奔晉，使人推其出奔之由，乃知比為右尹，貫偪於令尹公子圍之弒麇而自立也。圍實弒麇，而使其罪在隱躍間者，何以故？為圍既自立，而更名曰虔，欲有以自匿耳。直書公子圍弒其君麇，而轉不得實，乃因此年之誘殺其弒君之蔡侯般，特追正其罪而書之曰楚子虔，以為是殺蔡侯般者，即弒其君麇之公子圍，而更名為虔者也。楚子虔何以別於蔡侯般乎？至其誘殺蔡侯般所以誘之者，傳特稱蔡大夫以為幣重而言甘，彼楚子之誘蔡侯，詎須以重幣哉？謂其言甘則近之矣。其言如何？由楚子殺蔡侯于申，以推申為楚地，在今南陽之宛縣，去蔡頗遠。即昭之四年，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

[illegible]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並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之地也。今兹子復至於申。名蔡侯般，當謂蔡之事楚，楚伐陳、許，為久。此先六年之遠，罷伐吳，蔡亦不復會師，必從於陳、許之。欲叛，而蔡不能，以有興耳。是陳、許在所必懲，而蔡猶可原矣。且此日之伐吳，其事未竟，則往時之會申，其好猶當修也。以是名蔡侯般，蔡侯亦知楚子貪而無信，不敢行，而要有不敢不行者。固竊料不行而遭楚子，楚師必至，即將與陳俱滅，並無望如許之，仍得遷矣。無何蔡侯般至於申，見楚子，楚子伏甲以饗蔡侯，遂醉而殺之。蓋欲使蔡無君，而乘之，以取其國耳。於時楚公子棄疾先受命於楚子，亦虔蔡侯至申之日，亟帥師圍蔡以環而攻之也。再按此書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有正意，亦有餘意。觀此年之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其借以正蔡侯般弒君之罪者，此其終事也。而公子棄疾之帥師圍蔡，夫非其始事乎？不寧惟是，觀此後二年之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

棄疾殺公子比而自立，以代虔，其足借以正楚子虔弒君之罪者，此其後事也。而公子棄疾之帥師圍蔡，夫非其先事乎？是當推論之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管見 魯之妾母書夫人者，自僖公之母成風始。其卒亦書薨。此歸氏為齊歸，乃敬歸之娣，昭公之母也。於此年夏五月甲申，書夫人歸氏薨。有自來矣。至前之襄公薨，立敬歸所出之子野以毀卒。將立昭公，穆叔不欲，以為子野本非嫡嗣，何必立其娣齊歸之子。是子野之母亦非襄公之嫡夫人矣。然自昭元年至哀十四年，再無有卒葬襄公夫人者，何哉？其或以襄公之夫人固無子，而年有永，猶得存于春秋之後，故不及書其卒與。

大蒐于比蒲

[illegible]蒐于紅，不稱大。此曰大蒐，則與襄公十一年春[illegible]三軍同矣。比蒲乃郎囿之分名，由季孫意如以[illegible]年不得郎囿而增之，既成，因特及此。十一年五月，令中軍合於上下二軍，以試大蒐也。然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孔疏：無事者，謂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此年上書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非有喪事乎？小君猶在殯，其國卿季孫意如乃從事于大蒐，則負罪已重。若復強請於公，以致公亦不免越紼而行事，而季孫意如之罪益不可勝誅矣。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管見　昭公元年六月丁巳，邾子華卒，前於襄之二十八年春，來朝，與魯爲好，故魯亦及其卒年之秋，使人會葬邾悼公也。悼公之後，邾子穿嗣之，即位既十年，當今昭之十一年，邾子以其五月來請盟焉，適月之甲申，公母夫人歸氏

薨，公在喪，喪不貳事，禮辭之，顧以異日可也。而必使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者，豈公之志哉？徒以季孫意如當國，其父季孫宿乘莒亂以圖莒，莒亡郠。鄫年婁及防茲四邑，憤而伐魯，魯復敗其師于蚡泉。懷怨四年，餘又於去年秋來伐。季孫意如與叔弓、仲孫貜共帥師伐莒，蓋亦以莒爲勍敵也。而莒遂退走，不敢戰，夫非力圖後舉，且謀得邾以自助乎？計自襄之八年以後，十八年以前，莒之伐我東鄙者三，侵我東鄙者一，又續以邾之伐我南鄙者一，至再焉。比實莒結於邾之前事也。賴爾時晉侯初立，襄悼公之餘烈，會溴梁而並執莒子、邾子，盟祝柯而又獨執邾子，魯於是乎始安。二十越于今，莒之強如故，而晉之霸益衰，莒苟復務邾子以病魯，晉能復執邾子以庇魯耶？魯將備莒之患，必急敦邾之好，故當此年夫人歸氏薨之五月，邾子來會，公不得自會，則即使仲孫貜會之，初不顧其出會而犯禮，邾子來會而請盟，公不得親盟，則即使仲孫貜盟之，卒不顧其重盟而輕喪也。凡皆季孫意如之私志，惟所欲爲而

出於此者，夫至祲祥地名，杜注闕。或言[illegible]在今兖州府滋陽縣境，未審果否。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管見　會于厥慭，左傳以爲謀救蔡，殆未必然。楚子之滅陳，在此前四年，晉亦置若罔聞，則其漠視遷許，又毋論已。及此年之夏四月，楚子誘殺蔡侯般于申，公子棄疾旋帥師圍蔡。蔡將與陳俱滅矣，晉更何以救之？蔡在陳南，欲救蔡，必先復陳，欲復陳，必先敗楚。晉文城濮之役，既爲[illegible]繼。即厲公州蒲之幸勝于鄢陵，亦不可再也。晉之[illegible]何敢號召諸侯之卿大夫，以倡言救蔡乎？且楚之先滅陳，由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欲立公子留，陳侯以是卒，陳之亂已極矣。至蔡侯般以世子弒其君固，又爲亂賊之尤，其自立爲君十餘年，未聞有討之者。彼晉之韓起主于救

蔡，將執何辭以詰責楚子哉？蓋其不能不爲此會者，以晉之韓起執政十一年，深咎前趙武聽定弭兵之說，使向戌成之盟于宋，頓使晉楚並霸，閱五年，又爲之會號以圍前盟。是時之公子圍，即此楚子虔也。其橫暴之狀，晉與諸侯之卿大夫已共覩矣。未幾而陰謀楚子麇以自立，赧爲會于申，定議伐吳，睽三歲不得志，乃借端滅陳，復遷許，今尤期於滅蔡，皆宋之盟有以啟之也。自是以往，楚子虔不死，晉之外，惟齊患差緩，他若魯宋衛鄭及曹杞，漫將及此，滅陳蔡之後，伺其間而圖之，庸可不早慮乎？以故於此年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皆晉韓起之所招集，欲使舍其向之會于貌者，轉而從今之會于厥慭者也。其會無他，約誓惟各慎固封守，除戎器以戒不虞，俾楚子虔恣行墮惡，罪盈自斃已耳。若蔡之事，楚久楚不預而救其君，圍其國，勢必不救，即相從於已滅之陳，則亦與遷許俱毋論焉可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管見齊謚也夫人別為謚而不從君自謚公之夫人文姜始其後亦率以為常矣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管見胡傳世子為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命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屈就擒虜用其身而不愼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趙氏與權曰楚虔誘殺蔡君而圍蔡損兵八月蔡城不下則世子有不肯為之服也城陷就執虔忿其淹楚之師以此歸用之經詳其事窮楚惡也按前稱師師則公子棄疾之圍蔡楚子固猶然居于中耳至圍之既久而滅蔡則但稱師不稱師是圍蔡之役及楚子自申至蔡而蔡始滅矣其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蓋使刑人截其耳以告功于廟與詩稱獻馘同也非殺牲以祭之比至傳指所用之地曰岡山不害為其山亦無可考

十有二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管見昭公三年冬北燕伯款出奔齊傳謂燕簡公多嬖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然未聞其別立君也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其為納北燕伯必矣卒之弗克納故獨書伐北燕而止及茲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傳曰因其衆也注謂因陽之衆欲納北燕伯而因以納之耳然陽為北燕之別邑豈嘗入其國都而正北燕伯之為君乎討俞衛侯衎亦出奔齊衛孫林父甯殖立公孫剽後衛侯入于夷儀甯喜弒其君剽衛侯衎復歸于衛是雖出奔而國仍有屬及其復歸而身亦有終矣若夫北燕伯之出奔齊亦同於衛侯衎今得高偃帥師納之于陽又何異於衛侯之入夷儀乎然其間已歷十年初既無謀篡之賊人卒亦無反正之[illegible]夫非燕大夫之比黨據國即其成一燕君卒是為常亦[illegible]能使燕君之去國者雖假齊勢以入於燕之別邑而迄[illegible]能有其國哉春秋書此蓋深慨於君弱臣强之故其變[illegible]為甚奇也陽杜注燕地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今隸保定府唐縣東有漢唐縣故城春秋時曰陽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管見左傳曰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高氏閌曰公始以卿敘弓共平公之喪故宋元公嗣位而即使來聘也按合觀傳說其意始完

公如晉至河乃復

管見左傳云公如晉至河乃復者以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此年夏公如晉辭公公子慭遂如晉按前之十年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伐莒若果取郠經文當繫之伐莒之下與元年取鄆莒之鄆及四年再取莒所滅之鄫為一例也而胡以爲闕乎且計昭公之十二年中絕未嘗有莒子之從晉從者則雖忿於魯公之取鄆亦無緣究見晉侯而愬之矣又晉侯夷卒新立二年公之如晉始朝也縱使莒子不愬沒以取鄆赴愬晉侯豈肯以此愁魯而辭公之來朝至河者哉是必不然竊意此年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左氏為之傳與明年叔弓帥師圍費事相通據其大要將為季平子意如不[illegible]於費孚南蒯南蒯私謂公子慭曰吾出季氏而歸其[illegible]之[illegible]

公子更代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公子憖許之及公如晉公子憖從焉既而南蒯將攻季氏懼不克輒以費叛入于齊公如晉至河則南蒯之亂乃自河而復不得卒如晉及公子憖奔其叛勢以致命於晉侯告以故是則公之旋東言遂為叛於費南蒯之作亂而自復耳以視昭二年之書公如晉至河乃復費由晉侯平公亂之辭之者其言同而其言之意自別。

五月葬鄭簡公

管見前見公七年晉會諸侯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至于鄬實由鄭卿公子騑者欲阻鄭伯之如會而暫以從楚鄭伯不聽遂使賊夜弒之以瘧赴諸侯疑而莫能察亦於其明年會葬鄭僖公凶則其君弒賊未得討遂遣而行之反據樹之使鄭伯髡頑銜冤地下豈不哀哉當時其子嘉生五年耳奉而立之立三年而後盜殺其首惡公子

騑並其黨公子發公孫輒亦庶幾得以康鄭伯髡頑之靈也自是在位及三十六年襄公以前何嘗聞鄭之執政有良大夫乎惟昭之元年會虢及昭十一年會厥慭兩見鄭罕虎者差強人意且引子產佐之鄭用以寧然則此年之三月壬申鄭伯嘉卒獲保首領以沒至茲五月葬鄭簡公為之除道而塴諸侯之賓集不憚日中而始返亦可謂大幸矣。

楚殺其大夫成熊

管見楚殺其大夫成熊春秋不削其爵而並標其名氏蓋大夫之良而敢於犯楚子虎者說文虎虎行貌前楚子郟敖名麇麇鹿屬亦呼為麐虎能噬之然則楚公子圍之弒麇自立而史名曰虔亦欲者其威之所及皆靡然莫之敢攖云。聞而其時有大夫成熊者為前楚令尹成得臣之後因氏成而以熊名熊為雄義唐柳宗元羆說曰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熊本羆類亦虎之敵也此大夫能不畏楚虔而自成其熊之名固當但顏諫諍雖死亦不避矣此數年中楚子誘陳退許旋復滅蔡而於蔡尤為虐焉先既誘殺蔡侯殺于申後復以滅蔡而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其大夫成熊能不逆其懇直以進規與楚子雖惡其逆耳而猶斥為惡忠可勿論也至是而忽殺其大夫成熊則何以故傳謂其戒諸成熊於楚子是矣但其譖之之辭必誣為退有後言肆情謗訕楚子懟遂命殺之然楚虔之虎威足以殺大夫而大夫之自成為熊獨能犯楚子之虎威以死而不修其名氏不可沒也古以熊為男子之祥亦比於丈夫之雄人之克體此意以自成其身者曾有幾哉如楚大夫成熊則真奇男子烈丈夫矣紀其名氏不即足以彰其行跡也耶或曰春秋書法此係直以名氏作傳贊似為創例在他經亦有可援以共證者否曰有昔秦穆公卒其殉葬用百有七十七人子車氏之三子與焉皆秦之良國人哀之賦黄鳥其首章曰子車奄息奄屏也屏息者為端人故

曰維此奄息百夫之特二章曰子車仲行仲中也中行者為正人故曰維此仲行百夫之防三章曰子車鍼虎鍼刺也刺虎者為勇人故曰維此鍼虎百夫之禦維為思維之維皆謂因其奄息仲行鍼虎之名而思之而子車氏之三子其並為秦之良者已可概見。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

管見夏五月公如晉公子憖從之至河公聞魯有費宰南蒯作亂乃復使公子憖如晉憖卒事而還及冬十月以與於南蒯之謀欲去季孫意如而代其位南蒯懼不克遂以費叛公子憖聞之不敢入魯乃不復命於公而出奔齊。

楚子伐徐

管見自昭公四年以來楚子嘗聯三歲伐吳最後伐羅邲師亦徵師於蔡陳許以及徐而皆不若先之與伐吳者各以師會楚子怒其叛也先以八年冬十月滅陳旋於九年春遷許踰一年為十一年其冬十一月復滅蔡而令乃及此十二年之冬十月始有事於伐徐耳左傳云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然則此年之書楚子伐徐正欲見明年之楚公子比弒其君虔于乾谿者實因於伐徐故其弒之也在乾谿也

晉伐鮮虞

管見鮮虞杜注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今直隸真定府新樂縣西南有新市故城俗名新城鋪其地有鮮虞亭史記索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又路史國名紀子姓國鮮虞子中山新市也有鮮虞故城白狄別居種族大晉伐

之括地志以直隸真定為鮮虞其地左界太行太行起河南及山西澤潞遼沁而接大同之恒山多為狄所萃居各成部落以為北狄別種可矣必舍北而稱白則泥若夫鮮虞所據本為中國諸侯封地所由來莫可的指則其或稱子姓或稱姬姓姑置弗論可也但自入春秋以來書狄之為難者絕不聞有鮮虞及茲昭十二年晉獨何為伐之且自今伐鮮虞以後十五年再書晉荀吳帥師伐鮮虞至定之四年五年既書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又嘗書晉士鞅帥師伐鮮虞末已也哀公六年仍特書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其間亦絕不聞有書鮮虞伐晉者則其罪專在晉矣故此年之初伐鮮虞特書晉以貶其君與卿而斥責之於鮮虞無譏焉晉宜須重貶

十有三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

管見費宰南蒯以費叛故季孫意如使叔弓帥師圍費而春秋書此若見意如以公臣而無君則南蒯亦以家僕而叛主故先之罪加甚遂至起兵動衆環而攻之如敵國然可不戒哉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管見乾谿杜注在譙國城父縣南今江南鳳陽府亳州東南有乾谿與城父縣相近即漢之城父縣也前昭公元年楚子麇卒實由公子圍弒之今所謂楚子虔者是矣於時右尹楚公子比避其難遂出奔晉及茲凡十三年值去年冬十月傳稱楚子虔伐徐次於乾谿為之援其先嘗使公子棄疾君所滅之陳蔡主方城之外有事蔡大夫朝吳之觀從率羣失職者以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既至盟謀鄧帥師入楚殺楚太子祿及公子罷敵脅比而立之使令於

乾谿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虔縊而死春秋於此年夏四月書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弒其君虔於乾谿家氏鉉翁曰比雖未嘗事虔然虔兄也比弟也虔君楚國十三年比自外來歸為君而虔死不曰弒君可乎是固然矣但此書楚公子比之弒其君虔尤欲為楚公子棄疾之弒其君虔定案耳吳氏澄曰棄疾以國君位而殺比其罪均也然則觀下文聯書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是知棄疾之欲代虔為君與比不兩立其以殺之者喪比之魄而貫攝其魂魄猶一體心猶一心行猶一行也彼弒其君虔於乾谿者可猶以自晉而歸於楚之公子比尸其名哉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管見汪氏克寬曰楚共之子長則康王次虔次比次黑肱次棄疾棄疾因虔無道而謀代其位以己次居幼不足以服國人故脅比而立之其意與蘇氏轍直稱棄疾以比為名者正同是為得其立比而旋殺之之情矣至殺比之始

末詳載左傳初稱觀從謂公子比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比曰余不忍也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經爾國殺囚王入矣棄疾復使人周走而呼王至偏國中國人大驚從使蔓成然走告公子比曰王至而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衆怒如水火不可犯旅又有呼而走告者曰衆即至矣公子比懼乃自殺他有從之死者姑置弗論可耳於是弃疾即位更名熊居葬比于訾謂訾敖凡楚之不成君無號謚者皆謂之敖比亦從其例焉高氏閱曰弃疾本國位而脅立比比既立遂殺而篡之改名居盜弑君之人名在諸侯之策故公子圍改名虔公子棄疾改名居也夫弑君之罪其實歸諸於此當時惟觀從得脫其私而已至若公子比者不將濫死而亦無辭也哉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管見 討前襄公二十五年夏晉會諸侯于夷儀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至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及諸侯之大夫于宋秋七月辛巳盟于宋使晉與楚為成將弭兵以寧中夏也自是以後及今昭公十三年諸侯之不親會盟而惟以大夫會盟者既經十八年矣初昭之元年春正月晉趙武楚公子圍復會諸侯之大夫于虢以固宋之盟其冬十一月公子圍弑其君麇而自立更名虔右尹公子比出奔晉四年楚子虔遂會中伐吳五年及六年又聯伐之未得志八年乘陳亂滅陳放公子招殺孔奐九年遷許于陳之夷十一年誘殺蔡侯般旋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值昨十二年復伐徐楚子虔次于乾谿為之援橫暴極矣今年夏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公子棄疾為王謀其實欲自代虔而紿先以立比以為名也於是立不踰月脅殺比而篡其位是為平王其陰狠詭詐尤惡于虔諸侯其能堪乎晉乃大此年秋而以會于平丘合諸侯使相視聽即期以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共矢一心并力以絕其而為之戒備也且仍合盟于宋以速會號皆以大夫從事耳今欲續前之諸侯會夷儀以同盟于重丘昔令諸侯畢集其能致乎因思襄之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由悼公假寵于周而請王卿單子以從盟故其時齊為晉匹齊侯不至其世子光亦至焉不爭唯是陳久事楚而陳侯忽使其臣袁僑如會晉亦即於月之戊寅使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悼公以是待諸侯而爾來以叔雞澤之同盟從以單子今會于平丘而重之以同盟亦得劉子以涖焉可知經於此年秋書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即繼書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也蓋以為不有劉子晉固未能必得此會以同盟也況若會于平丘之先傳言晉侯起平丘而令吳子于良是在下邳即今淮安府之邳州吳子以水道不可辭之乃還虔此事亦所必有初悼公既會諸侯以同盟雞澤欲通吳以掎楚一自會吳于柤遂與諸侯勤三駕之師鄭由以服楚莫敢見爭然則楚之居國南鄉苟懷北方可圖之貌志亦賴吳之有以牽掣其東也在今之晉侯夷不亦熟州而審計哉以故平丘之會盟諸侯猶在後而其欲會吳子于良者乃獨先也然至良而吳子辭會當其還至平丘同叔向示威之言使羊舌鮒攝司馬治兵于邾南甲車及四千乘亦無聊之極事耳其足以震懾諸侯也耶春秋書此特以志晉合諸侯由是止鄢陵之後參盟復作晉不主盟矣夫晉昭立三年以諸侯會于平丘亦即同盟於平丘而其無能為之勢已可推見彼先之求會吳子于良而不得會其忍恥尚堪言哉故雖傳有其事而經則無文

公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至自會

管見 左傳言平邱之會，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知公不與盟者，職是故已。但爾時之愬於晉，當先莒而後邾。自昭公以來，魯乘莒亂，以元年三月取鄆，秋，疆鄆田；四年九月取鄫，所滅之鄫。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魯納之，莒怨甚，以師伐魯，魯又敗之於蚡泉。至十年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復伐莒，則莒之怨[illegible]情於晉，當魯伐莒之月戊午，晉[illegible]侯在位及三年，而徵諸侯會于平邱，以同盟[illegible]國，莒子為首，數國必將以魯故愬于晉矣。至于邾子亦方以昨十一年夏，同仲孫貜會之，盟于祲祥，而今輒棄盟以附和莒子，其亦有所怏怏之，收邾田自漷水，雖久，而怨未能釋。莒子引之，而邾子亦從之，與夫莒邾同愬其怨，將如何哉。欲晉之[illegible]其怨，而遂執公耳。前襄之十六年，晉平公承悼公之餘烈，以其元年會諸侯于溴梁，晉聽魯之愬，而執莒子、邾子以歸，後又以其四年盟諸侯于祝柯，晉復聽魯之愬，而執邾子，夫豈不欲因此平邱之會，愬魯於晉，而即得晉之遂執公乎。且悼公以前，為晉厲公州蒲，以成之十六年秋，會諸侯于沙隨，不見公。公復從晉伐鄭，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公羊傳曰：執者不舍而舍，於公所也。注謂昭公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不言舍，今言舍者，以公在苕丘故也。據此則是年九月，但書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諱公之被執也。令使晉侯既欲執昭公，不亦有前事之可踵行者乎。然晉昭猶未敢如厲公州蒲之橫暴自逞也，故獨使公不與盟，而以莒邾之愬[illegible]公之季孫意如以歸而已。其執時于晉，傳言所以然[illegible]以蔡莒之使狄人守之，與厲公之執季孫行[illegible]不言舍之，亦以著今之公不與盟而[illegible]而卒書公至自會，益幸之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管見 劉氏絢曰：陳蔡者，先王之封國，非楚可滅，非楚可復，故[illegible]兩書歸于二君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二君名者，蔡非諸侯，至此始立也。高氏閌曰：楚靈不道，暴滅陳蔡，而平王始依陳蔡之國籍以發難，今既得位，遂復陳蔡，以報其功，暴靈之惡而歸恩于己也。吳氏澂曰：廬，蔡靈公般之孫；吳，陳哀公溺之孫，當有其國而為君者也。按三說已盡經旨。

冬十月葬蔡靈公

管見 陸氏淳曰：國復乃葬，凡三十有一月。按蔡靈公般以世子弒其君固而自立，則弒君兼以弒父，是為亂賊之尤矣。既越十三年，乃由楚子虔誘而殺之于申。論周官九伐之灋，則當殘之，暴露猶失刑也，何葬之有。及楚子居復蔡，蔡侯廬式請于楚而葬之也。不然，胡由而得葬乎。然楚子居亦一蔡侯般耳，方召立公子比而弒其君虔，旋復自立而殺其所立之公子比，則是賊弒而君也，不又為亂賊之尤哉。令值昭之十三年冬十月，適以楚子居而葬蔡侯般，故春秋不削蔡靈公之葬，欲並見楚平之許葬蔡靈公者，亦為亂賊之尤，乃見其生而同惡，死而相恤，有如此。

公如晉至河乃復

管見 左傳云：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以此推之，辭公者，非晉侯，乃晉卿耳。晉政多門，其諸卿皆招權納賄，而託強家，故不必告之晉侯，即可私于

季孫[illegible]如而使歸公也蓋公之如晉也以[illegible]平丘之會于
平丘[illegible]曰莒邾之愬未得與八月甲戌同盟而其不與
[illegible]執之以歸于晉[illegible]當其公至自會
[illegible]此月旋又於其冬十月如晉[illegible]朝晉侯以釋其
[illegible]惟季孫意如之在晉[illegible]公見晉侯而晉侯
辭以陵暴莒邾之故公或以為晉[illegible]意如之執拘而出
于此縱有以自解其執之者能[illegible]乃急賂求晉卿如
傳所稱荀吳韓起子之等並及其大夫之可任使如士景
伯者皆有賂遂假晉侯之命何公之至河而辭之公安得
辛如晉哉此其至河乃復實由在晉之季孫意如有以使
晉辭公而晉侯亦不知也
宜公之悯然以歸而已

吳滅州來

管見 州來淮南下蔡縣是也今壽州北三十里有下蔡城劉氏敞曰左氏謂州來為楚邑非也州來本小國世服于楚未嘗特與諸侯盟會嚴氏啟隆曰州來逼北則魯逼南而西則楚吳待州來可以窺楚楚控州來可以禦吳故州來吳楚之所[illegible]也按前成公七年吳入州來入則取之不待言而仍未能[illegible]也及茲昭公十三年歷五十六年而吳滅州來則州[illegible]吳有矣左傳又于十九年稱楚人城州來經不書當不以[illegible]也自令滅州來以後歷二十四年為定公四年吳入郢郢屬楚都而吳之入郢遂與昔之吳入州來同何以其易[illegible]比然則令之滅州來自昔之入州來始後之入郢又自其昔之入州來而令滅州來始矣嚴氏[illegible]州來為吳楚之扼吭吳得州來即可以窺楚豈不誠然乎哉

凝園讀春秋管見卷之十二

慎齋羅典徽五氏定稿

男紹祁 孫善恕賢綸 校字

昭公

十有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

管見 去年秋八月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其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必謂晉侯之怒公未已而辭之也一越今年春而意如乃至自晉豈晉侯之釋然於公而遽歸意如哉蓋由意如之賂晉卿而使請于晉侯即因晉卿以賂晉侯而使晉侯遂從其請耳其請之之辭又必謂莒邾之所愬于會者皆出自公而非意如之罪也是時晉侯夷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其執政韓起為最荀吳佐之惟所欲為耳故昨冬之公如晉至河乃復傳稱荀吳告韓宣子使辭公宣子即韓起也及此春之意如至自晉傳又稱魯之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以告韓宣子使歸意如中行穆子即荀吳也然則意如之倚韓荀二家以賂細結得假晉侯之權以制魯君而庇季孫者亦惟所欲為矣度其至自晉以後其專橫益為公所不堪此時之孫于齊卒客死于乾侯非遇是為僭逐之始基乎討前隱桓莊之世有公族為大夫而強庶無君皆削氏而序其名如所書無駭書翬書挾書柔書溺者是已今桓族有季孫氏至意如而無君特甚則其從削氏書名之例固其惟孔子與意如同時其加之貶絕猶必以婉出之故其名意如而不及氏亦可使讀春秋者疑于前書晉人執季孫意如則今之至自晉者本一事之始終則其氏可省以非同于削氏而序其名之常例也此

正傳之所謂志而晦者與燕執季孫意如在去年秋八月此其至自晉者在今年春又可使讀春秋者審于再既隔年則不得如事之同在一年者可緣前文以從省即仍不系于削氏而斥其名之正例也此又傳之所謂微而顯者與

三月曹伯滕卒

管見此曹武公也其先爲曹伯負芻又其先爲曹伯廬前成公十三年宣公會晉師伐秦曹伯廬卒于師襄公十八年成公會晉師圍齊曹伯負芻亦卒于師凡皆迫于伯令非王事也夫豈其死所哉至曹伯滕嗣之凡在位二十七年及茲昭公之十四年三月得書曹伯滕卒是必在其國而卒于路寢也亦云幸矣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管見莒子去疾卒立其子郊公狂益猶在幼稚而以公子意恢輔之時莒大夫蒲餘侯茲父善于莒子去疾之弟庚與去疾子郊公又獨善于公子意恢而惡公子鐸鐸因與蒲餘侯謀使殺公子意恢公子鐸遂迎庚與于齊立之郊公不知所在益爲莒之沈毅有力者所匿初不令公子鐸及蒲餘侯之徒得而踪跡之也故經不書出奔但書莒殺其公子意恢以見改立庚與者之倡逐郊公有如此耳至左傳言郊公出奔齊殆未必其常就傳求之既以庚與先亡在齊及茲而公子鐸如齊逆之齊復使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齊之田若使郊公果出奔齊齊豈不能執郊公以沈庚與而更索賂田哉觀此後十年當昭公之二十三年莒子庚與來奔爲復立郊公也其在位終西狩獲麟之時而未聞其卒據此推度當必有人焉能隱閉之至十年而保全無患乃能推奉之至于十七年而安穩不搖也或謂莒之先匿郊公而後復立郊公者莫可指目亦不能無疑焉按下二十三年傳云莒子庚與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是即可爲出庚與而納郊公之機矣維時頓有莒大夫烏存帥國人而逐之庚與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于道左懼將止死復有莒大夫苑羊牧之謂庚與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夫非恐庚與之不遽奔魯而更速之使去莒乎然則莒郊公之以匿存其身以復立安其位者即賴此烏存苑羊牧之二大夫與令公子意恢受著郊公去疾之顧託而不能其事身既遇害使君亦瀕于危苟非莒二大夫之沈毅有力其何能爲之救敗而圖終耶若傳之言莒庚與來奔直紀出齊人歸郊公當與此言莒殺其公子意恢直據入郊公出奔齊者皆存疑定而未審之辭不宜泥看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管見前吳子乘亦稱壽夢生四子長遏次餘祭次夷末季則札也壽夢初以札爲賢欲立之札固辭乃立遏由遏及餘祭餘祭及夷末三傳皆兄弟相及欲終致國於季札以稱其父壽夢之意至此昭十五年吳子夷末卒將立季札札辭益二夷末乃立其子僚焉逮此後之二十七年而吳弑其君僚則遏之子闔廬所弑也闔廬經書光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管見禮記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魯公廟本無文稱由成公六年季孫行父始立武宮然後易魯公之廟號為文宮耳至襄公二十年冬十月季孫行父卒其謚曰文必令從享於文宮以別於武也至昭公七年之冬十一月季孫宿卒其謚曰武亦必令從享於武宮以別於文也但魯以周公之太廟為最尊其魯公武公之比於文武世室者亦當以文宮為尊矣何以此十五年之二月癸酉獨稱有事於武宮也哉蓋緣先之十三年秋晉會諸侯同盟於平丘以聽莒邾之愬辭公使不得與盟其勢將還覇圖以執公而不果乃執季孫意如以歸公得至自會及明十四年正月意如亦至自晉此在意如之心將謂公之幸免於執必由武公之靈足以陰懾晉侯之魄而舍之即亦自謂其不免於執而遽得釋必由武公之靈及其父季孫宿之靈足以默牖晉侯之衷而脫之也其可不於反而告至以後特有事於纘戎祖考之武宮乎意如以是白公公亦莫敢不諾矣至於以此十五年二月癸

酉方有事於武宮籥入而叔弓卒彼叔弓者為叔老之子系出於宣公之母弟叔肸也襄之二十二年叔老卒叔弓固當襲其卿職矣經事襄昭二君先從季孫宿佐政十八年又復從季孫意如八年其間出使於滕宋晉楚諸國而外如彊鄆田敗莒師又從伐莒復圍費其師師者有戎功亦魯之重臣也適當涖事武宮及籥入而卒為之去樂卒事此於先王之定制無可考殆亦習聞宣公有是亡於禮者之禮遂踵而行之耳致宣公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與此年之於叔弓大畧相類而文義亦有辨焉蓋籥為舞器之有聲者既言去籥則樂之盡去可知若此惟稱籥入無去字則不得不以去樂明指之矣且凡樂器皆宿縣惟舞者以當事乃入故特稱籥入以著其適當有事於武宮之初而叔弓卒也況乎春秋之記宣公亦越昭公者雖並為有事而宣公於太廟昭公則於武宮雖統為去樂卒事而宣公於繹日昭公則於祭時又何可混而一之也耶

夏蔡朝吳出奔鄭

管見朝吳杜注但云故蔡大夫聲子之子則是本無位也惟彼蔡之國人蓋皆屬之目耳此前之十一年夏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冬十一月楚師滅蔡執世子有以歸用之使公子棄疾為蔡公朝吳必心傷之而莫如何也十二年冬楚子伐徐以懼吳次於乾谿前楚子昭殺觀起其子觀從在蔡事朝吳乃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從因以父死怨楚而謀作亂以復蔡也是賈深中朝吳之隱能不為之助乎故觀從遂以蔡公棄疾之命召公子比於晉並召在鄭之公子黑肱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棄疾方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公子比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狗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國人眾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予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

欲且違上何適而可眾曰與之乃奉蔡公名二子而盟於鄧許封陳蔡之國而依倚之即帥師以入楚蔡公棄疾使人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黑肱為令尹次於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乾谿之師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求王遇諸棘圍以歸王縊而死當蔡公棄疾之除王宮也國每夜駭曰王入矣其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於公子比及黑肱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眾怒如水大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眾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更名居旅封陳蔡使蔡侯廬歸於蔡陳侯吳歸於陳亦即名觀從曰惟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又以朝吳與有力並授以官蓋亞於觀從者然朝吳志一於蔡既幸楚之復舊國而置新君所願得矣豈屑計其身之榮哉適及茲十五年而楚有譖臣費無極以朝吳在蔡

恐其將有寵於王。欲去之。乃謂之曰。王惟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此不知己者之言。朝吳固當以為汚。吾耳矣。無極又謂其上之人曰。王惟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此所謂上之人。非即前嘗事朝吳之親從乎。彼其庇朝吳之將有寵於王者與。無極不謀而合。乃即一切不顧而以蔡人逐之也。由是朝吳以逐出奔。既非怨然於蔡。而其出奔鄭者。並不往愬於楚。詎不謂楚子居之信讒。固不可與言哉。觀其出奔鄭之後。王聞之。怒。詰無極。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楚子居。遂不復言。則朝吳之先見。為極審矣。夫朝吳先無位於蔡。而遭楚之加禍。既不忍於有托。而逃。脫然獨抱其忠。後受官於楚。以佐蔡之復興。又實緣於有故。而去。毅然獨完其節。故春秋特深嘉之。亦重慨之。書曰。蔡朝吳出奔鄭。蓋以朝吳繫之蔡。欲見蔡人之心乎。蔡者更無有對也。而其事蔡侯

盧。特居下位。則不得舉其爵以辱朝吳矣。至於不容於蔡。而出奔鄭。此為上位親從之所幸。顧非蔡侯盧之大不幸耶。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管見】晉之荀氏。為隰叔之後。食釆於荀。因以為氏。及荀息之子荀林父將中軍。又以中行氏稱焉。惟春秋書氏必從其朔。或一宗而別為之氏者。皆一例削之。故荀吳不稱中行吳也。鮮虞在今真定府新樂縣西南。雖狄類。而未嘗為中國患。值是昭之十二年冬。晉伐鮮虞。未得志。復於茲十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其師無名。惟是狄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耳。然亦但書伐鮮虞而已。究之何嘗得志也哉。至傳稱荀吳伐鮮虞圍鼓三月。以鼓子鳶鞮歸於經文無可推見。

冬公如晉

【管見】此昭之十五年。即晉侯之五年也。公以其冬如晉。蓋繼霸令有五。歲而朝之。成例耳。至十二年平丘之會。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而公得免。公必親往拜之。則是年冬十月之公如晉。是矣。若其至河乃復。實由意如賂晉卿而使辭公。晉侯固不知也。即可料明年春之得見晉侯。公亦必不敢言。

十有六年

春

齊侯伐徐

【管見】趙氏鵬飛曰。徐自齊桓之霸。內從北方。宣成襄之世。不見於經。蓋從楚爾。昭四年申之會。徐人在焉。楚人以其貳於吳也。即會執之。故明年。徐從楚伐吳。其後比於楚。今楚大亂之後。楚平新立。齊侯伐徐。僥倖其貳從也。無桓公之德。而望桓公之服徐。吾見其不自量爾。齊侯書爵。非褒也。杜諤以為別大夫之專兵。是也。家氏鉉翁曰。徐之封。在齊南鄙。桓公之霸。楚成伐徐。桓公躬率諸侯。盟於牡邱。次於匡以救之。又出偏師伐厲。以攻其所必救。非但為徐計。亦自為齊計也。今齊景睥睨晉霸。而不能忘其遠者。乃伐徐。以為左右望之計。視桓公之保徐。有愧多矣。李氏廉曰。此為晉霸既衰。齊景爭霸之始也。齊景公以襄公二十五年即位。及今二十餘年矣。自崔慶相殘之後。委政二惠。及欒高敗。乃始親政。不能明政刑以疆其國。委任陳氏。觀晏子之言。而景公之自治疎矣。乃欲以無政之國。爭彊圖霸。宜其不遂振也。按三說已盡經旨。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管見〕杜註：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後漢志：新城有鄤聚，古鄤氏，今名蠻中。水經註：汝水自梁縣東逕麻鮮城北，故鄤鄉城也，謂麻鮮近訛耳。章懷太子曰：蠻中聚在梁縣東南，今河南南陽府汝州西南有蠻城，是其處也。左傳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註：無質，即無信之謂。胡傳：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虔欲滅中國，而棄疾討蠻氏，謹華夷之辨也。蔡侯與蠻子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般弑父與君，蠻氏亂而無質，其罪之輕重亦差矣。家氏鉉翁曰：書誘書殺，甚罪之深，皆以子稱，見雖有大小強弱之不同，而於周班皆為子，不得相陵，況誘而殺之乎。余氏光曰：戎蠻戎之別種，其稱戎，猶赤狄之有潞氏、甲氏、留吁、鐸之有鐸參、鐸庸、鐸[illegible]也。戎蠻既稱子，則安於王化而服從晉霸者也，特以地在申、葉、許、鄭之西，而南界楚之白羽，故楚人

誘蠻子而殺之耳。按合觀傳說，其義蓋止乎此。

夏公至自晉

〔管見〕左傳：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按此傳特記昭伯之言，其意即以晉侯昭對魯君，以晉六卿昭對魯季孫意如耳。家氏鉉翁曰：公如晉踰歲，涉三時之久乃還，皆意如之陷其君也。汪氏克寬曰：昭公去年冬如晉，今夏書至，為受制於大國故然。雖不書晉人止公，但考其時而事亦著矣。是二說者與傳義互相發明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管見〕季氏廉曰：晉昭立於昭公之十年，在位日淺，惟有厥慭平邱之會，其餘則亦代行虔而已。李氏曰：晉至平昭，霸事浸遲驟衰。春秋所書，皆錄變之大者也。平公五盟六會，服齊伐鄭，求夏平楚，亂城淳于，晉祁午數當時之功如此，然內有變而不知，外有患而不恤，尚何有功足云哉。尊為邦君而授權於大夫，此溴梁之會平公所謂內有變而不知者也。列主夏盟而授權於荊蠻，此宋之盟平公所謂外有患而不恤者也。溴梁之事，諸侯在會而大夫實主載書，是委權以與之也。苟偃一怒而十二國與戎，後五年欒盈之變作，曲沃之民惟主欒氏，不知公室，晉幾分國而並立矣。宋之盟，晉主夏盟而挈諸侯以畀楚，是棄權以假之也。虢之會再讀舊書，後八年楚靈會於申，實用齊侯召陵之典，晉蓋十年無與國之事矣。至於昭公之政則又微矣，僅一會大夫，一盟諸侯，方楚虔辱於乾谿，北方庶幾復霸，為晉君臣者改物厲志，憤悱警惕，以率舊烈，猶恐不逮。今也四方未覩德而虒祁崇侈以啟貳，列國未聞信而邾南盛兵以示沐，平邱雖曰同盟，齊敢北命，鄭敢爭承，衛病勿芟之授，魯因蠻夷之訴，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況能駕馭

國哉，宜乎晉之卑也。按此論定平昭極允，錄之。

九月大雩

〔管見〕左傳：九月大雩，旱也。按昭之三年秋八月大雩，六年秋九月大雩，本屬魯之故事，則今十六年之秋九月大雩，猶是奉行故事云爾。觀上書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魯方以九月大雩，公亦以為祭則寡人而止，而其下即聯書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歲將終矣，畢其濟乎，政由季氏，亦何從得見季孫意如之計及於民也耶。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管見 昭三年秋小邾子來朝至是十七年春小邾子再來朝豈愛吾我亦畏之耳其畏為何謝氏穀曰吾既卑矣小國猶有朝者晉亦卑矣諸侯猶有往昔此不畏其君而畏其強臣耳按此說扼要觀傳稱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其賜答以詩雖不足深信然公之燕小邾子未聞有言而平子意如儼然自為主而視小邾穆公為客輒假能賦以互相詡翔此置公於何地乎是則魯之有強臣而小邾子畏之乃以朝公為名而實欲為季孫意如所酧接者其情事亦概見矣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管見 凡春秋書日有食之有讀去聲同又並指其不當食而食言詳見前隱公三年矣凡日食天子親鼓於社以助陽亦自致其憤發震動之意必於社者以社受天陽故耳至諸侯之救日食以為天子非自為也此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以為請昭子謂諸侯救日用幣以祈社神伐鼓於朝以自責非是蓋日食用幣欲於食訖復常後用之以觀日詛為祈社神哉若其伐鼓助陽亦必於社不得於朝也適有日食之變不使諸侯心乎天子以要王室而教之自謀釋昏解厄曰伐鼓於朝諸侯可當日象乎日有當食不當食禮無或救或不救者而是時之季平子乃獨逞其妄說謾謂日有食之惟正月朔慝未作於是乎伐鼓用幣此夏六月也豈正月乎大史乃對曰正此月也亦以正陽之月建巳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云爾然周雖以十一月為年首何嘗改夏之四月為六月哉觀小雅之刺幽王有正月繁霜篇即為明證亦足料季平子之情態與夫太史之辭駁語皆造設非有微矣且日為王象天無

二日土無二王諸侯雖有君稱於日象不協此年之日有食之實為昭公之將為平子所逐而先示之兆非當其請救日食平子弗從昭子退乃有言曰夫子有異志矣不君君矣以是為觀變之哲夫孰知其有乖大義也耶

秋郯子來朝

管見 郯爲魯南之小國而與季氏之費接壤魯之執政自季孫行父以後日益專橫故前襄之七年春郯子來朝蓋以公為名而實得通於執政之季孫宿也及昭之七年冬季孫宿卒季孫意如嗣之經十年為茲昭之十七年郯子復以其秋來朝又孰非以公為名而實得通於執政之季孫意如耶郯之世次無可考此郯子亦未審何名然少皞之後也其答叔孫昭子之問官極詳核孔子聞之見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當其來朝而公與之燕季孫意如必與焉殆不敢如燕小邾子來朝輒從燕時賦詩倡先借以自明宗國世卿之風雅矣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管見 陸渾之戎以山名陸渾山在今河南府嵩縣東北四十里伊水出焉與盧氏縣壤相接左傳云晉侯使屠蒯於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許之於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祝史先用牲於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高氏閌曰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自是陸渾睦於楚今荀吳滅之汪氏克寬曰陸渾之戎本居秦晉之西北在荒服之外自僖之二十二年晉人與秦遷之於伊川以偪王畿則是晉人始謀之不臧也今與楚爭強掩其不備而滅之益不足以贖前之過矣按去年夏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謂季平子曰晉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公室其將卑矣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在位於六年以幼弱稱則同未在位矣其初立二年晉伐鮮虞

及立四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豈晉侯夷之志哉旣卒頃公去疾嗣之蓋昭公之弟而非其子亦不得為長君也當頃之元年為今魯昭之十七年秋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又豈晉侯去疾之志哉蓋晉業日衰昭與頃之際六卿之勢張其最甚者內之執政為韓起外之帥師為荀吳也計先之事晉侯夷而伐鮮虞由韓起定謀必使荀吳效力而經無所指目特以晉為統辭欲並譏晉侯夷之不能君而韓起之罔其君以自用耳伐之未得志而還其明年秋韓起欲為晉合諸侯而難之因特假王臣劉子以徼會而遂涖盟乃得同盟於平邱焉夫寧不謂晉之霸業於此幾復振乎又踰一年而使荀吳帥師復伐鮮虞欲竟其事以為功也而卒亦無功蓋鮮虞之衆晉師據傳推之實主於守以避晉之鋒備出於叛與降以止晉之暴故鮮虞有邑曰鼓晉師至不戰而守當其圍之輒有鼓人請以城叛其果叛與特為叛足以緩師之攻耳鼓人敢請荀吳因竊疑其叛之詐而弗敢納至此後圍之三月不克則其守

固矣輒又有鼓人請降其果降與亦特為降足以免師之殺耳鼓人敢再請荀吳仍竊疑其降之詐而弗敢受於時晉之軍吏先後進詢所以荀吳皆強辭以答之一謂叛為奸人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奸一謂降為怠民吾不可以獲一邑而教民怠其理近正其氣似壯然心知鮮虞之不易圖也俟鼓人食盡力竭而取之克鼓之日不殘一人以鼓子鳶鞮歸塞責而已旣踰年終事晉侯夷始繼事晉侯去疾以執政之韓起自度先嘗以四年中兩伐鮮虞卒惟克鼓一邑而晉師已老亦棄鼓而以鼓子歸其何以啟封疆利社稷為新君所倚重耶乃思陸渾之戎地偪周畿而貳於楚謀以詭道掩其不備而滅之亦無聊之極事耳由是仍使荀吳帥師以祀史先陸渾之戎信為晉之有事於雒與三塗也不備師從之而遂滅戎陸渾子奔楚其衆奔周周亦大獲彼帥師者非荀吳耶以視前之圍鼓克鼓有叛弗納有降不受朔為判若兩人哉大晉用欺以滅一陸渾之戎則凡中國諸侯必將畏晉師如鬼魅避晉師如水火嗟乎晉之霸業盡廢其終無能為也已

冬有星孛于大辰

管見公羊曰孛者何彗星也孔疏彗為帚也言其狀似掃常光芒孛孛然妖變之星非常所有故書之又公羊曰其言於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注大火心星也伐為參星大火與伐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太辰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故曰亦亦者兩相須之意按心為大火伐為參星雖皆稱大辰惟心居東方七宿之中以季春三月昏時出及季秋九月納兼生成之時故北方農民皆獨呼心星為辰星參不與焉又按心為大火以九月納則昏時不可得見而此於昭之十七年冬書有星孛於大辰非昏見乃旦見也月令孟冬旦七星中中為南方之午位於時火星偪

卯位而將見仲冬旦軫中則火星已出於東方而當卯位矣季冬旦氐中其火星但隔房一宿而近氐同在午位獨未可言中耳經本言火之旦見而傳誤為火之昏見則不得不以經文書冬而不著月者竟作夏時之秋七月觀矣然周之紀年以十一月為首豈嘗改夏之四時十二月以奈從來太史所守之典法哉至魯申須之辨孛星以在大辰而料諸侯之有火災梓慎復以四國實之而及宋之分野並溯陳鄭衛為太皞祝融顓頊之虛亦廓落無實際惟胡傳言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名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天之示人顯矣此說較明切而亦不可泥看余氏光曰星之有名或以其形或以其位或以其事或以其人星本無名名因象立上別三垣下分列宿所以定天體紀日躔初無預於占驗也故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焉春秋時始以辰為商星參為晉星龍為宋鄭之星鶉火為周分而分野

之説因之以起循至戰國游談之士附爲惑世之言凡占休咎類主星名殊不知名星之次雜出無倫而事變無窮亦非星名所能盡紀其説有不可通者而牽以私智推求偶有神合遂謂天常是先王敬授人時之實理反爲術家之所晦矣故碁亭之流氛祲之大者其爲咎徵明矣而王室嫡庶分爭在五年之後乃其偶合者耳豈專屬加心之應哉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管見長岸杜注楚地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相對如門亦曰天門山郡國志東梁山一名蛾眉山春秋楚獲吳乘舟餘皇處也左傳吳伐楚楚令尹陽匄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敗之吉戰於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按傳稱吳伐楚則楚爲應兵而經文之書此戰特先楚人者以楚之司馬子魚因令尹陽匄卜戰不吉而改卜以死自期固實志乎此戰而惟恐其失吳乃獨汲汲以及之也至其戰於長岸子魚先死楚師從之遂大敗吳師而獲其乘舟餘皇亦不得書吳師敗績者司馬子魚以貪功而致死率厲故大敗吳師吳喪先王之乘舟公子光畏罪亦亟藉衆以救死乃使人夜伏舟側開呼餘皇即應之以惑楚師吳師因其亂而夜伐之亦大敗楚師取其乘舟餘皇以歸是吳將號稱轉敗爲功而楚之敗吳乃盡喪其功也故但得書楚人及吳戰於長岸而已其人楚者斥楚子去疾之用兵惟殘民以逞不可以爲訓並斥楚司馬子魚之帥師徒奮身不顧亦不可以爲將也

十有八年

春

王三月曹伯須卒

管見昭之十四年三月曹伯滕卒秋葬曹武公十五年爲曹伯須之元年至此十八年三月曹伯須卒在位纔及四年立悼公午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管見災字从火故春秋書火皆曰災如宣公十六年獨書成周宣榭火乃正是災字注脚又凡春秋之書魯災必具月日觀前之桓十四年書八月壬申御廩災僖二年書五月乙巳西宮災成三年書二月甲子新宮災及後之定二年書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哀三年書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四年書六月辛丑亳社災其例一也若他國有災而魯書之初見莊之十二年夏齊大災書時無月日再見襄之九年春宋災亦書時無月日其月日具者惟襄之三十年書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以伯姬死於火其卒之月日即是其災之月日有不得獨以時書者若昭之九年書夏四月陳災則雖以月繫時而又何嘗不著其日哉至此昭十八年復從詳而書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孔疏公羊傳曰異其同日而俱災爲天下記異也穀梁亦云其志以同日也據此則二傳並主同日立說已得正旨至左氏之於宋衛陳鄭災獨著鄭子産之救火值禽遽時而摘捍得法是特其餘義耳他若術家之有裨竈與魯申須梓慎等者或因災而務多言以倖其中在子産既以天道遠人道邇抑之更何待深論也耶

六月邾人入鄅

管見鄅杜注瑯琊開陽縣水經注開陽在祊之東南沂水逕其南故鄅國也今山東兖州府沂州北十五里有開陽城其考據亦詳但按此年六月邾人入鄅明年春宋公伐邾左傳作一串看與經文有合當從之則於杜注不得泥矣若使鄅國必在沂州境是界於莒魯齊之交非宋所能屬切以邾入鄅而宋遂伐邾耶蓋鄅為妘姓國最小久附於宋其地當在宋之東鄅北與邾相直其值此年六月而邾人忽入鄅者傳言鄅人藉邾之稻則或以畜牧游獵之來於禁防故至此而邾人遂率衆襲鄅直抵城下奪其門而入盡俘以歸此未聞執鄅子也夫何至並及鄅夫人與其女有如傳所云哉於時宋公惡其陵暴我與國使[illegible]為之搖蕩乃即於明年春自將伐邾此為鄅而亦陷[illegible]也又豈因鄅於向氏為姻親而狗向寧之請亦如傳所云哉及宋公來伐邾人不敢抗乃使言盡歸鄅俘以請盟且以郳人徐人同爲其盟意殆自矢於終不犯鄅何況宋乎以故宋公許之與之同盟於蟲而還此屬伐邾之終事乃傳之得其實者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管見前成公十五年冬十一月許遷於葉是爲自許遷也至昭公九年春許遷於夷則爲自葉而遷矣今值昭之十八年冬許遷於白羽夫非即爲自夷以遷者與惟昭之十三年傳謂楚之滅蔡也靈王以許之在夷者與胡沈道房申皆遷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亦以許復歸於葉故今之遷於白羽傳亦稱楚之左尹王子勝曰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不宜使許更久有葉乃遷之於白羽此實指爲自葉遷矣按之殊不難蓋經書許遷者三維分見必相聯屬豈遷夷之後楚靈更遷之於荆楚平復歸之於葉而經乃不書耶然則含傳從經直謂許爲自夷而遷於白羽可矣夷一名城父在今江南鳳陽府亳州本陳地昭八年楚靈滅陳乃奪許之葉而遷諸夷夷與州來之在今壽州下蔡者接壤當昭十三年吳滅州來楚平初立慮許之亦爲吳所滅並得取許遷之陳地而有之是實爲楚憂而許不可不亟遷矣會昭十五年吳子夷末卒立其子僚楚以是而遷許之意稍紓及昨昭十七年僚立纔二年耳而吳乃伐楚楚人及吳戰於長岸楚先大敗吳吳亦旋大敗楚師不競乃即謀以此十八年冬遷許於白羽仍令前許遷之夷歸於陳使慎固其封守以捍吳也其遷許於白羽而許卒不得還遷於葉者此則必由楚左尹王子勝之爭之有如傳所云矣白羽地闕即傳稱遷許於析實爲白羽而析之名亦不詳所在嘗竊求其合者初許之遷葉即今河南之葉縣屬南陽府府西南二百四十里有淅川縣漢稱淅縣淅一作淅正字通淅俗淅字又同析是則析之必爲淅川有可據以自信者攷淅川有小河通舟楫先由旱路至襄陽光化縣小江口下船經一百二十里至淅川縣縣名蓋取諸水也更經十五里爲幞幃四邊皆山更四十里爲胡村起旱可達陝西西安府之商州及陝西省城其地蓋爲楚北鄙之僻陰磽瘠者以處許無所惜焉

十有九年

春

宋公伐邾

管見左傳云鄅夫人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按明年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傳又云宋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遂僞有疾誘致問疾之公子四

公孫二宙執而殺之向寧同其謀夫非向戌之子哉從可知宋公之惡華向在向氏必首向寧所由來固已久矣當去年夏六月邾人入鄅雖以鄅為向氏之姻親彼其陵暴宋公不得已而許其請師可也何待宋公之自將以伐邾乎且春秋但書伐邾而止以為邾人懼而請盟亦猶恐不得所請更引鄅與徐之鄅國以共成之宋公遂許與邾人及鄅人徐人同盟於蟲鄅人亦必與焉於是罷師此則事之所應有耳若謂伐邾之役宋公以二月圍蟲三月取之是獨就上一春字攙合為辭也至求之宋公伐邾四字其言下之意所包孕者只當有同盟於蟲一層不當更夾入圍蟲而取之作兩層說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管見按春秋書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只如左傳所云飲大子止之藥而卒則已若穀梁傳之以不嘗藥為止罪豈其

所進之藥固不可嘗耶使其可嘗嘗之遂不得為弒其君耶是殆不然竊見有病者而飲之藥當補而瀉當瀉而補當寒而熱當熱而寒皆足以殺人醫亦毋有誤用惟許世子之於君買則有意以投之故買之飲藥而卒初無關中鴆毒之跡而止之進藥而致其卒則固陰懷挺兵刃之情也是可決許世子止實為弒其君買矣惟止為不仁而多詐既託於不知藥以弒其君君弒乃復為詭言以欺人以稱我與夫弒君請其迹兢於弒君也夫非止之心誠有戚而不覺自吐其情乎又瞞稱之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然攻許之世次悼公買以後絶不聞其有許男虺者則買卒而虺未立可知矣於是乃更為詭行以欺人初欲奔晉是將去許而終於晉也在許人必有私止而固阻之者不果奔又隨欲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以死是不奔晉而仍不願苟活於許也在許人亦必有私止而強食之者不果死或奔或死僞為異辭而左氏直指其奔晉穀梁氏直指其不逾年而死殆皆亂於許世子之詭言詭行遂不免為所欺耳但許世子未始奔晉亦未始不踰年而死則許人之私於止而固阻其欲奔並強食其欲死者寧不畢舉止而立為居喪之君即得主其冬之葬悼公與若然則明年當為許男止之元年矣乃此後至定公六年正月春秋書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謂是為世子止之弟而又非其先所欲立之弟虺然則世子止之初立即更其名為斯也名更則不得正斥為世子止故或以為立者屬許男斯世子止早奔晉矣又或以為立者屬許男斯世子止已不踰年而死矣彼止之用詐所以欺盡許人者不尤期於欺盡天下及後世之人哉前楚之公子圍弒其君麇而自立更名虔公子棄疾使弒其君虔於乾谿僞立比而旋殺之遂自立亦更名居特以凡弒君者名在諸侯之策久而不滅乃更名以自匿得謂前之弒君非由我也云爾至許世子止之久服於楚而因以效尤其居心更詭殆自度已之弒君以為慎於藥猶可掩也至於卒不能奔亦不能死而居然立乎其位則不可掩也緣是更名曰斯以世子胃

弟之稱而自文焉獨使許人知之而已然亂賊之必誅何能逃春秋之斧鉞哉前昭之元年會虢書楚公子圍及弒麇自立至昭十一年誘殺蔡侯般則書楚子虔也又昭十一年與十三年書楚公子棄疾及使弒虔殺比而自立至後昭二十六年卒則書楚子居也今昭之十九年許弒其君買書許世子止其居位凡十九年當定之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其君歸則書許男斯也合而觀之圍與虔棄疾與居止與斯皆亂賊之一人而兩名者不二視而其人之始終本末乃具見焉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管見此年齊高發帥師伐莒萬氏閔曰莒不事齊故也是矣所謂不事齊者如何是時莒子為共公庚輿庚輿先嘗

出奔齊當昭之十四年八月莒子去疾卒立其子郊公狂使公子意恢輔之是年冬郊公惡公子鐸鐸遂謀於莒大夫蒲餘侯使殺公子意恢以偪逐郊公公子鐸乃逆庚輿於齊立之齊使隰黨公子鉏送之有田以賂齊十六年春齊侯窺晉業從而有志爭霸輙自將伐徐而與其舍楚以從齊也道必經莒齊戒徵師莒必應即不然而令莒以資糧扉屨供給齊師莒亦德矣自後二年其間雖無齊役而其索賂於所歸之莒子庚輿當未有已也莒莫能堪之而遂不事齊於是齊怒莒庚輿之背德不報乃即以此年秋使高發帥師伐莒耳觀此後又四年其間當昭之二十二年春齊侯復伐莒是莒終不事齊也當昭之二十三年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是莒不事齊而齊亦不復比莒也正可與此昭之十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作一串看參汪氏克寬之說以令之伐莒合於前之伐徐並為齊侯爭霸之事似不盡確

冬葬許悼公

管見　孰主葬許悼公非即弒其君買之許世子止哉僞為欲奔欲死而卒立為在喪之君遂更其名曰斯則明年改元以後皆共稱為許男斯沒不知其前之實為許世子止矣

二十年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管見　鄸杜注曹邑在今兗州府曹州北高氏閌曰會子臧之子鄸子臧之采邑也此以公穀為據是矣惟會之自鄸出奔宋舊無定論竊按昭十四年三月曹伯武公滕卒立子平公須在位終四年旋復卒於昭十八年之三月其子悼公午立必幼稚不任為君雖以昨之昭十九年改元而此一年中亦必有懷改立長君之議以為社稷之福者且其時平公須有弟名通後當悼公立九年卒傳其弟聲公野聲公五年通輙弒野而自立是為隱公則當平公卒而立悼公既整改元雖莫敢曰小子同未在位我請代之或仍敢曰曹之前公子以賢者若子臧為最今其子公孫會有父風若使之南面居攝及數年以後而始歸政社稷得安不更有以利後嗣哉是言出曹之廷臣當默然而或以聞於公孫會會惶懼無措曰此何事乎我今之自處非惟曹君不敢干即所居大夫之位亦不敢守非惟曹國不敢與即所受世食之邑亦不敢有也遂自鄸而出奔宋此其潔身已亂固實慎守其父子臧之節者與昔襄公十三年曹宣公卒於師其庶子負芻居守輙殺太子而自立十五年晉會諸侯於戚以討負芻乃執而歸於京師傳稱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節乎遂逃奔宋是

必春秋之所賢矣而其前乃不書者非闕也欲以子臧與公孫會合并稱之以著其濟美焉爾氏族有稽此曹之公孫會非即為曹子臧之賢嗣乎志事相繼此公孫會之自鄸出奔宋非即為子臧自戚而逃奔宋之賢行乎以後推前有是父乃有是子其所以加之表揚者於是為極盛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管見　據左傳所載殺衛侯之兄縶者惟齊豹為主耳其意以縶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乃與縶所惡之北宮喜褚師圃及通於襄夫人之公子朝謀作亂欲殺縶也即又有宗魯者由齊豹得事縶縶用以驂乘至是而豹以殺縶之情告宗魯許其行事而不逃死則縶之殺也必矣值茲昭二十年秋衛侯在平壽縶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縶以出使華齊御縶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

用戈擊縶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中縶之肩以死而縶遂眾殺其殺之者初非齊豹一人之力也非一人而不可悉指此春秋所由統目之以盜與至於縶以衛侯之兄而為不善得罪於國以致盜之殺之春秋必書曰盜殺衛侯之兄縶豈於縶有所深恤哉亦貫誚衛侯當此不能不重自危耳史說傳以推衛侯則亂自平壽昵入闔門及公宮而惟盜之相倡輒載寶以出過齊氏使貳車之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衛侯中駿乘南楚之肩幸而得免如死鳥以舍此雖未至出亡其能遂望入國門乎當是之時適有齊氏之宰渠子名北宮子同叛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公乃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尋賜之謚曰貞子北宮喜本與齊豹同謀亦盜也盜可與盟而並號以貞乎惟難之方解務輯人心則衛侯之於喜即舉從之貞以蓋其前即假寧之貞以歸其主有不敢深求者矣若其他不得與盟無所容於衛而出奔晉自公子朝褚師圃而外又增子玉霄子高魴凡三人然則衛之有

位其不從齊豹之亂黨以為盜者曾有幾哉死鳥之奔惟車中數人無異志其宵從實出徒行從衛侯者僅一析朱鉏猶得賜之謚曰成子以特表之餘則皆為盜焉嗟乎福匪倖邀禍尤叵測盜殺衛侯之兄縶即難保縶弟之為衛侯者不為盜所殺也其可不以此重自危哉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管見此年夏傳稱宋元公惡華向二氏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六月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刧公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為質此年冬傳又稱華向氏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郳甲以避難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於鬼閻敗子城子城適晉宋公乃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公曰余不忍其訽十月宋公殺華向氏之質子而攻之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按宋公之與其卿華向氏至於因亂以盟而交質子其於君臣之辨不既茂如已哉是時宋之附於元公者稱公黨附於華向氏者稱華向氏之黨然就傳求之惟華亥及向寧華定所執殺之公子四公孫二並因而出奔之公子公孫名一詞之公黨可也其他則華向氏之黨焉耳如華亥為華閱之子華元之孫世專宋政而與向寧華定作亂其族有華費遂為司馬並有子華貙為少司馬胡以漠然坐視必待宋公之請而始攻華氏耶至華亥等出奔陳而費遂之子華登以黨於華向氏而亦奔吳明年且請吳師以救華氏敗宋師焉不寧惟是華貙之弟名多僚譖於公曰貙將納亡人公告其父司馬將逐之貙輒殺多僚刼司馬以叛而名亡人之在陳者入於宋之南里則凡華氏之族夫孰不加華定之黨華亥也哉若夫向寧為向戌之子貫佐執政

華亥而陰與亂謀則其黨華亥者既與華定為一流矣而戌有三子向宜向鄭固向寧之弟也當宋之亂作而遂相從以出奔鄭將謂其避難而難似不足以及之況於先之向勝向行於向族為較疏華亥獨以拘於其廩而不至與公子公孫俱殺殆亦以寧於向寧故然豈華亥方引向寧為腹心乃視寧之親弟為敵讐而殺之乎然而不能已於出奔鄭者欲以為後圖也蓋向寧之有弟猶華亥之有兄亥之兄華牼為宋少司寇向寧憤其為質於公之子公皆殺之乃以公之太子為質於華氏者使華亥殺之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乃謂其兄華牼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太子與二公子歸於公必免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仍為少司寇如初從可知華向之相依為黨而行不義獨忍自毀而已其家世可無所付托乎華亥今屬其兄則向寧同先劉其弟矣其使之不從亂而急出奔鄭者欲使之終無罪而得復歸宋也卒之華牼不失官而向

宜向鄭能守祧亦各成為華向之黨已焉公實云乎哉若宋之分族樂舍並失系之司馬彊與夫異國之走是鄭甲皆出奔鄭大叔去於脫身苟免已焉可無俟深求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

春

王三月葬蔡平公

〔管見〕左傳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杜注以在卑者不在適子之位也按太子朱為適子既立為在喪之君又當踰年改元則其不在適子之位即失其君位矣由蔡侯廬有庶長子東國欲逐太子朱而代之故此年冬蔡侯朱出奔楚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管見〕此書晉侯使士鞅來聘當據左傳申言之晉頃公既立五年公未嘗朝晉侯晉侯乃使重卿士鞅以通嗣君之禮來聘欲致公之親報其聘以來朝於晉耳從可知其冬之公如晉即由之當是之時魯叔孫昭子舍先與季孫意如同受三命為國政蓋昭公欲因以殺季孫之專也舍為意如所忌深矣會茲士鞅來聘季孫將使叔孫舍待罪於晉乃令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禮晉士鞅當昭公之十四年費宰南蒯叛以費歸齊南蒯家臣司徒老祁慮癸因費衆之欲叛南蒯者劫南蒯而逐之南蒯奔齊齊侯不能有費使鮑文子國反費於魯魯禮鮑國用七牢也今禮晉侯所使來聘之士鞅亦如之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此豈能得士鞅釋然而不有言以激一怒晉侯哉從可知其冬之公如晉至河乃復亦即由之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管見〕胡傳云宋華亥向寧華定以去年冬十月出奔陳至今年夏而復自陳入於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於戚者而不言衛有入於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於蕭者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中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處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偪脅其君已甚之辭也按此發明南里書宋之意極詳確至於入宋南里以叛汪氏克寬曰其書自陳陳亦有罪矣以奔亡之臣而能入國以為亂非陳助之兵力固未見其可也是則不然蓋華亥向寧華定之入宋南里由宋少司馬華貙躬率張匄及臼任鄭翩之徒劫其父司馬華費遂以召之則早虛南里以待矣其所稱樂大心豐愆華牼之禦諸橫直如逆之以入焉耳於陳何所賴乎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管見〕叔輒為叔弓之子叔老之孫其弟為叔鞅鞅之子為叔詣亦或以詣為輒子凡皆宣公母弟叔肸之後經但以叔為氏與桓族之稱叔孫氏者有辨焉計叔氏之有叔老事襄公以其二十二年七月辛酉卒叔弓繼之及襄之三十年如宋葬宋共姬始見於經踰一年而襄公卒弓事昭公其元年疆鄆田二年如晉三年如滕葬滕成公五年敗莒師於蚡泉六年如楚八年如晉九年會楚子於陳十年伐莒十一年如宋葬宋平公十三年圍費未嘗寧居至十五年春二月癸酉公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恭為其勤勞勝事而重加哀恤也叔弓子叔輒及叔鞅與

其孫以謂雖行跡不聞而其憂公室之日替不欲阿黨於季孫氏者亦與叔孫氏之有昭子舍同昭公既爲叔孫舍加之三命使爲政復逆以叔氏之爲叔輒者叔鞅者叔詣者皆列在大夫猜是足爲叔孫舍之與焉耳無何此二十一年秋八月乙亥叔輒卒又二十三年正月叔孫舍如晉癸丑叔鞅卒又二十五年春叔孫舍如宋九月公孫於齊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又二十九年公如晉次於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則昭公之孤危已極而季孫意如之狂悖益逞穀梁傳載其言曰叔詣無病而卒是魯無公也天命也非我之罪也何其無忌憚乃至此哉春秋於此年書叔輒卒固早恨於季孫意如之不死也矣

冬蔡侯朱出奔楚

管見蔡侯朱出奔楚因蔡侯廬之弟東國爲朱之叔父者以廬卒而立其子朱輒事逐朱而代之耳前楚靈滅蔡至

楚昭而復封蔡是蔡之廢置國由楚矣且楚昭所輕之說臣費無極性尤貪黷以得貨而進說於王廱不聽者其轉移固甚易也如茲蔡之立朱爲蔡侯父死子繼豈得謂非正乎由無極取貨於東國遂誣蔡侯朱爲不用命於楚而有二心則又改稱兄終弟及爲正無不可者蔡侯朱莫如東國何國當出奔以愬於楚然不能如東國之早以貨入挑失則路阻愬從得見楚子而愬之哉夫蔡久從楚度其滅而復封特比於楚之縣公而已當其出奔楚也春秋以其失國則名直書曰朱宜矣而猶必著其始封之國爵冠之以蔡侯焉則何以故攷蔡之世次其編年者於蔡侯廬之終於八年即接以蔡侯東國之元年竟若不知其間固有蔡侯朱矣是非東國之逐朱而自立欲滅其跡遂以朱之元年爲已之元年乎然朱以去年十一月在喪即位及今年春而得改元則既成君而繫蔡之國統也故雖以其冬出奔失位而春秋特正其名曰蔡侯既見朱之繼蔡侯廬者爲承嗣彼庶孽東國之逐朱而自立者其所負惡代之罪亦無所逃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管見家氏鉉翁曰叔孫爲政季氏忌諱晉士鞅怒其早已故公爲所卻益季氏外交強國大夫爾制其上也余氏光曰黄氏曰傳載晉有鮮虞之役故辭公晉豈無以待公乎季氏之強昭公之弱晉助其臣而不有其君久矣按二說得實

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管見十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以莒子庚輿背齊納已之德而不事齊也傳稱高發伐莒莒子奔莒邑紀鄣發使

陳無宇之子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紀鄣之城而藏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陳孫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子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紀鄣亦單稱紀已而莒子庚輿仍不事齊傳復稱此二十二年春二月甲子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於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於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壽餘莒地當在安邱縣境稷門齊城門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管見去年夏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於南里以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其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大夫烏枝鳴助鄭戍宋宋廚邑大夫濮以師合齊師先敗之於鴻口鴻口在宋都東獲吳二帥及華登率吳之餘

師以敗宋師宋公欲出濮止之而猶老役戰從齊烏枝鳴用劍之說以齊致死力華氏北復即之遂敗華氏於新里新里華氏所取邑也十一月宋公子城以晉師至曹大夫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於宋地之赭邱在今陳州西北境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氏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徒犯圍出送之乃復入及楚大夫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太宰犯諫以爲釋君而臣是助不可楚子曰而告我後既許之矣今年春二月楚薳越使告於宋其言似憂宋公其實欲救華氏宋距之以義楚人患之諸侯之戍在舊鄘桑林門者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於是宋華亥向寧華定及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乘楚薳越之師師逆之皆出奔楚經文特舉其始亂者餘畧之胡傳云宋華亥向寧華定皆必誅不赦之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

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並畧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其曰出奔楚者譏楚之亢不衷以奬亂人也程氏端學曰三叛奔陳又自陳入宋據國以叛復出奔楚往來三年出入自如無能討之者三叛之罪著矣陳楚之惡明矣宋公之爲國亦可知矣

大蒐于昌間

管見　昭公五年秋蒐於紅凡田事春蒐不及冬狩之盛入春秋以來田繫於公者皆曰狩季孫氏以大夫專兵柄輒用師以田乃特取春蒐之義名之曰蒐亦嫌以冬狩最盛之虛名譏之公耳田必於囿至昭之八年冬而有築郎囿之役欲加廣於其舊也舊築者仍名郎其增築者則加二名爲比蒲爲昌間蒲水草其密生爲比昌通蔓又蒲類之昌盛者間猶人言中間謂其昌之隙處以是爲囿名則直指其地爲汀萊所在斷處爲之周防以禁獸俾得數兵戎於田獵矣郎囿屬諸公其郎囿之增築爲比蒲昌間者季孫氏固私有之用以試大蒐也季氏專將中軍亦得兼統叔孫仲孫氏所將之上下軍軍以奮武衛是宜作之季孫自作其中軍稱蒐五年之蒐於紅是已季孫以中軍兼統上下軍而作之是作三軍也則稱大蒐十一年之大蒐於比蒲是已及茲昭之二十二年乃再書大蒐於昌間皆歲經一紀季孫惟此兩大蒐乎益習貫爲常者春秋不悉書其書之必有爲也禮記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無事謂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前之十一年五月甲申夏夫人歸氏薨非所謂喪凶耶君母在殯而其國卿季孫意如乃以是月大蒐於比蒲則其罪狀不可沒矣今當二十二年春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其先二年之間禍於國討而奔奔而復遂致吳楚之衆以圖傾宋於時晉衛齊曹皆使其卿大夫會師救之而魯與鄭若罔聞知彼鄭與宋鄰以宋亂而中外擾攘鄭猶慎固封守以戒不虞猶有說也魯無可藉口而亦於宋難漠然且漫斥爲國

無征伐之事即於是春以大蒐於昌間此心爲何心乎度其耀武仲威固陰謀偪逐其君以專魯國也斯則其罪狀之尤不可沒者與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管見　經於夏四月乙丑但書天王崩此常例也則直謂景王之崩仍不出其宮寢可矣若傳稱王田於北山以心疾崩於榮錡氏杜注河南鞏縣西有榮錡澗今屬河南之河南府是雖猶在周畿亦當與後之稱皇稱狄泉者等視此年六月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是景王之子也二十三年七月書天王居於狄泉是亦景王之子而爲王猛之母弟也天子無出而所居在外亦皆怵其播越必指地名以貴之豈景王之崩於榮錡氏以出田而在道殂落乃轉沒其地之名而使後王不得樂以爲戒哉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管見 高氏閌曰天子崩天下諸侯莫不奔其喪故七月而葬者盡天下臣子之心使遠近得會其葬也今天子崩諸侯無一奔喪者昭公但使叔鞅往會之又以三月而葬是天子而用大夫之禮也單氏爾康曰景王太子壽早夭猛與匄皆為毋弟子朝庶孽也猛幼而貴朝長而卑王愛朝將立焉不及而崩子朝恃寵爭立諸大臣不服於是劉子單子欲附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欲附立子朝彼此相持皆未即位所以三月即葬景王者蓋劉單欲使王猛急成喪以行事也

按二說詳盡

王室亂

管見 劉氏敞曰謂王室亂者嫡庶並爭亂在宗室者也本不得言京師亂成周亂王城亂耳高氏閌曰景王不能正

其家而致諸子之爭立於是劉單立猛尹氏立朝遂以干戈相向迭勝迭負五年之閒國無定主王室之亂莫此為甚矣黃氏仲炎曰朝猛爭國無主乃亂也書曰寮遇王室詩曰王室如燬王室之為言猶王家也家氏鉉翁曰子頹子帶之亂不書今而書此聖人之特筆也是時周有兩天子其亂與頹帶異矣戴氏溪曰自入春秋以來周室益三亂矣其禍皆生於父子兄弟嫡庶不明惠王寵子頹幾危世子襄桓公盟世子於首止而位定襄王復寵帶出居於鄭晉文公納之王室遂定向微二霸周室之亂豈待敬王之時然則春秋書王室亂憫周室之微弱歎桓文之不復有也悲夫按數說互相發明須並錄之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管見 劉氏敞曰稱王猛者何未逾年是以不可稱天王而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汪氏克寬曰傳注皆不明言王猛為太子壽之母弟然春秋於猛直稱王而不書立於朝則書立而稱王子於匄則直稱天王則猛匄與朝嫡庶之分明矣嚴氏啟隆曰不曰王猛居於皇而曰劉單以之者猛不能自立其出與入皆劉單之功史家告實非聖人之貶文可知儒者泥於以之一言而曰人而曰以能廢立之也又曰挾天子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夫為人臣秉忠孝之性出萬死以赴君父之難既奉王猛於王城又立敬王而逐亂賊卒以成功告文武之靈斯亦可以免於貶矣而以以之一字疑聖人之情豈春秋之功罪若是其倒置乎哉是不可以不辨 彙纂案凡書以者奚惡存乎其事劉單之以猛為正尹名之以朝則罪矣若劉氏敞以劉單為專而胡傳因之陳氏傅良亦謂以非順辭皆謬也當從嚴氏啟隆之說實千古定論也至此外猶有當附辨者如經文先劉子而後及單子則劉子當仍是劉獻公摯也而傳於此年四月乙丑稱景王崩越三日為戊辰即聯稱劉子摯卒摯無適子單子立其庶子劉蚠五月庚辰見王是劉

子為新還為後進且由單子穆公旗立之及劉子見王而遂以居單子之上彼周卿之班位何至後先凌躐乃爾哉又如六月之葬景王必立王子猛為喪主旋舉即位之禮以正其為君故雖當葬時而猶名之曰猛亦必因其已為在喪之君而曰王猛也方其未葬景王之殯在王城則王猛之處喪次為之主其依殯而在王城並可知矣及其以六月葬御柩出宮離王城至於墳既窆而歸虞而庶孽王子朝乃於景王崩之後凡三月中陰謀篡代假尹氏及召伯毛伯以植其黨焉又朝私有食邑曰郊其大殆可耦國多藏甲遂乘六月之葬景王而作亂自帥其郊之甲力拒王猛使不得自葬所以入於王城此劉子單子所由以王猛居於皇與皇杜注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後漢志湟水即皇也水經注洛水合於谿泉又東濁水注之即湟水也京相璠曰黃亭在嶓城北三里今屬河南之河南府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管見此年夏六月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是時之王子朝胡獨據郊自保初不即謀入於王城也哉今就傳之合於經者舉其大端其使王子處守於王城而以王師屬之司徒醜猛劉子單子之將葬景王而思豫防王子朝之亂者有如此及葬畢而亂興猶是夏也劉子單子初不沒攖其亂而以王猛居於皇是當避之豈敢定其居乎俄而秋矣劉子單子旋急乘其亂而以王猛入於王城是當趨之豈嘗阻其入乎此在王猛無能為一皆劉子單子之一心并力為之夾輔其左右也若傳言居皇之日告急於晉及冬十月而晉使籍談荀躒師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於王城竟不知春秋已書冬十月王子猛卒彼所謂納王於王城者更從何處得王而納之耶。

冬十月王子猛卒

管見前之居於皇入於王城獨兩書王猛者明乎猛之已立為王也若王子朝之未立為王一不得單用王字而稱王朝矣至於王子之已立為王或未及踰年改元而遂歿則猶在先王新陟未踰之年未嘗得代先王也特以王子終耳故王猛之卒復以王子稱焉蓋春秋之例凡王之既經踰年改元者生稱天王歿亦稱天王其歿不書卒而書崩書天王崩則必諱其名凡王之未及踰年改元者生得稱王歿仍稱王子其歿不書崩而書卒書王子卒則不必諱其名皆可按經文推擬而互證之者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管見前之二十一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冬公如晉欲觀報其聘也晉因士鞅之怨魯輕已以輕晉語晉侯使郤公公至河而復及此二十三年春公復命叔孫舍如晉叛不敢不卒報晉聘而以叔孫舍悔罪於晉侯即得為晉卿士鞅紓其怒耳若傳稱邾人城翼還過魯武城武城人塞之遂取其師獲邾徐鉏邱弱茅地三大夫邾人愬於晉晉以為討因是而叔孫舍如晉殆未必然詳昭之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太子母弟猛立及以六月葬景王而王室亂由庶尊王子朝有纂代之謀即乘葬時帥甲以拒所立之王猛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避其鋒也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亂庶幾其稍定矣豈嘗得晉之力哉無何冬十月王子猛卒更立猛之母弟匄為王當不得稱永錫祚允也又值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天事恒象不尤滋術家之妄議與從可知今年春正月王子朝之據郊自大其亂復熾勢將烈烈莫可遏矣晉人乃不發已而有圍郊之役亦未聞其能克則獨以無若郊何輒引師以

還而止夫晉之素稱霸國密邇周畿其於王室之亂前則觀望後則退沮猶如此彼邾人之來愬特以魯鄙邑之寇擾為辭而謂晉能以討懼魯魯亦以是討而使叔孫舍如晉有是事哉

癸丑叔鞅卒

管見叔鞅為叔弓之子叔輒之弟皆有強公室之心與叔孫氏之叔孫舍同值二十一年八月己亥叔輒卒復值此二十三年春正月癸丑叔鞅卒其間但隔一年春秋書之蓋深閔叔氏之不幸亦重惜叔孫舍之無與也夫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管見上書叔孫舍如晉則舍之被執既直書晉人執叔孫舍可矣而必曰我行人者彼其父叔孫豹嘗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則叔孫氏之世為行人可知及該叔孫舍如訟而晉人執之不將辱公命而忝職乎而春秋則曰是乃

我魯之行人也其意益深嘉之觀於前成公十六年九月書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此昭公十三年八月書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皆不書我大夫則是晉之執季孫行父執季孫意如俱無足惜至其執我行人叔孫舍固當惜之而又不惟此也凡我行人之不辱公命以無忝厥職正因被執於晉而有所表見則並深嘉之矣蓋叔孫舍能持正論不為阿諛雖重加以屈辱而愈挺挺度當其如晉而見晉侯非獨不悔罪也方自明其無罪則非獨不能紓士鞅之怒也乃更以增士鞅之怒晉六卿强而奢傲習實為常公室卑雖晉侯亦聽其所為不能以異我行人叔孫舍其得免於執乎且昭公以十五年使叔孫舍為政固心忌季孫意如之專而思以叔孫舍牽制之也意如忌其妨已故先於士鞅來聘使之以半禮無加得罪於晉今乃復假公命使奉其先世之兼職以如晉知其戇直敢言必有激怒於晉之君卿而執之者已而果為晉人所執夫非季孫意如之早有以陷之耶然初之如晉叔孫舍不辭及如晉而晉人執之叔孫舍亦不撓此春秋所由特稱我行人也與

晉人圍郊

管見 郊子朝邑晉之圍郊以討亂也夫王室之亂始於去年六月之崩景王其先所立之王猛因其夏阻亂而居於皇劉子單子以之及其秋乘亂而入於王城亦劉子單子以之值冬十月王子猛卒繼立敬王匄又以今年春正月改元矣而晉乃因是時有事於圍郊以討亂是可謂之勤王乎不可謂勤王則無王晉侯為王之封諸侯晉卿為王之命卿莫非王臣而無王若此則褫削其爵而人之以為皆不臣焉可矣至於傳稱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就經文核之但書晉人圍郊安見其有王師為二師乎所圍者一郊而已而又兼及鄩何所據乎且云郊與鄩俱潰則克之矣其書圍而不書克豈謂潰之非克而從畧乎他若告閒之閒皆閒請子朝敗而晉師可休暇也晉師未滅奚俟王之告閒乎度其圍郊而未克在晉人之無王而不足方當以未克而自還矣詎復待王之告閒而始還乎聊記所疑以質知者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管見 昭公二十一年冬書蔡侯朱出奔楚是為其叔父東國逐之也計蔡之滅而得復由楚子去疾之易名居者復之則東國之逐朱自立朱必怨之於楚子此所由以出奔楚也然楚子寵任費無極無極取貨於東國俾得逐朱而自立為蔡侯則蔡侯之至楚必為無極所遏抑何從得見楚子而愬之哉居楚踰一年及此二十三年之夏六月蔡侯東國朝楚而忽卒于楚豈無疾而死耶抑暴病之不可救耶為之揣其情事蔡侯朱之出奔不得愬東國於楚乃謀殺東國於楚也於是厚結一勇士潛居其鄙以待及東國自蔡入楚報要而殺之蔡侯東國以是卒其賊逸無從究詰言者疑為蔡侯朱出奔在楚必思反其逐己自立之讐而為是謀也而亦無顯白之跡故春秋亦但書曰蔡侯東國卒于楚然前書蔡侯朱出奔楚不言其出奔之故此復書蔡侯東國卒于楚亦不言其卒之故正可互參而得之觀於朱曰蔡侯朱東國亦曰蔡侯東國已明明具有不容兩立之勢可知東國必逐朱朱亦必殺東國矣更由朱之出奔及東國之卒皆在於楚推之非東國之逐朱朱何以出奔楚非朱之居楚而謀東國東國又何以卒于楚哉是則經文之微而顯婉而辨毋有若斯之一彼一此時隔而事通者不得泥看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管見 此庚輿為莒子去疾之弟先嘗出奔在齊至昭公十四年秋八月莒子去疾卒立其子郊公狂以公子意恢輔之是年冬公子鐸使蒲餘侯殺公子意恢遂自逆庚輿于齊齊使送之既立齊人以為有德於莒子索報無厭莒子

伐不態故當昭十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及昭二十二年春齊侯復親伐莒皆憤其背德不服是則莒與齊絶矣且其國人皆患莒子之虐有譔然斥其讒劉必試諸人者衆洶洶欲叛於時莒大夫烏存其為人沉毅有力先嘗傾恤郊公不令出奔匿之於令既十年矣稔知莒與齊絶無大援父國人並懷叛志可乘是以出莒子庚與而復郊公狂也乃及此昭之二十三年秋七月帥國人以逐莒子庚與庚與將出聞烏存執殳於道左懼非劒之所能禦將止死烏存之徒為苑羊牧之請其不害趣使過之莒子庚與遂來奔莒苑羊牧之並從之出境而潛以與烏存共復郊公狂耳郊公前未嘗出奔令亦不由他國納入故春秋但書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而莒之已無事已有君可於言下會之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管見左傳言吳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敗之於雞父按前成公七年秋初書吳入州來猶曰未能滅也自成越襄及昭之十三年冬十月再書吳滅州來則州來已為吳有矣何以伐為蓋州來本小國非楚邑而世服于楚其地在今江南鳳陽府壽州之北三十里嚴氏啟隆曰州來迤北則魯迤南而西則楚矣吳得州來可以窺楚楚控州來可以禦吳故州來吳楚之扼吭也當昭之十三年夏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而自立是為平王及冬而吳滅州來傳言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耳子姑待之是楚之未能忘情于吳而竟舍州來也既閱十年而值令昭之二十三年忽徵師于頓胡沈蔡陳許使之畢會楚師以秋七月伐吳是貪有事于爭州來矣豈誠見民力之可用而卒得不恤其敗乎然傳又言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凡頓胡沈蔡陳許與楚同役而不同心可敗也其料敵審矣已而果于秋七月之戊辰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雞父與州來異名其地亦在今江南鳳陽府壽州之西南六十里距州來不遠則此師之為吳所敗其為與楚爭州來者豈不誠然乎哉胡傳云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帥以大夫故先頓胡沈而後蔡陳許以別君臣之義也此論為允至其稱君死曰滅君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說本公羊釋之者曰君生得曰獲如蔡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已其于君死曰滅他國無以證之又曰大夫生得曰獲如鄭宋戰于大棘獲宋華元是已其于大夫死亦曰獲他復無以證之惡可泥耶大抵胡子髡沈子逞之書滅謂其從敗軍以死不得辨胡子沈子之猶為君耳夫兵猶火也火炎崐岡玉石俱焚是為滅之意與若其獲陳夏齧要只是執之以為俘囚而止非既死而戮其尸有如田事之必獻禽以供乾豆也凡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故胡子髡沈子逞之既死亦與陳夏齧之生得名者同焉又凡軍之敗君重于師師重于士書胡子髡沈子逞滅重君也即聯書獲陳夏齧重師也彼士之就于君與師而因以滅且獲者尚可言哉嗟乎此一敗也頓胡沈自將之君惟頓子幸免于滅蔡陳許帥師之大夫惟蔡許大夫幸免於獲當其收合餘燼以還師非全沒亦傷所喪過半矣夫孰非由楚之欲爭州來以伐吳而致此哉而春秋但書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絶無一字及于楚者蓋楚師居後獨使六國之師為前驅耳六國敗奔而楚師亦奔汪氏克寬以為楚師未嘗與吳師相接此于當時楚子之情事得實而經文之書法亦透出矣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管見去年夏六月葬景王而王室亂亂于王子朝之同黨以圖篡代也於是王子猛之立為王旬甚所而阻于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及秋而劉子單子得以王猛入于王城未幾而冬十月王子猛卒立其母弟敬王匄光囯即位而居于王城也惟王子朝據郊自保亂未定至今年春正月敬王改元晉人始圍郊以討王子朝其勢王不力弗克而還王子朝復于秋七月攻王城以偪逐敬王王遂去王城而居于狄泉王子朝入焉而尹氏立王子朝為王春秋書此敬王匄居于狄泉似失其所而特從尊號曰天王以視前王猛之但稱王若更有加焉且王猛之已立為王而未踰年則猶得稱名若敬王之為天王則不可以稱天王匄矣彼朝之為王子者尚敢干天王乎王子而必名為朝者又敢以干不名之天王乎且王子朝之卒成篡代乃由尹氏立之尹氏何所受命而王子朝竟為其所立也其書法之辨定亦極嚴矣若夫狄泉所在杜註洛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定元年城成周乃繞之入於城

內亦曰翟泉在洛陽縣東故洛陽城中今堙蓋曲說耳按僖公二十九年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與狄雖通而文自別若狄泉即是翟泉春秋指其池名凡兩見乃或從通用之字使其彼此互異殆未必然且此二十三年秋七月天王居于狄泉至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其間閱四年而有敬王為東王子朝為西王之號豈惟隔一王城而得容二王之並峙哉竊意此敬王之居狄泉當與前王猛之居皇並謂在今河南府之鞏縣乃得水經注云洛水過鞏縣東明樂泉注之水出南原下三泉併發故世謂之五道泉即古明谿泉也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師次于明谿者也洛水又東逕鞏縣故城南東周所居也本周之畿內鞏伯國昭公二十五年傳稱尹文公涉于鞏取東訾弗克即於此也洛水又東濁水注之即古湟水也水出南原京相璠曰訾城北三里有黃亭即皇地之謎春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者謂此也洛水又東北洞水發南谿石泉世亦名之為石泉也京相璠曰鞏東地名坎欿在洞水東疑即此水也又逕盤谷塢東世又名之曰拔谷水司馬彪郡國志鞏有坎欿聚春秋傳公二十四年王出及坎欿服虔亦以為鞏東邑名也然則鞏縣之境其以泉名地者有矣又伊水合于洛汭鞏縣入河傳公十一年傳稱王子帶召揚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王城焚其東門戎即狄醜其中有以泉名者與其取伊洛二水以名無以異則其泉雖不可定指而亦必流入于鞏之境為狄醜之戎所雜居斯見泉者亦見狄乃共目為狄泉也與天王居于狄泉當復由劉子單子以之其不言以者意欲尊天王並借以譏劉子單子之無能為不成夾輔之功使天王不免蒙塵直同于孤立焉爾若尹氏立王子朝其後之出奔楚也有名伯毛伯而此不並及豈其立王子朝者初不與於事乎蓋以助王子朝之亂而成之尹氏為魁名伯毛伯為從於擅立獨舉其魁於擁以出奔並舉其從亦可互見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管見左傳云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此為得其實者蓋昭公前以叔孫舍與季孫意如並加三命使為政知舍之矢心公室欲用之以分意如之權其倚任者重矣由此年春正月叔孫舍如晉晉人執之此季孫之所竊幸正昭公之所深憂也必嘗使人請于晉以釋叔孫不得命乃以其冬如晉而自請之比至河會公有疾度其力疾可以至晉固不可以力疾見晉侯也於是乃復則亦事之適然而莫如何者至公羊傳以為此言公有疾乃復殺恥也汪氏克寬申之曰昭公是行本以請舍而中懼晉之不見納故托疾而返春秋因其托疾而書之以免其不得至晉之恥也殆非定論

二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叔孫婼至自晉

管見去年冬公如晉至河雖有疾而復晉以公為服莘也且叔孫舍之在晉抗節不撓晉之諸大夫敬而悼之亦旋欲歸之矣觀士彌牟逆舍於箕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舍受禮而歸語見左傳若前平邱之會晉人執季孫意如子復惠伯從至晉復因韓宣子用中行穆子之言使歸季孫惠伯嫌於逃命請從於會以免宣子患之語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曰不能鮒也能乃使鮒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則不至於今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館子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季孫懼先逃歸惠伯待禮語並見左傳夫季孫意如之之與叔孫舍皆魯所為加三命以為國政者也乃意如之被執而得至自晉出於逃歸彼季孫氏之氣燄炎炎豈不茂如也哉至舍之亦被執而得至自晉由於受禮而歸此叔孫氏之風標表表豈不偉然也哉故春秋書意如至自晉獨去其氏書叔孫舍至自晉獨存其氏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管見巢為古巢伯國溯自文公十二年楚人圍巢而巢乃服楚非楚邑也在今江南廬州府巢縣境至昭公十四年吳子夷末滅州來州來在今鳳陽府之壽州廬與鳳接壤巢處州來之衆及夷末卒子僚立乃復以今昭之二十四年而滅巢也按巢由吳子僚滅之當亦吳公子光之所借以反其謀焉者前襄公二十五年十二月吳子遏伐楚門於巢卒以巢使牛臣隱於短牆而射之也公子光為遏之子能無誓欲滅巢乎哉然自襄而昭於今越三十一年光不能自滅巢而僚滅之必深恨其先之未得立為吳子莫由逞其志也而其欲代僚之意益勃勃矣以故此後四年光得伍員所求之勇士鱄設諸遂使弒其君僚厥昭公之二十七年夏四月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婼如宋

管見叔孫舍以去年二月至自晉其於季孫意如必大相齟齬豈猶可與共為政哉且季孫之專橫自恣雖其君昭公之在國亦如寄耳舍復何能不舍此而他適耶因是而謝職閑關忍而終歲俟之今年正月朝服而朝借以辭公退則去魯以如宋有終焉之志也觀於夏有黃父之會晉卿趙鞅以晉侯命徵諸侯之大夫魯獨使叔詣往而叔孫舍不與則其為如宋不反可知矣至秋九月己亥公孫於齊次於陽州是魯君辱在草莽矣自古君辱則臣死惟叔孫舍固真知之而允蹈之故自秋九月己亥至於冬十月戊辰絕三十日而叔孫舍憤不欲生惟恐苟延旦夕遂自殺也其書卒者嘉其舍生取義與考終命無以異云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

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管見按二十三年王室亂諸侯若不聞故王猛之居於皇與入於王城惟兩稱劉子單子以之而已及王子猛卒敬王立以二十四年改元晉人始圍郊以封子朝弗克而還亂役熾於是天王居於狄泉而尹氏立王子朝則子朝據有王城矣晉圍子朝於郊而弗克能復圍之於王城乎自是觀望踰一年而及今之二十五年夏乃得叔詣會晉趙鞅與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並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命以明年將納王趙氏鵬飛曰是時諸侯之政類出于大夫大夫各謀弱公室以為其私志不在是也實何補於王哉此論極允其猶有未盡者晉會諸侯之大夫以謀王室而齊獨不至然則此條書法罪晉之不兢莫能勤恤王室者在言中罪齊之方張敢於背棄王室者尤在不言中也須並推之

有鸜鵒來巢

管見正字通鸜鵒亦名八哥負暄雜錄曰以南唐李主諱煜因改鸜鵒為八哥亦或有之矣本草釋名云此鳥好浴水其睛瞿瞿然故名於其狀亦合又集解言鸜鵒巢於鵲巢樹穴及人家屋脊中則皆得以巢稱不宜泥看爾雅翼鸜鵒似鵙而有幘飛輒成羣此書魯之鸜鵒來巢蓋因其成羣以來而訝之耳周禮考工記謂鸜鵒不踰濟濟水在齊魯間魯不常有鸜鵒值茲昭之二十五年夏忽成羣來巢豈將棄其常性而欲踰濟耶春秋亦與其鳥類之六鷁退飛過宋都者並書之特以記異云爾至於因是以求事應傳說多有存而不論可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管見秋七月上辛大雩上辛必在七月之旬以內所以禱上帝也其禱用天子之禮至於季辛又雩穀梁曰季者有中之辭是則在七月之二旬以外矣豈可以此日禱上帝哉其不稱大雩而但曰雩則從諸侯之禮以禱於社稷及封內山川耳夫公之大雩又雩必皆不出乎七月之上辛季辛者何以故公羊曰是非雩也將聚徒以逐季氏也啖氏助以為雩但禮官與女巫而已何足以攻季氏乎劉氏敞復疑於七月聚徒其攻之而不克何至九月公乃出奔乎是固然矣但公之逐季氏者起兵動衆其謀先而舉事必早於此秋七月不能以已故因旱而上辛大雩季辛又雩特借名也殆將以其偪於強家而誓不兩立者默禱於上帝以希眷佑並默禱於社稷及封內山川以資翊輔也夫若正指為昭公之憂旱恤民乃不免於類祀轉恐未確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管見據左傳所載公以憤於季孫意如而聚徒以攻諸其室入之意如登臺其臺之為備益先具有守衛以為倉卒識身之固者國之弗能克又有仲孫氏何忌及叔孫氏之司馬鬷戾皆為之援逐逐公徒公與臧孫昭伯如墓謀遂行春秋書九月己亥公孫于齊稱孫諱奔也即聯書次于陽州次止也以待齊命陽州杜註齊魯境上邑今山東兖州府東平州東北有陽州城是也案襄二十一年齊閭丘嬰伐陽州杜註魯地定八年公侵齊門于陽州蓋陽州本屬魯而後為齊有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管見野井杜註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今在齊河縣東濟河北岸胡傳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家氏鉉翁曰書齊侯唁者再非與其能唁也譏其無救災恤患之實也徒行虛禮而誠不在焉任氏公輔曰齊侯唁公于野井以唁為名拒公之適己也昭公微弱季氏威強迫脅而出欲求救援以齊大國之力攻季氏至易也為君而伐臣至

順也齊景公不知為此野井之唁豈弔失國之禮乎拒公而已按此年之十二月齊侯取鄆明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齊取魯地以處公則其先之公次于陽州與齊侯之唁公于野井者皆為齊地景公固不容以尺土假諸公矣而左傳猶記其唁公之辭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此何志哉而從以十二月之取鄆處公畢乃事焉然則齊侯之無信又豈待久而後信乎以此證家氏任氏之說益見其確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管見王氏葆曰叔孫舍之卒實為愛君憂國之至因禱以自裁也家氏鉉翁曰繼公孫于齊而書言舍之為公死也按二說最得春秋書卒之旨蓋以叔孫舍之卒為自裁則非神之應其祈而卒也其義烈已見矣至春秋書其卒而不地由春之書叔孫舍如宋以推則其卒于宋可知公在魯而忽以秋九月己亥孫于齊次于陽州叔孫舍自宋聞

之不忍其君之辱而以死誓旅于冬十月戊辰因禱以自裁夫非為公死乎此其忠愛又何以加焉嗚呼大夫死曰卒如叔孫舍者是誠不愧其為大夫也與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管見宣二年鄭敗宋師于大棘杜註大棘陳留襄邑縣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曲棘里有棘城此據以鮮敗宋之大棘似未審而于宋公之卒于曲棘其所在則有徵矣宋公何以卒于曲棘左傳謂此年十一月宋公為魯公故如晉請納公未出宋境以己亥卒于曲棘然宋之經文初不指言如晉顧安得泥以為實乎竊意此前之秋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猶親唁公于野井則宋公之欲親往唁之亦當不能已矣然又未嘗指言如齊唁公者何哉蓋以今年春魯有執政之卿叔孫舍如宋為惡季孫意如之專橫忌尅誓不與同國也未幾而秋九月季孫意如逐其君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魯臣之於季孫意如多助其惡無敢問其罪者叔孫舍自宋聞之憤不欲生遂於冬十月戊辰與其志以告於神退則自殺宋公見其卒也亦迫欲挽公以表其義烈之狀與其忠愛之忱於是以十一月命駕而出則匪直若齊侯之主于唁公而已無何宋公猶在宋境遂以月之己亥卒于曲棘故春秋皆此其於宋公之道卒概不指其發軔趨塗之何為但使讀之者按前文之書公孫于齊及書叔孫舍之如宋而卒于宋者一通觀之而其所由來亦大白矣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管見齊侯取鄆以處公也不言處公者明年公至自齊居于鄆此處公可知矣家氏鉉翁曰或謂嘉其取鄆故爵之此目其人以貶之兩異其義李氏廉曰唁之矣而不能為之討賊居之矣而不能為之復國齊侯之罪也彙纂案

齊景不伐魯以納公而取鄆以居公故春秋書以譏之胡傳乃謂公已絕于魯而見逐於季氏為不君非經旨也其論定矣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管見去年九月齊侯唁公于野井野井在陽州北公蓋自陽州以往就齊侯也齊侯歸則公仍次于陽州矣知此稱公至自齊自齊之陽州云爾去年十二月齊侯取鄆以處公也陽州為齊地鄆為魯地故陽州曰次而鄆則稱居吳氏澄曰王者至尊雖在外皆曰居諸侯奔在境內亦曰居皆言猶居其地但不得其所耳又胡傳云夏王已出而稱

居于[illegible]。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于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諸侯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故諸侯延公以待巡狩，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按胡傳較炎氏之說尤透闢。

夏公圍成

管見：去年冬十二月，齊侯取鄆以處公。彼季孫意如既逐公于魯都曲阜，豈敢更禦齊侯以拒公，使不容於魯別邑之鄆乎。故齊侯之取鄆甚易。而公亦即以今年三月自齊居於鄆也。由是齊侯自度以為挾公而有討于魯，必有以於大義所至，將與鄆同無敢抗者，而遂侈然以納公為己任焉。是足知此年夏之圍成，雖自公請之，亦必出于齊侯之因取鄆而決之矣。成為仲孫氏之邑，方公之孫于齊也，由仲孫何忌殺郈昭伯而救季孫，遂敗公徒，則公之圍成固其憤所欲洩，且成邑在今山東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九十里，寧陽在府城北五十里，距魯都之曲阜為近，齊侯將納公，此非其道之扼要者乎。但成非鄆比，固難必其圍成之得，如取鄆耳。討前襄公十五年，齊侯靈公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是齊初未能克成也。十六年齊侯靈公復伐我北鄙圍成，則自魯以先年帥師城成郛，而成之城益壯，是齊亦卒未能克成也。蓋三家以季氏為強，三家之私邑，又以成為固，觀此後之定公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其冬十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固莫得與其郈費俱墮也，則成之不易克者審矣。值此昭之二十六年夏，齊侯以公圍成而欲納公，在魯之季孫意如急令成人閉城固守，作畏罪退匿之狀，總以能戰而不戰者，偽為不失其恭順而已。彼齊侯之環而攻之，豈敢定居，豈不日戒而成不可以必克，亦頓慮其曠日持久以老師也。齊侯乃還，故春秋書此不及齊侯，而但曰公圍成，直若此圍成者本未嘗

有齊侯。又若此圍成者，雖有齊侯，亦只與公無以別焉耳。所以聳齊侯也。至若左傳所載，謂齊侯欲納公以公圍成而弗克，由于季孫意如行貨於齊，齊人受之，遂致齊魯之軍將聊為炊鼻之戰，其相搏如兒戲然，只殆憑空結撰以意為之，非事實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管見：此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蓋公之志耳。以此年夏圍成弗克，欲圖再舉，乃仍倚齊侯為主，而復約莒子邾子杞伯以從於齊。惟不信，因重之以盟也。此在齊侯之心，豈不料圍成弗克，必不能去季孫以納公乎。且莒邾皆在魯南鄙，與季孫之費邑相鄰，魯之公弱而季孫強，亦已久矣。莒子邾子其肯并力于公以與季孫為敵讐哉。至杞伯之國，從又以二十四年秋杞伯郁釐卒，悼公成新立，則其無能為固大概可知也。惟是公于七年春正月，暨齊平，使叔孫舍如齊涖盟，魯與齊之釋怨敦好，幾二十年，適當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既唁之於野井，旋為之取鄆以居公，且謀以此年夏圍成而遂納之，卒因弗克而還，齊侯亦當自謂其力盡矣，乃及其秋而公復為會以盟于鄟陵，庸有濟乎。而齊侯猶不欲直辭以謝也，公欲會亦從之會，公欲因會而盟亦從之盟，蓋皆不獲已而應之焉爾。觀于明年之自春而冬，兩書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又明年之春三月，則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彼齊之不足賴，而鄟陵之會為虛會，而盟為虛盟，不既昭然大白也哉。鄟陵，杜注地闕，按此以會而盟本公之志，則當自鄆以往會齊侯而就之盟也。其鄟陵必屬齊地，蓋與唁公之野井壤相接者。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管見〕楚公子圍與楚公子棄疾皆弑君而自立之賊也及即位而公子圍更名虔公子棄疾更名居亦欲使天下後世致楚君繼統之次楚子麇之後即為虔無所謂圍楚子虔之後即為居亦無所謂棄疾所以滅弑君篡代之迹也而春秋于兩君者先皆不沒其初名後皆正斥其所更之名則天下後世並知楚子虔與公子圍為一人楚子居與楚公子棄疾亦為一人則或在位十二年或在位十三年其為弑君篡代之跡安可滅哉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管見〕成周即王城也在今河南府之洛陽縣昔武王既克商終夜不寐周公問焉武王曰吾未定天保何暇寐成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洛伊無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此所謂定天保也周之王業於是乎成故曰成周歷二十五世積七百又二年而及茲昭公之二十二年夏四月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亦即成周也其特稱王城者以謂王猛得入而居之非王子朝之所可據欲以抑其僭焉耳至是年冬王子猛卒立敬王匄以昭之二十三年改元是得以天王稱矣於時王子朝之亂復熾遂致天王去王城而居于狄泉乃有尹氏立王子朝夫非立之于王城乎然王城為天王所居不得容王子朝之入也故王猛入於王城則書王子朝亦入於王城則不書其辨嚴矣然自是而王子朝號西王敬王之稱天王者號東王凡歷四年為今昭之二十六年冬十月傳言劉子單子以王自狄泉次于滑有晉之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亦惟是納之以入于王城而已而春秋於此冬十月乃特書天王入于成周而不言王城則何以故亦欲借以扶王室之衰而過其亂萌耳昔成王蒙武王之業而體其志乃復營成周為之定鼎於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知天祚明德有所厎止矣庸可促乎亦越於今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則天王之自狄泉而得入者猶是前定鼎郏鄏之成周也其卜世卜年之數不踰盡且難量其將盡而復引而長之矣故知天王入於成周實為天命非人力也彼王卿之有劉子單子興起倉猝惟辨挾王以走狄泉之坐困者四年而徒望救於晉既絕無定亂之能至於晉以同姓大邦爵居侯伯一圍郊而遂還漠視王室之亂者亦四年而始令其卿知躒趙鞅帥師以納王苟使捫心自問皆罪無可辭尚可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哉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管見〕此尹氏召伯毛伯皆王朝世卿之後當時所號為大家者其人亦非必顯要用事能與劉子單子相等故王子朝得援之為私黨也尹氏系出吉甫之賢吉甫佐宣王中興其裔得世居卿位春秋以前有尹氏太師秉幽王之大壞以秉均亂政家父作節南山以刺之至春秋隱公三年夏四月辛卯有書尹氏卒者譏其赴於諸侯不以名與先

三月庚戌之天王崩同與八月庚辰之宋公和卒異也此其僭侈相胥率以為固而無足怪矣故凡尹氏有為其後之子若孫得襲其爵守其賜邑者並黨尹氏之今稱而不改耳杜注謂尹氏以其族奔非一人故言氏未為確論王子朝之亂黨尹氏為魁召伯毛伯為之從其皆不斥其名而猶聯舉其氏爵者欲以著世卿之關通作難輙以三成衆亦並見亂黨之狡脫逃誅竟無一就擒也說者又或據公羊以為楚之去周為遠而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自周奔楚其所過之國皆未聞有所阻遏乃遂以其縱追逸賊為諸侯罪所見亦未審前文公十六年楚人與秦人巴人共伐庸滅之而分其地其庸都之近楚為今湖廣鄖陽府者皆歸於楚矣自鄖陽北出即為今河南府之盧氏縣盧氏距洛陽三百四十里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洛觀兵於周疆其道實由於此然則今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即因楚子伐戎至洛之道為王子朝出洛奔楚之道初不經諸侯之國又安得以縱追逸

賊為誰侯罪哉

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管見去年秋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益仍欲倚齊侯為主復國成也故及今年春而公如齊以請命為然春秋書甚緊絕稱公如齊即聯稱公至自齊是殆齊侯托疾以公無由得見齊侯乃自齊反而居於鄆耳高氏問曰[illegible]至自齊居於鄆者三至自會居於鄆者一至自乾侯[illegible]鄆者一書至書居我君故也君播越於外不得其所[illegible]國臣子之義可絕乎春秋之作明君臣也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管見吳弒其君僚公子光之志也據傳記所載昭公二十年楚平王居殺伍奢其子員亡奔吳當僚立之五年員嘗語吳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員曰彼將有他志因為之求勇士得鱄設諸耕於鄙以待之及茲昭之二十七年僚立既十二年矣其先年楚子居卒吳因楚喪而伐之僚之母弟公子掩餘燭庸使帥師圍潛亦使延州來季子聘於晉會吳兵為楚兵絕其後不得還公子光曰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乃伏甲於窟室而請享僚僚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僚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於窟室鱄設諸寘匕首於炙魚中以進手匕首刺僚遂弒之僚之弒其力出於鱄設諸而其為光謀者實為伍員也員亡命於吳因依僚以苟活矣乃即私於光而首謀以卒弒僚此其逞智為逆復何所不可哉故春秋不暇明正其罪於公子光乃特指其國而書之曰吳弒其君僚其意殆以稱吳者對楚言之使知伍員無讐於吳吳既由以弒其君僚矣則伍員之有讐於楚而然因吳以報者在楚之新君軫與楚之先君居不誠極危也耶蓋僚弒而公子光立舉伍員為行人與謀國事此為復報楚之舉矣闔八年為定公之四年由蔡侯質其子於吳而請伐楚吳子許之伍員從當是年冬十一月庚午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楚子西走涉睢濟江入於雲中楚子寢有盜攻之以戈擊王大亦猶是吳士鱄設諸之凶悍耳幸而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其肩楚子得免不然楚國弒其君軫矣及楚子奔鄖鄖公鬬辛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夫亦猶是吳亡臣伍員之怨怒耳幸而鄖公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必犯是余將殺女楚子復得免不然楚仍弒其君軫矣自後鄖公辛乃與其弟巢以楚子奔隨吳人於隨索楚子時子期似王欲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楚實存隨難而

棄之不可以事君吳人聞之雖不欲而心知隨之小而固非如郢之可突入也乃還但隨之所由辭吳人者初以爐金嘗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使無以楚子與吳昇欲脫子期是楚子之卒得免以不負子期之欲代楚子者尤幸賴有要言於隨之爐金矣苟或不然隨出楚子以與吳人彼楚之亡臣伍員在吳師中必殺楚王詎不見為楚終弒其君軫乎至于吳人退而去隨楚子雖誠得免而伍員之欲反父讐其憤未得洩也乃叓出平王楚子居之尸而鞭之嗚乎此較之弒其君者罪尤大惡尤極矣而要皆自此年之夏四月吳弒其君僚而以伍員為謀主者始也楚子軫初不知戒而春秋書此則固怵然心動矣

楚殺其大夫郤宛

管見此年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僚之母弟公子掩餘公子燭庸方帥師圍潛弗克因楚之左尹郤宛與工尹壽

師師至潛而扼其歸塗不能退吳闔公子光在國乘淺篡代用伍員之謀而使鱄設諸刺王二公子以王之母弟擁兵在外其難必旋及之危在旦夕於是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其師之皆潰亦可知矣此役也吳未嘗與楚戰而其將奔師潰與戰而敗績何以異焉吳師同于戰而敗績則楚師亦同于戰而有功矣然據左傳敘列諸將如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豈嘗聞其至潛而救之哉至左司馬沈尹戌帥其都君子之在都邑有復除者與王之養馬官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遇則止駐其所而待之矣且其地為窮屬今江南鳳陽府霍邱縣非能及潛之在今江南廬州府霍山縣者則亦未嘗有以救之已耳若夫令尹子常名囊瓦秉政當國惟以舟師及河汭而還河汭在沙河入淮處屬今鳳陽府之懷遠縣以視窮之距潛為益遠雖欲救之如之何其可及乎是則楚之師還論功惟郤宛與壽兩人而止而郤宛又其最也令尹囊瓦必深嫉之而又有承其意以進讒者為費無極其時莊從令尹子軍而還自

河汭因以語令尹曰救潛之師本可得志於吳郤宛取賂焉乃息還師又誤君帥使皆以其師退曰乘亂不祥夫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此所謂欲加之罪不患無辭也楚之軍法最嚴有失機不進下令而沮衆心復加以貪納敵賂是必以殺無赦論其罪矣又去年秋九月楚子居卒立太子軫繞及此年改元勢當倚任令尹明罰勑刑皆由之而囊瓦還得逞其忌剋誣陷之私此楚之所由殺其大夫郤宛也與令尹囊瓦殺郤宛而春秋書楚殺者欲以見令尹囊瓦之得專楚不復知其有楚子而於殺其大夫郤宛亦不復知其為楚子殺之云爾

秋晉士鞅宋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管見】扈杜注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今在河南開封府原武縣西北前二十五年夏晉以謀王室而會于黃父

此二十七年秋晉復以戍成周而會于扈皆會諸侯之大夫也然齊不與黃父之會鄭猶在焉及茲扈為鄭地而其會乃復無鄭則晉業之日衰固有號令不行於諸侯之大夫者矣至鄭以外諸小國其大夫亦嘗會於黃父而不會於扈固不足為有無也晉何以欲戍成周去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晉納之也其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豈不亦慮其嬴楚以圖成周也哉故晉猶假諸侯之力相與戍之以卒成納王之舉乃皆名其大夫以會于扈以戍成周之說安所據觀後之三十二年冬當晉定公時晉以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傳言王請於晉曰諸侯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若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然則戍成周者以其城壞故爾但諸侯之遣戍或至或不至其至者亦多無足賴與不至畧同因是而春秋於後之城成周則書於今之戍成周則不書也若傳稱此會于扈者宋衛皆利納公大夫樂祁犂北宮喜固請於晉士鞅

士鞅辭轉極情抑公以張季孫其言皆背義傷道誣天廢倫非復人語何物士鞅而敢肆無忌憚若此且宋衛大夫固請於士鞅以納公公當側聞之也是宜如宋衛矣胡以是年冬公復如齊哉又士鞅不欲納公而以悖辭卻宋衛大夫公亦當側聞之也是宜終如冬之至自齊居於鄆矣胡以明年之春三月公乃如晉哉從可知扈之會惟是令戍成周而已以為並謀納公者固不可盡信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管見】家氏鉉翁曰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及茲昭二十七年邾快又來奔季孫意如復納之宿與意如世濟其惡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為之逋逃藪罪可勝誅

乎。快綽邾大夫。徵者耳。春秋特錄之。而無所道。誅季氏之無君也。至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從受之。而不疑。推其無忌憚之心。亦何所不至。於狀。詳書之。非誅叛人。實誅季氏也。高氏閌曰。邾庶其與莒牟夷黑肱。俱以三叛人稱。與快亦其徒耳。魯之彊臣季孫意如逐君而據其國。則邾快之不臣。而叛君。輒去。其國以來奔者。亦以類相從而已。按二說並歸罪季孫氏。最得春秋之旨。

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管見猶是此二十七年耳。春書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冬復書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不增省一字。則是公之再如齊者。齊侯仍託疾以辭公。公仍未得見齊侯也。亦稔知去年秋之會鄟陵為虛會。曾而盟於鄟陵為虛盟矣。以故於明年之春三月。公如晉。其志。乃不欲更如齊云。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管見史記稱曹悼公立九年。朝于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為聲公。悼公卒於宋。歸葬。此於謚悼之意。亦似之。然春秋及左傳皆無文。史記何所據而云然耶。且是時為宋景公欒。由昭之二十五年。宋元公佐卒于曲棘。景公始立。纔二年。乃敢因曹悼公來朝而囚之使卒于宋。於事理太遠。其為不然必矣。

公如晉次于乾侯

管見乾侯杜注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邑。闞駰曰。地多斥鹵。故曰斥丘。今直隸廣平府成安縣東南有斥丘古城。按乾侯雖為晉邑。其距晉都甚遠。次于乾侯。即使以難告於晉。而待其命也。晉人怍公之被逐。而待於齊。既四年。齊無能為。乃轉而求援於晉。故卻公使。而有言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初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可乎。語見左傳。此甥舅。謂齊也。欲令齊逆君。則齊之不來。逆必矣。於是此年之春三月。公如晉次於乾侯。姑忍而待晉之有後命焉耳。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管見此年自夏及冬。聯書鄭伯滕子之卒葬。魯必使人弔其卒。會其葬矣。然皆季孫意如主之。公則自其孫於齊而居鄆者。既三年。復以此年之春三月自鄆如晉而次于乾侯也。噫。魯之季孫意如。猶訃及於他國之死君以為禮。不可缺。乃於我國之生君淹恤在外者。竟置焉若忘。可不謂喪其本心。絕無人理也哉。

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管見昨二十八年春三月。公如晉次于乾侯。欲以待晉命也。既盈一年。而晉若罔聞知。非但不諾納公。即唁公者亦

未嘗有以公之次于乾侯及此二十九年春而公復至自乾侯居于鄆焉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始以二十七年冬春及冬公皆將如齊而不獲一見必憤其抵疾以辭者實為有心固拒也因於公之至自乾侯居于鄆使高張來唁公以辭之耳然前之齊侯唁公于野井唁其孫於齊次于陽州不得居其國也今高張唁公于至自乾侯居于鄆其唁之必謂齊非無力齊侯猶得取鄆以居公乃晉之不能遂至廉然沮避絕無志於諸侯而於宗國之難亦復睠視其將若之何於時公聞之以為唁本虛文且責高張之口朐聞猶以齊侯之取鄆為有德乃益憤焉故當高張謝去而公復如晉次于乾侯蓋舍此而不顧也其如晉者豈猶有望於晉哉其如晉而次于乾侯者豈猶欲反而居於齊侯所取之鄆哉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管見此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穀梁傳載季孫意如之言曰叔詣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注訓叔詣欲納公乃無病而死此皆天命使魯無君爾夫非獨欲著季孫意如之背誕若此哉然就其言以思叔詣之志行亦得藉徵其梗概焉蓋其所云欲納公者此即叔詣之志矣其所云無病而死者必為欲納公而弗克卒無若季孫意如何遂恚憤不食而死也此即叔詣之行矣故取責於春秋而書其卒見叔詣之死賢於生不愧其兄叔輒叔鞅亦不愧其父叔弓並不愧其祖叔肸直可與叔孫氏之有叔孫舍者皆矢心於義烈忠愛以完名全節也夫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管見公以春如晉次于乾侯至冬十月而鄆潰杜注謂為鄆人之叛公然始末未著也孔氏穎達曰公自二十六年以來嘗居于鄆此時公既如晉而鄆人潰當是季孫意如遣之使然歟公不得更來焉耳此論極允

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管見胡傳公去社稷於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雖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孫之專國也此得春秋書公在乾侯之正旨矣而又有餘意當指出者蓋在為定辭非次之謂也公自此年以後不思自乾侯以如晉都亦不復思自乾侯反於鄆以居鄆邑則公之在乾侯為有定矣且在有存義焉可與三十二年之公薨于乾侯反對觀則不可以言在也從可知此後三年之春王正月皆必書公在乾侯者亦猶得幸公之尚存焉耳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管見杜氏預曰三月而葬速按晉自魯成公十八年正月庚申晉弒其君州蒲不書葬至襄公十五年十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昭公十年七月戊午晉侯彪卒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昭公十六年八月己亥晉侯夷卒十月葬晉昭公皆以三月而葬蓋習實為常矣何暇一一執先王定制以議其速哉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管見徐子章羽書其爵亦書其名皆所以罪吳也吳之滅徐特以吳公子掩餘奔徐故豈徐有當滅之罪乎是則直書其爵矣禮諸侯不生名失國則名之然春秋書諸侯失國而出奔者凡十有五亦有不生名者何以此徐之為吳

滅而非其罪徐子章羽獨不得從此例耶揆其必名之意非罪徐子之失國乔楚特欲罪吳之暴滅諸侯其惡視楚為尤甚耳以近事徵之昭公八年楚子虔滅陳陳侯不名十一年楚子虔滅蔡蔡侯亦不名至十三年而楚子居並復陳侯蔡侯蔡侯廬歸於蔡陳侯吳歸于陳然後皆名之欲使無忘其先之失國以為戒也若此吳之滅徐及春秋之終絕不復見有徐子吳滅則竟滅而徐子不得不以名書以此著其暴滅諸侯之罪可不謂吳之惡視楚為尤甚哉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管見據左傳所載晉侯將以師納公季氏本曰晉定公初立有嗣霸之志觀後之城成周及會于召陵侵楚則納公之意不可謂無也於時晉執政士鞅說晉侯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此亦巧於沮晉侯納公之師矣非士鞅之受賂以庇季孫胡能致是哉及晉侯名季孫士鞅復使私焉曰子必來我任其無咎其所使私者殆即季孫意如所會之荀躒與荀躒阿事士鞅亦受季孫之賂乃期意如以會于適歷其地固先定焉適歷當是在晉都之近郊者意如以晉侯之名如晉豈敢憚行而次于遠乎至於會晉荀躒荀躒偽以何故出君周有常刑感之而意如則早辦一練冠麻衣跣行之狀亦欲假托於有罪而覊於刑者為之自首而身而足皆變於常得以自明其貶損慢怖有如此冠質不厭即為練冠衣材不絲即為麻衣不得執羔禮之有練冠麻衣立鮮且其稱跣行者亦非赤足之謂君子不徒行或徒行而舍命屨則無以責其跣與跣行何以異焉當是之時荀躒亢而言季孫意如則

代而對其對之辭若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若以晉之霸令使得從君以師則固臣之願也又敢有異志乎於是荀躒白于士鞅士鞅與荀躒同役於晉侯為之指其狀述其辭而季孫意如之非悖不臣也決矣此在晉侯之心納公之師既可以罷大事不即思面質季孫意如而遣之俾得從君以歸乎哉而士鞅之與荀躒仍因受賂以卒庇季孫必言意如之畏罪正服其獄是練冠麻衣跣行者不宜引以登朝覲君惟是使之舍于近郊以待命焉可耳晉侯然之以故於夏四月乃使荀躒唁公于乾侯挈季孫意如以往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管見薛杜注魯國薛縣今薛城在山東兗州府滕縣南四十里季氏本曰薛伯魯桓公以來服屬於宋魯雖與薛同盟猶以宋屬待之故此薛獻公穀以前魯無有弔其卒會其葬者自本昭之三十一年乃書四月丁巳薛伯穀卒秋葬薛獻公是時公在乾侯其於薛之弔葬備禮誰實使之哉蓋三家專魯季氏為最薛獻公穀始附之是乃季孫意如之所欲私厚者與按此說可從但季孫之私厚於薛還當推見所由來耳觀此前之二十五年晉會諸侯之大夫以謀王室令皆輸王粟具戍人傳謂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王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是宋之背誕為已極矣至此後之明年為三十二年晉復會諸侯之大夫謀城成周其十二月公薨踰年為定公元年其三月令興城成周之役傳復謂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于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惟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然則宋之陵虐又誰能堪此乎從可知薛屬于宋雖未嘗顯與為絕固早陰結於魯之强家以備庇

矣薛陰結之魯三家遂私厚之當此年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季孫意如猶在晉而仲孫叔孫氏必有使入弔其卒者若其秋葬薛獻公季孫意如已至自晉必又有以薛伯穀之卒幸仲孫叔孫氏之不缺於弔亦即因其葬薛獻公而自謀使人會其葬者以此申季氏本之說似益明暢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管見左傳云夏四月季孫意如從荀躒于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息子姑歸祭於是季孫歸公之在乾侯者如故陸氏淳曰荀躒之唁公在晉地故不言來劉氏敞曰季孫意如既會荀躒于適歷矣而晉侯

復使荀躒唁公其唁公者使之入也家氏鉉翁曰晉定公初立即欲納公而卒沮于士鞅荀躒權移于下志不獲伸耳彙纂案左氏稱適歷之會意如願從君而歸此奸邪欺人之言豈本心哉晉使荀躒唁公而勸公以入亦借此以塞責耳及公謂不能見季氏則晉亦不復謀納公矣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管見許氏翰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相從也按此說最得經旨當據其意而申之蓋季孫以二十五年逐公專魯及二十七年而勢將定其冬遂有邾快來奔季孫納之亦越兹三十一年晉將納公而名季孫危矣乃復得歸而以使葬薛獻公道過於邾則終晏然無患而其勢益孔固矣於時復有與邾快相繼而以濫來奔者濫杜注東海昌慮縣今昌慮故城在山東兖州府滕縣西北是濫本邾邑而黑肱之為邾臣必可知也然春秋前書邾快而此獨不書邾黑肱擬其去邾字之意益以邾邑之有濫黑肱為長快即其佐耳其心並以濫與費接壤將叛邾而歸季孫使得與費為唇齒相依則濫可割據而有之也因先使快來奔以嘗其兄類與否既盡三年而公將以乾侯終其漠然坐視者晉亦與齊無以異魯殆獨知有季孫而已因是而黑肱之叛志決遂以濫來奔也然則黑肱之與快雖兩人而實一心其以濫來奔者猶是快之所共謀而合者也故春秋書此特為之並黑肱于快而以一邾字統之使讀者悟其來奔之先後中間雖隔以三年究之可作一日觀也分書詎有別於聯書乎哉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管見孔氏穎達曰公羊傳曰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案左傳定公元年將葬昭公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則闞是魯公墓地非是邾邑也此說辨闞字極確當從之桓公十二年十二月公會宋公于闞杜注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今山東兖州汶上縣西有闞亭在南旺湖中殆即此所謂闞者但闞之有墓家氏鉉翁即概指為魯羣公墓者亦混致明一統志魯公墓在曲阜縣東八里修攏茇延不絕皆周魯諸公所葬其西葬伯禽其南葬文公曲阜為魯都距汶上之闞約一百數十里或自文公以後宣成及襄為昭公以前之三世皆葬于闞焉耳闞為墓地何以言取蓋因此三十二年春正月公在乾侯亦竊自料死期將至不得入廟特思於墓哭之亦不得至曲阜之墓特思於闞之墓哭之而猶慮其自乾侯入魯季孫意如雖不敢與師拒而於前所居之鄆亦嘗以季孫誘之而遂潰也鄆在

闕西將如闕道必經鄆其或奸人竊發豈得不豫備乎於是甚起公徒為衛被甲執兵銜枚疾走其狀幾與齊侯之先歛居公而取鄆者無以異焉故春秋不書如闕而書取闕欲昔公之得至於闕以哭其墓實有戒心而見為亦倉皇亦振儛者固若此其甚也於闕且然彼自魯公以下歷十七君而至文公其墓在魯都曲阜之東尚敢冀幸其覲至哉當是之時度公亦唯望拜於闕而已遂急去魯而以晉地之乾侯終

夏吳伐越

管見高氏閌曰前此越與楚子伐吳故始用師于越此謂報復前嘗之怨也家氏鉉翁曰吳方抗楚懼越之議其後故先伐之此謂欲防後顧之憂也二說須合看其義始完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管見左傳云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魏子南面干君位以令事衛彪傒非之又使士彌牟營城成周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諸侯之大夫者而致諸王卿劉子韓簡子但臨之以為成命韓簡子即韓不信臨之謂履其事則主於巡視而止成命為魏舒之命是非韓不信之所敢易矣蓋其時魏舒為政汰侈特甚值茲如京師以會城成周其於大夫之為列卿者若魯仲孫何忌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皆不屑與之為伍至其他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其大夫並微不得以名見則尤視之若無有矣故此會晉為之主春秋但舉韓不信而不及魏舒欲著其如京師而南面令事妄自尊大執以身在諸侯之卿大夫中其地分固有獨而無對焉若夫所謂城成周者即是城王城也昔武王克商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以為周之王業於是始成因以成周號焉惟其地設兵駐防天子特以狩田歲一至非常居之鎬京者比故平時皆繫之王而曰王城今證之於詩王城在洛小雅鴇彼洛矣之思古者首章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是因作王城之六師以行狩也而其二三章曰君子萬年保其家邦君子萬年保其家室家邦指天下言家室指鎬京言洛邑之王城居天下之中為鎬京門户君子憑是以萬年保其家邦家室此于成周之義不既昭灼已哉又小雅車攻之美宣王復古者首章曰駕言徂東二章曰東有甫草駕言行狩則亦猶是至洛之王城以作六師也時則諸侯會同有繹並從王于狩以助舉柴殆無異於西都鎬京之以時會同者矣因是其卒章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此其歸美宣王之中興又使成周之遺業瀕衰復振不尤昭灼

已哉舊說或以成周為周公遷殷頑民之地其城地惡且狹小不足容衆故王請于晉而晉合諸侯之大夫以城之蓋因二十六年冬十月先書天王入于成周然後書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似乎入成周非入王城故生此異論耳不知敬王之入成周苟非王城彼子朝之僭立而據王城者何故輒自奔耶惟王氏沿曰天子反正然後罪人成服此足推見當時之入者進偪奔者急遁天王入于成周之王城子朝即奔自成周之王城入與奔皆不得有兩日亦何疑有兩地乎總之洛都以成周為本名以王城為加名春秋書法其分見者意各有屬而其實則成周王城一而已矣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管見左傳云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劉氏本曰昭公八年於外齊晉皆不能討意如而納之者豈非諸侯之政柄

各校于大夫黨同伐異惟季氏之所為其君並畏其倡毋其欺而卒莫之問與按此說最中當時情事惟末謂季孫意如攝祭而不敢篡亦由周公忠愛之澤流入人者未遠忘則不免近於誕矣又汪氏克寬曰意如逐昭公魯國八年無君意如非惟不敢如田和三晉之篡立亦不敢別立君者良以魯秉周禮理義之在人者深是以猶懼公議之或見討而未敢肆無忌憚也所見與劉說之近誕者略同至其論斷史墨謂其言魯民忘君而君臣無常位導於貳昭公而畧無一語責意如與師曠之所以論衛獻者深異此可以儆乎人君而非可以告人臣者也舉天下之強臣而為篡奪之謀者未必非此言啟之是則不失春秋之義也夫

凝園讀春秋管見卷之十三

慎齋繼典嶽五氏定稿

男紹邢孫 善恕賢綸 校字

定公

元年

【管見】此前之三年為昭公之終春秋於春王正月皆書公在乾侯欲以見昭公之未及薨時雖為強臣季孫所逐而究不可以泯沒也及昭公薨於乾侯其弟定公立至此年夏四月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始即位而春秋於先數月已特書定公元年者亦謂四月即在此年之內昭公以去年終則定公當以此年始其即位之不免稽時雖為強臣季孫所定而要不可以過抑也

春王

【管見】公羊傳云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在季氏也趙氏恒曰元年正月即位即位者有國之始正月所以正即位也即位則有書有不書元年之正月無不書者二年以後正月則有不書矣魯於是曠年無君史雖追書即位後所改之年以繫前半年之月日而正月未即位實與他公不同故比於常年而以王三月繫執仲幾之事而不書正月也按此年但書春王本以見定公之即位後而無正月亦即欲見兩時之有以制之使不得以年首即位故元者實為季孫意如之罪耳然其下即聯書三月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一似此年春王二字雖截斷仍可與三月通看春秋但誌晉人之無王輒敢執宋仲幾於京師而已豈能逆知季孫意如之無君竟使定公元年不得正其

始而無正月哉故公羊於此條特申之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注謂主人指定哀其實於魯之彊家亦總括於此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管見城成周之役晉合諸侯之大夫以去年冬圖事以今年三月興事仲幾謂宋仲幾不受功晉人執之是時魏舒早屬役於韓不信而田於大陸還及寗遂卒則是執仲幾者韓不信也韓不信為晉大夫仲幾亦為宋大夫以大夫而執大夫固宜直書晉韓不信執宋仲幾於京師矣而春秋乃統書晉人者以晉侯新立纔三年猝欲振先代久衰之霸業其六卿彊而汰侈無所忌憚並不請命於晉侯而敢擅行末世假義之覇討則此以城成周而執宋仲幾於京師若韓不信亦習是為常焉耳夫安得不統晉之君與卿一概貶以王法為之削其爵而稱人哉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管見按昭公以去年十二月己未薨於乾侯則魯之逆其喪者其喪之至當不出今年正月外矣胡以及夏之六月癸亥乃得書公之喪至自乾侯也哉蓋季孫意如遂公而專其國已八年其使來逆公之喪若必並無逆其嗣君之言是孰為喪主而得以其喪至鄆計前之謀去季孫起於公為而公衍不與又其初公衍先生而告公後於公為公為遂為兄至二十九年公自鄆再如晉次於乾侯乃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公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太子此足以繼公之後矣而季孫亦惡其新有託於齊而欲與公為並廢之也於時公弟宋從在乾侯必將與幸得立以為魯自伯禽始封

子考公繼之考公卒則其弟煬公立是後魯之一繼一及並由煬公始矣乃據以私請於季孫而指其翼戴必遂先有政惟季氏祭則以我之約焉既得逞於意如亦還自度竊謂乘此篡代非議必多不若依前專攬立一雖有若無之君以掩人耳目此為計之得者於是使叔孫不敢逆公之喪即投以己意語子家羈至則子家羈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羈子家子辭曰子為卿吾未得見而從君以出令君薨未嘗命羈見子羈不敢見叔孫逃乃從容使人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又告之曰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惟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之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羈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不知其入也羈將逃也言訖其於喪之當逆則不待更置一辭矣至于逆喪而喪至其誰主之意爾日之公子宋聞季孫有使主社稷之言得踵煬

公以弟嗣兄之舊跡其退避者不惟公為即既立之太子公衍亦向隅而泣焉耳公子宋獨主歸公之喪豈不即謀啟殯以殯塗哉及喪至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於是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既正棺乎兩楹之間季孫乃立公子宋為喪主越五日戊辰公即位則奉公子宋為在喪之君也考周書顧命及康王之誥成王以四月乙丑崩太保即以是日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此以立喪主也至丁卯命作冊度癸酉御王冊命奉同瑁祭于殯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見諸侯諸侯布乘黃朱奉圭兼幣皆再拜稽首畢王釋冕反喪服是則即位為在喪之君矣由此以推天子崩諸侯薨其於即日立喪主者同之惟天子之嗣即位在七日而殯之日諸侯之嗣即位在五日而殯之日此為有異也然論其常則然若以變言之茲昭公之薨於乾侯已七閱月而喪始至有必立以為喪主者則以其喪至之日為始薨之日可矣既為喪主又必有即位以成在喪之君若亦仍以逆

季以五日即為始逾五日而殯之日亦可矣
但從則非常春秋據事直書而貶意自見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管見 將葬昭公傳稱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注謂闞為魯羣公墓所在公氏為公墓定溝者欲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也於時魯大夫榮駕鵝謂季孫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又問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注謂欲加公以惡謚榮駕鵝復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亦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按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此雖定制既久亦當變通自王以推及諸侯如魯之公墓在曲阜縣東八里起魯公以下至文公止以後宣成襄三公之墓則在闞屬今之汶上縣距曲阜一百數十里豈能合而為一哉闞與曲阜之墓地既分則闞之

宣成襄三公亦必各為之兆域也惟是不離乎闞而已今以定公元年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猶是闞耳其為之兆域非有以溝之而遂能離當亦不待溝之而始得合矣以此核定傳文其謂忍葬昭公於墓道南本為欲溝之而始離由左氏深疾季孫之惡而為之辭也其謂不忍葬昭公於墓道南必當溝之而使合亦由左氏假託孔子之事而微其說也惡可泥乎至於昭公之謚昭於謚法為美當其將葬定謚必季孫為主非他人所得參之議者雖其心欲以惡謚加公卒之莫敢自逞復何至先出其陰私以問之大夫榮駕鵝耶且所為榮駕鵝若傳中惟此一見殆亦魯廷習為阿諛之徒耳其兩止季孫之言非實有也不然自公之孫於齊以逮薨於乾侯凡八年季孫之強戾無君其為生不能事者罪狀不可枚舉胡以經不明其啟口以為之救正哉

九月大雩

立煬宮

管見 萬氏孝恭曰煬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而立蓋始乎此昭公之在魯已立公為為太子及其居鄆又黜公為而立公衍則國固有適嗣矣季孫舍適嗣不立而立定公定公乃昭公之弟季孫恐人之議已於是而立煬宮其意若曰煬公以弟而繼兄魯一生一及之所自始今定公以弟而繼昭公則亦煬公之以弟而繼考公者也則舍公衍公為而立定公者非吾之私意蓋魯國之舊制顧按此年之立煬宮本出定公之意而季孫成之者也蓋自公薨於乾侯季孫欲並廢其二子公弟宋與幸得立乃溯始於煬公之以弟繼兄者私請於季孫季孫許之於是此年夏六月癸亥從公之喪至自乾侯遂以戊辰即位是為定公其即位之時在定公自度以為得有此位者由季孫之顯為異戴亦必由煬公之陰為祐助也因思創立煬宮以比於世室欲使我魯以弟繼兄之君或前或後

其世世子孫皆得奉煬公為不祧之祖也云爾夫煬公之廟久毀定公由毀而忽立立而與魯公武公之廟得比於文武世室者參之為三則欲憑以邀其福俾得長主社稷必足賴也其意殷然不可以已因於喪次中以語季孫季孫亦以公之崇祀煬公足為已身掩其擅廢立之跡也以故秋七月癸巳葬我昭公訖即於是月承公意以立煬宮焉

冬十月隕霜殺菽

管見 魯頌閟宮篇稙穉菽麥菽麥亦有春種者詩於黍稷重穋之下先著稙穉字而後指言菽麥則是為秋種者特加分別耳攷菽類有豌豆以其苗柔弱宛宛得豌名又有豍豆結莢頗似豍形農書亦稱其豍時始熟並於名豍之意適此皆以八九月下種與種秋麥同時故他穀至秋將刈此方稙他穀至秋已老此方稚也值該定公元年秋九

月大雩以旱故則秋種之穀未得播矣或者大雩以後亦有雨以應其求則補種者急乘此秋未盡之時猶可及也至既種而生復有此冬十月之霜災乃至於殺菽焉春秋書之獨為殺菽乎哉其菽字中固包有麥在耳蓋菽生有莖麥生惟葉其始種而尚穉者麥視菽為尤靡靡也獨書殺菽則殺麥不言可知亦應通看

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管見 孔氏穎達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周禮太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云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

旁中央闕然為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是觀也象魏也闕也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天之所災不可意卜公穀言主災兩觀以門尊先門若災先從門起又將何以為興左氏無文是災起雉門而延及兩觀也按此書雉門及兩觀災說者以為魯僭天子之禮春秋不直斥而因災表異使議禮制度者考焉就經文求之天子五門魯仍是三門耳其中有雉門無應門與前之有庫門無臯門同豈嘗過制也哉惟是設兩觀者以縣法示萬民其法皆本王章魯或因是以通稱象魏殆必有之夫魏為大名觀取觀義春秋於魯之所為象魏者特以兩觀書亦未始不寓抑損以崇天子之意焉但其志災之本意則非為此通計魯之書災者六前當桓十四年御廩災僖二十年西宮災成三年新宮災及今定元年雉門及兩觀災厥後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四年亳社災皆舉其重者以志異欲使當時後世之君得怵然於廟社朝廷之故以各致其恐懼修省也夫

秋楚人伐吳

管見 趙氏鵬飛曰此楚人之伐吳以報雞父之役而召栢舉之敗也二語實為扼要按昭公二十三年秋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由楚子居合其附楚之六國以伐吳也楚使六國為前驅而楚師處後六國敗則楚師自後先奔故春秋書此其絕無一字及楚者所以譏其主兵伐吳竟如未嘗在師中者然耳二十六年楚平王居卒其於雞父之役未得報也子軫初立而吳以二十七年弒其君僚是為公子光又圖篡代因楚之亡臣伍員進鱄設諸而弒之者至三十年吳光遂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徐為楚之與國而吳滅之楚不及救乃欲卒報雞父之役為先君雪恥也又以吳為勍敵非可輕舉更閱三年為今定公之二年及其秋而楚人

於是伐吳稱楚人則楚子不自將但稱楚人則並譏前此頓胡沈蔡陳許之師為不足用矣然吳光長於用兵而聽用伍員楚昭怯於見敵而委任囊瓦伐吳之師終以敗闕而吳之還伐楚者其克捷豈不操之券乎觀四年冬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栢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楚昭出走入於雲中盜攻之奔鄖鄖公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乃得免吳師退伍員復出平王居之尸而鞭之以報父讎楚復何能以自振哉李氏廉曰經書楚伐吳者七止乎此亦通前後觀之而得其大勢即秋知此年伐吳而楚人之力為已竭矣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管見 李氏廉曰經書新作南門胡氏曰書新有故也言作創始也新作雉門及兩觀胡氏曰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彼以本有而改作之其高大過常故曰創始此以既災而復為之其制度無損故曰不能革謝氏曰延廄因舊而葺

之故曰新南門雉門及兩觀則去舊而為之故曰新作其說亦是按此李氏之駁胡傳主謝氏言雖婉曲而義極直截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管見】家氏鉉翁曰意如既昭于行擁定以策皆晉大夫為之羽翼公如晉至河乃復意如所以操縱其君使之一切聽己也按此稱意如之操縱其君正當有說按其譎詐之志必私賂晉卿而使告之以為前之公薨于乾侯季孫守國公子宋結於逆喪之叔孫不敢輒逐昭公之二子而自主其喪喪至壞隤從公者皆反獨公子宋先入魯諸臣之在國而未及從公者亦不獲已而奉之即位焉及公即位而其心亦疑慮不自安必須修好諸侯而後可將修好於

諸侯尤須先朝於晉使晉侯為主公得為賓以相酬接則成其為君而位當定是公欲假晉侯以成其篡代耳奈何不以他故辭之因是晉卿據以白晉侯晉侯亦許之辭故此三年之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管見】前昭公二十七年冬十月邾快來奔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快及黑肱邾之兩叛臣也季孫意如皆納之魯之於邾胡以惡無顧忌若此哉值茲定公三年距黑肱之來奔纔四年距快之來奔亦止九年而其三月辛卯邾子穿卒秋葬邾莊公並見魯史而春秋不削則有以弔其卒會其葬者必矣魯之於邾又胡以重為哀卹若此哉亦乖甚矣至若左傳所載言邾莊公穿卞急而好潔其卒與葬之情事皆異常談於經文正義無大關係則存而不論河也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管見】此非魯之會盟乃邾子之乞盟也邾至是亦已微矣昭公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此邾子即邾公穿也今定公三年二月辛卯邾子穿卒立邾子益是為隱公即位纔數月其先君之自卒而葬魯皆無闕禮邾子益即於秋葬莊公說遂以是冬乞盟於魯而託其國焉則直以為尋鄟陵之盟亦有說矣及其盟於拔也拔之所在杜注闕或曰當在今兗州府境則邾之就盟于魯可知惟魯卑邾子非惟魯公不聞涖止即正卿季孫意如亦未始樂于從事以故此年冬特使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焉爾然則謂此盟初無裨乎非也自既盟以後十

四年冬邾子益來會公十五年春正月邾子來朝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邾子來奔喪是邾子之事魯為甚謹而魯亦終定公之世固未始有伐邾者然則謂此盟竟有裨乎亦非也哀公元年冬仲孫何忌伐邾二年春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句繹既未寄此年冬之盟於拔者仲孫何忌將安所置之矣而尤不惟此也三年冬十月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六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至七年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夫非猶是盟於拔及盟於句繹之邾子哉此在魯哀公之聽於季孫斯及叔孫州仇之黨於季孫斯者姑無論也獨思仲孫何忌兩盟邾子中間三伐邾一圍邾而卒使邾子執歸於魯彼其欺罔明神習為無忌哉邾子敢於厲聲詰之仲孫何忌復將何辭以對耶

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管見 自昭公八年楚子虔滅陳至十三年而楚子居復之於是陳侯吳歸於陳在位凡二十四年及茲定公四年二月癸巳卒子柳立是為懷公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管見 林注云左傳首稱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則是役乃劉子為之耳按此說最為得解但經言侵楚傳言伐楚不得以侵與伐混而為一劉子即劉卷所以相敬王而黜王子朝者敬王當立稱天王前昭公

二十三年秋天王居於狄泉於是尹氏立王子朝及二十六年冬天王入於成周而後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出奔楚值是年九月楚子居卒子昭王軫初立吳子輒乘楚喪而使公子掩餘及公子燭庸帥師圍楚之潛適聞公子光殺其君僚而自立懼及遂棄師而奔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昭三十年吳子使執之二公子奔楚楚子猶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將以拒吳至周之王子朝立為王者已四年而出奔在楚楚子以為苟能使之復辟則得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其敢抗楚乎故王子朝之在楚及茲定公四年既踰十年矣楚子終匿之殆以視吳之二公子尤為奇貨之可居也以是劉子慮王室之亂不終定必使王子朝不得更容於楚而後可乃特假王命以命晉侯使晉侯會諸侯於召陵以共侵楚也召陵為齊桓伐楚而楚乞盟之地其盛至今傳之此會於召陵實亦兵車之會也觀其卒稱侵楚則槩見矣至於不遂伐楚而以侵先之試師也後於夏五月公及諸侯盟於皐鼬則必有不止於侵者

況夫諸侯侵楚而楚未聞有以禦之則何以故當是之時所服從於楚者有頓胡沈蔡陳許凡六國初以從楚伐吳致雞父之敗楚師居後先奔遂使胡子髡沈子逞滅夏齧而楚皆不救因即叛楚而與晉焉惟沈子嘉猶未敢願背耳故春秋於此定之四年三月書公會劉子晉侯宋公之下閒以蔡侯書衛侯之下閒以陳子書鄭伯之下閒以許男書曹伯莒子邾子之下閒以頓子胡子而尤不惟此也書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之下終之以齊國夏齊為大國敢抗晉究不敢抗王是以齊侯雖托故不至而齊卿國夏則星焉合之共十八國入春秋以來諸侯之畢集未見其有同之者也在王官伯之劉子能使之有所儆發而僨來亦必能使之惟所左右而同聽矣若因侵楚而整衆禦之一犯衆怒旋將直斥楚之保利王子朝者例從於攙賊而名之以主藏焉法在不赦因是而加之罪相與奮揚天討楚復何能支耶計惟使此十八國之侵楚各逞其所得俘掠而還則已再按傳中記祝鮀私於萇宏諭蔡得先

衛之非繁稱遠引以博成侫萇宏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蔡然就經文求之仍是書蔡侯衛侯卒未嘗見其長衛於蔡也初復何從得有先蔡於衛之說哉是亦其所當辨者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管見 沈不會侵楚蔡公孫姓帥師滅沈傳文謂為晉人之所使非也由劉子以王命致討耳蔡公孫姓伐沈而遂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說者即指為公孫姓之專殺亦非也並由劉子以王命加誅耳按沈國在今河南省汝寧府之汝陽縣與蔡逼近故使蔡伐之前昭公二十三年沈與頓胡及蔡陳許並以從楚而會伐吳雞父之敗沈子逞遂沒於軍及茲定公四年王以劉子命晉侯會諸侯之師侵楚而沈子嘉猶不會是終委懷於楚之僭王而絶不知向

於虐民之天王也，殺之亦宜當其罪矣。或猶以沈子嘉微弱而偪近於楚，其不會晉者勢使之然，此特以曲說為之解免，豈春秋之大義哉。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管見此年三月書諸侯會於召陵侵楚，挑出王官伯劉子。則夏四月之滅沈，殺沈子嘉，此五月諸侯盟於皐鼬，皆劉子為之也。得此頭緒，則傳說雖多，可不為所惑矣。皐鼬，杜注繁昌縣東南有城皐亭。按水經注，潁水逕臨潁縣，又東南逕澤城北，即古城皐亭，今在河南開封府臨潁縣界。查臨潁今屬許州，其南為郾城縣，亦即古召陵也。上書會於召陵，此書盟於皐鼬，地雖異，其相距特數十里耳。諸侯何以盟於皐鼬？蓋以三月之侵楚，合十八國之師同舉，楚不敢出，亦足以威之矣。諸侯仍反於召陵，劉子必具其事以聞於王，王亦必有以致其寵嘉而錫之命者，其賞至在五

月。諸侯皆自召陵以急趨皐鼬而迓之也。因是而劉子復欲重之以盟，使自今以始，皆戮力王室，糾逖王慝，其惟有永以質明神。此諸侯所為盟於皐鼬也。與其必書公及者何？定公在位四年，其三年正月公如晉，以劉焉晉辭之，至河而復，幾於不得列為諸侯矣。至此年而公以會諸侯於召陵侵楚，即得以五月與諸侯盟於皐鼬。晉侯為諸侯首，王官伯劉子涖之，彼晉、鄭及魯季孫，皆莫能間。公則是諸侯之因會而盟，本屬常事，而公直可視為不易得之數也。故春秋特書公及以寓幸之之意云。

杞伯成卒于會

管見此定公四年杞伯成以三月會於召陵侵楚，以五月之盟於皐鼬而卒，不必以侵楚為之功，而其死於王事，劉子豈得不請於王以加之恤典乎？回視前四月之滅沈，嘉獨自外於諸侯而不會，其國旋滅，其身頓殺，明鑒訓不遠

也，孰得孰失，何去何從，當不待智者而始辨矣。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管見此定公四年許遷於容城，無傳，杜注亦闕其地名。考路史國名紀有庸城，謂為定四年之許所遷也，楚地，今岳之華容。又小注垂拱二年，武氏諱與雉之容，咸皆改增土，天寶復舊。按定之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若以華容為容城，華容湖湖廣之洞庭界，在楚郢都荊州之南；鄭屬今之河南新鄭縣，與湖廣之華容相距約千二百里，鄭豈能越楚都之郢以滅許，並以許男斯歸之鄭耶？是必不然。今綜許之前既三遷者遞推之，許之本國為今許州，與鄭偪近，鄭每侵伐不時，許懼亡，乃以故許易楚之葉而遷之，亦聊以圖存耳。及昭公五年，楚靈無道，以許與陳

蔡暎三歲伐吳，其卒皆不能以師會楚子，憤甚，遂於昭之八年滅陳，又將以十一年滅蔡，其間則以許遷於夷焉。夷為滅陳所并之邊邑，在今江南鳳陽府亳州，與州來之在今壽州下蔡者壤相接。至十三年，經書吳滅州來，得控楚之要地，夷復何恃而不恐耶？是許之微弱，雖不遷滅，亦去滅無幾何矣。惟值楚平以詭道弒靈自立，驟欲邀結諸侯，乃更舉靈王所滅之陳蔡而復之，并欲以陳邑之夷為許所遷者皆歸於陳。其初意亦擬使許男反居於舊遷之葉也，而其時復有以葉為方城外之馬者，不宜復以予許，乃因葉在南陽之北，更令擇其粗可之處於南陽之西南，得白羽焉，則今之淅城縣是已。必楚之僻險磽瘠所在，許能憑以計長久利後嗣乎？獨以安土重遷，強為鬱鬱以處耳。及是定公四年三月，王臣劉子以晉侯會諸侯於召陵侵楚，五月復盟諸侯於皐鼬，許男皆在，蔽未始得歸，且圖曉賓主於謀遷，而且定其遷於容城哉。惟爾日之劉子為王官伯，受命專閫，凡王之八柄，如爵祿廢置予奪生殺皆

得便宜從事許男乃以聞訴於劉子殆謂許所居之白羽
楚地也居楚地而背楚從王大義當然但楚之憤許肆為
陵暴許復安所逃乎然則比於不知大義之沈子嘉頓使
國滅而身戮無以別矣其將何以處之惟公能滅沈豈不
能存許耶能殺彼沈子嘉豈不能生我許男斯耶若使一
轉移間假沈所既殄之遺業授為許所有造之初基俾得
自白羽而遷於此為之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獨為王臣
不更為楚所牽制是則所深願也在劉子既滅沈殺沈子
嘉方圖置成設盟之必有以善其後也遂因許男請遷之
說而允之許之遷遷於沈耳而劉子既允其遷乃復錫以
名曰是城也當為容城亦欲着許之背楚從王志於報王
室以佐天討自是受天之祐永言保之皆可於其城之名
曰容城卜之矣說文容盛也从宀从谷徐鉉曰屋與谷皆
所以盛受也增韻受也包含也以此推虞則容城之名借
楚陪說而義益見蓋楚之僭王其為狄隘酷烈無一能容
所恐恃將安在與若成周之天王其為包涵徧覆固無一

讀春秋管見　卷十三　定公四年　十四

不能容所托
庇寧有涯與

秋七月公至自會

〔管見〕上於夏五月諸侯盟於皐鼬書公及者幸之也此於
秋七月書公至自會則亦幸之矣觀去年正月公如晉至
河乃復此獨欲見晉侯而不得其拂鬱必甚也乃今年三
月王臣劉子以晉侯合諸侯凡十八國會於召陵侵楚此
會之始事又以五月公及諸侯盟於皐鼬此會之終
事及卒會而至自會公之告至豈不大為暢適也哉

劉卷卒

〔管見〕劉本卷之封邑因以為氏禮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
內諸侯與外諸侯當同陳氏傅良曰王卿士有關於天下
之故則卒之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
卷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於周故特卒之也按
此於書卒之意為合惟王子虎但書卒劉卷則卒葬並書
雖同為春秋所褒亦未可以一例觀矣家氏鉉翁曰劉子
擁立二君卒安宗社二百四十年周家大臣未有其比故
特書其卒葬此論乃與書王子虎獨見其有大同而不盡
同
考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管見〕左傳楚為沈故圍蔡是也蓋頓胡沈蔡陳許六國皆
前服於楚至此年三月王臣劉子會晉侯以下十八國於
召陵侵楚惟沈子不會遂至國滅身殺楚能不為沈報此
怨乎然其先之衛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實
王臣劉子所命也亦何罪於衛乎惟沈最近蔡而蔡忽與
頓胡陳許之同服於楚者皆背楚而從周使沈之沈子嘉

讀春秋管見　卷十三　定公四年　十五

孤危無以自立因之滅則竟滅殺則竟殺耳當是時也楚
處十八國之侵未必遽止其籌備方亟復何暇及於救沈
乎值茲侵楚之師還又聞王臣劉卷已卒遂欲為沈子反
其讐於蔡而因以振楚之勢焉是固楚人所由圍蔡者與
其圍蔡之志必主於滅蔡亦
執蔡侯申以歸而殺之乃已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管見〕鮮虞在今直隸真定府之新樂縣境北狄之類也入
春秋以來書狄難者絕不聞有鮮虞晉獨何為代之前當
魯昭公之十三年及十五年晉昭侯夷立未久一書晉伐
鮮虞再書晉荀吳帥師伐鮮虞亦狄焉思啟其封疆耳未
得志晉侯踰年而卒悼頃侯去疾之十四年未嘗思有事
於鮮虞也適值魯之定公四年其三月會諸侯于召陵侵
楚五月盟皐鼬及秋七月而晉師之還自會者晉士鞅啟
於晉侯欲即因會師侵楚之終事轉而為分師伐鮮虞之

始事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固兵家之所貴也且蔡師成然師俱還晉荀引以為助必有裨者觀於先之四月衛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其威聲詎不足以懾鮮虞哉若因是而伐之將以振興荀吳之緒舉為之悈扢昭公之遺業亦其機之可乘而時之不可失者晉侯許之以致晉士鞅傍然欲觽於荀吳衛孔圉亦躍然欲儕於公孫姓遂相與帥師以伐鮮虞也然春秋亦但書伐之而已究亦何嘗得志也哉

葬劉文公

〔管見〕凡春秋于列國諸侯葬皆稱公則知內諸侯與外諸侯糜不同者不必別生辨論亦可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管見〕補正傳氏曰柏舉在今河南汝寧府西平縣本柏子國國汲路史國名紀柏皇柏後黃帝臣柏高春秋之柏子國楚滅之今蔡之西平有柏亭寰宇記九域云古柏國據此以推則古之柏國由來已久初不知為何代所滅也舉為取而有之之辭亦或因其得柏國而號為柏舉無不可者獨幸留一柏字以存其舊耳春秋時豈復有所為柏子國哉且柏舉在今汝寧之西平則與故蔡國之為上蔡及新蔡平侯所從之新蔡皆偪近以為柏滅於楚而直指柏舉之地為楚地亦未審夫柏舉在蔡蔡侯乃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則何以然也蓋此年秋七月楚人圍蔡其志固欲滅蔡即得以蔡侯申歸而殺之乃足為沈反其讐耳及圍之踰三月不克是為冬十有一月矣其圍蔡之師豈能遽解乎於是其先之三月中蔡侯既聞王官伯劉卷已卒晉侯不能糾合諸侯之師又此時晉之士鞅乃與衛孔圉師師代鮮虞未嘗得志復何暇移師伐楚以救蔡耶乃戒令國中堅守固拒以老楚師獨以身乘間竊出乞師於吳吳自汝州來以後久有窺楚之志至吳光弒僚自立踊躍用兵楚之亡臣伍員復為之有謀無阻蔡侯往請遽逞其欲故雖非有救災恤鄰之實而其欲以陵轢強楚則勃勃不可遏矣其曰蔡侯以吳子者傳言吳師之來舍舟於淮汭州來瀕淮因以淮汭稱焉屬今江南鳳陽府之壽州由壽州至汝寧府之上蔡新蔡以郵程計之起壽州一百二十里至穎上縣又一百二十里至穎州又二百九十里至汝寧府共五百四十里不可比於通衢大塗蔡侯乃為前導使吳子所未經者如就熟路以遄其行則謂其能左右之亦有合也值茲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及猶汲汲也與上以字串看蔡侯利用急而吳子亦惟恐其緩云爾楚人驟聞吳師至遂解圍蔡之師屯於柏舉以待焉亦猶借以示整暇也惟吳子之及楚人不與期戰不使挑戰鄉以至柏舉之庚午身先士卒直前而奮擊之彼楚師之疲于圍蔡也吳能支又其將囊瓦不仁其下絕無死志豈嘗及兵刃接以成乎戰哉當其望風披靡抱

頭鼠竄固于師之大奔曰敗績矣詩陳風言不績其麻可績績者亂也楚師敗績其亂如麻夫非獨委一楚將囊瓦以與吳耶於是楚師奔而囊瓦亦奔蓋恐被俘于吳子耳其出奔鄭者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況楚之軍法最嚴敗軍之將不死亦必殺之是不可以歸楚能無出奔鄭乎鄭距柏舉纔二百餘里且當中國道固非畏不能赴也但鄭已久不附楚又此年之三月師名陵以侵楚鄭伯與焉亦屬楚之讐國而囊瓦借以逃死殆亦所為挺而走險急何能擇者歟

庚辰吳入郢

〔管見〕楚昭信任囊瓦專以兵權委之初不知其無能而不仁也圍蔡之役自秋七月至于冬十一月未能克蔡而圍猶不則欲得僥幸有功可借之以反命耳無何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

奔鄭楚之楚勢已甚而吴子遂謀入郢殆亦必因蔡侯之以之也計自柏舉之為西平者南趨約三百數十里及汝寧之信陽州過武勝關盡河南界思湖廣界更八十里至德安之應山再過恨遶關皆楚之險塞而絕無禦之者於是復長驅二百餘里而及德安之孝感其西有河入于漢江更由漢江以濟距楚都不過百數十里耳蔡本世服於楚則今蔡侯之奔命至楚都者殆無寧日以是仍為之前導使吴子所未經者皆如説熟路以逆其行則何所留虞耶楚當是時既以吴子柏舉一戰之威聲使之所在震恐又旋聞其即當濟漢江以偪楚都之郢其神速亦初非所料則益為之奪魄矣由是楚子自度以為乘此危急時暫將誓師期守城以效死彼皆怵于吴之猖獗無堅不摧師必如柏舉之敗績將必如囊瓦之出奔其孰從禁制也哉乃急去郢而走以避其難待楚臣之能者力圖其興復耳于時申包胥在焉亦極知楚人之不可用必當外乞大援乃不從王而獨如秦使郢都空其城以待吴子以故猶是

十一月也自庚午及庚辰纔十日有奇而吴之入郢直如入無人之境焉爾

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管見　禹貢言五服之甸服曰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則是穀未成米亦通以粟稱矣其哭言歸粟者謂魯自輸之非由蔡之來乞耳然入春秋以來絕不聞魯有歸粟于他國者此年夏之歸粟于蔡若不獲已則何也石氏介曰蔡為所等而不能救今見楚敗吴勝乃歸蔡粟從吴而已紓災之實也小惠不足貴矣高氏閌亦曰魯歸蔡粟非共難而賙其無也蓋以蔡與吴相援而敗楚入郢故慰所賂之聖人所以追其意而罪之也按二説得經文微旨觀去年秋七月楚人圍蔡至冬十一月而困未解其秋熟之穀皆為楚師所餽則蔡之乏粟非天之降災乃楚之加害也至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其日為十一月之庚午至庚辰而吴遂入郢亦靡不由蔡侯以之則蔡侯與吴子皆在郢也郢之積粟以供吴之軍食而外尚充然有餘而卒不能移以濟蔡之急度亦吴子所竊為計及者適當此夏而魯為之歸粟于蔡焉蔡侯喜而告吴子吴子聞之必大快曰是吾志也魯其與吴已夫以此言之則謂魯之歸粟于蔡者其為畏吴而因以賂蔡豈不誠然乎哉

於越入吴

管見　左傳曰越入吴吴在楚也吴以去年十一月敗楚入郢入則以班處宮盡十二月而崎此年之春三月以及夏楚未敢動其監吴國者當早令太子夫差主之亦竊料其無使顧之虞矣惟是先今之六年而吴伐越越思報吴而

未得間也及此夏而吴子在郢其強武果毅之士皆從之知吴國內虛乃乘是以伐吴遂入焉俘掠而還以視吴之嘗伐越而未得入者此為勝之亦足以云報矣若夫越之入吴而必稱於越者杜氏預曰於發聲也攷越字之切音其發聲為於而越人之呼越其俗必相沿為於越與兩字名同因習而不察耳至春秋或書越亦或書於越皆叠元之則復有説存焉蓋以其不起于越而聯及者則從本一以不忘其初如昭公五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八年冬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於越三十二年夏吴伐越是已有為事起於越而特指者則從俗名以深鄙其陋如兹定公五年夏於越入吴及後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吴于檇李吴子光卒又哀公十三年夏於越入吴是已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管　此定公五年書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只與前昭公三十二年書十二月己未公薨於乾侯者對看季孫意如之罪不容誅而獲保首領以死正可於其卒而攷當時獎世之詬責無已也不必從削以示貶之例且季氏之專擅無君自季友以後若季孫行父若季孫宿若今之季孫意如積久而愈甚此下尤有季孫斯繼之故春秋皆書其卒欲使季孫氏之世濟其惡者終不可泯滅焉爾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管見〕叔孫不敢舍執政叔孫舍之子也叔孫舍直諒忠貞深惡季孫意如之專恣無君不願與為同事季孫亦謀去之乃於昭二十一年因晉士鞅來聘使有司簡其牢禮以怒鞅魯遂為晉所罪其二十三年意如使舍為行人如晉報聘舍不辭及見晉侯晉侯責舍亦不屈晉執之踰一年而乃得歸既反命卸政府閒居徐以二十五年春去魯如宋不復還未幾而及九月公為季孫意如所逐而孫於齊次于陽州叔孫舍自宋聞之憤不欲生即於冬十月戊辰卒君辱臣死雖分固宜然而先由季孫意如實搆此難以叔孫不敢當此彼季孫意如者夫非其父之讐哉亦越三十二年十二月己未公薨於乾侯其明年為定元年季孫乃使叔孫不敢逆公之喪且令以從政誘子家羈並廢昭公子公衍公為而立公之弟宋以主社稷逆六月癸亥喪至惟子家羈不應其他皆如季孫之言則不敢之為意如所驅役者亦何緣絕不嫌于忘父之讐也耶徒以季孫前逐昭公及八年而公客死意如之在國臨朝禮攝郊廟之祀一切予奪廢置皆由之今雖援立新君亦不過惟命是聽此而不為之扞誠效力胡以得固寵祿而綿世族乎而孰知其大謬不然也今定公纔立五年其夏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矣將何賴焉俄而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亦隨以卒其躬不保逆恤厥後與死而有知固無面目以對先臣叔孫舍於地下也已可勝慨哉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管見〕去年秋七月晉士鞅以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及今年冬晉士鞅又獨帥師伐之此其聯歲加兵殆與幸於鮮虞之防禦稍或加嚴而後亦稍疎耳然鮮虞初不往伐人固亦不謀報人之伐其國者有師來而為之備惟一於堅守固拒以靜待動而已故春秋於此二年中兩書伐鮮虞與前昭之十二年書伐鮮虞十四年再書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同皆不言其伐之究竟則皆無功而還可知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管見〕鄭游速為游吉之子其帥師滅許者滅之於所遷之容城也容城本為沈子國在今河南汝寧之汝陽縣北距鄭五百里為通塗由茲定公六年之前二年王官伯劉子以晉合諸侯于召陵侵楚共十八國而沈獨不會劉子命衛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乃盟于皐鼬許男斯請自楚地之白羽以遷于此而絕楚劉子許其遷而復為之易以號曰容城焉未幾而劉卷卒晉侯不能以獨力更會諸侯於時鄭與許為世讐遂修然欲修舊怨乃及此年之正月癸亥使游速帥師滅許與前衛公孫姓之滅沈同惟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此滅許以許男斯歸猶未聞其殺之焉爾然鄭何惜於許男斯而不殺之以償沈子嘉哉蓋所以殺之者不明戮而陰賊之故也昔昭公之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即此許男斯也其行弒以後左傳謂其奔晉晉何嘗見有止耶穀梁謂其以國與弟虺止則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究之止何嘗死又何嘗立其弟虺耶止不奔不死而卒自立即易

其名。止者以名。斯由是在位十九年而人孰不辨此許男斯者。即為弑其君買之許世子止矣。異哉。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實為弑之。而特有如未嘗弑者。然鄭游速滅許以許男斯歸。實則殺之。而復有如未嘗殺者。然則許世子止之易名為許男斯。其前之行逆事甚秘。令之受報事亦甚秘也。鄭殆遣人飲之以藥。而使斃一。如其為世子而用以弑父者。與。

二月公侵鄭

公至自侵鄭

管見 此侵鄭為公之志。非由晉令也。蓋是年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即聯書二月公侵鄭。若緣許人告難于晉。晉侯乃令魯以師侵之。惡能若是速哉。但鄭虐于許。而公必疾侵鄭者。其志為何。前公立三年。以正月

如晉。至河乃復。則欲見晉侯而不得也。及四年三月。會師于召陵侵楚。自晉侯而上有劉子。晉侯以下為十八國之諸侯。皆得周旋於戎旅間。又復以五月盟于皋鼬。歃血屢書中同好之誼。然則朝晉非勤也。所得示勤者。當因事以輸其力。不待晉令。而先之耳。故值鄭許之國滅君俘鄭實藐晉。以背皋鼬之盟。公即親以師從蒙晉之前會召陵以侵楚者。用以侵鄭也。是雖無救于許。不猶足以取悅于晉哉。於時鄭自知其不直。不令禦公。亦料公之主於來侵必莫能久淹于鄭。姑聽其有所剽掠而還。則已焉。因是而春秋書二月公侵鄭。旋亦聯書公至自侵鄭與。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管見 左傳云。夏季孫斯如晉。獻鄭俘也。此得其實矣。蓋以今年二月。公侵鄭所借以取悅於晉者。即在是耳。至仲孫何　之偕行。倘又稍為陽虎強使之。將以報晉夫人之幣則　見其雖夫如晉以獻鄭俘。皆亦必無將帶晉侯之禮何況其夫人哉。竊意季孫斯祈嗣其父意如為政。亦欲因獻鄭俘。以自通於晉也。惟大國不可易。乃以仲孫何忌嘗尊禮。亦守位久。而諳練特引之。以為輔行焉爾。說者多以一事而使兩卿為非體。然攷前襄公十四年正月。書季孫宿叔老會吳于向。又前文公十八年秋。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以視今定公六年夏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者。文皆大同。而意各有屬也。若其屈同倫為副介。魯固習貫為常矣。春秋何暇一一致譏也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管見 此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據左傳所載。固由晉政多門。凡諸侯之使如晉。何以為主者。則私之。否則疾之焉耳。宋司城樂祁犂於此年秋為行人。以使于晉。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于綿上。獻楊楯六十于簡子。其宰陳寅從樂祁犂。謂之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范獻子士鞅乃言于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

使。未致使而先飲酒。不敬二君。君不可不討也。遂執宋行人樂祁犂焉。討前昭公二十七年秋晉士鞅宋樂祁犂及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則此年樂祁犂之如晉。其必主于士鞅可知。而其時之趙簡子輙伺其未至而逆之。飲之酒于綿上。受其所獻楊楯六十。此在士鞅聞之。必有惡於趙簡子也。豈不即謀有以執宋樂祁犂哉。再討定公元年春三月。以城成周故。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越茲既六年。終春秋不復見其名氏。殆即死於晉之執耳。以故樂祁犂之奉命未行。其宰陳寅怵於仲幾之前事。而為樂祁犂危之。必使見其子溷于宋公。得以立後。而始行也。比及晉。果為所執。遂無望于生還。然則是時之晉。其往者為畏途。其至者為亡地。彼夫秦雄如虎狼。楚惡如檮杌。吳無如封豕長蛇。晉之執政多門。固各具其象矣。可勝慨乎。

冬城中城

管見中城地名無可考或言中與內一義中城猶內城云爾亦通蓋城為外蔽因之加慎而增築重城于其中借以屏障門之臨衢道者別為旁門以通出入有警則堅閉之亦深憾於夷夫重閉之意也夫攷前成公九年冬城中城由畏楚而備之也是年十一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莒在魯南鄆之東楚能伐莒能無及于魯乎傳稱八年秋楚之申公巫臣亡在晉晉侯使之如吳假道于莒與莒渠邱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僻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其意亦即時指楚言及明年而楚師至莒之潰與楚之入鄆皆由其城已惡也故魯起南鄙之防與祝邱中邱以及諸其迤邐相屬以東帶于莒者城雖不惡而復念中城之固內以保其外關係尤要則並以備楚而增修之矣自成越襄昭而逮茲定公六年冬魯更有事于城中城者則又以畏吳而備之耳此前之四年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

辰吳入郢是楚之勢甚憊而吳之勢益張矣計先之昭十三年吳夷末滅州來二十四年吳僚滅巢至二十七年吳光弒僚自立以三十年滅徐徐距魯境不及五百里並屬通塗其能保吳之遠入楚都者不亦旋思近入魯都乎我是足知此年之城中城亟因舊之所增修而更加繕治非有他也亦以畏吳而備之已矣再觀去年夏魯於吳入郢之後歸粟于蔡說者以為畏吳而賂蔡也夫以歸粟于蔡而猶見其畏吳則此城中城之為畏吳者不益昭然大白也耶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管見此鄆在魯西與齊接境今曹州之鄆城是已昭二十五年九月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十二月齊侯取魯之鄆以居公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其冬十月鄆潰公不復居鄆則鄆將為齊有矣故此定公六年冬魯更有事帥師圍鄆也圍鄆之役季孫斯為主仲孫何忌佐之而春秋書此於季孫斯之下但書仲孫忌無何字杜氏預以為闕文諸家多從之殆未必然蓋仲孫何忌前於昭之二十七年公居于鄆傳稱其與陽虎共伐鄆以為意如逐公左翼為之正其罪曰何忌奉父命學禮於夫子者也禮莫大于君臣而乃黨附季氏殺郈孫伐公徒使公出孫今昭公在鄆公然與陽虎伐之吾不知所學者果何禮耶若何忌者於父為賊子於君為亂臣於師為逆徒與夏父弗忌同為無忌憚之甚者也此論據何忌之名以立所在仲孫亦當俯首無辭惟聖心深疾仲孫之忌之無忌將欲使之易無忌為有忌焉乃特去何字以一覺之亦庶幾其改悔也是固夫子所為不屑之教誨若此者不得以闕文畧過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管見許氏翰曰齊鄭之盟叛晉也霸道廢諸侯散蓋自是中國無霸會矣李氏廉曰此為齊景公圖伯弱之始而鄭實左右之自是以後有盟沙盟曲濮會安甫盟黃會牽會洮皆齊鄭糾合之事此二說推論盟鹹之意極允再按杜注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則知齊侯鄭伯之盟于鹹實定盟所于衛地者亦欲衛為地主而使之共此盟耳及盟而衛侯北故不至惟使北宮結復于齊侯齊侯怒甚故下即聯書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也時衛侯懼齊人之侵不已而北宮結之執亦終無由自脫乃故使乞盟于齊侯齊侯怒遂解故下復聯書齊侯衛侯盟于沙也由是言之鹹爲衛地經文以作指點之辭並因以作貫串之辭矣其可不[illegible]

嵩乎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管見〕此前之四年三月衛侯會晉師于召陵侵楚凡十八國沈獨不會晉使衛公孫姓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其五月盟于皐鼬及七月晉士鞅復以衛孔圉伐鮮虞衛之與晉豈嘗敢有貳哉纔踰一年而齊侯與鄭伯盟于鹹欲鄭伯之與許男遷容城者固亦同會于召陵侵楚而復盟皐鼬者也值去年正月鄭背晉而使游速伐許以許男斯歸公亦以爲晉而有侵鄭之役是則齊侯欲爭強於晉而鄭伯復背晉以黨齊其徵會於衛而衛侯不欲頓棄皐鼬之盟以從鹹之盟固其宜也及衛使行人北宮結來涖齊侯遂執之而旋以師侵衛是欲脅衛侯以卒盟矣夫齊侯之侵衛不必自行也而其命實由於齊侯當茲定之七年秋齊侯妄圖復覇輙事強梁以逞可無貶乎周官以九伐之灋正邦國暴內陵外則壇之注稱內暴其下外陵其隣則黜其君而置之空墠之地更立其賢者此即春秋所由削齊侯之爵而書齊人者與

齊侯衛侯盟于沙

〔管見〕沙杜注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晉太和五年秦王猛[illegible]鄴慕容垂自沙亭屯[illegible]黃是也在今大名府元城縣界蓋沙之在元城與鹹之[illegible]開州者相距不遠蓋並是衛地也齊侯駐師于衛之鹹[illegible]執衛行人以侵衛衛侯能不懼[illegible]乞盟于齊侯哉至其盟不於衛之鹹而於衛之沙沙在鹹東殆亦由齊侯之稍爲退舍欲示衛侯以不疑焉爾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管見〕齊侯之謀復覇既結鄭以盟于鹹矣由盟鹹而徼衛侯不至乃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衛侯懼亦旋及齊侯以盟于沙而齊侯遂以魯近齊而遠附晉欲以其脅衛者脅魯也故不出此年之秋而齊之國夏報帥師以伐我西鄙焉按去年冬書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以鄆本魯邑而爲齊所有乃特有事于圍鄆也然但書圍鄆而已豈嘗得取鄆哉鄆在魯之西鄙然則齊國夏之帥師伐我西鄙者殆謂鄆已屬齊乃即聲言魯復圍鄆之罪以爲帥師致討之名也其自鄆而使西鄙所在繹騷已可概見矣

九月大雩

〔管見〕魯於秋書大雩至九月而再書大雩左氏以爲旱甚是矣乃其中夾書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是魯民之在西鄙者室如懸磬野無青草猶復加以兵戎之殺傷俘掠也彼齊侯之謀復覇何並忘乎以力假仁而反恃勢以爲不仁哉

冬十月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自至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管見〕公於此年春侵齊者再以報去年秋之齊國夏伐我西鄙耳侵者潛師掠境不留不處故正月公侵齊旋書公

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旋書三月公至自侵齊也。侵齊不指其地。殆因齊之伐我西鄙。而我亦遂伐其西鄙而已。齊一伐而魯再侵。其報齊者。欲過之。無不及也。按定公既立五年。而季孫意如卒。其時有志振興。未始不以勤民定國為急。然猶未用孔子。則不知其道也。如去年以一秋而再大雩。非為旱甚而憂民乎。然禮稱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諸祀盡然。何況大雩。以享帝耶。至於今年之春。公再侵齊。亦因齊有去年秋之伐我西鄙。乃亟謀報齊以定我魯國云爾。然月令書孟春之月。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為其變天之生道。以傷殺病農也。則推之二月三月皆猶是矣。而公之再侵齊。乃欲稍緩而不得。以視齊之前起兵端。報使國夏伐我。不顧魯之旱甚而肆虐其西鄙者。其為殘民以逞。又豈有異哉。

曹伯露卒

管見曹自昭公十八年三月。書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于午立。昭二十七年。書冬十月曹伯午卒。二十八年三月。葬曹悼公。其後悼公之子野立。是為聲公。立五年。平公弟通弒之。代立。是為隱公。前聲公不書。卒葬。及隱公立四年。聲公之弟露。又弒之。代立。是為靖公。前隱公亦不書。卒。茲惟靖公立四年。值茲定公八年。春三月。獲保首領以歿。幸得免於弒。焉。春秋乃書曹伯露卒。至秋七月。並得書葬曹靖公。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管見齊之國夏復帥師伐我西鄙。以報此年春公之再侵齊也。無別義。

公會晉師于瓦

公至自瓦

管見此定公八年夏齊國夏復帥師伐我西鄙。以報公之春正月侵齊二月再侵齊也。公使乞師于晉。以禦齊救魯。而期及于瓦以會之。瓦杜注。衛地。東郡燕縣有瓦亭。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東南之瓦岡集。古瓦亭也。會者公重晉師而越竟以逆之耳。及期而公會晉師于瓦。則何嘗見有晉師乎。晉師不至于瓦。公亦知晉之前許會師而中止。無可待。乃遂還魯而至自瓦也。夫公會晉師于瓦。豈不由晉侯之許以師會哉。其中止者。蓋因晉士鞅沮之。亦因季孫斯仲孫何忌私賂士鞅而使沮之也。計前定公初立受制於季孫意如。立五年而意如卒。公以季孫斯新為政其久於從政者。仲孫何忌必黨之。不欲使其權復下移。故六年二月。公為晉侵鄭。公自行焉。特使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以獻鄭俘而已。七年秋。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此八年正月。公侵齊。二月公再侵齊。亦自行也。及其夏而齊國夏之帥師伐我西鄙。以報其再侵齊者。殆視七年秋之來伐為加甚。公乃乞師于晉。而往會于衛地之瓦。亦靡不自行矣。于

時季孫斯及仲孫何忌深慮公苟能會晉師。或遂得志于齊。而因之耀功于魯。則國權將並歸公。季孫氏將替。仲孫氏不益微乎。乃亟私賂晉士鞅以沮晉侯。以故公會晉師于瓦。為虛往。公至自瓦。為空歸也。與或以經無明文為疑應之曰。此事以觀則得之。如下書秋七月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晉師之行由士鞅。則晉師之止亦由士鞅可知。又九月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以濟士鞅之師也。于士鞅之侵衛。斯與何忌輒以師濟之。此必不由公命。則於公之侵齊。斯與何忌絕不聞其以師濟之。此必急止晉師亦概可知矣。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管見去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是鄭與衛皆背晉而與齊矣。以故

此年秋七月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也李氏廉曰晉自定四年會于召陵侵楚之後苟有事于諸侯皆書侵今年士鞅侵鄭衛哀七年魏曼多侵衛十年趙鞅侵齊十三年曼多侵衛豈果潛師掠境與盜義不足以服人故於秋例之以無名之師也按此于秋七月乃書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則知夏之公會晉師于瓦即聯言公至自瓦因不始有晉師之來會矣而左傳所載則已稱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非其實也且於公在瓦而稱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於是始尚羔據此推度當時晉卿汰侈公室卑其在國方不知有晉侯豈以師奔魯之急而獨致禮於公乎哉又曲禮云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公在瓦而晉卿見之彼士鞅之徒必講求於執羔執雁以慎其辨亦惡在其為果合禮耶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管見左傳云九月師侵衛晉故也按晉為統稱當云為晉士鞅故乃為得實蓋士鞅先沮晉侯使公會晉師于瓦而未得會者由季孫斯仲孫何忌之私賂士鞅而士鞅為之止晉師耳及秋七月而士鞅侵鄭遂侵衛非必從師于魯而魯之季孫斯仲孫何忌則以阿附士鞅特急自請帥師以助之也惟是起兵動衆其籌備資糧器械之屬不容為且立辦故其秋七月晉士鞅之侵鄭雖不及襄其事至九月之既侵鄭而遂侵衛者則猶有以並其力焉爾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管見杜氏預曰結叛晉也按去年秋初當齊侯鄭伯盟于鹹再書齊侯衛侯盟于沙是鄭衛之叛晉而附齊矣然鹹之盟衛侯不與沙之盟鄭伯不與則此年冬之衛侯鄭伯盟于曲濮者欲合鹹沙之二盟而一之焉爾再抑鄭彊于衛足知此曲濮之盟乃衛侯之志固然書先衛侯本因其彊加於鄭伯亦著其盟倡於衛侯也衛附齊之大而復結鄭之援其得以為失計乎哉曲濮杜注衛地蓋濮水曲折之處猶言河曲汾曲也在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境

從祀先公

管見孔氏穎達曰傳言順祀是從為順也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升僖于閔上閔先為君退在僖下是逆也今升閔在僖上依其先後是順也廟主失次惟此二公故知從祀先公惟閔僖耳躋僖公指僖言之此不指言升閔者彼所升者止升僖公之一神不得不指言僖公也今從祀之時閔僖俱得正位且以親盡故通言先公此言從祀躋僖公不言逆祀者此從祀因躋僖公之文故得畧言從祀至於躋僖公文無所繫不知逆祀何公且見是親廟不可

言先公故指僖言之而言躋也然則此以親盡故通言先公下桓公僖公災彼亦親盡言桓僖者彼據災之所在須指言其處與此體例不同汪氏克寬曰三傳皆以從祔為順祀閔僖二公惟馮氏謂祔祭昭公而文定引其說薛氏高氏兩用之今考之經昭公之薨稱謚既已祔祭祖廟而此從祀不稱昭公與閔二年之禘於莊公書法不侔則三傳似亦可通按定公至此即位已八年而其冬以前猶謂昭公之主未祔於廟必非事理所有然則以此從祀先公指為順祀閔僖親盡廟毀之先公者其說最確但後哀三年五月辛卯書桓宮僖宮災是閔公已入于所祧之廟矣而僖公則別為立廟以比于魯公之世室初不與閔公同在其所祧之廟中也何緣得而升閔退僖以使前之逆祀先公者及今而順之而稱從祀先公也哉竊意祭有大祫皇氏謂虞夏祫祭每年皆為非三年一祫之謂是矣今
國朝亦於歲終十二月舉行然則此從祀先公特書於冬蓋值魯之大祫時耳其祀自惠公以下凡廟之已毀未毀

者皆合食于太祖之廟則閔之與僖與定公相距踰五世以大祫而並與于合食之列亦足因之正其位次而易前之躋僖公為非禮以成令之躋閔公為如禮也然自文公二年及茲定公八年躋僖公者既歷一百十三年矣而乃輒移於一旦俾閔僖二先君之祀先久逆而今順從焉苟非由魯用孔子以中都宰而進為司空其孰不狃於逆祀而莫之挽乎益司空之主掌國宗廟為先總其職則掌邦事事無重於祭者故春秋書宗廟之祭特稱有事亦復稱大事焉且致祭宗廟以順為主詩云惠于宗公惠者順也又祭統云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言内盡于已而外順于道也上則順于鬼神外則順于君長内則以順于親如此之謂備能備然後能祭孔子久聞文公之躋僖公者欲尊其父而不順於道其時倡為逆祀之說者夏父弗忌縱弗忌以成其說者臧文仲也久思救正其失而職任不屬無如何耳故當其初為司空而值冬之將舉大祫必帥其屬以理事典之有關於宗廟者乃即以逆祀宜更入告極陳前文公之誤于夏父弗忌與臧文仲者以白公即宜及是大祫之合食而於奉主入太廟之先使祝史告于閔僖二先公自是復依世傳之敘為之位以無失其順焉則文之逆祀先公實為不順於道者可以補過而公之從祀先公得為無所不順之謂備者亦可以受福矣於是公許之孔子即奉公命以行之所由來固無他也至若左傳所載謂魯之家臣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十月順祀先公閔僖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此因下書盜竊寶玉大弓其盜為陽虎遂牽合而一是說耳按之疑義叢生不勝辨為之存而不論則已

竊寶玉大弓

[管見]是時魯用孔子由中都宰一年遂為司空又將使兼司寇彼季氏之家臣陽虎專恣無法惟將不免於罪戾也乃避孔子之偪而竊魯之寶玉大弓以逃于齊焉是當直斥以為盜矣穀梁傳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于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罔敢失墜此亦見定公四年左傳云然而究之以穀梁本說為是蓋寶玉為統稱如詩崧高篇言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則封圭之為寶玉有據矣奚必沾沾於夏璜也哉又周書顧命篇言和之弓以工繫之則有着若此大弓亦為統稱則謂武王之大武告成即以其戎弓稱大弓亦可也必求古諸侯封父而辨其弓為繁弱以實之不已近于鑿乎寶玉大弓在何所傾使陽虎得而竊之何氏休以季氏逐昭公取寶玉大弓藏于其家陽虎拘季孫遂奪而有之此說於當時情勢為合汪氏必附會左傳以為竊取於公宮非取之於季氏失之拘矣至其竊寶玉大弓之意陸氏淳曰陽虎之竊國重器將與以賂外國而求容耳是為得其情者不必更以別解參之

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管見]據明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則此年之夏四月孔子既以司空兼司寇矣古者天子六卿其大國之諸侯惟司徒司馬司空三卿而止別設太史以當宗伯設內史以當冢宰即司寇無專職則使司空兼之皆見周書酒誥其司空兼司寇者則所稱宏父定辟是已司空別號宏父與司馬別號圻父司徒別號農夫同宏之為言寬也司空掌邦事事不宜于峻急故尚寬而曰宏父至其言定辟者辟法也周禮刑官之屬獄成而職聽於朝司寇斷其关其哉

乃為定辟此何以屬之司空也以用罰者亦不宜於峻急而所尚在寬故即司空之主事典亦主刑典而總稱之曰宂父定辟至秋卿以司冦名注云滌行攻劫曰冦天下之亂朮有不始於此者故刑以懲冦為急盜亦冦類也今陽虎為盜而竊寶玉大弓以逃于齊孔子為魯司冦其敢置而不問乎亦熟料此時越雖追盜勢既有所不行且寶玉為魯之封圭大弓為武王之戎弓在他國皆為無用亦當不求而自獲也已而果然盜當陽虎去魯奔齊既至必舉所竊之寶玉大弓賂齊侯以求容矣彼齊廷之臣有如傳稱鮑文子之徒者必止齊侯以為寶玉大弓本魯之封器故子孫世世守之以為重初非玩好之為良貨賄者比也齊何愛焉且魯以孔子驟為司冦其明罰勅法魯當肅然陽虎之來奔亦是故耳昔周公制周禮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今陽虎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若齊受其寶玉大弓而容之魯司冦因以問齊齊將何辭以對齊侯然之於是不受其賂而因諸齊之西鄙焉其意非欲久於禁錮亦欲使之自謀狡脫以竄入他國焉耳及此年夏陽虎將奔晉遠不可及欲先斧于宋焉乃因守囚者之得以賄動也賄之使緩其防遂奔宋其奔宋之時亦念此所竊之寶玉大弓莫能賂以求容而因不免且為懷之有罪而討必及則使人潛入于魯之四鄙以棄而歸之穀梁以為魯人得之堤下蓋或然矣凡旨孔子之所先見者既得寶玉大弓彼陽虎特一逸盜何不可聽其冥然一往以自求禍哉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管見 五氏杜注晉地蓋晉大夫邯鄲午之私邑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西有五氏城亦曰寒氏城此定之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傳謂齊侯伐晉夷儀攷襄公二十四年並二十五年夷儀凡三見本邢地在今順德府自衛文公滅邢為衛地非晉地也何得稱齊侯伐晉夷儀哉其時蓋因晉侯聲言伐衛夷儀衛侯聞之懼不敢乃亟請師于齊以間禦晉而齊侯遂許自將以助衛侯以故齊侯衛侯皆以師次于晉地之五氏以待晉師也然春秋但書次于五氏則何嘗得見有晉師之伐夷儀者乎是足知晉特虛張其辭以紿衛侯即使衛侯告急于齊以致其師而並誤齊侯焉爾衛自此前之二年秋鄭伯與齊侯盟于鹹衛侯亦旋與齊侯盟于沙晉固深憤其從鄭附齊以背晉矣去年秋七月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職是故也今年秋乃更以詭道紿衛侯而並誤齊侯使其起兵動衆親身耆武而無敵可乘則自茲次于五氏以還齊侯不得復請師于齊齊侯亦不得復狗衛侯之請以濟其師矣于是衛之大處已失而衛豈難圖哉觀於明年夏晉趙鞅帥師圍衛較之前士鞅之帥師侵衛為加甚也衛無他衆獨堅守不敢出聽其恣所俘掠而止

秦伯卒

管見 秦自秦伯罃及秦伯稻以後其卒皆但書秦伯而不名因其赴不以名而僭王禮故直書以示譏焉然猶以其生前未僭王號也若吳楚之君於生前已僭王號則又必各去其名以抑之使從諸侯之禮固未嘗有書吳子卒[illegible]子之者此春秋之例不可以執一論之

冬葬秦哀公

管見 秦伯之書葬自此哀公始見前未嘗有之

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管見　先之七年秋，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八年春正月，公侵齊。二月，公再侵齊。夏，齊國夏復帥師伐我西鄙。此怨能遽釋乎。乃值茲十年春三月，而得及齊平者，孔子之為之也。蓋孔子以是時為中都宰，一年治化大行，旋命為司空，得兼司寇。魯家臣陽虎惡既稔，懼罹于法，乃竊寶玉大弓以竄身入齊，欲賂齊侯而求容也。惟齊侯適能聽諫，却其賂而囚之西鄙，經數月，縱使奔宋，遂奔晉。魯亦即於昨九年夏四月，得寶玉大弓。由陽虎使棄於魯境而歸之者，孔子知齊侯之不貪貨，不保奸，為魯驅逐，明有息默嚮之意，乃乘是請平于齊，為之釋近怨而修前好，齊侯許之。以故於此十年春三月，及齊平也。平亦以盟，惟公不必與齊侯會，各使其介卿往來，奉約誓之辭，詔明神以結其信而已。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管見　夾谷，杜注，即祝其也。地理志，濟南淄川縣西南三十里有甲山，亦名夾山，一名祝山，上有夾谷臺，為定公會齊侯處。業齊魯兩君相會，不宜去齊若此之近，去魯若此之遠。今萊蕪縣有夾谷峪，名勝志以為萊兵劫魯侯處，庶幾近之。趙氏匡曰，經不書盟，傳何得言盟。黃氏仲炎曰，齊景公欲攬晉之霸，急於求諸侯，以魯未附齊，故成仇敵。今既平而會，將善魯以勸來者，豈至以兵劫魯侯哉。今觀左氏載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劫之，必得志，則是魯用孔子，反為齊人所輕而召其叟矣，惡可信乎。　粱綦萊云，左氏穀梁載萊兵劫魯侯、優施舞幕下之事，史記家語亦皆侈大其辭，益欲歸功於孔子而附會之也。夫聖人言語氣象，自有感人於揖讓周旋之間，而鄙倍暴慢，一時俱化，必無兩君好會之地，遽行誅戮之理。右氏曰，士兵之，穀梁曰，使司馬行法焉，此武夫鬥力者之所為，而敢以

誣聖人乎。齊師出竟，而要魯以三百乘從，是齊以賜鄆讙魯也，卑魯實甚。聖人必以禮拒之，安肯請汶陽之田而勞吾民以奉鄰國。況汶陽既歸，則魯當共命，何以終定公之世，盟黃會牽，屢書于冊，而不聞魯為齊役乎。垂葭之役，齊師出竟矣，魯未嘗以三百乘從也。朱子以此事為附會，而先儒亦多疑之，故刪左氏及穀梁，而胡傳亦不錄。

晉趙鞅帥師圍衛

管見　去年秋，晉虛言伐衛夷儀以紿衛侯，衛侯乞援于齊，而齊侯亦為衛侯所誤，於是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未得見晉師而還，故此年夏晉復圍衛。知衛侯不能更致齊師，遂使趙鞅帥師圍衛，不比于此前二年之士鞅帥師侵衛已也。然春秋亦但書圍衛，豈能入衛取衛乎哉。雖使恣所侵掠，仍與侵衛無以異焉。彼帥師者趙鞅，亦何以加于士鞅耶。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管見　胡傳云，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鄆讙龜陰田，杜註，三邑皆汶陽田，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案博縣，今之泰安州，州境無龜山，今龜山在新泰之西南，泗水縣之東北，蓋與泰安州相接也。此辨龜陰甚悉。至魯之鄆地有三，汶陽之鄆，北鄆也，與西鄆之在今曹州府鄆城縣者，及東鄆之在今沂州府沂水縣者，亦不得混看。讙見桓公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讙，杜注，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讙亭，今濟南府肥城縣西南有讙城是已。攷地圖所列，泰安之鄆，與肥城之讙，皆在大汶河之北。新泰之龜陰，又與萊蕪之夾谷，皆在小汶河之北。山北曰陰，水北則曰陽，故統以汶陽稱焉。汶陽之鄆讙龜陰，由自西而帶於東，其夾谷亦介其間，並瀕汶陽，故公會齊侯于夾谷，而齊侯即以夾谷所聯綴之鄆讙龜

陰田使來歸于魯也歸之自齊故曰來而其來謂之歸者以汶陽之鄆讙龜陰田初本魯地未審以何時為齊所有及成公三年當晉景之十三年及齊頃之十一年其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至秋八月魯倚晉勢取汶陽田即取此鄆讙龜陰田也未幾而成公八年齊頃事晉甚謹以致晉景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則魯之鄆讙龜陰田先倚晉勢以取之惡得不如晉令以與之乎自後盖成之十八年閱襄之三十一年並昭之三十二年而及茲定公十年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既積為八十三年矣乃頓以此年正月魯用孔子而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以司寇攝行相事彼齊侯景公在會一若忘乎公之一再侵齊而轉深悔於國夏之兩伐我西鄙有不難于對公而獨甚難於對孔子者於是乘公至自夾谷之時旋使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於魯是即前成公所取之汶陽田而復由晉令以歸之齊者矣夫

歸于齊而忽歸于魯魯久不敢往取而忽得齊之來歸以此念聖德之感孚尼使齊侯回心易慮於廷臣不假商榷亦不容沮止必獨行其可以對孔子之意而後即安夫豈任智者之所能測哉稱齊人者齊侯即令鄆讙龜陰之宰與民奉其籍以來歸耳故總以齊人概之與他處稱人為貶辭者不一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管見郈為叔孫氏之私邑在今沂州東三十里郈之東南為今費縣相距九十里則季孫氏之私邑也魯三家之強季孫氏為最其宰私邑之家臣陽虎為最前季孫意如逐昭公公在外八年而客死則魯之臨朝布政及歲時郊禘大典季孫必皆攝行如魯君矣有家臣陽虎豈不常左右意如以抗於公臣哉費邑之宰益獨受諸公山不狃已可

及定公五年季孫意如卒立季孫斯是年仲懷陽虎囚季孫斯而強盟之囚將逞肆而執國命斷可知矣至十年冬魯先公之有逆祀者相沿既久由魯用孔子以中都宰進為司空領得輔而從祀焉陽虎無法懼孔子之將以司空兼司寇必執法魯無所容其身遂竊寶玉大弓以逃于齊也當先之五年六月季孫意如卒其七月叔孫不敢亦卒之卒叔孫素阿附季孫借其勢彼其私邑為郈與費近郈宰侯犯亦效陽虎叔孫州仇莫能制也值是時孔子得行司寇事侯犯能不因陽虎之畏罪而逃以遂自討乎乃乘此十年夏叛以郈叛將易民于齊於是叔孫州仇與仲孫何忌同帥師以圍郈焉特以郈城固未之能克也俄而為秋叔孫州仇與仲孫何忌復同帥師以圍郈焉仍以郈城固卒未之能克也郈為叔孫私邑而圍郈必以仲孫何忌偕者叔孫之嗣立猶新惟仲孫久於從政得依之以謀軍事焉爾故後之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墮郈而季孫斯亦即因之以墮費其帥師者亦復與仲孫何忌偕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管見按此定公十年秋書宋樂大心出奔曹再書宋公子地出奔陳冬又再書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據左傳敘其事由皆瑣爽不足云且並有無事可言者試思樂大心為宋之戴族當昭公二十五年會于黃父其班位已參晉趙鞅衛北宮喜之間是本為世卿矣公子地雖非宋公母弟亦同父之弟也又況宋公之弟辰固貴有為其母弟者乎至仲佗出自仲幾為莊族與宋之戴桓兩族而三亦世卿也雖石彄未詳所系然與仲佗聯行為宋公母弟所牽率要亦卿之貴者焉宋公之所借以撫宋有幾公子幾母弟幾世卿耶輒於自秋及冬之半歲中任情偪逐使之竄走曹陳將行不為留止既去不使召還以致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則亦叛矣由是大為宋患宋公何以處之觀後十四年秋但書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羽

其所叛者大抵皆以宋師四年之攻討而誅殺之也嗟乎死若不可復生而於此從弟辰之前延殘喘終未聞其終之首卯于宋何其忍哉是當摘左傳一言以扶其情曰寵而與故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管見李氏康曰謝氏云會于安甫以衛有晉難也此本前夏之晉趙鞅帥師圍衛五氏謂貸爲有據當從之蓋去年秋齊侯與衛侯以師次于五氏謀于晉之說言伐衛衷儀而衛虛驚也及今年而趙鞅圍衛受其貨禍不敢復告急于齊而齊侯亦莫由奔衛之急其可置若罔聞乎故及晉師之解圍去齊侯乃以其冬省衛之難而會衛侯于安甫以申篤鹹之盟亦即徵鄭伯使同會于安甫以重繙沙之盟也且是年春三月魯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侯即

使來歸鄆讙龜陰田于魯當其會于安甫齊侯于會中以語衛鄭衛鄭必大感服而因是以守鹹沙之盟將益固矣安甫杜注地闕按此會以省衛難爲主則安甫當在衛境其鄭伯不親至而使游速攝行者去年夏四月鄭伯蠆卒子勝立或尚幼亦或有疾故爾

叔孫州仇如齊

管見叔孫州仇如齊謝齊之來歸鄆讙龜陰田耳而傳說皆主謝致郈言彼郈宰侯犯之叛叔孫州仇與仲孫何忌帥師一再圍之而弗克即使侯犯懼不能支而脫身奔齊以郈入焉方未聞齊侯何以處侯犯乃即謂齊侯已致郈于魯而魯謝之揆之事勢其能以遽及乎且魯受齊之來歸鄆讙龜陰田未嘗遣使往謝而茲獨以叔孫州仇如齊謝其致郈於情理亦大乖矣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管見宋之主國政者蓋樂大心爲首而仲佗石彄次之宋公之弟辰及公子地則其參焉者也惟宋公惑于寵嬖向魋心欲以政委之故親近大臣皆爲所疎間使之側足無所此年秋初逐樂大心出奔曹矣旋又不止公子地出奔陳于是宋公之弟辰以爲公子地既出奔我得安於入處乎樂大心且出奔仲佗石彄又得安於入處乎足必當空此政府以獨讓彼寵嬖向魋矣故經文於此年冬繫上樂大心之出奔曹及宋公子地之出奔陳而以宋公之弟辰聯下仲佗石彄之同出奔陳以從公子地者中間特用一暨字以通貫之暨與一概之義相近亦謂我宋之與政者凡五人不可必有一人之不出奔也云爾此其忿激爲已甚矣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管見入于蕭以叛蓋宋公之弟辰主之而仲佗石彄公子地從之故稱及焉劉氏敞曰穀梁云辰未失其弟也非是公子不去國而辰棄親出奔挾黨爲亂以爲未失其弟何妄甚也按此說極允辰本宋公之弟則不當叛先正其名而以叛著其罪春秋所謂不待貶絕而自見者此類是矣蕭本古蕭國即今江南徐州府之蕭縣在宋東南鄙爲宋附庸至宣公十二年楚子滅蕭而蕭爲楚有及茲定公十一年已歷九十八年矣中間吳日强初以昭公十三年滅州來二十四年滅巢皆在蕭之西南楚不得通于蕭宋殆乘是以取之耳後復值定公四年而吳人郢破楚都王走避吳楚益微則宋之有蕭豈不忘其爲楚地哉但今之徐州爲宋彭城蕭縣距彭城纔五十里志稱彭城爲要害之

地因嶺四合其人挾尚氣節以武爲俗蕭當國同之則戮叛之地也前成公十五年宋共公卒蕩山魚石爲亂宋華元殺蕩山魚石出奔楚其黨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從之遂十八年而魚石以楚子伐宋取彭城魚石與其黨復入于彭城此前事也今宋景公時溺于寵嬖向魋初以昨定公十年秋遂樂大心出奔曹夫宋公之弟辰憤焉及公子地亦以秋出奔陳乃暨仲佗石彄以閒出奔陳從公子地以視宋魚石之以其黨出奔楚者何以異焉亦越茲十一年春而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以視宋魚石之以其黨復入于彭城者又何以異焉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管見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樂大心自曹入于蕭不書叛而其叛可知矣但入蕭以叛者自春而樂大心以其秋入則亦因宋公之弟辰必致之耳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管見魯及鄭平乃齊侯使之而孔子亦成之者齊侯先於定之七年盟鄭伯于鹹旅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亦得盟衛侯于沙遂欲以威脅魯而有國夏伐我西鄙之役及八年春公聯月侵齊以報之齊復使國夏伐我西鄙如前之無功而還魯豈嘗被脅以從齊哉逮孔子事魯以司寇與政乃于十年三月請于齊而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當是之時齊侯以爲新得結魯則與衛鄭合爲四國之好而齊之霸業亦庶幾其可復矣惟魯於六年二月公侵鄭八年九月魯季孫斯仲孫何忌亦帥師侵衛欲其相與釋怨以敦好必有事于平也齊侯又知鄭強於衛獨先使魯及鄭平而衛亦將因其與鄭有曲濮之盟而俱平矣此正與孔子前使魯及齊平之志合

於是入告于公公許遂得使叔還如鄭涖盟以卒及鄭平也凡平必以盟不必兩君相見但各使其臣往來涖盟亦無不可此年冬叔還如鄭涖盟則鄭之亦必有臣如魯涖盟者可知矣推之去年春三月但書及齊平其在魯之使臣如齊涖盟與夫齊之亦必使臣如魯涖盟者概可知矣孔氏穎達曰世族譜云叔還叔弓曾孫也又世本云叔弓生定伯閱閱生西巷敬叔叔生成子還還爲叔弓曾孫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管見墮郈者毀其城也郈爲叔孫氏之私邑十年夏郈宰侯犯叛叔孫州仇以仲孫何忌一再圍之而弗克侯犯輒恐以郈入齊而借齊之勢以久據郈也是年冬叔孫州仇如齊侯犯雖竊爲郈之名籍以待豈嘗遂得輸于齊侯哉計圍郈之後墮郈之前其間爲十一年則侯犯或潛趨齊境郈緣齊國夏之先嘗兩伐我西鄙者以達請齊侯焉爾然齊侯方圖復霸其結魯者九年因魯陽虎而逐之魯因得其所竊之寶玉大弓十年魯及齊平又以會夾谷而使來歸鄆讙龜陰田寧肯復容魯家臣之叛者而納其邑乎厥後侯犯不知所終齊侯殆以逐陽虎者逐侯犯而遂以其入郈之名籍致之於魯也與及茲十二年夏忽書叔孫州仇帥師墮郈亦聯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則何以有此耶蓋魯之下陵上替公初抑于三家之强浸至三家亦抑于三都家宰之强莫能制以故郈宰侯犯叛叔孫州仇以仲孫何忌一再圍之而弗克如敵國然及侯犯以郈入齊齊侯不納而使致郈于魯於是公爲後圖而與墮

三都之議以語三家三家亦無他策不獲已而從之因於此年夏叔孫氏以師墮郈季孫氏亦與仲孫氏帥師墮費惟成宰公斂陽不肯墮仲孫氏亦任其倔強而公特憤甚親將其師以圍成此凡僕墮三都之役其謀實首自公矣説者多謂孔子為魯司寇與國政欲墮三都殆不可況也自古設險守國以城為要原其初之築作為役極勞而何以墮之觀襄公十五年傳云宋向戌來聘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獻子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毁之重勞以此推度城之勞與室之勞其差數莫可意料毁室重勞墮城乃可不重勞乎不寧惟是令日不知重勞沒以城固則生奸而遽墮之亦或他日雖知重勞仍以城毁則招寇而急繕之其情事之謬戾為已甚矣又不寧惟是縱使三都盡墮而三家之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其彊不為之減且墮三都而成獨不墮成之公斂陽既敢抗公而傳亦稱費之公山不狃與叔孫輒先費帥費人以襲魯彼郈之侯犯雖去詎無餘黨之尚存哉至是而

魯之政不可為矣孔子之舍司寇而去魯者當亦早自決矣故魯之墮三都謂孔子嘗諫止公而公不聽則有之謂孔子欲墮三都固其所必無者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管見衛公孟彄帥師伐曹以齊侯之令也齊侯前得盟鄭復盟衛又新平魯會之則其間惟宋與曹未得從齊耳曹視宋為弱小故以此十二年夏使衛先伐曹而衛侯乃以公孟彄帥師伐之也至明年為十三年夏衛公孟彄復帥師伐曹殆必欲脅曹以從齊而後已焉及又踰年為十四年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宋亦從齊而齊侯復霸之謀當自謂大勢已定豈不足以要羅於晉也哉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管見傳稱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注謂三都為費郈成其邑臣將為國害故子路欲毁之殊未見其必然今通観傳文亦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是時之子路將安在乎又子路為季氏宰憂費之強盛害國而旁及于郈成欲並毁其城焉及此年夏墮郈旋墮費而成獨不肯墮以至公親圍成其成宰公斂陽乃敢負城之固以抗公使公弗克而還是時之子路又將安在乎從可知墮三都之舉非獨孔子無此謀亦子路之好勇習兵者所不願為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管見十年春魯及齊平使其臣涖盟也及夏而會于夾谷不再盟亦越於今凡三年又特書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

盟于黃則非涖盟之比矣此本出齊侯之志欲其結魯者將益固耳孫氏洽曰黃齊地亦不能確指度其遠近當與前夾谷相等若前桓公十七年書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在今登州府之黃縣與此不同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管見成不肯墮而公自圍成為主墮三都之謀而不能以卒事也其但書公圍成公至自圍成而不言弗克者欲以尊公而為公諱之耳黃氏震曰郈費之墮非公之能也叔孫季孫憤家臣之叛已而自欲墮之也成之不果墮非公之不能也家臣與孟氏比而仲孫何不欲墮也

十有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管見]杜注垂葭改名郥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郥亭今屬兖州府濟寧州按垂葭在濟寧濟寧距兖州府纔六十里自府又東及四十里則為魯都之曲阜矣衛在魯西晉又遠在衛西左傳乃稱齊侯衛侯次于垂葭欲伐晉之河內彼齊師不次于衛乃次于魯其何以及晉乎又齊以衛同伐晉不使衛進趨于晉而轉使之卻屯於魯夫非以疲衛乎是必不然致恭秋地名總載垂葭列在衛地當從之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為晉地備晉之伐衛夷儀也及茲十三年春齊侯衛侯復次于垂葭垂葭為衛地則以十二年夏衛公孟彄帥師伐曹欲脅曹以從于齊[illegible]齊令也曹不服乃以令十三年夏復使衛伐曹仍以公孟彄帥師伐之惟此番伐曹師較壯當其春也齊侯先與衛侯

同次于垂葭以為之聲援固即期公孟彄之帥師伐曹者必有以服曹而使之舍晉以從齊也與

夏築蛇淵囿

[管見]水經注蛇水又西逕鑄城西左傳所謂蛇淵囿也京相璠曰濟北有蛇邱城城下有水魯囿也今蛇邱故城在濟南肥城縣南按定之十年夏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即汶陽田是矣讙亦在今肥城境其地與鄆與龜陰同稱汶陽田大抵皆為生殺之土齊歸以田而魯築為囿其可乎又明一統志古蹟載蛇邱城在今曹州定陶縣界即魯蛇淵囿按曹州今陞為府即周初曹叔振鐸之封國定陶距府只五十里在春秋時知其必仍屬於曹矣魯安得越疆而築于曹之定陶以為囿哉竊意昭公九年冬書築郎囿此季孫意如為之非由昭公也郎囿本前築而復以築言者請其依郎囿而加廣緣以周垣視舊為倍之遂創立二名曰比蒲曰昌間焉及茲定公十三年夏又書築蛇淵囿則季孫斯為之亦由定公也其量地以築並依郎囿而獨加廣於比蒲昌間之外同緣以周垣計與前增築之二囿有其半焉不別為新名而以其間之俗傳為蛇淵者名之曰蛇淵囿云

大蒐于比蒲

[管見]凡田事春蒐不及冬狩之盛入春秋以來田繫於公皆曰狩如桓四年之公狩于郎莊四年之公及齊人狩于禚是已季孫氏以大夫專兵柄輒用師以田乃特取春蒐之義名之曰蒐其冬狩最盛之虛名則以讓之公耳如昭公八年秋書蒐于紅是其徵矣至八年冬季孫意如築郎囿十一年五月書大蒐于比蒲又二十二年春書大蒐于昌間其于蒐更稱大者季孫氏將中軍則叔孫仲孫氏所領之上下二軍皆得統之其田獨以中軍則稱蒐以中軍兼上下二軍則其田稱大蒐亦欲擬于冬狩之大閱也其僭侈復何加焉及定公五年六月季孫意如卒立季孫斯

於時定公亦有志振作旋用孔子為中都宰一年治化大行進司空魯之先公有逆祀者相沿既久孔子正之而使得從祀焉將為司寇魯盜陽虎懼不獲為孔子所容遂竊寶玉大弓以逃於齊齊逆之魯亦得寶玉大弓於是明年及齊平孔子相公與齊侯為夾谷之會齊亦旋歸鄆讙龜陰田于魯魯將日興季孫斯亦不肯進孔子而使之不得行其志也值是年郈宰侯犯叛以其邑入齊徒幸齊侯之不納而以郈致諸魯耳此豈可長恃乎因之公以三都之宰所負固者惟城墮之則叛可不生矣以語三子三子亦苦于無策以戢其叛遂用公謀以行之在孔子必入諫公公不聽以為三子無異議又何從間之以言耶及叔孫州仇墮郈季孫斯亦即與仲孫何忌墮費而成宰公斂陽請仲孫偽為不知我將不墮激公自圍成而弗克則成存而郈費幾于為墟季孫之與叔孫必悔其誤于公而深咎公之失圖也魯之君臣由此有隙其政尚可為哉以故孔子舍其司寇而假他故以去魯也孔子既去魯季孫無所顧

忌遂至惟所欲為既於此年夏築蛇淵囿不恤勞役復為之大蒐于比蒲震耀威武虐不瞻前季孫意如之迹者而公圍將日陟于微弱以待終焉已矣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管見此年夏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其春國有齊侯與衛侯為之辭援同以師次于垂葭也晉人聞之猶敢直抗公孟彄而不顧哉此其必使行人入于衛師即輸其附衛從齊之意由公孟彄以達齊侯衛侯于垂葭者不言可知矣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管見世族譜趙衰趙夙之弟夙後六世為趙午其封邑為邯鄲衰後六世為趙鞅其封邑為晉陽定公十年夏晉趙鞅帥師圍衛衛侯懼以五百家貢趙鞅鞅置諸趙午之邯鄲焉越定之十三年鞅欲自邯鄲徙之以實晉陽謂午而

許之午謀諸父兄不許鞅以午為晉荀寅之甥寅又為晉士吉射之姻輒疑午有貳心浸將以邯鄲為晉陽樹敵也乃召午而囚於晉陽且殺之鞅在晉晉荀寅士吉射憤其遂為午而伐趙鞅之宮鞅奔晉陽入據其私邑以自保荀寅士吉射帥晉人圍之晉陽圍未之能克春秋書曰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據王氏樵之說申之邯鄲趙午無罪而趙鞅專殺其心已無君矣彼荀寅士吉射不請于君而擅伐之其為有罪固然至趙鞅亦不愬于君而遽與晉陽之甲以抗荀寅士吉射之圍此其陰營窟宅急則縱走固之亂國震主悍然不顧是非叛而何哉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管見晉之荀氏起于荀息至荀林父將中軍則別為中行氏又荀林父之弟荀首字知季其後復別為知氏春秋則獨書荀氏而已其別氏為中行為知者皆削之猶之有士氏初為周杜伯之子隰叔奔于晉也及士會為隨邑大夫亦別為隨氏後又食邑于范復別為范氏春秋亦獨書士氏而已其別氏為隨為范者皆削之殆欲以抑世卿之誇侈而使從其朔耳是時晉卿強甚有趙鞅之專殺趙午亦即有荀寅士吉射之擅伐趙鞅矣遂圍晉陽而弗克莫遂私情背于公義其惡不可追而其罪復無可解知盡計窮惟是帥其圍晉陽之師潛據晉之東鄙而入於朝歌以叛亦庶幾其借以緩死也自此長離晉都以卒為亂人其勢則然急何能擇哉汪氏克寬曰朝歌衛之舊都衛徙楚邱朝歌後屬晉

晉趙鞅歸于晉

管見經於趙鞅荀寅士吉射並書叛而獨於趙鞅書歸其說蓋已見趙鞅何以得歸左傳云韓魏以趙氏為請此其緣矣李氏廉曰晉六卿荀氏有二荀寅為中行氏荀躒為知氏士氏與范同宗即范氏也此外則韓氏魏氏趙氏荀

士二家自此入於朝歌以叛遂亡知氏亡于春秋之後故止韓趙魏三卿分晉據此則晉之六卿強盛晉侯特擁虛位固已其六卿亦每互為傾軋也左傳稱韓簡子不信與中行文子之為荀寅者相惡魏襄子曼多與范昭子之為士吉射者相惡其荀氏之知躒亦黨于趙鞅與韓魏氏無隙與荀士氏並有忤焉惟趙氏韓氏魏氏其相結最固故趙鞅既入晉陽以叛而韓之韓不信及魏之魏曼多猶必共為之請而使趙鞅復歸于晉不至如荀寅士吉射之既叛卒至無因以得歸也　彙纂案人臣之罪莫大于叛春秋所必誅者趙鞅專地以叛結韓魏以脅其君復歸于晉聖人書之所以識晉侯之失刑而三卿分晉之禍實始於此公穀不察謂趙鞅以地正國陸氏淳曰非叛君也孫氏復曰此王法所赦也劉氏敞曰其忠義足恃也謬妄相承不可以訓今並刪之

薛弒其君比

管見蔣弒其君比其詳未聞故稱國鄭氏玉曰弒比之弒三傳不載其事不敢妄說按之正所以說春秋也

十有四年

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管見按此年秋書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即聯書衛公孟彄出奔鄭則此年春之書衛公叔戍來奔即聯書衛趙陽出奔宋傳皆謂衛靈寵南子之故蓋有據矣靈公在位四十三年以哀公二年夏卒距此定公十四年只三年有奇耳其荒淫不衰如詩所謂老馬反為駒者近之所內寵南子復外寵子朝內之宮廷無所禁制南子見子朝而亦寵之戍遂聞其醜而出焉其時衛有公叔戍者為衛公叔文子之子借稱其富而觸靈公怒之及茲而憤于夫人南子之有所私欲使其黨趙陽師徒以擊走子朝夫人殆因子朝之家告遂以愬于靈公曰戍將為亂其辭亦必指其富而

驕之為亂本以激怒靈公也至趙陽為衛趙黶之孫黨于戍說者並斥為親富不親仁夫人愬戍之為亂豈得不亦愬趙陽之為亂黨而期並逐之乎以故此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亦奔宋特由靈公惟夫人之言是用頓使公叔戍之與趙陽皆不得容於衛有必逐者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管見杜注謂頓為汝陰南頓縣今河南陳州府項城縣北有南頓故城距府約九十里其府城即陳都所在昔僖公與楚戍同時陳侵圍頓頓子迫于陳乃奔楚楚以師圍陳納頓子於頓事在僖之二十五年而頓至今存值茲定公十四年二月辛巳乃有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則頓於是亡矣夫豈楚以吳之入郢不甘終于不競而思報之姑以此陵蔑小弱為之志哉況于經文首書楚公子結而即以陳公孫佗人次之是則陳之志耳蓋爾時之諸侯皆叛楚惟陳則事之如故乃以頓之倔處兩抗衡而不相下輒謀請師于楚以厚積其勢俾得一舉而滅頓焉既而頓即以此竟滅公子結執頓子牂以歸于楚其頓之國土則盡以歸陳使公孫佗人收其名籍依戢時以供楚之職貢而止楚不能越國鄙遠而陳則啟封疆以利社稷亦當自謂為得計矣然究之楚何怨于頓亦何德於陳哉計楚自敗績柏舉而吳入郢大為挫衄不出師者既十年而陳復藉其力以滅頓頓猶無足云也屬回憶昭公八年楚子虔圍皆以師滅陳矣為之執陳公子招殺陳孔奐滅後五年而值楚子居漫與圖覇欲因復其滅國以求得諸侯乃使陳侯吳復歸于陳不然前豈尚有所謂陳而不同于今所滅之頓乎此尤為近事之可鑒者且自此徵之於後哀公九年夏楚人伐陳十年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十四年夏楚公子申帥師伐陳從伐之已耶其志

因將滅陳楚若伐陳不已而滅之則陳之以此年假楚滅頓而有其地者特如寄耳陳滅而陳皆復入于楚頓將焉往

夏衛北宮結來奔

管見左傳北宮結來奔公叔戍之故也注言結亦黨于公叔戍公皆惡之按衛當是時靈公寵夫人南子南子又寵宋朝雖在世子蒯聵亦將厕足無所則先之逐公叔戍遂及趙陽而又旋及於北宮結亦可不必他求其故矣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管見於越杜注越國也帝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今浙江紹興府按越之切音其發聲為於惟越人之呼越聲太重遂相沿為兩字名耳春秋越與於越皆嘗見者事不起于越而牽及之則從本名以不[illegible]其初事實起於越而特

指之則從俗名以深鄙其陋也左傳云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是於越之敗吳因於吳之伐越矣前定之五年於越入吳乘吳子之入郢而在楚構其虛也吳能不思有以報越乎及茲既十年而吳乃伐越其志殆必期滅越而始足以報其入吳也與然越子句踐禦之非惟敗吳于檇李而吳子光之自將亦以師敗而傷遂卒是吳子志於滅越以并其國初不料適然自滅而以殞厥身矣其春秋特書此者蓋以弒君之賊多不得討而吳子光竟不免焉是足快也計昭公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弒其君僚由吳子光以力士鱄設諸操匕首以刺之者僚弒而光輒自立亦據位十九年矣以此年夏五月伐越而為越所敗傷撫越有靈姑浮以戈擊吳子光傷將指拔卒與戰吳子光弒僚而戕人乃如為吳討賊靈姑浮亦與鱄設諸同功靈姑浮之戈亦與鱄設諸之匕首同利此吳子光之所絕不料而亦必不可逃者人為之乎天為之乎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管見 牽杜注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路史內黃西南三十里有故牽城今故牽城在內黃之西南濬縣之北二縣屬直隸大名府濬縣為漢黎陽與內黃縣絕壤據此則牽必在衛地其為牽之會者則齊侯之志也以衛為之地主公特因齊侯之徵以赴約耳齊侯何以為牽之會以定之七年秋初盟鄭伯于鹹旋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亦盟衛侯于沙十年春魯及齊平夏會于夾谷十一年冬並得盟公于黃也他如是年夏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衛公孟彄復帥師伐曹曹不敢抗其因衛以從齊必矣但宋未盟焉爾鄭衛魯皆並從齊惟宋不與齊侯知其不可以師之侵伐脅也乃斯公與衛侯以會于牽欲使通其意于宋公即得合周以來之諸侯自齊與魯衛鄭曹五國更益以宋為六國相與修好無間豈不盛哉既會而公遂至自會當急與卿同事命當齊侯之意為之書辭孫而說道行人奉束帛以致諸宋公當與魯亦同宋公固必許之於是以復齊侯從可知此年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此其緣矣至左傳以夏之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及秋之齊侯宋公會于洮皆為謀救范中行氏即為謀救晉荀寅士吉射之入於朝歌以叛者也見何說哉不加深辨可矣洮杜注曹地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南五十里有洮城亦作桃城水經注云桃城亦曰姚城因之而得名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管見 穀梁傳石尚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周官大宗伯之職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注謂社稷之脤曰脤宗廟之胙曰膰杜氏預云祭社之肉以蜃器盛之故曰脤是足以據矣按此年書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其寄慨為至深遠惟王氏樵曰周魯之交止此書天王止此天子之在者惟祭與歸脤之後無書焉王室益微矣由此申之周室之受命定鼎承天為宇疆地為土及茲衰微日甚其御宇亦耿矣惟是虛擁至尊之號者猶得於歸脤稱天王焉其有土亦僅矣惟是空主大社之祭者猶得於天王稱歸脤焉可勝慨哉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管見 劉氏敞曰左氏敘蒯聵事曰蒯聵欲殺夫人夫人啼而走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出奔宋子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劉氏絢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罪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

若此比者不亦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殺其母不能為辨明以致其出奔非靈公之罪而何鄭氏玉曰蒯聵無弑母之事二劉辨之詳矣或者猶疑于戲陽速之言不知謀人何所不至聞夫人之將知其欲歸罪太子即迎合夫人之意誣太子以掩其事此亂人之所為世常有之太子告人以戲陽速禍予謂其誣已也今合觀三說並世子蒯聵欲若夫人何深惡子蒯欲殺之予則乃使戲陽速家以世子欲殺夫人告夫人憤而愬於靈公靈公怒世子蒯聵乃出奔于宋耳宋本南子之家則世子之母家矣其出奔於宋者世子度其可以見諒於宋亦猶憶他時之得因以復其國歟

衛公孟彄出奔鄭

管見高氏閌曰此年志公孟彄帥師此衛國用事之卿靈公疑其為蒯聵之黨而逐之耳按此說為得其情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管見前于十一年春書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則亦叛也既踰三年為今之十四年乃書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則知宋之討叛久罪人皆得惟宋公之弟辰猶乘間以竄于魯耳然已與宋長辭蕭可無患前之禁於是乎終矣

大蒐于比蒲

管見此及去年聯書大蒐于比蒲大蒐為季孫意如大閱狩田之名比蒲亦由意如所增築於即圓以備大蒐者季孫斯踵而行之不間歲蓋自孔子去魯德化不行而季孫斯專以震耀威武為務故然

邾子來會公

管見戴氏仲炎曰邾子來會公者會公于比蒲也其不言公蒐于比蒲者公雖在比蒲而治兵之事實三家主之公不與也按大蒐于比蒲是季氏合叔仲二氏而大閱三軍蓋以狩田也亦必請于公以往觀焉故公在比蒲而邾子因以來會公耳曲禮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于郤地曰會注言相見及期日也郤地為閒隙之地大蒐于比蒲其地不得與閒隙同而邾子來會公者殆以公先微會于邾子有期日適以季孫氏之欲大蒐而公在比蒲邾子亦不獲已而就公以會之與然定之三年二月邾子穿卒邾子益為嗣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是邾子既結於魯之私家矣及茲十四年而邾子來會公于比蒲三家皆在焉必將挾邾子之於魯有舍私家而託其國於公室者至明年春邾子復來朝夏五月公薨于高寢而邾子並亦奔喪其親暱何以加諸故當哀公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其因嫌生憤以肇兵端者固不料其禍至有如此

城莒父及霄

管見莒父及霄注皆指為魯邑之在今莒州境者雖無確證殆亦不出魯都東南鄙之外矣然入春秋以來至此亦既二百二十五年魯都之東南鄙自西起於季孫氏之費以東及於叔孫氏之郈其間有廢地錯置俾得相依為輔車者如城祝邱城中邱城諸及防皆先後見於經豈復餘此莒父及霄之兩邑猶以久無城而待城乎竊意此年之城莒父及霄即悔十四年之墮郈墮費為誤於公之失國也乃更加之繕修如其舊特使郈城新其名曰莒父且使費城新其名曰霄焉耳郈費為賜邑名不得改而城郈城費必別為之名者其意亦思宣言於國以鮮前之墮郈墮費非欲墮而廢之實欲因墮而新之也墮非與缺壞同城亦非與補葺同大興工作氣象莊雄於前有光於後無患惡可不別為之名以誌所始哉又汪氏克寬曰蒐比蒲城莒父及霄其事並皆在冬但脫冬一字耳按此年無冬字

春秋固有譏焉。昔譏乎大蒐于比蒲。乃季孫與叔孫仲孫主之也。以周官之法。天子於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在魯公之用天子禮者。惟公得行之。彼三家之預大蒐。實擬於公之冬狩。故別其蒐之名。不冒公之狩名。而以其蒐爲大。則猶與公之大閱狩田特繫之于冬者並大也。以是欲抑其大。而不書冬也。與至此年之城莒父及霄。適當冬時。而亦不書冬。則何以故。凡以國故勞民。師爲最次。則城也。人君設險守國。邑亦如都。有弗獲已。而公命城之。大約以冬爲得時。謂其不妨三時之農務耳。若茲之城莒父及霄。非卽叔孫氏之城郈。與季孫氏之城費哉。叔孫州仇季孫斯皆用公謀。而帥師墮之。旋獨逞已私。而驅衆城之。其強疾無君爲已甚。又何有於民焉。故雖及冬而城。特因以營私。公初非得如公家之設險守國。有所弗獲已。而猶可以時使其民。爲不宜盡沒也。以此言之。大蒐于比蒲。與城莒父及霄說者多以經無冬字爲闕文。究屬未審。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管見 去年冬。魯大蒐于比蒲。公在焉。而邾子來會公。公益以禮接之。以視前仲孫何忌之與邾子盟于拔者。必務爲汰侈以張私室。卑小國。豈嘗得如會公于比蒲之款洽哉。故及今年春正月。公復能致邾子之來朝者。職此之由耳。來朝不必定以正月。惟諸侯之事霸主。五歲而朝。則以正月爲甚謹焉。從可知邾子之會公于冬。爲未久。而旋於踰年之正月來朝。亦極意以尊公矣。嘗其來朝。公與邾子揖讓周旋。以入以出。其饗燕贈賄度。亦與他國之諸侯相朝畧同。此盟邾子于拔之仲孫何忌所必嫉也。至魯之季孫斯叔孫州仇。更强于仲孫何忌者。而得冀其忍憤休容也與。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管見 范氏甯曰。不言所食。食非一處。而致死也。攷本草云。鼷鼠極小。如蚤。黑色。俗稱蟧毛蟲。其甚者能致牛死。趙氏匡曰。常怪鼷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地旅于會稽。時有牛災。小鼠噬牛。纔傷皮膚。無不死者。按此稱小鼠。非如蚤黑色之爲蟧毛蟲者。不可指爲鼷鼠。須辨之。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管見 去年二月辛巳。楚公子結及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楚子不親行而使公子結。又有陳公孫佗人相從帥師。此陳侯之憤于頓而請楚師以滅之也。既滅頓。公子結執頓子牂歸于楚。其地則皆以歸陳。惟令依歲時之職貢以結楚焉爾。及此年二月辛丑。楚子自將滅胡。以胡子豹歸。則執其君。而並疆其地也。必爲之置戍以守矣。胡在今江南頴州府。其西距蔡平侯所徙之新蔡。屬今河南汝寧府者約三四百里。東則與今江南鳳陽府之壽州壤相接。壽州卽吳所滅之州來地也。前定之四年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遂以入郢。楚不能逞報吳。其能終忘情於蔡乎。觀明年爲哀公元年正月。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此其情矣。惟吳入郢之年。其二月晉侯因劉子以會諸侯于召陵侵楚。蔡侯及頓子胡子皆與焉。頓雖屬陳。而在今陳州府之項城縣。亦偪近蔡之北鄙。先旣以去年狥陳侯之請而滅頓矣。而其將以明年圍蔡者。乃復亟乘今年以滅蔡東所結之胡。令其無可借助。而蔡孤也。不寧惟是。蔡侯之以吳子敗楚入郢。其委身事吳者。旣歷一紀。楚苟有事于蔡。蔡或告急於吳。吳必應。亦必命使州來之衆屯胡東者救之。值茲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置戍以守。則自州來及胡。卽今之自壽及頴也。其間纔一百八十里。去蔡尚遠。直走則扼其前。經過則躡其後。吳師雖銳。豈得長驅迅邁。以赴蔡之援哉。作如此說。彼楚子

滅胡之意當不外是也。

夏五月辛亥郊

〔管見〕高氏問曰：魯郊當在孟春，今以改卜牛，在滌三月，故至五月乃郊。汪氏克寬曰：經不書卜郊，徐彥疏云言郊則其卜吉可知。夫正月改卜牛，若在滌三月，則當四月郊，今郊以五月，葢卜以四月郊而不吉，又卜五月，必龜從而後郊也。按明年爲哀公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改卜牛，下書夏四月辛巳郊，則汪說爲辨晳。

壬申公薨于高寢

〔管見〕高寢葢路寢之外有別寢非一，此特名之以高寢耳。嘗見亢倉子全道篇云：定公使叔孫氏因陳大夫致亢倉子，待以上卿之禮，亢倉子至，賓于亞寢。凡稱亞者，亞于爲也。是不可據彼之所爲亞寢，以推見此之所爲高寢乎哉？

鄭罕達帥師伐宋

〔管見〕此年鄭罕達帥師伐宋，非有他怨，葢憤于宋之獨不親鄭耳。初齊侯以晉衰而有復霸之謀，自定之七年秋與鄭伯盟于鹹始也。旋亦執衛行人以侵衛，遂得盟衛侯于沙，因之八年冬衛侯與鄭伯盟于曲濮，是爲衛之親鄭矣。十年春魯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猶未盟也。十一年冬魯乃及鄭平，使叔還如鄭涖盟，是又爲魯之親鄭矣。至十二年冬，公始會齊侯盟于黄。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齊侯再以衛之公孟彄伐曹，曹服，即因衛以從齊，未嘗與曹盟，亦並未嘗與會，則知曹之小弱，固無足云也，夫豈患其不親鄭哉？惟及昨十四年五月，由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其秋遂得齊侯宋公會于洮，雖未及盟，而周東之諸侯六國如環，皆齊所聯屬，亦庶幾有霸意焉。惟鄭之助齊，其始也；宋之亦與齊，其終也。會洮既一年，而未聞宋有親鄭之意，或如前衛之盟曲濮者，又或如魯之平鄭而使叔還涖盟者。夫非倚齊之大，恃宋公之尊，而小鄭國乎？鄭於其氣勢等列耶？將與曹之有曹伯一例觀耶？此所由鄭之忌逞其憤，如不得已，而必使罕達帥師以伐宋也。興是師實爲無名，乃直同於聲罪致討而稱伐，則鄭之侈張爲已甚矣。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管見〕左傳云：齊侯衛侯次于渠蒢，謀救宋也。渠蒢，杜注宋地。按此年夏鄭罕達帥師伐宋，宋必告急於齊衛也。齊侯衛侯自將救之，其事即在魯郊五月之後，魯姒氏卒之秋七月以前，其於宋亦甚勤矣。然卒之特稱次于渠蒢，豈其欲救宋而畏鄭，故沮止弗進哉？葢由鄭之罕達聞齊侯衛侯將以師至，而遂先帥其師以去宋耳。伐宋之役，本爲宋之獨不親鄭，故是私憤也。及齊侯來救宋，則鄭師去之，一似不敢背鹹之盟以抗齊侯者然。其衛侯同救宋，則鄭師並去之，又似不欲背曲濮之盟以侮衛侯者然。遂使齊侯衛侯來次于渠蒢，亦旋反自渠蒢，皆無所咎于鄭也。是足徵鄭之侈張已甚，而其行之以譎詐者爲尤甚矣。

邾子來奔喪

〔管見〕去年冬邾子來會公于比蒲，今年春復以正月來朝，及五月公薨于高寢，而邾子並來奔喪，必由定公之待邾子厚，而邾子之用情于公乃益加厚耳。然而過於尊公，則三家之所深嫉也。自是而後，邾子其危已哉。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管見〕魯之妾母稱夫人，其卒稱薨，其葬稱小君，自僖公之母成風始。其後宣公之母敬嬴、襄公之母定姒、昭公之母齊歸並因之。又魯之夫人不從君謚而別爲之謚者，起于桓公之夫人文姜，其後妾母爲夫人亦因之，如嬴氏爲敬

嬴姒氏為定姒歸氏為齊歸即明微也今定公以此年五月薨有妾姒氏生子纔四歲當嗣定公及七月而姒氏亦卒至明年為哀公改元之年其正月始書即位則哀公並有喪凡八閱月固未嘗得立為在喪之君矣乃復先於姒氏之卒正其為妾母不稱夫人卒不稱薨葬不稱小君不別為謚則誰之為之耶其必由三家之強庶孽視嗣君而殺其所自出故相與持此議耳豈誠為魯夫人之後紀名號久乖特欲力為更定也哉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管見 趙氏鵬飛曰大之比小春秋鮮能定公有之而邾子來奔喪滕子來會葬說者皆譏邾滕之非禮而吾于此見定公之能仁也按此論所見較廣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管見 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此年之葬定公亦同惟日中與日下昃小異耳左氏皆有傳其本傳曰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注謂襄為成義雨而成事若汲汲于欲葬然以次日雨霽而葬得必誠必信之道故曰禮也此其申明傳意為最確不必更以他說參之再按敬嬴為夫人定公為國君魯恰有此兩事得並見於春秋既不得謂夫人之葬日或可權宜國君之葬日必難遷就矣由此以推則自國君而及卿大夫士以下其謂庶人葬不為雨止者雖見禮記王制其信然與

辛巳葬定姒

管見 此所稱定姒與前成公之妾襄公之母稱定姒者其為謚同而所由以得謚則有辨蓋彼乃別自為謚而不從於成公之謚此則但從定公之謚而非別為之謚也庸可混乎

冬城漆

管見 去年冬叔孫州仇城郈而新其名曰莒父季孫斯城費而新其名曰霄以前之既墮而城之也至仲孫何忌之比于成宰不肯墮成公憤甚以師圍成雖弗克亦當以環而攻之不無缺壞也於是仲孫何忌並加繕修而即為之新其名曰漆欲使自桓公至今有季孫叔孫仲孫之三家其家稱據費郈成之三邑其邑之城復得新標莒父及霄與漆之三名亦庶幾于鼎足固峙終得與魯俱長云爾若夫去年之城莒父及霄春秋不書冬以示譏及今年城漆而復書冬者則又有意存焉蓋欲見此城漆之實為城成乃三家之仲孫何忌為之也觀先之夏五月公薨秋七

月姒氏卒九月葬定公及定姒哀公以四歲在喪猶未即位則其冬之城漆者即為仲孫何忌之城成為漆與叔孫州仇之城郈為莒父季孫斯之城費為霄三家並同一心必可知矣舊說或因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遂指此漆為邾邑魯果得有邾之漆乎縱使有之至哀既歷五十八年而始城漆亦何計之遲也且是時邾子來奔喪必送其葬小之事大其恭順無以加惟三家以其過於尊公而深嫉之觀哀公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邾不敢敵也二年春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邾子乞盟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三年秋季孫斯卒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豈常頻盟哉惟四年五年師不及邾耳六年冬仲孫何忌伐邾七年秋公復伐邾時公方十歲則亦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以之也八月遂入邾以邾子益來夫非即此來奔定公之喪而亦送其葬之邾子哉在三家固早深猜其為孱弱易制矣尚何所悼于邾必因此兩國送之甫畢

邇城彼舊爲邾邑之滦以當保作也耶詩大雅常武云王舒保作軍壘曰保築軍壘曰作

凝園讀春秋管見卷之十四

慎齋羅典㠍五氏定稿

男紹　郝孫善起賢綸校字

哀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管見去年夏五月壬申定公薨其嗣立之哀公當即貴日逆之以為喪主諸侯五日而殯殯後二日必行即位之禮以冕服朝羣臣正其為君卒事反喪服可攷周書顧命篇推之今哀公居憂已八月乃及此改元之年于正月即位

則自定公薨以後魯國未始有君也徒以哀公纔四歲又出自定公之妾姒氏姒氏復以七月繼定公卒則三家之視哀公蔑如矣其勢豈欲更立公乎故至葬定公及定姒訖其冬仍未得聞奉公即位也逮踰年為春王正月彼三家之強無敢篡代姑謀必輔乃不殺已而立公以是而公始即位耳春秋書此幸之也豈得謂魯竟無君乎亦儻之也又豈得謂魯誠有君乎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管見左傳楚子圍蔡報柏舉也前定公四年冬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其間特十日蔡之為禍于楚者烈矣楚子含憤既十二年而今始會陳侯隨侯許男圍蔡蔡之不與頓胡俱滅亦不至如頓子胡子之執以歸豈非幸哉然春秋但書圍蔡而止非楚子之未能得志于蔡也左傳稱蔡

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于是乎請遷于吳注曰辨別也男女各別係纍而出降楚使蔡撫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蔡權聽命故楚師還也楚既還蔡人更叛楚而就吳吳則由此哀公元年正月之圍蔡以合觀于明年十一月之蔡遷于州來即可知蔡為楚所陵偪誠有如傳之云云者經文不悉指而于圍蔡之終事已大約包舉矣至于楚之圍蔡並徵師于陳侯隨侯許男則先嘗受德于楚子皆不能不為其所左右也定之十四年二月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此楚子徇陳侯之請而滅頓耳可即陳公孫佗人之同帥師者以推見之既滅頓公子結以頓子歸其頓之地則授之公孫佗人而歸諸陳矣若隨為古隨國其初當不過子爵也而此稱隨侯者杜氏預曰隨世服于楚定之四年冬吳入郢昭王奔隨而因以得免卒復楚國乃封隨謂之隨侯蓋有然者楚久僭王號亦何不能專封而易隨之子爵為侯耶又定之四年夏許男遷于容城由晉與劉子會諸侯于召陵侵楚沈子不會晉與劉子使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將謀置守適許男請舍楚之白羽而遷其地亦既從所請以得遷且更為之更其名曰容城矣及六年正月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不知所終而今之稱許男乃復國不滅亦有君者許世紀言許男斯之後有其弟成立是為元公見後哀公十三年夏許男成卒秋葬許元公杜氏預曰蓋楚封之當是也許事楚亦久楚之遷葉遷夷遷白羽皆屬楚地後自白羽遷于沈為容城雖非楚地亦何嘗敢背楚乎迨鄭滅許而執許男斯是時晉日微無以戢鄭則斯弟元公成之復得為許男者微楚之力不及此也夫陳侯因楚以增地隨侯因楚以進爵許男因楚以復國皆大有所利賴惡得不奮身從戎以助楚子之圍蔡也哉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管見去年為定公之薨年其正月書鼷鼠食郊牛牛死至此年正月復書鼷鼠食郊牛乃哀公改元即位之年也牛緣不死而其為災異益足驚心矣初定公改卜牛得于夏五月辛亥郊越二十二日而薨至哀之改卜牛者猶得于夏四月辛巳郊較前定公先一月計哀公四歲即位其後歷二十七年至春秋之後乃薨合之益三十年不可即執一月三十日之數以為符驗哉

秋齊侯衛侯伐晉

管見按此齊侯衛侯伐晉特為衛侯之志耳定十三年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朝歌本衛舊都自文公從楚邱以後未審以何年為晉所有及是而晉之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既歷三年衛侯乃請于齊侯以伐晉朝歌謂其討晉之叛臣為大名復衛之舊都為盛績皆伯主所必務也齊侯自定之七年與衛侯為沙之盟衛侯之于齊無役不從齊侯惡得拒其伐朝歌之請而憚此行哉伐朝歌曰伐晉者既見朝歌之久屬于晉亦譏其無功而還晉之叛臣不能討衛之舊都不下復從以伐晉而構晉之怨焉已矣至此年冬十一月傳稱晉趙鞅伐朝歌此殆有以逐荀寅士吉射而復晉之朝歌也與然不見于經者為趙鞅與荀寅士吉射皆為叛臣耳以叛臣伐叛臣而仍書其事幾何不疑于以功贖罪也耶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管見三家之强仲孫氏居次前定之三年二月邾子穿卒立邾子益以其冬乞盟于魯魯獨使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所以畀邾子也至五年秋季孫意如卒叔孫不敢亦卒季孫斯叔孫州仇嗣之定公粗能收攬國柄亦矜怙小寡邾子得因拔之盟以無恐自是當十四年其冬公在比蒲邾子來會公公會之十五年正月邾子復來朝五月公

甍于高寢邾子並來奔喪蓋感于公之相接如邾父之護因以用情益篤耳然三家則深嫉之而仲孫何忌為尤甚亦為其態色情志之既溢非復前比與且于拔之邾子也以是思其先所恃者定公而已今新君方在稚齒將何賴焉故值哀公元年冬獨仲孫何忌不能忍而有待乃遂為之帥師以伐邾也與

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管見去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今年春二月則季孫斯為主輔以叔孫州仇而仲孫何忌亦從焉此其伐邾特為

傾國之兵以出其志必將滅邾而後已也邾子何以禦之左傳謂其賂以漷東田及沂西田而乞盟蓋有必出于此者前襄公十九年魯嘗取邾田自漷水其田必在漷西觀此以漷東別之可見攷地志不載漷水必源小而流短故從略焉沂水出尼山之麓尼山在曲阜縣東南五十里逕泗水鄒縣界沂水流入于泗邾即今之鄒縣泗水經之此當魯之南鄙則沂西之田可不待遠求矣取易辭也與收借物歸寄物同邾賂之而魯取之何勞力焉既取邾田能不許與邾子盟乎至其盟于句繹季孫斯不與獨加以叔孫州仇小有異于前之盟拔但使仲孫何忌者鄭氏玉曰季孫斯之不盟一則不屑與盟以示其汰二則包藏禍心欲入邾而不肯盟也殆盡揭其隱矣句繹杜注邾地應在山東兗州府鄒縣境是可于此漷東田及沂西田之間得其概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管見衛世子蒯聵之出奔宋既四年矣而衛侯元以此哀之二年夏四月丙子卒傳稱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滕子來朝

管見此哀之二年公方五歲而滕子來朝其攝君以行朝禮者必季孫斯也彼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亦復周旋其間矣然則滕子之來朝者豈誠為公以致勤哉亦欲借以取悅于三家而弗獲已焉耳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管見前定之十四年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後或以其不足賴而更奔晉即自託于晉之權門而附趙鞅耳故當此哀公二年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既立蒯聵之子輒而晉之趙鞅即帥師以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也戚杜注衛邑在

頓邱縣西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北七里有古戚城前為衛世卿孫氏之私邑而嘗以入于晉者但計晉趙鞅此舉豈誠以衛世子蒯聵被逐出亡不得為先君後乃亟納之于戚俾獲憑強宗舊業以更圖有國與非也其意蓋以近之十數年來齊侯志期復伯衛侯實左右之至昨年秋而齊侯遂與衛侯伐晉其可以不報乎即不遠求報齊其可不乘間以報衛乎值茲衛侯元卒初未聞以世子蒯聵出奔而別立世子由夫人假衛侯遺命遂立世子蒯聵之子輒為衛侯將謀于衛造禍則此時不可失也乃因輒之既立居于衛都即從都外之有戚其勢足以耦國者為之帥師以納世子蒯聵焉自是令其父子爭奪比于敵讐衛之亂欲猝然有所底止詎不難哉然則思報去年伐晉之怨于衛侯其帥師以納世子蒯聵于戚者較之帥師以伐衛侯輒于衛國尤為得計矣其斯為晉趙鞅之志也夫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

戰于鐵鄭師敗績

管見初齊景志圖復伯以定之七年秋與鄭伯盟于鹹旋徘與衛侯盟于沙因之十年伐魯及齊平夏會于夾谷十二年冬復盟于黄其十二年夏以及十三年夏齊使衛公孟彄兩代曹曹服即因衛以附齊十四年五月齊會公及衛侯于牽使結宋其秋亦致齊侯宋公會于洮合之六國迎好齊不幾有伯勢乎是則頓使晉失諸侯而伯業遂衰者皆自鄭之背晉與齊始也故趙鞅既于此年夏四月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使衛亂不已借以報其從齊伐晉之怨亦即于其秋八月譽鄭之背晉與齊而特帥師以伐鄭也計自入春秋以來至于今其間宣公元年十年十四年成公三年九年十年及襄公元年晉嘗七伐鄭矣至于圍鄭者一嘗僖之三十年侵鄭者三嘗宣三年襄二年定八年亦嘗與其伐鄭間來也曾何得間鄭之敢與晉戰乎今春秋首書晉趙鞅帥師亦亟書鄭罕達帥師則知鄭之

于晉以爲旗鼓相當將權獨秉士卒用命縱不大捷亦必無敗績者此所由晉趙鞅之帥師得及鄭罕達之帥師而戰于鐵與杜注鐵邱名在戚城南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北有戚城其南爲王合里即鐵邱也按此注不得泥看鄭與朝歌南北相直惟隔河耳傳于哀元年冬稱趙鞅伐朝歌是必已逐叛人之荀寅士吉射而取朝歌以歸晉矣茲趙鞅之師師伐鄭即可自朝歌渡河以直趨鄭也乃反指朝歌東北之戚城南以抵鐵邱則實與鄭師大相左如之何其可及哉大抵鐵之名不繫于邑則非能如戚之舊有傳說者今以晉鄭之戰推之其地當在今滎澤鄭州衛道間未出鄭境故晉趙鞅之師師渡河而與鄭罕達之亦師師者相遇特稱及焉然及之而戰鄭雖強遂足以敵晉趙鞅乎此其敗績宜矣凡師之大奔曰敗績著其狂走失律與陳風不績其麻之意同以爲亂而不可復治云爾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管見前昭之十三年冬吳滅州來而有之矣至今哀公元年正月楚子以陳侯隨侯許男圍蔡蔡降楚楚使蔡侯遷于江汝之間求田以自安是直欲滅蔡也故于此二年十一月蔡侯背楚而請遷于吳之州來州來有下蔡之名見地志者正以此其事蓋自蔡侯與其正卿公孫辰定之耳他若蔡世族之公子公孫爲大夫者多不欲而公子駟尤堅執以爲不可以是蔡遷于州來而蔡先殺其大夫公子駟亦蔡侯及公孫辰深罪之謂其戀惜私室土田絕不覺危公家社稷云爾至左傳稱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注謂蔡既請遷于吳而中悔故吳因納聘而以師襲之又傳稱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注謂殺駟以說吳言蔡之不時遷者駟爲之也試思蔡遷于吳之

州來以視楚之偪蔡使遷于江汝間者不猶愈乎而又何至于中悔焉且吳之因聘納師以謀襲蔡絕不同于前此楚子圍蔡之急也而遽以衆知其謀輒殺其大夫公子駟以說吳而自解是蔡之畏吳以爲倍于楚而猶不啻也彼安事必遷于州來以卒入吳哉傳辭之非實亦概見已

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管見穀梁傳曰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于衛者子不有父也高氏閌曰石曼姑爲子圍父逆亂人倫莫甚于此齊國夏帥師助之故爲首惡齊與晉爲讐若蒯聵入則衛從晉矣此齊之所以助輒也按去年夏四月衛侯元卒晉趙鞅帥師納世子蒯聵于戚足猶特無蒯聵以偪其子輒也至今年春而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

到咸是則相與為說以拒其父蒯聵矣啖高氏之說知岩之以子拒父而齊助之國夏無足云春秋書此則深罪晏公耳昔齊桓以伯稱齊景亦以願稱孟子之門人公孫丑猶習聞之而當時乃欲以結衛侯輒遂使其臣國夏與石曼姑助之拒父此何名哉以足顯于諸侯其悖義傷教為已極彼齊景之復伯不能而所謂顯者固如是耶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管見左傳稱此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注云司鐸宮名初被人火越宮而至廟故以天災言之至傳末稱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氏以為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故孔子聞災知其為桓僖也按天災非可意測孔子必不出此言以自知而惑人也且親盡之廟當毀不毀則宜災魯自伯禽以下三世為煬公近當

定公元年九月立煬宮伯煬公又七世為武公先當成公六年二月立武宮皆為毀廟其世次在桓宮僖宮之前而災不之及又將何以辭之竊意春秋書此特譏魯之遇災不懼而安于棄禮耳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公羊曰廟災三日哭禮也檀弓亦云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先人之室指宗廟言此桓宮僖宮災非先人之室而何書災而不書三日哭其為棄禮可知左傳猶于災時錯敘救火之至者或稱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又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卒之災已而未聞其有三日哭者所謂禮書舊章存之將安用哉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管見季氏本曰啟陽故鄅國昭公十八年六月邾人入鄅鄅子從帑于邾其地在邾東鄅則近于費魯三家既以今哀公二年春二月取漷東田及沂西田邾人不得不以故陽讓魯矣故城之季孫斯以叔孫州仇附已故與同城而

地則季孫斯得之按鄅國即邾初與啟陽之名入屬于魯而師師城之乃更其名曰啟陽耳鄅界魯南為陽其初屬此地為啟前禧公二十五年傳晉文公納襄王于周王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于是始啟南陽其稱啟稱陽之意與此年季孫斯叔孫州仇所城之啟陽略同

宋樂髡帥師伐曹

管見薛氏季宣曰討樂大心之亂也按前定十年秋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則皆叛也十四年秋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知其他叛者並得于蕭討之矣季氏本曰曹奉樂大心入蕭以叛宋方有亂故且從齊侯以會于洮未暇伐曹及叛臣既討亦拙齊景及耄而無畏于齊乃修曹之怨也其斯為伐曹之由來與至于推其

究竟則曹之初被伐猶非其極危者許氏翰曰曹不量力而奸強國則適足以取亡而已此哀之三年夏宋樂髡帥師伐曹六年冬宋向巢復帥師伐曹七年宋人遂圍曹八年正月宋公自將更入曹以曹伯陽歸夫以師伐人國圍甚於伐入又甚於圍至于入而並以其君歸宋之為禍于曹者更何以加焉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管見杜氏預以公孫獵為公子駟之黨則亦不欲遷于吳之州來者去年冬十一月蔡欲遷而未得遷則先殺其大夫公子駟是於蔡殺之故稱蔡焉及此年秋七月則蔡已遷于州來矣而復以大夫公孫獵為公子駟之黨雖不加殺仍當放之是于吳之州來放之也豈如殺公子駟之得繫于蔡乎惟是主于放之者猶是遷于州來之蔡人焉爾

第一七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8 坂反内

蔡人謂誰謂蔡卿用事之公孫辰也其不並指蔡侯者蔡侯既用公孫辰之言以殺公子駟則州來已遷于駟之黨固何之不論矣而公孫辰以為駟黨非一惟獵為最是必不可與之同處州來乃欲自州來出之于境更遠置于吳之東鄙使置之海濱以終無復歸此吳之州來而後可也時蔡侯猶有所不能決而公孫辰遂專行之故特加之賊絶而書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管見哀之二年春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鄭氏玉曰季氏志在滅邾既取邾漷東沂西田而季氏不盟者一則不屑與盟以示其汰二則包藏禍

心欲入邾而未肯盟也至今年夏五月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季氏本曰啟陽故鄅國也昭十八年邾人入鄅鄅子從帑于邾其地在邾東鄙則近于費魯既取漷東沂西田邾人不得不以啟陽讓魯矣故城之季孫以叔孫附已故與同城而其地則季孫得之未幾而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康子肥嗣之肥豈斯之比哉自此而叔孫州仇與仲孫何忌將蒙季孫斯之欲滅邾而未竟者謀相與一心并力以有事于邾即得盡其地而分之乃及此年冬十月叔孫州仇仲孫何忌遂帥師圍邾也是獨圍之而已此而春秋則但書圍邾不言其終事則圍未嘗得志也與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管見入春秋以來蔡歷五君而文公申立文公申卒其子景公固立景公太子般弒景公而自立是為靈公楚誘之三年而復蔡立蔡侯廬是為平公平公卒靈公般之孫東國攻平公子朱而自立是為悼公悼公卒弟昭公申立則今書卒之蔡侯申也凡諸侯之四親廟皆稱考不稱祖以為君道同于父道其四廟中有以祖傳孫及叔姪兄弟轉相代者至于成君而卒有祔有遷皆得以國統之絶續為世數也蔡自文公以及昭公其間有景公靈公平公悼公是為六世則指文公為昭公五世祖者亦未嘗但五世親盡禮有不諱其高祖之父者矣豈嘗謂六世之孫得與上六世之祖同名哉檀弓言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注云舍故指高祖之父當遷者以諱多則難避因使之舍舊諱而諱新死者之名也然亦特為國之臣民定此制耳若所為君者亦可以五世親盡而不諱其六世之祖乎不諱其名猶不可而蔡侯復不憚同其名則何以致然也嘗見鄭氏康成之解舍故諱新引易說曰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祖乙則湯以下之六世王王之錫命疏可同

名也然則殷有往蹟足徵其亦蔡侯申之所得藉口者與義疏棨正之謂鄭注據詩以為至六世則孫可與祖同名故不必諱不知湯名履祖乙名勝小乙名斂武乙名瞿紂父帝乙名羨其甲乙皆以生日為字非名也此足以祛萬世之惑矣今蔡侯申繼統為君其高祖文公之廟始毀克安然同其名以至死不改者既二十八年是春秋所必誅也曲禮載諸侯臨祭祀內事稱孝子某侯某內事謂宗廟之事蔡將有事于宗廟不稱孝子蔡侯申耶王制言諸侯宗廟有不順者謂之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以此例推周人以諱事神非如殷道之質而今乃有死于盜之蔡侯申其名遂與蔡侯六世之祖相觸冒所謂宗廟有不順者何以加此是誠不孝也是生前早宜以不孝絀其爵也尚可以為君乎故依此年二月庚戌適死于盜春秋特書盜殺蔡侯申而不書弒與前襄之二十九年五月書閽弒吳子餘祭者有異云或以殺當作弒指為經文字誤非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管見〕公孫辰為蔡侯用事之卿哀之二年冬遷于州來先殺其大夫公子駟及三年秋蔡人復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則皆公孫辰之儕特蔡侯而為之若然蔡之諸大夫如公子駟公孫獵與為忤則既殺之放之矣而又有兩大夫曰公孫姓公孫霍陰嫉遷于州來之非計復深恨其殺公子駟放公孫獵之無辜乃求力士敢死者以為盜使之伺間于朝以弒蔡侯而及公孫辰也惟公孫辰知其有怨于諸大夫務朝必為之備故盜發而蔡侯申獨被殺公孫辰則有能敵盜者以捍衛之因是而脫身以出奔于吳耳至陳氏傅良曰前閔公二年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弒矣此哀公四年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知辰亦與聞乎弒蓋此說亦有見獨計蔡之遷于州來初舍楚而與吳吳子必私之矣吳私于蔡侯而蔡臣公孫辰乃自為盜以殺蔡侯猶不思亡命他國而出奔吳使吳得以盜執之而歸戮于蔡乎情勢豈有合哉

讀春秋管見《卷十四　哀公四年　十二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管見〕趙氏鵬飛曰小邾子為微國必不敢犯宋宋執之非罪也書人以執其貶可知李氏廉曰去年夏宋樂髡帥師伐曹今年春宋人復執小邾子蓋以齊景圖伯無成而宋亦有志于爭權也當與前宋襄之執滕子用鄫子圖霸合看此說得宋之情矣昔僖公十七年齊桓公卒十八年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五月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卒立齊孝公十九年宋襄遂欲圖伯其春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于邾邾人執鄫子用之秋宋人圍曹二十一年春及楚人盟于鹿上秋會于盂楚子執宋公以伐宋冬公會諸侯于薄乃釋宋公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宋公傷股二十三年五月卒此宋襄圖伯之本末也特彙錄以為今宋公不遠之鑒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管見〕春二月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逃出奔吳豈惟逃死已乎亦以知盜殺蔡侯由蔡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為之謀主即欲借吳以討其罪耳至于公孫辰以二月出奔吳未幾而夏即得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者殆因公孫辰之反自吳吳子輒自將以趨蔡所遷之州來州來皆迎吳子入則命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與不寧惟是蔡侯申死于盜其子朔立是為成公及獲麟之時已在位十年矣亦非吳子之力不至此也惟吳與楚通號荊蠻雖大稱子惡可聽其陵駕中國哉故知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本由吳子而經文獨書蔡不與荊蠻之為中國討賊也至于立蔡侯申之子成公則並不見于經文是尤不與荊蠻之為中國立君矣此意並當于本條之外會之

讀春秋管見《卷十四　哀公四年　十三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管見〕戎蠻子為戎之別種居楚西北鄙之疆界在今河南陽府西之內鄉縣地僻而險嘗負固不服觀前昭之十六年楚平誘戎蠻子殺之可概見矣及茲哀公四年凡三十六年楚昭欲滅戎蠻子其君名赤嘗與陸渾之戎相通遂竄入焉陸渾山在今河南府之嵩縣伊水出于此而伊水復入洛水故經稱陸渾之戎亦稱洛戎傳又稱伊洛之戎蓋戎之聚處也昔戎之居陸渾由晉與秦遷之則嘗服于晉矣故楚子使言于晉以諭陸渾之戎必得執戎蠻子赤以歸于楚而後已焉于時晉亦畏楚許之雖即兵陸渾之戎使執赤以濟楚所欲而無生疑事也故不諾與且前宣之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洛以觀兵問鼎嘗為後所熟聞也夫亦執昔沉楚以遠禍哉因是而陸渾之

戎執戎蠻子赤以與晉晉人即以歸于楚耳春秋據事直書而特貶而稱人則以恥晉之君卿者為恃強陵弱之判黨以懾失國亡命之戎蠻其何以自立于中夏而得收諸侯以作盟主也耶

城西郛

管見城之郭曰郛但稱西郛而不指其地則魯都之西郛也其城之者杜氏預以為備晉於未必然計春秋起隱訖哀終不聞有晉師或至于魯者魯猶何為忽城西郛以備之哉惟近時之宋公以齊景圖伯無成懷有爭伯之志凡伯者務事遠交而近攻故以昨哀之三年夏使樂髡帥師伐曹今四年春復執小邾子其道必出于魯之西鄙適而南也宋方爭權于齊豈必不逞強于魯乎然則魯之城西郛者以為備宋可耳

六月辛丑亳社災

管見周存殷之故社以為亡國之戒是兩社也不可以周與殷對稱故殷社謂之亳社凡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惟勝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屋之則災所得及矣今哀公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其故雖非可以意測然不災猶將指以為戒豈值今之遇災乃復以為適然而不知戒哉春秋書之亦所以示戒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

春城毗

管見毗地闕無可據按今俗以田之疆此相聯者曰毗聯當即就是解之前襄公十九年晉人執邾子魯取邾田自漷水今哀公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又取漷東田及沂西田邾及小邾並在魯南鄰屬今邾滕邾田必有與小邾田相聯以綴此聯者今宋公圖霸而執小邾子豈不利其田乎或他日宋之繼小邾田而越侵邾田何以辨諸因是度邾田之際地而城之以為不可滅沒之界即者其所由必城之故於城而名之曰毗耳若然則此年春之城毗與去年夏之城西郛其志在備宋者略同

夏齊侯伐宋

管見齊侯自定公七年圖霸至十四年秋始得因公以衛侯會宋公於洮於是齊及鄭衛魯曹宋六國以次通好亦自料其庶幾於霸矣至十五年而定公薨哀公立其二年衛侯元亦卒他若鄭之譎詐曹之弱小皆無足賴齊之霸業詎能有成哉乃又值三年之夏五月宋樂髡帥師伐曹四年春二月宋人遂執小邾子是宋公欲與齊侯爭霸也以故此五年夏齊侯特自將伐宋蓋不勝其憤焉然宋公爭霸之志方銳其能為及老之齊侯所抑乎未幾而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則宋公之欲駕齊侯以成霸者其志乃益侈然也已

晉趙鞅帥師伐衛

管見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則世子蒯聵必將伺間闚闈以復出奔晉矣及此五年夏晉趙鞅復帥師伐衛夫非欲以衛世子蒯聵不更納於戚而直納於衛哉然衛都非衛邑之比也納于戚則趙鞅猶能之納於衛則趙鞅之弗克必矣故春秋於此但書晉趙鞅帥師伐衛而止其為欲納衛世子蒯聵之故有同於戚者則略之亦聊以識趙鞅之帥師伐衛亦只其空聞而來已耳卒不知之後之還轅逕

旃而奚若也。他復何庸悉論焉。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管見春秋於閏月不言月數。以是月朔後之十五日。屬前月。望後之十五日。屬後月。耳如此年之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其葬以閏月。即是九月之下一月也。然不得稱閏九月者。以前半月屬九月則為秋。後半月屬十月則為冬。由此推之。可知此年之叔還如齊。特繫之以時曰冬。即指此閏月之後半月言。而齊之葬景公。亦不出此閏月。故上書冬叔還如齊。即繼書閏月葬齊景公。亦足著景公之葬正當此閏月後半月之為冬時者矣。前文公六年書閏月不告月。其不言月數。與此例同。惟彼年閏在冬十月之後。則閏月全屬於冬。又與此閏月之秋冬各居其半。不能無小異焉。夫齊侯以秋九月癸酉卒。即以九月下之閏月葬。雖當秋冬易時。計之則如士之踰月而葬焉爾。何其速哉。左傳言景公夫人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中。惟嬖妾鬻姒之子荼。公愛之。猶在稚齒。欲立為太子。憚於啟口。及病使國夏高張立荼。置羣公子於萊。齊侯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夫國夏高張猝受景公顧託以輔荼。彼羣公子之亡。其朝昔有黨。將不久而有潛入以圖篡代者。此其殆哉岌岌之勢。未審。討將安出。焉得更守諸侯五月而葬之制。而不亟謀殘君之窀穸也哉。

六年

春城邾瑕

管見按此城邾瑕。非城邾邑。乃於魯南鄙之地。瀕於邾者城之。欲為伐邾入邾之所憑藉耳。管子制分篇。凡用兵者。攻堅則軔。乘瑕則神。即可知魯之城此。以邾瑕名。固其兵有事於邾。皆得於此。乘其瑕也。其所謂城者。亦但與時稱工。俗保作之保同。猶羣言保。亦作堡。堡為小城。故當其作之。而亦曰城焉。是惟昭五年春之城毗。以表田界者如之。若前定十四年冬之城莒父及霄。十五年冬之城漆。以及哀四年夏之城西郛。豈其類與。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管見鮮虞在今直隸真定府之新樂縣境。北狄之類也。前當魯昭公之十三年。及十五年。晉昭侯夷立未久。一書晉伐鮮虞。再書晉荀吳帥師伐鮮虞。亦狡焉思啟其封疆耳。未得志。晉侯踰年而卒。歷頃侯去疾之十四年。未嘗思有事於鮮虞也。及魯之定公四年三月。會諸侯於召陵侵楚。五月盟皐鼬。至秋七月。而晉師之還自會者。晉士鞅帥師之以伐鮮虞。且因衛師與晉師俱還。而引以為助。於是晉士鞅以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將以振興荀吳之廢業。為之恢拓昭侯之遺業也。然春秋仍書伐之而已。究亦何嘗得志也哉。越茲哀公六年。當晉定公午之二十三年。晉趙鞅乃復帥師伐鮮虞者。先由晉之六卿皆強。荀寅屬荀吳之子。士吉射屬士鞅之子。二家為黨。因憤於趙鞅之殺邯鄲午。遂作亂以伐趙鞅。趙鞅奔晉陽。荀寅士吉射攻之不克。乃入朝歌以叛。左傳於哀之二年。言晉趙鞅伐朝歌。其時即已逐荀寅士吉射。而晉之所謂范中行者滅矣。自是趙鞅貴專晉權。因營私寵。其雄心所至。豈不早辨分晉以邯鄲為都。而更欲並晉與荀吳士鞅所不能有之鮮虞。以廣其封域哉。而要之終未得志。故春秋書以示譏。但曰晉趙鞅帥師伐鮮虞。與前三書伐鮮虞者正同。

吳伐陳

管見吳之伐陳所由來蓋為蔡也定四年蔡侯以吳子敗楚師於柏舉遂入郢及哀公元年楚來報殺吳而老將城於蔡其春正月楚子以陳侯隨侯許男圍蔡蔡以將楚楚師遂復背楚而與吳以是而哀之二年蔡遷於州來也州來為吳地而蔡遷之則蔡之故國凡為陳侯從楚子以圍蔡者吳未能為蔡報楚亦豈不欲先為蔡以釋憾於陳乎蔡與陳壤相接吳將為蔡伐陳由州來出師以次於蔡之故國入陳既捷而所憑於蔡者亦因也是可知伐陳之役蔡苟請之而吳亦必許之在當日之情事料不出此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管見書及猶國夏以二相同奔為衆所駭乃使高張先之然後國夏欲從而追及之也其書奔者欲罪國夏高張之受顧命而逃其君荼耳何以來奔以齊之公子陽生先亡在魯特相與合荼而逃亟趨於魯以親逆陽生故也其事

讀春秋管見　卷十四　哀公六年　十八

殆與陳乞謀之而定者因是而秋七月頁書齊陽生入於齊亦即聯書齊陳乞弒其君荼入則竟入弒則竟弒皆似惟所欲為絕無難事者焉非適然矣至於此年以後齊之國夏高張及陳乞絕不見有因事以斥其名者其殆以舉議沸騰姑為退避各令其子代之以當國與擬於哀十一年春書齊國書帥師伐我秋再書齊國書帥師及吳師戰於艾陵國書當是國夏之子也至傳於齊之伐我及齊之與吳戰稱國書亦並稱高無平高無平為高張之子則高之世族紀固有徵矣若夫陳乞之子為陳恒亦能弒君豈得不與國夏之子書高張之子無平同與齊政哉而其弒簡公壬之大逆不道與伊父陳乞之弒其君荼同而獨見於論語及左傳者特以其在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之夏故春秋有弗及云

叔還會吳于柤

管見許氏翰曰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按此年春吳伐陳此後二年春則吳伐我然則魯之使叔還會吳於柤其因以結好者豈得已哉柤杜注楚地今山東兖州府嶧縣泇口是也吳何以至於楚地之柤殆自伐陳還師遂因略境越疆而陰以窺魯與魯開之而使叔還會吳於柤其不嫌於無因至前者魯必求帛加書以將命其書辭所稱亦必援引舊事以致端也如前襄公十年諸侯初通好於吳公得會吳於柤十四年吳亦欲締好於諸侯季孫宿叔老得會吳於向是則柤為始會吳之地其向之再會叔老與焉叔還即叔老之五世孫凡皆其所得藉口不失為順而說者以是而吳在柤叔還亦卒得會吳于柤公可不自行季孫叔孫仲孫之三卿並可不使其一以往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管見此年春吳伐陳夏叔還會吳于柤是必會吳子也吳子已在柤矣及秋七月而傳猶稱楚子師於城父將救陳

讀春秋管見　卷十四　哀公六年　十九

欲與吳戰而卒不已誣乎至其稱是歲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問諸周太史太史對曰其當王身乎因是神其應以誇翊術士則尤近於誕矣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管見前之三年冬十月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未得入也今年春城邾瑕特取攻邾得入之義以名其城者殆出自仲孫何忌之志也與以故此年冬之帥師伐邾惟稱仲孫何忌而已叔孫州仇不與焉

宋向巢帥師伐曹

管見前哀之三年夏宋樂髡帥師伐曹曹不服及五年夏齊侯惡宋之爭霸而伐之宋師不及曹未幾而秋九月齊

侯卒宋公之志復修乃以此六年冬使向巢帥師伐曹蓋必欲入曹以執曹伯而後已也然此舉亦卒無功而還則向巢同與樂髡無以異矣

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管見前定公十五年夏公薨其時鄭罕達帥師伐宋宋豈不謀有以報鄭乎緣哀公三年宋公有與齊爭霸之志遂於是年夏使樂髡帥師伐曹四年春執小邾子至五年而齊侯憤而伐宋齊侯亦旋卒故六年冬宋公復使向巢帥師以伐曹也然伐曹之事未得竟而又計及鄭罕達之伐宋者已歷七年惡得置焉若忘哉於是以此七年春別使皇瑗帥師侵鄭初不事襲皇戌族以期奪敵也姑為衛師掠境則已皇瑗宋世族與向巢之為桓族者別與樂髡之為戴族者同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管見哀之五年夏晉趙鞅帥師伐衛亦欲以納衛世子蒯聵也春秋乃略而不言特欲陰譏其弗克納耳是時趙鞅以其師逐蒯聵無所歸必仍反於晉矣昨六年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志圖遠略豈復能分其力以翼衛世子哉於是蒯聵私計晉卿之强惟趙魏韓三家為黨魏稍亞於趙氏乃不忍空依於趙氏之趙鞅而轉思託於魏氏之魏曼多也值兹七年春而晉之魏曼多忽帥師以侵衛夫非因衛世子求納於衛之請即竊料衛輒之以子拒父卒以大義討之其敢仍抗晉師不謀避位以逃誅乎及入衛境而國人咸於世子欲殺其母之詛說謂是自絕於父必不可以為君乃皆為衛輒而無欲納衛世子蒯聵者魏曼多遂止不進獨帥師以得掠其邊鄙而還是並不如趙鞅之納衛世子而弗克納猶得衛輒解其罪而稱衛矣故春秋遂之特書曰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此侵字與上書宋皇瑗帥師侵鄭者不同彼出初念此出轉念也

夏公會吳于鄫

管見公何以會吳於鄫由吳子期之也去年夏叔還會吳于柤吳子必問公及公年叔還對吳子知其易與也乃以魯為宗國將圖霸必先結之因即於昨年夏以指此年夏為會公之期亦並從柤之在今嶧縣以指鄫之亦在今嶧縣者為會公之所故及期而公會吳于鄫也地志嶧縣在兗州府東南二百六十里春秋時鄫國柤在今嶧縣泇口必其地之屬于鄫者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管見哀公在位及七年方十一歲豈曰能單乎亦足知此秋之公伐邾由仲孫何忌強請之也蓋去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叔孫州仇不與焉其卒無功故此秋之伐邾亦仲孫何忌之志乃欲假威於公使親將兵其公徒悉起而仲孫氏之私甲實先後之殆皆潛屯於所城之邾瑕以伺間而動耳及秋八月己酉初未聞其圍邾也而遂入焉入邾甚迫雖邾子益不及出走也而亦遂以之來焉其入其來只在此八月己酉之一日殆以仲孫何忌見此舉之伐邾破邾而虜其君以視前與季孫叔孫之伐邾者纔及其境惟取邾之漷東田及沂西田而與盟于句繹其功不啻倍之凡皆非意願所敢必料決不可留處于邾以致生他變也乃急奉公而以其師還使復屯于所城之邾瑕已矣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管見此書宋人者斥宋公也前哀之三年夏宋樂髡帥師伐曹六年冬宋向巢帥師伐曹皆無功及兹七年伏由宋

公自度勢必亂恐戎行然後攝曹而士卒用命乃特自恃閉曹不惟伐之而已其志殆必期於入曹而執曹伯以歸也與至冬之鄭駟弘帥師救曹鄭何德於曹而救之邪蓋今年春宋皇瑗帥師伐鄭此怨必當有以報也但宋亦劲欲兩軍相當其勝負每彼此各半今乘其圍曹而帥師救之曹抵宋前鄭躡宋後夾攻之勢較易為力既可以要恤鄰之名亦有以快復讐之願豈非計之得哉然宋以其秋圍曹鄭以其冬救曹不為後時乃及明年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則鄭駟弘之無能為亦可嗤矣駟弘鄭七穆之後公子騑之五世孫也

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管見前宋襄公欲繼齊桓稱霸嘗於僖公十九年三月執滕子嬰齊今宋景公為與齊景爭霸復於哀公八年春正

月入曹以曹伯陽歸其情事大同皆春秋所眾絕者至去年宋公圍曹書宋人今年宋人入曹以曹伯陽歸又稱宋公則何也經文欲互見耳其宋人非他指即此宋公是已其宋公非子鮮即彼宋人是已又去年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邾未嘗滅也其冬宋圍曹今年春正月宋入曹以曹伯陽歸則曹亦未嘗滅也 眾纂荼云孟子時有曹交為曹君之弟則戰國之世曹尚未滅蓋滅而復興有如陳蔡許之類與

吳伐我

管見左傳稱吳為邾故伐魯則去年魯之入邾以邾子益來莫是為甚矣諸家多從之者徒以傳有茅成子夷鴻欲請救於吳之說遂據以為實耳然吳之強大與其沐侮伺邾子猶茂如也曾何有於鄉大夫茅夷鴻哉此而謂其能請吳師以伐魯吳亦必應而如其請殆不然也今按此下之十年春二月公會吳伐齊十一年夏五月公復會吳伐於今八年正月吳伐我之役則知是時吳欲伐齊而欲從魯乃因六年之叔還會吳于柤及七年之公會吳于鄫皆欲以師于魯以會伐齊也為吳適齊以欲憤其蔑齊而為吳仍伐吳則此年吳始合齊而少伐我之由來也與伐邾魯之於吳且於卿遞經再會既與同好即當同惡胡以先辭吳之徵師必待其伐我而始以師會耶夫非計之晚乎是又有不然者蓋魯非不畏吳之伐我而敢於抗吳亦特欲借吳之伐我而得以謝齊云爾吳既伐我而我乃會之伐齊是實為吳所脅有弗獲已焉猶可言也若吳未伐我而我遂會之伐齊是早與吳為黨非有弗獲已焉則不可言也魯之討亦諸矣晚云乎哉

夏齊人取讙及闡

管見家氏鉉翁曰公穀以齊為邾故取讙闡左氏則以季姬未歸故齊人來討觀齊之兵端當從公穀二傳非以女

故蓋齊取二邑要魯以存邾爾按此年夏書齊人取讙及闡即勝書歸邾子益于邾及其冬十二月又卒書齊人歸讙及闡從可知先之取之為魯之誅虐而以邾子益來後之歸之亦獨為魯之悔過而既邾子益于邾矣讙即前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之讙也在今濟南府肥城縣為魯濒齊之境齊取讙而復南侵以及闡闡在今兗州府北之寧陽縣距府僅六十里府東之曲阜即魯都距府亦僅四十里則齊之偪魯為已甚其敢出無名之師以肆為亢序哉魯自哀公即位八年於茲其二年春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邾出其漷東及沂西田賂之以乞盟乃得盟于句繹三年秋季孫斯卒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復背盟帥師圍邾六年冬仲孫何忌又獨帥師伐邾及此七年秋更以公伐邾八月己酉遂入邾以邾子益來魯之為禍于邾其有加無已竟至此值是八年夏邾或以告夷鴻之徒慫之於齊齊將何以處之計齊景公在位五十八年邾當公華莊公穿及此邾子益皆及事景公者

削非以闕失取疾今景公既卒立孺子荼齊國夏高張陳乞相與弑其君荼而立陽生為齊侯國高二家奔齊政因忌景公卒前之十數年幾於成霸當振興其遺業乃漸邾之愬魯報假邾陵暴恃小寡之名以伸霸討此其所由為邾伐魯即事長驅直前而取讙及闡也與此所書取國亟於讙闡二邑收其土地人民之籍而置戍以守也猶非即而有之後之冬十二月書齊人歸讙及闡何以謂之歸乎歸亦必言微還齊戍而致其籍於魯乃為得實

歸邾子益于邾

管見去秋之以公伐邾遂入邾以邾子益來叔孫州仇不與事則仲孫何忌之所獨得志者及邾愬于齊齊人遂以師伐魯取讙及闡在叔孫州仇必私於季孫肥以議之以為入邾而以邾子益來非能滅邾也邾必更謀立君而邾已有君矣此邾子益之在魯特一匹夫耳其足以償齊人之取讙及闡哉為今之計獨亟歸邾子益于邾使齊人無

可藉口則齊師可不待戰而屈之而其所取之讙與闡當亦非能固守卒得假為邾之公義以濟其私也於是季孫肥叔孫州仇主於歸邾子益于邾而仲孫何忌亦無辭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管見孔氏穎達曰世族譜云僖公過悼公曾孫祖文公以昭六年卒父平公以昭二十四年卒悼公以定四年卒未應有曾孫可以授之國也杞世家僖公過是悼公之子疑譜誤

齊人歸讙及闡

管見夏齊人取讙及闡為魯之以邾子益來冬十有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又為魯之歸邾子益于邾其事亦與霸術之貳而討之服而舍之相彷彿殆以為今之歸讙及闡非齊所利不急則先之取讙及闡亦非遂結怨於魯云爾然自是以後踰一年而為十年十一年公兩會吳伐齊非魯之借以報怨而何

九年

春

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管見杜氏預曰左傳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謂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一軍皆見禽也賈氏仲炎曰取鄭師者盡俘以歸為己有也不言敗言取敗可知矣雍丘杜註雍丘縣屬陳留郡今河南開封府杞縣治按杞縣為春秋時杞國

去年冬十二月書杞伯過卒今年春二月書葬杞僖公杞未有變也而鄭師適以此時報前二年之宋皇瑗侵鄭其師當帥之以趨宋矣何為而至杞國之雍丘乃致宋皇瑗之帥師以取之哉竊意雍丘必屬宋地宋都為商丘其北四十里有楚丘南四十里有穀丘又考城縣治東有葵丘永城縣亦稱犬丘然則宋之以丘名地者多其雍丘當在宋之西鄙與鄭相直也惟地志不能悉載故無考耳至前之皇瑗侵鄭鄭嘗乘宋人圍曹而使駟宏帥師救之欲借以報宋也卒之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鄭駟宏不克救曹又何以報宋乎以此而思此年二月之鄭師至宋必非為其報皇瑗之侵鄭而來也其將不名殆仍是救曹之鄭駟宏可不必再以名見耳又宋之皇瑗其帥師以取鄭師于雍丘者由將及士卒殺傷而外一皆為虜故並其將沒之不言宋與鄭駟宏使與後書吳獲齊國書異例亦足推見取鄭之威甚純無隻輪寸甲之反國不得仍言將焉於師而以其[illegible]國之大恥也

夏楚人伐陳

管見左傳云夏楚人伐陳即吳故也江氏克寬曰陳之為國屢貳於楚而但作者也今而從吳亦以楚之屢伐而求以自　焉耳楚不思所以自反而憤陳之背已攻之鳥數而不已今年伐陳明年公子結復伐之十三年公子申又伐之陳之禦於楚終春秋之世艱其力弗克自振而楚之暴橫不道其罪益不可勝誅矣救陳之即吳自哀公六年春之吳伐陳始是時楚昭畏吳不敢救陳則委陳於吳亦與蔡之遷吳州來者同矣及秋七月楚昭軫卒立其妾越女之子章至是歷四年為今哀之九年其夏則楚子章伐陳益自將也因特書楚人以貶之亦見與後之帥師伐陳書公子結公子申者有別一陳也吳於六年伐之楚復於九年伐之是楚章欲與吳爭陳而期楚之復霸焉耳其志必得滅陳而後已故自此及春秋之終只六年而楚之伐陳凡三也春秋終於哀十四年與楚惠之八年相值續觀

史記楚世家所載惠八年白公勝作亂殺令尹於朝因劫楚子章置之高府欲弑之惠之從者負以逃乃免白公遂自立後得葉公及楚惠之徒共攻殺白公乃復位是為楚惠之十年而楚子以是年復位亦即於是年滅陳而縣之此其人之儌狠凶賊豈不極哉書曰楚人非徒從削爵之例殆即書稱獨夫孟子稱一夫之謂也與

秋宋公伐鄭

管見昨八年春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服矣及此九年春復有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鄭大沮喪故宋公又亟乘此秋以自將伐鄭欲遂以服鄭也曹已服而鄭或再服則宋之謀復霸不可庶幾於成乎然但書伐鄭而止則此舉為無功十年夏又書宋人伐鄭其宋人猶是宋公亦自將也而其無功與此九年同耳宋公豈遂懈其志哉十二年秋宋向巢帥師伐鄭亦欲卒成宋公之志也至十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與此九年俘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前後一轍曾何霸之足云耶

冬十月

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管見七年秋魯入邾以邾子益來八年夏齊人[illegible]取讙及闡魯歸邾子益於邾是時邾孫已立益之太子革與[illegible]君矣魯之歸邾子益亦歸之於邾境之別邑耳其[illegible]與[illegible]趙鞅納衛世子蒯聵於戚同及邾子益已歸未得入國[illegible]太子革不避位而逆其父邾子益焉則亦然出公輒之為也特未至如輒之以齊國夏及衛石曼姑者相與帥師以圍戚而已故邾子益之歸于邾雖猶之蒯聵之在戚而仍得繼一年未見其有帥師以圍之者但當父子背違君臣

乖隔而徒[illegible]居於此一旦奸人天加之禍何以堪之以是及此十年春二月所歸之邾子益復舍邾而來奔與其來奔之意詎不欲魯之克伸義討即得因以反其國終其位哉然魯之無能為大概可知自是北出奔齊又南走以奔越是並有力而無緣得假則此邾子益之奔亦其瑣尾流離之狀復以加甚後將莫知其所終也已悲夫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管見吳之伐齊圖霸耳諸侯之國處東偏者齊為大魯即次之八年春吳伐我非欲禍魯欲脅之以會伐齊也自是魯從吳矣又共特齊以邾故伐魯取讙及闡雖旋歸之魯復何能以無怨哉故吳以此年春二月伐齊而徵師于魯魯即會吳以伐齊也至於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傳稱齊畏吳之伐齊懼死弑齊侯陽生以說吳其事當不至此說者又多謂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實卒齊欲[illegible]乃偽以弑[illegible]於吳於情亦有不難安者[illegible]

有名也哉以齊侯陽生而篡代得國雖非手刃其君亦與聞乎弒是宜討之其忍於霸者之所以假義者及師至齊而齊侯陽生卒則無可問其罪者矣乃復以古之為師不伐喪可借以示德於齊姑從後之不服而更討之亦未為晚以見吳師遂還其又忍於霸者之所以借口誘觀經文書公會吳伐齊即騰書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則上下對說而吳之伐齊為陽生而興師亦即因陽生卒而還師者並可推見矣。

夏宋人伐鄭

管見宋欲服鄭以成霸乃狃於去年書之宋皇瑗帥師得取鄭師於雍丘宋公遂於其秋將自將伐鄭意期於必勝而未得乃更以今年夏復伐鄭焉因猶是宋公之自將也然前書宋公而此書宋人者亦與前七年之書宋人[illegible]曹八年之書宋公入曹皆從互見之例耳是可知此書宋人亦非他指即前伐鄭之宋公是已前書宋公[illegible]辭即令伐鄭之宋人是已。

晉趙鞅帥師侵齊

管見哀公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齊主兵至哀之五年夏猶書晉趙鞅帥師伐衛是未能有事於齊而姑先謀報衛也又閱五年而及茲哀之十年夏乃復書晉趙鞅帥師侵齊則亦謀有以卒報齊矣然於衛曰伐於齊則不曰伐而曰侵是其本志已不免於沮退且趙鞅適聞吳之伐齊而思乘其弊豈不疑於晉之獨力猶未足以侵齊哉至於吳伐齊而齊侯陽生卒吳方以此還師而晉趙鞅之侵齊乃更不顧而伐其喪獨期有所俘獲此則霸者之所必不如而趙鞅竟為之矣計自襄公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至今亦不可復見是使昔文襄以來之霸業其遺法因掃地以盡而中國諸侯皆絕望矣可勝慨歟

五月公至自伐齊

管見三月公會吳伐齊五月公至自伐齊魯之為吳所驚以伐於吳者吳是為大故其會其至春秋於書之不得一從致焉。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管見定公十四年秋書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即勝書公孟彄出奔鄭而高氏閌謂靈公疑其為蒯聵之黨而逐之此為得其情者及哀公二年夏五月衛靈公卒夫人命立公子郢不從乃立蒯聵之子輒其時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欲以偪輒而亂衛也三年春齊國夏及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蒯聵乃奔晉五年晉趙鞅復帥師伐衛是誠欲

納蒯聵于衛矣然[illegible]以伐衛書則其卒之弗克納者可知七年蒯聵更依于晉卿魏氏魏曼多亦復為之帥師侵衛是並不如趙鞅之猶伐衛也豈足以云納衛世子蒯聵哉則亦但書其侵衛而止耳凡皆公孟彄之在鄭所悉聞者亦稔知世子蒯聵之弗克納非晉之無力乃衛之無內應也於是公孟彄自鄭而奔於齊愬其所以被逐者謂為黨於世子而實非其罪無以自明今之亡在鄭已十二年終不能無狐死首丘之意願假齊之命以得歸於衛則亦已爲齊侯如其請以白衛衛許歸之故書曰衛孟彄自齊歸於衛輒歸其辭順而易然非齊之前為衛輒圍戚亦莫能以歸之故稱自焉按公孟彄之歸於衛必謀事衛輒以安其身亦即陰附世子蒯聵使得因晉以反其國也觀此後之十三年秋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則亦與前之七年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者皆以納衛世子蒯聵故爾雖魏曼多之而從衛終未得果納蒯聵而公孟彄則因世子之猶有竄衛魏氏可依乃卒謀納之而構亂于衛也衛世紀于後衛

之明年則為莊公蒯聵元年其何以致此耶據續傳求之是特孔悝專衛政初孔文子圉取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通於內使良夫於蒯聵蒯聵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良夫之盟歸請於孔姬孔姬然之良夫乃潛引蒯聵入舍於孔氏之外圃遂入適孔姬孔姬杖戈而先與蒯聵迫孔悝而強盟之因大亂衛侯輒懼遂奔魯而蒯聵立其皆衛公孟彄之閒說以定謀者與然則此年之衛公孟彄自齊歸於衛即為他年衛世子蒯聵自晉歸於衛之緣也夫至於讀經者於哀之十五年稱衛公孟彄出奔齊不得泥看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管見哀之六年吳伐陳楚不能救陳遂服于吳是年楚子軫卒立楚子章乃以昨九年夏與吳爭陳特自將伐之陳不服楚子章亦益必滅陳而後已也故于此年冬復使公子結帥師以伐陳耳至吳之救陳　梁案案云吳不扶陳以叛楚則楚陳無嫌何用救哉陳之禍吳為之也救庸足多乎此當與襄十年之楚救鄭同　蓋志在于爭諸侯非扶危恤患之義也胡傳謂吳以能衆為狥若楚罪殊失經旨

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管見去年春二月公會吳伐齊齊不能遽謀報吳則先求釋憾于魯是為此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之由來與其但書伐我無他辭特以魯與齊勝敗敵耳據傳言之季孫氏以冉有帥左師樊遲為右弱而用命以三刻踰溝遂入齊軍獲其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此魯之偏勝也而齊之偏敗可知矣仲孫氏以孟孺子洩帥右師其御顏羽欲戰而洩為右軟望齊師而反奔齊人從之涉泗孟之側殿以入魯士林不狃死陷公子公為與其童汪錡俱死此魯之偏敗也而齊之偏勝亦可知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

管見轅頗者轅濤塗之後為陳司徒以此年春出奔鄭春秋但斥其名曰轅頗於爵則削之是固以有罪而逐矣厥罪為何傳稱轅頗為司徒賦陳封內之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大器者鍾鼎之屬是時之國人殆以刻剝其民復援奪其君訟之卒指其所為之大器以證他物皆不可悉數轅頗聞而懼知必得罪遂脫身以出奔鄭則謂是為國人逐之無不可者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管見去年春二月公會吳伐齊吳以齊侯陽生卒罷師還欲以不伐其喪示德於齊而致齊之服吳非乃今年春而齊國書伐我是方以先之會吳伐齊而報魯也豈復於主兵伐齊之吳猶謂其不伐齊喪為德而有以服吳哉齊卒與吳相抗以故於此年夏五月吳復伐齊而魯之於齊又重激於春之國書來伐亦復會吳以伐齊也齊君簡公新立權在國高二族當國書之伐魯卒猶勝負各半差足相當其可以敵吳夫差之自將而來乎此在齊之諸臣皆未有敢以與吳決戰為籌策者惟國書欲張大強宗志圖僥倖乃奮然以死自期其從書者亦每有人相厲以死故吳之伐齊初不必克與齊戰而國書之師師則踊躍直前以及之若惟恐其失吳者然然何是月甲戌既及吳而戰于艾陵齊師敗績其卒之大奔皆如亂麻之不治因之獲齊國書其將一若迷並如泒隊之就縛矣齊雖長涉邦而吳

之伐齊一旦足以雪強若此夫不既修然大得志耶艾陵杜注不見殆即艾山是已隱六年公會齊侯盟于艾杜注云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今在山東青州府萊蕪縣西北可謂覩之至戰於艾陵而獲齊國書生獲也既獲則書蓋志憤而自殺故吳以予魯如傳稱魯歸國書之首于齊眞之新篋薦之以元纁加組帶焉眞書于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此為不了語耳其意則正言天識不善故殺國子也齊陵侮宗國而魯之會吳伐齊一旦足以釋憾若此寧不亦欣然大得志耶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管見按此條書旨所以明譏衛世叔齊者意淺而其譏衛世叔齊以陪譏衛孔圉者意深也蓋孔圉卒謚文子其生前久居衛之上卿執政當其惟所欲為實屬名教之罪人者只于衛世叔齊之出奔宋究其本末不既昭然有定獻哉據左傳所載世叔齊亦稱太叔疾初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以已女孔姞妻之疾復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遂奪其妻以女孔姞還疾又淫于外州外州人奪其軒以獻于衛君恥是二者故出奔宋衛立疾之弟太叔遺孔文子復以已女孔姞為疾之妻者使太叔遺室焉方疾之在位也嘗以其甥夏戊為大夫疾亡孔文子並剪削其爵邑左翼有評語云太叔疾之奔也以淫固不為無罪矣而究皆孔圉為之也欲以女與人而使之出其妻又因不純前妻之娣而奪已女以與其弟使之奔亡以死且為遷怒而剪其甥顛倒謬戾蔑紀悖倫尚可以謂之文乎此于經書衛世叔齊之出奔宋得抉其深意以寓於言中者矣

讀春秋管見　卷十四　哀公十一年　三十二

蓋春秋於定哀之間多微詞此類是也更以論語證之子貢疑孔圉不得謚文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須明衛之為孔圉定謚獨就其敏學好問有如是故謂之文非概論其生平之行事者其答問之含蓄不露與春秋同特春秋之辭為更微耳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管見國之大事在戎故田之有征以給國用獨以賦為名耳稱多泥看賦字以為軍事之馬牛車乘皆出自田今所未有古亦宜然矣賦即田征之謂粟與財而已也論語稱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足哀公時之田賦早倍增為二矣而此十二年春復書用田賦者何以用之蓋思田之有賦已倍增為二不可議加其自田賦而外有若山林川澤門關市廛之屬或前因其非田而出賦非正賦比亦仍沿襲舊例而未始議加也至是乃依今之田賦為準使魯之封內若山林若川澤若門關市廛初皆有類征之賦者一切令其倍增為二與田賦同為其斯之謂用田賦與

讀春秋管見　卷十四　哀公十二年　三十三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管見按春秋既如其諱娶同姓而書孟子則其為昭公夫人者無可議矣何以於孟子不書夫人於孟子之卒亦不書薨耶吳氏澂曰此由魯之不以夫人喪之也昭公君也尚且逐出之而葬不備禮況其夫人乎是固有必然者蓋魯之三家無禮其視君母亦已蔑如矣觀哀公當嗣立為君其母姒氏為定公之妾然魯之以妾母為夫人者如僖母成風宣母敬嬴襄母定姒其卒稱夫人薨及葬亦稱小君可不謂習以為常乎當定公以其十五年五月薨有安

姒氏生哀公亦以七月卒初不顧其貴為君母而猶以妾禮從之卒稱姒氏卒葬亦稱葬定姒而已必三家主之也至於昭公之夫人孟子無所出於哀公為嫡祖母分尊而情不屬以此十二年之夏五月甲辰卒凡後於昭公之薨二十八年亦後於定姒之卒十三年此在哀公亦以虛名奉之而因而三家則尤視之蔑如也必斥言此所稱孟子者謂為孟姬同姓而通婚姻不得見以為夫人而附於廟見何可以夫人喪之耶故前之姒氏為妾猶得以君母而從定公之謚曰葬定姒今孟子不得為昭公夫人則亦不得從昭公之謚以葬因是其書卒者與姒氏同而其不書葬者猶與定姒異也以此推度三家之欺夫人孟子必命魯史書孟姬卒以彰昭公之失及孔子作春秋乃復如其諱娶同姓之名而改書孟子卒耳其意亦猶論語答陳司敗之問昭公知禮初不欲辭君子亦黨之過也夫

公會吳于橐皋

管見橐皋杜注在淮南逡遒縣東南今江南廬州府巢縣西北六十里有柘皋亭漢之橐皋也春秋吳邑也按此年夏五月吳在其邑橐皋未出境而公特自行以就會之者徒為必赴吳之徵會於魯已耳公自十年十一年再會吳伐齊卒得吳之敗齊師於艾陵獲其將國書而魯之私怨亦因以報是必至委心聽命於吳有不能不為其所役者故吳之自橐皋徵公知其必至而公之會吳於橐皋以應其徵亦惟恐或後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管見鄖杜注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今江南揚州府如皋縣東立發場古發陽也亦名古鄖考如皋屬今江蘇之通州近江濱海其地僻遠雖名古鄖吳安得以此為會所而使公會衛侯宋皇瑗於鄖哉今觀去年冬十一月經書衛世叔齊出奔宋傳謂其後之衛弱於鄖並於小衛杜注亦以鄖為衛地然則此年之公會衛侯宋皇瑗

於衛者當即指衛地言再按明年春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凡謂吳與晉之並霸也今黃池在河南開封府封邱縣西南則亦為衛地吳其與晉並霸之志不出於吳而公則從為吳伐以卒成之耳吳自闔廬入郢之後楚不復振夫差嗣立及茲已十三年前哀公三年冬蔡背楚而遷於州來則既屬吳矣哀六年春伐陳陳服故九年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而吳救陳也至魯之於吳先於六年夏叔還會之於柤七年夏公復會之於鄫吳猶未信魯之果於從齊乃以八年春伐我是年夏齊人以邾故取讙及闡魯欲報之於是九年春二月公會吳伐齊及十一年春齊國書再帥師伐我其年夏五月公亦再會吳伐齊齊國書帥師及吳戰於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自是而吳之為伯也得稱天下莫強矣此所由有志以與晉並霸與推吳晉之則猶有衛焉有滅曹而并之之宋焉尚未得論以其志於是吳以此十二年之夏五月自橐皋徵公而公會之公乃受命於橐皋以適衛至秋而會衛侯於鄖亦即招致宋皇

瑗與衛侯同會於鄖皆得達其所受命於吳者公必遂以其冬如晉矣故明年春正月公已會晉侯並得使晉侯及吳子會於衛地之黃池是知吳欲與晉並霸之志公固僕僕道途為吳所役以卒成之終也

宋向巢帥師伐鄭

管見宋景至此已在位三十四年前於哀公三年夏使樂髡帥師伐曹有圖霸之志四年春執小邾子六年冬復使向巢帥師伐曹七年秋遂自將圍曹至八年春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即滅曹而有之其霸志益銳矣又值九年春二月宋皇瑗帥師取鄭師於雍丘宋以恥料鄭之必可服也旋以其秋自將伐鄭不克十年夏宋公再自將伐鄭小不克尚何霸之可圖哉閱一年為今之十二年其秋仍以向巢帥師伐鄭蓋其志終未饜也無何及明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則全軍盡覆猶幸宋景之不自將猶不至如前襄公之圖霸不成終以戰于泓之傷股而卒

焉。

爾。

冬十有二月螽

管見家氏鉉翁曰十二月螽氣燠也宜十五年冬蝝生與此記同左氏所載以為孔子答季孫之問曰吾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失閏之過也竊疑此非聖人之言所見極確再按蝝為螽子謂螽之未成者此年不書蝝生而直書螽則固既成而害稼矣如魯頌閟宮稱植穉菽麥特指秋種之穀言之他穀已收而此方穉也菽已老而此方穉則當此年之冬十二月以菽麥之穉未久而穉如初者乃有螽以為之害魯之民何以堪此

十有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管見哀十一年有艾陵之戰先書齊師敗績敗績為大奔則士卒之脫走者尚多故猶得以將重於師之例勝書曰獲齊國書至前之九年春二月書宋皇瑗帥師取鄭師於雍丘此十三年春再書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取從將此其殺傷囚虜殆無孑遺以全軍與一將相衡孰輕孰重豈有可分別言之者哉嵒杜注闕其地當在鄭境以向巢之帥師伐鄭必及鄭也再考嵒為山巖鄭即今新鄭縣地志載其山曰邢山在縣南三十里曰抱犢山在縣北三十里曰具茨山亦名大隗山在縣西南四十里宋向巢之師伐鄭起去年秋及今年春凡歷三時其屯駐之處或倚鄭之一山作營壘以自固也鄭閉城堅守不期決戰獨待其師老而倦汲疎乘隙出而取之其環攻如田之合圍其壘伐如田之掩群遂使一時同盡皆在其所止之山下共鄭人口語殆凡自平地而指其山並統呼為嵒歟焉者是則不以嵒為鄭地之定名亦可姑附記於此以待質

夏許男成卒

管見許以定公四年遷於容城故此國也及五年而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則此哀之十三年夏再書許男成卒是必既滅而後仍得復者度非因楚之力不及此故汪氏克寬曰此許元公也國滅於鄭楚更立之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管見此哀之十三年夏會於黃池使吳與晉並霸也公成之也去年秋之會衛侯于鄖即以衛地之黃池為會所故公先為吳子以會晉侯晉侯許會吳子於是吳子至黃池而晉侯得及吳子以會於黃池也公之會晉侯獨欲使晉侯會吳子耳故上以一會字統之中間復用及字以明晉侯之及吳子於黃池由公會晉侯而晉侯乃及之於是而

會始成也至去年秋之會衛侯于鄖亦即致宋皇瑗之同會者為欲使晉侯吳子之會黃池期宋公以必與故然今黃池爲衛地衛為地主其與會可不必書至宋公以此年春值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軍有憂則厭冠乘主車以素服哭於庫門外食不舉可借以辭會於時即使皇瑗如會而亦不得與臣不敵君也故但書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而已吳之書子者向所以抑吳也蓋吳亦通號判寔其國雖大稱子制見曲禮今以此下書吳子與上書晉侯對者則侯之於子加二等非以抑吳而何哉不寧惟是吳自成公七年伐郯始見於經及茲歷數君凡一百十餘年其生前書吳子者惟定之四年蔡侯以吳子敗楚師于柏舉遂入郢乃以爵稱肯以子吳哉亦謂楚之强橫齊桓晉文之業不復振使得此果如吳之稱子者加以創懲實足為中夏公侯伯之羞也此外則靡不削其爵而但書吳者至若其前既沒當襄之十二年書吳子乘卒二十五年書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二十九年書閽弒吳子餘祭昭

十五年書吳子夷末卒定十四年書吳子光卒皆爲其僭
三號若於上旨既削罰以正其罪尤當於其卒時各存爲
以定此爲也吾亦之夫差在位已十四年僭王號如故既
不削罰以備吳矣而其卒在明年獲麟之後不得書則罪
其而亦不足乃即此黃池之會特書吳子於公會晉侯之
下以黜之則所以昭其僭王號者並不待其蓋棺而論早
定乃知春秋誅責吳之無王至夫差而用意益深遠矣又
此年之會于黃池傳謂其既會而盟亦恐未然吳與楚皆
僭王號楚之先世猶有與諸侯盟者僖二十一年於鹿上
僖十一年於召陵成二年於蜀其後未有聞以迄於今絀
由其之不競亦自謂楚有王號其視諸侯擬于君臣矣盟
爲兄弟昏姻之誼楚何取乎降以相從而與之歃血謹書
也哉此殆僭不盟以形其汰侈耳而吳之汰侈則較楚爲
尤甚當其以成七年伐郯没通中國十五年書會吳于鍾
離襄五年書會吳于善道于戚十年書會吳于柤十四年
書會吳于向是吳之先世初未嘗有與諸侯盟者今夫差

獨有異乎視於哀六年書叔還會吳于柤七年書公會吳
于鄫及昨十二年又書公會吳于橐皐皆不盟茲以十三
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詳記其秋七月辛丑盟
吳爭先曰周室我爲長晉曰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
建鼓整列以力爭之寅請視吳子見其面有墨色因將爲
敵所勝太子其死乎請少待無與爭乃先晉侯是實就下
於越入吳挾出以
爲貲餘則泥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管見哀六年吳伐陳陳背楚而即吳七年楚惠王立欲與
吳爭陳故九年夏楚章自將伐陳十年冬又使公子結帥
師伐陳吳救之至此十三年夏更使公子申帥師伐陳蓋
必滅陳而後已爲吾深不能抗楚吳亦豈能數數救陳乎
以是而春秋後之三
年陳竟爲楚所滅

於越入吳

管見按左傳所載此年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越大
夫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
庸壽於姚自泓上觀越師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
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彌庸之父前爲越所獲故
越以其旗誘之使出戰然後可乘以入吳耳其時太子友
止之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
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此又越之餌
吳使吳必復戰然後得大敗之而可以竟入吳耳已而越
子至吳以王子地守丙戌果復戰越果大敗吳師獲吳太
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胡傳云吳自柏舉以來
憑陵列國黃池之會遂及兩霸可謂強矣然以力勝人者
人亦以力勝之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春秋於前定公
五年書於越入吳耶在吳闔廬戰於柏舉之後此於哀公
十三年復書於越入吳又即當吳夫差會於黃池之時此

其比事屬辭垂戒後世
可不謂深切著明也哉

秋公至自會

管見公至自會書於於越入吳之後則當公會
晉侯及吳子于黃池之時而於越已入吳矣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管見是年之書晉魏曼多帥師侵衛亦仍欲以納衛世子
蒯聵耳前此二年爲哀之十一年其冬書衛世叔齊出奔
宋衛立其弟世叔遺孔圉之女孔姞先既娶齊而復奪之
以歸及齊出奔宋後又以其女孔姞之壻妻齊者使爲遺
之室焉由此推之則世叔齊出奔之年衛孔圉國未卒也
閱昨十二年而及茲十三年其間孔圉乃卒圉子孔悝因
以嗣其位焉孔圉以爲衛上卿就政此衛輒所恃以爲
與者既卒而代以孔悝權重而輕任新事孚衛輒何恃而

不恐哉。以啟世子蒯聵。竊謂此為時不可失，亡國何於斯得國於此，乃因請於魏曼多而求納，已魏曼多亦以為有可從，乃許之。及其帥師至衛，衛不敢拒，其難以致討將見侵衛而遂已。為春秋于前之七年春一書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至此十三年秋再書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其辭無異。蓋由讒其世卿，汰侈，外強中怯，而無能為有如此者。至此後二年，孔氏之豎渾良夫以孔圉卒而通于孔姬，遂引太子蒯聵入，與其劫孔悝以盟，竟得立太子蒯聵而逐出奔魯。此何等事，而渾夫一豎、孔姬一婦人乃得為之而成，亦復覺其易易耶。其誰實尸于事外，與而不與，以主其詭謀秘計者，殆即十年夏五月所書自齊歸于衛之公孟彄與。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管見。公羊曰：孛者何？彗星也。穀梁曰：孛之為言猶茀也。今據物象以推，孛者為彗星，似有取于掃矣。至彗星之孛，以茀中之，則又取意于拂子于篲掃，亦有合焉。家氏鉉翁曰：有星孛者，非常之星，不當有而有，異之大者也。前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心星也，亦名大火，居東方七宿之中。季秋九月納火，則大火之為大辰，不昏見而旦見。是知昭十七年之冬稱有星孛于大辰者，乃旦見耳。至此哀公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所謂東方者，特指天之定體屬東方者言，即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之分也。月令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旦軫中。壁雖亦以東稱，實為北方之宿；軫則與東壁對，為南方之宿者。二十八宿依日行逆數，東壁當北方七宿之終，其西方之七宿接之於冬十一月皆昏見；軫當南方七宿之終，其東方之七宿接之於冬十一月皆旦見。然則此哀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與前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其非昏見而為旦見一而已矣。惟孛于大辰統以冬，當是歲孟仲季之三月；而茂孛于東方，特以冬十有一月書，則歷朔望晦之一月而滅，亦有所不同焉。而于天體之東方七宿而外，仍多列星之附見於東方者，經于此年書孛而不言孛于何星，非無星也。以孛之見東方，不及大辰之心宿，亦不及大辰所聯綴之角亢氐房尾箕六宿，彼列星之附見于東方者，其名象非人所能盡辨，則惟依東方七宿指定天體之東方，則當時仰觀，後時懸揣，而孛之所在，終不出此，豈不尤大彰明較著也哉。

盜殺陳夏區夫

管見。陳之夏區夫，當是陳夏徵舒之後，得為陳大夫者。至此哀十三年冬十一月有盜殺之，春秋去其爵而但書名，與前書陳轅頗出奔鄭同，則亦若其有罪云爾。厥罪為何？由其為盜所殺推之，夏區夫之為大夫，蓋以賄濟貪，殘縱

逞其威力以脅取人財貨，則詩大雅所稱職盜為寇者是已。職指官言，職盜之為寇，視民盜而加甚。於是民之回遹而有力者，猶不為盜，獨以夏區夫為敵讎，報蓄謀而手刃之。以匹夫而殺大夫，可不謂為盜乎？然不辭盜之名而動于惡，以為除民之害也，則盜猶有辭。若夏區夫無盜之名，有盜之實，則殺之者又以為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是為元惡，法當殺無赦，皆是在位在服而為彊禦掊克者，乃可以不殺乎？此在被殺之夏區夫，死而有知，亦當無辭以謝。

十有二月螽

管見。春秋書螽者十：桓五年書秋螽，僖十五年書八月螽，文之八年書冬十月螽，宣六年書秋八月螽，十三年書秋螽，皆于歲中一見也。及宣十五年之初稅畝，既書秋螽，又書冬蝝。然蝝非即螽之子耶？是則以一歲而兩見矣。但其書蝝生而不書螽，猶是螽之生而未成者耳。以後襄七年書八月螽，亦與宣十三年前之歲中一見同。若今哀之昨

十二年北春用田賦其冬將書十有二月螽郝猶是歲中一見然蒙前之書螽而止于十月者比是已異矣不容併足前年書冬十有二月螽今年復書冬十有二月螽其災疊見不問茂前未嘗有之不為尤異乎又不得併是非年稱書冬十有二月螽今年則先書秋九月螽而後再書冬十有二月螽其一歲而見之異較之宣公初稅畝之十五年書秋螽而冬蝝生仍未可以書冬螽者亦復覺其尤異而然則春秋之書螽以記蟲災至是尤然以加矣其何以致此哉許氏翰曰此二年中書魯人事至于用田賦害息天災至于聯歲三螽見其重賦害民即以傷和致異耳按是說切中天理人心聞者足為悚戒豈若史巫之妄言禍福徼應徒滋眩惑也哉録之以為定論可也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管見春秋于天子之田書狩見僖公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於諸侯之田亦書狩見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莊公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由此推之今哀公十四年春書西狩獲麟不繫之公而其為公狩亦可知矣魯之西郊以囿畜獸者郎也茲獲麟之地傳曰大野杜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矣其地亦在魯都西而稍非為囿不畜獸以供田事恐得直書西狩于大野哉故但指其方曰西焉耳且所云狩者亦非公之正行田事也緣其時之大野適有麟至衆莫辨多駭怪者傾吠傳以達于公公往觀之而起車徙以從則與狩未有異矣惟麟為仁獸有口不齧有角不抵有趾不爪其馴伏為人所可近於是公至遂取以歸與獸之生獲而可豢養者同乃使問之孔子言其狀孔子曰是乃麟也公聞之嘗以為瑞謂是不可終柙之知虎兕也使　祇諸大野以遂其居遊可矣後不知所終殆亦信宿而去莫可蹤跡與自是魯皆知為西狩獲麟也則亦已矣惟孔子則有感焉乃感乎兩前襄公二十二年

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其先當秋時有麟見于闕里吐玉書其文曰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為素王聖母出見之皆其文以為異遂取繡紱繫其角經信宿而去時孔子未生麟非其所得見然王書之文必至今存也其稱水精之子者禮記檀弓言殷人尚白周尚赤注云湯以征伐得天下故尚金之色周之尚赤取火之勝金也殷亡則金德徂謝矣而孔子為殷之後生于周將系衰周而為素王因取金復生水之義以號為水精之子即欲著其非衰周之火德所能勝乎凡水之流與水合至于水精則雖江漢以濯之既莫末無所加又水之滋以火爍至于水精則雖秋陽以暴之亦毫末不能損是豈不見其嘯嘯乎不可尚而為素王已哉至孔子以殷後而系衰周殆即系于平王四十九年之當隱公元年者耳周以文武成康為極盛昭穆之下至夷王而下堂見諸侯則周浸衰矣繼以厲王無道國人畔之厲王出奔于彘周之衰為已甚而猶有宣王之克中興是固未嘗不復振也又繼以幽王無道犬戎攻之幽王死于驪山之下周之衰為益甚而猶有平王之遷以啟東周是亦未嘗不復振也逮平王之末左傳載其前數年中鄭莊公寤生為周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遂至周鄭交質子焉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其衰及此尚能以復振乎厥後歷桓莊僖惠襄頃匡定凡八王及靈王二十二年亦魯襄之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先有麟吐玉書于闕里即早以其系衰周而為素王之任寄之矣自靈而景及敬王三十九年為哀公十四年孔子年已七十而其春西狩獲麟得毋即前此吐玉書之麟復至歟使孔子感焉以成系衰周而為素王之業乎以此孔子弗獲已而因系衰周之文上溯平王四十九年之當隱公元年始因魯史而修春秋以訖于哀公十四年之西狩獲麟而終中間積二百四十二年凡中外列邦之行事皆為之筆削褒貶以明一王之大法而素王之業成焉至春秋之感于獲麟而作亦即絕筆于獲麟諸家多言之矣

讀春秋存稿自敘

仁和趙佑

春秋難讀有三傳更難讀三傳注疏彼此爭相護而各不相下益難讀至宋胡氏乃獨出意解取三者而離之合之期求通於三者之外以自成其爲一家之經一家之傳就其一家之中而已有不可以通者而春秋之難讀也甚矣雖然其實春秋非難讀也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而其文則史斯語也固已盡乎春秋盡乎讀春秋之法矣世之儒者其孰不知有斯語奉以爲讀春秋之法夫誠知此則凡公羊穀梁所

謂隱無正桓無王與夫王不稱天之說可讀而廢也左氏所謂弑君稱君君無道之說可讀而廢也何休之黜周王魯胡氏之改制行權更不問而知其可廢也吾于其可廢者去之其不可廢者取之因而討論往復乎其間以吾之讀與古人之讀日相稽而未有已不必吾之讀之悉與古人之讀曲相徇而無不可以交相發則吾有見古人之讀之無不可以爲吾之讀也而何難乎春秋古人之讀春秋也恒先公羊穀梁而後左氏後人之讀春秋則左氏最所先而公穀後其善讀左氏者莫如杜氏孔氏杜氏未足爲有功聖經而有功左氏孔亦足爲有功杜氏宋以後讀左氏而能爲杜孔救正者甚多要其至莫逮也善讀穀梁者有范氏若何氏則不善讀公羊者也大較公穀之爲春秋本不及左而何范復不及杜徐氏楊氏又遠于孔雖然亦各有宜取焉宜去焉則在乎吾之讀之善與古人之讀相稽而不已焉已矣予先爲胡傳舉正六卷其平昔之讀三傳而隨時涉筆迄于今未有已者恒念五經唯春秋說者最多則亦可以已矣

而仍不自知其不已擬更爲三傳注疏舉正怯其繁重難悉因第取可存者存之除已具六卷中者得若干篇皆雜錄不拘經次亦以存吾之所爲讀春秋而已夫讀春秋者固必知其非難讀而後可以起吾之讀讀之而後知其非難讀者乃真難讀也由春秋推之皆是也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八月朔日

讀春秋存稿卷一目次

惠公仲子
惠公仲子二
君氏卒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鄭莊公
鄭忽
鄭忽二
趙盾
許止
洩冶
叔仲惠伯

惠公仲子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先書孟子卒後書生隱公則隱公生在孟子卒之後矣然後又書仲子歸于我則仲子歸在隱公生之後矣仲子者惠公再娶之夫人也非猶是姪娣媵之倫也古者諸侯不再娶故一娶九女而惠公再娶者晩周之變禮也衛莊姜無子又娶于陳此嫡存而娶者也于分止爲庶魯惠公孟子卒而仲子歸此嫡死而娶者也于禮未得槩稱嫡而猶別于媵公羊之言桓母貴以此也何休因注爲右媵則非矣若猶是媵而貴處右也是卽杜注所謂次妃也曷爲不繼室以仲子而以聲子也明孟子卒時仲子未歸魯而聲子實次于元妃也惠蓋以隱公雖生未爲適嗣輒徇手文之瑞更續二姓之盟遂乃生稱夫人子爲太子至于天王降而歸賵固非聲子所得竝隱公所敢違耳然以質之先王之禮則失其正矣其在後世再娶猶是嫡而

在古則無二嫡也故公羊又謂其尊卑也微春秋謹于微非必禁世之以繼嫡爲嫡而特惡夫非嫡而奪嫡故先于仲子乎別其嫌直書姓字而不稱夫人及其歿也魯旣成其爲夫人之禮矣不得不書夫人書薨而猶略其葬與謚蓋仲子實處非媵非嫡之間爲古禮所未有而惠公始變之平王從而成之是聖經之所譏也

禮喪服有繼母如母之條有父必三年然後娶之文則古得以繼娶爲正是以大舜閔子皆以事後

母聞蓋此禮惟士庶人有之其適士大夫以上皆備妾媵自無所庸繼耳魯惠公蓋始變之而其後齊晏嬰請繼室于晉遂爲上下通行矣入春秋書此所以別嫌明微然非得左氏于發首明揭本末公穀未足盡其實也

惠公仲子二

成風母以子貴者也仲子子以母貴者也穀梁則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蓋準文九年書僖公成風例似有可從說者多因以疑左氏愚案仲子若同成風例何以不如成風之舉謚范甯以其未有謚斷爲孝公時卒則惠公在位四十餘年至此距仲子卒已五十年豈有尙歸賵之理其爲不周事之用不且十啻于文五年榮叔之事乎注又云仲子早卒無由追賵故因惠公之喪而來賵之則是

惠公之賵與仲子之賵兩事也主歸惠公而兼及仲子猶之僖公成風之襚亦是兩事而繫母于子其說與左氏公羊差覺可通疏則謂僖公成風之襚明母以子氏直歸成風襚而已此文正與彼同則又豈有新喪之賵不歸而反遠及五十年仲子之理是終不可以通也夫惟傳云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有較切于左氏之貶緩與豫凶事者緩與豫第行禮之小不當時賵妾則不當人無時而可也

君氏卒

君當作尹春秋三傳以左氏爲大官斷非公穀所可及凡公穀與左氏違失處一以左氏正之可也唯君氏之書吾獨以左氏爲失實而杜註承訛焉何也聲子而得有謚則隱公非不備禮于其母者也婦人稱姓自禮之常豈以姓之去留爲重輕今云避仲子則隱方爲君其母儼然君母矣君母而謂之君氏君之誰氏耶此名言之不順當時國人未必爲此稱聖經更未必刱此稱也吾故以爲公穀經之作尹氏而公

羊以爲譏世卿實近事理顧猶惜其顢頇而于聖人之意有未能曲盡者蓋春秋之始于魯隱公世皆漫意爲賢隱公之讓而不知其非賢隱也托之隱也孟子以魯之春秋與晉楚之史爲一則知聖人以魯人而因魯史非獨有私于魯矣穀梁以隱公之讓桓爲不正則知聖人非賢隱矣故曰春秋天子之事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亾然後春秋作觀其入經書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即繼之書天王崩書尹氏卒則知聖人憂王室懼世道之本衷所爲寄矣平王東遷之始王尹氏者即詩小雅節南山所刺之尹氏太師而平王所與空我師者也平王當國既卒斬之後忘君父之大仇棄祖宗之成業苟且東奔弗慮弗圖一委政柄于尹氏尹氏以世臣重望妄憑勢燄以樹私黨而無憂國濟難之忠遂使宗周盡淪于戎馬而不顧文武之道之不復唯此一君一臣實成之故詩人刺之聖人傷之觀詩之言曰式訛爾心以畜萬邦曰君子如屆俾民心闋秦襄公既承王命有周地周民爲秦民矣而其詩猶曰王于興師與子同仇蓋

皆平王四十九年以前故家遺族賢人君子無不日夕悲憤冀王之一旦激發以還周道如匪風下泉其尤顯見者也逮歷四十九年之久而所以振興者無聞則王迹之熄已極春秋不得不作矣是時爲隱公之元于是托始焉而三年即天王崩之年也以王之親遭大難而迄不聞振興以至此崩他何望矣又即書尹氏卒以如此之君佐之以如此之臣至此而始卒王迹安得而不熄也天耶人耶蓋傷之至也春秋外大夫不卒此尹氏王朝之世卿其在春秋以前或

當有與魯交接之事舊史書其卒當如王子虎劉卷同盟而赴以名之例聖人爲之削名舉氏以見義是故卒王子虎劉卷者重其尊王室之功嘉之也卒尹氏者著其成東遷之罪斥之也皆春秋世變之大關而筆削之微旨也然而公穀則尚未達乎此公羊于其書氏弟爲譏世卿于其書卒又謂爲諸侯之主穀梁亦言爲魯主于是何氏注言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范氏注亦言詔魯人之弔者夫天王崩以三月庚戌尹氏卒以夏四月辛卯則諸侯之未及會弔與尹氏之未及爲諸侯主明矣中間不言公如京師與某如京師而下乃書武氏子來求賻復何魯人往奔喪之有哉此則胡氏傳所以從公羊而獨取其譏世卿朱子并用之入節南山詩傳中者也雖然公穀之經固當從而左氏之經仍不可没也何以言之三家傳異經亦異究之左氏主公穀其佐而已夫立乎定哀以溯隱桓雖孔子不免傳聞異詞安必左氏之無一訛偶訛亦于左乎何傷自不必曲阿之然豈可直改之此君氏弟仍左氏經而于下注云

君當作尹公羊穀梁皆作尹則于義兩不相背矣胡氏于全經既通主左氏本又時雜取公穀本一二以改之如此君氏之直爲尹氏以至紀裂繻之爲履綸紀子帛之爲子伯鄭人來渝平之爲輸平之類則是既非左氏又非公穀不但欲于三家傳義之後自成爲胡氏春秋傳并將于三家經本之外自成其爲胡氏春秋經也毋亦失古人傳信傳疑之道而過于好自用矣乎

僖十四年鄫季姬亦左傳之失實爲杜氏棄經任傳顯然者當從公穀前儒論之已備故不復出自記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三傳之說夫人迥殊先儒多從穀梁間嘗合而參之蓋三說者皆有可存皆有可疑何則穀梁以夫人爲成風則成風有母以子貴之道僖公以哀姜不可配先君尊其母爲夫人而奉之以告于廟此漢黜呂后而以薄后配后土之義也未爲不可也但既母以子貴而何貶焉以去氏姓爲貶而第言夫人則將安知夫人之爲誰乎左氏以夫人爲哀姜蓋經書薨書葬亦既備夫人

之禮矣自書哀姜薨葬後經無別有夫人之書似此夫人義得承上不嫌于無氏姓也未爲不可也然哀實淫亂與弒二君于義當絕至見殺于齊僖公請其喪葬之本屬可已乃復從既歷三禘之後而重爲此致以恫先君乎公羊以夫人爲公之娶齊女則致爲致婦之致僖公之娶未嘗見經至十一年忽有公及夫人姜氏之書不應前此獨闕逆婦之禮唯此書致夫人有可以當夫人婦姜至自齊之義爲其禮有違失而譏不備文未爲不可也然經明書夫人何以知爲媵女魯君從無娶于楚者矧僖方與桓攘楚而何桓之肯以齊女爲楚媵而又脅魯之必致夫人于其女均非情理所宜出故曰皆可疑也則是不如闕疑之爲愈也雖然諸家但知于經求夫人之實而未于經求致字之實竊更反復考尋蓋致者婚禮之所有事乃女嫁三月成婦女國使人加聘問序殷勤之意由古禮謙謹首嚴婚姻恒恐女之不足以當舅姑必待三月而後成爲婦有廟見之儀有反馬之事則女國使人來致其禮故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左傳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注疏皆言自魯而出則曰致女自他國來則總曰聘而傳以致夫人釋之明此致夫人當與彼同矣是時蓋僖公娶齊桓女爲夫人于其三月廟見齊使來致夫人之時舉行大祭以侈大之此夫人其卽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者歟公羊說似尚可考而惜其以妾爲妻之非的据耳至夫人之氏姓自當于其逆其至書之而此固在可略經既不備其逆與

至于是說者不得其實歧出而莫適主夫以左氏之傳經明知有致夫人之禮而猶不免偶誤何况公穀是故經之難讀莫甚于春秋也

闕疑最當魯禘本僭用致夫人則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卽夫人未有的考經義固直書自見也就三傳折衷之夫人亦必非哀姜成風哀姜已殁例得舉謚成風前未見經當舉氏直稱夫人以何明之此實左氏之誤紀穀梁之臆决稍主公羊而去其支離仍就左氏穿穴得以經証經之法故存之

鄭莊公

入春秋第一不子不臣爲亂世之奸雄者鄭莊公也左氏深疾惡之故于經書克段備詳其陰很謂之鄭志卽穀梁所謂處心積慮成乎殺者末贊頴考叔所以正刺莊公也母子天性何待人之施及身爲國君方將施及人而待人施及乎既著其不子隨著其不臣以補經闕故有交質之篇實爲後三國從王伐鄭預立罪案曰王貳于虢王豈可言貳鄭以王爲貳也曰周人將畀虢公政周人何人哉鄭以爲周人也曰周鄭曰二國鄭固視周如二國也傳因通言二國之常以明之而君臣名分不言具見也夫鄭至敢于稱兵王畿取禾麥質王子王之爲列國細艮不足言斯其人豈尚知修臣節者哉乃于朝王不禮而猶以齊朝王且討宋之不王蓋特挾天子以令諸侯又假諸侯以要天子儼有先桓文圖伯之意焉而不揆其德力也其取宋二邑歸于魯亦以利結魯實歸宋之怨于魯也入許之役主兵者齊而魯鄭其從明矣傳則獨叙鄭之授兵繼之以鄭師畢登若無齊魯也者蓋

莊公志圖有許明欲以許自爲功而特恐其不能久有許既知不能有許復不肯以許還許于是使奉許叔外假存許之名而又使監許之人分許而東西之以幸他日之盡舉許至于言周之子孫言太岳意直兼照齊魯想見其左右瞻顧目動言肆眞有牢籠一世之才左公皆取而極形之如此然而一再曰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者豈左之予莊哉皆著當時之人爲其所蒙而有斯語凡傳所載君子曰皆于義有合有離者也迨

至繻葛一戰而鄭罪益千古莫逭則第直書而自見無所用其微文隱刺矣然而杜注皆未能發明方且予其朝王謂莊公不以虢公得政而背王予其勞王謂鄭志在茍免王討之非林注亦以莊公得伐叛討貳存亾繼絕之禮後之論者因并譏左氏之言爲害義爲迂腐蓋皆不善讀左氏也哉

鄭忽

鄭昭公之失國議者以其不從齊昏失大國之援此由左公善自爲謀一語未免成敗論人而征南議其見逐見殺亦棄經阿傳之一端不可以爲訓也夫忽之辭昏正矣其云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卓然君子自强之旨視彼藉人之援以行爭奪于同氣間者又得謂之善謀國哉觀經于忽無貶詞其出奔也特繫之鄭以別于突其復歸也特書世子以正其初世子宜君者也鄭者忽之鄭也則厲之惡見而忽之正彰矣

林註會公穀意斯爲簡直寧得如杜云爾乎夫辭昏一事也失國又一事也唯其有前之辭而適有後之變故左氏推本言之則但當以無援爲昭哀不當以辭昏爲昭咎竊謂內寵多者爭端必多此固莊公有以釀之而突又奸雄鷙忍即使忽誠婚齊得大援矣突遂能俛首爲之下而免于內外蛇之鬭乎其鬭而忽斃是無援失有援亦失援固不足恃也其鬭而突斃然則當其合嘉禮于大邦而已藏禍心于骨肉矣仁人君子豈忍出此哉昭公非庸才也自其爲太子

而功名建聞于諸侯則必無不能君之慮然且突橫而來則不爭以去突竄而出則急難而歸倘得一二忠貞之臣匡定其間其不至于逐且弑而大臣如祭仲者老諄無謀國之忠始以宋脅而逐昭繼因壻怨而逐厲覗渠彌之弑不能討知子亹之殺不能救是亂鄭實仲乃詩序誤以有女同車諸詩爲刺忽而杜氏直謂亂鄭國者實忽之由幾何不令大義微而聖經晦于千載也

鄭忽二

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書法一也而有不同鄭忽既葬未踰年之君名正也曹羈莒展輿已踰年之君也名罪也突赤不繫國不正也莒去疾得繫莒正也案公羊之例凡國君在喪君薨稱名既葬稱子踰年稱君名如子般卒是也子如子卒宋子衛子是也君如公卽位是也所以必踰年稱者所謂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雖先君既葬猶未得稱之其既踰年雖未葬亦得稱之所謂緣臣民之義國不可曠年無君也文公元年先書公卽位後書葬我君僖公是也公穀釋經考事常不及左而此例獨爲精察質之經文無不合是不刊之義也然而子之稱唯公侯有之非伯子男得援爲例蓋子者對父之稱又諸侯之降稱也子男義無可降凡降殺以兩伯上近侯下近子故伯降不得稱子而與子男同稱名是故公羊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氏曰忽稱子則與諸侯改伯從子辭同於成君無所

貶損故名也名者緣君薨有降既葬名義也此非罪貶也皆釋忽所以稱名不與宋子衛子同之義也然則伯子男在喪自君薨未葬以至既葬皆降而稱名明矣左氏亦于僖九年發其例曰凡在喪公侯曰子不言伯子男是與公羊同也杜注公侯位尊下絕伯子男非必與公羊異也乃又不用其例而以爲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于是以鄭忽之書名于既葬後者爲國人賤之以名赴夫曹羈以既踰年之君宜爵而名可言微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莒展輿有弒立之

罪忽則皆非其倫也安見不能自君國人不君之而質之經傳轉多不合試觀僖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維時衛文公已葬而成公稱子未踰年也猶之鄭莊公已葬未踰年而鄭忽書名一用公侯例一用伯子男例足以見公羊踰年稱君之爲確義宜與左相輔而杜例不免于曲矣衛子注衛文公已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故降名從未成君書子以善之曲更顯然經傳無以降爲善之例皆杜之必不肯采公羊也杜蓋泥于僖九年傳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之文未深體傳意有轉折蓋言宋桓未葬襄公當

名以會諸侯故而曰子也卽何休注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是也下因通言在喪之例曰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未葬固是在喪既葬未踰年猶是在喪也杜則專以在喪爲未葬因遂以稱子亦專爲未葬而既葬無不成君稱爵不待踰年卽位矣春秋時固有不待踰年而稱爵以會諸侯伐人國者經不皆貶例弟備書其卒葬年月而惡自見不得因此反疑公羊例爲不確予說春秋覺公穀說之可取以翼左者

十不過四而獨以公羊國君在喪與一事而再見前目後凡之例二者爲不可易杜注勝于何氏之穿鑿者十常七而亦或遂之先儒議其棄經任傳亦時有經傳並違失者并識于此

趙盾

晉襄公卒靈公少趙盾謀立公子雍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宣子患之乃立靈公魯宣公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皐論曰趙盾不可以爲人臣矣夫襄公之顧命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如此乎重以周也而亟背之何哉或曰晉靈公不君意盾有以逆其欲歟曰方少何由逆之誠宜愼選左右講明朝夕以格其心非俾紹先烈靈何至于不君不君盾罪也不君而以驟諫驟非諫法也盾實棄其君

于不才又欲迫制之以就吾而不得而終之以弑良臣用心固有是哉吾觀宣子之不討賊一則暱其私親一則德其助已至于使穿逆黑臀則并欲掩其弑君之罪俾之迎立新君以爲功蓋盾之視弑其君有安忍之心焉故惡名有不恤而事唯其所得爲如此然而孔子稱之以其能容董狐之直較諸崔杼則亦良矣是特就事論事而非遂許盾之爲人也盾之爲人卽如翳桑一事其與惠而不知爲政何異而所憑之權勢有過于子產故得牢籠一國內外附之他日者盾嘗討宋人弑君矣盾非能伸大義于天下者也靈公之立上下不能無猜而爲此以立威而成名威立斯權行名成卽惡不妨受嗚呼此盾之志也自韓厥稱宣孟之忠而後之傳者則曰趙盾不弑君謂之弑君若經之深文者夫盾之君明明死于弑矣已與君鬬而出而賊君者卽其私人則非盾弑而何或又曰由董史之言盾如討賊當不謂之弑君曰是不然盾雖討賊不得爲不弑君也司馬昭殺成濟矣謂昭非弑君可乎又曰成濟昭使之盾未聞使穿也曰靈

之立非盾志又驟諫而不入夫寧非穿之預有以窺盾盾之陰有以授穿而傳之微其詞者耶故曰趙盾不可以爲人臣矣善夫陽處父之謂宣子能宣子本末能之一字盡之亦能臣而奸雄者耳能治國能弑君獨不能事君難矣哉

元明說者多謂鉏麑實盾殺之而假爲之詞提彌明靈輒皆盾之預置私人于君側宣子未出山而復明是匿跡以待成事皆不易之論故不復及

許止

食可嘗也藥不可嘗也嘗藥之說獨見于禮記與公穀之春秋傳爲他經所無禮記出漢儒雜采周秦間書而成其言有甚純有甚駁不盡合于先王之禮孔子之教公羊氏穀梁氏皆漢儒而傳春秋者也宜其多不合也蓋嘗食之禮特爲臣子者恐其或不適于君父之口所以示臣子謹事君父之意然于施之賓客亦有然焉則已可知爲禮之一節而不足以言大坊矣若夫藥非猶夫食之可宜于人人而皆得嘗之

者也藥必視其病無病勿藥也非是病非是藥也爲人子事父母其先在乎知醫臨事在乎擇醫果知醫則凡藥之有毒無毒與病之宜是藥與否不待嘗也不知醫而能擇醫則夫醫之可任不可任與其藥之宜是病與否吾已擇其可任而無不宜矣不待嘗也藥能生人能殺人非是病而是藥足以殺人無病而藥亦足以殺人臣子萬無進其足以殺人之藥于君父之理然而君父有疾宜是藥臣子無是疾初不宜是藥也浸假而必嘗之少嘗之則其宜與否未必遂見多嘗之則宜者未必立見功而不宜者且立見敗矣若之何父母方有疾而反遺父母以痛子之敗也吾故以爲嘗藥之說非先王之禮孔子之教也卽或有之亦苐假以示臣子謹事君父不可以不知醫不可以不擇醫而已必無以不嘗藥而遂加以弒君大惡名者蓋春秋謹嚴嚴故不縱謹故不濫故有非其人之親弒君而書弒者鄭公子歸生以執政從首惡例春秋之嚴也有傳言弒而經不書弒者鄭伯髡頑齊侯陽生赴告之所隱舊史之所遺寧闕毋濫春秋

之謹也其他書弒皆實弒者也聖人無輕加人以大惡之理晉趙盾許世子止皆是也而何公羊穀梁之爲傳則以爲盾止不弒君謂之弒君加弒云爾止之加弒徒以不嘗藥云爾視盾之不討賊若其罪甚微而聖筆之益苛者嗟乎春秋弒君父者多矣罪至弒君父而極彼刃其君父以死謂之弒此徒以不嘗藥死亦加之弒輕重固若是班乎其他君父之以疾死者皆臣子之謹嘗藥乎經奚以獨苛于許止充公穀之說陳侯鮑以狂疾亾死而得之君有疾而臣子不

知衛任其亾而死其罪浮于不嘗藥矣宋伯姬以災卒由其得傅姆不至宋君臣之失衛君毋罪更浮于不嘗藥矣經奚以並書卒無異詞而穀梁且以經書日弒爲正卒爲不使止爲弒父然則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書日經之弒而書日者比比是皆得謂之正卒不弒乎公羊又以書葬爲赦止殺并爲累及許君凡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此獨書葬與常同者疾世變之已甚不知討賊而視弒逆如故常所以志也夫臣子至于弒君父而反罪其君父所以警天下之

爲君父則可矣而反赦其臣子可乎善夫左氏之紀曰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瘧非死疾藥非由醫則爲其藥之足以死其父而出太子之逆謀簡而明矣何有所謂不嘗藥哉其又稱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者蓋當時之人有其說爲止之託于藥物以自解免而折之凡傳所載君子曰卒多雜取當時人語固非足以當正旨也顧自公穀剏爲不嘗藥加弒之說世之儒者皆爲所掌而不察其非禮教背經義杜氏不用其嘗藥猶用其加弒遂据傳而曰譏止不舍藥物夫父母有疾人子無不下藥之理藥物豈可舍者抑亦誤會傳意也與

元鄭玉春秋經傳闕疑曰飲止藥而卒則是進毒以酖其父矣父死而奔是弒君而避討矣苟非其弒父死之後居喪卽位自有常禮豈有棄父之喪而奔者乎自左氏有舍藥物可也而公穀益得以肆其支離之說許止弒父之迹幾泯永嘉薛氏曰止以藥弒蓋得之

洩冶

春秋美惡不嫌同辭唯直書其事而義自見陳洩冶之書名不必以其與凡殺書名爲罪之者同而遂過責之也是故杜注之説諸儒非之胡氏傳從穀梁不從杜雖然非杜可也或因杜而并及左不可也杜之失嘗棄經而任傳若洩冶之事不得謂之任傳也蓋傳無罪冶意誤由何氏作左氏膏肓初持其洩冶無罪之論妄以短左之罪冶及注公羊又以爲洩冶有罪自相矛盾良不足述矣杜氏不能申明左旨反沿

何之誤以傳之信罪冶而不知其全背夫傳之紀冶諫也其詞直而簡未見其欲顯直于君父者也僅一諫而殺耳未若三諫而不聽者可以責其不去也且安知冶非陳之世臣有不去之節者乎衞靈公亦淫亂之朝也史魚既死猶以尸諫而孔子以與蘧伯玉並稱古之以諫死而無益者有矣寧謂死皆足罪抑諫可廢乎吾故以爲杜之背尋其所以背厥由誤解傳紀孔子之引詩也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此凡伯諫厲王言民方多邪僻戒王無更作爲邪僻之事以甚之兩辟字連下本不當異訓也冶言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卽此詩之旨故孔子引之曰其洩冶之謂乎深歎冶之忠諫不異大雅詩人意也至家語而詞多衍益詳見疏蓋出後人纂造非孔子之言且就其言猶謂之狷是冶雖未足方比干之仁要當爲聖門所與非諸殺書名例所得同矣而自毛公以來其解詩皆以兩辟字異訓上辟字爲邪僻之辟而下辟則訓法杜氏不察而誤襲之孔氏疏又採家語衍益之言以証之于是後之論者皆因杜而不免并及左夫詩

之言果以民多邪僻而立法何戒之有其非詩旨明矣冶之諫君豈可謂之立法其非孔子左氏之旨益明矣則又由其誤于詩而并誤于春秋也是則先儒所未及發者也

叔仲惠伯

孔父仇牧荀息皆死難之臣左傳之言仇牧事甚略而孔荀不免微詞杜注因之于三人者皆深致譏焉唯公羊傳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又皆目之爲累穀梁皆目之爲閑論者以其義長于左氏顧經獨不書叔仲惠伯何休注謂其不賢不如荀息論者罕是正叔仲惠伯者文公太子之傅也文公十八年經書冬十月子卒傳言仲遂殺子惡及視而立宣公詐以君命召

惠伯殺之者也公羊之言曰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之是惠伯與荀息無殊其死與三人者爲閑爲累無殊烏乎不賢然則經何以獨書子卒不書及叔彭生重在君也子卒之書猶隱閔之弒而書公薨諱也君方諱弒則其餘不得不從略置矣故雖以視之爲太子母弟貴而不及書叔仲惠伯之賢而不及書何注亦知舉君爲重足以盡不書之旨矣而又云不如荀息賛也疏因而曲阿之杜注則又以史畏襄仲不敢書皆非也嗚乎以叔仲惠伯之賢之無殊于三人者之閑且累而獨不得見錄死難于聖經是所謂士有幸不幸者耶

讀春秋存稿卷一終

讀春秋存稿卷二目次

禘說
復讎說
祈死說
救日解
六羽解
肆夏解
惜也越竟乃免解
緩作主讀
會吳于柤補注
暨齊平補注
公如齊觀社補疏
鄬繹補疏
濡水補疏
公羊注補疏
穀梁錯簡

禘說

漢儒混并禘祫莫不善于鄭康成之以禘即郊祭天又以爲祫大禘小馬融王肅以爲禘大祫小賈逵劉歆以爲一祭二名禮無差降皆小異大同之見而魏晉以下行之唐宋儒者辨之文獻通考備載趙氏林氏楊氏諸人之說于排鄭尤力至因鄭而皆及左傳禮記甚哉說經之貽經害也及考後漢書張純之議已引禮緯文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以禘爲審諦昭穆尊卑義則鄭實因于張而論語載孔安國注禘祫之

禮爲序昭穆毁廟之主及羣廟主皆合食于太祖則張又因于孔禘祫之有別而無別久矣葢古天子諸侯之禮亡以禘之說之難知聖人所未詳言諸經復少完具而後儒第約略參差然疑各出其奚怪焉夫周禮禮之大經也然而孰禘孰祫未有明文唯司尊彝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先鄭以禘祫當之而康成未嘗從大宗伯言肆獻祼又言饋食康成以祫禘當之而諸儒又未能信則是周禮無可據也詩爲祭祀之樂歌未嘗一及禘祫語唯雝禘太祖也長發大

禘也。見于序。朱子嘗疑其不然。則是詩未可據也。書惟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說者援與長發末章相比附。然孔傳止爲烝嘗事。未嘗及禘祫。是書更無可據也。爾雅。禘大祭也。合之論語有明文矣。而未免太簡。又不及祫。未足明其異同也。春秋。則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有明文矣。復不及禘。鄭氏強援以爲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實。未足明其異同也。夫惟左傳言禘屢。或順經文。或不順經文。皆爲示

譏。其于禘之人地年月。曾無實在定義。鄭氏牽綴以作禘祫志。諸家詆其徇魯禮之違失。非先王之正經。良是。而禮記。雜湊之書。言禘尤多。其于四時祭名。忽言春礿夏禘。忽言春禘。又言禘有樂。嘗無樂。鄭氏皆以爲夏殷制。周人改之。試質諸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云云。釋天春祭曰祠。夏祭曰礿。云云。維詩亦云。禴祠烝嘗。並無禘名。文王作易當殷世已言禴祭。豈已改之。且祭豈有無樂者也。則直王制郊特牲舛謬耳。其不可假時禘之名。與禘衡也。予因

諸經之缺略。畢竟文多者。較足以廣參考。則還取二經稍折中之。蓋不但禘與祫有別。并祫與祫。禘與禘別。祫之別二。曰時祫。曰大祫。馬氏既詳著之矣。若禘之別二。則時禘不與焉。一曰大禘。禮大傳。喪服小記之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卽祭法國語。並言禘黃帝禘嚳。而鄭氏謂之祭感生帝者也。一曰吉禘。春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杜注。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是也。卽文二年之大事

于太廟。公羊以爲大祫。杜氏仍言禘。徒因逆祀而異其文。鄭氏謂之魯禮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者也。一以始祖所自出之帝。而名禘。言大以尊之。一以審諸昭穆。而亦名禘。加吉以別之。大禘。唯天子得行。故大傳又云。諸侯及其太祖。明不得及所自出也。惟得祫而已。又曾子問所以獨言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而不言禘之旨也。吉禘。則諸侯皆得行。故疏引襄十六年傳。晉人荅穆伯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明爲國君喪畢卽吉之通禮。而杜注止譏魯吉祭之

速不于太廟之失也至僖八年禘于太廟是時非有卽吉之事徒因致夫人而侈其禮經直書禘則僭大禘矣故注禘三年大祭之名葢不主鄭之五年而其事在秋七月雜記因之言七月而禘明堂位又言季夏六月張純因之言夏四月祫則冬十月徒以此也其實吉禘之年月可以考知大禘之年月非可臆定也大禘略同于郊唯以始祖配所自出之帝不及羣廟葢尊所自出如天然天唯始祖配也吉禘略同于祫特爲新主入廟合羣廟之主于太廟祭之而不名

祫祭畢乃奉其當遷之主入祧葢必先有告祭于已祧之主者而不畢升仍與大祫別與大禘全別矣諸儒唯不察乎此故皆以審諦昭穆兼羣廟主言大禘而致與祫混皆由不知禘之有二吉禘之非正禘也自朱子始定從趙伯循說分別禘祫爲致精矣故于論語之禘專主大傳小記之文以不欲觀爲失禮之中又失禮以不知爲深遠爲諱魯僭皆遠勝舊注然于禘之有二則未及考而言之馬氏知言之而第以時禘並衡以吉禘爲不足據不知漢儒之混井禘祫

曷嘗以一犆一祫之禘當大祭之禘哉夫鄭氏之學亦豈不能言禘之有二特無如其混大禘于郊而又混吉禘于祫故一失則俱失明其所由失以求其得知大禘則知所謂禘大而祫小知吉禘則知所謂祫大而禘小諸說未嘗無可存而自不至爲一祭二名之嘖嘖並緯文之三年五年不必廢而自不至徇魯禮紊正經以讀諸經皆可折衷定矣

偶覆春秋繁露第六十八四祭篇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礿者以四

月始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又第七十六祭義篇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機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春之始所生也尊實麷也夏之初所受也機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嗣也夏約故曰礿貴所初也嘗言甘也烝言衆也董子時周禮未立王制方新而所述時祭名義無一及禘者足證戴記文字之有譌失則時禘之說益爲可廢矣而鄭萬斯大且以大禘卽在四時祭中

者其謬自可不辨而明乃若平湖陸陸堂奎勳著禘說忽援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卽周所謂大禘周公避太祖而稱宗後人以其配上帝故謂之禘盡斥禘黃帝禘嚳之文自矜捌獲其魯之郊禘辨謂魯立文王之廟在左傳謂之周廟當公未沒時已用禘樂旣沒而禘猶功宗之配食皆臆鑿無理不暇備論萬氏陸氏竝好學深思說經不乏可采而背戾時多陸之今文尚書說予旣嘗於讀書雜識中略及之頃借讀其全集有所謂見

聖記者自言其夢見伏羲周公孔子降庭問荅事葢較諸梁劉勰文心雕龍夢執丹漆之禮說而加甚焉吁異哉繁露所言機實機當作机卽几字今四庫書刻本訛也姑仍之并記

復讎說

春秋大復讎故譏魯莊之婚齊而賢齊襄之滅紀魯莊誠足譏齊襄不足賢也其滅紀不得謂之復讎也何者君父之命不讎齊哀侯之烹天王烹之也齊非得讎紀也夫使非紀侯之譖於王王不至於烹哀侯是固齊所以讎紀之本然使非王烹之則紀之罪不足讎是齊徒以王故讎紀也哀侯之烹誠慘王之烹誠枉然當其時周家號令方行王必將以哀侯有當誅之罪而後爲之齊其可以王爲枉乎哉抑不敢讎

王而移以讎紀乎哉則亦何異乎讎王哉是固不足爲襄賢也況襄實不賢甚儼然爲人爲人君而淫於其妹其不知有祖父久矣是豈能復祖父之讎之人哉其逼紀也不過逞其貪心恃強大以凌弱小而藉口於久遠之事曰吾讎也以爲之名已耳紀侯自以不能下齊甘去其國而棄諸齊齊遂襲而有其地固非眞能聲讎之罪執讎之人而戮之以告於九世之廟也又烏足爲復讎也然而公羊子則且振振言之以聖經之賢襄公之滅紀爲復讎而又爲之諱不言

滅紀夫復讎誠足賢是方以復讎爲功也滅紀又當諱是且以滅紀爲罪也使齊果當讎紀而滅紀則復讎者臣子之大義聖經定當別有書法予之而又何罪而何諱之有吾觀夫紀侯雖去季猶在酅經尚存紀是本未可言齊滅之也是經之未嘗予齊得滅紀也是經之未嘗予齊得讎紀也而又何賢之有然則公羊之爲此毋亦激於魯莊之事將示天下萬世以君父之讎不可不復而姑因齊紀發之歟至其言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不得也又所以示天

下萬世之爲君父意也

祈死說

聖賢有立命之道而無知死之術死而出於祈此人情事理之所絕無獨左傳紀二人焉曰晉范文子魯叔孫昭子文子傷厲公無道不忍見國之悖亂憂懼而死者也昭子憤季孫逐君其家衆實助之而不能正悔恨而死者也由左氏之言則皆以祈死得死若天應之不爽者死可以祈則生亦可以祈世之營生求福壽者踵接於廟壇未見其必應獨祈死則竟死是爲天之吝生而樂死也二子如果忠誠足以格天

天方將假之年以濟難胡徇其請而速之死杜氏知其不然故爲之注云因禱自裁則又違傳矣自裁焉用祈乎不若劉炫之言適與死會者爲得之也蓋天下事數之適然每有與其人巧相成者俗少見而多怪遂若鬼神死生之說皆可以作而致且人以其憂懼悔恨之積至於不欲生而欲死則精氣之消磨神智之短減而死隨之又理之無足怪者也吾嘗歎夫世之惡人方其盛強冥心而爲不善弗自覺也及乎氣焰垂盡而良心見焉舉生平所爲負心害物之事

往往形諸夢寐實諸見聞或假他人他事以相徵應如傳所紀非一若果有鬼物憑焉者非鬼之盡能爲厲也一一皆其人自爲之致異氣得乘而入之也是故君子以善爲常小人以不善爲常善之極忽然而有一言一事之不善不善之極忽然而有一言一事之善識者皆以知其死者惟其失常也然而不善不必死善則旋以死於是小人至死不悟其不善方將悔其後之善斯則所謂大惑終身不解矣而或且以疑天之不許人改惡不知正天之所以深儆人爲惡也

以彼習於不善而徒欲假一二事一二言之善以蓋其一生之不善幸其免於死如是欺人并欺天固天之所必不許也

救日解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止三十六官失之也抑分野有見食有不見食魯史自據魯所見書之也或言朔不言日或言日不言朔或日朔竝不言史之闕也襄公之年有頻月食者簡錯而誤并也書救者三莊二十五年六月三十年九月文十五年六月皆曰鼓用牲於社餘僅書食而已不救也何以知不救以昭十七年六月朔日有食之與莊文之年同也而經無救文傳稱祝史請所用幣平子弗從是不救也故知

救則書救不救則僅書食譏也救日之禮乃先王援天象以設教如臣子之衞君父手足之捍頭目無時而可已者故書紀季秋月朔詩醜十月之交周禮有救日月鼓左傳亦竝言日月之眚月食當救而況於日其不限月數明矣而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慢君父而違先王病古禮爲委曲繁重不求其意而務省減其文始有以時俗之變禮爲禮者莊二十五年傳所謂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蓋卽當時魯人之言後爲平子援

以禜祝史。謂之其餘則否者也。此說本非禮經。亦莫知所由刱。大約自隱三年。始書日食以來。經久無救文。殆必久有此說。以文其慢易天象之非。至莊二十五年六月。始一遇所謂正月之朔者。始異為非常而鼓之。又不鼓於朝。而於社。易用幣而用牲。則變禮之中又失禮也。然而左氏。則第因經之始書救。以明魯前此久不救之意。而謂之非常。若注疏推此六月實七月。為前誤置閏者。魯人蓋未之知。左氏亦未深論。并不暇及其救之失禮也。至文十五年。再遇六月食。

再鼓用牲於社。并莊三十年九月之鼓用牲於社。而三矣。魯既專主乎正月。而獨有此九月鼓者。蓋必其時有人。忽省舊之非而一行之。雖小失。實為得禮。故可無譏。而總發傳於文十五年。蓋自莊末歷閔僖。至此而皆無救文。而復遇此六月鼓。則是必以正月之朔為禮。而餘否矣。則是以鼓用牲於社為常禮矣。於是直斥之曰。非禮也。又詳示之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是卽昭十七年六月。叔

孫昭子之所謂禮者。皆渾言日有食之。而不繫月數。明乎統凡月救日之禮而言。初不專乎正月之朔。更無所謂其餘則否者也。然而平子禜之。則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引夏書而明之。以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平子之言。由當時之變禮久有此異說。獨主夏正四月為正陽之月。而言正月。平子又不學。而誤以正月必為歲首之月者也。太史之言。則第因平子之誤而證明之。以周六月之實夏四

月。四月之卽正月。未遑深及於其餘則否之非者也。其引夏書。辰弗集於房云云。則明有季秋月朔之文。正足以并破其餘則否之非。而太史不備及者。意取引而不發。亦以對執政而異其詞也。平子則不悟也。於是并其所謂正月朔者而置之。非但餘月之不救。而終春秋無救日之禮矣。夫季孫以執政。且昧乎周六月之實夏四月。與四月之卽正月。而徒肆其不君君之心。固何怪其以末世之邪說。誣先王之正經。然而昭二十一年七月。傳紀梓愼之言。則又以二至二

分不爲災其他月則爲災夫既主於正月則已非特二分二至不爲災矣既他月爲災則又非所謂其餘則否矣何前後之相矛盾也是葢禮失之久遂至以變爲正是爲非甚而因訛增訛并其變者失之雖以專門有司第狃於習而不能求其本於是學士大夫從而各出意見於其間入主而出奴妄言而妄聽不顧其破綻之日多者比比然也左公之爲傳葢特合前後而并紀之以著其顯相矛盾之失示後人參考自得之也惜乎杜預之注似猶未喻斯旨而直以唯正月朔其餘則否爲禮之正實劉炫孔穎達稍能言之孔亦未免依違也

昭二十一年傳疏載劉炫之說甚正詩十月之交疏與此疏可竝觀案傳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夫同道相過而食則侵逼尤甚矣安得云不爲災分至之月亦非必皆日食安得以爲自然之常理乎足知此特梓愼妄說耳是時魯君弱臣強昭公之問毋亦有感而發梓愼畏執政而不敢正言暫爲飾說亦猶申豐之對大雨雹而歸諸藏冰皆以黨季

氏也然左氏則既有唯正陽之月其餘則否之文於前而又紀此於後且與七年所論魯衛惡之正屬分月事者不合矛盾良非一端吾故以爲皆當時變禮者爲之宜其破綻立見左公樂得而備著之如斯之類讀者不可不熟察於語言文字之外者也

六羽解

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此羽非羽籥之羽乃行列之義觀左傳首言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結之以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明是以佾字釋經羽字舞者兩階成行分列如鳥羽之左右然故以羽言之公問羽數乃問行列之數統文武舞而言之舞先武後文故傳首言萬公羊宣八年傳所謂萬者干舞也籥者羽舞也則不得舍萬而獨問羽自何休不信左氏將萬之文泥於經文羽字爲專指羽籥之

羽於是爲之注云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杜注雖不用之而未免爲其所奪故於將萬焉以萬爲舞之大名於公問羽數以爲執羽人數不知萬旣舞之大名則兼文武明矣公何獨問羽乎至胡傳全主何注而羽遂專爲文舞不知何注本屬偏聽無實證周官大司樂舞大武以享先祖舞大濩以享先妣並非大武始兼武而大濩獨以文魯頌閟官又漢儒所傳爲姜嫄廟者也其詩曰萬舞洋洋何嘗獨奏文樂則亦足以見何之不確而羽非羽籥之羽左氏以佾釋羽同爲行列之義審矣又佾字从人从八明以八人爲行所謂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者第減行數非於每行之中又減人數疏載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四爲四八三十二二爲二八十六蓋樂備八音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佾字从八人而八佾六佾皆謂之佾若以何氏杜氏說六佾何足言佾至士二止四人豈復成樂善乎宋書樂志載太常傅隆之議獨是服而非杜幷援左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爲說深得以經證經確義而惜乎時無

識者贊成之致事不施行遂以千古不破也予嘗謂古說儘多偏蔽杜注左善矣而蔽亦不少且如宣八年萬入去籥公羊旣釋爲舞又分言有聲無聲杜氏因之云籥管也曾不思管籥相似而不同此籥並非所吹之籥乃舞者所執之籥不主乎聲又何有無之是較邪抑觀經之書去籥昭十五年書籥入傳稱見舞象箾南籥者周官有籥師詩曰籥舞笙鼓以籥不僭大率言籥多言羽罕唯虞書一言干羽非周人語益知六羽之羽非以執羽人數言之較然矣

或問然則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范注夏大也謂大雉何歟曰夏者樂歌之大名穀梁未必為羽字釋范甯亦襲何休援禹貢夏翟為說耳然何注且以羽為鴻羽皆古說畸異胡可勝詰

肆夏解

金奏肆夏之三案國語言肆夏繁遏渠文王大明緜二文對舉文王大明緜是正舉本名則肆夏繁遏渠亦當各舉本名不得又以肆夏一名繁杜說蓋不確劉炫呂叔玉以繁遏為一渠為一自較直而孔不從之非也唯是九夏既無適考以鄭康成博學好奇獨於肆夏直斷為崩亡不敢附會詩篇則知以肆於時夏立說殆可不必矣而今之詩集傳猶載呂說蓋第存以傳疑可耳記云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正

與此享穆叔一時事晉方用以享大夫於是文子遂得自用之矣記又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恐亦記禮者雜摭當時言之抑豈所謂賓即元侯與而其文與周禮皆專言奏傳於下兩言工歌此別言金奏固當有聲無辭

惜也越竟乃免解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杜注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林氏非之云當為遂奔他國則弒在出奔之後可免弒君之名予按杜說固非而林亦非也夫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趙盾之弒君彰彰矣已與君鬭而出而賊君者即已私人則弒君非盾而何其能以越竟遂脫然乎哉太史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宣子曰我之懷矣自貽伊戚蓋皆以為越竟乃免者故孔子惜之原其意而惜其於大義有未明若曰良史良大夫而猶以越竟可免此名也孔子豈欲以越竟宥天下之亂賊哉

緩作主讀

僖公三十三年傳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云云緩作主三字句注疏以此傳當次在文元年經書四月葬僖公下者是也其謂僖公實以十一月薨并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則是截緩字屬上葬僖公為義作一字句讀之非也凡葬之緩急第須按經書月數而可知之傳故不論葬緩而論作主僖公葬以文元年作主在二年傳因葬遂論作主之禮明葬後即當作主今葬而不即作主故曰緩曰非禮若如杜讀緩屬上句則豈上句譏葬之緩下句乃譏作主之非乎僖公之薨經書在十二月乙巳葬以四月中間閏三月喪不計閏正合五月而葬之數傳自不得譏葬緩自杜推長算以乙巳乃十一月十二日斷經十二月文誤而劉敞趙汸議之萬斯大是之愚觀三十三年經書十二月乙巳公薨下即承以隕霜不殺草若十一月則今九月不得以霜不殺草為異固知經十二月不誤也殆乙巳誤耳信如杜言乙巳乃十一月十二日則十二月上旬得己巳中旬得乙亥乙或己之訛已

或亥之訛歟。杜氏推校經傳所書月日。或言傳誤。或言經誤。後之論者。或信之。或疑之。要亦互有得失。經傳亘不無偶訛。若此傳之非譏葬緩而緩作主三字之非可斷讀。則易見也。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朱子嘗議其與禮喪三年不祭者不合。今崑山徐氏乾學曰。左氏原爲作主立傳。則必專指新死而言。何爲泛及於他廟之常祀。故知傳所謂廟。乃謂喪畢遷主之新廟。非祖宗昭穆之舊廟也。蓋卒哭

而祔。但祔祭其主於祖父之廟。祭畢而反於寢。是時死者未嘗有專廟。止可稱主。而不可稱廟。故曰特祀於主。至喪畢而入新廟。始專享一廟。故曰烝嘗禘於廟也。左氏之意本明。何嘗謂喪內可行祭禮乎。杜預自與儀禮禮記悖耳。此說載讀禮通考。張尚瑗左傳折諸。採之。亦學者所當知。并附錄焉。

會吳于柤補注

襄公十年會吳于柤。注。柤。楚地。頗疑諸國不當於楚地爲會。注蓋誤。近天台齊氏召南注疏考證。按。此時楚地。恐尚不及淮南。若果楚地。晉宋諸國。安得會吳於此。杜云楚地。蓋由後溯前之稱也。後漢郡國志。彭城國傅陽縣。有柤水。卽此柤也。前志楚國傅陽。故偪陽國。是柤卽近偪陽之地。既會于柤。卽滅偪陽耳。傅陽故縣。在今嶧縣南。柤。卽嶧縣泇口也。議論考訂。俱明確。先得我心。特錄出別存之。注既于下偪陽云。今

彭城傅陽縣。則上柤。當云偪陽近邑。下亦當云。時偪陽國屬楚。諸國在其地會。偪陽子不出。故既會而滅之。杜偶疏略耳。宋貞宗與查道語問及姓源。對以春秋會吳于柤。爲地名受氏。事見王應麟姓氏急就篇。亦未能知柤之以水名地也。

暨齊平補注

昭公七年。經書春王正月暨齊平。猶之定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書法一也。而彼言及此言暨。傳文齊求之也。與公羊言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穀梁言。以外及內日暨者。適合自當爲魯與齊平。無與燕事。經文本不與上冬齊侯伐北燕相承。傳文亦專釋經本條。竝不與上下傳連。若其相承相連也者。則上文以齊爲主。此又齊求之於燕。經當書及燕平。或書燕暨齊平。上傳止載晏子云云。初未及燕人一語。皆不得於

此突接暨齊。而省去燕字。使文不明順也。下傳明言。齊侯次於虢。燕人行成。是燕之求於齊矣。亦不見有齊求之事也。然而杜注。乃獨以爲燕齊之事。而上下誤合之。尋其所以誤合者。徒見本年鄭人相驚以伯有。傳有齊燕平之月。指爲傳所舉經文。孔疏亦云然。不知傳第舉傳文。非經文也。其與鑄刑書之歲二月。齊師還自燕之月。皆經所不備之事。傳有之而舉之者。何獨齊燕平之必爲經言。燕行成。而齊受賂與之盟。是卽平矣。何必卽經所書之平乎。故疏亦載穀傳。及賈逵何休。以此爲魯與齊平。井云賈君爲得也。但不敢深違杜。至胡氏傳乃定案耳。至齊所以求平於魯之故。則傳未有考。諸說亦少發明。是不可無以補之者。葢當爲襄二十五年崔杼伐我之後。二國成釁。二十七年齊侯使慶封來聘。而魯未有報聘之使。及慶封來奔。則傳記齊使來讓。三十一年又記陽州之伐我問師故。昭公卽位以來。勤勤於晉楚。而與齊不聞一介往來。二國之不平久矣。故至是齊求之。而魯暨之也。下經遂有叔孫婼如齊涖盟之書。所以報齊

也。以經傳證經傳。亦可以豁然矣。

公如齊觀社補疏

莊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公羊以爲外淫穀梁以爲主爲女往左傳但曰非禮而不詳所觀之何爲注齊因祭社蒐軍實故公往觀之正義引魯語及襄二十四年傳稱楚子使遠啟彊如齊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爲證案觀社猶觀蜡皆因賽神之餘而相聚會以爲樂蓋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者其源本於周禮其後沿爲民俗今之廟會社戲猶其遺意蜡獨行於冬社則兼春秋故族師職春秋祭酺鄭氏箋詩百室盈止謂有祭酺合醵之歡是也詩之以社以方秋社也月令之擇元日命民社春社也此周正之夏乃夏正之春所以有觀社之事其必如齊觀者齊富強而俗夸詐習於田獵馳騁鬬雞走狗蹋踘其社大抵稱盛故得使客觀之以示侈則所謂軍實者亦飾軍容爲游戲而非先王之蒐明矣又風俗通社南氏社北氏其先出自齊倡鄭樵氏族略云倡優之人取媚酒食居於社南北者因呼爲氏然則倡優多馮社而居蓋至唐宋人小說猶有社火社首之稱社久爲褻世男女徵逐之場此又公羊以爲公之外淫而穀梁同譏爲女往者歟備論之以補孔疏

鄒繹補疏

宣十年公孫歸父伐邾取繹注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與前文十三年傳邾文公卜遷於繹注無異詞是一繹矣既為邾國都何得為魯取而邾尚未滅故疏兩言更別有繹邑今魯取之非取邾都也亦因繹山為名蓋近在邾都之旁耳補救甚好但於兩繹前後所在迄無可指實言之今之鄒縣相傳即古邾國孟子林廟與繹山（今作嶧山）尼山在焉其西連古任城（今濟寧州）南迤嶧縣北距曲阜甚近蓋初本邾地其後嘗為魯取而屬魯考僖三十三年經書公伐邾取訾婁注疏無解公羊經作取叢疏謂叢有作鄒字者亦不言其地以質史記侯表叢侯下索隱曰叢音緅漢表作菆在平原今平原無菆縣此例非一蓋鄉名也知叢字古有鄒音訾婁亦鄒之切音是正鄒縣間地論語作鄹左傳作郰史記作陬者與繹實一處而區二邑聖父嘗為其邑大夫故稱郰人而聖母禱於尼山亦以治內山川也自僖先取之故詩稱保有鳧繹則與邾國近偪邾於是有遷繹之事疑近今嶧縣間及

宣公時又取其旁邑之同名繹者所謂魯擊柝聞於邾矣孟子之為鄒人猶孔子之生陬鄉孟氏既魯族鄒嶧又魯境而不稱魯人意必春秋以後邾有攻魯而復其舊封因定國名為鄒者歟惜史書之缺失也

濡水補疏

齊侯伐北燕燕人行成盟于濡上注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鄚縣入于易正義曰今案高陽無此水也未知杜氏何所案據案濡有南濡北濡易亦有南易北易水經注于易水經下言濡水出故安縣西北窮獨山南谷于容城縣合易水者北濡北易也于滱水經下言濡水出蒲陰縣西昌安郭南亦謂之曲逆水徑樂城入博水並引春秋昭公七年此傳及注云云是濡水與滹沱滱易互舉通稱矣者南濡南易也

南濡先入博後入滱又入易其入滱之地在高陽卽地理志博水自望都東至高陽入于滱而酈氏以爲博水亦兼濡水通稱者杜蓋約而言之濡音須又音儒一音而水經又別有濡水音與欒近卽今灤河與此異

公羊注補疏

公穀二傳之疏不及孔氏正義之詳核其陋略待補者多矣偶舉一事公羊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注曰時僖公得立欣喜不恤庶衆比致三旱卽能退辟正殿飭過求已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此佚典也傳但曰記異左氏第言不曰旱不爲災未免語焉不詳何氏自當有徵而疏以皆感精符文了之不能詳具其實予讀後漢黃瓊

傳大旱瓊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天立大雨注載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於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絀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辜在寡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請以身塞無狀也案僖公於魯十二公稱賢君觀此幷可得穀梁傳謂其閔雨喜雨有志乎民與文二年十三年書法不同之實左言不爲災亦

饑而不害之意但文有遺闕耳感精符考異郵蓋兩紀之乃杜孔既不收范楊亦空寂豈以事出緯文槩棄耶聊述而為之補

穀梁錯簡

穀梁傳有錯簡向來讀者罕是正莊三年葬桓王傳改葬也云云至不志崩失天下也止傳義本不確范注已言之矣其下忽接云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一大段語無頭緒與上全不比附疏謂傳因論天子崩葬故明其別稱也則經文葬桓王並非王稱始見何勞於此突發渺論或漫詫為古人文字不測處

毋亦好奇之過及讀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傳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語勢似了不了以繹前段尊稱卑稱文意明自獨陰不生以下五十一字實當在此見一稱也之下者蓋因經書天王之文常天子之文特而矜言之先之以曰天子何也終之以其曰王者正相關應以明皆尊稱一則本其所生一則因所歸往非有褒貶異同也傳本舛失遂至誤倒於前耳又如成元年冬十月經無事傳有事非例也范氏不察季孫行父禿云云一大段之當為二年戰鞌

傳或首或尾而誤移一簡者乃疑經冬十月下當脫季孫行父如齊六字凡古書錯亂大都脫於前而錯在後亦有本後文而錯在前然莫如成八年之躐置莊三年隔越爲太甚宜說者之罕致疑與

陸廷樞曰獨陰不生云云確然當繫成八年天子條下文義貫徹吾師始發之此心得獨見不刊之論讀經者當尊從也

讀春秋存稿卷二終

讀春秋存稿卷三目次

夏羿事辨
屠岸賈事辨
祧辨
大夫祭用太牢辨
大夫無主辨
閏月辨
一事兩收辨
享饗字辨
鸜鵒字辨
分經合傳考
九合考
東周考
爾雅訂誤
爾雅訂誤二

夏羿事辨

自太史公不能言少康中興事而說尚書者輾轉支離遂視仲康如春秋之衛公孫剽楚公子比是亂道也予既嘗于書考言之蓋其蔽由于明有左氏之傳杜君之注而莫知參證以求其中茲復于讀春秋申之案傳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因夏民者卽書所謂因民弗忍也魏絳本述夏訓此約其文也代夏政卽距于河事羿既距太康卽已踞夏都而王故言代下所云帝夷羿是也

注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杜氏未見古文尚書及孔傳未知太康失國卽由羿距于河故以代夏爲代相然云夏人立仲康遠勝安國羿廢太康而立仲康之說夏人者河南之諸侯也斟灌斟尋有鬲有虞之倫也蓋太康既失故都河北盡陷僅得僑國河南金履祥陳仁錫之史所謂崩于陽夏者是也其傳仲及相皆出河南諸侯之推戴與羿儼分南北畧如周之居洛後世東晉南宋之事及相滅而天下混并于有窮夏統中絶且四十年以有少康之興則在伍員語中孔疏雖不免爲安國所縛而云羿自立爲天子則亦與在帝夷羿之文合又云相依斟灌斟尋夏祚未滅與羿並稱王其說顯有出入仲康之非爲羿立益明矣言夏事者亦以此傳及注爲正也可而何蘇氏林氏蔡氏錢氏之說徒爲二孔牽鼻此予所不能闕如者也鉏窮石注失詳所在蓋羿事固可畧之然有關經義得失則亦未可以無辨金氏前編注鉏在今澶州衛南縣卽元和郡縣志故鉏城在滑

州衛南縣東十五里左氏后羿本國者而窮石仍云不知所在考朱子注騷經夕歸伏于窮石兮云窮石山名在張掖后羿之國四書釋地辨之曰是時夏都安邑鉏城去夏都僅千里計窮石必更近于安邑故得因夏民以代夏政若如朱子注在張掖則去夏都三千里遠在西北天一隅縱恃其射豈能及夏朱子蓋見王逸引淮南言弱水出于窮石入于流沙遂傳會此窮石卽后羿所遷不知當别有窮石爲國名者但不可考耳案此辨甚當予更謂古之遷都皆非相

去絕遠商都五遷雖南北時異不離于河至若諸侯列土各有分限尤無可越國以鄙遠之理故公劉自狄遷豳太王去邠遷岐文武遷豐及鎬春秋而邢遷夷儀衛遷帝邱皆不出其封內若滑州即今滑縣至張掖遼絕不止三千里后羿何由得遷之朱子豈以元和志未足信而鉏地又別有攷耶金氏之不考從朱子毋亦有見于其不安故寧闕所疑耶則又于是歎杜氏之愼也

屠岸賈事辨

甚哉傳聞之惑人也春秋無屠岸賈滅趙事而太史公鑿鑿言之其稱程嬰公孫杵臼義甚高以愚質諸內外傳乃事之所必無者王伯厚嘗據孔氏正義及呂成公說以明其誤洪容齋亦云然皆特以理斷之（正義曰時晉君明諸臣彊不容有屠岸賈輒擅其間如此專恣）而于當日事實猶未盡也案傳晉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此景公十四年事在魯成五年至成八年經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

括傳云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此景十七年事蓋難之作也實厲階于姬成于欒郤故成十七年傳韓厥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國語段規亦稱趙有孟姬之讒而襄二十三年傳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當日後先紀述歷歷如是絕不聞一及屠岸也是時誅者唯同括經傳皆不言有趙朔蓋朔已前死（宣十二年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成二年欒書將下軍注代趙朔）嬰齊又已放外豈得四人並誅而成

十三年傳猶稱趙旃將新軍趙族何嘗盡滅且使其事爲討靈公之賊則旃正趙穿子何以反得獨免韓厥言于晉侯何倘得援宣孟之忠而立武也武從姬氏畜于公宫則是武生已久縱爲朔之遺腹亦非生于同括誅後況國語趙文子冠見欒武子諸人其時三郤猶在三郤之滅事在成十七年去同括後纔十一年則武之冠去被難時至多不過十年安得有程嬰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始出之事哉冠而見諸大夫則是武蚤立矣立武事傳即繫于討同括下蓋終言之固非即在本年然考晉景卒于成之十年即討同括後二年其夢大厲曰殺余孫不義此于史記大業爲祟之文差合蓋同括雖不令然死非當罪又與盾後無涉或韓厥因是時乘機言之而反趙田歟然史記乃以同括事屬之景三年則爲魯宣十二年于是云居十五年景公疾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又云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三郤年數事本全與經傳乖悖諸家議之良然余故瑣悉辨之以爲所必無者不寧惟是即賈也嬰也杵臼也亦未必實有其人

何則晉作六軍其將皆卿也賈既位司寇且能擅兵權役諸將如此豈緊無一軍之任而傳自晉文襄以下諸卿之先後嬗爲執政佐軍者名族皆班班可攷寧獨遺賈傳又善敘義烈二士之功趙其尤大子提彌明董安于之倫矣寧獨遺之故曰事之徵信史不若傳傳不若經義門何氏曰程嬰公孫杵臼之事最不足據特戰國任俠好奇者爲之非其實也

此癸酉夏病中書趙世家後者時方分習　國書因業特甚恒藉史漢爲游息隨筆存記之作頗多其後益專意于經前稿遂漸散棄僅存此以其有畀春秋說也附錄入焉丁未自記

祧辨

魯襄公冠于衛成公之廟。季武子之對晉侯曰。君冠。以先君之祧處之。注。諸侯以始祖之廟爲祧。案祧。超也。廟之次序當遷者也。已遷曰毁廟。未遷曰祧廟。始祖太祖百世不遷。何以云祧。下何以冠于成公之廟。成公豈衛始祖乎。疏引祭法。遠廟爲祧。天子有二祧。鄭注云。諸侯無祧。故謂始祖廟。不思傳明言先君之祧。何云無祧。昭八年傳稱豐氏之祧。大夫有祧。何況諸侯。蓋祭法遠廟爲祧者。兼天子諸侯大夫而言之

也。天子有二祧。別乎諸侯大夫而言也。武王克商。增立二祧于亞圉之上。是也。天子三昭三穆。二昭二穆爲四親廟。一昭一穆爲祧。諸侯二昭二穆。一昭一穆爲親廟。一昭一穆爲祧。大夫一昭一穆。穆爲親。昭爲祧。親廟未可遷。由親而漸升之。其世卽遠。則彌尊。故言祧。是尊之意也。鄭所謂超上去意也。衛成公爲獻公曾祖。卽是衛祧廟之一。故冠于其廟。如魯之祧。假使在魯。則當于文公或僖公廟可知。故服虔云。祧。謂曾祖之廟。是。而疏駁之。非也

大夫祭用太牢辨

禮器云。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鄭注。君子。自大夫以上。雜記云。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此非先王之禮也。禮莫重于祭。其品節度數至嚴。自天子諸侯至大夫士。所應祭之神。與宗廟之制。等殺具有明文。必無太牢一事。大夫獨得與天子諸侯同之理。禮記出漢儒雜採。其言多出于周秦問人。當古禮亡失。時多變禮之後。習非成是。而遂錄之。不盡可深信。鄭氏孔氏復不能詳考其

同異得失以廣折中。其相矛盾。愈多而愈惑。今卽以王制言。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諸侯祭社稷。尚不得與天子同太牢。大夫尚不得祭社稷。豈反得用太牢于宗廟之祭。又言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故者。謂祭與饗賓也。是大夫祭。唯得用羊豕。無用牛之時。益明矣。王制禮器雜記同爲禮經。而其言互異如此。學者固不可不分別裁之者也。孔氏之爲左傳疏。乃于襄二十二年。鄭公孫黑

肱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既知少牢儐食禮爲諸侯之大夫時祭之禮又並引禮器雜記之文以爲大夫得用太牢又似知其不安而以禮器之文據天子大夫雜記據喪祭進用一等士喪禮士遣奠用少牢是也是皆孔疏之妄說而曲者也案天子卿大夫受地視侯伯或得用太牢顧已非諸侯之大夫可援爲例矣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是即父子繼爲大夫亦唯祭以大夫何得進用一等士喪禮之有少牢亦士之僭而變禮耳葢時至春秋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士僭大夫大夫甚至僭天子鄭子張亦習焉而知其不安是以使黜官薄祭戒子孫以反于正黜官者省冗置也是時大夫官屬多有非所置而置如管仲官事不攝者矣薄祭云者大夫之祭唯當以特羊以少牢耳是時方歌雍舞八佾無不太牢而祭者矣俗以侈爲厚則此以正爲薄也若大夫果得用太牢詞之禮則先王之制不敢過亦不敢不及于張何取特薄之而君子猶善之乎足知其爲由僭而求反正也故其言曰生于亂世貴而能貧

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是則古今居官者皆當書諸紳者也然而殷者禘祫也禮大夫無禘祫子張知太牢之非而猶不免言殷豈非禮失之甚雖有志者亦有不能一舉而盡反者歟孔氏則既知大夫無禘祫又泥于傳之言殷援禮記言大夫有善于君祫及五世並採劉炫云禮大夫時祭少牢大祭太牢黑肱全滅之謙也是爲經義之害故不可以不辨

大夫無主辨

哀十六年衛孔悝出奔宋使貳車反祏于西圃注祏藏主石函此與莊十四年鄭原繁言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注祏廟中藏主石室無以異也蓋諸侯大夫並得有主明矣疏則以少牢饋食大夫之祭禮其祭無主援鄭氏祭法注唯天子諸侯禘祫有主大夫不禘祫無主以斷孔悝得有主者當時僭爲之非禮也其于祭法疏亦及孔悝事以大夫無主出許愼五經異義公羊說然公羊固無明文質諸禮經大

夫之有主無主又全無文以理度之大夫士皆得有廟喪則設重葬則虞祔祭則用尸事事不嫌與諸侯同特有降殺而已何獨至于主而嫌之儀禮之不言主蓋文有不備耳非無主也主以棲神故祔而作主無主則神于何託何所奉以升祔今如許鄭之說以制幣招其神而藏焉士則結茅用菆幣與茅豈可刻而書之又豈可久之物哉而杜注于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猶謂其不遍于卿大夫傳自爲君言不及卿大夫耳何不遍之有也是以徐氏讀禮通考備載徐邈及清河王懌說皆辨許鄭之非即援孔悝事爲證春秋大夫之僭禮多矣獨此殊未見實然後世自天子至于庶人死無不有主久爲禮俗通行即使古禮果有不同已不必是古而非今矣何況本無不同者但懌又傳會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爲證則誤攝主乃謂主祭非神主之主何注云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不廢祭古禮也于義初無不安懌則以攝爲收斂謂斂主罷祭過矣徐氏之取邈懌亦未暇細加審別也

閏月辨

文公元年傳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云云注以爲於法閏當在僖末年誤在今年三月是嫌置閏失近後也疏據漢志以文元年距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二十九歲是歲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曰非禮是嫌置閏失近前也二說不同要爲魯人以亡閏而置閏則一葢古人推步常以夏正十一月周之正月朔旦冬至爲章首十九歲爲一章所謂履端

于始也凡月必以中氣爲準漢志所謂節不必在其月中氣必在正數之月故閏月之前中氣在晦閏之後月中氣在朔所謂舉正于中也古稱閏月而不繫月數者亦以其無中氣也于一歲之終計其餘分得幾日積而筭之至三歲未盈得一月之日則置閏所謂歸餘于終也其置閏無定月而有定月要視節氣以爲差自古及今疎密雖有不同于理則一而已矣而何顧氏日知錄誤解傳文忽言古人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于終又言經

文之書閏月皆在歲末文六年閏月不告朔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而傳成十七年襄九年哀十五年皆有閏月亦並在歲末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卽歲之終可知也今魯改其法置閏在三月故爲非禮顧氏讀書强博世多信之此說則其似新闢而最紕繆者不可以不辨案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則閏卽在四時之中隨時而間置之明矣古法並非有異于今但不若今人稱閏幾月耳若閏必歲終則四時全舛無是理也顧氏何不審思春秋經傳之書

月皆周正周十二月乃夏正十月非歲終也若以夏十二月言又與經傳不合矣若以周人自置閏在周正十二月後則商人當置在商正十二月後而置閏且隨正朔並改矣豈有如此紛錯之理然觀漢志之載伊訓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此商正十二月夏之十一月也冬至在月朔卽是前有閏月而閏自在十月非歲終也又載武成惟一月壬辰云云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先儒考武成月日者多據之是閏在二月周

二月夏之十二月可以言歲終而非春秋經傳之歲終也志惟自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已朔旦冬至以下遞推至于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以迄周末屢有正月朔旦冬至之文可以爲周閏在十二月後之証然亦七八十年而一遇安得凡閏必在十二月也且文六年之閏月志固謂魯亡閏而置閏經傳皆紀在十一月下哀五年之閏月疏亦言閏十一月並未見必是十二月至昭二十年傳二月已丑日南至志及注並謂魯失閏其閏月乃在八月下此正當

于上年十二月後置閏而反失之者杜孔所推前後失誤尤非一端然則魯法之疏亦甚矣今就顧說核之魯乎是時既改古法置閏在三月何得以後閏月仍皆歲末蓋古人閏月罕舉大事故經傳之書閏恆稀而一二偶及又適在歲末其間多有非所置而置疏所謂或先或後不與常同並載釋例謂其始失于毫毛尚未可覺歷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不得不改憲以順之者也遂至說者輕于立論謬爲得閏亦不揆于理不考其實而爲之耳夫推步之法古疏而今

密然如顧氏此說則又誣古太深令古誠如是其爲乖迕必有至于春秋易位不止如左氏所譏者又使古誠有是千百年儒者豈無考于天時人事而言之何待于今乃今之爲注疏考證者猶採其說且以爲推步之密魯實始基之左氏第以非周制而謂爲非禮不更惑之甚乎

一事兩收辨

左傳有兩事而前後相類如一事者昭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毋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十八年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二日使除徒陳于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于南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于北方此本

兩事一以葬一以蒐皆及游氏之廟一全不毀一則毀于北疏謂游吉宅近大路故數將徹毀也語甚明析並無重復之疑蓋游吉兩用斯術以免其廟故前後適同而他人之不獲免者可知矣傳特備紀之以見意日知錄乃以爲一事兩存而失刪其一非也又有一事而前後分紀爲兩事者昭三十二年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己丑士彌牟營成周云云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定元年春王正月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莅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此本城成周一事自分前後前尋盟後不盟前魏子南面是僭君位後莅政是侵天子大夫之政即前所效諸劉子者注疏皆甚分明並非重出日知錄則又以爲一事兩收而失刪其一晉之十一月周之正月也庚寅即己丑之明日分爲兩年也此說尤非案春秋

唯晉多用夏正左氏据晉史述晉事日月先後往往與經不合杜注槩以從赴言之然亦第傳與經互異而已未有傳與傳又自相岐者此會城成周經書在冬本不言月傳旣言十一月會于前而又言正月城于後若只一事何取兩端蓋己丑乃上年十一月之日庚寅乃今年正月之日相距六十日甲子一轉矣前合諸侯尋爲集議徵役後合諸侯方是率作興事前之己丑分派已定使各知地段人數歸而各具其時用徒役以至始于後之庚寅栽耳讀前傳屬役賦

丈及後傳孟懿子會城成周句下疏自明安得視爲一兩日間前一日方屬役賦丈而次日即能裁之理乎魏舒以正月辛巳合諸侯已乃去田大陸至庚寅栽相距十日而舒已死范鞅代之故宋仲幾不受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意正以屬役賦丈書以授帥乃上冬魏舒所定仲幾于時既無異詞不應于舒死後忽欲易之非新執政所與聞也若庚寅即上傳己丑之次日則己丑之日魏舒方存中間更無別日以爲其田于大陸還卒于甯之地此皆推

按傳文前後而可得之者顧氏全失事理遂若左氏亦如後代史書之可刪併溢日知錄之說可存者不少應辨者亦多矣

享饗字辨

昭公五年傳享覜有璋注享饗也案古享與饗異禮二字亦異用後世始通假爲一故今經書于此二字多混杜氏誤訓享獻之享爲饗食之饗孔疏知其非而不敢正享禮小饗禮大享由賓饗由主此享與覜連文又言璋自是賓之享非主之享若主國饗賓在賓既聘行享禮後賓復安用執璋乎下文設机而不倚二句方是饗禮宴有好貨又在饗禮後日

鳺鵻字辨

十七年祝鳩氏注祝鳩鳺鳩也案此注大謬蓋杜本是鵻鳩也卽詩之翩翩者鵻爾雅之隹其夫不者本當作隹而詩作鳥旁隹杜作隹隹旁鳥卽爾雅釋文隹如字或旁加鳥非者也鳩竝無鳺名釋爾雅者衆家皆所不言自杜本傳寫訛鵻字爲鳺鴀之鳺宋人校釋文不加察遂妄改其鳺音隹本作隹本或作鳺之文皆加四點于其下而别爲孑遙子堯二反以補之極可嗤笑當孔氏作疏時杜本蓋尚作鳺或止作隹

未誤故孔無别解所述詩爾雅說皆相從順今乃輾轉仍訛至弁疏所謂毛傳云鵻夫不也者亦作鳺鴀之鳺毛傳則安得有是哉是其謬之易見者而今之監本亦失考證也

分經合傳考

襄公二十六年經文之前各本俱有會于夷儀之歲至成而不結一段傳文不與上下年傳接别加傳字如惠公元妃孟子云云例注云傳爲後年修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今之監本始刊附于三十六卷二十五年之末從注也仍别起行存舊本也案先儒之說多以左氏原本經自經傳自傳杜氏始分經以合傳逐年以比事于是經傳牽綴而爲一實使經與經傳與傳反離析而爲二其弊蓋

與今本周易同予惟古本經傳既各成篇帙則當杜氏未合之先兩不相比而自相聯屬此傳自爲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云云上半截正文不必繼前年之末本無特跳之失也其特跳者亦由分合之初拘于每年必提年頭爲起句往往割其上半截之在年上本相屬者如惠公元妃孟子云云卽是隱公元年正傳獨越置經前謂之先經以起事其他則皆移附前年之末又爲之注曰爲明年某事起或言張本而此傳則其偶失附前年者後人傳寫覺其

不合遂致别在經上耳然觀此注云云則似其所據之本傳與經已多相牽綴故得于此言特跳言傳寫征南薀第因而不改其序所稱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當必有先征南而爲之者亦如今本周易之不始于王弼歟漢書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劉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經傳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是其崖畧也

九合考

僖二十七年同盟于幽穀梁傳同尊周也于是而後授之諸侯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極贊桓德注亦明備足爲論語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正誼蓋桓之合諸侯初不止于九故朱子據左傳展喜言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讀九即糾字自鄭氏作穀梁起廢以來泥于九合之文鄭注論

語以莊十三年會柯十四年會鄄十五年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爲九史記則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與國語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説既互歧數亦不備及質之管子書所言九合又各不同而韋昭張守節皆以意去取知非定案自不如范氏注以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邱

爲十一會僖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牡丘十六年會淮爲四會此則以兵車會而不用征伐語致詳析疏則謂貫與陽穀二會管仲所不欲故去之以當論語九合又引鄭釋廢疾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鄭意不數北杏自外與范注同也其所載兩或云尤支離論語釋文之引范注于北杏下有又會柯三字無五年會葵丘五字葢所據穀梁注本有誤柯之盟止齊魯二國范氏必不數之而反去葵邱邢疏之引范注仍與今本同其

言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與釋文言鄭同又與楊疏引鄭牴牾均之取義非而據本又多舛也夫九與糾一字之異同而紛紛如彼刻舟求劍之害可勝詰哉

東周考

論語吾其爲東周乎今之講家爲文者多慢以平王東遷立說此由朱子集註語稍簡渾抑未考于春秋傳及古注疏之文而失之也案公羊昭公二十二年經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曰成周者何東周也葢周公營洛邑爲王城以安宗廟百官所在爲成周以居殷頑民其事本具于書洛誥中呂氏讀書記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先儒以爲今河南城

也所謂王城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先儒以爲今洛陽也即所謂成周也是也二者自西都言則統名之東都自東都言則王城在西成周在東漢志成周去王城四十里是也謂之王城者以別乎殷民所居謂之成周者取相成之義若言輔言陪京也平王東遷以後周王皆居王城而成周如故亦稱下都其書于春秋則統名之京師是時周自爲周初無東周之目見于時所稱者後世始以別乎西京之周而言東周猶之西漢東漢皆後名之漢時未有也唯至敬

王以子朝之亂先與悼王爭立繼與敬王爭立佔居王城而敬王僅保成周王城在西成周在東於是左傳有西王東王之語實爲公羊西周東周之目所從出而何氏注誤以是時王猛自號西周王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則王猛無此事蓋或子朝有之亦時人語云然耳此則東周之名起于當時者敬王既定尋以王城遭毁遂定居成周劉文公是以有合諸侯城成周之役矣而時俗之稱未改故孔子得語及之是故鄭氏古論語注云據時成周蓋亦取諸左氏公羊

而言詩黍離序正義並引而申之以別于平王事云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爲東周據時成周也古說可考如此但謂取周公之教頑民尙稍回遠蓋是時王室夌夷而至有東周之目微周甚矣以劉子萇叔之忠而人咎其違天夫子益心傷焉無日不思得用以維周道不覺其因召我一發之耳據時成周今監本詩疏載注文誤成作東觀疏末二語可見并正于此

爾雅訂誤

古人說一經而能旁推曲喻兼通他經之惑以廣學者之聞者莫如孔氏正義故雖有駁雜終以高出諸家茲摘論其一事昭十七年左傳九扈爲九農正注扈有九種也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正義曰釋鳥自春扈鳻鶞至宵扈嘖嘖凡七扈其文相次與此注正同釋鳥又云鳸鷃老扈鴳桑扈竊脂注爾雅者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斷老上屬扈下

屬解云鳸一名鷃老鴳一名扈鷃雀也唯樊光斷鳸鷃爲句以老下屬注云春秋云九扈爲九農正九扈者春扈夏扈秋扈冬扈棘扈行扈宵扈桑扈老扈是以老下屬唯鴳不重耳李巡云竊脂一名桑扈郭璞曰俗謂之青雀觜曲食肉好盜脂膏因名云鄭氏詩箋云竊脂肉食陸璣毛詩義疏云竊脂青雀也好竊人脯肉及筩中膏故以名竊脂也諸儒說竊脂皆謂盜人脂膏也即如此言竊玄竊黃者豈謂盜竊玄黃乎爾雅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虦貓虥如小熊竊毛而

黃竊毛皆謂淺毛竊即古之淺字但此鳥其色不純竊玄淺黑也竊藍淺青也竊黃淺黃也竊丹淺赤也四色皆具則竊脂爲淺白也其唶唶嘖嘖則聲音爲之名矣其春扈鳻鶞樊光云鳻鶞猶分循也春扈分循五土之宜乃以人事名焉其義未必然也爾雅老扈鴳字不重賈服皆云鴳鴳亦聲音爲名也案此疏明析深足以訂爾雅之誤蓋郭讀非也樊光讀是觀杜注及賈逵皆言老扈鷃鷃則似其所見爾雅古本如此原與春扈八句連爲一條而郭氏所據之本錯

簡其末一句于前鴾鶋文下又脫一鴳字幷漏出桑扈竊脂四字重見于其下郭氏諸人未深考其即後春扈條中之文誤斷老字屬上鶋爲句又似桑扈之有二前之竊脂解爲盜竊而後之竊脂始依類爲淺字讀之邢氏疏未敢是正雖引此疏而仍從兩解然其說勉强矣予前于詩細言之玆復備錄之今爾雅春扈條連桑扈句凡八扈孔言七所未詳也

爾雅訂誤二

經有原文本不誤而其語渾融爲讀者誤會遂以誤解相仍者爾雅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孔疏于成十一年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昭二十八年長叔姒生男皆引之以孫炎云同出謂俱嫁事一夫也事一夫者以已生先後爲娣姒則知娣姒以已之年非夫之年也案此解大誤禮婦人無齒坐以夫之齒安得從已年長幼爲序乎若俱嫁事一夫當論嫡庶之分豈問生年先後乎若二女本姊妹自

有恒稱又何必娣姒乎蓋所謂同出者謂俱嫁在一姓也而其夫兄弟行則以夫之長幼爲序先生後生皆謂夫年非以婦年也穆姜于聲伯母爲姒而云然者以其不聘賤之言吾不與妾爲妯娌也叔向之嫂而稱叔向妻爲姒者乃從諸弟婦稱叔向妻之稱爲稱今世俗往往有之又或相謂姆嬸乃用其子之稱矣孫孔蓋不如杜注昆弟妻相謂爲姒之較渾融也天香樓偶得論此亦泥而支

讀春秋存稿卷三終

讀春秋存稿卷四目次

書楚事例

五戰

附存胡傳舉正序

書楚事例

召陵之盟傳文實是楚子使屈完如師而經文第云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不與成二年袁婁之盟書法同者齊侯使國佐如師敵體之詞也是時齊雖敗而未服晉亦力未能服齊假魯衛之請而退故下盟言及有我欲之之意（公羊隱元年傳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此不言使蓋言使則必書楚子是使楚子得敵齊侯也故畧之畀楚也言來著楚服也而盟不言及重言盟于上盟于是楚請盟下盟于則紀其實傳亦

特表言師進師退以見桓之雍容有禮而未結以屈完及諸侯盟則盟之實由楚欲非勉强具見矣是傳之體經也杜注倘未得要領公穀更全失之夫經于楚初則狄之繼僅人之至此方不使楚子得當齊桓而何尊屈完以當齊桓之有又何權在屈完之有哉屈完以楚大夫始見經而得遂書族亦非以其克稱使人正以貴族之來深表楚服之意耳

戰城濮之先傳文實是楚子與諸侯圍宋經則曰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亦經所以微楚也注乃

以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引傳申經皆未得要領疏似知之而曲解之衆春秋深抑吳楚雖進之必以其漸楚始見經稱國如狄而已自荊人來聘而始人之猶未得以名見也至召陵而屈完始舉名始有大夫以表齊桓之功而併見楚之能服善也然猶未得以爵通也至盂之會而楚子始舉爵宜申來獻捷再舉名君與臣交顯矣所以醜宋襄之不量力而致楚得抗衡上國橫俛中原也然其餘前後仍皆人之

至城濮戰敗而後書楚殺其大夫得臣亦以著晉文之伯能使楚自剪其翼也非重得臣也而其後猶皆人之蓋至僖三十二年傳稱楚請平于晉晉報之晉楚始通自是以後經書楚事始與列國不殊至于晉楚之從交相見而褒貶全不殊矣經蓋有大不得已于其閒者也然則圍宋之書楚人雖以主兵序諸侯之上實與諸書楚人同爲經之微楚而畧之之詞非必其以微者告也且楚亦未必以微者告觀傳于楚子將圍宋下備載其治兵命將又于前年伐宋直書宋之叛楚卽晉叛之爲言楚之詞也方儼有討罪定伯之意而肯以微者告哉至楚子使子玉去宋雖似見其不能得志于晉然楚得志中國之憂也其不得志中國之幸也楚卽恥不得志而以微者告經豈肯轉爲楚諱哉夫楚稱人而陳蔡鄭許直書爵吾且見經之爲四國之君恥其受楚役以圍宋而豈問楚之恥不得志哉故其下卽書公會諸侯盟于宋則是經固明著其爲楚子在焉也而上書楚人微楚子也至書楚人救衛書及楚人戰于城濮方是微子玉夫楚

子且微之聖經之惡楚而抑之甚矣無問子玉矣

卿不會公侯會則貶之而稱人示不敵也故經唯魯卿出會諸侯得詳名氏非唯重內亦魯史不可自稱魯人也而公與大夫會則皆人之或諱不書公文公及晉處父盟又以貶而去族獨成二年直書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注不貶嬰齊者時有蔡許之君故案是時蔡許之君已失位爲經所不序則不得援二君以爲解免矣此未深探而強說者也蓋楚蠻夷也可以僭王安知臣不可敵君若貶嬰齊如晉處父是待

楚如晉而中國之矣故直書之以見其不足貶也唯是會之恥則深矣曷以不諱考傳言楚師侵衛遂侵我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其下卽言丙申盟事無公先會嬰齊之文蓋當約于請盟許平文中而侵我及陽橋公衡之質經皆不書楚至于侵我楚之横未有甚于此者會至行賂與質于楚會之恥未有甚于此者諱其甚者不備書而書公會楚公子嬰齊猶有君臣之詞焉又經之不得已也至丙申之盟則擧列國之重而皆爲楚役較之

曹南鹿上中國之不競未有甚于此者皆由晉伯衰諸侯貳使然于是槩貶之稱人而公亦無所用諱傳謂之匱盟其卽曹風傷天下之無伯意也夫

經有殊會書蔑會王世子尊而殊之也會吳外而殊之也吳之始亦用狄例與楚同焉以中國主之也獨于昭四年書楚靈王會申伐吳二役則自楚子以下連書諸國而淮夷與越皆不殊越以始見經且與徐並稱人若優于吳楚者以楚主之也主乎中國則外乎中國者宜殊之主乎楚則楚也淮夷也越也同類之適相從者也無假用殊胡氏且以連書諸國上從楚子而下不殊淮夷見在會之諸侯皆狄義勝何休諸家而惜其又以越人之書爲特進而稱人則惑也蓋胡氏說經之自亂其例往往然也宜其得不償失爲讀春秋者所不取矣

五戰

春秋五大戰傳注及諸家說頗有可參訂者因次而正之以俟折衷

戰于韓杜注闕言韓所在唯後二十四年傳邘晉應韓下云韓國在河東郡界疏無指證以考後漢郡國志馮翊夏陽縣有梁山龍門山劉昭注引詩奕奕梁山又引博物記曰有韓原韓武子采邑史記正義引括地志韓原在同州韓城縣則韓在河西也今顧氏日知錄獨以傳文涉河侯車敗三敗及韓及韓在涉河

之後則韓當在河東而斷括地志之非予是作注疏考證者別援郡國志河東河北縣詩魏國有韓亭者以實之前輩讀書求間不肯苟安異同甚善然竊謂涉河侯車敗恐只言晉侯之車涉河而敗也蓋秦與韓皆在河西晉本在河東自平王十四年晉人滅韓而有其地（事見竹書紀年）故梁山為晉望而韓原以食韓武子則晉地亦及河西矣秦伯取道伐晉有須涉河亦有不須涉河第及韓已入晉竟晉侯乃自河東涉河以禦秦師而車三壞及韓而與秦師遇也若必依杜以涉河為秦之涉河自不得不移韓就東耳至侯車自當是晉侯乘車唯屢壞故改乘小駟君車無故屢壞實晉侯喪師被獲之先徵卜徒父早占得之故以晉之凶測秦之吉而其詞簡畧秦伯未明其所以然故詰之未必疑敗在已卜徒父因更舉卦象申解之不敗何待即就車敗言此時兩軍未交傳紀三敗亦以實上文及韓所以起下文並未先有戰事正義殆欠細察而顧氏且以涉河侯車敗亦傳之紀事非卜人之言又背矣

筮有占詞卜亦有占詞卜筮皆占測之名對文則各有專屬散言則通卜徒父筮之不必為卜人而用筮也今人但知周易故以傳載占詞非周易所有者輒疑為雜占非蓋古連山歸藏中之言春秋有其書而後亡之矣古人非專用周易也

陰血周作血本屬陰特別言陰者血以流通為陽凝滯即為陰也

壬戌戰于韓原此即經之十一月壬戌而上言九月周之十一月夏之九月也晉事多用夏正左傳載晉

事率採晉史爲之經自遵周正書之故日月每多差互並非事在前赴告在後歷披經傳如太子申生經書殺在五年春傳言十二月夏之十二月周之春也弑奚齊經書冬傳言十月夏之十月也弑卓經書十年春正月傳言十一月夏正之十一月也獻公卒以九月葬以十二月至正月卓已是踰年之君故經從周月書君耳而杜氏槩以從赴言之

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子女登臺而履薪要君也弁挾子女恐其要之不應也履薪者積薪于臺下葢作將

自焚之狀故使以喪服告也曰上天降災至唯君裁之四十七字絶精未必出後人手服杜之闕注服杜㒺未見此文安知其所據本不有脫佚乎

瑕呂飴甥亦稱陰飴甥亦稱瑕甥葢本氏呂而瑕與陰皆其食邑非姓也自杜注爲姓瑕呂于是通志氏族畧遂列之複姓中

爰田國語作轅田古爰袁轅字通也注疏訓爰爲易然如何易其疆畔之法未能言之州兵論者比諸内政邱甲之類傳兩於是乎作葢言一時之權而遂爲後日之制也

史蘇占詞其繇曰下六句只當以本卦本爻言之下歸眛之睽猶無相也方合變卦言注離爲中女震爲長男故稱士女當是兌爲少女而誤作離中耳兌西方之卦又謂口舌故曰西鄰曰言以兌金克震木故曰西鄰責言不可償也秦西而晉東適應其象故不吉本卦已不吉則覘之卦爲救今歸妹而又變睽故曰無相爲雷爲火時而爲雷時而爲火皆驚動不寧之象歸妹三至五二至四互得坎離水克火睽又以

澤克火嬴爲水位姬秉火德故爲嬴敗姬宗邱者韓本晉同姓國地也離爲震妹有姑象睽本離上自二至四又互得離離火爲震木子有姪象以互得之離附正象之離故曰從姑自三至五又互得坎水克火六爲水之成數故六年離上爻變仍爲震故歸其國高粱語益奇凡傳所載諸占詞皆古人洞穿造化原有前知如見者後世數家奇中亦時得之其理往往可解不可解于是少見則多怪輒神之仙之而不知者且以左氏爲非實則過矣

右戰于韓

左氏敘召陵事極澹蕩城濮事極密麗一不戰一戰也先紀謀元帥以見鄭重次溯其前數年作用而歸之文教末又結以德攻予晉甚深緣自宋襄以來楚久侵凌諸夏此一役實以挫楚之橫伸中國之氣最爲春秋一大舉宜傳盛言之亦體經特書晉侯與諸國異之微旨也漢陽諸姬數語特明揭楚罪見此役之關繫不小當爲一篇主而分曹衛田私許復曹衛則以著晉文之譎退三舍名爲報楚亦兵機也所謂

怒我而怠寇者也齊桓進師退師何等大雅晉文純乎陰深唯左氏能曲盡之斷非公穀家可並矣

公羊稱子玉爲子玉得臣蓋名與字兼舉亦如左傳之百里孟明視氏字名並舉也此例甚多何休不考乃于下書殺得臣經注云本當言子玉得臣不氏者貶誤以子玉爲得臣之氏疏幷以疑傳非

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卽上門焉多死爲曹人所得而尸諸城上者今爲之棺斂而出以還晉軍冀以解釋也注疏闕林注補之凡林氏補杜不及亦有足正杜者甚好但往往增減杜文便爲已注乃林氏之蔽坊刻又時誤杜爲林誤林爲杜讀今之杜林合注者不可不仍考注疏相參正也

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由二子之言可見文公賞功儘多不均其待從亡諸臣薄矣不獨一介之推也英鷙之君大都可共憂患難與共安樂而爲功臣者又多恃其故舊以致不保其終漢唐事皆如此

魏犨傷于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

殺之林注謂責問其爇僖負羈之罪且視其傷胷之病將俟其復命殺之如是則視之之字當作其而注疏釋文皆不言殺何必俟復命更衍說也觀下距躍三百曲踊三百明有示以非病意似上文當讀且視之斷句病一字句旣問其罪兼視其傷病者甚詞甚則材已不可用殺之非所愛矣向來句讀未析耳下舍之仍以其材非以其有禮林注亦粗

踊躍皆跳也疏分距躍爲距地向前跳而越物過曲踊爲向上跳而折復下申注較明百猶勵也此非正

訓疏所謂不可爲六百跳也亦不知厲何所謂復訓
厲爲勉林注言凡三次皆勉厲爲之申疏加明釋文
三如字又息暫反百音陌竊謂二字皆只須如字讀
但義異耳百猶厲不如言猶迫古百迫聲同
王怒公說子玉不可公疑焉對照成章法
晉侯在外十九年矣卽昭十三年叔向曰文公生十
七年亡十九年者國語亦載僖負羈曰晉公子生十
七年而亡故杜據爲數且言至此四十矣以正史記
世家獻公卽位重耳年二十一奔狄年四十三反國

讀春秋存稿　卷四　十二

年六十二之誤也何休則據史記故謂文公時年已
老但大史公未見左傳宜多不合而國語則其憑以
作史者何復乖違蓋并採雜記矣如傳言是晉文以
魯莊二十四年生至二十八年獻公使居蒲纔五歲
蓋第假公子之重以出鎭固可不論年亦必其頭角
已有爲驪姬所忌者故與太子並出之而爽吾爲其
見姬言乃先重耳意可見也然國語則重耳是見
原田每每卽晦字與畝通不必言草
盬與蠱同蠱壞也毛詩盬不堅固也亦壞之意杜云
盬是也則隨文別訓耳
韅靷鞅靽鞅轡也故詩言鞅掌當云在前曰鞅
城濮衞地有莘之虛卽在其地與詩太姒母國之莘
在郃陽者別故注第云故國名以今輿地考之爲山
東東昌府莘縣元聖廟祀存焉所謂伊尹耕于有莘
之野者也其南去濮州卽古城濮爲近矣
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
大書特書比命齊桓加鄭重而詳殆以同姓有功異
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云云上言用平禮故卽

讀春秋存稿　卷四　十三

用書文侯之命語不嫌其同也而說者不察又見文
謚適同遂以文侯之命卽襄王命重耳事矣
衞侯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則武之立公命也與公
子瑕迥殊一語釋經踐土之盟所以書衞子而後此
訟事亦于此見曲直經書盟實是蔡先衞而後此祗
佗述載書以爲衞先者特一時口給于道路之僩槩
人所不及考得以倖其欺耳

右戰于城濮

邲泌水旁地也故何注言邲水傳文及河飮馬于河

晉濟者皆此水。詩泌之洋洋。謂此水過陳鄭間而註
家皆無以明之。

以荀林父敵楚子。不嫌以臣敵君。而又先之。穀梁疏載徐邈云。先林父者。內晉而外楚是也。蓋由魯卿得會公侯。爲內其國。外諸夏之義。公羊非是。春秋雖進楚莊。于內外夷夏之分。自不可易也。

夏六月晉師救鄭。楚在鄭歷三月之久。晉詎弗聞。知及已克鄭退師。而晉師始出。緩不及事矣。故經不書救鄭。不成其爲救也。

楚事于晉人語中敘。晉事于楚人語中敘。古文互換法。讀者所當知。

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只是言楚兵所過無犯之意。不必謂四者不與從軍。疏衆齊語管子處士工商農者比較異同。迂。

兼弱攻昧。取亂侮亡。皆仲虺誥文。而此引之。獨以取亂侮亡爲虺之言。先以兼弱攻昧爲已言。又以兼弱作釋詞。正如文七年傳引夏書戒之用休云云。而截其上下六府三事等語爲釋詞。蓋古人引經多有裁就不拘拘章句故也。好事者因以疑古文尚書之非。不足與語讀書矣。

古人引經。儘有誤引者。如遵養時晦。豈可作武王養紂解。而傳以耆昧釋之。鄭氏箋直作文王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未必不出于此。杜孔又因鄭而不知其非也。此正如咸丘蒙引普天之下四句詩。以証瞽叟事。孟子之引周餘黎民二句。亦必當時有作周無遺民解者。故孟子及之耳。

有律以如己也。明明有律在。而但以從己言師心自

用也。是律本臧。而人否之。使律不得盈其用。故云。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易本于律字斷句。此忽連下否臧爲文。皆古人不拘章句處。孔疏引易注。而言否臧皆凶。又似以否臧作無功有功用者。然經文中間無轉語。何由接否臧皆凶乎。愚謂否字本可如字讀之。言師出當以律。否則雖臧亦凶。如甘陳矯制之類。亦疏所謂失令有功。法所不赦者也。若作否卦字。則爲閉塞義。以律乃臧之道也。違塞其臧道。則凶矣。玩傳是讀否爲閉塞義。故言天而注云天塞是也。

臨乃十二月之卦雖二陽浸長而上爲四陰所遏未得遂其發生有天塞之象故云不行之謂臨星家有臨日爲上官出行之忌蓋本此

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二十九字一氣連下作一句讀在軍句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二十四字一句讀此古文長句調法兩之于卽下文之以也注隔斷非

盟有日矣署住下突接楚致師者此小頓大起法

犖朔韓穿監本誤作趙穿

自入手書桓子欲還以下一路寫衆人議論紛紛不定桓子並無一語衆人之言皆向元帥言也魏錡趙旃所請向元帥請也曰弗許曰許之曰皆命而往皆元帥爲之也而文不一出桓子若無元帥者想其慢無主張任衆人之此是彼非七上八落直至書敗乃出一語曰桓子不知所爲左公蓋深惡之故其傳神如是蓋此役固不當專咎彘子之強濟濟而討鄭之貳要楚之成戰與不戰權本在晉爲桓子者初本不當遽還先自退氣也既不還便當疾掩楚既不鬭便當靜待成欲遣使亦當使老成勿使躁競及楚師至我果豫備整嚴堅壁不動以責楚之背乘楚之敝未見不可得志也

屈蕩尸之各本皆作尸今之監本改作戶作者證者以尸爲誤案尸是也蓋尸者不動之象故杜訓爲止古人多言尸大都專主之義此勸王之專主乎左也下文逢大夫謂其二子曰尸女于是亦止之義而作尸杜不復注林氏依止爲說則此改戶妄矣

大武有六成蓋一成爲一詩故楚子得言其三其六武則其一也所言不能出今詩知二四五已久散佚如武宿夜是已其次與今不同未必是楚樂次第蓋或今詩篇第有舛耳

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乃追敘邲戰以前楚子圍鄭之因卽公羊所謂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于此者杜氏注闕疏載服虔云入楚師使楚師來入鄭是也非此疏幾似鄭石制于楚戰勝後更入楚師獻此謀矣而林氏不知

補

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此爰字毛鄭本同朱子從家語作奚箋未察其字古多用作疑詞杜言爰於也於何所歸乎視舊注更明白該得奚字乃家語誤耳予著詩細嘗及之

右戰于鞌

鞌之戰左傳先于宣十七年紀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侯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郤子怒歸而請伐齊十八年公使如楚乞師將以伐齊楚師

不出杜注魯不事齊故懼而欲伐之至成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衛侯使孫良夫侵齊衛師敗績于是孫桓子臧宣叔皆如晉乞師主郤獻子此其本事也時魯初無聘齊事獨公羊以爲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穀梁又爲季孫行父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同時而聘于齊其並訶客或跛或眇蕭同姪子踊而笑之左傳第言婦人笑于房而不著其所以笑或二家近爲得實然亦參錯不齊甚多即一蕭同叔子左言齊君之母杜注同叔蕭君之字子女也公穀則作蕭同姪子公以爲齊君之母穀以爲蕭同姪子之母是齊君母何注蕭同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娣之子嫁于齊生頃公范注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宣十二年楚滅蕭故隨其母在齊齊侯與姪子同母異父昆弟穀初不言蕭同姪子是男是女如范則且以爲男春秋亦無國名蕭同者與同姓者而皆若言之鑿鑿春秋之難讀如此固當以左爲正

魯四卿並將從來所無昭定之年或書三卿或書二

卿皆始于此杜氏闕解疏謂重兵故備書之非蓋魯政多門時雖季氏專國而諸卿亦各不相下故雖然並出經特備列以見其無主何休謂四大夫不舉重者惡內多虛國家悉出用兵亦一義也

公穀每言曹無大夫不知莊二十五年經明書曹殺其大夫而名偶闕至此又書曹公子首昭二十年書曹公孫會則非經之獨徵曹矣告則書不告則不書貴則舉名氏微則稱人列國例一耳

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晉之軍帥正

佐更替左氏皆班班可考他傳多六師並敘唯此止及其三蓋不並行也疏則因注更爲考接前後補貼之極其細密此孔氏所以獨勝諸家讀者甚不可忽此時趙朔已前死弁可見史記載屠岸賈滅趙事尙及趙朔之爲不實也

吾以分謗也見晉師之和不似邲戰氣象故勝齊侯驕故敗

郤克解張邱緩三人之事郤克傷矢用正敘二人則就其口中自敘此虛實之法佐弁轡右援枹而鼓蓋

張侯言訖卽代郤克鼓也杜注闕林注則以爲郤克事亦可存參

韓厥俛定其右正義曰言此者爲下丑父與公易位由厥之俛故不覺其易皆孔氏審細處

逢丑父漢王之紀信也一死一不死異耳公羊則云斯逢丑父又其言丑父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面目可似也衣服則有等威豈得君臣全無分別此公羊之失俗者何注援禮皮弁以征立解亦曲至謂頃公特選丑父備急欲以自代益違事情

丑父寢于轏中兵車立乘以易位恐人識破非齊侯故寢以隱之也丑父與公本同車易位未嘗易車齊侯則別載以免丑父自乘君車安得更有棧車爲丑父臥者乎轏中自當是車中可臥處而謂之轏其義闕耳注乃以爲士車疏引周禮士乘棧車謂轏與棧同林注直言臥車皆非

韓厥執縶馬前此時齊侯已載佐車免不在車中矣韓厥未及知而向丑父致詞也下文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飮一段二十五字本在驂絓于木而止時事

非當韓厥前爲之蓋驂絓時丑父卽已使公詐爲車右下旣免而後丑父寢也傳截在下者欲見韓厥初不知齊侯已免及致詞訖始見是丑父而所獲獨丑父耳

齊侯免以下極寫齊侯武毅所謂善敗者不亂也每出斷句緊承上三出言不當別爲義注非齊師以帥退句蓋齊師之陷于晉陣不得出者齊侯求丑父不得其被陷之師猶賴之以帥而退也俄而入狄俄而入衛皆見其衝突無前于齊侯爲勇不足恃于晉則

爲齊未可輕

辟司徒之妻也極惡戰事忽用一女子作收科

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古者田有溝洫恒不利于戎馬驅馳晉處齊西故欲令齊但耕作東方而廢其西竟之田爲平壤以便于往來故下曰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注言循壟東行易范注亦云欲以利其戎車於驅侵易也何注使耕者東西如晉地語頗含混杜于上文亦云使壟畝東西行傳只言東如何添出西並言之益爲何所誤抑西字衍也

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彼隱言之我直叫破與史記平原君曰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同一語勢

趙汸曰傳以五伯對四王則爲通三代霸者言之是也宋襄秦穆不成霸楚莊吞噬中國豈有所謂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之事按此則孟子三王五霸並言亦可知也獨夏伯商伯事已遠故復獨舉齊桓耳

背城借一視公羊請再請三毅更衍至四五不如此之大方簡勁多矣敝邑之幸當從劉炫敝邑脱或有幸戰勝解

戰以六月癸酉盟以七月己酉相距三十七日則諸國之頓兵齊地久矣齊非小弱又詞直不但魯衛未被撓晉亦只宜得手善罷也公羊稱郤克眣（瞬同）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則魯衛之諫皆晉假之故經書及又公羊所謂及猶汲汲也我欲之者（見隱元年）其分别經書及書暨之旨甚確

若苟有以藉口監本誤衍爲藉于口藉乃假借之意杜注薦也雖正訓于此處稍覺皮厚

鞌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穀梁子言之杜注引之疏不能詳其實今考華不注山在濟南府歷城縣東北十餘里其山皆石上鋭遥望如菡萏之出水轉側視之兩旁相連蒼翠欲滴中有逢丑父祠並祀先賢閔子其東閔子墓存焉山之下曰華泉小清河過之入于濼西北鵲山志所稱鵲華煙雨爲歷下勝景者也西曰鞍山高大以似馬鞍名然則鞌之爲地亦以山名歟南爲歷山俗名千佛山元人碑記謂之舜耕山古歷下亭因之或以爲即摩笄山者妄也山

東考古錄又辨齊乘以華不注亦名靡笄山之非就傳云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癸酉師陳于鞌云逐之三周華不注則鞌在華不注之西而靡笄又在其西可知金史長淸縣有劇笄山是也此論可爲明析由歷城東北行經華不注山宿章邱過鄒平長山諸邑而至靑州臨淄古齊都適得古里五百之數矣

右戰于鞌

邲之戰桓子欲還是懦夫無能鄢陵之戰范文子欲反是忠臣深計城濮之戰晉勝而遂霸鄢陵之戰晉

三十四

勝而遂亂皆左公特地前後作比照處

公羊以經書朔不書晦故于僖十五年己卯晦成十六年甲午晦皆言冥言記異己卯晦連下震廟爲一事甲午晦則與下戰別爲二條意謂晦據魯書戰據晉楚書也此雖與左乖異于理非不可通可無庸深攻也唯其以僖十六年書是月爲晦日之稱則太僻耳若穀梁既于己卯晦與公羊同釋爲冥至甲午晦云日事遇晦曰晦仍以晦朔言頗涉兩歧不及公羊例之畫一矣

此篇全以范文子不欲戰爲線索寫衆人之氣方雄一老之心獨苦極如荼如火中自有一種闇然神理而行文亦借以爲擒縱曲直之法

孟獻子曰有勝矣晉勝徵只一敘只片語楚敗徵用三敘先在楚邊正敘次在鄭邊旁敘後在晉邊對敘姚句耳與往閒閒伏筆唯杜能體之

詳以事神闕注詳者處事敬愼周至無敢疎畧之意以之事神則爲多儀備物皆是古字雖閒與祥通而義自別正義乃以詳者祥也事神得福乃名爲祥則

三十五

與詳以文義背矣林注亦誤襲之

邲之師荀伯不復從此從事之從謂敗後不復能從事于楚以報楚言也傳無林父奔走不復故道之事注非

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凡左所書晦皆晦日與公羊殊是月丙寅朔則甲午乃二十九日小建然安知非尙有一日古行兵忌晦日是出軍之始有之若臨敵決戰未必盡泥獨晦冥忌耳然亦有乘霧朝雪夜以掩敵者楚之壓晉軍未必不因是日晦冥爲出奇

之討傳所謂陳不違晦在陳而覺晦安得無嶲乎又
昭二十四年吳敗頓胡諸國之師于雞父傳紀戊辰
晦經但書戊辰無晦字就左例爲闕文就公羊例正
可爲不書晦之証吾故謂其未全非也
注陿笮其未備笮同窄乃廹逼之使不得成列所謂
阻隘是也鄭氏鵠羽詩箋有根相廹迮棚致之語迮
即此笮字蓋古語有之亦爲人姓
皆曰國士在云云自楚子登巢車下一邊敘楚望晉
軍一邊敘晉望楚軍兩段互換成章法此皆曰之文

承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下已入晉邊自
當晉軍中人語矣因晉軍有疑阻之意故苗賁皇復
言于晉侯以解釋之公筮之亦以上皆曰故也杜注
明確不刊服虔乃以皆曰爲伯州犂苗賁皇皆言如
此而國士爲總晉楚之士殊率混兩邊人言安得適
如一口而傳總約之乎疏非之宜
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是時大夫多有私甲故傳言族
注言二族强行音杭公左右親軍也釋文闕音
國有大任元帥有元帥之大任戎右有戎右之大任

非一人所得專也
癸巳乃甲午前一日忽插在後與昭十三年平邱之
盟先書甲戌後言癸酉皆古史倒敘間敘之法以斷
爲聯也在尙書唯武成有之而諸家誤以武成有錯
簡遂多異說蓋未參之左氏顧寧人能知左傳之妙
以讀史亦尙未悟尙書之妙以讀經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當是王未傷目前事晉韓厥從
鄭伯是楚鄭已敗事
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疏連讀爲一句是

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鞌之戰厥雖從齊侯所獲
乃逢丑父未爲辱國君也注似稍迂明韓友一日中
日已辱楚王故不欲復及鄭伯且見呂錡傷楚王而
死厥亦有畏故耳此解頗近之
補敘子重左軍也獨不及令尹子辛右軍一語蓋文
有詳畧此役晉分頁以牽制楚左右軍而三軍萃于
王卒王傷卒奔故經書楚子敗績其左右固猶整故
借子重事以見不書楚師之意猶邲之戰晉上軍不
敗是以經書戰也

不亦識乎。識音志。釋文闕。此只稱其言不遺忘。猶今
語云好記性。林云識於禮贅
見星未已。上已書晉師止。則未已者。楚師之未已也。
亦見楚之强。雖敗未肯爲晉弱。遂生下子反命軍吏
苗賁皇狥曰。兩波求戰前云不欲戰。既戰後云明日
復戰。在作者第因事成文。而文已極頓挫之神。不盡
之勢。
以文子起。以文子結。諸臣不佞。注。佞才也。蓋當時之
人固以佞爲才也。

右戰于鄢陵

胡傳舉正序

予嘗爲春秋胡傳舉正六卷。序曰。佑自十二歲受春
秋塾師。即以胡氏傳先授讀之。曰令甲之所主也。後
二年從王素心夫子遊。讀左傳。聽講大義而惑焉。時
時以質于先生之前。先生更命取公穀二傳讀之。參
其離合。始知胡氏所主爲傳者。大都出于公穀什四
五。而左氏裁二三。自出新意復二三焉。其所主之經
文。則左氏十之七。而亦時依公穀本。雜乎其中。案春
秋三家鼎峙。非但傳說各不相師。經文亦不相襲。故

異同日滋。然既單行別出。非可苟合。代遠言湮。益難
確斷。昔之學者。咸奉左爲大宗。自當以其經本爲正。
而公穀有可採存。則附見其下。以資參佐可矣。胡氏
必欲併而一之。忽彼忽此。不南不北。則適成爲胡氏
之春秋而已。此皆宋儒之勇于作古。乃其蔽之大者。
三傳注疏。杜孔最優。范次之。何最劣。胡氏兼綜立說。
就其取舍。何嘗無得于扶世立教之義。艮亦不肯爲
隨聲附影之流。蓋本以進講。而專在格君。特不免信
心。而過于求聖。至稱聖人有改制行權之事。顯乎爲

2062294
Z121·5
15
21101000400000
8
Z121·5
15

下不倍之道周身之防但不至為何休之黜周王魯而已是以朱子議之後儒議之幾同集矢顧自元明尊為功令據以取士久而未改宋高宗時胡傳雖經奏進當時命題試士實用三傳禮部韻畧後附條例可攷也元史選舉載延祐新制始以春秋用胡安國傳定為功令汪克寬春秋纂疏全以胡為主至明雖以經文命題實以傳語立義元八合題之制尚考經文之異同明則制傳中一字一句牽連無理我　朝彙纂于胡氏不情失當之處始多所駁正乾隆初年又刊除鄉會試合題之例焉然俗學言經旨終未敢出胡範圍持衡者不免兩端甚至村塾名為誦五經而止知胡氏春秋不知左傳者經文亦多刪併者若其溫故知新各抒所見要亦無嫌異同每積此心以讀三傳注疏至十數復而後敢涉

筆其間齒行老矣學無已時惟筌蹄之未忘冀飛蟲其亦獲因復取先授之胡氏傳加點勘焉旣竟乃別錄之名倣唐郭氏易例曰舉正汲古閣十三經注疏刊本世所稱善而舛誤時多此胡傳音註在傳下者皆毛氏集諸儒為之其經下者即所題林堯叟括例始末者也林氏貫穿經傳雖非盡善發明多勝于胡附載至當然亦時雜以他注之文非盡林氏之舊又自左傳有杜林合注之本行坊刻時時誤杜為林誤林為杜毛氏因之遂以轉易失實今雖未暇悉捘稍正其文字約十之四亦各隨案附識焉此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夏事也越歲癸丑實維
聖天子壽考
作人之五十八年益務昌明經學　特允廷臣之議鄉會試春秋文依左氏經傳本事命題兼參公穀之說罷胡安國傳不用五百年來支離牽勉之習為之一清士林莫不稱快則是六卷之私抑亦可以無庸矣惟其三家經文異同攙雜至今坊俗流傳未有定本蓋亦即事有漸不能無待者謹書其畧而附存之于此

讀春秋存稿卷四終